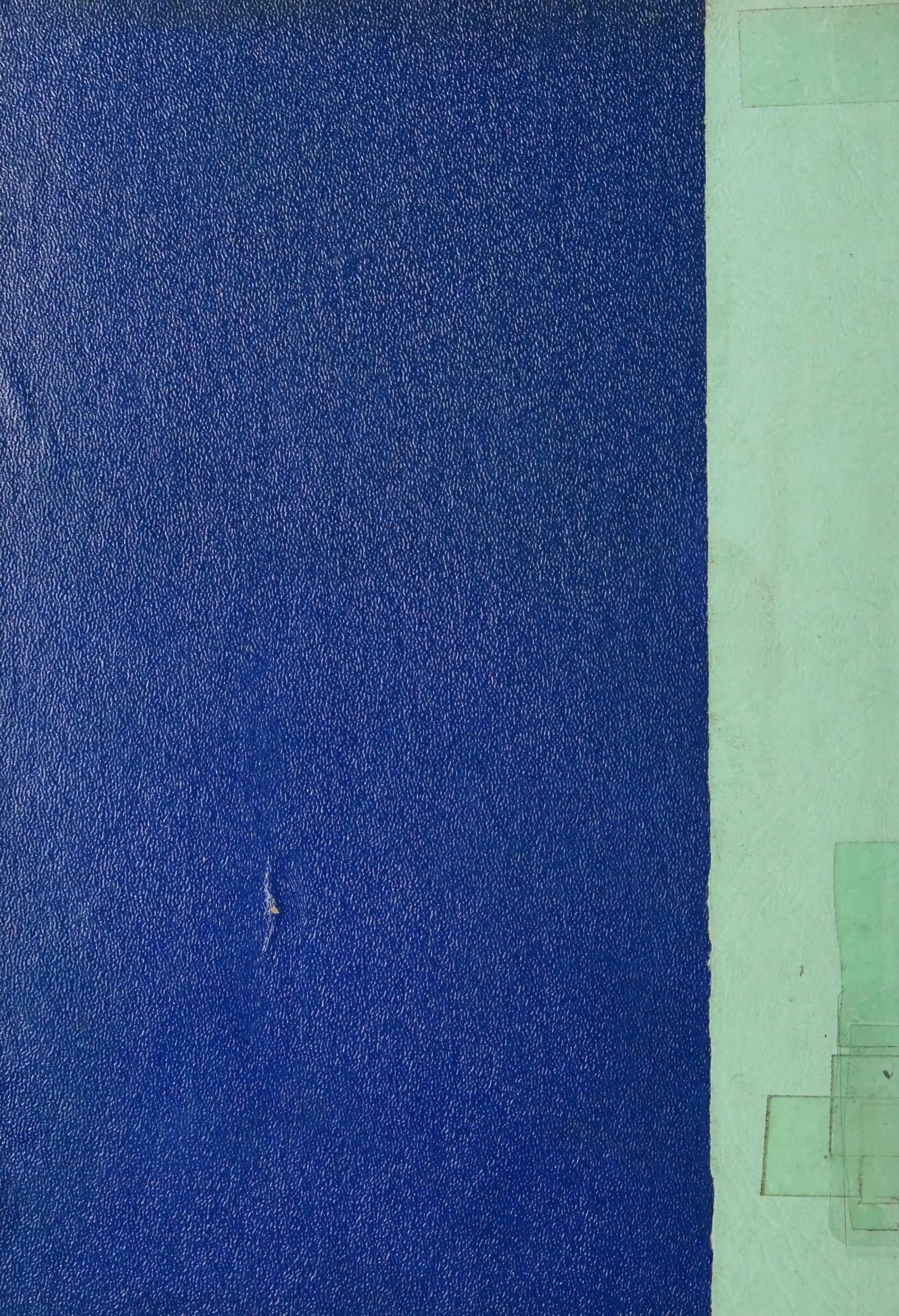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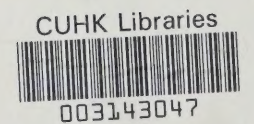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CHUNG CHI COLLEGE LIBRARY
BOUND
11 JUN 1971
WITHDRAWN


CUHK Libraries
003143047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快些檢吧，毛主席可能還要登陸月球呢！」——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五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偉大的母愛

——紀念一九七〇年母親節

本週日（五月十日）是母親節。世人紀念母親節已有五十六年。除了不要爸媽的地方之外，每年此日無人不思念母親。

「百行以孝爲先」，香港每年舉行母親節紀念大會，必強調孝道；實際上如果人人孝親，將可成爲香港社會一種最大的精神力量，所有造反問題及阿飛問題都會受到眞正的感化。

我們認爲，這一代的青年應該知道「母親節」的偉大意義，而飲水思源，一心繫着母系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美德。

母親節（Mother's day），是屬於世界性的一個隆重的節日。美國的安娜．查維斯女士（Anna Jarvis），她的母親在一九〇五年五月九日因病逝世。極度悲傷之餘，她在母親逝世第二週年於格拉夫頓教堂開一個追思大會。由於她純篤的孝思，在場親友都深深的受了她的感動；她並且極力推行尊敬和奉侍世間所有被遺忘了的母親，結果就成爲今天全世界所推崇的母親節。

最初的母節是在一九〇七年五月十二日。到了一九一四年五月八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就指定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爲母親節，各國也先後採行，一直流傳到今天，已經有五十六年的歷史了。安娜女士有一句名言：「母親是捱苦最多、而所得報答最少的。」各位想想，母親曾經爲你捱過多少苦？也許現在還在捱苦中，但你給母親的報答有多少呢？

孝親，是我國幾千年來的傳統美德，所謂「晨昏定省」，就不只母親節爲然了。詩小雅的蓼莪章開頭就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又說：「無父何怙？無母何恃。」由此，我們就可想到我們一生之中，依依膝下的時候太多，而定省晨昏的時候太少。

蓼莪章中，最使人感動的，還有下面的一片段，請各位再讀三讀：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母親更眠乾睡濕，提攜捧負，畏其不壽，到了兒女有病痛的時候，更提心吊膽，徹夜不眠，以兒女的喜悲爲喜悲，日間還要操持家務，或者要到外面工作，時光與辛勞，淘盡了慈母的青春，到了兒女長大，慈母這一生也就差不多！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的恩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海之濶，如淵之深，永無盡止。就算是盡我們一生之力，也不能報其萬一。冰心女士問母親說：「媽，爲什麼妳要愛我？」母親說：「不爲什麼，只因爲你是我的女兒。」她道出了天下慈母的心聲，是多麼純眞，是多麼懇摯，而又是多麼的使人感動呢！

母子間的愛，正如一張潔白的紙一樣，它既不須填上什麼美麗的色彩，也不須寫上什麼動人詩句，「不爲什麼，只因爲你是我的女兒。」它是無條件的，無色素的，無詞語的，但它卻一直鑽到我們內心深處，使我們感激，使我們流淚。

孟子孝親，主張養口體不如養志。母親節來臨，作兒女的買些禮物送給母親，表示對慈母的關懷，是應該的；但主要的還是迎合母親的意志，順從她！雖然父母和兒女，兩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不同，但天下父母對兒女的要求都是一個原則，希望你做好而不希望你做壞。

孔子說：「夫母唯其疾之憂。」時下部份的青年，好勇鬭狠，動不動講「開片」，兒女逞一時之意氣，受了傷害或甚至死亡，慈母的心，又將會有什麼感受呢？

青年人做到勤學、檢樸、敦品勵行、孝順父母，使雙親分享你的快樂，從而感到自豪，這比送什麼禮物，都要高興千百倍。

常常在宴會的談笑中，中年以上的人，都喜歡談到兒女的成就，而感到驕傲。但假如自己的兒女卻游手好閑毫不長進，在這樣的場合裏，父母親就會感到非常慚愧與難過。這種情形，兒女們看不到；父母內心的痛苦，也非兒女們所能了解的。做兒女的又應該如何奮發，使父母爲你而感到光彩呢？其實兒女長進，就是最大的孝行。母親節，是多麼偉大的一個節日啊！今天，母性之光，普遍的照耀了整個大地，使我們覺得溫暖、光明。各位，請讀一下唐代詩人孟郊所寫的遊子吟吧：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想，天下慈母心，對兒女們的體貼與愛護，都是如此。母愛就像春天的太陽一樣，牠給大地所有的植物以溫暖，使牠們生長以至於茁壯，而兒女們就像植物中一株小小的青草，就算竭盡了我們一生的孝順，也不能報答像陽光一般偉大的母愛之萬一。



新聞以外

施行「神經戰」欲蓋彌彰
新漢奸集團進行內部「肅奸」

美國佬支持的新漢奸集團，認爲老萬所得消息是由他們的內奸提供，於是一面進行「神經戰」，大放其天方夜談式的謊言；一面進行「整肅內奸」，不斷開會。可是其中兩次會議，我們也有「代表」旁聽，大小爬蟲卻懵然不知。

劉人傑

台獨暗殺行徑可鄙

以美國爲背景的「台獨」運動，五十五期「萬人雜誌」已報道得很詳盡。但兩年前的報道，並未引起讀者充分注意。身居香港或其他地區的讀者，沒有親眼看到「台獨」分子活動的事實，因此許多評論家認爲老萬小題大做，把雞毛蒜皮的事看做足以危害國家民族的大問題，未免杞人憂天，神經過敏。

直到這次蔣經國先生在紐約遇刺，證明下毒手的是兩名台獨分子青年，舉世爲之嘩然，香港評論家也不敢再小覷這事，承認台獨分子不容忽視；同時，他們也曉得，台獨分子是美國人公然包庇和暗中支持的，他們的活動也不自今始，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照例舉行示威遊行，並在報紙上刊登大幅廣告，攻擊中華民國和宣佈國民黨的「罪行」，這是對二二八事件的「控訴」云云。

受費正清指導的台獨分子

他們在廣告中引述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一段話（費著「美國與中國」第二二四頁），廣告說：他們「抗議如費正清教授在該書所講的，國民黨的政客和華人在現代歷史上所導演的官方掠奪和屠殺的可恥紀錄。」

美國的台獨分子不再跟着費正清說他們是西班牙人、荷蘭人和高山族的合種；但仍堅持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他們的論據無疑是受這位歷史學者費正清指導的。

廣告說：「我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就和一七七六年的美國人不是英國人一樣。我們的祖先於十七世紀來到台灣尋求他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在一九四七年的抗議，比波士頓茶會（指美國獨立時的首次暴動）所提出的溫和而合理。但我們所得到的答覆是大屠殺，殺了一萬台灣人。我們被迫所得來的結論是：只有台灣獨立，才是永遠不受奴役的途徑。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的政策是最合乎美國的利益的。」

「合乎美國的利益」

這一則廣告畫龍點睛的是「一個台灣，一個中國的政策，是最合乎美國的利益」一句，這正是費正清所主張的「兩個中國」的政策。一個中國是指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台灣是指獨立以後的「台灣共和國」，費正清的兩個中國，並沒有中華民國。

因爲，在美國姑息分子眼中，有中華民國的兩個中國，毛共不會接受的。假如在兩個中國的政策中，用台灣獨立來打倒中華民國，是對毛共有利的；在進兩步、退一步的原則下，中共也會接受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辦法。

以美國爲背景的台獨分子，已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說要像美國人一樣，脫離英國而獨立，他們是不是要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獨立呢？假如是的話，中共竊據大陸後，台灣早已脫離了大陸的統治關係，何必多此一舉，要宣佈脫離中共而獨立呢？事實上美國支持的台獨分子是要打倒中華民國，不做中國人。

使台成爲美或日的一部分

費正清曾面告陳啓天和蔣勻田，要把台灣變爲美國的第五十一州。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只不過把台灣變爲美國的一部分，如何能稱爲台灣獨立呢？

這情形就和以日本爲背景的台獨運動一樣，假如辜寬敏所領導的台獨運動成功，他必定繼承父志（他父親辜顯榮，是日治時代的協力分子），把台灣「歸還」日本統治。

這次蔣經國先生在紐約遇刺事件，足以顯示出美國搞台獨更加積極，不惜出諸暗殺的可鄙行動。要不是得到美國姑息分子政客的慫恿與包庇，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當日美國人爲了對付越南强人吳廷琰，也不惜用類似的可鄙行動；他們也明知道蔣經國先生被視爲反攻復國的象徵，是國府未來的接班人，他關係未來中國命運重大，如果這兩槍不落空，足以改變中國未來的歷史；而費正清一伙的兩個中國陰謀，就可順利達成。美國一而再地使出這種可鄙手段，是無可饒恕的。

小爬蟲無孔不入

過去幾期，老萬再三在「萬人雜誌」揭發美日幕後指揮的新漢奸集團活動內幕，也有許多人認為「小題大做」，以為小爬蟲不過一小撮，難以產生巨大作用。可是卻忽視他們背後的山姆叔叔。新近撥出的二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及組織龐大的美國機構做後台，實際上已滲入許多學校團體，甚至教會中。他們一有機會，就抓緊着施放毒素。

譬如，教會要辦社會工作，工作草案，居然大談政治問題，他們的觀點，把二十幾萬教徒導入錯誤歧途。這幾個起草人的身分，該作澈底調查。

小爬蟲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他們利用每一個抓到的機會。對付小爬蟲的辦法，唯有提高警惕。老萬左右也有不少爬蟲活動，一個每天跟我一起辦事，在哈佛洗過腦的朋友，經常向他們頭頭報告老萬一切言論行動，因此頭頭敢於向人誇稱：「老萬逃不過我的掌握，我知道他的一切。」

其實，這些小爬蟲儘管如何掩飾，也藏不了它的尾巴。對這些哈佛同志，老萬早已提高警覺，他手下奉殷海光、李敖為神的幾個爬蟲作家胡××、戴×、王××、石××，全是一種貨色，老萬對這些人，豈有不離通眼眉之理？

天方夜談式的故事

最近，新漢奸集團又施行了「神經戰」怪招，大放謠言，說老萬上了徐×圈套。那天方夜談式的故事是這樣的：

徐×為了報老萬一箭之仇，指使他的馬仔陳××寫密函向老萬提供新左派內幕資料，老萬居然上當，把這些假消息當事實爆出來。

徐×所以這樣做，是要使老萬筆下抨擊的人，聯合起來告垮老萬。可是××部讀到老萬的文章，馬上派人調查，結果，神通廣大的密探，把這個提供假情報的陳××抓去，拷問了三天，那陳××熬不住，把徐×的陰謀詭計，和盤托出。

至於給老萬揭發的那班人，事後美國機構舉行了一次會議，加以檢討，認為老萬消息全部「流嘢」，那一班人知道老萬上當，因此決定不採行動。但胡××在金×慫恿下，則決定「找律師談談」。

這說法輾轉傳到老萬耳朵，老萬為之捧腹大笑。老萬雖是半桶水，但腦筍早已生埋。謠言止於智者，我縱非智者，也不會輕信；何況，這些謠言無法令我置信，因為，放謠言的人根本摸不清老萬的消息來源。

老萬消息是「流嘢」？

他們從各方面發出，都是同一說法：繆某並未離開美國機構，由此證明老萬消息不確。

繆某並未離開美國機構，不能否定老萬消息的真確性。反正繆某和美國機構是「自己人」，明治大學深造的計劃，可以延遲，也可告吹；美國機構的工作，今天不幹，明日也可以恢復，他的不離開，不能證明什麼。

同時，老萬認為他們急急忙忙放出這謠言，目的在掩飾他們的活動，造成「老萬消息是流嘢」的印象，叫人們不相信有他們這新漢奸集團存在。其實這不過是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愚行，欲蓋彌彰而已。

老萬對讀者負責，從不提供假消息；就如我們三年來致力攻擊的「台獨」運動一樣，當初也有許多人「存疑」，甚至說老萬「搵笨」；直到石破天驚的企圖暗殺蔣經國事件發生，人們才說：原來真有件咁嘢。

儘管他們用種種謊言掩飾事實，終有一天人們會說：呢班友仔到底現出原形來了！

爬蟲會議我們旁聽

其實，新漢奸集團給老萬揭開底牌後，大小爬蟲大為震顫，老萬把他們的內層看通看透，使他們措手不及，左猜右想去忖度老萬消息來源。有些人說老萬是台灣特務，也有些說是內奸作怪。除多方打聽老萬的底子，叫他們的哈佛同志試探外，還致力「肅奸」工作，要把新漢奸集團「內奸」抓出。他們本身就是漢奸，卻要去肅奸，老萬建議他們一個個跳入鹹水海，其奸自肅。

四月八日和九日兩天，中午稍後時間，中環拱北行二樓香港防衛軍餐廳，大小爬蟲為應付肅奸的緊急情勢，連續舉行兩次會議。選擇這地點和這時間，是因為一些頭頭在美國機構做事，地點接近，利用中午用膳時間來參加。

出席這兩次會議的，除老萬已點出的人物外，還有日本領事館政治組的唐××，文化組的張××，石川代表了繆×，還有美國人辦的一本雜誌的老編蔡××。可是，有一位旁聽者卻是他們大小爬蟲所不知的，他是我們「萬人雜誌」的代表。

無中生有的拷問

徐×可以找人寫信向老萬提供假消息，可是有我們代表列席旁聽的會議，卻假不來。同時，我們的「代表」還在這「肅奸會議」中發現了一些我們的「朋友」；就如冠華園之會，發現有胡××、徐×飲茶聯歡一樣，出人意料之外。

至於說，有陳××其人，給××部抓去拷問了三天，叫他和盤托出，是徐×唆使云云，××部的朋友聞而大笑，說：「老萬，不要把××部視為希特拉的秘密警察，我們無權抓人拷問三天的。」

更難得的是：消息是「萬人雜誌」發表的，而××部對我們秋毫無犯，連打個電話問問也未試過，一下子就把那陳××抓去，拷問出那麼多故事，老萬懵然未覺，這回不但吞了一隻死蒼蠅，簡直吞了一隻死牛！

繼續報道「肅奸」情形

為了表示老萬的消息來源是多方面而且是正確的，我們還要繼續報道新漢奸集團內部的「肅奸」情形，限於篇幅，下期再詳談。

最後，老萬敢於向新漢奸集團挑戰，我們不怕打官司，如果認為我們的報導沒有事實根據，願與對簿公庭。「萬人雜誌」雖只是個獨立小刊物，經濟能力脆弱，可是我們讀者羣的力量不可估計。自揭奸文章登出，對方聲勢洶洶，要找律師談談，我們的讀者已紛紛來函鼓勵，鼓勵老萬法庭相見，不用畏縮，萬大有他們做後盾。還有一位加拿大讀者，無條件願捐一千元加金（值五千多港幣）給我們訴訟之用。「萬人雜誌」是戰鬪性刊物，不會那麼容易給神經戰打敗，請少發出這些幼稚的謊言吧！

新疆獨立運動領袖艾沙在港會談記

筆者在本刊（一二九期）發表了「論新疆的未來」一文後，不料文中所提到的艾沙先生，最近居然到港，友人黃震遐先生將萬人雜誌送與艾沙先生看後，頗爲感動，希望能與筆者見面一談。四月十八日中午，我到了艾沙先生住的重慶大厦一間公寓會到面，作了將近兩小時的長談。這是一個難得的會見，其中有許多珍貴史料，爲我們以前所不知者。

剛見面時，艾沙先生兩手抱着我的肩膀，說了一句：「何先生你好大膽！」當時我愕住了，不曉得這句話什麼意思？艾沙先生讓我坐下，開始敍述過去的事。首先他說到抗戰期間在重慶見到郭沫若，當時郭沫若要去莫斯科，艾沙先生希望郭沫若由莫斯科回來，道經中亞細亞看看，然後再經過新疆，把兩地維吾爾人的遭遇作一比較。艾沙先生繼續說道：「人人都知道俄國人壞，俄人統治下的少數民族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但是，在俄屬中亞細亞的維吾爾族人，不但保持了幾個共和國的虛名，而且確有維文的報紙刊物出版，帝俄時期也教育出不少維吾爾族的知識分子，包括醫生、工程師。反觀新疆，不但改爲行省，且標明是中國新闢的疆土，這個名詞漢人看了很滿意，但不曉得對維人刺激之大，非所能想像的。」

艾沙先生又說道：「楊增新治新無疑是新疆最安定時期，邊陲無事者十七年，但是楊氏治新並未培植出一個維族人才，他所致力的是怎樣鞏固漢人在新疆的統治權。新疆本地沒有維文書刊，維人要看維文書刊，惟有看在中亞俄屬出版的報刊；新疆也沒有一所維文學校，到了後來，楊增新下令禁止維文刊物入口，維人連看維文的自由都被剝奪了！」

艾沙先生又說道：「我當時把這些情況告訴郭沫若，因爲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又與國民政府站在對立地位，應該可以爲維族說幾句公道話，但是他竟然不敢說。直到三十年後，我才看見你寫的這一篇文章，所以我說你是一位勇士，實在大膽。」

我笑道：「我是一個自由人，萬人雜誌又是一個自由雜誌，我們反共，但是從不受任何方面約束，我們要說自己說的話，不怕任何人干涉，也不會受任何人干涉。」

艾沙先生說道：「雖然如此，我對你的膽量還是無限欽佩。三十多年來，我心中始終有一個不解的謎，那一年我去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去拜訪甘地先生，到達時甘地先生正在開會，商量怎樣反抗英國，使我驚奇的是在散會時，居然有英國人在內，他們是甘地的信徒，支持甘地反抗英國。後來，我又發現有許多法國人參加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法戰爭，眞的拿起槍同法國軍隊作戰。可是三十年來，我從未遇到一個漢人同情維人的遭遇，敢公開說出支持新疆獨立的，先生爲當代第一個人，我眞是說不出的感激。」艾沙先生說到這裏感情頗爲激動。

我笑道：「不過，我也要聲明一點，我贊成新疆獨立，是要同中亞俄佔五個共和國一起獨立，而且是百分之百的獨立，如果以獨立爲名而併入俄國，我是堅決反對的。」

艾沙先生說道：「這是當然，直到今天，我仍然奉行反共抗俄的政策，我在任何地方同新疆同胞說，都提醒他們不要上了俄國人的當；我們若是脫離中國，加入俄國，還是不獨立爲好。」（筆者按：艾沙先生稱新疆爲東土耳其斯坦，中亞五共和國爲西土耳其斯坦，筆者爲行文便利計，一仍舊稱，希望艾沙先生看到本文時，萬勿誤會竄改其原意。）

艾沙先生又說到他是在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到南京，本意是希望國民政府能作出決定。給予新疆以自治。他那次去，還帶了一批維族青年，以後皆成爲新省親中央的中堅分子。但是在南京住下來之後，所得到的是一個極端失望。

接着艾沙先生又提到，在國民黨八中全會時（筆者按：當是五屆八中全會，在重慶召開），麥斯武德先生（國民黨中央委員）發言的時候，由他任翻譯，麥氏沉痛說：「我們新疆人不但不敢說獨立，就是自治也不敢提了，我們要求的是中央怎樣保全我們，讓我們活下去。」

但是，當時並未得到任何反應。

艾沙先生最氣憤的是吳忠信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時，對新疆省幹部講話說過：「你們只是一個種族，不是一個民族，中國只有一個民族是中華民族，下面分了各個種族，這都是黃帝子孫，好像是兄弟分了家一樣，血統仍是相同的。」

艾沙先生說道：「我們維族有高度的文化，我們知道本身的來歷，知道東土耳其斯坦的起源，我們同黃帝實在沾不上邊，怎能强迫我們歸化？」

艾沙先生又談到在伊寧事件後，張治中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對新疆省少數民族態度確實好得多。但是新省民眾並不領情，認爲這是伊寧事件的結果，是用鮮血換來的。

艾沙先生對於新疆省當局當時的政策也提出指責，例如眞正愛國的維人，或者哈薩克、烏孜別克人，平時受到各種迫害，但是只要一入了俄籍或英籍，馬上身份就變，中國官廳再也不敢過問。艾沙先生憤憤說道：「你說，這是不是逼使人民外向？」

筆者又談起中共在新疆的政策，艾沙先生說：「更壞，比國民政府固然不如，比俄國人也壞得多，所以任何一個新疆人，儘管對國民政府、對俄國人的看法各有不同，有人親漢、有人親俄，但是可以武斷的說，決沒有一個人親中共。因爲中共所給予新疆省同胞實在是創鉅痛深，反共的不必說，原來親中共的也給殺盡了。」

關於艾沙先生自己的組織，據他說是這樣的：多少年來，從新疆陸續逃去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各國的難民，共有兩萬多人，這批人全是反共的。因爲流亡到外國，需要有一個共同的組織，就由艾沙同伊敏發起，組織一個「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員會」，這是屬於政治性的機構；另外還有一個「難民委員會」，專門爲救濟逃出新疆的難民而設，是慈善團體。

政治機構活動較少，難民委員會活動則甚多，平時要負責聯繫，有新的難民來到就要設法安置。土耳其政府對維族難民頗爲關照。逃到土耳其的難民大體分爲兩種：一種是僑居難民，由土耳其政府負責安置，給予房屋耕地。一種是自由難民，完全靠自力謀生，土國政府並不過問。能得到僑居難民待遇的較少，大部是自由難民，也就是難民委員會要救濟的對象。

艾沙先生又談到在土耳其境內有九個同類的組織，除去以東土耳其斯坦命名的解放委員會之外，尚有俄屬中亞五個「伊斯蘭教共和國」的組織，新疆人稱之爲西土耳其斯坦的地方，另外尚有「希臘區解放委員會」，當是塞浦路斯流亡土人所組成。又有一個共同聯絡的機構，負責溝通各解放委員會，其地位有類於聯合國。土耳其政府對這些解放委員會並無經濟援助，但卻給予政治上的絕對自由。所以他們的活動完全是公開的。

其次，我們談到了設在阿拉木圖的另一個東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員會的現況。據艾沙先生說，這個組織是在中共佔據新疆後，北疆，尤其是伊犂區，一貫親俄人士，逃去俄境所組成。其中逃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就是一九六二年飢荒大逃亡，足足逃出了四萬人，皆被俄人安置在伊犂河對岸及阿拉木圖附近，抽調其中靑壯組織成軍，定名爲「東土耳其斯坦解放軍」。

阿拉木圖的組織與艾沙先生領導的不同。阿拉木圖除去有一個解放委員會之外，尚有一個軍區，儼然有政府的雛形，當然也有黨的組織，只是未曾公開。軍事方面最高負責人是祖農泰依波夫，名義是軍委，此人在民國三十三年伊寧三區叛變時，任叛軍副總司令，兼瑪恩河前線總指揮。我軍有一個師覆滅於瑪恩河畔，卽遭此人毒手。中共佔據新疆時，將伊寧叛軍改編爲第五軍，祖農泰依波夫調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以後在一九五九年逃去俄境。目前祖農泰依波夫組成的解放軍勢力相當强大，去年八月在新疆裕民縣發生的俄毛戰事，卽有祖農泰依波夫的部隊參加。（按：此點筆者早有預測，今番經艾沙先生予以證實。）

至於政治方面最高領導人究爲何人，艾沙先生表示並不能確切指出，但對外發言人則爲孜牙賽買提，可能卽是此人。（按：關於孜牙賽買提，筆者僅知此人在中共佔據新疆後，一度任新疆自治區文化廳長，兼作家協會分會書記，是一名詩人，一九五八年卽受到中共鬬爭，指爲新疆地方主義分子的領袖，其他情況則不得而知。）

據艾沙先生說，孜牙的眞正出身他也不淸楚，新疆知名人士原沒有他，是在伊寧事變和平解決後，伊方人員參加聯合的新疆省政府，孜牙賽買提始露頭角，初擔任伊寧警察局長；中共據有大陸後，出任文化廳長。以後儼然成爲新省反中共的領袖。因此，艾沙先生推測，此人可能是俄籍維人，是蘇俄有意派過來的。

最後筆者問到兩個組織有沒有合流可能？艾沙先生斬釘截鐵說道：「這是不會的。」據他分析，逃去土耳其等自由國家的新疆人，都是受到共產黨的迫害，人人都同共產黨有血海深仇，怎能合作？就算是能把過去的仇恨忘記掉，對於共產黨的作風也都十分淸楚，誰願把生命送入虎口？

我們又談到仍在新疆擔任高級職務的幾名維吾爾人的現況。艾沙先生說都是傀儡，一點權力也沒有。我當時特別提到賽福鼎，究竟此人能力如何？

艾沙先生說在伊寧三區領袖中，最無用的就是此人，他談不到什麼理想，也沒有能力。因此，中共才利用他，讓他作了十幾年的傀儡主席。

與艾沙先生分手之後，我才想起他講的這一段話，當時與賽福鼎一伙的阿合買提江、賴希木江都是去北平開會墮機而死，是不是中共有意安排，把有本領的人謀害掉，留一個無用的賽福鼎作爲傀儡？可惜當時未曾詢問艾沙先生。

當我辭出時，艾沙先生送我到電梯口，我又談起鮑爾漢。他說這個人是一個官僚，當然不是共產黨，比較起來還是接近國民政府，此點也同筆者所說相同。我當時曾笑問在上文中把新疆知名人物所分類別是否正確？艾先生點頭道：「很對，大致不差。」

次日下午五時，艾沙先生離港，我又趕到飛機場去送行。艾沙先生執着我的手說：「何先生！希望你多寫，你這篇文章對我同我的民族幫助太大了。」

我笑道：「艾沙先生，未免太看重了我。」

他說道：「不然，三十年來我們進行獨立運動都是唱的獨腳戲，現在有了萬人雜誌刊出大文，我將來再到聯合國請願時，可以指出這才是中國的民間輿論。同時我回到伊斯坦堡也可以告訴我的同胞，新生一代的漢人，（按艾沙先生口中皆是中國人，筆者均寫爲漢人，亦由於行文方便，便於識別。）已經改變了態度而支持我們，對我們來說，自是一大鼓舞。」說到這裏，時間已到，他重重的握了我的手，搖撼幾下，低頭走進了閘。

我目送艾沙先生高大雄壯的背影，感到無限悵惘，雖然我們的看法仍有距離，但是我仍然對他寄與無限的同情與關懷，願謨罕默德眞神庇佑他。

岳騫

藤山愛一郎的悲劇

賭注雖下 輸贏未知

魯遙

中共和日本的貿易談判談了一個多月，終於四月十九日簽了字，和去年一樣，中共以貿易爲餌，達到政治目的。不出筆者所料，在共同聲明中，果然大罵佐藤政府。但是這次日本代表也表現了一點骨氣，居然堅持拒絕兩點指鹿爲馬的侮辱，一是指日本軍國主義已復活，二指美國交還冲繩給日本，是把日本全土冲繩化。結果，中共終於妥協，使日方的意見，並列於共同聲明中。挽回體面不少，也算難能可貴了。

這次前往參加談判的有一位日本知名人物藤山愛一郎。此人一九六〇年時，曾任岸信介內閣的外相，負責簽訂日美安全條約，本是中共心目中的頭號反動派，可是中共卻接受他去訪問，並且予以貴賓的招待。

藤山這次訪問北平，表面理由是接代元老政客松村謙三，負起促進「日中關係」友好的責任。松村今年八十一歲，這次訪問北平，可能是最後一次了。這些年來他在日本自民黨中故唱反調，傾向中共，故爲中共所重視。其實這是日本人表演的政治雙簧，以此來與中共保持接觸，多做點生意。中共當然也心知肚明，不過只要有人唱親中共的調子，不論眞假值得鼓勵。

再說藤山這個人，他出身大富之家，不願平靜的納福，卻滿懷政治野心。岸信介內閣倒台之後，他曾與池田勇人爭首相的寶座，池田死後，他又與佐藤榮作角逐，結果都遭慘敗。爲了要作首相，他在自民黨內始終保持反對派的彩色，可是他的力量太少，在自民黨內部八大派系中他是最弱的一個。憑實力無法爭衡，必須出奇兵制勝，於是就多方面唱高調、沽聲名。近年來與美國的鴿派議員建立美日議員座談會，以反對越戰，非美姿態爭取中間分子的擁護，也沒有多大收穫。最近突然在中共身上打主意。戰後日本的內閣，有兩個人被稱頌，一是吉田茂內閣，能與美國簽和，結束軍事佔領，二是鳩山一郎內閣，與蘇聯簽和，結束了戰爭狀態；剩下來一大任務，是與中共打交道，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他以爲如果能解決中共問題，就可以繼佐藤出任首相，並且與吉田和鳩山並列不朽。這次訪問中共，正是向這個目標跨出第一步。

搭線成功 喜不自勝

當他附隨松村謙三，向中共申請前往訪問時，曾經焦切，唯恐中共一瞪眼睛，指斥他簽訂日美安全協定，拒絕入境，他的好夢就碎了。可是中共很識貨，居然很快的答應了。在出發之前，他就放出口風，要繼松村爲日本與中共的橋樑，並且還說，要維持民族自主的精神和立場；並願意與周恩來會談等等。

可是一到了北平，他就感到任務的艱鉅了。周恩來訪問平壤發表的嚴厲反日言論，足以使他寒心。周回到北平之後，也並沒有邀請單獨與他會談。只在與松村會談時，列席參加而已。

當周恩來一走進大廳，他就迫不及待前往寒暄，開門見山就要求，希望以後常來北平訪問，周恩來回答道：「請來了」。他受寵若驚，當夜就向駐北平的日本記者透露，周恩來已答允他可以再來訪問了。得意之情，溢於言表。第二天（二十日）他再叮問中共貿易談判代表劉希文，急切要把這件事「落實」，劉希文只說：「周總理也了解你的意思。那麼你準備什麼時候再來呢？」藤山答以十月間自民黨開大會選舉總裁（成功即出任首相），大會完了就來。

當夜藤山再把這個消息告訴日本記者。他這番去北平的接線企圖，到此已完全造成，內心歡喜，可想而知了。

淺沼橫死 佐佐木倒霉

即使拉攏中共的任務進行得順利，藤山走向首相寶座之路，仍很遙遠，今年秋天的自民黨總裁選

危機四伏

高棉發生罷黜國家元首施漢諾親王的事件，不擬是給此多事的東南亞，增添新的麻煩。很多觀察家也早預見到，這並不是高棉問題的結束，而是高棉內戰的開始。作爲當事人的龍諾將軍和肩負着自由世界重擔的尼克遜總統，對高棉事件的後果，本來應有充分的估計，應有應付各種不同後果的準備。可是現在看來，他們既有失策之處，又予人一種束手無策之感。

在莫斯科、北平、河內等共產國家的支持下，施漢諾組織流亡政府，組織「民族解放軍」，要打回金邊去。因而高棉發生內戰，這本是意料中的事，可是事態發展的速度，卻出乎人們的意外。高棉事件發生不久，高棉十七個省中，就有七個省爆發親施漢諾的反政府示威。隨後，盤據在高棉境內的越共和北越部隊正式與高棉政府軍交火。據共方宣稱，已在八個省中建立了政權。高棉的戰事已逐漸升級，四月二十三日，共軍控制了七號公路，切斷了一號三號公路，迫使高棉政府軍撤出茶膠省首府茶膠市，四月二十日，共軍又包圍了行政中心安大參市兩營政府軍，增援部隊又被截擊。高棉戰爭已由小股兵力升到營級兵力。使用營級兵力作戰，對一個只有六百二十多萬人口，只有三萬多名軍隊的小國來說，已是不小的戰役了。無論形勢發展或實力對比，沒有一點是對高棉政府有利的。我們當初以爲，不出三二年間，將會出現東西高棉的局面。可是現在看來，不但出現這種局面的時間，可能比我們預料中更加快得多，

舉，他是無力問鼎的，因當自民黨在去年尾的大選
中方獲空前大勝，佐藤正在風頭火勢，藤山有心挑
戰，無力獲勝，不卜可知。如果一切進行順利，三
年後改選時，也許有點瞄頭。

再看他的拉攏中共任務會有什麼發展。可從前
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一郎及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的
下場得到回答。淺沼本是日本社會黨右派，一九五
八年訪中共喝了政治米湯，突然大發神經，在北平
放親中共的言論，結果回國之後，在日比谷大會堂
講演，被一右派的十七歲少年舉刀行刺，利刃穿腹
而死。日共書記長宮本，爲了調解中蘇共爭吵，不
肯作中共尾巴罵蘇共，一九六五年訪中共，與毛澤
東鬧翻，從此日共被貶爲「日修」，至今與北平儼
如敵國。這說明與中共打交道，只有一條路可走，
那就是死心塌地作中共的尾巴，口號喊錯一句都不
行。因此，藤山連絡中共如成功，除非變成淺沼，
或今天社會黨的頭頭佐佐木更三。淺沼左得離譜被
刺而死，佐佐木因左得離譜在去年大選中敗得奇慘
，由社會黨中第一大派，變成過街老鼠了。最近社
會黨正舉行代表大會，五派聯合對付佐佐木派。佐
佐木派反戰青年入會場搗亂，大會主席毫不客氣召
警將搗亂分子驅逐出場。親中共的人非死即倒霉，
藤山能打破這一往例嗎？

中共鑒於日共的叛離，社會黨的右轉，感到爪
牙盡去，對自民黨另打主意，是可想而知的。明知
道藤山之接近中共完全出於個人野心，但是利用藤
山也有利可穫，起碼可分化自民黨，在自民黨內部
培植一個「二流子」代言人。

日本對中共的接近，事實上不會距美國的政策
太遠。在美國未與中共和解
之前，自民黨是不會走得太
遠的。這一基本形勢，決定
了藤山的命運。不過政治這
個東西是一種賭博，藤山已
在中共問題上下了注，是輸
是贏，現在還言之太早。至
少藤山心中抱着一個希望，
即如買馬票，未揭曉中獎號
碼之前，不妨抱有希望。

高棉局勢

待旦

翻施漢諾的統治，捍衛國家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值得欽佩的。但龍諾將軍有着過
多的軍人的勇敢，卻缺乏政治家冷靜的頭腦。首先，龍諾將軍取得高棉的統治權之後
，不能很好地運用「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兩臉派策畧，雖然宣稱保持中立，但在言論
上，卻過多地攻擊河內，一反施漢諾一貫的作風。使共產黨人知道高棉問題不是權力
鬭爭，而是徹頭徹尾的反共問題。因而有所警惕、有所戒心。倘若龍諾將軍善於運用
政治手腕，或許高棉戰爭可能得以拖延一段時間才爆發。高棉戰爭我們沒有理由相信
是由龍諾將軍發動的。因爲高棉部隊根本沒有武力驅逐越共出境的能力，沒有理由去
做力不能及的事。倘若說龍諾將軍想通過戰爭，提醒西方國家，以便爭取援助，鞏固
權，那也是可笑的。因爲美國根本沒有干預高棉戰爭的勇氣，也缺乏援高棉的決心。
這點龍諾將軍是應該看得到的，毫無疑問，高棉境內的戰爭是由越共發動的。也許有
人要問，難道越共肯放棄「解放」南越，而去「解放」高棉嗎？不錯，越共不會這樣
做。但這並不等於說越共不會在高棉發動戰爭。因爲越共在高棉發動戰爭並不意味着
「解放」高棉。筆者以爲，越共發動高棉戰爭，可能有着兩重目的。一個是爲了打通
自寮國到南越的通道，以便維持他們對湄公河三角洲的威脅。另一個目的，就是爲高
棉共產黨擴充勢力。北京和河內由於不想把施漢諾趕進美國的懷抱，一直不在高棉搞
顚覆活動，棉共在整個東南亞來說，可說是力量最薄弱的一個共產黨。

施漢諾被推翻之後，北平、河內也就急於要扶植高棉共產黨了。而最佳的扶植方法，就是戰爭。
佔領人烟稠密的地方，讓棉共出面推行農村改革，大肆吸收成員，擴大影响，擴大力量。因此，越共
不會長期間佔領城市據點。也不會直搗金邊。他們是要打進去，然後又退出來，移到另外的目標。長
期佔領城市的工作是要留給棉共去做的。這是遲一步的事。越共目前只是爲棉共打前鋒，但在越共的
全力扶助之下，棉共的壯大也是指日可待的了。施漢諾現在在何處，沒有人能知曉，他已回到高棉境
內，也不會出人意外，因爲他的安全是有着絕對保障的。

龍諾將軍應付越共的侵畧，可說十分堅決，但是一開頭就被感情衝昏頭腦，大肆屠殺越南僑民。
甚至把手無寸鐵的越僑驅上戰場，還說什麼「自願」，這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因爲這樣一來，
不但世界輿論對高棉政府不利，而且將迫使大部不參加政治活動的越僑投入越共的懷抱，成爲越共的
第五縱隊。另一方面增加高棉共產黨攻擊政府的資料。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高棉政府迫害屠殺越僑的
舉動，都是不能獲人同情的。

高棉事態的發展，對龍諾將軍愈來愈不利。軍事上失利，與論上也失利。而龍諾將軍要求援助的
呼籲，至今仍未得到良好的反應。美國雖然假手南越，給高棉運來一批武器，但卻不敢承擔防衛高棉
的責任。而高棉部隊，單憑自己的力量以及從南越運來的少量武裝，是不足以保衛高棉的領土完整。
也不能遏止高棉共產黨的發展。長期如此，即使越共不發動大規模的攻勢，高棉的土地也會被棉共一
小塊一小塊地啃下來。現在，湄公河以東的數個省，基本上已變成越共棉共的天下。不出數月，相信
棉共將建立自己的電台，建立民族解放戰線的總部。

施漢諾統治高棉將近二十年，一貫善於籠絡農民和青年，其政治潛力相當大。施漢諾一旦回到高
棉，棉共武裝力量的壯大將會比我們想像中還要迅速。

高棉局勢的安危，主要取決於美國的態度，如果美國堅決支持龍諾政府，願意爲整個東南亞打一
場韓戰式的戰爭，可能會換取一段頗長時間的和平。即使美軍不開進高棉，但給予龍諾足夠的援
助，或許尚能維持現狀，或維持東西兩個高棉的局面。倘若美國繼續退縮，或者猶豫不決，高棉龍諾
政府的命運，恐怕只會每下愈況。（**編者按**：尼克遜已於五月一日下令向東進軍幷說明大量軍援亦
不足以救東燃眉之急，拼了只幹一任總統，也要救此危局。尼氏之氣魄，值得喝采！）

漂蘭小品

林彪與罵蘇

趙聰

林彪病重？

上月上旬，周恩來平壤去來，「人民日報」發表的機場送迎名單，其中沒有林太葉羣。

照以往慣例，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之侍衛林太，一如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之侍衛毛太然。中共中央政治局，除了少數幾位掛名的老朽昏庸朱德、董必武等外，可以說就由這二太平分秋色。

像送迎周恩來這種場合，如非因重大事故而走不開，林太是沒有理由不出席的。

這所謂重大事故，極有可能就是林彪病重。

這位有名的老病號，自韓戰掛彩以來，可以說一直就在病中。從文化大革命他的表現看來，身體還不及老毛遠甚。他的辦公室，就設在他的家中，「林辦」主任也就是林太。林彪接見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接見東北音樂界作曲家李劫夫，林太都陪着。然而如果外面有事，需要葉羣參加（她兼職不少），她還是可以出來的。

這次應出來卻不出來，除林彪病重，還尋不出其他有力的因素。

林彪病體轉劇的時間，依在下推斷，當在四月五日周恩來起飛之後到周恩來七日歸來之前的三天以內。如再確切一點說，當在四月六日，得到周、金會談結果的報告之時。

五日給周送行時，毛太、林太全未出現。據「人民日報」六日所刊送行名單，雖然張春橋在黃永勝之前（這可能是照九屆一中全會選舉的先後次序。黃後來排名上升，卻因張不在內，無從與張比較），但「人民解放軍」卻爬頭在「中共中央及政府」之上，不過這也是久矣夫把黨、政、軍的順序易為軍、黨、政的事了，從這裏還推敲不出林彪有病重的迹象。

七日周回到北京時，情況突然變化。送行時未參加的江青、姚文元都參加了，而林太依然沒有出現。送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未以姓氏筆劃為序，回來時卻注上以姓氏筆劃為序了。就因以姓氏筆劃為序的關係，致使江青獨占鰲頭，黃永勝落居孫山。還有，就是把久矣夫軍、黨、政的順序，改回了黨、政、軍的原來樣子，即「中共中央及政府」又爬頭到「人民解放軍」之上。

中共一向對排名次序甚講究，一升一降，隱藏着袖裏乾坤，其中大有文章，不像自由國家的隨便排列，而可輕忽視之。

單這一點，仍是不足以證明林彪之病重，請再予以申說。

當年韓戰之時，中共志願軍統帥彭德懷會和北韓金日成意見相左，兩人吵了嘴。後來彭德懷因此受到黨內的批評。文革爆發後，一九六六年底，紅衛兵在四川捉獲給省長李大章隱藏起來的彭德懷，把他押解到北平予以審訊。在審訊中紅衛兵還問他當年和金日成吵嘴的事，他不諱其事，卻不肯認錯，並說：「金日成還不是修了？」好似彭德懷當年已看出金日成將來要變成修正主義，和他吵嘴吵得正對一樣。

的確，中共跟老大哥撕破臉時，金日成的表現是疏毛而親赫，到了文化大革命一起，紅衛兵就罵起「朝修」來了。從此毛、金交惡，以迄一九六九年。

「九大」之時，林彪在「政治報告」中又提出劉、鄧當權時代之和平共處五原則來，急謀結束文革，恢復對一些國家的外交關係。這一政策，是林、周為着鞏固既得權力，共謀打擊把文革進行到底的江青，所施展出來的殺手鐧之一。從今後中共外交上的表現看，林、周已操勝券。

佐藤美國之行，促成金日成邀約周恩來訪問北韓。以金言，在拉攏中共壯威，共抗美日；以中共言，在拉攏北韓，共抗美日蘇。相信周恩來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必有商討，而在此一問題上，江青系人馬亦必力持反對之意見，認為不可能達到目的，也就是北韓不會反蘇。但她和她的「侍衛」們，人少勢弱，無法否決林、周二系的意見。林彪為着彭、金當年不睦，如今彭已鬬倒，一定以為可以獲得金日成的好感，必堅持己見。

然而周恩來在平壤三日，卻未達到任務，並且失敗得很慘。只消看，平壤的歡迎大會上，與周恩來一唱一和發表長篇講話的，不是與周平等地位的金日成，而是平壤市長姜希源。姜先講話，隻字未提蘇聯。周後講話，就不敢明斥蘇修，只說：「看不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危險性，而同佐藤政府接近，那就是鼓勵日本軍國主義向海外擴張，那就是加強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地位。」不這麼說，有辱使命；明指蘇修，有可能不歡而散；這麼說了，還是引起了金日成的討厭。這就注定了談判的失敗，雙方的聯合公報，未能及時發佈。後來發佈出來的文件，只有這麼一句是指蘇聯的：「有些人口說要反對帝國主義，卻同美日反動派打得火熱，這只能助長美日反動派的侵略氣燄。」這份量就比周在平壤歡迎大會上講話輕得多了。

談判失敗的結果，不待周之回國，林彪已從周之代表團的電告知道，這一重大打擊，就是病重的所以然之故。

林彪這一鬬爭回合的失敗，相應

地就是江青的勝利，所以她在歡迎周回來的場合中，又趾高氣揚起來，拍合影時她站在中央，排名時她是政治局委員第一名（如果葉羣出現，再依簡字排名，則叶在江前），她的侍衛出齊，這麼一得意，失意的那一方又怎能不病重？

四月二十二日，莫斯科擴大慶祝列寧百歲誕辰，北韓派了人大委員長崔庸健去參加，這更證明了周的平壤之行沒有成功，林彪一廂情願的想法化爲泡影。

也在這同一天，周恩來、康生、張春橋接見「新共」代表團。這說明了張春橋自四月五日在北京出現後，到這時已有十八天，還未回到上海。他在過去，一直是以「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的職銜在報上刊出，四月六日「人民日報」首次說他是「上海市革委會主任」。照近三年的事實看，他一直在上海，很少到北京來，來了也是不久就回去，這次卻是待了這麼久還不走。其中必有原故，最大的可能性應是爲了林的病重，甚至林由病重而病危也說不定。

林是毛的繼承人，並已載入黨章，如果他有一個好和歹，問題不就大了麼？張春橋是江青重臣，倘界之殷尙在姚文元之上，値此林病危的緊要關頭，他又怎能回去？

以上是在下的推測，在下認爲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不過尙待日後事實的證明。也許天不滅曹，病又好轉，脫離險境，如果那樣的話，仍可從今後的表現看得出來。

罵蘇？罵己？

中共中央的兩報一刊，發表了紀念列寧誕生百歲的文章，洋洋二萬餘言，從題目「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到七大段各節的內容，卻不是紀念列寧，而是大罵特罵它那血肉相連的老大哥。

有些罵得十分惡毒的話，在下覺得，用以罵中共自己，比用以罵蘇聯更爲貼切。

不信，請看：

「現在的蘇聯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大資產階級專政，德國法西斯式的專政，希特勒式的專政。」（什麼是「大資產階級」呢？文內說：就是「一個掌握全部國家機器和支配整個社會財富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

「他們假借『國家』的名義，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庫，採取各種手段，任意侵吞蘇聯人民的勞動果實而驕奢淫逸，作威作福。」

「這個新型的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同一切反動沒落的階級一樣，在其內部充滿着種種矛盾。他們爲了拚命保住自己竊取的權力，狼狽爲奸，勾心鬬角，互相傾軋。他們的處境越是困難，他們之間的明爭暗鬬就愈演愈烈。」

「他們橫徵暴斂，不管人民死活，實行希特勒的『要大砲不要黃油』的政策，加速國民經濟的軍事化，以適應社會帝國主義擴軍備戰的需要。」（這一點，中共比蘇聯更加高明，它用不着實行希特勒的政策，因爲它自己就有「要原子彈不要褲子」的名言。）

「國家市場商品奇缺，勞動人民日益貧困化。」

「他們所說的『黨的領導』，就是一小撮社會法西斯寡頭對廣大黨員和羣眾的政治控制。他們所說的『紀律』，就是鎮壓一切不滿於他們統治的人。他們所說的『集中』，就是把政治、經濟、軍事、權力進一步集中到他們這一伙人的手裏。一句話，他們打出這些幌子，都是爲了加強法西斯專政和準備侵畧戰爭。」

如果把文內的「蘇聯」換成「中共」，不是更爲恰當麼？建議蘇聯共產黨，你們不必另寫回罵的文章，只消改幾個名詞就成了。

如果列寧地下有知，他定氣得禿頂冒火，鬍子直豎，大罵老毛：「你罵你老大哥是叛徒，你是什麼呢？你是逆子！你比他更混帳，他不過對我的主義加以修正，你呢，卻是打着我的旗子來反我，你哪裏遵行過我的主義，你行的是你自己的思想。你還說你是頂峯，那你不是爬到我的頭上去了？當我百年大慶的吉日良辰，你不必恭必敬地來頂禮膜拜，卻肆無忌憚地破口大罵，眞乃不知天高地厚，應下拔舌地獄，我就要稟告祖師馬克思，轉請冥王差遣死無常拘爾之魂，看你還敢罵街否！」

鐵幕新笑話

小尖

一

勤務員：「報告書記，貧下中農代表正等待着你去接見呢。」

書記放下手上的「竹葉青」酒杯，滿臉不耐煩地：「我身體不舒服，你穿上我的衣服，代我去接見吧。」

勤務員頗覺爲難了：「這怎麼行呢，我是勤務員啊！」

書記：「行的，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活學活用』嘛。」

二

甲：「帶有封、資、修味道的地名、街道名、商店名等都改了。」

乙：「改得好。」

甲：「怎麼中南海天安門等不改呢？」

乙：「這些怎麼能相提並論呢！」

甲：「怎麼不能？」

乙：「這如果改，就不成眞命天子的所在地了。」

三

江青：「我看，你關心林副主席的健康重於關心革命。」

葉羣：「說來也是，他的那點咳嗽一直就沒好。」

江青：「實際上這是多餘的，有那麼多醫生護士專門服侍他，還怕有問題？我，就沒那份閒勁兒。」

葉羣：「我怎能和你相比呢！」

江青：「怎麼不能？」

葉羣：「毛主席可以活到萬萬歲，你是絕不怕會守寡的。」

海外見聞錄

南斯拉夫首都——布爾格雷德（上）

南國簡介

南斯拉夫仍然是標榜「改新」政策的東歐共黨國家，雖然狄托扮演第三世界運動領袖的角色已經暗淡下來，但狄托之名，以往三十年全世界婦孺皆知。而且在過去十年來，狄托不遺餘力地實施經濟改革，予國內更多新聞自由，暗示南斯拉夫共產黨將較少發號施令，多做些「提供意見」的事情。同時，又實施較寬大的旅遊政策。

一九六七年中東戰事後，狄托和蘇聯集團一致譴責以色列。但現在已告明朗化的是：狄托這項行動只是一項孤立的事件，並非意味着他恢復與蘇聯集團的聯盟關係。

南斯拉夫人對蘇聯，幾乎是一致憎恨的。

四華人結伴同道　導游員大罵蘇聯

自從抵達南斯拉夫起，同遊的人，只剩得我們四個黃面孔的美籍中國人。因為別的遊伴目的地不同，興趣不同，所以到此便分道揚鑣，各按各的計劃去了。

由於旅程不同，旅行社也安排了我們住在不同的旅館，我與老周夫婦自然是死黨，行動一致。我們抵達南斯拉夫時，來迎接我們的是個約莫五十歲的男子，看外表有點兒滑頭滑腦，說的英語不很純正，每句話裏總要說上幾個「肉絲」（you see）。

南斯拉夫是個出了名的托派國家，一方面跟蘇聯抬槓，一方面與美國親密。故此我們都解除了會被誣為特務的威脅，一坐上的士，便和這位導遊大談政治問題。這位導遊名叫「哈利」，不曉是討好我們還是另有作用，一路上大放厥詞，罵蘇聯侵略捷克不當；又大罵史太林的獨裁；還大讚美國，說沒有美援，他們的國家便不致進步得這樣快。他一路指給我們看，從機場出來，就是建築得很好的超級公路，將到市區，更是一排排的新型建築物，使我們悶了這許多日子，才嗅到一點現代化的氣息。

我們被安頓在大都會旅館（Hotel metropole），這間旅館的名字，和在莫斯科的旅館同名，但是設備就似天和地一樣的不同了。這是一間嶄新的建築物，一切極其新式豪華，是名符其實的第一流旅館，比諸香港的「美麗華」和「希爾頓」酒店，有過之而不及。在這酒店裏，我們第一次看見黑人（從美國來的）和來渡蜜月的青年夫婦，哈利約定我們明天十時去遊覽市區。我們在房中略事休息，就聯袂到外面遊覽，這時，我們才注意到街上汽車行人之多，為前數日所經之城市之冠，居然有穿着白色制服的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指揮車輛。行人之中，我們又發現有許多嬉皮士裝束的青年。

參加博物館美術院　豪華富麗美不勝收

因為這天下午是自由活動，於是就叫了一架的士先到南斯拉夫國立博物館去。據說這間建築物以前是皇宮，於門口仍矗立着以前皇太子的銅像，裏面裝飾金碧輝煌，牆壁、樓梯級、柱子，完全是用不同顏色的大雲石嵌鑲的，地板上則滿鋪着米黃色的地氈。

這間博物院共有四層，其豪華可以想見。我們參觀過許多美術院，鋪滿地氈的，則只見這一間。院內收藏着拜桑庭時代的畫，和法國印象派的畫都很多，搜集得十分豐富。可惜不許照相，就連相機也不許帶在身上，要放在門房裏。我們經過一間一間陳列室，走馬看花的看畫。因為太大了，走得我們十分疲乏，時不時要坐下來休息。看守人大概是不放心我們，一直遠遠的在後面跟着監視我們。



南斯拉夫布爾格雷德的現代美術館，設計新穎，其中現代藝術、抽象畫之發達，追得上美國，可見得他們之藝術家，亦有相當之自由。

匆匆的看完了，又即僱的士，去看他們的現代美術院。這間現代美術院，建在

郊區的河邊，環境十分優美，建築也是第一流的，遠看活像一座八角形的玻璃房，在裏面陳列着差不多都是抽象派的雕刻和繪畫。如果天晴，光線可從玻璃屋頂上透下來，不用電燈。最妙的隨便你站在那一室向前望去，都可同時望到十八幅牆壁上的平面及所掛的畫，建築師的設計，堪稱匠心別具，巧奪天工，到了美不勝收的化境。

我們在沿河的咖啡座休息吃午點，然後沿着馬路散步。我在這裏第一次買到美國柯達彩色菲林，和閃光燈泡。但是價錢比在美國貴了兩倍。只有一種東德出品的彩色菲林比較便宜一點，我買了一捲。但拆開說明書一看，原來只有在當地才能沖洗，美國是沒有支店代爲沖洗的。這倒眞是難倒了我，只得把它放棄，忍着痛也要補充買柯達菲林了。

導遊大吹法螺　幾乎受騙上當

回到酒店，將近是黃昏時候，出乎意料之外，那「哈利」却在等候我們，我們只得請他到咖啡座裏喝杯咖啡。他問我們今晚有沒有興趣去看南斯拉夫的土風舞表演，那是很有名的歌舞團，曾經在西歐及美國演出過。他又問起我們下一個目的地是去那裏？

我們告訴他是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因爲這條路線沒有飛機，要改坐火車的，請他準備我們的火車票等。誰知這哈利告訴我們，匈牙利自從經過了前次的革命，現在蘇聯管制得更嚴厲了，人民一點自由都沒有，灰色、恐怖，遊客都望而卻步。他提議我們到南斯拉夫海邊勝地，據說那裏有三千個島嶼，風景美麗，許多美國遊客都是去那兒休憩，可以駕遊艇出海，可以游泳。

他並且說，前數日，一個美國來的女遊客，也聽信了他的話，取消了匈牙利之行，而改到島嶼去，事後來信，感到非常滿意。

聽了他這一番大吹法螺的話，老周夫婦點頭不已，心猿意馬，欲改變計劃。我卻不置可否，哈利於是又向我落足嘴頭，想獲得我的同意。我說：「我們這次的旅行，未出發之前，一切費用已經交付給旅行社，現在要更改計劃，是否還需要另加費用？」

他說：「只需每人加多五十元美金，他即可僱一輛的士，送我們直到那些島嶼去。」他又叫進來另一個男子，說是的士司機，明天就是他車我們去遊各處名勝地。

南斯拉夫布爾格雷德的現代美術館內部之景。

我問道：「這些島嶼離首都有多遠？一部的士竟要二百多元美金？」他說：「二百多公里，要一日的時間。」我打量了那個的士司機一眼，見他有點賊眉賊眼，不是個斯文人，我只得說：「讓我考慮一下，明天再作答覆。」

哈利和這的士司機，顯然是想趁此機會來敲一頓晚飯的，但我們午飯吃得遲，只匆匆的要點三文治吃了，上樓換過衣服，就由哈利帶我們去看南斯拉夫的土風舞。在戲院裏，觀眾只坐滿一半座位，這種土風舞是十多人一起跳的；都是千篇一律，圍着團團轉，變變花式，或一男一女，作求愛式的問答歌唱等，眞找不出與在羅馬尼亞的土風舞有點什麼不同。以後我們在布達佩斯看的，也都差不多，只不過服裝上稍有點不同吧了，因爲東歐一帶的歌舞，都受了吉卜賽與土耳其人的影響。

次日十時左右，哈利和那的士司機都來了，照例在市區內參觀那些有名的建築物，如市政府、大學、古蹟。他曾帶們去狄托總統住的地方看過，那是在市郊一所大的莊園，方橫有半條街這麼大，四圍種着八尺高左右的常綠灌木，根本就看不到裏面的房子是怎樣的。



南斯拉夫布爾格雷德國會議院

只見大門口衛兵荷槍站崗，刁斗森嚴，很有氣派。離狄托住處不遠，就是美國大使公館，那是一座兩層高的古式洋房。據哈利說：這是他們國家免費供應給美國大使，包括傭僕等等住用的。他又特地經過中共的大使館，那是在市區中的一座樓房，和民房連接，只有門口掛着「污腥」一旗，算是唯一的標幟而已。

•迢迢•

西安作家協會與「延河」文藝

大陸地區性的文壇概況，不論過去或現在，都可用兩句俗語，作恰如其分的形容：那就是「天下烏鴉一般黑」，或「到處楊梅一樣花」。「黑」是指「五把刀子」壓力下，作家毫無創作自由可言，從周揚黑線到中央文革小組，江青樣板到姚文元的大棒政策，無一不黑到離譜，不單止黑吃黑，而且更一桿子捅到底，比「十八層地獄」黑得多。（按：「十八層地獄」是西安一青年作家張賢亮的反黨言論，他曾以「大風歌」一詩震動西北文壇，繼著名青年作家劉紹棠，劉賓雁，流沙河之後的一位反黨悍將，是西北地區的青年先鋒。）

何謂「到處楊梅一樣花」？眾所周知，大陸文壇的花並不是眞花，而是奉命而作的「黨花」，抹掉人性只謳歌黨性。譬如「歐陽海之歌」，除了盲目編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之外，便只有乾巴巴的軀殼了。翻閱大陸的作品，幾乎全是千篇一律的公式化。西安作家協會成立於一九五五年，至今十多年，也是黑吃黑，並且從未創作過一部像樣的作品；作家協會內部更常常鬧不團結，三天兩頭寫檢舉，搞批判，鬧得滿城風雨。

據「延河」文藝在近年的動態來看，西安地區的作家彼此是瞧不起的，他們所發表的文章，有的是互相吹捧，有的則狠批狠鬬。原因是該地區的作家們品流複雜，眞正有眞材實料的并不多，當然寫不出成功的作品。海外讀者對大陸西北的作家，想來不可能知道很多，加上他們本身根本沒啥名氣。筆者曾在「大陸西北文壇點滴」一文有過簡單介紹，為進一步補充西安作家協會及其機關刊物「延河」雜誌的概況，特撰此文以饗讀者。

西安作家協會自著名邊區詩人柯仲平死後，他是全國作協副主席兼西安作協主席，著有「邊區自衞軍」，「從延安到北京」等長篇敍事詩。柯是老詩人，他是民歌快板體的先驅。

柯仲平與大陸聞名的農民詩人王老九（陝西人）很有交情，同是善於歌頌紅太陽的「緊跟」詩人。緊跟是王老九慣用詞語，即「緊跟主席走，永遠鬧革命」。

西安作協副主席鄭伯奇、胡采（兼「延河」文藝主編）、柳青，都是平庸之輩。鄭伯奇是搞戲劇的，胡采則搞理論和文藝批評，他把持的延河文藝，幾乎每期都有自己的文藝論文，盲目吹捧杜鵬程的「保衞延安」，早已受批判，因該書是歌頌彭德懷，不是歌頌毛澤東。

柳青是小說家，一九五九年創作長篇小說「創業史」，轟動一時，結果「創業史」也大受抨擊，被指為周揚黑線的代表作，忠實執行劉鄧的文藝政策。

西安作家協會網羅的人才，多是名經不傳，可謂下九流，其中以詩人會員佔多數。如戈壁舟，玉泉，魏鋼焰，于辛田，柯仲平，王老九等，另外詩人李秉，聞捷，沈仁康，顧工，康朗甩（少數民族詩人），鐵甫依江（維吾爾詩人）等則經常在「延河」文藝發表低劣詩稿。延河文藝月刊幾乎每期均以三分之一或一半篇幅刊登詩歌為主。當然這和編輯方針大有關係，因為它是詩人盤據的雜誌。

「延河」創刊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主編胡采，他寫過詩，會評介聞捷的詩歌，長篇大論，肉麻地恭維聞捷是中共的伊薩柯夫斯基（蘇俄著名抒情詩人）。副主編魏鋼焰，原來就一直寫詩，是西北地區的「口號詩人」，他會寫有長詩「六公里」，發表在「延河」雜誌，後出單行本。全詩以鐵路工人為題材，修建蘭新鐵路時，如何創造每日鋪軌六公里的紀錄。事實上，大部份詩句像喊口號，過來過去是「六公里！」「六公里！」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西北青年給魏鋼焰起了個綽號——六公里詩人。

「延安詩人」戈壁舟，會寫有「延河照樣流」的長詩，也是陝北人，寫詩內容和題材，千篇一律是關於延安生活的。

至於延河雜誌的編輯部主任余念（筆名玉泉），也是第九流詩人，寫有長詩「開拓者」，教條口號充斥全詩，他不是給讀者詩的美感，而是灌輸公式。余念多次受批判，和胡采，柯仲平，魏鋼焰常有磨擦。以上列舉的所謂詩人，完全把持西安作家協會以及其機關刊物，表現了長時文霸、詩霸老爺作風。詩人在一起自然互相詆毀，余念以編輯部主任名義，私下大量發表外稿，並與理論編輯王愚（也搞文藝批評）結成死黨，攻擊主編胡采，氣死柯老，為發表王愚自己的文藝論文，直接與胡采的觀點相對抗，這些共產黨員們的面孔就是如此陽奉陰違，各搞一套。

畢竟王愚只是一個小編輯，敵不過大主編的權力，何況王愚出身資產階級家庭，一貫推崇胡風，馮雪峯的文藝理論，反右時曾發表有關典型、人性等多篇論文，被胡采等黨棍老爺公開批鬬，柳青亦在此次論戰中，矛頭對準王愚和余念，鬧出「延河」文藝臭名昭著的七月事件。看看西安作家協會的蛇鼠一窩，互不容情，再看文革以來的狗咬狗骨，終查舊賬，翻老底。盤踞十多年的西安文霸胡采，終於在這次大地震中，樹倒猢猻散。胡采最大罪名是攻擊毛、江的文藝路線，公然打着紅旗反紅旗。並一再吹捧彭德懷的功勛，替「保衞延安」樹碑立傳，與杜鵬程結黨營私。拉一個打一個。這就是權力鬬爭的結果。

有趣的是，江青女婿的姚文元，當年亦曾在延河文藝發表過論文，題為『論「風雪之夜」』（見延河文藝一九五九年七月號），原作者是西安有名短篇小說家王汶石，他也是西安作協會員，「風雪之夜」是王汶石的代表作。姚文元對這部短篇小說集提出評論，肯定優點，但也提出缺點，說作者不夠遠見，抓不住生活的本質，影射今日之姚文元，可謂有獨到之見矣！否則他如何深獲毛、江重用？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元既贊王汶石，又捧杜鵬程，這是撈世界之道。青年文藝批評家的姚文元的確熟讀辯證法。如今看來，姚文元不知是否後悔捧錯杜鵬程？杜鵬程因描寫彭德懷被指為反黨份子，其代表作「保衞延安」更明令禁讀，屬特大毒荒。

對此問題，不知今日之姚文元應作如何解釋？

金千里

是怪人亦妙人——雷州「自由男」

陳文受

一張怪名刺，氣壞縣長；幾句瘋狂話，嚇煞嬌娃。

遠在三十多年前，我因事到廣東的雷州城；在那兒住了一個時期，認識了一個孔乙己型的人物。

他的眞姓名大家都很少提起，只是叫他做「怪物」或「自由男」。而他原來的姓名，則是叫做何少屛。

當時他的年紀已近六十，據說原來是個富家子，後來家道中落。他早歲在窗下落力用功，鐵硯雖未磨穿，落筆卻書寫的像模像樣。因爲應試不售，受了刺激，弄的瘋瘋癲癲，行爲怪誕，成了當地的一個怪物。

他外出時老是穿着一件殘舊的藍色長袍，布鞋白襪，柱其手杖，一副紳士打扮，但臉上卻浮着一層厚厚的油垢。

時東北淪陷，政府尙未立下決策。他在路上碰到熟人，便口若懸河，聲似破鑼；對當局大加指責，有條有理。所以人家都說他是個怪物，我卻覺得他是個妙人。

有一天，海康縣長繆任仁在雷城內的遠東酒家宴客，正當主客相與乾杯，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怪物突然出現，上前與縣尊打其招呼。繆氏不知他是何方神聖，起立爲禮，論教尊姓大名。怪物從懷中取出名刺，縣尊接過一看；赫然入目的，竟是「閻羅王」三個黑字。

繆氏氣的怒眼圓睁，跟着一聲：「可惡！」之後，便叱令衞士將他拿下，推到拘留所禁押。

到了第二天，縣府秘書室接到一個呈文，竟是這個怪物在拘留所中託人呈遞的。裏面舉出所內看管人員虐待人犯的暴行，指責縣長縱屬行兇的罪狀。同時，從海康地方法院也傳來消息，說是接到怪物的稟帖；控告縣長枉法拘押良民，並縱屬虐待囚犯。

於是秘書請示繆氏，認爲拘留這個怪物是件痲煩事，不如將他釋放。繆氏終於點頭，怪物也告出籠。

他走出拘留所，露着勝利的微笑，舉起手杖，指着門頂繆氏的題字，大聲叱道：「什麼小鬼，也敢拉糞在這上頭？」然後口唱雷州民歌，一搖三擺地離去。

至於他那個「自由男」的名銜，說來也有段古。

當時女權運動剛剛展開，各地紛紛成立「婦女會」；高唱男女平等；而一眾摩登的女性，也被稱爲「自由女」。

有一次，海康婦女會正在開會，羣雌粥粥，各逞鶯聲；老怪物突然闖進會場，直衝主席台。主席嚇的花容失色，退避數步，於是他就把主席枱佔領。

此時也，眾美驚惶，纖指盡顫。而老怪物也開啓怪口，鬚唇皆動，發出破鑼之聲曰：

「矮奴打來了，官兵只是吃糧不打仗；眼見你們這些娘兒，就要成爲矮奴的洩慾器。倒不如讓我來享用。而且你們是自由女，喜歡和誰睡覺就和睡覺；我是自由男，當然喜歡抱那一個也就可以抱那一個。」

說了就走下台來，揀着羣雌的一個；張開兩臂，作欲擁抱狀。當場雞飛狗走，蓮步變成馬步；誰都恨爹娘生少了兩條腿，爭相奪門狂奔。

後來招來警察，將他推至公安局，局長素聞他的瘋名，只有搖搖頭，叫他走人了事。

而從此，他那個「怪物」的稱呼，也演變而成爲「自由男」。

自由男癲的也眞「勻循」，橫竅通得可以；出口成歌，且具韻味。

一次，他在路上遇到「縣長」的俏傭，手裏提着一個空雀籠，他便即景成歌曰：

「路上碰倒（雷語碰倒即是遇到。）一個婄（婄即娘，也即女人的通稱。），佩（佩即提）個鳥籠空室空；若肯給官（官即郎）放個鳥，有鳥都强佩空籠。」弄的那個女傭滿面通紅，破口大罵，他卻哈哈大笑。後來這首歌兒，還爲人們爭相傳誦。

當我在雷城居住的那段時間，老怪物不時打從我寓所門口走過；手柱木杖，長袍布履，步步中規，不徐不疾，活現出一副十足的紳士派頭。

我已聽到了他的不少趣事，覺得這怪物也蠻有趣，便每逗他閒聊。

起初他看到我穿的是西裝，認爲是個不懂聖賢書的新人物，總是要睬不睬，勉强地應酬幾句就走了。後來知道我也曾經讀過一些線裝書，便頓改前態，以同類相待，一聊每就聊上了一、二個鐘頭。尤其是喜歡提出四書五經上的一些話兒來作爲談論的資料。而他的高見，更每使我的見聞爲之一新，而且還每要爲他那一些「核之無稽，言之成理。」的怪談而捧腹大笑。

就如有一次，他問我：「論語微子篇：『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你說那個丈人所殺的雞，是母雞還是公雞？」

這一問，當場「將我考起」，瞠目不知所對。

他看到我的尷尬神情，便聳一聳肩，作其得意狀道：

「是公雞！」

「何由見得？」我問。

「既見其二粒子，還不是公雞是什麼？」

當下使我爲之捧腹大笑。

後來我離開雷城，從此就再沒機會見到這個怪物；但在我的記憶裏，直到現在還不能將他忘掉。

行憲與戡亂

戡亂時期見聞雜憶（四）

崔刅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國民政府之決心行憲還政於民一事，就政治的是非而論，是正確的決策，可是就政治之得失而論，顯然不合時宜。因爲戡亂與行憲諸多抵觸，以致行憲既不能徹底，戡亂行動又受許多牽擾。

行憲要擴大國民的自由和權利，而戡亂則是緊急的軍事時期，要求國民犧牲自由和權利共赴國難。在民主政治有基礎的國家，此二者並非不可調和之矛盾，可是在學步民主的中國，在半壁河山遭共黨蹂躪的情形下，在兵荒馬亂的狀態中行憲，就未免太吃力了。不但不能圓滿達成憲政的效果，並且增加了戡亂的困難。

但是當時行憲已成既定的政策，箭在弦上，勢在必行，終於出現一邊戡亂一邊行憲的局面。結果，政府於民國三十七年秋天行憲，大陸則於三十八年冬季變色。不能說戡亂的失敗，完全由於行憲造成，但行憲無助於戡亂，則是不爭的事實。讀者切不可誤會，以爲筆者反對民主憲政，我之一貫主張，捨民主憲政中國別無出路。而且必須名符其實。但是實行民主，開立憲政需要和平穩定的基礎，否則就容易徒具形式，反害了民主憲政。

自由選舉　小卒當選

民國三十七年之行憲，縱有種種缺點，但是自從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毀棄約法，中間經三十多年的變亂，終於重立憲政，再造法統，使中華民國，這個「民」字再度受國人注意，則不能不說是一大盛事。而由張君勱先生所起草，於民國三十六年制定的憲法是一部及格的憲法，將近代的議會制度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做了苦心的調和，終爲全國民意代表所接納，在當時說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而三十七年的選舉，縱然因爲民青兩黨要求保障當選名額（參加行憲的條件），造成若干選舉糾紛，在共黨割據地區及戰區的選舉，辦法未能完善，但是就國軍控制地區的選舉來說，大致符合自由選舉的原則。不可因爲政府戡亂的失敗，將之一筆抹煞。而筆者以一才出學校的青年，無黨無派的資格，未化一文選費，與國民黨的候選人競選，竟能獲勝，可作充分的證明。

回想當時參加競選的經過，非常可笑。由於筆者任教於教育部辦的瀋陽師資訓練所，並協助畢業生成立同學會，又以同學會的組織，支持幾個前輩競選瀋陽市議員，與當時的選政發生了密切關係。因此當三十六年十二月，政府頒佈憲法，開始國大代表競選時，師訓所的同學會，即受某前輩的暗示，支持我出馬競選。事前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連作夢也沒想到會去競選，一則當時年紀太輕；二則家庭負擔太重，窮得一文不名；三則對國家社會無任何貢獻。參加競選等於出自己的洋相。因此當師訓所同學會幾個負責人，一天高興彩烈來家中看我，大聲告訴我已爲我報名參加競選，並拿出競選登記證給我看時，使我口瞪口呆，我當時就說他們胡鬧，如果我能當選，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他們只是笑嘻嘻的，表示已經登記了，退出才是天大的笑話。後來再經授意他們的前輩百般鼓勵，於是我也只有聽他們去擺佈了。

遼寧省教育團體的國大代表名額，我記得僅有兩人，有五、六人競選。最熱門的人物是國民黨遼寧省執委李久發。他有國民黨做後台，國民黨是執政黨，在人力和經費上都佔優勢，除我之外其餘的幾位候選人，都是老教育家，如師範校長等，桃李滿遼寧，有幾十年的聲望和基礎。只有我在教育界時間最暫，是一小有聲名的小卒。

在競選期間，我不但未化一分錢，沒做一次競選講演，也沒做任何競選活動，那年冬天特別冷，成天躲在家裏看書。因爲我根本沒有作此希望。但師訓所同學會那羣弟子們（許多人年齡都大過我），卻滿懷信心很賣氣力，他們不但發信給各地各校的會員，並且爲我貼標語，拉人投票，一切零星費用，都是自己掏腰包。他們的熱心和善意，至今感念難忘。

一般選區的選舉，或許有舞弊的情況，尤其是鄉村地區，因爲投票的人多是不識字的人。惟有教育團體的選舉，絕無舞弊的可能，一因投票人數很少，二是投票者都是中小學教師。尤其爲我助選的那羣青年，對於選舉已有經驗，什麼事都瞞不了他們。

開票結果，以最多數票當選的是一位女子師範學校的女校長，另一個居然是我。國民黨候選人李久發，竟較我差數十票落選。當時成了不大不小新聞。

審查黨籍的風波

當時我正埋頭寫馬克斯主義批判一書，每天最少要化四小時在研究和閱讀上面。如醉如痴，欲罷不能。當選國大代表，我自然也高興，不過要放下研究工作，中斷幾個月到南京去開會，我是一百個不願意的。於是我只有帶着書籍和筆記一起去南京。利用一切空閒，繼續這一工作。當時我太迷信思想的力量，以爲能在理論上擊倒馬克斯主義，反共必可勝利，至今想來未免太幼稚了。

當選的消息發表之後，好多親友來道賀，瀋陽市長董文琦和東北行轅主任衞立煌都設茶會為我們送行。當時使我感到古時舉子考中進士的情景。路過北平時，北平行營參謀長徐啓明中將，也在北平懷仁堂設宴招待。初秋時節，一個雨後的傍晚，我們在南京下了飛機。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民國的首都南京，也是第一次足踏江南，心中的興奮，自不須說。

當時招待國大代表住宿有六個，我怕人多嘈雜，選定了勵志社。那裏的簡單、樸素、清靜正好繼續研究工作。

到了南京第二天，就遭遇到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依當時的手續，我在瀋陽市的社會局發給了一張臨時當選的證書，到南京之後要到社會局去換正式的當選證書。

當時社會部正在搬家，辦選舉的機構臨時設在一條巷子裏，陰暗而潮濕。一進去即感不快。而我在換證書時，主辦人居然不相信我是以無黨無派資格當選的，非要嚴查我的黨籍不可。雖經我同伴證明，仍然不肯給我換證書，要等他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查過黨員名冊檔案，證明我確不是國民黨員之後，才給我換證書。其態度之蠻橫，尤使人憤慨。當時我有一種感覺，在今天所謂民意代表，尤其是執行憲法最高權力的國大代表，尚被官僚如此侮辱欺壓，一般的國民又該如何？他有什麼權利拒絕相信我的當選資格？他不相信我的說話，是直接侮辱我的人格！

為什麼他要審查我在不在國民黨籍呢？原來政府答應保證民青兩黨當選的名額出了問題。許多有實力的國民黨人，違抗黨紀，不甘退讓，多改為無黨無派人士參加競選，致使很多民青兩黨的候選人落選。民青兩黨以政府保證在前，堅決要求兌現，否則就退出行憲。老實說尋根究底，錯在民青兩黨，他們所要求的當選保證，不但迫使國民黨違反憲法，並且是一種不光榮的政治勒索。政府居然答應這種決不可為的要求，當然也難逃責任。

當時我就想，民青兩黨如此做法，怎麼能夠負起反對黨的責任呢？這樣的行憲，究竟還有多少意義呢？

那個社會部的官員，所以窮兇極惡的要審查我的黨籍，是企圖取消我的當選資格，讓給落選的民青兩黨候選人。其實民青兩黨並無人參加遼寧省的競選，即使查得我在國民黨籍，依法也不能讓給民青兩黨人士，可見當時政府迫於兩黨退出行憲的威脅，手忙腳亂，臨時亂抓的情況。

書呆子不知山水之樂

我將那個官員臭罵了一頓，並且告訴他「我不幹代表了，明天我就回瀋陽去。」把證書扔在他臉上，憤憤然回到勵志社。我正要收拾行裝，他派了一個秘書把正式當選證書送來了，並且不住的道歉。何必為一個小小的胥吏動這麼大的肝火呢？他一個人的不好，不等於政府不好，更不等於選我的選民不好，反之正因為這些政治缺點，我才需要奮鬪，國民大會不正是為民請命的好所在嗎？這樣想着，我就平息了怒氣。消除了回瀋陽的衝動。

我這場風波是過去了。其他四十幾名被查出有國民黨籍的代表，皆被取消了當選資格，當選證書發給了民青兩黨的候選人。這些人憤憤不能平，於是向社會部交涉，向國民黨中央請願，最後竟演出抬棺材遊行的一幕。這是行憲國民大會最惡劣的一件事。他們這麼大鬧特鬧，固然有失國家的體統。可是，也的確使人同情。

民主選舉得憑選票當選，怎麼可以由政治交易當選？縱有苦衷，迫不得已，但是權變得有一個限度，不能傷損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

人們說，政府戡亂的失敗，主要由於政治拖垮了軍事，以我在南京的幾個月所得經驗，確是如此。

會前會後加上開會時間，我在南京住了兩個多月。因為國民大會的任務主要在選舉總統和副總統。雖然是最高民意機關，但無直接的立法權，因此沒有什麼具體的事情可做。這正合我的要求。於是以一半時間，關在勵志社的小房間裏看書，寫筆記，列批判馬克斯主義大綱。

精神疲乏的時候，或去玄武湖公園散步，或去中山陵徘徊。中山陵去得最多，陵前石碑上刻有一段中山先生的遺著，原文已記不清了，大概說不怕帝國主義，也不怕軍閥，只怕黨員同志腐化變質。那段話，曾勾起我無限憂愁。有一次傍晚，我在陵前讀過這段話，回首遙望塵烟萬丈，燈火閃爍的石頭城，不禁悄悄流淚——我預感到，天崩地陷的巨變已為時不遠了。

對於一般代表來說，那兩個月期間，幾乎享盡人間樂事。他們到處受人逢迎，荷包裏裝滿花花綠綠的鈔票。南京的歌樓酒肆，秦淮風月，對他們已不夠刺激，假日及休會時，有頭等車的免票可去杭州及上海遊玩。我這個一心想打倒馬克斯的傻瓜，成天關在勵志社裏翻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致錯過去杭州和上海的機會。中國的大都市，我差不多全部去過，唯有上海和杭州迄未得一遊，遺憾至今。

在地理教科書上，說南京有龍蟠虎踞的形勢。但是我的印象並不佳，城區大而無當，城內大街的背面有許多水田、池塘、糞坑，衞生條件太差。城廓不規則呈葫蘆形，不像其它古城那樣方方正正，氣派莊嚴。大概仍有六朝金粉的流風餘韻，居民柔弱萎靡，無中國傳統的樸厚剛健。

中學讀書時國文堂上讀俞平伯的「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曾為之神往，及至親眼一看，不過是一條臭水溝而已。燕子磯，也只是江上的一懸崖，是自殺的勝地，無甚可賞的風光。附近的廟宇，年久失修，破落不堪。靈谷寺倒不錯，山深林靜，景象肅穆，在那裏安頓陣亡將士神位，頗為適宜。明孝陵和雨花台，聽說很可玩，可惜都被書呆子放過了。

赤潮泛濫，流落海角，倏忽已二十一年，時間愈久就愈懷念故國風光。台北報紙春聯集錦中「春暖花香，錦繡山河頻入夢！」一句頗能道出這種心情。因此常恨自己太呆，國大開會之後，未及飽覽江南風光，就匆匆回瀋陽去了。因為我當時的心情，不但急於批臭馬列，並且還孕育着一個保衞錦州的計劃。

大英帝國的「東方之珠」——香港，素有「民主櫥窗」的雅號；顧名思義，應該是標準民主了，但是我們從香港市民普遍沒有選舉權、中國人的語言文字沒有合法地位、不准過問政治、沒有自己的議會或代言人、象徵式的議員不被尊重，這一連串的事實看來，統治階級雖然表面上擺出一副笑臉，其實骨子裏仍舊是不折不扣的以「征服者」自居。其中眞象，蔣夢麟博士說得最清楚。他在「西潮」二十九章指斥英法在越南、緬甸的殖民統治情況說：

「法國殖民地政府的所在地河內，已經發展爲現代化的法國城市，街道寬濶，公共建築巍然矗立。但是一般農民所住的鄉村卻骯髒破落，與河內相較，眞有天淵之別。『自由平等博愛』原來如此！……總督們到殖民地來只是爲了剝削搾取，對人民的福利漠不關心……英國人從來不干涉殖民地人民的風俗習慣或迷信思想，除了影響公共衞生的事情以外，當地人民可以自由自在的過活而不受干擾。因爲公共衞生不但與被統治者有關，與統治者也有同樣的關係，傳染病或瘟疫是不認膚色人種的。道路修得寬敞平坦，而且保養得很好，因爲治安和商業是要靠良好的道路來維持的。……珍珠港事變前約一年……我參觀過煉油廠、鋸木廠、和碾米廠，這些都是緬甸的主要工業，統由英國控制，其餘的行業則留歸緬甸人經營。被視爲神聖的牛隻閒蕩仰光街頭，警察從來不加干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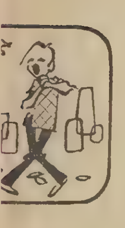
殖民地的特色

我們不難從緬甸這面過時的鏡子中，看出本港的眞實面貌來。所以，中國人娶妾侍也好，燒香拜神也好，迷信風水也好，一律悉由尊便。只是有一塊「禁地」，決不准黃面孔的中國人——包括高等華人——越雷池半步；這「禁地」就是所謂管理眾人之事的「政治」！

三月三日，民選議員十人，於張有興議員詢問主席亞力山大對改革政制問題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憤而全部退席，以示抗議。但會議仍照常進行，抗議有什麼用？民主乎？專制乎？賣油郎有詩嘆曰：

華人四百萬，人權等俘虜；身分非公民，
一切難自主；政治禁過問，號令由官府。
華文與華語，價值如糞土！待遇分階級，
華員低且苦。議員多花瓶，學舌似鸚鵡；
抗議全退席，白眼若無覩；政制想改革，
謀皮向猛虎！金蛋滾滾來，喜煞碧眼賈。
歧視幾時休？
哀哉此鷄姆！

註：蔣氏喻殖民地爲替征服者生蛋的母鷄。



百無一用是文人

常聽人云：「一成文人不足觀矣！」何以「不足觀」？那是因爲文人大了不起也只是做別人的幕僚、策士和幫兇。天下是從馬上得到的，是從槍桿子裏出的，不是由筆桿子描寫出來的。筆桿子所能描出來的，只不過是世間並不存在的自欺欺人的桃花源夢而已。然而文人也曾顯赫一陣子，不僅那些「學而優則仕」的進士老爺，舉人老爺威風，即使連一個小小的茂才公也會十分威風。不過其威風不是來自本身的知識，而是來自身分、地位和家財，而是來自皇家和官家的垂青。若是缺乏知識之外的條件，其威風也威不起來。范進中舉前何嘗威風過？孔乙己懂得茴字的四種寫法，也穿着文人穿的長衫，可是因爲要賒帳，也只能做別人的笑料。范進中舉前和孔乙己之所以威不起來，那是缺乏知識之外的條件。既沒有地位也沒有萬貫家產，而且受不到皇家官家的青睞。

許多人都喜歡讚竹林七賢和陶淵明的淸高，斯不知竹林七賢尙有可資利用的價値，司馬昭尙想和他們結親家也想請他們出山做官當老爺，所以「保護過關」，他們才「狂」得起來。至於陶淵明是因爲家有良田一百畝，才能夠不爲五斗米折腰；才可以「撫孤松而盤桓」，「倚南窗以寄傲」，做其高雅狀。設使他無屋無田，像孔乙己那樣賴使人抄字糊口，甭說五斗米，即使只是爲了五升米，恐怕也不得不折腰了。

據說杜甫是吃牛肉脹死的，饑餓的個中滋味，恐怕唯有他老先生體會得最深，想必會比秋風吹破茅屋更悲慘。可惜今人只知杜少陵顯赫的詩名，而不知道他的挨餓。

不但中國的情況如此，外國的文人也絕不例外。巴爾扎克寫了幾十部鉅著，可是身上的債務未嘗有一天淸過。果戈理、杜思妥也夫斯基，一生過着餓不死的生活，蒙上帝寵召時連買棺材的錢也沒有留下。美國的詩人惠特曼出版「草葉集」時，沒有錢請人排版，只好自己排版自己校對。名字響噹噹的文人，境況尙且如此，其餘文人還有什麼可以觀的呢？

文人的可悲，是他們必須依附某一階級才可以生存，必須爲某一階級服務才能顯要。自己不懂得生產和生財，一旦被人唾棄就必須挨餓。皇帝恩寵你，你可以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商人賞識你，你也可以被捧爲「大作家」。若沒有人賞識你，你只好去做孔乙己。際遇是主要的，才能卻是次要的。要不然天才如李白者，大可以不必低聲下氣地寫「上韓荊州書」。在下自鬻稿療飢以來，一些朋友說：「像你這樣來香港不夠兩年，能打出一些地盤可說不錯了。」豈止「不錯」，簡直錯得太遠了，比女人入錯房更要糟糊。中學時代那位培養我對文學的興趣，叫我進中文系的老師被槍斃了，該是「罪有應得」！

青年

藍海文

從前的事情，我沒有看見，
我想，再苦也苦不過今天；
現在的世界我全都看見，

民國十八年，共產黨就在我們家鄉殺人放火，綁票勒索，我也從那時開始體驗流離顛沛的生活；既長，又過了十多年槍林彈雨的戎馬生涯。幾十年的戰亂，把我訓練成一付鐵石心腸，對於生離死別的感情，幾乎近於麻木了。

馬森亮兄離港赴美之前，大伙兒餞過行之後，我又請他全家吃飯、拍照，當時約定，他什麼時候赴機場，我必趕去送行。對一位要走的朋友，像這樣有餞、有照、有送的，在我這個素不重視離別的人來說，是非常週到、隆而重之了。可是，他於離港前夕，又打電話到報社說：「老張！明天要走了，我還想跟你談談。」

我想，兩家人在一起聚敍了大半天，要談的都談過了，縱有什麼遺漏，總可以在電話中談。他說不行，要當面談。於是，我約他在渡海碼頭見面。等到見了面，我問他有什麼事？他又說沒有什麼事，就是想見見我，又說了一些這一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的「廢話」。一言以蔽之，他就是捨不得離開我。我見他如此多情重義，內心雖然感動，但也認為這種婆婆媽媽的感情大可不必。我當時心腸一硬說：「老馬！你我臭味相投，一見如故，相聚雖暫，相知卻深，你是一匹千里馬，可惜沒有遇到伯樂。老萬與我對你相識恨晚，正欲把你拉到長班馬的時候，你又要去美國，這誠然是一種遺憾！不過，我相信你去了美國之後，不必再為家人的起碼生活，過份消耗你的精力，憑你的一切，必可打出一個局面來。至於你我目前的分離，這是好現象，用不着難過。值此動亂之世，好朋友的分離，不是感情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擴張。以後各奔前程，彼此呼應，在事業發展上來說，要比大家困在一起好多了。」

力量的擴張

這樣才把他的氣鼓起來，欣然而別。以後，老馬去了美國，果然緊記「不是感情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擴張」這兩句話，來信也以此兩語互勉。

今日事實證明，「力量的擴張」這句話，已經成為事實。

我要向「萬人」讀者報告一個好消息，老馬在美國經過一年多的苦鬪，於工作之暇又寫作，在「正言報」闢「馬森亮專欄」，在美大戰台獨小爬蟲的情形，老萬曾經有過報導。他在美國華僑社會中一鳴驚人，這匹千里馬，終於遇上伯樂，脫穎而出。現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僑領支持，及一班有志之士協助，拿出巨款，全權交他在三藩市創辦文化事業，開書店與印刷所，並辦「僑光報」。老馬的「僑光報」六月份出版，副刊稿全部由我在港代約，我已請本刊的台柱作家捧場，替他闢了十多個專欄，將「萬人精神」，交給雄心萬丈的老馬；把我們的力量，擴張到美國華僑社會中去發揚光大！

張贛萍

舊彈低調

你們卡住了我們的喉嚨，
吞個飯粒也要感謝你千遍萬遍！

失去自由，才知道自由的可貴，
受過窮的才懂得珍惜金錢；
我對世界充滿了希望，
因為我是一個熱血青年！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

暗殺之中露本相

蔣經國先生應邀訪美，竟遭遇到暴徒的狙擊；幸而有驚無險，暴徒也當場為美方的保安人員逮捕。

據說暴徒乃是美國一些不肖政客所豢養的台獨分子中的秘書長；這不但是美國之羞，而由此，也可以見到那些不肖政客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這些美國人我們且不去說他，單說那些行動卑鄙的所謂台獨分子。他們高唱要爭取自由、民主，要開政治的新風氣。難道隨便開槍暗殺就是自由？使用暴力就是民主？匪寇的作風就是新的政治風氣？暗殺是最卑鄙的行徑，一個稍知自愛的集團是不屑為的。但台獨分子卻就使用到這最下流的一套，可見他們只是一撮卑鄙的無賴，是不配談政治的。

要作政治改革，要開政治的新風氣；就要以光明的行動來宣揚政治指標，以獲取羣眾的信仰、支持，然後賴羣眾的力量來開闢新的政治途徑。台獨分子根本上就是毫無人性的人渣，是出賣國家的叛徒，是羣眾所唾棄的民族敗類。他們的用心是醜惡的，目的是卑鄙的，自知不能循政治的正軌去獲取人心，所以只有施用那旁門左道的下流手段。

這些民族敗類，只是希望從外國的不肖政客手上取得一點賞賜，以供自己的揮霍，絕不為國家的利益着想；只是要以搗亂的行動來干擾政府，讓外國的不肖政客得以混水摸魚。他們乃是見不得光的小醜，所以暗殺也就是他們的下流伎倆；自以為如此便可干擾政府，可以危害國家，因而得到主子更多的賞賜。

他們為了要自掩醜態，早就撫拾幾句漂亮的口號來作畫皮；那也只是在嘴頭嚷嚷，等如吵耳的蟲聲。

但由於他們是匿伏在叢莽間鳴叫，有的人因為耳朵過於寂寞，一時也會覺得有點悅耳；但若再想到他們的本質，就會人神共憎的。

從這一次的暗殺行動中，已亮出了他們的本相，誰也都認清了他們的真面目；如果有人還仍當他們是為國家、民族謀福利的人物，除非是那目無所見的瞎子。

狐狸雖狡，也要露出尾巴，何況是比狐狸還要蠢個百倍的小爬蟲，又怎能欺天瞞日？在人們雪亮的眼睛之下，它們的醜態是無法隱蔽的。何況在這一次的暗殺事件之中，他們的本相更是暴露無遺；一些為他們所迷惑而徬徨於歧路上的羔羊，一定也會霍然驚覺了吧？

醉八仙



醉鄉遺恨

梁人傑

老萬患上血壓高毛病之前，也很喜歡喝酒，喝得三五分酒意，神志有點飄飄然，是喝酒的最高享受。我的酒量不大，所以喝酒一向懂得節制，超過半瓶白蘭地，我無論如何不會強喝，所以很少喝醉，我自己定下最後防綫，到了紅綫，從不越過。

大多數喝醉酒的人是因為好勝使然，為了表示自己強過別人，就非醉不可。

我生平醉過兩次：一次是陪上司跳舞，上司與到，召了兩位舞小姐同去吃晚飯，不知怎的，我的上司竟與兩位小姐鬪起酒來，連我也牽進漩渦。我不大將這兩位舞小姐看在眼內，四個人喝了十六七瓶花雕，花雕這種酒入口時很淡，喝慣烈酒的人，會毫不在意；但喝多了，醉起來加倍辛苦。

喝光了十幾瓶花雕，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回到家裏，第二天上班時，頭痛得抬不起，喝下一杯茶或開水也馬上嘔吐，大概喝得胃部發炎了。沒法支持，結果只有請假回家休息，足足三天才復元。

另一次也是給女人喝醉的。我和太太在家中請客，兩個客人，一個是她同學；一個是我的同事。目的是要撮合他們成為密友，或進一步成為佳偶。為了想助這位同事一臂之力，我再三邀那位小姐乾杯，以為弄得她有幾分酒意，他們間的感情會增進得更快。

不料酒櫥中一瓶白蘭地給我們喝光了，她還很清醒。我覺得喝她不醉，有失男人威風，就把另一瓶威士忌拿出來，各倒了一大杯。我喝完，頓覺輕飄飄的；最後支持不住，跑進洗手間「劏白鶴」，嘔吐狼藉，嘔後不省人事。

第二天問太太，我醉後情形怎樣？才知那位小姐喝完了大杯威士忌，和我的同事出去拍拖，看電影，若無其事。

自經此役，我喝酒絕不敢欺侮女人，女人除非不喝酒，要是她肯喝，酒量一定比男人强得多。同時，醉過了這兩次之後，覺得喝酒而至喝醉，最沒意思。幾十塊錢一瓶酒，喝到五六分酒意是享受；若喝到不省人事，就等於把值錢的酒，倒在糞坑裏一樣蹧蹋了。

喝酒，能眞正享受的人不多，蹧蹋的卻比比皆是。常常看見人們鬪酒，一杯一杯灌到肚子裏，毫無節制，為逞一時之勇，往往超越自己的量，結果不但把酒都吐了出來，連山珍海錯的名貴菜色，全部推出，變成大堆又酸又臭的廢物。

喝醉酒不但蹧蹋，而且往往做出許多事後非常懊悔的事。平時，可以在肚子裏隱藏的話，三杯下肚，有了醉意後，就會絮絮的說個不停，這一來，會惹來很多是非。

我有個外省朋友老符，嗜酒如命，每飲必醉，也因為喝醉的原故，沒一份差事能做得長久。

平時工作上的不滿，到喝得七八分酒意時，就借題發揮，甚麼都罵出來。老板永遠不會原諒你是喝了酒，這一罵，當然把他罵得懷恨在心，一有機會，自然而然的炒他魷魚。

我親眼見過他在酒席上喝醉了，拍桌子當着許多同事面前，直斥老板虧待伙記，罵得老板面紅面靑，當時雖然發作不得，但第二天他已接到老板的信，這份本來有前途的差事就此丟掉；他清醒時雖有點後悔，可是已經太遲。

他每次失掉職業都是如此，曾經表示要改過，可是當他見到酒，又失卻自制能力；喝醉了的後果怎麼樣，他不會想到了。

還有一個當外勤記者的小彭更離譜，因他是外勤記者，有很多機會與酒接觸。見了酒，他非醉不可；醉了，自然連採訪工作也忘記。有過許多次招待會，都因他在席上喝醉，結果交不出新聞稿，給採訪主任和老編埋怨。

一次，某國領事在半島酒店舉行酒會，酒會時間由下午六點到八點。這樣一個盛大酒會，到的賓客自然很多，也是小彭採訪的工作範圍，每逢有這場合，小彭決不會放過。

六點三十分，大部份主要客人還未到，可是，領事館的職員，卻從裏面扛出一個人，這人不是患了甚麼急症，卻是喝醉了酒，這醉酒的人，就是小彭。

小彭在六時酒會開始時便來，酒會中擺出的都是名貴的酒，白蘭地是不知年份的，小彭喜歡杯中物，自然曉得何者為名貴，這種酒要是求之市面，一百幾十元也買不到一瓶，小彭見了這些酒，猶如貪饞的孩子見了糖菓一樣，怎能不開懷大嚼？

他乾完一杯又一杯，在短短半小時內，平日酒量過人的他，竟也醉倒。這一來，把領事館的人弄得手忙腳亂。

酒會中來了很多有地位的嘉賓，這種情形太失禮。他們把他扛了出去，送上的士，托一位同業，把他送回報社；把小彭的老總氣得說不出話！

他採訪不到新聞，已是有忝厥職；同時，這也太笑話，連報社的名譽亦要受到影響。他重重責備小彭一頓，聲言如果他再不戒酒，以後不派出他工作。

小彭自這次醉鄉遺恨，果然痛改前非，以這麼嗜酒的人，竟能戒到滴酒不沾唇，總算難得。

不過，我老萬認為，把酒完全戒掉，則大可不必，喝酒確有樂趣，只要不過量，不會有害，也不會這樣；一下子把它戒掉，生活上——尤其在你參加宴會的時候，總覺得缺少了一些什麼。

所以，儘管醫生勸我不要飲酒，但興到時我仍是要喝一點，或者改喝淡酒。

黌宮異聞錄

方程

人們都說教書最清高，如果清高是兩袖「清」風、債台「高」築的簡稱，那麼阿方做了幾年猢猻王，的確是清高得很。

我本想以教書爲終身職業，終於拋掉白粉袍改穿白領，後來聽到「受過師範專業訓練而又合格」的有牌教師常常在說「沒有牌照等於不懂得教學方法」。我深慶及時改了行，否則非左非右、嘯傲文壇與教壇的有牌教師要阿方公開合法履歷學歷，那時自鳴清高神聖的阿方，即使捧出成聖成神的紅太陽也無濟於事。

我現在雖然不再做走白牌的半桶水，想起耳聞目覩的全桶水的趣聞逸事和莊嚴學府的奇風異俗，也頗值一記。

「魔鬼天師」一文在萬人雜誌發表之後不及一星期，那位向孩子討利市封的馬小姐已經被喝令離職，這齣學府悲喜劇結束之前，加插過不少噱頭笑料——馬小姐那些未經發表、誤人子弟以外的怪事。

馬小姐四十歲，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卻整日塗脂抹粉，喜歡人家叫她小姐。因爲教員子女可以豁免學費，故馬小姐的幾個孩子都在同校唸書，長女已經唸到中二。

四十歲的馬小姐不知道有點什麼魅力，竟然跟一位二十歲的王老五同事大搞「情意結」，放學之後挽着手去逛公園，回到課室裏說的是道德文章，在家裏又相夫教子，面面俱圓，令人叫絕！

某次，校方爲了編整教員記錄，書記職員循例問及馬小姐的芳齡，她嫣然一笑，答是三十歲。

第二天書記拿着記錄簿，對馬小姐端詳了好一會，微笑的說：「馬小姐有冇搞錯？令嬡在學籍冊上的年齡記錄是十六歲，那你十四歲時便養孩子了？」書記「對簿公堂」，依書直說，馬小姐「粉」臉通紅，又不能推說是手民之誤，只好悻悻的更正。

「早熟」的馬小姐錯在自以爲年青，因此在同事面前出醜，阿方的一位舊同事卻錯在自以爲是全桶水，在家長面前鬧出了掉書包的笑話：

老余是小學國文教師，博學強記而愛掉書包，可惜常常抄錯引錯。

那次老余在學生成績表上寫了句評語：「崇尚清談」。我問他什麼是清談？老余咳了口清痰說：「上課時不聽書，只顧談話也！」阿方不由得佩服他的「活學活用」，只消一句評語，魏晉時代那夥清談名士、竹林七賢統統都成了老徐的學生了。

老余的活用成語，有一次更令人拍案叫絕。那天一位學生家長拿着成績表跑到學校找老余，劈面就說：「余老師！我的女兒怎麼了？她今年才十一歲，你卻寫着[illegible]，難道她偷漢子？」

同事們都莫名其妙，老余大驚失色，家長指着成績表評語欄四個工整的字體，老余慌忙馬上辨認：

「這沒有什麼不妥。令千金在課室裏總不安靜，愛談話、調位、打瞌睡，所以我給她評上『不安於室』四個字……」

家長氣得發昏，阿方笑得發瘋，老余慌得發抖。以後寫成績報告，老余索性不寫評語，深恐一評又評出了笑話，阿方每次想起老余那回爲「密碼」辨誣，都爲他的博學強記悲！

除了「風倦雪老」的馬小姐和「以情害意」的老余，阿方還認識一位神秘人物老彭。

老彭身分複雜，叫人難以置信。他是新界某村的村長，兒子在村裏唯一的一所小學唸書，老彭除了村長、家長身分，還是該校的一名校役。這種複雜身分，相信連不耕田之牛的邏輯專家也不能分析清楚。

老彭是該村小學的唯一校役，但是他每次提出請假要求，都獲校長批准。老彭請假的理由是村裏要開會，村長不能不去，校長又是鄉事委員之一，等因奉此，只好照准。

老彭降格爲校工，實在有很大好處，除了每月支薪二百塊，還可以搞同住在宿舍設備齊全的校舍裏，水電費用亦入校方公帳，老彭省了租金雜項，等於每月有四、五百元薪水，而且憑他那份村長、校役以外的「職」，每逢還有一筆不大不小的意外收入。

那所小學的教師，都是頭戴四方帽子的全桶水學士和碩士，他們領有牌照，當然懂得教學方法，月薪都在千元以上，這些合法教師全是清一色的王老五，課餘之暇，少不免尋點消遣，聲色犬馬因此成了他們的「校外課程」。

上校外課程的時候，他們總愛集體行動，彼此照應，旺角那幾家酒帘便成爲這班靈魂工程師的第二課室，由女孩子們灌輸生活體驗、循循善「誘」。

有時全桶水閒在學校宿舍裏，便積極自修、博覽羣經，位置、獨贏、穿雲箭之類細細推敲，老彭乘機與眾同樂，替他們做「讀經札記」，日間老彭是校工身份，課餘週末成了外圍老闆。

阿方的一位朋友在這所小學執教鞭，起初還潔身自愛、孤芳自賞，不肯參與課餘的集體行動，但是入鄉隨俗，久而久之，也成了「第二課室」的插班生，本來對犬馬全沒興趣，但經不起同事的慫恿，終於試着玩玩。校役老彭發現重要目標，立即運用那套「先打點放、再連續放」的戰術，他因此每個月都把半桶的薪水連續放到老彭的口袋去。

這些怪事趣聞，俯拾即是，阿方不忍讓它湮沒無聞，把它「鈎沉」出來，也好寫出來讓這做文壇教壇、滿口牌照與教學方法的全桶水開開眼界！

青年園地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緒言

偶逢贛萍兄，談及襄樊戰役康澤被俘事，據說謠言甚多，究其眞相如何？以筆者當時身歷其境，堅邀敍述經過。筆者一時興起，戲擬投稿揭秘爲辭。不料贛萍兄據以爲實，屢電催逼。惟有硬着頭皮東施效顰，班門弄斧，執起久疏之筆，姑誌其詳。然事隔廿餘年，其中詳細日期，皆已忘卻；復以事出倉卒，參考缺乏，內中日期只係憑記憶揣度，希當時曾參與該戰役之同袍，包涵指正。

此役筆者身歷其境，在康澤未蒞任十七綏靖區之前大半年，即已奉命在隨縣、棗陽、襄陽、樊城、荆門一帶佈置情報連絡網；迄至康澤被俘，筆者脫離匪窟爲止，其中經過確實驚險刺激。雖人事倥偬，但這是一場間諜戰之運用，牽一髮動全身之影響，確亦值得一述，以作前車之鑒。

晴天霹靂，新任專員被殺

民國卅六年，筆者任職武漢行轅，職司點驗組員，兼監察官。舉凡一切過境海、陸、空部隊，皆須切實點驗，補給糧彈被服薪餉，職微權重，責任非輕。其時，有抗戰時期在昆明第五軍邱淸泉將軍任參謀處長之八期老學長劉紀律兄，棄軍從政，在漢由湖北省府發表爲隨縣專員，那時約係八月。我與劉君既係五軍舊同袍，當往道賀。劉君當時極爲興奮，曾同乾玫瑰酒三杯，以示從政決心。酒後透露，次日即須起程赴任，並詳詢筆者漢、隨、棗公路之沿途情形？筆者點驗過境部隊甚多，深悉該路線有土八路出沒。即時提出該路傍依漢水，西靠大洪山，若果戎裝赴任，就算有一連衞士都沒有用。建議劉君，不如化裝前往，較爲安全；更緊要是行踪守秘，切不可在漢口招搖，暴露身份。劉君當時深以爲然，據告啓行時只携帶化裝平民之衞士四名，每人配駁壳槍一枝而已，當時盡歡而散。

不料次晨各報之時人行踪錄，卻將劉君之行踪揭露，無形中給了匪方一個好情報。當晚天將黑時，劉君等所搭之公共長途汽車，即在離隨縣五里處遭土八路兩大隊埋伏，截查盤問。其中一個衞士沉不着氣，首先拔槍射擊，於是槍戰展開，不待贅述，寡不敵眾，悉數遇難；劉君屍首，幾乎不成人形。

最奇的該輛公共汽車，卻於槍戰後安抵隨縣。

筆者自閱讀這段新聞後，即覺甚怪，土八路是什麼都愛的，尤其是汽油。但該輛車反而能夠安全通過，抵達目的地，其中原因耐人尋味。無形中給了筆者一個警惕，自揣莫非其中有諜？幸得此種靈感，因而救了自己一命，而且破了其中秘密。

匪勢猖獗，臨危授命情報組

劉專員被殺之後整個鄂北（隨、棗、襄、樊、荆門各區）連絡困難，若要統一指揮，必須連絡確實。在民國卅六年十月中旬，大洪山區已潛入不少李先念之正規部隊，隋、棗各縣，風聲鶴唳。筆者是時又兼兵役督導官之職，準備派往江西各軍師管區督導兵役。

有一晚行轅第二處處長黃藩初將軍派傳令兵相請，漏夜赴黃府進謁。見面後，黃處長開門見山謂：行轅二處諜報第一組出缺，數月人選難覓。而第一組任務本來是負警衛行轅主任之責，今因匪情緊急，意欲派我出任該組組長之職，尅日起程，赴鄂北工作。至於警衛責任，暫交二組負責，因二組組長期別較高，年齡已老，不宜遠戎。

黃處長是抗日時武漢潛伏工作組長，既出誠意相邀，當即要求答允二個條件：第一、由筆者挑選幹部，並調處部電台長祁某同行；第二、全體便衣赴任，除本人左輪手槍一枝外，其餘各人都是空手，並須附有最新式收發電台一座。在當時來說，該機係最新式之無線電機，但乾電池即重量逾百斤，該電池要經常一個人才挑得動，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則已是很拙笨落伍的東西。此條件剛提畢，黃處長就在這種情形下，匆忙回家，次日就挑選了一位同期唐同學做副組長，其餘的一個湖北人姓萬；一個河南人姓王；一個四川人姓胡；一個雲南人姓朱；連姓祁的台長，剛巧是七個人。經過了一個星期的精神訓練，我們這個連絡組總算發表成立。在這一個星期裏，處部已分電隨縣及襄陽專署，通知筆者這個組日內起程，第一個站是棗陽，就是離隨縣之北約百餘華里的一個縣份。並將各人特徵暗號密電示知，以免誤會。

是時，漢棗公路時斷時續，匪軍活動頻頻，沿途電話桿屢遭破壞，長途電話隨壞隨修，形成白天通話晚上失靈，顧此失彼。行轅爲着明瞭鄂北情況，故不得不佈置連絡重點，以收臂指之效。

秘密就道，跟車人似曾相識

時近初冬，北地早寒，在一個凜冽的淸晨，黃處長再次派人來請。到黃府後，見有便裝人員三、五人正在報告鄂北匪情，要求增加連絡人員，赴鄂、豫、皖三省邊境和張淦兵團取聯繫。據說劉伯承匪部在該區竄蕩，有向西南和大

洪山李先念匪部配合，囊括鄂東西北各縣，直接威脅武漢三鎮之趨勢；以減輕國軍利用平漢鐵路，過鷄公山出信陽東西掃蕩之威脅。

當時張淦兵團在安徽立煌一線；張軫兵團在信陽附近一線。謀求達到屏障武漢，間中發生吸引、阻遏劉伯承、李先念匪部會合的作用，討論應否要求將本組轉調信陽？經過各人情報交換，立即決議本組組部，移往棗陽佈置外圍西南方向，監視李先念匪部東西進出大洪山動態；東北方面則注目劉伯承匪部飄忽的動機。決心既下，筆者爲着爭取機先，嚴格保密，當面報告黃處長，決定即晨出發。因筆者寓所頗大，一星期前早已集中各同寅一起起居。一切已經準備好了，全體七人，由祁、胡兩位分携收發報機，其外形只係二個小皮篋一樣；至於四個乾電池，則裝在一個特製的牛奶木箱內，由姓朱的喬裝成小販肩擔；筆者與其餘四人，各裝成互不相識的樣子。分別到長途汽車公司買了鄂北棗陽客票。因沿途不安寧的緣故，原本一天可以趕達棗陽城，現在因每天下午五時，沿途各縣皆於該規定時間戒嚴，城門關閉，禁止通行，所以要分成日半才能完成此次行程。長途汽車局，當時宣佈第一晚要在隨縣過夜；次日才到棗陽。筆者以此乃當然情形，並不加以理會。暗號一施，各同寅持票登車。九時半客車啓行，計全車乘客不足二十人，所有客人行李皆堆積車頂，車行順利。但客車副助手，粵俗叫「蛇仔」，年紀約廿一二歲左右，身體健壯，舉動輕捷，每次客車過站少息加油加水時，非常賣力。不時走上車頂檢視客人行李，是否紮實。行動特殊，筆者覺得此人好生面善，戒心突起，反覆思索，一時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

中午時份車到沔陽（筆者按：不知是否此縣名因事隔廿餘年無法準確）。客人皆要下車吃午餐，因過此縣後，沿途毫無保障，客車在此添足油水，要很準確的在五時前趕至隨縣，否則將要在公路上歇宿。午飯後登車，一出沔陽站不到卅華里，已見沿途電話桿破壞甚多，至此已知隨棗一帶情況極緊急。同時沿途各站並無國軍正式部隊駐守。正在自思自想，忽見蛇仔趨前和萬同志打交情，互相寒暄，狀極親熱；並互遞香烟，爭擦火柴點火。該蛇仔在工作衣袋內搜尋火柴時，恰逢客車觸着路上物品，車身一彈，搖擺不定，蛇仔之日記部遺落地上。筆者無意中看見幾張一元五元面額的舊交通銀行及工商銀行紅色銀紙。蛇仔見狀，匆忙將腳踏着日記部，意圖遮掩，並作安詳悠閒狀，彎身將日記部拾起，放入工作褲袋中，和萬同志敷衍數句後，即回返司機側坐位，默不作聲。

在這短短的一二分鐘時間內，勾起了筆者驚惕心。因在漢口時經歷許多檔案通知，知道共諜的暗碼，皆以低額銀紙作標記。現在這麼巧合，莫非此人係點相之共諜？左右思忖，忽然想起在昆明時劉紀律兄有一個十八九歲之勤務兵，作事勤快，深得劉兄賞識，屢欲將他送軍士訓練班深造。其時筆者追隨邱清泉將軍任副官處第二科科長，劉兄曾着他來見我，囑予設法。當時即爲他辦好手續，送老猴街受訓，以後亦沒有去注意其人其事。現在突再見此青年，似覺面善，乃已故劉兄之勤務兵，不由得不暗中準備。

先發制人，槍刀並舉

時值北風呼呼，氣候愈往北行愈加寒冷，筆者那時身穿棉大褂，早用紗帶緊縛腰圍，將左輪槍橫揷其中，以便靈活使用。自忖情形嚴重，只希望土八路不要出現，以七人之力，渡此險境不是一件難事。但又不知該「蛇仔」是準備用什麼方法？眞是心中十五十六，正沉思中，看看手錶已是下午四時左右，客車仍然飛馳直向隨縣方向馳駛，計算距離，尙有六十華里，覺得若能趕抵目的地，則我這種顧慮又是多餘的。行行重行行，無絲毫特別情形，是時已四時半，殘陽軟弱，黃沙滿天，夾着北風怒號，車聲轔轔，想全車廿人都是一條心，希望不要發生任何事故。大家摒着氣息瞪着雙眼，緊張萬狀。因爲這麼長的一條公路，只得我們這輛孤車在馳驅。

在這極端沉默的緊張空氣中，忽然蛇仔大聲報告說，現在車到五里坡，約十分鐘時間就可到達隨縣車站，要各位整頓一下行裝，將車停下看看車頂的衣箱物件。筆者聆聽後，憶起此地乃係劉專員紀律兄被殺之處，放眼一看，車正在一條很長的斜坡上行進，速度很緩慢，正是一個伏擊的好陷阱，於是和唐副組長互遞了一個眼色。筆者一躍而起，將左輪抵住蛇仔背部，着他不要動！同時唐副組長高大的身軀，已奔至司機的後面，用童軍刀壓住他的後頸，命令繼續加油直駛！同車乘客尙以爲發生刧車，一個個嚇到不敢喧嘩，只是眼巴巴的看着我倆。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三八式冷槍，從公路兩傍卅四十公呎處，「卡嘭，卡嘭」向天發射，高叫停車檢查。同車乘客驚叫土八路來了，亂作一團。尙幸唐副組長極之沉着，喝令司機加油直衝。筆者槍迫蛇仔，探頭出車門大聲回說知道了，在坡頂接受搜查。一方面車繼續行駛，轉瞬間已駛到山頭頂點，同時萬、王各位亦大喝不准停駛，否則先槍斃司機，最多同歸於盡。就在亂哄哄中，我們的客車一瀉而下，衝向隨縣。回首後望，見山坡頂上有不倫不類的大漢數十人，隱約銷跡於黃沙蔽天的塵埃中。

在這時，筆者好言勸慰蛇仔，着他乖乖命司機好好前駛，答應到隨縣時不咎既往，仍希望他們將我們這班乘客明天送到棗陽。因我判斷情況，覺得土八路能在五里坡公開出沒，則以後長途班車將會停駛。本人身負重任，豈不因此無法到達目的地。果然不出所料，次日在漢長途汽車公司，即宣佈取銷漢隨線客車。我們這班車原來就是最後的一班，這是後話。這個蛇仔確是好漢一條，反而公開的對我說，科長算了吧，若是你今天放過我，將來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必會回報你這一段情；假定你將來有一天像我這樣子，我保證饒回你一次。他又承認劉處長八月間就是在五里坡給他捉到的，本來按照慣例應該活捉後，倒掛電話桿，實施「望蔣桿」刑罰。（匪軍殘忍絕倫，不論俘捉官民，多數就將人倒掛電話桿頂上，大聲喝問：「你望到南京沒有？你看到蔣總統沒有？很多人經不起此種痛苦，回答看見了，匪軍就將長繩割斷，人就倒頭墜下，每每天靈蓋粉碎，這就是「望蔣桿」刑罰。）但因爲他在昆明時對我甚好，所以給他一個全屍而還。今天雖然你佔上風，瞧着吧，留些後路好了。說話口齒鏘硬，滿有信心。

（待續）

珠江水猶寒

【16】

馬森亮



我了解他的個性和環境，知道他那三千萬元的罰款所起的作用，經過農會表揚，農民推重過的人物，在短期內總不會有什麼麻煩。他目前是風暴上的海燕，正留心欣賞一切危險的徵候。

「這是真的，你的成份總比我強！」我感嘆地說。

「也不見得，這是變的魔力。——你也強起來啦，是不是！」

「比你差得遠，你是故鄉的嘉賓，我已給紮上根了。」

「難道你不想離開？」

「怎麼不想？但我這個木偶後面還有一條牽線呀！」

「我說你正可利用這個時機，打鐵趁爐洪，向農會提出申請，去香港也好，廣州也好，總之要迅速離開這裏。這裏的鄉民，在共產教育之下，優良的品質完全變了，比什麼時候都壞。要避開它，避開就有前途，否則，不遭野獸吞噬，也會在墮落的風氣薰陶下變成一個帙骨動物的。」他說得很激昂，霍然站起來，踱幾步，繼續說：「我雖然是回鄉作客，憑這幾個月的實地觀察，已夠深切了，所得的結論就是要緊急疏散。——人是有權利而且應該考慮自己的安全和出路，且要為本身的安全採取積極的措施。……」

我知道他的看法和自己一樣，卻不便將自己的心事全盤托出來。伸了個懶腰，敷衍幾句：「你的意見對，回去姑且試試運氣如何！——」

几上放着一個巨型收音機，我順手把掣一扭。

「喲，壞了！」

老胡轉過頭來，說：「是，壞了。它和壁上那個大掛鐘遭同一命運。——正因為是殘廢了，所以才能存在。」

「為了什麼？」

「姨母告訴我，早在朝鮮打起仗來的時候，共產黨就要一面倒，首先要肅清崇美恐美思想，把民間所有的收音機強行沒收，而執行沒收的幹部又不分皂白，連留聲機大掛鐘等都列上黑名單。我姨母情急智生，索性把收音機和大掛鐘的機件全部破壞，他們看過了，認為不堪修理，便手下留情，所以仍然保全下來。」

「這是——」

「這是留得殘荷聽雨聲囉！」

這麼一說，大家笑了起來。

有人敲門了，門忽然自動開啓，只見門檻上站着一個穿列寧裝的青年。我一見，心裏當堂起疙瘩。老胡「哦」了一聲，招手請他進來。這青年目不轉睛的看着我，我也覺得此人很面善，一時又想不起在什麼地方或什麼時候見過。我一邊回憶，一邊和他點頭，反而他先開口問：

「你不是李老師嗎？」

「哦，你是——」

「我是胡劍峯，李老師的學生。」隨即走過來和我握手，表現得很親熱。

「你也許已記不起來了。」老胡插嘴過來，重新介紹道：「他是我的同鄉兄弟，曾經在縣中唸過高中一，也是由校務主任一手提拔出來的學生會會長……」

「是，是啊！記起來了。但人長高了，不大敢認！」

「老師，你也老多了，我認了一會才認得出哩！」胡劍峯謙虛地說。

正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這樣寒暄幾句之後，大家都說不出什麼來，誰也不想把腦子裏的東西公開。

老胡喝完杯茶後，把胡劍峯帶進房裏去了。撇下我一人，我索性躺下一張太師椅上，翹起腿，欣賞正在籠裏跳躍的黃鶯。南風從小窗透過來，有一種新鮮的感覺。我把眼皮拉下來了，假寐着。

不一會，他們出來了，那樣匆匆的，地板上像裝有彈簧，一下子又把胡劍峯帶出門外去。我雖然覺得奇怪，卻不便動問，裝作若無其事一樣，對望着鳥籠，想從籠裏看到另外的一個理想世界。

「我明天就動程回廣州去了！」老胡很嚴肅地說。

我很驚奇他的計劃突然變更了。問：「你不是打算再玩一個月？」

「情況變了，這是臨時決定！」

「不會有危險吧？」

「不會，只有點麻煩。」

「是剛才他告訴你的？」

「是，農會已暗地調查我的生活來源了。」

他坐了下來，把眼皮張翕了一會，然後用毫無表情而又低沉的聲音說出胡劍峯的問題來。

「胡劍峯當初是我班裏的學生，性好活動。給教導主任看中了，委爲學生會主席。這個混蛋主任牢牢的掌握了這批學生，作爲向共產黨靠攏的本錢，在校裏搞風搞雨。你知啦！投機的政客是到處做好美麗的陷阱，利用人人追求機緣的心理，騙取別人的熱情以遂其私慾，學生又是最理想的對象。及至共產黨來了，這混蛋就搖身一變做了縣府的文教科長，胡劍峯和他的女同學，他們是一對未婚夫婦，被派往一個機關裏當幹部。後來，該機關調來了新主管，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復員軍人，一上任，什麼都未動過手，開始就向女幹部來一次攻勢，他看中胡劍峯的未婚妻，像狼一樣，死纏不休，假殷勤，獻和氣，到明白了這對青年的關係之後，便迅速的運用政治權力，把胡劍峯調往粵北一個僻縣搞土改。之後，又製造機會，安排藉口，把那個女子姦汚了，不多久，她自殺了。這消息傳給胡劍峯，一氣之下，立即掛冠，逃回廣州市。匿居親戚家，而派出所的戶籍人員偏又不放過他，頻頻追問他的來歷，說沒有遷移證是不容久居的，所以他迫於無奈回到鄉下來取遷移證。農會無論如何不會發給的，後來一個得力的農幹向他暗示，只要他能借得出三百萬元給他，可以立即得到遷移證。剛才，他向我拿錢去，相信他明天就可以去廣州居留了。──」

說到這裏，老胡把香烟包推給我，我順手取了一根，及上了，站起來，漫不經意的來回踱步。故意把煙噴吐得很高，噴得黃鶯撲撲跳。一會，我開口說：

「到處是天羅地網，走到那裏都是一樣，他既然是棄職潛逃，只要有通緝的可能時，還不是一樣可以行文拘捕？」

這話立即得到老胡的反應。他說：「話雖這麼說，究竟鄉下不比城市。在鄉間，一個運動就一棒到底，蝦蟹不遺；在城裏，因人口多，分子複雜，如果不是現行犯或危險人物，對一般市民是不會過於刺激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啓示，我離開城市的生活確也太久了。

這時籠裏的黃鶯兒給我薰得亂跳亂撲，老胡說這是虐待飛禽。我立即反駁他：

「這不外和小動物開個玩笑，眞正虐待的還是剝奪小鳥自由的主人！」

「哈哈哈哈！」老胡突然奸笑起來了。「又是爭自由、鬧平等了。這小鳥豢養慣了，給牠自由能否活得下去！」

「起碼你有責任放牠走！」

「凡事要對後果負責才好。好在新主人很快就上任了，我目前不外等於一個過渡內閣而已。」

天忽然陰暗起來了，烏雲四湧，雷聲隱隱，顯示大雨將臨，我要將廳裏的窗子打開，讓風進來調和一下室內的悶氣。老胡同意，順手用力一推，呀的一聲，窗門開了，突然掉進兩條毛蟲來，差點落在我腿上，我一驚，急將它踩死。抬頭一望，窗子外沿邊爬着幾條毛蟲，我才明白窗門封鎖的原因。

原來窗外有一株頗爲高大的桃樹，葉子已被毛蟲囓吃過半了，樹幹上生着無可救治的疥癩，佈滿一小堆一小堆的蟲屎，風吹來，飄起無數飛絮遊絲。幾隻正在啄食的鳥兒，亦受到了強力的襲擊，感到立足不易，吱的一聲飛跑了。狂風把地上的殘葉紙屑，一片片的捲到空中去。

透過枝幹望出去，可以看到朦朧的遠方，一片碧油油的田野，像平舖一張綠茸茸的地氈，上面放着一把雪亮的剪刀，幾隻小艇像螞蟻一樣在剪刀上爬來爬去。霎然黑雲把遠山淹沒了，田野裏那一叢叢的樹，依然隱約可數，且在狂風的威脅下都表現出一面倒姿勢。

黑雲越逼越近了，濕氣從窗口侵進來，跟着從空掉下幾顆赤豆大的雨點。忽然天邊裂開一條縫，噴出幾條像張牙舞爪的白光，一聲雷響，似炸彈在附近爆炸。風勢稍弱了，但一切仍在嚴重的威脅之下，也許是上帝的意旨，交替地向大地施行淩辱，不讓它有片刻喘息機會。

暴雨傾盆地落將下來，窗外的一切模糊了，簷前掛滿大大小小的白練，互相挑釁、互相衝擊，激起很高水花，爆炸聲越響越駭人，頻頻閃出刺眼的電光。我倚窗沉思、欣賞，定神看着溝裏旋轉的水泡，看它怎樣形成，如何消滅。一堆堆垃圾被水冲走了，象徵着一家家被捲入漩渦一樣。──豈眞是在洪流中一切都在漂流嗎？也許有些愛趁熱鬧式高瞻遠矚的魚兒會乘機溯流而上呢！

想起魚，我振奮了一下，而且這個魚的形象逐漸在腦裏膨脹。我彷彿年輕起來了。

我想起童年的生活，想起了媽媽的聲音和笑容，想起了那嘮嘮叨叨的外婆，想起了構成我童年生活的魚蝦和貝殼。……

過去的東西樣樣顯得活潑天眞，樣樣都充滿了親切和愉快。

那時，每逢到了放暑假的時候，媽媽必帶我到外婆家去玩，那裏的環境眞好，一出門就望見汪洋大海，到處是池沼河流。我整天跟着一班小朋友到河沼裏游泳，或者提着籮筐去海邊拾貝殼。如果碰上大雨過後，海裏的魚蝦便會成羣結隊的向上游，舅父就叫我背上魚網去小河裏開魚，先在下流張起網，把出口攔住，然後在上游一截，將流水改了道，等到下邊的水流乾了，所有魚蝦便一條條的涸在河底，順手撿來，毫不費力。外婆是愛說話的，每一次都借題囉唆一番，說魚因好高鶩遠才致有今日，結論是勸人要安份守己，莫貪圖僥倖。有一次，外祖父剛從美國回來，又碰上她這樣說個不休。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第三章：宋希濂上將被俘始末（上）

編者的話

在西南保衛戰中，各四川籍將領投降叛變，或早已被中共收買利用，拆垮國軍防線之內幕實情，以上各節已有詳細報導。但使西南保衛戰無疾而終的原因，是另一國軍支柱宋希濂與其兵團司令鍾彬的被俘，這兩位絕對忠黨愛國的國軍將領，率統兵力將近廿萬眾，在西南保衛戰中，不但沒有與共軍打過一場像樣的攻防戰，而且在撤退途中莫名其妙的先後被俘了。這是出乎任何人想像之外的事，怎樣會被俘？也成了許多人不可解的謎。

本文作者士心先生，他是宋氏在京受命組織十四兵團，即追隨宋氏的要員，後來又升任廿五師師長，從始到終與宋氏在一起患難與共，他是耳聞目見宋、鍾兩人被俘經過的。承士心先生將這一段親身經歷，他自認是「羞辱的往事」寫出來，充實這篇「被共特拆垮的西南保衛戰」，想必是本刊讀者所樂聞的。

徐蚌會戰告一段落之後，只津浦鐵路的終點浦口，仍由我軍第五兵團李延年部掌握，以屏障京畿的安全。於此同時，筆者正奉參謀總長顧祝同之命，在南京收容徐蚌會戰，突圍來歸的軍官（將級軍官除外），設收容總隊部於中山東路。此時，在京的政府機關，大部份已遷往廣州，只有國防部屬下政工局等幾個單位，和總統府若干必要人員留京，而治安則由首都衛戍總司令張耀明指揮的三個步兵師，勉力維持。

激烈的學潮，反戰示威，搶購日用品，刼掠糧食的混亂事件，已逐漸在南京接踵發生。男女學生，到處遊行，五顏六色的反政府標語，貼滿街頭巷尾！

雖然，南京正在風聲鶴唳，卻有一個短暫的時期似乎很寧靜。其實，這是暴風雨的前夕，是個可怕的死寂。

正在南京這短暫的寧靜中，駐節湖北宜昌的湘鄂邊區司令宋希濂，奉召來京。當宋氏來京後的第三天，政工局長鄧文儀，派副官來找我，要我即去他瑯琊路私邸（那時收容總隊已結束，所有軍官已分別派遣到各編練司令部），我隨即前往。當我進入客廳，除鄧局長外，宋氏也在一起坐着。鄧氏替我介紹說：「這是宋司令官。」我向其行個室內敬禮，其實宋氏我早已認識，那時他當中央訓練團副教育長。鄧又繼續說：「宋司令官馬上要返防，成立第十四兵團，我想派你隨宋司令官一同前去，負責政工處，宋司令官也同意，反正南京局面很壞，準備趕快出發。」

結果宋氏先行去武漢謁白崇禧總司令，因為將來十四兵團是隸屬於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的建制之故，我卻仍然滯留南京。等到共軍大舉渡江，南京危急，我才和政工局人事處處長朱學孔少將，匆匆去上海，由上海赴杭州；杭州跟着告急了，我又倉惶地搶上最後一班浙贛路列車，直奔長沙，然後趁船溯湘江，出洞庭湖，而到宜昌。

，並不設在宜昌，宋氏雖在宜昌，這裏卻只是湘鄂邊區司令部。我見過宋司令官後，他告訴我，兵團部在宜昌上游的宜都。

宜都地方很小，交通也不方便，之後，邊區司令部和兵團部就索性在宜昌聯合辦公。不久，湘鄂邊區司令部，升格為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仍以宋希濂為主任，並晉級為陸軍上將。任鍾彬為副主任（十四兵團司令，亦已明令由鍾彬兼任）。下轄第一兵團陳明仁，第十四兵團鍾彬，共兩個兵團。計編配第二軍陳克非（後擴充為十八兵團）；第十五軍劉平；第七十四軍陳明仁（兼）；第九十七軍牟庭芳；第一二二軍張紹勛；第一二四軍趙援。又直屬部隊：砲兵營、工兵營、警衛團、輜重連、機槍連、通訊連、戰幹團，宜昌師管區兩個補充團，海軍總司令部駐宜昌江面之兩艘砲艦，亦臨時撥歸指揮，總兵力達十九萬七千員名。

當時的防區，由湖北以北的鍾祥、荊門；及乍以南的江陵、石首、公安、松滋、枝江；直到湖南以北的津市、石門、慈利、安鄉、華容；以南的利川、宣恩、來鳳、咸豐、鶴峯、恩施；四川以西的秀山、黔江、酉陽、彭水、武隆一帶。地垮川湘鄂三省的邊區。

三十八年夏，繼南京撤退之後，敵第三野戰軍陳毅部轉撲上海；敵第二、四野戰軍劉伯承與林彪，則分別直趨武漢，並由浙贛而入福建。

武漢係華中剿匪總司令部所在地，由舉世聞名的小諸葛白崇禧上將坐鎮。在武漢內外線，有李彌的第八兵團；徐啓明的第六兵團；張淦的第三兵團；及其他地方團隊，直屬部隊等等，共約三十萬之眾。

自徐蚌會戰挫敗之後，跟着京滬也完蛋，這時中外人士的視線，卻轉移到華中剿總白崇禧身上來了，滿以為白氏會有旋轉乾坤的辦法，能夠表演一次小諸葛高唱多年「總體」的殲滅

的西南保衛戰

白氏和其總部，已溜到長沙來了。邇後，又把徐、張兩個兵團，倉卒退回廣西，計劃保家去了。剩下的李彌兵團，也就上行下效，急急想返雲南。

敵第四野戰軍的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各軍，沿老河口襄陽公路，浩蕩南下，企圖繞越洞庭湖，而迫長沙。先鋒抵達當陽之線，宋希濂部第一二四軍第六十師易瑾，首當其衝，鏖戰兩晝夜，因敵在數量佔絕對優勢，被迫後退，宜昌已準備巷戰。適第二軍陳克非部第七十九師、第五師及時趕到，加入戰鬥，以掩護宜昌市區綏靖公署各非戰鬥單位人員及眷屬撤退。戰況慘烈，敵在宜昌以西約十二華里的紫荊關，展開人海戰術，企圖突破火網，鑽入宜昌市區，之後，宜昌終於失守。

宋部駐宜都枝江的第十五軍，一部轉進巴東、三斗坪、秭縣；一部隨同兵團司令部走五峯、來鳳，入四川的酉陽彭水。一二二軍、一二四軍、第二軍，則分別向川南之武隆、南川，而向重慶外圍集結。（當時蔣總統駐節重慶歌樂山的林園。）

此時，陳明仁的第一兵團，又宣佈附從所謂「湖南家長」的程潛投敵了。

鍾彬司令率領的第十四兵團司令部，及其直屬部隊，在酉陽、彭水一帶，迭遭沿途土八路截擊，而鍾司令竟於彭水江口被潛伏鄉公所的土八路俘擄。鍾被俘後，兵團部就此解體，所屬各軍，也形成了羣龍無首的狀態，而各自行動了。

宋希濂此時也到達了彭水縣屬一個山頭上，氣急敗壞的坐着，據參謀長王章來報鍾彬被俘，所部已臨瓦解危境。宋氏頓時神色沮喪，曾兩次舉起佩帶手槍自殺，均爲左右救護，倖獲不死。

當宋氏在彭水之際，蔣經國先生曾奉總統之命前來向宋氏慰勉，並親函宋氏火速整理部隊，力阻敵軍向重慶的進展，盡最大努力，拖延時間，以使重慶外圍國軍，能夠從容部署。並策應甘陝川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屬裴昌會、李文、李振各兵團，迅速集中於成都西昌地區，冀作背城借一之戰。不料重慶內線守軍羅廣文兵團兩個師叛變了，由於形勢的突然變化，不特重慶已無可戰，而宋部大軍，也就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結果，一部由第二軍軍長陳克非統率，强越重慶向成都前進，預期與胡宗南部會合；一部則由宋氏親自率領，卻沿長江向瀘州敘府移動，企圖出西康雲南，而入緬甸或越南。這樣行動，是因爲在抗戰時期，宋氏駐軍雲南有一段日子，對該地情況頗爲熟悉之故。

筆者是跟隨宋氏這一行列中的，而且已由政工處處長，代替了高超（高超師長臨陣脫逃），轉任第二十五師師長，指揮備戰行軍的序列，以戰幹團，及一二四軍之一部作前隊；我的第二十五師作本部；一二二軍及第十五軍之一部爲後衛，分配已定，通報於休息兩天後，即向川南進發。

這時已是隆冬天，正當川中霧季時節，欲雨不雨的氣候，不見陽光。軍至宜賓，卻天天下着淒風苦雨，氣壓更加低沉，隊伍中的大小行李又多，還加着連串的老少眷屬，行軍在這無路可循的泥濘地帶，常常使用一些直徑四五寸的大楠竹架作橋樑，來通過坑谷或河溝，濕滑危險，不少人馬都遭到跌死或跌傷。還有，荒野千里，給養也斷絕，偌大的一羣人，運動起來何等困難？每天行軍的速度，有時竟慢到只走五、六華里，這恐怕是世界上行軍最慢的記錄了！

我們終於到達宜賓了，此地是川南有名的大城市。十幾天以來，我們鑽隙行進於荒山野嶺之中，披荊斬棘，難遇人烟，情緒上的枯寂煩惱，無可言狀，如今忽見熱鬧城市，雖然後有追兵，處境險惡，但仍然掩不住精神上的興奮。

在宜賓暫時停止下來，以便整頓，及邇後的去從，並設法用無線電向國防部聯絡。但是，用盡一切方法發出呼號，沒有任何反應。由於外面的情況不明，致令軍心惶惑，宋氏卻故作鎮靜而自我安慰說：「大概國防部正在遷台途中，所以無法接觸得上。」

其實這樣解釋是不合邏輯的，眞正原因，就是整個大陸的軍事，已在迅速崩毀中。

就在停留宜賓的第四天，早上我們還在逛街吃館子，中午時分，突然近郊槍聲大作，市上商店關門閉戶，行人慌亂飛奔起來。我們立即歸隊，荷槍實彈，準備作戰。

旋見警衛團蔣團長跑步來報，據後衛之十五軍副軍長廖劍父電話謂：駐防宜賓對岸長江以右南溪的第五十七軍郭汝瑰部（郭原任軍令部廳長）經已叛變，正狙擊宋部一二二軍通過，我軍亦正與之接觸。

宋氏因爲對川南目前的形勢不了解，且此時亦未有解決叛軍的任務，所以下令立刻開拔，避免不必要麻煩，仍然沿着長江，漫無目標地向前走。

由宜賓出發的第三天，到了鐵爐場，這是一個荒涼的小市集。天黑了，宿營於此。這地方雖然簡陋，而茶肆酒館倒不少，由此可以想像得到，若逢趕集的日子，一定是熙攘得很。

當夜十點鐘，宋氏命令副官處黃處長即晚發佈通報：各部隊少校以上軍官佐，第二天上午七時，在場上廣地集合，聽候訓話。

大家奉此通報都想明瞭宋氏的企圖，等待天亮。（十七）

——士心

匈京生死鬥

白萍譯

十三：伍特與伊洛娜來到匈牙利邊境小鎮

伊洛娜繼續說：「他們中間不少人其實是職業流氓，在崔柴時代與納粹佔領匈牙利時代，都是法西斯和納粹的秘密警察。共產黨照樣的錄用他們，照樣的使用他們爲秘密警察，因爲他們都是飽受訓練和經驗充足的特務人員，而且具備了殘忍與恐怖的性格，正都是共產黨所需要的，所以，他們又獲得重用了！當然，眞正重要的秘密警察首長仍是死硬的共產黨人，例如戈科夫等，他們都是有高度智慧，待遇優厚，生活豪華，他們的收入每月一萬至二萬匈幣，工廠的工人則是每月八百匈幣而已。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已是他們中間的一份子。直至十月大革命發生之前，根本沒有逃亡的機會，但十月革命做成混亂狀態後，卻有數以十萬計，甚至以百萬計的匈牙利人逃亡了，但我卻站在不正義的一方面。」

她突然的全身發抖，好一會兒，才繼續說下去。「我可以感覺得到一般人民對我們的憎恨與恐懼，在他們眼中，我們簡直是洪水猛獸，在十月革受爆發後，我們看到很多可歌可泣的鏡頭，更有若干使我心膽俱裂的鏡頭，他們戰鬬得十分慘烈！蘇俄紅軍一再增援，甚至要調來蒙古的裝甲師團的坦克車隊，才把赤手空拳，以石頭和棍棒爲主要武器的青少年人鎮壓下去。就在他們苦鬬的這一段期間，我逃亡着，躲藏着。

「我親眼看到秘密警察的高級人員被他們殺死，但大部份還是能夠渡過刼數，在應付得宜之下，經歷無數的痛苦後，他們今天已捲土重來，再度作威作福了！

「我太驚駭了，昏厥過去，醒來時，身在醫院中，而局面已被扭轉了，在蘇俄坦克飛機大砲毫不容情的轟擊之下，匈牙利的反抗終於被殘酷的鎮壓了下去。我重新歸隊，不久，戈科夫選擇了我隨同他到美國來，說這是我的榮譽。」

她說完了，咀角下垂，伍特從機艙窗口向外面看出去，但除了一片昏黑天空中的星星之外，什麼也看不到；回過頭來，再看看伊洛娜，她的臉上表現了沮喪的神色。

「你不相信我剛才的一番話，是麼？」她低語道：「你認爲我只是在掩飾自己如何加入了秘密警察？」

「噢，不是的；我相信你的這一番話。」

「你應該已經聽過我和同類的故事太多。充滿了替自己曲辯的理由，自稱無辜，諉過別人等等。但我所申述的這一頁經過卻絕對是眞的。」

「假如他們抓到你的話，將會怎樣去對待你呢？伊洛娜。」

她的臉孔突然一片蒼白，道：「他們在里斯基有一處監獄，最是暗無天日的，進入去之後，就很少有生還之望。」

「你仍可以折回頭去。現在還可以來得及改變決定的。」伍特道。

「那麼，這等於說：你至今還不相信我？是麼？」

「我只是希望你告訴我實情，並且希望能夠和你同去同歸。」

她終於睡去了，在轟炸機抵達西班牙西部的美國空軍機場後，才醒過來，這時將近天亮了，風浪大，相當的冷。伍特一直感到對狄燕玲念念難忘，他知道自己思念着她，而並不集中精神，一心一意去應付面臨的艱巨任務，是十分危險的事情，他非把她忘懷了不可，至少，暫時的把她忘掉不。

在機場上的機密室中，一位自稱爲史密斯上校的人員交給伍特一批文件，給他和狄燕玲使用的文件，那是來自華府的一紙密碼命令所吩咐代爲安排的。

他們洗了一個澡，吃過早餐，一輛吉普車把他們載送了一小時的行程，乘民航機飛到瑞士的蘇黎世去。

這天下午，他們飛到奧地利首都維也納，事先，維也納方面已獲得通知，美國大使館派出來接待他們的羅吉萬已在機場上等候着。

在不斷地向東飛行之際，伊洛娜愈來愈緘默了，然後，在將近降落奧地利時，阿爾卑斯山冰冷和巍然地在飛機下面伸展時，她說話了。

她道：「我必須提出一項要求。我們不要到維也納市區去，可以嗎？太多匈牙利人聚集在維也納，他們大部份是逃亡者，不少人認得我的，可能在我們還未展開行動之前，就已經因爲我被他們認出來而全盤揭穿了。」

伍特點頭道：「我們且等着看羅吉萬怎樣說吧。」

他們兩人使用在西班牙時史密斯上校所給的護照，他的護照上的名字是杜魯西，布達佩斯市火車頭廠的工程師，伊洛娜仍用原來名字，仍是布達佩斯市的官方共黨報紙——「自由人民報」的記者。

在他們通過了海關和入境事務處等手續後，羅吉萬上前接待他們，這羅吉萬是身裁高大的黑髮男子，大約卅五歲左右，相貌尋常，他握手很有氣力，在大使館中的職位是副秘書，和許多其他職業外交人士相同，很圓滑快捷。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你兩位一定很餓了，我已經在城陀餐廳留好了一張枱，三個座位，吃晚飯。我相信你們兩位一定是想知道關於麥菲將軍過境的事情，我可以在晚餐席上談談的，跟我來吧。」

「我們不想進入市區去，」伍特道：「伊洛娜認爲這是不智之舉，我也與她有同感。」

「噢？」羅吉萬很有興趣地對這位赤髮女郎打量一番，他的微笑很溫和與充滿熱情，戴深綠色帽子，厚絨大衣，一雙擦得光亮的皮鞋，他微微地縐着眉頭，道：「也許你們的決定很對，有幾名匈牙利人在前兩天認出了一名共黨AVO的特工，一場打鬬，幾於惹起了暴動。你們提議到什麼地方去吃飯？」

「我們到邊界附近去吃飯吧！說來，你可以開車送我們到邊界上的小鎮艾申斯達鎮去麼？」

「可以的，這是很聰明之舉，你們今天晚上就過境麼？」

「假如情勢有利的話，我們就在今天晚上過境。」伍特道。

「這可不容易呢！我聽說，匈牙利那邊正在進行着眞正的恐怖活動。好吧！我們走，我的汽車在外邊。」

他的汽車是一輛義大利的小型房車，羅吉萬的壯大身軀要擠進去。在汽車內，羅吉萬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話了，使伍特很有受不了之感。

這大塊頭的副秘書談到他的工作崗位，他本來有過可以升級的機會，結果卻沒有升級，他埋怨說，那是因爲他朝中沒有奧援之故，他說，國務院中的官員，若是出身波士頓巨族，有適當的政治關係的話，那就不同了，轉眼之間，就升上去。他雖然說得很愉快似地，但伍特發覺他話中有話，包含着對上級的憎恨與憤怒。

在離開維也納機場相當遠，沿着寬廣的公路向東疾駛之際，伍特才提到有關麥菲將軍失踪的事情。

「我親自送麥菲將軍到邊境去的，」羅吉萬告訴他道：「安排他在艾申斯達鎮上一處旅舍住了一夜，我現在就是送你們到這小鎮去。他要我留意和找尋檢查我們所建立的難民機構中所出現的漏洞，我已在這方面努力了足足一整天，檢核我方人員的履歷表。當然，我們要僱用大批的匈牙利譯員，還有很多奧地利人。而且，我們又接到命令，提高准許入境的名額，因此，我們要加速工作。此間的輿論對我們頗爲不滿，因爲我們批准的匈牙利難民赴美的人數不及其他歐洲國家收容的那樣多。以我的印象而論，我們在匆遽的情況下，所僱用的非美籍職員，並未全部經過澈底的查核。我已經努力工作了一整天，但迄今仍未找到任何線索。」

「你最後是在什麼時候見到麥菲？」伍特問道。

「在那裏旅舍中，我剛才不是經已告訴過你麼？他還說先要在邊境一帶偵查一兩天，然後過界進入匈牙利呢！我很坦率勸告他，不要作這樣的嘗試。自從蘇俄軍隊回頭再開入佔領匈牙利之後，當地形勢就十分緊張了。在他堅持一定要去之後，我就介紹一個職業嚮導給他，然後我就要回到維也納去，以後就不知道了。」

「從那時以後，就再也沒有麥菲消息了，是麼？」

「兩夜之前和他分手以後，一直到今天仍沒有消息。當時我對他所得到的印象，可笑的小老頭子，不大說話，我甚至不知道他所追踪的是什麼人和爲了什麼事情。」

「這個你可管不着，你更用不着知道的。」

羅吉萬的臉龐上的表情，突然有輕微改變，伍特暗忖，是否自己這兩句話開罪了他呢？

羅吉萬道：「我曾找尋過我所介紹給他的那名職業嚮導沙保，一個行動快捷的青年人，精力充沛，他也過境去了。我估計麥非將軍一定不耐煩了，在我和他分手之後，他立即就出發，向東過境而去。」

他俯身而前，在望後鏡中看了伊洛娜一眼，道：「假如你們要追尋麥菲的下落的話，我可以代你們另找一名嚮導的。」

「我們並不需要嚮導。」伊洛娜悄然地道。

「你是匈牙利人麼？」

「她是什麼人，你且不必問。」伍特斷然地道。

不知道是什麼緣故，羅吉萬很有點不安和激惱似的，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除非此人心理狀態有問題。伍特的多年特工生涯中，從來不曾感到過份緊張與不安的，他更沒有理由馬上就以此人當作是敵人般來對待。

跟着，羅吉萬說的幾句話使他放心了，羅吉萬只是企圖設法對他們幫忙而已。

「假如你們是爲了要追踪麥菲而越過邊界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們若干關於沙保所通常採取的途徑。他通常取道格耶，這地點距離布達佩斯六十哩，通常利用格耶鎮外郊區的一處農莊作爲中站，這農莊的主持人是沙保的叔父沙吉都斯。假如麥非是隨同他過境的話，他們一定會在沙吉都斯的農莊停留了一夜。」

伍特看看伊洛娜，她點點頭，表示也同意這一看法，他感覺到和她一起擠坐在這輛小型汽車中，她的溫暖的身體緊緊地和他靠在一起，熱力傳達過來，他頓然的感到不耐煩與焦燥，希望趕快擺脫了羅吉萬，立即開始進行工作。

他心中又忖想着，雖然匈牙利方面情況是如此的緊張，但麥非將軍大抵不會碰到什麼個人危險的，他也許已經進入了布達佩斯，卻一定要找到塔奇博士的下落，然後才轉回頭來，所以，一時之間，沒有消息；或者是他的通風聯繫線路，發生故障，也說不定。

【未完】

萬人意見

宣傳片中看大陸同胞生活 窘態欲蓋彌彰可笑復可憐

編輯先生：

前此時左派院線上映「中國萬里行」，這影片看過之後，令人心頭被縛上鉛，異常沉重，不禁深深地為赤色中國裏的同胞嘆惜！

影片處處誇耀赤色中國的鐵工廠，能自製重工業機器及火車路軌；汽車廠更了不起，每三分鐘就可出產一部汽車，可是再看下去，就會明顯地發覺，這只是公式化的誇大宣傳而已，因為在同一影片裏，露出了狐狸尾巴。

既然鐵工廠這樣進步，為什麼鑽井工程不用馬達，卻用人力日以繼夜地以最古老的推磨方式轉動轉軸呢？為什麼大陸各地仍用土高爐溶鐵，用原始方法製造鐵管？既然每三分鐘就可以出產一輛汽車，為什麼卻要難為去延安「朝聖」的紅衛兵們的脅腿，每天走三十五里，還要花上一年半載的時間？為什麼耕田用的拖拉機車，卻要硬性規定每輛最少要用三十年？修理用的零件，在廢鐵堆裏找，美其名曰「節省」，影片中看到赤色中國這種捉襟見肘的狼狽情形，還要死雞撐飯蓋，真是可笑復可憐。

製繩工業「進步」到最原始方法用手攪，當看到穿破衣爛褲，一臉營養不足之色的同胞，拚命急急地不停攪繩架那種吃力的情形，不禁暗暗叫一聲「人間何世」。溜冰用具更是「洋洋大觀」，因為看不到有人擁有溜冰鞋，卻看到人們利用破碎的磚頭，及木箱蓋溜冰。字幕上說明幼兒園裏的兒童們，過的是幸福生活，因為他們吃的都是令人聽了就垂涎的食物，只不過拍到脫外衣作午睡時，不爭氣的鏡頭，竟把孩子們百孔千瘡的內衣也拍得清清楚楚。攀山越嶺，落鄉行醫的「赤腳醫生」，他們表現了服務精神，可是當看到做「剖腹取子」手術，只靠一枝手電筒的微弱光線進行時，不禁要說聲「牙烟」之至，落後之極了。還有一個鏡頭，令人感慨萬千，因為到鄉村放映宣傳「毛教」電影的人員，他們兩男兩女作一隊，每人背後都背上超級大背囊，因為連發電機也放到他們的背囊內，且不說供電未能普遍的全面性大問題，可憐他們連一匹馱物品的驢馬也沒有，汽車更不用說了，手推車都沒有。這個國家竟用人力去代替了畜牲及機器的工作，還奢談什麼進步呢？

可憐被赤潮掩沒，哀哀無告的同胞們，你們時才能出生天？

老黃

詞兩首

方狂

行香子（有感寄小萍女士）

遙望中原，萬里朱殷。二十載、冤案誰翻？血枯淚盡，骨碎心寒！是斷頭台？新社會？鬼門關？

啾啾魔窟，冥冥煉獄，看分明、都在人間！紅旗冪冪，鮮血斑斑。有淚如瀑、仇如海、債如山！

風入松（陳師病逝廣州）

清風盈袖淚盈襟。貧病兩爭禁？盤根寧耐霜和雪，但期得、秋水明心。漫冀雙修福慧，誰知死別音沉！

人間無復伯牙琴。曲斷到而今。濂泉蒲澗珠江畔，向黃昏、孤塚難尋！安得重泉詩社，相將隨分清吟。

庸醫有三種 淘汰傷腦筋

最近報章有人發表談話，說中醫本是好的，但可惜中醫裏面有許多庸醫，希望中醫界起來組織一個機構，把其中的庸醫淘汰，以保衛市民的健康和保持中醫的聲譽，也可以免了居民受騙云云。

這番談話，本屬至理名言。孫總理說的『行易知難』的道理，在淘汰庸醫這件事，變了『知易行難』了。

相信在中醫界裏面，誰是名醫，誰是庸醫大家心中有數的，但中醫界裏面，有誰肯做二花面，指明某某是庸呢？相信引起仇殺也會有的。至於陳存仁先生於三月二十一日對香港電台所說的，「把那些庸醫集中受訓，使醫學進步了，然後再出而問世」云云。

這件事更難，試問問世已久的中醫生，縱然覺得自己的功夫不夠，也不肯去受訓的，因為一旦參加受訓，就是自承庸醫了，縱然受訓畢業了，也拿了受訓畢業證書，你想這種情形，還能夠引起民眾對他的信仰麼？

等於一個從喜靈洲痲瘋院治癒了的病人，人們不知道還可，但一旦知道了還是敬而遠之的，何況仰靠他來醫治自己疾病的醫生是庸醫呢？現在要談談本港的庸醫，西醫方面有沒有庸醫，相信會有人去討論的，現在且討論一下中醫界裏面的庸醫。

①眞正的庸醫　報章發言人說過，許多在中藥店做幾年工作，便出來行醫了，發言人指這一部份人是庸醫。這些人是對中醫中藥有興趣，日間天天對着中醫處方，方中有證論和脉論，多看和多接觸了，對處方和藥性都熟習了，夜間便看醫書和藥書來自修，有了治症把握，然後敢替人處方，但遇到疑難病症，卻不敢沾手。所以這種被人稱爲庸醫，爲害仍不算大的。

②另一種庸醫　這一種中醫，你說他庸也不庸，說他不是庸也是庸。爲什麽呢？因爲這些醫生只是曉得幾條獨步單方，便掛牌行醫，以專家自居，專醫某某病，說他庸，他卻醫好了一些人；說他不庸，他卻好些人也醫不好。這正如俗語說的是「梗方醫生」，因同是那一種病症，卻有寒熱虛實之分，更有兼症夾症之別，一條單方不是一定靈驗的。

③名醫中的庸醫　這一種庸醫，除了受其害的人以外，外人是不得而知的，甚至中醫界中人，也不得而知的。這些人在中醫界有名譽、有地位，甚至資格可以當教授的，在中醫公會內可能有一個較高的席位。這種人，並不是不會診症，他們的本能是會撚症，換言之，就是撚錢，把治療時間延長，以期多收診費，一旦病情發生了變化，便誤人不淺了。更有專以包醫爲事，先收包醫全部費用，治療不久，功效未曾顯著，便避不見面，以期卸責，爛尾收場。這些事並不是揑造，確有其事的。

假如說要整頓或淘汰庸醫，這類人不但不會被淘汰，他可能憑着他的名譽和身份，出面淘汰別人了。淘汰中醫的庸醫，談何容易！

讀者李不明上

左仔笑臉政策

如果跟你拉相好　你就要特別小心

萬先生：

近來左派機構銀行保險等，都在積極對外聯繫。不論是中國人、外國人、日本人等。主要目的是「探敵情」。過去好久一段時間沒來往的，也恢復往來。還要發展新羣眾、新關係。有三個目的：

㈠宣傳毛思想和共黨政策。

㈡擴大反帝愛國統一戰線。

㈢瞭解帝修政治經濟金融貿易貨幣各種情況。這是最主要的。知道消息後，即刻要報告領導。

如果你有左派朋友，好久未和你來往，忽然最近和你特別表示親熱，或和你聯繫的話，請你決不要自我陶醉，這是有陰謀、有目的，決不要上它們的當！

最近它們要加薪，它們常罵香港政府對工作人員刻薄，當然這次加薪要表現得特別大量，加薪前，要開不知多少次會，體會「國家」對員工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叫大家要看香港勞苦大眾的生活，不要向上看，去看這裏有錢人的生活，還要看過去革命志士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艱苦生活。銀行職工加薪講級別，經理一級五十元，副理一級四十元，襄理一級三十五元，主任三十元，辦事員二十五元，助理員二十元，工友十五元。這次大家每人加一級，也有兩級的，這要看你政治思想、工作等。有的薪水特少，或有的怕你會離，不替他做事，都加兩級。

這次加薪，眞是顯出它大量極矣！它們捐款講百分之幾。像勞校捐款，起碼每人捐薪水的百分之十，但加薪講級別。

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卑鄙最無恥的的，不擇手段要人家爲它賣命，最好個個人爲它做特務。

左派銀行加薪評級，辦事員以下表面上叫羣眾自己評，實在是假民主，全行級別都有共產黨員人事副理人事主任包辦核定，連經理亦無權過問，這就是共產黨的民主。

（恨左上）

賣油郎覆簡又單　匕首專對厚臉皮

簡又單先生：

大函敬悉。謝謝你的誇獎。

如果一個人的臉皮，厚得連穿甲彈也射不穿，那麼，手槍、匕首對他又算什麼？當然，我的匕首會繼續投擲的，只是在等適當的機會而已。

賣油郎敬覆

顧汝章武功豈容貶低？

美國讀者遠道罵戰

萬人傑老編：

讀了一三一期何某答上官靈龍先生一文，劉某雖在距港七、八千浬海洋之外，仍感到大蒜之味，迎面撲來。

何某雖口口聲聲說無意貶低任何人，但每字每句，也幾乎全為貶低人而發。

㈠何某批評顧汝章的術磚不合邏輯，站樁、手法、身型都不合法度。但究竟如何不合邏輯？如何不合法度？何某半句也未交代。（何某之「巫歷力山大派」是最近從星島日報華僑動態版中得知）顧汝章碎磚相內之演式為國術中最普通之「弓式」，連此起碼之架式也不懂，還有資格來批評人家身型、手法都不合法度？

㈡何某自作聰明的判斷，「顧汝章相片內那些磚，決不會是現代的普通磚」。試問顧汝章表演於三十年代以前，怎能取得三十年後之普通磚呢？何某自相矛盾，還不是為了貶低別人？

㈢何某由自己不能之事，推算到別人也不能夠；何等夜郎自大？四海之大，奇鬪異事之多；是否都要何某親見耳聞才能成為事實呢？

顧汝章每次應邀表演，節目繁多，空手碎磚一項，並不算是驚人絕技。報刊所登之照片，不過當年記者在現場攝影所得。節目表演前，例由司儀人請觀眾上台檢驗，以證明是否作偽欺人。假如那些磚是軟如「蓮藕泥」，何以當時無人將騙局拆穿？難道三十年前廣州的人個個都是「傻瓜」乎？

何某之所謂觀感，無非想利用已故之一代名師來襯托自我吹牛，自高身價。

劉浪者於三藩市

熱血青年團結起來

粉碎漢奸陰謀集團

萬人傑先生：

近來貴刊及報紙都論及「台獨」之事，本來不擅寫信的我，也禁不住拿起生硬的筆，發洩心中的憤恨！

萬惡的共匪，害到我們家破人亡，現在一小撮出賣國家民族的漢奸，再次活動，幹其不可告人的陰謀，實使每個中華熱血兒女痛心憤恨！

本人嚴正聲明：唯有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政府，凡我中華熱血兒女，絕對擁護，一切偽政權、偽組織的漢奸走狗，我們不惜犧牲一切，把這它粉碎！

本人希望各位熱血青年團結起來，粉碎「台獨」陰謀，加入討毛救國行列，及早光復河山，一切外國支持的漢奸陰謀，也就不攻自毀！

希望萬先生多揭開「台獨」陰謀的幕後人物，使自由界人士勿受其蒙騙。

本人以一顆赤誠的心，望能和各位熱愛祖國人士結交。

熱血青年陸志偉上

反對港府將難民解回大陸措施

擁護港府准難民自由申請政策

偶然翻閱日前的報紙，發現有如下之登載：「二月二十四日約有七十名難胞，由三部警車押赴羅湖邊境，分批解回大陸，這批難民，包括婦孺及嬰孩，他們形容憔悴，痛哭失聲，其中有等在移民局裏死抱着檯桌，窗櫃及躉柱，哀懇着勿將他們解回去，有等以頭撼地，寧死也不願回大陸受未可測知的懲罰。」看完了這則新聞，我的心情非常沉重，熱淚不禁奪眶而出！

我悠然記起了裴多菲的一首短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這等難民，因受不了大陸共黨統治下的非人生活，為了自由，冒着生命的危險，歷盡艱辛，逃抵本港，本以為從此能脫離魔掌，在自由世界生存下去，怎料，香港政府竟不予以同情，將他們押解回大陸，他們以後的悲慘命運，真教人不敢想像下去！

當局的政策，實令人費解。一九六七年在本港興波作浪的暴徒，大都從輕發落，而不將他們遞解出境，讓他們回到「祖國」過那所謂「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而任由他們在社會

繼續搗亂，破壞公眾秩序！反而要違反人道的立場，將那些爲生存而逃亡的難民遣回大陸，未知當局有何感想了。

誠然，香港目前面臨人口迅速膨脹的危機，再收容這批難民，實有着重重的困難，難民問題，無疑成爲香港之重大壓力，居住、交通、食水、就業之不如理想，而大陸難民一批一批的不斷逃來，可以說是政府一個十分頭痛的問題，但也應設法解決，例如把他們遣送到自由地區，請求台灣盡量收容，或向國際組織請求協助等，都是可行之辦法。

救濟難民是全人類的責任，試看，由東柏林圍牆逃進西柏林的難民，他們也受到世界各地的注意和援助，何以千千萬萬的大陸逃亡者，竟未得到國際的援手？說來這顯然是政府並未將事情向國際機構呼籲援助的緣故！再者，美國每年耗費於越戰的費用，數以億美元計，目的亦不外爲越南人民爭取自由，殺退共黨，難道他們就不值得向這些可憐的中國難民盡一點人道的義務嗎？

不過，當我翻閱×月×日的報紙，卻看到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內容大概如下：「台灣派人在港要求警方將大陸難胞遣台，港府發言人已證實上述消息，並表示非法入境後被拘而經過調查後予以釋放者，自有權申請往其個人所願意前往之地區。」這篇報導無疑是逃港難民的一個大喜訊，而政府能及時改變政策，體恤輿論與民情，是值得我們擁護與稱讚的。還望當局繼續努力，救救這羣苦難的中國同胞！

——青天

我國駐澳大使館人員清廉公正 本刊讀者受感動請求公開表揚

萬、張兩位先生：

本人是貴刊長期讀者，也是兩位先生各種名著的愛好讀者，現想借萬人雜誌一點篇幅表揚我中華民國駐澳洲大使館工作人員的大公無私的工作精神，以發揚正氣，克服邪氣，共同爲反攻復國，消滅毛匪而奮鬥。

事情是這樣的：去年我因某些僑務事情需托中華民國駐澳洲（澳大利亞國）大使館特命全權大使沈錡先生協助辦理，爲表示本一點謝意，在一九六九年聖誕節期間，由郵掛號寄給大使先生美國出產的「五一派克鋼筆」乙對，但事隔一星期，我收到由大使館寄來一件掛號郵包，內心感到奇異，匆忙拆閱，原來是退回本人所寄之派克鋼筆，並附有大使秘書之函件（現附上），閱畢使我十分感動，望我中華民國駐外各大使館工作人員向澳大利沈先生等駐外工作人員學習，學習其大公無私、積極爲僑胞服務的精神。爲此，請借萬人雜誌一點篇幅刊登爲感。

此致並祝

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澳大利亞國華僑萬人雜誌長期讀者鍾國光敬上

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

鍾先生：本館收到台端所送五一派克鋼筆乙對，盛意至為感謝，但我們不能接收禮品，謹將此璧還，敬請查收為荷。

大使秘書 [illegible] 敬復 十二、八

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國大使館

學生罷課難獲同情 不如絕食用功讀書

人傑先生：

拜讀「請聽納稅人的話」一文，眞是先獲我心，無任欽佩！

弟反對此次中文大學學生之「妄動」（按：此係港大學生會長在麗的電視之評語），亦提及納稅人之負擔問題。

弟以爲學生以罷課爲抗議之表示，不特浪費納稅人的金錢，且至爲不智。

弟又以爲較好的辦法有二：㈠絕食七天。因凡爲家長與師長無不關懷其子弟或弟子之健康，此種行動，想能得到他們的重視。

㈡加緊努力功課，每天除依時上課外，再到學校的圖書館或空餘課室等，加工自修八小時，以作抗議之表示，此舉必能感動納稅人，蓋以學生如此重視學業，值得同情也。

若果不此之圖，以荒廢學業而最輕鬆的罷課作表示，受人漠視，理所當然，且亦不足以表示是否大多數同學之眞意。

然，臨到考試將至，想多一天溫習，或想出風頭，則又何必深責？以兄之高見，以爲然乎？

弟蘇熊瑞上

四月廿七日

優待長期閱戶

廿四元訂閱卅期

贈送五元換書券

本刊爲優待長期閱戶，凡訂閱三十期，收費二十四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二十九元）贈換書券五元，持券到本社可換取同等價值之各種書籍，或指定書名寄奉。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分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讀者指出稿件分配不勻 編者解釋稿件太多則亂

編者先生：

讀萬人雜誌一三〇期，我有一個小小的意見：

萬人雜誌的篇幅並不多，可說是很精采很矜貴的一本讀物。一二九期「萬人意見」小萍女士所寫的一篇控訴文章很好，眞的是有血有淚，發人深省！你的控訴文也說：她們全家大小都是本刊的擁躉，每逢星期四日是最興奮的一天，足可見本刊的影响力與價值。

古鶴翔先生，讀其文是可知道他是一個勤奮讀書，也一定是勤奮工作的人，他讀書有心得，很細心，不是滑口讀過就算了的人，所以每每發爲言論，便成了一個多產作家，這一點相信許多讀者都必然很欣賞，很敬佩的。

一三〇期的本刊，古鶴翔先生的文章，在正文裏有：「由施漢諾說到其他」的一篇，在「萬人意見」裏有：「讀報有感」寫出共賞的一篇，有「請問明報主筆先生這種論調是何居心」的一篇，有「今日大陸說謊世界」的一篇。一本薄薄的雜誌，古鶴翔先生竟佔了四篇之多，雖然好文不厭千篇讀，然而揆之「物以稀爲貴」的意思，是未免似覺太多了啊！一台戲，一席菜，生旦淨丑、鹹酸苦辣，應該腳腳都有，樣樣俱全，這樣在觀感上，就不會「還不是又是他」。

萬人雜誌的稿件，據說是「堆積如山」的，似該期的刊出，是否有矛盾之處？要不然，是否有「厚此薄彼」之嫌呢？這是個人的小意見，自無愛惡存其間，如果是「愚者千慮」，請編者加以考慮，倘非然者，投籃可也。然可以知道，本人的愚見，是眞正愛護本刊的一個讀者的表現。

武荊山四月廿三日

（編者覆：承指出各點失當之處，甚感。本刊「萬人意見」各稿，是隨到隨發，一齊積壓在字房，字房排出送編輯看三校稿，已經是星期六或星期一。上月起，字房工友星期天休息，我這老編更忙，他們每週休息一天，我則一星期少了一天。原可等到星期天做的事，不是提前便是壓後，因此，發現古先生在一三〇期稿刊出太多，也來不及抽起另排。正因積稿太多，多則不免混亂，這是要請讀者原諒，以後我們也會注意改善的。但決非厚此薄彼，因萬人意見沒有稿費，只是有勞了古先生。）

讀者點趙聰的「將」 請介紹豐子愷生平

編輯先生：

我很喜歡看「萬人雜誌」，尤其是介紹「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一週一版。

很希望趙聰先生能介紹「五四」時期的豐子愷先生的生平及著作。豐子愷先生的漫畫我看過很多，但他的文學著作及翻譯文學很少機會遇上。

弟是在某大書局工作，有各種書籍，而豐子愷的作品一本也沒有；又關於他的生平根本無法知曉。編輯先生，可請趙聰先生介紹一下嗎？

讀者：李華川敬上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一日

再者：弟希望投稿貴刊（文章及漫畫），不知那一版才適合？歡迎投稿嗎？

（編者覆：㈠有關豐子愷的介紹，只要趙聰先生有資料，他會介紹的；㈡本刊歡迎投稿，無論那一版都歡迎，但請參攷本刊的風格與刊出文章的水準；㈢投稿請附退稿信封貼上郵票，否則不退稿，或放在「萬人意見」發表，無稿費。）

加拿大讀者林更生
支持本刊打擊新漢
千元加金捐作訟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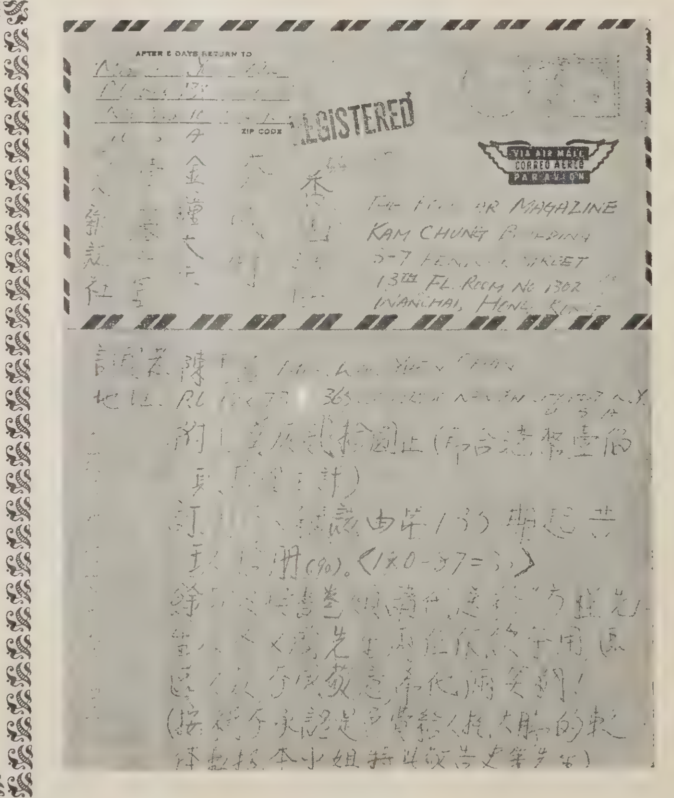
加拿大讀者林更生君，致書老萬，支持我們對漢奸集團的鬬爭，如果由此而引起法律訴訟，他首先响應捐款支持，滙出加金一千元，値港幣五千餘元。

「萬人雜誌」讀者的力量是龐大的。我們所得讀者的信任，因爲我們的出發點是正義

文側是林先生來信，姓名、地址、郵戮齊全，並無生安白造，茲特製版刊出。

美國女讀者請齊又簡方程飲茶

左側電版是美國紐約本刊讀者陳雲盈小姐惠請齊又簡、方程飲茶之信件。陳小姐敬告史筆，絕不承認是免費給人托大腳的軟體動物。



一本「有問題」的書

春暖花開的時候

姚雪垠著・絕版珍本重印出版

●本書重印出版以來，轟動各地，讀者紛紛搶購，星馬代理商半月之間添書三次，且囑火速付郵，趕往應市。據來長途電話報告，本書在星馬銷路之佳，為近年厚本書籍中所罕見者。讀者們對本書獨有的附錄，尤感興趣。

●因本書銷路奇佳，引起不肖之徒嫉妒。本社屢獲零售商報告，竟有人向他們加以恫嚇，不許發售；此種卑鄙行為，業為各零售商嚴詞駁斥，故本書銷路，不但未受影响，反而使讀者明瞭本書與別不同，指定購買，無恥之徒欲以卑劣手段打擊本書，徒見其心勞日拙！

●各學校及公立圖書館來函索取本書者，如雪片飛來。我們已儘速將書分別寄贈，若發函後一週內仍未收到，請以電話或書函通知，當查明補寄。無正式公函者，恕不奉贈。

全書六百餘頁・每冊港幣六元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33期要目

公教人士聲討媚共歪論

教徒：我迷途啦！這條路是去教堂？還是去深圳？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五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天主教想跟共黨談甚麼？

最近，天主教內發現了一份正式文件，提議在香港教區設立一個委員會，「從事研究與共黨份子商討的可能性。」該文件認為：「我們感覺到在本港共產主義，並非反對宗教，而是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而鬬爭，就教會的社會觀，其最終目的是為使各人能分享一份合理的社會財富，對本港言則是本地的財富，同時，共產主義所宣示的宗旨，則是均分社會的財富……。」

這份文件，出自天主教香港教區代表會議所作一份題為「教會之社會觀」的報告草案中。五月五日，報載香港首席副民政司徐家祥先生以教友代表身份向該會議提出警告。就草案原文所謂「共產黨經宣佈的目的係人人可得平均相同的一份」這一節，徐氏說：「在座各位，請睜開你們的眼睛，用你的良知，撫心自問，這句話是否符合各位個人的意見，又是否符合各位所代表的大多數人的意見。我們應該進一步研究，所謂『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此語是誰說的？出自何經何典？……。草案中第二節所述，犯了根本錯誤，因為共產主義，從來沒有說過『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應該予以修正；因而相應的結論亦應予以修正。」

徐氏向會議指出：如果眞的要請教會和共產黨會談，在別的題目，也許尚有談論的可能，若是在「經濟」立場而言，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教會是主張保障天主賦與人類之私有制度，而共產主義是否決「私有制度」的。……草案有謂，「在這裏，共產黨的鬬爭不是針對宗教而是針對『錯誤的社會價值』的鬬爭。」這一說法，完全沒有根據。在理論上，共產主義指「宗教」為「人民的鴉片」，在事實上，蘇聯和「中國」雖沒有關「宗教」，但卻鬬「宗教人士」。

上述意見受到本港報紙和社會輿論的注意。雖然稍後據報徐氏對教區會議向外洩漏了他的意見極表不滿。徐氏表示，他說的話只是對教區內部在討論會程序中所提出的一種參考意見——每一代表都可以向會內發表其自己的意見。

無論如何，批評草案的正確意見已產生了應有的影響。在天主教人士强烈反對之下，徐誠斌主教已於五月六日指令即將「教會的社會觀」報告書內有關與共黨會談的建議刪除。

我們認為，在香港的經驗來說，本港雖然是一個自由社會，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但事實上天主教從來不過問政治，天主教及其他宗教更與中共格格不相入。

香港約有二十多萬天主教徒，教區會議的報告書居然提議與共黨商談，大概教友們最少也會問：「談」的是什麼呢？「談」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人們覺得，香港人對共黨「造反」的猙獰面目似乎已忘了。如果試列出一個在香港的共產主義鬬爭典型，其程序大概有如下述：初期：反帝國主義（反英國統治），反封建主義（反地主，重分地權）。第二期：進一步反帝國主義（反外國的一切影响，包括外國的宗教在內），開始農村集產，控制城市的私有資本，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第三期：建立社會主義，農村公社，城市統制生產工具。

末期：共產社會將臨，經濟條件完備，全人類生活美滿國家自動消失。

在初期，他們為號召羣眾，當然針對所謂「錯誤的社會價值」，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眞正以改善「社會制度」為目的。事實上，共產黨最忌的，就是「眞正的社會改善」，因為它把他們企圖「武力革命」來掠取的急切對象消滅了。

在目前，就為「放手發動羣眾」，共黨份子就像披上了羊皮的狼，所以人們都像把三年前的暴動事件忘記了。

我們認為，「忘記」共黨在香港的暴行還不算大問題，最成問題的卻是這個社會被共黨滲透而無人醒覺。天主教或其它機構內有無共黨分子把持，尚無正式報告，但事實上，本港天主教會竟有人建議對共黨妥協，卻不免使人太覺出奇！

「毛教」的排它性極端强烈，它視一切其他宗教為鴉片，何以本港天主教也會出現與共黨商談的正式建議？我們倒覺得本港的共黨分子確有一手！不過，港共雖厲害，到底逃不出千夫所指的眾眼暨徐主教的神眼。



天主教社會觀草案擬訂人居心何在？

批臭港府取媚共黨兩面不討好

他們將使教會處在尷尬地位，不把二十三萬教友帶進天堂，卻牽着他們的鼻子走進紅色地獄。教友們應提高警覺，不可緘默，放棄發言權。教內的小爬蟲一旦得逞陰謀，所有教友將無噍類！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有責任制止這些小爬蟲搗亂！

不少教友還是矇查查

天主教香港教區最近發生一件轟動教內和教外人士的大事，就是他們由五人小組起草的「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充滿着媚共論調，因而引起不少教友的強烈反對。這五人小組由唐福雄（任職貿易發展局）任主席，郭樂賢神父（屬耶穌會，早期在華仁書院當數學教員，現任香港儲蓄互助社指導司鐸）是草案的執筆人，另外三個人，兩個是瑪利諾會修女，一位是教友。

「教會之社會觀」引起反對是該草案的第二章「政治狀況」。這一章的論點錯謬的地方非常多，許多教內的人讀過之後紛以書面提出意見，要求修改。可是都被擱置，不予理會，有如石沉大海。

在報社資料室中，老萬讀到這本四十九頁的「中譯初稿」，猶未知教內已有人反對，深覺有若干部份確有問題，因此在星島晚報「牛馬集」中，發表一篇「讀『教會之社會觀』」，立刻引起社會人士注意。許多未知其事的教友，為之嘩然，紛紛以電話向老萬查問。

引起社會人士注意

兩天後新聞記者採訪了徐家祥先生反對的意見書，在新聞版發表，全港中英文報紙爭相轉載，並以大字標題。因為，大家了解到這不只直接關係二十三萬天主教徒，同時也影響教外一般市民。幾家報社還予以評論，力斥教會為親共分子滲透，大張撻伐。這一來，社會工作小組便沒法再隻手遮天。五月五日在公教進行社舉行的小組研討會議，竟有爆棚之盛。

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及從大陸逃出赤色魔掌的陳伯良蒙席也親自到場，視以前四次研討會議的冷落情形，大為不同。這足以顯示教友們對此事的重視。

遺憾的是各報到場採訪的新聞記者，竟遭拒絕進入會場，不知出自何人主意。在自由地區很少這種情形，只有共產黨才會垂下鐵幕。不過，他們垂下的並不是鐵幕，新聞記者雖不能直接採訪，卻可間接從與會教友方面得到詳細消息。

「改寫」還有問題

會議中，由徐誠斌主教下令將「政治狀況」一章抽出，暫時不予討論；而由擴大改組的起草委員會重寫。起草委員會除原有五人外，並加上徐家祥、葛士達等四人。徐家祥先生人所共識；外國人葛士達則是「遠東經濟評論」的副總編輯，戴維斯的助手。各位如果不健忘，當可記憶六七年港共大放菠蘿之時，戴維斯曾連發數砲，猛轟港督戴麟趾，力主張和共產黨談判息爭。

這種「談判」的論調，現又見之天主教「社會觀」，是無獨有偶？抑或一脈相承？

起草委員會擴大改組了，草案有問題的部份決定重寫，但問題是不是就此可以「圓滿解決」？許多教友對此未敢樂觀。因為，改組之後的起草委員會，仍以原來的五人小組為基礎，加上四個新人，這四個人意見未必一致，觀點也可能大相逕庭，問題提付表決時，反對派只佔少數，因此，希望未來的新草案與舊草案的政治觀點有劃然不同的改變，似沒有可能。所謂修正、改寫，無非在字面上稍為改變得和緩一點，以息公憤；骨子裏的媚共態度，恐怕不會徹底推翻。而這種態度，正是絕大部份教友強烈反對的。

要「正」的不單是「名」

在這次小組研討會中，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件是陳伯良蒙席絢教友們的公意，要求予以「正名」。他提出用「教會之社會使命」代替「教會之社會觀」，當即獲得一致通過。

陳伯良以前是副主教，再前是海陸豐的神父，生活在共黨統治下十幾年，直到一九六二年的逃亡潮期間，才隨了逃亡隊伍，千辛萬苦逃到香港。到達時身上一無所有，只有一本聖經和一件教袍。他是披上教袍，手執聖經過界的。

徐家祥說草案的執筆人基本上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看錯了。

這話很對。因爲他們根本沒嘗過共產黨統治下教會所受迫害的痛苦，如果他們也像陳伯亘蒙席一樣，是從赤色魔掌逃出來的，就會曉得要在「思想上適應共產黨的統治」是談何容易的事！

因此，大部份教友認爲「教會之社會使命」草案的起草委員會人選，應當詳加審核，不但對他的背景要注意，他的經歷也不可忽視。從大陸來港，對共黨統治作風有深刻認識的神職人員多得很，他們顯然比現任委員更具資格。

「人身安全」未免過慮

另一件事是徐家祥先生在第五次研討會議臨近煞科時候，鄭重其事的對與會的人說，他對他的文件被發表在報紙上深感不滿，因爲這會對他的「人身安全」有所影響。如果再有這情形發生，他便辭職不幹。

在這次「草案之爭」中，這可以說是「奇峯突出」的一件事。教內、教外人士都認爲徐家祥是反對派的領導者，他應該貫徹六七年鬬港共的精神，與教內親共分子鬬爭到底；居然以「人身安全」爲慮，要求冚住其事，寧不令人失望！

老萬確知徐家祥先生決不是貪生怕死之輩，這從六七年的五月風暴中可以見之。今回他作出打退堂鼓的姿態，是否爲了怕麻煩，或者某些人事上的顧慮？

我以爲這種顧慮是不必要的，徐先生該只問自己做得對不對，認爲對的，別說得罪人，就算冒生命危險也值得。相信徐先生也必會從這方面考慮，爲大衆利益計，不會意氣用事。

來個「簽名運動」如何？

在未有「正名」前的草案，荒謬的論點主要有如下列：(一)中共統治大陸後，政治、經濟上有重要進步；(二)留在香港未能「出國」的人士，要在思想上適應將來共黨的統治；(三)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從事研究與共黨分子商談的可能性；(四)共產黨鬬爭的主要對象不是反對教會，而是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五)對共黨採取敵對、惶恐態度不是辦法，應該跟他們談論，了解他們。

另一點特別引起人們反感的，起草人認爲共產黨是「均分社會財富」的。可是，他沒有睜開眼睛瞧瞧，大陸七億同胞能「均分」了一些什麼？

這些荒謬的論點，教友們都不願意它會在未來的新草案中出現。因此，趁尚未動手「改寫」，教友們該盡量表示意見，使起草人不得再違反衆意。

本期，我們發表了許多教內有地位的人士來稿表達的意見，他們包括大學教授、中學校長等。仍望關心此問題的教內、教外人士，多發表意見，我們會盡量撥出篇幅刊登。如果教友們贊成，還可來一個簽名運動，將教友們的意見，轉陳主教，甚至中華總主教于斌或逕呈教宗。

中華教區在台北而不在北平

一切事情都應自己爭取，不該受別人擺佈。何況事情關係重大，如果牽爾通過，上述的這些謬論將成爲教會的使命，豈不鬧出天大笑話？

我不曉得這班起草委員的詳細背景，也不曉得他們的勢力多大；但衆怒究竟難犯，何況他們對共產黨的錯誤看法，與中華教區之設在台北，不設在北平一點，已是大相矛盾。如果天主教能適應共黨統治，于斌總主教應該在七億中國人的大陸推展教務，不該在只有幾千萬人的台灣。

因此，有理由相信草案中對共黨表現的態度，就和總主教的見解相背，不知教友們有沒有把這事反映給總主教及教宗知道？他們是否也同意把這些列爲「社會的使命」呢？如果天主教要和共產黨「談判」，相信不會是香港教區的事，即使不由梵蒂岡出面，至少也會由中華教區擔任這個角色，怎輪到香港教區呢？

就說香港教區和港共的談判罷，這仍然要通過中華教區的。于斌總主教在台北，香港教區卻盡力向共產黨送秋波，這豈不使總主教處在非常尷尬的地位？

罵港府捧中共兩面不討好

還有一點是一般人沒有注意到的。在舊的「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內，除向共產黨大送秋波外，另方面是大力批臭港府。當然，港府值得批評的地方很多。但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在香港這殖民地，人們能得到的自由與福利，不知比生活在祖國大陸的同胞好若干倍，這一點，相信從大陸逃出來的教會人士，一定可以作證。

姑勿論他們何以存着這樣的偏見，但這草案所引起的後果對教會是很不利的。他們這教區是「香港」教區，要辦社會工作，該與當地政府合作。批臭了當地政府，即使不是「敵對」行爲，也不會得到政府好感；得不到政府好感，拉不上共黨關係，就會把教會拉進「兩面不討好」的地位。

在起草人心目中，香港遲早要由共產黨統治，現政府不妨罵，未來的統治者必須捧。或者他們以爲這是「適應」之道；但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還有二十七年悠長歲月，到那時，世局變化如何有誰曉得呢？

要用毛語錄取代聖經？

上一期我們說過新左派勢力無孔不入，他們目前爭取的對象是學生和青年，聽說在草案研討時，一些青年教友叫囂不已，認爲反共是舊頭腦，不合時宜。這和「四十歲以上該槍斃」的小爬蟲論調，如出一轍。他們是否也受了新左派毒化，我未敢武斷；但這種思想有把整個教會導入赤色地獄危險。

如果青年教友們一手捧着聖經；另一隻手卻拿了毛語錄之類的「無神論」，這還成什麼教會？我看問題倒不在乎重寫第二章政治狀況那麼簡單，教會裏有這麼一班媚共分子存在，才是天主教香港教區的一大隱憂。如果徐誠斌主教不設法將這赤流攔斷，教友們會懷疑到，聖經已向毛語錄投降，再進一步毛語錄便將取代聖經，那將是不堪設想的事！

本期，我們特別刊出一些教會神職人員被共黨迫害實情的照片，相信二十三萬教友會觸目驚心。要與共黨打交道的建議，無異與虎謀皮，凡是教友，都該提高警覺！

萬人傑

天主教香港教區由以唐福雄（任職香港貿易發展局）爲首的五人小組所草擬的「教會之社會觀」，在其中第二章「政治狀況」一文內對共產黨大拋媚眼，因而三月二十四日、四月七日、四月二十一日及最近的五月五日的歷次小組討論會中，都引起激烈爭辯，許多代表和教友大力抨擊該項草案違反教諭，妄顧教友意見，企圖通過教會的影響力，控制教友的政治思想。這草案已引起二十多萬天主教徒大多數的反對。爲使教內及教外人士明瞭這有問題的草案中有問題的一章，以及教內人士激烈反對、予以駁斥的意見，本刊特盡量撥出篇幅，予以發表。

本刊附識

「教會之社會觀」草案
有問題的部分——政治狀況

以下是「教會之社會觀」引起爭辯的「第二章：政治狀況」的原文（字句標點均未改動）。從這一段中，可以找出問題的焦點——

第二章 政治狀況

香港的社會組織及其許多的社會問題都受兩個主要因素影響：殖民地的行政及其未可預卜的政治狀況。

殖民地的地位

(1) 我們的分部政治的政府無論在立法局或行政局中都沒有民選代表的存在。這兩局的非官守議員都是從資產階層委任出來的，他們有的是銀行家、大機構的主腦人，法律界任職之人士等。他們未能時常體會到市民的需求，同時他們亦絕少會冒險去開罪那些委任他們的政府。兩局的會議只不過是一種形式或例行公事多於其眞正的公開討論。法律的通過及議決的實行多偏於維護資產階級者。

(2) 這無形中引起一般市民不少反感，同時亦建立一條鴻溝介於行政與市民之間。政府也承認這鴻溝的存在。民政司的委任亦是爲了溝通這溝渠，這些民政主任雖然很誠意的給予幫助，可惜他們沒有多大的權力來作決定。近來所否決的設立安庇專員法例（Ombudsman）的草案好顯示出目前的狀況將沒有多大的變動。

(3) 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同意一個全面性的民主選舉的議會，很明顯的香港便會演變成爲兩個集團擁護者的戰場——國民黨與共產黨。此種自港外所引致的危機，其結果必然對香港現有的和平、秩序及經濟有所影響。

(4) 市政局的民選代表席位極少。選民人數亦十分有限，一般對此種投票又不感興趣。今年（一九六九年）在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選民中只有八千一百七十八人前往投票。此種冷淡的原因，很可能是市政局權力的狹窄。

「教會之社會觀」要把二十多萬激起公教人士

無國籍（Lack of Identity）

(5)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故無本身身份可言。由於本身不是一個國家，故在國際機構中如Ecafe, Unesco, Seato, 等都未有代表，它的國際政策及其未來的政治展望及地理的存在都由倫敦來決定，而非本港居民作主。因此造成本港居民對生活在本地不感到光榮，更談不上其對本港的責任感，與星加坡大異其趣。自從星加坡獨立後，名份的感受已產生，因而產生了愛國的情緒，本港少數人，尤其年青的一代爲主，他們並沒有把香港視爲根源。更有許多家庭在等待機會移民到外地居住。

(6) 同時亦有忠心的矛盾。百份之九十八的居民都是中國人，他們與大陸有着密切的連繫，自從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統治大陸以來，中國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都有着重要的進步，成爲一大强國，在現代史中被列爲强國的首次。由此市民的心目中遂引起一種矛盾的感覺。一方面，本港的中國居民爲大陸脫離外國支配後的進步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他們對共黨制度亦表示不滿；這是他們來港的原因。與此同時，共黨的影響力也在滋長，對於那些本港出生而受低薪的工人或年幼來港的更易受影響。這影響的蔓延訴諸於愛國精神，在消極的一面，它强調了本港顯著的貧富不均分及種族不平等，故此許多人都視移殖外地爲解決之辦法，那些未能有機會出國之人士只有權衡利益，在思想設法適應將來共黨的統治。

不安穩

(7) 不安穩的感受乃係造成長期再建設香港社會的最大阻力。造成此種不平穩現象的原因爲新界的租約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後，由界限街至中國邊境的大部份土地便會由中國收回，否則重訂新約。倘若交還租借地，餘下的在經濟與政治上，則沒有存在價値。依我們所知：政府對將來環境的適應並沒有什麼計劃。我們只是抱着「日過一日」的宗旨。很顯淺地，在此情形下便愈來愈傾向於無情。人人都向自私的潮流而前進，急於向本樹立自己的財富而不理有損他人，希望於時勢不利時逃之大吉。數年前的建築潮，賭博的普遍化，互惠基金機構的急長與及近來股市成交的湧購都顯示此急功近利的傾向。以上種種因素足以阻碍市民利用思想或言行去建設一個公正的社會。

教會的地位

(8) 當一九五〇年的難民逃港潮還未發生之前，教會在港大致上未受到重視。當時教堂佔少數，大部份的公教徒亦是來自低薪階層的。除了在教育方面頗有聲譽外，教會總離不了「小門戶思想」（Ghetto Mentality），其與政府部門（除教育司署）的接觸甚少。

今天，教會和政府在不同的工作上都有合作尤見於社會福利；它有一份銷路很廣的周報（中文版和英文版）與其他大眾傳播系統都有連繫。教區亦有被邀請發表其對政府政策或時事的意見。

(9) 雖然教會的意見因此而被認為重要，它很少採取主動發表使人注目或要求實際行動來解救社會的不平等。在公教報的社論中雖然常涉及某些問題，而這些標題也多重刊於其他新聞報上，但這只不過是編輯者的意見而非教區的政策。

(10) 直至一九五三年，教會採取一強勁路線來對付共黨；於同年兩位神父相繼被殺，關係一直是消極的。雖然許多公教徒在工廠與共黨並肩工作，然而一般對共黨的態度仍持有懼心，迄今教會與共黨仍未有過官式的商談。

(11) 大致上教會深受社會各方面所重視。同時它也和其他基督教會合作。可惜，它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又因它在各方面缺乏主動，它也許會給予人一種自滿的印象。

趨勢

(1) 一九六六及六七年的暴亂曾間接逼使政府有關部門不容忽視社會改革，其中如政府與市民的隔閡、青年問題、勞工狀況、適當的勞工法例及一些社會保險的措施等都是在報章的標題中常見，又為附屬政府的顧問性機構所急切商討的問題。

(2) 政府答應為市民改革，然而卻遲遲未見實行。對於增加立法局之代表性一建議，仍未給予答覆。市政局再三請求俾能擴展其權力亦被擱置。民政司署設立的目的為溝通政府與市民的鴻溝，此舉亦發生效力。最近通過的兩條新勞法例包括青年工人及女工之工作時間，工人的賠償等等，此等改善在大眾的心目中實有不盡之處。

在本港一萬四千間工廠中，現時只有不超過二十間公司設立勞資協商。預料一九六九至七〇年度政費將有一大筆盈餘的款項，然而勞工處所得的政府撥款卻是各部門所得最少的一個。

(3) The Inter-Departmental Working Party在一九六七年度所推薦的有關社會保險措施只是部份被採納，一部份建議已於勞工改革中被採納，但先進的社會保險主要建議，尤其是設立一專任的委員會，擬草社會保險計劃，則遲遲未見實行。社會保險被評為「不適宜」。公共援助計劃仍在討論中，這樣一來，受益者只接受善舉而並非享有個人的國家保障（原文）。入息低微的訴訟者現可獲得法律援助。

(4) 目前，本港的青年學生，尤其是就讀於兩所大學的學生，對社會愈來愈關切，在必要時，他們亦發表意見或聲明，頗生效力。

(5) 去年三月，白英奇主教及白約翰主教曾就社會服務問題上發表一項聯合聲明，無可置疑，各教派對解決工人及青年問題愈來愈著重合一的行動，最近成立的勞工顧問組（Labour Advisory Group）、勞資關係協進會（Industrial Relations Institute）及基督教工業委會（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正互相合作，又如由公教司鐸及其他教派牧師所主辦，又由青年人組織的青年茶座是另一好例子。

(6) 一般看來，市民的社會意識逐漸提高，他們愈來愈敢借用大眾傳播工具投訴他們對社會的不滿，另一方面，政府亦慢慢感到必須對市民的意願與投訴發生反應，甚至推行某些計劃。

草委員竟向共黨送秋波
教友送進紅色地獄
公憤紛紛提出譴責

建議

(1) 我們建議教會能獨自或聯同香港其他的基督教派最少每年發表一項宣言，指示出數點有關社會如何改革以待政府當局實行。

(2) 設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從事研究與共黨份子商談的可能性。教宗自己會立榜樣，在兩個不同的場合中與蘇聯代表談話，此舉實屬難能可貴。我們感覺到在本港共產主義並非反對宗教而是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Social Values）而鬪爭，就教會的社會觀，其最終目的為使各人能分享一份合理的



一九五三年又有一位大陸的神父被逐，這位神父肥肥大大，十分壯健，看來確是未能適應共產黨的統治，如所週知，大陸人民都是吃不飽穿不暖，有這麼肥大壯碩的人，太不適應了。

社會財富，在本港言則是本地的財富，同時共產主義所宣示的宗旨則是均分社會財富，再且，我們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而生存，如此，現時的敵對與惶恐的態度，並非辦法，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跟他們談論，去了解他們。

(3) 教會尤其是公教學校應鼓勵教友參加本港的政治，並且強調說明此乃責任之一，在香港社會的眾多教友是責無旁貸的。

徐家祥反辯證指出

草案第二章對共產黨根本看錯了

共產主義從沒說過「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蘇聯和中共雖然沒有鬬爭宗教，但卻鬬宗教人士……天主賦與人類私有制度而共產黨否決私有制度。

以下是徐家祥先生在小組研討會中就該段有問題的文字發表的意見——

「在各位未舉手投票之前，希望各位先行仔細想一想。

各位都是以代表身份出席此一研討會，然則各位所投的神聖一票，雖然可以代表各位個人的意見，但必須代表各位以代表身份所代表的一羣、團體或單位的多數人的意見。因而，愚見以為，不論各位意見如何，所投一票，應該反映各位所代表的大多數人的意見。

在現階段，我們須以投票方式，表決本草案第二章章末所載的建議。本人以為，此中有三節文字，意義至為深長。問題是，此三節文字，如果一字不改，是否符合各位個人的意見？又是否符合各位所代表的一羣的大多數人的意見？

第一節文句中，有如左的句語：

『香港教會，應該單獨或聯同其他在香港之基督教會，每年最少發表一次言論，指出政府應予執行之社會改革中之重要項目。』

這一節的每一句和每一個字眼，是否符合各位個人的意見，又是否符合各位所代表的一羣中大多數人的意見呢？如果是的話，不妨投贊成的一票；如果不是，就應該投否定的一票。

技術上必先投否定票，然後才可以進一步討論如何修改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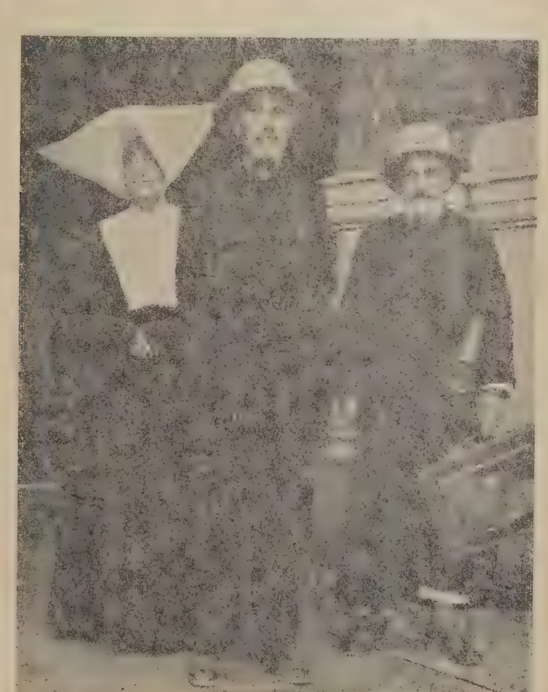
又第二節文內，請各位注意如下的字句。

『……又眼見共產黨經宣佈的目的係「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而且我們的人民將來可能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生活，此種態度是比較目前的討伐和恐懼的態度較為積極。』

在座各位，請睜開你們的眼睛，用你們的良知，撫心自問，這句話是否符合各位個人的意見，又是否符合各位所代表的大多數人的意見？我們應該進一步研究，所謂『人人可得均平的一份』，此語是誰說的？出自何經何典？我們常聽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否指『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呢？小孩的所需顯然就不同老年人之所需，男的所需，根本就不同女人之所需，那來『均平相同的一份』？共產主義的理論，是所謂『辯證法的唯物史觀』，共產主義所指的『理想社會』是指想像中的將來的一個歷史過程，到了這個過程時，人類每一員都從罪惡束縛獲得解放而成為『完善』的一個境界，而社會制度也同時進步到至善的一個境界，使每一個人，都能夠自己斷定其應得的公平的『所需』一份，而酌取其各『所需』。而那時的『國家』是那麼富有，眞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到了這個時候，『國家』便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草案中第二節所述，犯了根本錯誤，因為共產主義，從來就沒有說過『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應該予以修正；因而相應的結論亦應該予以修正。

如果眞的要請教會和共產黨『會談』，在別的題目，也許尚有談論的可能，若是在『經濟』立場而言，根本就不可能，因為教會是主張保障天主賦與人類之『私有制度』，而共產主義是否決『私有制度』的。

又草案中有謂：



一九五一年九月，贛州主教及修女等，被逐到港。這位主教雖然身穿了解放裝，可是仍然未能適應共產黨的統治，可見「社會觀」的起草人唐幅雄等五人，對共產黨的確是看差幾十皮，他的「建議」無異與虎謀皮，等於向二十二萬天主教徒掘開一個赤色陷阱。

『在這裏，共產黨的鬬爭不是針對宗教而是針對「錯誤的社會價值」的鬬爭。』

這一說法，完全沒有根據。在理論上，共產主義指『宗教』爲『人民的鴉片』，在事實上，在蘇聯和『中國』雖然沒有關『宗教』，但卻關『宗教人士』。

如果試列出一個在香港的共產主義鬬爭的典型程序，其程序大概有如下述：

初期：反帝國主義（反英國統治），反封建主義（反地主，重分地權）。

第二期：進一步反帝國主義（反外國的一切影響，包括外國的宗教在內），開始農村集產，控制城市的私有資本，建立『國家資本主義』。

第三期：建立社會主義，農村公社，城市統制生產工具。末期：共產社會將臨，經濟條件完備，全人類生活美滿，『國家』自動消失。

在初期，他們爲號召羣眾，當然針對所謂『錯誤的社會價值』，這不過是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眞正以改善『社會制度』爲目的。事實上，共產黨最忌的就是『眞正的社會改善』，因爲它把他們企圖『武力革命』來掠取的急切對象消滅了。

放在我們面前的草案顯示出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一切措施』基本上看錯了，所以此節應該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全部重寫。」

由大陸被逐出的八名修女，其中一名伊雲，抵受不了折磨，抵港後即逝世，另一修女史賓撫屍慟哭。提倡與共黨斟介的「社會觀」草案擬訂人，在良心上會不會覺得愧對伊雲？

教會與共黨商談有可能嗎？

劉健

保祿六世說：「……宅的主張根本上摧毀社會的各種秩序，宅也並不能保證自由與解放，反而是窮兇極惡事件的淵藪……在這種情況之下會談，當然是困難的……一則因爲沒有思想與行動上的充分自由；二則在磋商上他們濫用名詞，歪曲辭意……」

對香港教區會議「教會之社會觀」第二章「建議」第二節論證根據之幾點商榷：

該項建議是：「設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從事研究與共黨份子商談的可能性。」（見第九頁）

其論證根據，可分以下三點：

㈠「教宗自己曾立榜樣，在兩個不同場合中與蘇聯代表談話，此舉實屬難能可貴。」（見第九頁）

㈡「我們感覺到本港共產主義並非反對宗教而是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而鬬爭，就教會的社會觀，其最終目的爲使各人能分享一份合理的社會財富，在本港言則是本地的財富，同時，共產主義所宣示的宗旨則是均分社會財富。」（見第九至第十頁）

㈢「再且，我們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而生存，如此，現時的敵對與惶恐的態度，並非辦法，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跟他們談論，去了解他們。」（見第十頁）

一、對第一論證所舉事實的質疑

「教宗自己曾立榜樣，在兩個不同場合中與蘇聯代表談話，此舉實屬難能可貴。」

從這一段話中，顯然有避重就輕的意圖，茲有數點疑慮，分陳於下：

①兩種不同的場合，究竟是什麼場合？談話的內容又是什麼？聖經上記載：耶穌曾在三個不同的場合，與魔鬼談話，（見：瑪竇福音四、1－11馬爾谷福音：一、12－13；路加福音四、1－13；香港思高聖經學會版一九五七），如果不看聖經記載，我們是否也可以給予「此舉實屬難能可貴」的評價？

②與蘇聯代表談話，教宗所立的榜樣是什麼？我們是否可以解釋成是向蘇聯所主張的政治主義表示同情或鼓勵？甚至企圖妥協？

二、對第二論證的商榷

①用「感覺」一詞來開始的句子，只代表一個主觀的感受，不一定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很多時，人類中只憑了感覺就開始行動，往往錯誤百出，動物的認知，憑藉感覺不會錯誤，人類雖屬動物，但爲最高級的動物，除憑藉感覺外，更重要的要憑理智認知。

②「在本港共產主義並非反宗教」這一「感覺

」，純是一種少數人的主觀的感受而已，並不能代表一個客觀的事實，茲分數點來申明：

(a)共產主義的本質是否因爲它存在於香港社會就變了其本質？

(b)變了質的共產主義是否還能稱之爲共產主義？從共產主義的本質上來說，它是反對宗教的，不但反對宗教，它反對所有不是以共產主義本質爲出發點的一切思想和組織。

我的證據是：

(1)「教宗也指出共產主義與基督主義是根本冰炭不相容的，也不能容許天主教教友，以任何方式接受溫和的社會主義；一、因爲他們認爲社會生活只限於現世，其目的只是爲肉體生命的利益；二、人類公共生活的社會性組織，也只是爲產生外在的物品，人類的自主權乃大受剝削；三、社會眞正權力的原則，完全被置之九霄雲外。」（教宗若望第二十三世「慈母與導師」通諭，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譯，光啓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九月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頁）

(2)「事實逼迫着我們猶如迫於無奈的我們的前任教宗們，以及每一個在心靈上承認宗教的優越性和重大關鍵的人們，無不譴責那否認天主相反宗教的理論政見；這樣的理論體系，往往同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相配合，尤其是在無神的共產主義中表現得淸澈見底。可以說，我們既宣判這樣的組織爲不合法，就連國家的統治者和他們的信徒亦是罪有應得。他們不單要徹底破壞我們的聖道，並且使用暴力壓迫我們，實際上我們的這些沉痛與其說是法官的宣判罪名，毋寧說是橫遭迫害者的怨訴」。（當今教宗保祿六世「祂的教會」通諭，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譯，光啓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第七三至七四頁）。

(3)「第一點：共產主義標榜『無神論』『非神論』『反神論』，我們的自由世界，大多數主張『有神論』，中國幾千年來傳統上都是認爲有神的。第二點：共產主義主張『唯物論』，而我們幾千年來的文化，都建築在精神上。基於上兩點而論，持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實在是我們人類三分之二的敵人，在共產黨主義之下，信仰任何宗教，都要遭受迫害。」（見于斌樞機所著：「于總教言論選集，自由世界理念上的區別，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一九六四年，第九十九頁）

因此，「共產主義並非反宗教」的肯定與我們公教的觀點，根本是大相違背的。同時，也與共產主義反宗教的事實不合。此點可參閱：何冬清著「幾項必須澄淸的問題」第四節。

(3)本港共產主義「是反對錯誤社會價值而鬭爭，就教會的社會觀，其最終目的爲使各人能分享一份合理的社會財富，在本港言則是本地的財富，而同時共產主義所宣示的宗旨則是均分社會財富。」

(a)如果肯定本港共產主張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該先瞭解社會價值正確與錯誤的批判標準。而共產主義的「社會價值」的標準，是來自共產主義之本質，一如我們教會的社會觀，是來自我們的宗教教義一般。

(b)我們教會的社會觀，其最終目的絕不是爲了各人能分享一份合理的社會財產，同時，我們所主張的「各人能分享一份合理的社會財富」與「共產主義所宣示的宗旨是均分社會財富」，絕對不同，不能在此有所混淆。

我們教會所昭示的社會觀和社會價值其最大原則是人性尊嚴得到尊重，分享合理的財產是達成此目的手段。共產主義既在本質與我公教教義勢如水火，其社會觀當然與我們也大相逕庭，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們否認人性的尊嚴。

我的根據是：

(1)「社會哲學有一條最重要的確切不易的原則，這原則既不能取銷亦不能更改：即凡個人能自己創辦，能以自己方法完成的工作，不能從他們手中奪來轉移由公家經營；同樣的，凡較小較低團體足以勝任的事業，如必欲由較大較高的團體越組代庖，則必違反正義，發生不幸，而干擾社會的正軌，因爲在任何社會事業上一切干預的自然目標，只是協助社會團體的各個份子，而不是消滅他們或倂吞他們。」（見教宗庇護十一世的「四十週年」通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慈母與導師」通諭轉引。第三〇至三一頁）

(2)「基督是世界的光明，我們從基督而來，因基督而生活，我們奔向基督……但是今世的教會，仍在距離天主甚遠的旅途中，好像充軍者，只有渴求天上的事物……。」（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憲章第一章論教會的奧蹟第三及六頁，台灣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一九六七年。並可參閱教會憲章第七章「論旅途教會的來世特質，及其與天上教會的聯繫」）。

(3)「並非人與人的任何接觸或任何社會都有助於玉成人格，像現代充斥着不仁不義和仇恨敵視的社會往往構成人們作奸犯科及貶抑人性尊嚴的重要惡因……將責任全部推到社會的不合理現象上去，是不爲人贊許的謬論……故要想使社會眞發揮其玉成人格的效力，必須光復『以眞理爲基礎、以正義爲準繩、以友愛爲靈魂』（見和平於世通諭37節）的社會秩序。」（見韓山城著：人性尊嚴四章，建立有利人性尊嚴的社會，第53至54頁。安道社會學社出版，一九六八年）

因此，該「建議」的第二論證，首先是以「感覺」開始，只是個人或少數人的主觀感受，不是根據客觀的事實；最主要的卻是對共產主義本質與共產主義的社會觀沒有淸楚的認識，更況，對我公教的社會觀誤解、錯解、甚或不解。

三、對第三論證的商榷

第三論證的根據，更好說是所表示出來的意見是：

①「我們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而生存」；

②「現時的敵對與惶恐的態度，並非辦法，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跟他們談論，去了解他們。」

首先，我不敢同意這二十幾年後的政治情勢是如何，以及二十幾年後的歷史發展的預測。（按：這一推測是基於該草案第五——六頁的不安穩條云：「造成此種不平穩現象的原因爲新界的租約將於一九九七年期滿後，由界限街至中國邊境的大部份土地便會由中國收回，否則重訂新約。」及無國籍

條云：「自從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統治大陸以來，中國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都有着重要的進步，成爲一大强國，在現代史中被列爲强國的首次。……與此同時，共黨的影響力也在滋長，對於那些本港出生而受低薪的工人或年幼來港的更易受影響。這影響的蔓延訴諸於愛國精神……在思想設法適應將來共黨的統治。）

(a)歷史的發展，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二十幾年的時間，在整個歷史的時間上，當然是很短很短，然而，證諸現代史活生生的例子：在西方的西德，在東方的日本，都是在二十幾年中，由一片零落的戰敗國，無論在政治、經濟上，目前可說是特別强盛的國家，在二十年前的人們，是否已經有了對她們的預測？果如是：則目前很多的歐西與東方各國，對西德及日本的建軍擴軍就不會提出强烈的反感。同樣，二十幾年後中國情勢的演變，又誰能保證是如何呢？中國歷史學家以及目前中共歷史專家都不敢肯定，也不能肯定。不過，依據幾千年中國政治思想的傳統，其深遠厚實的影響力，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等等，中國任何一位統治者，如果違背全體人民的意志，必會喪亡。

(b)從這第三個論證中所表示出一種似是而非，頗耐人尋思的意味，表面上是爲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而做出一項努力的目標，骨子裏卻證實寡信無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論近代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慈母與導師」通諭裏，表露得很肯定和坦白：

「首先我們要强調的，是聖教會教導的社會原理，與他所傳授的人生問題，不能分離。……還要確信，如果我們不能說明天主教教訓能解決現代一切難題，則不能表示聖教會的理論正確而有效，因爲今天由於不識不知而攻擊我們的人，正可由這一途徑，使之傾向我們的學說，而加以感化。使他們從中獲得一線光明。」（見該通諭第98至99頁，光啓出版社一九六三。）

因此，該草案所提出的第三個論證，不但是枉作中國將來歷史發展的預測，同時，似乎對我公教眞理缺乏信念，前者明持這一論調的人，缺乏歷史知識，後者則證明對公教眞理無知無信。

四、結論

基於以上的各節的質疑與批判，我建議：

一、將該草案第二章「建議」第二節取銷。

二、將有關導引出此第二節「建議」內容的所有原因取銷或修改。

三、最後，我想用當今保祿六世論會談的話，做爲本篇的結束：

「我們確信無神論的主張本身是極其虛僞的，不適合思想所追求的基本和必然的眞理；是拆散世界合理的秩序，並具有力的基礎；這種學說給人類生活帶來了不適於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更帶來足以敗壞並磨折人類生活的謬論，它主張在根本上摧毁社會的各種秩序，它也並不能保證自由與解放，反而是窮兇極惡事件的淵藪，它企圖熄滅永生天主的神光。……尤其是在無神論的共產主義中表現得清澈見底。……在這種情況之下進行會談，當然是困難的。……一則因爲沒有思想與行動的充分自由；二則在磋商上他們濫用名詞，歪曲辭意，以致不將語辭用來研求和發展客觀眞理，而故意專門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緘默竟代替了會談。」（見祂的教會通諭73—74頁，光啓出版社，一九六四。）

「五星旗下的天主教」可供參考

請看中共如何迫害教會

「在鳥語花香、春光明媚、動人心脾的山谷後面，即是一片荒涼不毛，橡樹拔根，暗無天日，悲慘駭人的斜坡！」

何冬青

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經過一年半長時間的籌備，經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在香港明愛中心徐誠斌主教主持隆重揭幕，香港神職人員及教友代表並即分組展開研討。本人對於社會工作組日前發表之「教會社會觀」中譯初稿，認爲如一經會議提出通過，不僅直接影響今後教區行政措施，且間接影響香港社會之前途。該組召集人徐家祥先生經已提出書面意見，針對該論稿所提各點，論列頗爲詳盡。唯查該草案中「政治狀況」一項，仍有若干意見，未便苟同，認爲有重新檢討商榷之必要。

草案指出：

(一)自從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統治大陸以來，中國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都有着重要的進步。

(二)對於今日仍在香港未能有機會出國之人士，現在，只有權衡利益，在思想設法適應將來共黨的統治。

(三)教會與共黨，迄今仍未有過官式的會談，因此建議教會應設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從事研究與共黨份子商談的可能性。

(四)在本港共產主義的主要鬬爭對象，並非反對宗，而是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而鬬爭。

(五)預料我們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而生存，認爲現時的敵對

與惶恐的態度並非辦法，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跟他們談判，去了解他們。

下面是筆者個人對這些問題的不同看法：

一、關於中共政治和經濟問題

首先我要特別指出，香港人口的急劇增加，是從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以後開始的，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只有一百六十萬人，目前人口已達到四百五十萬，除了人口自然的增加外，估計最少有二百萬人以上是從中國大陸逃來的難民，這其中大部份人也曾對共黨政權存有若干的希望和美夢，不惜處處抑制和委屈自己，去適應共黨統治，可是，在殘酷的事實面前，他們的理想幻滅了。於是，他們千方百計，離鄉背井，甘冒九死，逃離虎口。

由於香港政治環境特殊，在地理上又是特別接近大陸，二十年來，香港居民耳濡目染，對於政治的認識及其警覺性，較之世界任何地區人民更為深入敏銳，他們厭棄共黨的暴虐統治，在一年中兩個不同的國慶日子裏，十月一日的淒涼景象，和十月十日的熱烈情況，成為強烈的對比，充分表現人心的喜惡向背。再以一九六七年共產黨人意氣風發，瘋狂暴亂言之，當時本港居民幾乎絕大部分站在香港政府一邊，堅決支持抗暴，使今日香港社會得以重建繁榮安定，這些淺明的例子，在香港的中國人心目中，都是耳熟能詳的事實。總括說來，成千累萬的難民逃來香港，其共通的目標乃在於追求生存和自由，試想在一個物產豐隆的文明古國，如今百姓得不到起碼的衣食，得不到基本的自由，這個政府在經濟和政治上能說得上進步嗎？

二、關於香港居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及中共階級鬥爭的對象問題

嚴格來說，永無休止的鬥爭，是共產黨用來奪取政權和鞏固紅朝的唯一手段。事實證明，他們鬥爭的對象不只是反抗的或順服的百姓，對他們黨內的同志，也在不斷的進行傾軋排擠，即當年和毛澤東同住窰洞生死與共的高崗、饒漱石，以及「國家元首」劉少奇和彭德懷、鄧小平等紅朝新貴，同樣受到嚴重清算，至今生死不明。事實上，大陸上的人民真是人人自危，誰都不敢保證自己不會被鬥爭、被清算。因為，香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會身受共產黨的殘暴迫害，他們深信「順民者昌，逆民者亡」的古訓，認定中共在大陸的暴虐統治，一定不會長久，終有一天會給憤怒的百姓揭竿推翻。他們對香港的前途充滿信心，這信心應被視為香港繁榮安定的堅強支柱。際此中國大陸內部派系傾軋，情勢動搖，經濟情況愈來愈惡化的今天，香港在經濟上是供給中共外滙收入的總樞紐，政治上又是中共向外滲透的總路口，軍事上更是無法防守的邊地，這一切都是中共最大的顧慮，亦即香港保有現狀的有利條件。論稿說，今日在香港未有機會出國的人士，會擔心香港的安全，而在思想上又在設法適應將來的共黨統治，預料我們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在共產主義統治下面生存的看法，眞是杞人憂天，未免言過其實。



「社會觀」草案擬訂者唐福雄等五人，叫香港教區的友教在思想上準備適應共產黨的統治，一九六六年十月，有八名天主教的修女，在北平被逐，備受虐待，到達香港時其中一名已奄奄一息，恐怕是因為當時沒機會聽唐先生的話適應共黨的統治吧？

三、關於和中共談判建交的後果問題

中共統治大陸以後，不少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主張和中共建立貿易或外交關係，以為這樣可以改善邦交。英國政府搶先承認中共，但二十年來，始終停留在「冷眼相視」的狀態中，美國人在政治上一向顯得幼稚懦怯，在華沙美國和中共大使的會談，打破了有史以來歷時最久的談判，最無結果的談判紀錄。尼克遜任總統以後，更是妙想天開，頻向中共拋送秋波，猝然宣佈放寬貿易禁運，作為雙方建立外交關係的跳板，而中共至今仍淡然處之，因為「一廂情願」之事，至今仍未見有何實際效果。雖然，美國這種片面行動，純粹基於商業利益，但因此反使自由民主陣營的國家，增加無限隱憂，不得不重新檢討對美國政府的信賴，實在得不償失。近年來，中共和蘇聯外交關係瀕於決裂，應是普世國家歷史的殷鑑。

四、關於天主教應否對中共進行談商的問題

回憶中國對日抗戰結束以後，國共雙方在美國政府牽引之下進行和談，一無結果，反而因此影響民心士氣，中共乘機驕橫坐大，億萬中國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基於前述一切現成的事例，因此筆者認為論稿中提出教會當局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去尋求與共黨談判的建議，應是我們今天必須鄭重考慮的重要課題。

大家知道，共產主義本質上就是無神主義唯物主義，因此它和所有宗教都處於極端的矛盾中，因為天主教本身教義是以基督博愛為根本，而共產黨政治則以暴虐殘民為能事，所以大陸陷共後，天主教一直就是共產黨的眼中釘，所有神職人員和教友，都受到嚴重的迫害，教會學校和教會事業，一切有形的組織，給中共破壞至蕩然無存。

共產黨人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他們對付宗教的手段，和其他階級鬪爭一樣——誘惑、搖動和破壞，先變化人的思想，再變化人的良心，然後變化他們的教義，最後是推毀教會，停止一切傳揚信德的活動，徹底毀滅教友的信德。差不多所有的迫害，政府在表面上都退居幕後，不主動出面去做，只是靜收他們反對的效果，他們的最高原則是：用自己毀滅自己，從宗教內部去肢解宗教。

天主教教友的生活和道德紀律是根據基督所定的「十誡」為基礎的，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就是「愛」，用愛德來表現天主的聖善。而共產黨人的生活和社會秩序，則充滿着矛盾和鬪爭，他們認為鬪爭愈積極、愈劇烈，進步也愈快，永不休止的階級鬪爭，就成了黨的最高誡命，因此他們緊密去推行有系統的「恨」的教育，特別教青年人去恨，「恨」得愈狠，表示黨的教育愈成功。

基於此，假定以「人」個體做出發點，天主教和共產黨兩者之間，有着截然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教育，要在有神與無神，眞理與邪惡，超性與世俗，和平與鬪爭，愛與恨兩個極端情勢中去尋求彼此協調，進而共存共榮之道，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我們教會裏面，不少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以及教友，都曾親眼見過或親身受過共產黨人的迫害，有些為聖教會致命囚牢，有些在垂死前猶幸被驅逐離開中國。如果，社會工作組在會議時，能夠邀請他們列席會議，請他們把各別的經驗貢獻出來，讓大家共同認識，共同研究，將會獲得最珍貴的教訓。

最後，本人謹向讀者介紹呂方濟著「五星旗下的天主教」由李盎博神父翻譯的中文本，這是中共迫害聖教會紀實難得的好書，在此，並引用該書前言的一段，作為本文的結束。

希望中國的經驗能使教友們警惕，預防共產主義的誘惑，要知，「在鳥語花香、春光明媚、動人心脾的山谷後面，卽是一片荒涼不毛，橡樹拔根，暗無天日，悲慘駭人的斜坡！」

共產黨醜詆宗教

可以共存乃是廢話！

馬伏櫪

請聽！這是共產黨徒的話：「宗教乃人民鴉片」；「梵蒂岡乃資本主義之僕從及走狗」；「一切宗教乃帝國主義侵畧的急先鋒」！

一、關於該小組草案之正名問題

去年秋，香港聖職月刊載有「召開教區會議草案」籌備委員會主席劉勝義司鐸秉承香港主教徐誠斌所宣佈會議目的，「在革新教區生活、活動及組織」之後，將十大問題，列入議程內。要目中第七項「社會工作」，小標題為：「教會之社會工作草案」，文內定義試釋翔實，釐訂工作項目周詳。可是一提交該小組討論會，則變成「教會之社會觀」，捨實際工作而不議，竟侈談空泛理論，轉龍偷鳳，大施空空妙手。敢問：

㈠更名改換議題，是否經過合法討論後予以撤換？

㈡誰倡議與授權更變議題與議程？

該「社會觀」所列舉政治狀況、殖民地位、無國籍、不安穩……一套八股，一如某種理論家之文筆口吻，與教會之社會福利工作實風馬牛不相及，徒費唇舌，浪費時間、人力物力，虛據議壇，作此不智之無聊空論！為着免被利用，杜絕滲透，該小組中一小撮分子，應出示其本人身份及其政治面目。

二、無國籍論

為此一問題，該小組中一小撮分子，大放厥詞，行為荒謬，強迫香港所有居民，擬定大陸中國為其國籍，而國際間大多數承認遷居台灣之中華民國，竟不與焉。所謂司馬之心，路人皆知。聯合國近二十年來，窮智盡力，尚搞唔掂，而該組中一小撮少數人，竟強姦所有香港居民民意，指定國籍，橫行霸道，蠻不講理。果如那一小撮分子所議，則梵蒂岡應首先撤退艾可儀駐華大使之職，由該組中一小撮分子，自以代表團名義，至北平籌設大使館，以遂其一廂情願之爭取邦交，單戀成狂去展開「革新教會」工作。

三、擅談外交，乃越權奪權之舉

退萬步言，如事實所需且時機成熟，談判建交，乃梵蒂岡教庭國務教卿之職權，該小組中一小撮分子，何來此項越權特權，信口雌黃，聳人視聽？此不徒使公教信友徬徨無所適從，而望教者聞之，更驚而卻步，非公教人士平時視天主教為中堅砥柱，亦將轉認為阿附權貴，奴顏婢膝之集團，再不以神聖宗教法團視之矣！事之不智，寧逾於此？滾滾小撮分子是否想到？

四、談判建交，和平共存，目前將來，似無可能

誠如何冬青先生之「社會觀讀後感」第三、四項所言，且舉出鐵證，在思想上、教義上，兩者不可能和平共存，縱該小組中一小撮分子，巧於辭令，自己亦定體味到盲人瞎馬，有夜臨深淵之困，更難牽着別人鼻子亂走，為遂其私慾及不可告人之隱衷，不能不危言聳聽，捧其自重，認為不久將來，「香港會在共產主義統治之下……故應採取積極態度，去跟他們……」云云。（見「社會觀」建議第二項）憶國共和談未竟，共團南下而改唱「把革命進行到底」之戰歌，「清算要追到天涯海角」，華

沙談逾三年，美帝蘇修竭集全國通才，中共尙玩之於股掌之上，香港彈丸之地，這一小撮大材，妄自高大身分，期望垂青，天降奇蹟，豈不令人冷齒！緣木求魚，傻得天眞！

五、小撮分子未卜先知，欲渡衆生？

香港能在刀背上獲安全，自具有他的國際環境和生存利用價値，如時失勢移及界臨失去利用之時，早晚變色，事在意中，毋須這一小撮分子喋喋不休，而它們偏偏以厄利亞先知自命，稱定香港亡在旦夕。

是否不幸言中，姑置不論，卽以該小撮分子自己性命，恐亦難自測生死，車禍、橫死、自殺，香港無日無之，省察中警句云：「恐怕今晚要見天主審判，亦不定……」

因此，請滾滾諸公勿爲別人推稱流年，「應該……小心妥備善終，愼用時候……」杞人憂天，徒擾人且招自苦。

可是該小撮分子竟然以默西亞身份來拯救香港教民，以免將來遭受迫害，救世妙方，則屈膝求饒，低頭下拜，磕懇下交，圖存蟻命。

如所周知，「宗教乃人民鴉片」、「梵蒂岡乃資本主義之僕從及走狗」、「一切宗教乃帝國主義侵略的急先鋒」，中共豈容其人民再吸鴉片嗎啡？讓醜惡的資本主義去腐蝕其「具有高貴品德的黨員與幹部」？更安能開門揖盜，讓「披着宗教外衣的野心傳教士去進行特務及顛覆工作」？

單戀之夢雖甜，失戀心情更苦，苟該小撮分子若非別有用心，應卽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不佞安分伏櫪，向不聞外事，且生性木訥，不苟言笑，只緣數代信仰相傳，當我公教危急之際，教友有挺身維護信德之責，聖諭祖訓，義豈容辭！被迫不已，作此抗議，臚列以上數點，質諸該小撮高深莫測之輩，且就正我公教賢明先進神長及同道，切盼羣策羣力，協力聚議，取銷該小組「教會之社會觀」背悖言論，請大會討論社會福利實際工作，庶免議論紛紜，異端煽風點火。

這八名神父都是在中國大陸擔任神職的，但共產黨的迫害，使他們無法活得下去，一九五二年十月，他們終於逃到香港。這張照片是他們從香港飛到歐洲，在機場上留影。唐福雄等人說共產黨的鬥爭對象不是宗教，而是錯誤的社會價値，如果共產黨不鬥爭宗教，這八位神父何必苦苦跑出大陸，回到祖家？

信友及神長們應醒覺 效法耶穌戰勝魔鬼勢力

「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出現背棄基督精神的建議，殊足使人遺憾。深恐擾亂社會視聽，必須加以修正！

多默 歐豪年

本港教區近所召開教區會議，從基本上言，是有其積極意義，更因其討論範圍廣泛，且作分組提出草案，使每一出席者對教會當局現狀，有機會提出建設性的多方面意見；各小組之草案，亦不乏正確見解，宜爲教區當局所接納，但由於範圍之不受限制，其中亦有意見極不成熟者。如第七組之草案，有出現背棄基督精神之建議，如就其中第二章政治狀況所提聖教會應與共產黨尋求商談……之建議，可謂最顯著之錯誤，殊足使人感覺遺憾。根據草案所列舉理由，約可分爲如下三點：

第一點 認爲「教宗自己曾立榜樣，在兩個不同場的合中與蘇聯代表談話，此舉實屬難能可貴」。

第二點 認爲「我們感覺到在本港共產主義的主要鬪爭對象，並非反對宗教而是反錯誤的社會價値而鬪爭。」

第三點 認爲「我們的同胞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而生存，現時的敵對與惶恐的態度並非辦法，應採取積極態度去跟他們談論去了解他們」。

對此似是而非出於天主教官式會議所提之意見，深恐擾亂社會視聽，致辱基督精神本質，爰以天主子民之立場，就上列三點，分別論列，以就教於高明。

關於第一點

如本天主教教義精神，則天主教徒對世人之看法，一貫認爲人只有缺點，沒有壞人，教宗既爲萬民之牧當可接見任何人，包括有缺點的人，甚至與天主爲敵之人，而不應將其意義强解爲天主教與共產主義可以妥協之跡象。天主教絕對不能妥協的是一貫堅持唯物無神的，否定天賦人權的共產主義本身，而非否定共產黨徒，此乃明顯不過的事實，是作爲一個天主徒所應有之基本體認。

關於第二點

除非該草案能提供具體事實以支持及肯定此一觀點，否則單憑近於武斷之測臆，實屬毫無意義者。況且我們所召開者，雖僅屬香港教區……會議，但聖教會既屬一世界性之大家庭，各地區教友之社會觀，自應有一致性，除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所影響，致各地畧有不同外，其基本概念、信仰、信德，實無二致，當不能以地區性之特殊情形理由，强求教區當局，改變基本立場；何況香港居民，絕大多數反共，尤其貧民爲然，此乃不可否認之事實，固不待贅言也。

關於第三點

相信不待筆者置評，亦爲有識之士所笑，報告書論者，既非先知，亦非共產主義之信徒，對於現世社會制度之是否必將演變爲共產主義，固無妄下斷論之理，上述論調，筆者只曾見於唯物主義之論著中，不料今竟於此報告書上重見，不免使人詫異。假如報告書上述論調爲香港前途而言，亦屬杞人憂天，況二十年來，國內天主教友及神長均能憑堅定之信德，雖受極度宗教迫害，甚至流血殉教，亦能甘之如飴，未嘗以肉身利害爲念，獨我香港教區信友及神職界，便汲汲於與唯物主義無神論者謀取妥協，並視此爲迎合時代之見解，如以基督精神而言，則與前者相去不知幾千萬里。

若該草案以爲共產主義倡行財產均等社會制度與耶穌爲窮人之旨有共通處，則其看法當屬幼稚滑稽。容姑置不論；就其否定人之精神價値，否定人權，堅持無神思想，已與基督精神背道而馳，明智的天主教徒能否同意容許相反基督之精神與基督精神並存，能否置信有一天基督終可與撒殫結爲知己，是非之明，昭然在目。

昔日魔鬼曾經試探吾主，而香港教區信友及神長們此時此地正面臨魔鬼之威迫利誘，吾人應如何效法耶穌戰勝魔鬼勢力，如何堅持眞正的信德，實爲今日教區香港會議中最重要的課題。

人造衛星

尖兵作

亞洲的未來

岳騫

筆者在本刊寫過論新疆問題及會見艾沙先生的經過之後，不由得想起亞洲的未來。就整個世界來說，面積最大開發最早的是亞洲；人口最多的是亞洲；但是最亂的也是亞洲，尤其是戰後二十年來，大半個亞洲未得到短期和平，人民日日在戰爭及極權迫害中過生活，不容去考慮到未來的問題。因此，就經濟情況來說，亞洲當然不算太差，一個日本的成就，抵上整個非洲有餘；但是在政治方面說，亞洲就太落後了，比起歐洲，南北美固不如，即比起非洲也落後十五到二十年。事實很顯然，非洲到了今天除掉葡萄牙的兩塊屬地之外，幾乎全部獲得了獨立。但是亞洲呢？最少也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是在另一個國家統治之下，若以非洲的標準來說，亞洲最少也應當增加十個國家。

我們堅信共產主義即將在世界消失，共產黨人的極權統治，不久即將在民族主義巨流下，沖洗得無影無踪。因此要建立和平安定的亞洲，現在就該着手擬訂未來亞洲的一幅藍圖，筆者現就此問題，提出來向當代賢豪請教。

亞洲的未來是決定於蘇俄同中共的崩潰，因此，新地圖應當自中俄之間劃起，為了以身作則，我覺得還應該從中國邊區蒙疆藏三地說起。

中國從漢唐到明清，開疆拓土數萬里，收蒙古、新疆、西藏於中國版圖，這是先民一大成就，中國人經常引以為榮。雖然歷史上也有不少學者對於這種黷武政策提出過異議，但是，在當時情況來說，與其說是侵略，不如說是自衛，因為北方匈奴為中國邊患始於太古，直到唐期擒了頡利可汗，始戢其鋒，但是到了兩宋終於亡了中國。明朝向塞外用兵，完全是以攻為守，儘管如此，英宗尚為也先所俘，所以從漢到明，中國唯一邊患在北方，如何同北方民族鬭爭，成為歷代明君賢相的一大課題。同樣情形，對西域也是如此，雖然西域有力侵略中國的時候並不多，但是收西域以制匈奴成為漢代的基本國策，後代雖然形勢有變，基本上仍然未脫出這個範疇。雖然歷代不少學者指責漢武帝窮兵黷武，妨害國計民生，但清人王曇詠漢武帝詩獨說：「縱兵瀚海長城外，斬斷匈奴右臂來，和親本非中國計，窮邊纔是帝王才。」不失為持平之論。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想想，如果北方、西北方都沒有侵略的敵人存在，我們還沒有保留這些地區的必要，在國防上絕無需要，在資源上，人口移殖上可能有此需要，但在法理上而論，漢唐必須佔領西域，是為了自衛，法律為自衛而殺人，尚罪從末減，何況當時的西域根本沒有自存能力，如果漢唐不出兵佔領，也要淪於匈奴之手，受到更黑暗的統治，所以說為自衛而殖邊是可以原諒的。要了為了資源及移民而佔據另一個民族的領土，就是侵略，二者是不能混淆的。明乎此，可知蒙、疆、藏三地區，在消滅了共產主義，整個世界得到和平的時候，三地區都應該獨立。

不過，三個地區情況也不盡相同，必須分別說一說。

先說蒙古，目前的蒙古大概可以分為三部份，一是內蒙古，分散在寧夏、綏遠、察哈爾、熱河、興安各省的蒙族；一是外蒙古；一是蘇俄佔領下的厄里亞特蒙古。這三個地區在元明兩代均屬於一個統一的政府，早期屬於大元帝國，元帝國崩潰後的北元帝國，仍然統治此區，明朝中葉以後，北元帝國為權臣所滅，互爭雄長，國內大亂，但此一地區仍然是統一的。正式把蒙古分割，始於清，清太宗平察哈爾，殺林丹汗，征服了漠南蒙古，即內蒙古；清聖祖平準噶爾，先降服了漠北蒙古，即外蒙古，這時俄人勢力已經東來，就併吞了外蒙古以北的厄里亞特蒙古。三百多年來由於政治環境不同，三個地區的蒙古人，在精神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分歧，內蒙古大部份漢化，清末民初內蒙古許多王爺都在北京有住宅，經常住在北京，生活起居一如漢人。外蒙古在民國二十年以前，雖然有時獨立，有時內附，大權已操於俄人之手，但生活情況，還保持着蒙古人的風格。到哲希尊丹巴活佛死後，蒙共（蒙古人民黨）正式接收了政府，大力推行俄化，以俄語為準標語言，已經全盤俄化。但中年以上的蒙古人，即使未必懷念中國，但仍然忘不了成吉思汗的光榮事蹟，對俄國仍然面服心不服。至於厄里亞特蒙古人，受俄人統治三百多年，已失去民族自信心，完全以俄人自居了。

在蘇俄帝國崩潰後，蒙古人應當獨立，必須將厄里亞特蒙古、外蒙古、及漠南蒙族地區合成一個獨立國，國都仍設在庫倫（現名烏蘭巴托），成為東亞一個眞正的蒙古獨立國。

次說新疆，艾沙先生及其同志把新疆叫做東土耳其斯坦；把俄屬中亞五加盟共和國為西土耳其斯坦，流亡在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新疆人皆以此為奮鬭目標，對於這樣一個龐大的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筆者個人是希望能早一天出現的。但是要實現這種願望，也有許多大小的問題必須解決。首先必須在蘇俄帝國崩潰之後，中亞五國眞正獲得解放。即使如此，有一點也要注意的，中亞五國雖然是屬於同一民族，有同一信仰，但是中亞五國原來並不是一個國

家，不論在清代向中國進貢時，還是併入俄國之後，皆是五國獨立國家。到了蘇俄帝國崩潰後，五個國家肯不肯同新疆合併成一個國家，是一大疑問。中東阿拉伯國家也是同一血統，同一信仰的民族，但是卻分裂成這麼許多小國，甚至在一九五七年以前，伊拉克王朝未崩潰時，伊王費薩爾二世與約旦王哈辛是同曾祖的從堂兄弟，兩國也未曾合爲一國。埃及與敍利亞勉强合了幾年，結果還是不歡而散。如果中亞五國不肯合併，則新疆一地是否能獨立，就值得研究。到時必然發生的是人口問題，大陸陷共前，新疆人口號稱四百七十萬；屬於維吾爾族只有三百萬人；其他民族（烏茲別克，哈薩克）約佔一百萬，漢人也有七十萬。目前新疆人口據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新疆成立革委會時，中共公佈爲八百萬人。假定二十年中，新省本地人民繁衍了一百萬，則中共移民要在二百五十萬左右，加上原來的漢人也有三百多萬，與維吾爾人不相上下，較其他民族則多得多。如此情況，新省單獨建立一個國家，漢人將處於何等地位，此事大堪研究。未來的世界是和平的，民族與民族之間是應當友愛的，以六億多漢人去統治幾百萬維吾爾人自然不當，但以幾百萬維吾爾人、烏茲別克人、哈薩克人統治幾百萬漢人，也是同樣的不要。筆者衷心贊成土耳其斯坦獨立，但是，這許多困難也是必須克服的。

其次再說西藏，站在漢人立場來說，對西藏的興趣實在沒有新疆大，因爲西藏資源貧乏，人民思想落後，在在都不能同新疆比，也不能同蒙古相比。在英國據有印度時，西藏唯一用處是鞏固西陲國防，但自從英國撤出印度，雖然尼赫魯在世還想染指新疆，但印度落後情況也好不過西藏。要照筆者的看法，印度遲早要分裂成許多小國，所以說印度要想侵略西藏，完全是痴人說夢，不必重視的。

除去國防之外，西藏對中國並無用處，在道義上我們擔了一個侵略弱小民族的惡名，在事實上也背了一個爛包袱，讓它獨立，對中國可說是有利無害。不過西藏獨立，本身也有許多問題要解決，西藏境內的漢人並不多，由於天時地利皆不適合，中共向西藏移民並不太多。西藏未來的問題，還是它的轄境究竟包括什麼地方？過去英國人侵略西藏時，別有用心把現在的西藏稱爲內藏；而把西康、青海兩省凡是有藏人住居地方稱爲外藏，認爲皆是西藏領土。不知西康、青海境內藏人與西藏的藏人一向水火不相容，康巴娃（指康青藏人）對藏巴娃（西藏藏人）仇恨之深，甚於對漢人。所以西藏可以獨立，但是萬不能把康、青兩省已經漢化，與漢人可以和平相處的藏人算進去。

總之，西藏的疆域，若以英國人分的內外藏則太大，若是依照地圖上的西藏又不夠，公道的劃法應當以金沙江爲界，在地圖上屬於西康而實際上多年來一直歸西藏管轄的昌都地區，應歸屬於西藏。

西藏的未來，可以自行獨立，可以與不丹、錫金、克什米爾、印度阿薩密省，最好加上尼泊爾，合組一個信仰佛教的喜馬拉雅聯邦。

如果在中國的西與北兩面出現了這樣三個國家，都是幅員很大，人口稀少（估計東西土耳其斯坦合計約有五千萬人，其餘兩國均不足一千萬人），但是卻隔斷了中國與印度、俄國。無論到何時，這三個國家都不足威脅我們的邊區，我們只要注視這三個國家不被侵略，永遠保持獨立，則西陲與北部皆可成爲不設防地帶，省了多少人力財力，正可集中全力推行國內建設，早日完成國家的工業化，我們背上這三個爛包袱幹什麼？不必再憧憬漢唐盛世，那是一千多年，兩千多年以前的事，目前的時代不同了，我們今天要奉行的不是漢武帝，唐太宗的開疆拓土政策，應當是古聖先賢興滅國繼絕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條。再打一個比方，中國幾千年來所奉行的五代同堂家庭觀念，到今天徹底崩潰了，每一個兒子成家之後，一定要出去立業，最多是逢到年節，或父母生日大家歡聚一堂，更感到手足之樂。同樣地，蒙族、維族、藏族都是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幼弟，他們既然有志脫離大家庭出去成家立業，作長兄的，只有助以安家之資，教以持家之道，更要注意其獨立門戶之後，不要爲惡人引誘而傾家蕩產，如此才算進了作兄長的責任，斷沒有阻其自立門戶之理。因此，對於蒙、疆、藏三地區，將來應當給予以完整的獨立，除非眞是出於他們的請求，否則留在中國版圖內作一個高度自治區，依區區意見都大可不必。即使將來三地區任何一區或三區成爲中華民國境內一個自治單位，內政自理，國防外交屬之中央政府，也應當是一種臨時舉措，最後還是應該促其走向眞正獨立。

談完本國的事，再說一說亞洲還有那些應當獨立的地區。

一、在未來的蒙古以北，烏拉山以東，即所謂西伯利亞大部份地區，包括庫頁島與堪察加半島在內，此是鮮卑舊壤，其中仍有亞洲古老民族生息其間，自然也有一部份斯拉夫人，應當在此一地區建立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妨定名爲「鮮卑利亞」國。

二、琉球必須獨立，筆者在本刊已經說過，不再贅述。

三、克什米爾應當獨立，不問將來與西藏聯合，還是自建新國，這個亞洲文明小國，決不能剝奪其獨立權利。

四、錫金、不丹目前均是印度保護國，應當成爲完全獨立的國家，印度自顧不暇，大可不必再多管閒事去保護別國了。

五、印尼屬的西伊里安，澳洲屬的東新幾內亞是一個大島，有自己的民族，應當成一個獨立的國家。

六、中緬交界被緬甸併吞的撣邦，應當成爲一個獨立國。

七、葡屬的帝汶島及其周圍島嶼，也應當成爲一個國家。

八、散處於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的庫特族，更應當建立一個國家。

其餘尚有波斯灣周圍的一些小邦，也應當按其志願而獨立。當共產主義被消滅，俄國退回烏拉山以西，成爲一個純粹的歐洲國家，亞洲將會出現十幾個新國，每一個民族都可自決其前途，世界始有永久的和平，人類也逐漸步上大同世界的領域。



一個陣營的優秀人材，自己不能用，反而為敵人所用，叫做「楚材晉用」。這個故事發生在「春秋」時代。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聲子請復伍舉」一文，蔡聲子對令尹子木說：「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意思是說：楚國出產的上好木材和獸皮，自己不知道使用，卻被晉國利用了去。這是針對楚國的「人才外流」說的。接着他又舉出四個實例：

一、成公六年，晉欒書救鄭，和楚師在繞角發生了遭遇戰，晉師已經準備退卻了，因為析公的獻計而轉敗為勝。二、成公十八年，楚伐宋，圍彭城。晉人救宋，兩軍遇於靡角之谷；晉軍採用雍子的心理戰法，還未正式接戰，楚軍便潰敗了。三、成公二年，申公巫臣帶着夏姬投晉之後，唆使吳國刼楚，成為楚國的心腹之患。四、成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晉軍將敗，由於苗賁皇的獻策，反而大敗楚師。

以上四次戰役，勝負關鍵，完全繫在析公、雍子、巫臣、苗賁皇四個人的身上。而這四個人都是楚人，由於內部傾軋，不為本國所容，被迫投晉的，晉國卻用這些人戰勝楚國。蔡聲子認為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楚國應該永遠記住。於是令尹子木把伍舉赦了回來。

楚材晉「不」用

報載四月二十四日，中共發射出第一枚人造衛星。美國認為「北京成功地將三百八十磅的衛星放上軌迹，顯示中共正在發展能作洲際發射五千英里或以上的火箭。」中共從那裏獲得這樣的強力火箭呢？追本溯源，應該說這種載具是美國人「贈」給中共的——因為它在一九五五年把一位火箭專家趕進了中國大陸！

這位專家就是錢學森。

錢學森於一九三五年赴美留學，從事於「航空力學」的研究，後來又研究火箭；他對「航空高速力學」和「噴射推進」都有了不起的成就。由於他在大戰時有許多貢獻，美國國防部、空軍部、科學研究發展局，先後發給他勛章或獎狀。可惜竟由一個「莫須有」的共黨嫌疑而被遣回大陸。人材資敵，蠢何如之！賣油郎有詩嘆曰：

其一

一將能敵十萬兵，淮陰居楚寂無名；
烏騅不逝困垓下，方悔當年輕此生。

其二

鄰有賢材國患深，蔡聲諸例費沈吟；
一朝縱虎歸山去，核彈恐慌縈夢魂。

其三

種族偏見實堪哀，竟把奇才作楚材；
不是當年愚蠢甚，紅歌怎自九天來！

創造人物的新框框

小孩子看戲，每看到人物出場，必定問是好人還是壞人，並熱烈盼望好人能得到勝利，壞人從失敗告終。至於其他，則他們都不去管，這是因為小孩子的大腦還幼稚，還不能容納更多更複雜的事情。在他們的心目中，人，只有一個好人與壞人的區別。然而現實生活中的人，絕不是孩子心目中的好人壞人。全人類共有的人性和各不同階層的人的「階級性」，都是極其複雜的。因此，中國著名的作家秦兆陽，邵荃麟，巴人等曾提出「寫中間人物」；「寫英雄人物的陰暗面」，提出「人性論」，希望文學創作不要落入簡單的俗套，不要受教條主義的條條框框的限制。更深入挖掘人性，寫出真真正正的，有血有肉的，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

可惜的是，這些理論在中國大陸沒有受到重視，而且他們還被教條主義者打成牛神蛇鬼，永世不得翻身。

在自由世界，人性是被廣泛承認的，人性的複雜性也是被承認的。作家、藝術家本來具有挖掘人性，表現人性的充分自由。可惜的是，一些偷懶的作家和那些低能的冒牌作家，不願意花費時間，花費精神去鑽研，去探索人性深奧複雜的內容，去挖掘人物心靈深處。把文藝創作當作遊戲；當作炒雜會；當作沽名釣譽，欺騙取讀者財物的工具。寫來寫去只寫出小孩子心目中的好人與壞人，並充分滿足小孩子的願望，不管故事情節的發展如何，不管有沒有大團圓的可能性，硬要生拼硬插安排一個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窮小子和千金小姐戀愛，難成眷屬，最後窮小子，必定是中了馬票頭獎，一夜之間變成百萬富翁；或是窮小子最終成為洋博士，月入萬元，解除一切障碍，皆大歡喜地大團圓。闊家少爺和工廠女工戀愛，結果不是男方突告破產，拉平了原有的懸殊，就是把與女工搶刼情人的富家小姐，寫成十惡不赦的妖物，並最終暴露了醜惡的面目，使男方家長體會到女工的可愛，皆大歡喜地收場。

而且，每一個人物都硬抄京劇的臉譜，好人必是眉清眼秀，面目可人；壞人必是臉肉橫生，相貌可憎。好人一切言行必定都好，壞人必定是處處都壞。把所有的讀者都當作小孩子，以為他們什麼都不懂，只懂得世間有好人與壞人，以為他們所要的只是好人與壞人鬬爭的故事。這樣粗糙低劣的東西，虧作者還有臉皮稱為文藝創作。

這種看不起讀者，粗製濫造的「作品」，如洪水泛濫，充塞整個文化市場，其影響殊壞。眞是想不到在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的自由世界，由於部份作者的偷懶和不負責任，竟製造出這種新的條條框框。這能不引起有良知的讀者的憤怒！能不引起有寫作良心的作家的警惕嗎？

求求今日在自由世界的作家們，珍惜並好好運用這份可以創造的自由！

天主

藍海文

天主，請將智慧賜給你的信徒，
如今他們在黑夜裏迷失了路；
在懦弱、動搖和恐懼中拯救他們，

由老馬的僑光報說起

由於馬森亮在美國大展抱負，使我發生無限感慨！

我是不交酒肉朋友的，我與老馬在港時，平日甚少見面，在一起吃吃喝喝總共不到十次。可是，當我發現他的才華氣魄之後，便盡力向老萬推荐，等到老萬也認為老馬是匹千里馬，幾乎是盡全力把他由短程拉到長班馬中參加賽事，使其能展所長，一下子便出人頭地。老馬是挾在港筆戰勝利之餘威去美的，他一到達三藩市，便哄動了整個美國華僑社會，由老一輩的僑領，到青年的留學生，都知道「萬人雜誌」的健將馬森亮到了美國，請宴、演講、寫專欄，把老馬忙得席不暇暖，後來被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賞識，及一班志同道合之士相助，支持他在三藩市開書店、印刷所並辦「僑光報」。

我想：老馬誠然是千里馬，如果我與老萬是一個嫉才或不能用才的人，他在美國的事業，可能沒有這樣順利。因為老馬的學識才能均超過我；他如果不去美國，在香港文化界的前途，也必然要超過我。但我一心希望他跑在我的前面，不但沒有拉住他，而且盡力的「鞭策」他一往直前。

我們這個國家會弄成今日這個樣子，就是嫉才的人太多了；識才、愛才、而又能用眞才的人太少。因此能者不在位，處處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我們眼看到多少眞才，被那班高高在上的庸才壓制得出不了頭；多少千里馬，被那班村夫糟蹋，駢死於槽櫪之間。這班庸才村夫，他們不是「憎人富貴，厭人貧」，便是有眼無珠；他們既瞧不起沒有本事的人，又怕有本事的人會脫穎而出；他們所能用的，只是擅於吹拍作狀，永遠不會超過他們的奴才。

我常自檢討，生平無所長，就是識才、敬才、愛才、而又敢於用才。這種作風與胸懷並非今日始，我在大陸帶兵時，便有過不少這樣的事例，做我的副手或部屬，只要有眞才實學，便不愁不出人頭地，我巴不得將他們一個個捧起來，超越在我的前面，我不會嫉才而使之出不了頭。我的第三任副手魯文貞是軍校十四期老大哥，其人有許多地方均強過我，我兩次保升他不准；第三次保升他時我堅決表示：這次再不准，我退位讓賢。這樣才迫着長官批准。後來他在練兵作戰的表現上，果然出類拔萃。我與他無論平時戰時，彼此呼應，相互照顧；尤其在戰時，他對我的支援，往往捨死忘生。根據我的經驗，人生在世，與其積財富，不如積友情；一個人不怕無才，只要能識才、敬才、無私無我的敢於用才，比自己有才更能發生重大作用。那班要錢不要朋友，無才而又嫉才的傢伙，你不要看他目前如何神氣威風，他們是經不起風浪，受不起打擊的，一旦垮了下去，便永無翻身之望。（通告：敬請「僑光報」各位作者，以後每篇多寫兩百字以補足篇幅，并盼將第五期以後各稿賜寄。）

張贛萍

低彈集

今天擺下陷阱，要二十萬人離經叛教，
天主啊，不是勝利就是永遠認輸！

請將識別是非的能力賜給你的信徒，
讓他們時時刻刻驅散醜惡的毒霧；
在錯搭賊船之前，請你拯救他們，
天主啊，不是勝利就是永遠認輸！
一九七〇年五月六日

由識字率說到其他

最近，香港國際學校校長羅拔．克斯汀先生預料，香港的「識字率」數年後將成為世界之冠。又一項世界冠軍！不知道所謂識字率是否包括「沿步路過」、「乘客應該小心當經過跳板」之類在內？不過聽了克斯汀隨之而發的權威論述，這個未來的第一實在不敢恭維。

克斯汀說：「香港是『雙重語言』最發達的地方，英語在社交商業上更廣泛地被使用，因此，現代的教育應將眼光放大，推重國際性，不要單注意本地之問題。」

千里來龍，在此結穴。原來所謂識字率只是他强調的「國際性」英語，這番權威的結論絃外之音，就是說香港應該注重「國際性」的英語，至於中文教育問題，中文成為官方文字等只是「本地之問題」，大可遲一步改良、實現。類似的論調不久前我們就聽過，記得一位高等華人談及中文列為官方文字時曾經說過：「現代社會中單靠中文不足完全表達事物的稱謂和意思的涵義，採取中文作為法定語言只是基於種族情感。」

克斯汀是洋人，聽的是英語，說的寫的也可能都是英語，因此便認為英語被「更」廣泛使用，應該被注重，本是未可厚非。但是中國人也說出異曲同工的論調，實在耐人尋味！大概他認為中文不足達意，應被淘汰，或者是英文凌駕中文之上，可以取而代之？

克斯汀雖然下錯了結論，他說的「雙重語言發達」「英語在社交商業上被廣泛使用」卻是事實，而且已是此地的特色，可惜這種「發達」、「特色」有時並不可喜。就教育方面說，一般家長早已將眼光放大，認為子女讀完小學便算具有不俗的中文基礎，不必再予重視。據最近的統計數字，克斯汀口中說的七十萬小學生，繼續升中的只有四十八萬，而其中升讀中文中學的僅佔百分之二十八！因為政府也早已將眼光放大，只注重「國際性」的英語，英文文憑吃香，所換得的待遇也特別優厚。會說國際性語言的英籍官員除了薪俸高人一等，還可以拿房屋、旅費、子女教育費等等津貼。而華籍職員加薪只能是七除八扣、象徵式的百分之五！

此外，高等華人在督轅園遊會說的是英語，對華籍下屬也是說英語；青年男女也在競說英語，爭着改英文名字；甚至，作家在方塊字小說，論文裏也要廢棄現成的中文不用，改寫英語或英譯中式的對白，誰敢否認英語不是被更廣泛地使用呢？嗚呼，如此識字率，如此世界之冠！我們能不感到光榮、驕傲？有西江月一首嘆曰：

「如要停車乃可，何妨沿步而經。香江教育第一名，額手欣然稱慶！
漢字不能達意，英文最足傳情？高華人（註）與克斯汀，前後遙遙呼應！」

註：「高華人」即高等華人之簡稱。

江城子

漂蘭小品

費子彬·毛、林·朱德

趙聰

壽徵

孟河名醫費子彬，來港執業二十年，活人無算。伊每至酒樓參加宴會，甫進門，座上客紛紛起立爲禮；早晚散步街頭，所遇行人亦不乏向之把手道候者。伊非長於交際的名流，何以相識如此之多，蓋皆因有病求伊醫愈之人也。其中有些他自己都叫不出名兒來。在下與費翁相識亦二十年，每年共飲宴、共散步者不計其數，上云種種，皆親見之。

費翁今年八十大壽，壽辰爲端午節次日。榴花含笑，艷裝迎人，正逢仲夏，美景紛陳。聞其常州同鄉之旅港者，是日晚在九龍大富貴設宴祝報；因而請其解除此地域之限制，使非常州籍之友好和醫愈之病人，亦得同往分享壽麵，及時一堂濟濟，富貴壽考，豈非大樂事耶？伊素與眾樂樂，藹非乃邀下采。八年前張大千爲之畫像，伊自題有「四海茫茫，天地無語」之句。然值此八十大慶，允宜化爲歡笑，飛壽觴以醉。

八十老翁，談笑歷久不倦，走路健步如飛，因求醫者眾，日日施診，無假期，無休息，業餘還要寫「孟河醫案」，妙語如珠，比在下之早九晚五更加勞累。然而二十年來伊從未病過，偶有不適，自醫旋愈，其健康過人，宜爲壽徵。

看看北京的毛澤東，今年不過七十六歲，卻是走路須人扶，說話流口水，比之費翁，那可以道里計？此其故何哉？一殺人一壽人耳。壽人者人亦壽之，殺人者自促其壽，此自然之理，非迷信也。

（此一則，固有意效顰，摹費氏作風，惜思狹筆拙，畫虎不成，奈何！）

毛、林

冷藏已逾半載之毛、林，爲慶祝勞動節，五月一日晚上又在天安門出現。

本刊上期，在下就周恩來訪朝鮮，更結合葉羣未出來迎周、張春橋久在北京不返其工作崗位等等情況，推斷林彪可能病重，或竟病危。如今林彪又在天安門出現，豈非在下跌了眼鏡？

在下以爲林彪這次出現，實不能證明他在四月上中旬沒有病重過，只能證明他在四月下旬又有起色，脫離了險境。

毛共至今仍然標榜馬列主義，並且自認是列寧的衣鉢眞傳，而指蘇修爲列寧的叛徒。其反美反蘇的宣傳文字，以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全引用列寧的話作爲根據。過去列寧的冥壽，中共中央曾多次舉行過紀念儀式。

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爲列寧百歲誕，百歲乃一成數，比過去幾年的冥誕都重要。所以蘇聯今年大張旗鼓，隆重慶祝，各與國都到莫斯科參加慶典，其場面之宏偉，不次於慶祝十月

羅廣福壯烈就義廿週

羅廣福，字心田。廣西鬱林縣寨山村人。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即中山大學之前身。家貧苦學，個性剛直，胸懷灑脫，飽讀聖賢書；故浩氣磅礴，肝膽照人，樂於扶掖後進，邑人愛戴之。高師畢業後，從事教育，曾任梧州高中及鬱林第二高級中學校長；歷充中國國民黨廣西省黨部書記長，爲黨國先進，與鄭彥芬、黃惜芬交甚篤。民三十六年調充廣西第十區（宜山）專員兼保安司令。在專員任職期間，剿滅桂北土共。時共匪已渡長江，進逼粵桂，華南風暴日緊，桂省專區一律調武人接充，羅乃去職回原籍。

民三十八年冬，國軍向西南轉進，鬱林亦隨陷落；未及月，共匪對地方稍有名望者開始捕殺，初欲捕羅廣福不獲，乃盡捕曾追隨羅氏做事之高級幹部。羅逃到梧州，擬奔香港，不幸爲匪偵知而被捕，囚之以大電油桶，秘密押同鬱林。旋於民三十九年舊曆四月初四日「公審」於鬱林大府園操場。匪欲將羅綑縛押赴「刑場」，因羅氏生得身材高大，猝起飛腳踢倒二匪。在被押往東郊場時，羅氏一路高呼：「中國國民黨萬歲！中華民國萬歲！……」毫無懼色！死事之壯，邑人爲之涕泣。其事蹟已刊於台灣出版之民族英雄一書中。

羅既被害，曝屍數日。匪在殺羅之前，且以假言誘其胞弟羅廣祿曰：「汝兄羅專員可具保釋放，速到具保」等語。其弟自以爲清白，素未爲官，信以爲眞，欣然逕往，至亦被逮，於是羅與其弟亦同時遇難。然而其弟廣祿之妻事前亦未知之也，匪復以同樣手法誘其弟之妻出城而一併殺之，匪之兇殘如此！

當鬱林淪陷之時，共匪利用地方上之矛盾，以肅清其認爲「反動」勢力。緣以鬱林地方上之領導人物中，一爲羅廣福，一爲陳錫珖，因競選立法委員事而生對立，於是形成羅、陳兩地方派別。匪至，陳派中人多投機附匪。匪乃得利用地方矛盾以先剪除羅派，羅之逃抵梧州被捕，乃陳派助匪偵知者也。至

革命。

毛共既然祖述列寧，又挾列寧以自重而攻擊蘇修，更宜擴大紀念，與蘇修唱對台，藉爭一日之長，絕對無理由不舉行慶祝儀式。然而它竟然無之，對待列寧，還不如對待孫中山先生，因為孫誕時會有儀式舉行。

又如五一節，今年有人造地球衛星獻禮，照說應該大慶特慶，向全世界誇耀一番。然而一如去年，只在晚上九時後，由毛、林到天安門亮一會兒相，並無紀念儀式。

這兩次應舉行紀念大會而竟不舉行的道理，應是林彪的病體不能支持在天安門久立講話的緣故。文革後，大慶大典，林彪是唯一的講話者，周恩來不能替代。既然林彪不能講話，那就影響到連儀式也不舉行了。

五一晚上林雖與毛周出現，只能證明病有起色，脫離險境而已；病是仍然在病，甚至病得不能支持，即使只站立十五分鐘的講話，如六九年十月一日時然。

然而就只這一稍微好轉，北京的情況就與四月間大不相同：張春橋已經不在北京，葉羣亦隨林彪出現，按筆劃排名，爬在了江青的頭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大批的新軍人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門和工作組的軍代表，全登上天安門！這些人名都很陌生，恐怕是首次享有此殊榮，他們的地位並且在各部門「負責同志」之上。

朱德

朱德、陳雲、董必武、劉伯承、徐向前、陳毅、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這些元老，全未出席晚會。

這可以證明，他們之所以被選進「九大」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一如過去陳紹禹、李立三、張聞天等之選進「七大」「八大」，同是反面教員。

還有一位不應是反面教員的謝富治，也未出現。如果謝非不在京，而竟不出席晚會，那就說明了北京在五一以前必發生過一次嚴重的內爭。

人造衛星與食無魚

方程

在「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下，中共「也要搞人造衛星」，據說做得最重，升得最高的那顆紅衛星在四月二十五日是「成功地發射」了。

左報宣傳說：這個「特大的喜訊」大長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氣，是「毛主席英明領導下」的一項奇跡，使美帝、蘇修驚駭、抽泣。

一位左派仁兄向筆者「報喜」，洋洋自得的說：「大陸也有衛星了，誰敢再說大陸不是國富民強的一等大國？你常說大陸落後，這些反動言論要收檔了吧？」

這位仁兄拿着文滙報儘在報喜，可惜一顆人造衛星並不能推翻我說的「落後」，因為，那是物質生活，指人類起碼的生活。

聽到人造衛星「成功」消息的同時，筆者一位親戚剛從大陸回港，向我訴說廣州親友的「落後」生活，我覺得正在「驚駭抽泣」的是我的一班大陸親友與及千千萬萬的中國人！

敝戚十多年未曾回大陸，四月二十五日那天返港，卻發誓不再返鄉探親了，他說：

「為了我一個人在廣州能吃到一頓算是豐富的飯，卻要兩家六口勒緊褲帶捱餓一個月，如果我多回去幾次，他們豈非要餓死？」

原來敝戚回去之前曾預先寫信通知廣州的父母姊弟，兩家人因此抵着整個月吃不飽，把糧票省下來，等他回去時，兩家人才去湊買應得的副食品，而整個月節食所能換回來的只是一尾鯇魚。兩家人，整個月，一尾鯇魚！難怪敝戚對着那頓「豐富」的「最後晚餐」怎麼也食不下咽，返港後發誓不再回去做「食無魚、出無車、家有老母」的摩登馮諼了！

大陸罐頭在此間廉價推銷，敝戚帶回去卻成了大陸親友的珍饈；此間看成垃圾的幾寸鐵線，帶回去便成了罕世奇珍；此間不值一文的破布舊衣帶，回去便成了無價之寶。敝戚帶去了兩卷廁紙，他那白頭老父有如久旱逢甘露，對他說：「去年託某某帶回來的兩卷我還捨不得用！」而白頭人寫信來港時，只能寫上：「廣州供應充足，物品不必寄來。」

人家說文明與精神生活成反比例，今日的大陸可以說是科技愈進步，物質生活便愈落後，至於精神生活，對大陸同胞來說，那早已陌生得很。報喜報喜，幾時見過他們報憂？如果問問「幸福的人民」對人造衛星有何感想，答案一定是：我們寧要褲子，不要核子！

有疊韻十六字令嘆曰：

「空！人造衛星上太空。
嗟來食，肚子亦全空！」

年祭

八桂書生

羅廣福被害後，眾皆嘩然！加以共匪開始清算追害，益增縣民之憤。於是接踵而有爵林全縣民眾十餘萬人於一夜之間，將二十個偽「鄉公所」之匪幹殺清光，並殲滅匪軍一營，進攻縣城之抗暴義舉，反共義民，後雖被匪撲滅，亦足見當時之民心，未嘗非羅廣福犧牲之壯烈所使然也。

羅氏有子鳳剛、女鳳蘭、鳳蔚、鳳貞。除鳳貞留困大陸不知下落外，餘均居港。羅氏之老妻亦隨焉。其子鳳剛曾肄業珠海書院，娶日婦，居華屋，母則居石峽尾新區，零仃孤苦，生活賴長次女照料，惟子鳳剛，晏如也，樂不思蜀。更或未聞父，矣！羅氏一家星散，可謂悲慘！

羅廣福專員，一生為國，壯烈成仁轉瞬又已二十年，筆者曾一度同袍澤。大陸淪陷後，抱節而死者雖非只羅氏一人，然其慷慨犧牲，每懷忠烈，倍覺黯然！爰執筆以彰之，並賦一絕遙祭：

國恨家仇二十年，激昂罵賊已長眠！
寒山血染山河淚；遙致心香慰九泉。

從一年前的毛話看中共

魯遷

中共的「九大」已經開過一年了。照中共的字面宣傳看，文革已經勝利，鑼鼓已經沉寂了。事實上文革所造成亂局，是結而未束，欲罷不能。

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為了對蘇的談判問題和整黨建黨問題，新當權派和毛派曾大鬭特鬭，大鬧特鬧，筆者已作了不少報導和分析。從今年一月以來，上述「兩座大山」算是爬過去了。在對蘇共問題上，實行兩頭馬車政策，一方面雙方已從邊境上撤兵五十公里，決心避免再發生武力衝突，撤兵是蘇聯主動開始的，中共也隨着撤了。這表現了新當權派的意向。另一方面對蘇共的理論鬭爭，不但沒緩和並且還越來越狠，紀念列寧誕生百週年，中共發表的長文，皆引用毛澤東的話，指蘇共是資產階級專政，遠遠超過了以往「修正主義」的指責，這表現了毛派的意向。總括說來，是現實上妥協，理論上繼續大叫。從這一結果看，新當權派仍居優勢。因為雙方撤兵一事，打破了毛「備戰」陰謀。毛本來想利用對蘇的軍事緊張，發展成一次小型的熱戰，來調動各軍區的部隊，像一九五一年打韓戰一樣，把各軍區的兵力調散之後，便實行削藩，把「多中心」化的權力收回來，重建他的獨裁王國。現在雙方從邊境互相撤兵，「備戰」成為無的放矢了。這眞使老毛兩眼發黑。最近才看到，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的講話全文，他極力鼓動「備戰」，擴大衝突。他說道：「此外，過去講過的了。就是要準備打仗。無論那一年，我們要準備打仗。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麼辦呢？不管他來不來，我們應該準備。」從「人家就問了：他不來怎麼辦呢？」這兩句看，新當權派顯然不相信蘇聯會進攻，迫得老毛非細描不可。

在「整黨建黨」問題上，新當權派似已獲全勝。因為自從一月六日廣播了對付極左派的文件之後，就轉趨風平浪靜。三月份「紅旗」上，那篇講整黨的文章中，公然說出「緊跟毛主席」很少犯錯誤的人，都不能入黨。可見毛派完全受到控制。

不過兩派的鬭爭，還沒有結局。近兩月來中共的表現仍然陰陽怪氣。例如「人民日報」很少發表社論，很少刊載大頭頭的公開講話，和政策性的文件，成天在那裏叫嚷農業豐收，工業增產。這種反常情況，與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在大躍進中跌斷腿之後完全相似。說明毛又被扣進了悶鍋。筆者這一說法，與左報上高舉毛思想「偉大紅旗」的論調相去太遠了，有人就不免懷疑。如果毛已失權，為什麼還不斷對毛喊萬歲呢？關於這個必然的疑問，牽涉的因素既複雜又微妙，非本文所能盡。不過，我提醒各位讀者，當一九六二年老毛被迫退到「第二線」走倒霉運時，中共宣傳機構不是照樣喊毛萬歲嗎？

當前的形勢，可從一年前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的講話得到印證。

「有些人的意見不一定跟我們一致，但是，不是敵我關係。我就不相信，譬如具體來講，說是什麼楊得志跟王効禹是敵我關係。你們兩個人的關係是敵我關係，還是人民內部的關係？據我看是人民內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點官僚主義，沒有大管你們，你們也沒有向中央提出來討論。山東這麼一個大省，是人民內部矛盾，乘此機會，你們談一談嘛，好不好呀？我看華東也有這個人民內部問題。

還有山西，也有人民內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麼盡吵幹什麼！

還有雲、貴、川的問題。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問題就是了，那比較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這個同志，不是叫許世友嗎？前年我們在上海那個時候可了不得了，七、八、九三個月。現在日子總好過一點嘛！我說的是整個局面，你那個南京跑出一個什麼『紅總』，做工作之結果，還是合作了嘛，一個『八・二七』，一個『紅總』，還不是合作了嗎？」

毛這段話透露了許多個大問題。㈠各地方都有問題，山東、山西、華東（上海、安徽、江蘇、浙江）、雲、貴、川問題最嚴重。什麼問題呢？「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互相鬭爭。㈡毛已沒有權威來制裁和處理各地的糾紛。關於楊得志和王効禹的鬭爭，他的眞正目的在維護王効禹。因王効禹是山東省首先響應文革的毛派。可是受制於軍區司令，革委會副主任楊得志。楊得志把王打成階級敵人，毛則說是「人民內部矛盾」。他不敢斥責和處分楊得志，只婉言勸他別動粗。提他兩人時先提楊後提王，而王是革委會主任，地位在楊之上。所以如此，因為握有槍桿子的楊得志不好惹。㈢中共的宣傳八股之一是：「美帝、蘇修的形勢一天一天的爛下去，我們的形勢一天一天的好起來」，「他們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這次毛澤東說漏了咀，居然用來說自己：「現在日子總好過一點嘛！」說明非常難挨。㈣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兵變之後，毛派奪權崩潰，形勢危急，所以他說：「那個時候可不得了。」結果他停止了奪權，搞「大聯合」，所謂「大聯合」即是承認反毛的羣眾組織為革命派，與毛派組織聯合。南京的「紅總」，上海的「赤衛隊」，四川的「產業軍」，武漢的「百萬雄師」，都是反毛組織，結果一概被納入大聯合，這是毛收拾文革的主要辦法之一。

可是也因此留下禍根，直到去年「九大」時，還是「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互鬭不已。但是除此之外，毛也再沒有好辦法了。因反毛派佔多數，毛派佔少數，無法把多數消滅。結果軍人支持反毛的多數派，掌握了大權。

再看毛的話：「過去不是講過兩句話嗎？地方的問題在軍隊，軍隊的問題在工作。不是生死寃仇，那何必呢？要講個人恩怨呀，那個帳算不了那麼多。」他一語道破問題在「軍隊」。並且勸軍人不要再記文革奪權時的舊怨。反映了什麼呢？毛難以措手的是軍人。筆者一貫認為以軍人為中心的新當權派在反毛，並已掌權，到此得到毛不打自招的證明。

長期而且痛苦的實驗

古鶴翔

列寧誕生，業已一百年。列寧創建的蘇聯，其存在亦已超過半個世紀。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半個世紀以來的世界局面罷。

自從蘇聯建立以後，世界上受壓迫的民族曾經狂熱地嚮往於這個國家，嚮往於這個理想，絕大多數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和工農羣眾都以左傾為「光榮」，以左傾為「進步」。

名滿世界的作家高爾基，魯迅和羅曼羅蘭等紛紛為這個政權宣傳，為這個理想而服務。當時人們視抨擊蘇聯的人是「反動者」、「反革命」！人們曾認為任何攻擊蘇聯的宣傳都是「帝國主義的謠言」、「資本家的謊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不堪德軍一擊，迅即潰敗，世界人民都為蘇聯憂心。在這期間，史大林號召「民主國家」聯合反抗法西斯德國，於是美援挽救了共產政權的滅亡。

誰知戰事甫告結束，東歐立即陷入蘇聯帝國主義手中，中國大陸和韓、越共產政權也陷入蘇聯帝國手中。在美洲，在非洲及世界各地，共產主義風起雲湧。

這時候，髣髴共產主義已經成為世界的主流，人類似乎不可避免於全部赤化！

然而，當共產主義正在高潮的時候，世界人民卻發現了共產主義不但不如幻想那般美麗，而且十分醜惡，十分恐怖。人們於幻滅之餘，大都興起了與共產主義搏鬬的決心！

高爾基曾經反對史大林的濫殺政策，結果高爾基不明不白地死了。

羅曼羅蘭目覩蘇聯的眞相以後，他成為堅決的反共者。

魯迅死得太早了，他未能目覩共產主義的眞相；如果魯迅在生，他一定反對那奴役人民、壓迫人民，使人民飢寒交迫的共產政權——備受魯迅讚揚的巴金和胡風等人，不是受盡共產黨的迫害嗎？

請看四月卅一日美聯社紐約電罷：一個美麗動人的卅五歲女侍者，四月十日在一艘蘇聯拖網捕魚船上，因為服食過量安眠藥而被送入醫院，已在美國請求政治庇護。戴安娜柏倫娜透過一名傳譯員說，她不願意回到蘇聯去，因為她覺得在那邊不自由，及知道她在這裏是自由的。經過駐聯合國的蘇聯使團官員謀求將她轉入一間在曼赫頓的醫院，而能由他們自己的醫生照料她，但這位身材嬌小淺棕色頭髮的柏倫娜，在斯達登島的美國公立醫院內，作上項的決定。她在一次訪問談話中說：「我希望在美國不回蘇聯。」

戴安娜．柏倫娜，她和史大林的女兒一樣，寧願離鄉別井，遠離故國，這為了什麼？

我們居住在香港這殖民地的人，為什麼不返回我們的國家，而寧願暫時受外國人的統治？

居住在大陸的同胞，他們何以冒死逃亡？

答案只有一個：為了生存，為了自由和溫飽！我們且看所謂共產主義的天堂，建立了半個世紀以上的蘇聯的情形罷：「人民往往從三四百公里外的鄉村跑到莫斯科搶購物質，莫斯科的兔子每頭售價約港幣九十元，鷄蛋每隻約港幣一元三角。」

在我們中國大陸呢，目前正在進行着「一打三反運動」，單單聽見這名稱，已經令人心膽皆寒，更不要說身受迫害的同胞了！

近來不少返鄉探親的香港同胞被捕，他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

大陸同胞病了怎樣？找赤腳醫生去！

大陸同胞要求學，怎辦？可找「速成教師」，他們學了四十天毛語錄，即可教人！

大陸同胞應怎樣生活？請看左報下列報導：「知識青年潘香春來到農村不久，一件衣裳上磨破了幾個洞。一天，有人對她說：『年輕姑娘，穿件破衣服多不體面。』聽了這話，她當時覺得很在理，趕快回家去換了件衣服。在一起幹活的老貧農裴發看到後，當晚找潘香春談心，和她共同學習毛主席關於艱苦奮鬬的教導，並且意味深長地對她說：『衣服磨破了洞，補上了照樣可穿。如果思想上出了毛病，那就要走邪路了。』……從此以後，潘香春就一直穿着一件補衣服，和貧下中農風裏來，雨裏去，勞動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天長日久，衣服被風吹雨淋，變成了白色，破得補釘打補釘。她說：『衣服上多了一塊補釘，就增加一份抗拒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能力。』這份事，使知識青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都把潘香春穿的這件破衣服叫做防腐衣。」

「革命」的目的為了什麼？是為了要人民喫不飽，穿不暖，受盡折磨，只聽一個人話麼？

不，中國人民已經覺醒了。中國人民不願自己受壓迫，更不願將自己的血液輸送給世界各地的破壞者，但毛澤東共產黨卻强迫人民如此。

毛澤東在韓戰中犧牲了中國無限的人命和資財，在越戰中也如此。最近印尼政府指斥毛共企圖使蘇加諾復辟；馬來西亞總理拉曼也指斥馬共企圖叛亂，而馬共的標語中印有毛像；在巴基斯坦，毛共也建立了一個軍事基地，訓練克什米爾游擊隊。

在蘇共建立已五十餘年，毛共建立已廿餘年的今天，共產主義已被中蘇兩國人民所厭惡，中國人民更在不停地展開或明或暗的反共活動，東歐各共產國家也在不停地反抗蘇聯的侵略，中共和蘇聯已由「兄弟之邦」變作生死大敵，東南亞人民都從共產主義的噩夢中覺醒了。

可是，毛共征服世界的野心仍未停止，在若干苦難的地區，仍有少數不滿現實的人被共產主義所迷惑及收買。

揭發共黨的眞相，喚醒受迷惑及被收買的人，粉碎共產帝國主義征服世界的陰謀，這是反共者的共同責任。

經過半個世紀的實驗，我們已獲得一個結論：「共產主義就是奴役、痛苦、饑寒和死亡的代名詞！」



南斯拉夫首都——布爾格雷德（下）



導遊討厭　司機可憎

後來又到了一個古砲台，建築非常宏偉廣濶，就像一座古城一樣，在城門口，一大列坦克車和高射砲等陳列着，據說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物。在砲台頂上，可以瞭望整個都市的全景，中間一條河流，是多腦河的支流，風景倒是非常美麗的。

結束了上午的遊覽，在回途中，哈利又詢問我對於明天的計劃，去島嶼還是去布達佩斯？

我說：「第一點，要我另外付錢來去島嶼，我是不願意的，因為我們所付了旅行社的款不會用（如去布達佩斯的費用，不去時可以退還），雖說可以退還，但手續麻煩，不知等到那天才可以到手。第二點，我對那些島嶼不感興趣，說游泳、海灘、遊艇這等等玩意，我們在美國多的是，如米亞美、夏威夷，我相信都會比你們那些島嶼更好，我老遠的跑來是想看些新鮮的東西，不是來游水的。」

哈利沒有話說了，只望着老周說：「你到布達佩斯去，一定會很失望，那地方對遊客的確不很適宜。」

老周給他個嚇一下，竟然跟我說：「我們不值得去冒這個險呀！還是改變計劃吧？」「不，冒險我也得去，你害怕，你們兩個自己去吧？」老周這人糊塗到這個地步，我真是生起氣來，於是我用中國話對老周說：「老周！你什麼都害怕，請你看看這個的士司機吧？你看他一臉橫肉，兇眉惡眼，額頭上一條深深的傷痕，你不想想，由得他車我們去跑三百多哩的長途，如果在四野無人的山路中，他拿出武器迫我們下車，他擔了我們的行李，揚長而去，那時我們不會在山裏凍餓而死才怪。你一個軟手軟腳的人（老周已六十多歲，平日養尊處優，數年前因血壓高爆過血管一次，幸而醫好了，平日上樓梯也不敢上得太多，真是一個手指就能把他推倒），兩個女太太，只剩得我一個男人，又不會武功，那裏是他的對手。我們只會有被欺侮的份兒……」他夫婦倆聽了我這番話，果然又害怕起來，連忙指着我對哈利說：「他是我們的波士，他說不去，我們也不去了。」哈利的面孔，立刻泛起一陣失望的神色。

無名英雄墓　恍如越秀山

我們在旅館裏吃過點午餐，休息了一會，哈利又來了，繼續下午的遊程。這次去的是離市區約有二十里，矗立在山頂上的無名英雄墓。有點像越秀山一樣，要爬許多石級才上到山頂。老周因心臟衰弱，不敢上去，情願在下面等我們。這是一個頗為宏偉的建築，四個用整塊黑色雲石雕成的天使，頭上頂着一塊無比巨大的黑雲石，中間一個洞門，裏面是一個永不熄滅的火把。哈利說：「這是紀念二次大戰和解放戰爭而陣亡的士兵們。」

我們審視了許多像這樣巨大的整塊雲石，不知怎樣運到山頂上來的？可想見建築的困難了。

下山時，哈利又提議帶我們去另一個山頂上的餐館晚餐，據說那裏整隻的燒乳豬，是南斯拉夫最有名的菜式。我因為對哈利的印象不好，老是覺得他想在我們身上打主意，想我們去島嶼的生意做不成，大概又想出點別的花樣，什麼南斯拉夫的燒乳豬，想必總不及我們廣東人做得好。我想起前幾年去西班牙馬德里，也有一個著名的西班牙餐館，說是燒小豬十分出名，凡是遊客都去一試。我去了，但嘗一下那盆肉凍、皮硬的豬肉，一點味道也沒有，幾乎不能下咽。

講到烹飪食品，除了法國有些菜式，差可與中國人媲美一下外，其他國家的菜式，說到味道及製作手法，是萬不及中國人的。枉費心機的哈利，這一着自然又是失敗了。因為除了上述的理由外，我還想着，如果是有名的菜式，我們住的旅館一定會有的，為什麼要路遠迢迢的跑到另一個餐館去呢？所以我又拒絕了他的提議，他當堂連笑容也收起來了。

豪華隆重的餐廳　珠光寶氣的男女

這晚我們在大都會旅館裏享受了一頓豪華無比的晚餐。這個大餐廳，上面掛着水晶吊燈，下面是雲石地板，而且有一個十五人的樂隊奏着悠揚的音樂，侍者完全穿起黑色的晚禮服，招呼十分週到。到來進餐的男女，都是衣冠楚楚，珠光寶氣。

這種豪華的餐廳，和一些美國的大餐廳又有點不同，這裏隆重中帶有一點歐洲的浪漫風味。我們兩位女太太，自然連忙到房裏脫下日間的旅行裝平底鞋，梳起高髻，穿起高跟鞋，她們的晚裝，皮裘手套，至此才有機會亮相。那樂隊的小提琴手還特地跑到我們的桌子前面來，對着她倆奏了一支樂曲，樂得她倆心花朵朵開。

次日八點多鐘，哈利來帶我們去火車站，由他買好車票，送我們上了火車。幸好我細心一問，火車要在下午四時許才抵達布達佩斯。火車上是否有餐卡、有飲品出售呢？

哈利竟支吾其詞。我思疑起來，趕忙跑到隔壁的士多裏，買了些水果、糖果，和兩個麵包，預備無聊時當點心吃。誰知這樣長途的火車，竟沒有餐卡，天氣又冷，弄得我們又餓又渴，捱了一天的飢寒之苦。

對這個可憐而又可惱的哈利，我們也知道他在我們身上生意做不成功，預備臨別時，多給他些小賬。我和老周商量好，每人給他二元美金；太太又把那些帶來的小禮物，如領帶、香口膠等包了一些，預備送給他。誰知他待我們在包廂裏坐定的時候，急不及待的，恐怕我們不給小賬，竟先開口說：「好了，我的工作完了，但是你們還欠我二元美金呢！」周太聽了，當堂氣得變了臉。隨即嬌叱一聲：「啊，是嗎？欠你二元美金？好，老邵，把你那份給了他罷。」她隨即把她應該出的兩元美金放回手袋裏去，哈利見了他要求的兩元美金小賬，還另有一包禮物，也歡天喜地的走了。

「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孔夫子這句名言，眞是不錯！但這種小人，也往往是因貪小而失了大的。

少見窮人　多有自由

布爾格雷德給我們的印象不錯，據哈利說，人民准許有私人財產，經營小生意，資本額不超出定額，是容許的。

像兩日來車我們去遊覽的的士司機，駕架華貴的轎車，市價在四千美元以上，據說是他私人的財產。市面上的熱鬧，店舖之多，是我們來歐旅行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市民的衣著很好。只是有一次，我們在路旁的公園休息，一個衣衫襤褸的八九歲女孩走過來向我們伸手，大概是乞錢。我正掏出點錢來給她，但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女子走過來，把那女孩子吆喝着，不准她要，還怒目的看着我，就好像我侮辱了她一樣。我恐怕惹起不必要的麻煩，也就趕忙起身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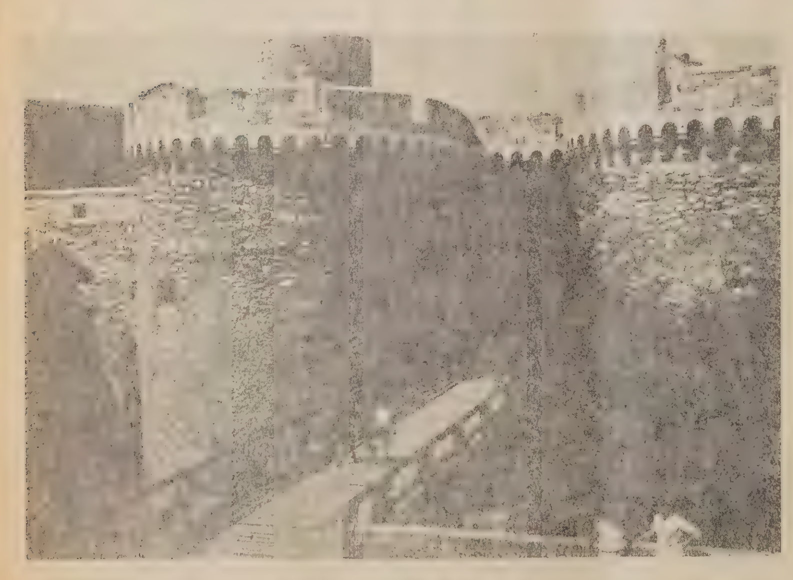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是巴爾幹半島上面積最大的國家，是一個農業國，民族複雜，大概是塞爾維亞爲大族。大城市很少，山多林密，交通不發達。過去一百五十年來，都給土耳其佔領着。南斯拉夫在狄托的統治下，一直與眞正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有別。故此他的人民，也比別的東歐衛星國有較多的自由和現代化了。

如東歐各國的旅客的遊程上，必定順帶去看他們所建的運動場，以示共產主義是爲人民服務的。南斯拉夫的運動場，據說是巴爾幹國家中最大最宏偉的，可容六萬觀眾。但是拿來與美國可容十數萬人的運動場比較起來，又不啻是小巫見大巫了。

• 迢 迢 •



南斯拉夫首都的無名英雄墓，在一小山上，全用巨型黑雲石建築，頗爲壯觀。



南斯拉夫首都附近的峻[illegible]城堡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變起倉促，安全地不安全

筆者聽了這種話後，心中難過已極，同時亦知道鄂北情況已臨最嚴重時期，一忽間客車已駛抵隨縣南門車站，是時已四時三刻，距離城門只有十五分鐘。車到時，車站閒人甚少，只有自衛隊數人持槍警戒。我們這班便衣佬，不倫不類，一個拿刀抵住司機；筆者則以左輪頂住蛇仔背部，車一停時，乘客就好歹不分，大叫搶刼呀。這麼一來，自衛隊就地散開，喝令好好下車。當時萬同志究係湖北人，大聲呼叫是行轅派來的人，請派人打電話給專員公署就知道。不久來了一個科員，說是奉命來接我們的。筆者見已抵達宿營地，諒這司機和蛇仔亦跑不了，於是遂和唐副組長連袂下車，趨前和該科員接洽。但該科員自認姓陳，對筆者身穿大褂，既不似商人，又不像軍佬，表示極大懷疑，堅邀往隨縣專署一行。在此種尷尬情形下，筆者又不能拿出證件公開宣揚，同時證件藏在左邊鞋踭中，如此取出亦不合保密原則，惟有滿口應允，一同入城。

在這時候乘客紛紛下車，趨向車頂取行李，以便進城休息。陳科員並隨口說這架客車的司機和蛇仔他都很稔熟，因為在這二年中都是由他二人負責這架車的，平時托買雜貨，他們二人既老實兼且從不失信，故此反而對筆者身份表示懷疑。並且大聲喝令蛇仔快點爬上車頂，將我們的行李箱幫忙取下。蛇仔聽見呼喚，立即標身由水箱前爬上車頂，那時朱同志的牛奶箱亦擺在上面，故此他也跟着上去。說時遲那時快，突然間開車司機，手持巨型士巴拿，向朱同志腳跟猛擊。朱同志一招金鷄獨立，讓過來勢，跟着使出大擒拿手法，一着較剪手，就將這個司機手臂制住。在同一時間內，蛇仔將整箱電池向筆者頂門砸下，這樣電光石火的霎那間，筆者但覺滿天星斗，右眼眉上一分左右，中了木箱，當時右眼失明，幸左眼尚能見物。筆者不由自主的跟着回敬一發反手射，蛇仔腹部中彈，（按：左輪槍係達姆彈，俗稱開花彈）仆倒車頂。

是時秩序大亂，筆者緊握陳科員胳臂，喝令清場。陳科員看已鬧成這種樣子，亦只有唯命是聽。當即命令自衛隊員將司機捆綁，把蛇仔抬下送縣立醫院救治處理。後苦着臉說：「請吧！現在已是關城門的時候，你們各位就到專署屈就一晚吧？」

杯弓蛇影，疑團揭露

筆者右眼梢受創，登時腫紅如球，流淚不止。在這種紛擾的情況下，給陳科員等人簇擁進城，身不由主，到了專員公署。所幸我們這等人，都將應帶的東西攜帶着，以為專員會接見。但是等了差不多一點鐘，天已墨黑，好容易才見到兩個衛士模樣的人，帶了三四盞馬燈在桌子上放下，隨即說辛苦了，一會兒會和各位開飯。我們七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心知這是變相的軟禁，也只有聽其自然，靜待變化。

隔了不久，果然有人抬了一桶稀飯，並帶了數樣小菜，在枱上一擱，只說一聲各位請用飯，匆匆來去，神秘到極。我們七個人也管不了許多，老實不客氣，舉碗就吃，總算把五臟廟弄妥。正待想研究陳科員弄的是什麼把戲時，突然皮鞋聲橐橐而來，帶頭的是一個留有短鬚年約五旬的人；依次是一個穿軍服年約三四十歲的軍官；另一個是陳科員。經過一輪介紹，筆者才知道行頭的就是隨縣縣長，穿軍服的是自衛大隊長。開門見山，就說我們這些人似乎有疑問，要取證據。當時筆者從左鞋踭中將連絡證取出，希望他們了解。但是仍半信半疑，說這一二個月內，省府都未委出專員，所以行轅來的電文，縣長一概不知，語氣非常強硬。眼看這回會弄成僵局，非要檢查我們這幾個箱子不可。筆者以本身真金不怕火，着祁、朱兩位將箱子打開，他們一見裏面東西，沒話可說，亦即吐露實話。說他們在一個半小時前，已用專署電台向武昌湖北省府連絡，至現在尚未有復電證實，所以他們弄得杯弓蛇影，疑雲重重。惟一解決辦法，就是要我們去電行轅，立即答覆，否則只有將我們扣留，寧枉毋縱。祁台長那時說出行轅電台連絡呼號，並告以每晚十一時係本組台和漢總台，規定收發報時間，故此要是連絡的話，可以在十一時卅分前完成。經此解釋，局面轉為和緩，談話間據告隨縣情勢甚緊，目前城中老百姓已疏散八九，可以說是一座空城。講到兵力，城中只有二百餘個自衛隊，可說薄弱到極，只要匪軍迫城，他們就要撤退。今已接到各鄉鎮情報，說李先念匪部，一個縱隊，準備攻城，故此他們亦希望我們的電台搭通，清楚上下行轅的處置。我們一看手錶，才不過九時半左右，當時提出反要求，請求他們立將開長途汽車的司機提審，以便清楚眼前情況；並且要派人去醫院，看看蛇仔傷勢，套取口供。縣長當即同意，就在專署客廳中，開堂審訊。

十點鐘剛過，司機押到，自認姓鄭，係匪諜交通組長，在漢隨公路線已工作兩年。平日國軍軍隊調動，專員縣長來往，都能利用司機職位上的方便，調查得瞭如指掌。每次經過五里坡頂，即將一切資料，裝入香烟罐中，藏在公路口邊草叢裏，由預派匪諜來取；香烟罐上塗有磷質，故此晚上發光，百無一失。至於蛇仔係行動組長，一切刺殺行動，皆由他負責。匪軍攻城，本預訂今晚實行，但因接不到香烟罐，以致城中及沿路虛實之情況，一時弄不清楚，故此

有可能延遲一兩天。又因爲蛇仔受傷，約定今晚由他在東門發火光訊號，已經不成功，判斷匪軍今晚不會來。

這個司機，並不須用刑，就和盤托出了以上情況。

後來知道這個姓鄭的傢伙，在隨縣城中有了妻室，年紀甚輕，剛才入城時，妻子勸了他很久，要他改邪歸正，將功贖罪，他因此感動，故此什麽話都說出來。他要求惟一條件，就是讓他和妻子一起，脫離隨縣，赴漢口重新做人。

當時筆者靈機一觸，決定不把他訂罪，因爲明天趕赴棗陽，若果沒有人揸車，此行任務就不能達成。同時假定將他押入獄中，軍情如此緊急，如果匪軍入城，查出招供情形，一樣是累了他。故此我悄悄和縣長商量，縣長亦同意由他駕駛，載我們去棗陽，權宜行事，一舉兩得。

跟着去醫院的人回來報告，說蛇仔傷勢很重，醫生說恐怕沒有希望。我們也就不了了之，聽其自生自滅。當時縣長命衛士二人，押着司機回家，摒擋一切，帶同他的妻子來專署候命。喧喧擾擾，我們就在客廳外的庭園中，架起五十呎天線，由朱、祁、胡三位合作，組成電台；唐、萬二位，將密碼本取出譯成電文，將今晚抵達隨縣經過報備，同時請示方針。若果原定計劃有改變時，組部移駐東方抑西方？（東係信陽；西是襄樊。）一一譯成電碼。當祁台長按時戴上耳筒時，原來總台已在呼叫連絡，電文來往極之順利，不需五分鐘已將本組處境情形報出；約在十一時廿五分左右，已收到復電，指示一切，着筆者相機處理。第一步先至棗陽，緊急時再西向襄樊方面改組重點。筆者看到復文，心中已知隨、棗不久將要失陷，順手將電文遞交隨縣縣長一讀。

是時朔風怒號，天氣嚴寒，各人心情沉重，幸誤會冰釋，縣長也很客氣，要我們就在客廳屈就一晚，早些休息，以便明日趕路。

孤車馳騁，直抵棗陽城

一宿無話，天已破曉。記得那天早晨，北風凜冽，黃沙滿天，氣候酷寒。筆者右眼瘀腫，不能見物；右半邊面亦變了形，痛楚自不待言。所幸七個人一條心，草草收拾行裝，就步出專署。經過大門衛兵室，那個姓鄭的司機倆口子，已經在大門口等候，一同向城外汽車站進發。剛出城門，陳科員趕到，代表縣長送行，寒喧數語，多謝招待盛情，匆匆握別。

我等魚貫登車，原有十二三位搭客，一個都沒有來。筆者以軍情緊急，時間寶貴，也就顧不了這麽多，遂命鄭姓司機開車，由唐副組長在旁照料，就這樣告別隨縣，向北直駛。沿路電桿破壞，差不多三五條電桿，就有一條斷的。幸而路面尚未挖掘，故此車行尚告順利，但是全長九十公里，沿途人車絕跡。滿目淒涼，沿途除行車聲外，只見黃塵滾滾，烏雲滿天，一片將雪未雪的景象，令人慨嘆！短短數年間，國運前途漸趨暗淡，大好河山，變成荒涼分裂，是誰的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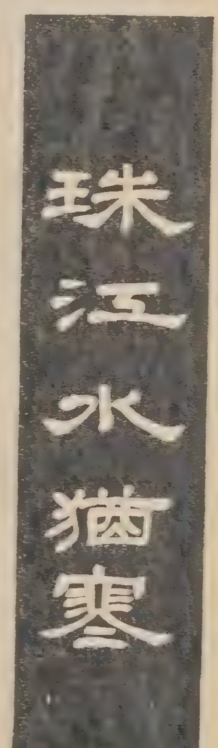
一路上，孤車疾駛，約摸經過三個小時，棗陽在望，不一會已抵南門，入城直駛縣府。城中情形，和隨縣差不了多少，時已中午，行人稀少，舖戶多數閉門，覺得甚奇。到縣府大門下車，而棗陽閻縣長，謂已接隨縣電報，在門口歡迎。一行七人，偕同鄭姓夫婦，一同進入縣府大堂，便飯招呼。據告行轅公事早到，日夕都盼望本組能來，因爲電桿破壞太多，無形中縣府和專署及省府間，連絡皆靠無線電台。至於縣府和鄉間連絡，則只有依靠快馬（即傳令兵），每每失卻時間作用，消息不靈。所以我們到來，他們是極之歡迎。當時即指定本組組部設在警察局內，以便保護，並望我們將各處情報收集後，通知縣府，衷誠合作。安置直接通話電話機一部，利便筆者和他直接商洽。又吩咐鄭姓夫婦住在縣府內，暫充他的私人司機。這樣一來，筆者無話可說，就依照安排，在棗陽警察局後院宿舍內開始工作。

棗陽警局約離縣府半華里，內院極大，並有操場。外院是數十警察，內院就是我們七個人。我們於黃昏時，已擬定外圍佈置計劃。決定派王參謀向豫、鄂邊區村莊潛伏，約定每週返組報告情況一次，若有特別緊急事故，應儘量利用有線電報或電話系統連絡，必要時步行返組。又派萬參謀向西面襄、棗邊區村莊工作探取敵情。部署完畢，如釋重負，一天辛勞，加以眼痛影響，只得躺下休息。朦朧一覺，醒來時已午夜十一點多，見電台方面，祁台長已在發報；唐副組長亦已譯得電文兩則，交來核視。第一則電文是隨縣已於入晚時分撤守，匪軍已入城。第二則是指令本組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能撤出棗陽。同時要將襄、棗、隨三縣邊區情況具報，以便指導八十五師由襄陽向東出擊。

筆者判斷情況，覺得既有八十五師，在襄陽東出支援，最低限度，棗陽可以苟安一時。於是又派胡參謀明早跟隨縣府自衞隊，向棗南隨縣交界偵察匪蹤，並窺探匪軍企圖。

以後一個星期，八十五師一個團，不時在三個縣的邊區中掃蕩。可惜兵來匪退，無法主力接戰，隨縣據說曾經光復過兩天，從此長陷匪手，以迄襄樊會戰後，都沒有確實掌握過。可見當時大洪山區，李先念部匪軍的强韌性。雖然如此，但棗陽的情勢，卻也因此穩住。（二）





珠江水猶寒

【17】

馬森亮

不知外祖父又是喝過幾口水，思想變了，還是怎的回事，立即大聲的說道：

「你太糊塗，一無是處……；人人自顧，又何必費心呢？」顯然是在說我，[illegible]，外婆自也不敢把這些話說出[illegible]就有邊了。

外祖父和舅父是喜歡吃蒜頭的，舅父又是最會[illegible]事情的人，一到夏夜，常常在院子裏乘涼，說：「一到晚，他們就出來了！」[illegible]，是指屋內的蚊蟲。我們不得不搬到院子裏放上一張席，這時就可以引來很多螢火蟲自動入彀了。

說到吃蒜的時候，外祖父特別興奮，尤其當他牙齒不好了以後，話特別多，說故事，講笑話，一點倦容也沒有。使我最[illegible]，[illegible]之間，到實例的，[illegible]又這樣老[illegible]的人，在他[illegible]之道從沒見過這樣大的世面。……

童年的生活確是美麗甜蜜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日子了，我跟外祖父待三日三夜，舅父全家[illegible]同住有十多年。從使我會心痛的了，又何曾有別的去考慮[illegible]的煩惱？

想到這裏，我竟然笑了一聲。一陣風兒把窗花吹進來，我又打了一大跳，於是走了回來。看見老祖父正在那裏，對著一堆花盆出神，這指間的香煙，也已經熄了。

「噢！老頭，甚麼在想？」

「我——」他抽了一口煙，打了個呵欠，他說：「我正在想著一個問題，是否有些機會，大家來談談好嗎？」

「老爺，我正很久未跟你談論了。」

他咳了一聲，把嗓子調整好，問我：「你是不認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呢？」

「對！」

「那[illegible]是一個人多，[illegible]、[illegible]的國家呢？」

「……」我真不懂他的意思，不能答了。

他不理我，真不耐煩，竟像連珠炮一樣發問起來。

「你了解中國人民性是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嗎？你也肯定這雖然是愛和平的民族，但每一次戰爭是不會和平移交的嗎？你會不會認——。」

「對了吧。」我馬上打著手勢。「你是來考我嗎？這些問題是[illegible]我來發窘嗎？這些問題是連[illegible]小學生都懂得。」

「對了！問題就在這裏。想想，人多、貧窮、和平、貧弱，這是一串連鎖的反應。」

「把你的高見說下去吧！」

「一使競爭。人民要和平，自己就可安享太平的日子嗎？結局是：全國都享著和平，人民也得用這和平的手段來爭取著的。何況什麼都要和平，就[illegible]自己民族的個性。對國內的壓迫，只可默默地忍；對外來的侵略，只有委曲求全。和平，多麼好聽的字眼呀！但什麼是真的和平？幾時有過和平？有見出來是和平？那是強者的藉口，弱者的哀歌。——就拿[illegible]，[illegible]者守法，弱者守法；警者守法，愚者守法；富者立法，貧者守法。對不對？老虎吃綿羊，老虎和綿羊，能和平共處嗎？官僚和百姓怎會有融洽的情感，還能相處，這是用血淚來鑄成的一幕合歡圖，是前所未有的場面，所謂官民打成一片這句口號，事實是官僚把人民打成一片片。我認為中國人貧弱皆是人多，其實和平兩個字害了我們，[illegible]！——」

「老爺！」我立即敬禮。「中國的歷史是和平歷史，不會第一頁，就有不可磨滅的價值，那能去寫歷史，未曾第一二頁，是傳在文化方面——」

「原來這文化這一點都沒有，中國早就不存在了。歷史，絕不是文明進化的結晶，而是民族或者黨派鬥爭的記錄。看中國歷史，和看英人家族或某種族有什麼不同？都是集封建、道德、獨裁、殘忍的大成，寫歷史的人也是昧了良心，逢迎權貴，欺騙了自己，想蒙蔽別人，只顧當時，且遺棄了後代。我們的祖先給歷史騙過了，難道今日我們還要給它牽著鼻子走？」

「照你這樣說，中國的歷史就要重寫，古代的

人物亦要重行翻案，像今日的大捧黃巢、李自成一樣了！」

「那也不必！人是管不了死後是非的，我們何必替古人耽憂？而且，尊抑古人的作用，不外是借屍教人。現實生活是最逼眞的，歷史只能做個參考，起不了大作用。尤其是對挨了幾千年唾罵的所謂壞人，實在可以口下留情了，人已死了，冒也就罷了，絕不可能起死回生來再幹一次；相反的，對目前的所謂英雄豪傑，亦不要歌頌得太過，他們還活着呢，尚有許多作惡機會。這一點不能不注意！」

「看來，人到了蓋棺之後尚不可以隨便論定了是不是？」

「當然！人死了，正如是蟲死去一樣。[illegible]不着大驚小怪，何必為他論定？若要論定，那是武斷，是專斷，可以說前，可以[illegible]。[illegible]下來的已面目全非或[illegible]是而非了。何況世事[illegible]變幻得這麼快，社會科學又不比自然科學那樣有一定的規律，許是今非的事情，誰[illegible]得來不會今是昨非？像[illegible]，水[illegible]的[illegible]一樣。」

「你還是以舊眼光來看新問題，二十世紀以前，在專制統治之下，歷史根據皇朝的利益來寫的。現在可不同了，君王早已廢除，封建制度已經不復存，若再[illegible]上老花眼鏡[illegible]古[illegible]一樣，未免差之毫毛，——」

「我看[illegible]事[illegible]去[illegible]！人[illegible]定[illegible]政治[illegible]歷史[illegible]才[illegible]之千里！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illegible]在名義上是民主時代了，[illegible]民主[illegible]人了。[illegible]？[illegible]和我[illegible]，不[illegible]了的時候，[illegible]；現在呢？[illegible]自己的[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二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地皮可供搜刮，民間有多少民脂民膏夠壓搾？——政治，是用來維護國民經濟制度的，國民經濟才是人民的政治要求。那些寫歷史的人偏不提這個，反而把軍事和政治來填補，須知老百姓所希望的並不是多製造幾個戰鬪英雄式英明領袖，而是最起碼的生活需要和行動的自由啊！」

「你是說過去？」

「自古已然，於今尤甚。」

「起碼你已承認這個新時代了！」

「我幾時承認過？要我承認嗎，告訴你，這不外是二十世紀的延續，絕不是新和舊的分野。」

「你又怎樣看這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

「這是一個洋招牌，在[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天實在[illegible]，這[illegible]來品又是[illegible]的[illegible]。其實這句話本身是一個大矛盾，所謂放諸四海，只是一個空間的擴大，並未涉及到時間問題，八十年前的馬克思思想可能有影響，但八十年後今日的世界[illegible]種思想在[illegible]已被這兩次洗禮了，什麼列寧主義，史大林[illegible]，及至現在到了中國，又產生出一種什麼毛澤東思想。這在時間空間上已經不起考驗了，還說[illegible]，[illegible]四海？我相信，我們的[illegible]一代定不像我們這一輩人[illegible]老年來[illegible]了，是嗎？」

「但[illegible]今日共產黨[illegible]馬克思[illegible]鎮呢？」

「這還不是[illegible]正名？像王莽尊孔子；[illegible]公拜[illegible]；[illegible]老子；洪秀全[illegible]；[illegible]自己是[illegible]一樣，目的在使人相信他的[illegible]，[illegible]不是[illegible]道罷了。」

「十足一個虛無主義者！」我[illegible]。

老劉[illegible]，[illegible]我一眼，說：「[illegible]，你這頂帽子太好了。但我告訴你，我只是懷疑歷史而已，並不否定歷史或否定國家民族，也不[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一切生物。……」

「無論如何，我認為中國歷史始終要有一個正確的傳統精神來維繫。如果社會沒有一定的傳統制度，道德缺乏標準的話，那人民的行動沒有準繩，思想亦將無所適從了，縱不引起外侮，自己亦會腐敗混亂的。中國人是愛和平的……。」

「不是愛和平，貪圖逸樂就眞。假如和平可以用祈禱方法得到的話，又怎會有刀槍亂幌，砲彈橫飛呢！——你並沒說錯，只說對了一半，中國人大多愛和平，但也有不少好亂成性的人。可惜，千千萬萬的人祈禱，不能使一個强盜放下屠刀。而且歷史又是這些强盜創出來的。」

「人總是想過寧靜生活呀！」

「那只有永遠寧靜——死！等候善終或被人送終。——其實，對待歷史問題要有客觀度量，不必妄自褒貶，好壞善惡，善意保留眞相，像基督教堂和寺院同時並存一樣，讓各人去找尋自己的偶像好了。——」

風停了，雨止了，我們的討論正像簷前滴水，[illegible]的[illegible]個不停。我們對歷史問題的意見得不到一個結論，因此話題一轉，又談到目前的生活和打算來了。

老劉重說一遍，[illegible]天[illegible]早就要到[illegible]去了。

我問他：

「還想恢復教書生涯？」

「教不成了，我已被視為教育叛徒了。」

「豈不是又要失業？」

「有什麼辦法？這是時代的安排。」

「失業的[illegible]可多呀！」

「在慌不擇路，飢不擇食的時候，一切都不能[illegible]，還是見步走步，到廣州後再想辦法。」

「是不是想去香港？」

「我始終不會這樣想過吧，也無此必要，不像你，負有承上啓下的家庭責任，老婆又在香港。」

「你的家還不是在美國？」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越晨，冷雨寒風，依然淸勁，我們都依時到達通報上指定地點，由筆者作臨時指揮官，整理好隊伍行列，等候宋氏來臨。七時正，宋氏來了。

說來眞奇怪，恰好這場子上，有一棟破舊的戲台，作宋氏臨時訓話台用。當宋氏拾級而上時，一抬頭便看見牆壁上，有着不知何年何日，那一位江湖落拓的文士，題上的詩章，依稀只有「芳草天涯無路去」七個字，其餘的都脫落了。宋氏對着這七個字，凝視了一會，還用低微的聲調唸着，頓時臉部的表情，也有點「英雄末路」的悲愴之感！

「芳草天涯無去路」一句斷句，在以後行軍途中，宋氏不論是騎在馬背上，或者在休息、宿營、吃飯，好像都在不停地喃喃唸着。大勢如此，也就想見宋氏內心的憂痛了。

這次宋氏的訓話，歷時兩小時。他最後說：「袍澤們和我相處以來，出生入死，馳奔用命，內心萬分感激，現在，我們的命運，已到了難以挽救的絕境，前路還不知要經歷多少艱危。因此，我不能不十分誠懇的向各位宣佈，願意再跟我同進退的，就希望不要問我走向什麼地方，跟着我走。其實，連我自己也不知走到那裏去。如果有的爲了身體健康問題，或者眷屬的牽累，不想再走的，那就請在此停下來，在資用上我會盡最大可能，予以解決。我的規定是將官發給黃金二十兩，校官十五兩。這一點點的錢，本來發生不了什麼作用，但我也只有這一點餘力了。請在場的同志，考慮考慮，早下決心，採取行動。」又說：「只要我宋希濂不死，後會有期。」言時已經滴下英雄之淚了，台下幾百將校，也感動得淚濕征衣。

訓話完畢，隊伍解散後，副官處也就忙着造資遣名册，核發黃金，足足辛苦了一個整夜。待到遣散手續辦完，天甫黎明，我們又重新踏上征途。

（此次願意離開宋氏而資遣的人並不多，好似將官只得十四人，大都係高級參謀、副處長一類的閑冗人員；校官較多約有四五十人，也都是科長、參謀、副官、股長之類，部隊長卻沒有一個願意遣散的。）

五日後，我們抵達犍爲縣的沙坪，天氣已經放晴。時在正午，我後衛第十五軍，已與敵第二野戰軍第十二、十八兩軍的追擊部隊接火了，槍聲緊密，敵追擊砲彈，亦已射到我軍本部來了。這時，宋氏即快馬加鞭向大渡口疾馳而去，筆者亦即飭令各團，急急就地散開，準備敵軍越過我後衛時，展開戰鬥。下午四時，我本部位置周圍，已發現敵踪，據斥候的報告，這是敵第十二軍輕裝快速的尖兵連。

戰場上的情況發展得非常迅速，很快的在前後左右四周山頭，都插上了紅旗，殺聲四起，彈如雨下。我軍雖然强力應戰，但此時此地，士氣已低，攻擊精神已提不起來了。尤其在這狹長的大樹堡地區，四面都是高山，我軍本部的部隊，不下三萬七千人，地小人多，摩肩接踵，無法展開，根本就陷入山谷之中，有如進了蔴袋，敵人又佔有俯射的優勢，我卻處於仰擊的困境。

接觸大約四小時，敵方的射擊停止了，跟着鑼聲處處，聽聞敵軍在高聲叫喚：「同志們，立即放下武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投降就有生命，抵抗只有死亡！」等等口號，我軍士卒，給敵方叫喊得五葷六素，眞的紛紛把武器抛在地上。各級部隊長，眼看這般情形，也無可奈何，因爲這時一切命令，都不會有人服從。如果再同平時一樣，指東劃西去吆喝，必然自討沒趣，而且招殺身之禍。

一會兒，敵兵已蜂湧而來，他們有的忙於撿拾地下的武器，有的在指揮我們士兵，有的又在高叫：「蔣軍的軍官們，到這邊來集合。」又有的在喚：「白軍的將官往那邊去；校官到此地來；尉官去那竹林邊。」

直把戰場鬧得人聲鼎沸，腳亂手忙。

筆者有生以來，破天荒第一次置身此等場面，設身處地，眞是七情齊動得整個人都呆住了，只覺得眼前一片黑漆，耳朵裏隆隆嗡嗡，好像已經天崩地裂一樣，身體上的所有系統，全凍結了！

我們坐在一個山邊，等待勝利者的處理。此時神智也慢慢地較爲淸醒過來，但仍然萬感交集，心坎上被什麼重壓着。自己在想，一瞬間之前，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將領，曾幾何時，卻一旦歸爲臣虜，做了階下囚，兇多吉少，死神已等待着我，早知落得如此收場，何不奮戰到底，雖死猶榮呢！此際腦子裏還另外有一個想法：那就是被擄之後，雖然不即死，但是往後的恥辱和苦痛，將不知伊於胡底，我們還有什麼意外的奇蹟出現嗎？譬如封神榜中的諸般法術之類，能夠立掃妖氛，轉危爲安？這些幻想，在腦子裏閃過來又閃過去，總而言之，內心的憂憤與沉痛，簡直無法可以用言語筆墨來形容萬一，如非本身親歷其境，又那能體驗？

被俘後，在戰場上擾攘了大半天，我們大夥才被押解到犍爲縣城孔聖廟。這座廟宇很大，可住上千人。這時天黑了，廟中只點些桐油燈，黯淡陰森，倍覺可怖，且此刻又飢又渴，困乏難堪。雖饑腸轆轆，又不屑向敵人發問。

深夜（不知幾點鐘，因爲手錶已被取去成爲戰利品了），廟中又押來一批俘虜，其中赫然有宋希濂主任，和綏署經濟處長田植、高級參謀李蔭南、一二二軍長張紹勛、十五軍副軍長廖劍父諸人。宋氏步入廟中後，[illegible]

的西南保衛戰

，神態非常沮喪，垂頭閉目，默不作聲。一會走過來幾個敵軍，聽說是師級指導員，指着宋氏，要宋氏將軍帽上的青天白日黨徽取去。宋氏卻似要理不理的回答：「你們將它摘去吧！」這幾位有點自大狂的共幹，竟大光其火，非要宋氏親自動手不可，但宋氏堅持要他們動手，相持中宋氏竟被打了兩記耳光。我們眼看宋氏被凌辱，登時羣情憤激，一擁向前，差點上演出全武行。敵人看形勢不對，才將萬丈的氣焰，低降下來，宋氏的帽徽，也就依然端端正正的釘着，沒有摘下。

原來當日宋氏馳馬急行，意欲迅速渡過大渡河，當至大渡口時，（大渡口相傳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西奔時，即在此渡口渡河；當年毛澤東率領殘部突圍江西他竄時，亦由這裏渡過的。）沒有渡河工具，無法過河；而且對岸龍池、金口等地，已爲敵第一野戰軍賀龍部，搶先到達，等待截擊。因此，宋氏已陷於「前無去路後有追兵」的困境，結果就此被擒，這又不幸中了鐵爐場戲台上「芳草天涯無去路」的詩讖了！

在孔子廟等待發落，檢查身份（階級及職務），足足搞了四天四夜，才算告一段落。以後我們又被起解，第一程是宜賓，一到宜賓，宋氏即被另行帶往別處，究竟送到什麼地，不得而知。

我們在宜賓停下來，住了十來日，白天，要集合上大課。所謂上大課，就是把我們帶到野外曠地或者山頭，坐在地上，由那些乳臭未乾的共幹演講，內容包括人民解放軍英勇事跡，社會主義理論等等；其次，又要讀報、坦白、認錯；再分批押去掃街、挑糞、擔水（擔給附近住戶，說是爲人民服務）。晚上有時被帶去戲院看劉胡蘭一類的話劇，那是抗日打游擊的英雄不屈的事蹟，和上學習課，吐苦水。一套全不習慣的俘虜生活，眞是氣煞人。到處跳着肉麻的秧歌舞，開口人民，閉口人民，敲鑼打鼓，無晝無夜，直鬧得神憎鬼厭，鷄犬不寧。那些所謂幹部常識的淺薄，令人噴飯；一切事物的歪曲，把人弄得啼笑皆非。譬如說：日本投降係由於人民解放軍的厲害，要獨吞原子彈來報答毛主席。又將歷史上的叛賊，殺人土匪，說成什麼農民革命的大英雄等等。

休息的時間結束了，又被押着向遙遠的重慶進發，這次卻規定每天要走八十華里，曉行夜宿，沿途被利用作宣傳品，極盡汚辱作賤的能事。計算起來，走了二十天，才到抗戰時住過六七年的陪都重慶。先在化龍橋停住，當晚深夜兩點鐘左右，突然開了六部軍用大卡車，每輛車上有六名武裝共軍，槍上上着雪亮的刺刀，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手裏拿着一本名冊，向着我們點名上車，並宣佈：「不准出聲，不准交頭接耳。」換句話說，只准我們呼吸而已。又說：「上了車不可動彈，要好好坐着，不然的話，就格殺勿論。」我是被叫上車者之一，當時，我們都意味到，這一定是裝在什麼地方去秘密處決了，人生已走到盡頭。這晚，格外的天寒地凍，濃霧下得有點像毛毛雨，更襯着昏黃的街燈，萬籟俱寂，有時只有幾聲犬吠。此情此景，構成了一幅淒清恐怖的畫圖，也就是象徵生命臨到終點的訊號。

我們對他們的行動，最初的感應，既茫然又害怕；之後，心一橫，好吧，要死就求快點死，免得給他人零敲碎打，朝夕磨折，應是心安理得地承認自己是革命進程中的犧牲者，爲三民主義而成仁！

六部卡車開動了，隆隆的馬達聲，在死寂的原野聽來格外刺耳。由化龍橋一直馳向牛角沱，而轉入李子壩，忽然止於原日嘉陵賓館門前。那位軍官模樣的人，和另外一些穿軍服的人，鬼鬼祟祟地在細語商量，樣子神秘而緊張，所有車上的武裝兵，也跳下了車，槍口環指着我們，猙牙怒目作警戒狀。我們委實猜不出他們想搞什麼鬼，丈八金剛，那裏摸得着頭腦呢？霧下得越來越大，天也快亮了，我們卻又被送到歌樂山的中央醫院舊址。

翌日，我們被編隊，校尉級被編爲「西南軍政大學學員總隊」；將級的卻稱爲「第二戰野軍總司令部高級俘虜管理處將官隊」。總計被俘及投降軍官五百四十員，筆者屬於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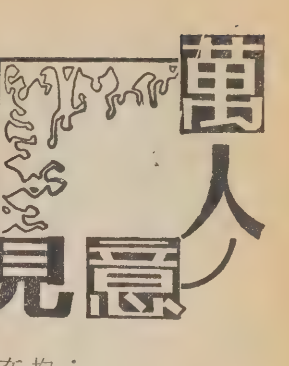
在歌樂山集中營較長的日月裏，每日洗腦、學習、偵審、鬪爭、開荒、挑煤、擔菜，弄得我們日夜都沒有休息的時光，精疲力倦，不生不死，這樣度日如年地，度過了四個月。

有天早上，我們照常到附近田疇去洗臉，（集中營內沒有浴室設備），不期看見宋氏也在相隔約二百碼的田基上蹲着，也是在洗臉。睽違才沒有好久，宋氏的形容，已清減許多，令人不勝感慨！

嗣後，咫尺天涯，再也沒有見過宋氏的面了，也無從打聽其下落。至於十四兵團司令鍾彬，他是被囚在化龍橋方面，並未送到歌樂山來，那時只知道他在病，發着高熱，而且熱得發狂，不斷在說囈語，總是在大呼「中國國民黨萬歲，擁護蔣校長。」（鍾是黃埔一期步科）這樣自喊自叫，不數日就嗑然與世長辭了！

大陸整個完了，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第十四兵團又那能例外。所有個人的歷史，都隨着國家的巨變，而烟消雲散！以後筆者逃出天生，苟安海外，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往事如夢又如烟，一切都只待成回憶了！下一期我再報導一點在集中營做俘虜，受折磨，以及與兵團司令李文逃來香港的經過。（十八）

——士心



上帝與魔鬼勢難並存！

香港天主教中有人提出一個草案，說：「……又眼見共產黨經宣佈的目的係『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而且我們的人民將來可能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生活，此種態度是比較目前的討伐和恐懼的態度較為積極。」

徐家祥先生曾以宗教的眼光駁斥上述的說法，表示「教會是主張保障天主賦與人類之『私有制度』，而共產主義是否決『私有制度』。」

徐家祥先生還表示：「在理論上，共產主義指宗教為『人民的鴉片』，在事實上，在蘇聯和『中國』，雖然沒有鬭『宗教』，但卻鬭『宗教人士』。」

筆者不是天主教徒，而且也不是任何宗教的教徒，祇信仰自己的良心，但對那些虔誠地為自己的宗教而奮鬭的人士，卻是衷誠地敬佩。筆者認為，無論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凡宗教的宗旨都是引人向善，使這世界走上眞善美途。

然而，竟然有人主張和中國共產黨握手，這種人如果不是潛藏的共特，就是思想上大有問題。

耶穌的精神是愛，毛澤東共產黨的精神是恨；這兩者之間絕對沒有調和、妥協之餘地！

耶穌反對仇恨，主張寬恕；毛澤東把孔子，武訓等主張仁愛之人，逐一清算，視耶穌為大敵，視「上帝」為鴉片，怎能與天主教相處？

耶穌主張博愛，毛澤東堅持把人類劃分為無數的階級，單單共產政權中的幹部，已劃分為二十七八級，人民更不要說了！全中國人民，以至幹部，都要為毛澤東服務，毛澤東自承超越秦皇漢武，勝於成吉思汗，而且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峯」。——這，那有半點「均平相同」？

毛澤東換妻如換衣服，連妾侍也拖出來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人民卻喫不飽，穿不暖，這種人怎會使「人人可得均平相同的一份？」

耶穌教人以堅忍的精神對待魔鬼，決不教人恐懼魔鬼，更不教人「積極」地向魔鬼獻媚，為什麼竟然有人散布向魔鬼獻媚的言辭？

至於說「我們的人民可能在共產政權統治下生活」這說法，更是不相信天主的謬論！難道「上帝」會容許魔鬼永遠橫行人間麼？凡宗教人士，必須信任自己的「上帝」能夠伸張正義。我雖然不是教徒，但我深信人類的良知，必將戰勝強權！為了眞理，耶穌甘願走上十字架；為了眞理，岳飛和文天祥死而不悔；為了眞理，林彬視死如歸。那些畏共、恐共、媚共的人，確實愧對耶穌，愧對天主！

更荒謬的是：「共產黨經宣布的目的」這一句話，共產黨宣布過的「目的」很多與民主國家相同，但那些「目的」也者，只是騙人的鬼話，在一九七零年的今天，竟然有人相信共產黨的話，那眞是奇聞！誰不清楚毛共的「憲法」中有遷徙自由及旅行自由之類的條文，可是事實上連由廣州到香港，甚至由中山到廣州的自由都沒有。倘眞有自由，人們何必逃亡？毛澤東自己的「憲法」尚且虛設，為什麼竟還有人信其諾言？

我們必須清楚：在利用你的時候，共產黨會給你很多「保證」，但到你的利用價值完了時，共產黨就要剝你的皮。不要說敵人，甚至劉少奇老戰友，不也被毛澤東打入十八層地壓？何況天主教人士？

據筆者所知，毛共最痛恨宗教，特別是天主教。如果參加過聖母軍的人，更加不得了！

筆者曾認識一個二十歲還不夠的女孩子，在共產黨佔領大陸之時，她正在一間天主教學校讀書。在一九五五年，她並沒有其他罪名，單單由於曾在天主教學校過書，即被毛澤東囚禁鬭爭了兩年，指她為「雌老虎」，連她的一個男朋友也遭殃。這女孩子的名字是姚雪，曾在中共粵中區黨委文化補習學校工作。筆者還知道，抗戰時曾在澳門工作的許兆福神甫，他戰後在肇慶工作，也於一九五五年左右被毛澤東囚禁，指為「天主教特務」。有人曾和澳門神甫楊安道來往，即被懷疑為「天主教特務」，且被囚禁鬭爭。

有人在三十年前，曾在澳門西環的主教山上拍了一個照片，他人本並非教徒，而且十分左傾，四九年後即在毛共的司法機關工作。然而，共黨中人發現了他曾在「主教山」拍過照片，即指他為「天主教特務」，鬭爭囚禁了他兩年。

在共黨心目中，凡宗教都是麻醉劑，都是毒藥；只有毛澤東是宇宙間唯一的至高無上的神。天主教更是共黨心目中的毒藥。誰想與共產黨妥協，誰想向毛澤東投懷送抱，即應迅即拋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與「毛澤東思想」絕無相似之處，更無可以調和的餘地！眞理與邪惡，上帝與魔鬼，勢難並存！

——古鶴翔

毛共放射人造衛星 香港同胞貢獻不少

萬人傑先生：

中共宣佈了發射人造衛星消息，毛蟲們又大事誇張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其實，這個衛星的放射成功，不僅是大陸同胞無數血淚積聚而成，身在海外的我們，也被迫作了很大的貢獻。在這衛星裏，有着我們斑斑的血汗。可不是嗎？像我在二十年來就滙回大陸共達十萬港元之多（以每月四百餘元計），這一筆外滙，不正是中共製造人造衛星的資本嗎？讀者諸君，像我一樣的當然不少。所以，聽到毛蟲的宣傳，只有增加我們的憤恨！

梁良謹啓（四月廿六日）

台獨分子澈頭澈尾是漢奸
美在背後撐腰陰謀難饒恕

萬人傑先生：

今天在星島晚報讀到大著「台獨分子能忽視嗎？」自從五十多人聲明「反對」於先；二百多人再聲明於後，所謂「台獨分子」，經先生在「萬人雜誌」大加揭發，不勝欽佩！但問題更嚴重的是這輩「台獨分子」招搖過市，不啻公然表態，恬不知恥！

從前有人搞「僞滿」、搞「冀東自治」，當時這輩搞手絕對閃閃避避，自知虧心，碰到熟人，大抵不待指斥，先自扮成小丑，自認漢奸；那有現在這輩「台獨分子」的面不改色！

爲什麼呢？因爲有後台，而且多年來中了後台的毒，媚外求榮，已成本性。賢如先生，不是也常常羡慕令友馬森亮之得在外國掌鑊嗎？那麼又何怪這輩小爬蟲竟會墮落到如此地步呢？言重了，得罪了！

今天先生的文章結尾說：搞台獨的目的在於要另建一個合乎美國的「民主自由」準則的中國政府。我看這點先生未免有些天眞了，依我看來，目的在於：

㈠通過「台獨」，最後把台灣作爲美國的保護國或屬地，而成爲美國的基地——這是最高也是最遠的綱領。美國人對此不存奢望，但卻爲小爬蟲所最歡迎。因爲如此就可不必申請移民居留，候領居民證，再申請入籍而可一躍而爲美籍人了。

㈡把台灣送入日本的卵翼，而由美國間接控制，此即所以美日聯手，而又有相信日本人的分子參加也。

㈢通過「台獨」，再後把台灣送交中共，這是太平洋學會一派人的最簡捷目標；因爲搞上面二個，中共決不答應；爲討好起見，不妨就此奉送，以爲討價還價時的釣餌。

㈣「台獨」成功，等於放棄反攻大陸，這是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手段，也是美國最念念不忘的心事。

㈤國民政府如放棄反攻大陸，則台獨有可能解散；但這並非有愛於國民政府，而是達到上述第三個目的的另一手段而已。

此外並無其他目的，先生以爲要組一個合乎他們所謂「民主自由」準則的中國政府，可謂智者一失，也被障眼法弄花了法眼。

因此先生要大聲疾呼直接指出：

㈠搞「台獨」就等如搞「僞滿」、搞「冀東自治」。

㈡「台獨分子」即是「僞滿分子」、「冀東自治分子」。

㈢台灣人即是中國人，而且是多民族的中國內的漢族，沒有什麼台灣人。「台獨分子」姓彭、姓黃、姓陳、姓辜……都是中國百家姓上的一姓，其姓氏可上溯春秋戰國，非中國人而何？中國人而搞這些，非叛國賣國漢奸而何？夏威夷、阿拉斯加尚且可屬美國；北海道蝦夷族尚且可屬日本，何況漢族台灣省人，決不許脫離中國搞獨立。

（未署名）

（萬人傑覆）老兄高見甚對，但有數點比老萬火氣還大，老萬要畧爲解釋：㈠老萬並無羡慕老馬移民搶鑊鏟，他也非崇美派，一家八口，在港打不開出路，作美國移民，孩子讀書問題解決；而他本人在美辦報，專打台獨，也大著戰功，這個硬骨頭，要得！㈡我指的美式民主自由政府，正是閣下第一項差不多，但我不認爲美國會公然以台灣作爲美國的一部份。㈢我不擬在其他地盤打台獨，因爲其他地盤不是我話事，另有老闆，老闆不喜歡打，難道叫我冒炒魷魚的危險去打？

何況，炒了魷魚之後，我就永遠失去這個地盤，同樣的不可能再打。「萬人雜誌」銷路雖不及報紙，但可暢所欲言。閣下這封信，如送到報社，也絕不可能登出的。

兄弟叔姪遭受毛共鬪爭
自己雖得自由內心痛楚

萬、張兩先生：

鄙人有些問題，要向兩位請教。

鄙人今天接到鄉間友人一函，內容說及吾家受淸算，家兄受鬪爭，被判勞改五年。主要罪名爲「逃亡家屬，還經常與港通信聯繫。」我看後，內心十分悲痛。毛共的勞改，名稱勞動改造，實則奴役。我日前看星島日報、晚報均有報導大陸淸算逃亡家屬的專訊，這證明他們的報導完全是事實。

我看過家書後，由悲痛而轉到憤怒，由憤怒轉到滿腔熱血的沸騰，眞想拿把刀到左派商店出砍死一兩個左仔爲快。但我終覺得這是愚蠢行爲，所以特寫信請教兩位先生，因爲兇殘的毛匪，用實際行動來對付我們的親人及苦難的同胞，我們在外的同胞，也應想個辦法用實際來對付他們。我見大多數人都是在口頭上吶吶喊喊地說反共，不管什麼報章、雜誌都拿不出什麼行動來，國府也叫了二十年，反共毫無進展。

反共必須有組織，鄙人很想找個用實際行動來反共的組織去參加，但又不知那個組織。我在前時當下誠君刋出信箱時，我曾寫好信準備聯繫，但我是從大陸來的，對中共的特務無孔不入的伎倆，保持高度警惕，還是把信留下，等遲些看看。我當時有這樣想法，既然在「萬人雜誌」刋出，萬、張兩先生必定了解，可保證的。但阿Q教我，萬事都要退一步想。所以一直就下來。後來看到許多同志刋

出說上當，鄙人更不敢亂來。

如果國府即刻對毛匪宣戰，鄙人即刻赴台，拿起槍桿子衝鋒陷陣，為拯救同胞、父老鄉親而獻出生命；但國府又不宣戰。我覺得鄙人雖得自由，終覺無味，兄弟叔姪受鬭爭、淸算、勞改，自己雖得自由，又有什麼用呢？吃得好、穿得好，有什麼用？所以鄙人的目的、人生觀是復仇、雪恥、誓死返回大陸去。但有些人取得了自由後，躲到美國去，實不該也。

所以鄙人特請教萬、張兩先生，希指出反共的明確方向，等我這個懷着復仇的讀者，拿着槍桿子，在兇殘的毛匪中，殺個痛快。

讀者新勾踐（四月廿三晚）

林語堂編英漢字典 將來定必九龍紙貴

萬人傑先生：

拜讀本月廿七日牛馬集，有關林語堂先生編英漢字典一節，似乎應有補充之必要。

林先生這幾年除月支教授級薪津八千餘元外，其手下仍有助理若干人，所領月薪，姑以一級文員等級計算，每人每月最低有一千二百元；最高可有一千六百元。

林先生這幾年除致力編纂工作外，還不時僕僕於港台兩地，一方面固然是藉此休養身心；另一方面還不忘於搜集資料。

做中大學生的，固然要慶幸大學當局不惜厚幣甘詞，禮聘數十年前以幽默馳名國內外的大學者來為他們編纂一套工具書，但同時亦有理由擔心一旦此「名書」出版後所定的價格，是否可以普及到「人手一冊」的地步。就以中大當局所耗的偌大人力及財力去編這本書來估計，將來此書的袖珍版每本定價港幣五百元，亦不是件稀奇的事。如若不然，試問怎樣才可以使所花的資本回籠？是故，是書一出版，眞可以說「九龍紙貴」了。

由這件事，又使我發生一些感想。林先生幽默了他的大半生，到了晚年，仍然有一位大學校長的朋友去加以賞識，委以重任，俾以豐酬，使他能夠在優哉悠哉的光景下得享餘年，古時淮南王劉安「一人得道，鷄犬皆升」。現在則是「一人得位，朋友叨光」，曷勝企慕之致。

於此，我又想到一位與林先生同時早年出名於國內學術界的考古專家。那老人家目前晚運淒涼，從一家大專學院中每月拿百元的兼任鐘點費，以資挹注，兩相比對之下，眞使人有斯文掃地之感！

讀者黔首上（四月廿七日）

別為「血肉衛星」喝彩

四月六日大小報刊幾乎都在頭版顯著地位刊登中共四月二十四日發射衛星消息，甚至標榜自由的報章，社評中也大讚特讚，說什麼「這是中共一次科學的偉大成就」。誠然，報導新聞是自由報人的職責，誰都抹煞不了；但應該透過這枚衛星，看到七億同胞今日的淒涼處境。科學技術無非為人類美好生活而進行開拓、研究。決不能為發射一個衛星，試爆一個原子彈而把人民生死置之度外。這個三百八十磅的衛星，是用七億同胞血肉凝成的大血球，它環繞地球的軌道上，是毛澤東暴政一次最大的示眾。一個理智、正義的人，不應為這個慘絕人寰的大血球感到高興，在七億人民倒懸待解的今日，當權者圖以這顆衛星在世人面前掩飾其殘暴，但適得其反地，只給世人留下更猙獰可惡的印象。美國三次征月太空探險，該說是全世界的最大新聞。如果中共眞正重視科學，該向七億人民報導——儘管是輕描淡寫。但鄙劣愚蠢的左報，四百萬市民徹夜守候在收音機旁，聽候三位太空人安全返回地球的當兒，仍充耳不聞，請問這是不是眞正重視科學的態度？中共發射了衛星，香港左仔搞得臭氣薰天，這一舉一動，究竟令人信服還是憎惡？

李殺毛（四月廿六日）

北大「五四運動座談會」（上）

黃文山主講
蕭輝楷記錄

香港文教界罕見的盛會

黃文山教授談前因後果

旅港國立北京大學同學會於「五四」五十一週年紀念前夕，假座香港中國文化協會，公開舉行「紀念五四運動座談會」，參加者多屬文教界知名人士暨香港中文大學、浸會書院、珠海書院、清華書院等大專同學，及記者百餘人，由曾躬與當年運動之老同學黃文山教授主講，並由與會嘉賓中文大學新亞學院校長沈亦珍、前港大教授羅香林（按二氏夫人皆北大同學）、前珠海書院校長黃麟書、北大教授吳俊升、北大同學唐君毅教授、王韶生教授等，對與會港大專同學所提問題，分予解答並諸多闡發。其他因時間關係不及即席發言之與會北大同學會如柏、李聖五、徐訏、全漢昇、王德昭、張翰書、張基瑞、徐義衡、溫心園、蕭輝楷等十幾位教授，亦被邀以書面提供意見。

座談開始前，由北大同學會主席林伯雅教授介紹黃文山教授演講，並介紹另兩位當年曾親自參加五四之[illegible]宋及李[illegible]與眾相見，獲得全場掌聲，其盛況正如主席在致詞中所稱：「斯會自北大言，固為一傳統性之紀念會；自今天與會人士言，允稱近年香港文教界罕有的盛會。」主席並特別指出：「五四這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愛國運動，由於時遷勢易，雖未被人遺忘，卻已遭到了不少誤解。有人只看到五四之破壞之一面，而完全忽畧了其建設性之一面——代表任何國家所不可或缺的民族自決之精神，發揮任何時代所不可或缺之社會制裁力量。此外還有人誤解這一個由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合流之五四運動，說成與蘇聯有關，甚至說成與今天的變亂局面有關，以為它曾經破壞了中國的學術道德傳統，因而諱談五四。其實破壞中國學術及道德傳統的，與今天變亂局面有關的，不是五四運動，而是五四後的逆流，是任何一種大變革所難於避免的逆流，是五四後帶有濃厚國際政治色彩的思想混進去而釀成的逆流。這種逆流所造成的惡果，絕不應該寫在五四運動帳上的。這是老一輩的人所清楚明瞭，而為隔了幾乎半世紀後的現代青年所不易了解的。我們北大同學及文教界對此有責任作客觀的檢討，對於一些誤解的觀念，予以廓清。」這一個盛會的結果，對於此點，確予人以深刻的正確印象。茲將會中發言，擇要追記如此：

黃文山：五四運動之前因後果——大時代的回顧與分析

我覺得五四運動是創造一個偉大時代的大運動，其意義是足與辛亥革命及歷史上其他革命運動完全媲美的。

五四運動在狹義上，只是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在廣義上，它也正是當時的新文化運動、國民革命運動、工人運動、民族企業建設運動、民族文化建設運動……等等現代化運動努力的總象徵，它不是一個孤立現象，而是包涵了當時各種複雜的社會動態的。我個人對於這一運動，身經親歷，算是當日時代洪流中的一滴水，我覺得我有責任對於這一偉大的歷史事件，作一扼要的事實報導。

首先，我想畧述當時北京大學的地位。北大是中國最早的國立大學，但在民五蔡元培先生接任校長之前，也正是非常腐敗的一所大學，當時我正在清華學校高等科一年級讀書，對這種情況便非常了解。但是蔡先生接任以後，銳意革新，除保留原來若干碩學教授外，又另聘陳獨秀、胡適之諸先生，以及後來的章士釗、李石曾、李大釗、顧孟餘等，這些先生都是當日一時之選，因此全國對北大遂為之耳目一新。我個人之所以在民七離開清華考入北大哲學系，一直讀到民十一畢業，便正是旁聽了胡適之先生「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結果。

其次，我想簡單介紹一下五四運動本身。五四運動本是當時的一個愛國救亡運動。當時歐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人歡欣若狂，其盛況直如二十餘年後的抗戰勝利之日。蔡元培先生當時的講演，且說今後即是人類眞正理想的文明時代的開始。大家都以為列强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特別是最可怕的日本與袁世凱所簽二十一條的廢除，業已在望了。不料巴黎和會傳來消息竟剛好相反，日本竟要變本加厲，攫取山東等地的特權，那是可以直接威脅華北華中，隨時可使中國眞正亡國的。這一尖銳刺激，終於激起了以北大學生為首的，五月四日的遊行示威以至火焚趙家樓，再在北洋政府的彈壓下，使抗議運動迅即波及全國各地各界，直到六月二十日，北洋政府罷黜曹汝霖等人並令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拒簽和約為止。

因此，這是一個愛國運動，而且運動本身也算是小有成果的。

第三，我願提到五四運動對全國思想文化的影響。許多人把五四運動稱為新文化運動，我認為這一解釋是相當正確的。民國成立以後，清末各種傳統積習，在社會上其實並未改變，眞正的改變，可說始於蔡先生的主持北大。當時，除陳獨秀等的「新青年」雜誌外，北大學生還辦有各種提倡新思想刊物，我個人亦曾與同學組織過一個學社，出版了一個雜誌「自由樂」，而民八創刊的「北京大學學生周刊」，更有許多先生幫忙，這些刊物的言論都是極其大膽的；此外，更加上民六入北大任教的胡適之先生的文學革命運動之順利展開，各種新思潮，終於也隨着五四運動之遍及全國，而形成了全國性的思想文化運動。這些運動的大要是：㈠國故的整理；㈡西學的介紹（比過去廣泛、深入、通俗的）；㈢文化觀人生觀等思想的重估；㈣杜威與羅素先後來華講學，帶來對社會改造」「自由思想」等理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廣大影響等等。（下期續完）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發行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34期要目



人民：「別希望爬得上去啦！」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五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領導漲價大陸貨是頭號罪人



本港物價飛漲，已使到一般小市民為之苦臉蹙眉。究竟因何掀起漲風？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道理。許多人認為漲風的起點是由於尖沙咀地王的拍賣，美商集團出到一億三千萬高價，證明香港鈔票不值錢，因而掀起漲風。其實，這理由非常薄弱，稍為注意社會實情的人都富曉得，漲價幅度最高的，在衣食住行四者中，以食漲得最甚；其次是住，衣與行簡直沒多大變動。如所週知，香港食物主要來源是中國大陸，除了食米外，所有副食品及牲口，絕大部分仰賴大陸。也可以說，在一片漲風中，大陸食物漲價最厲害。

可是，本港左派報紙卻作出悲天憫人的姿態，今天說：巴士要漲價了；明天說：汽車渡海要劃一收費了；更說：水費要增加了；租金瘋狂地上漲；四天假期扼殺了工商業；公務員加薪造成通貨膨脹。

看起來，左報很能替市民說話，他們一直攻擊漲價。但，他們有提到大陸食物漲了多少嗎？他們還想混水摸魚，造謠說世界任何鈔票都不穩啦，叫人把鈔票兌了人民幣，存在左派銀行。

香港市民雖然沒那麼笨；但左派機構職員，左派工會的會員都得遵從最高指示，把鈔票存進去。存時可以將港幣兌成人民幣，提款時又可把人民幣兌回港幣。他們的號召是「十足利息」，換句話說，用不着付給香港政府百分之十五的利息稅，也即是走法律罅逃稅的一個方法，乘機想吸收「愛國同胞」的鈔票。一切作為，全是鈔票掛帥，刮龍第一。

據報載：來自大陸的貨品，批發價普遍提高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最先漲價的是藥材、南北雜貨、豆類、花生仁、食油、食糖等；繼而是機製紙張、大小五金、化工原料、紡織品、瓷器、山貨、土紙、罐頭、茶葉等。

凡做大陸貨生意的，都曉得他們的貨價在步步高陞，同時，他們漲價的手法非常巧妙，第一步，先減少供應，來源少，自然搶貴，比方平時只賣四元多一斤的南棗，因為缺貨，一下子便漲到三四十元一斤，批發價正常時只是三元多，搶高後，新貨運到，二十元批發價也沒有人嫌貴。過去大陸藥材就用這手法把當歸之類的價錢漲到驚人程度。可是，絕對不會見到左派報紙有半隻字報導這些消息。

中共在廣州舉行的春季交易會揭幕前，已減少對港貨品供應；開幕後減少情況更顯著，有許多東西甚至陷於斷市情況。由於批價抬高、供應減少自然刺激到飛漲不已。

民以食為大，香港食物十九依靠中共供應，食物一漲，其他一切也隨之而漲，左報抨擊，無非賊喊捉賊、倒果為因的一套詭計。今日香港的確有許多人中了左派宣傳伎倆的圈套，相信漲風由於租金提高；四天有新假期等等造成。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大陸貨掀起漲風影響民生。

據經營大陸貨品的商人說：歷年來大陸貨品都以較低價格向香港推銷，藉此套取外滙；但今年已改變方針，不但將價格普遍抬高，且供應量予以節制，造成供不應求現象。這種新措施，當然是另有用心，顯而易見的，他們可用較少貨品，套取較多外滙；另方面，提高了物價，又可造成香港社會的不安，這就是一石二鳥的政策。左報大力抨擊物價高漲，正是配合這新政策的。不過，明眼人很易就看出，在這次漲風中，他們一直坐在領導的主角地位。要想藉此輕輕卸下責任，諉諸別人，手法雖聰明，卻逃不過明眼人的眼睛。

不久前，有位外國專家已提出過警告，認為香港的糧食供應，不該太過依賴中共，應廣闢來源，除特產為他地所無者外，有了其他來源，他們便無法操縱，不能隨意抬高價格。以本港食米為例，主要不靠大陸，泰國、越南等地是主要供應來源；中共曾要求港府增加大陸米配額，並願意降低價格供應，可是未為港府接納。因為港府亦深知中共增加配額後，便可達到操縱香港食米的陰謀，隨時漲價，香港民食操縱在他們手上，實屬危險。目前，香港雖然百物騰貴，但米價最為穩定，主要原因，是中共無法操縱香港的食米，否則，香港米價必然和其他大陸貨品一樣，突飛猛漲，全港市民，非吃貴米不可了。

除了大陸的藥材無法求之別處外，廣闢來源是平抑物價的有效辦法。如果副食品也和食米一樣，多從幾個地方辦來，不但可降低生活指數，同時也可避免受中共供應上的威脅。

因此，我們主張香港政府協助商人尋求大陸以外更多供應來源，如此一來，即使不能立刻使物價降低，至少可使之穩定下來。



蔣經國訪美、訪越有文章
國府會出兵柬越參戰嗎？

萬人傑

國府高層人士曾認為國軍只應用於反攻大陸。但如果東南亞赤化，國軍就永遠喪失反攻大陸機會，因此，遏止共黨在東南亞擴展，國軍也應擔當重要角色。因此蔣經國並不否定國府有出兵柬埔寨、越南的可能性。

介入柬、越戰鬬的跡象

國軍將介入柬埔寨之戰，近來甚囂塵上。這一說之形成，是因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後，尼克遜突然作了出人意表的轉變，從越南撤軍的政策，一變而為揮軍入柬；且發表談話，表明強硬態度，寧願下屆不再競選總統，也要將越共驅出柬境。不少人認為尼克遜這堅強的態度，是受到蔣經國訪美影響的。

更使持此說者振振有詞的是：蔣經國於訪美回台後，席未暇暖，又匆匆飛到越南。他當然不會在砲火連天中跑去遊山玩水，任務為何，當與柬埔寨戰事有關。雖然，這有點想當然的性質，但其可能性極高，因此，近週來國軍將介入越南、柬埔寨戰事之說，傳遍世界；各國的評論家對此加以臆測，疑信參半。更有人評論一旦國軍參戰，戰事形勢，將如何演變，亞洲又將創出一個怎麼樣的新局面。

蔣經國的話

關於國軍參加越、柬作戰的可能性，外國記者會訪問了蔣經國。蔣在記者招待會中，並沒否定國軍介入擴大了的中南半島戰事的可能性。據蔣經國說：中國在越南的現行軍援計劃，目前或將來都不會有所改變。中國在越南維持一項軍援計劃，最初所擔任的角色是在心理戰方面援助越南軍。他不準備透露中華民國是否會介入柬埔寨的戰鬬。「這是一條不能以非常肯定的字眼來答覆的『如果』問題之一，我們的反應是要甚於所發生的事情。」

他又說：「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的侵略，構成一項全面的計劃，互相配合得很好，而且有許多次是由中共直接指揮的，這需要面臨共產黨侵略的國家分擔責任。在我們方面來說，在中國大陸境內，我們正牽制着大批共軍，使他們不能夠用於其他地區。」

「每一宗事件都是由北平政權所煽起的，只要北平政權在中國大陸存在一天，東南亞便不會有和平安全。」

過早透露有害無益

在蔣經國這番談話中，雖然沒肯定說國軍會介入柬、越的戰鬬，也沒有否定其可能性。國軍是否介入戰鬬，是一個重大的決定，過早透露，總是有害無益；同時，這決定要觀乎局勢發展如何，未到必要時，不會走這一步棋；但擺出的姿態有這可能性，已經夠使中共感受威脅了。

關於國軍介入越戰，以前有過不少傳說，是「條件」談不妥。「條件」是什麼？據說：國府方面答應出兵越南作戰的條件是不受「線」的限制，不能像韓戰那樣，限於三八線，轟炸不能越過鴨綠江等，要打就從越南攻入中國國境，由此反攻大陸。

這「條件」當然不會為美國接納，因此出兵問題一直沒有談攏。

參戰與反攻

直到目前，中華民國仍是擁有一枝最強勁軍隊的反共國家，他們有昂揚的鬬志，有精良的配備，始終是中共一個巨大威脅。

國軍雖受制於中美協定，可並沒放棄反攻大陸的願望。他們仍等待機會，與共黨決一雌雄。擁有這枝強大軍力，是他們手上的一注大本錢。因此，國軍介入越戰之說囂傳之際，國府中有一種意見，認為國軍只能用於反攻大陸，如果介入越南之戰，力量消耗，會影響將來反攻。

這一派的主張，目前仍有部份人堅持着，但漸漸有一派新見解否定了上述的主張，也即是在蔣經國談話中透露「共產黨在東南亞地區的侵略構成一項全面的計劃……這需要面臨共黨侵略的國家分擔責任」的見解相同。反共是東南亞面臨被侵略國家共同從事的戰鬬，今天不能由某一個國家單獨對抗共黨；明日也不是國軍單獨去反攻大陸。

赤潮洶湧不容袖手

他們已經瞭解到，如果共黨在東南亞的推展成功，大部份地區都為赤潮所淹沒，那時候，即使國民政府仍擁有一枝強大國軍，要反攻大陸已是機會全無。

為了防止東南亞地區的淪亡，國軍不應袖手旁觀；也即越南不能眼看柬埔寨落入共黨手中一樣。如果共黨奪得柬埔寨，越南自也不保，因此越南軍隊要與美軍比肩進入柬境，搗毀共黨基地；而且，美軍雖確定撤兵日期，越南軍則表示無限期作戰。

同樣的，如果東南亞盡為共黨勢力攫得，國府重回大陸計劃就宣告破滅，因此，必須把中南半島

的戰鬥，視為反攻大陸戰鬥的一部份，國軍出兵越南、柬埔寨並不單純替別人打仗。這一點，國府高層人士也漸漸明瞭了。

戰鬥力越磨煉越強

因此，「國軍必須用於反攻大陸」；「國軍介入越戰必須不受限制，准許攻入中國大陸」等等觀念，在目前情勢下是應該放棄的。

再說，國軍長期擺在金門、馬祖，十多二十年沒有過戰鬥經驗，也不是好辦法。軍隊要身經百戰戰鬥力才堅強，韓國軍隊在越南戰鬥中戰功彪炳，因為他們反共意識堅強，戰鬥經驗豐富。因此，拿越南、柬埔寨做國軍試驗戰場，不但不是「消耗」國軍力量，反而可以使國軍戰鬥力鍛鍊得更強。

基於上述兩個觀念的轉變，國軍介入柬、越戰鬥的阻力，已越來越減少。也即是說，國軍出兵越南作戰的可能性越來越高。問題在大規模或者小規模，及他們所擔承的責任有多大。

尼克遜在鴿派壓力下，一直憂慮到陷入越南和柬埔寨的泥沼中；這次他不顧一切，揮軍入柬，情理上似乎有可能取得蔣經國的默契，必要時由國軍擔承部份責任。

美國人不再緘默了

美國鴿派勢力相當大是事實，因而美軍入柬，引起了一連串險惡的學潮。但也不能忽視厭恨他們的人，已漸漸不能再緘默。紐約華爾街的建築工人把示威學生打到抱頭鼠竄，是他們憤怒的表現。

試想，美國軍隊在越南、柬埔寨叢林中出生入死，這班傢伙在國內替敵人打氣，有國家觀念的人怎會不生氣？

再看看，這些反戰示威的是些什麼人物？白宮前水池中裸浴的一羣，大家可以從照片及電視中見到，是一羣抽大麻的稀癖士，逃避兵役，不願盡國民責任的頹廢青年而已。

華爾街建築工人給他們的打擊只是一個開頭，這浪潮如果全面性的展開，情勢會更險惡。如果美國的鴿派不懂得適可而止，在美國國內，會開闢一個新戰場，這是危險的趨勢！

新漢奸集團是有組織的 三易集會地三易領導人

一三二期「新聞以外」老萬揭發了新漢奸集團內部的「肅奸」，以及他們通過老萬左右的人，進行「神經戰」，放出天方夜談式的謠言。為表示老萬消息來源可靠，文末說過：「我們還要繼續報導新漢奸集團內部的『肅奸』情形，限於篇幅，下期再詳談。」但在一三三期剛碰到「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問題，我們刊物出了個專號，老萬迫得將筆鋒轉向那班媚共的起草人身上，提醒二十三萬教友，正視這一個嚴重問題。

其實，教會文件草案之出現媚共言論，和老萬揭發新漢奸集團陰謀，不是毫無關連的。老萬說過，新漢奸的小爬蟲是無孔不入的，擁有二十三萬教友的天主教，自然也是他們滲透的目標。

大家如果不健忘，當珠海書院潛伏的小爬蟲發動學潮時，老萬曾經指出一個洋和尚在幕後策動，這個洋和尚和草案起草人之一同隸一個教會機構，由此，可知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有通盤計劃的，教會這一個草案，當然大有文章。要不是給一部份眼睛雪亮的代表及時發現，可能過骨。一旦通過執行，二十幾萬教徒就被他們當豬仔般出賣了。

新漢奸集團專搞學運的胡××，最近通過他的馬仔伍××在港大的學生刊物中發表一篇「第三勢力」與「第三觀點」的文章。據說舊的「第三勢力」已經烟消雲散，他們現在並不是「第三勢力」，而是「第三觀點」。云云。反共反台是他們的「觀點」，目的是表示他們沒有組織的，因此不是勢力。其實，他們一切活動，掩飾不來。如果不是有組織的，怎會經常舉行集會？怎會有領導人出面指揮一切？

自從本刊揭發太子道胡××寓所內的會議，爆發五十人聯登廣告「反對」台獨消息後，他們就放棄了這地方，改在梁××家中舉行。這地方又被揭發，他們狡兔之窟，改在九龍塘一家華貴洋房蒙××的住宅中集會。他們認為這地方在保密方面比較好。

以老萬所知，這豪華寓所的主人，頗有來頭，他是富有的商人。他的富有，是拜日本仔之賜。他代理的日本電器用品，在香港銷路十分好，自然刮進很多鈔票。

這次美日合作搞的這種活動，他豈可不効微勞？除了把妹妹的寓所供他們利用作秘密會議場所外，還做了他們的跑腿。

至於這集團「出面」的領導人，首先是繆××；身份暴露後，由曾在「中央社」做過事的謝××出來收拾；謝某給我們打翻，再由蔡文治一個舊部李××指揮一切。他們三易其地，三易其人，尚希望人家相信他們只是一種「觀點」，而不是一個「勢力」，欲蓋彌彰而已。

他們的「觀點」是什麼？是費正清的「觀點」。他們出了一大堆垃圾刊物，力捧殷海光、李敖、栢揚等人，讓老萬在此引述小爬蟲們最近出版的「殷海光近作選」中他的一篇「手稿」—「我被迫離開台灣大學的經過」中的一節給大家看看：

「……其實，費正清等人的言論，意在保全台灣。台灣這個小島，若不是美國艦隊保衛，恐怕早在一九五○年便陷共了……」

但，如果不是有台灣這個小島，殷海光早已戴紙帽遊街，死無葬身之地，那有機會讓他發表這些文章？

香港文教界罕見的盛會

北大「五四運動座談會」（下）

發言人：黃文山　羅香林　王韶生
唐君毅　黃麟書　吳俊升
沈亦珍　闞　棠　曾如柏
記錄者：蕭輝楷

（續上期黃文山教授的演辭）最後，我也願畧提當時剛成立的蘇聯的對華工作。不少人誤會五四運動與蘇聯對華工作如何如何有關，乃至說是共產黨發起的，其實五四當時，蘇聯還根本不曾派人來華，即在後來「社會主義研究會」成立以後，李大釗等人也一樣不知馬克斯主義為何物，因為他們根本不能讀英文日文，而當時北大圖書館中則絕無任何中文的「馬克斯主義」書籍，這是我所確知的。因此，一定要說蘇聯與五四有關，頂多也只是後來它利用了北大部份人士，成立了最初的對華宣傳據點而已。

現在，我願畧述我個人對五四運動意義的結論：這是一個民族思想大轉變運動，各方影響都是極大的：

一、鴉片戰爭以後開始的民族復興運動，到了五四運動後才眞正全國化，可說後來的抗戰的精神基礎，正是由此奠基的。

二、新文化運動與文學革命運動，引起了學術界的各項改革，形成了各種嶄新的學術方向。

三、民族文化運動亦由此孳生，直到北伐成功後，十教授署名發表的「中國本位文化宣言」（兄弟亦列名其中），亦助成了後來抗戰的精神基礎。

四、科學玄學論戰，亦由五四運動之提倡科學民主而起，結果乃有吳稚暉的「一個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亦即「科學人生觀」思想之出現。

五、最不幸的，五四運動適逢蘇聯興起，因此介紹新知的努力，竟間接促成中國共產黨的出現，這是當時參與五四運動的人，誰都不曾想到的。

六、文化論戰運動的展開，這一「全盤西化」與否的論戰，直到今天還在餘波盪漾，其實當時影響最大的胡適之先生，早把「全盤西化」修改為「充分西化」了——就我個人對四十年來思想問題的總檢討，所得結論而言，我認為今後文化方向必是「中道的」，必是西方科學與中國的儒家為中心的固有文化所結合而成的一種「會通的文化」，而這一文化，也正是今日在文化上業已走入窮途的西方世界所同樣需要的。

（黃氏講演後，即由各大專同學提問，與會各學者分別作答如次：）

黃文山：答「五四運動是否產生過政治性的主流？」

這一問題太大。我只能說，五四運動當時，亦正是韓國有自治運動、日本有勞工運動、印度有獨立運動的時候，「主流」各有不同，但都在要求解放，因此彼此的接觸影響，自是勢所不免的。

羅香林：答「新文化運動有什麼後果，僅靠白話文運動後今日的白話文，是否能了解中國固有文化？」

我認為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愛國運動是新文化運動，都是前有所繼承，後有所啓發的。就愛國說，它繼承的是北宋危急時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的精神；就文化革新說，它也正是同治四年開始的「洋務運動」的承續與國父早即提出的「民權思想」與「民國政治實踐」的承續。至於對後來的啓發，更如剛才黃先生所講的，至於第三國際勢力的滲入，我認為是絕不應算在新文化運動帳上的。

王韶生：續答前問——

用當代語文註解古書，各代不免，漢人注經，唐人再作疏，宋人又作集注，都是。因此，今日台灣已有若干先生在用語體文譯註經子要籍，對於覺得古文艱深的同學，的確有其參考價值。不過，我認為，身為中國人，如果亦像費正清之類洋人一般，只能看語體文的話，那實是一種恥辱——文言其實不難看，過去的兒童豈非十歲即可讀左傳等書？因此問題只是是否願去接觸而已。再說，口語與書面語，其界限亦是很難清劃的。

唐君毅：答「五四運動究竟是成功的、半成功的、或失敗了的運動？」

我個人過去是不願接觸任何五四紀念活動乃至北大同學會活動的。我雖曾在北大讀過書，但我對五四運動一直即不甚滿意。不過，我現在對於過去的這一態度，已有某種程度的修改了。

我願先說我何以不滿意五四運動。我認為五四運動，在愛國運動方面是成功的，其對傳統的繼承意義更是可稱讚的，它不僅如羅先生所說，繼承北宋士子精神，更是繼承了東漢太學生以迄明代東林士人的精神，使二百七十年前因康熙之嚴禁學生論政而中斷了的讀書人精神得以復甦，對國族的積極意義自是極大的。不過，在文化上，則我認為其成就尚值得再加考慮——新文學運動的貢獻便很難說，白話文本是古已有之，且僅不外文體的一種，它未必全能取代其他體裁，如在座的徐訏先生是小說家，但他也寫舊詩，即是顯例。其次，科學是否眞能解決人生觀問題？張君勱先生所謂「玄學」，無非說科學不可能包辦一切而已。再說，民主有多種形態，且尙有更進一步的問題，這些全是五四運動的領導者所未曾思考的，因此後來的胡適之先生要用玩笑口吻對我說：「要打倒孔家店的不是我，是你們四川人（吳虞）呀！」而陳獨秀先生的晚年思想之修改極大，亦說明了他對自己在五四時代思想的不滿，說明了他後來在思

想上的進步。

總之，我一直認爲五四運動的破壞性太大，建設性不多，一直對它不甚滿意。但現在我的看法卻略有不同了，我認爲對於五四運動的精神，我們仍是可作某些同情了解的：首先，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恐怕乃是勢逼處此，因爲當時祀孔尊孔的正使是袁世凱等人，「孔家店」早已成了禍國軍閥藉以自飾的工具，爲打倒軍閥而打進孔家店，自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其次，當時各種懷疑破壞觀點背後的那股精神，適如胡適之先生所引的尼采的那句話：「重新估量價值」，實則這一精神也正是可正可反的，反面表現固是破壞，正面表現亦同樣能形成五四領導先生們後來的進步，能形成對中國文化從事反面估價之後的再估價——甚至可以說，今日我們不再去打倒孔家店，亦正是「重估價值」之果，這也正是五四精神開啓出來的。因此，蕭輝楷先生這次對我的邀請，我便不再像過去那樣推卻，我覺得我亦甚願參加今日這種五四紀念聚會了。

不僅如此，我覺得對於今日的香港青年，五四精神還另有其積極重要的意義。民族意識的覺醒與文化意識的繼續覺醒，在今日香港還需要再作積極的提倡——中國目前局勢誠然是極混亂的，但我深願相信如前港督葛量洪等人說過的那句話：「二十一世紀會是中國人的世紀。」本來，湯恩比即有「十九世紀是英國的，二十世紀是美國蘇聯的」之論，我願更加推廣說：「十五世紀是義大利的，十六十七世紀是西班牙葡萄牙的，十八世紀是德國法國的」，世運的推移，冥冥中分亦有[illegible]由，因此，我願以一種宗教信仰之忱，來相信二十一世紀極可能便是中國的。二十一世紀，距今尚有三十年，如說它是屬於中國的，精細點說，它即屬於今日正是青年的這一輩中國人的。然則，今日香港青年，應該如何利用這三十年的準備時光呢？

香港青年絕大多數都在香港土生土長，不像我們這一輩的極難免除「寄居」心理，香港即是今日青年的故鄉，眞正的定居之地，香港青年們對於這塊土地，這一社會，究竟應負起一些什麼責任呢？世局變動的最後決定力量在思想，我覺得青年們在這方面即應特別努力去思想。我認爲：某種正面的五四精神，在這方面便是饒有價值的——香港是一個重視政府需要甚於重視社會需要的地方，一個太注重技術也太注重商業觀點的地方，而五四精神，則正是重視社會甚於政府，重視原則甚於技術，重視理想甚於功利計算的。

我盼望今日在座的同學們，能在這一方面特別留意。我認爲這些正是今日在香港要立志承繼五四精神的人所特別應去致力的。

黃麟書：答「三二九黃花崗精神與五四精神，有無聯貫異同之處？」

根據我個人的親見親聞，在民族思想與愛國意識上，我認爲這兩大運動的精神是血脈相通的。三二九起義時，我才十六歲，親見黃克強先生率領百餘人去攻總督府，其中一部份是學生，另一部份則是工人裝束，可見這已算一種全民運動了；而孫中山先生的追隨者，往往只知「民族主義」而不解「民權」「民生」，每當孫先生特別解釋，更可說明當時革命的純爲愛國運動——即使李大釗，在與我同時出席當日在東京召開的革命黨大會時，我也確知當時他還毫無共產思想，純是愛國觀念。至於五四運動之爲全民愛國運動，黃文山先生剛才已有詳論，而且這也正是當時我在外地所親見的。

吳俊升：答「五四運動創造了一個偉大時代，但這在今天已成過去，對香港極少影響，請問今日有無重振的可能？」

這一問題很難答覆，我在香港歷史甚淺，覺得尤難答覆。不過我可以猜想試作答覆如次：

在實質上，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亦即批判精神的合流，這種精神正如羅香林先生所說，乃是承先啓後的。承先，它比唐君毅先生所說的還多，因爲清末革命也正是學生發動的；啓後，它不僅促成北伐的成功，而且我們今日在香港之能保持一種民族文化精神，可說仍拜其賜。因此，它之可望引生另一大時代的到來，也是極合理的。不過這一時代何時到來，尙不可知，一切更待我們的努力而已。

其次，在方法上，五四運動似表現爲批判一切，但並未眞正的去批判一切——對舊文化作「徹底檢討」卻並未認眞檢討，對新思想新潮流則似乎只有不加批判的無條件接受，這種現象在今天似乎仍然存在。因此，我認爲，要發揮五四精神，應該對於一切，無論舊的新的，都去從事批判，使之「理性化」，合理化。這種努力，是否即可促成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我們並不知道，但這對中國對香港之有貢獻是必然的。

（至此，主席請沈亦珍氏爲本次座談作結論。）

沈亦珍：

作結論愧不敢當，我只能畧述個人一點感想如次：

一、我認爲蔡元培先生領導北大時所採的學術自由精神，一方面能把學者專家搜羅殆盡，一方面能使全校充溢暢旺之機，這是今天仍該效法的。

二、當時推動五四運動的青年，其精神亦至可欽佩。他們既能獨立思考，批評一切，又有充分熱情去努力一切，他們不但對社會產生鉅大影響，亦對新文化的創造作出了鉅大貢獻。因此有人把五四運動稱爲「中國的文化復興」，實有若干道理。不過，由於歷史背景的不同，這二者當然不能相提並論——西洋的文藝復興，既重人文，亦重自然科學，而我們的五四運動，在新文學的成就上固甚可觀，但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上遠不如文學。因此，今日要繼承五四精神，我覺得必須兼顧人文與自然科學雙方的發展，今日青年如能特別注意此點，則今日的聚會的意義一定就更見重大了。

曾參加五四的老同學關棠被請發言：

我想補充一點小意見：

一、五四運動的目標爲科學與民主，科學方面，中國科學家在美國尖端科

學研究上的分量與成就，已可算是獲致顯著果實的了，只在民主方面，仍須努力而已。

二、關於新文學運動，我認為今後目標必須是學貫中西，中國古文的精鍊仍是不可廢的。

三、關於「內除國賊」一事，其實日久見人心，我非常感慨：段祺瑞及曹汝霖在抗戰期間尚能力拒日本的利用，反而是五四當時聲名揚溢的陳垣，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卑躬曲膝才使人齒冷，這足使我們警惕，論人論事須力求冷靜持平，是不能出之一時衝動的。

黃文山：續答「北大學生當時有無政治主張的討論？」

當然有。如「少年中國學會」的國家主義，如國民黨的打倒軍閥主張，以至其他許多思想，在學生中都有其擁護者。胡適之先生在民九特寫一文，呼籲「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便正是針對這一現象而發的。

曾如柏同學書面發言：

五四運動是由一般青年本着不滿現狀的衝勁，最初對於政治上惡劣的勢力，漸而對於社會上惡劣的制度和思想，發為反抗的運動。思想的反抗運動，就成為所謂新文化運動。其主要標幟是科學與民主。當時社會情狀，一般新的「老傢伙」當還記得，大家只着重於文法科——尤其是法科，而着重於科學的人眞少得可憐，而且研究學問也極少會應用科學方法的，所以提倡科學，確是當務之急。又當時哲學及文學思想的領域眞是狹小非常，而歐美在這些方面都非常廣濶和進步。大家因憧憬於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的燦爛學術，故於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都認為有平等提倡的必要。但要從事於此，非提倡民主不可，因為民主的基本精神就在於容許反對思想的存在。這全是針對時弊的運動，所以大得舉國青年的同情。我在五四運動後一年考進北大的。當時我見老師們及同學老大哥們全都用「引車賣漿」之徒也易於了解的白話文來表達高深的知識。他們一面極力要衝破舊制度和舊思想的藩籬，一面極力要把外國的新思想和制度介紹進來。因為前者，所以把一切傳統的思想和制度都加以懷疑，並從新估定其價值，有時雖不免過火一點，但其能使一般青年從此不崇拜培根所謂「劇場的偶像」，對於一切問題都要應用腦筋企圖作獨立判斷之功，則不可沒。因為後者，大家不得不認眞做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的功夫，於是本身的學行固獲得大大的增益，同時也引起全國學術長足的進步。當時京滬一帶介紹各國文哲的思想和著作多到不可勝數，而政治學術最顯著的如無政府主義，費邊主義，合作會社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等，都能夠原原本本的介紹進來。這都是新文化運動極大的功績。有人以為中國今日的禍亂是新文化運動胡亂介紹社會主義的結果。這是錯的。當年新文化運動所介紹的社會主義並沒有今日內地所揭櫫的主義在內，可以說彼此毫無關係。（北大老大哥某及旁聽生某自說他們在民八九年左右已讀通並提倡馬克斯主義，這是「車大砲」的。馬克思主義在當年還無中文譯本，而他們不懂外文，以何本領來讀通。而且他們都是「搞壞一腳色，絕少讀書，不知[illegible]

「神童」作家劉紹

劉紹棠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時，年方二十有二。可說是最年青的「右派作家」。從此也就結束了他為期七年的創作生涯。

一九五〇年劉紹棠年只十五歲時，已有作品在天津日報副刊上發表了。（那時天津日報的編輯是孫犁、鄒明、李牧歌等。）雖然當時劉紹棠的寫作技巧十分幼稚，但由於他有生活，作品中富有濃厚的泥土氣息，加上他出身好，中共的文藝工作者也就有意地培養他。請他來編輯部給他的作品提出具體的意見，幫助他修改潤色，然後發表。一九五七年以前，中共的作家和報刊編輯，無不把培養青年作家視為己任。劉紹棠不僅得到孫犁、「天津日報」的培養，而且還得到「中國青年報」，以及老作家周立波的培養。（筆者按：周立波為中共著名作家，在上海參加「左聯」，後赴延安，曾擔任「魯藝」教授。在延安時期曾寫一本「晉察冀邊區印象記」的報告文學。一九四五年後隨彭眞赴東北，著有反映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三等獎。與丁玲的名字顯赫一時。一九四九年後著有「鐵水奔流」、「山鄉巨變」等長篇小說。文革中周立波也被打成牛鬼蛇神，罪名頗多，恕不詳列。）

一九五一年，「中國青年報」編輯，在大堆的來稿中發現劉紹棠的「紅花」，認為這位青年作者有生活基礎，語言純樸，富有泥土氣息，值得培養。便寫信約他來報社，並介紹周立波與劉紹棠認識。「中國青年報」還出旅費和其他費用給劉紹棠，到處去體驗生活。由周立波幫助和指導他寫作。

劉紹棠的遭遇，可說是得天獨厚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從來沒有一位青年作者，能夠像他那樣，得到社會的關心和老作家們的細心培養。那時劉紹棠才有十六歲，在通縣中學讀書。通縣中學的共青團總支部書記，國語科教員葉汀，也非常欣賞劉紹棠的才能，不僅在知識方面細心地教導和幫助他，而且也關心到他的政治生活。推薦劉紹棠擔任通縣中學學生會幹部，介紹劉紹棠入黨。一九五一年前，劉紹棠的作品計有「半截血斑碑」、「新式犁杖」、「五月高粱紅」等。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四年間，劉紹棠的作品計有「村歌」、「完秋」、「紅花」、「大青騾子」、「擺渡口」等。劉紹棠的成名作「青枝綠葉」，估計也是一九五四年前發表的。一九五四年後，劉紹棠的寫作技巧逐漸成熟，創作的勁頭也很高，可說他的創作生命愈旺愈盛了。五四至五六年間發表的作品有「竹青嫂」、「運河的槳聲」、「喜訊」、「初春夜」、「槐花夜奔」、「鬧林記」、「布谷鳥歌唱的季節」等。

劉紹棠離開通縣中學後，進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這時他的短篇小說也已出版，名利雙收。不僅躋身進作家的行列，而且在銀行裏有超過萬元人民幣的存款。也許由於成功[illegible]

人作他們主義的揭櫫是受新文化運動「慕新」精神的影響。這也是錯的。他們揭櫫主義作政治運動，並非出於慕新精神，而是存心取得外國的同情，並憑藉其聲勢和力量以取得政權的。這和北宋進士張邦昌之稱帝洛陽，差不了多少，不能說他是受孟子復古的精神提倡湯武之道所影響的。

蕭輝楷紀錄後言

謹作兩點聲明：

一、本次座談會上諸先生的發言，由同學會指派我記錄整理，本應先分送發言各先生過目的；不過因發表時間過於匆促，未克辦到。是以如有訛誤錯漏，皆應由我個人負責。

二、也是由於發表時間關係，在會上未及發言的諸學長，除次日即能收到的會如柏先生的書面發言外，其他各學長可能有的書面發言，也都已來不及再事搜羅，這是我個人特別感覺遺憾的。只希望明年五四紀念時，衆學長能有更多寶貴意見的發揮。

最後，作爲一個四十年代的北大學生，我也謹願在諸位前輩學長的讜論之後，續貂兩句。

我個人對五四運動意義的了解，自覺可說之處頗多，這裏謹願站在「四十年代北大學生」的立場，尅就大家最易誤解的「五四只導致破壞」這一問題，畧抒愚見。

在表面上看來，五四運動的聲光，自抗戰中期以迄大陸變色這段時期，往往會顯得與深帶政治鬪爭色彩的思想文化運動混淆不清。一般人往往會把五四的「革新進取」精神與所謂「革命鬪爭」思想等量齊觀，從而引致許多至今仍尙存在的有關五四意義的誤解。但我個人認爲：這種誤解是實不必要的，五四精神的積極面，在這段期間不但並未湮滅，而且更見發揚，而且業已開花結實——而且這些果實，有許多正是大家都已有目共睹的。

我自民三十三入西南聯大，經過從軍，以迄民三十八在北平變色後離去爲止，我經歷了抗戰後期的聯大與勝利復員後的北大的生活。我的切身體會是：作爲五四運動策源地繼承者的聯大與戰後的北大，一般同學多能具有某種「民族責任感鼓舞下的治學之忱」，我相信這應該正是五四精神積極面的延續與成長——在這種精神的陶冶下，我們不但能見到抗戰勝利前夕「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壯烈場面（聯大一日之間，即有數百人報名從軍，其中不乏後來眞正戰死者），而且，今日正在支撐中國學術文化生命的若干顯著的花果，我認爲也正是從當時這一精神中培育出來的。

我敬願舉出一些大家已經熟悉的名字：爲中國人首先獲得諾貝爾科學獎金的楊振寧李政道，在國際邏輯數學界高居前幾席的王浩，在哲學思想問題上深負時譽的中央研究院的徐高阮，台大的殷海光與中大崇基學院的勞思光，在海外中國文藝領域中開啓一代宗風的夏濟安，在香港正從事大專教育建設努力的淸華書院校長張翰書，在海外民主文化工作中有卓著貢獻的友聯研究所前後所長燕雲、徐東濱，及亞洲出版社社長張國興——這些位學長，便正是在西南聯大和戰後北大這一積極精神下培育出來的。（完）

的崛起與沒落

待旦

授和趙樹理等老作家，認爲在北京大學並不能學到什麼東西，於是中途退學，專心從事創作，並且以神童自居。

在音樂界，我們不難找到「神童」作曲家，「神童」演奏家的例子。莫扎特、貝多芬等都是只在數歲的時候，就名震歐洲了。可是在作家的行例中，卻不易找到「神童」作家的例子。據筆者所知，雨果可說是「神童」作家了，但也是在十六歲時，才發表他的處女作。

筆者認爲，我們不應否認劉紹棠的創作才能，但他後來那種驕傲自滿，卻是每一個青年人都應引以爲戒的。如果雨果也像劉紹棠那樣，滿足於自己十六歲時的才華，恐怕以後就寫不出「悲慘的世界」、「巴黎聖母院」等偉大作品。

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七月間，劉紹棠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田野落了「暮春燈下隨筆」；在「新港」雜誌三月號發表了「西苑草」等作品。並在「東海」雜誌四月號上發表了「現實主義在社會主義時代的發展」；在「北京文藝」四月號發表了「我對當前文藝的一些淺見」等論文。提出「要寫生活的最眞實」，「要暴露生活的陰暗面」，「要寫故鄉的多災多難多事」，「要在藝術上提高」等見解。他的這些論文，以及五七年間發表的作品，也就成爲劉紹棠「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文藝理論」的罪證。被打成右派分子，從而結束他七年的創作生涯。

劉紹棠完全是由中共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也是由中共一手把他打下十八層地獄去。以劉紹棠的才華，倘若他的創作生活不太過順利，有較長時間的奮鬪和磨練，並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他應該有着更大的成就。然而中共所要培養的，只是善於粉飾現實的「歌德」派，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已規定只准頌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之功，只准暴露舊社會的黑暗。劉紹棠在知識逐漸豐富，思想比較成熟的時候，由於只看到共產黨培養他的「善」的一面，看不透共產黨的本性，也就免不了要碰得頭破血流。劉紹棠在這麼年輕，創作生命這麼旺盛的時候，就結束了自己的創作生活，本來值得惋惜。然而，他敢於寫出「暴露生活的陰暗面」的作品，敢於提出自己眞正的見解，卻保持了一個作家的良心和人格。即使爲此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也是值得的。

文寫至此，仍有多少篇幅，想附帶說幾句話。一三一期署名「黃」的讀者，在「萬人意見」中指出金千里先生的疏忽，「在橋樑工地上」的確是劉賓雁的作品，相信金千里先生也會表示感謝。至於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和「菊花石」的評價問題，那是見仁見智的問題，「黃」先生的批評未免武斷一點，也過火一些。金千里先生可能因爲「王貴與李香香」的政治味道太濃而不好過於褒譽。說到王瑤、丁易、李何林等都是第一流的現代文學史編著者。搜集資料，整理資料，分析資料，是編寫文學史的必然程序，絕不應將之貶爲「東拼西湊」、「乞靈於剪刀」。不知「黃」先生亦以爲然否？

尼克遜、馬可仕

從五月一日到五日，前後五天中間，美國總統尼克遜，菲律賓總統馬可仕，都拿出了政治家的勇氣與智慧，作了兩件有益於自由世界的大事。

先說前者，尼克遜五月一日下令美軍進入柬埔寨，掃蕩越共避難巢穴，這件事無疑是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封鎖古巴海域後，最震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但處境卻比甘迺迪艱苦，手尾也比古巴事件長得多，尼克遜本人所準備付出去的代價，更比甘迺迪高。因此，我們對尼克遜的作風，更覺得不可及，應當受到全世界愛好自由人士的贊美。

施漢諾之危害自由世界，並不在於他的小兒科性情，陰陽怪氣的作風，而是以中立為名，卻替共產黨做工作，南越戰事之惡化，因素固非一端，但施漢諾開放柬埔寨為共軍作庇護所，使南越軍始終居於守勢，西貢更受到直接威脅，應是主因。

就軍事觀點來說，美越聯軍早就應當進軍柬埔寨的魚鈎區，粉碎越共的巢穴。但由於施漢諾的僞裝中立，美機偶投下兩顆炸彈轟炸越共軍，施漢諾就大嚷大叫說美國侵害柬埔寨，破壞柬埔寨中立，有時甚至招待各國記者參觀被炸情況，使美國處境尷尬。因此，雖然在越美軍統帥屢次要求掃蕩魚鈎區，均為詹森、尼克遜所拒絕。

這次尼克遜毅然進軍柬埔寨，也是各方面情況所促成，首先是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國會與宮廷會議聯合罷黜了施漢諾，新政府雖然仍標榜中立，實則是中間偏右的政府，對美國入柬剿共，不會深閉固拒，尼克遜不致於因軍事行動而引起了外交上的困難。

儘管如此，尼克遜最初也還沒有下定決心入柬境剿共。促使尼克遜採取行動的近因，是由於周恩來一手導演的印支會議，促使范文同、蘇發努馮、阮友壽、施漢諾四股合流，共同進攻柬埔寨。以龍諾政府的兵力，決不能單獨抵抗南北越及寮共的進攻。如果龍諾政府垮台，施漢諾眞的復辟，必然成為毛共的直接附庸（北越並不完全聽命毛幫）；南越陷入三面包圍中，更難自存；尼克遜的越戰越南化的政策必然落空，美軍更無撤走之日，一般殘局將無法收拾。為了救己，也同時為了救人，尼克遜終於下定了決心，以電霆萬鈞之力，向柬埔寨越共軍進擊。這不但是軍事上一大成就，政治上的一大英斷，也使美國在亞洲聲望頓時提高，亞洲人都將恢復對美國的信賴，感到美國仍然有一種義勇的精神，可以成為弱小盟邦信賴的友人。僅此一點就夠了，美國千言萬語不能改變亞洲人的觀感，被尼克遜一舉手之間就改變過來，這是勇氣與智慧的結晶，非大政治家不能辦到。

筆者特別欣賞他演詞中的一段話：「一位共和黨參議員曾謂，這項行動等於是說我所隸屬的共和黨已喪失在十一月大選中獲勝的一切機會。其他人士目前表示，這項清除敵人庇護所的行動，將使我只能擔任一屆總統。

對於我所採取的行動的政治後果，沒有人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有些政治捷徑很富有誘惑力：㈠將這場戰爭歸咎於以前各屆行政當局，並立即撤回我們的全部軍隊。不問後果如何，即使是讓美國的潰敗；㈡遺棄一千八百萬曾經信賴我們的南越人民，並使他們遭到北越領袖在共黨接管北越時對選擇自由的千千萬萬北越人進行的那種屠殺與奴役；㈢不惜以任何代價在日前求取和平，雖則我知道，對美國而言屬於一種屈辱的和平，將導致更大的戰爭或稍後投降。

但我在作此決策時，拒絕了一切政治上考慮。

我的政黨是否在十一月獲勝？與四十萬名正在為我國及為南越和平自由而戰的英勇美國人的性命無關。……

我是否會成為只任一屆的總統？與美國是否因我們未在此危機中採取行動而證明無力在此危急時期領導自由力量一節來比較，實屬毫不重要。

我寧願做一個只任一屆的總統，而不願以美國淪為一個二等國家及任由美國在其一百九十年光榮歷史中第一次潰敗為代價，做一個連任二屆總統。

我知道，在這場戰爭中，對於我們是否應介入越戰一節，有眞誠而深刻的分歧；對於這場戰爭應如何進行一節，也有分歧。但我今晚所宣佈的決策，已凌駕這些分歧之上。

因為這牽涉到美國軍人的生命；涉及今後十二個月返國的十五萬美國軍隊的機會；涉及一千八百萬南越人民及七百萬柬埔寨人民的前途。這也是可能在越南及太平洋爭取公正和平的關鍵。

一般慣例從白宮發表的演說，都是號召支持美國總統。

今晚我所要求的，則更為重要。我要求支持正在地球的另一面英勇作戰的我國軍隊，他們不是為領土而戰，不是為榮譽而戰，而是為了使他們的子弟和你們的兒子能在和平自由中生活而戰。」

這是自從羅斯福總統在二次大戰初期，毅然宣佈以民主國家兵工廠自居而發表「爐邊談話」後，久已不聞此種正義之聲了。

不過，就筆者的看法，尼克遜這次行動，不但不如一般人預期，使他喪失了連任的機會，使共和黨在今年十一月中期選舉中失敗，相反地，尼克遜必然會當選下屆總統，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也必然會得到勝利。因為美國選舉的勝負，不決定在曼斯菲爾、富爾伯來德這批妄人，也不決定各大學的嬉皮士，而是決定在沉默的多數，這批人才是眞正的美國國民，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當然也支持本國總統的正義行動。這，只看尼克遜決定進兵柬埔寨的當日，白宮所收到的電話，支持與反對者居於六比一的地位，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

對於尼克遜的行動，其可貴處尚不在於其當機立斷，派兵入柬，而是其發揮了政治家的崇高品質，恢復了人類的原有德性，對世道人心，其影響是不可限量的。筆者特別欽佩其兩項立場。

第一，誠如尼克遜所說，他大可以把越南戰爭推給他歷屆的前任，將在越美軍全部撤回，一任越南共和國自生自滅。這樣作，對尼克遜可能有利，但對美國及整個自由世界將為害無窮，必然如尼克遜自己所說：「將招致更大的戰爭或稍後的投降。」一個政客必然捨難取易，但作為政治家寧願捨易

兩件大快人心的事

取難。政客與政治家的分野就在此。

第二，尼克遜自稱寧願只任一屆總統，而不願美國淪為二等國家，其言也既雄且壯，擲地可作金石聲。二次大戰後，世界上久已未見到政治家，尼克遜之出，眞使人一新耳目，天下之撥亂反治，其在斯乎。

筆者每慨嘆於當代政治人物品質之低落，為世界大亂的主因，深願尼克遜此次行動能廉頑立懦，為世界政壇帶來新風氣。

為了琉球問題，筆者曾對尼克遜提出苛刻批評，雖然到今天我仍然不同意尼克遜的琉球政策，但對尼克遜個人的觀感，卻完全改變了。

再說後者，五月五日菲律賓總統馬可仕下令將馬尼剌中共機關報華僑商報社長于長城，總編輯于長庚一對兄弟同志，遞解去台北。此事在整個自由世界，可能尚未引起注意，但在中菲兩國來說，卻是大快人心之舉，不僅使犯罪者無所遁形，也替整個東南亞拔除了一個禍根，在中國人立場看來，其重要性亦不下於尼克遜總統掃蕩鸚歌嘴及魚鈎區。

自從一九四九年毛偽政權成立以來，馬尼剌的華僑商報就變成了中共的機關報，原來中共在馬尼剌有兩份機關報「華僑報導」及「僑商工報」，被菲律賓政府下令封閉，中共乃以偷天換日手法，改由華僑商報負起了宣傳任務。

于氏兄弟鑒於兩份「兄弟報」被封閉之經過，故極力偽裝為中立報紙，凡用「中國新聞社」電訊，改為香港訊。事實上「中國新聞社」的新聞經常出現於本港兩間左報上，于氏兄弟就鑽這個縫子，不說取材中國新聞社而偽稱來自香港，如果菲國政府查詢，就可以舉左報為證。

至於新華社的新聞，則乾脆冠以美聯社或合眾社，每日許多條電訊，菲國政府自然查不了許多，便任他肆無忌憚宣傳。

由於菲律賓是堅決反共國家，共產黨在菲國是非法組織，中共的任何機構在菲律賓皆不能公開設立，於是華僑商報就一腳踢，負起了一切統戰的責任，大體說來約有三端：

第一，進行學運，在馬尼剌大中學遍佈黨徒，奪取學生會自治權，誘使華僑青年回大陸升學，二十年來，菲國華僑子弟被于氏兄弟保送回大陸升學的，應不少於兩百人，結果都是肉飽子打狗，有去無回。

第二，進行商運，華僑商報不但是中共在菲宣傳機構，也是中共銀行的地下分行，舉凡菲國左傾商人貸款，資助菲人去大陸，全由華僑商報代辦。華僑商報那裏來的這麼多錢，大家心裏都明白是人民幣換成了披索，但是事無佐證，也無可如何。

第三，推行國際統戰，于氏兄弟加入了外國記者俱樂部的組織，于長城擔任過財政委員及會長職務，對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工作非常熱心，每天自上午十一時到俱樂部，要到夜間一時才走，一天時間專門同外國記者打交道，替中共作國際統戰工作。

除去以上三點之外，「華僑商報」又極力攻擊菲律賓政府，挑撥華僑與菲人惡感，一如當年大公報在南京時。到了一九六二年，菲政府實在忍無可忍，下令將于長城逮捕，派員搜查「華僑商報」，竟然搜出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致于長城的一封函件，稱呼「長城同志」，指示如何在菲律賓進行工作，至為詳盡。菲政府抓到這項證據，就將于長城提出控訴，要求遞解出境。經過審訊之後，已經決定遞解，但是于長城神通廣大，自使有用之不竭的人民幣，竟然能運動主審法官在遞解令後面批了一段話，如果于某能在五年內悔過，向菲律賓人民道歉，可以免予遞解。于長城就根據這一點，一混又混了五年，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始在華僑商報刊登一則道歉啟事，擔保以後熱愛菲律賓國家及人民，就這樣輕而易舉把遞解令取消了。

不問在道歉之前或以後，華僑商報的立場絲毫未變，總編輯于長庚以超森筆名，在報紙上寫評論，專門污衊中華民國政府，稱之為國民黨政權；攻擊菲律賓政府，指為亞洲最壞的政府；同時也歌頌中共的成就，稱為人民中國，引誘一批菲律賓政客去大陸訪問。這對兄弟同志，于長城對外，向外國記者活動，用的是一張嘴吧；于長庚對內，專門煽動菲律賓內亂，用的是一枝筆，兩兄弟狼狽為奸，實在為菲律賓增加了不少困擾。

一九六九年底，菲律賓大學生起而反對政府，示威遊行，聲勢浩大，全國幾陷於動亂不安。于氏兄弟可能認為人民革命時間到了，於是變本加厲煽動，鼓動菲律賓人民起來推翻馬可仕總統。菲律賓政府在平息暴亂後，發現許多暴亂分子都同華僑商報有關，于氏兄弟實在是幕後指揮者，當時又將于長城逮捕；為了除惡務盡，把于長庚一併逮捕。在起訴期間，廣泛徵集證人，並在台灣請去政工幹校外文系主任邢光祖教授出庭作證，邢氏曾在菲律賓大中華日報擔任主編達十八年，與于氏兄弟面對面鬬爭了十八年，對他們兄弟的情況自然十分熟悉，邢氏前往作證，更加重了兩人的罪狀。

不過，于氏兄弟對此案毫不在乎，態度異常鎮靜，總以為有人民幣能使鬼推磨，菲律賓有四名著名律師應聘為其辯護，最後必然還是不了而了，最多不過再道一次歉。

誰知菲國政府鑒於最近發生的動亂，創巨痛深，決心要清除亂源，把這對禍首解往台灣，交給中國政府懲治，馬可仕總統於五月一日在遞解令上簽了字。

于氏兄弟決定遣配後，菲律賓軍方保持了高度秘密，恐怕會將消息洩漏出去，中共在菲地下人員會殺人滅口，先動手把「長城同志」及「長庚同志」處死，以免到台後供出中共在菲工作的整個實況。

現在這一對叛國罪犯已經遞解到了台北，他們菲律賓的同路人已發動世界性的援助行動，且致電宇丹，要求出面干涉，今後各種花招都會出齊。深願政府當局立場要堅定，不要因為兩人來自海外，而網開一面，如此不但使海外忠貞僑胞失望，也辜負了菲國友人一番苦心。

岳騫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緣緣堂主豐子愷（上）

趙聰

家世

豐子愷，浙江省崇德縣人，一八九八年生於該縣石門灣鎮。那時還是清末年間，這個鎮，風光明媚，山水清秀，就對外交通方便和商業繁榮來說，也[illegible]它所屬的縣城之上。

豐子愷祖居於此不知有多少世，當他祖父年青的時候，家道還算豐盈，有田地還有店鋪。父親是個舉人，但因科舉旋廢，沒有機會做官，只能在鄉間教私塾，做孩子王。這時家業就逐漸衰微，有出無入，差足維持一家溫飽。父親四十多歲就死了，那時豐子愷只有九歲，其眾多的兒女姊妹，同賴母親扶養成人。

由於母親勤儉持家，在豐子愷成年時，家裏還有數十畝田，幾代傳留下來的老染坊店還能支撐。但也只是支撐而已，因為豐子愷在中等學校畢業後，家庭已無力供給他上大學。

生平

他六歲時在本鎮上私塾，先是父親教，父死了，別[illegible]念完。後來私塾改為小學，畢業時考取為全班之冠。[illegible]很快[illegible]家，和小學校長商量，送他到杭州考師範，因為畢業了就可做小學教員。

十七歲那年，他到了杭州。由石門灣到杭州，只有小路，一小時火車；如到上海，亦只四小時水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是官費，食宿全不要錢，報名的人多。他怕考不上，無臉回家，同時報考了三間學校，另兩間是省立一中和甲種商業。結果全被錄取，甲商考了第一名；一中考了第八名；一師考了第三名。

一師預科兩年，正科四年，初入學當然是預科。因為這是培養師資的學校，課程範圍很廣，幾乎什麼都要學，教育學，教授法之類的功課固然非學不可，與中學相同的國文、英文、數學也極重要，而為一般中等學校視作無關輕重的音樂、圖畫，在該校也是很有份量的課程。特別因為擔任這兩門功課的教師是留日歸來的李叔同，使得該校音樂、美術[illegible]、英、算同樣重要，甚至[illegible]而上之。

豐子愷天性愛好藝術，因有名師指點，進步非常之速，獨得李叔同的愛護和提攜。對於國文、英文，他知道這是研究學問的工具，非讀不可，請教他還向李叔同學了日文。對於數學和史地[illegible]，他的性質中不[illegible]，至於教育法之類[illegible]，在他說來更是有害無益。但他[illegible]最初[illegible]，只是在心下苦功攻讀，考試成績[illegible]，[illegible]第一名。可是到了後來，他[illegible]上了，亦[illegible]決定不再攻讀了，便只在這兩門功課上猛力用功，常常借故請假到西湖寫生。所以臨畢業前的考試，由第一名降落到第二十名。

一九一九年畢業之後，他[illegible]，[illegible]是一位中學畢業生。有人介紹他到[illegible]小學[illegible]教員，一月可拿到卅元薪水。然而他很抱歉地違背了慈母的願望而拒絕了。可是事實上又沒有進大學深造。他說：「正在躊躇之際，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師範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的吳夢非君，和新從日本研究音樂而歸國的舊同學劉質平君，計議在上海創辦一間養成圖畫音樂手工教員的學校，名曰專科師範學校。他們正在招求同人。劉君知道我熱中於圖畫，又無法升學，就來拉我去籌辦。我也不自量力，貿然答允了他。於是我就做了專科師範的創辦人之一，而在這學校中教授西洋畫等課了。」（見他所作「出了中學校以後」）

在這兒教了一年半，他感到所學不足以教人，便不顧一切，向他姐丈借了四百元，於一九二一年春到了日本東京。後來他姐丈還有其他的朋友陸續給他匯款接濟，共有二千餘元，亦只能在東京維持十個月的用度。可惜他仍不能實現留學深造的美夢，在東京沒有上過正式的學校。前五個月，他每日上午到洋畫研究會去習油畫，下午讀日文；後五個月每日上午照舊，下午則到音樂研究會學習提琴，晚上再去學英文。由於如此苦讀自學，雖然僅僅十個月，他對日文、英文、美術、音樂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歸國以後，即任上海開明書店編輯，與匡互生等創辦立達學園，並在那裏任教。也在這時他開始寫[illegible]獨具風格的散文和漫畫，在文壇和藝壇上為人注目，享有[illegible]的聲譽。以後就在各大學擔任美術、音樂[illegible]，也寫了很多西洋美術、音樂的理論和教材。那時西洋這一方面的東西，努力介紹到中國來的人還只有很少，中國[illegible]的先驅，[illegible]沒有第二人。以至抗戰，他還擔任着浙江大學教授和西湖藝術專門學校的校長。

抗戰爆發，他攜眷逃難，先後在長沙、桂林、宜山、遵義住過，一度[illegible]，後來還到重慶，卜居於沙坪壩。勝利後次年回到上海，曾到台灣去過，然後回到杭州。自從抗戰發生直到「解放」之前，這些年來，除教書之外，就是寫畫寫文。一九三六年曾被拉加入「文協」，但與左派並無關係。

「解放」後，他一直隱居在上海、杭州兩地，詩酒自娛，不問世事。然而中共不會忘記他還有剩餘價值堪供利用，所以在一九五三年選他爲二屆「文聯」的全國委員，一九五四年選他爲華東「美協」的理事，一九五九年選他爲三屆「政協」的全國委員，一九六〇年選他爲三屆「文聯」的全國委員，一九六二年選爲上海二屆「文聯」副主席，但亦只此而已。豐子愷體質素弱，如今年老——今年應是七十三歲了，可能即以此推卸了一些政治上和文藝上的活動。中共讓他編譯了大約有卅萬字的美術教材，還譯了一部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這大概就是他用以塞責的工作了。

他有七兒女，如今都已成人，老三華瞻是他最鍾愛的長子，已經譯了一部「格林童話集」出版；幼女一吟，也編譯了有關音樂的一部書。

文革一起，他早期所寫的一本小冊子「音樂入門」即遭到批判。上海文藝界曾鬥爭上海「文聯」，因爲他是副主席之一，恐亦不免。如今沒有關於他的消息，雖[illegible]有人傳他已於[illegible]故，但在清理階級隊伍劃成分時，他決不會脫掉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藝術權威之帽子，境遇就不必問了。

老師

一個學生治學的成功，老師最重要，自古所以尊師重道，就是爲此。豐子愷很幸運在杭州一師遇到兩位名師，他的一生，不但學業的成就，就連他的做人、他的生活、他的愛好、他的信仰，無不受到兩師很深的影響，他一生也對兩師念念不忘。

這兩個老師，一個就是上面所說的李叔同。李本天津富家子，母親是父親的第五妾，生他時父年已七十二歲。父死奉母南來上海，入南洋公學肄讀，爲蔡元培先生的學生。當時應試詩文，士林推賞，有上海才子之稱。曾赴日本留學，創春柳社，公演「茶花女」，飾馬格麗。歸國任「太平洋報」主編，後應南京高師之聘，兼在杭州一師任課，半月在京，半月在杭。所授爲西洋美術和音樂，但他的英文比教英文的先生好，國文亦比教國文的先生好。在豐子愷畢業前，李就去學道，號「出家道人」，曾在大慈山斷食十七天。不久，聽從馬一浮之勸，棄道學佛，號「弘一法師」。初修淨土，後修律宗，此是佛教中最難修行的一個宗派，且已斷絕傳統數百年，直到弘一才復興，故佛門中稱他爲「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這是一個大徹大悟，追尋人生究竟的人。一九四二年底，在福建泉州圓寂，年只六十四歲。

豐子愷說李叔同的做人態度就是「認眞」二字，絲毫不苟且。李的藝術造詣極高，教授用的是新法，態度嚴肅而不嚴厲，上課都是先學生而到教室。豐子愷就是在他的循循善誘之下，決志研究藝術，而獲得了進境與成就。而在做人上，也盡力做到誠懇認眞，以期不負師訓。不但此也，豐子愷也信了佛教，成爲佛門居士，與乃師同在上海居士林修行過一個時期，只差沒有出家做和尚而已。

另一個老師是以翻譯「愛的教育」一書而風行全國而成名的夏丏尊。他本單名一個「鑄」字，字勉旃，浙江紹興人，留學日本，歸國後即在杭師擔任舍監，後又改任國文教員。豐子愷的散文有後來的成就，就是獲益於夏的教導。夏生了一個大頭，學生戲稱他爲「夏木瓜」，人極直爽，但心腸極軟，常婆婆媽媽的，關心學生像母親愛護兒子，無微不至。他和李叔同是這個學校中最受學生敬愛的老師，說李是「爸爸的教育」，夏是「媽媽的教育」。離開杭師後，夏做了上海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在立達學園、白馬湖春暉中學，師生二人都在一起，成了同事。他們還共同創辦了「一般」和「中學生」期刊。夏在國文教學方面頗有研究，曾同葉紹鈞合著過「文心」一書，亦極風行。他也寫了一手好散文，著有「平屋雜文」；譯日本田山花袋的長篇小說「棉被」，文筆非常流利。在那時的文壇上，也是一員老將。

豐子愷的精神面貌，但夏多過似李。李是陽剛型，夏則爲陰柔型。他們都很富感情，正所謂軟心腸的人，常給人以溫暖，樂分擔別人甚至不相干的人的憂患。與人無爭，與世無爭，但不同於鄉愿之流，有節操，有信守，不是行事爲人毫無原則的好好先生。三十年代文人中，像這一類型的人，還有一位葉紹鈞，此外幾找不出來了。豐子愷曾說：「人類偶然沒有感情，世界將變成何等的機械、冷酷而荒涼的生存競爭的戰場。」又說：「外部即使無受壓迫，而內部仍舊保藏着這點可貴的心。」說的是他自己，在下認爲也是說的夏丏尊，他們都是氣味相投的師友。抗戰期間，夏沒有逃難，仍然困居上海。日人曾強迫他參加所謂大東亞文化親善工作，遭他峻拒，結果被捕入憲兵隊，受了一年多的折磨。日人的狹隘、狠毒、殘暴，早已聞名，何必欺負這樣一位手無寸鐵的老弱書生？然而他還獲得釋放，比起如今的中共黨徒來，日人還好得多。夏氏於一九四六年病逝，師徒未及見最後一面。

夏氏也信佛教，與豐同爲居士。豐曾寫文論二師曰：「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爲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眞正做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亦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敬仰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有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悼夏丏尊先生」）

寫至此，篇幅已夠，只有下期續完。下篇將寫豐子愷的藝術、寫隨筆、寫漫畫等。

6·8

（豐子愷漫畫選之一）

孫立人違令，林彪逃脫

戡亂時期見聞雜憶（五）

崔羽

戡亂時期關於東北戰局的情況，有幾件事迄今為人所忽略者，謹就記憶所及依次說明，供讀者參考。

一、遼西會戰後的營口大捷

在遼西會戰時，兵團司令兼新六軍軍長廖耀湘受命為總指揮，率三十萬大軍自瀋陽出發，解救錦州之圍。未參與此役的部隊，除留守瀋陽的五十三軍以外，還有扼守營口的五十二軍。遼西一戰失敗，廖部潰散，五十三軍降敵，唯五十二軍仍固守營口。林彪所部九個縱隊，一、二、三、四、五、六各縱隊調入山海關作戰，留下七、八、九三個縱隊開往營口解決五十二軍。

五十二軍是最先調入東北作戰的部隊。下錦州，入瀋陽，克安東，戰功最著。初入關時軍長為趙公武，後因病去職，由劉玉章繼任軍長。這支部隊僅是半美式化的部隊，裝備遠不如新一軍和新六軍，但是作戰的表現則勝於新一軍新六軍。最難能可貴的是當遼西會戰失利之後，瀋陽淪陷，東北國軍完全解體，在兵敗如山倒的逆勢之下，仍能臨危不亂，殲敵致勝。

據目擊營口戰役的一位軍官告訴筆者，當時共軍三個縱隊從遼西及瀋陽兩路夾攻營口時，因為來得太快，五十二軍絕無全師撤走的機會，必須打敗來犯共軍，並且將其主力擊潰，才能爭取從海路撤退的時間。

共軍在遼西僥勝（主要因為廖耀湘屯兵不進，遇雨機械部隊失靈）之後，根本瞧不起五十二軍，決料不到會打硬仗，以為只要大軍一到五十二軍就會崩潰投降。因此大搖大擺的進入五十二軍佈署好的袋形陣地。演出一場痛快淋漓的包圍殲滅戰。血戰三晝夜，殲共軍近萬，俘兩旅長以下五千餘人，殘餘共軍急忙遠撤，短期內無法再發動進攻。因為林彪主力已入關，正與聶榮臻部合擊傅作義，不暇回師再攻營口。

五十二軍達成作戰目的，即奉令由海路分批撤退，並將五千共俘運走。可惜船位太擠，俘虜太多，防犯不周，致遭共黨分子破壞，運俘的宣懷輪離港口不久，在海上爆炸，一部國軍，連同共俘及政府撤退人員俱葬身火海。

國軍於遼西會戰大敗之後，能在營口大捷是一奇蹟，大捷之後！撤退途中發生沉船事件。真令人嘆息！

二、杜聿明的將才

北伐以來的中國軍人，是黃埔的天下。而從黃埔出身的著名軍人，絕大多數為南方人，尤其是浙江人，廣東人和湖南人最活躍。北方籍的將領固少，出身陝西的將領尤其少。但卻產生了兩個著名的將軍，一是抗日名將關麟徵，一個就是杜聿明。杜聿明原是關麟徵將軍的舊部，抗戰時期，關將軍指揮湘北會戰大捷之後，即未再被重用；杜聿明則蹶起騰達，戡亂時期，首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指揮國軍最精銳的部隊，與共軍林彪部對壘。

對於杜聿明，時論毀譽不一。因他在徐州會戰時，身任前敵總指揮，兵敗被俘降共，未能自裁以謝黨國。其實徐州會戰他所負責任甚少，領兵作戰的是劉峙，到了黃伯韜兵團被殲，形勢逆轉之後，他才被臨時以飛機送往徐州負責指揮的。被俘之後，在東北某礦山作苦工，未聞發表擁毛附共的言論以求取名位。單從未能成仁責備他，未免過苛。

在東北負責軍事責任的前後三人，一是杜聿明，二是陳誠，三是衛立煌。在杜聿明負責的期間，共軍始終不能在松花江北岸立足。林彪連發動五次攻勢，皆被杜聿明擊敗。陳誠接任後，戰局才顯著惡化，共軍的攻勢中心，由長春移至遼北。其勢乃不可制。

據東北行轅的一位上校參謀告訴筆者，在某一次共軍攻勢時，本有機會圍殲林彪所率的共軍，只因新一軍抗命，擅自撤退，功敗垂成。當時林彪的主力已被誘進入國軍張設的袋形陣地，新一軍負責封住袋口，堵擊共軍。軍長孫立人以天寒地凍，士兵多凍壞手腳，竟擅自動兵撤退，被圍的共軍，就從新一軍所敞開的缺口蜂湧逃竄。

戰後杜聿明召集各將領開會檢討作戰得失，說到新一軍的擅自撤退時，孫立人立刻站起來，大聲叫嚷，為自己的撤兵辯護。杜聿明靜聽他把話說完，等孫立人坐下之後，仍照原定程序檢討戰局，對孫立人的對辯，如聽而不聞。在場各將領都佩服杜聿明的泱泱大度，而鄙視孫立人的行為。

孫立人的新一軍和廖耀湘的新六軍，是由抗戰初期的緬甸遠征軍擴編而成，在印度接受美國的訓練與裝備，從印度反攻緬甸，從緬甸回師打通中緬公路，在抗戰後期，整個戰場皆陷於被動之際，這兩支部隊最先變守為攻，迭建殊勳，揚名國外。無論就素質和裝備來說，都是國軍精銳中的精銳。也因此之故，不免兵驕將悍，睥睨一切。孫立人與杜聿明的衝突，可見其一例。後來杜聿明罷官卸職，是否與此有關不得而知，但孫立人此舉無疑的傷害了東北國軍的

紀律，而且因新一軍之擅自撤退，放走被圍的林彪主力。假使當時新一軍能夠堅忍不拔，服從命令，將林彪的主力殲滅，則東北戰局將完全改觀。華北也不會那麽快就垮，戡亂的成敗，也要重新估計了。

孫立人違反軍令，何以未受處分？杜聿明何以反被調走？事實眞相不得而知。但是如此的驕兵悍將，已足說明東北國軍失敗的一個因素。

民國三十七年秋，在國民大會期間，筆者在南京中央飯店曾見過杜聿明一面，那時他投置閒散，穿一身灰色西裝，留有一撮短鬚，風度雍容，談吐直爽。他承認勝利後，政府未能及時明令收編僞軍是一大失策。尤其是僞滿軍隊，訓練、裝備和戰鬪力，都與日軍相差無幾。如果日軍一投降，政府即派員招安，可得十萬勁旅，足可抵當林彪所部共軍。因政府未及時招安，致大部僞軍被共軍吃掉，林彪從蘇聯獲得日軍裝備，從僞軍獲得軍事幹部，其勢乃不可制。

三、七十一軍堅守四平

民國三十六年冬，四平之役是東北戰局的轉捩點。這一仗國軍雖然獲勝，但是元氣大傷，從此長遼鐵路不能再恢復通車，長春變成孤點，共軍主力常出沒瀋北地區，威脅瀋陽外圍。這時兵力分散的缺點，已完全暴露出來了。

不過堅守四平的七十一軍及十三軍一個師，奮勇苦戰堅守待援，使共軍蒙數萬傷亡，功不可沒。

四平地如其名，居平原之上，四周無險可守，爲長瀋鐵路的中點，利攻不利守。林彪部傾全力攻打近月終失敗潰退，守四平的國軍實作了最佳的戰鬪。可是四平解圍之後，主將陳明仁被頒發青天白日大勳章不久，忽被處分去職。成爲戡亂戰史中一個奇聞。

陳明仁受處分的原因，據說因爲在作戰時，動用車站上堆積待運的大豆（蔴包）趕建防禦工事，致遭共軍砲擊起火，損失頗鉅。據參加四平戰役的一位中校營長告訴筆者，當時共軍集中全部從日本得來的重砲，日夜猛轟國軍陣地，防禦工事被摧毀殆盡，隨搶修隨被共砲摧毀，是在緊急情況下搬運那些蔴包塡築工事的。當時即使不用來修築工事，結果也要毀於砲火，因爲四平市區不大，無處不落砲彈，民房半數以上毀於砲火，居民死傷過於士兵。因此動用大豆蔴包，事雖不當，情有可原。陳明仁遭受處分，官兵齊感不平。後來中央再起用陳明仁爲長沙警備司令，終與程潛不戰降敵，未嘗不是心懷不平的結果。

四、長春被圍慘絕人寰

在戡亂期間，共軍圍城所造成的慘劇，據筆者記憶以河北省的永年及長春兩地爲最殘酷。

當日軍宣佈投降之際，駐河北的日軍紛放棄各縣城，集中大城市準備向國軍繳械，河北中部各縣僞軍集中守永年，等待國軍接收。結果從開封出發的國軍中伏退回，永年遂遭長期圍困，前後達半年之久，城中糧盡，初時掘鼠羅雀而食，最後竟發生人吃人的慘事。

長春自四平戰役後即被圍，由於錦州戰事吃緊，國軍不暇分兵北援，亦被圍數月。共軍繞長春掘了三道戰壕，屯兵圍困。六十萬軍民很快就陷於斷糧狀態。居民被迫紛冒險突圍逃生。黃昏時分，潛出市區，夜幕低垂時即爬行而前。先要爬過國軍的防線，繼而爬過無人地帶，最後才爬越共軍封鎖線。逃亡者一爬過國軍防線，共軍就開火射擊。致無人地帶滿佈屍體，後來的逃亡者，就要在腐臭的屍堆中爬過。許多人因久餓乏力死在途中，僅有少數人能逃出生天。可是逃亡的人仍是連續不斷爬向鬼門關。城破之日，六十萬人剩下不及半數，逃亡的三十萬人，多半死在封鎖線上。這是戡亂期間，居民死傷最慘一次。

一位從長春逃出生天的新聞記者，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過一篇轟動的報導，題爲「爬！爬！爬！爬出長春封鎖線！」對長春圍城的慘狀有極細緻動人的記述，足供史家的參考。

五、瀋陽末日景象

筆者離開瀋陽之日，錦州被共軍攻陷，從瀋陽出發赴援的國軍不數日覆沒。瀋陽隨之陷共。

陷共前夕的瀋陽，那種淒涼緊張的末日情調，至今思之猶有餘痛。

由於長春、安東各地相繼淪陷，難民如潮湧一般逃向瀋陽，同時瀋陽居民又開始向外逃。當時有三十架民航機，晝夜不停的在天津和瀋陽之間穿梭飛行。飛機從天津運來麵粉，從瀋陽載走難民。

在這樣人心惶惶的情勢下，最奇特的現象是電影院家家狂滿。上映的都是舊片子，可是不用登廣告，天天滿座。這並非是人們有心苦中作樂，而是無法打發那種天塌地陷前夕的緊張，坐到電影院中，是爲了消磨兩小時痛苦。

亂世人心對現實失去希望，迷信之風隨之而起。記得當時瀋陽某巨公會圓光求籤，有四句籤語騰諸報端。至今還能記憶。「諸君何必問太平，唯有不平殺不平，不平還得不平殺，殺盡不平方太平」。後來在流亡途中，經過甘肅時，也聽到四句籤語：「戰亂總相循，苦了天水人，三紀一過後，胡越一家人」。有人據此推測，三次大戰之後，中國才能太平，世界將實現大同。這些籤語反映當時人心之徬徨無依，唯有從這些神秘的籤語中尋求安慰而已。

自一九四八年秋離開故鄉，屈指已二十二春秋，整整一個世代有多了。二十二年的大好時光，已滔滔東逝，故鄉父老仍在紅色恐怖中煎熬，樓船橫海，鐵馬嘶風，不征不戰，徒呼奈何。翹首北望，涕泣無從！

承編者盛意，以「抗戰時期生活回憶」、「勝利還鄉記」及「戡亂時期見聞雜憶」浪費本刊許多幅篇，現在暫行擱筆，謹此致謝。



海外見聞錄

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上）

迢迢

匈國簡介

一九六〇年，匈牙利[illegible]處於一九五六年革命後的[illegible]狀態中。當時匈牙利[illegible]卡達[illegible]外國觀察家認為是一個採取強硬[illegible]的人物。然而[illegible]今日，匈牙利[illegible]是東歐[illegible]最[illegible]的國家。它同時[illegible]是東[illegible]經濟[illegible]富裕的國家之一（另一個就是東德）。匈牙利報紙仍然是[illegible]，不[illegible]，老百姓在私下[illegible]政府及其政策。卡達爾個人的聲[illegible]已經改變了[illegible]——他已經[illegible]匈牙利[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與克里姆林宮的蘇共保持良好的關係。

小橋流水人家　提心吊膽入境

從南斯拉夫首都布爾格雷德坐上火車在早上九時半開動，天氣陰霾，沒有陽光，不時飄灑着雨點，我們的心境也是陰晴非常。因爲南斯拉夫的導游員哈利曾說過，我們是去一個灰色恐怖的城市遊覽。老周夫婦固然提心吊膽，我雖然故作鎮定，但也怕有什麼麻煩事惹上身來，那眞是貼錢買難受，太不值得了。因爲鐵幕裏的人民，絕無保障，就是外國去的遊客，也是一樣，動不動就說你是「特務」，動不動就可以提到牢裏去。如果是跟着一個大旅行團還好一點，像我們這樣孤零零的四個人，眞有點擔心。

我們四人坐的是一個包廂，火車離開市區不久，便看到一片綠色原野，水池中還不時有些水鴨子在游來游去，這種「小橋流水人家」、「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情景，頗有點像江南的景色。「何時才再能坐在中國江南的火車裏到處遊覽呢？」我不禁興起了無窮的故國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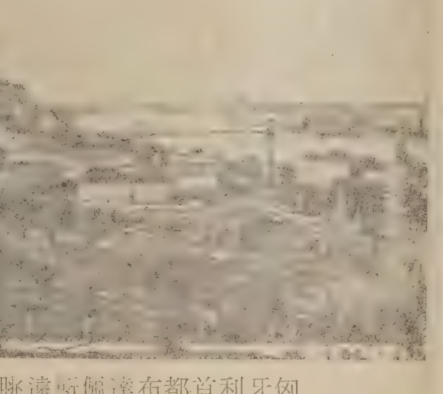
火車在許多小站也停十分鐘，那些小站，多數是小而破舊的月台，灰泥剝落，但屋頂上的正中，莫不頂着一顆紅星，這顆紅星，可說是共產主義的標幟。在我們所經過的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以後匈牙利、波蘭、捷克等在蘇聯控制下的東歐國家，每個城市的中心地點，必有一座蘇聯式那種[illegible]樓式四四方方的建築，高樓的正中，必有一顆大紅星頂着，就像莫斯科大學的建築一模一樣；其他重要的建築物的頂上，也必有一個這樣的玩意。

在小站裏，乘客並不擁擠，也看不見有人上落，只看見許多衣着襤褸的鄉村老婦，頭上包着頭巾，垂着頭坐在車站的木板櫈上；有些年青的姑娘，也是用十分粗劣的花布包着頭，呆呆的坐在那裏，不知是等人，還是要等車。這種淒涼的景象，亦增加了我們心情的沉重。

到了中午，在南、匈兩國交界處一個車站，站着些穿綠色軍裝的軍警，有兩個軍人來到我們的包廂，拿了我們的護照和入境證去了。不久就送回來，隨即要我們打開行李，略爲檢查了一下。

這時已過中午，我們都感到飢渴，知道這列火車沒有餐卡，亦沒有水喝，又不敢下小站去買，因爲言語不通，恐怕誤點，沒奈何，只得把兩個小麵包分開四份，每人吃些蘋果，聊以充飢。但是不夠飽，只好嘴裏不停的嚼着香口糖，這東西又不能吞下肚去，只是越嚼越餓而已。這時，我們想到這一定是「哈利」的報復，不預先通知我們預備食物。如果我連這點水果小麵包也未準備的話，眞不知如何渡過這一段漫長的旅程。

火車在淒風苦雨中抵達布達佩斯，我們這一列車不知怎的，卻在月台後面，從火車上跳到路軌上，少說也有丈多高。大家下了車，還要提着兩個皮篋，走過碎石的路軌，又要爬上月台。在那微風細雨中，眞是狼狽已極。老周非但不能幫忙兩位女太太，還要我們扶持着他，怪不得他在嘀咕着：「他媽的，這不是像在逃難嗎？」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遠眺

女職員的笑臉　招呼也很週到

幸好我們一爬上月台，正在氣喘時，來接的導遊找到我們了。他是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很有禮貌，說找了我們許久，想不到我們是在這列車上。他隨即叫了個搬運工人幫我們用推車載行李，走出車站。

布達佩斯的火車站，在這陰天看來，是烏黑像古董一樣的陳舊。天氣太冷了，周太太披上她的豹皮大衣，惹得全火車站的人都向她注目。我覺得這樣有點招搖，告訴她說：「周太，妳看，全部旅客都向妳行注目禮呢！」但有什麼法子，她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人，

連中國話也不會講，什麼是共產黨，根本不大了解，她專在去旅行都是這個樣子，還說她自己太樸素了。這個青年帶我們進了兩部的士，我問為什麼不坐一部的士？原來匈牙利的規矩，坐的士不得超過五個人，如果我們同坐一車，那導游就不能坐，故只好分兩車了。我們住進皇宮酒店（Royal Hotol）其豪華雖不及南斯拉夫的大都會旅館，但亦十分新式堂皇，而且熱鬧非凡。原來，我們在蘇菲亞候機室所遇到的一羣醫生，竟然又在這裏重逢，他們全部住進了這酒店，大家自然喜出望外，同往酒吧間喝酒慶祝。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鏈橋

在這酒店的一個角落，也有政府旅行社的旅客部人員駐守，打理遊客的食宿及節目安排。第一次使我有了好感的，這個女職員是個會笑的，不似以前遇到的那些賣棺材的女人像。她笑容滿面料理着旅客的事；有些人問她事情，她亦很耐煩的解答。她給了我們每人一隻匈國的紙幣，是我們的膳費，並告訴我們因為已經過了八月，所舉辦的旅客團體節目因為人數太少而取消。如今晚本應有一個叫做 goulash party，是一種匈牙利的辣湯，這宴會就是去嚐這種湯，及看土風舞的，但現在不舉辦了，只有把費用發還給我們，叫我們自由去參加別的節目。

當晚，我們在酒店的餐廳用餐，這餐廳雖不及大都會的闊大，但格局是一樣的，有樂隊、有舞池，侍者招呼週到。最有趣的是每張桌上都插着一面小小的美國星條旗，這給予我們一種友好的感覺。我們點的菜，經侍者介紹，說他們的辣湯和炸魚是地道而有名的。那炸魚的確也特別，放在碟子上端上來時，那魚是翹起尾巴作跳躍狀的，堪稱色香味均佳。

友善的青年　美好的歌舞

餐後，我們乘的士去看匈牙利的土風舞，在戲院等候期間，一位青年友好地叫我到二樓一看。我跟着上去，原來二樓擠滿了一對對青年男女，男的長頭髮，窄褲管；女的放蕩形骸，吊兒郎當，大家都在跳着美國最新式的流行舞。我們混到裏面玩了一會，這些青年人也很和善，和英、美、法的青年沒有什麼不同。但叫人感到奇異的，因為這是匈牙利，不是英、美、法國。

土風舞開幕了，舞員們穿着她們的傳統服裝與拖鞋，在台上大跳特跳。土風舞在我看來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匈牙利的民歌特別好聽。引起我注意的倒是舞台上的樂隊，有大提琴、小提琴；最特別的是一個可愛的女子，在打着一個大琴。這個琴，不是鋼琴，而是像廣東人玩的「蝴蝶琴」，也是用兩條軟而有彈性的條棒，打在琴絃上面發音的，但是它的體積比「蝴蝶琴」大上四五倍，所發的音也嘹喨得多，這琴在樂隊中似是主要的樂器。在小息時，我特地走前去仔細觀察，其構造簡直是和「蝴蝶琴」一模一樣。後來我問一個匈牙利人，他說這種樂器是他們傳統道地的樂器。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費士亞古堡聖士提反像

次日，一個金髮的青年女子，帶領我們去遊覽名勝，如英雄廣場，是以前羅馬帝國時英雄的銅像（Fishermar's Bastion）、漁人的城堡、教堂、博物院等等，許多羅馬帝國留下來的古蹟。尤其是在教堂裏的信徒，男女老少都有。再經過一個廣場，平板的石座上，一座是列寧的頭像，下面雕刻着鎌刀和斧頭的共產標幟，但右面的一座石墩上，卻空空如也。我們問那的士司機，那是什麼？他說，這上面原是史太林的頭像，但現在早已撤了下來。說起了史太林，因為他的英語不大好，只是搖頭，樣子十分憤慨。

那個導游女，告訴我們布達佩斯城是被七個山圍住的，如果我們願意，她和這兩部的士，願意導我們去一遊。但因索價太高而不果。

晚上，我們參加一個叫做「夜遊布達佩斯」的節目，那是在九時才開始的晚餐，在離酒店不遠的一間大餐館裏，叫做匈牙利餐館的進餐，這棟建築的內部裝飾，真是堂皇極了，原來是有點歷史性的。據派給我們的小冊子介紹說，這原是一個皇族的居所，後來賣給一個美國將軍，匈牙利解放後，收歸國有，由政府經營餐館。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行人，其中有穿着傳統服裝，背負籮筐的老太婆

詠貞操帶

據說歐洲古代武士遠征時，爲防留在家裏的女人爲他製造「綠頭巾」，特別用鐵製造一條「貞操帶」，繫在女人的腰間，用鎖鎖牢，自己把鑰匙帶走，使她無法偷人養漢。這眞是對婦女們的莫大侮辱。不料這種野蠻玩藝兒，居然又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死灰復燃！

報載英國雪菲爾特，有一工程師大衛倫維克，製造一種新貞操帶上市。一九六九年型是用精鋼製造，流線型、製作精細，堅韌可靠。每具售價二十五鎊至四十鎊。生意蓬勃，訂單自世界各地雪片飛來——其中包括美國、法國、挪威、荷蘭，甚至本港也有人爲他的意中人訂製了一條三十二吋腰圍的貞操帶，來防止「綠色恐怖」。

油料當前，豈可無詩以記之？

一、萬國嬌娃鬬艷妝，變來變去只尋常；
若將帶上鑲珠寶，着向海灘人盡狂。

年來婦女服裝競尙新奇與暴露，有迷你裝、透明裝、比基尼泳裝、無上裝、無下裝，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但已成爲司空見慣缺乏吸引力了。賣油郎如果是服裝設計家，今年一定推出「貞操帶裝」，向女明星、名女人（此二者最能得風氣之先）大力介紹。並在帶上精工鑲嵌大量珠寶鑽石，以示身分高貴。此一新裝，如在海灘穿着，必能吸引萬人注目。因爲：

(一)暴露得更澈底，由三角減爲一條。

(二)名貴豪華，一帶可值數十萬金，物貴人亦隨之貴。

(三)禁臠的吸引力，越是吃不到的東西，越想染指。

可惜這種尤物也和蓮花一樣，可遠觀而不可褻玩耳。

二、黃臉婆娘最放心，分離不必鎖加身；
應知身上加封者，不是小星卽愛人。

有人把自己的老婆名之爲「三心牌」，所謂三心者乃指「見了面煩心，離開了放心，想起來傷心」之謂也。這樣的黃臉婆，確無配備貞操帶的必要。

三、應防革履印蒼苔，金屋藏嬌閉不開；
春意滿懷鎖不住，終教紅杏出墻來。

據說貞操帶的訂購者，不是大富翁就是大商人，他們時常出外旅行，對於自己藏在金屋中的禁臠，沒有信心；深恐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人」辛苦爲「人」忙，所以才出此下策。其實貞操帶只能防淑女不能防蕩婦，難道能防她永遠不作出墻紅杏乎？（此詩係改葉紹翁遊園不值）

四、情人相愛綰同心，
心不同時愛不深；
縱可一時暫鎖住，
總難防止愛他人。



試說背後批評

人類大抵都有一個怪脾氣——嗜甜。小孩子爲了換取一粒糖菓，可以出賣母親的尊嚴，亂叫別人「爸爸」。成年人固然不至於如此無知，但嗜甜的本性卻同。是故有「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謂。歷史上爲了「忠言」而被昏君斬頭的忠烈之臣，眞是不知凡幾。難怪太史公要把齊威王捧爲賢君了。齊威王聽了鄒忌一席話，能夠接受自省並下令獎勵批評：「羣臣史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這種作風甭說九五之尊不易做到，即使是賢達之士也不易做到。其最難者是在於「能議於市朝，聞於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人似乎打自脫離娘胎起，就樂於聽到別人的讚頌。小孩子聽到「你好叻！」「你眞乖！」無不歡騰雀躍。成年人由於教育、閱歷、地位、愛好的不同，要求也就比較繁雜。阿Q滿足於「眞能做」，小姐太太卻希望聽到「你比維納斯還要美麗！」寫文章的朋友則會爲「才高九斗」的恭維而飄飄然。至於當今的九五之尊對於一般性的讚頌已感痲木，只好勒令億萬人民終日高呼「英明、偉大、燈塔、舵手、紅太陽」。

碰到當面刺其過，上書斥其非者，阿Q是怒目而視，小姐太太會拂袖而去，九五之尊則會把你打下十八層地獄。

然而這並不是說每一個人都不能接受批評，有少數確是「虛懷若谷」的人，是能夠接受別人當面的勸告或批評的。此外還有一些人爲了騙取「虛懷若谷」、「禮下賢士」、「君子風度」的美譽，也就裝成能接受批評的樣子。頗像大陸的「民主生活會」，當面接受，好好連聲，可是卻下定決心永遠不改。

至於「議於市朝」，就是徹頭徹尾的說背後話了，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傳進尊耳，誰能不暴跳如雷？涵養差點的，大興問罪之師，拼個你死我活。涵養好點的，表面上置之一笑，心裏卻要憤憤然，甚不舒服。並非專指別人，在下自己亦是如此。

聽到別人在背後說自己如何不行怎樣不好，大多數人都先撇開別人說對了抑或說錯了這個原則問題，而忙於諉過於別人「當面不說，背後亂說」。並斷之爲「不懷好意」。如此想法，怎能不「怒髮衝冠」？

在下無意提倡「專在人後說是非」。因爲自己涵養並不好，最討厭當面不說，背後亂說。不過想深一層，如能看開一點，聽到別人說自己背後話的時候，先不忙於生氣，自我反省一翻，研究人家到底說對了，或是說錯了？對自己並不是毫不裨益的。這就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由此可知齊威王對「議於市朝者」也給予下賞的政策是偉大的。

警語

藍海文

神枱貓屎般的傢伙，
別再苦苦纏着我！
雖然山是那麼寧靜，

調低彈集

得寸進尺就鑄成大錯；
你我本來沒有往來，
超過極限，地球也會顛倒。

神怡貓屎般的傢伙，
別再無事生非，橫行霸道；
誰的頭可以永遠讓人戴着？
不要得意忘形笑得太早！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

捨命報知己

張贛萍

馬森亮在美國辦「僑光報」，可把我忙苦了。

我現在的工作，已經繁重得很，每天爲了應付報社、雜誌、寫作三項工作，睡眠六小時，也要分兩次。在時間的支配上，眞是「水潑不進，針插不入」。因此，我曾發出過「中年後想多做一點事，感到時間與學問均不夠用」的浩嘆！可是，老馬在美國辦「僑光報」，三月份便來訊報喜，寄給老萬和我的信函中，反復商量，說他在美國的「死黨」，犀利過毛澤東的「紅衛兵」；他把要辦的「僑光報」，喻爲美國中文報的「文化大革命」。因爲在美國出版的中文報，爲了「慳水又慳力」，所有副刊文章，全是剪用香港報刊的作品，如我的小說「一夜之間」，單行本已面世一年了，現在正由美洲一份報紙大肆轉載；萬人傑在本刊的「人海百態」專欄，連版頭都搬了過去。可是，老馬要打破這種陋習歪風，決心「破舊立新」，全部副刊文章，約請香港「萬人健筆」撰寫，他的老闆願付稿費。這種不同流俗的作風，不拿他人血汗充實自己荷包的氣魄，便值得我們喝采！

老馬等到我們同意了他的作法，便將買字粒、約稿、打樣、航寄……這一系列的工作，交到老萬與我身上；老萬事情更忙，他又把老馬的歷次來信，一骨腦兒往我身上一推，老萬理由十足說：「由你統一辦理，以竟全功，這樣你搞一點，我搞一點，可能誤了老馬的大事。」老馬更說得好：「老張！我的就是你的，你說怎辦就怎辦。」老萬老馬既然這樣相信我，在這「上壓下頂」的情勢下，我也沒有可說的，只有捨命報知己，再來一個百上加斤。

無巧不成書，剛好四月份生效的新勞工法例規定每月有四天假期，我便利用它來辦老馬「僑光報」的事。現在一切都已就緒，第一批稿樣，也航郵寄出了；凡事「頭難頭難」，只要把這開辦的第一關忙過去了，以後雖然成了我的經常責任，好在各位撰稿人多是「萬人」的台柱，排版人又是我們的「死黨」陳潤老兄，謝謝他們幫忙，只要按時交稿（千請萬請，叩頭叩頭）。想必沒有這樣忙不開交，我也可以暫時鬆一口氣了。

「萬人精神」在美國發揚光大，這是「萬人之喜」。將在老馬「僑光報」上出現的副刊陣容，計有：金陵舊客、賁子彬、趙慶餘、余世文、伍艾城、鐵嶺遺民、宋逸民、胡實、趙聰、岳騫、魯渥、寒山碧、賣油郎、縉山、王潔心、谷音、孔雲、樵夫、戎馬書生、曾憲光、林眞、文翰、何雲、陀紅、哈哈道人、湘濤、蕭勁、三郎、齊又簡、萬人傑。我也逃不了，開了一個爬不動也要爬的「蝸牛集」專欄。（請以上各作者即賜第五至八期稿，能如期交稿，便是幫了我與老馬的大忙，每篇請多寫一百字上，期誤爲二百字。）

錢眼中鑽出來的

醉八仙

據說這一次的選民登記，依然是不見踴躍。

其實，就是「大小買辦」，全部落齊。」也只不過是佔全體居民百分的零點幾；只是「做個樣」，表示議員是由選民選擧出來的。不過，就有關方面來說，投票的能多幾個，總要好看一點。

香港的選民資格到底是有點特別。許多對政治有認識的居民都無資格，但只要有一層樓宇的物業的就是選民。所以選民的資格，也可以說是一個「錢」字；而所謂議員也者，也可以說是由錢眼裏鑽出來的，而不是居民基於政治觀點，爲了社會的需要而選擧出來的。

無怪有一些議員老爺，對着物價的飛漲，而卻不會關心到居民的苦難，看到政府跟隨大陸輸港物價高漲之後，也在領導地價、物價的飛漲而洋洋自得。因爲他們是從錢眼中鑽出來的，而不是全體居民基於生活願望而產生的；當然是只有對於錢才有興趣，只要爲錢說話。他們所贊翊的政府是積得「大把錢」，庫存「億億聲」；則一切的措施，當然都認爲善政，而他們也與有榮；正合額手稱慶，又那裏會有爲窮苦的居民蹙眉，肯爲他們說幾句良心話？

大概就是因爲這樣，所以許多對政治較有認識而又有選擧資格的人，也覺得這樣的選擧沒有意義，連選擧權也自願放棄。寧可將空閒的時間，用來多打「幾舖麻雀」，或者到茶樓裏去「多嘆一盅茶」，也懶得去申請登記。

所以每次的選擧，選民雖不至於像小貓三隻、四隻那樣可憐，也是稀稀疏疏的有點煞風景，有關方面未免要覺得難爲情。可是千喚萬喚，他們不止是姍姍來遲，而且有許多人更是「好少理」。

而因此，有人便以爲香港的居民是無政治感，連代表自己意見的議員也不去選。有人說：要知在投票的時候，有地位的候選人向你含笑招呼，和你握手；這份光榮，就值得在家譜上大書一筆。連這樣好的機會也放過，簡直是「阿福」！

其實，他們之自願放棄選擧權，就是怕做「阿福」。既明知這樣的選擧是沒有意義，是給人拿來「做個樣」；這樣的攤子還要去「幫襯」，那才是眞眞正正的「壽頭」。到不如「慳番啖氣」，往茶樓喝杯茶潤潤心肺更好。

所以選民登記的冷淡，並不是居民沒有政治感。相反地，卻是由於對政治有所了解，有所認識。因爲議員乃是從錢眼鑽出來的，基於政治觀點，就不必去浪費一張神聖的選票。

人海百態

老婆本與必贏貼士

萬人傑

老利是個中年王老五，已過了四十多年獨身生活。不是他不想成家立室，也不是他沒有情投意合的對象，他和文小姐已「蜜運」四五年，早已談到婚嫁問題。

問題關鍵乃在一筆「老婆本」。

老利出來社會做了幾十年事，朋友很多，結婚是人生大事，不能靜悄悄連朋友都不通知一聲；如要通知，照例「喜酌候光」，最慳寄也定要來個茶會，萬不能登登報紙，「旅行結婚」，聲言到什麼地方渡蜜月，一走了之。

擺酒也好，擺茶會也好，都要一筆錢，這筆老婆本，最節省也要一萬八千。老利算過，在必請之列的朋友有三十席左右；文小姐家族大，連朋友計算在內，也要二十席。五十席酒菜，沒有一萬八千辦不到。

老利是白領階級，每月薪水八百，還有揩油的外快，算起來超過一千，好的時候賺過二千多，要是盡力節省，本來一萬八千早就該籌到；但老利偏是火腿腳，週身痕，雖然文小姐下令強迫儲蓄，這三四年來，不過儲蓄了三千元左右。三千元不夠開銷，所以他們的婚事，還遙遙無期，大家等得不耐煩，而且有點着急，老利已四十二，文小姐也三十出頭，還能等多久？

文小姐提議，不請飲，三千夠了。老利死要面子，不請飲，寧願不結婚。

「哼，你積了四年，才不過積個三千，要等你積到夠，豈不是要再等八年？八年，你要拿拐杖，我要給人叫阿婆了！」文小姐越想越焦灼。

「別着急，我一定有辦法解決，不會叫你等太久。」老利嘴裏這樣安慰文小姐；其實自己也沒把握想出什麼解決辦法。

一天，他在公司裏跟一班同事閒聊，因爲明天是週末賽馬，話題自然而然地談到「貼士」上。

哨牙宗一向是馬場老鼠，時時有古怪貼士，大家不免向他打聽。哨牙宗大放厥詞道：「這回你們鴻運當頭了！你們不問，我也打算告訴你們一匹必勝冷馬。」

「冷馬」而又是「必勝」的，自然更增加了吸引力。大家緊張的向哨牙宗追問：「什麼馬？」

哨牙宗故意賣關子，也不立刻說出，只道：「我這秘密消息，是一個巴女蘇茜告訴我的，這蘇茜是番鬼佬騎師施約翰的打令，昨晚約翰喝了兩杯，在枕邊告訴蘇茜，明天他策的藍鑽石，一定贏出；其他騎師已經搞掂，大家做俾佢，決不失拖。」

「眞唔眞？」老利問。

「那有不眞之理？上回我贏了黑天使，就是蘇茜俾的貼士。施約翰最有辦法搞掂班鬼，話爆就爆；他的馬，派彩照例和味。」

「這匹藍鑽石有多少錢分？」老利問。

「至少三十皮以上。」哨牙宗滿有把握的說：「明日我拿藍鑽石做馬膽，再選兩隻心水馬，落一條穿雲箭，中起來盤滿砵滿。」

上回哨牙宗贏了黑天使冷門，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既然與黑天使貼士同一來源，當然靠得住。

第二天，老利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撲了一個馬牌，悄悄把銀行三千元老婆本存款提出來，場場不賭，就等第三場下注。

他注意電算機票數，暗暗估計，藍鑽石比哨牙宗說的還冷，大概有六七十元派彩。

於是老利將三千元分爲兩份，一千五百元買獨贏；一千五百元買位置，即使有意外，位置派十多元，總可保住三千元老本有餘。

第三場開跑，老利心情緊張，藍鑽石開閘即帶出，他寬心許多，看來哨牙宗的內幕貼士靈了。他興奮得很，可是跑到直路，藍鑽石已被後面的馬羣追上，失去優勢。

他拚命在叫：「藍鑽石！藍鑽石！」可惜他聲嘶力竭，騎師不會因他打氣而加鞭；馬兒更不會知道他在叫牠。最後，到了終點，老利幾乎暈倒；映相決定第三，結果藍鑽石以一條馬鬃之差，得個梗頸四，連位置也輸埋。老利的三千元老婆本，就此化爲烏有，只餘下一大疊馬票。

他沮喪的離開馬場，回到家中，躲着喝悶酒。

第二天，回到公司，埋怨哨牙宗，哨牙宗說：「意外，意外！我打電話問過蘇茜，她說前晚施約翰太疲倦，昨天跑第三場時抽筋，功虧一簣。我的買三串四，斷了藍鑽石，中得一條，幸而有本。」

「你害得我慘了！」老利嘆氣。

「你買了多少？」

「三千元。」

「三千元？你這麼大賭？」

「這三千元是我的老婆本。」老利欲哭無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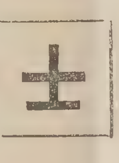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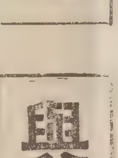
「唉，你眞是傻瓜！天下無絕對可靠的貼士，你怎可以下這麼大注？凡事總有意外的嘛！」

此後幾個月，老利失魂落魄的，他受刺激太大了。爲了這件事，跟文小姐不知吵爭過多少次。

三個月後，文小姐結婚了。認識她的同事，都得到請柬，可是新郎不是老利。

這可怪不得文小姐，她認識老利四五年，四年才積了三千元。現三千元化爲烏有，要他重新積一筆老婆本，恐怕非到她四十歲不成。一個女人怎可以等到四十歲才結婚？結果，她只好選一個有現成老婆本的男友。這男友一切不如老利，唯獨剩錢本領比老利好。老利決心不再剩錢，也放棄成家立室的願望。哨牙宗還是經常向他們提供貼士，也經常爲了贏馬而請客喝咖啡，老利爲之吹脹！

青年園地



巴士與我

方程

我是「有車階級」，車是巴士公司的，司機也是人家出錢僱用。

我不是不想做眞正的有車階級，無奈天賦的一雙近視眼叫我不敢考駕駛執照，即使考牌官開恩發牌，我坐在私家車上，視野模糊，前路茫茫，豈非成了「社會罪人」？但是住在香港總不能安步當車，上班、訪友就只能搭巴士，受閉氣。

每日下午五時，阿方例在中環輪候西行巴士，六點鐘之前能夠回到家裏已是天大的幸運，眼見一輛輛巴士高掛客滿紅牌，偶然停下一輛，限額上車，即使車上眞有空位子，奈何售票大佬鐵手無情，一句「後面好多車」，候車同志只好把希望寄託在後面了。

有時幾經辛苦，排到拿龍之首，巴士也停下來，我滿以爲一番辛苦此時償，上車是十拿九穩了，但是巴士開門關門之後，阿方卻變了龍尾！

因爲聰明的搭客太多，像阿方這樣循規蹈矩的笨蛋太少，聰明的候車者永遠不必排隊輪候，巴士遠遠駛來，馬上估好有利位置，磨鏡待發，車門一開，蜂湧而上，我雖然排在第一名，可恨寡不敵眾，一隻手要護眼鏡，於是例，被下來的一隻手[illegible]由前線[illegible]談何容易！等阿方突圍而出，原來巴士已[illegible]而去，我仍舊呆立路旁，而此際車[illegible]大亂，「神龍見首不見尾」，我想再排在龍頭亦不可得，明明沒有排隊或者胡鬧排在我後面的人這時硬說我打尖，我[illegible]本來早已排上[illegible]，[illegible]，只好[illegible]一[illegible]，退到大後方去。

這樣的淘汰賽循環不息，後來居上，站長要理不理，阿方永遠包尾。在香港輪候巴士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正如「內銷」一樣，奉公守法不准上場，胡來一通反可入圍，這是什麼道理！

其實巴士飛站，不只候車者焦急徬徨，車上搭客何嘗不是。有次我深夜赴宴回家，巴士連飛數站，售票員對一位女孩子的下車通知置若罔聞，從灣仔到中環[illegible]北行才悠然而止。

那女孩子要走上半小時的冤枉路，忍不住破口大罵，然後匆匆下車，售票員[illegible]洋洋[illegible]的說：「好[illegible]，咁大個女，怕人食咗你咩！」大概那女孩子[illegible]的時候，[illegible]的遇上[illegible]或者「食人」的夜狼，售票大佬[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到[illegible]心快意?!

不[illegible]飛站，阿方回家的確比[illegible]早了，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售票員[illegible]的「頭[illegible]」[illegible]！近來[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可惜阿方忘了他的制服編號，否則一定投他一票！

前天阿方搭巴士上班，碰到一位最受搭客歡迎的「最佳售票員」，我上了車，卻望不見售票員，後來才發覺他混在搭客羣中，舒舒服服的攤在座椅上，我掏出兩角錢趨前買票，他白我一眼說：「等一會吧。」

我不敢騷擾他，只得站在旁邊「等一會」，直等到我要下車了，最佳售票員依舊坐着說「等一會吧」，我說出要下車，他怪可愛說：「很好，不用買票了！」

我因此「瞞騙或意圖瞞騙車費」一次，售票員逼我違犯公司買票規例，難道要我硬把錢塞在他手裏，或者聲淚俱下的求他賣我一票不成？我起初總想不出售票員豁免我車費的理由，後來恍然大悟，爲最佳售票員的公正廉明的樂，他坐着，我站在他旁邊，享受搭車權益的是售票員不是我，因此要[illegible]的不是我！

[illegible]小[illegible]車廂吸[illegible]，阿方見過一位售票員吸烟吸得[illegible]，[illegible]搭客吸烟，他上前禁止，指着車[illegible]：「喂，[illegible]吸烟！」

[illegible]已[illegible]，售票員指出烟包問了一枝，火柴沒有了，他客氣的與一位搭客「借火」，那搭客替他點着打火機，也客氣答道：「老友，究竟什麼時候搭車准吸烟，什麼時候不准？」售票員莫名其妙，阿方看在眼裏，暗自好笑。售票員烟癮一起，竟然朦杳杳找錯對象，認不出借火的，恰就是剛才因他自己下禁令而吊癮的那位仁兄！

車廂笑話並不全由售票員引起，阿方爲了「禮讓」，也會鬧出過滿車子的笑話。

阿方試過替女同事代購車票，人家不領情，自己掏錢再買，我白花了兩角錢，還要難爲情的遭受同車搭客「十目所視」；有次讓座給一位小姐，人家一句男女平等，我站着又不是，坐下來又大損男人氣概，弄得尷尬狼狽，莫可名狀。

那天一位外省老婦人上了車，阿方馬上站起來，老婆婆硬把我推回座椅上，笑着叫我請坐，我誠惶誠恐；我再站起來又給她老人家阻止，我情急之下，又不能對她發火，只得再站起來操着剛學回來的廣東國語，期期艾艾的說：「對不起，我這站……」

老婆婆不等我說完，竟又把我按回椅上，無限慈祥的笑着說：「站什麼？別瞧我人老，站一下不妨事。」

唉，老婆婆雖然不妨「站一下」，可憐阿方「下一站」便要落車！我並非有心[illegible]，給老人家糾纏不清，累得阿方有家歸未得，過門不入，走了一大段[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已立下[illegible]的原則：「男人不讓；[illegible]」[illegible]。除非是老人家，讓位給[illegible]男人是[illegible]的「[illegible]」；掛毛掌的仁兄從來不讓人，我何必對他們客氣？讓座給漂亮女人，人家對[illegible]色我受不起！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雄師北調，鄂北成眞空

在棗陽躭擱了二星期，記得是十一月底，北地早寒，已是滿地白雪。棗陽地居鄂北咽喉，爲處桐柏山及大洪山脈中之小平原，乃屬兵家必爭之地。但是月來筆者所接情報，國軍各兵團主力，正在河南各縣和匪軍大捉迷藏，因匪軍陳賡部由豫陝川邊區東竄，有和劉伯承部會合趨勢。國軍駐襄陽八十五師，奉命北調，增援洛陽，命令限日出發。故屏障鄂北之國軍任務，從此轉由地方團隊支持負責。當八十五師北移之次日，整個鄂北各縣，立即吃緊，首當其衝的，就係棗陽城。

究然有一晚，大雪紛飛，時間約爲十一點半左右，整個棗陽城，沉寂異常。除本組斗室中有一點火水燈光外，正係呵氣成冰，萬籟無聲，恍如死城。祁台長正在工作，和漢口總台連絡。筆者順手拿起電話筒，準備和閻縣長作一次情報交換，忽然覺得電話搖把甚輕，經驗告訴我，這就是沒有了電話總機；換句話說，縣長電話線已經拆除。我知道必有變故，立命朱參謀往外院察覵。據回報，外院警察一個都不在，連警崗亦沒有人，原來整個警察局都走空了。筆者吃了一驚，曉得情況極端不妥，立即下令，緊急摒擋一切，向縣府前進，探查究竟。尚未出警局大門，只見人影一條，向警局方面奔來。筆者用電筒發出訊號，原來是王參謀，匪軍離城只有五里，棗陽現在已是空城，趕快撤退。

我們跑步往縣府取連絡，縣府內裏闃無人影，遍地公文，凌亂不堪，可見退走之匆忙。那時雪深二呎，風聲怒吼，我們五人熱血沸騰，立向棗陽西門衝去。沿路民房，重門深鎖，想多已疏散。到達西門，城門大開，在二三百公尺外，有行列一條，緩緩踏雪向西而行。我們當即奮力趕上，近身一看，原來那是一批鐵索鐺鐺的重要囚犯，由兩班警察押解，因爲帶有腳鐐，所以行動極爲遲緩。我們也不搭話，靜悄悄地參加他們的行列。約模一頓飯時間，棗陽城內槍聲四起，等於告訴我們，棗陽失陷了！

槍聲時斷時續，在棗襄公路上如此慢吞吞行進，說不定會碰到土八路。同時以這兩班警察，二三十條舊槍，又要押囚，又要抵抗的話，一旦遇敵，即不堪設想。筆者決心抄捷徑，走小路。由朱參謀肩挑電池木箱；祁台長和唐副組長，分挽兩個裝電台器材的箱子；王參謀行前，本人押後。約離棗陽西廿華里處，即和行列脫離，向西南小路山徑，沿大洪山北面邊緣，迂迴前進。一行五人，眞係啣枚疾走，忘記肚餓，忘記嚴寒，在冰天雪地，羊腸小道中，摸索而行。

好容易捱到天明，所幸風雪已停，到了一所道院，拍門求宿。門開處，由一白鬚老者延入，道院內廳堂雅潔，地方頗大，老者也不究來歷，由我等自由歇息，並取出麥餅招待。我等也不客氣，飽食後，向老者取用了棉被三條，倒頭就睡。

一覺醒來，已是中午時分，大雪初晴。筆者取出棗陽縣地圖，斟酌西行捷徑方向。但小路必須經過一個關隘，就是李先念的故鄉（黃龍檔）。該關隘恰在襄陽縣交界處，俗稱「三不管」。歷年來該處形成一個無人管理之地區。民風非常慓悍，抗戰時，曾有日機一架，給該處百姓用步槍擊落，日本人佔了棗陽後，亦不敢向他們報復。筆者當時尚不知其中原因，只因爲急於趕赴襄陽，決定依此路線進發。

那時我的右眼仍然餘腫未退，眼圈上下，一片青瘀，雖然連絡證上有相片，若果憑來對照，必定會引起人們懷疑。但我決心既下，顧不了許多。當向老者道別。重上征途，道路濘滑，行程極慢，沿途荒無人烟。下午四時左右，取出地圖對照，知距黃龍檔尚有十華里。當時大家心中極之歡喜，因爲明天就可入襄陽界，用足餘勁，想趁天黑前，趕抵黃龍檔過夜。在一條結了厚冰的小溪上，五個人聚集，商量如何連絡萬參謀，如何要求黃龍檔鄉長給我們一個好宿處。正在議論紛紛，後面步履聲驟起，再定神一看，見有大漢二人，身穿藍布棉大褂，雙袖捋起，手持紅纓槍，槍頭閃閃生光，朝我們趕來，大聲呼叫，留下電報機。筆者一看，知道來者不善，不是土八路，就以紅槍會。馬上暗裏扳起左輪機頭，蓄勢而待；朱參謀手持扁挑，亦準備迎敵。說時遲，那時快，那兩個傢伙，確是嚇人，往冰上一躍，提槍就向王參謀直刺！口裏「媽那巴子，看你跑到那裏去？」他們沒有估到我身上尚有一條手槍，我也不客氣，兩發直射就將第一個罵人的傢伙擊倒。跟着朱參謀一招「枯樹盤根」，一扁挑就打折了另一傢伙的右腿；王參謀使盡平生之力，執起大石，朝那傢伙腦門摔下，當場血染小溪，命歸黃泉。原來朱參謀是憲兵學校的劈刺及國術教官；王參謀則係摔角好手，就算單打獨鬭，這二個匪諜，亦未必能討到便宜。

移駐襄陽，黃龍檔遇險

事出突然，馬上趕路。沿途和王參謀談起此遭事情，原來他在棗陽時，奉命赴棗北連絡，即獨個兒悄悄地住在豫鄂交界的駐馬鎭。該鎭雖小，因係交通要道，以前舉凡一切騾車，汽車，一定在此「打尖」。龍蛇混集，軍販不分，所有居民，都係舊棉軍大衣一件禦寒。王參謀初到，利用本身係河南人關係，

找到河南鄉親，住在一間老鄉開的賣油茶舖子裏，相處甚好。這間店在鎮裏，已有十餘年歷史，一向就由追我們這兩個共諜料理。王參謀的行徑，日子一久，不免有了破綻，但是相信這兩個傢伙，在土共裏只係擔任交通接待工作。可能時機未到，也或許是接到上級的指示要實行消滅本組核心，實行欲擒故縱計，就在棗陽失守的早晨，向王參謀透露了匪軍攻棗陽的時間。說是一個要好的共幹告訴他們的，並且要求王參謀立即帶同他們回縣城，必要時隨同返自由區。起初王參謀信以爲眞，恰值該日係返組報告一週情況的日期，於是就開玩笑式的說，要走就即刻走。不料此話一出，這兩個人毫不考慮，摒擋一切，反催王參謀趕路。

由駐馬鎮南下棗陽九十華里，按常理步行，十個小時就可到達。居心叵測的共諜，居然鬼話連篇，說是可以走捷路，帶着王參謀亂闖。那天天氣嚴寒，雪花飛舞，大地一片銀色，公路上雖則斷絕了汽車踪影，但是方向依然可靠公路作目標，他們行了很久才能行完一二公里。因爲當行完一段小路後，偶然橫過公路時，可以看到路程碑，也就可以計算到距離遠近。現在因快變慢，王參謀提高警惕，既然他們在駐馬鎮作了十餘年生意很少外出，那有理由對棗陽附近村鎮會不稔熟？所以在中午時分，王參謀已懷疑到這是共諜。思量再三，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藉口腹痛，嚷着找民房休息，好不容易嘈嘈嚷嚷，覓到一個小村子，見到了一班鄉村自衛隊在盤查行人，王參謀迫得自承身份，說是縣府派出的便衣。正在爭論間，這兩個共諜，霎眼間就不見了人影。費了許多唇舌，總算說服了這班自衛隊，囑咐依公路南行，切勿抄近，以免出岔。並告訴棗陽風聲甚緊，謠言匪軍攻城，不如和他們一起傍晚時返棗陽。王參謀以沿路有伴，答應一起走，但是身份是百分之百暴露了。

當晚隨自衛隊返城，行到十時許，抵達北門外，恰好城中自衛隊撤退。這一班隊伍，參入行列。只剩下王參謀一人，他責任心重，紛亂中還堅持返組一看，這才趕上我們。但萬萬想不到這兩個共諜，依然跟踪而至，如影附身追上我們，才遭此報，言下不勝感慨！我亦覺得匪軍的情報網佈置，確有其成功的因素。

我們五人，邊走邊說，倒也熱鬧。黃昏時，見到不遠處有一山坡，坡上有房屋百餘間，儼然村鎮，諒必係黃龍檔。各人皆熱望休息，所以大家鼓起餘力，逕步向前，恨不得一下就趕到。天下事就往往如是，愈理想的東西，愈不容易合你所願。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進入黃龍檔，原來全鎮已經空無一人，家家關門閉戶。鎮公所桌椅歪倒，枱上公文亂成一堆。在這飢餓疲倦交迫的時候，我們顧不了這麼多，馬上四處尋覓地方休息。結果尋到了一個更樓，還算僥倖，爨食的器具齊備，地方尚算寬濶，總算安頓下來。但巧婦難爲無米炊，由唐副組長出馬，到處拍門，希望尋到米糧。後也找到了一個老婆婆，費盡唇舌，總算把她說服，向她買了多少白米，油鹽雞蛋，由老婆婆陪同拿回來。當時筆者詢問爲什麼村中一個人都沒留，單單留下她？據說當地村長，因爲聽見遠遠槍聲，以爲共匪來攻，立即鳴鑼全村老幼，撤入山中。老婆婆因爲走不動，所以在家中躲起來，現在看見我們只有五個人，她也不怕了。經此解釋，我們才清楚，原來就係我們兩響左輪槍誤的事。那時天已入黑，我們分頭工作，爨食的爨食，譯電的譯電，準備和漢口總部聯繫。百忙中老婆婆亦不知幾時離去，等到飯熟菜熱的時候，各人狼吞虎嚥，將肚子弄妥。但苦於沒有被舖，各人緊靠一起，將板凳折斷，生起柴火取煖。朦朧中只聽見鼓聲三响，很有節奏，間歇打出。我們以人地生疏，懶得猜測，大家都在沉默中，胡思亂想，暗忖用什麼方法來渡這最孤寂的寒夜？忽然間更樓四週，人影幢幢，火把齊明，有人大叫繳械投降！嘈雜中，槍聲突起，所幸都是向屋頂發射。我們知道誤會和麻煩又再來了，迫得在更樓中大嚷，我們是自己人，沒有武器，請不要開槍，讓我們落更樓談話。幾經唇舌，才聽見有人呼嚷我是李鄉長，請更樓上的同志，派一個人下來見面。筆者當然義不容辭，挺身落樓，在火把照明下，見到身穿軍服，年約四十歲模樣的一個軍官，自認是鄉長，向我盤問。又見送米薪來的老婆婆亦在旁邊，當時我知道是自己人。但是我們身穿百姓服裝，要他們瞭解，恐怕要費好大功夫。這位鄉長亦是軍人本色，說話很是乾脆，大意是不准我們五個人離開更樓一步，並指揮屬下，在更樓四週圍，堆置禾桿草，只要我們有一些嫌疑的地方，就活生生地要將我們火葬。還說老婆婆告訴他，我們帶有兩個木箱，內裏是不是手榴彈，都要向他從實交代明白。

筆者當時又氣又惱，但也怪不得人家。只好半吞半吐地暴露身份，希望鄉長諒解。還幸該地人民賦性爽直，這位鄉長很痛快地說：「好吧！不理你們是眞是假，諒你們也逃不出我們這五六十個槍兵的包圍。本人就跟你們上樓，要親眼看你們拍發電報，若有差池，你們休想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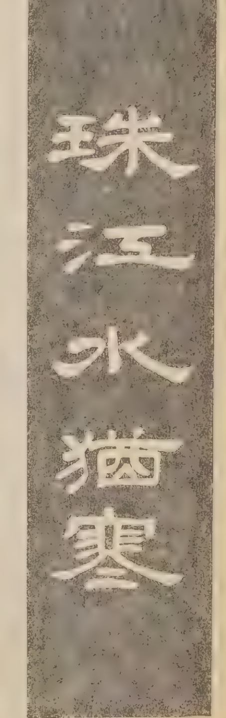
聽他如此說法，知道他已有多少相信我們。

在更樓中，鄉長帶了五個人上來，等於變相監視，筆者於是將電報機取出安置好，同時請鄉長命人代我們架設天線，加强他的信心。那時時鐘十點，距通報時間尚有一小時，大家就利用這短短時間，和鄉長打交情。話匣一開，揭開了誤會的緣因，原來道堂中的老者，是黃龍檔村的哨站，當我們今早求宿時，老者用飛鴿通訊方法，報告了黃龍檔鄉長，說我們帶了兩個木箱，以致他們誤會我們是土八路的先鋒隊，故此沿途均派有潛伏眼線跟踪。結果在小溪上格鬪，發覺我又有手槍，更增加了疑心，所以我們將到黃龍檔時，他率同闔村婦孺壯丁，入山躲避，留下老婆婆作耳目，如果我們人少時就擊鼓爲號，準備夜襲消滅我們；若果人多，他們準備撤去襄陽。經此解釋，我們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暗叫好險！

通訊時間一到，祁台長馬上展開工作。幸總台極爲依時，我們由回電中知道行轅已通知襄陽李朗星專員，本組轉駐襄陽。這位鄉長知道我們轉移襄陽，態度大變，並說李專員係黃龍檔村人，亦係他的堂叔叔，故堅持明天一早派兵一班護送我們去襄陽。我們正摒擋一切，準備同去鎮公所過夜時，遠處槍聲卜卜，激戰甚烈，哨兵報告，北方山坡十華里靠公路處，土共圍擊警察，警察奮戰，抄小路押犯人向黃龍檔退來。

（三）





珠江水猶寒

【18】

馬森亮

道：「我，不像你，我的兄弟姊妹多，手下有人，並且多我不密，少我不疏，不趁此時遠走高飛更待何時？這年頭，可歌可泣以及可笑可恥的事實在太多了，離鄉背井逃避亂世，幹嗎逃避現實呢！」

「那麼，你還不一定就是住廣州啦？」

「不一定，要看情形，環境比人強，誰又敢決定自己的行蹤？」他表現出無限感慨。

附近的屋頂已冒起一縷縷炊烟了，街上行人，三三兩兩，都挂起了笑容在踏來踏去，其時的天色，籠罩住整個墟市的市鎮，一切都顯出暗淡淒涼。……

「我走了！」我站起來向老胡告辭。

「不吃飯就走？我也沒有吃飯呢！」

「你又想破費？」

「只要你老兄肯賞臉！」

十五　哪兒是第二故鄉

自從老胡回去廣州之後，剛好一個星期，我亦蒙批准遷居廣州了，遷移證是農會會長親自送上門來的。

那是一個極其晴朗的早晨，我剛起床，淘好了米，拿起火柴，準備燒火煮飯，突然會長闖進來，一見了我就嚷：

「祥哥！你已批准了。」

「真的，遷往哪裏？」

「遷廣州市。」他一直在笑嘻嘻，眼睛瞇成一條線。

「廣州？」像一盆冷水潑過來，我的滿懷希望冷了半截。但畢竟未算失望。心裏雖有五分快樂，也要裝出十分高興，「勞煩你了，會長！」

「那算什麼？我原是力爭批准你去香港的。但他們都說嫂子剛去了還沒回來，怕給人家說是溫情主義。——不過照我的意思，還是見一步行一步，慢慢再想辦法吧！」

他一邊遞過來一個遷移證，我急忙丟下火柴，接過來，看也沒有看，放進口袋裏去。問：

「現在可以走了？」

「可以。不過——又何必這般急呢？你飯也沒吃，行李還未收拾。再說，亦要向各親友鄰居告訴一聲呀！」

「我——已沒有什麼可收拾的了。說到親友，除你之外，還有誰可告訴？」

這句話，他聽了非常得意，有點飄飄然，一副受寵若驚樣子。他用眼向房裏一掃，見除了那張大床和笨重的衣櫃之外，確也沒有別的值錢東西了。一會兒，他低聲問：

「祥哥！這些粗重東西不會帶走吧？」

我領會了他的用意，很快就決定。說：「不帶了，如果你肯要的話，可以隨便搬去派用場。」

「這房子呢？」

「也無法顧及了，這裏的一切，還是請你給我關照一下吧，可以嗎？」

「這樣——」

他反表現出猶豫樣子。我看準他的虛偽，正想法子快些打發他走，看他這樣一本正經的，心裏又覺得好笑。不待他開口，我便說出自己的打算來。

「還是這樣吧！我的東西由你安排就是了，有熟人照顧，我是放心的。」

「既然祥哥這麼說，我也責無旁貸了，不過我要回去和媽媽商量一下。」

「那我就可以放心走了，謝謝你！」

「這樣急幹啥？你飯還沒吃，請到我家裏吃頓便飯，給你餞行如何？」

「不客氣，下次回來再吃你的喜酒吧！」

「那我回去對媽媽說一聲。——」

當會長回去開家庭會議的時候，我也離開這個滲透血淚，充滿辛酸的家，溜出村子，踏上征途去了。

九月的天氣，雖然涼風陣陣，但陽光並不饒人，我赤着腳，空着手，懷着脫籠狡兔一般的心情，躲躲閃閃的，儘快的避免碰見熟人。我彷彿看見前

面已展開了一條遼遠的大道，而雙腳已開始接觸了這條路。我埋怨這條路過於長，過於彎曲，自己的腿也太短了，恨不得一步就邁到那邊去，起碼亦要迅速轉過這最後的一個彎才可以安心。

我知道，現在的轉彎有如過關一樣，過了這最後一關就可以變換另外一個環境，不管那個環境適不適宜生存，起碼不會再看見那些熟悉兇暴的臉孔。像囚徒變換牢房一樣，踏過了新門檻，就算是另一個新生活的開始。這時我心裏浮起了新的感覺和新的希望。

等到眞的轉入最後一個彎的剎那，我自然的又回頭向故鄉望一望，突然，我感到徬徨傷感了，這次離家，並不像過去那樣，每次都充滿希望和信念。現在被迫害，等於放逐，和從前的充軍差不了多少。

我已開始站在流浪的邊緣了。茫茫社會，將向何處找尋第二個故鄉？

第二部　呼天搶地

一　意外的奇逢

次日一大早，船就到了廣州，我即時找到了一個同鄉兄弟做保證，報了戶口，因該住戶太窄，便另外往酒店開了一個長房。然後洗過臉，給紹芬打了個電報，順便買些手巾牙刷等日常用品，連衣服皮鞋也買了。回來便倒頭睡覺，我委實疲累過甚了，在船上屈了一晚，四肢痲痺不堪，何況經過長期間的折磨，在內心或生理上，亟需要一個安靜的休養才可以。

酒店裏雖然品流複雜，人多音嘈，但旅客們是各懷心事的。關起門來就另有一個世界，除好管閒事的共幹養成了檢查的習慣之外，誰也不會無端端的去騷擾或干涉別人。所以，我一睡就睡足十二個鐘頭，到明天起床的時候，陽光已透過窗楞，好似在房裏割下一地大大小小的鵝蛋了。

我盥洗完畢，換過了新衣服，對着鏡子顧盼一會，不覺好笑起來，以這樣的一副枯黃瘦削的臉孔，襯着一套寬大的新裝，儼然是一支鈍刀插入劍匣裏，實在太不相稱了。不過在鬧市裏總要講究下儀容，不能表現得過於寒酸！

我要開始建立社交關係了，第一個要找的自然是德叔，可惜他的地址我在匆忙中已把它忘掉。乃轉去拜訪老胡，他卻去了上海，同居的說他要兩個月後才回來。此外，我再沒有誰可訪了。

我信步的在街上蹓躂，藉以排遣客中無聊，也趁此機會看看大動亂的都市風光。

廣州，從來是一個消費的大城市，人口有一百多萬，現在又多了一批從四鄉避難而來的「地主惡霸」，和國府大撤退時遺留下來的軍政人員，與及遠地逃來僥倖偷渡香港的北方人，因而造成空前的熱鬧，到處顯得非常擁擠。在我眼裏，改變得最快而又最耀眼的，是過去貼滿性藥廣告的牆壁上，現在都換上了千篇一律怵目驚心的政治標語，每間商店大都掛上一幅史大林和毛澤東像。路人行色緊匆，似在趕任務或趕往投胎一樣，從他們的服裝上看，大致可以看出絕不相容的兩類人：一種是穿着中山裝或時髦的列寧裝的，不用說這就是特權階級得志於時者的標誌；再從儀態談吐上看，又很容易看出這種人的身份和活動，不管他們怎樣做作，總掩飾不了本身的特質，即是無論是來自工廠、學校或農村的新幹部，很難擺脫或蛻變他的生活習慣和動作。大抵那些穿着樸素，衣服密縫補的，多半是南下的老幹部，或從山區竄出來的土共，這些人都以「開國功臣」自居，因仍然穿着這套千孔百補的制服，好似這是光榮的特色，與眾不同，越縫補得多則越顯出資格之老；還有穿的比較講究的青年，此即所謂「俊傑幹部」是也。還有大多數是學生，一面唸書，一面參加實際工作的，這批人的氣燄最大，一套暴發戶思想，在街上橫衝直撞，像踩雪橇一樣，如入無人之境，他們簡直是市民的救星，是傳播思想的使者。另外的一類人，態度卻恰恰相反，他們不屑或不敢穿時髦制服，只是布衣短褐，或拖木屐，或打赤腳，在街上徘徊觀望，高興時就上茶樓去，他們不管在內心是如何的焦慮，外表卻是那麼悠閒。可是別小覷他們，這些人的來頭眞也不小呢，有做過教授、醫生、工程師，或者法官、縣長的。現為潮流所淘汰，做了「革命」對象，無可奈何地忍辱偷生，作了些無聊消遣，最多的是蹲在公園裏閒聊天。

說到公園，在廣州是不需購入園券的，而是絕對開放，秩序非常亂，也從不裝飾，過去還會擺上幾盆應景的盆花來點綴。花就是季節的徵候，沒有了花，南方人是容易忽略季候的；現在連盆花都沒有了，即是說，從此廣州市市民已不知春秋了。只賸下幾個殘缺的花墩，貼上五顏六色的標語，小孩子們就利用這些花墩作攻防戰的遊戲。行人道上已裂開很多縫，宜長草的地方沒有草，不宜長草的地方反而蔓草連綿，一陣風吹過來，只見沙塵與紙屑齊飛，果皮共草根一色。人在園裏活動，更是五花八門，有成年人在學習扭秧歌的，有技擊家在施展拳打腳踢的，有的團坐成一個圈子在熱烈討論，有三羣五堆在下象棋，各佔着各的地盤，吸引一班觀閒人聚精會神的欣賞。那些坐在石櫈上的，多數是呆坐養神或呼呼入睡，遠望過去，像一排排晒太陽的狗，不時有伸長頸子東張西望。說是公園，不如說是雜耍場較為恰當。

我坐在石櫈上，休息了一會，覺得十分無聊，乃信步出門，朝中山紀念堂那方走，想看看這個象徵着自由平等的宏偉建築物近狀如何？轉了個彎，就看見這座巍峨莊觀的尖頂，在夕陽反照裏閃耀出目的光芒，木棉樹依舊像巨人般站着。

及走近前，廣場上正堆了一大羣人在搖旗高呼，彩旗飄揚。這種場面，我是領教過的，也算知個中滋味，不問而知是什麼回事，不禁心裏一怔，像老鼠見到貓影一樣，趕快退回來，躲入小巷裏，想繞道回酒店睡覺去。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中共第二野戰軍集中營素描

我和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上將被俘的始末，已經在前文作了報導，現在，讓我將自己身歷其境的第二野戰軍集中營，作個素描。

位於重慶郊外六十華里的歌樂山，是一處幽美的風景區，山巒起伏，綠樹蔭濃，在抗戰時期，那裏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的高尚住宅區，林森主席，于右任院長，宋子文部長，孔祥熙部長等等黨國顯要，都住在這裏，眞說得上冠蓋雲集，車如流水馬如龍！

正由於歌樂山這般風景如畫，空氣清新，政府於抗戰中期，即撥地建造了一座中央醫院，依山傍水，花木婆娑，掩映在青葱碧翠的深處，作爲醫療的所在，眞是超塵的妙境。而且，以中央醫院正院爲中心，又在附近週圍的山上，造了不少房屋，如員工宿舍、化驗部、藥物倉庫、留醫病房、手術室等等，舉目四望，到處都是潔白精緻的院落！

想不到，曾幾何時，以前一派高貴聖潔的地方，竟一變而爲血腥慘酷的人間活地獄！那就是本文要介紹的，中共第二野戰軍的集中營。

第二野戰軍司令員獨眼龍劉伯承，下令把川、湘、貴、康、陝等省若干地區的「敵俘」，押解重慶，一律集中在歌樂山。截至民國三十九年的初春，從各個不同的地方，先後解到國軍宋希濂、胡宗南、孫震……各部將校，（尉級軍官多在被俘現場釋放），共計七八千人，集中完畢之後，即予編爲將官隊、校官隊，（記憶中，將官有五百四十人，筆者偏在將官第二隊。同隊的小同鄉有闕漢騫部師長謝昌森，十四兵團高級參謀陳紹恒兩少將）。

那時，天氣很冷，常常下雨，我們都是睡在地上，只是用點禾草來作蓋和墊而已！夜來寒風刺骨，很難挨過五更，長夜漫漫，如入冰谷，那裏能夠安眠？每當黃昏一過，想到夜裏的苦痛，眞是愁腸百結，憂心忡忡。

在集中營的慘淡生活，其恐怖、煩悶、疲乏的情形，實在一言難盡，我們既是敵俘，而且又落在慣於殺人放火，滅絕人道的共產黨手裏，正如俎上之肉，任殺無拘，賤過草芥，那裏還敢幻想有半絲半縷的生存希望。儘管他們能夠說出天下無雙的美麗謊言，什麼「寬大敵人，優待俘虜，坦白就無事」等等一連串的虛僞欺騙，到頭來都先後被解返原籍公審槍斃了；或者就在集中營半夜三更叫名押走了。走到那裏？那就是被秘密處決，走向天堂之路去了！據我知道的，有宋部第十五軍副軍長廖劍父、經濟處長田植、政工處長蔣支本；胡部第一一九師師長張世堯諸人，都是如此這般地魂歸陰府。所以我們在集中營所過的日子，眞是一分鐘等於二十年的難過，心靈上的無比刺激，和精神上的嚴重威脅，苦痛處非設身處地者所能領會，亦無法用筆墨言語所能形容萬一的。總之一句話：活罪難受，生不如死。可是，此時此地，想死還是不給你如此便宜！

我們早上五點起身，之後，聽候由武裝兵吆喝着被帶到附近田疇有水的地方，去洗臉漱口；洗好了，回來準備上大課、讀報。

上大課、讀報，是共產黨一項主要學習訓練的課題。所謂上大課，就是把我們帶到野外曠地或山邊樹下，席地坐着，（從不注意行列整齊），由共幹大吹法螺，宣揚共黨革命史、抗日功勞，和他們的「先烈」事蹟，其中，與事實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聽得不由你不笑！比如他們說：當年北伐軍打垮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那些軍閥，完全是由中共一手領導而成功的；又如日寇的投降，如果沒有中共軍在古北口、平型關的大捷，和不斷的在全國各個戰區打游擊，我們中國怎會勝利？又說：美帝是紙老虎，「紙得一場糊塗」。

每日早晚上一次大課，雖然講的全是不倫不類的事物，但我們還得要裝成最最注意的樣子，不然的話，會被在場監視的指導員，盤問或記錄，你爲什麼仍然如此頑固？你爲什麼腦子裏仍然想騎在人民頭上？你爲什麼到現在還不相信共產主義？你爲什麼輕視我們的幹部？一大套的爲什麼，把你逼問得滿頭大汗，心裏恨火如焚。

至於讀報這項課目，也是無聊得可笑的，情形同上大課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由共幹指定我們中的一人，站起來拿着當天的「新華日報」，由第一版第二版……一直讀到連廣告部讀完，聲音要大，務必能使大家聽得清楚，有時中間還得由共幹領導齊呼「毛主席眞偉大」之類的肉麻話。

我們每隊組織了一個俱樂部，作爲學習共產主義的活動中心，內設時事組、學習組、遊藝組等等，由我們推選每組的組長，各司其事。我是時事組長，每天要根據中共的宣傳資料，編製五顏六色的壁報，那時正是韓戰方酣的時期，硬要把韓戰說成南侵北，援經引典，列舉事實，說明南韓侵北韓共達三百六十次。由那時編寫大字報，我才眞正領悟到共產黨人說謊的膽大面皮厚！於此同時，遊藝組也奉令編了一齣：「公審三大家族」的話劇，在原日中央醫院的大禮堂公演。在生命繫於一線之下，少不免有投機的軟骨頭，或僞裝進步的人，自告奮勇的去扮演劇中角式，表演得那麼離譜過分，這些立場不健全的人，直把肉麻當有趣。但是大多數人都裝苦笑的臉嘴，作不屑地看其演，心頭懷恨和暗裏切齒咬牙！

俱樂部有時又要召開演習式的公審大會向人民坦白等等，由共幹指定我們中的若干人當審判者，又令二三十人爲被公審

的西南保衛戰

些人向大會控訴被公審者的滔天罪行，歷述曾經如何欺壓人民，殺害貧苦大眾。這樣一直公審下去，結果人民大眾，一致高舉右手，大聲呼叫「應該槍斃他」！於是，把被公審的，宣佈處以極刑！一幕共產黨無法無天的血腥公審大會完成了。

向人民坦白大會，進行的過程與公審大同小異，不過，坦白的人，要全出自動的說出自己過去如何對不起人民，要毫無保留地向在場的人民坦白交代。那怕就是在國民黨工作時，曾經罵過任何一個人，即使心底下痛恨過任何人，或借過一支針沒有還給人，都得直言無諱，坦白得越詳盡、越真切，共幹才會點首微笑，認為滿意！

有一次又召開了一個叫做「吐苦水」的集會，規定每一個人要公開報告一件過去服務時期，受到那一些委屈，而至今還覺得還積恨在心的事件，當此乾坤旋轉了，應該盡情吐出你的苦水來，痛快痛快！像這樣阿Q般別開生面的行徑，真叫人啼笑皆非。

在集中營的主副食，粗劣不堪，在被俘之初，他們還顧點「糖衣」的假面具，過了些時，窮兇惡極的本來面目，就暴露無遺了。每餐只發兩個粗麵做的饅頭，副食卻吝表意思式的由短少而至烏有！之後，又發動我們四出去找尋野菜以爭取營養。弄得附近十里內的山涯水角，那些野蒜、甜籐、勾藤、麥冬、野蒿、香蕉葉、野芋、野薯……都連根拔個一乾二淨；還有淺水塘溪的田螺、石螺、貝蛤、長蟲、田鼠、小魚蝦、毛蟹，也都捉捕一掃而光絕了種。而共幹卻故作隆重地表揚我們能夠自食其力，開源節流，充分發揮了物盡其用的偉大成就！

我們要三天一次的由歌樂山，翻山越嶺到數十里外擔煤挑菜，以作炊事之用。

野菜、生物、魚蝦、螺蛤都無噍類了，共幹又層出不窮的來創新花樣了，要我們去開荒種菜蔬。一時漫山遍野，頓時熱鬧起來，泥上與石塊齊飛。大夥們擔水的擔水，下種的下種，鬧得蛙蜂開跑，毛蟲溜走。然而，結果並不理想，下的種籽，多半沒有生長出來。

集中營裏的白天，不論晴朗或者下雨，都被奴役得毫無空閒，共幹們總會扭盡六壬來磨折我們，在心情上使人秒秒鐘在提心吊膽。因為這裏的俘虜，和死神太接近，除了被殺之外，又會因太過勞累而亡的。況且各樣的疾病，又無情地不斷侵襲，諸如因生活的急遽變化，而拼發的神經衰弱，高低血壓，白血球增加，胃腸病、貧血、肺癆、痢疾等等，都流行起來。

每晚十點鐘，我們還得要在黑暗而冷風凜冽的寒地上集合點名；名點過了，唱「東方紅太陽昇」之類的軍歌，我們都故意怪聲怪氣的亂唱一通，一點都不合板眼。共幹氣死了，立刻

當我站在黑暗中，點名唱歌聽訓話的時候，陣陣的松濤在耳邊掠過，依稀看見樹枝的搖幌，有時也會有點點的繁星映入眼簾。這時心裏有一股強烈的感念，想着萬千種往事，想着此時自己的政府，和那些已經撤退到台灣的袍澤們、親友們、同事們、以及長官和部下……一切一切，思潮洶湧，這些臨風而興的故舊之思，因神往而致木然，竟完全聽不見共幹在訓些什麼，也不知我們在唱些什麼了。往事如烟，前塵若夢，任何鐵漢，也會傷感的！

基於中共援韓志願軍的人海，遭到盟軍火海抑制而犧牲慘重，以是中共又妙計安排，要把我們來充砲灰了。據說各野戰軍的集中營，同時奉到命令，叫我們參軍、參戰。其辦法就按照我們出身，分派到前方各兵種裏去，有任上士班長的、有做砲手的、有的為機槍手、有的當軍需、駕駛兵、軍醫、傳令、或後勤人員，並限於五日內，立即由原駐地兼程北上，向鴨綠江作死亡進軍。我因為是砲科畢業的，被指定到北韓一個砲兵旅，職務卻沒有說明。

我明知此去北韓，是代替公審槍斃而已，這是中共對我們的毒計，也是陷阱，他們如此的賊公計，自急需以狀元才來對付了。因此，我和胡宗南部一位兵團司令李文，密謀三十六計中的走為上計，決心相約冒險溜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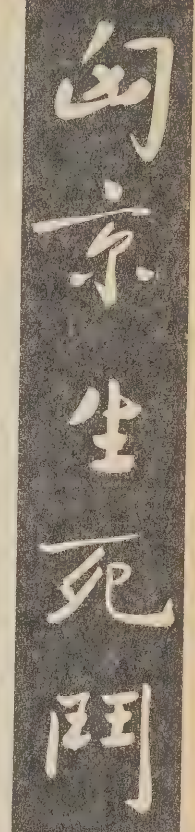
那年的農曆春節，中共全軍放假狂歡，更以戰爭完全得到勝利，全國都盤據了，意氣風發，何等忘形。平日警衛森嚴的集中營，戒備和看守都散漫鬆懈了許多；而且還有不少衛兵竟喝得爛醉如泥，東倒西歪，睡得如同死豬一般。我和李文，便在年初二的黃昏，乘機逃走，直向重慶而去；到了重慶市區，又馬不停蹄地急急找船去萬縣；再由萬縣繼續沿江東下，而抵達漢口。船經巫峽，景物雖美，而鏡頭可太驚險了，正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在漢口上岸之後，不敢住宿旅店，於天黑過後，才潛入江漢關側邊的陋巷鐵篷裏，作元龍高臥。因為我還穿着破舊的國軍棉軍服，足登美國皮軍靴，生怕被敵軍發覺查問起來，必然招致麻煩！

第二天早晨，將身上僅有的錢鈔，到粵漢鐵路武昌站買了一張南下的車票赴廣州，在廣州還經過多少次危難，才平安來到香港，才算真正逃出生天。當我和李文渡過羅湖橋後，深深地鬆了一口氣，慶幸自己的生命，終於從死亡邊緣，保存回來，驚魂甫定，不禁喜極而淚！

二十年來，我雖然偷生海隅，卻無時不懷念集中營裏的同難們。（編者按：下期續刊王郎撰寫的「血染川康一片紅」。）

土心



十四：那是俄人監視下的秘密警察瞭望塔

白萍譯

伍特開始感到較爲樂觀了，他感到伊洛娜的身體微微在抖動，她的手伸到他的手中，她帶上了手套，他輕輕地握着她的手。

伍特心想，現在來得時間正好，甚至即使戈科夫現在已得到消息，知道塔奇博士已經回到匈牙利來的話，還要化好幾天的時間，才趕得回匈牙利來的，伍特希望，在戈科夫趕回來時，他已經完成任務，回美國去了。

在他們駛到艾申斯達小鎮時，已經是晚上十一時了；雖然從中午開始，由華府起程，長途旅行，橫越了半個地球，但他並不感到疲倦。由於他們是乘坐快速的噴射機向東飛行的，從華府的安靜白天，飛到夜間的匈牙利奧地利邊界上的小鎮，氣氛頗有點不平常，使得他的時間觀感有點混亂了。

羅吉萬的汽車太擠了，使他的受傷右臂感到有點僵直，但並沒有使他嚴重的不安。眞正使他逐漸感到關切的是伊洛娜的緊張，在逐步接近邊界時，她的緊張逐漸的增加，大抵，她對匈牙利那邊的恐怖狀態知道得太淸楚了，印象深刻，所以愈來愈不安了，這可怪不得她。

羅吉萬帶他們所去的這家旅舍是小型的，就在艾申斯達鎮上，羅吉萬的德國話很差勁，但他終於安排好了三人的晚餐，以及兩個房間。這家旅舍並不熱鬧，餐廳燈光暗淡，除了他們三個之外，就沒有別的顧客了，側邊是小酒巴，幾名顧客在喝着啤酒，他們的衣服很粗糙，大抵是附近的工人。他們只對這三名夜深來到的男女畧看一眼，就不再加以注意了。

伍特特別留意着這幾名顧客中間是否有人會暗下注意自己這一行三人，這一行三人確實有點特別的，他和伊洛娜兩人像是匈牙利的一對夫婦，羅吉萬則分明是美國人，他們三人同行，更在奧匈邊境上出現，若是共黨方面在邊界上有任何特工人員監視來往人等的話，應該立即加以注意的，但伍特並沒有發現到任何一個人對他們特別加以注意，他放心了。

旅舍主婦送上熱騰騰的湯菜來，伍特開懷大吃。

在吃飯時候，他不斷的刺探羅吉萬關於麥將軍的消息，希望找到出關於麥菲下落的若干點線索來；而羅吉萬所得到麥菲的印像是消極的，他對麥菲很反感，因爲有很多事情，麥菲並不告訴他。伍特設法使羅吉萬說他自己的事情，他本來的目的只是要做成輕鬆的氣氛使伊洛娜情緒放鬆一點而已，羅吉萬卻很喜歡表現自己，滔滔不絕地說下去，他是農家子弟出身，在大學是足球明星，獎學金讀書畢業的，進入國務院後，對官僚制度反感，對自己的不獲升遷，感到沮喪。但此人辦事頗有效率，工作能力也相當高。他描述初步偵查嫌疑人員的履歷與名單時，顯得很有辦法的樣子。

最後，羅吉萬終於問道：「你們今天晚上就過境麼？」

「我還未決定，」伍特道：「伊洛娜太疲倦了。」

「你們兩人看來都很累了，其實，多留一夜也沒有什麼關係的。」然後，羅吉萬又突然的問道：「你的手臂怎樣呢？伍特。」

伍特突然的感到憤恨與驚詫，他的聲音相當暴烈，問道：「你知道我在此間是使用什麼名字的哪！爲什麼你仍要這樣稱呼我呢！」

「噢！是的，對不起，但這兒安全得可以和教堂相比，用不着擔心的，但你捧着這條手臂，像是有點不安似的。」

「對的，」伍特坦然道：「我最近曾中了一彈。」

伍特的一雙眼睛炯炯有光地注視着他，羅吉萬感到有點不安，道：「你用不着對我不高興，我一時說溜了口而已，沒有旁人聽到的。」

「我認爲你還是先走好一點。」

「唔，好的，我很感到抱歉。」羅吉萬站起來，微笑。

酒巴間傳來一陣大笑的聲音，但酒巴中各人都在背着他們。

羅吉萬續道：「假如你們有需要的話，我可以把汽車留給你們使用，回到維也納的尾班巴士是午夜十二時，我可以趕得及乘坐的。還有甚麼別的事情我可以效勞的呢？……你們有匈牙利紙幣麼？」

「有的。」伍特道。在西班牙機場上，史密斯上校把護照交給他們的，同時有一大叠匈牙利鈔票。

伍特續道：「我們取用你的汽車好了。很感激你，剛才我發了脾氣，很抱歉，我們這一行，大危險了。」

「是我錯了，完全是我的錯。」羅吉萬看到伍特臉上已沒有不愉之色，也放寬了懷抱，道：「我一直是說話太多，這是絕大的錯誤，在外交方面工作，說話太多是弱點之一。也許是因爲我見到你們之後，感到太興奮了，所以更是說多錯多……我一直希望我能夠在你們的部門中工作，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我不喜歡日下的刻板工夫，例行公事，實在太厭倦了。」說着，他臉紅了，「我還是和你們告別吧！不然，你眞的會認爲我無可救藥了。」

他迅速走出來，和肥胖的店主婦揮手招呼，這店主婦正在送咖啡進來給伍特和伊洛娜。

伍特看着他一直走出去不見了，默然下來，店主婦送來咖啡，離去後，他看到伊洛娜臉色又是一片蒼白。

「假如再和羅吉萬談下去的話。」伊洛娜道：「我們不若在頸項上懸掛一塊牌子，說明我們是什麼人，就省事得多了。」

「放心好了，」他安慰她道：「你也許太緊張了。」

「我沒法不緊張，我不喜歡這羅吉萬。」

「你感覺到今晚留在這兒會十分不安麼？」

「我認爲我們愈早離開此地愈妙。」

「我們可以使用羅吉萬的汽車開到邊境去，你認識這一帶的路麼？」

「相當熟悉，但不容易走的。」

伍特看看她，她微笑，但那顯然是很勁強的微笑，他輕輕的碰碰她的手。

「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我們走吧！」

在邊界的沼澤區上，橫亙着薄薄的冷霧，這是一片白茫茫的寒冷的一夜，樹木光禿禿的，蘆葦和地面都結了冰霜，地面堅硬如鐵。

伍特把汽車開進一間空置的穀倉中，距離邊界約一英里，希望在他們回來時，汽車還會在這兒，當然，先要他們足夠幸運，能夠回來，才有話好說。

從這間穀倉，他們步行前去，沿着一條小徑，愈往前走，愈是難走，只倚賴天空上淡淡的寒藍的星光照射之下，摸索向前，地面上的景色，在寒藍光線下，顯得似非人間。

遠處，一頭狗在吠着，南面，一道探射燈光突然向大空照射，搜索一會，向下一掃，轉成弧形，熄滅了。

伍特和伊洛娜在黑暗中默然前進。她顯然很熟悉這條路，這時，已過午夜，四週一片冰結的靜止景色，一點生物的蠕動也沒有。

「我們已差不多到了，」伊洛娜停步低語說道：「你仔細看看，可以看得出運河的兩岸來，這塊土牆，那邊就是匈牙利，在北邊約四份之一哩，你會看得到監視哨的木塔。」

「有人把守麼？」

「有的，那是俄國人監視下的AVO秘密警察，過了運河後，兩哩外便是沼澤地帶，假如我們能夠走過去的話，便是一條良好公路。附近有幾處農莊，我們可以設法借用馬車或者是卡車。不過，前面的沼澤地帶很難走過去。」

現在，伊洛娜的聲音已恢復鎭靜和堅定了。他們繼續向前走，剛才在旅舍中的緊張情緒已消失了。星光下，她的臉龐表情是鎭靜的。

伍特抬頭看前面的瞭望塔，一時之間，看不清楚，然後，一片白茫茫的寒霧使夜間田野籠罩在奇異光線之下，他看到了，就在那邊，可是，一點動作也沒有，駐守的人員在什麼地方呢？

伊洛娜打了個手勢，他們便向運河邊走去。

走到岸邊，看到運河在這一點上最爲狹窄，只比大水渠畧爲濶一點，加以天氣寒冷，河水已結冰了。

伍特伸腳下去試試是否承得起自己的重量，跟着，就迅速踏過冰結的河面，走到對岸去，伊洛娜在後面跟着。

對岸就是沼澤地帶，看不到盡頭，只茫茫一片，都是蘆葦，高及人頭，他會聽說過，在蘇軍回頭來，再佔領匈牙利之後，若干匈牙利人逃亡，由於道路不熟悉，沒有嚮導，結果，在這沼澤地帶中轉來轉去，好幾天走不出來。

伊洛娜卻顯然很有信心地，昂然向前走去，她在進入邊界地區之後，顯然已完全改變，不再恐懼與憂疑了。她向左轉，滑下河堤，指着蘆葦叢中的一條小徑。伍特點點頭，便跟着她，向前而去。

奇異的白茫茫一片的晚上，籠罩在可怕的寂靜中。伊洛娜每走過一段路，便停下來，仔細聆聽，遠處傳來矇矓的急促的低沉槍聲，他們都知道是機關槍在射擊着。

「是俄國人吉他。」伊洛娜低語道。

伍特知道那是俄國機關槍的綽號，咀角露出淡淡的微笑。

「我們要注意他們的警犬。」伊洛娜又低語道。

在結冰的沼澤中，他們一步高一步低地，小心奕奕地前進。有時，一陣寒風吹來，蘆葦便簌簌作響；他們藏身蘆葦中，看不到外邊的情況，但同樣的有一個好處，外邊也看不到他們。邊境巡邏隊可不易發現他們的踪跡。

他們走了四份之一哩左右，停下來小歇。

「前面有一條路，我們要橫越過去。」伊洛娜低語道：「我相信你必須準備應付戰鬪了。」

伍特拔出手槍來，握在戴着手套的手中，很有點遲鈍似地，他便用牙齒咬着手套，把手套脫開了，手槍握在手中，頓然感到奇寒刺骨。

「你先走。」

前面，已是蘆葦盡頭之處，蕩蕩的白霧沿着一條堅實路面的公路向前飄浮而去，不遠處，聽到了汽車或卡車引擎發動的聲音，他現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瞭望塔，巨大的木條撐着一座高高的木塔，上面有發射機關槍的平台，兩支探射燈，一間小屋子，玻璃窗。就在前面，路的那邊，是一道繁密的鐵絲網。他知道，這將是他們所遭遇到的最主要的障礙。他無法判斷這道鐵絲網是否有電流的，而他並沒有帶備剪破鐵絲網的裝備。他們兩人只有盡力來設法越過這道鐵絲網。

（未完）

萬人意見

無名學者幕後出力 當局應該考慮起用

無名學者「懷才莫展」，在個人損失事小，在社會損失事大，名之著與不著，雖說：「患己不精不成，無患不明不公。」可是擺近目前明察了、公正了，更或「知而舉，舉而任，任而用」獨憐人目重非神目，任何精明英明，卻沒法一一「一覽無遺」的，古人「下野求賢，吐握羅致」，就是深明縱有領袖，要是得不到相輔，不容易推行抵達目的。

現在教育當局推行新教學法，光注重大量訓練師資，這樣便可革新的嗎？不求本的說，表面翻新，骨子裏不光是舊，而且「敗絮其中」，壓根兒，非「革心洗面」才可以眞的嶄新姿態出現，那麼，自然必得「革創、討論、修飾、潤色」，在在需求「佐才」，起用無名學者，似應加考慮。

向來集成人物，總靠無名學者，好比倉頡製字，他全部一手製嗎？無名學者必佔大多數，孫文學說，他全部一手寫嗎？無名學者也必佔一部份；不過集了大成，歸功倡導吧了?!是以無名學者，因爲自己無名，品題正待「有司」，移唐人西施詠「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至爲恰當。

然則，該怎樣起用？關於這一點，尤盼教育當局先謙抑「士貴王者不貴」的民主作風：一、求賢；二、推舉；三、考試。申述如下：

(一)求賢 二十世紀太空時代，當然不以周公下士的質，量是用得著的，「唯恐不至」這慇懃必需，否則老了也會告退，高人最講骨氣啊！

(二)推舉 民政處和鄉議局正是官民間的橋樑，由他們推舉，見賢任用，見能任用，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呢！

(三)考試 這是從通才中拔擢長才、俊才，一如科舉取士的意思，無名學者既有出路，「才難之嘆」，可不愁了！

或說：「無名學者多正坎坷著，祇要考試便可，何必求賢與推舉？」殊不知越是材大，越是「聲希」，就「孤陋寡聞」如春聲，就識有好幾個曾任省教育廳長的，他們卻不出風頭，蟄居斗室做其「駁腳」國文教師——評閱課文。

假如考試取士，會不會起呢還躺著「寄傲」，心裏默念：『「晚食當肉，安步當車。」要應試，免了！』推舉不同，求賢不同，諸葛孔明也感恩知遇；受舉者也感恩圖報，報答社會每一個人。

至於應否起用無名學者，執事的事，執事的責，芻言獻上，萬望俯察，「百年樹人」，別以香港爲殖民地，談那麼多，相反地，殖民地該談多點，自治問題，緘口爲是，讀者如果是文科博士、學士，試心誦「幽中有麥、麻、苧」的詩，可窺斯文的全豹。

——春聲

中文大學是否浪費？

人山

關於中大資助委員會削減中大經費事，中大三院學生會對於資委會紛表不滿。筆者以爲資委會之削減中大經費，未必毫無根據。

崇基理學院院長譚尚渭博士指出：「中大經費削減百分之二十三當然太多，但中大可以節儉的地方亦很多。」這說明中大有許多浪費的地方。因之，委員會對於中大的撥款措施是：「削減原有預算案，但以學校當局預定擴展的工作，仍須繼續擴展爲撥款條件。」這明顯指出了中大之浪費。

照常情說，經費減少，工作亦應比例減少；經費增多，工作亦應比例增多。現在不然，增加之經費預算未予批准，增加之工作項目批准了。這暗示中大過去之經費，有重大浪費之處。筆者對於資委會這個措施，十分同意。

八個學生十七個教職員

三院方面對於經費之使用，有何重大浪費之處，我不大清楚。大學部本身所做的事情，太浪費經費，我是略知一二的。

就大學部創辦之教育學院來說，就未免太浪費了。院長一人、客座教授一人、專任講師四人、兼任講師五人、兼任導師五人、兼任助教一人，合計教職員十七人，再加上五個校役，總在二十幾人左右。當然，一個學院，教職員及工役在內，不過二十幾人，人數不能算多。但和學生人數對照一下，你就會覺得教職員及工役人數多得驚人了。

整個教育學院，本年度學生只有八人。教職員工役人數，與學生人數，恰爲三與一之比。工役除外，教職員人數與學生人數爲二與一之比强。如爲十六個教職員，八個學生，那麼教職員人數恰爲學生人數的二倍。現在是十七個教職員，八個學生，教職員人數與學生人數之比率就不止二倍。

中大李卓敏校長指出：爲了節省經費，選修課程，將選修人數不超過五人者，採用隔年開設辦法。這個辦法，我並無不同意見。不過一間教職員十七人，學生不過八人的學院，又當如何處理呢？我要求教育學院援例也採用隔年開設辦法，總不爲責之過苛吧？

無公可辦女職員打毛線

教育學院所犯的毛病，是用錢過多，效用過小。但大學部各部門之浪費、低能，尚有不止於此者。

㈠中大校刊規定每月出刊一次，常常脫期半年。這證明大學部工作人員之低能。

㈡中大設了十多個研究所及研究中心，研究結果，並無所聞，但出版部卻曾出版過一本兒童故事。查中大並無兒童故事研究中心，而中大出版部竟能出版兒童讀物，中大出版部之出版範圍，眞可說是「上至大專，下至幼稚」了。

㈢出版部出版兒童故事，證明中大部分高級人員，學識低下，缺乏高度研究能力，故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名無實。這仍屬低能範圍以外，中文大學之部分職員，是有其職，而無其事。天天上班，無事可做。有些女職員閒得無聊，不得已坐在辦公室打毛線。上班終日，無所事事，苦也！

從上列事項中，可以發現三種浪費現象：教師過多，學生過少，仍然開辦，是一種浪費；大學部設有許多研究中心，無高級著作出版，迫不得已，出版兒童故事，也是一種浪費；高薪請人，無事交辦，悶得無聊，織打毛線，更是一種浪費。

四個研究所七個研究中心

目前中大校長李卓敏博士提出：「為了資助委員會削減了中大經費，中大應使現有之經費，發生最高效用。」這個提議，我甚同意。不過在促進中大經費發生最高效用之前，應先作一個調查工作。調查中大那些經費之使用未發生最高效用，這個調查工作完成後，事情就易進行了。

此一調查工作，三院方面，比較簡單。三院有兩千學生，雖說使用些經費，但人在物在，事實俱在，即浪費也浪費不到那裏去。大學部就不然了，它有許多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的工作就太抽象了。如果請到高明學者，它可以對人類社會有無上貢獻，如果研究人員低能，也可以有名無實。中大現有四個研究所及七個研究中心：

研究所：㈠社會人文學科研究所。㈡理工研究所。㈢中國文化研究所。㈣嶺南商科研究所。

研究中心：㈠社會調查研究中心。㈡經濟研究中心。㈢地理研究中心。㈣中國語言研究中心。㈤羣眾播導中心。㈥城市研究中心。㈦電子計算中心。

應該先進行調查

中文大學之組織，除各委員外，另有一院（教育學院）、一部（校外課程部）、四所、七中心。這些單位用了多少錢？做了多少事？有些是人所共知的，有些是人所共不知的。認眞說來，人所共知者甚少，人所共不知者實多。就教育學院來說，教職員總數是十七人，學生總數是八人，這一點我知道。至於每年開支多少錢，我就不知道了。其他單位也是一樣，必須知道此單位用了多少人，花費了多少，做了多少事，然後才知道那個浪費，那個不浪費。不浪費者存之，浪費者去之。調整結果，資委會削減經費的問題，可能就自我解決了。

調查方法很簡單：一般說來，每一研究所，每一研究中心，必有一個最高負責人，首先看看這個最高負責人在本年中大任職之前，有何著作；此種著作有否學術價值。如無高級學術價值，足證此人無研究能力，其研究工作必敗無疑——這是能力問題。能力如夠，再來看看到中大之後，有了多少時間，研究成績如何。如果毫無成績，其研究工作也必失敗。——這是努力問題。

不可以就不應存在

總之，研究工作，能力不夠，是第一個不可以；努力不夠，是第二個不可以。不管能力不可以也好，努力不可以也好，通通是不可以。不可以就不應存在，存在就是浪費。

希望中大三院學生會組織一個「中大浪費調查委員會」，實施調查中文大學各部門究竟有無浪費現象，將調查結果，提供大學當局作合理之調整，對於中大未來之發展，可能有無比之貢獻。

僑光報尚未出版．萬人讀者即捧場

請老馬答覆如何訂閱法？

編輯先生大鑒：

頃閱 貴雜誌第一三二期，逕悉馬森亮在美創辦「僑光報」，不勝欣慰。請將訂閱方法公佈，以便在港擁躉捧場。有費精神，謝謝，並頌

撰安

弟嚴正謹上七〇年五月十日

（編者覆：老馬的僑光報六月份在三藩市出版，至於如何訂閱法，這要請老馬來信答覆，我們也不知如何訂閱法。

再寄語老馬，你的報紙尚未面世，萬人的讀者便要訂閱，這種「死黨」，亦足可使你老馬飄飄然了吧？）

敬告海外讀者

本刊一三三期封底裏製版登出加拿大讀友林更生，美國讀友陳雲盈小姐的來信，有人不明白為什麼要將通訊處的一個號碼字劃掉？這是有原因的，特此解釋。

因為香港人事複雜，良莠不齊，以往曾有人將海外讀者的通訊處抄記，寫信去招搖撞騙。我們為了防止這種撞騙事情發生，故將林、陳兩位的通訊處各劃掉一個字。

我也要在此敬告我們的海外讀友，除了有本刊萬、張兩人的親筆介紹信，否則不可相信任何「毛遂自薦」式的來信。有少數不法之徒，他們無孔不入，借一個報刊的名義或同是本刊讀者的身份去信，先作感情聯絡，再說其他。或要求合作投資，或要求幫助接濟，或藉此追求女讀者……等等奇形怪狀的事，以往在別的報刊均有發生。我們不欲「萬人」讀者受到這種無恥之徒的騷擾，故不欲將通訊處全部公開，尤其是像林先生與陳小姐這樣熱心的讀友。

又：美國三藩市馮棟光老伯，謝謝您寄來美金三十元請老萬、老張飲茶，太多了，我們留起來作為將來編、作者聚餐之用。陳雲盈小姐的三十二元港幣，我已經約了齊又簡與方程先生飲茶，老編叨光，忝陪末座，一併致謝。林更生先生的千元加幣，暫勿寄來，等到要打官司那一天再說，先此致謝。——編者敬覆

左派工人生活腐化

萬人傑先生：

讀過五月一號出版的工人周報第四版「向左仔學習」一文，覺得該文作者對工廠工人生活並不熟悉，且有些左傾思想。

左派工人雖然有些生活正派，但亦有很多生活糜爛，賭狗馬、上舞院。尤其狗馬，在左派工人中，十分普遍。我認識的左派工人中，就有數名生活絕不純樸，狗、馬、麻雀、十三張，樣樣皆精。他們都是有家室的人，尋花問柳，較少問津，怕高中「狀元」；看脫衣舞，被警察仙檔，帶返差館，要老婆擔保時，情況十分難堪。但說到他們年青時的風流往事，卻眉飛色舞，口沫橫飛。九龍城的脫衣舞如何「美妙」；灣仔看春宮如何「精彩」；渣非道的神女如何「工夫」，污言穢語，旁若無人，女工們爭相走避。他們不獨不以為恥，反而洋洋得意。

那些生活腐化的所謂「非左仔」，只是工人中的一小撮，他們終日沉迷，嫖、賭、飲、吹，連工作也沒有心機，那會反對什麼左仔？要是他向你開口借錢時，如果你是左派，他便大談「幸福的祖國」；如果你是右派，他便說大陸人民的悲慘生活。唯一目的是討你歡心，把錢借給他，根本談不上國家民族觀念。

有些工友因為生活正派，關心國家大事，被人誤指為左仔，這沒有多大可能。因為一般左仔即使不穿「革命鞋」或「解放裝」，手裏總拿着一份所謂「愛國報」，不時哼幾句革命歌，態度傲慢，意氣風發，其實不過是左報的應聲蟲，沒什麼關心與不關心。如果你對他們講及大陸浮屍或逃亡難胞，他們充耳不聞，如左報一樣，一於少理。

該文作者如認為左派工人大部份都是生活正派的話，他最好是親自到工廠裏深入觀察。雷雨（五月六日）

（你讀的這份「工人周報」，就是「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執筆人郭樂賢神父所屬的那個耶穌會辦的，這篇文章不祇你一個人認為有問題，許多工友也有來信提及。鑒於郭神父在草案中對共產黨的態度，刊出這種文章，自然不足為奇。幸而你的眼睛雪亮，如果朦查查之輩就上當了。——萬人傑）

教會刊物居然叫人向他學習

又是郭樂賢神父鼻孔出的氣！

媚共言論激怒青年教友

萬先生：

剛拜讀先生之『讀「教會之社會觀」』，不禁脫口叫出：「有冇搞錯？」

我是天主教青年，曾被選為某堂區之出席教區會議代表，後因種種原因辭職，同時對教區事務，漸感煩厭，對教區會議亦不聞不問，但看先生大文後，有如骨哽喉嚨，不吐不快！

若先生所言屬實，我確替本港的二十幾萬公教徒悲。在芸芸天主教徒中竟有如此不濟的代表。就貴文中所列五點，想向這位「偉人」討教！

㈠說中共在經濟上有重要進步，可謂荒天下之大謬。請問這位「偉人」，是否見到中共「有能力」試爆原子彈，發射人造衛星，而「發現」中共經濟處於「大好形勢」？至於中共在政治方面亦有重要進步之說，更令人捧腹。是否中共能「製造」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及訓練紅衛兵，就是政治上的進步？

㈡多少人（包括天主教人士在內）想盡辦法逃出鐵幕，而「偉人」卻叫我們「適應將來共產黨的統治」，是何居心？

㈢對共黨相談，簡直是與虎謀皮。美國與越共談判了不下五十次，只碰了一鼻子灰，請問「偉人」是否想將教會來「較飛」？

㈣就算本港的共黨分子「真的」不是反對宗教，但在中國大陸及其他地方（共黨統治下的）又如何？何況本地左仔並不如「偉人」所說「反對錯誤的社會價值」呢？

㈤與第三點差不多，簡直「妖言惑眾」，不值一哂！

我拋下繁重的功課寫這些意見，實在覺得教會中如果存在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偉人」是教會之不幸，願徐主教正視之，我輩教徒幸甚！

——天主教青年上（四月三十日晚）

電視機雖設而常壞 新區居民看到擡火

萬人雜誌社：

貴周刊為民喉舌，想為社會人士與香港政府所注意的一本刊物。

香港政府為了居民的娛樂或者精神調節，在各新區寬闊遊樂場，間或也置有電視機一個，這種設置，我以為是很好的。

但不知怎樣，政府置有這一架電視機，好似沒有人打理；說沒有人打理，卻每晚有人開，也有人關。但近月以來，這個電視機不僅形同虛設，而且使人啼笑皆非。

電視機壞了嗎？為什麼不派人修理？為什麼清楚的畫面常常不見，而是波浪式的橫條，有些小孩子緣上去關閉一下，偶然也復現光明，但不到五七分鐘，橫隔閃動仍然如故。現在小孩子搞搞也搞不好，似此有人栽花而無人打理，有失政府有關部門在新區場所設立給人娛樂的原意。

這項事情，不知政府僱用人員何以不聞不問？我們無處投訴。「勿謂

善小而不爲」，特擬借貴刊作一次呼聲，請港府有關部門注意這事。

若問這情形發現在什麼地方？別處我不知道，九龍的遊塘新區就是這樣。

新區居民蔡咏琴

（編者覆：你可將此信，寄給市政局任何一位民選議員。或者新區主任。）

「十八年農奴」指出：
毛共徵餘糧百分五十五
建議改名稱餘糧實搾糧

待旦先生：

您是我在萬人雜誌中最喜愛而又尊敬的作者之一。先生的宗旨也是我的宗旨，不論在反共或在筆戰的立場上，都是一致的。

弟在一三一期中閱及先生大作，「爲誰備糧爲誰辛苦」一文，云及毛賊徵購「餘糧」指標約佔收獲量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弟認爲說得少一點，我當了十八年農奴，根據我故鄉的生產隊每造收獲爲二十萬市斤，繳公糧約爲五萬餘斤，但餘糧要繳交十萬餘斤，約佔收獲量爲百分之五十五，種子約一萬斤，其他如：集體糧、副業糧、水利糧、大隊糧、民兵糧：：不勝枚舉，約佔一萬斤，還留下五千斤爲機動糧，剩下的才是農奴的口糧，而且不管你從城市下放來，百人還是二百人，一樣照分。所以無數同胞都在飢餓掙扎之中。

這個指標是在省裏下達而來，大約可分爲：公糧百分之二十五，「餘糧」爲百分之五十五，種子百分之五，機動及其它糧百分之五，口糧百分之十。公糧這個指標，多年來不變動，但「餘糧」這個指標，隨時變動，而且有增無減。

我對「餘糧」這個名詞有些意見，人民吃不飽，那裏來的餘糧，而毛賊美其名爲餘糧、甚至光榮糧，農民們更不是眞心願意賣給他的。有時想要求在口糧上留多些，也被鬭爭、批判、打成牛鬼蛇神。我建議應把毛賊的這個餘糧改爲「搾糧」才名符其實。希望待旦先生指教。

弟新生頓首四月三十日夜

青年讚老萬好人
愧不敢當！

萬人傑先生：

本人閱讀您在星島晚報上所作的「賺不盡的鈔票」，實在寫得夠深刻及很好，分析及很確實的剖出富人們不光明的一面。本人拙見與萬先生有相同之處，希望以後多多看到您寫的這樣文章。文章裏反映出您是一位有良心的人，你對於羣眾有慈悲爲懷之感，好像如果您是一位富翁，您便會造福人羣。其實，在現今社會上，我們正需要一位像您這樣有見地的人。

青年讀者林保羅上

美國學潮洶湧 應該點醒他們

萬人傑先生：

美國學潮洶湧，恐將蹈我國喪失大陸之覆轍！敬請呼籲海外各校同學會及流亡學生組織，發出函電，向美國學生闡明與政府對立，受共黨利用之危險，亦屬有意義之舉也。

梁良敬啓（五月八晨）

新漢奸·假總統

編輯先生：

最近紐約發生一件謀殺案，照我的看法，倒也不算絕對壞事，因爲㈠刺激國府一下，應該嚴密提防新漢奸了。這件事萬人傑先生早就大聲疾呼，但他報多不注意。㈡增加蔣經國副院長的聲望，一個政治首領若不遇刺，專做一個太平宰相，那有什麼味道。這次他遇匪特行刺，台籍省議員特赴東京迎迓，還證明蔣副院長之得民心。㈢兇手一生目的只爲了錢和權，他有不少的日、美契爺，就是爲了錢。日美歹徒集團利用他，捧他爲「台灣國大統領」，他竟居之不疑，最初是一句笑話，不料他竟把笑話當事實。數年前友人鄭學稼教授到紐約時，美國人指兇手介紹給鄭君嘲笑說：「這是將來的台灣總統」。兇手竟厚顏自承，毫不以爲辱。他以爲背後有日美歹徒集團支持，台灣人擁護，不料這次出了岔子，二十萬保證費，竟無人承擔，兇手只好加上手拷押入監牢了。這件事證明日美體面的人決不肯支援，所謂國際背景云者，只是買空賣空而已，把新漢奸把戲即刻揭穿了。㈣若是爲全國、全民族自由而行刺，如清末諸革命黨人、韓國安重根等，那是偉大的，是以永傳不朽。然而這次兇手兇案，只是漢奸、賊匪行經，故只有把他當瘋狗處置好了。以後有良知的人，應以此兇手爲戒，所以我說這件兇案也並非絕對太壞之事。

讀者王愛華上

教會沒有理由跟撒旦妥協的！

萬人傑先生：

在星晚「牛馬集」中看到「教友們的來信」，得悉「教會之社會觀」草案起草人名單。今日獲覩先生評論那位爲首的，在貿易發展局工作的起草人，可能是爲了「發展貿易」而需要對中共採「適應」「了解」（甚至準備讓香港幾百萬中國人去接受它統治）的態度，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尤其在那些不知暴政爲何物的幸運兒眼中，中共對於他們只是一件新鮮事物。

然則那位耶穌會神父和兩位瑪利諾會修女又如何？先生未有提及，弟擬在此向先生提供一些意見。

這幾位神父和修女所以要把香港這塊地方送進虎口，可能是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菩薩心腸；他們（當然不是被中共逐出來的一羣）想到中共統治的地區做傳教工作，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希望中共的統治來臨到他們的頭上。儘管那麼多人拼死逃出中共的魔掌，今天還不斷有人喜歡去看看這個「新奇而夠刺激」的政權。而在這部份神父和修女的想像中，在中共統治的地區工作當是一件最有意義不過的事。在他們說來，成敗當然在所不計，甚至「自身難保」，也只算是盡了對神的職責。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及，香港幾百萬中國人將變成他們的犧牲品？

弟是基督徒，曾見到自己所隸屬的教會，就有抱着上述這種錯誤觀念的牧師（他們是中國人）。弟以爲今天的中共就是撒旦的化身；馬克斯主義那種「不擇手段以求達到人類永久幸福」的理論，是本世代人類一大諷刺。根據這種理論，就算做了滅絕人性的行爲，也可以說是爲了人類幸福；毛澤東主義則可以說是青出於藍。教會是沒有理由跟撒旦妥協的！

弟尉遲原（五月六日）

真正的基督徒

永不能與共產主義妥協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不曉得怎樣寫信，因讀書不多。可是今次不能不獻醜。自從香港暴動以來，對於先生所作的文章，及出版的刊物「萬人雜誌」都很愛看，不過「萬人雜誌」只看了一兩本就沒再看，因經濟問題，唯有忍痛不看。但有一頁讀者問答，提到有關宗教問題，是我永不忘記。可是以後再有否提及，因沒有，不得而知。最近在星島晚報看到先生對天主教所提出的事情，加以分析，是吾人所喜愛見到的。雖然我是一個基督徒，但我們基督徒並沒有對其他異教徒含有歧視之意，只盼望他們有一天也能眞正尋找到世上唯一的救主耶穌基督。

但對於共產主義，如果是眞正的基督徒，是絕對反對的。我們永不能與共產主義妥協，因爲共產主義是魔鬼的詭計，與神作對。我們不是恨那些共黨的人（雖然他們的確可恨），但主耶穌也說過「祂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因此我們希望共黨的人也有歸向眞神的機會。我們並不是反對人，而是反對共產主義。正如聖經說：「不要爲惡人心懷不平」。「主要按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聖經上的預言話語必須應驗，就如現在阿拉伯以色列戰爭，不就是明確的證據嗎？

萬人傑先生：我真希望你有一天能認識主耶穌，只有祂才是獨一的真神，願你認識祂。其次請問先生，在「萬人雜誌」寫作的「趙聰」先生是否一位基督徒？他是否在浸信會出版部所出的「天糧月刊」作過文章？請你答覆好嗎？

願主使你認識祂！

祝福你！

主兒女劉××敬上

（編者覆：老萬與我雖非教徒，我們的為人行事，卻與真教徒沒有兩樣。由於見到假教徒太多，再加沒有時間去聽教參加禮拜，故未入教，但本「聰明正直就是神」的做人標準，相信求心之所安這一原則下，我與你的信仰是殊途同歸的。趙聰先生是虔誠的基督徒，各宗教刊物均曾約他寫稿，你如果有什麼要向趙先生請教的，可來信本刊轉，他雖然忙，卻樂意為讀者解答一切問題。）

私立大專學生受歧視 非聯邦留學生更谷氣

萬人傑先生：

得閱廿五日大作「請聽納稅人的話」一文，本人實有同感。文中特別提到「……這些未受承認的大專學生，沒花過香港納稅人一分錢……如果說被漠視的一羣，該是這一班人。」說得好極了。

大家都知道，大專學生同樣接受四年的專業教育，畢業後一踏進社會工作就不受承認而且被歧視，這是何等的殘酷啊！

以工科學生說，初畢業的大專學生只能獲得月薪三百至四百元，而港大的大學生則起碼月薪一千元。

同時由於大專學生不受承認，雖然有多年豐富的經驗，做着最煩重的工作，只得最可恥的待遇，對比初出道的港大學生，真是望塵莫及的了。

曾有許多人指責留學生不回港工作，其實，最關鍵者莫如香港政府對待非英聯邦學位者與大專學生一樣地不受承認。試想，一個在外國求學多年而取得學位的學生，一旦回港後，由於不受承認，變得前功盡廢，他們能為香港社會作出貢獻嗎？

說實在一點，並不是留學生不願回港服務，而是香港社會拒人於千里之外而已。不知閣下以為然否？此乃本人有感之言，不對之處，還望指正。

晚松韜上（四月二十五日）



老萬筆伐出於正義 主教處理值得頌揚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這次您站在正義的立場，盡力揮毫，使我們非常欽佩！這不愧為真正的「報人」，真正的「作家」！

徐主教召開教區會議，完全實行民主，他信托那些神父修女，讓他們寫草案，相信他們會照他的意見，把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精神作根據，檢討過去，策劃將來，希望發展本教區。那裏想得到在草案中寫出這些問題呢！當他發覺內容不對，就設法要下令不准再討論，只是他命令未下，外邊報紙先一步抨擊。

再有一點，他也嘗過共黨的滋味，他是大陸陷共後來港的，他的父母弟妹全家都是逃難出來，現在他的家在台灣自由中國，他也每年去台灣，或因公或省親。現在的時代，做長上實在不容易，神父修女很多已不像過去那樣服從，他們要民主，要照己見行事；主教勸導或有意見反對，他們認為討論討論沒有關係，反正最後教會否決，主教是沒有辦法的，只能到最後一步時施用他的權力。

這些日子來，先生為正義真理花了很多精神，相信天主會百倍償報您和尊府各位的。

一羣教友同叩（五月九日）

（教友們：我和各位同樣尊敬徐誠斌主教。他還未當主教時，老萬已認識他，且常和二三知己上小館子吃頓廉價晚飯。我不但敬佩他的為人，更敬佩他的學問，和我的「半桶水」相差太遠。這次「教會之社會觀」草案事件，他處理得很好；聽說他為了這事相當操勞，曾有小恙。誠如各位所說，這時代做長上不容易的。老萬歷次為文，只在點醒一撮感染了「共毒」的教友和代表，對徐主教未嘗非議，我和教友們一樣，認為他是個做得很好的主教。——萬人傑）

萬人傑先生

護教有功

天主降福

一羣教友敬贈

五.九.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大人物與小人物
萬人傑新作出版

萬人傑新著「大人物與小人物」，是「人海百態」的第一輯，包括有趣小故事數十則。萬人傑所作「人海百態」，充滿人情味，令人捧腹，不但可博一笑，也可作爲做人處世的指南針。文筆鋒利，入木三分，愛讀萬人傑輕鬆短文的，不可錯過這本書。每冊零售三元。湘濤出版社出版，歡迎郵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俊人書店（灣仔分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及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萬人傑下列著作亦可郵購：

萬人傑語錄 定價港幣三元

左道旁門 定價港幣三元

牛馬二集 定價港幣三元

馬森亮、張贛萍合撰

三十六計古今引例

三版售罄・四版發行

馬森亮與張贛萍合撰「三十六計古今引例」，是一部處世經典，應變奇書，將故老相傳的三十六計，詳加說明；引用古今眞人實事，作爲每一計的典型例證。深入淺出，妙趣橫生；旁徵博引，內容豐富。能使愚拙的人聰明，聰明的人更能神機妙算。自本刊連載後，兩作者再經整理增刪，三版爭購一空，市場一度告罄。現又四版發行，所存不多，希速到下址購買，以免向隅。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灣仔分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八四四六七三）。

屈武圻 兩部遊記名著

太平洋之遊

每冊定價二元

四十日環遊世界

每冊定價二元

經售處

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illegible]

㈡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㈢香港[illegible]環球大廈[illegible] 電話：H[illegible]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物，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爲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三)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第135期要目



赤腳醫生：吃藥前，記得先唸這兩句！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五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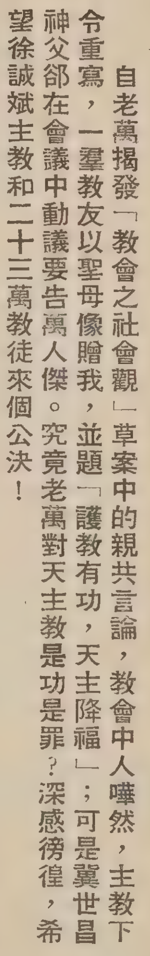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新聞以外

揭發親共歪論對天主教是功是罪？

冀神父要告老萬動議遭否決

自老萬揭發「教會之社會觀」草案中的親共言論，教會中人嘩然，主教下令重寫，一羣教友以聖母像贈我，並題「護教有功，天主降福」；可是冀世昌神父卻在會議中動議要告萬人傑。究竟老萬對天主教是功是罪？深感徬徨，希望徐誠斌主教和二十三萬教徒來個公決！



已成「過去」？

「教會之社會觀」舊草案自第五次小組研討會中徐誠斌主教下令將該草案第二章「政治狀況」由擴大了的起草委員會根據大公會議理論基礎，予以重寫，並正名為「教會之社會使命」。新草案還未擬就，一些樂觀的教友來信，認為「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談這事。

事情真的已過去了嗎？老萬認為並不如此。理由是新草案仍由原有五人起草委員擔任，加上四個新人。如果五位原起草委員堅持己見，新加入的四位，並非全屬反對派，則教會之社會觀仍屬舊觀而已。老萬認為如此重寫，實無樂觀的理由。因此，作為一個不願與魔鬼並立的公教徒，實有起來堅決反對到底的必要。起草委員如果不能全換新人，也必須擴大到十一人以上，即是增加的人數，須多過原來的五個人，才不致發生流弊。否則的話，這「教會之社會使命」草案，會成為教會內部分裂的導火線。

基督教人士的「意見」

老萬並非盲目悲觀。五月二十二日英文南華早報上，發表了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一些人士的「意見」，響應了天主教舊草案的歪論，要和共產黨打交道。可見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教，都存在着這令人憂慮的趨勢。

且聽他們的「意見」？

「我們許多人認為草案的精神是激勵的、啟發的、勇敢的。」

「天主教徒對該草案的反應是強烈、意氣而極端——不足為奇。而刪除探討與共黨接觸之可能性一節，是這類反應的犧牲品。」

「接觸並不就是同意。接觸的意思是：在未承認別人之個人及其思想之前，不馬上予以排除。」

「基督精神是要我們接觸所有的人，接受他們為天主之兒女；而不管他們的政治思想。」

「我們必須主動和他們接觸，而不是等他們來找我們。在任何國家，教會均不應自築鐵幕。」

「香港有一天可能被共黨統治，則試圖接觸更有必要。」

「只有魔鬼本人不可以接觸。」

讓他們去「接觸」共黨罷！

不待老萬分析，受過共黨統治滋味的基督教、天主教徒，都曉得這一小撮人的想法是錯謬的，他們向共黨送秋波，永遠不會有結果。

如果教會要和共黨接觸，何必等到「香港有一天可能被共黨統治」？大可以遣派代表團，浩浩蕩蕩的到北平，跟中共頭頭們坐下來談。用這樣的方式去「接觸」，不是比較待中共來統治香港，做他們統治下的小民，仰他們的鼻息時才跟他們「談判」好得多嗎？

其實，天主教已有過不少人「試圖與中共接觸」了，甚至發表聲明「脫離教廷」，可惜教會雖沒有自築鐵幕，卻沒辦法打得進共黨的鐵幕。

老萬不知道向南華早報記者發表談話的這一撮「人士」是誰，但相信教會內部的人一定知道。他們這麼熱心於促成教會與共產黨「接觸」，何不順理成章，派遣他們到北平，完成這偉大的「社會使命」呢？

九名草委來龍去脈

上期一位署名「尉遲原」的讀者，要求將「教會之社會觀」舊草案起草委員會的五名成員公開。老萬是教外人，要調查很不容易。但我仍然想辦法查明了。

草案委員會主席唐福雄，是任職貿易發展局的中國人，在教會裏用的名字是唐偉治，英文名是Louis Tong。

執筆人郭樂賢神父（Fr. John Collins），早期在華仁書院任數學教員，現任香港儲蓄互助社指導司鐸，隸屬於耶穌會。

委員之一的許修女（Sr. Mary Heath）是屬美國瑪利諾會的。

另一委員潘理先生，是天主教福利會的秘書，

他對舊草案力持反對意見。

最後一位起草委員區光文先生，也極力反對；反對未果，卒之退出。

因此，五名原來的委員，實際只有四名。後來擴大改組，則加入了四人：㈠徐家祥；㈡葛士達（「遠東經濟評論」副總編輯）；㈢黃文飄（中文秘書）；㈣孟家華神父（英文秘書，屬耶穌會）。

老萬所得到的資料如上，相信尉遲先生會滿意了。

「工人生活」也要重寫

五月十九日晚上，社會工作小組舉行第六次研討會議時，情勢相當緊張，因為事前聽到消息，有些年青人要在會場示威。但當晚並無意外事件，四十多名年青「工人」雖蒞臨會場，但很守秩序。因為當晚討論的，是草案的第四章「就業及工人生活」，與工人有關，因此他們出席了會議，準備發表意見的。

當時區成賢神父提出「以客觀環境，實際情況以決定主觀思維。」但這提議立刻被一位外籍代表雷醫生加以反對，認為研究此章應本「大公會議教宗通諭的理論基礎」；為了舊草案的基礎並非根據教宗通諭，換言之，也就和第二章一樣，需要「重寫」。

與會的代表很認眞，他們怕做了豬仔，因此在表決時都要聽個明白，才肯舉手，要「偷雞」可不容易。可見代表們已提高警覺，不再是以前那樣矇查查任人擺佈了。

冀世昌神父光火了

這一次的社會工作小組研討會順利過去了，可是第二天晚上舉行的大眾傳播事業小組研討會，卻有了爆火場面。耶穌會的英文秘書冀世昌神父提出臨時動議，要求對付萬人傑。怎樣對付？是「抗議」；為什麼抗議？因為老萬的評論與事實有出入云。這位冀神父還表示，已經和律師談過。

近來老萬似乎犯了官非，時時有人找律師談談，動萬人傑腦筋。老萬有了讀者支持打官司的基金做後台，十分心定，不怕官非。雖然天主教有錢，可以把全港最威水的律師請到，將萬人傑打下十八

美國總統尼克遜斷然地揮軍進入柬埔寨，並且出動了巨型機轟炸柬境共區及北越兩省，他表示目前依舊準備撤退在越南及柬埔寨的美軍，但必須共軍採取相應的行動。他說：「在這個世界裏，美國是嚇阻侵略的唯一力量。……在美國，大規模的學府正被有系統的破壞。全世界各小國，都遭到內在或外來的襲擊。如果在生死緊要的關頭，美國淪為一個可憐而無能的巨人，那麼極權主義及搗亂份子的力量將威脅全世界各自由國家及自由機構。今晚受到考驗的，不是我們的力量，而是我們的意志和性格。所有美國人今晚所必須詢問及答覆的問題是：這個世家歷史上最富強的國家，有沒有應付一個集團直接挑戰的特徵？這個集團拒絕了每一項爭取公正和平的努力，忽視我們的警告，蔑視莊嚴的協議，侵犯一個無武裝國家的中立，並利用我們的戰俘為人質。……我們要避免一場更擴大的戰爭。不過我們也決心要結束這場戰爭。」尼克遜總統表示，他可以立即撤回美國的全部軍隊，讓美國潰敗，而把責任推到以前各屆行政當局身上；他也可以遺棄一千八百萬曾經信賴美國的南越人民，讓南越人民被越共屠殺；他還可以任何代價求取暫時的和平，而導致更大的戰爭或稍後的投降。然而尼克遜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他寧願不再連任美國總統，甘願在十一月選舉時受挫，也不能不支持正在國外作戰的美軍，他說：「他們不是為領土而戰，不是為榮譽而戰，而是為了使他們的子弟和你們的兒子能在和平自由中生活而戰！」

尼克遜毅然地作出上項決定，他這堅決的行動，贏得了亞洲人民的歡呼，可是也獲得了民主黨參議員富伯萊及參議員愛得華·甘廼廸等的反對。甘廼廸說尼克遜派兵入柬埔寨是瘋狂的行動，但人們必然跟着問：誰人瘋狂地駕着汽車撞入河流中？誰人瘋狂、震驚，以致弄死了女秘書？小小的汽車『失事』也嚇得痴呆了，還談什麼世界大事！

尼克遜這決定是一項關係世界前途，遏止毛澤東侵略的世界大事，他在不少美國政客的狙撓、掣肘下，寧願犧牲本身及其政黨

毛共敢大舉出兵

們喝彩！

我們深信，尼克遜在作出這項決定以前，必然考慮到毛澤東的反應，因為越共和施漢諾都是毛澤東的傀儡。目前人們在考慮到毛共會不會派兵出國的問題。

對於毛共會否派兵出國的考慮，事實上是次要的問題。我們必須注意：目前的印支局勢，主要是在毛共支持下搞出來的。

毛共的目標是：先奪取東南亞，然後毛化全球。我說毛化全球，因為毛澤東思想並不是正統的馬列主義，而是更恐怖、更獨裁的瘟疫。

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毛澤東想不想出兵，而是他能不能出兵。肯定的，毛澤東即使派兵出國，也決不能再有韓戰時期那樣的規模了。

理由很簡單：第一、韓戰時期，毛共獲得「蘇聯老大哥」的支持，而目前卻蘇毛對立。第二、韓戰時期中國人民並沒清楚認識毛共賣國禍民的眞面目，那時毛澤東政權還獲得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目前毛共內部已四分五裂，或明或暗的反毛活動，正在全大陸展開。當毛澤東自炫放射人造衛星的功勞時，「解放軍之聲」電台立即斥責毛澤東無恥了。

請看毛澤東在毛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席上的講話罷：「……說什麼楊得志跟王效禹是敵我關係。你們兩個人的關係是敵我關係，還是人民內部的關係？據我看是人民內部吵吵架。中央也有點官僚主義，沒有管你們，你們也沒有提向中央來討論。山東這麼一個大省，是人民內部矛盾，乘此機會，你們談一談嘛，好不好呀？」

毛澤東又說：「我看看華東也有這個人民內部問題。還有山西。也是人民內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麼盡吵幹什麼？還有雲、貴、川的問題。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問題就是了。……」

由這講話，可知毛共的內部問題不少，大家都在「毛澤東思想」的領導下「爭權奪利」了。由於權力，也即私利關係，各派系間已展開生死敵我之爭，正如毛澤東與劉少奇相爭一樣。這爭執，毛共中央不敢管，也

義來控告萬人傑？如果是天主教，冀神父不能作代表；如果是冀神父，我從未提過此人的名字。

再說，老萬的動機不是和天主教作對，完全基於正義感而寫這些文章。我不是天主教徒，這些擔任神職的人把他們帶領進天堂或紅色地獄，與老萬無關。

「錯誤」在那裏？

在會議中，雖然冀神父爲了老萬動氣，但他這動議卻遭否決了，他受到策劃委員會主席劉勝義和勞工部的陳志强反對。

他們認爲冀神父指責萬人傑「報導有錯誤」，但大體上萬人傑報導沒有錯，如果「社會觀」舊草案不是犯了錯誤，不必重寫；既然要重寫，就表示「錯誤」在草案，不是在萬人傑的報導。

老萬接到這消息後，覺得非常奇怪。部份教友因老萬敢於起來仗義執言，送我聖母像，還題上「護教有功，天主降福」，似乎我對天主教做了一件好事；但，冀神父卻聲勢洶洶要「抗議」「警告」「控訴」，那麼，老萬又似乎是十惡不赦的魔鬼了。

究竟老萬此舉，對天主爲功爲罪？很想向徐誠斌主教及二十三萬教友討教，如果大家認爲老萬這場戰鬪虛耗彈藥，沒有意思，老萬可以立刻收兵；如果認爲老萬打得漂亮，一定貫徹始終，把教內一羣拿着「無神論」混進教堂的牛鬼蛇神，一一揪出來示眾！

用「控訴」代替「饒恕」

退一萬步說，老萬今回寫的文章犯了錯誤，開罪了天主，身爲神父的冀世昌，只該本基督精神，饒恕了老萬才對；爲什麼動不動找律師談談，要「抗議」、要「警告」、要「控訴」？

如果冀神父眞要和老萬打官司，老萬決不逃避。但我不會和他在香港打殖民地官司，要和他到梵蒂岡，在教宗面前打官司，看是冀神父做得對，還是我老萬做得對。

如果嫌梵蒂岡太遠，也可就近請二十三萬天主教友投票公決，如果教友認爲老萬「多事」，老萬願死落地獄，永不上天主教的天堂。

老萬捲進天主教這漩渦，並非因爲「一時衝動」；其實老早看到教會裏有這麼一股歪風；不只天主教如此，基督教也一樣，他們在講道當中，也加進另一本聖經——毛語錄的資料。教會被政治滲入，是不能輕視的一回事。老萬提醒教友們防範，觸怒了那一夥人，自是意料中事。

教會兩個真正嚴重的問題

老萬感覺到的，問題關鍵並不在那親共的舊草案，更嚴重的問題有二：㈠徐誠斌是第一個任香港教區主教的中國人，而且是最得人心的主教，部份外國神父早已眼紅，跟主教搗蛋的正是這些外國神父。他們專給主教製造麻煩，居心何在，很容易瞭解。㈡懷有政治目的的人滲入教會，多年來的潛伏與開枝散葉，今日已形成教內一股勢力，因此問題雖發生於社會工作小組，其他的小組也紛紛响應，爲教會多添麻煩。

小組委員漠視了主教的命令，固然不應該；兩名美國修女投函英文報，「抗議」主教的命令，也是擔任神職的人前所未見的創舉。

由於這些外國神父、修女的搗蛋，使人不能不憂慮到教會瀕於分裂的可能性。

因此，老萬認爲教會的問題，修改、重寫草案，都不過是次要問題，內部的統一，才是問題的焦點。至於如何「統一」，那是教會內部的事，老萬無法越俎代庖。我唯一的希望是香港有二十三萬教友擔負起「社會使命」的公教徒；不願有二十三萬爲毛澤東服務，負起「政治使命」的共產黨徒。要是他們就心到「終有一天香港要給共黨統治」，而急謀如何去「適應」他們，我建議這一班發表談話的「開明」人士先回到「祖國」適應一下，然後將他們的先進經驗告訴這裏的二十三萬教友罷。

「工人週報」是基督教刊物

一三四期第三十頁「萬人意見」刊出的「左派工人生活腐化，教會刊物居然叫人向他們學習」一文，所提及的「工人週報」，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出版的，並不是天主教的耶穌會。不過這份週報在天主教的許多教堂都有得派送，因而就容易使人誤會是公教的刊物。特此更正。

這麼重要的事，如果毛澤東有力量的話，怎會不理，怎能不問！這是嚴重的組織紀律問題，這是敵我問題！——可是毛澤東卻低聲下氣的，以和事老的姿態來下結論了：「這是人民內部的問題。」

不但對地方軍閥毛澤東全無辦法，對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毛澤東也因爲他們的消極反抗被迫爲讓步了。請看下列報導：

「紅線女在去年農曆年底突告『鹹魚番生』，由中共中央總參謀長『廣老譚』黃永勝一手助她『復辟』，恢復了她原有的職位，發還她的房屋，並每月支高薪人民幣二百五十元。」

有關大陸人民反毛反共的活動，本刊曾發表過不少報導，請再看看毛共長江日報和湖北日報在三月一日發表的一篇「評論員的文章」罷：「……在堅決貫徹黨中央一系列戰鬪號令，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

侵麼？

古鶴翔

該站到第一線去。……現在，有少數領導幹部不是這樣。他們在鬪爭中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不敢大膽的站到鬪爭第一線。他們『怕』字當頭，一怕：『弄不好，又會犯錯誤』；二怕：『運動又會出現反覆』；因而顧慮重重，縮手縮腳。說話慢開口，遇事繞道走，這是十分錯誤。」

由這看來，「文革」已搞到全大陸都亂糟糟的，毛澤東怎能再像韓戰時期那樣，公然出兵侵畧？他只能用陰謀，他只能用恐嚇政策來愚弄富伯萊和甘廼廸之流，企圖不戰而勝！

我們更要注意：當蔣經國副院長抵美之日，美國總統熱烈地招待他。蔣副院長曾一再表示反攻的日子不遠，而美國政府在此以前，曾繞過國會的掣肘，給予中華民國大量軍火援助。尼克遜必然獲得中華民國的支持，毛共不敢，也不能再像韓戰時期那樣的囂張。

毛思想與紅衛星

魯遷

共產黨使人不能忍、固然由於他們行爲的殘暴、教條的漆黑（一點人性的光亮也沒有），更使人作嘔的是個人崇拜的肉麻。今天大陸上將每件成就在宣傳上都歸功於毛澤東，小至幼稚園學生的舞蹈表演，醫生施手術的成功，甚至老太婆在褲子上捉到一隻跳蚤，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那麼像放射人造衛星上天，就更不在話下了。中共新華社的電訊這樣一本正經的寫着：「這次衛星發射成功，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我在這抄錄這幾句話，一方面感到臭氣冲天，一方面不禁發笑。因爲毛思想與人造衛星根本衝突，中共的宣傳人員，太不了解毛思想。

誰也知道這次人造衛星之發射，是由於留美的火箭專家錢學森等人的努力。因爲這需要高度的知識和技術。而毛思想則根本反對高深的科學知識。二者是勢不兩立的。這不是隨便蹧糟老毛，有他自己的思想爲證。

荒唐透頂的「五．七指示」

在文革開始後不久，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給林彪的一封信中，對後勤總部「關於更一進步作好部隊的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加了一篇評語，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成爲文革的重要綱領之一。毛在這個「指示」中強調要把共軍各單位辦成「大學校」，所謂大學校，是要軍人學政治，搞政治，同時要搞農場從事農副業生產，辦中小型工廠，從事工業生產。接着他那文土又蠢的腦筋一活動，又另外加了三條。

1. 工人也要學軍事，學政治，搞農副業生產。
2. 農民也學軍事，學政治，辦小工廠，搞工業生產。
3. 學生也要學軍事，學政治，從事農副業生產，工業生產。

依照毛澤東的蠢頭腦，認爲這樣一來人人皆成千面手，搞成「全國皆兵」，亦農，亦工，亦政治，工農兵打成一片，該多整齊壯觀！其實這是如假包換的無知。

近代人類文明進步的秘訣是分工專精。每人從事的工作，越來越專門，所以才能越來越精粹，越來越進步。毛澤東這種思想亦工亦農亦兵亦政治的千面人思想，是反分工的，也就是反進步的。像錢學森那樣的科學家，如果讓他從小就搞農副業生產，工業生產，搞政治活動，學習軍事，筆者就敢寫保票，他一定沒有機會成爲科學家。反之，任何高深專門的科學知識，必須摒除其他的干擾，專心於長時期的研究，才能有拔羣的成就，才能有所發明創造。這是不證自明的眞理，人人皆知，唯有毛老大蛤蟆跳井——「不懂」！

毛澤東作此歪「指示」，所根據的另一想法是消除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辦法則是讓脫離生產勞動的知識分子，恢復生產勞動。這是馬克斯以來共產黨人的謬誤，到毛澤東爲止發展到了顚峯。這一想法也是反社會進步的。爲什麼？

依照近代社會的發展，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人和農民，勞動時間越來越少（

毛澤東不

最近克宮頭頭突然把毛澤東比擬希特勒。蘇聯用意，當然是貶毛，但在我看來，未免太抬舉毛魔了。毛澤東實在沒有一宗足以比擬希特勒的。何以言之？

第一、希特勒愛護同胞，毛澤東則屠殺同胞。希魔殺人目標爲異族猶太人，而非亞利安人；且特別提高亞利安人的地位。毛魔則不然，想盡方法殺中國人。他不僅殺異己者，即不相干的好人也同樣殺，簡直是黃巢，張獻忠的再世。伊索寓言中有一則說：狼想吃羊，誣羊弄汚了狼的飲水。羊說「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我何以能弄汚你的飲水？」狼聞之愕然，尋思狡辯道：「你現在雖未弄汚我飲水，但五年前你確弄汚了。」羊回答道：「今年才三歲，五年前我還未出世呢。」狼忿恨道：「那可能是你的祖母曾弄汚我飲水了。」說完便把羊吃掉。

毛魔殺人的理由恐怕比狼吃羊還無道理罷。

第二、希特勒是愛國者，毛澤東則是賣國者。希魔的登台，是正當德國第一次大戰失敗之後，國家正陷於衰亡之際，而且他還是依據憲法途徑，依法被選舉而組閣的。

他登台後，首先撕毀「凡爾賽和約」，將德國轉弱爲強，使其恢復了一等强國地位。當時假使他不瘋狂，不出兵捷克，能與英法和好的話，希特勒可能還是德國的功臣，而決非罪人。

毛魔則不然，他的登台全靠日寇侵華，乘機擾亂，完全藉日寇侵略以坐大。日寇投降時，中國還是世界四大強國之一，聲勢之隆可謂百年所未有。毛幫之所以攫得大陸，主要靠蘇聯扶持。蘇聯爲何扶持毛幫？就因爲毛幫爲了一小撮人的政權，不惜出賣祖國。（詳情已見「萬人百期特刊」華白文，勿庸復贅。）最顯明的，中華民國地圖外蒙古仍是我中國領土，而毛幫地圖則否。故稱毛魔賣國誰曰不宜？

假使毛幫能收復庫頁

現在世界通行是每周四十小時，每天平均不足六小時），勞動的性質越來越機械化，越來使用體力越少，使用腦力越多。例如農民耕地，收割，洒種等工作都使用機器。至於工人更是如此，同時機器自動化，尤其最近幾年使用電腦，工人的勞動腦力已多過體力。因此消除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方向，是工業自動化，農業機械化，使體力勞動轉為腦力勞動，不是使腦力勞動轉為體力勞動。毛澤東驅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入廠，是把腦力勞動者拉回到體力勞動者，這是反社會進步的。用共產的術語說，是反動的思想。

表面尊毛．實則省錢

以上我們把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挖了根。底下我們再看，他在教育方面的具體錯誤。

根據毛的歪「指示」，日前大陸的教育正進行毛化的改革。據日本商人政客三月間在北平參觀所得的印象如左。

1.小學校由六年縮短為五年。中學教育高初中六年也縮短為五年。

2.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授毛思想的政治課。從小學開始即受軍訓，參加農副業生的和工業生產。

3.中學校多設有農場和附屬工廠。每年教職員和學生都要有兩個月左右從事工農生產勞動。同時都受軍訓，上政治課，每年至少還要下連隊，過半個月的士兵生活。

4.中學校仍授外國語文，設有英文俄文兩科任選一種，每周授課四小時。

5.大學仍不准外人參觀，據知教職員和學生已全部下放，尚未恢復上課。

從以上各點看，毛的「五、七指示」，大致已實現了。不過顯然不徹底。筆者看，新當權派為了發展經濟，提高生產，節約增產，所以才這麼做。中小學縮短兩年，可省很多錢，中學生參加生產，是一種變相的強迫勞動，生產的東西完全奉獻，是無償勞動，奴隸勞動。

從以上各點也可以看出來，在這樣的教育之下，很難再產生像錢學森、錢三強那樣的科學家了。因為他們從幼稚園開始，就被弄成亦工亦農亦兵，非工非農非兵的土造千面人，對於科學專精的現代世界相去日遠了。

可以這麼說，毛思想如認眞實行，更進一步搞下去，大陸的學術和教育就走向常識化，大學等於中學，中學等於小學，高深的科學將要絕跡，國民智力將要褪化，等錢學森、華羅庚這批老人死盡，大陸就變成一個沒有學術的地方。不要說無人再放射人造衛星了，就是能了解人造衛星的人也將越來越少。

毛澤東思想是和人造衛星勢不兩立的。如毛澤東思想勝利，人造衛星必將滅亡！

代郵

各位讀者寄來與某事件有關的信，目前不擬刊出。本刊自有整個計劃，一本「射馬擒王」與「後發制人」的既定原則，不攻則已，攻勢一經發動，便是猛打窮追，不到全勝不收兵。請各位少安勿躁，你們不必動肝火。要看熱鬧，保證會有得看的。——編者

希特勒

繒山

島，東海濱省，固然值得稱讚；即退一步，能把外蒙收復也不失為好漢；再退一步，發表一個聲明：廢除滿清與帝俄所訂一切不平等條約或把外蒙古地圖改正過來，也可稍贖毛魔罪過。不然的話，總難逃賣國罪名。

第三、希特勒能征服歐洲，毛澤東只能供蘇聯做工具、當砲灰，去打韓戰。

希魔作戰的對象，都是強國，西戰場對英法美，東戰場則對蘇聯。

毛幫打韓戰並非為擴張疆土，一是為消滅已收編的國軍，一是聽大鼻子指揮擴張共產帝國勢力。這對中國來說，只有害而毫無益處，徒然送掉數百萬中國同胞的性命而已。就對象來說，一是新獨立的南韓軍，一是自願東臂的美國軍，雖勝不武，況只打了一個平伏。

假如杜魯門能接受麥帥主張，毛政權恐早已完蛋了。他怎能與希魔相比。再說，希魔敢進攻蘇聯，蘇聯若不是美國的援救，納粹萬字旗必已高懸克宮了。沒有蘇共，焉有毛政權。

第四、希特勒一生光明磊落，毛澤東一生則臭不可聞焉。希魔出身於伍長，是一正式軍人，有秘史而未聽過他有什麼臭史。然毛魔的臭史卻成筐成籮。他既非出身農民、工人，也夠不上知識分子，只是一個讀過幾部舊小說，好吃懶做，有野心好發大狂的無業游民而已（詳情可讀鄭學稼「中共興亡史」，岳騫「瘟君夢」兩書）。所以毛魔決夠不上什麼英雄。他之有今日地位，並非靠他的本事，乃完全在利用機會，寧賣國而保權，怎能與希魔相比。希魔失敗後死得悲壯武烈，毛魔失敗，必定跪地求饒，觀其喊「爺爺」，呼「萬歲」可以證之。

第五、希特勒是一英雄，毛澤東只能算是奸雄。希魔用兵遠超過亞歷山大、拿破崙，當然也因新武器關係。毛魔則根本不知兵，過去通稱「朱毛」，毛總在朱德之下，後來則靠其他許多頭頭，今日還不是靠林彪嗎。

第六、最後說到像貌，當第二次大戰時，同盟國與軸心國元首像貌，都夠氣派，而希魔也不俗，見之足令人懾伏，毛魔是萬萬不及的。毛的像貌，完全像一鄉下老太婆，或像一猪玀。若他是一伙計倒無所謂，不，他是大獨裁者常常亮相，那麼他那副尊容就未免令人作嘔了。老實說，毛魔的像，只能例在下下，不僅醜陋，而且醜陋地難堪。

根據以上六點，所以我說蘇聯把毛澤東比擬希特勒，是太抬舉毛魔了。只有一點說的對，說毛幫是現代法西斯。然不如說他是新沙皇更洽當。

投機的兩面派謝富治

崔羽

中共在慶祝五・一時，有八政治局委員，沒在天安門上露面。這八個人是朱德、董必武、葉劍英、劉伯承、陳錫聯、許世友、張春橋和謝富治。其中謝富治的不露面最値得注意。因爲他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相當於過去的「北京市長」彭眞，是慶祝大會的東道主和主持人。同時「九全大會」以後，謝富治與李先念、黃永勝都是第一圈的紅人，一切公開集會、外交應酬，是無役不與的。但是最近兩個月來，許多公開場面都不見謝富治的影子。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中，爲山東省革委會正副主任王効禹和楊得志調解糾紛時，曾舉例說道：「北京經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謝富治。後來他採取的方針是這樣，凡見到要打倒他的那些團體，他就說你們無事，而擁護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可見早已存在打倒謝富治的暗潮。他最近的不露面，說不定已經被打倒了。從文革的發展過程看，謝富治的下台有很大的可能性。因爲這個人太投機。在政治上投機的人，都很難有好下場。因爲相關的兩派都不敢信任，稍有差池就陷於墻倒眾人推的末路。

武漢兵變兎脫之謎

謝富治原是中共第二號「走資當權派」鄧小平所拔擢的人。一九五九年從雲南省委第一書記一躍而爲公安部長，是躋身要津之始。那是鄧小平一個大勝利。因爲公安部長控制警察、公安部隊及特務組織，掌握公安部，就等於掌握北平的控制權。那是政治鬭爭所必爭的一個位置。可是在文革中，據江靑說：「謝富治是鄧小平提拔的人，可是首先出來揭發鄧小平的就是謝富治。」他出賣了鄧小平，（也曾出賣羅瑞卿，他是鬬羅小組組員，）投靠毛澤東之後，在文革中極爲得意，除了保持了副總理、公安部長的地位，並且還兼任「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委員」，九大之後出任政治局委員，權勢之盛，風頭之健，幾一時無兩。

但是有兩件事曾露出投機的馬脚。一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發生兵變時，他與王力（當時代宣傳部長，毛的大紅人）等同時被困，王力被捕，並被毆打，戴紙帽遊街示眾，謝富治卻及時兎脫藏匿。依當時的情況來說，這是很可疑的事情。因爲他和王力所下榻的地方，在反毛派羣眾組織「百萬雄師」的包圍中，他不可能逾墻逃遁。他之能夠免於被揪鬬，是不是因爲他與「武老譚」陳再道通了風聲，有所勾結？雖不能確知，但筆者對此，一直抱有疑惑。

參與倒楊秘謀

另外一件事則跡象比較明顯。一九六八年三月，協助毛澤東搞垮羅瑞卿，緊急調動部隊控制北平的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垮台時，據林彪發表罷官經過時，一項重大理由是指楊成武想打倒謝富治。可以說楊謝的鬬爭，是楊垮台的一個主因。據筆者的考察，楊成武的垮台，是以黃永勝、韓先楚（福州軍區司令）、陳錫聯（瀋陽軍區司令）等爲中心的實力軍人集團迫毛林作出來的決定。這些人當時都是所屬省區的革委會籌備小組組長，按當時「三結合」的原則，來負責成立各省的革委會。自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開始到該年四月十二日，毛澤東只能在六個省市（包括北平）建立革委會，武漢兵變之後，得罪軍人的「紅旗」（因唱「揪軍內一小撮」）停刊，毛的三大紅人王（力）、關（鋒）、戚（本禹）相繼下台，並授與軍人開槍權鎭壓紅衛兵，於是停頓了四個多月的奪權，才在八月恢復進行，但速度仍極慢，到年底爲止也不過增建了三個革委會。可是從一九六八年初起，速度即突然加快起來，平均每月有三省建立革委會，這一由停止到恢復，由慢到快的轉變，就因爲毛澤東向實力軍人低了頭。其中一個條件就是楊成武罷官，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並且還帶心腹溫玉成去北平接任衛戍司令。

大概謝富治事先嗅到了風聲，參與倒楊成武的秘謀，必深爲毛派所恨。

挑動毛派羣衆對立

文革期間紅衛兵之武鬬，許多外國記者皆報導是紅衛兵的分裂，顯係誤解。蓋當權派從一開頭便決定了「以羣眾鬬羣眾」的策略，組織了紅衛兵和毛派對抗。因此武鬬並非某一組織的分裂內戰，而是兩派的對抗作戰。但同一派紅衛兵分裂互鬬的情況，也並非沒有，但爲數極少，其中一個特殊例子即是江靑系紅衛兵的分裂武鬬。江靑嫡系紅衛兵有四大金剛：「新北大公社」、「地院東方紅」、「淸華井岡山」及「北航紅旗」。從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東方紅」與「井岡山」突團結起來進攻「新北大」，攻擊文革女狀元、毛澤東愛將聶元梓（女）無資格出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委」。毛派紅衛兵這一分裂，到了一九六八年則與謝富治與楊成武的鬬爭連結在一起。「東方紅」和「井岡山」擁謝倒楊，「新北大」則擁楊倒謝。結果楊成武垮台，聶元梓也隨着垮了。因此毛澤東所說，有人要打倒謝富治，大概就是「新北大」的分子。對於這件事，是謝富治挑動了毛派的分裂呢，還是利用毛派紅衛兵的分裂，來作爲權力鬬爭的工具呢？資料不足，不能斷定，但是無論是那一事實，謝富治皆係對毛的背叛，爲毛所痛恨，則毫無疑義。

謝富治在文革初期出賣鄧小平和羅瑞卿；當毛澤東被實力軍人所制，他則見風轉舵，出賣毛派投向軍人集團。這樣一個人毛澤東和新當權派都不會信任他。而且自去年十一月到現在，新當權派與毛派鬬爭激烈，這個投機老手可能又施展了投機手法，被人抓住了小辮子，因而垮台了。實在大有可能。

中南半島戰爭與莊田

待旦

今年「五一」勞動節，不少名不見經傳的新人登上天安門，尤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軍方代表最衆。但劉伯承、葉劍英、謝富治、陳毅、朱德等軍人元老卻不見露面。自難免引起人們諸多揣測。不過大家都一致認爲葉劍英不會被整肅，他們之所以不露面，必另有事務在身。

正值中南半島局勢劇變，美越盟軍大舉入柬之際，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葉劍英的「失跡」與此有關。認爲葉劍英可能已赴北越，與北越領袖研究對策，協助指揮北越、越共、寮共、柬共做新的軍事佈署。在中共的軍人當中，無論從資格、經歷、能力各方看來，葉劍英確是協助指揮中南半島共軍對美作戰的適當人選。葉劍英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十二期，曾赴蘇聯學習軍事。長於戰畧理論及戰役指揮，有獨當一面之才，且曾遊歷新加坡和法屬安南等地，對東南亞的風土人情頗爲熟悉。一九六一年曾率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問河內，與北越領袖有交情。故筆者也支持葉劍英此時已赴北越之議。

然而文革之後，葉劍英實際上主持了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日常事務。在中共未正式派出「志願軍」之前，像葉劍英這樣的高級人物，不可能長期駐在北越。因而需要有一位地位比葉劍英稍低的將領長期羈留於河內，出任北越軍事顧問。出任該職務可能性最大的人，就是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莊田。

莊田（中將）是中共海南籍三大紅將之一，（共餘二個是張雲逸，大將軍銜，文昌縣人。周士第，上將軍銜，瓊海縣人。）莊田則是海南島萬寧縣人，海員出身，參加過北伐戰爭。一九三四年隨紅一方面軍「長征」，任某部團長。一九三五年抵陝北後，轉赴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海南島瓊崖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馮白駒）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繫已久，莊田自蘇聯回到延安之後，於一九四〇年奉命返回海南，出任瓊崖縱隊副司令員，使海南土共恢復與中共中央聯繫。據說一九五七年間轟動一時的電影「椰林風雲」（陳殘雲編劇，孫道林、上官雲珠等主演）就是依據莊田返回海南的事跡編寫的。一九四八年他離開海南島出任「粵桂邊縱隊司令員」。後經十萬大山滲入雲南成立「粵桂黔邊縱隊」任司令員。一九五〇年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兼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雲南人民政府委員。一九五一年率中共軍事顧問團，赴越協助越共作戰。

大家都知道迫使法國撤出越南結束殖民統治的著名戰役——奠邊府戰役，是由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指揮作戰的，卻甚少人知道莊田是該戰役主要的策劃者和指揮者之一。其實在法國與北越共產黨作戰期間，莊田的名字已經不脛而走，震動駐越法軍。

當時雲南、廣西、以及海南島都是主要的援越基地。北越也在海南島首府海口市設立辦事處，法國退出越南後，莊田任職不明，時而失蹤時而在海口市和廣州市出現，可能中共軍事顧問團尚未撤回，至令莊田經常往返北越。

一九五八年莊田出任南京總高級步兵學校政委，一九六一年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五年免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職務，出任廣東省副省長，但卻甚少活動。自此之後一直至今未見露面。

筆者認爲一九六五年越戰轉劇期間，莊田可能已離粵越。重任中共援越軍事顧問團團長職務，協助北越對抗美軍。但爲了掩人耳目，故掛名出任廣東省副省長，筆者之所以持有此見有下列理由。

㈠莊田自五一至五四年間，一直留在北越，與北越領袖關係深厚。對中南半島的地區環境甚爲熟悉，且戰功卓越，熟悉西方國家的作戰方法，在中共的將領之中，莊田是一位出任援越軍事顧問團領導人的最佳人選。

㈡莊田是在美軍大舉入越的時期「失蹤」，他從六五年直至文革運動爲止，雖掛名副省長，但不見活動。副省長的職位實際上比廣州軍區副司令員爲低。一九六五年中共並沒有展開什麼運動，莊田沒有理由被降職，以至日後消聲匿跡。

㈢文革期間沒有看到抨擊莊田的資料。無論紅旗派或東風派的小字報和大字報上都沒有提及莊田；中共的報刊也沒有點名批評過莊田。由此可見，文革之前他可能已離開中國大陸，要不然，在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不可能不被捲入。此外，像莊田這樣身居要職的人，若被整肅，不可能不見諸於中共報刊和紅衛兵的傳單。

㈣莊田雖有一些經歷我們不大清楚，但就已知的經歷來說，他絕不會被打成「三反」份子而加以秘密整肅的可能。他與馮白駒的地方主義毫不相關，馮是海南土共，莊田則是來自延安的中央幹部。馮白駒五七年被貶黜，莊田卻是官運亨通。也沒有資料顯示，莊田可能與羅瑞卿、楊成武、賀龍、陳再道等人有關。莊田未出任過文職，而文革前中共軍隊甚少捲入運動的漩渦，軍人被整肅的事例，十分罕見。

黃永勝陞任總參謀長後，黃的廣州軍區舊部，無不平步青雲。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和第二第三政委級人馬，如溫玉成、梁興初、丁盛等都被升拔，出任要職。原廣州軍區地位較副司令員級爲低的，如閻仲川、黃榮海、龍書金、孫千卿等，也無一不大升特升，何故獨有莊田例外？

莊田任粵桂黔邊縱隊區司令員時的舊同事，該縱隊政委李明，文革運動中也脫穎而出，升任雲南軍區司令員。

從現有的資料中，沒有任何一點可以支持莊田已被整肅或可能被整肅之說。既然他不可能被整肅，那麼，在軍人大行其道的今日，何以一直不露面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在越戰轉劇聲中已秘密赴越。因此行負有秘密使命，不能公開活動，中共只好封鎖他的消息了。

莊田如果真的入越，在越南作戰的美軍，也就碰到了一個不弱的對手。

代郵

請王瑩、施矛先生補寄通訊處。

請「僑光報」作者與編者電話連絡。

——編者啓

傀◎儡◎夢（相聲）

南方朔

張龍：千頃沙地葬山坡，父作高官子登科，一妻一妾兩個老婆。

趙虎：三哥，你作什麼在鬼唸桃楓，還要娶一妻一妾，若被三嫂聽見，你就慘了。

張龍：老四，你別打岔，我剛才唱的歌，是說一個人能作到這三句，眞不枉來到世上活一世了。

趙虎：這算什麼？我講一個故事你聽，這件事是咱們相爺告訴我的。

張龍：你講快些，不要帶這麼多的書帽，到底相爺是怎麼說的。

趙虎：你知道，咱們相爺日斷陽，夜斷陰，白天是開封府尹，夜間就是閻王爺。

張龍：廢話！這些話還要你說，我也在跟前伺候相爺，還會不知道。

趙虎：你知道就好，話說相爺有一次又在森羅寶殿斷案，突然陽間有一位善人歸陰，一過枉死城就祥光萬道，照耀得整個森羅殿如同白晝，相爺也嚇了一跳。

張龍：笑話，相爺會被鬼嚇住。

趙虎：相爺當時不知道來的是何方神聖，誰知一看見是個鄉下土老頭兒，因此，更爲吃驚，連忙讓坐，搬過善惡簿一查。

張龍：一查善惡不能相抵。

趙虎：誰知這人一生沒作過一件惡事，全是善事，把善惡簿放在天平上一等，善的一邊壓倒地下，惡的一面半分重量也無，當時相爺可爲難。

張龍：相爺爲什麼爲難呢？

趙虎：相爺感覺到無法打發這個善人，因爲陰曹地府從未判過這樣的案子，無例可援。

張龍：無例可援，相爺自己判個例就是了。

趙虎：這怎麼可以，相爺考慮一下，覺得自己實在不能作主，就向善人說，請他上天同玉皇大帝見面，候玉帝發落。

張龍：這倒是前所未有的，玉帝又怎麼說呢？

趙虎：玉帝翻了一下善人的善惡簿，也覺得善人積善太多，無法發落，當時問道：你作的善事太多了，我也無法判，現在這樣吧，你自已說，想托生一個什麼樣地方，想要什麼？你說出來我一定答應就是了。

張龍：這可是有趣，這個善人也許胃口不大，要換了我，可要狠狠地敲玉皇大帝一記竹槓，誰叫他任我自己揀呢？

趙虎：三哥，你弄錯了，善人的胃口可不小，他開口就是說：我要父作公卿子狀元，給我置下萬頃莊田，萬貫家園，嬌妻美妾，呼兒喚女笑燈前，一不問民生國計，二不論柴米油鹽。

張龍：這眞想絕了！老四，你不知道，我眞怕死了這兩項，上班時要學習時事，學語錄，還要互相幫助，不用心學也不行，每天爲學習搞得頭昏腦脹，回到家中又出了柴米油鹽的問題，眞是要活活逼死。這位善人倒眞是想得，我有一天見到玉皇大帝也要提這兩項要求。只不知玉皇准了沒有呢？

趙虎：玉帝當然准了，下面還有哩！

張龍：還有，你別唱了，直截說吧！

趙虎：他提了一大堆人世間的榮華富貴，最後說道：一旦天塌地陷，宇宙毀滅時，他的全家就升眞入道。

張龍：他原來還想成神。

趙虎：不是想成神，是避刼，一旦刼數過去，大地再造時，他向玉帝說：依然還我好家園。

張龍：這也眞是太想入非非了，玉帝怎麼說呢？

趙虎：玉帝沉吟一下，說道：照你所行的善事，這項要求原不算過份，可是人世間那有這樣的好地方呢？

張龍：我也是這樣說。

趙虎：善人說道：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只要玉帝答應，一定找得到這樣的人家。玉帝問說：確實找得到嗎？善人說絕對找得到。

張龍：這個善人倒頗有自信的。

趙虎：三哥，你說玉帝怎麼說？

張龍：玉帝只有答應了。

趙虎：玉帝聽到善人說絕對找得到，當時笑逐顏開，走下御座向善人作個揖，說道：既然有這樣的好地方，請你在這裏作玉皇大帝，我下去托生吧！

張龍大笑：玉皇倒是會見機而作，大概是活學活用了毛澤東思想，以後怎麼樣呢？善人有沒有同玉帝換位置。

趙虎：這只是講笑話，世間那有這樣的好地方。

張龍：老四，正如那個善人說的，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我發現有一個人過的生活比那個善人要求的還要高。

趙虎：有這等事，是誰？我認不認識？

張龍：你不認識，但是你應該知道，就是柬埔寨的那個施元首。

趙虎：三哥，別拿倒霉的人開心了，那個施元首一身飄泊，四海爲家，若不是周總理念着乾親家之情，予以收留，他恐怕眞要去月球住了。

張龍：老四，你是個渾人，看問題不夠細緻，內裏情形你並不知道，目前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是這個施元首了，可惜玉皇大帝當初疏忽了，不

然也應當同他換換位置的。

趙虎：你說的是什麼話，我眞不懂。

張龍：就從你說的那個善人講起吧，開頭說父作高官子狀元，施元首卻是父作國王兒太子，比善人要求的是不是高了一個碼子。

趙虎：話是不錯，不過，這樣的人也多得很，凡是國王都可以如此說的。

張龍：再說下一句，善人要置下萬頃莊田，萬貫家園。可是，土地是死的，遇到事情搬不動，帶不走，像施元首把現款存進了瑞士銀行，既安全又方便，錢數之多，已使他成爲全世界的七大富豪，相形之下，那個善人就顯得太寒酸了。

趙虎：這點被你說對了，還有呢？

張龍：善人要求嬌妻美妾，也不過一妻一妾而已，施元首後宮佳麗有四十多人，那位寵妃蒙尼亞是越南與法國的混血種，有越南人的美麗，法國人的風流，加之手段高强，能歌善舞，這種絕世尤物，相信善人想都沒有想到。

趙虎：我的三哥，你說的很有道理，可惜施元首的福沒有享到底，還是被人趕出來了。

張龍：這就是你不懂了，善人不是要升眞入道嗎？施元首現在就是升眞入道了，柬埔寨國內鬧得天翻地覆，他卻躲在北京吃烤鴨子涮羊肉，相較之下，他比善人還有福氣，善人升眞入道，也只能吃些松子果實充飢，眞想吃烤鴨子，涮羊肉嗎？恐怕玉皇大帝也不能替他預備了。

趙虎：三哥，這話倒是有點道理，不過，施元首在北京雖然吃喝不愁，可是，卻是一個空頭的元首，有什麼味道？

張龍：老四，這點你又錯了，施哈諾所以要當國家元首，無非爲了尊榮，現在還是一樣，過去，每到五一、十一，他登上天安門陪毛主席看烟花，現在還是同樣看烟花，地位絲毫未變。

趙虎：三哥，話雖然這樣說，假的總是當不了眞的，我怕施元首內心也感到空虛。

張龍：沒有的事，他內心只有更充實，在北京既享受，又安全，見到毛主席、周總理，大家以元首之禮待他，回到國內，政府大員仍然向他高呼萬歲。

趙虎：喂！喂！三哥，你又弄錯了，施元首怎麼能回國，你以爲他要回國去打游擊嗎？

張龍：我沒說施元首要回國打游擊，那可不好完的，眞刀眞槍，搞不好一顆砲彈落到頭上，眞要去同玉皇大帝辦交涉講條件了，這麼大的財產，嬌妻美妾也不能享受了，施元首那會這麼笨。

趙虎：你說了這麼多話，越說我可越胡塗了，你明明白白說他回國，他不去打游擊，怎麼回國。

張龍：老四，你不肯用腦筋多想，我說的回國，是指他現在住的那間四合院，他的宮殿及政府都在裏面，已經成爲柬埔寨國，他只要走進那間大門也就算回到國內，閣員當然一齊向他歡呼萬歲，你說多麼過癮。

趙虎：三哥，我的肚皮都給你笑破了，現在且不說施元首住的那間四合院算不算是柬埔寨國，只說他們這四麼多人，有元首，有首相，有外長及各部大臣，擠在那個院子裏究竟幹什麼事？要換了我，硬悶也悶死了。

張龍：老四，你是個拿槍弄棒的人，平日就愛蹦蹦跳跳，要你閉坐三天，你就受不了。可是施元首及他的政府大員，人家是文人，受過宮廷訓練，就是讓他們端坐三年，也無問題。照我看，這才是施元首眞正有福的地方，說不定當初是同玉帝談好了條件才來的。

趙虎：這又是怎麼說法？

張龍：歷代皇帝都以日理萬幾爲苦事，但是責任所在，又不能不理。於是英明的皇帝只好親力親爲，辛苦萬狀；胡塗的皇帝都托太監代行，就是因爲事情太多，如果認眞處理，日夜二十四小時的不睡覺都不夠。

趙虎：三哥，咱們是說施元首。

張龍：老四，你別急，聽我說完。如果一個人有皇帝的尊榮富貴，又不要日理萬幾，你說這種人是不是有福之人。

趙虎：當然，但是，又那有不辦公的皇帝呢？毛主席病得口齒不清，腳手不靈，也得拚命下最高指示哩！

張龍：你沒有見過，不能硬說沒有，像施元首就是這等有福之人，他現在仍是元首，仍然威風凜凜，內閣官員們仍然要向他呼萬歲，可是又不要辦公，正是一不問民生國計，二不問柴米油鹽，這種福份誰有？相信毛主席想求都求不到呢？

趙虎大笑：三哥，算你說的都有理，可是，我還有點替施元首及他手下的大臣發愁，他們每天吃飽了烤鴨子，涮羊肉怎麼消化呢？會不會患上胃病呢？

張龍：這點當然是個問題，其實他們還是有事可作的。

趙虎：他們作什麼呢？我可就想不明白了。

張龍：你知不知道施元首會拍電影。

趙虎拍拍額頭：知道，知道，他不但能編，能導還能演，要算是電影界的全才，可惜不幸生於帝王家，若在香港，相信兩大公司都會搶的。

張龍：你不要替他叫屈，照我猜，施元首已在着手拍電影。

趙虎：你怎麼知道？

張龍：當然是猜測，不過，也八九不離十，自從柬埔寨政變後，施元首的太子太孫都來到香港，一直住着未走，最近忽然動身去了北京，照我想大概是爲了拍戲，角色不夠，因爲施元首可演生，蒙尼亞可演旦，那個首相賓努最好演老丑，獨獨缺乏了小生與花旦，太子一去全部補齊，還帶了一個童星前往，陣容就湊夠了。

趙虎大笑：這齣戲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可以叫做「傀儡夢」，正是：

鬧劇由來演不完，自編自導自家看，可憐傀儡夢難圓。

各位文友注意：

郵寄給各位的稿費及稿費單，收到後須即簽收，並貼上印花，回郵本社會計室。我們要彙繳會計師核數；如各位不照辦，我們只好取消郵寄方法，要勞駕各位親來本社領取。爲彼此方便起見，務請合作。

（會計室）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緣緣堂主豐子愷（下）

趙聰

苦讀

豐子愷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他的自學苦讀。在杭師所學的西洋美術和音樂，只是入門的初階，距離登堂入室還很遙遠。這個遙遠的程途，既不獲在正式學校進修專業，就只有自己勤學苦練。他在東京的十個月，無論學美術或學提琴，每月繳三元學費，到研究會裏練習，得到教師的指導，實在少得可憐。但他能夠不怕辛苦地猛練，進程竟超過同學的三倍。東京如果有美展會或音樂會，他總要請假去細心觀賞，獲益不菲。所以他也能夠舉行個人的西洋畫展，也能參加音樂會獨奏提琴和彈悲多汶的名曲。後來他在國內大中學校兼課授美術和音樂的課程，以及他在漫畫上的成就，就得利於東京十個月的自學苦讀。

對於學習外國語，也是用的苦讀的笨法。他曾舉他讀歐文「海外軒渠錄」的實例，說他先把每頁的生字用卡片寫下來，放在匣中，第一日摸出來讀十遍，有這十遍的功夫，已能記誦。第二日再照樣讀第二頁的生字十遍，然後再讀第一頁的生字五遍（為的是怕忘了）。第三日照樣讀第三頁生字十遍，再讀第二頁生字五遍，溫習第一頁生字五遍。第四日讀第四頁生字十遍，讀第三頁五遍，溫習第二頁五遍，溫習第一頁二遍。如此不間斷地繼續讀下去，每頁共二十二遍，在頁上寫一個「讀」字（因「讀」字正二十二畫，首日只寫在旁之「言」與右旁上方之「士」，次日寫右旁之「四」、「目」，最後寫「八」，完成一「讀」字）。等全書每頁都有了「讀」字後，不但這本書讀通了，再讀其他書籍，生字就少得多了。讀英文如此，讀日文亦如此。除了死記「單字」之外，他用「對讀」的辦法（即取譯本與原文對讀），以瞭解文法，用「會話」來學習言語的腔調。

以上這是說的讀文學的書，至於讀知識理論的書，那就要記筆記了。

作品

豐子愷的著作和翻譯很多，眞稱得起是著作等身。他的「西洋美術史」「西洋畫派十二講」「音樂入門」「音樂的常識」「近代藝術綱要」「藝術的修養基礎」「繪畫與文學」等等，都是當年著名的學術著作，有些學校曾取作教材。他給開明書店編的「開明圖畫講義」，銷路極廣。「解放」後編的教材，筆者見到的有「雪舟的生涯與藝術」，所譯除上面所說的屠格涅夫「獵人筆記」（此書在三十年代有耿濟之譯本，譯名為「獵人日記」），還有日本石川啄木的小說。

其實，他在藝壇和文壇上享有崇高榮譽的，不是上述這些著譯，而是他的漫畫和隨筆。關於前者，出版的有「子愷漫畫」「子愷畫集」（共六集）、「護生畫集」（共三集）「阿Q正傳畫集」「繪魯迅小說」（四集），以上版本甚多，另有散見於當時報刊未輯集的畫幅。「解放」後，中共的「全國美協」曾選輯了他的作品，精印了一冊「豐子愷漫畫集」。關於後者，出版的有「緣緣堂隨筆」「緣緣堂再筆」「甘美的回味」「車廂社會」「率眞集」「八年亂離草」，另外也還有未收集的作品，特別是在抗戰勝利後所寫的隨筆，中共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一九五七年，為他出版了一本「緣緣堂隨筆」，是要他自己從上面諸集以及存稿中，選出來的。

如今我們就談談他的漫畫和隨筆吧。

豐子愷有繪畫的天才，小時候他就在古書上印畫，用染坊店的顏料，在人像上著色，他曾說印的那個柳柳州仰天長嘯的像，就恰似他父親張開兩臂打舒伸一樣，那時他還不到十歲。他曾為私塾畫過孔子像，懸在塾中，師生向它行禮；也曾為小學畫過清朝的「龍旗」，張掛在校門口。同學們都拿着玩具，跟他換畫，鄰居戚友也向他求畫，他儼然一位小畫家了。

到了由日回國，忙於做編輯和教書餬口，無暇

評

四月廿三日，中文大學三間成員學院的學生罷課，抗議「大學資助委員會」削減中大、港大所提出的一九七〇至七四年度經費預算。前此幾日，相傳港大學生亦參加罷課，但結果沒有能；中大部分學生顯然不甚高興。港大學生會於廿四日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解釋不參加罷課的理由。本文不是評論這些事件的是非，只談港大學生會那篇聲明的中文翻譯。

廿五日，從報上讀到港大學生會招待記者的消息。英文報說港大學生仍有實行罷課的可能性。但把中文報登載的聲明由頭至尾讀一遍，卻不見有此意。初疑中文報記者偷懶，拿了一份書面聲明交差了事，不管記者招待會上的問答。後來設法找到了一份英文原本，看到罷課之意已在聲明中。中文本是根據英文本翻譯過來的；可是把港大學生「集體示威之類的行動是可能出現的」譯為「就是大規模之示威行動，亦無可厚非」，語氣變成擁護中大學生罷課了。

由上面這一句，引起我進一步比較的興趣。於是將中、英文本對照一遍。結果發現了許多問題。

原譯文有詞句艱澀的，如：「我們如何評定需要立先後輕重」、「啓示學生對此事之嚴重關切」等。

有錯譯的，如：「學生本身不可能作出任何決定性之估計」、「……低級職員

從事油畫的繪製，在東京所學，亦無暇應用。但所見所聞以及所思所感，仍願用畫表達出來，這就只能利用寥寥幾筆的漫畫了。人們稱他是中國漫畫的創始者，因爲「漫畫」之名從他創始，在他以前，中國還沒有稱做「漫畫」的畫。但他不承認，因爲在他以前，陳師曾發表在「太平洋畫報」的小幅簡筆畫，實際上就是漫畫；而他的畫卻又是別人定名「漫畫」的。他說：「約在民國十二年左右，上海一班友人辦『文學周報』。我正在家裏描那種小畫，乘興落筆，俄頃成章，就貼在壁上，自己欣賞。一旦被編者看見，就被拿去製版，逐期刊登在『文學周報』上，編者代爲定名曰：子愷漫畫。」如果我未記錯，這個編者當是鄭振鐸。

他的漫畫，主要是反映生活，抒發感覺，縱有諷刺意味，亦皆含而不露，因能獨成一格，爲人熱愛。我們讀他的漫畫，眞是寥寥幾筆，餘味無窮。最初，他描寫古詩詞句，如「無人獨上西樓」「一鉤新月天如水」等；稍後，他就描寫兒童諸相，這是因爲他熱愛兒童，就以他自己的孩子做了模特兒，如「小母親」「爸爸回來了」等；再後，他改寫自然風物和成人社會的現狀，如「都會之春」「市井小景」等；至於「護生畫」，原是與他的老師弘一法師合作的，初集共五十幅，由他作畫，弘一寫詩，續集六十幅亦然，三集七十幅，因弘一圓寂，改請葉恭綽寫詩。弘一在出續集時，曾給他信，相約每十年出一集，依次增多十幅，到弘一百歲出第六集百幅，功德圓滿。豐子愷復信說：「世壽所許，定當遵囑。」不想弘一未到七十歲，即已作古，但豐仍畫了第三集，親自跑到香港請葉寫詩，因葉亦佛教居士。那時正是「解放」前夕。然而「解放」後二十年來，他沒有拿起他的畫筆來，當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隨筆一如他的漫畫，抒寫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文字平實自然，不事雕琢，娓娓道來，讀之不厭。他喜歡以他自己的兒女爲素材來寫，流露出他對於人生的眞純而迫切的嚮往，和不能長保這種童心的深沉悲哀。他曾說：「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間事物的眞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地見到。」這可以說是他對兒童的

港大學生會聲明的譯文

何雲

學生會各對自身之重點及需求尋找解決途徑，未能齊集」，則屬密碼派之類的「天書」，不知所云矣。

筆者平日亦翻譯一些普通的東西，頗知其中辛酸，而港大學生會的聲明的英文原文，意思九曲十三彎，的確很難譯。原文是好英文，雖婉曲，但不難解。如何用中文把一些子句、母句安排好，把兜三轉四的意思表達出來，就要煞費苦心了。

原譯文在匆忙中製成，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而譯者仍是在校學生，似乎亦不應深責。但譯出來的中文，實在醜陋。這點卻不能不提出來一談。中文在此地並無地位；若單看一些譯文，中文的含義、詞藻的確貧乏。比較起來，英文委婉、優美多了。但事實眞是這樣麼？

港大學生會的聲明的譯文，如果不是那麼亦步亦趨地緊跟原文，而將意思直接用中文寫出來，便不會那麼難讀、難懂。港大學生會的新聞，並不如香港政府公報那樣神不可變，翻譯似乎可以稍爲自由一些。

爲了使大家留意一下翻譯上一些需要斟酌的地方，筆者特把原文試行另譯，並把原譯文一併刊出，給大家作一比較。筆者認爲需要斟酌的字句，都同時在兩文同

（編者按：原譯文刊本期封底裏）

會長解釋：

一、排除人們認爲香港大學學生對此事件袖手旁觀的印象。

二、說明本校學生會實際如何從不同方向探討這問題。(1)

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一、百分之卅五的資助增加額，是不是合理的增加率？(2)

二、我們如何衡量事情之緩急？(3)單單我們學生，是不能作任何決定性的估量的(4)；納稅人、社會大眾才有這樣的權力。應該從他們之中尋求需要之緩急之答案。

中文大學學生之罷課，專上學生聯會、天主教大專聯會、香港大專同學會及浸會學院等，已分別表達學生們之意見。現在讓我們聽聽社會大眾的意見和勸告吧！

大學資助委員會削減資助費事件

背景

我們嚴肅關懷中文大學學生罷課事件。就香港大學與這件事的關係而言，有表明我們立場的必要。(5)

中文大學各學生會，和香港大學學生會曾共同商議。中大各學生會主席和港大學生會主席，於四月十日第一次會面。翌日上午，發表一篇共同聲明；同時發給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一封信，要求解答問題。

四月二十日，港大學生會幹事會召開緊急會議，檢討全般問題。同日深夜，會長與時事委員會主席聯名發表聲明，明白表示港大學生會不擬發動其會員罷課。但對整個事件，保持重視態度。

二十一日，上午十時，中大三間學院之學生代表舉行聯合會議，以決定罷課。港大學生會曾派觀察員列席。會議延到下午很遲才結束。事後，他們以中文大學名義發表聲明，宣佈實行罷課。

作爲大學生(6)，我們對中文大學學生這種認眞表達學生意見的先導做法，引以爲榮(7)。他們在香港的學生運動中，已翻開新的一頁。

而在確定我們行動的過程中，我們發覺，很不幸的，這問題的事實資料很缺乏；最多亦只是從間接得來的而已。我們發覺，本校可以供給我們可靠的事實和數字(8)。我們決定從有關文件和可靠方面尋求事實眞相。雖然如此，仍然有許多因素不爲我們所知；我們自不免覺得難以衡量整個情況了。

（轉下頁）

禮讚了。日本有「緣緣堂隨筆」日文譯本，名作家谷崎潤一郎曾寫有讀後感，頗多好評。

緣緣堂

緣緣堂是他在故鄉老屋後面蓋的一所新房子，那時他母親已經去世，老屋破敗得無法居住。這是他自己設計的，構造用中國式，取其堅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風，取其單純明快。堂額是馬一浮寫的，懸有弘一寫的長聯和「大智度論十喻贊」。所謂「緣緣」，這與佛教有關，大概就是種種因緣的意思吧。他的考入師範，得遇弘一法師，畢業後未做小學教師，卻做了專科教師，以及以後留日回國等等機遇，他全看做是一種偶然的因緣。他很喜歡這個堂，自號「緣緣堂主」，雖在滬杭任職，仍不時回來居住。可惜此堂建成於一九三三年春，到了一九三七年冬，即毀於日軍的炮火，他僅僅住了五年。抗戰時他在重慶開畫展，售畫得五萬元，在沙坪壩建了一座小房居住。勝利後到故鄉憑弔緣緣堂的廢墟，卻是滿目荆棘，長草過膝，尋不到一點過去的遺物了。

「人民文學出版社」印的「緣緣堂隨筆」，附有他寫的只有九行的「選後記」，下面注明「一九五七年人日子愷記於日月樓」。這個日月樓即是勝利後他在杭州自營的新居，或取義於「日月光明」之意，以祝勝利重光，斷非歌頌新社會，因為那時社會還未新呢。



6·11

豐子愷漫畫選之二

調查及其結果

本校學生會幹事曾作若干透澈調查，研究所有從本校當局和其他方面獲得的文件和消息。結果：

一、削減數及實增數

本校提出之預算案中所要求的增加額，被削減了百分之六十；但資助的實際數字，比前增加了百分之十四。中大和港大的資助額合計，比前實增百分之三十五。

二、削減及其理由

港大估計所需「發展費用」為四千一百萬元；但我們只從大學資助委員會得到一千六百萬元。雖然如此，這樣的削減，基於可理解的、說得過去的理由，仍在本校意料之中(10)：「但必須承認，所撥給的技術人員、秘書、文書、低級職員方面的經費，及一般開銷比我們切合實際的期望少得多。」(9)

同時，就削減資助額一事來說，他們從實際觀點看，覺得本校的一般政策是開明的(11)：「……新職位之設，須是現有校務所必需的，或資助委員會所特別強調的發展所需要的。」

「四年計劃」又曾建議設立音樂系和藝術系。大學資助委員會不是認為它們不是當急之務麼？所以必須有所刪削。(12)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的學生會（註：上一屆）會建議建游泳池及學生停車場；現在，我們覺得大學資助委員會真該把它們刪除了。（以上的數字是基於我們所知，及學生會所獲得的資料。）

我們要提出的問題

——究竟目前百分之卅五的資助費增加額是太少還是太多？（我們要問：怎樣的增加率才是合理的？）(13)

——所謂減，意義似乎是加。我們說減了多少之時，不應該想想是從多大的要求額所削減的麼？雖說減了，實際數字究竟增加了多少？

——誰能面不改容地說，提出的預算案是合理的；或大學資助委員會的削減是否合理？（有誰翻閱過有關文件麼？）

我們所知道的（大學資助委員會）結構

我們相信，大學資助委員會的成員，都是行內專家。他們是一個獨立的、顧問性的團體。

——最初的預算案，是由各校提出的。

——大學資助委員會原則上要廣泛徵求大學有關方面的意見。

——委員會亦徵求學生們的意見。

——委員會與兩大學聯絡，草擬最後預算案。

結語

中大各學生會，及港大學生會已找出各自的問題重心及關心事項(14)。除了只關乎本校的有限資料之外，我們對於中文大學「四年計劃」的有關事項得知更少，頗覺難以衡量中文大學的情況，以作結論，及推定相應的行動。所以我們選擇了不同方向的行動。(15)

讓我們明白指出，大學資助委員會對學生們的詢問，實在採取了不必要的拖延手法。(16)

讓大家知道，如果我們能以事實證明，大學的基本發展計劃，被大學資助委員會無理腰斬，因而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則集體示威之類的行動是可能出現的。(17)請馬上給我們事實和解釋吧！(18)

對論文中引用外文的芻見

林真

拜讀了同文江城子先生的「由識字率說到其他」，很有一點感觸。

江城子先生說：「作家在方塊字小說、論文裏也要廢棄現成的中文不用，改寫英語或英譯中式的對白，誰敢否認英語不是被更廣泛地使用呢？」

對這一段話，我有一點小意見。作家在方塊字小說裏，廢棄現成的中文不用，改寫英語或英譯中式的對白，的確有値得商榷的地方。至於在論文裏要引用英文或其他外國文字，卻有着非引不可的理由。

就拿一個外國人的名字來作例子罷，在香港就沒有一個標準的譯名。相信大家還會記得，已故美國總統 John Kennedy，就給譯成：「肯尼地」「肯尼第」「甘乃第」「甘乃迪」「甘迺迪」「堅尼地」等等，叫人看得眼花繚亂，不知所從。又例如英國導演 Alfred Hitchicock，在中國就有兩個極不相同的譯名：「希治閣」和「希區考克」。

正因爲譯名有這麽大的出入，假如我們在引川這個人的某一些意見或某一個論點時，只寫上他的中文譯名而不附上原文，就容易混淆不清，張冠李戴了。當然，要是他的譯名已經通行，成爲一個約定俗成的中文專有名詞時，當然不用附上原文了。譬如：「佛蘭克林」「林肯」「培根」和「愛因斯坦」等等。

在論文中，有時會引用一些外國學者的著作，但這些著作卻未被繙譯成中文的，雖然我們可以把這些著作名稱譯出，但爲了方便讀者查閱，對於這些學者的名字和著作名稱更不能不附上原文。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就發現很多近期出版的論文或專著，在引用某些學者的意見時，只寫出一個中文譯名和中文書名。當我發現那給他所引用的意見對我很有啓發，或是說得非常牽强，想找原著來看。偏偏這本書未曾譯成中文，當然無法買到中譯本。想找原文本看，又因引用者沒把作者名字和該書名的原文列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找不着。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些作者就未盡到傳遞知識的起碼責任。

我是學歷史的。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在講課時常常强調，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一定要直接從原有的文獻中找資料，絕不能以轉引別人摘抄出來的東西爲滿足。因爲那位引用者爲了鞏固自己的論點，摘出來的東西大都是對自己的論點有利的。假如我們不直接翻查原文，便很容易給那位引用者帶錯了方向。我就因爲貪圖省事，忽畧了陳師這一睿智的指導，幾乎吃了大虧。我在寫「中國近百年外交史」時，在香港找不到「籌辦夷務紀事本末」，便採用了蔣廷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據我所知，蔣書的資料大部份是從「籌辦夷務紀事本末」中摘出的，按理沒有多大的錯誤。誰知蔣廷黻選輯這些資料時，爲了鞏衞他自己一篇爲琦善洗罪的論文底論點，把許多不利在「穿鼻草約」談判的喪權辱國的兩廣總督琦善底地方剔去。要不是我後來在另一位老師左舜生先生那兒借到「籌辦夷務紀事本末」，和買到「安吳四種」及許多英文資料，就會跟着蔣廷黻的尼後替琦善說盡好話了。受過了這個大教訓，我就不敢再相信別人摘引的東西。——對中文資料如此，對外文資料也如此。

其實，外國的學術論著，在摘引別人意見或論點時，也都附上原文和該書的頁碼、出版日期和註明那家出版社出版的。有些態度認眞的作者，還在書後列出一個詳細的「繼續研究的參考書目」，讓有志深造的讀者選擇。所以在英文或日文的著作中，常常出現大量的法文、德文、荷蘭文甚至波蘭文的。

就算是繙譯小說，也該附上譯名的原文。因爲有些譯者不是根據原書名直譯，便會產生歧義。比方卡繆 The Plague，在中國就有三個不同的譯名：「鼠疫」「瘟疫」和「黑死病」。這樣很引起讀者的錯覺，以爲這是卡繆的三本小說了。倘若附上該書的原文，人們就能看出這是一個書名的三種譯法。——請問，這樣附上原文又有什麼不妥呢？

說到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底一些特殊的名詞和習用語，更非要附上原文不可。

差不多每一位有成就的哲學家，他們都有一些特殊的名詞或習用語的。而這些名詞或習用語有很多是不易譯成中文的，勉强繙譯出來，就可能失去原有意義，至少也跟原義有着一定的距離。例如英文 Tripology 這個字，它是一個假想字，並不存在於英文之中，必須從希臘字源上去了解，假如我們不附上原文，又怎樣把它的意義正確地傳遞給讀者呢？

就以我們漢語中常用的名詞來說，亦存在着許多問題。例如「世界」這一個詞兒，據「漢語辭典」的解釋就是：「各處。如言一世界，滿世界。」但日人織田得能就認爲漢語「世界」這兩個字是從梵語 Loka dhatu 譯來的。「世」的意思是遷流。即是指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底遷流。而「界」的意思是方位，即具有東、南、西、北的界畔。「世界」即「有情所依止的國土。」（見織田編纂的「佛教大辭典」）

哲學中的 View of World 一詞，是由德文 Weltanschauung 譯出的。是表示「我們關於世界和現實存在之廣泛的且擴大的智識底綜合；對世界和現實存在底情緒的價値的評價態度，如生活感情，命運觀念等都可包含在這裏邊。」在中國，這名詞被譯作「世界觀」，假如不附上原文，我們在理解上便會有些困難了。——其實，這種例子眞是舉不勝舉的。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個人認爲在論文中——特別是在學術論文中，在必要的人名、書名、專有名詞，特殊名詞和習用語下附上原文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但我並不贊成某些人在三句中文夾上兩句英文。

我始終認爲，漢語是世界上少數音調鏗鏘、表達力最强的文字中的一種，作爲一個中國人，應該以能使用漢語來說話和寫作而驕傲。



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下）

迢迢

歡樂的新潮男女　紅磨坊脫衣艷舞

九時起，我們坐了一輛大的巴士，與各地來參加這節目的旅客一起。先去一個著名的小餐館，走到地窖裏，嚐試匈牙利的各種名酒，每人每種兩杯，飲得我們有點醉熏熏的。這地窖裏，另有一羣約三十多個青年男女在一張長桌前對坐着，她（他）們不時的在唱着歌，喝着酒，呼嘯着，互相擁抱、親吻。香烟燎繞，談笑無忌。他們的裝束和西歐的青年一樣，長頭髮，窄褲管，男女不分，在中國人看來，這是「亞飛」。但不是爲非作歹的亞飛，而是趨時的一羣所謂「新潮青年」，他（她）們是快樂的一羣。

想起我們中國大陸的青年，不是被迫在上政治課，作檢討，便是下放勞動，那裏有這樣的時間來舒展身心。雖然同是共產政治，毛澤東的手段比東歐共產國家可要殘暴多了。

嚐試過了各種酒類，車子就左彎右轉的轉到一個山頂上，進去一個古色古香的餐室，它的建築是酒窖形，四面沒有窗子，四周用磚砌成一個岩洞的樣子。我們分坐幾張桌子，晚餐雖然豐富，但食物都是乾、冷、硬而無味。最有趣的就是這餐館裏的吉卜賽樂隊，穿着吉卜賽服裝，用小提琴、風笛，奏着吉卜賽的音樂。還有一位歌者，很活潑的出來在我們桌子中引吭高歌；最後，還逗着我們同聲和他合唱，弄得全場的氣氛很是熱鬧。餐後，車子在各處名勝環遊一週，導遊指點我們看夜景。約莫到半夜十二時，最後的節目壓軸戲到了。導遊說，這間夜總會名叫做「小紅磨坊」，一切是仿照巴黎的紅磨坊而建造。我們六七人一羣，分坐在紅色天鵝絨的包廂裏，侍者奉上香檳。這間夜總會面積很小，包廂最多不過十個，不坐包廂的就擁坐在小圓桌子上，許多人擠坐着，倒也覺得熱鬧。

表演節目開幕了，原來是巴黎式的大腿艷舞，幾個舞中間又夾着有歌手，唱流行曲。這種艷舞，在巴黎的是十分大膽，時常是七脫八脫；有時是一對男女全裸，身上塗上銀粉或金粉作神像舞。但今晚的大腿舞，最大膽的亦只是穿三點比基尼泳衣，沒有裸體的。應該知道，這是奉行共產主義的匈牙利，能見到這種舞，實在難得。

因爲是已經深夜一點鐘了，老周看不到十分鐘就打起盹來，不一會就鼾聲如雷，引得各人都笑了。他太太推醒他，叫他看，他說：「這有啥好看，我們大埠，拉士維加，紐約的艷舞，不是比這個更好嗎？如果你好心，叫架的士送我回去睡覺吧？」我們當然不放心他獨自回去，但又不願早退，因爲這艷舞是在匈牙利上演，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心

閃光燈，揀着那些最色情肉感的，拍了幾張照片（見附圖）。誰知我一帶頭拍照，對面的，左右的遊客也紛紛的拍起照來。弄得閃光燈閃個不停。

文化久古蹟多　人民彬彬有禮

次日，我們就租了一架汽車，（每天七元美金，不包汽油。）由我們自己輪流駕駛，按着地圖，在市區、郊區到處遊車河。我們找到匈牙利著名的「泥浴」地方，但因季節已過，要明年才再有。我們順着指示，遊遍了環繞着布達佩斯的七個山峯，許多人家建築在山路上，有時我們停下車來問路，那些小孩子和女人，穿着的衣服都是不錯的，建築屋宇，也很美觀。在山頂上可鳥瞰到這首都的全景。原來這個大都市是兩個城合而爲一的，藍色的多瑙河，在中間蜿蜒而過。舊城叫做布達（Buda）；新城叫做佩斯（Past），合起來便是「布達佩斯」。

因爲匈牙利原是羅馬帝國的一州，所以文化悠久、古蹟特多。城市的景物，和人民的習俗，與奧大利的維也納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到處是古色古香，人民彬彬有禮，待人和善，就從下面我所見到的兩件小事，也令我發生好感。

一次是我和太太在酒店隔壁的一個賣小紀念品的小店子中，購買一些郵票、洋娃娃之類的紀念品。因爲銀包裏的銅幣太多了，我問那老太婆，可不可以換些紙幣給我？那老太婆不肯。但旁邊一對年靑的匈牙利夫婦，帶着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那男的連忙拿出他的紙幣來，把我的銅幣換掉拿去，還向我們含笑談話。可惜我們聽不懂，我太太見那小女孩十分可愛，就把手袋裏的香口膠送了些給她，她的母親竟叫她向我們親吻，眞是熱情極了。

第二件是我買了許多書籍和風景片之類，不便携帶，只得郵寄。在一間小郵局裏，郵務員不懂英語，我正感無法可想時，一個亦在郵局寄信的老太婆，自動的來給我幫忙，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教堂之一

感動。有時在餐室裏，因爲語文不懂，點菜不知如何下手時，鄰座的人，亦自動的來指點告訴。尤其是我們租了汽車到處遊覽，非但沒有人干涉、限制，有時迷路，人們莫不熱心指點。這時，我方才想到那南斯拉夫「哈利」的可惡，所謂冷酷、恐怖，完全沒有這回事。布達佩斯之遊，倒是我們「東歐之旅」最多采多姿的。

布達佩斯的古蹟名勝之多，景色之美，可比美巴黎和維也納，眞可以寫幾萬字也寫不完，還是略過了吧。

物價並不貴　外幣統制嚴

第三日，我們退還了車子，決心在市中心區購物，和觀察一下商場和市場的情形。匈牙利的首飾和銀器是很著名的，湊巧女人們對這兩種東西也最感興趣，凡有這種店子，兩位女太太，就必定走進去看看。我還記得她倆買了不少琥珀的手飾，周太太買了一件紅色的絨衣，據她的批評：「質料不錯，以價錢計（只十元美金）在美國是買不到的，單看那手工做的鈕孔便抵值了。在美國凡是手工做的東西，起碼在四十元以上。」但七元美金一件小童的綉花恤衫，我就覺得太貴了，而且他們要賣美金，不要匈幣。同時，我的手提袋，因爲裏面裝了小型電影機、錄音機，和照相機等等東西，實在是過重，竟然脫線破裂，只得在店裏再買一個。價錢也和在美國差不多，是捷克的出品，但到第二日，那拉鍊就壞了，只好一直的讓它張開着。由此可見，製作上還是「水皮」一點。

同時對於用錢方面，我也長了一道經驗。誰都覺得，旅行時帶旅行支票，是最保險的，失去可以報失，要自己簽名才可生效。旅行支票在西歐國家使用，十分方便，比如一張一百元面額的旅行支票，在法國使用，如說明我只換五十元美金的法郎，法國人可以給你找回五十元美鈔，只給你掉換五十元美金的法郎。但在東歐各國，就不同了，特別在布達佩斯，我一張五十元的旅行支票，我說只想換二十五元美金的匈幣，那女郎說不可以，因爲沒有美鈔找回給我，一定要我全換了。而且旅行支票要收手續費，美現鈔可作十足計，如一百元支票，只值九十五元。我眞氣極了，問她爲什麼？她說因爲這支票，要她們費許多手續，才能換到美鈔，因恐防是假的，所以不能不如此。（但是在西歐和南美，許多地方不情願要美鈔，而要旅行支票；有些地方，旅行支票比現鈔還高水一點。）我不得已，把五十元的支票全換了匈幣，但是用不完，到臨走時，想把這些匈幣再換成美鈔，可是用二十元美金換來的匈幣，等到你去換回美鈔時，只能換到十元美鈔。

青年導遊談革命　永不忘記爭自由

臨走的一日，在黃昏中，又由另一個青年領着我們到機場坐飛機到波蘭去。這青年也很和善，因爲到機場的路很遠，所以我跟他談了不少，我很誠懇的告訴他，我對匈牙利人的熱情和善，很有好感。並問他，對蘇聯最近侵捷的行動感覺如何？又問他，對於十年前匈牙利人革命起來反對蘇聯，匈牙利人是否淡忘了，或是否感到那次的革命是錯誤的行動呢？

你猜這個青年人怎樣說？他說：「我也是那次革命中的一份子，那次的匈牙利革命，蘇聯軍隊屠殺了十多萬匈牙利人。像匈牙利這樣的小國，又沒有自己的軍隊，那裏當得起大軍壓境呢。現在的捷克也就是我們那次革命的再版。」他又說：「誰不愛自由？自從那次革命失敗後，我曾逃到美國做難民，過了幾年，但是終又回來了。」我驚訝的問他：「逃了出去，爲什麼又回來？」他說因爲他抛不下那年老的父母，因爲他們不能做工了，又不能出國，所以他只好回來陪伴和奉養他們。我問：「難道共產主義國家不照顧老年人嗎？」他說：「照是照顧的，但一點點錢，弄得他們吃不飽，又餓不死。我因爲懂得英語，倒弄了一個高薪的職位。」停了一會，他又說：「說實在話，我覺得我這樣年青，獃在美國也沒有意思，不如回來爲國家做點事情。」我問：「做什麼事情呢？你不是一個革命分子嗎？」他說：「當然，我們要爭取自由，匈牙利人民的心，是永不會改變的……」

我把他和我的對話寫出來，也許叫人不相信這是一個受僱於共產政府的匈牙利青年導遊員所說的話，他膽敢對遊客的我們說這種話，亦可知像他這樣的人實在不少，事實上是普遍存在着的。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黃昏


布達佩斯小紅磨坊夜總會裏的大腿艷舞

人人爲我

自私，大概是動物的天性，與生俱來，縱那萬物之靈的人也無法根除（包括聖賢在內），所以宗教家說：人是有「罪」的。其實所謂「神無原罪」之說，是因爲「神」不需要穿衣吃飯租房子，如果祂也和我們一樣必須「三個飽一個倒」，能否無「罪」，恐怕很成問題。

記得從前的合作社有一句漂亮的口號是：「人人爲我，我爲人人」；話雖說得漂亮，可惜只限於理論方面，不少合作社的當權者的假公濟私，和外界比起來並無遜色，把漂亮的口號變爲「人人爲我，我爲自己」！所以人們常說：「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旨哉斯言！

據說，一個人存心的好壞，和他的職業很有關係。孟子說過：造矢的人，唯恐怕箭鏃不夠鋒利，不能把人射死；而造盔甲（函）的人，惟恐怕盔甲造得不夠堅固，會被人刺傷。這話直到今天仍無法推翻：所以長生店惟恐怕大家長生不死，做的棺材賣不出去；醫生惟恐怕無人生病；軍火商唯恐天下不亂；殯儀館惟恐死人不多。說穿了還不是一句「人人爲我」！

賣油郎並不是無緣無故地在這裏發牢騷，而是看到物業商會主席李福兆的談話，有感而發。李主席對於政府公佈的管制住宅樓宇加租法案，有六項不滿：

一、政府完全忽畧了與此法案關係重大的物業界方面的意見。他以爲在製訂前，應先徵求他們的同意。二、月租千五百元以下的住宅樓宇都受到保障，範圍太寬，應定爲七百五十元以下者。三、加租之後，再過一年始准再加，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五，而且還必須住客同意，太麻煩。四、加租不批准，申請人只能向地方法院上訴，官司不能打到英倫，太不過癮。五、政府應該强制住客登記，如有不合即令遷出。六、業主要收回樓宇自住時，必須申請法庭批准。自己房子自己住，還要受干涉，太無道理。

李主席洋洋洒洒說了那麼多，一言以蔽之：業主第一，住客該死！如果改爲「强迫加租法案」，主席先生大概就會滿意了吧？賣油郎嘆曰：

一、箇人利益比天高，換作他人輕似毛；
天下烏鴉一樣黑，人間到處是鴟梟。
二、人不爲己天地滅，人人爲我必流血；
何時無我亦無爭？君子道長小人絕。
三、長生怕見人長生，造矢造函生死明；
可嘆人多學造矢，世間那得有昇平！

話說「馬仔」

看到「馬」字與「仔」字連在一起組成的新詞，只是一年來的事，中國大陸無論國語或廣東方言似乎都沒有「馬仔」一詞。也許在下孤陋寡聞，未遍查史籍之故。南來香島，「馬仔」兩字，觸目皆是。但「馬仔」者，何許人也？至今在下仍是不甚了然。只能「估估吓」以見教於諸君。

「馬仔」與「幫閒」、「幫兇」、「馬弁」、「跟班」、「嘍囉」似乎甚爲接近，甚或統統包含在內。既幫「波士」之閒，又幫「波士」之兇；既有保衛「波士」之任務，又有替「波士」燃烟遞茶之義務，更要受「波士」呼來揮去的指使。這一「職業」，實在是不容易做的。起初以爲，只在撈家的範圍裏才有「馬仔」，才用得着「馬仔」。後來才知道，在香港人眼中一百四十四行中，沒有一行沒有馬仔。

常聽人說：「某某是某社長的馬仔」；「某某是某大主編的馬仔」；「某某是某大報社老總的馬仔」。然而卻想不到「馬仔」這頂冠冕的帽子戴到在下的頭上。某些人到處宣稱「寒山碧是萬人傑的馬仔」。嗚呼！倘如此處也有明鏡高懸的清廉衙門，在下實在想擊鼓高呼「寃枉啊」！

倘如在下果眞是萬人傑先生所豢養的馬仔，那麼萬先生也未免太「有目無珠」了，花錢去豢養「反骨」馬仔。因爲在下對許些問題的觀點，與萬先生都不盡相同，已見於文也不少。此外，在下若果眞是萬先生的馬仔，那麼也未免太「賤格」了。因爲別的馬仔總是要代價的，獨有在下沒有代價也甘願去做別人馬仔，不是「賤格」是什麼？

況且，迄至今日爲止，在下根本沒有見過萬人傑先生，這個馬仔又是怎麼做起來的？

在下倒會以爲，喜歡說「某人是某某人的馬仔」的人，是把封別人爲「馬仔」做爲一種攻擊別人的手段。攻擊別人，沒有什麼方法比得上將他貶爲「馬仔」更妙了。因爲「馬仔」必定沒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唯主子之命是從。而且還要做「幫閒」、「幫兇」、「燃烟遞茶」之類下賤工作。眞是「慳水慳力」又實用，後來經過一番研究，才知道並不盡然。

原來是自卑感作祟。有的人自己做了別人的「馬仔」，內心感到自卑自賤。也就希望大家都是「馬仔」。這樣不但令他「地位平等」，而且還可以大感慰籍。「大家都是馬仔，我做馬仔又有什麼出奇呢？」

這類人對「社長」、「主編」、「主筆」、「老總」、「大牌作家」的地位，雖寤寐以求之，卻明知自己除了能做一個「能幹的馬仔」之外，別無所長。也就因己而斷定，只有那些「大牌者」，才配有獨立的人格。

其餘小貓小狗是不配的。正像未莊的趙太爺，認爲只有自己才配姓趙，阿Q絕對不配姓趙的。這可謂是「馬仔之見」，難怪在他的眼裏，在某報或雜誌寫稿的小卒

家庭

藍海文

最後一顆星宿失去光明，
飛鳥的巢穴再也不能安靜；

調低彈集

人類是人間匆匆的過客，
為何搞得個個面目猙獰？
知心的話無人可以訴說，
虛偽代替了往日的真情。

回到家門卻遲遲不肯進去，
心裏懷着幢幢的鬼影；
再看不見真正的哭和笑了！
親生兒女也似陌生的路人。

罵人與被罵

張贛萍

我的四個孩子，他們平時都怕媽媽，一點也不怕我，在媽媽面前，規行矩步，在我面前，常扮鬼臉。有什麼要求，不敢向媽媽說，悄悄的向我說，如果我對他們的要求，有非要經過「內閣」同意才能答應的，他們寧可放棄要求，不願給媽媽知道。因爲我太太平時好罵孩子，我從來不罵孩子，所以孩子怕老母，不怕老竇。

孩子眞的怕媽媽，不怕我嗎？不見得。如果他們犯了我的「十誡」，他們就怕我而不怕媽媽。因爲我太太罵孩子，成了和尙唸經式的家課，罵來罵去是那麼幾句「阿彌陀佛」的現成話；平時有小錯是這樣罵，等到有大過時也是這樣罵。由於輕重不分，同一個調子的罵法聽多了，在孩子心目中的所謂怕，並不是怕罵，而是怕囉唆。可是，孩子犯了大過錯，他們一聽到我的罵聲，犯了過的固然會發抖，連其他沒有犯過的也會嚇得面靑唇白。因爲我對孩子的小錯，只是好言勸導，如果犯了大過而要罵的時候，那不但是風雲色變，甚至打亦隨之。我罵孩子列舉事實，剖析利害，只罵他犯了的事，不涉及其他，罵得他們口服心服，自知認錯悔改。

對孩子是應該罵的，但不要經常罵；經常罵孩子的父母，罵到孩子們不是怕你，而是厭煩。惟有平時不罵，把握了他們重大過錯才罵的父母，才能樹立眞正的威信，而且可收到罵的效果，使其知所警惕。

我不反對寫文章罵人，但不同意罵那些沒有重大過犯的人。對自己的孩子如此，對其他的人也應該如此。我認爲那些爲了個人利益而侵犯大衆利益，甚至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漢奸賊子固然應該罵，還有那些欺世盜名，而指東斥西，謬種流傳而自鳴得意，言僞而辨，行辟而堅的傢伙，均應該罵。罵人的方法很多，我最欣賞「剛陽的罵」，列舉過錯，根據事實，這些事實最好是大衆所不察，等你罵了出來大衆都能驚服的。理直氣壯，逐點斥責。這種罵，不但可把被罵的人罵得啞口無言，更可使第三者聽了擊節稱讚：「罵得好，罵得痛快，該罵！」其次是「陰柔的罵」，或以嘻笑怒罵出之，雖然傷皮不傷骨，卻可把被罵的人弄得狼狽不堪，哭笑不得。或只罵一些「你知他知」而大衆不知的事，這種罵，雖不能獲得大衆的喝采，卻能使心知肚明的被罵者，氣怒得牙癢癢的，但又只能悶在肚子裏出不了聲回罵。等而下之的便是「王婆罵鷄」、「潑婦罵街」，既舉不出具體可罵的事實，也罵不出一個名堂，雖然以最下流、最卑鄙的口吻罵了老半天，連他自己也不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被罵的人在一邊哈哈大笑，第三者聽了也嗤鼻冷笑！表面上他在罵人，實際上是醜化自己，這是最低能的罵。這種罵，徒然自暴其醜，貽笑大方，連原來帶有三分同情的人，也掩耳疾走，羞與爲伍了。黔驢之技僅止於此的話，現醜不如藏拙，我看，還是閉嘴爲妙！

屈原的精神

醉八仙

每一年的三百六十天之中，都有一個五月初五；時間既轉得快，所以也就每每覺得端午節來得頻密。聽到龍船鼓響，去年的粽子似乎還未曾在腸胃裏消化乾淨，又待要去買幾隻來吃了！

中國人之重視這個端午節，是爲了紀念屈原。我們數千年來的立國精神，就是以忠孝爲本；屈原不惜一死以冀得收屍諫之效，當然也就受到後人的無限景仰。

而他在文學上的貢獻也是很大的。由於楚辭與詩經之在南、北兩方互相輝映，終於開拓了中國輝煌的文學領域；辭賦之祖，屈原是可以當之而無愧的。

由於時代的進化，君主政權的沒落，忠的對象也有了改變。依照今日的觀點，則屈原之屍諫，可以說是愚忠。因爲今日的所謂忠，是忠於正義，忠於國家，而不是忠於一人、一派。何況像楚懷王那樣一個昏庸誤國的獨夫，是應該有力則去之，無力則棄之，爲什麼竟要以一死爲殉？

但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特殊環境。在屈原那個時代，每一個人都受到忠君思想的限制；社會風氣如此，屈原如果拂袖而去，就要爲千夫所指，斥爲不忠。爲了盡忠，也定只有採取這一屍諫的下策。

屈原要是生在今日，相信他是不會這樣做的，因爲今日效忠的對象是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一個皇帝。

看到了政治上像一團糟，他將會像現在那些爲爭取自由、民主而奮鬪的志士一樣，施展他的才能，去謀政治的改革。

但時代環境不同，當時的環境是不容許他這樣做的，所以結果就只有做了專制政治下的犧牲品。在今日看來是愚蠢的，但在當時，非如此就無由表現出他的忠烈。

我們在今日紀念屈原，也就是崇敬他這種忠烈的精神；至於行動，自不能拿他來做榜樣。我們要以明知不可爲而爲的行動去與敵人鬪爭，我們寧可被殺，決不自殺。

而在這道德淪喪的今日，紀念屈原以崇揚他的忠烈精神，也不徒是藉以發思古之幽情，對振奮末俗也是大有裨助的。許多人爲了一點小利益，竟連國家的敵人也呼爲爺爺；有的只是接受外人的幾張美鈔、日鈔，便不惜扮演一齣「台獨」的醜劇而「辱及祖先」。這些墮落的人心，就得賴忠烈的精神來感召，來挽救。

所以屈原的行動雖然不可效法，但他那種忠烈的精神，卻是值得崇揚、值得紀念的！

人海百態

小帳的故事

萬人傑

一

從前我到北方旅行，北方館子的茶房留給我最深印象。

當你在館子吃完東西，茶房奉上帳單，你付帳之後，給他們小帳，比方給一塊錢，茶房就高聲報說：「小惠一塊……」聲音拉得很響，也拖得很長。你走出門時，看到五六個穿白布長衫的茶房，排列門前，一齊向你鞠躬，齊聲叫道：「謝謝！」這情形，眞是威風十足，使你感覺得付出的一點小帳，十分值得。以視今日香港館子的茶房，態度冷淡，相去何只千萬里！

在香港，吃完東西結帳，給他小帳，我從沒聽過一個「謝」字，即使給到他們滿意的程度，極其量不過看不到他們的黑面孔罷了；如果你被認爲孤寒，那冷冰冰的表情，叫你難受。

香港小帳之風，雖比不上美國之盛，但，除了吃東西外，許多時候都免不了要付小帳，比方坐的士、修髮、洗澡之類；或住酒店、進醫院，賞錢是省不了的，否則不是遭到白眼，便有諸多不便。

小帳，香港稱爲「貼士」，也稱爲「金梳」。既已成爲風氣，不給貼士，便被視爲不近人情；給得太少也被嘲笑孤寒。究竟給多少才合標準？有人認爲最適宜是十巴仙貼士。即是說，吃了十塊錢東西，給他們一塊錢小帳；二十塊錢兩元，餘類推。但現在許多「高貴」地方，索性收「加一小帳」，即是埋單時，已將十巴仙貼士計算在內。但，因爲是「高貴」地方，光顧的紳士淑女，付鈔時仍會另給貼士，他們覺得「摸王」太難爲情了。

信不信由你，小徐因爲這些加一以外的小帳問題，竟然失掉他心愛的女朋友。這値得一些在拍拖時候的男士們作爲警惕的。

小徐追求年靑貌美的呂小姐甚力，經常和她到高尙餐廳喝茶吃餐。小徐家境不錯，家裏有足供他揮霍的金錢，所以他和呂小姐經常到這些高貴地方。不過小徐雖然富有，對金錢的花用，卻有乃父之風。父親做生意，算盤打得精，他也克紹箕裘，不隨便花一毛錢的。

一次，他和呂小姐到文華吃餐，吃完後付鈔，帳單是二十九元五角，他付了三十元；不久，侍者用銀盤子找回五角，他把手一揮，表示這五角錢賞給侍者，坐在他對面的呂小姐，頓感忸怩，故意移開視線，不看小徐與侍者的尷尬表情。

小徐看得出呂小姐的心意，對她解釋：「他們已在帳上加一小帳的了。」他的意思是說：這五角錢也不過多給的，其實大可慳番。

雖然如此，呂小姐仍感覺不夠面。更慘的是她常常到這兒光顧，這裏的侍者大部份認識她，有這麼一個寒底的男友，她覺得面色無光。因此，下一次小徐約她同遊，她借故婉卻。

這次的五角小帳不過是爆發點，其實呂小姐對小徐給小帳的作風早已不滿，不論帳上有沒有加一，他付給小帳照例不會多過一塊錢，儘管吃到二三十元，小帳不過象徵式。他不會考慮到少給一點貼士雖然伙記吹你唔脹，但女友總有一份虛榮心，不願男伴給人小覷或加以白眼。在和他來往的幾個月來，每次飲茶吃飯，最後付帳時她都感到尷尬，結果，小徐因爲小帳付得太寒，失掉了一位他心愛的小姐，此後的約會，總是被呂小姐用許多理由推掉，他一直還不知道呂小姐的不滿是爲了什麼。

給貼士沒有標準，有些人太孤寒；有些人則過份慷慨，往往貼士多過帳單上的數目。過猶不及，都是不適當的。大抵身家愈重的人給貼士愈少。

二

有過一段時期，我因業務上的關係，經常陪一位千萬富翁的老頭子吃飯。他習慣到中環一間著名大酒家，這間酒家是他的物業，他到這兒，例可簽單，在租項中扣除。

對於吃，這位老先生並不吝嗇，在菜單中，總是挑最好的，有時一頓晚飯吃到幾百元也不肉痛。當吃飽喝醉，侍者用銀盤端上帳單，他老先生在單上簽了名，就必問：「邊位有五蚊紙？」

我們巴結濶佬，照例爭着奉獻。他要了一張，放在銀盤上，就是伙記們的小帳，不管這一頓吃了三五百，五元小帳是例牌。濶佬出街，口袋裏從沒現鈔，這五塊錢一直是我們輪流付出，等如他請吃飯，我們付小帳。

後來我們幾個傍友覺得五元太不像樣，大家約好，老頭子要錢，就給他十元鈔。料不到這方法還是行不通，侍者並未得益。老頭子拿了十元鈔，叫侍者「打散佢」，換兩張五元的，一張作小帳，一張還給我，我和侍者都啼笑皆非。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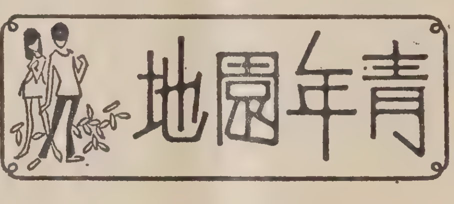
我有一位少年時代的同學老楊，最愛喝啤酒，一個人可以喝五六瓶，面不改容。可是，喝啤酒例必頻頻到厠所，否則肚子再大，五六瓶也沒法喝得下。一次，我和他在一家夜總會聽音樂，他又猛飲啤酒。三瓶之後，他到洗手間，去過之後，回來就不再喝，我好奇的問：「怎麼了，老楊，今晚沒興趣？」

老楊搖搖頭，沒說明理由。

他雖放水一次，但三瓶啤酒不是一次可以放得了，忍到面皮漲紅，也不再去厠所，還嚷着要走。當時我莫名其妙，後來問明原委，不禁捧腹大笑。

洗手間裏侍候的侍者，在桌上放了個盤子，專放小帳的。老楊小解完畢，他殷勤服侍洗手；老楊看看盤裏，起碼是五元鈔，不由失色，忍痛掏出一枚大銀，放在盤中；看到侍者表情不對，立刻遁出，不敢再進去，連他最喜歡的啤酒也不敢再喝。

他事後說：「撒一把尿五塊錢，還成話麼！」



廣告百怪

方程

近來常聽說今日的香港已經安定下來，物價高漲是社會進步繁榮的好現象，市民應該心滿意足這類高調，因此，我對曾視之為怪現象的商業廣告也覺得可愛起來了。

花一角錢買份大報，其中斗零買的是廣告，一份報紙往往有半數篇幅給這玩意兒浪費了；報紙的廣告不喜歡可以不看，聽廣播便不同了，廣播事業雖然有法定限制廣告時間，但扭開電視、收音機，一聲叮叮或者一句「現在是廣告時間」，節目隨時中斷，聽眾觀眾就只能被逼欣賞一連串的宣傳技巧。

我被逼欣賞之餘，「心滿意足」的把它歸納研究，果然發覺商業廣告倒也多姿多采，千奇百怪、肉麻有趣兼而有之。歸納起來，廣告宣傳法不外下列六類，願寫出來給大商家、大老闆們參考：

一、唯我獨尊法——又名最字法。閣下如果是香烟代理商，這項手法不能不用，只要說某牌子最香最純最平最靚最現代化，不吸過將會畢生遺憾，擔保烟友烟鬼紛紛向你掏腰包，連決心戒烟的過來人也會破戒一試；或者似是非的說某牌子全港全世界銷量第一，對一些憑銷量決定取捨的初級烟迷會有意想不到的宣傳効果。當然，「不食人間烟火」的好好先生是無可奈何的一個例外。

二、英雄崇非法——又名投機取巧法。烟迷之外，此地還有不少明星迷、歌迷、乜迷物迷，閣下賣廣告時，不妨訴諸權威，打動他們的英雄崇拜心理。例說某明星愛用本公司的香皂，某足球健將愛用本廠的香港腳特効藥等，那些迷哥迷姐紛紛起效尤，閣下「以一儆百」，保證盤滿缽滿。

此法相當流行，與「李氏七項宣傳技巧」的證道術相似，太空人抽香烟之類的廣告，便是英雄崇拜法的活學活用。

不過訴諸權威時要小心選擇偶像，譬如推銷鋼筆，千萬不能說是方程愛用來爬格子的一種，最好說尼克遜用來簽過文件，或者李白、杜甫用來寫過詩；推銷手錶可以說張良戴了才能準時赴圯上老人之約，梁山伯沒戴上它因此遲來三日，與祝英台抱憾終身。依此類推，不妨揑造歷史，捧出魯迅、羅素、貝多芬等死人來做活廣告！

三、煞有介事法——又名危言聳聽、無中生有法。儘管人家大力提倡旅行、游泳等戶外運動，近來卻有人說這些運動危及健康，陽光海水容易令人衰老，唯一補救方法是塗上乜乜護髮素、潤面膏。這並非造謠恐嚇，而是「煞有介事法」的最高境界，酷愛旅行如方程之流，聽了這些新潮衞生常識，為了「永保青春」，便得花錢買其潤面之膏，護髮之素了。

運用煞有介事法有一句口訣：語不驚人死不休。閣下的新產品如果取名刀牌，不妨跟關雲長拉上關係，說商標上的寶刀便是源遠流長的那口關刀；新產品取名龍牌，不妨說香港最近發現恐龍踪跡，或者懸賞叫人活捉恐龍。所謂眞作假時假亦眞，何況無中生有、危言聳聽已經是此地司空見慣的宣傳伎倆了！

四、信口雌黃法——又稱莫名其妙法。是煞有介事法的變相運用，閣下大可閉門創作，盡量寫出一些違反科學、邏輯的廣告詞語，例如對顧客說：「用盡無價寶也不能買到本公司的名牌香水，每樽只售三毫子者」，顧客只花三角錢便可買到無價寶，名牌香水不暢銷難矣。

或者故意違反科學，說某某名廠牙膏含有一百種豐富維他命，用了長命百歲，齲齒立即消失，缺乏科學常識的顧客一定樂於採購，如是我聞的名廠牙膏不暢銷難矣。

五、安排香餌法——此法近來大行其道。方程的嫂嫂就曾經上過釣。嫂嫂為了要獲得巨獎，一個星期內買了十幾打洗衣粉，參加砌圖有獎遊戲，結果十幾打洗衣粉全部發潮霉臭，汽車洋樓還是砌不出來。

正因為存僥倖心的人比比皆是，所以商家們最喜歡針對這種心理大動腦筋，安排香餌請君入甕，動以小利厚利，甚至出到機票、鑽戒、黃金，因此有人一口氣喝掉七、八瓶汽水；有人發狠買下幾年也用不完的髮乳髮蠟，這宣傳妙法便達到了預期効果。

如果上述五法都行不通，還有最後一計可用——大減價，這是逼不得已的最後一招，但也不失為推銷良方，要是運用得宜，我方程也會上當。

那次，某百貨公司大肆宣傳，說是舉辦一年一度清貨大減價，並且聲明「一流貨色，街邊價錢」。我不肯執輸，在半搶半買之下購置了一件一流的羊毛外套，當時滿心歡喜，對老闆的一年一度清貨實在無限感激，也為自己沒有錯過良機而慶幸。

第二天在街邊攤檔，也看見了款式質地一模一樣的羊毛外套擺滿攤子，問問價錢不但比我買的便宜，還有折扣可打。我辛辛苦苦搶購回來的原來是「一流價錢，街邊貨色」，只有後悔莫及。

上述廣告六法，一言蔽之，誇大宣傳而已，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面厚心黑，出奇制勝；或者生安白造，指人家冒牌；再不就先說些「斷市多時，存貨無多」之類的門面話，然後「徇眾要求，大量供應」，保證聰明笨伯如我之流一定不請自來，其門如市了。

寫到這裏，看到日本廠商特約一個電視節目，宣傳某種產品，他們特約的那個節目不是什麼，而是印象猶新、震人心絃的「侵略者」片集！這種廣告手法妙到毫巔，令人印象深刻、怵目驚心，方程寫的廣告六法全要「修正」，向日本廠商學習了！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 敏

村長當即命令村兵一排，向北方高地掩護警察退卻；他本人率兵一班，堅持陪本組臨夜西行，保護入襄陽。在大雪紛飛，滴水成冰氣候中，摸索啓程，此中滋味，難以形容。剛過小山坡，突見三數十條人影，在雪地中散開，我們亦只有嚴陣以待，靜觀其變。情形萬分緊張，生死在此一刹，只見電筒訊號，三短一長，打出了本組規定的信號。當即用電筒答復三長一短。不一分鐘，萬參謀的聲音出現；大呼：「組長，我來接應你們。」經此一叫，本組人員除胡參謀外，均已歸還建制。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大家會在此冰天雪地中會合。

原來萬參謀一向在棗襄西部邊界活動，數星期來，皆向襄陽專署二科連絡。棗陽失守，當晚半夜四時左右就在樊城見到閻縣長，知道閻縣長在十一點鐘時命令鄭姓夫婦，開了縣府的一部卡車，率同衛士一班，悄悄出城，向襄陽撤退，根本就沒有通知本組，所以萬參謀馬上將此情形向李專員報告。適巧行轅電告本組移駐，李專員知道責任重大，當時就允准萬參謀率兵一排，向東部邊區搜索，萬參謀選擇黃龍檔方向前進，就此機靈加上幸運，大家又重新團聚！

安抵襄陽，李專員設宴

當晚冒風雪向襄陽進發。一時啣枚疾走，沿山徑西行。走到天剛破曉，幸而大雪業已初晴，卒趕到十里橋。這是一個小市鎮，鎮口已有襄陽自衛團哨兵警戒。見到我們，趕來接應，在鎮公所休息，黃龍檔李村長已用長途電話，和專署聯絡後，和我話別，他卽刻要趕返黃龍檔。接着專署李專員與我通電話，要我一到襄陽，馬上去專署見他，他希望和我取得連絡。我們這幾十個人，又從十里橋兼程趕赴襄陽。

大約十時左右抵達，李朗星專員，表示一切需要，皆已準備，並設宴和本組壓驚。席間詳詢經過，並告我棗陽閻縣長刻住在樊城大街郵政局隔壁，俟本組在襄陽安頓後，希望我去見見他。並表示襄陽目前並無正式駐軍，他的意見，最好由本組和行轅連絡，爭取城防實力。我唯有唯唯諾諾，答應展開了工作後再說。他派了一個科員，跟着我往覓駐地。在南門大操場北側，我選了一座幽靜的道院住入，內裏只有老道士兩夫婦，甚合理想。到此一個多月來我們才算正式覓定了一個工作地方。

當晚和行轅連絡後，得到指示，着派王參謀去老河口工作，知悉已將川軍之一八×旅，由老河口調駐樊城，協助當地地方團隊，反攻棗陽。並派萬參謀專駐荆門，監視大洪山匪部動態。襄陽北屛宜沙，對長江防線有極大價値，令本組集中注意該專署之軍事佈置及動向。

襄陽與樊城，一水相隔，遙相呼應。次日，筆者渡襄水赴樊城，往晤閻縣長。見面後閻縣長聲聲對不住，並說省府責令他尅日配合國軍，反攻棗陽，那天晚上，實在因爲沒有時間通知我撤退，並望我包涵這件事。我雖然不高興見他，但他知錯道歉，亦就算了。問起司機夫婦，他說昨天已給他們盤川走了。

回憶那時在樊城的國軍，只有一個補充兵團管區，司令石補天少將，出身十八軍，在幾個月前，他的一個補充兵大隊長率隊，和交警總隊鐵路護路隊，在漢口北黃陂附近發生衝突，雙方都打死了幾個官兵。當時該案由筆者負責調查主理，石司令那時曾派了一個官員來漢，會同我的老上司行轅點驗組主任朱心持將軍，來向我求情。那時筆者年紀比較輕，做事太認眞，沒有通融，結果石司令給記了一個大過，幾乎下不了台。此次我既然到了樊城，索性去拜訪拜訪，順便察探情形。於是別了閻縣長，逕向團管區司令部訪石司令。名刺投入後，石司令不記前怨，親出門口歡迎，留吃午飯。飯後透露川軍一八×旅的實力，原來這個旅只有兩個團，現在老河口駐防，裝備極差，連迫擊砲都沒有，全旅不足二千五百人。旅長姓劉，戰鬪實力普通。現在這個旅若奉命調駐，最多是一個團來樊城，另一團仍須駐老河口，作爲倚角。至於他的團管區，只有二三百個軍士，和二三百條步槍、數十條湯姆生輕機，只能接交新兵，起不了作用。同時他本人將於過新年後，調赴雲南箇舊，余程萬將軍處任師長職。所以目前整個鄂北，應該派駐重兵，才能穩定長江南岸地區，否則大局不容樂觀。筆者有了這些資料，知道反攻棗陽這件事，談何容易！

石司令陪同巡遊樊城城牆一週，筆者覺得城堞甚矮，又毫無城防工事，不知道究是什麼原因？但城中頗熱鬧，百貨齊全，仍然一片昇平氣象。

當日胡參謀亦已安然返來，他在隨、棗邊區工作，跟隨自衛隊抄小路來襄，據說沿途和土八路皆有小接觸。李先念部目的只在奪糧，在這嚴冬時候，大批糧秣皆向大洪山區搬運。如此看來，判斷匪軍正式進攻鄂北，尙非其時，因爲此種動作，皆係取守勢的準備。

大地回春傳喜訊　康澤來襄設綏區

筆者等在襄陽過了舊曆年，二三個月當中，人事滄桑。此段期間中，一八×旅劉旅長已在樊城，設立司令部，也曾派兵一營，配合閻縣長的五百自衛隊，試圖反攻棗陽。因爲裝備窳劣，兼士氣低沉，每次都無功而返，變成了守城有餘，進取不足。同時劉伯承的一個縱隊，不時佯攻老河口，牽制一八×旅，

不敢輕用主力，攻取棗陽，雙方形成對峙之局。此時樊城團管區撤銷，石司令調赴雲南任師長，臨走時把僅餘的二百餘人槍亦帶走，局勢外弛內緊，日甚一日。

老河口王參謀情報源源指出，陳賡部，已由川陝鄂邊區，有向東南出擊趨勢，箭頭指向老河口，暨川鄂地區一帶。

在此局勢下，襄樊實力，依然係川軍的一個團，另外由專署李專員擴編自衞團，收容各地紅槍會、大刀會、綠林人物，自成一個自衞總隊，用以增加實力。但是此種究係自己安慰自己的做法，於大局並無益處。

在民國卅七（一九四八）年二月的時候，連距襄陽北百餘華里的河南新野縣，亦為劉伯承匪軍攻佔。雖則只佔據一個短時間，這種威脅，亦夠襄陽百姓們受的了。

突然一個早晨，我們住的地方對面，東南城角一間很大的學校外，四個角落地方，有人在建築堡壘，且係用鋼骨水泥做材料。筆者當時覺得奇怪，莫非這裏要成立一個重要的指揮所？臨時擬了一個電稿，交祁台長當晚查詢。據行轅電示，南京國防部已批准襄樊成立為第十七綏靖區，司令官就係前別働隊的康澤將軍。適由意大利返國，不日走馬上任。

三月初旬，襄陽城內，由輜重兵團用汽車由宜昌運來了一隊化學砲兵，附重迫擊砲六門。據說該砲係最新式之化學砲，彈頭包括燃燒、毒氣、爆破、殺傷等信管，射程達六千公尺，威力極大。入城之後，掩蔽得很嚴密。

隔了一個星期左右，跟着到了一大隊青年政工隊，男女約有三四百人，來搞襄樊的民眾組織，原來這些都是十七綏靖區的先頭部隊。在這段時期裏，我們對面，學校四個角落的堡壘，亦已次第完成。

三月底某日黃昏時候，來了一排憲兵，及特務連，衞護着一批官長到達，馬上進駐學校。從那時起整間二層屋宇，就變成十七綏靖區司令部。

翌日，專署來了請貼，說是和康司令官接風，席設在某紳士的院落內，一定要筆者作陪客。筆者為着本身任務關係，當然極樂意見見這位中國特工界的老前輩，在中午時候，筆者身穿便裝赴宴。只見李專員陪着一位粗眉大眼，身材胖濶，領掛陸軍中將的人在談話。滿口川音，經專員介紹，才知是康司令官。康澤人極謙和，轉身叫請副司令官來。不久一位身材高大，黑實肥胖的軍官走過來。康澤指着筆者說：「這位就是行轅派來的黃組長，這位是郭志勳副司令官。」寒暄過後，綏署第一處處長以及二三四處長皆過來彼此介紹，筆者健忘，只記得當時的二處處長係董益三（保密局秘書調任）。此公身材瘦削，不大說話，那時領掛少將，亦頗威風。

宴會時，記得康澤詳談赴歐經過後，說是這次返國二三天，就奉蔣總統命派任十七綏區司令官。又闡述剿共之道，在於組織民眾，故此特由國防部派來了一個政治大隊，幫助工作。至於兵力，其重點在於改編自衞總隊，收集民間武器，組訓成軍，這就是他的資本。至於組織工作，他本人有經驗、有信心；行軍打仗，則有郭志勳副司令官，因為郭副司令官，久歷戎行，和劉伯承在川軍時同為旅長，所以劉伯承的戰術，副司令官有深切的瞭解。此次綏區成立，可謂得人。聽其口氣，頗具信心。最後當然順理成章由李專員致歡迎辭，不外互相捧場，互相標榜。下午三時散席，董處長已悄悄請我隨時往處部連絡，交換當地及綏區資料，以便協助他展開工作。

綏署組織不健全　康澤是無兵司令

筆者藉此機會，以後常常進出綏區司令部，守衞的憲兵中尉排長亦係廣東人，筆者以同鄉關係，綏區司令部內人員的動態，根據排長日日報告，已瞭如指掌，同時進出亦十分方便。漸漸和該排長已成為老友，由這種關係知道郭副司令官，係由軍官總隊調來的，只係和康澤同鄉，別無其他淵緣。康澤係別働隊的鼻祖，打游擊搞滲透的好手，至於大軍作戰，則膽識經驗，皆遜人一等。現在主持整軍，要正式打仗，惟有以郭志勳的馬首是瞻。至於第二處處長的保密經驗，當然豐富，但是正式要佈置外圍，爭取敵軍情報，他亦不知從何着手，何況人地生疏？所以整個司令部內裏幹部極不健全，遑論合作作戰。敗徵早露，更有共諜潛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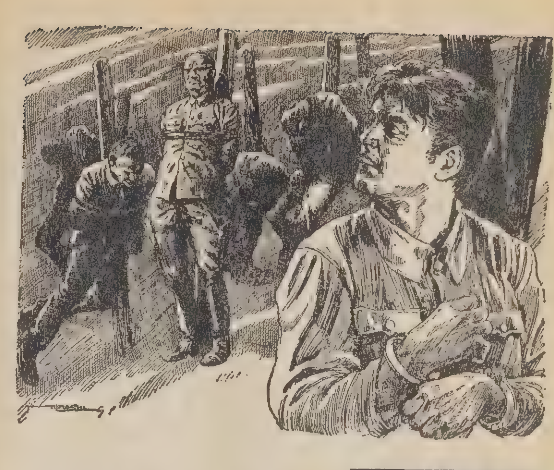
四月份，綏區所做的工作，就係加緊組訓，督導專署擴編自衞總隊，其餘的只是每日召開檢討會，討論這，討論那，都是些紙上談兵的話兒。說起來，亦怪可憐，實際上康澤只係一個無兵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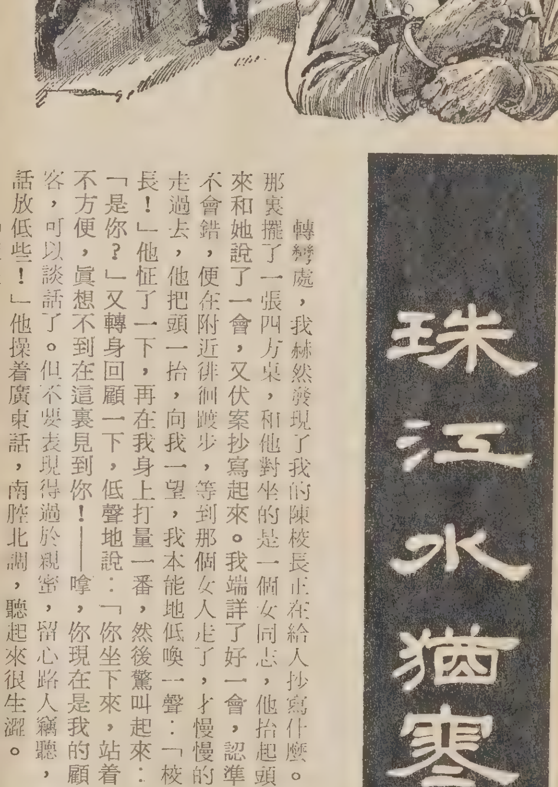
五月局勢開始嚴重，襄陽西北重鎮老河口，劉伯承已用部份主力正式圍攻。川軍一八×旅的一個團無出擊餘力，只有挨打，能夠堅守，已算難能可貴。到了五月下旬，郭副司令官奉命到老河口督師，說也奇怪，郭志勳一到，戰事立刻平息。但是筆者屢接情報，證實郭志勳和劉伯承，不時有特使往還，苦於當時兵荒馬亂，王參謀孤掌難鳴，無法拿到證據。此事如此重大，惟有具報行轅備案，惜適逢武漢行轅改組，正在易名為「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由白崇禧上將主持。前主任程潛，改調長沙綏靖公署。雖則本組未有絲毫調動，但上級各大處部正在換人，故此本組如此重要的情報，可能就給歸檔存查，無人注意。

榴花怒放的盛夏，筆者鑒於局勢日非，在六月初旬，一人週遊襄陽一匝。由小東門上城堞，見到牆高數丈，護城河早已加濶，沿城堞築的交通壕、掩體、機槍巢，比比皆是。工事設計週詳，交叉火網嚴密，深溝高壘，連綿環繞東南西北各門，各種火器陣地，應有盡有。筆者躑躅各處，流連忘返，當時亦認為憑此城防工事，足可禦匪三個縱隊之眾。黃昏後返組，詳詢城防工事係何部隊所築？經專署二科答覆，才知係國軍八十五師駐襄時所建。觀微知著，可知康澤確不懂領兵，蓋有如此好的防禦陣地，從來未見過他上過城堞視察，派兵演習。一旦有事，相信各部隊連進出陣地的地方都會弄錯，因為是一系列錯綜複雜的多層陣地。

六月中旬，綏區突召開聯席會議，郭志勳亦趕回參加，筆者奉邀出席。記得那日由康澤主持，席間大意謂鄂北正受匪軍壓力，李先念部將西出大洪山，夾擊襄樊。

（四）





珠江水猶寒

【19】

馬森亮

轉彎處，我赫然發現了我的陳校長正在給人抄寫什麼。那裏擺了一張四方桌，和他對坐的是一個女同志，他抬起頭來和她說了一會，又伏案抄寫起來。我端詳了好一會，認準不會錯，便在附近徘徊踱步，等到那個女人走了，才慢慢的走過去，他把頭一抬，向我一望，我本能地低喚一聲：「校長！」他怔了一下，再在我身上打量一番，然後驚叫起來：「是你？」又轉身回顧一下，低聲地說：「你坐下來，站着不方便，眞想不到在這裏見到你！——唔，你現在是我的顧客，可以談話了。但不要表現得過於親蜜，留心路人竊聽，話放低些！」他操着廣東話，南腔北調，聽起來很生澀。

「校長——」

「別這樣叫我，我叫張同志，是街邊的大眾秘書！」他一邊掏出了拍紙簿，裝成要給我紀錄什麼。

我會意一笑，改口說：「是了，張同志，濶別很久了，幾乎認不出！」

「是一日三秋吧！像我——」他馬上把眼鏡除下來。「視茫茫，髮亦蒼蒼了，還虧你的眼力夠。看來，你的樣子好似沒有變！」

「也變了！」我用手摸一摸下巴。「這不是已軍事設防了嗎？」

他跟着笑一笑，繼續問我：「你一向就住在這裏？」

「剛從鄉間搬出來。你呢？」

「明天就是三週年紀念。」

「住在那兒？」

「就在這兒。」他隨向梯間一指。

「幾樓？」

「樓梯底。」

「爲什麼？你的家人呢？」

「說來話長了。」他喟然嘆了口氣。「慢慢才告訴你吧，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在酒店裏。」

「那我今晚去找你談談。」

「你不能跟我一起住嗎？這裏太不行了。」

「你還未知情況，我怎也不會離開這裏，這是我的生活地盤呀！」

「這有什麼要緊？你可以白天來這裏座鎮，晚上回去酒店歇宿啦！」

「唉，如果每個人的算盤可以隨意撥的話，世上就沒有失意人了。你不知道，現在搶飯吃的地盤比過去那些軍閥搶地盤還緊張萬倍。現在流落在街邊的高級知識份子比牛毛還要多，爲了吃飯，大家都在虎視眈眈要佔據一個地盤，那怕是樓梯底，現在已變作能蔽風雨的臨時公寓，何況這裏又可以設檔做街邊秘書？如果我離開了這裏，人家就馬上接收了這個不設防的地盤，說不定連枱子都給搬走。這一來，我豈不要過遊民生活？失業帶來的麻煩，你是體會到的！」

「難道這職業很好嗎，值得你留戀的嗎？」

「不管它好不好，體面不體面，收入卻是相當的。」

「光顧的是什麼人？」

「街坊上的幹部，工廠裏的女工。」他驕傲的微笑一下。「你知啦，我是語通南北，學兼中西的秘書呀！哈哈！這是新時代，知識份子的職業就是代人寫書信，職業份子的知識是請人寫書信的。嘿！何況——」

他忽然住口，因爲正好有個穿制服的女幹部匆匆擦身而過。

「還是我去你處坐談吧。」

「什麼時候？」

「今晚九點鐘，方便嗎？」

「好，請依時，我等着你。」

我回到了酒店，歇了一會，給紹芬寫了一封長信，躺下來，看看天容上的行雲，已漸呈凝結狀態，陽光亦開始收斂，不久，整個城市被燈光統治了。

我留心聽着走廊上的腳步聲。我記起：陳校長的腳步是相當沉重的，在學校的時候，同學們正聚在一起聊天，一聽見這腳步就嚷：「校長來了！」立即緊急疏散。——

「彭彭彭！」突然有人敲門。

「誰？」我照例問一問。

「開門！」聲音十分粗野，不像校長的聲音。

走入來的是一個穿黃制服的派出所同忐。他把眼掮視過每個角落之後，才問我。

「你叫什麼名字？」

「李祥生！」

「那裏來的？」

「農村。」

「有遷移證嗎？」

「有。」我馬上把那張「生存證件」遞過去。他反覆看過了。繼續問：「居民證呢？」

「還沒發下來。」

「爲什麼要住酒店？」

「因住處的人太多，住不下。」

他再端詳一下我的臉孔，在簿子上劃劃，連起碼的客氣話也不說半句就出去了。

這是循例的檢查，雖只寥寥幾句話，卻像投下一枚定時炸彈，一種極不尋常的精神威脅。

黑夜，天上人間的壁壘愈加分明，星兒神秘的在高空擠眉弄眼。街上越來越熱鬧，行人的爭吵，汽車的吼叫，警察的哨子，收音機的歌聲，滙成一支神秘嚴肅的交响樂。靜靜的欣賞下去，就可以隱約聽出人類和社會的不平。

走廊上，經過一陣嘈雜騷擾聲後，陳校長眞的到來了。我忩忙把門關上，招呼他坐下來，他這時穿的是唐衫西褲，拖着木屐，背有點微彎了，稀疏的頭髮覆蓋下，横貫了幾條被無情的歲月剷下來的深溝淺坑。若不是那副眼鏡的掩飾，準可以看出眼尾的縐紋還要多，面龐已削成三角了，和當年的英俊瀟洒神氣相比，簡直判若兩人，有一點不易改變的是他永遠那樣笑嘻嘻，表現得很樂觀。

他坐定後，喝了杯茶，我就問：

「校長！吃過晚飯沒有？」

「還早呢，這裏——」他一面在袋子裏掏出一包東西和一樽酒來，說：「喏，這是花生、酒，我們可以密酌細斟了，喝完，再上酒館去，我請客。眞是相逢如隔世，——」

「校長還有此興緻？」

「興緻？哈哈哈！也許人家喝酒是在快樂的時候，我只有在不快樂的時候才會喝點酒。假如我現在春風得意，有權有勢了，那就根本不需要酒，因爲沒有酒也能快樂！來，喝一杯，放開胸懷，大家把事情看開些！」

「要我看開些，何以見得？」我故意反問一句。

「唔，也許是我的臆測。不過，社會上現在有一個公式，比幾何方式還準確，套上去絕不會錯。知識分子的前途就是這樣，要麼就靠攏，可以風雲際會；要麼就潔身自愛，忍受排擠與奚落。過去階級的劃分是士農工商的，現在是工農兵佚的天下，貧士和商人就變了統治的對象！」

「那麼你呢？校長！」

「我嗎？唉！可說平生誤我是政治了。」他喝了口酒，抹抹嘴，繼續說下去。「說起來就話長。當年在抗戰的時候，我被人轟下了校長寶座，就跟着一位親戚跑到重慶去，混進一個直屬部裏當科員，勝利後回到南京，榮陞了科長，就在那時結了婚。那年你從上海到南京來看我時不也見過她嗎？」

「是，她還是廣東人哩！」

「不錯。後來，添了一個女兒，生活過得不錯。可是，共產黨來了，我們便隨政府南遷，一遷就縮到了香港，以爲從香港可以迂道去台灣的，不料此路不通，行不得也，成千成萬的政府人員，像我一樣望洋興嘆。你知道，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也是廣東人的地盤，以我這樣一個遠道逃來的外省人，確實一點辦法也沒有。就在那時，我的妻子也背叛我了，她帶了女兒跟一個老華僑到美國去了。這樣的一個致命打擊，我的心情你是可以理解得到了——」

說到這裏，他的聲調幾乎聽不見，眼圈有點發紅，勉强鎭靜一會，再喝一口酒，繼續說下去。

「正所謂內憂外患，人禍天災，在政府無力照顧，朋友無能幫忙的時候，我有什麼路可走呢？爲了生活，不能不鋌而走險，返回大陸了。初期在一間合作社當會計，但不到半年，又說我的歷史不清白，無條件開除了。——不過，塞翁失馬，還算幸運，今天做了街邊秘書，比做公務員還要好。」

他低下頭，剝他的花生。我也替他難過，想找些另外的話，避免挑起他的舊愁，便問：

「街邊秘書的收入相當好吧？」

「的確不錯，」他忽然抬起頭，眼鏡閃閃生光，說：「確出乎意料之外，這是一種冷門職業，誰都會卑賤它的。但越被人卑賤的工作就越不平凡，往往入息會使人難以置信。像我現在，平均每天的收入起碼有十多廿萬元，雖然是抄抄寫寫，你看有那位公務員的薪金能比得上我？」語調謙虛而帶點自驕。

「什麼都反常了。」我說。

「不，這種現象是經常存在的。想想過去在南京的時候，高級公務員比不上擦鞋童的收入；一個部長的生活不如賣燒餅油條的那麼舒適，這又從何說起？告訴你吧！有兩個舊同學，他們的收入比我更好，而且職業比我更有意義呢！」

「那一個，我認識的嗎？」

「怎麼不認識？你們還相好的哩！不過我現在不告訴你，改日帶你去見見他們你就知道了，恐怕你會吃驚呢！」

街上忽然傳來一陣呼打喝叫的聲音。我們不約而同的走近窗子，探出頭向街上望去。只見一個身穿列寧裝的青年，給三個聲勢洶洶的武裝民兵包圍住，其中一個正在咆哮：

「你媽媽的，這回還跑得掉！」同時把槍口對準他。

另一位民兵比較矮些，也把步槍從肩上卸下來，猛力在那個青年的大腿上一撞，嘴裏也罵：

「還要走？你這該死的惡覇，王八蛋……」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第四章：血染西南　川康一片紅

劉伯承將成西南王　闕麟徵大罵劉文輝

號稱六十萬國軍的西南保衛戰，就是這樣被共特拆垮的，除了胡宗南的部隊，大部份都安全地撤退出四川與西康之外，其餘的全做了中共軍的俘虜，至於這樣多投降叛變的將領與部隊，中共如何處置？個人怎樣下場？尚有雲南方面的盧漢叛變，國軍李彌兵團的遭遇等情形，以後再分章詳敍之外，現在我要將共軍進入四川，及正式入駐省會成都市的情形，作一報導。由於本文的資料來源，都是身經目擊的，爲敍事方便，及更能證實當時的逼眞情景，我也用第一人稱寫出這章「血染西南，川康一片紅」的血腥賬。

共軍之所以能如此順利，從未遭遇重大抵抗，便解決了整個西南，除了以上所記的川籍將領投降靠攏，及共特之無孔不入的原因外，另有一種「攻心」的傳言，也是促成國軍防線瓦解的因素，那就是四川人對於劉伯承的嚮往；以及與劉伯承有私交關係的各界人士，對他的歡迎。

因爲當共軍向西南進攻之初，川康兩省便風傳中共方面的軍事指揮官是劉伯承，而且將由劉伯承主持「解放」後的西南軍政事務，這對川康兩省的民心士氣，是具有攻心作用的。因爲劉伯承在四川內戰時期是川軍第一軍團長，驍勇善戰，薄具威名；而且在內戰中負了傷，打瞎一隻眼睛。他在那時聲名既好，朋友也多，不但川康兩省的人，提起劉瞎子或獨眼龍的名字，個個均翹大姆指，表示此人「硬是要得！」尤其一班與他有交情的所謂「第一軍熊系」人物，如但懋辛、張仲銘、邱翥雙、余際塘等，更是喜形於色。以爲劉伯承來四川，對他們不但沒有壞處，可能還有好處。當然，劉伯承也早已透過共特，向這班軍、政界或在地方上有潛勢力的「紳士」人物，做過工夫。這些人之中，有的是與劉伯承共過患難的同事；有的是當年與劉伯承嫖賭在一起的好友。這班人聽說劉伯承負責進攻四川的軍事指揮，以及將來要在西南稱王的消息，一個個都在打着如意算盤，不但不怕共軍來，還希望共軍早點來。他們就憑着與劉伯承的老交情，大家都在強調講述「我當年與伯承如何如何」的故事，有如愛說「我的朋友胡適之」一樣，藉此沾光誇耀一番。

有一個最明顯，也是眾人所知的故事，就是會本刊老編親自執筆撰寫的「共軍尅星，抗日名將闕麟徵」任軍校校長時，會在軍校紀念週，大罵劉文輝無恥！事因某星期天闕麟徵與劉文輝一同參加一個宴會，在宴會上，劉文輝就曾當着闕麟徵的

表示對劉伯承的友誼。闕麟徵氣不過，當時不便發作，等到第二天在軍校紀念週上，便指名劉文輝大罵。人心之墜落，戰志的動搖，由此可見一斑。

希望來的偏不來　懼怕來的却來了

等到共軍正式進攻四川，而指揮攻川的共軍將領果然是劉伯承，這批人的高興，自不待說；連其他與劉伯承沒有關係的軍、政各界人士，及地方士紳，也在暗中打聽誰人與劉伯承有眞交情？以便走這個人的路子，作爲將來的庇護攀援。因爲這班混蛋，他們以爲這也是與以前的內戰一樣，用官僚手法來應付未來局面，想在紅朝新貴之前鑽空子。

另一方面則是以上所列舉眞與劉伯承有舊關係，老交情，或又早已與共特接過頭的人，他們也藉此招搖，四處接受他人的請託，策劃他們及時準備，迎接劉伯承入川的種種行動，以便向劉伯承討賞賣乖，表示「你還沒有來，我已經替你做了不少拉攏地方勢力的工作，我這樣夠朋友，你也要打賞我這朋友一官半職吧？」

這種心理與現象，是非常普遍的。

再等到劉伯承於民卅八年十月初旬領軍進入四川境；十一月下旬便把重慶不打而將羅廣文兵團趕跑了；十二月中旬又將樂山到西昌的公路截斷，佔據了樂山；繼而佔領新津，將川康交通幹線全部斬斷，連最大的新津機場也控制住，使川東、川西、川南、川北的國軍，再也不可能撤去西康，簡直成了甕中之鼈。劉伯承本人，這時坐鎭在距離成都只有一百華里的簡陽縣，指揮共軍。

以上這些與劉伯承有老交情或新關係的四川要人們，聽說劉伯承到了簡陽，他們更是手舞足蹈，歡喜若狂，一個個無不暗中在找路子與劉伯承聯絡，劉伯承也暗中派人向他們再三致意。等到胡宗南的部隊一撤出成都，王瓚緒與曾慶集爭着警備成都，十二月廿五日在成都智育電影院召開所謂「治安會議」時，大家便高興彩烈的爭着發言，主張籌備一次盛大的歡迎會，迎歡「我的朋友劉伯承」正式入城，接管全省軍政。如是，推派代表，前往簡陽迎接劉伯承。

可是，第一批代表回來說：「劉伯承還不準備入城」；第二批代表回來說：「劉司令員還不準備入城」；於是，再派第三、第四批代表，所得回答，仍然是不準備入城。正當大家感到莫名其妙，不知劉伯承爲啥子事體久久不入成都時，忽然消息傳來，劉伯承已由簡陽去了重慶，而且決定不來成都了。

這個消息，不但把熱巴巴的許多自認與劉伯承有關係的人，弄得大失所望，更不知劉伯承不來，究竟誰來？難道還有什

的西南保衛戰

這眞是希望來的不來，恐怕來的卻偏偏來了。

賀龍進入成都　降臣失去憑藉

因爲賀龍的出身，誰都知道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湘西土匪頭子，他在四川人的心目中，是一個蠻不講理，最好亂打亂殺的魔王。這消息，不但自以爲可依作靠山的劉伯承一班老友們於失望之餘，感到有三分畏懼，認爲這個土匪頭難搞，就是連成都的老百姓，也聞賀龍之名而有點膽戰心寒！

不過，大家都猜不透這是什麼道理？四川是西南的重心；成都是四川的省會，劉伯承既然身負整個西南的軍政責任，爲什麼不坐鎮成都？就說是另有要務，非趕去重慶不可，那又爲什麼到了簡陽這許多日子，也不進入成都看看，竟過門不入的便一逕去了重慶？

據說，在整個共軍進攻四川的過程中，他們就從未聽到過賀龍也來了四川的消息，而且賀龍一直是在西北，擔任第一野軍彭德懷的副司令員，怎麼忽從天降似的，一下子不但來了四川，而且要由他後來居上，坐鎮成都？

對於這些疑問，是誰也找不出答案來的，就是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王瓚緒、向傳義等這一班頭頭，也是一頭霧水，百思不得其解。找到他們的幕後共特詢問，這班共特見到胡宗南的部隊跑光了，「解放」戰爭也結束了，他們也開始有點高高在上的味道說：「這是中央的事情，誰也猜不到的，中共決定要賀龍同志來成都，總有重大的理由在。你們不必胡猜，準備歡迎賀龍同志好了。」

直到這時，對劉伯承滿懷希望的人都失望了；自以爲可憑老交情或新關係與劉伯承打交道的人，同感失去了憑藉，同感到劉去賀來，今後難搞。

但是，失望是這班投機者內心的苦惱，中共中央既然派定了殺人王賀龍接管四川軍政，要坐鎮成都發號施令，這班四川人是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甚至發出一言半語怨尤話的。他們也知道，共產黨不如國民黨那樣好說話，如果是國民黨執政，他們只要聯名發一個通電，表示歡迎劉伯承，拒絕賀龍便可發生一定的「尊重民意」的效果。可是，共產黨是不會吃這一套，更不會賣他們這班降臣叛將的賬的。因此，不管這班人的態度如何，既然劉伯承已走，賀龍要來，大家還要趕快籌備盛大的歡迎儀式，提心吊膽的，恭恭敬敬的把賀龍請到成都城來聽其擺佈。

現在話又得說回頭，四川人自從聞知共軍入川起，一路勢如破竹，解決宋希濂兵團，攻擊羅廣文兵團，逼走胡宗南的部隊，擊潰楊森、孫震、孫元良……等等國軍隊伍，截斷樂西與

始至終都是劉伯承的二野戰軍，怎麼忽然間好像從天上降落下來一樣，會鑽出一個第一野戰軍的賀龍出來呢？這內幕不但當時的四川人莫名其妙，可能讀者也會莫名其妙。我必須對賀龍的來頭作一解釋。

中共中央的戰畧計劃　劉、賀各有使命入川

說到賀龍的入川，便要扯到中共中央對西南地區進軍的整個戰畧部署；說到劉伯承不入成都，而由賀龍坐鎮成都的原因，又要扯到劉賀兩人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共高層人事之間的封建思想等等問題。因爲賀龍是從北道入川的，他奉命率領第一野戰軍的十八兵團周士第部從山西與陝西向南進軍，越過秦嶺而夾擊川康。不過，中共軍事首腦部門對「解放西南」的整個戰畧計劃，是要把國軍逼到川西平原，截斷川康交通，以免國軍退到人事沒有把握，地勢又易於防守的西康山地，而使戰事曠日持久，由國軍在西康建立據點。

中共中央根據這個戰畧計劃，一方面限令劉伯承的二野戰軍，從湘鄂兩省入川，將攻擊箭頭指着川東川南，一直向川西川北打。另一方面則命令賀龍指揮十八兵團，停留在西北保持壓力，不必迅速前進。只要將四川境內的國軍，截留在川北川西地區，等待劉伯承部追擊到此地區後，形成夾擊之勢，然後達成圍殲或迫降的目的。以後戰局的演變，果然不出中共中央所料，而且出乎意外的順利。所以賀龍的部隊毫無動靜，劉伯承便將整個四川的國軍部隊解決了。因此四川人便只聽到看到劉伯承從揮軍入川起，一路猛攻銳進，所向披靡的凜凜威風，卻看不見賀龍在西北方面按兵未動的抑留作用；大家只知道劉伯承的動向，對於賀龍的行踪便無一所知了。

事實上也是如此，劉伯承將四川全境的國軍解決了，賀龍的部隊還沒有沾到四川的邊。因爲胡宗南的部隊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日晚上撤出成都之時，賀龍所率領的十八兵團，其前衛部隊，還遠在劍門關之外。因爲賀龍一直停留在西北，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並未逞強好勝而輕舉妄動過。

因此，賀龍的入川行動，是得知國軍胡宗南部已經撤出成都，才率領十八兵團匆匆忙忙的趕來成都。這就難怪四川人對於賀龍的突然來臨，有如從天而降之感到驚奇了。

賀龍忽然出現成都附近之簡陽，只是使四川人感驚奇，但是，更使四川感到駭異的，則是上述的第二個問題，爲什麼劉伯承不入成都，而由兵未刃血的賀龍接管成都？

要知此中內幕，下回自有分解。

（廿）

三郎

幽京生死鬥

白萍 譯

十五：沙吉都斯證實麥菲將軍已經被抓去

伊洛娜打手勢叫他先向前走，他們佝僂着身子向前奔跑，越過公路，到了鐵絲網旁邊的暗影中俯伏下來。

他回頭看時，只見伊洛娜正站起身子，突然地，照明彈射出，一聲響，光如白晝，跟着，又一聲響，訊號彈射出，流星似的碎片向沼澤區、公路和瞭望塔墜下來。

伍特和伊洛娜站在鐵絲網旁邊，浴身強烈的光芒中。

他們並沒有逃避的機會，有人在伍特右邊高聲叫喊，他立即轉身，見到朦朧中有人跑來，舉起手臂，槍管指來，他立即把伊洛娜推倒地上，及時避過了掃射過來的槍聲，路旁有一道壕溝，伊洛娜滾身下去，伍特也尾隨滾下，槍彈把他們剛才站立的地方射擊得冰土橫飛，但接着就靜止下來了，在頭上，照明彈緩緩下降，強烈的光線漸漸減弱。

「你被擊中嗎？」伍特低語問道。

「沒有，但我們完結了，他們發現了我們的踪跡，沒有辦法過界了哪！」

照明彈冉冉而滅，夜間的奇異白色漸漸地黑暗下來，五特打手勢要伊洛娜不要動，停留在原處，手腳並用地沿着壕溝向前爬去。附近公路上傳來了腳步聲，一步，一步，閣，閣，閣地，然後，停下來，一會兒，這哨兵又走近過來。

伍特俯伏，抬頭看着，絕不移動，手中握緊着手槍，瞭望塔上傳來哨子聲，這哨兵低聲咒罵着，向鐵絲網移步過來。伍特心中希望，這哨兵剛才開槍時，並不是看清楚他們兩人，而只是看到影子閃動，感到可疑，便隨意開槍掃射而已。

但一頭狗在吠，很不安地連續吠着！伍特只得忍耐。哨兵的腳步聲更爲接近了，又停了下來。

伍特更不遲疑，迅速地躍起，他運氣好，這哨兵背着他站定，身穿厚毛大衣，頭戴皮帽，伍特手槍猛然向他腦後擊去，擊個正着，這哨兵悶聲不响，向前俯身便倒，手中的自動步槍掉下來，伍特連忙右手扶着他，左手搶抓着這挺自動步槍，緩緩的把他放下地上，以免發出聲響。然後，輕快地走向伊洛娜藏身處。

「我們快走吧，他至少有好一會兒沒有知覺的。」

她的臉孔蒼白得像鬼影似的，問道：「你沒有受傷麼？」

「我沒事，快點。」

這道鐵絲網是蘇軍回頭來侵佔匈牙利之後，才匆促地豎立起來的，伍特沿着鐵絲網，向前走去，一直到發現一個可容出入的大缺口，便揮手叫伊洛娜鑽過去，自己也隨着過去。向東急速地奔跑，頭也不回。

事後，伍特重新予以檢討，知道若不是有伊洛娜的話，他根本就沒有越過這道邊界的希望，她對這一帶地理環境十分熟悉，而且絕不慌亂，一直沿着正確方向而去。廿分鐘的奔跑和步行，使他們到達了她所說的一條公路上，並且也一如她所說，有幾處農莊。

她所選擇的一處農莊是中歐式的典型農村房子，嗅到了濃烈的乾草和牛隻的氣息，在穀倉後面，停着一輛灰色的斯哥達牌汽車，伊洛娜叫伍特躲在陰影中，她轉到這家農舍的後門去，並沒有燈光閃露出來，但伍特知道她敲門，和屋裏人說話，並進入屋內去。

她進入去沒有多久，便跑回來，手中拿着車匙和紙袋。

「好了，我拿到麵包和乾酪，還借了汽車，我們把汽車停在格耶鎮的沙保叔叔的農倉中就可以了，你會駕駛斯哥達汽車麼？」

伍特點頭道：「會的，不過，他甚麼也不問嗎？」

「我告訴他們，我是沙保的妻子。」在昏黑中，伍特看到她臉上的微笑，「我並且說，我在替沙保帶一個人過界而來，因爲，自從蒙古軍一個師團佔領了邊界一帶之後，嚮導生意就大不如前了。」

「你有問及麥菲將軍的踪跡麼？」

「他和沙保昨天晚上經過這兒。」

伍特在行前把自動步槍投進乾草堆中，手槍放在腳下的車板上。

到格耶鎮上的距離只有不到一小時的汽車行程，從邊界上的沼澤地帶進入的山嶺之間肥沃耕地上。

沿路上，開始時候連一輛汽車也碰不到，然後，看到前頭一連串的車頭燈光，伍特立即把汽車開入路旁的樹叢，讓這列車隊轟隆轟隆駛過去。原來是蘇聯的TS4型坦克，低車身，靈活，重裝甲，配備自動速射砲。若干車頂揭開，伍特可以看到頭戴鋼盔的射擊手露出半截身子來，在星光下，可分辨不出他們的面孔來。

這支坦克車隊是絡繹不絕，沒有盡頭似地，轟隆之聲，震耳欲聾，伍特統計過，在二百輛以上，最後尾隨的是兩輛蘇製吉普車。

「征服者！」伊洛娜低語道。

在他們駛到工業市鎮的格耶郊區時，已是淩晨三時了，沿着冰結的泥路，向沙保叔叔沙吉都斯的農莊駛去。市區只在數哩距離之外，沙吉都斯是個子小但很結實的農民，從臉孔上看，他是緊張而警覺性很高的，他開了後門，見到伍特和伊洛娜，他身穿着殘舊的軍用大衣和皮靴，一頭黑髮，嘴上濃髭。

「求求你們，不要作聲，兩位朋友，」沙吉都斯低聲說話，伍特的匈牙利話僅可聽得出他說些什麼。「你們是要到奧地利去麼？」

「我們是回頭到匈牙利來救人的。」伊洛娜告訴他道：「你可以挪出地方來給我休息麼？」

「你們有證明文件麼？」

「有足夠的文件，你不用擔心吧，」伊洛娜道：「我們希望在這兒找得到你的姪兒沙保。」

「他已經走了，我不知什麼時候再見到那蠢才！」沙吉都斯轉頭看看伍特道：「怎麼此人一句話也不說的麼。」

「他不大喜歡說話的，老伯，」伊洛娜道：「你根本上就當作沒有這樣一個人存在好了，你既沒有見過他，沒有和他說過話，懂得我的意思嗎？」

「你們都瘋了，瘋狂了！邊界封鎖得比以前更緊了，而你們還繼續做帶人越過邊境這一行，蠢才和懦弱者要逃亡了。把錢給你們帶路，跑到那方去，假如大家都跑光了，匈牙利會怎樣呢？在以前的日子中，並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用不着要你來給我們上一課的。我們只要一個房間過一夜。我們會厚厚的酬謝你。」

「我替你們服務，絕不收費。」沙吉都斯咕嚕着，問道：「你們的汽車藏好了嗎？」

「在穀倉中。」

他們在廚房中，石板地，屋角上是巨大的俄羅斯式火爐，一張很大的橡木枱子，四面放着同樣沉重的舊木椅，沙吉都斯把窗口上的簾幕拉下來，點燃了一盞火水燈。他的視線憂慮地看着伍特的高大龐然的樣子。

「我並不相信此人，他像是外國人。」

「他是外國人，」伊洛娜道：「他要找尋沙保昨天晚上帶來的那人。」

沙吉都斯咆哮道，「沙保是個蠢才，但此人看來更蠢，他絕對的不會有成功之望。我已不斷的警告過沙保，不止一次地警告他，說他吃這一行飯，現在是太危險了。在開頭的時候，帶人逃亡的嚮導一行是不錯的，邊界沒有封鎖，來往無禁，AVO人員都躲藏着，不敢露面。但他們現在都重新出來，並且比以前更厲害了。我每天都在感到恐懼，擔心他們會找到沙保帶來曾在我家中停留過的那些人。」

「沙保現下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沙保帶去布達佩斯的那人呢？」

沙吉都斯又咆哮了，道：「那人簡直是自尋死路。」

伍特對這一名老農夫的態度感到有點內心寒慄，對伊洛娜道：「問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聽到伍特說話的英語口音，沙吉都斯猛然抬頭，他的態度改變了！銳利的眼睛中閃出疑慮的神色，然後，恐懼了，道：「我不喜歡他留在我家裏，沙保昨天晚上帶來的那人也是說英語的。那是很危險的事情，AVO人員隨時會再來查問的。」

「究竟是什麼事？」伊洛娜問道：「他們被抓住了麼？」

「沙保逃脫了，那小老頭子被抓去了，昨天晚上，沙保和那小老頭子只在這兒停留了一會，吃過了一點東西，就繼續向布達佩斯去了，但他們沒有走得多遠，沙保太相信自己的運氣好，天下那有運氣一直好下去的事情。我已經警告過他說，警察感到懷疑了，他們在前面路上大約一哩之處等候着他們，小老頭子被抓去，沙保則逃脫了。」

「你當時看到這件事發生麼？」

「我的隣居看到了，一如我所說過的，沙保逃脫了，那人被捕，沙保逃入樹林中，但他從此完蛋了，甚至是否能夠拾回一條命來，也成問題呢！軍警現在正大舉圍捕他，看來他恐怕難逃此刼了！」

「那外國人呢？」

沙吉都斯聳肩道：「誰人能夠知道AVO的人員現在怎樣收拾他呢？」

沙吉都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不想你們留在這兒，太危險了，但假如我要你們繼續登程的話，你們又會有被捕的危險，這樣吧！在屋頂上有一個空房間，你們可以住一晚，不過，看老天爺的份上，千萬不要作聲，即使聽到樓下有任何聲響，也絕對不要作聲，知道了麼？」

伊洛娜轉過頭來對伍特道：「你聽懂他說的話麼？麥非已被他們抓去了。」她的一雙眼睛的視線沉重地道：「你還要繼續前進麼？」

伍特看到她的眼下露出黑影，那是疲乏的迹象，外面，夜色更深了，在黎明之前，天色是最爲昏黑的。假如他們現在乘坐斯哥達汽車繼續前駛的話，太惹人注目了。

「我們留在這兒，小休一個鐘頭好了。」

沙吉都斯帶他們上去，屋頂上那細小房間是光秃秃地很簡陋的小房間，並且十分寒冷的。除了在屋角鋪着一張粗糙的草蓆之外，床和傢俬都沒有，蓆上堆着兩張毡，牆邊一個窗口，一半已被冰霜掩了，沙吉都斯和伊洛娜再說幾句話，把門掩上，只聽到他的皮靴的腳步聲在一步步的沿梯而下，到了大廳中。然後，全間屋寂然，一點聲音也沒有。

【未完】

萬人意見

人傑、蕭萍兩位兄長台鑒：

素仰　貴刊為了人類自由，立場堅定，仗義執言，故不揣冒昧，發表個人一些見解，希給我寶貴篇幅，賜予刊登。

大陸教會脫離教廷　仍難逃過鎮反厄運

港區教友應以此作為殷鑒

報載「梵蒂岡五月一日美聯社電，在美國總統宣佈美軍開入柬埔寨之後，不到十二小時，教皇保祿六世發表演說，對當前破壞和平的事件深感遺憾。同時並說，未來的憂慮，再度開始」。這些言論，乍聽之下，似乎「無限悲天憫人」，充份表示關心「和平」的善意。如美軍入柬是「破壞和平」，則北越、越共、寮共聯同入侵柬埔寨，是否破壞和平？柬國一旦淪於共黨之手，寮國隨之，泰國亦危，進而整個東南亞淪於共黨之手，西窺印度，南迫印尼，這又是否和平？

共黨數十年來，對外侵略、顛覆；對內鬬爭、殘殺，如今天中華民族七億同胞陷水深火熱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長期過着被迫互相「鬬爭」的生活，這些數不盡的血海寃仇，談不盡的淒涼痛楚，呼天不應，問地無聲，從未聽過教皇發表半句同情之言，及有絲毫譴責共黨暴行之論。好似淪於共區的人類，就注定早日「蒙主寵召，息勞歸主」了。

本人雖未受過任何宗教洗禮，但總讀過一些聖經，對其勸人為善的宗旨，衷心崇敬，惟是對那些坐在華麗教堂內，手捧聖經，妄談世界大事的人，深感遺憾！

近有些地位崇高的教會人士，夢想與共黨進行談判，怎樣談呢？就算與毛匪談到達了協議，其價值能抵得上那張稿紙沒有？共匪佔據大陸之初，內地教會人士為了「適者生存」，曾聯合發表聲明，脫離教廷，一切教會加上「中國」二字，並修改教章，擁護「共產黨」。曾幾何時，原在教會有地位人士，在毛匪「鎮反」開始之日，教會知名人士被殺與勞改的，不知凡幾。時至今日，大陸匪區，已根本沒有宗教名稱存在，自動投降，尚且落得如此下場，何況談判呢？香港存在，固不用「談」；香港不存在，談判又有什麼作用呢？如被共匪佔有之日，能不再被加上一個「討價還價」的「罪惡」嗎？共匪的所謂「和平」，只是騙人，殘殺鬬爭，才是事實，知識分子更是他殘殺對象，教會知識人士最多，豈能為共黨所相容？如果只聽共匪一面之詞，或者存心幻想與匪親善，希圖日後相處，簡直自投羅網。

有共黨一日，世界即無和平可言，亦無相處可說，毛匪的「打倒帝國主義」，蘇俄的「埋葬資本主義」，即可證明共黨的野心。譬如目前東南亞現勢而言，如果柬埔寨淪於共黨手中，整個東南亞必岌岌可危，到時教皇對「未來的憂慮」，恐怕不是「從此開始」，而是從此幻滅！

尤令人痛心的，世界上還有一小撮身居政要的人，還惟恐毛匪氣燄不夠囂張，勢力不夠膨脹，依然迷夢於牽毛進入聯合國，以為由此可以導致毛賊於仁慈。淺見如斯，能不令人感慨？寄語迷夢的人，清醒一點吧！

袁暘照叩

（五月六日）

夏志清崇基「講學」出洋相

學生舌戰小爬蟲

入了美籍妄談中國事劉教授自討沒趣　胡菊人列席居然大罵學生「無理取鬧」

萬人意見欄編輯先生台鑒：

現有怪事一宗，懇請在貴雜誌刊出：（五）

本月八日午後，崇基英文系教授劉紹銘博士，口頭通知三四年級全體同學，當日下午五時在聯誼樓（本校餐廳）聽取來訪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博士談比較文學。當時許多同學深感奇怪，為何不在會議室或課堂舉行？劉教授說是因為臨時安排，來不及通知校方，並說這是課外活動，不必驚動校方，也不必通知其他各系或低班同學。

五時正「講學」開始，至七時半始散。而夏博士談中英比較文學共僅半小時，其餘時間都座談，所談內容全與文學無關，而是政治問題。劉教授在座談一開始便介紹一位在座的年青人胡菊人先生，特別強調胡先生主編××月刊，將於六月號發表夏教授訪問記，要同學們每人買一本譯成英文

，列爲課外成績。接着座談開始，茲將部份紀錄抄摘如下（無關緊要者從畧）。

劉：「夏博士已在美國居留十八年，這次回香港時在台灣居留了三個月，請夏先生談談台灣文學界與美國文學界情況有什麼異同？」

夏：「在美國的民主社會中生活慣了，看到台灣情況感到窒息，台灣文學界死氣沉沉，這是警察國家必定的現象。」

劉：「美國的中國學人對於台灣的看法怎樣？」

夏：「過去是絕望痛苦，但現在大家有一種新希望，覺得蔣先生百年之後必定有變。」

林文標（英三同學）：「請問夏先生是什麼國籍？」

夏：「我是中國人。」

林：「夏先生口中的台灣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

劉：「請大家注意：今天的座談會是學術討論，不要滲雜政治成見！」

胡菊人：「近來香港社會上有一種很壞的風氣，似乎不能批評台灣，一提到台灣的缺點，就引起毫無意義的爭論。剛才這位同學所提的問題，就是無理取鬧！」

劉：「夏博士所講的台灣情況是事實……」

申維新（英四同學）：「劉先生怎麼知道是事實？」

劉：「我在台灣住過四年。」

申：「請問劉先生是不是中國人？」

劉：「你是什麼意思？」

申：「劉先生今年三月去關島時曾告訴我們辦入籍美國手續，全校都知道劉先生現在是美國人，不久前劉先生曾和胡先生一同在明報發表反對台灣獨立的聲明，請問劉先生有什麼資格對中國的事情發表意見？」

劉：「我和胡先生等人發表的聲明中，說明是以個人立場發表的，並不代表任何團體或國家，請你不要再胡鬧，我們現在繼續聽夏博士談話。」

夏：「剛才兩位同學的態度使我非常驚奇！」（轉身向劉教授說）：「怎麼你的學生連學術和政治也分不清楚？」（接着又轉身向同學們談了一點台灣翻譯界近況。）

胡：「聽了夏先生的話，使我很多感慨，我覺得文學和一切學術一樣，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中才能獲得充份發展。今天台灣的情形和大陸一樣，根本談不到自由，所以也不會有任何眞發展。」（胡菊人接着談了約一刻鐘，舉出康有爲、梁啓超爲例，說明要求昏君改革是不可能，必須像中山先生起來革命，推翻現狀，改變制度，才會有眞的發展。）

林文標：「胡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說台灣應該獨立？」

胡：「我是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都反對台灣獨立。請你不要故意曲解我的話，我是要求台灣進步改革，難道這位同學不希望台灣進步嗎？」

劉：「今天很嚴肅的學術討論，被少數同學用政治成見破壞了。」（接着夏志清談了一些留美學人的生活等等，劉教授宣佈散會。）

我希望被劉先生指定作這次會議紀錄的胡瑞娟同學（英四）和李約瑟同學（英四）把全部紀錄交萬人雜誌欄發表，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評評理！

崇基學院英三學生胡英剛上

除了寫相聲還曾說相聲 對於宗教信仰現身說法

趙聰覆讀者。

澳門讀者先生：

大札由老編轉下，讀完非常喜歡。在下不但是老相聲聽衆，三十年前還登場說過相聲。這一藝術，樸素到像寥寥幾筆的漫畫，但效果不減於大鑼大鼓的大戲。閣下也喜歡讀這類說說笑笑的東西，也深惡古靈精怪的新奇玩藝，那好，咱們是「同志」，拉拉手吧。至於宗教的，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說來話長，這裏不能詳談。不過就來函所說，有兩點我可告訴您：一、孔子生於兩千五百年以前，固早於耶穌之誕生，卻遠遠遲於夏娃之被造。舊約的「創世紀」，是有文字以後的記錄，傳爲摩西根據古時累代的文字記錄編成；在有文字記錄之前，不知又有多少年代是用口頭傳達的。因此，夏娃的被造，已無年代可徵，當是很古很古。天主教有人推斷，夏娃被造於六千年前，基督教亦有人因襲此說，但此說在舊約中找不出根據，顯然錯誤。在下相信人類爲上帝所造，但造的時間不能知，只知很古，古於歷史上的任何人。二、您說宗教都是勸人行善的。別的宗教在下不清楚，不敢胡說，只知基督教並不止於勸人行善，而更重要的是引人「信入」基督，借着基督了悟人生的眞諦，獲得心身上意外的平安喜樂。在下的認知和體騐如此，故敢掬誠爲告。當然，信仰自由是可貴的，信不信由您。

趙聰簡覆。七〇、五、一一。

讀左報的感想 寫出大家共賞

一、無家可歸

三月六日文滙報第五版刊出了一輯圖片，總標題是：「窮苦人家爲屋愁」。據說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和長江攝影器材公司聯合舉辦了一個以反映香港居住問題爲中心的專題攝影比賽，收到的作品內容包括木屋居民遭拆遷，遭受風災、水災、火災等威脅，露宿街頭，流離失所等慘劇。文滙報在上述圖片中選刊了五幅出來，其標題是：無家可歸，街頭是我家，痛失家園，蝸居又保不住了，一聲霸王把屋拆。

那些圖片確實選得很不錯，使人爲本港貧苦的同胞不平，本港政府必須正視這問題，必須實行先徙後拆政策，並大力救濟貧乏，而不應把大量儲備金存儲於外。

但是，我們要問文滙報：香港既然是一個充滿了愁雲慘霧的地方，爲什麼我們可憐的中國同胞甘願在這兒忍受港英的逼害，而不返回最最幸福的人民祖國？爲什麼人們甘願流離失所，而不奔向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共產天堂？爲什麼人們甘願生活在慘無天日的殖民地，而不奔向紅太陽照着的樂園？毛主席共產黨正在歡迎人們回國，爲什麼竟然不斷的有人從大陸冒死逃亡來香港？

二、賣國之路

在這世界上，事實上不能有所謂「中立」這件事。對於弱小的國家，「中立」更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簡單：由於近代交通工具的發達，地球已愈來愈變得狹小了，而且赤色帝國主義根本不容許眞正的中立者存在。

西哈努克想以「中立」來保持個人的權勢，結果國土被共黨所蠶食，因而柬埔寨人民把他罷黜了。

本來西哈努克在被罷黜以後，倘若肯爲本國人民想一想，他最好的道路就是脫離政治生活。然而利慾薰心的西哈努克卻在共黨的支持下，宣稱組織「解放軍」來對付柬埔寨。

國際上的老牌中立主義者西哈努克已變爲賣國賊，他勾結外人來對付自己的同胞。標榜中立的中國人啊，你們將走向那裏？

三、是光榮事蹟還是穢史？

三月二十六日文滙報刊登了一個叫做李明的「讀者」在三月二十五日寫的一封「來信」。這說明港英郵局派發信件的速度十分快？還是「讀者」在「愛國熱誠」驅使下，一寫完信就親自送到報社刊登？

我們姑且相信這封信不是文滙自己的創作罷，且讓我們看一看信件的內容：「麗的映聲將於星期五再度推出反動透頂的電視特輯——香港六十年代的回顧。這套特輯的反動性質早經愛國同胞揭露，它是一部公開污衊和攻擊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污衊和攻擊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鬬爭的電視片。我愛國同胞對英資麗的電視此一反動行徑，早已表示萬分憤怒，要求港英當局馬上撤除這套反動東西，但麗的映聲公然斗膽再度將它推出，這顯然是決心與我愛國同胞爲敵！

爲什麼「愛國同胞」出獄之時，共黨報紙都說「光榮出獄，勝利歸來」？既然入獄者都是英雄，那麼，當年鬬爭港英和打倒劉修的一切行爲都是光榮的史蹟了。港英爲了表揚「愛國同胞」的光榮，頌讚毛主席的偉大而播映這特輯，「愛國同胞」理應歡迎才對！

爲什麼「愛國同胞」不歡迎這特輯？是自己幹過的事，何必不敢承認？更使人奇怪的是：「愛國同胞」在這封信中似乎表示不願與港英爲敵，只要港英不播映這特輯。

難道港英不播映這特輯，「愛國同胞」就不與港英爲敵而且成爲友人了麼？

四、胃大的毛主席

去年一年內，本港人滙款回大陸的數字將達一億元，換言之，平均每個香港人要負擔二十五元，而且還未將購物回大陸接濟親友的錢計算在內。

毛主席共產黨的胃口確實大得很。

五、石礦場工人與劉主席的命運

三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登載了一篇讀者來信，說有一羣十四五歲起便在港府石礦場工作的人，他們現在已經四五十歲了，近來石礦場改用新機生產，將年紀稍大的人迫令退職。有人送禮給主管，職位就能保持。

如果確有其事，港府必須善爲處理。他們把寶貴的青春貢獻給石礦場

，豈可不予適當的保障？

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一個半生爲共產黨賣命的人來了，他就是中共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爲共黨賣命至垂暮之年，不但被毛主席一腳踢開，而且還被鬬，直至今天，生死不明！

有人說劉少奇現下正在東北某工廠當一名普通工人，王光美則已死亡。王光美死掉，那是可能的；至於劉少奇仍然在當一名普通工人這消息，則難以令人入信。毛澤東決不會如此寬容的！

六、劉少奇是萬惡的泉源

三月二十二日大公報報導說：「去年一月十一日，解放軍某部毛澤東思想醫療隊來到了這個聾啞學校。……聾啞學生們深深懂得，是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害得他們有耳不能聽，有嘴不能講；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給他們帶來了幸福。」

聾了、啞了，罪名都要由劉少奇負責。眞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毛澤東思想之偉大，正在於此！

七、毛澤東的神蹟

「我們應當以解放軍爲榜樣，不怕皮肉痛，爲了解除階級兄弟的疾苦，要在自己身上練習扎針。大家都爭着讓別人在自己身上扎第一針。有的叫別人在自己身上扎了很多個穴位，讓別人和自己都了解每個穴位進針不同的手法和深度的針感。一位年輕的女同志，自己給病人打過千萬針，從來未被別人扎過自己一針。這次，她堅決請別人在她身上扎。針尖還未進入皮膚，她就怕了起來。但一想，毛主席教導我們要不怕苦、不怕死，完全徹底爲人民服務，我是怎樣對待的？她忍着痛，讓別人給自己扎下第一針。」

這是三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的報導，在這報導中，我們可以看到苦難的中國同胞在毛澤東思想統治下如何被逼折磨自己的眞相了，沒有病的人竟然要拿針來刺自己的穴道，把本來無病的人來作針灸的試驗品。

肯定的，必然有人因此而喪生或者身體受到傷殘，不過左報決不會把眞相揭露出來的。請看三月二日星島晚報的報導：「第一名被害者是某著名紅肥貓的胞弟，渠在文革歪風吹到香港時，鬱悶成疾，爆了血管，半身不遂，送至澳門鏡湖醫院長期療養，沒多大進步，也未再惡化。不久前，中共要求這位紅肥貓起帶頭作用，將他的胞弟親自護送至廣州，接受針灸治療，誰知越治越壞，弄得奄奄一息，又抬回鏡湖醫院。」爲了不想浪費萬人雜誌的篇幅，我不再抄引星晚的原文了，只簡單告訴讀者：有一位過去左派新聞圈中的高級人物，去年底他把次子送去廣州針灸，結果不但治不好原來重聽的一隻耳朵，連另外一隻本來不聾的耳朵也失靈了。

這就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毛思的神蹟！

八、殖民地和「祖國」的差別

英籍商人在寫字樓內企圖強姦女秘書案，已於三月十二日在高院刑庭裁定罪名成立，法官諭令將案押候七日，俟閱精神病專家檢驗報告後始行宣判。

在大陸，官長強姦女幹部，幹部強姦民女都不是罪，而且被強姦者反而被指斥爲「引誘」或者「腐蝕」共幹呢！

古鶴翔

金千里答覆黃先生 所指各點有對有不對

讀者黃君曾在「萬人意見」提到「西北文壇」及「比較談」兩文的有關問題，謹在此提出個人看法，敬希黃君指教！

「在橋樑工地上」的作者把劉賓雁寫成劉紹棠，這是錯誤的，承黃君指出來，很好！

至於對李季詩作的評價，筆者以爲並未過份貶抑「王貴與李香香」，而有意抬高「菊花石」。這兩篇長詩均可在友聯研究所找到，筆者原文曾肯定「王詩」是李季第一部長詩，也是老毛「延安文藝講話」後的代表作，該詩一直在西北頗負盛名，但個人認爲「王貴與李香香」政治性強，民謠化，這就不及「菊花石」的藝術性。當年曾批評「菊花石」有形式主義傾向，指出李季逐步走上錯誤的創作道路，甚至李季有一次在蘭州大學詩歌朗誦會上，也承認「菊花石」的藝術性方面較可取。這是違反老毛文藝批評標準的。正因爲如此，所以筆者認爲在大陸被抨擊「藝術性第一」的作品，肯定政治性不及格。現在我們採取什麼樣的批評標準呢？當然是「藝術性」第一，故筆者在評價李季詩作時，正是從這點出發的，對與不對，請黃君指教。

另外，黃君批評王瑤新文學史的著作，「一錢不值」，這未免太過武斷。王瑤是北大教授，當年高等學校把王瑤、丁易、劉綬松（武漢大學）、李何林、崔松林等著名教授的「新文學史」著作（或講稿）列爲該課程的參考書。如果沒有一定水平，豈能隨便受人推薦？個人以爲王瑤的「新文學史」著作，可取之處還是比較多的。

金千里

人民幣存款目的想逃稅

萬人傑先生：

這裏的左記銀行，近日都大事標題着「人民幣定期存款」的廣告。我爲了好奇，取得一份有關存款簡章來參考一下。但，恕我「蠢豬」，對下列問題，根本無法理解，因此，要請您指教指教了。

(一)既然說「人民幣」是世界上少有的最穩定貨幣，那就應該照顧到存戶的將來利益，而在到期時照付人民幣才對；否則，到期時港幣貶值了，存戶豈不受到不必要的損失？

(二)假定到期時港幣價值不變，則證明除了人民幣外，港幣一樣是「與天同壽」，我們又何必多此一舉，進行「人民幣定期存款」那玩意？

讀者勞六（五月二日）

（這是左仔走法律罅，逃避利息稅而已。——萬人傑）

由信箱問題連想到可怕陰謀

讀者建議小心處理萬人意見

萬人傑、張贛萍先生：

對於信箱風波，我想說些什麼，但又提不出意見，因為對「二〇〇一二郵箱」的問題，我實在矇查查。

在九十六期的意見欄看到王誠等六人發起與萬人讀者聯繫，當時，我雖然覺得那篇文章（投書）說得廣泛，但見投書人均具姓名而且有詳細通訊地址，所以並沒引起我的懷疑。同時老編覆方向明讀者謂「請與王誠君通訊。」

我想，王誠等人的來歷老編大概是清楚的，不然的話，老編怎會為讀者引薦與他們通訊？照當時我個人想法我以為老編對王誠是信任的。

到了一一四期，王誠說：「如果你要找尋我們，『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就可找到。」

其時，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一則因為老編引薦這一可靠信念仍然存在，二則覺得要與很多人通訊，用郵箱是比較方便的。何況這聲明是反共的組合呢。

一一八期有讀者提出疑問了。編者覆：「這個信箱到底有什麼作用？有何意義？連我也弄不清楚……。」哦！這時候我才覺得有點奇怪，卻原來，老編對這個「郵箱」也是矇查查的呢！我認為這位讀者問得好，問得有理。作為一個熱愛萬人雜誌的讀者，對於自己認為值得懷疑的問題，都應該及時提出，以幫助老編及讀友們提高認識。我自問是過份地信賴老編，以致沒有像那位讀者那樣大膽懷疑，這一點，我承認是做得不夠的。

一二二期的「緊急通告」：「香港郵箱二〇〇一二號」「這是個有問題的「信箱」，「希本刊讀者暫勿與此信箱聯絡通訊」。

跟着，一二五期火花讀者反映會與王誠等人聚會的情況。「編者按」更明確指出：「經人揭發，再進一步調查所獲得的結果……」「除請本刊讀友提高警惕外，並警告王某、李某馬上停止一切不法活動，否則，我們要報告有關當局徹底查究。」這可把我嚇了一跳！

一二七期獻邦讀者繼續揭發該「二〇〇一二郵箱」的內幕，據謂該郵箱的租用者另有其人，王某等只是借用該信箱而已。

同期有擁火花讀者反映曾與王誠晤談，發覺王言態可疑。看過一二八期萬、張兩位老編答覆王誠及李某書，我對王、李等人仍弄不清楚，不曉得他們究竟是幹什麼的。

在這裏，我要說的是：老編既知道「本刊數次被人利用刊出信箱」，那就應該警惕喇，何以還不警覺？我認為，如果眞的想要把萬人讀者組織起來，大可以正正當當用萬人雜誌名義號召，不應該讓那些不三不四，古靈精怪的「意見」蠱惑讀者。在我們讀者方面也要提高警惕，特別是從大陸來港不久的讀者，因為對香港社會的各方面都還不熟悉，更要小心，須知，香港地方什麼人都有，如果只是憑一個七七信箱及幾句反共口號，我們便「一擁而上」，則實在太過「牙烟」！

據一二五期火花讀者所言：「最後得知他們甘為漢賊，決不悔改，故吾等決定放棄與他倆合作。可是他倆竟然不准吾等離開，而且用恐嚇手段，意圖阻止吾等放棄合作。」這多麼可怕啊！一經聯繫上了，便不容擺脫，這不像是黑社會組織了嗎，眞叫人不寒而慄！我建議老編：往後對於萬人意見要謹慎處理，切勿「率爾採用」為盼！假如火花他們眞的不能擺脫不良分子的控制，則萬人雜誌是要負起部分責任的！

敬禮！

李秩上

一九六七年四月廿二日

港大學生會聲明的原譯文

香港大學學生會

㈠澄清外界人士之錯覺，誤以爲港大學生會對此次事件袖手旁觀。

㈡明白表示我們學生對整個問題採取之立場及態度大異其趣。①

我們提出之疑問：

㈠大學經費援助增加百份之三十五是否爲一合理之擴展速率？②

㈡我們如何評定需要之先後輕重？③

學生本身不可能作出任何決定性之估計④，因爲社會人士及各位納稅人實乃經費之眞正來源，應循此徑以尋求問題之答案。

從中文大學罷課之舉，專上學生聯會，公教大專聯會，香港大專同學會及浸會書院學生會之聲明，學生們之感受已見一斑，現在請社會人士提供我們可貴之意見及指導。

大學撥欵委員會削減撥欵事件

背景——港大學生會重視中大同學之罷課行動，對於港大學生在此事件中涉及之角色⑤，有明確表白之必要。

（四月十日）中大及港大之學生會曾經共同會商，中大三間學院及港大之學生會會長開會磋商此問題。翌日發表聲明及發信予以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要求解答各疑難。

（四月二十日）港大學生會幹事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整個事件問題，同日深夜應以會長及時事委員會主席之名義，發表簡明之公佈，清晰表明港大學生會不擬發動其會員罷課，但對此事件保持謹愼及關注之態度。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中大三院校之代表開會決定罷課，港大學生會亦派觀察員出席。會議延至當日下午，結束後，中大乃發表罷課通告。

從大學生之角度而論⑥。我們對中大同學一馬當先，啓示學生對此事件之嚴重關切，極感興奮⑦；此等同學於本港學生運動之歷史上，可謂開一新頁。

而港大學生之行動乃完全建立於事實及正確資料上者，但發覺此等資料異常貧乏，來源亦多爲間接。我們從大學當局取得確鑿之事件及數字，搜羅一切有關文件及詳詢可靠之士⑧，但我們仍然覺得未知之素甚多，對整體之衡量，未敢下斷語。

考察稽查及定斷

港大學生會幹事經詳細之調查後，從盡可能範圍內獲得之有限資料，作出下列之大概估計：

港大提出之四年計劃，在新發展之預算案中，其實被削減百分之六十。但比較現行領受之援助數額，實已增加百分之十四。而兩間大學四年內將得到之經援，合共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削減理由——港大提出之「發展經費估計」爲四千一百萬，結果大學資助委員會只給予約一千六百萬。雖然如此，港大對有理由之經費削減，並無驚詫⑨，且極能接受，從現實之角度審視下，不能否認技術人員，秘書及文書人員，低級職員及普通行政開支之浩大，不如理想。⑩

大學撥款委員會提供之現實理想，實在具有相當之啓發性⑪，以廣大之一般行政原則來說：「……凡設立新職位，必須限於能針對目前之需要，或任何大學撥款委員會特別强調者。」

再者，港大四年發展計劃亦有提議成立音樂系及藝術系，是否大學撥款委員會認爲彼此需要有輕重之分，故此有削減之舉⑫？港大去年之學生會亦曾要求建築游泳池及學生停車場，大學撥款委員會結果亦否決此等要求。

我們尋求解答之問題：

現在兩大學所得之百分之三十五增援，太少嗎？太多嗎？我不解何謂合理之增援程度。⑬

所謂削減經費援助，似是而非，當削減可觀時，我們應是否考慮一下原先提出之要求如何龐大？是否應計算一下削減之後，實足之數仍然增加幾許？

究竟何等樣人能理直氣壯地宣稱預算案爲合理或大學撥款委員會不合理？（說實在有多少人曾翻閱有關函件？）

我們所知之大學資助委員會

我們相信大學資助委員會由專長人材組成，乃一個獨立諮詢組織。

基本之議案由學系議會書列。

大學資助委員會接受有代表性及與大學活動有關各階層人士之意見。

大學資助委員會亦與學生商討。

大學資助委員會聯繫兩大學而完成最後草案。

結語

中文大學學生會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各對自身之重點及需求尋找解決途徑，未能齊集⑭，除了本校之資料外，我們對中大之四年計劃知得更少，故此，對量度中大情形從而作出相應之行動，更可謂難上加難⑮。不論如何，大學資助委員會遲遲避免答覆學生之質詢，乃無謂及不智之舉。⑯

再者，若能證實大學資助委員會眞正扼殺大學之主要發展計劃，及未能滿足社會日增之需要，就是大規模之示威行動，亦無可厚非⑰。若大學資助委員會明瞭此點，最低限度亦當解釋及發表事情之眞相⑱。

老萬說眞話
天主愛老萬

可敬的老萬先生：

這幾天我常讀精采的牛馬集，覺得您對天主教很熟悉，非常欽佩。這件不幸風波，已在徐主教賢明的用出他的權力後平息了。雖然他愛民主，到此不得已時，也只好用權力了。他在五月五日會中告訴在場代表，以後重寫要他們根據大公會議文件來寫，這樣不會出亂子了。

謝謝萬先生的關心，也謝謝您幫我們天主教說話，天主一定會報答您的；雖然您不是教友，但是天主非常愛您，而且永遠不變！

忠實讀者王秉元上（五月七日）

陳寒波間諜生涯







原名：中日間諜戰秘辛

盛立人著

盛立人著「陳寒波間諜生涯」，是寫陳寒波在中國抗戰期間從事間諜生涯的原原本本。和日本間諜鬭智鬭勇，曲折緊張，爲不可多得的間諜小說。是書共分爲六部：第一部「三面反間諜」；第二部「敵後特工隊」；第三部「諜踪三千里」；第四部「秘密情報站」；第五部「諜網殊死戰」；第六部「霹靂地下火」，一氣呵成。現輯爲上下兩巨册，全書六十萬字，引人入勝，喜讀眞實間諜故事者，不可錯過！在「萬人雜誌」連載多月，備受讀者歡迎的「陳寒波生前死後」，亦將出版。兩書互爲印證，倍增趣味。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上下兩巨册

定價十一元二角



經售處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國語時代曲歌迷必讀

每月新歌

五月一日出版
每册一元

- 所有曲譜均經專家校閱無訛。
- 加印七彩全頁歌星近照，可以裝上鏡框。
- 優待長期定户，贈送名家小說。
- 代客郵購最新唱片，比市價便宜。
- 樂曲最新，全由唱片公司供應。

出版者：湘濤出版社
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電話：H二三二八〇〇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36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三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六月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港督留任所面對的問題

每週評論

戴麟趾總督再延任一年，任期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止。我們同全港人士一樣，對戴督留任深表贊成。

英國政府使戴麟趾總督三度延任的決定，推翻了一切對繼任人選的預測；但這不是預測的問題，這只是英國的謬誤。第一、英國使戴麟趾爵士留任是正確的決定，但這正確的決定顯然是從錯誤的打算中改變過來的，為什麼對香港總督這樣一個重要的職位要在短短一年半中「三度延任」？這個決定的本身顯出了英廷會再三出爾反爾。第二、英國外相於四月間在香港答覆記者詢問時稱，他對下屆港督人選已經「心中有人」。為什麼英政府對香港民眾所關心的這件光明正大的事情故作神秘？這是英國官方對香港民意的玩弄。

延任的過程是：自從戴麟趾總督於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抵港蒞任後，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任期屆滿；但於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英廷宣佈批准戴督延任一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戴督說英廷再批准其延任六個月；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倫敦又說已批准戴督再延任一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為止。——我們不知英國視香港為何物，但照中國人的想法，就一定對此呼來揮去的反覆任命，敬謝不敏。

一貫以來，我們對戴麟趾先生管理香港的表現，足以肯定他是一位深得人望的好港督，所以我們曾不止一次認為這位總督不能走。而事實上，戴督負責的香港政府，不但使香港四百萬人安居樂業，而且，可能被認為更重要的是，他能使英國賺錢而又能讓中共賺錢。在政治的目的而言，像戴麟趾這樣的政績，如果香港也有民選政府這回事，他在此時應可獲得香港選民的全票。

「有能者居之」，這又何貴乎英國的傳統制度，所以基於最眞實的民意，我們認為戴總督應當留任。英國政府說：這次延任是「為了香港的最佳利益」。這話不錯。但從它的分期延任這種情況看來，恐怕這只是「為了英國的最佳利益」居多。因為如果眞的為了香港的需要打算，英國早就不應把港督任命一改再改了。

港督在接受第三次延任時說，他希望得到香港朋友的繼續幫助和支持。他所說的「香港朋友」，看來便是指香港人民。我們覺得，在今後的日子裏，港督最重要的應該是為香港爭氣，努力證明倫敦所作的「分期延任」應被打破！

如何努力？擺在目前的大問題實在不少，這些問題，足以使到戴麟趾總督六年來的政績和聲譽最後受損。

第一、就是日趨激盪的物價問題，這種情況可能會根本搖動社會基礎，造成廣大居民的不安和不滿。這完全是一個經濟問題，本港經濟的空前繁榮，只是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局面。港府對策，就要特別着重民生的調整，尤須在財政盈餘中多撥些錢，全力進行積極的社會福利和公共援助。這是今後管理香港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第二、必須正視青年問題！大多數的香港青年學生，在升學方面受壓制，在就業方面受打擊，精神無寄托，工作無出路，對社會現狀絕不滿意。

香港青年往那裏去呢？除了一部份能走上就學或就業的正途以外，其餘的還有三條路：一條路是離開香港；一條路是旁門左道；一條路是做賊。後兩條路，對於本港社會的將來，無疑會造成不利影響，港府對策，就要認眞注意對知識青年應有出路的輔導，我們相信為青年人逐步開放地方政權是香港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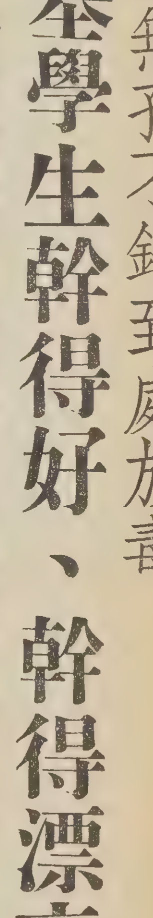
第三、賭風的厲害，顯然成為香港社會一個畸型的問題。法律認為目前不能對付非法的外圍賭博，於是乎「禁者自禁，賭者自賭」，難道這就是辦法嗎？這樣混下去，只會破壞社會正常秩序，只會侵蝕一般民生，甚而只會製造盜賊，只會製造貪污，漆黑一團！應如何撲滅賭風？「除三害」似變了虎頭蛇尾。

我們認為只有兩個方法，一就是決以嚴刑劃除開賭者及貪污者；一就是使賭博置於法定的管制之下。無論如何，政府對賭不能「隻眼開隻眼閉」。

要解決香港內部的問題，特別是現行制度所釀成的大問題，有時不是香港總督所能為力的，這點我們非不了解。但是，英國政府對港督的任命，既然說是「為了香港的最佳利益」，港督就應隨時對不利於香港的倫敦決定加以反對，勿讓英國政策在人們面前陷香港公務員於不義。

新聞以外

小爬蟲無孔不鑽到處放毒



萬人傑

小爬蟲不但鑽進大專院校，近來在基督教、天主教中更為活躍。和尚不會做特務，卻難保特務不偽裝和尚。老萬促請教會人士注意，當心你們當中又有出賣主的猶大；把魔鬼化身的神職人員揪出，使他們現出原形，肅清教會內部，否則後患無窮！

在純白的腦子中染色

關於小爬蟲滲透各大專院校，作美國姑息分子走卒，肆意進行反國府活動的事，老萬在「新聞以外」已一再揭發。他們那種似是而非的賣國歪論，在一般對政治有認識的人聽來雖難入耳，但年青學子，未曾身歷共黨殘酷統治的人，很容易感染這毒素思想。

美國姑息分子豢養的小爬蟲，主要目標滲進大專院校，就是要在學生們的純白腦子中，染上這曖昧的色素。這種情況的發展，值得注意。只要你稍為留心，就可發覺所有專上院校的學生刊物，絕大部分由這種人把持；借着這些刊物大放毒素。這一來，可以影响其他學生的思想；二來從表面上看，這種親中共、反國府的思想，就是所有專上學生的思想。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持這種論調的，始終不過是那一小撮爬蟲的爬蟲，絕大部分學生不是他們的同路人；只不過他們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把所有的學生刊物控制在手上，緊抓着他們的喉舌罷了。

從「講學」事件中看三點

可作為上述論據的，是一三五期萬人意見中崇基學院英三同學吳英剛的「夏志清崇基『講學』出洋相」一文中可以見之。

文中所述，全部是事實，作者並沒加進個人意見，我們可以從這事件中看出三點：

㈠小爬蟲集團灌輸毒素思想是有計劃的。

㈡學生中雖然有人接受他們的灌輸，頭腦清醒的卻會直斥其非。

㈢證明這些小爬蟲的幕後人是美國佬。

吳英剛同學這一函件對我們指責小爬蟲的活動很有價值。一來他舉出無可置辯的事實；二來他把這些人的身分和他們活動的可鄙形態，照實的報導出來；三來他讓我們知道其中有不少深明大義的同學，和他們激烈舌戰，使他們出盡洋相。

在其他院校也必然會發生這種事情，林文標同學、申維新同學及吳英剛同學的態度，值得反對小爬蟲卑鄙手段的同學們學樣。

江湖賣藥一唱一和

作為崇基的教授，劉紹銘博士當然有權召集他的學生，聽一個來自美國哥林比亞大學的教授「講學」；如果是真正的講學，對學生是有益的，可惜這位夏志清教授卻吝嗇於他的學問，只短短的和學生「講」了半小時，就把主題轉移到政治宣傳去。這很容易使人懷疑夏志清教授是以「講學」為名，作「政治宣傳」為實。

這事情未知崇基院長容啓東先生曉得不曉得，但主持其事的劉紹銘博士，即使預先不知道夏氏的「講學」內容，但當時在場，當他說到「在美國的民主社會中生活慣了，看到台灣情況感到窒息，台灣文學界死氣沉沉，這是警察國家的必定現象。」本該就曉得此君來意，如果他是沒有政治偏見的教授，該把夏志清博士的話題引回正道，講他的「中英文學比較」。但劉博士不但不這樣引導，卻像江湖賣藥那般，一唱一和：「美國的中國學人對於台灣的看法怎樣？」於是夏志清有機會大放厥詞：「過去是絕望痛苦，但現在大家有一種新希望，覺得蔣先生百年之後，必定有變……」

「百年」之後必定有變

這些話，和早期老萬報導的美國姑息政客目前所搞的，正相吻合。小爬蟲們在大專院校，以及他們所辦的滿坑滿谷的刊物，都是攻擊台灣不民主。除非把台灣變成一個「美式民主」的國家，否則蔣先生就只有如南韓的李承晚，或越南的吳廷琰。

美國姑息分子政客以為沒有蔣先生存在的台灣政府，就會得到中共同意，因而他們要搞的「兩個中國」計劃，就可成功。

但國民政府目前雖偏處台灣一隅，仍是亞洲最有實力和最堅强的反共國家。要像對付李承晚、吳廷琰那樣對付蔣先生不會成功，於是，這班小爬蟲便由「絕望痛苦」而希望「蔣先生百年之後必定有變」。由此，也可知道蔣經國訪美，為什麼台獨分子會在姑息政客唆使下，出於暗殺的可鄙行徑。

他們會想到：蔣先生百年之後，還有蔣經國，要是乘蔣經國訪美之時，一槍將之做瓜，則斬草除

根，不留後患，可以靜待蔣先生百年之後了。

要把中國變成美國

美式民主才是眞民主嗎？不見得。否則的話，不會有那麼多示威學生死於槍下。因此，民主自由應該有限度，否則變成沒有法律、沒有政府了。

亞洲是遭受共黨侵略威脅最嚴重的地區，台灣在亞洲中是唯一沒有發生過騷動的國家，人民能夠安定生活，或者就是由於令夏志清、劉紹銘一班人感到「窒息」的保安工作做得好的原故。

如果台灣像美國那樣，讓幾十萬學生搞搞震，不必中共「解放」，便早已完蛋。一個地區的情況不同，一個國家的處境不同，一個民族的民族性不同，爲什麼這班在美國唸過幾年書，入了美籍的博士，一定要把中國變成美國？

劉紹銘博士在台住了四年；夏志清博士由美來港時，又在台灣獃了三個月，如果台灣確如劉、夏說的那麼令人窒息，何以他們留得那麼久？又如果他們如反蔣那麼反毛，是否也可以在大陸住上四年或三個月，仍有機會來到香港？

爬蟲大搖大擺去台灣

相反的，老萬認爲國民政府有些時候「太過民主」（也可以說莫名其妙）。最近，中國筆會在台灣開會，香港代表之中，居然有兩條爬蟲，而這兩條反台的爬蟲，已經十分表面化，一個是與五十人「聲明」於前，近又新辦反台媚共刊物，大捧中共紅衛星，三分之二篇幅刊載反華（中華民國）言論，獲得左派報紙叫好，讚其「愛國不分先後」，而文化界朋友早已爲之齒冷；另一個是繼承蕭孟能在港印行反台書刊，前幾年到美國受過訓的。這些人，應該不受台灣歡迎的，可是他們居然可以得到台灣的入境證。夏志淸博士說台灣是「警察國家」，從這一件事看，又明明不是。如果是的話，這兩條爬蟲怎會送上門去，難道想自找麻煩，嫌命長乎？

但老萬不敢說台灣是「民主」，爲了「萬人雜誌」申請銷台已三年於茲，仍未批准。如果是個「民主」政府，即使不批准，也必然說明不批准的理由，豈可一拖三年，全無下文？

說他民主不是，說他不民主也不是，總之莫名其妙！

親共反政府的刊物

經過騷動而穩定後，近來香港出版界顯得非常活躍，新的刊物，有如雨後春筍，但這些刊物，絕大多數是親共反政府（香港政府），卻並非由左派出版（至少名義上不是），何以這麼多此類刊物？是不是中共又積極進行統戰工作？不得而知。

以老萬所知，這些刊物不少是教會辦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有；更奇怪的是基督教出的刊物，天主教替他們在教堂派發；而天主教一些人提出的親共言論，基督教又投函西報，予以响應。教會之中，居然有人極力倡議與魔鬼修好，有位教友說：「教會又出現出賣主的猶大」，老萬有同感焉。

這些刊物，差不多是以「教會之社會觀」草案的意見爲藍本，雖然那是天主教的社會觀，但基督教刊物，和這些起草委員的腦子是一致的。因此，老萬認爲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教，不能容許這些人掌握言論，除非他們能代表教友的公意，或不是以教會名義發表的意見。

「徙置區，棺材乎？」

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出版的「工人週報」，如果不經說明，沒法看出是「教會」刊物。政府凡有措施，在該刊中可說無一是對的，這與左報的一切反對恰好相同。本來反對政府是民主政治所容許的，但矯枉過正，就不是純正的批評了。譬如他們批評徙置新區的「徙置區，棺材乎？」就明明不是正確的。

香港人口暴漲，是因爲大陸暴政人民逃亡而造成，安置暴漲的人口，是香港政府沉重的負擔。香港新區的發展，得到全世界稱讚，教會刊物視之爲「棺材」，未免過分！要知道，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一下子來了幾十萬人，要造棺材也造不得這麼快。換了是別的地方，會手忙腳亂。香港在這幾年間，陸續發展新區，安置了一百幾十萬人，這些刊物還說「居住環境不好」，要知道「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情形十分普遍，在地狹人稠的香港，除非每伙都是四十萬元起的高尚洋房，否則居住環境很難使人「滿意」。

教會人士不可再緘默！

這份由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辦的「工人週報」，督印人葉西山是紅磡聖公會的牧師。提起基督教的聖公會，老萬曉得他們對「工人」一向非常關懷，好幾家「勞工子弟學校」是由聖公會創辦的，後來漸漸由左派接辦。

在工人週報中，也經常暗示香港有一天變色，譬如五月十八日第三期第四頁，曾經叫人向左仔學習的「二叔」，又有一篇「學曉英文有何用！」最後一段說：「而且如果有一天香港不是由英國佬統治，更不用識個屁英文！」老萬不識英文，當然贊同二叔高見，不過如果二叔的意思是叫我們「適應未來的共產黨統治」，我卻奇怪他怎的竟和「社會觀」草案的起草人意見如此吻合。基督教、天主教合一運動，看來要由這班人領導實現了。

以老萬所知，基督教內有不少人對這班人媚共反政府的言論甚爲不滿，打算在正統的教會刊物中予以駁斥。

小爬蟲猖獗到這田地，是正義人士出面講話的時候了，你們不該再緘默，最低限度你們還有「萬人意見」的篇幅可以利用。

更正啓事

本刊五月廿一日出版之第一三四期，第三頁內所載有關蒙××一則，現接蒙君來函，聲明該項報導並無其事，請予撤銷，以正視聽等語。茲特更正，免生誤會，並表遺憾！

萬人傑啓

從「教會社會觀」之爭

天下事就是叫人莫名其妙，有人專好摑人耳光，卻還有人願意把臉湊過去給人摑；是被魔鬼誘惑，還是扮魔鬼引誘人？

基督精神是「愛」

自萬人傑先生在星島晚報與本刊一三三期，替香港區天主教友揭佈「公教小組委員會」起草的「教會社會之使命」報告書中「探討與共黨接觸之可能性」後，港九教友，羣起譁然，認為這是出賣教友利益，反眞理的魔鬼勾當。

據說參加起草的有教友、有修士、還有神甫。眞不明白，他們如何這麼健忘，十多年前中共迫害神職人員的慘痛事實，一股腦忘得一乾二淨。這且不說，共產黨是無神論者；作為一個起碼的教友，腦子裏應該有萬能的神。有神論與無神論者要能打成一片，天主與魔鬼也可以和平共處了。

天主教眞正的精神是「愛」，「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如己」；公教的道理是教人孝敬父母，尊敬長上，兄友弟恭和為世人服務。共產黨根本不承認有神的存在，主張殘殺無辜，鬬爭父母，階級仇恨，這與講感化，講仁慈，講博愛的天主精神迥然不同，且有水火不相容的衝突。

共產黨徒基於他們「唯物」觀點，把唯心的天主教人士當做最大敵人，所以中共佔有大陸，一步緊一步迫害天主教，冀圖一舉消滅。殊自知利瑪竇於明朝萬曆八年來華傳教以來，已歷三百餘年，天主的思想已深印信眾腦海，據說有些教友在受教難前，仍然高呼「天主救我」，夜裏偷偷去告解，去領聖體，這些難道不夠說明一個教友怎樣相信天主可以救他靈魂和怎樣痛恨敵人迫害？

迫害初步成立「愛國會」

大陸陷共時全國有十九個大主教區，八十九個主教區，三十四個使徒區，中外傳教人士約有六千餘眾，擁有信徒四百多萬。這股唯心的擁神力量，中共想把它一下消滅，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於是想出逐漸瓦解方法，組織「天主教愛國會」推行所謂「三自運動」——自立、自養、自傳運動，由中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局長蕭賢法領導，指派皮漱石為「天主教愛國會」主席，第一批副主席是趙振聲、王文成等，不久都被「清算」「鬬爭」；第二批副主席李培德、曹道生，秘書長是湯履道，這些人是不是神甫，甚至是不是天主教友都成問題。

「天主教愛國會」成立以後，首先斬斷主教區和教區橫的聯絡，只有縱的關係。同時還強迫各區教友簽訂效忠「人民政府」的愛國公約。一切佈署就緒以後，進而強迫各區教友舉行對那些不接受「愛國會」命令的神職人員加以「控訴」、「鬬爭」和「清算」，羅織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各神職人員慘遭下獄的下獄，自殺的自殺，槍斃的槍斃。「美國間諜」、「反動派特務」和「破壞法令」的帽子滿天飛；還誣指聖潔的修女虐待兒童、烹食嬰孩等。讀者試想，有誰忍心把小孩殺死烹着吃的，歷史上只有項羽以殺劉邦的父親為要挾，劉邦說：「分我一杯羹」，乃實項羽並沒忍心殺劉父，劉邦也沒分到羹，這是歷史殘忍的一段，中共的誣蔑叫誰也不相信。可是中共的「人民日報」卻一再宣傳，目的在於加深大陸人民對教會人員一種憤恨，脫離教會組織。

教廷公使探討受辱

當國民政府撤出大陸時，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大主教，也許就和今天香港區教會「公教小組」一樣天眞，留在南京，想「探討與中共接觸的可能性」。得到的答覆，是逮捕、監禁、控訴和押解遊行示眾，經過幾個月的「審判」汚辱和折磨以後，還是被指為「帝國主義特務」，加以驅逐出境。

日前南華早報刊載，香港公教小組委員會若干委員，認為「刪除探討與共黨接觸之可能性」是「意氣而極端」的「這類反應之犧牲品」，像是十分婉惜似的。最近又說：「我們許多人認為報告書的精神是激勵的、啓發的、勇敢的」。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委員諸公所說不知指的那方面會因而「激勵、啓發和勇敢」，要是不幸該案通過，那就是香港教區激勵天主教友向共產黨學習「唯物史觀」，啓發教友組織「香港天主教愛國會」，勇敢向共黨投降。

我們全體教友和教會不知怎樣感謝發難的萬先生，不然，受到激勵、啓發的不是聖教會而是共產黨，他們知道公教小組委員出賣港九二十多萬天主教信徒的思想，他們會毫不猶豫的勇敢的把「無神論」的大軍開進來。

廣州鄧主教及同僚被捕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香港公教報載：廣州鄧以明主教被捕，中共指他是「一個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份子』，長期聽命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掩護作反共活動」。根據「南方日報」報導，鄧主教的罪狀共有四點：

(一)「接受帝國主義活動經費，執行梵諦岡反動指示，掩護並派遣特務間諜份子的活動，並勾結間諜份子福壽康進行竊據情報。」

(二)「勾結上海教區主教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糾集國內各地區天主教內反革命勢力，陰謀擴大破壞活動。」

(三)「破壞『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仇視『社會主義』事業。」

(四)「破壞天主教徒的反帝愛國運動，利用宗教神權打擊愛國教徒。」

中共在這一次的迫害公教運動中，受害的除鄧主教外，還有廣州石室天主教神甫兼主教府秘書顧德耕，梅縣蔡駿德神甫、興寧劉傳華神甫、大埔縣葉譜恩神甫、五華縣廖曙光神甫、張旭源神甫、蕉嶺曾緊誠神甫、以及海豐和陸豐兩縣的教友黃順賢、連卓樓、呂樹勛、莊向榮、向炳、胡明光、謝材等七十多人。當天的「南方日報」還刊出社論：「要所有與鄧主教有關的教友和神職人員及早覺悟，改變立場，交代自己的

問題，及揭露檢舉鄧主教等的反革命罪行。」

陳列品當作證物

一九五〇年七月「人民日報」載：天津津沽大學神學院院長卜相賢神甫，及津沽大學附設北疆博物院院長桑老華神甫之「間諜活動」，指有「反動活動照片三張；一張是一架機槍，一張是三本書，一張是一個收音機」。有許多人曾經參觀過北疆博物院的就知道，那個博物院連古代的刀劍都有陳列，現代武器，甚或大砲、坦克也蒐集不少，這種陳列的機槍當然失掉射擊效果，可是中共把它視作「間諜鐵證展覽會」上重要證據之一；至於一架收音機，那是一般天主教堂甚至大都市一個家庭都有的；至於三本書那就很難說了，大陸凡是觀點與馬列主義不同的書都被列爲「反動書籍」，該天主教義反動，就更不足爲奇。

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短短一個月中就有二十八名外籍傳教士被中共驅逐出境，這些傳教士都是飽受中共迫害，如比利時籍神甫蘇希爾被囚北平獄中達三年零四個月之久，被捕期間遭到連續二十九天的疲勞審訊。中共因得不到證據，就用酷刑逼供，由六名警察執着蘇希爾四肢，面向下抬離地，另由一名警察站在背上亂踩，神甫經過七小時酷刑後已失去知覺，醒來時脊骨已經折斷，頸部不能抬起，全身癱瘓，被驅逐出境抵達香港時，用擔架把他抬過羅湖。

主的「呼聲」變成反共呼聲

義大利籍主教法朗尼，教區是在湖北老河口，經過中共四年監禁，體重由一百五十磅減輕到九十磅，過羅湖時一個警察把他抱過來，健康壞到僅剩一口氣。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共拘捕四川省宜賓專區法國籍主教林茂德，他的罪狀是，自一九四六年到宜賓任主教後，經常以「參觀」和「訪問」爲名，到川南雷波、馬邊、屏山、峨邊等縣的漢、彝族襍居處，刺探礦藏及邊務情況，供給當時在重慶和成都的法國大使館，一九四九年林主教支持出版反動刊物「我們的呼聲」，公開散佈反共反蘇的荒謬言論。「我們的呼聲」這種宗教性刊物，在香港可說是滿天飛，隨時隨地都有人遞到你手裏，共黨是「無神論」者，你說有耶穌基督在「呼喚你」，他們就要說這是反動。

四川北部達縣的「仁善堂」成立於一九二三年，內設孤兒院、醫院，規模都相當大，十多年間活人無算，經常收容三、四千無依孤兒，長大後教以謀生技能。該堂比利時籍神甫馮虔敬，法籍神甫葉嘉華，法籍修士金善業等均於一九五〇年以虐待兒童，替「帝國主義做情報」罪名被捕。又因同一性質，同一情況被捕的有寧波仁慈堂普濟院修女史美法、顧憲先；西安市安多醫院院長吉安樂，修女安飛耀等都經過「鬪爭」、「審訊」後才驅逐出境。

上海龔品梅主教事件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展開一次所謂「肅清潛伏反革命份子」運動，矛頭

到誰是魔鬼(上)

焦毅夫

指到上海教區，於九月九日「上海公安局」逮捕了龔品梅主教以後，繼之大事搜捕「龔品梅反動集團」，在上海、南京、杭州、蚌埠、濟南、武漢、汕頭等地，大舉逮捕天主教神職人員，及參加過聖母軍的教友，那次在上海被捕的就有金魯賢、陳云棠、李式玉、朱鳴聲、張希斌等神甫及教友一千五百多人，中共指被捕者「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天主教上海教區機構爲掩護，在全國各地積極進行搜集情報的活動，盜竊重要軍事、政治、經濟情報，供給帝國主義情報機關。」

中共對這位頗獲教友尊敬的龔主教，似乎冠以「帝國主義間諜特務份子」還嫌過輕，也不夠具體，於是羅織以下的「反動」罪名。

一、抗拒中共「上海市軍管會」取締「聖母軍」組織之「命令」，阻止參加「聖母軍」之教友登記退團，並有計劃的派遣抗拒登記的聖母軍骨幹轉入「公教青年團」。又誣指組織「救國革命黨」、「中國少年反共同志革命委員會」等組織，派人到全國各地進行聯絡及破壞活動。

二、有計劃的散佈「反革命」謠言，「包庇」其他「反革命份子」，窩藏並鼓勵在天主堂和修道院的教友爲被捕的神甫和教友祈禱，不准「愛國教友」在其控制的教堂內懸掛「五星旗」。

三、唆使「反革命份子聚衆騷動，破壞社會治安」，打擊「愛國教友」，號召教友不退讓、不投降、不出賣同道，存心與中共爲敵。

同年九月十日中共又在海門、溫州、寧波、平陽等地拘捕天主教友胡若山、蘇希達、陳韋謀、鄭正希等多人，並指胡等與「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勾結，敵視共產黨。

同月十二日中共「上海公安局」又拘捕上海天主教仁愛會總院長周保英、應楓和王方兩神甫，及教友范忠良等多人，指他們爲「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份子」，和龔同謀反抗共產黨。當中共「上海公安局」拘捕龔品梅主教時，「解放日報」在發表「龔品梅事件」評論中，還誣指「龔品梅與潘漢年之間有秘密關係」。當時潘漢年是上海市的副市長，香港四十歲以上的人總該記得，中共未攫得大陸前，潘漢年在香港如何替中共賣命，寫文章鼓吹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美的就像天堂，中共論「功」行賞，給他一個副市長，可是好景不長，不到兩年就因思想問題下獄，十多年沒有消息。

大捕聖母軍神甫及教友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北平電台廣播說：「大批中國天主教教徒從事反革命活動被捕」；九月十四日該台又廣播：「天主教徒若不退出聖母軍和反革命活動者，將受最嚴厲的處分。」顯然這是一個嚴重的警告，也是迫害天主教一個高一個的浪潮，果然在那次廣播不久，全大陸就展開搜捕和迫害的行動。

九月十三日中共在福州、閩侯、龍岩等地先後拘捕天主教的傳教士和教友卓光琳、蔡若望、葉拱峯、黃希時等數十人。杭州、寧波兩市的「公安局」亦於同時將姚聲、龔洛依、單彩玉、余振洫、艾祖治、袁克凡、柴文秀、王忠發、胡聖修等人，冠以「顛覆」、「反革命」甘做「帝國主義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加以逮捕。

(下期續完)

張自忠將軍殉國三十年祭（上）

岳騫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十六日是故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上將殉國三十周年紀念日，張將軍殉國時剛剛五十，今年恰好八十歲。國運蜩螗，人事滄桑，此一代英豪殉國之事，到今天漸漸爲人淡忘了。爲了使靑年的讀者知道我們中國在抗戰期間也曾出過如此偉大的英雄，也爲了使中年以上的讀者回憶一下悲壯的史蹟，恢復對國家前途的信心，覺得有寫此文的必要。

張自忠將軍號藎忱，山東省臨淸縣人，生於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辛卯，七月七日生，中學畢業後，考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因外侮侵凌，憂心國事，於是棄學從軍，最初投身車震部的奉天新民屯軍，後入馮玉祥部。

民國五年，以功累升排、連、營、團長等職，參加國民軍起義及北伐諸戰役。北伐軍會師北平，張將軍正任廿五師師長，後來又歷任國民軍事兵團團長、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等職。民國十九（一九三〇）年爲了編遣會議引起中原大戰，馮、閻聯合一起對蔣總司令作戰，張自忠當時在馮部下，以後馮、閻相繼戰敗，閻部戰敗仍退回山西，馮部卻土崩瓦解，當時馮部將領先期投降南京國民政府的有韓復榘、石友三，及至中原大戰結束，馮部皆向政府投誠，如梁冠英受編爲二十五路總指揮，孫連仲受編爲二十六路總指揮，就連後來因通共被殺的吉鴻昌，公認爲是馮手下最忠實的將領，此時也投降中央，受編爲二十二路總指揮。其中未降的將領，只有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過之綱等幾人，中央當時任命張自忠爲二十三路總指揮，宋哲元爲二十四路總指揮，兩人均未接受。

宋哲元等未降率軍進入山西，暫時受到山西當局接濟，中間過了幾個月中。原戰事全部結束，中央對馮、閻也寬大爲懷，不咎既往，雙方敵對氣氛完全消失，在馮玉祥勸說下，受到中央改編爲二十九軍，以宋哲元爲軍長，劉汝明任副軍長。下轄三十七師，由馮治安任師長；三十八師就是張自忠將軍任師長；以後又增編一四一師，由劉汝明任師長，副軍長由佟麟閣接充。這就是名揚世界二十九軍的由來。

二十九軍組成不久，卽奉命調駐平津，當時中央在北方尙駐有其他部隊，由於日本人的抗議，中央軍全部撤退，河北省防務就交由二十九軍接充。

二十九軍初到河北，就遇上日軍侵犯長城，在喜峰口發生遭遇，張將軍三十八師旅長趙登禹將軍，親掄大刀率領健兒夜襲敵營，砍死日兵數百人，趙將軍自己就劈死了十幾個日本鬼子，二十九軍能戰之名，聞於全國。不久，中央又在二十九軍下面增設了一個一三二師，就由趙登禹將軍升任師長，至此，二十九軍共有四師，在當時來說，一軍轄有四個師的並不多，足見中央對二十九軍倚畀之深。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人對華北野心更熾，極力要推動華北特殊化，目標是晉、冀、察、魯、豫五省自治。國民政府自不答應，但也不能完全拒絕日本要求，經過兩年交涉，到了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在北平成立一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實現冀察特殊化，以宋哲元將軍爲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起用大批親日分子擔任工作，以謀取日本諒解，延遲侵略時間表，使中國方面能得到更充分準備。到了此時，宋哲元將軍以抗日名將又變爲親日派領袖，其間還鬧了許多不必要的誤會。

冀察政務委員會共轄兩省（河北、察哈爾）兩市（北平、天津），省市長人選，也就由二十九軍高級幹部輪流擔任，張自忠將軍先後擔任過察哈爾省主席，天津市長。

其間有一個很微妙的演變，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之後，日本人突然看上了張將軍，想把他變成一個親日派領袖，邀他率領一個代表團去日本訪問。張將軍也表現得非常友好，一時華北盛傳張自忠親日，到今天對於這一段內幕還未見報導。張將軍親日當然是作戲，但幕後導演是誰，是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呢？還是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則不得而知了。

也就因爲張將軍有這一段親日傾向，到了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宋哲元已經同日本人撕破了臉，再想虛與委蛇也不成了。但是我政府當時仍希望再拖延幾天，能拖下去最好，不能拖下去，也要拖到中央軍增援來到（當盧溝橋事件發生後，蔣委員長在廬山已下令調五個甲種師北上，但未到保定平津已失）。這時宋哲元就派張將軍出面與日本人敷衍，自己撤退到保定，行前下令委派張將軍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公署主任（上二職原由宋哲元擔任），北平市長（原由秦德純擔任），張將軍接受命令時，曾垂淚向秦氏說道：「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可是張將軍對於他這個任務的艱巨，爲自己着想決不應當擔這付擔子，實在看得淸淸楚楚。但是，他並未推辭，毅然負起與日本人周旋的任務，爲了有利於國家，個人的成敗榮辱，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此種襟懷，求之歷代名將，亘古所無。在張將軍成仁後，蔣委員長手令全國各軍，特別提到此點，譽爲有古大臣之風。實在說就求之於古大臣，淸代只有一個李鴻章，民國也只能找到一個黃郛，並不多見的。

當然日本人也不傻，不會再上張將軍的當，他們此時需要的是完全脫離中國的傀儡組織，不再是表面親日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了。張將軍眼見大事已去，繼續留在北平已無必要，乃設計脫險，騎自行車（單車）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國輪船去青島。日本人雖然對他監視，但也只想到火車、汽車，萬不料張將軍會乘自行車走掉。

張將軍到了青島，再改乘火車去濟南。他因爲身陷圍中，看不到報紙，不曉得當時全國對他的批評，從北平淪陷起，全國輿論集中火力攻擊他，認爲是華北特號漢奸，報紙上一律稱爲張逆自忠。他到了濟南，逕去省政府見省主席韓復榘，名刺投進去，把韓復榘嚇了一跳，韓復榘萬不料張將軍竟敢來到濟南，當時只得見面，問起張將軍意見，打算去何處？張將軍說明要去南京向政府報告，韓復榘聽了更加爲難，若是自己把張將軍綑綁送去南京，念及二十幾年袍澤（兩人均是馮玉祥西北軍出身），究竟不忍；若秘密放走他，又恐蒙上漢奸嫌疑，最後決定去電報通知宋哲元，請問他怎樣處理。

宋哲元此時正同秦德純在泊頭鎮督師，收到電報就告訴秦德純說：「你去濟南辦這件事，但是告訴藎忱千萬不要到這裏來。」

今天來論這件事，宋哲元似乎對不住張將軍，因爲在當時眞正有資格，勉强也有能力替張將軍辯白的只有宋哲元一人。可是，宋哲元自從平津失守，二十九軍損兵折將（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均於七月八日在南苑陣亡），本身也成爲衆矢之的，不敢再過問張將軍的事，當然也因爲當時輿論對張將軍太不利，使宋哲元膽寒。

秦德純到了濟南見到張將軍，兩人抱頭痛哭一場，張將軍決定去南京見蔣委員長請罪，秦德純也願陪他去。當即電呈軍政部長何應欽，大意說奉宋將軍令，偕同張自忠市長赴中央報告請罪，惟各方謠諑紛傳，對張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請電示等語。旋得覆電：「即同張市長來京，弟可一切負責。」秦德純即與張將軍會同赴京。韓復榘派其省府委員張樾負監視任務，共同前往。

三人乘火車由濟南動身時，不料京滬各報駐濟南記者得到消息，在濟南拍出電訊：「張逆自忠今日解京訊辦」，連坐的火車班次都報出來，京滬報紙一致刊出，三人還蒙在鼓裏，結果火車到徐州出了麻煩。火車到徐州剛進站，秦德純看見車站上圍了許多學生，打着白旗，上面寫的好似有張自忠的字樣，當時就勸張將軍到厠所裏躲一躲。開始時，張將軍自仗於心無愧，不肯趨避，經秦德純苦勸，把他推進厠所，將門扣住。不久一羣學生湧上來，聲稱搜查漢奸張自忠，經秦德純費了一番唇舌，算是把學生們勸下車。這件事對張將軍刺激至深。到了南京，秦德純原準備兩人同住二十九軍駐京辦事處，張樾執意不肯，一定要押去第三路軍（韓復榘部隊番號）駐京辦事處住宿，秦德純也只好由他。

第二天蔣委員長就在四方城召見，由秦德純陪往。張將軍首先起立請罪說：「自忠在北方失地喪師辱國，罪有應得，請委員長嚴予懲辦。」

委員長訓示：「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瞭，我是全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切統由我負責，你要安心保養身體，避免與外人往來，稍遲再約你詳談。」

民族英雄張自忠將軍之英姿

第一次召見至此，回到第三路軍辦事處，張樾聽到這種情形，不敢再扣押張將軍，又趕着向他道喜，張將軍當天就搬去二十九軍駐京辦事處住下。

到第三天，秦德純接侍從室錢大鈞主任電話云，委員長要再接見張自忠將軍，要秦德純陪同在明早九時到四方城晉見。晉謁時適逢日機轟炸，委員長鎭靜如常，對張慰勉有加，詢問健康情形及所讀書籍，張答以閱讀郭沫若的日記，委員長說：「應閱讀有益身心的書籍，郭的日記不要閱讀。」最後對他說：「等你身體恢復，我決令你重回部隊，讓你再有機會報効國家，並且到前方看看你的長官、同僚及部下。」態度誠懇溫和，儼如家人骨肉的親切。張將軍深受感動。由四方城回寓時，他在車上淚流的對秦德純說：「如果委員長令我回部隊，我一定誓死以報領袖，誓死以報國家。」

後來他所以決心殉國，大概志向就決定此時。

二十七年春，隨戰事的進展，中央擬將第二十九軍擴編爲七十七軍及五十九軍兩軍，五十九軍軍長一職，何應欽一再徵求秦德純同意，令其擔任。秦德純認爲該軍幹部多係張將軍所訓練的學兵營出身，張將軍對他們也知之甚深，爲發揮作戰威力，似應由張將軍出任。不久中央任命張將軍爲五十九軍軍長，返部隊那天，他對部衆痛哭失聲的說：「今天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是和大家一同尋找死的地方。」全體官兵誓死効命，泣不成聲。

五十九軍組成不久，敵人已由濟南沿津浦路南下，滕縣血戰失守，川軍一二二師師長王銘章將軍血戰殉國。戰事延至徐州外圍，日軍由側面進攻臨沂，駐守臨沂的是四十軍龐炳勛部，血戰數日，漸感不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飛調五十九軍增援臨沂，張將軍率部正攻兗州，得到命令即兼程前進，一日一夜行一百八十華里，與敵軍精銳板垣師團遭遇，一鼓殲其兩聯隊。板垣師團爲日軍有數精銳部隊，經此重創，倉皇後撤。將軍啣尾急追，一日又追一百二十里，造成抗戰史上有名的臨沂大捷。經此一役，張將軍名震中外，再也無人說他是漢奸了，當時中央明令嘉獎，擢升爲二十七軍團長。是年十月就升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下期續完）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從極右到極左的張聞天

趙聰

如果張聞天不參加共產黨，不到蘇聯留學，不在中共中央的權爭中翻滾，他會是一位出色的文學作家，其成就不在茅盾以下。

可惜他的文學生涯太短暫了，像一顆彗星，倏然劃過天空，轉瞬即逝。

照共產黨分左右派的說法，張聞天在二十五歲以前，無論家庭成分、所受教育、思想見解，應是百分之百的大右派。但他卻加入了號稱左派的共產黨，留蘇歸來，成爲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中共國際派的核心人物，馬列主義理論的權威，就不能不說是左得可愛的極左派了。

張聞天是位富家子弟，生於一九〇一年（台灣所編「中共人物志」說是一八九六年，是錯誤的），江蘇省南匯縣人。他字思美，在上海成爲共產黨員後，發表文章曾用「洛甫」筆名，後來在江西蘇區，即用此名，與陳紹禹之「王明」，秦邦憲之「博古」，同樣響亮。

他先後在上海吳淞中學及南京海工學校攻讀，曾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爲會員，信仰國家主義，在「醒獅」周報發表過文章。這個刊物，即是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人領導的「國家主義派」所辦，此派乃青年黨的前身。

一九二一年赴美，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返國後，在上海中華書局編譯所任編輯，他譯了俄國柯羅連科的長篇小說「盲音樂家」，即由中華出版。以後曾在川、京、滬各大學擔任過教授，加入「文學研究會」爲會員，與瞿秋白、茅盾過從甚密，他的長篇創作「旅途」，開始在「小說月報」連載，一九二五年商務印書館把它編入「文學研究會叢書」，出了單行本。

這部小說分上中下三篇，寫一對青年男（鈞凱）女（蘊青）的戀愛故事。蘊青已經訂過婚，但她無法拒絕鈞凱對她如瘋似狂的火辣辣愛情。不想鈞凱突然爲他所服務的公司，派到美國實習，卻又爲一位美國女郎瑪格萊愛上了，成了一對異國情鸞。然而他在心靈深處，卻忘不下蘊青，以是非常痛苦。後來他回了國，參加了革命，在戰場受重傷，死前終於和舊戀人見了一面。題材在那時來說是新穎的，文筆亦極流利，寫情細緻深摯，所以頗有讀者，不失爲佳作。

此外，他還寫過一個多幕劇本「青春的夢」，由中華書局出版。至於譯作，除「盲音樂家」外，還有王爾德的「獄中記」，零篇很多，卻未收集。

也許由於受了瞿秋白的感染吧——那時瞿從蘇聯回來不久——，他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了共產黨。從此，他的文學著譯工作，戛然而止，至今亦只留下上面那幾冊東西。

民十六國民黨清共，共產黨送他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因爲他中英文俱佳，又才氣橫溢，所以雖然在學習期間，還兼任着該校的翻譯和副教授。後來他又到「紅色教授學院」攻讀，學得了馬列理論，和陳紹禹、秦邦憲非常親密，成爲他倆的智囊。

一九三〇年由蘇回到上海，即獲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報」的主筆。次年，李立三被鬬倒，正是國際派王明、博古相繼擔任中央總書記，他也一帆風順，在六屆四中全會，獲補選爲中央委員，先後擔任中央農民部長、婦女部長、黨報委員會書記、組織部長、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中共中央遷移江西蘇區；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開蘇區人民代表大會，他又當選了中央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這時他和總書記秦邦憲，住在一間房子裏辦公，那房子當時上海報紙曾刊出過外國記者拍發的照片，築於一個山谷的盆地中間，破陋不堪，卻是中共的司令台。張聞天在共黨的地位和權勢，這時可說達到了頂峯。

一九三五年一月，共軍西竄到達貴州遵義，毛澤東以軍事壓力，從秦邦憲手裏奪取了中央領導權，但他卻不自爲總書記，選了張聞天繼博古之缺。實際上，當時毛自知威望不足，選張聞天亦是不得已的事。不過大權已爲毛所攫去，張聞天只是一個傀儡而已。當一九三五年秋，毛澤東不通知朱德、劉伯承、張國燾等紅軍總司令部的領導人，在西康私率一部分軍隊和黨中央北走陝西時，張聞天就恰似爲曹操所挾持以自重的漢獻帝了。

毛澤東本是土共頭目，過去受制於國際派，一旦實權在握，焉能不報宿怨？所以在延安安頓下來以後，就以整風爲名大鬬王明、博古；一九三八年更撤銷了張聞天的總書記，使他改任書記處七書記之一。從此張的政治生命，逐漸下降，到了抗戰勝利，他被逐出中央，下放到東北合江省，擔任省委書記。東北淪陷，張亦只任「東北人民政府委員」。一九五〇年，獲任出席聯合國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中共首席代表，但他並未赴會。以後即擔任中共的駐蘇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長，五五年免駐蘇大使職，只任外副，次年當選爲八屆中委和政治局候補委員，五九年秋在廬山會議上與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同遭批判，接着連外交部副部長也丟了。

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會前散發了他的意見書，把毛氣得接近發瘋的邊緣。彭與黃克誠皆是軍人，張聞天卻是文人，毛見他們文武勾結，更是氣上加氣，指張加入了「軍事俱樂部」。據彭當時在檢討中透露，張曾對彭說，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和斯大林晚年一樣。還說毛醉心於樹立個人威信，廬山會議壓力太大，只准講好，不能講壞；然而像土高爐這些玩藝，總是

得不償失。張在七月十四日、二十一日曾有兩次發言，後一次發言，歷時三點鐘。這兩次發言稿，中共迄未公開，我們雖不悉其內容，但照他對彭德懷所說的話看來，一定是以攻擊毛澤東爲主。直到老毛在大怒之下，在會上講話指斥彭等爲右傾以後，張還要求與毛深談，以思解釋一切，誰知當時老毛已經氣得失去理智，他拒絕與張聞天見面，並於八月二日狠狠地寫了一封信，大罵張聞天道：

「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眞是物以類聚，人以羣分。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聽者：這大概指的是張在七月二十一日三小時的發言吧？），眞是好寶貝！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裏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講完後兩天，你就心慌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住脫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爲你是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瘧疾原蟲還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症了。昔人吟瘧疾詞云：『冷來時，冷的冰凌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節，顫的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眞個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眞是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於是乎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眞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麼辦法呢？願借你同志之箸，爲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達我悃忱。」

嘻笑怒罵，插科打諢，這是戰勝者對戰敗者最惡劣的態度。張聞天一如瞿秋白，皆一書生耳，如何能鬬過老奸巨猾的「曹操」？孔融、楊修皆絕頂聰明人，還不是給曹操殺了？

張聞天自五九年九月，免去外交部副部長後，於六〇年十月，爲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聘爲特約研究員，據說這是劉少奇的主意。該年四月二十二日紀念列寧九十冥壽大會，張還登上主席台，那是因爲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還能保留。從一九六二到六六年文革爆發之前，他寫了三百一十四篇學習筆記和意見書，還有數十萬字的筆記。劉少奇叫他寫「社會主義經濟論」，他還沒有寫成，只在六二年拋出了一篇「關於集體勞動、貿易等一些問題的意見」。據紅衞兵報透露，說他的這些著作，大部含沙射影地指毛澤東思想爲僞馬列主義；批評毛澤東過分強把階級矛盾和階級鬬爭擴大化了；指毛澤東過分強調政治掛帥和反對物質利益是貨眞價實；說社會主義的國家不是實行專政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不是敵我的矛盾。由於他曾在蘇聯受過馬列學說的專門教育，他早以馬列主義理論家馳名，他的這些論點可能與馬列主義相合，而相對地也就證明毛澤東思想是違背馬列的。

張聞天早年曾出版過「中國革命問題」一書。在延安「抗大」，他曾主講過「辯證法」和「中國現代革命史」。只以人被打倒，書也就不傳了。

文革後，彭黃集團已由右傾上綱爲反黨，張是集團中人，處境還用問麼？

新社會的忠僕

醉八仙

過去，做父母的既有管束子女的義務，也有責罰的權利。可是現在卻不然了。因爲這個時代是青、少年人的時代，青、少年人也就是這個時代、社會的主人；做父母的已經老大，也就是這個社會的寄生物，只是青、少年人的工具。他們只有利用父母賺錢來供自己揮霍，而不再受父母的管束。向你要錢不遂，可以揮拳相向，將你打的頭崩額腫；纏到官裏去，他們是社會的棟樑，官老爺也不忍人之以罪。要是父母視爲子女行爲乖謬，直言告誡無濟於事，而採用「棍頭出好仔」的那一套，但是只要指及他的一根毫毛，告到官裏去，一個虐待子女的罪名，卻就叫你難以消受。

因爲這個時代，社會乃是青、少年人的，過去那孝親尊長的那一套當然也就要不得；所以忤逆不能算是罪惡，只有虐待子女才是彌天大罪。而也只要青、少年人喜歡，也就可以任所欲爲，官吏是社會的公僕，青、少年人則是主人，僕人自應順從主人的。所以他——她們喜歡跳舞，公僕就得爲他——她們多開幾個熱熱鬧鬧的新潮舞會，連舞廳稅也索性取銷，好讓他——她們跳得更高興痛快。

他們遊手好閒，而又喜歡揮霍，做父母的就得「俯首甘爲孺子牛」。賣血賣汗來供他們揮霍。犯罪麼？他們是社會的棟樑，官老爺若難爲了他們，這個社會豈不就完了？何況他們又是主人，當然是有權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而他——她們也確無愧是時代的主流，由於特出的表現，使這個社會充滿了熱鬧。一個黃毛的小夥子，殺人也等如殺雞。刼掠，非禮的事件，更是無日無之；感化院裏，喧騰着他們在休養中得意的歌聲，路上有他們的口哨聲，喊打與喊殺聲，黃色架步裏坐滿了茁茁壯壯的棟樑，棟樑們的口裏，吐出了如龍如蛇的白粉的烟霧。

於是，公僕們都稱心滿意，爲了自己對新社會的貢獻而歡欣，爲了培植得許許多多的社會棟樑而洋洋自得，爲了主人的「好過癮」而感到驕傲。

因爲這個青、少年的時代，在輔翊上，他們不僅是公僕，而且還是盡心竭力的忠僕呢！

記投共亡故的紹興師爺 馬叙倫和邵力子

余君凡

據「新華社」北平五月六日的電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馬叙倫，於一九七〇年五月四日凌晨病逝，享年八十六歲。」顯示附共的尾巴黨民主同盟副魁又弱了一個。

馬叙倫

浙江杭州人，字夷初，能詩文，兼長書法。早年已蜚聲士林，後來在政治上亦漸露頭角，躍登政壇，他和邵力子、邵元冲都可說是「紹興師爺」出身人物，亦是道地的「文學侍臣」。

馬叙倫和國學大師章太炎，也介於師友之間。當民國四五年時，章太炎因反袁世凱稱帝，被軟禁於北京龍泉寺，太炎憤而絕食抗議，到了第三天仍未復食，馬叙倫便去勸他，太炎堅持如故，馬叙倫決以理學說服他，傾談至傍晚忽靈機一動謂太炎曰：「我和你暢談竟日，也忘了進食，想叫點麵來吃吃，好嗎？」太炎乃吩咐侍役就附近麵館叫了幾碗麵來。馬叙倫看大麵端來乃乘間對他道：「這麵太多了，我吃不下，你陪我吃吃好嗎？」太炎因談得高興忘記了絕食之事，遂吃了一碗；馬叙倫看他吃完，再端一碗給他，太炎肚腹早已忍餓不住，也就又吃了一碗。馬叙倫看太炎已進食，乃興辭而出，認為救了章太炎一命。

在北洋期間，馬叙倫已為張靜江所賞識，延為幕僚。民國十六年春，北伐軍克復上海，蔣總司令住於楓林橋上海鎮守使署，馬叙倫和蔣夢麟都被邀入署同住，參與機密。不久中央監察委員會在滬舉行臨時會議，與會者除張靜江白崇禧外，李宗仁，李濟琛，黃紹雄亦趕到參加，馬叙倫權充會議紀錄之職。不久，浙省底定，先設立一個政務委員會處理全省政務，由張靜江出任主席，委員為蔡元培，沈鈞儒、褚輔成、馬叙倫等。但這是過渡的組織，後來政委會改組為浙江省政府，張靜江仍任主席，教育廳長為蔣夢麟，民政廳長則屬馬叙倫，於亦此可見張氏對其倚畀之殷。浙省人才輩出，為東南亞之冠，省級政要均屬一流之選，由此亦可見馬叙倫那時的地位已不弱。可惜他在國民黨始終沒有佔着較高的位置，連中央委員也輪不到他，後來失意政壇，對政府頗多不滿也就迫使他走向背叛之途了。

馬叙倫對國學素養頗深，平時也喜作詩寫字，我收藏的書帖中，有他親書的五言律詩一首，筆力頗健，其詩如下：

「久識貧中趣，琴彈鋏不彈，百年還未半，門齒卻將殘。薄產愁租重，多男授職難，無聊思廢箸，一艇五湖寬。」

這詩作於民國廿年他四十六歲生日之時，距今已將四十年了，那時他正當盛年，已顯示鬱鬱不得志思退隱五湖以終。但政治野心不死，戰後組織民主同盟，後竟靠攏共黨，獵取功名富貴，可惜搭錯了船，徒具虛名，供人利用而已。而他困紅朝廿年，碌碌無所作為，雖迭經清算鬬爭，尚能保全祿位性命，活至八六高齡，算他得天獨厚，晚福過人。

另一位投共的紹興師爺與他頗多相似的是邵力子，他也是北伐時蔣總司令的得力助手，活到八十六歲才死。

邵力子是「人民政協會常務委員」，一九六七年初病逝赤都。

邵力子

生於一八八一年，浙江紹興人，和魯迅是小同鄉，但他和魯迅完全不同，魯迅性尖刻，喜罵人，憎惡政治，不滿現實。邵則比較溫和敦厚，作事穩重圓通，而熱中功名利祿，雖生得個子矮小，卻時作出人頭地之想。

邵原名仲輝，力子是他筆名，前清舉人，後在上海震旦書院畢業。他很早便加入同盟會追隨中山先生參與革命工作。北伐前他與葉楚傖主持上海民國日報（國民黨黨報）時常鬧窮有時白報紙無着，把皮袍送入押店也做過。他主編副刊「覺悟」，頗有聲名。在上海，他曾任復旦大學教授，又做過上海大學副校長（正校長是于右任）。北伐時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之職，革命軍重要文告多出自他手筆，

、為逃亡青年

張贛萍先生曾以一萬多言的長文，在本刊「高調低彈集」中談先、中、近期的逃港難民，（編者按：從一〇〇期至一一四期。）讀後感觸頗多。作為一個近期難民的我，也想借此機會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無可否認，來自大陸的青年人的確良莠不齊，走入旁門左道，抱着「一撈」世界的決心，想在一夜之間撈出巨富來的有之；由於不滿現狀憤而投進中共懷抱，決心「鬬垮港英」，以搞亂破壞為能事的有之；鋌而走險販賣毒品，結夥行劫，決心吃黑飯的有之；投機取巧以吹牛拍馬為能事的亦有之。但這些都屬少數。其數雖少，但卻是活躍份子，到處鑽門路搭關係，浮在面上，因之新聞文化界也就有機會與他們接觸。因而造成一種錯覺，以為這類人很多，事實卻完全不是這樣的。

中、近期來港的難民，絕大部份都視搞文化搞政治為畏途，各自在新聞文化界所接觸不到的角落沉寂下來。老老實實打一份牛工，當機械工人，建築工人，紗廠工人，塑膠啤工，巴士賣票員等職業的人最多。做小販或其他小本買賣的，開一幅梯田當其自耕農的，或繼續讀書或補習而擠進各商行的白領階層的也不在少數。不過這些人老實持重，既不「搞搞震」，也不以近期難民身份出來活動。因此也就不引起人們的注意，甚至有些人與他們相處頗久，也不知道他們是來自大陸的中近期難民。這批沉寂下去，埋頭在各行業中求發展的人，套用美國人的慣用語來說，可以稱為中、近期難民中的「沉默的大多數」。

一時有「文膽」之號。

他本是文學侍臣幕客人物，後竟出任陝西省主席，位列封疆大吏。但他官運欠佳，在任不久，便遇着西安事變，事前他茫無所知，也和其他中央大員一樣，陷身囹圄，淪爲階下囚，可說是一員矇查查的省主席了。

西安事變平復後，邵力子丟了紗帽，陝西省府主席易人，但他依然得寵，可巧中央宣傳部部長劉蘆隱（胡漢民親信）久不到任，乃由邵遞補這一空缺。邵力子做了中宣部長頗感失意，視爲冷官，因內部人事冰結，不能隨意更動，只帶了秘書二人視事。邵爲人儉樸嚴謹，因他是「紹興師爺」的典型，故不拘大小公事必親自批閱，且每誡僚屬不得浪費公物，他本人以身作則，常利用紙屑廢箋起草文稿，字體寫得很小。「八一三」滬戰爆發之初，南京警報頻仍，彼仍鎮靜異常，非敵機在屋頂盤旋，不避入地下室。南京陷敵前數日，要人多已疏散，獨他最後離京，文弱書生，年逾半百，膽壯若此，殊不多覯。本來，他和國民黨及最高領袖的關係至深且濃，絕無背叛之理，可是他思想不堅，徘徊左右，形同蝙蝠，尤其受其繼室傅學文之影响，傅曾留俄，思想極左，在滬唸書時爲某大學校花，艷如桃李，筆者曾見也一面，身材較邵爲高。

抗戰時他出任駐蘇大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卸職返渝。不久就出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以團結各黨各派促進憲政爲務。遇國共意見不洽時便居間調停，共黨稱他爲「和平老人」，其實他早已偏袒共黨，站在共黨那邊說話了。

戰後重慶政治協商失敗，國共又掀起大戰，邵奉代總統李宗仁之命北上議和，適中共另行開府，反被邀參加所謂「人民政協」了。從此他失去了過去參加國民革命的一切光彩。

當他八十一歲時，他讀到于右老「爲何久滯天涯」的詞，曾填「臨江仙」一闋作答，詞云：

「久滯天涯長抱膝，書空難寄深情，南天一水望盈盈，未逢青鳥便，橫見暮雲橫。風物故園無限好，蒲青柳綠花明，詞壇藝苑正交縈，何時同剪燭，談笑譜新聲。」

歲月無情，馮唐易老，他們只有在九泉下唱和了。（完）

幾句話

旦待

拿起第一枝槍。就是萬人雜誌的讀者中，相信也不缺這類「沉默的大多數」。這是每一個反共人士都應該承認和正視的事實。假如我們忽視這種事實，以點蓋面，以偏概全，把一小撮當作全體，對逃亡青年諸多猜疑，甚至排擠打擊，散佈「從大陸來的青年沒有一個是好的」的謬論，這不但是武斷、不公正的批評，而且也不利於反共大業，不利於維護香港社會的和平安寧。可是事實上持有這種不正確見解的人，卻是相當多的，這是一件十分令人遺憾的事。

說到少數逃亡青年走上歧途，那也是有着十分複雜的原因。他們本身固有責任，香港社會也有責任，甚至國民政府也有責任。絕不應該一股腦兒把所有的責任推到逃亡青年身上。有一部份人不是來港後經受不起物質和聲色犬馬的誘惑，才捨其正途而不走，跑入左門旁道的捷徑，想「撈」一筆橫財，而是在大陸的時候就已是「沙沙滾」、「搞搞震」的投機分子了。這是品格問題。然而這種缺點並不是逃亡青年所獨有的缺點，無論在什麼社會中都有這種人。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中有這種人，在台灣以及其他國家成長的青年中也有這種人。可是有些人在談論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往往忽畧了個人的品格問題，動不動就諉過於來自大陸，從而也就不負責任地斷言批評所有來自大陸的青年都好高騖遠，不踏實、畏勞苦、投機取巧。這實在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

張贛萍先生說：「大陸青年過慣了『有組織、有領導』的工作生活，來到這個自由社會，他們感到生活上的自由是可貴的，卻因工作沒有人『領導』，生活缺乏『組織』而感到失望」。確是一針見血地道出逃亡青年的缺點。可是我認爲，對於這種缺點不應過於苛求與指責，而是應該給予他們援助。這不僅是國民政府的責任，也是老一輩反共人士的責任。把香港當作金山，希望逃出來之後發大財的人，實在不多，大多數的人都有艱苦奮鬪的思想準備。單純爲了「兩餐」而逃亡是少數的。爲了追求自由，追求理想而逃亡的，也就是說爲了反共而逃亡的則屬多數。姑勿論他因爲在大陸被迫害得無法活下去不得不逃亡，或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本性有了深刻認識才逃亡，總之，堅決反共是肯定的。

談到這些問題，筆者對國民政府，特別是國民政府在港工作的人員，也不能不有所批評。坦率地說，國民政府不善於做知識分子的思想工作，也不善於做統戰工作。把逃亡青年組織成反共團體，由於與香港法律有抵觸，固然不可能，爲所有的逃亡青年安排工作也沒有可能。但最少應該設法與逃亡青年保持接觸，聯繫感情，在精神上給予他們支持和安慰。可是很遺憾，國民政府這方面的工作根本沒有做好。我們不能不指出，國民政府只重視對那些頗有名氣、頗有影响，年已垂老的所謂「偶像」人物的統戰工作，而忽畧了對一般青年，一般知識分子的統戰工作。甚至有些工作人員對逃亡青年抱着懷疑、排斥、不信任的態度，不但不經常與逃亡青年接觸聯繫，而且採取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惟恐避之不及，怕逃亡青年給他添麻煩；更有些工作人員，把統戰工作當成情報工作，急功近利。不但不從思想上、生活上給予逃亡青年適當的關懷和幫助，而且擺出一副令人退避三舍的市儈嘴臉，「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給我情報，我給你錢」，這怎能不引起有良知的逃亡青年的反感呢？同時有一些人也太忙於要求逃亡青年對國民政府表示忠心，大談什麼黨國高論，逃亡青年稍現遲疑或質詢，就被認爲不可靠。斯不知思想工作不是一朝一夕所做好的。逃亡青年固然反共，但不是每一個人對國民黨及領袖都有充分的認識。懷疑、質詢是免不了的事。要想爲政府和領袖樹立威信，首先是官員們自己必須以身做則，眞正具有孫中山先生所要求的「天下爲公」的大無畏精神。若官員們講一套做一套，眞享受假反共，那麼青年人又怎會毫無保留地信服你們呢？逃亡青年中有少數人賣假文件假情報，到處「搞搞震」，固然值得批評。但他們卻是投諸公之所慾，倘若國民政府的官員，踏踏實實地做統戰工作，把逃亡青年視爲朋友，不急功近利，不把統戰工作當作情報工作，則這種投機取巧分子也就投無所投了。關於這方面的政策，有關當局實在有重新檢查的必要。

范成大眼中的故國風物

齊又簡

民國紀元的第一個己酉年又過完了，「每逢佳節倍思親」是天涯遊子的共同心情，何況「別便是」十多年？又何況今後相見無期？

政府年年高唱反攻，海內外同胞年年巴望反攻，年復一年，今日唱的望的已廿年了！唱的沒有新腔，望的不見踪影，失望之餘，不免牢愁！「安得中山千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這眞是無可如何的事！

中國今日的情形，有點兒像第二個南宋，當南宋君臣在臨安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時，詩人諷之曰：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這首詩只消把杭州換成台北，汴州換成南京，便是「反攻基地」的最佳寫照！

南宋自趙構一一二七年金陵即位起，至成吉思汗一二七七年定都燕京止共一百五十年，中原父老在異族鐵蹄蹂躪之下，其痛苦是無法想像的。一一七〇年范成大奉派使金，曾把沿途所見的悽慘情況寫了七十二首絕句，今天看來，仍使人不勝噓唏。

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字致能，號石湖居士，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擢進士第。隆興元年（一一六四）累遷著作佐郎。是南宋有名的詩人兼詞人，他的使金竟能全節而還，不能不說是天大的幸運。原詩太多，現在只選出一部份來談談，讓我們也跟隨這位使者，作一次畫餅充飢的陷區巡禮罷。以下十首絕句是范詩的一部份。

「汴河」 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士人云：本朝恢復駕回即河須重開。

指顧枯河五十年，龍舟早晚定疏川？
還京卻要東南運，酸棗棠梨莫蓊然。

汴河是宋時溝通京師與東南沿海交通的唯一孔道，大部份是就隋煬帝所開的運河路線而成。據沈括的「夢溪筆談」說：「熙寧（神宗年號）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筆者按：即下水門，南曰上善，北曰通津）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這條河每到十月因水落冰凍，則封閉河口不通舟楫。王安石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澀，舟不可行，而流冰又損舟楫，於是以腳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役夫苦寒死者甚眾。周邦彥的「蘭陵王」有「柳陰直，煙裏絲絲弄碧，隋隄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首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等句，這種風光，可於「清明上河圖」中見其梗概。可是一轉眼四五十年過去了，昔日舳艫千里的汴河，這時卻長滿了酸棗與棠梨，河都乾了那裏還會行船？石湖居士嘴裏雖然自我安慰說：王師收京之後，一定要徹底疏濬一次（汴河每年都要疏濬），把這些殘破景象完全掃除；其實他也明白，這種願望幾時才能實現呢！

「雷萬春墓」 在南京城南，環以小牆，榜曰「忠勇雷公之墓」。

九原元身不顧名，言言千載氣如生；
欲知忠信行蠻貊，過墓胡兒下馬行。

雷萬春是唐代張巡的偏將，安祿山造反，賊將令狐潮圍攻雍丘（杞縣），萬春在城頭與其答話；敵方伏弩忽發，面中六矢而仍絲毫不動。令狐潮疑為木刻假人，及知為萬春乃大驚。後守睢陽時，與張巡同死於難。墓在睢陽城南，宋之南京即為睢陽，並非今天江蘇的金陵。睢陽城後又北遷，現在商邱（即古睢陽）的老南關，仍有雷將軍廟。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所以那時的胡人，經過雷將軍的墓旁也要下馬致敬。今天在中共統治之下，那位備受後人崇敬的雷將軍一定被列為「反動」的當兒人物，連那座可憐的小廟（只可容一人）也保不住了！

「雙廟」 在南京北門外，張巡、許遠廟也，世稱雙廟，南京人呼為「雙王廟」。

平地孤城寇若林，兩公猶解障妖祲；
大梁襟帶洪河險，誰遣神州陸地沉！

雙廟現已改為「六忠祠」，六忠者，除張、許二人外，又增祀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闇四人之謂也。雙廟原在商邱北門外，因移城之故，該祠現位於該城中心。當睢陽危急時，有人建議放棄，張、許都說：「睢陽者，江淮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始終死守不去。所以韓愈在「張中丞傳後敍」中說：「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耶？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假使不是張、許死守睢陽阻住賊兵，恐怕李唐天下在這時便要完蛋，決不會再延長一百五十年。范成大觸景傷情：張、許二公以「平地」、「孤城」竟能阻住賊兵，屏障江淮；大梁（開封）據黃河之險，居然讓胡騎順利渡過（金人渡黃河圍攻汴京時，曾笑南朝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足見滿朝都是廢物！一九四九年「徐蚌會戰」之後，中共兵不血刃，即自江陰渡過了長江天塹，一直追擊到海南島。幸而有台灣海峽阻住了敵人，才能在孤島上偏安一隅。當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而坐觀者，相環也。」失敗情形，前後如出一轍，撫今追昔，能不令人感慨萬千！

「宜春苑」 在舊宋門外，俗名「東御園」。

狐塚蹊獾滿路隅，行人猶作御園呼；
連昌尚有花臨砌，腸斷宜春寸草無！

舊宋門是汴京東面一個門的俗稱，正名為「麗景門」，金改為「賓曜門」。現在仍名「宋門」。皇帝的御花園，在五十年變亂之後，已成狐、獾出沒的廢墟。唐代的連昌宮，經過安祿山之亂，雖也荒涼得可以，但元微之的「連昌宮詞」還說「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堵斜」，這證明園中還有花木可賞。可是眼前的「宜春苑」，卻是頹垣斷壁寸草不生，又怎能不使大宋使者看了腸斷呢？

「相國寺」 寺榜猶祐陵御書，寺中雜貨皆胡俗所需而已。

傾檐缺吻護奎文，金碧浮圖暗古塵；
聞說今朝恰開寺，羊裘狼帽趁時新。

「相國寺」是宋代京都的娛樂總滙（直到近代還是如此）每月開放五次，舉凡飛禽、走獸、用具、食物、文具、首飾、脂粉、鞋帽、書籍、圖畫、土物、藥品各種娛樂無所不有。可是在金人統治之下的相國寺，已是樓台依舊，景物全非：徽宗御筆親題的「大相國寺」匾額，仍然存在，只是「大三門」上面的飛檐傾斜了；房脊上面的禽獸飾物殘缺了；原本金碧輝煌的殿宇也黯然無光了！寺中最時髦的貨色是「羊皮襖」與「狼皮帽」，原來上國衣冠已完全胡化了！話雖說得輕鬆，內中卻包含着無限悲哀呢。

「州橋」 南望朱雀門，北望宣德樓，皆舊御路也。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
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眞有六軍來？

「州橋」是「天漢橋」的俗稱，跨汴河之上，據「東京夢華錄」說：「其柱皆青石為之，石梁、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雕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御路也。」這是汴京未淪陷前的情形。淪陷之後，父老們每年還在這裏期待鑾駕重返，也就是「南望王師」早日收京；可是年復一年地過去了，等待五十年依然不見「王師」旌旗的影子！一旦看到大宋的使節，不禁失聲痛哭，覷着金國的伴使不在，便向使者探聽「反攻」的消息。但因受騙的數次太多了，再也不敢輕信「空頭支票」，所以問「幾時眞有六軍來？」這「眞有」二字，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確是傳神之至！現在大陸陷共已過二十年了，而「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這張支票，二十年之後還在「準備」階段，難道也是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我們應如何安慰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呢？

「市街」 京師諸市皆荒索，僅有人居。

梳行訛雜馬行殘，藥市蕭騷土市寒；
惆悵軟紅佳麗地，黃沙如雨撲征鞍！

梳行、馬行、藥市、土市均汴京街名，「東京夢華錄」載「自土市子南去，鐵屑樓酒店、皇建院街……直南抵太廟街、高陽正店，夜市尤盛。土市北去乃馬行街也，人烟浩鬧。」又據蔡絛「鐵圍山叢談」載：「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之。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火照天，每至四鼓罷，故永絕蚊蚋。」可見該處的熱鬧程度。石湖居士在「攬轡錄」中說：「舊京自城破，創痍不復；煬王亮徙居燕山，始以為南都，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犂為田處。舊城內粗布肆，皆苟活而已。」今天的南京，誰又曉得成什麼樣子！

「清遠店」 定興縣中客邸前，有婢兩頰刺「逃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雖殺之不禁。

女僮流汗逐氈輧，云在淮鄉有父兄；
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一個臉上刺有「逃走」二字的女僮，滿頭大汗跟着車子跑，只為了伺候車裏的主人。金國的法律，奴婢可以由主人任意處死，女僮私自逃走，主人只予以刺面，這種處罰還算最輕的。金人佔據北中國之後，兩河的人民算是遭了殃，常常被人像牛馬似的搶去販賣，女僮便是其中之一。只此一點，便足以說明陷區的人民，過的是什麼生活了！

「龍津橋」 在燕山宣陽門外，以玉石為之，引西山水灌其下。

燕石扶欄玉作堆，柳塘南北抱城廻。
西山剩放龍津水，留待官軍飲馬來。

鳳闕龍樓、雕欄玉砌，都是漢家之物，現在卻被胡兒享受，在身為宋使的范成大眼中看來，格外感到痛心，只好勉強自慰地說：你們好好地維護着罷，等我們的大軍來接收！可惜使者這番壯語，始終沒有實現，百年之後，臨安城外的西湖水，反而飲了蒙古人的戰馬！請問孰使為之？孰令致之？

「會同館」 燕山客館也。授館之明日，守吏微言有議留使人者。

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
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蘇武字子卿，漢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單于脅降，不屈；被囚大窖中，渴飲雪，飢吞氈，誓死不降。後來匈奴把他徙往北海牧羊，並說：「等到公羊生了奶才准你回去！」這次范成大自臨安萬里迢迢隻身使金，和蘇武的情形完全一樣，蘇武被扣十九年才放回去，現在自己只好步他的後塵，手仗漢節，拼着一死以報國家，誰還管公羊生不生奶！因為他有這種必死精神，所以終於全節而還。一個國家有生怕死的人一多，天下事便不可為了！

讀了范成大的這幾首詩，更使人生出無限感慨！

脫稿於庚戌年春節

海外見聞錄

波蘭的首都華沙（上）

迢迢

波蘭簡介

在六〇年代開始時，波蘭是最活躍及最自由的共黨國家之一。波共領袖戈慕卡雖然仍然流露拒絕唯命是從的言行，不過，跟一九五六年的抗命精神作一項比較的時候，顯然遜色了許多。今日的波蘭，瀰漫冷淡譏諷的氣氛。文學上原來的興奮作風及電影上的活潑輕快風格，現在已經受到限制。曾經於一九六八年在街上暴動的波蘭學生，已經受到高壓的抑制。

沒有的士擠巴士 建築雖新設備舊

我們從布達佩斯機場起飛，不過兩個多鐘頭飛行，便抵達那黑越越的波蘭機場。因為燈火不輝煌，使我們覺得像是抵達一個小城鎮的感覺。

下了機，也有一個像女學生模樣的女子來迎接我們，這次，卻沒有的士在預先等候，機場門外是一片黑越越的荒野，一架的士也沒有，女導遊說去打電話請的士，但過了好久，她回來說沒法召到的士，提議我們不如搭巴士進城。我們不願在這寒冷的黑夜裏再等，只有跟隨着眾人擠上巴士，亂哄哄的，與在香港擠巴士做沙甸魚差不多。起初我們都沒有位子坐，等到第一批乘客下車了，我們才在車尾找到坐位。

這時，我向導遊的女子打聽，捷克布拉格的戰事怎麼樣了？布拉格是否開放給遊客入境？因為在八月中，蘇聯大軍開入捷境，干涉捷克內政，布拉格發生戰事，曾經一度斷絕交通，並禁止遊客入境。現在雖過了一個多月（按：作者遊華沙是去年十月間）。聽說蘇聯駐軍仍未撤退。我們在布達佩斯時，也曾打電話詢問美國領事館，領事館回答說戰事雖已平息，禁止遊客入境禁令已撤消，但是你們身為美籍民，不宜冒險，若果你們要去，美國領事不負責你們的安全云云。這事弄得我心上心下，因為布拉格是在我們遊程之內，失去此次機會實在可惜，況是戰事剛過，正是值得一看。但如去呢，一旦禍起不測，被困在內，不得回家，那就糟了。因此，我們再三詢問那女導遊員。她的意見是，既然遊客入境禁令撤消，那是不用憂慮的，建議我們不妨將四日的遊程改作一日，進去看一下，馬上出來。我也覺得這倒是個兩全的辦法，就請她代我們辦理機票及入境手續，她一一應允了。不久，我們抵達格蘭酒店（Garnt Hotel），時已將近午夜，靜悄悄的。想起許多報紙雜誌曾經報導過，華沙是一個政治市場，許多共黨與自由世界政治上的陰謀、詭計、談判、間諜的鬪智，都在這個地方進行。想至此，又不禁有點陰森森的恐怖之感。我們交驗了護照，在酒店裏政府所設的旅客部，領取早餐、晚餐的飯票。（自從在莫斯科需用飯票以來，其他國家都是不用的，現在在華沙飯票又出現了。）但這種飯票，是只准在這酒店裏用，不能在街外的地方使用。此外，我們還領到七百元的 Zlotys（一美元可換二十四Zlotys）作為零用。

格蘭酒店是新式的建築，我們的房間在八樓，雖亦有私人浴室電話，收音機等設備，但款式古舊，萬不及英、美的新穎。而且暖氣設備不足，一張毛毡，那裏可以禦寒？只有把大褸等厚衣物蓋上，才能保暖入睡。

次日，天色陰暗，寒風徹骨。走到樓下餐廳，我們幾張黃面孔，特別引起他人注意，大家回頭來看我們。但女侍卻不像在莫斯科的兇惡，恰如其份的來招呼我們。

九時，才開始作名勝參觀，今天來的導遊卻是一個老太婆，她身穿一件灰色海虎絨短大衣，灰色海虎絨帽子，淺赭色的裙子，打扮甚是大方。她一疊連聲的催我們上車。我因為天氣嚴寒，想先喝杯酒禦寒，不禁沒好氣的向她說：「難道喝杯酒的自由也沒有？你憑什麼這樣指使我們，若果今天我不喜歡去遊覽又怎樣？」想不到這幾句衝撞，倒把她的撲克臉打碎了，她滿面笑容解釋道：「對不起得很，因為的士司機在外面等得太久不好，待我帶你到一個道地的波蘭小酒店中喝一杯好不好？」這樣一來，我才把氣平下去。

這個老太婆，自稱是個退休的教師，亦是個寡婦，以前在波蘭外交部做事任波蘭駐聯合國辦事處秘書翻譯等職。曾在瑞士居留過多年，近因年老，才回波蘭與她的妹妹相依。因為她的英語好，雖然年紀老大了，也找到這份導遊之職。她說話爽直大膽，簡直是滿腹牢騷。更有趣的是她好像測知我們的興趣，她所提議去的地方，大都是我們感到興趣的。

廢墟中重建的華沙 中共自建的大使館

華沙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給德軍的砲火毀成廢墟，幾成焦土。現在的街道和建築物，都是戰後仿照從前的式樣重建起來的，一切都是新的，歷史古蹟可說根本沒有。街道寬濶，但汽車行人都很少，老太婆帶我們參觀了些歌劇院、市政廳、大學等等例行給遊客看的地方外，叫司機駛到一條碎石的陋巷中，真的帶我進去一間小酒店喝酒。這酒店是波蘭式的，女侍亦穿着波蘭的傳統服裝。我請她喝了兩杯，她像是無限感謝，言談亦更直爽了。

下一個節目是去看二十分鐘的描寫德軍侵佔華沙慘象的小電影，我說這些在電影上我們都看過了，帶我們去看別的地方吧。她說：「你們雖然是美國籍，但是中國人，我帶你們去看看中共的大使館吧？這是所有駐華沙的大使館最大的，是中共自建的。」

中共大使館是一間[illegible]

條街位。周圍繞以黑色的鐵欄杆，門口有個站崗亭，一個穿制服的共兵，低着頭從這邊走到那邊，那垂頭喪氣的樣子，與這座宏偉的建築物實不相配。我們的汽車緩緩經過他面前，也不會注意。這時，導遊婆卻提議我們拍個照片。我問：「不禁止嗎？」她說：「不要緊，你們坐在車裏拍，如果被發現，我叫司機開快車逃跑。」於是司機掉頭回來，停在馬路中，我舉起相機，對着這座建築物剛按下快門拍了一張，卻給那站崗的士兵發覺了。他用手指指着我們，我正感到驚慌，司機已把車子快快溜開了。

車子轉了幾個灣，卻來到這座建築物的後門，那裏有一排佈告板，上面貼滿照片，有兩個穿着已褪色的深藍色解放裝的青年共幹，大概是在調換照片。導遊婆說：「看！這兩個正是中共大使館的人員，你們何不去跟他談談？」我說：「這不大好吧，若果大家誤會，惹起了麻煩怎麼辦？美領事館也不喜歡我們去和中共的人員打交道的。」她說：「不要怕，一切有我，如果他們變臉，你趕快上車來，我們開快車跑。」老周夫婦素來膽小，不敢下來，於是我揹着相機，慢慢的踱到那兩個青年人身旁。他倆的年紀大概是二十四五歲左右，正忙着替換照片，我也沒有招呼他們，用我的蹩腳國語，就跟他們談起來。

與中共使館人員對談　聽說是美籍華人就怕

「啊！這是什麼照片？」我假裝不懂的問。

「這是毛主席的照片，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情形。」

「眞的嗎，怎麼中國人都穿着同一的服裝呢？」

「中國現在樣樣都平等了。」我問一句，他只答一句。另個青年根本不開腔，連望我也不望一眼，只低頭工作。我只好又搭訕着說。

「我們是遊客，剛從莫斯科經匈牙利等國來此，見不到一個中國人，中國人在華沙的有多少呢？」

「不多，在另外一個小埠裏約有百多人。」

「這裏有沒有中國菜館？我們許久都沒有吃過中國菜了。」

「有一間叫做上海的館子，但菜不大好。」

「我們見到你們眞高興，可以讓我替你們拍張照片做紀念吧？」他起先像是無可無不可的，但一回首見到我們車子上還坐有其他人，就連忙說：「我現在是工作時間，不拍照。」



華沙舊皇宮之古物

我說：「你不跟我一起拍不要緊，讓我替你倆拍一張吧，不會妨礙你們工作的，你儘管工作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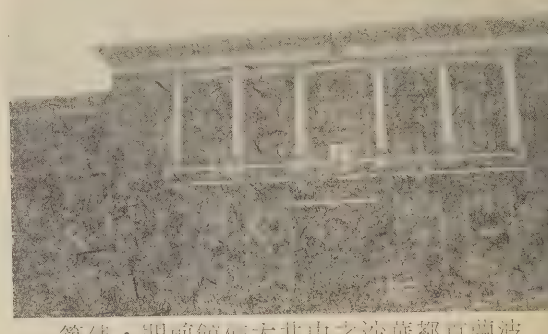
於是我舉起相機，替他們拍照，但他倆一齊背過身去，不讓我拍到他的面貌。這時，他卻說：「有空請進來我們使館裏坐坐吧。」

「你們使館裏是什麼樣的人都讓進去參觀的嗎？」

「大家是中國人嘛！」忽然他像想起什麼似的：「你們是從那裏來的中國人？」

「我們是從美國來的華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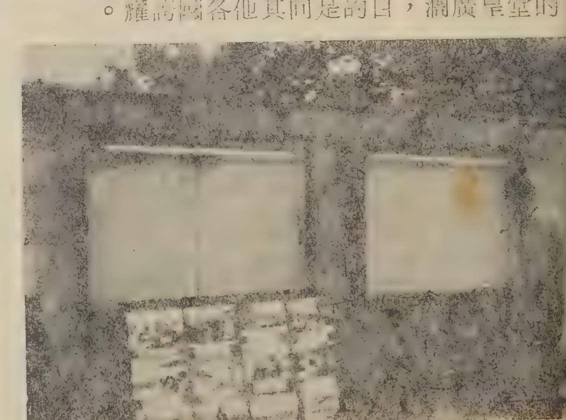
他「呵」了一聲，睜大了眼，向我打量一下，隨即收拾起照片，匆匆的走了。我回到車上，導遊婆問我跟他談了些什麼，我照實以告。她哈哈大笑說：「你說是從美國來的，就把他嚇跑了。」「他們不是說美國是紙老虎嗎？」「你不知道，此地中共人員，雖然在外國，亦沒有自由，平常就難得看見他們在街上行走。況且，美國與中共在華沙進行談判，大家正在勾心鬭角，這兩個傢伙被他們的人知道他跟美國來的人談話，那還得了，不批判鬭爭才怪呢！」



波蘭首都華沙之中共大使館前門，建築的堂皇廣闊，目的是向其他各國誇耀。

這時，她又引我們到美國領事館前去看看，這只是極平常的一幢四層樓洋房。導遊婆又告訴我們：「中共在華沙建築這幢宏偉的大使館，目的是要壓倒勝過所有的大使館，特別是對美國，要藉此以壯聲威！」

我想：如果眞是如此，中共的作法未免太幼稚可笑！這豈不是打腫臉充胖子嗎？國力的比較，又豈是一間大使館的建築可以壓倒人的？



華沙中共使館後側二人員在掉換宣傳照片

港府官吏的眼睛

賣油郎

據說照相機的構造，和人類的眼睛差不多，在它有效範圍內的事事物物，映在鏡頭裏便纖毫無遺，而且不管善、惡、美、醜、長、短、高、低完全一視同仁。不過，畢竟「人爲萬物之靈」，任他德國人、日本人的「鏡頭」製造得如何高明，總還不能讓照相機具有「好惡」的靈性，專揀它想攝的那一部份。所以還趕不上人類，尤其是官吏的眼睛。

報載：「九龍蘇屋村居民，連日因無線電視天線問題，大感困擾，該村管理處頻頻派員視察各樓宇的天線安裝是否有違租約，若發現有伸出屋外、天台或走廊上超過規定的限度，則着令拆去……不知是否管理處的職員近來因集中精力與時間去處理天線的事宜，而忽畧了對居民健康有影響的垃圾，在石竹樓對開的路旁有一大堆垃圾，任令雨淋日晒，蚊蚋叢生，經過多日仍未見清理，以致越積越多。」文後幷附有兩幅圖片：一爲天線，一爲垃圾。

賣油郎沒有自用車，所以不想擠巴士去蘇屋村實地勘察；可是單就兩幅圖片看來，上面那幅天線的畫面，很像美國已故總統甘迺第開會時隨手畫的那些「無名畫」，後來居然請藝術家們製成藝術品來陳列了；天線的結構，雖然還趕不上「無名畫」，但無論如何不能認爲醜惡。而下一幅的確比那些天線醜惡得多，但管理處的大人先生們卻「熟視無睹」，這使不能不佩服人類眼睛的偉大！其實這也非常合乎人情，誰會對垃圾有興趣呢！

由於大人先生的只見天線，不見垃圾，因而使小民引以爲異，依賣油郎看來，這是自古已然半點也不足怪的。若不見夫齊宣王乎？這位大人物看到一頭牛被牽前的戰慄，便用一隻羊來代替牠；但看到小民餓死卻無動於衷。所以孟老夫子譏之爲「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這是官吏們專有的眼睛：只對他們愛看的有興趣，如果讓仙人把那堆垃圾變爲一堆珍珠、鑽石，恐怕那位攝影記者加上放大鏡頭，也無法尋出一粒來了。古人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管理處的大人先生之不理會垃圾，只是由於「心不在焉」之故，並非他們的眼睛有什麼毛病需要看醫生也。

人類的眼睛表面看來雖是一樣，其實骨子裏分別是很大的：有專看瓦房的「鴿子眼」；有「看人低」的狗眼；且不必說禽獸，人類中也有專向「上」看的勢利眼。所謂「眼高於頂」說的便是此類眼睛。由於「眼睛生在額角上」，所以只能「向上看」不能向下看，蘇屋村的小民萬一碰到這種眼睛便只好自認倒霉了，因爲向上看的結果，那裏只有天線，沒有垃圾。賣油郎有個最有效的辦法向他們建議，就是把天線垃圾互換位置，保證以後不會再有天線的麻煩。至於衛生局是否同意，那便不得而知了。

從九斤老太太說起

九斤老太太著名的口頭禪就是「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最充足的證據就是，她丈夫生下就有九斤；而她的孫子生下卻只得七斤；她的曾孫女又少了一斤，只得六斤。九斤老太太根本不管過去是用十四兩秤，現在是用十六兩秤。其充足的證據之二，就是先前的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根本不管她先前有一副好牙齒，現在卻只得一副肉牙齦。無論孫媳婦怎樣辯白，反正九斤老太太是確信「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張勳復辟時代已享七十九歲高齡的九斤老太太，該早已「棺木拱矣！屍骨朽矣！」但其陰魂至今未散。依然附在別人的身上大發「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論。

在九斤老太太式的長輩眼裏，「香港的青年盡是阿飛，大陸來的青年全是流氓。」一句話，如今的青年沒有一個是好的，「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們的充分證據是——在香港長大的青年，只知崇洋拜金，只知吃喝玩樂，只知「今天不回家」，不知祖國爲何物，患政治冷感病。來自大陸的青年，則只知「造反有理」，只知「三八制度」，不知「敬老尊長」爲何物，患政治狂熱病。「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們先前難道是這個樣子的嗎？」他們也像九斤老太太一樣，忘卻自己大腦裏咀嚼知識的牙齒已經退化了，卻只會埋怨如今的「豆子」愈來愈硬。

不管青年人怎樣憤憤地辯白，他們都堅信確信「如今的青年沒有一個是好的。」「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樣他們也就與青年人「斷絕外交關係」，表面上雖也拉手拍肩，內心卻隔個宇宙。看到青年人「革命造反」，就大嘆「人心不古」；看到青年人受挫折，就大叫「早知道他們不行了」。「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斯不知即使果眞一代不如一代，後一代總是要代替早一代的，這是新陳代謝的必然規律，不管你願意或是不願意。九斤老太太做過八十大壽後，仍然能坐在矮板櫈上發她的「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偉論。然而卻不見其他人也能做八十大壽，即使都能做八十大壽，也未必能做九十大壽、一百大壽，自然沒有可能「萬壽無疆」地「萬歲萬萬歲」。連那位想要萬萬歲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世界是你們（指青年人）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到底還是你們的」。但那些不知自己能有多少歲的人，卻願此刻變爲永恒，願太陽靜止，地球靜止，讓六斤的雙了辮不能變成大辮子；讓「不如的這一代」，永遠不能代替「那一代」。如此想法，不亦悲哉？

也許新的一代在某些事上是有一點「不如」的，但卻絕對不會完全「不如」，除非核戰把地球退回「洪荒時代」。既知「老冉冉其將至」，何不設法幫助青年人改滿那些「不如」的地方，以便「修名能立」。這難道不比空發「這眞是一代不如一代」[illegible]

中國人打中國人

藍海文

是哪種戰爭在進行？
幾千萬人流血犧牲；
[illegible]

到處都是[illegible]死城；
天哪！陽壽未盡的同胞，
被活活的趕進了墳塋！
是哪種恐怖在進行？
老百姓永世也不得翻身；
天哪！他還把自己說成救世主！
中國啊！緣何罪孽那麼深沉？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二日

說低彈集

該罵、該打、該殺！

張贛萍

俗語說：「嫖不損德，世上艷福無雙；賭能贏錢，天下謀生第一。」我在三十歲以前，是一個狂嫖濫賭的浪子，造成這種私德不修的原因，每日接近死亡之神的戰地生活，與飄泊不定的戎兵生涯，加之年富力强，太多的荷爾蒙在體內作怪，是主要因素。自逃離國門，家破人亡之後，在香港廿一年，自問已痛改前非，今日是一個浪子回頭的金不換。

有關我以往私生活之荒唐情形，及造成這種荒唐生活的心理與生理根源，我在拙著「彈雨餘生述」第四集，曾以「軍人的嫖與賭」爲題，專文記敍。由於親身體驗，不僅對軍人的好嫖愛賭，作了一次相當深刻的探源；也爲今後掌軍政者，擬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我寫文章從不强調己善，掩飾己惡，因此，連朋友們以前笑我過分好色，四處結下霧水情緣的綽號「加强連長」，也不打自招寫了出來。想不到這也會成爲恨我的人，拿來作爲罵我的話柄。

我承認宿娼嫖妓是一種不好的行爲，但也是任何軍人所不可免的生理需要。如來香港渡假的水兵，他們一上岸便是喝酒找女人。中國軍人如此，外國軍人也是如此；凡是有七情六慾的人，莫不如此。這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對社會也說不上有壞的影響，因爲這是社會的必然現象；是人類的必然行爲；是交易而退，各適其適的生意經。

說到玩女人而眞正敗德喪行，爲人冷齒，影响社會的，另有三種「玩」法，則比嫖娼宿妓的明買明賣，更可惡、可鄙萬份。

第一種是利用錢勢，誘姦自己屬下的女職員，這種人是可鄙的。

第二種是利用錢勢，乘人之窮，趁人之困，奪人之妻，拆散他人家庭，將別人的枕邊人，據爲己有，這種人不但可鄙，而且可惡。

第三種是誘姦處子，飽食遠颺，這種人也是可鄙可惡的。

凡有以上三種行爲之一的人，都要比我這種「加强連長」更鄙惡萬分；其所要遭受社會人士的斥罵與報應（如果有報應的話），也必要比嫖娼宿妓的人更厲害萬倍。就以我自己來說，以前的私生活雖然荒唐，我卻能堅守自律的戒條，決不染指與上司、部屬、親戚、朋友、鄰居、族人、同事有關的女色。感到終身遺憾的一件事，則是拙著「戰地春夢」的女角李佩芳，未能與她有始終，但不是我存心始亂終棄。

人世間就有那種不知自愛的傢伙，自己誘姦女職員，奪人妻子，還有臉笑罵他人不應宿娼嫖妓。如果好嫖的人該罵，那麼，誘姦女職員的人便該打；奪人妻子，拆散他人家庭、虐待他人夫妻父子不能相見的人便該殺！（下期預告：「徐速又錯了」。）

錢的教育

江城子

本港一位名校長有感辦學艱難，說過這麼一句話：「辦學校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也是錢。」

我無意曲解別人的語意，不過居港以來，目睹不少學校以教育爲名，以刮龍爲實，不禁也感慨繫之的要說一句：辦學校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也是錢！

私校牟利本是無可厚非，但也應有個限度，即使不能把取諸家長的盡量用諸學生，起碼要賺錢賺得於心無愧，否則神聖的教育事業與不能見光的外國狗馬何異？

筆者在一所頗負盛名的學校任教職有年，對教育界不算得陌生，後來所以「另謀高就」者，就是不忍在教學以外，成了變相的賺錢工具。

私校向家長「敲詐」，往往不擇手段，常見報章披露家長們投書抗議校方濫收雜項，但是笑罵由他笑罵，「店主」我自爲之，於是牟利者有從學生簿卷、課本入手，有從校服、籌款着眼，洋洋大觀，「無微不至」。

學校爲了美觀劃一，規定學生購用校簿，竟也成了刮龍之道。薄薄一本十二頁的抄書簿子，外間賣一角錢，學校改頭換面，加釘校徽封面，學生要付四倍價錢，而改裝的校簿往往不見得比「街簿」美觀，家長多花三角錢買的就只是一張封面！

另外，有一所私校兩年內更換兩次校服，理由也是「美觀劃一」，一個小學生要付四十多元才能夠換上一套「合格」的校服，而所謂合格，只是一件襯衣，外加一條劣質領帶而已。兒女衆多的倒霉家長便要時常爲「重要的一筆」額外支出而失卻預算，校長成了業餘服裝經紀，如果這樣的教育財賺得心安理得，那麼年前利用童膳會吞金滅蛋的校長便要大加表揚了！筆者曾任教的那所「非牟利學校」，籌款成了家常便飯，幾年前發起過一次擴建校舍籌款，我眼見學校設備簡陋，桌椅不成桌椅，於是在孩子面前大力鼓吹「美麗的遠景」，雖然給一位學生嘲笑說「又是錢嘛！」我爲顧全大局，仍耐心解釋，自己並且兼做宣傳、收帳工作，結果募捐了近萬元的善款。如今孩子們已經中學畢業了，校舍仍未擴建，校方後來果然大興土木，建成的卻是一所莊嚴、講究，作爲人神感召共通的「小寺院」，專爲祈禱及替天行道者宿舍之用。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亦無意譭謗任何宗教，我平生無一事可感遺憾，那次給人利用，卻是莫大的恥辱。

寄語從事教育的工作者：要賺大錢可以去開外國狗馬、走私販毒，假借教育而巧立名目刮龍卻是萬萬不可！你們縱不打算成爲萬世師表，也決不能混在教育界裏做見錢開眼的垃圾！有鷓鴣天一首嘆曰：

「學店堂堂八字開，黌台打點作錢台。先生博學能收帳，童子無知可運用！　頻刮刮，巧安排。金錢掛帥國堪哀。此日若把英才育，猶恐栽成是怪胎！」

人海百態

享受

萬人傑

常常聽到人們說：「某人發達了，可是一點不懂享受，坐的車子是六五年款的老爺車；連希爾頓都沒上過；他的西裝是在灣仔洋服店做的。賺了這麼多錢，太薄待自己啦！」

是的，這一代的人已學精了，很少人像上一代的守財奴，只懂積聚，全不講享受，到頭來一瞑不視，偌大財富，只留給後人嘆世界。當今有錢佬都懂得享受，賺到錢，往往把大部分花在自己身上。

許多人都說：人生不過數十寒暑，營營役役，一幌兒也就過去，年紀老大了，心臟出毛病，血壓高，有醇酒不能喝；真牙假牙，許多東西吃不得；甚至美色當前，也只能飽飽眼福。那時你會追悔，為什麼早年不盡量享受一下？

這觀念普遍地存在，所以，稍為賺到錢的人，都講求享受。一個工匠，一天辛勞之後，也會到小館子或者大牌檔，白鷄黃酒，吃個痛快。上流社會中，一千幾百元一席酒菜是尋常事。許多人對享受的消費，並不吝嗇。

可是，怎樣才算是享受？卻每個人有其不同的觀點。我認識一個朋友外江周，他開過小店子，並非富有，但有過一個時期相當寬裕，口袋裏有錢就講享受，一有空，不論茶舞夜舞，舞場中都見到他的踪跡，他並非對舞女有野心，只認為跳舞是最高享受；選擇的舞女，一定要跳得，靚不靚是次要。從茶舞跳到夜舞，再帶舞女到夜總會，玩到夜總會打烊為止。一個月中，至少有十天如此。

或者他太講求「享受」了，一家小小商店就這樣給他跳垮了。商店關門後，他回復白領地位，依然跳興不減。他說沒有舞跳，沒有人生樂趣。

又有一個朋友大頭余，喜歡打麻將，曾經創下連續竹戰三天四夜的紀錄，並不以為苦，休息一天後，又見他在方桌上逞英雄了。除非沒有人邀約，如果你有電話給他說三缺一，他馬上乘的士趕達。三六毫也打；五毫一皷不拘；三六元，亦不推辭。只要有得打，上山頂亦不嫌其遠。他說：沒有任何享受好過和出自摸爆棚時的心情。

大多數人以飲食為享受。吃一頓豐盛海鮮，美味小菜，喝一瓶遠年陳酒，的確是十分寫意。在香港，各類的商店，沒有比食物館更多。廣東人對吃特別講究，加上中國各地食譜，法國大餐、俄國大餐、日本菜、韓國菜，林林總總，如果你愛吃，在香港什麼都可以吃到，真是愛吃的人最大的享受。

也有人以現代物質為享受。一部最華貴的新型汽車；家裏全部電氣化，每個房間都裝上空氣調節機；還有電視機、洗衣機、電灶、立體聲唱機、鋼琴、舖滿地毯，應有盡有。

科學家辛辛苦苦研究發明的東西，只要你手上有錢，就可享受到。天氣炎熱時，你可在清涼世界中舒舒服服的睡一覺；世界最出名的大樂隊，在你家中為你演奏，最新的錄音，幾可亂真，和聽到原來樂隊的演奏沒有兩樣。坐在舒服的沙發椅上，看你喜愛的電視節目，足不出戶，用不着在戲院排長龍輪票。這些時代的物質，的確帶給人們很多的快樂，不能說不是享受。

有些人以美麗年青的女人做享受的對象，金錢可以買到大部分你喜愛的東西，連美麗年青的女人也包括在內。往往見到中年大亨，臂彎上挾着個千嬌百媚的女郎，受到無數人羨慕。有錢可以藉此追尋失落的青春，原也未可厚非。

也有些朋友喜愛恬靜的生活，希望在賺夠錢之後，找個清靜地方，退休林泉，過着鳥語花香的日子。養幾隻金絲雀、熱帶魚，閒來讀讀線裝書，吟詩作對，才算真正的享受。

喜歡吃的人，往往罵只喜歡現代物質，或玩女人的人不懂享受；對女人有偏愛的，又會指其他的人辜負上帝創造的美，不懂享受人生。究竟，怎樣才算真正的享受呢？

其實，這要視乎每個人的愛好而定。比方說，愛跳舞，愛上夜總會這種熱鬧地方的外江周，如果要他過鳥語花香的生活，他會認為苦事；同樣，喜歡恬靜的，要他每晚上夜總會，他當視為畏途，怎可說是享受？

指人不懂享受是沒有理由的。每個人愛好不盡相同，只要是自己喜歡的，就可說是享受。

老邱對鈔票最有興趣，全副精神放在如何賺鈔票這上面。當他賺進大筆鈔票時，感到精神上說不出的滿足，這就是他的享受。

我們這夥爬格子的朋友，拿起稿紙放在面前，就不期的頭痛。但有位工業家視寫作為享受，寫了文章，請多請托，在報上找個地盤發表；然後，自己掏腰包，印成小册子遍贈親友，覺得十分過癮。

我又認識一位銀行大班，他喜歡構思故事，每逢我拜訪，他就關上經理室的門，把想好的故事提供給我，作為小說題材，談得高興，把公事堆在一邊不理；當他看到他的故事在小說中出現，就得到很高的享受。

享受是精神上的滿足，因而享受的方式各有不同。

我不反對別人與我不同的享受。比方說，有人以自己的愛犬參加狗展為享受；也有人以烹宰自己的愛犬，大快朶頤為享受。這背道而馳的事實，在許多方面都存在，講享受，自然講自己喜愛的；如果要我老萬上馬場、狗場，我絕不會感到是享受。

有求必應（獨幕劇）

黎民

人物：解籤佬、小市民、公務員、大業主、小店東、大老闆。

佈景：廟堂景。神像上懸「督爺寶殿」橫額，供桌上香火燃燒，果品、籤筒、籤紙擺列。橫邊一小桌，二座位，桌旁插「專解督爺靈籤」招條。

（幕啓。解籤佬坐在本位上抽烟。小市民跪神前搖籤筒，求籤完畢，起身在供桌上取得籤紙後，轉背行出台前。）

解籤佬：（招呼小市民）老友！想解籤係嘛？一蚊枝啫。

小市民：一蚊解一枝？犀利唔犀利的呀？

解籤佬：舊年年頭係五毫啫，年尾就八毫嘞，而家一蚊，唔夠一盅兩件呀！唔幫襯咪阻住檔口喇！（小市民退避一邊，喃喃自語，公務員取過籤紙轉身行出。）

公務員：嗄！督爺的籤語夠晒密碼噃！（唸）過早過薄霜，場場費周張，未濃的墨上，寫下一筆賬。唉！枉我學貫中西，完全莫名其妙，冇法喇，（指解籤佬）都係要搵佢至搞得掂嘅咯！（行至小桌旁坐下遞交籤紙。）

解籤佬：（畧看）先生，你係求乜嘢呢？

公務員：哦！冇乜苛求，爲因的物價貴咗，想求督爺保佑我噉加多的薪水啫，照你睇有冇希望呢？（大業主進，求籤如儀。）

解籤佬：直程得咗喇！唔！上兩句，督爺話早就知道你哋的薪水過薄，入馬場狗場都要借貸調將咯；下兩句當然就係連你噉應加百分之幾都計妥噃！……

公務員：好嘢！抵你撈。（放下一元，欣然出場）

小市民：佢哋都幾好命噃，一球（求）就入咗嘞！（大業主持籤紙就座，解籤佬接過籤紙。）

大業主：我係大把租收之人，近來政府限制咗加租，但係聞得就要加差餉，所以要求求督爺扶持，唔好俾佢限制得咁緊，免致我哋滾水淥豬腸——兩頭縮啫！（小店東進，求籤如儀。）

解籤佬：唔……（唸）最玄最玄，法力無邊，買大開小，問候向船！好……好……唔！法力就係法律喇，除咗珍茜蒙絲之外，你話有乜嘢比佢更玄妙更富「彈性」呢？第三句就係指示你對的小住宅單位，大可開開恩，想加最好就係向的工商廠房埋手。尾尾個句，教你唔好忘本，遲日的大人下任，記得去碼頭跟佢「拜拜」一番話喎……

大業主：（拍掌）你係得嘅！呢度十蚊。（放下鈔票出場），等我立刻整番個匾，歌頌吓督爺至得。

小市民：佢又入咗一球！（小店東就座，放下銀紙。）

小店東：係咁嘅，近日嘅限制加租條例，保我哋唔緊，舊時每月舖租兩千蚊，相信唔使幾久就要俾人加到三千四千咯，如果公務員加咗薪，唔使講的乜費物稅又要加喇，伙記又話要每月休息四天，你話我哋點頂呀？我想將的裹蒸粽賣兩蚊一條，涼茶賣夠兩毫一碗，祈望督爺保佑生意如常啫！（大老闆進，求籤如儀。）

解籤佬：唔……（唸籤語）朝辭爐峯彩雲間，午泳石澳一日還，兩岸人聲嘈不住，輕舟已過扯旗山！照呢條籤來詳，督爺並冇唔准你加價，你哋大可以當所有市民都係外來遊客，縱然佢哋會嘈，但係任得佢哋嘈完一輪，自然平安無事，以後你哋就財源滾滾，生意滔滔啦，放心加，放心加……

小店東：（拍解籤佬肩膊，放下五元）眞係抵督爺香火萬世咯！我都要送藍鮮花來供奉吓佢至啱。（出場）

小市民：佢呢球夠「應」嘞！（皺眉苦臉）就算樣樣嘢貴個兩成，我哋就唔得了啦！（大老闆就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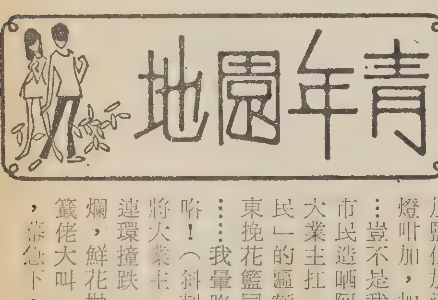
解籤佬：大老細，你都來關照？有乜唔妥卦！

大老闆：唔妥就冇，唔夠就眞！你都知道我哋的交通事業唔會蝕本啦。不過近來囉喎，的市民話我哋最奇唔遲到，的員工又話要加薪，政府雖然好心免咗我哋專利稅，但係又向的燃料稅，牌照費方面兜番，咁即係等於零啫，雖然我哋仍然有賺，若果睇住白領、藍領，與及各行生意都加咗進益，咁樣條氣就唔係幾順咯：……你詳吓條籤，睇督爺有乜玄機，益吓我哋？

解籤佬：得……得……（唸）減減加加，過海瞞天，移花接木，收買路錢！哈哈……啱呀！督爺已經點示得好清楚啦，佢嘅大意話：巴士公司嘅乘客，係冇理由要比其他使用道路嘅人士，對政府嘅收入作更少數嘅貢獻喎！不過，呢的買路錢，最好還係假手於你哋去收啫，咁你唔加價就笨咯！塞住市民把口亦好易啫，可以用「改善服務」，「改善員工待遇」做題目呀！

大老闆：（喜極拍脾）眞係俾你一言驚醒夢中人，督爺眞係靈聖咯！好！一意係咁話。呢百蚊打賞俾你飲茶。（放下鈔票，高視濶步出場）

小市民：哦……哦……哦……乜原來督爺咁樣有求必應法！呢個話加，唔使考慮！呢個想加又故意制佢唔緊！哥個就直程係唔加監佢加添！走馬燈咁加，加，加，加：……豈不是我哋的小市民造晒阿福！（大業主扛「造福市民」的匾額，小店東挽花籃同進）哦……我暈咯！我暈咯！（斜刺暈倒，將大業主，小店東連環撞跌，匾額碰爛，鮮花拋散，解籤佬大叫「救人」，幕急下。）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綏區為縮短防線，以便堅守起見，打算將老河口川軍一團，歸還樊城，對旅長建制。另將自衛總隊二千六百餘官兵，編成一旅，由李專員兼旅長，但直接指揮權，交由郭副司令官執行。並決議將八十五師留守處的一個軍士隊，作基幹，分別插入新成立的一個旅內，教導士兵；並將留守處內存下之被服武器彈藥，平均分配給兩個旅使用。最後留守處剩下缺輪的七生的五山砲一門，和百餘發彈藥，亦由軍士隊內選出砲手六名，成立一個山砲班，以壯聲威。

司令官既然如此主張，各處官長那有人敢提意見，所以這一切提案，順理成章，就議決執行。卻不知道就此種下另一個禍根，原來這樣做，李朗星專員卻認為奪走了他的地方武力，心裏很是不舒服。但又莫可奈何，不敢出聲。

會散後，各懷心事，匆匆的吃了一頓便飯，康澤再召集綏區各處首長開檢討會。我們各人回歸住處。筆者在路上遇到中統局的李××，他當時任省立襄陽第八師範校長職，到差只是卅天光景，可囑多加連絡。筆者亦心中瞭然他的任務，當時答應有便必去拜訪。

黃昏時據報，劉伯承猛攻老河口，戰況激烈，為幾個月來所僅見。筆者心想，這是巧合，抑係情報洩漏，為什麼正打算撤防，而匪軍即刻能觸機先，把老河口駐軍吸住，劉伯承真是諸葛亮嗎？

風聲鶴唳　共諜活躍

次日黎明，老河口戰事已停，只見輜重汽車團，軍車數十輛，裝滿士兵，由郭志勳坐吉普車領先，前插中將旗，說去老河口，設法掩護川軍撤退，魚貫出北門，浩蕩而去。半小時後，跟着見李朗星專員跨騎白馬，全副披掛，率兵兩大隊，為數約七八百人，出小東門，遶開黃龍檔，說是去掃蕩棗襄邊區匪軍，掩護襄陽側翼安全。但是他這一去，從此就沒有見他回來過。筆者當時認為可疑，當機立斷，立命胡參謀秘密跟去。

七月來臨，接王參謀情報，都係小接觸消息，但老河口已疏散百姓。筆者心中明白，棄城的日子已近，立命王參謀與團部行動。七月二日，所有電報及消息都中斷，往綏區軍處長處查問，知道老河口撤退行動已開始。

三日晚上，撤退部隊已安抵樊城，王參謀歸還建制，據報告老河口棄守是郭志勳和劉伯承互相商妥交換條件。一方面保證不傷川軍一人；另方面川軍則不准焚毀或破壞城內物資，所以能夠保持完整歸來。

四日襄樊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最糟糕的是宣佈襄沙公路公共長途車停駛。跟着商車紛紛闖走，百姓出重價乘搭。人黑時輜重汽車團漏夜開拔，說是奉調宜昌。一切的一切，都是暴風雨前夕的景象。

是晚入夜九時後，襄樊地區即刻宣佈戒嚴。唐副組長因為缺烟，硬着頭皮步出道院，準備上大街拍門購買。一出門口經過大操場時，只見四五盞小紅燈，在綏區屋頂上點着，當初尚以為綏區特別裝置的暗號燈。到了街上，回答過口令後，又見到筆直一條大街，凡係郵政局、電報局，屋頂都有這樣的小紅燈。當時覺得奇怪，到相熟的一間店舖敲門，門開後，烟是買到了，但是相似的小紅燈，地上放了十數盞。看一看這個店主，只是一個老頭子，樣子蠻老實，平常買慣買熟，又不似是個壞人。唐副組長回來報告，大家加以研究。我當即用電話和綏區董處長連絡，告訴上述情況，請他派人上綏區的碉堡上望一望。董處長親去視察，當時嚇了一跳，原來全襄陽凡係機關學校屋頂上，都擺有這種不明不白的東西；或多或少，燈光閃閃，分明是匪共安的標記。董處長立即派軍警，會同唐副組長採取緊急行動，就將這老頭逮捕起來。臨夜在道院花園中審訊，這老者起初苦抵不認，大叫冤枉，後來在他店舖裏，抄出幾個磷質放光的香烟罐，和當初鄭姓司機招供所用的通訊香烟罐一樣；又在他鞋底裏，也抄到各式各樣的小額舊鈔，鐵證如山，一鞫就服。很順利地供出樊城也有一個共諜潛伏組，並揭露劉伯承攻城日期，係安排在六號晚上。我們一方面將老者收監，另方面通知樊城劉旅長，依樣畫葫蘆，把那個諜報機關同時破了。兩方引渡，知道老頭所供不虛。

破獲共諜組織　派兵遣將迎敵

天未明時，綏區已召集軍事會議，到會各守軍營級以上官長，策劃應付劉匪方針。議決以一團兵力，固守樊城；另以川軍一團為主力，配合一部自衛總隊，守西門外五華里處連串小高地；以郭志勳為總指揮官，命劉旅長坐鎮樊城為犄角；城內由警察自衛隊、特務連、八十五師的軍士隊、憲兵排、化學砲連、山砲班，編成一個特種機動部隊。策應各方，對外號稱兩旅兵力，實得五六千人而已。

跟着宣佈南京國防部來電，謂已飭華中剿總白總司令，由皖省調派張淦兵團來援，先頭部隊已到宜昌沙市一帶，限七月十五日到達。康澤希望能鼓勵士氣，故此特別揭露了這個消息。

五日整個上午，軍事調動頻繁，尚有八十五師所築的工事，遍及各大小山寨，省了許多氣力。中午各城門隘口、浮橋，宣佈封鎖佈雷，只留北門，以利樊城守軍進出。一片大雨欲來風滿樓的戰事景色，瀰漫着襄、樊兩地。

下午守軍進入陣地，試槍試砲之聲不絕，百姓爭購糧食，秩序尚算不壞。筆者細察守軍士氣，甚爲激昂，尚堪一戰。

戒嚴前，憲兵排長來取連絡，保證發生巷戰時，派隊掩護本組入司令部，共同進退。跟着師範學校李校長亦來電話，囑萬一發生重大事件時，速去渠學校給予身份掩蔽。各方友人，盛情可感。

六日早，康澤乘吉普車視察襄陽西南方陣地，中午在樊城旅部午餐，並鼓勵士氣，劉旅長保證奮戰到底。下午三時左右，襄東黃龍檔一帶，李專員所率自衛隊伍，和土共有接觸，據報不分勝負。消息係胡參謀利用村鎮電話報來，除此情報外，各線無動靜。但緊張氣勢濃烈，大戰一觸即發。

樊城揭開大戰序幕　五里峯守軍報捷音

筆者見戰雲密佈，趁天未黑前，派朱參謀入樊城，搜集敵我戰況情報；並下令唐副組長，杳驗本組和各機關連絡之電話線；命祁台長緊守崗位，王參謀長駐綏區二處取連繫。筆者親赴警局，指揮清查可疑戶口。跟着綏區出榜安民，大意國軍已有準備，希望羣策羣力，定可共渡難關。所幸襄樊兩城的社會秩序平穩異常，民衆信心堅固。

入夜戰鬬序幕揭開！十時左右，樊城汽車站方面，據報已發生接觸，機槍聲很密。十一時劉伯承以一部主力猛撲樊城，川軍以一營出擊，血戰於汽車站一線；匪軍另以一個大隊，迂迴樊城西門，準備掩護其主力渡襄水。被我襄陽山砲連發覺，就在北門城牒上放列，連轟二十餘砲。匪軍料不到國軍竟有重武器，馬上轉攻樊城西門，兩方就在西門發生攻防戰。照明彈空中飛舞，徹夜通明，因樊城城牆不高，在最緊急時匪軍一小部已衝上城牆，幸劉旅長率特務連親冒危險，硬施逆襲，將匪軍衝鋒小鬼隊，悉數殲滅。將近天明時，襄陽自衛旅由北門跨浮橋出擊，作戰相當勇敢，卒將劉匪擊退。這一晚就是這樣渡過。

根據俘虜供述，匪軍總額約五萬人，由劉伯承親領，他們只係先頭部隊，人數約有萬五千人。後續主力，一二日間就到達。敵我兵力既相差十倍，綏區康澤猶豫起來了，深怕衆寡太過懸殊，命令樊城劉旅長不得派隊輕出，並將外圍各小據點兵力，悉數集中城區，若果匪軍來攻時，就以樊城作爲堡壘，實行苦守待援。

但匪軍的機動戰亦相當靈活，主力當然不願在樊城膠着，後續主力三萬餘人，在七號黎明時已到達襄水上游，距樊城西十五華里搭浮橋過河。中午時分，只離襄陽西門七八華里，該處有小高地名五里峯，其主峯恰在襄陽正西面，凡往臥龍崗諸葛亮草廬遊玩的人，必經此地。此等小丘陵地帶，皆係平地起山峯，一個一個連綿向西南排列，是天然的堡壘。所以誰能控制五里峯，誰人就佔了地形優勢。因該峯上尖下濶，在峯頂上，八十五師工兵營，曾經下了極大心血建築工事；在圓形山腰上，築了一個三百六十度的雙重交通壕，東南西北都能作徹控制；同時各種掩體，都是用永久築城的材料，堅固異常。川軍駐守一個團的主力，並在這主峯上，它的戰略性異常重要。

是時，匪軍正沿公路準備直趨襄陽，先頭部隊約五千人，剛抵五里峯山脚，就觸發川軍所埋的地雷。匪軍在該地展開，圍攻五里峯。筆者接到該戰情報，携望遠鏡爬登襄陽城中的襄陽古塔觀戰。該塔樓高十層，係歷代古物，已有數百年歷史，恰和五里峯遙遙相對。在望遠鏡裏，只見匪軍使用人海戰術，一班一班地仰攻，烟硝彈雨，激戰甚烈。在鬬戰中只見匪軍如蟻一般聚集，就在山脚週圍掘壕，看樣子準備仗人多困死五里峯我軍。

正在焦急間，突然化學砲連連長，奉命以砲火支援五里峯，派了砲兵觀察員，來塔頂設立觀察所。筆者據所見，向觀察員提供意見，希望用燃燒彈來消滅匪軍。觀察員測量距離後，以電話發令發轟，轟了數十砲燃燒彈。此種火砲確具威力，只見匪壕內火光熊熊，焚燒猛烈，恰如中了噴火器一樣。一會五里峯頂上，連絡旗號出現，表示匪軍悉數後撤，已脫離我火砲射程。

筆者下塔後，只見政工隊已在寫壁報，告訴民衆我們打了勝仗。襄陽方面匪軍剛退，樊城激戰又起，朱參謀報告，匪軍正三面掘壕將至城脚，我軍因奉命不得出城，只有踞高臨下，猛擲手榴彈應付。因敵我兩軍接近，我們的火砲不發生威力！

樊城撤軍　康澤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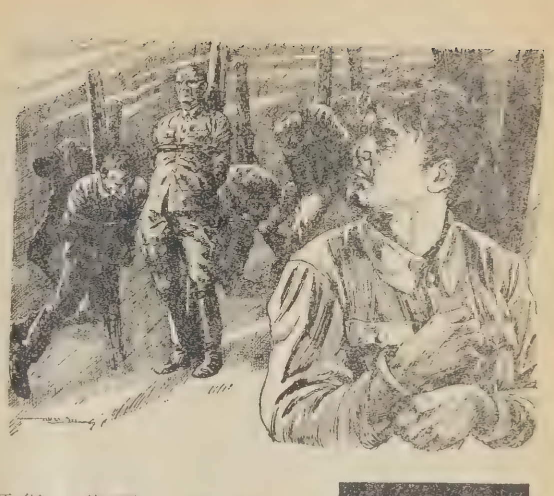
樊城壓力雖重，但劉旅長堅忍不屈，雖則匪軍人多，也亦看出裝備惡劣，沒有重武器支援，一時之間人海戰術尚不能奏效，故此也就一心一意支撑待援。匪軍雖然從東西北三面接近城牆，因係白天，尚不敢離壕爬城仰攻，只是頻放冷槍，向城上我軍射擊。戰事由激烈漸趨平淡，但這是暴風雨前夕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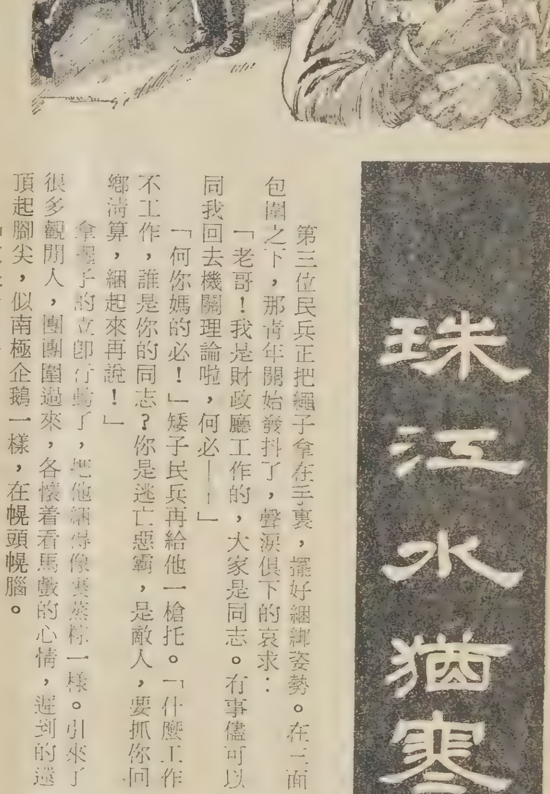
七日黃昏，襄陽和樊城兩地，戰事同時復起，據判斷劉伯承已到，親自指揮總攻襄樊。兩軍衝鋒喊殺之聲，隔一條襄水尚能聽到。在電話中，朱參謀報告，川軍打得極穩；樊城自衛隊使用纓槍、馬刀，助打肉搏戰，匪軍沒有佔到一點便宜。

五里峯方面，匪軍利用黑夜，正在爆破我軍的障碍物。川軍另外一個營（後備隊）由左側小高地防區，冒險出擊，發生了牽制作用。同時襄陽城牒的山砲，不時發砲助陣，總算戰局沒有惡化。

十一時左右，本組電台，接到剿總電報，大意謂張淦兵團已由宜沙北進，預算一星期內趕達襄樊，令往綏區催促康司令，速將襄樊防守作戰配備計劃，用電報備剿總憑核。筆者奉命立即趕赴綏區，謁見康澤，那時郭志勳亦在座。我將剿總來電報告。郭志勳回說：「我們天天都和南京國防部連絡，並沒有這樣麻煩。黃老弟多謝你，請代覆電，就待今晚開過軍事會議決定後，明日由我們正式報核罷。」

郭志勳既然如此說，我只有等他們商的，照實電組覆呈。（五）





珠江水猶寒

【20】

馬森亮

第三位民兵正把繩子拿在手裏，擺好綑綁姿勢。在三面包圍之下，那青年開始發抖了，聲淚俱下的哀求：

「老哥！我是財政廳工作的，大家是同志。有事儘可以同我回去機關理論啦，何必——」

「何你媽的必！」矮子民兵再給他一槍托。「什麼工作不工作，誰是你的同志？你是逃亡惡霸，是敵人，要抓你回鄉清算，綑起來再說！」

拿繩子的立即行動了，把他綑得像粟粽一樣。引來了很多觀閒人，團團圍過來，各懷着看馬戲的心情，遲到的還頂起腳尖，似南極企鵝一樣，在幌頭幌腦。

「這是幹什麼的？」我低聲問。

「抓人！」校長正全神貫注着街上，簡單答了一句。

「民兵可以攔街捕人嗎？」

「不是新聞了。」

「砰！」

突然槍聲一响，原來是矮子民兵失槍走了火，幸虧槍口朝天，並沒有傷人。但觀閒的人立即如鳥獸突圍了，橫奔直跑，把一輛正在旁邊駛過的三輪車撞翻了，兩位女乘客也給摜在地上，大聲呼救。車夫趕快爬起來，把她們扶起，很痛苦的說：「小姐：你另僱車吧！我無法再踩車了。」他一面把自己的褲管捲起，鮮血一直流到腳後跟。於是一拐一拐的把車子推向路旁，坐下來，將傷口包紮。

剛巧另一輛載着客的三輪車駛過來，戛然停住，車夫回頭向他的乘客說：「同志！你另僱車吧，我不能儎你了。」不料那乘客把眼一瞪，大聲說：

「什麼？我沒有錢給的嗎？」

「不是這樣說，同志！我的工友受傷了。你看——」車夫指着路旁的工友給他看。

乘客輕蔑地向路旁一瞥，淡淡地說：「我要趕去開會的。」

「另僱車不是一樣？他實在走不得了，」車夫哀求起來。

「他自己不可以踩車嗎？」乘客賴着不肯下車，還故意吸起香烟來。

這時，有幾部載客的三輪也停下來看熱鬧了。

「同志！你還是下來吧，那工友實在流血太多了。」車夫仍然懇求着。

「什麼？」乘客忽然駡起來了。「他重要還是我重要？哼！」

這話一出，激怒了其他車夫，有幾位說話了。

「當然是你重要啦！」

「你算什麼東西？我們也有不載人的自由！」

「你重要，爲什麼不坐小汽車？」

「摔他落來！」

大家冷言冷語的在旁譏諷，但那位乘客還高傲的坐在車上，悠閒地吐着烟圈兒。

又來了一輛空車，那位車夫立即撇下自己的車子，扶着受傷的工友坐上那另一部車去，回頭對那位重要的乘客說：

「高貴的同志！你在這兒歇歇吧！我回頭再給你服務！」

眼見一列車子輕快地跑開了，傳來一陣狠毒的咒駡，那乘客才着起急來，悻悻然駡了一聲：「他媽的。」走下車來，把車輪踢了一腳，沒精打采的步行走了。

街上變得十分靜，只有那個身爲四路總指揮的交通警察，在暗淡的燈光閃耀下，依然站在街上指手劃腳，像一個機器人。

我們退回來，把窗子關上，兩人繼續剝着膽下來的花生，我忍不住，便問：

「校長！我眞不明白，鄉下的民兵會如此斗膽在街上公開打人？」

「難怪你不明白。」校長說：「你是剛臨貴境的，現在是土改時期，許多漏網地主都逃到廣州來了，各鄉農會派出大量民兵出來抓人，似奉了聖旨的欽差大臣一樣，捧着上方寶劍，不管什麼身份地位，只要是黑名單上有名的，見到就抓。目前比較好些了，兩個月前的情況更混亂，大街小巷，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追捕撲打，鷄飛狗走的現象哩！」

「既要抓人，儘可以行文公安機關拘捕引渡啦

，像剛才那個青年一樣，應該知會他的工作單位才是！」

「是與不是，我和你都沒資格研究，反正當權的人永遠是對的。你要明白，在土改期間，關霸第一，所有工作以支援農民爲前提。因此，農民的氣燄，可以支配城市裏每個部門的工作氣氛，農民的權力，直接能貫施到每一個工作人員，誰也不敢說半個不字，或稍露不滿情緒，不要說像這樣一個小小公務員了，就是公安局長被抓了也沒有辦法的。若說到行文拘捕，根本沒有效果，這班逃亡人士，很富有打游擊經驗，他們沒有一定的住所，或在旅館、或在公園裏，正所謂來無影，去無踪，莫說行文，就是懸賞也抓不到半個哩！」

「難道沒有法律根據？」

「就算有法律又怎樣？無法無天的社會裏，法律反是胡作胡爲的護符呢！」

校長說完，露出輕微的冷笑，似感覺剛才的話有點過火，跟着站起身來，拍幾下衣服，臉上頗有酒意。「夜深了，我們吃晚飯去吧！」

走出了門口，他再附耳告訴我：「別再叫我校長，陳校長早已死掉了，我是張同志！」

二　越秀山上

過兩天，接到紹芬的滙款，並寄來一張相片，知道我已做了爸爸了，在人生的崗位上陞了一級，對神祇牌建了一點汗馬功勞，心裏很是快活。我把這消息告訴了陳校長，他忙向我道賀，並同往郊外逛了整個下午。

晚上，我們在館子進過餐，乘着酒興，再信步去逛越秀山頂。

秋天日色漸短，太陽落得比較早，隨之而來的是黃昏的淒涼，可怕的空虛。我們坐在石櫈上，遠眺市內燈光。這地方，原是孫中山先生當年讀書之所，還矗立着伍廷芳博士的銅像，從前，經常有名人顯宦去瞻仰憑弔，現在時過景遷了，這銅像和看守山墳的土地公一樣，給午夜談情幽會的情人做見證。

月亮躲在雲端裏，約隱約現，山上除路燈能給人指引外，一切都陷入模糊裏，風拂過來，吹醒了白日做夢的木棉樹。陳校長開口了，他告訴我關於越秀山的滄桑。

「這裏的變遷確實太大了，你未必會比我更清楚！你看下面這個運動場吧！——」

我隨他的指示俯視下去，只見一個圓大立體的廣場，在月光下閃着光，像一個白色瓷盆，依山勢砌築的石級又如螺絲一樣，一直旋捲到山頂，一對對情侶，在石級上並肩擁抱或攬腰漫步。

「哦！就在這裏？」我驚奇地叫起來。

「不錯！稱爲全國最大的運動場就在這裏。你說工程大不大？不費一年時間就把它建成了。說起來，這裏水泥中多少還滲有我的血汗哩！」

「你也參加建設過？」

「當然啦，那是我剛參加工作的時候，全市掀起了一股美化越秀山的浪潮，且認爲這是屬於文教部門的建設，就發動了全市的知識份子，以高等學校爲主幹。什麼大學生、教授、各機關的高級職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文質彬彬的、白髮蒼蒼的，在這荒蕪的山崗上，不管陰雨暑天，秋深冬夜，日日夜夜的不息工作，——畢竟越秀山已在知識份子的手上秀麗起來了。」

「就只這一個運動場？」

「不，你近日來這裏逛過沒有？」

「還是頭一次。」

「這就難怪了。嗱，這一帶——」他舉手指向白雲山那邊說：「一連過三四個山頭，直延到那座高射炮陣地，這一帶已劃爲風景區了。過去不外是一片荒涼的墳場，現在已種着整齊的樹木，什麼花圃、廣場、亭台、水榭、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山腳下還建了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游泳池，下面又掘了一個有幾十畝面積的人工湖。這偉大的工程，無一不是知識份子的智慧結晶，無一不由知識份子的雙手闢成。」

「這樣看來，廣州市的精華已集中在此。」

「何以見得？」

「很明顯的事實，除此而外，還有那一項工程可以見得人？城內的街道依舊是凹凸不平，電話仍然不靈，自來水一樣不清，電燈比以前更不明。只有西村水坭廠能繼續生產，其餘所有的工廠幾乎全部不再冒烟了。失業的人數遞增，人口的流動像潮水一樣。關係到民生問題的建設絲毫沒有動過手，對娛樂性的建設則唯恐不週。這就是捨正路而弗由，藉這點可有可無的小成就去取悅人民，欺騙羣衆，這樣的粉飾，無異把一個應該嚴肅工作的政府，變成一個馬戲團，光以娛樂觀衆爲主。縱使——」

說到這裏，冷不防在背後的樹叢裏忽然竄出兩個人來，嚇得我們一驚，原來是一對男女，那個女的正忙着扣鈕子呢！

「危險，我們走吧！」

陳校長拉着我的手，迅速轉過山坳，下了山，同時也分手坐車回家去。

三　職業分子的知識

經過這場虛驚，我足足有三天不出街，連飯也是叫那個打雜的小孩子上街去買。因此，我和他很快就混熟了。那小孩子很聰明，工作勤快，招呼得週到，泡茶倒水，自動給我幫忙。他告訴我：他是唸過初中二年級的，因爲父親被共產黨殺害，母親又投河自盡了便失學，他還埋怨自己沒唸完中學。他說：「如果我能初中畢業就好了。我可以去學校裏當文書，或者去機關裏找份工作做，我妹妹也不致失學了。」

「你妹妹？是不是經常在打掃走廊的那位小姑娘？」我同情地問他。

「是的，我妹妹今年已八歲了，可是還沒上過學呢！」

「爲什麼不給她上學？」

「窮家孩子，談何容易？」他眼紅了，差點掉下淚來。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於公於私不合　於情於理不通

四川人對於劉伯承過成都而不入，中共中央而決定由賀龍[illegible]驅而來成都坐鎮的事，是想不通其中[illegible]原因的，[illegible]這也是有違常情常理的事。

(一)劉伯承主持西南軍政，這是中共已經明令發表了的任命；劉伯承是四川老軍人，他所率領的第二野戰軍，不但明的「打」，是一路順利，勢如破竹；還有暗的「拆」，更是得心應手，無往不利。專是從這兩點看，便可證明由劉伯承來坐鎮四川，對於今後一切政令的推行，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劉伯承自己可能因其他事情的關係，席不暇暖，暫不入成都，於情於理甚至於法，也應該派出一個大員率領二野戰軍一部份兵力接管成都。可是，自從胡宗南的部隊撤出成都，至賀龍率部隊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進入成都，其間成都有五天時間是由王纘緒與曾慶集警備城防，二野戰軍的部隊，有的駐防在成都城郊，卻沒有一個員兵進過城；進入成都城的盡是第一野戰軍的員兵。撇開公事不說，就是私情上，劉伯承也應該輕車簡從親自到成都一次，看看這許多受他利用而投降「起義」的老友；他自己縱然無閒，也應該派出一個相當人物，代表他來成都署致慰問才好。但事實上二野戰軍的員兵，卻一個也未踏進過成都的城門。這是於公於私，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的。

(二)後來大家雖然知道由賀龍來坐鎮成都，是由於賀龍率領的第一野戰軍十八兵團負有夾擊川康的任務。可是四川人仍然不明白，順利「解放」四川的大功勞，是劉伯承一手造成的，賀龍的十八兵團可說是兵未刃血，連戰事甚至四川的邊也未沾到，怎麼不在戰事結束之後，將十八兵團調回西北？第一野戰軍是中共四個野戰軍中兵力最少的，而由彭德懷與賀龍負責的西北地區，幅員又極大，爲劉伯承着想，賀龍固然應該調回西北；爲彭德懷着想，賀龍也應該調回西北。今日事實上不是如此，難道是劉伯承負責的西南地區，感到兵力不夠控制全局？這又不盡然。西南川、康、黔、滇、藏五省，川康大局已定；貴州根本無事；雲南的盧漢已經投降，中央軍余程萬與李彌兩個兵團已經垮的垮了，走的走了，也進行得異常順利，根本不需要劉伯承自己率軍增援。此外，就是川東和川南，還有一些不肯放下槍桿的死硬份子，仍在打游擊，那也只是癬疥之患，用不着大兵團進剿的。因此，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衡量四川的局面，都應是由劉伯承坐鎮成都，綜攬西南全局才對。可是，今日事情大出意外，應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偏來了。對於中共中央會要賀龍來成都的決定，四川人是無論如何想不通其中的道理何在的。唯一的答案，便是中共高層人事有問題。以後證諸

毛澤東製造矛盾　劉與賀互相牽制

[illegible]因由，先須瞭解一下賀龍所率領十八兵團的情況，以及賀龍率部進入成都之後的種種動態。

我先介紹一下十八兵團的組成與指揮系統。

中共第一野戰軍的十八兵團，是在西山成立的。因是，十八兵團的士兵，山西老鄉佔了絕大多數。這個兵團成立之後，立即參加攻擊太原的戰役；太原戰役之後不久，便調到陝西，以後一直在陝西與胡宗南的部隊保持若接若離，打打小戰，避免決戰硬拚的態勢。從成立起，這個兵團便屬於中共第一野戰軍的建制，歸彭德懷指揮。

直到西南戰役開始發動，十八兵團才由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賀龍指揮，與劉伯承的二野戰軍配合作戰，由西安而秦嶺，再到劍門關，遙遙呼應，卻一直是按兵未動。等到劉伯承在四川境內，橫衝直撞，大局既定之後，賀龍才率領該兵團開進四川境內。但這並不表示它已經脫離第一野戰軍的建制，指揮上也不是聽命於劉伯承。在編制上它仍然屬於第一野戰軍，與劉伯承的二野平行，同受中共「解放軍總部」的指揮。

這種隸屬與指揮關係，不但在國民政府的軍隊中少見，就是在中共的軍隊中也是少見的。所以許多四川的降臣叛將，他們都是由軍閥而民國，而紅朝的老油條，對於這種情形均感到不可解。比這更不可解的，則是在四川境內劉伯承與賀龍的指揮機構，也是分割矛盾的。

明令劉伯承負責的是「西南軍政委員會」，那麼，成都與川西都是屬於西南地區之範圍，賀龍進入成都成立「成都軍管會」，於情於理於法，是應該歸劉伯承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指揮才對，但事實上又不然。

因爲「成都軍管會」成立之後，接着又在成都成立了一個「川西軍政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賀龍出任主任，王維舟出任政委，將成都、川西、川北的軍政事務，劃歸這個委員會範圍，概由賀龍指揮，與劉伯承的「西南軍政委員會」無關，既不受其指揮，也不歸其管轄，其地位是平行的，同隸屬中共中央政務院。這種情形在國民政府時期，因爲要因人設事，架床疊屋是常有的，但在中共一向強調公事公辦，決不因人設事的作風下，便使人感到不可解。

唯一可以解釋的，便是劉、賀之間有矛盾，誰也不佩服誰。此外便是毛澤東故意製造矛盾，特地如此安排，使劉、賀兩人分掌西南地區之權力，以發生制衡作用，免得劉伯承因利乘便，成爲西南王國，而尾大不掉。

西南保衛戰

也不是以第二野戰軍的名義處理，全是以「賀老總」（對賀龍的統稱）的名義處理。劉伯承與彭德懷的名義，均沒有在這一地區出現過，也無絲毫行使權力的跡象。

劉伯承有名無實　毛澤東處處掣肘

尤其不可解，而又更爲使人玩味的，則是中共在西南地區的兵力部署。

周士第率領入川的十八兵團共轄三個軍，是六十、六十一、六十二軍，每個軍的兵力約三萬人，政委李井泉。該兵團由賀龍統領進入成都之後，卻由周士第任成都市長，李井泉任成都軍管會主任。由六十軍擔任成都城防及西川的警備；而六十一軍與六十二軍，則分別開往西康與西藏，作爲駐康、藏兩省的主力軍。以後中共對這兩個省的兵力雖然續有增加，屬於劉伯承的二野戰軍的交通兵團與工兵團均調到這兩省從事修築公路的工作，但只是臨時性，而且是配屬性的，仍以十八兵團的兩個軍爲駐軍的主力。即是說，劉伯承的「西南軍政委員會」，雖然管轄這兩個省，這兩省的駐軍主力卻不是劉伯承二野戰軍的部隊。在中共四個野戰軍之中，成立最早，兵力最少，在戰場表現上亦較差的是彭德懷的一野；成立最遲，兵力最多，在戰場表現上並無特色的是林彪的四野。兵力相當，打得最出色，解決國軍主力的是劉伯承二野與陳毅的三野。又在四個野戰軍司令員之中，論指揮能力與軍事學養，無論「敵乎、友乎」，均一致公認應算劉伯承第一，他的運動戰，更是國際知名。事實上四個野戰軍，創業最艱難的也是二野。

要證明劉伯承的指揮能力與軍事學養，及他擅長打運動的表現，只須看二野戰軍的發展經過。一野戰軍彭德懷是以西北共黨盤據地區爲基地，底子好，又得地利與人和之便；三野戰軍陳毅部，是以原新四軍發展而成，以皖南、蘇北、魯東南的基地；第四野戰軍林彪部，更是因利乘便，既有蘇聯在東北的掩護，又有現成的械彈及訓練有素的僞軍可以接收。惟有劉伯承的二野，抗戰勝利之後率領破破爛爛的孤軍，由河北南下，要在絕對優勢的國軍防區內，偸渡黃河與隴海鐵路，天遠地遠的一路打到豫鄂邊區與李先念相呼應，在大別山區建立根據地，再向中原地區求發展，與國軍中最精銳的十八軍及新五軍等部隊作戰。但他卻能避重就輕的數渡黃河而成功；又能在中原與徐蚌大戰役中以寡勝衆，這種種表現，均足以說明獨眼龍劉伯承的不同凡響。可是，中共在大陸軍事勝利，從大局粗定起，在四個野戰軍司令員之中，一直受毛澤東抑壓，使之出不了頭的便是劉伯承。這種受壓的事實，在中共竊據大陸之初，便有很明顯的表現。我們只須回顧一下一九五〇年前後四個野戰

湖南人揚眉吐氣　獨眼龍黯然無光

當時在西北地區的彭德懷，是以中共「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員」的身份，兼任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又兼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又兼中共中央政治局西北分局第一書記、又兼西北軍區司令員。眞正是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可與「彭老總」共比高的，那時便只有在華中地區的林彪。官銜最少，權力最小的便是劉伯承與陳毅。陳毅在華東地區，只是以三野戰軍司令員身份，兼任上海市長，而未能兼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劉伯承也是如此，他雖然以二野戰軍司令員身份兼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但賀龍到達成都不久，中共中央即發表賀龍任西南軍區司令員，與劉伯承的西南軍政委員會及二野戰軍司令員是平起平坐的職位；中共中央政治局西南分局第一書記也不是劉伯承，而是鄧小平。

劉伯承在西南地區，不但黨權與政權均不能染指，連軍權也被分割，因爲二野的部隊，其駐紮地區，只有陳賡兵團駐在雲南；楊勇兵團駐在貴州；陳錫聯兵團駐在川東與川南。其所管轄的川西與川北，西藏與西康，均如上述是第一野戰軍的十八兵團周士第三個軍分別駐紮。其實，貴州根本用不着駐一個兵團，總可將楊勇兵團與陳錫聯兵團，分別抽調兵力接任周士第兵團的防地。可是中共中央不這樣做，偏要把劉伯承弄得綁手綁腳，處處抑壓，使他與賀龍平分春色。

還有一事，那是中共向西藏進軍時，所有命令的發佈，均是劉、賀兩人共同簽署。在這種情形之下，劉伯承看到彭德懷與林彪的權力統一，想想自己半生戎馬，卻落得如此歧視的待遇，其內心苦悶是可想而知的。因爲這並非他與賀龍爭權的矛盾，而是毛澤東的制衡手段，對他不放心的表現。

所以，當時有很多傳聞，說毛澤東怕劉伯承回到四川，掌握西南大權之後，將來會變成不聽命中央的新軍閥。又說毛澤東只相信他的湖南老鄉，用湖南人來夾制劉伯承。

對於後者的說法，倒也有證有據，彭德懷是湖南人，賀龍也是湖南人；彭德懷統一了西北的一切大權，又將賀龍派入四川，分掌西南地區的一半大權。賀龍不但擁有西藏與西康，連四川也佔了川西川北一半。可是，劉伯承的二野，雖然佔據了雲南與貴州，及川東與川南，而在貴州的楊勇，也是湖南人，這樣不但與賀龍勢均力敵，劉伯承的內部三個兵團，也有一個是親近毛澤東的。劉伯承所受的壓力之重，是可以想見了。下期我再報導賀龍在四川的威風。（廿一）

三郎

匈京生死鬥

白萍譯

十六：一名武裝士兵在閣樓之下巡邏着

伍特很不安地查看這房間，他有進入陷阱的感覺。他試試木門，看是否被沙吉都斯在外面反鎖住了，但這道木門應手開了，他沿着梯級向下面看去，見黑越越地一片空洞。他把門掩上，扣緊。

伊洛娜站在屋角草蓆側，不知如何是好。沙吉都斯留下火水燈在室內，從淡黃色的光線中，可以看到她的臉孔是茫然的。伍特把手槍拿了出來，放在毛氈側的樓板上，然後，把火水燈扭得暗淡下去，直到熄滅爲止，整個房間陷入黑暗之中，只有東部數哩外的格耶鎮上的燈光淡淡地反映着。

伊洛娜的聲音遲疑地道，「我們該留在這兒麼？你以爲如何？」

「你需要休息了，小睡數小時也好的。」

「但你的朋友已落在AVO的手中……」

「現在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啊！」伍特道。

他走到她的身邊，要她坐下來，拿張氈子掩蓋着她，這房間裏的寒冷似乎比外邊更厲害，他感到全身抖顫着，然後，他知道自己其實也疲倦得很！

「你認爲沙吉都斯如何？可以倚賴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實在並不喜歡留在這兒。」

他不願告訴她，其實他自己也感到很大的不安，他聽到了奇異的輕輕聲音，他知道她的牙關打戰，他便把她拉着躺在草蓆上，毛毡掩蓋在兩人身上，她立即靠在他身上以取暖，她的身體像一頭小動物似的在移動着。他雙手擁抱着她，她的自制能力立即消失，全身在抖動着，她的呼吸緊促和不規則地，熱氣噴在他的臉頰上。

「我很害怕，」她低語道：「而你……你對我失望了。」

「不，並不是這樣。」

「不過，你正默不作聲嘛，你是在想着什麼嗎？」

「我們前面有困難的工作呢！」

「不是指這方面的事情。那是別的事！……我是指一個人，你在想念着一個人。」

他想到了狄燕玲，道：「是的。」

「你和她鬧得很不愉快麼？我是指戈科夫開槍擊傷的那名女子。」

「是的。」

「她在醫院中不肯見你麼？」

「我寧可她拒絕見我，還好一點。」

她默然了一會兒，然後低語道，「我很替你們兩人感到可惜，不過，她是個大傻瓜，她不知道，得到一個男人的眞愛，尤其是你的眞愛，是運氣好極了的事情。她若是不諒解你不顧她的生命危險而向戈科夫開槍的話，她就愚不可及了。我這樣的批評她，似乎太過份了。不過，我確實對她全盤的思索過。假如我是她的話，相信你的任何行爲都不會是錯的，這樣，才是愛啊！」

「你應該談這問題的，」她激昂地繼續道。她的雙臂緊緊地繞抱着他，在毛氈下緊緊地靠在他的身上，「這問題必須談談的。你很不快樂，而你一直在想着她，而並不思量我們應該怎樣應付當前的局勢，你和我都知道當前的形勢其實危險到怎樣的地步，你會因此而稍不小心，只一瞬間，我們兩人就會完蛋了。」

在毛氈的掩蓋下兩人擁抱在一起，體溫增加了，伍特感到頓爲和暖多了。他知道她說得對的。他想念狄燕玲太過了，他被她影響得無法集中心情來應付當前的危險形勢。顯然迄今爲止他們都並未遭遇到危險，但那只是運氣好而已。但明天如何呢？後天又如何呢？是否還會如此的好運氣呢？甚或在下一個鐘頭的時間中，他們都很容易碰上生死關頭，稍不小心，便會遇上死神呢！

「她已經拒絕你了，爲什麼你還是苦苦的記掛着她呢！」伊洛娜悄語道：「她既然拒絕了解你的處境，你就必須忘記了她。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應該經常在隨時隨地的保持着十分的精神和全面的警惕。不應該也不可以爲了一個女人之故而分心的。」

他沒有辦法答覆她所提出的這幾項論點，她的如雲秀髮很柔軟的披散在他的肩上，香氣襲入他的鼻端，他感覺到投入他的抱中的她的嬌軀，並不只是爲了要尋求溫暖，而更還有進一步的需索。動物本能的動作，很明顯的表現出了她的意圖。

爲什麼不接受她的奉獻呢？爲什麼不給予她所需要的安慰呢？

他在思索着，和狄燕玲的戀情已經過去了，留下來的只是氣惱與被拒絕！而他刻下在這遙遠的陌生的敵國境內，還生存着，但是能夠生存多久，還未可知！甚至可以說，生存的機會少，死亡的機會多。而在目前這一刻，就是永恆了；在這小小的黑暗房間，有着一剎那的安靜，短暫的溫暖，無條件的奉獻，和接受的饑渴需要。

他感到伊洛娜的雙手環抱得更緊，然後，突然的放開了他，從她的行動中，可以知道她是利用毛氈下的溫暖，在脫去厚厚的冬衣。

「伍特！」她低聲呼喚着。

他並沒有回答的必要，他感覺到體內有着强烈的反應需要，似乎是最近失去的一些東西現在已尋找回來了，他的希更與體力重新出現。他並沒有愛上伊洛娜，而她是知道的。

而在他們互相都感到寂寞的當兒，並且，共同面臨危險之際，他們互相需要的感覺要比在溫暖和安全中單獨相愛着的男女，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在她轉身過來，投懷送抱時，他的血脈的跳動加速了，她的胴體像絲綢柔軟，緊緊的倚偎在他的懷抱中。

他把衣服也脫去了，再把她擁入懷中，她的甜熱的咀唇，很餓渴似地吻着他。

「不要想到昨天，也不要想到明天，」她悄語道：「昨天已經過去了，已經完結了；明天，我們是否有明天，還不知道。我們能夠掌握的只有現在，只有目前這一刻，我和你之間，什麼都沒有，無恩無怨，但是我們要共同渡過目前的危險。」

他溫柔地吻着她，然後，她急促的，不耐煩的動作，向他迎上來；就在這農舍的簡陋閣樓之中，寒冷與黑暗的寂寞中，他接受了她的奉獻，也盡力去滿足她的需要。

事後，大約一小時左右，伊洛娜在他的臂膀上睡着了，伍特靜靜地躺着。他並不知道自己是否也曾睡着了；這時候，他感到她的壓過來的體重，她的溫暖和如蘭的香氣。她睡得像小孩子似的，在經過一場驚慌之後，進入安全、溫暖與寧靜的狀態中。

他很感激她，她絕對是無條件的奉獻給他的，他並沒有對她作任何承諾，她也沒有要求他作任何承諾，事後，她對他完全信賴，很甜蜜的睡去了。

他要提高警惕，留神地聽着夜靜中的聲音。透過小小的窗口，夜空中只有淡淡的光線；不久，就會天亮了。農舍中，一片沉寂，只偶然地傳來輕微的木材響聲，那是在寒冷的天氣下，建造農舍的木材的反應聲音。遠處也傳來了火車的尖銳汽笛聲。

這本來是一片寧靜的農舍之夜，但他知道，在這表面的安寧之下，蘊藏着無限的危險。

他突然地感到不安了，究竟爲什麼，他卻不知道。這時候，距離天色明亮只差半小時，窗外漸漸的出現魚肚白色，農舍內隱隱地有聲響。

他輕輕地從伊洛娜的胴體下騰出身子來，坐起，把身旁的手槍拿起。

伊洛娜立即驚醒。

「什麼事？」她低語問道。

「我不知道，我似乎聽到了聲音。」

「我應該穿回衣服嗎？」

「好的。」

他站起來，槍在手中，推開溫暖的氈子後，感到室內寒氣襲人。伊洛娜在氈內迅速地穿回衣服。他輕輕地走到門口去。

低沉的聲音在細語着，只有他久經訓練的聽覺才隱約的聽到。他緩緩地，輕輕地把門閂推開了，看着木梯通到下面去的房間，這房間的隔壁就是後門出入的廚房。

俄羅斯的發號施令的口音和急速的低語聲在混雜着。

伊洛娜的聲音從後面傳來，伍特立即轉步。

「屋外有人，其中兩人，一名是俄國人，一名是AVO秘密警察。」伊洛娜很低聲地說着，幾於聽不到。

伍特點點頭，把門掩上，放下門閂，他的心跳加速，靜默一會兒，極力的自己鎮靜下來，把慌亂的心情鎮壓下去，他本來就感覺到這兒可能是陷阱，如今，這陷阱要掩上蓋子來，本是難免慌亂的。但他更知道，在目前情況下，絕對慌亂不得！

他悄然地走到窗前，以有控制的力量，把窗門抓攀向上。顯然最近這道窗已經開啓過了，很容易地便向內開了，一陣冰寒北風吹進閣樓來，在下面六呎左右是屋頂，積滿了冰霜，一片雪白。可以看到沙吉都斯農舍的一角，望看到一輛汽車的淡然車頭燈光，在緩緩而悄沒聲息地駛過來了。皮靴的聲音傳來，使他直覺反應地畧向後退縮，一名武裝士兵正在屋下巡邏着。

他回過頭來，看到伊洛娜正站在他的身旁，她上的表情很奇異，他並不了解是什麼。從樓下突然傳來傢具破裂的聲音，一名男子的叫聲，那是低沉的呼叫，跟着是撞擊和痛楚的慘呼。

「沙吉都斯被拷問，」伊洛娜悄語道：「他們追問他關於你的踪跡。」

伍特臉上突然毫無表情地反向道：「追問我的踪跡？」

「他們知道，還有一名美國人躲在這一帶附近。」

「他們怎麼會得到這樣的情報呢？」

伊洛娜以絕望的沮喪聲調說道：「我們完結了。我們被出賣了。」

另一下撞擊的聲音，另一聲呼叫又從下面傳來。伍特再向小窗外看出去，在巡邏的武裝士兵已不見了，他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這時候，無暇細細思索伊洛娜這幾句話的意義了。他向她點頭示意，抓着她的手臂要她從窗口跳到下面的屋頂去。她立即服從，絕無疑問，翻身跨出去，雙手抓着窗框，身子懸空一會兒，然後，一鬆手，她落到下面冰結的屋頂上，她在冰結的溜滑屋頂上站不住，向屋簷斜跌下去，伍特的心中一沉，無能爲力地看着，心想這一來可眞正的完蛋了，但她終於巧妙和毫不慌亂地站穩了身子，然後，伍特也跟着輕身跳下去，和她在一起。（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萬人意見

毛酋返老還童嗎？

編輯先生：

「返老還童」，這只是人的一種希望，無論科學怎進步，要變為事實也是不可能的。不然，我最近在電視上看到一件怪事，毛酋卻返老還童了。此話怎講？照理毛酋該是一老態龍鍾的老人。因為㈠三十年前在某一集會，我親眼看見過他，相距不過一丈之遙，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有資格證明毛酋的眞面目。

㈡六七年前，在時代週刊上又看到一幅照片，照片上共有十人（？），其中有外國人，林彪、江青都在內。毛酋站在右方第二位，形容枯瘦，站立像很困難樣子。

㈢去年大陸來人告，毛酋坐立都須人扶持，像似患嚴重的風濕病。

㈣本年有人到左仔戲院看毛幫宣傳片子，看見毛酋亮相，觀其面貌以行動，也正和時代週刊及大陸來人報導相脗合。

但最近在五月十三晚間，看香港電視新聞，內有北平求認施漢諾寶貝流亡政府一則新聞片，這就使我大吃一驚！原來毛酋眞正返老還童了。這次亮相，有帶軍帽的林彪在陪伴，走來走去。這不算奇怪，奇怪的是毛澤東雖然肥，但不太肥，穿着洋服很合身裁。乍一看，我以為是電視明星譚秉文裝扮，因為太年輕了，頂多不超過六十二三歲。滿頭茂盛的黑髮，倒像五十許人。最奇的是面無縐紋，未削頂。眞是年輕多了，但卻矮了數寸。他本比林彪高，但在電視兩人一比，竟和林彪相齊。最最奇的是毛酋的行動，竟和譚秉文一樣的敏捷，有活動力、行動有彈性。也和林彪一樣，走來走去。阿彌陀佛，「我們的偉大領袖」眞返老還童了，這眞是「一大喜訊」。我想，再過十年，毛酋八十八歲時，準必定會變成沈殿霞，鍾玲玲一樣青春呢。

我看罷電視，不免有所感，特寫出請教兩位編輯先生及萬人讀者。

讀者閻源敬啓

五月十五日

由私產與公產問題說到民主與共產國家的比較

美國讀者 余求真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是毛澤東思想的第一句標語，是共產黨的基本號召。若要知道這一句話是不是合理，有沒有錯誤，我們應該討論一下「產」的問題。認清什麼是產，和產的性質，這答案亦便自然產生了。

一、金錢是流動的產業

一般人既然只將財物作為產業，共產黨人亦不例外，那麼我們便先用財物談起。金錢是財物的共通掉換媒介，財物可以金錢來代表，所以談財物亦即是談金錢了。在自由國家裏金錢是作為人的勞動的物質報酬，它的分配與流通依照着經濟學供求法則，同時亦由人民立法來控制與導引的。人之欲擁有金錢之目的乃為保障生活及為物質享受之用。金錢之作為勞動的報酬是很顯見的。在量的方面，我們多工作便多得工資；少工作便少得工資。質的方面，我們的工作優良，經大家公認或有人賞識便可多得報酬，例如一個畫家的作品然；反之工作粗劣便少得報酬。有人以為用不道德的行為不勞而獲的金錢並不是一種報酬。但我們必須知道，這些金錢亦是以不道德者的人格為代價而換取，不但有被發覺而受制裁的可能，並且會受自己天良的譴責的。有見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得不償失的交易。又有人以為富家子弟可以繼承許多財產，貧家子弟則無，豈不公正。但我們亦不可忽視，富家子弟的父母或祖先已經為他們付上代價了，貧家子弟的祖先則沒有。雖然為自己的子孫圖謀福利乃是人的常情，無可厚非，但在社會上有許多例子告訴我們，將財物傳留給子孫常會養成他們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習慣，所以現代開明的父母除幫助子女教育之外，寧將遺產捐贈宗教、教育，或慈善機構，亦不願將大量金錢留給子女。同時政府亦要抽大部份的遺產稅來削減遺產的數目。在自由國家財產的分配雖然大致依照個人的勞力與才幹的程度而報酬的，但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報酬不是十分平而毫釐不差的。雖然兩個人的勞力才幹相似，但因際遇不同，人生重點有異，所得的物質報酬亦不相同。有不少獻身文化、科學、藝術、宗教、慈善等事業的人，都以精神重於物質，以公益重於私利，不在財物上斤斤計較的。許多人辭去高薪的工作，去做低薪但能叫他心靈愉快的工作，便是最好的證明，這些人卻常是最快樂的一種人。

共產黨人以為企業家或僱主財富的獲得都是剝削而來的，亦是錯誤的偏見。每日許多奔走或登報求職的人是否自動徵求受人剝削呢？（事實上他們惟恐沒有人「剝削」他們。）既是自動的，並且求而有得，那麼理該感謝「剝削者」所賜的恩惠了。若創造工作機會的企業家都是剝削者的話，社會實在需要更多這「剝削者」以使人人有受職的機會。財富的產生乃由企業家的精心籌劃，資本的冒險與運用，職工的忠誠合作而產生的。世

界上愈能合作的社會亦是愈富有的社會。

我們不可忘記，金錢有很大的流動性，絕非固定的。凡一個到了中年的人，必已親眼見過從前貧窮的，數年之後變爲富有的；從前富有的，數年之後變爲貧窮的，甚至到了破產的地步。貧窮家庭出身的人，對財產多較重視，聚財的興趣較濃；富有家庭出身的人，對財物的估計較低，聚財的興趣亦較淡，而有平衡輾轉的現象。在自由國家中「產」既是流動的，誰亦沒有永遠作「無產者」的必要。雖然目前是一個「無產者」，憑着自己的勞力與才能，他日亦可成爲「有產者」。其實，單就財物而言，在自由國家裏除了孩童及一些殘廢或年邁不能工作的人之外，幾乎人人都是有產的，很難找出一個絕對沒產的人，只是「多」「少」而已，不能用「有」「無」來分。

但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因爲政府獨佔財產，政府又由一小撮邪惡的人操縱着，億兆人民都成爲眞正的「無產者」，永遠沒有翻身成爲「有產者」的可能，只要一天活在共產黨的政權下，一天便必需作「無產者」。委實，在共產黨暴政下的人民的生命本身都沒有保障，隨時有被殺害的可能，當不可能談到保障生活的財產。

二、國家是人民的公產

在民主自由國家，政府官員是人民公開選舉出來作爲人民公僕的。他們的權力是人民所賦予的。所以人民選舉出來的官員，即若總統失職亦可依照法律程序予以彈劾，人民可將政權收回。美國第十七屆總統安得烈詹森（Andrew Johnson）在一八六八年二月曾受國會彈劾，幾乎撤職便是一個例子。人民既然在幕後控制國家的政權，作國家的實際主人，國家的一切建設與制度亦便是人民的公產了。一個嬰孩在自由國家出生之後，不論家庭背景如何，便受了法律保障，享受與他人共有的一切公民權利，因爲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年齡稍長便可享受教育機會，運用圖書館、博物院、公園、交通等建設。一個沒有專長的人在美國做起碼的工作，工資每月約三百元，亦可有汽車與電視的享用，還有許多學習求進的機會。反之若同樣的一個人，生活在落後國家，亦做起碼的工作，恐永不能過同樣水平的生活。由以下美國勞工統計局的發表便叫我們很明白的知道這種差異之處，即在一九六七年美國人平均工作十六分鐘的工資，便可以買到一磅奶油；西德人需要五十七分鐘；日本人八十四分鐘；俄國人則需工作一百六十三分鐘。同樣，美國人平均工作十三分鐘的工資便可以買到一磅牛肉；西德人五十六分鐘；俄國人一百五十分鐘；日本人則鐘要一百八十三分鐘。同樣，在同年中美國人平均用四十六小時三十三分鐘的工資便可以買到一具十六寸的手提電視機；七十二小時一分鐘的工資買一具洗衣機；二十六星期餘的工資便可以買到一部八個汽缸自動換波的汽車。可見每一個國家因爲它的制度與先人的建設不同，或說因爲公產的貧富懸殊，人民的享受多少與工作的報酬亦有很大的差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不但以億兆元來幫助世界各國經濟復興，並且歷年准許若干外國人移民入境，例如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間每年移民入境的均在二十五萬人以上，這亦表示美國人有將國家的公產甚至與外國人來共享的寬懷大度。在落後的國家中亦有很富足的人，但他們恐尙沒有美國一般平民的享受，因爲他們國家的公產貧之，先人在建設上缺少努力，或社會制度有欠合理，或一般大眾沒有公德的來維持所致。若在落後國家的人民羨慕他人的環境與建設，最好還是參加建設自己的國家，不但自己可以享受，使下一代亦有更好的環境與遺產，較之怨天尤人開明得多了。

現在轉眼來看看共產國家的實況。俄國受共黨控制已五十多年，政權自列寧至史太林，至克魯曉夫，至今日的柯錫金與畢賴虐夫(Brezhnev)都是用武力奸巧搶奪而來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共產國家的政權是人民公開選舉而賦予的。共黨政權既不是人民所賦予的，他們亦便毋需來討好人民，重視人民。他們搶奪了政構之後便騎在人民頭上，獨斷獨行，將國家佔爲私產，以爲祇要握緊槍桿子便可以永遠作老闆了，公理與民意都可以不加理會，與歷史上的一切暴君相同，難怪中共會抬舉秦始皇了。利用人民的招牌來欺騙人民並不是一件新奇的事，希特勒便是用人民與勞工的招牌來攫取政權的；把握了政權之後便嚴厲管制迫害人民。納粹與共產主義兩種邪道雖然各異，但手法行徑卻同出一轍。在他們統治之下，人民連說一句眞心話的權利都沒有，怎

空有文章驚海外
已無萱草可忘憂

封雪梅

母親節日追懷　先妣，前塵一夢，百轉愁腸，因用「已無萱草可忘憂」句，擬轆轤體五章，一寫胸臆。

一、已用萱草可忘憂，剩有閒情逐水流。容易透參名利幻，最難徹悟愛恩浮。輸牠燕子雙棲福，贏汝鶯兒一夢愁，卻喜楳華修得到，不辭淸冷落荒邱。

二、故院重歸戀未留，已無萱草可忘憂。高山流水難爲遇，綠意紅情豈易求。一曲琴心原寂寂，百年詩夢本悠悠，抽刀莫笑流空斷，散髮佯狂且弄舟。

三、新來息影水山陬，野鶴閒雲得自由，雖有梅花能耐冷，已無萱草可忘憂。不求落拓來靑眼，未許踈狂到白頭。便欲飄然遺世立，乘風歸去廣寒遊。

四、囊日豪情此日休，空留微命落花洲，不才主棄偕梅隱，久病人疏與鶴儔。儘有竹枝堪寫恨，已無萱草可忘憂。窮通莫一非天意，樂道安貧未敢尤。

五、一叢竹影霧中幽，人倦窗紗百尺樓，燭冷銀缸紅淚歇，香殘金鼎碧烟收。幾多鞠育恩難報，不少相思債未酬，空有文章驚海外，已無萱草可忘憂。

樣談到作國家主人呢？所以在共黨統治下，人民既不能作國家的主人，便亦沒有公產可言了。

三、才能是穩妥的產業

在自由國家的技術人員薪金或收費的入息是很豐厚的。在美國專門技術人才每年收入數萬元至數十萬元的大有人在。他們有了一身技術一生便受用無窮。其中許多人都是貧寒家庭出身的，在年青時期把握着學習的機會勉力上進，結果成爲社會上一班最成功而受人敬仰的人，這些例子是不勝枚舉的。人的才能較之財物是更穩妥的產業，不能被人奪走亦難失落的，較之單靠金錢過活而沒有專長的人穩妥得多。（共產在這裏亦是共不通的）且才能不是單由金錢可以買得，乃藉着天賦的聰明與體力，虛心向學努力求進而得。若有眞正向學的，在自由國家求學的機會是不難得到的，許多獎學金都是幫助有志向學的青年成爲社會有用之才。青年的人應該好好把握機會，改進自己，不必急急乎追求繩頭之利。有了一身本領何患焦慮衣食。才能雖有大小高低不同，但人人可得，數年的殷勤學習不難成爲一行專家。在勞動神聖的原則下，只要你的工作對社會有益，不論參加什麼行業，或作醫生律師，或駕飛機或修理汽車等等只是報酬多少不同，工作沒有貴賤。我們工作亦不單是爲了物質報酬，亦是爲了個人興趣及人生使命也。在自由國家一個人不但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選擇行業，並且有權來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在共黨控制下的國家情形便大不相同，個人不但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並且亦無權來享受自己工作的果實。這種果實已被政府剝削，人民只是過着最低水準的生活。換言之，人民受驅使鞭策，做工如牛如馬，所得代價只能養生。一切剩餘價值都已被政府沒收，同在奴工營中的工作相仿。例如今日俄國在共黨控制下五十餘年來，雖然人民有高度技術與才能，但所過的生活在工業化的國家中還是最起碼的。每人（Per capita）平均的收入，在全世界各國家中之第二十一位，與五十多年前沙皇時代所佔地位相同，沒有進步。這樣說來生活在共產黨控制下國家的人民的才能，已受政府抵押，不能自主運用，勞動產生的果實亦被政府剝奪。這穩妥的產業——才能，實際上亦已失卻。

四、軀體是基本的產業

產業的另一面是我們的軀體。我們軀體上的各器官都是最基本的產業，目今器官有移植學發達，但絕大多數的人決不願意以百萬元出賣他的一雙眼睛，或一對手腳。這樣說來軀體較之財物的價值更貴重得多了。有了這基本的產業去服役於人，自然可以得到一些金錢作爲養身之需與享受之用。軀體乃是父母所遺傳的，亦是人人都有的。雖然我們或許沒有繼承什麼財物，但若我們繼承了父母健全的軀體與心理實已勝過一些繼承財物而軀體或心理殘缺的人。因爲軀體或心理殘缺的人多不是金錢所可彌補的。這些人中大多一生需要仰賴他人的供給而過生活。所以西諺說：「健康勝於財富」，因爲健康較財富更基本，所以健康財富更寶貴。有了健康可以產生財富；有了財富常難買到健康。

代郵

馬來西亞山打根信箱一×八號夏蟬先生：收到你的來信與所剪寄的山打根日報（五月三日）。關於馮寶寶鬧「家庭革命」的事，香港各報刊（尤其是電影娛樂性的）有過連篇累牘的報導，什麼內幕都爆了出來，有聲有色，圖文並茂、輿論上都是同情寶寶的。想必五月三日以後的山打根報紙，也會繼續有關此事的報導，及寶寶現已換了監護人的結局詳情。因爲此事與本刊選稿的標準不合，我們也不欲過問電影界的人事是非，故不擬報導，也不擬評論。我們要打擊的老虎豺狼及有傳染性的毒菌，對於這些個人家庭之間的是非恩怨，不想多費筆墨。謹此佈覆，盼多通訊，並告知本刊在馬來西亞的銷售情形爲感。

——編者敬啓

但我們雖然有了完整健康的軀體，這還只是我們精神的工具而已，用來表彰個人崇高的理想，執行人生使命的，即所謂人者心之器也。我們唯有在自由的環境中方有權利自主地運用這軀體。一個人若失去了自由，亦即失去了運用軀體的權利。既無自主運用軀體的權利，軀體亦無法視爲個人的產業了。在自由國家中，人身的自由與主權受着法律的保障，有自主去運用他的軀體來表達個人理想的權利。但在共黨控制下的人民，不但千萬在牢獄與在奴工營中的人沒有運用軀體的自用，即一般人民在思想行動上亦已受了嚴厲的限制，亦沒有自由地運用軀體的權利，不能實現個人的理想。即是說，在共黨控制下的人民，人身軀體的產權亦已被剝奪。

我們談軀體亦必須談生命。軀體需要生命方才可以活動；沒有生命軀體不過只是一具僵屍。所以生命較軀體更基本。委實，人的一切幸福都以生命爲依據；沒有生命何需再談其他。生命乃是天賦的禮物，是我們不付代價而得的。雖然有的人生命較長，可以活到八、九十歲，有的生命較短，年青夭折，我們亦無法在長短上求「不等」。禮物或多或少，或貴或賤，吾人何能非議，況且我們出生之前沒有與父母訂了合約必須繼承若干財產，亦沒有與造物之主議定必須英俊秀麗聰明能幹。生命既是禮物則其他產業亦是間接性的禮物了。禮物可永遠持有，但是人的生命財產在逝世的一剎那都便完全收回，有「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光景，所以在人生的數十年中一切時間、才能、金錢，實有更深的意義——即託管（Trust）的意義在。好似我們到銀行的託管部，將一部份財產委託他們支配或投資，到了一天可以與他們結清賬目收回一切。人的生命既是天賦的，亦即是受天之託而有遵循天意執行代管的責任了。

在自由國家裏對人的生命最爲重視，因是天之託付，所以謀殺罪犯可處極刑。但自中共控制大陸以後，殺害了千百萬無辜的中能同胞，毛澤東與他的同路人滿身血腥臭氣難自洗脫。在共黨暴政下的人民，不但財產沒有保障，他們的生命亦有隨時可受謀害宰殺的危險，形成極權恐怖統治

之下人人自危不可終日的光景。故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人民，自己最基本最寶貴的生命亦已被他人掌握了。

由以上「產」的四方面來看，一個生活在眞正民主自由國家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無產者」。若無私產，還有公產；若無流動的產業——金錢與財物，至少還有基本的產業——軀體與生命。金錢與財物只是人的產業的屬部，將屬部放大來遮蓋全面的事實便是共產主義基本的錯誤與邪偏之處。我們談「產」便同時必須談「權」。權與產是不能分割的，因爲誰有權來保有、享用、處理，便是誰的產。這權在自由國家裏乃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並不在獨裁或暴君的把握之中。同失去自由的人來談財產實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好似一個被匪徒劫持的人，雖然身藏珠寶現鈔，價値無算，但他卻沒有一點權利來保有、享用或處理。一天活在匪徒武力淫威之下，一天便沒有產權可言；自由既受剝奪，產權亦化爲烏有了。生命財產既是天賦的，是造物之主所託管，每人各負其責的，我們便不能搶奪他人的產業。照樣，我們亦不能讓他人來奪取我們的產業，要勇敢地來捍衛自己的產權。自由是勇敢的代價，懦弱的人不知道什麼是自由。沒有自由便生不如死，所以西方有句名言說：「不自由，寧願死」，許多人冒着死亡的危險逃奔自由或以生命來換取民族自主，都已證實這句話。在共產黨控制之下的人民四方面的產業既然都被剝奪，眞正的無產者在暴君或共產黨管制下的社會方才出現。除了一小撮政治頭子霸佔一切產權之外，人人都是眞正徹底的無產者。既然人人都有自由運用產權的渴望，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的權利，在共產黨統治中的人民必須聯合起來，人同此心，心同此願，勇敢地徹底地推翻獨佔產權的專制暴政，方才有翻身的日子享受天賦的產權，有資格執行天賦託管的責任。

青年讀者失業求職 希有辦法讀友幫忙

萬、張先生：

萬人雜誌許多讀者是幫你們的忙，而我卻是找你們麻煩的，抱歉得很。我爲飛向自由歷經五載，期間遭受監禁半年，二年勞改，遂於六七年才從共匪魔掌下逃抵本港，否則，畢命矣！然而，十多年共黨的折磨，令我精神與肉體蒙受嚴重損害。香港非「掏金坑」乃早逆料者，故此，一方面做工，解決生活在先，一方面調養弱體，以策將來。可是，紗廠通宵班非我體力能及，後來到一間出口商行當管倉，目前，該行面臨嗚呼哀哉邊緣，老闆已促另謀職業。邇來，寫投職信，到工廠等處見工，未獲頭緒，我除應繼續謀求外，也煩勞兩位先生助我一力，以獲得職業，諒當能爲我要求而達我所請也！謝謝。

我是蕉嶺縣人，現年二十九歲，文化程度高中，現寄居調景嶺二區×號。鑒於文化水平與處事之太欠缺，愚昧之處，在所難免，祈爲指正，爲盼。

順頌

時綏

楊××手泐七〇年五月八日

（編者按：失業求職不是羞耻事，老萬老張也沒辦法，希望我們的讀者中，有老闆階級或另有辦法者，代爲介紹，如承幫忙，請來信本社轉楊君。）

紫楓指出黃甄的文章有錯 「主義兵」擁毛「紅旗派」反毛

張主編：

本刊一三一期萬人意見欄中，刊登了「此子何來問句妻有關姚文元身世補述中」一文中，因文中有些大陸政治鬬爭的事，與六八年以來的大陸事實不符，就此提出，望該文作者黃甄先生以後寫文章引起注意。

文中提到「主義兵」是大陸反毛派最烈的一派。而對照歷史的事實。「主義兵」是擁毛的死硬派。而反毛最英勇的則是「紅旗」派，目前的紅旗派，喪失了山頭，交了武器。被督於槍桿子之下。參加「紅旗派」的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牛欄是他們的監獄。

輕的判刑，重的死於槍口之下。無罪的一律下鄉當新農奴。而所謂「主義兵」被整肅的千萬份之下。至於國外人稱的擁毛「紅旗派」今日的下場，我想當日的「紅旗戰友」——今日的逃亡客是最清楚的。對於大陸兩派的顛倒，是海外所謂「中國問題專家」的錯誤估計。目前大陸的「主義卒」仍然是擁毛肉麻分子。當年「主義卒」反毛是假。而眞反毛的「紅旗派」，則又上了老奸巨滑的毛澤東的當。被送上了「絞刑台」。這一點，紅旗人士永遠不會忘記。

毛澤東殺害了多少黑七類子女，而參加「紅旗派」的又多是這些忠貞之士。

如果要被壓迫的人去擁毛，那豈不是太笑話了嗎？

紫楓五月二日

如此第一有何可喜 家人挨餓得不償失

鈴鈴……鈴鈴……

「斷命的電話遍要在我沖涼的時候才响，」其實詛咒有什麼用呢，還是趕快把身體拭乾，看看是誰打來的吧。

「啊！老何，原來是你，有何貴幹？」

「本週末，我在××大酒樓設慶功宴，屆時請早光臨。」

老何已過槍斃之年，兒女成羣，家本小康，但爲人吝嗇絕頂，突然被列爲座上客，實在有點受寵若驚。

「多謝你的邀請，但所慶的功是什麼我還未曉得。」

「我太高興了，差點兒忘記告訴你，我要慶祝小兒嵌成第一部半導體收音機。」

我有點不相信我的耳朵。

「請你再講一遍，我相信我的聽覺有些毛病。」

他再覆述一次，還加上長篇大論的解釋，「我的犬兒有點小聰明，自小就喜歡研究無線電學，我爲着要把他培養成才，於是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實行全家節約，嚴施十項守則，一不怕苦，二不怕醜，三兩牛肉一週，四錢生油一月，五粒方糖一季，六兩白米一天，七尺藍布一年，八種藝術絕緣，九載始更新衣，十支燭光燈泡才准用，十多年來如一日，不知內裏緣因的總說我惜財如命，真是含寃莫白，還有家人背着我偷偷地向親友訴苦，說他們像在地獄中過活，這話更加不成理由，其實我所立下的十項守則，完全以『祖國』的『幸福生活』爲根據，他們身居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而能夠享受到無產階級的『幸福』，應該感謝我的正確措施才對，撇開這些不講，到底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的小兒在我的指示之下，終於嵌成一部半導體收音機，我也曾查過族譜，自開族以來，至今千多年，我的兒子是第一個人能嵌成一部半導體收音機，我相信你也曉得人類第一次創作出的收音機是一部礦石機，簡單得可憐，又要戴耳筒，又要接天地線，才能聽到像蚊叫的聲音，我的兒子第一次就能掀出一部長短波俱齊的收音機，天地線不用，播出的聲音，振耳欲聾……」

我忽然記起浴缸的水喉還未有關閉，水流到現在差不多會溢瀉了，一急起來只得搶着說：「令郎的驚人成就，確令我十分欽佩，我一定要好好地向他學習，在電話裏講不了許多，到了週末，我再詳詳細細談一遍，再見。」

匆匆地將電話掛斷，跑進浴室把未完成的工作繼續，浸在熱騰騰的水裏，想起老何剛才所講的說話，不禁啞然失笑，他藉着先祖的遺蔭，每月所收得的租項，實足夠他一家數口舒適地過活，爲着供兒子研究無線電，強迫家人長年累月捱飢抵寒，過着非人的生活，我不明白他省下來的金錢，到那裏去了，只求一方面發展，其他方面如健康、娛樂、運動、藝術等等，都置諸不理，我不知到他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東西。

而今總算有多少成績做出來，這都是他們全家人用血和淚交織而成，權衡利害，可說是得不償失，做父親的竟然高興得沖暈了頭腦，拿兒子嵌成的第一部收音機，和人類做出第一部收音機作質素相比，以示有超人的成就，這種不合理的較量虧他想得出，大概他忘記人家創作的時候，是前無古人，樣樣都是盲目地憑自己的理論推斷製作，成品簡陋是理所當然，步人後塵的，既有資料可供參考，又得最新的儀器協助，然後比人家最初的產品好些，有何出奇，和同年代的產品相碰，則不知落後幾千里。

做人最忌自驕自大，有多少成就，誇大宣傳，以為經已超越人家，這樣的人，很難希望獲得更大的成果，試看古今中外的各偉大科學家，從沒有一位會替他發明的物品寫出一篇超越實際的宣傳文章。我希望老何的兒子不會被他父親的誇耀迷惑，腳踏實地，加倍努力，說不定會有趕上人家的一天。

無巧不成話，正當我沖了涼出來，拿起報紙一看，香港的左報也與老何一樣，大肆宣傳中共第一個人造衛星昇上了天的「特大喜訊」，由此可見，這世界像老何這種人不但不少，而且很多。

——未濃墨客

為尼克遜總統喝采

共軍作戰，一向是採「敵進己退、敵退己進」戰畧，世稱「列寧戰術」，以為了不起。其實狗屁不值。我有一次行山，忽遇一羣野狗來襲。此時手中只有一把傘和一份報紙。照說我只有被狗咬了。不然，窮極智生，我就以一把傘作武器，傘頭是鋼的，明亮而犀利。我先站立不動，既而蹲下，然後向前一跳。大喊一聲，山谷相應，持傘向狗追擊。狗比我膽小，羣狗馬上曳尾而逃。我並不放鬆，一面喊、一面用石頭投擊，直至無踪為止。所謂「列寧戰術」，實際是「野狗戰術」。但美國人自杜魯門以來，一直不了解這一點淺顯道理。他們總在對共產黨安撫，以致把他們勢力養成，愈安撫而愈猖狂。韓戰教訓還不夠，到越戰又白白犧牲三十多萬青年性命，世間愚蠢事，寧有過於此者。野狗的事件也許不太恰當，因共產黨並非真是狗。那麼，再舉三事證之：①東柏林走廊問題蘇聯一再向西方恫嚇，但西方卒因堅持立場，蘇聯也只好罷手。②古巴放核武器問題，甘迺迪堅持要求蘇聯拆除，否則不惜一戰，蘇聯也只好低頭。③中東戰爭，蘇聯向以色列施恫嚇，以色列當即聲言以牙還牙，決不畏懼。蘇聯也只得否認前言。此等事數見不鮮，這不證實「列寧戰術」，就是野狗戰術嗎。我能以一把傘嚇退羣狗，美國手中有的是犀利新武器，為何竟不採取攻勢，一再採挨打政策，這眞教人莫名其妙了。

對於越戰，美國一直走的杜魯門路線，所謂有限戰爭。殊不知，美方要「有限」，敵人徧要「無限」。詹森時派兵，但派兵卻不用於作戰，明明在等候敵人來攻。當尼克遜在副總統任內訪問亞洲時，他的表現甚值得敬服，認為此君如當選總統，對共產黨必大有作為。孰知上台後年餘，對共產黨毫無辦法，和詹森一樣無能，自然要令人失望了。

然自最近施漢諾完蛋，共軍大舉進兵高棉後，尼克遜忽下決心，要保衛高棉，結合盟軍開始對共軍反擊。果然，共軍一經接觸馬上曳尾而逃，破獲大批武器、共軍巢穴。越共頭子聞知慌恐起來，趕緊向主子乞援，奔走於莫斯科與北平之間。據盟軍估計，五個月內共軍無力反攻，然何不再向前推進，將整個越共政權推翻，豈不一勞永逸。在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士來說，眞該為尼克遜總統喝采！

殊不知，正當此時美國國內一小撮鴿派卻舉行反戰大示威。這鴿派心理實令人費解。好在前線美軍了解內情，深知這一小撮人不會搞出什麼花樣。否則戰事豈不前功盡棄。美國示威猶可說，奈何倫敦、西柏林、羅馬馬克思細菌也示威，那就說不通了。你說反戰嗎，為何共軍早已入高棉，而一聲不响呢？這只有以犬吠心理解釋之。

——華白

陳寒波間諜生涯

原名：中日間諜戰秘辛

盛立人著

盛立人著「陳寒波間諜生涯」，是寫陳寒波在中國抗戰期間從事間諜生涯的原原本本。和日本間諜鬬智鬬勇，曲折緊張，爲不可多得的間諜小說。是書共分爲六部：第一部「三面反間諜」；第二部「敵後特工隊」；第三部「諜踪三千里」；第四部「秘密情報站」；第五部「諜網殊死戰」；第六部「霹靂地下火」，一氣呵成。現輯爲上下兩巨冊，全書六十萬字，引人入勝，喜讀眞實間諜故事者，不可錯過！在「萬人雜誌」連載多月，備受讀者歡迎的「陳寒波生前死後」，亦將出版。兩書互爲印證，倍增趣味。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上下兩巨冊

定價十一元二角



經售處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每月新歌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37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三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六月十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新聞以外

「不惜用任何手段對付萬人雜誌！」
敵人環伺下我們沉着應戰

萬人傑

「萬人雜誌」是敢作敢為的戰鬪性刊物，使敵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聲言不惜用任何手段對付我們，因此陰謀陽謀，陸續而來。我們面對强敵，孤軍作戰，鬪志昂揚；就算「萬人雜誌」給打垮，我們也不畏縮，一定另闢戰場，與敵週旋到底！

「萬人雜誌」敵人不少

「萬人雜誌」固然有很多朋友，但無可否認，也有很多敵人。我們在筆戰中把敵人打到落荒而逃的時候，就有人想出毒招，要將「萬人雜誌」的新舊敵人，結合起來，全力對付我們，要將老萬打到永世不翻身；將「萬人雜誌」鬪垮。當我們把新漢奸集團的底牌揭發，他們更恨得牙癢癢，聲言要使用一切方法對付我們。當教會親共歪論被公開，連一向提倡「愛」的神職人員，也要給點顏色老萬看看，提出最最嚴重抗議，甚至不惜與老萬對簿公庭……看起來，「萬人雜誌」是陷在敵人環伺之下了。

有人怪我們樹敵太多，且每個敵人都是給我們打得相當沉重，對我們恨入心脾。既然四週都是敵人，隨時會伺機向我們報復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勸我們必須步步為營；在重重陰謀下，稍一不慎，便會中了暗箭。

這勸告是善意的，不過並不完全了解「萬人雜誌」的性格。我們從創辦第一期開始，就擺出了戰鬪姿態，除對共產黨作戰外，還對一切邪惡勢力戰鬪。

我們能夠有那麼多擁躉朋友，正因我們能堅定站穩正義立場；也因為我們站在正義立場，所以造成那麼多敵人。邪惡與正義是對立的，我們堅決站在正義立場，必須與邪惡為敵；邪惡也勢所必然的視我們為頭號敵人。

不單純是文鬪

不過，我們並不因敵人多而感氣餒，「萬人雜誌」既是戰鬪性的刊物，一切戰鬪都無法逃避，既無希望與邪惡化敵為友，只有全力應付這戰鬪。

許多讀者勉勵我們說：「萬人雜誌」的作者都是健筆，要跟惡勢力鬪，難道還會鬪不過？看那一個碰上「萬人雜誌」不焦頭爛額的？

如果敵人要跟我們在筆墨上鬪，我們隨時可出而應戰，可是他們「要用盡一切方法」對付我們，當然不單純是文鬪了。

事實上，我們近來遭遇到大大小小無數的陰謀與暗箭，許多想像不到的事情都發生了。放出傷害我們的謠言，更多得很。甚至有人告御狀，説我們給國民黨收買，這是最低能的謠言；同情某一方與受到某一方的收買，完全不同那麼回事的。

廣大教徒視我們為友

也有若干敵人，透過接近我們的朋友，用「控告」來恫嚇我們。我們是守法的，可是並不畏懼法律，香港的律師多得很，並不是那一個人有錢請律師，就表示在法律上勝利了，判決之權是操在法官手上的。

昨天有位新認識，跟宗教團體有關係的朋友，「善意」的告訴我某某洋和尚要動老萬腦筋。老萬確信有這醞釀，但自覺心中泰然。糾正教會的親共路線是做得對的，不管他從那方面動我腦筋，甚至由此在法律上擊敗老萬，老萬在廣大教友心目中，仍然是他們的朋友，不是他們的敵人。

我對那位「善意」的朋友說，如果洋和尚要動我腦筋，相信老萬即使沒有錢打官司，也會有熱心的教友幫忙。那位朋友道：要是如此，就會形成教會分裂了。其實，教會的分裂，因素早已存在，如果洋和尚拿老萬大開殺戒，則拿老萬來作爆發的導火線而已。

週旋到底

老萬對港共作戰時並不孤單，因為這個敵人是明刀明槍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大家目睹，他們的行動使到每個市民受損。到搞事左仔成為過街老鼠時，便羣起而攻之。

可是現在的敵人是暗藏的，他們的惡跡，也未到人所共見的地步，許多人甚至不相信這是有組織的行動；因此，「萬人雜誌」在這場戰鬪中，差不

多是孤軍作戰。

但，我們的鬪志仍堅強，我們的意志不動搖，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不一定要爭取「戰無不勝」，但必然盡最後一分力量作戰，戰到沒有氣力，就退到新戰線，再接再勵；即使「萬人雜誌」被敵人陰謀打垮，我們還可另闢戰場，繼續和他們週旋下去。我們的力量雖然有限，但有我們的存在，隨時可提醒人們注意這一陰謀集團的活動，知所防範。

「萬人意見」園地公開

唯其我們有這樣的影響力，敵人出盡方法破壞我們、打擊我們。本刊是唯一門戶開放，採納各方意見的刊物，我們的「萬人意見」欄特別爲本港及海外各地讀者而設，每期五頁至六頁篇幅，任何一位讀者對任何事件，都可發表見解。我們創刊三年來，在「萬人意見」中發表過許多有價值的文章；也經常在「萬人意見」中發掘新人才。

舉個例子，宋逸民君投函，評論校際音樂節朗誦節目得失，敢捋虎鬚。爲了他文章好，有見地，自此，他成爲本刊台柱作者；同時，他的意見也爲當局採納，在最近一屆朗誦節目中，辦法有所改變，更趨完善。

此外，還有許多位作家，也是從「萬人意見」讀者來信中發掘的。他們都已成爲本刊或其他報章的作者，經常發表文章。

投函讀者受影響

爲了「萬人意見」是公開園地，只要信末書明眞姓名地址，我們審核過所提意見與本刊宗旨沒有牴觸，我們都盡量予以發表。

但因爲這地盤是眞正公開的，在無數投函中，難免受人利用。這點，自信箱事件發生後，我們已提高警惕，對有問題的來信，盡量先與投書者聯絡。但往往因郵遞和發稿時間過迫，未及聯絡。

同時我們人手少，老萬、老張都是忙人，聯絡工夫，難免掛一漏萬。信箱事件的形成，也是爲了這原故。

此種情形，凡本刊長期讀者，都會曉得；虎視眈眈的敵人，豈有不知之理。利用本刊的傳播，吸收熱血沸騰的青年，加入他們那目的不明的集團。這不過是利用我們的一種手法，當然還有更大陰謀來破壞我們，打擊我們，栽贓嫁禍等手段，都會使用出來。

等候聯絡

這陰謀間接打擊了我們的讀者。爲了有上述事件的可能性，我們今後對讀者來信的處理，一定加倍審慎，因此，許多眞正來信，都可能被迫放棄，敵人的不擇手段，可謂卑鄙無恥。

一三五期有位署名胡英剛的讀者（上期「新聞以外」筆誤爲吳英剛），投函本刊，述及崇基書院舉行的一個座談會的情形，本刊發表後，夏志清博士及劉紹銘教授聯合刊出了啓事，指爲「全屬虛構」。本刊爲此，已設法與投函讀者聯絡，對這一事件的眞假，加以澄清。

我們一向作風是「有錯必認」，決不死雞撐飯蓋。在「萬人意見」中，經常有讀者指出作者報導錯誤，作者必然就沒有錯誤的地方加以解釋、辯正；錯了的就爽快承認錯誤。相信這位投書的讀者，如果眞正是本刊讀者，即使他用的是化名，也必然有令人滿意的解釋。

假定這事是眞的，當日座談會中有很多同學參與，大家有一雙耳朵聽着，可以作證；假如沒有這回事，那位署名胡英剛的同學，怎會有這麼一封投書？是不是類於信箱事件的另一新事件呢？

三個疑點

假如這事件一如夏志清博士、劉紹銘教授啓事中說的「全屬虛構」，這封來信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此中疑點很多：

㈠這信是五月十日收到的，距某月刊六月號的出版日期二十天之久，何以來信中曉得該刊六月號有一篇「訪問記」？

㈡何以信中的談話，與訪問記內容大同小異，只是語氣略有出入？

㈢何以投函人對崇基書院內部情形如此熟悉？

這些疑點，令人費解；但也給人們提供很顯明的線索。我不否認此事有被「裝彈弓」的可能性，其目的可能在破壞本刊信譽，藉此指責我們消息的不可靠。

讀者是我們的老板，我們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須向老板報告。在還未能與投函讀者聯絡上之前，暫時只能作「假設」。不過，事先未能與投信的人接觸，老萬不能辭疏忽之咎。

施狡計徒見其鄙

假定這是「全屬虛構」，誰去虛構？爲什麼虛構？虛構這樣的事實是否可以永遠瞞得過人？虛構對投信的人有什麼好處？

是苦肉計？是插贓？是裝彈弓？終有眞相大白的一天。當讀者了解眞相後，對我們的信譽沒多大影響，正如信箱事件一樣，利用本刊的爬蟲，只有受到大家鄙棄，沒人會再上當。

如證明這信只是虛構，並非事實，當然是我們的敵人玩弄栽贓的手法，由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們的敵人任何卑鄙手段都幹得出來。

但所有我們的讀者都明白，「萬人意見」這一欄什麼性質，那不過是讀者發表意見的地盤，我們作者寫的文章，一定負起文責。

爲了防微杜漸，我想請各位投函「萬人意見」的讀者合作，發表時用什麼筆名均可，但信末一定要附眞姓名地址，如有電話最好寫上號碼，搖個電話聯絡比寫信快捷得多。

一個組織龐大的集團，要「不惜用一切手段」來對付我們，該是半個老萬、半個老張搞的「萬人雜誌」之光。

來吧！我們對任何戰鬪並不畏縮，不論陰謀陽謀，一律週旋到底！

從「教會社會觀」之爭談到誰是魔鬼（下）

焦毅夫

山東、安徽神甫教友被捕

山東濟南市也於同月十三日逮捕趙正崇、趙路嘉、李尚往、姚念洪、胡濟廷、吳國榮等二十多人。安徽蚌埠「公安局」指張敬業神甫曾與龔品梅主教有書信往來，亦於同日下獄。九月十四日，山東平陰、臨淸兩縣據謂破獲「山東民衆救國團」組織，中共指孫木勝神甫是策動人之一，數十教友同時被捕。

安徽蕪湖公安局九月十四、十五兩日，以同樣罪名逮捕賈書元、張正才等神甫，指張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同一時期武漢展開大搜捕，有天主教友劉和德、張伯榮、鄭陽文、陳達道、周素娥、王永生、張壽金、盧樹林、陳四光、樊廣文、郭少義、雷嬋惠等數十人相繼下獄。

廣東半年逮捕千人

一九五六年二月間，天主教廣東教區遭到一次大逮捕，汕頭教區代理主教黃克仁被指爲親赴上海與「龔品梅集團反革命份子」秘密取得連絡，準備進行「反革命」活動。同時汕頭市總堂陳時臯神甫、普寧縣棉湖天主教堂蘇靈、劉茂安、馮林江等神甫以及王敬之、盧德光、嚴球榮、謝家榮、黃志河、朱錫三、賴馳輝、劉雨方等教友三十餘人均先後遭中共「公安局」逮捕下獄。

四月間，廣東博羅、紫金兩縣「公安機關」分別將王祖蔭、利軍普、歐陽鋒等三十餘教友無辜逮捕。

據統計一九五五年一至九月上海拘捕聖母軍天主教徒有一千五百餘人，安徽蕪湖教區教友被捕者有三百八十人，蘇州教區教友遭捕的有七百餘人，廣東區在千人以上。

愛國會是埋葬教會墳墓

凡自動前往公安局登記聖母軍的信友，必須交出所謂「反動組織」證件，並須揭露神甫或同事個人及其相識教友反動行爲，同時須參加洗腦學習。硬性規定沒有不交代的自由，拒不交代或交代不淸就等於沒有「登記」。這樣一來，受害者更加不利，因爲暴露了自己身份，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前面說過，天主教徒，都有一副仁慈的心腸，何況要指證的那些所謂「反革命」、「帝國主義特務」，行爲都沒有那回事，因而有的寧願下獄，自己受罪也不誣指。有些意志薄弱的就揑造事實，以圖自保。於是被冤枉下獄的不知凡幾。

關於「三自運動」，據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報導：「會上辯論中，許多主教、代主教、神甫和教徒都提出，凡是來自梵蒂岡的一切通諭、命令等等都要加以分析，不能盲目從命……他們還對中國天主教徒自辦教會問題，提出具體意見。」該報又說：「這次會議決議案，强調中國天主教會必須獨立，且必須自主自身的事務，它應該是由中國神職界和信友所管理的教會，切斷和梵蒂岡一切政治和經濟的連繫，堅決的反對梵蒂岡的干涉，不論是在宗教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應該如此。」

在這次會議上，中國唯一被梵蒂岡開除的南京區副主教李維光，應是中共唯一信賴的人，他談到神職人員的經濟情況時說，「自一九五一年以來，公教方面與外國財政的關係已告中斷，目前，教會（三自運動委員會）端賴地產收租及捐獻來維持，這些收入與教會的需求相去甚遠。」接着李維光向中共哀求說，「我們希望政府宗教事務局考慮這個問題，並給我們大量支援。」可是宗教事務局長蕭賢法斬釘截鐵的說：「『三自』就是要自給嘛！」

會議通過「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主席和副主席名單，主席是强迫被囚多年的瀋陽總主教區皮漱石總主教，八名副主席中有兩名是工作在統戰部的教友，除去李維光之外，還有中共佔據大陸自命爲濟南區的副主教董文隆，天津的一個神甫，及三位主教——陝西省教區的倍瑜主教，及在大會發言反對「愛國運動」的王文成主教和趙振聲主教。中共爲什麼要把王、李兩主教拉入？問題十分簡單，因爲他們在教區都受到當地信徒尊敬，當時那些地區反對中共統治非常激烈，不得不利用他的潛伏力量緩和一下人民對中共政權的衝突。

事隔十多年，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各民主黨派的名義都已取銷，那還有什麼教會組織，那時組成的所謂「愛國委員會」無非是消滅宗教一個梯階，誰也不會相信「唯物主義」社會裏，會允許「唯心論」存在。

圍剿愛國會副主席

「愛國委員會」開過不久，到了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五八年四月，中共又在大陸的二十九個省市及自治區，先後召開所謂「天主教徒代表會」，被迫參加會議的神職人員和教友代表共達四千一百多人，其中有主教、代主教一百一十人；神甫一千三百多；教友兩千七百多人。

中共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圍剿」神職人員，首先受害的是愛國委員會的副主席，河北獻縣教區主教趙振聲及四川南充主教王文成；其次是浙江杭州教區神甫王克謙，北平教區神甫尉寶山，福州教區神甫黃希明，及上海區教友孔嘉等，都被指爲替被捕的龔品梅主教及其領導的「反革命集團辯護」。或加以「拒絕走社會主義道路，秘密散佈反共言論」等罪名。而這次被鬪的主教、神甫都是「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副主席，或者工作人員，當然本人被鬪，那些御派的職務，就是想遙領，也不可能了。

「人民日報」說：「在各地舉行的會議上，隱藏的天主教內的右派份子向共黨作了許多進攻」。報紙指出河北保定教區主教范學淹「瘋狂的叫囂驅逐帝國主義分子有罪」，並指責中共「口是心非」，工農聯盟是「狼狽關係」；吉

林省四平教區主教常鎮國公然主張決不能與「人民政府合作」，並且還以「跪下祈禱，起來戰鬥」的口號煽動教友和中共「戰鬥」；四川教區代主教劉鍵在大字報上公開承認「歡喜舊社會，見不得新社會」，四川樂山教區副主教萬若茹露骨的主張鬧事，不接受「愛國委員會」領導；浙江杭州教區神甫王克謙和上海天主教徒朱孔嘉等人也攻擊中共迫害天主教說：「社會主義制度就是反宗教的制度」。

我們所蒐集的關於中共迫害天主教的資料是十多年前，也許有人會說，那是十多年前的事，現在不會再有了。不會再有的原因，不是中共允許天主教存在，也不是天主教徒「試圖接觸」的成功，而是在大陸的天主教早已成了歷史名詞，歷史是過去的事實，一切都成過去，還有什麼可說？舉個簡單的例子，在中共佔據大陸前，外籍神甫至少有兩百多位，現在呢？下獄的下獄，被驅逐出境的出境。為着使讀者更加明白大陸天主教被迫害的實際情形，把他們詳列在後面，也許其中就有你們相識的教友和神甫。

與公教小組委員談魔鬼

寫到這裏，話題又回到香港基督教會「公教小組委員會」若干委員的談話，「只有魔鬼本人不可以接觸」。請問委員先生什麼是魔鬼，魔鬼指的是誰？

按照天主教史，亞當夏娃在伊甸園裏，過着自由愉快的生活，天主告訴他們園裏什麼東西都可是動，惟有園中當間的生命果不要吃。終於始祖敵不過「蛇」的誘惑而吃了生命果，於是天主罰他們不能永享伊甸園的快樂，把他們趕了出去。我們指那條引誘夏娃吃生命果的「蛇」是魔鬼？如果狹隘把「蛇」固定在我們的腦子裏，那末，是蛇就是魔鬼了。當然不能這樣，我們必須把它擴大，凡是引誘我們作壞事和反對眞理的都是魔鬼。讀者看完上面中共迫害天主教的事實，這班「無神論者」否定神的存在，否認有耶穌基督，否認上帝創造人……簡潔一點說，就是認為宗教帶有「迷信」色彩，一切都是虛構，宗教理論是麻醉人民思想的鴉片，必須把它消除。請問委員先生，共產黨在教友的眼裏，是人還是魔鬼？要是委員先生思想裏滲有「唯物」成份當然不必說了，合夥打家刼舍的總不承認自己是強盜，總是有詞可藉，他們是「義舉」，是「刼富濟貧」的俠士哩！

委員先生又說：「基督精神，要我們接觸所有的人，接受他們為天主的兒女，而不管他們的政治思想。」這話很對，不過委員先生你們搞錯對象啦！基督是以「愛」為出發點，那怕是殺人越貨的強盜，出賣肉體的娼妓，只要在咽氣前誠心悔過，天主仍然寬恕他們准許進入天堂。可是「唯物史觀」的共產黨徒，你永也無法從他們嘴裏得到「痛改」兩字，他們心裏根本就沒有「神」，只有物質，一口氣不來，剩下臭皮囊一個，那有什麼靈魂。更無所謂「天堂」了。

宗教與共產主義的衝突是信仰問題，思想還在其次，信仰是思想的進一步，先有思想而後才有信仰，思想可以緩和，也可以改變，一個人有了堅強的信仰，就不那麼容易改變了。如果委員先生把宗教和共產主義衝突視為單純的思想問題，那又錯了；不但對共產主義和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連基督教理也沒有搞通；要不就是腦子有問題。

我們承認宗教必須和任何國家打成一片，「教會不能自築鐵幕」。前面說過，黎培理大主教曾有心代表梵蒂岡主動的和中共接觸，結果怎樣？要是委員諸公有這份為聖教會的犧牲精神，不妨主動去大陸替那些尙在獄中，在勞工營受苦受難不能執行神職的人員和教友說說人情，如果有了成效，這份功勞大主會大大的記上一筆，那時忝屬教友的我，當邀約香港教友舉行盛大歡迎。但願不要把這歡迎會變成追悼會才好。

委員先生們又說：「在未承認別人之個人思想以前，不馬上予以排除」。我眞不懂說這話的意思？這話在二十年前也曾有人說過，現在還有人說，不知是愚昧還是幼稚？那時連美國在內都被「農民革命」、「土地改革」迷糊了，以為中共是以打倒「國民政府」為目的，以後才知不是那回事。可是已經遲了！耳聰目明的委員先生，雖然聽不到大陸被迫害的教友慘痛叫號，也該看到天主教神職人員被驅逐出境的行列。

看問題要全面，不能把香港孤立起來看，以為香港一旦被中共統治，他們的統治手段會要改變，可以容納天主教的存在，這個想法是大錯特錯。中共不要香港則已，如果一旦發生事端，奉勸勇於探討和他們接觸的委員先生，還是早逃為妙。

寫得太多，想暫且擱筆。先把中共迫害天主教中外籍神職人員姓名及被捕日期寫在下面，以喚醒那些尙在作「探討與共黨接觸之可能性」夢的委員先生。眞理只有一個，天主教的教徒應該服膺眞理，要做耶穌基督的勇兵。聖保羅說過：「我們要活着，為主而活；要死了，是為主而死！」聖保羅又說：「所以你們應該配備天主的全副武裝，使你在惡戰的日子能以抵抗，並在一切上，得到完全的勝利。」這話對我們今天的情形來說，不啻是一個偉大的啓示。親愛的教友們，我們應該鼓起勇氣，穿起天主賜的甲胄，迎接赤魔和準赤魔們的一切挑戰。

一、中共迫害國籍神職人員統計表

姓名	職位	所在地	受害經過	受害時間
張弼德	總主教	河北趙縣	被監禁	一九五〇年十月
王澤溥	主教	四川萬縣	被監禁後釋放	同上
鄧保祿	主教	江蘇嘉定	被監禁後開釋	同上
王克剛	神甫	天津	被控組織聖母軍被捕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
李清戒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張子成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陳哲士	修士	上海	被控「反革命活動」遭捕	同上
李恩凱	于斌主教秘書	瀋陽	同上	同上
何平均	修士	湖南	同上	同上

龔品梅	主教	上海	被控抗拒中共命令	一九五五年五月
金魯賢	神甫	同上	被控龔集團首要分子	同上
陳雲棠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朱鴻聲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張希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式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江洛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白玉衍	同上	同上	被控潛伏分子受刑而死	同上
沈多森	同上	同上	被控為「國民黨分子」而拘捕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黃耀民	同上	廣州	被控為「反革命分子與龔品梅集團勾結、進行反共活動」	一九五五年八月
許兆福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秉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周國彪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劉雪芬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何遠聲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葉麗英	修女	同上	同上	同上
曾慶麟	神甫	同上	同上	同上
黃念鶱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魏青賢	同上	青島市	被指「反革命宣傳」拘捕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李愛蘭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張坡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史憲章	代理主教	漢口	被指「收聽美國之音及充任間諜，造謠破壞」罪殺害	一九四五年四月
楊少懷	神甫	同上	同上	同上
陳良佐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九五五年二月
黃克仁	代理主教	汕頭	指「進行反革命活動」被捕下獄	一九五六年二月
吳介紹	神甫	廣東東莞	同上	同上
吳德萃	主教	同上	同上	同上
吳慶祥	神甫	同上	同上	同上
黃敏華	聖心醫院女修士	上海	因拒控龔品梅作僞證被捕	一九五六年二月
余文芳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蘇淑英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林義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蔡靜山	神甫	廣東汕頭	控以「反革命宣傳」被拘	一九五六年三月
鄧治明	總主教	廣州	阻止教友在聖堂學習	同上
陳時皋	神甫	廣東汕頭	控以「反革命分子」罪被捕	同上
蘇壽	同上	廣東普寧	同上	同上
劉茂安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馮林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蔡駿德	同上	廣東梅縣	被指秘藏無線電收音機被拘	一九五六年五月
劉傳華	同上	興寧	同上	同上
葉譜恩	同上	大埔	同上	同上
廖曙光	同上	五華	同上	同上
張旭源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曾繁誠	同上	蕉嶺	同上	同上
顏德耕	同上	廣州	同上	一九五八年三月
蘇秉龍	同上	汕頭	指「反革命宣傳」拘捕	同上
鄒德鄰	同上	揭陽	同上	同上
陳希大	同上	汕頭	指為戶口不詳被捕	同上
張一雲	代理主教	嘉應	指披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	一九五八年四月
張方濟	副主教	湖北漢陽	指「反革命宣傳」被捕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姚修女	修女	上海	指「傳佈教宗的演講詞」被捕	同上
李光輝	神甫	福州	指為反對「土改」被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黃希明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葉而適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胡若山	主教	浙江台州	指協助「反革命活動」判刑二十年	一九五八年一月
蘇希達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若翰	代理主教	同上	同上	同上
劉雲賢	神甫	瀋陽	指因不滿拘龔品梅被捕	一九五八年二月
丁宗際	神甫	上海	指為「右派」「頑固」被捕	同上
陸培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周濟世	總主教	江西南昌	指「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被捕	一九五四年十月
孫木勝	神甫	山東濟南	同上	一九五五年九月
張敬業	同上	安徽蚌埠	同上	同上
鄭長勝	主教	福州	同上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方安桐	神甫	福州	指「破壞宗教革新辱罵共黨」囚禁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程安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王方	同上	上海	指為「龔集團首要分子」拘捕	同上
丁玉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陳鳳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周靜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陳大保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董海燕	同上	山東濟南	同上	同上
王子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楚照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海成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明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張忠明	同上	上海	同上	同上
郝啓駿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共計：以上共八十七人

二、中共迫害外籍神職人員統計表

國籍	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位	所在地	迫害經過	受害時間
美國	雅文道	神甫	廣東	指壓制工人思想判徒刑三月罰款人民幣七十一萬元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同上	卜顯理	閩南神學院教授	福建漳州	控誣蔑中共國旗被逐出境	一九五二年二月
同上	莫樂眞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符雪禮	傳教士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瓦萊士	神甫	廣西梧州	指控反革命分子，被捕下獄自縊身死	同上
同上	賽吉爾	主教	青島	被控私設教堂	同上
同上	韓德耀	神甫	廣東	被控作侵畧活動處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郭濟時	主教	武昌	指虐殺育嬰堂兒童拘捕	一九五一年五月
同上	狄龍	同上	湖北武昌	被控「反革命」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涂賓德	副主教	武昌	被控「虐殺育嬰堂兒童」	一九五一年四月
同上	福德	主教	廣東	被控作侵畧活動無期徒刑死於獄中	同上
同上	柯華斯基	主教	武昌	被控作侵畧活動處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費爾	副主教	江蘇揚州	同上	同上
同上	季安	大主教	江西	被控反革命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楊光波	主教	青島	被控傳播「宗教思想」「反共產主義」	同上
同上	沙里凡	神甫	湖南	同上	同上
同上	高瓦拉斯	主教	武昌	同上	同上
同上	謝尼德	神甫	武昌	同上	同上
同上	葛連	同上	廣西	指控支持國民黨判刑一年驅逐出境	同上
意大利	梅吉	主教	武昌	指反革命宣傳判囚兩月	同上
同上	陽霖	同上	開封	被控侮辱學生拘押後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高牧靈	神甫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雍時熙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郭明象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雲南斯	南京聖心兒童院修女	南京	被控虐待兒童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貝圖尼	主教	長沙	控以「反革命」罪被捕	同上
同上	密乃爾	同上	江西	被捕入獄後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包烈	大主教	開封	同上	同上
同上	歐美良	曲江孤兒院院長	曲江	被控虐待兒童監禁	一九五二年六月
同上	達加賴	曲江孤兒院職員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顏美麗	曲江孤兒院職員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馬迪懦	教廷公使駐平代表	北平	被控以宗教掩護進行反革命活動	一九五二年八月
同上	葛露音	代總主教	西安	被控進行間諜活動驅逐出境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同上	邊寄甯	神甫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佳伯齊	同上	同上	指「蔑視中共法令」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吉安樂	西安市安安院院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安飛國	修士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路嘉	主教	太原	指控組織「聖母軍」暗藏武器	一九五一年十月
同上	艾默茲	神父	天津	被迫自割舌頭後驅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同上	班錫宜	主教	陝西三原	被指反革命判「無期徒刑」軟禁	同上
同上	孟若瑟	同上	陝西漢中	同上	同上
同上	歐爾思爾	同上	廣東韶州	同上	同上
同上	梅雅宜	同上	吉安	被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白英奇	同上	惠州	被囚一年驅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八月
同上	田年	神甫	廣西	被驅出境	同上
同上	顧高樂	同上	太原	被控組織聖母軍	一九五一年十月
同上	崔玉立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鄧雅儀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彭高齡	神甫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加巴茲	大主教	同上	判無期徒刑	一九五一年十月
同上	蒂樂褒	同上	同上	指組織聖母軍被捕	同上
同上	陶天舜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法國	費聲遠	神甫	瀋陽	被控參加反革命運動驅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十月
同上	德尚樸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安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裴航濟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彭光遠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賈浩然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包斯格林	主教	四川宜賓	被捕	同上
同上	苑命廷	同上	四川	指宣傳宗教思想被捕	同上
同上	費安德肋	同上	營口	被驅逐出境	同上
同上	甘嘉俾尼爾	監牧	威海衛	被判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尚維善	總主教	重慶	被囚六月逐出境	同上
同上	沈士傑	主教	南寧	被判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費拉西	神甫	南京	被判苦監	同上
同上	華郎廷	主教	四川宜賓	同上	同上
同上	高德惠	神甫	吉林	同上	同上
同上	德立珊	同上	昆明	同上	同上
同上	文貴賓	同上	天津	同上	同上
同上	姚景星	同上	上海	被中共迫供注射毒藥瘋癲	一九五一年八月
加拿大	孟義多	孤兒院院長	貴陽	控虐待兒童拘捕	一九五一年十月
同上	趙玉明	神甫	上海	指控「反革命活動」	一九五一年六月
同上	潘雅芳	聖嬰育兒院長	廣州	同上	同上
同上	高忠臣	聖嬰育兒院副院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連德望	聖嬰育兒職員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康雅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卡拉	主教	湖南江陵	被判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滿安仁	監牧		被監禁	同上
同上	歐克	主教			同上
比利時	馮虔敬	修道	四川達縣	指虐殺兒童驅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八月
同上	高樂康	神甫	上海	拘捕下獄	一五九一年十月
同上	高隆龐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裴郊遠	副主教	南京	控指組織聖母軍被捕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同上	邵邁德	神甫	綏遠	同上	一九五三年三月
同上	葛少波	同上	同上	同上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同上	葛維德	同上	同上	被控「反革命虐殺兒童」	同上
同上	葛天明	同上	同上	被控組聖母軍逮捕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同上	石德懋	主教	察哈爾	被判無期徒刑	同上
德國	克雷馬	主教	山西	被囚禁於北平	同上
同上	魏伯	同上	山東	被囚於青島	同上
同上	吳粵斯定	同上	青島	被囚禁	同上
同上	路安康	同上	山西	被囚禁	同上
同上	克斯梅爾	同上	南京	被判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萬賓來	同上	山東沂縣	被判無期徒刑	同上
西班牙	拉巴圖	同上	福州	被驅出境	同上

同上	梅隆多	大主教	安慶	同上	同上
同上	梅耿光	主教	安慶	同上	同上
同上	趙炳文	總主教	福州	同上	同上
愛爾蘭	馬華德	神甫	南京	同上	同上
愛爾蘭	蘭義德	聖心兒童院院長	南京	被控虐殺兒童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二月
荷蘭	滿濟世	神甫	天津	被控反革命罪行拘捕	一九五一年六月
葡萄牙	白安琪	聖心院修女	南京	被控虐殺兒童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五月
奧國	于大佑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波蘭	愛聖心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波蘭	齊克圖	監牧	齊齊哈爾	被逐出境	同上
瑞士	洪經圖	主教	同上	同上	同上
瑞士	胡幹普	主教	同上	同上	同上
摩洛哥	黎培里	羅馬教廷駐華公使	南京	指控組織聖母軍和作反共活動迫害後逐出境	同上
法國	費利諾	主教	遂寧營口	被處無期徒刑	同上
同上	魯諾	大主教	昆明	被囚禁逐出境	同上
同上	葉嘉華	神甫	四川達縣	被控虐待兒童逮捕入獄	一九五一年八月
同上	金樂善	修道	四川達縣	被控虐待兒童逮捕入獄	一九五一年四月
同上	華安德	聖心兒童院院長	南京	被控虐待兒童囚六月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五月
同上	白潔貞	聖心兒童院修女	南京	被控虐待兒童囚六月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五月
同上	郎寧加	聖心兒童院修女	南京	被控虐待兒童囚六月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五月
同上	費納	主教	天津	被逐出境	同上
同上	詹牛	大主教	重慶	被逐出境	同上
同上	羅賓田	神甫	湖南瀏陽	被控私藏軍火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十月
美國	哈勞德	輔仁大學校長	北平	指罪如山積囚四年逐出境	同上
同上	法郎尼	主教	湖北先河口	被指間諜囚三年又六個月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一月
同上	高登	神甫	福州	被控窩藏反革命分子囚十三個月逐出境	一九五三年八月
同上	徐若翰	神甫	福州	同上	同上
同上	安尼心	神甫	福州	同上	同上
西班牙	保農路	神甫	上海	被指反革命分子逐出境	一九五三年八月
美國	蔡宿左明	主教	廣西梧州	被監禁	一九五六年一月

（下轉三十二頁）

中共內爭的新發展

魯遲



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了「支持世界人民反對美帝鬪爭」的聲明，大陸各省市照例集會響應。毛澤東這種反美舉動，說穿了一文不值。美國第七艦隊就在台灣海峽縱橫遊弋，中共沿海砲位以及飛彈，隨時可以發射攻擊，可是從來沒發一砲。三年前港共暴動時，專以「菠蘿」殺害中國同胞，美國水兵及任何美國人從未被動一根毫毛。毛澤東反美的本領，不外是在折騰大陸人民上下功夫。你看這些天來，上海、南京、廣州、瀋陽等各地，動則幾十萬人的示威遊行。這些奉命搖旗吶喊的同胞，徒受風吹日晒之苦，究竟有什麼効力？

毛澤東的聲明雖然無聊，但是從各地的羣眾集會，卻發現了毛澤東的秘密。那就是各省市的軍政負責人，發現有了重大的變動。毛派分子紛紛被打下政治擂台，以黃永勝為中心的實力派軍人，正在篡奪老毛最後的權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開始奪權之後，到八月為止僅有山東、上海、北平、黑龍江、貴州、山西四省兩市奪權成功。現在證明垮台三分之二。

貴州革委會主任李再含，從去年「十．一」起，即未公開露面。出頭主持政務的是兩個副主任張明和李立。山東革委會主任王効禹，是擁毛的闖將之一，現在也垮。老毛在去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屆一中全會上，就曾調解王効禹和楊得志（濟南軍區司令，山東革委會副主任）的衝突，為王向揚求情，說兩人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必你死我活。現在證明王効禹垮定了。

山西革委會主任劉格平，一九六七和六八年，在大陸曾被捧為模範的「革命幹部」。現在也垮了。取代他的是新任山西軍區司令謝振華。另一擁毛的副主任張日清也隨着垮掉。

「北京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也是毛的大紅人。從三月起迄今不露面，「五．一」和二十一日的集會，兩次都不見這個當然司儀出頭，結果由副主任吳德代行。

此外在地方負責的毛派，垮台的有天津市警備區司令鄭三生，西藏革委會主任曾雍雅，內蒙軍區司令滕海清。

與毛派分子紛紛垮台成鮮明對照的是反毛的死硬分子，個個都權勢日增。中共設有十三個大軍區。其中西藏、新疆、內蒙三個大軍區，有名無實，只因臨近邊境而特殊，軍事編制並不大，且只轄一個省區。其它十個大軍區，才名符其實，少則轄兩省，多則轄四，五省之廣（唯濟南軍區例外，只轄山東一省，但軍隊甚多）。這十大軍區是廣州、福州、南京、「北京」、瀋陽、蘭州、成都、武漢、濟南、昆明。這其中又以瀋陽、廣州、南京、「北京」四大軍區，所轄兵力皆在二十萬以上。瀋陽軍區最多約三十一萬人，「北京」軍區二十七

從毛支施

支施

毛澤東上月二十日發出了七百十八個字支持施漢諾的聲明。一見「新華社」的專電，在下就對朋友們說：這一下毛澤東救了「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因為至少在今後一個月內不愁沒有材料了。做共產黨報的編輯，眞是一件苦事，有「聞」而不准「錄」，被逼着閉門造車。這幾個月來，除了放射人造衛星那一件新聞外，在「人民日報」上再也找不到什麼新聞報導。有之，無非是些學習毛著、增加生產等等，再就是大批判，全是幾年來天天說的話，那能算是新聞？然而就是這些，也得編輯們關在屋子裏硬造，因為實際上並沒有這些事發生。就說學習毛著吧，如果眞像「人民日報」說得那麼好，毛澤東思想早就該普及落實了。可是既然還要號召擴展學習運動，那就恰恰反映了並未普及的情況。既然整黨建黨還未完成——全國二十九省市區連一個這樣級別的黨組織都沒有出現，那就恰恰反映了未曾落實的情況。增產、大批判云云，亦復如是。

果然，在五月二十日以後，「人民日報」一滿版一滿版地不斷刊出有關支持施漢諾聲明的頌禱的文字和報導，似乎比放射人造衛星還熱鬧。

就「聲明」本身言，實在毫無新義，還是以前說過的老調的雜湊。有人從中找尋靈感，以為他這次未提蘇修，就覺得他的現行政策，又改為只反美而不反蘇了，或把先時的反蘇重於反美易為反美重於反蘇了。其實，這是忽畧了這個聲明的主題。主題在於支施，施並未與蘇斷絕關係，還希望從蘇獲得支持，毛又怎能提到蘇修？一提蘇修，那就不是支持施漢諾，而是拆施漢諾的台了。

這個「聲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語氣上表現了毛澤東空前的狂妄自大。單照那標題看，直等於他對「全世界人民」下的命令，全世界人民除了中國大陸人民以外，毛澤東能管得着麼？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還只是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無產者」與「人民」的含義卻是大不相同。馬、恩那時年輕狂妄，自認是無產階級的領導，而無產者又無國界，倒是可以那麼說。但要說「全世界人民」如何如何，那就不知道自己姓什麼了。「聲明」內文有兩個「我」，一是「我支持」，一是「我相信」。毛澤東一向是講集體的，這兩個「我」字卻充分表現出他的個人主義來。實際上，你一個人的力量怎麼

萬人，廣州軍區二十四萬人，南京軍區二十二萬人。以這四個軍區而論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三人，在文革期間都是以屠殺擁毛羣眾馳名的，結果三個人都躋入政治局。黃永勝且升任總參謀長，把他的心腹溫玉成任爲「北京衛戍區司令」，閻仲川爲副總參謀長。聲勢之顯赫，氣燄之逼人，酷似漢獻帝時代帶兵入長安的董卓。他今天不但管軍事，並且管外交，幾乎任何外交場合都有這個「廣老譚」出面。再看陳錫聯，雖踞瀋陽，輕易不去北平，但是共軍總政治部主任，自一九六七年蕭華垮了之後，現在發現已被黃志勇和田維新兩個副主任所控制，而田維新則原是瀋陽軍區的副政委。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反毛有過，而進入政治局，無任何其它理由，只因他手握二十二萬大軍。「北京軍區」司令現由鄭維山代，實際上已由黃永勝所控制。這四大軍區完全在新當權派手中。

再看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反毛悍將，不賣毛澤東的求情，硬把王効禹鬪倒，即可見其「黑頭」氣。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在殺毛派一點上與黃永勝、許世友齊名。一九六七年四月，周恩來勸他寫一篇「檢查」（類似悔過書），他自殺不肯，經周恩來苦勸，才以福州軍區的名義寫了「檢查」，表示他並未犯什麼錯誤。對毛態度之強硬，可見一般。他的屬下張天雲（原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現在調入中央，任總後勤部副部長。與田維新、閻仲川、溫玉成之內調，是一脈相連的，都是代表他們這實力集團，控制中央軍事機構的佈署。武漢、昆明、蘭州、成都四軍區的人事情況，資料所限，還不分明。但是武漢軍區司令曾思玉，是一個光桿司令，實際掌權的是與陳再道一起搞七·二〇兵變的鍾漢華，他們始終未受處分，連報上點名也沒有。去年鍾漢華已回到武漢出任副政委，而政委劉建勛（河南革委會主任）只是遙領銜頭，實權在鍾漢華手中。從十大軍區的人事情況得知，新當權派已牢牢掌握槍桿子。左派報紙仍在宣傳「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親手締造的和林副主席親自指揮的」云云，已是自我諷刺。

這次由於毛發表聲明，各省響應集會中，發現了另一項大秘密。那就是各地的集會中，所發表的言論無一句攻擊蘇聯。連鄰近蘇聯的新疆也是如此。軍區司令兼革委會主任龍書金在阿克蘇主持羣眾集會時，演說中無一句提到蘇聯。與毛澤東在北平暴跳如雷的罵蘇修成爲鮮明的比照。這說明新當權派在一番人事改組之後，已完全控制了地方。老毛的地位，和他的面孔一樣，只是浮腫而已。

新當權派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開始形成，經過一年多的鬭爭中，已逐漸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目前他們控有黨權、軍權、政權（五·一天安門出席名單中，國務院各部有軍代表出席），老毛只剩下教條——「權」——及反蘇「自由」而已。

代郵

（一）請陀虹、江城子即與編者電話連絡。

（二）「僑光報」稿費一至四期，本月十五日可寄出，通信處有變更者請告知。

能支持三個國家（他說要支持印支三國柬、越、寮）？充其量你不過一個執政黨的主席，你只能代表中共這個黨，在法理上你還不能代表國家和人民。然而他卻不用任何名義，也不用「我們」，只用一個「我」字。他是已把自己當做一個神，成了全世界的萬王之王了。

至於支持施漢諾這件事，無異自己摑自己的笨。一個失去國家又爲其本國人民堅決反對的國王，還有什麼可供利用的價值？如果施漢諾年輕有爲還有可說，但看此君之表現，已是壞到不能再壞，這樣的人如有前途，可把眾人的眼睛都挖了去。從對施漢諾來說，布列茲涅夫的眼光比毛澤東銳利得多。

毛澤東不會認錯，可能要一誤再誤下去，不停地把七億同胞的血和汗，倒貼給這個敗家國的傢伙，而黎筍和蘇發努馮也樂得各分一杯羹去。

……明說起

趙慶餘

六省

爲着擁護毛之支施聲明，從北京到地方都有重大集會。

在各省的集會中，山東省的王効禹、楊得志，山西省的劉格平、張日清，貴州省的李再含，湖南省的黎原，新疆自治區的龍書金，西藏自治區的曾雍雅，都未露面。這說明了在這六省中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魯省的王、楊，互相砍殺，去年「九大」時，毛澤東就給他倆講和，叫他們坐下來談，可是談了一年多，都仍不見面了。晉省的劉、張，情形大致相同。黔省的李再含，久不公開活動，此次貴州省軍區司令員何光宇出席大會宣讀毛聲明，他的官銜上面又加了「貴州省革委會主要負責人」，這樣看來，李再含的省革委會主任已由何光宇取而代之了。湖南、西藏、新疆，都是多事地區，如此隆重集會而革委會主任不露面，那就非同小可。新當權派的權力鬪爭，從中央到地方，全未止息，亦且愈鬭愈烈，這對毛澤東一年以前提出來的口號「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簡直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北京的謝富治依然未露面，怕已是凶多吉少。

值得注意的，這次登上天安門的「革命知識分子」中，赫然有「謝鐵驪」的名字。此謝非彼謝，乃是原「北京電影製片廠」頗爲著名的導演。各位還記得一九六四年遭批判的毒草影片「早春二月」吧，那就是此謝就柔石的小說「二月」改編而又導演的。夏衍曾稱讚過「早」片的改編，因亦株連到夏衍身上。謝已因該片被批倒批臭，連主演該片的謝芳、孫道臨、上官雲珠等都遭了殃，不知他有什麼神通這次又登上天安門？在下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想到，各單位仍未撤除軍管，軍代表權高於負責人，謝的能登天安門，只能出於軍代表的力量。

張自忠將軍殉

張將軍擔任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之後，即駐防襄樊一帶，成為第五戰區機動部隊。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三月，敵人進攻鄂西，以第三、第十三、第十六三個師團及騎兵旅團，進犯隨縣、棗陽，正是張將軍防區。不待敵人來攻，自率兩團健兒渡河迎戰，在鍾祥境田家集與敵人遭遇，大破敵軍，擊斃日寇聯隊長三；傷旅團長一；傷敵在一萬三千人以上。殘敵狼狽潰退，是為抗戰史上有名的「鄂北大捷」。張將軍以一對十，竟奏大功。

到了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五月，敵人又集結重兵再犯襄樊。張將軍指揮部隊扼守襄河與敵對峙，在方家集已打了一次勝仗。假若換了一個普通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原可以敷衍過去。但張將軍不是那種人，決心要渡河找敵人打，當時他能控制的部隊祇有三個團，其餘部隊均分散各隘口，不能抽調，本來不應當冒險出擊，但是張將軍卻不顧一切，五月六日晚致書副總司令兼七十七軍軍長馮治安一函：「仰之吾弟如晤：因為戰區全面戰爭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拚，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三十八師、一七九師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拚。若與一七九師、三十八師取不上連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專此佈達。」

信發後即揮軍渡河，在南瓜店與敵人遭遇，雙方兵力既懸殊，武器更不如，但張將軍毫不畏縮，指揮部隊奮勇進攻。鏖戰達九晝夜，敵人傷亡慘重，不曉得這支中國部隊何以這樣能打。後來聽說其中有張將軍在，增援反撲，務期要消滅張將軍所部，以絕後患。最後被圍於南瓜店之十里長山，敵人以飛機大砲配合轟擊，彈如雨下。五月十六日一天之內，從早戰到晚上，張將軍所部傷亡殆盡，將軍身中六彈，屢次倒地，屢次爬起衝殺，左右請遷移指揮所暫避，堅持不許，到了最後彌留時，告左右說：「我力戰而死，自問對國家民族對領袖可告無愧，你們應當努力殺敵，不能辜負我的志向。」

這一仗，張將軍雖不幸戰死，我軍損失了三個團，但敵人所付出的代價就更大了。從五月一日至十六日之戰果，計傷斃敵四萬五千人以上，繳獲大砲六十餘門，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汽車四百餘輛。

張將軍平日衣着十分隨便，但此次出戰卻穿上黃呢軍服，帶上中將領章，一反平日所為。事後知道他出發時已未打算回來，身為國家高級將領，死也不能隨便，所以衣着整齊。及至戰死後，日本人發現張將軍屍體，審認無訛，一齊膜拜，用上好棺木盛殮，並樹木牌。

及至消息傳至重慶，蔣委員長大為震悼，同時也懷疑何以總司令戰死，副總司令、軍長、師長均未陣亡？下令徹查，並嚴令找還張將軍忠骸，否則重辦高級將領。繼張將軍任五十九軍軍長的黃維綱，奉令後親率部隊再渡襄河搜尋，終於發現張將軍墳墓，乃將靈櫬運回重慶。先由陸路運至宜昌，停靈東山寺，事先並未公佈。但消息一經傳出，宜昌民眾不期而集弔祭者逾數萬人，有的掩面流涕，有的悲傷嗟嘆，尚有一位老太太得到消息，連夜煑了麪餅前來弔祭。靈櫬由航運到重慶時，在儲奇門下設奠，蔣委員長親臨致祭，撫棺甚哀，政府大員一律臂纏黑紗登靈船弔祭。市民前往弔祭的更絡繹不絕。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碚梅花山麓。有人為之銘曰：

「倭患始來，有明末造。底定功成，戚俞征討。死灰復燃，踰三百年。極於今日，烈焰燬天，桓桓張君，志在平寇。喜峯臨沂，殊勛迭奏。江、漢之原，實惟荊、襄。沃野千里，自古戰場。悍寇乘之，狼奔豕突。君陣堂堂，當者辟易。受命專征，五月鏖兵。靡晝靡夜，大星忽傾。其人雖逝，名已不朽。來者式憑，咨嗟萬口。英烈孰繼，烽烟未消。我銘其墓，以勗同袍。」

靈櫬運抵重慶之當日，蔣委員長通電全軍稱：

「張總司令藎忱殉國之噩耗傳來，舉國震悼。今其靈柩於本日運抵重慶，中正於全軍舉哀悲痛之餘，謹述其英偉事蹟，為我全體將士告。自淮藎忱與敵作戰，無役不身先士卒。當喜峰口之役，迄於今茲豫鄂之役，是為藎忱與敵搏戰之始。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抗戰以來一戰於淝水，再戰於臨沂，三戰於徐州，四戰於隨棗，而臨沂之役，藎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里，與敵板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為我抗戰以來克敵制勝之始。今茲隨棗之役，敵悉其全力三路來攻，藎忱在棗陽之方家集，獨當正面，斷其歸路，斃敵無算，我軍大捷。假藎忱不死，則此役收效當不止此。今強敵未夷，大將先隕，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萬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抑中正私心尤有所痛惜者，藎忱之勇敢善戰，舉世皆知。其智深勇沈，則猶有世人未及知者，自喜峰口戰事之後，蘆溝橋戰事之前，敵人密佈平、津之間，乘間抵隙，多方以謀，我其時應敵之難，蓋有千百倍於今日之抗戰者。藎藎忱前主察政，後長津市，皆以身當撙俎折衝之交，忍痛含垢與敵周旋，眾謗羣疑無所搖奪，而未嘗以一語自明，惟中正自知其苦衷與枉曲，乃特加愛護矜全，而猶為全國人士所不諒也。迨抗戰既起，義奮超羣，所向無前，然後知其忠義之性，卓越尋常，而其忍辱負重殺敵致果之概，乃大白於世。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中正於藎忱信之尤篤，而知之特深，藎忱亦堅貞自矢，不負平生付託之重，方期安危共仗克竟全功，而乃中道摧折，未竟其志，此中正所謂於藎忱之死重為國家前途痛悼而深惜者也。雖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三民主義之精神，即中華民國之所由建立於不敝者也。今藎忱雖殉國，而三民主義之精神實由藎忱而發揮之；中華民國歷史之榮光，實由藎忱而光大之，其功雖未竟，吾輩後死之將士，皆當志其所志，效忠黨國，增其敵愾，翦此寇仇，以完成藎忱未竟之志，是藎忱雖死猶不死也。願我全體將士其共勉之。蔣中正手啓。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此電情文並茂，恩義周至，非此文不足表張將軍，非張將軍不當此[illegible]

國三十年祭（下）

一致感泣！

國民政府不久下令張自忠將軍國葬，追贈陸軍上將。湖北省宜城縣（張將軍殉國之南瓜店屬宜城）改為自忠縣；宜城縣人又將南瓜店所隸之柴口堊鄉改為藎忱鄉，縣內長渠，改為藎忱渠，以誌不忘。民國三十二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明令將三十六名殉國將領入祀忠烈祠，張將軍帶隊，謝晉元（死守上海四行倉庫團長）煞尾。

張將軍夫人李敏慧女士因病留駐上海，張將軍殉國後三個月期間大家皆未告知。以後聽到噩耗，即拒絕進食；絕食七日，泣血而卒。消息傳出，國人大為震動，在重慶開追悼會，蔣委員長題額「相成忠傑」，政府明令褒揚，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單獨立傳。為民國史上第一位女子立傳的人。

張將軍殉國後，在重慶開追悼會，各方所贈輓聯，美不勝收，據記憶所及，其中最佳者應推「中國國民黨重慶市黨部」所輓：

「驅十萬眾，快九世仇，數中華男兒，盡讓將軍獨步；拚七尺軀，爭方寸土，是復興鐵券，豈惟吾黨殊榮。」

勝利後在上海開張將軍追悼會，孔祥熙先生輓聯：

「隨棗之役，勝利之基，日月儷丹忱，聯捷雄風青史在；長城而後，轉戰而死，河山縈碧血，從來名將白頭稀。」不知出何人手，亦復清麗典雅。

詩詞最佳者當推近代名詩人楊雲史（圻）所塡「賀新郎」詞：「拚卻全軍墨，渡長河追奔逐北，胡兒褫魄；十萬豺狼齊瓦解，漢幟平明皆赤。關困獸一身陷敵，眾寡懸殊都不計，猛無前誓掃荊襄賊。南瓜店，堪歌泣；喜峯急難英名立，嘆盧溝求全毀譽，看赤成碧。三載沙場千日戰，血洗英雄心迹。好頭顱今番非昔，雪涕長心安慰語，知將軍決死非今日，眞勇將，謚忠烈。」

現在再談幾件張將軍的軼事。張將軍一生帶兵最嚴，兵士如果犯了軍風紀，一定重懲不貸；即在當師長時，全軍皆畏之如虎，背後稱為「張剝皮」。但將軍立身公正廉明，眞正是不愛錢不怕死，視官兵如子弟。所以部下畏其威復懷其德；部隊凝結成一個整體，故能攻克防固，無戰不捷。到了將軍殉國時，所率特務營全部戰死，無一人背退走。此種捨死忘生之情，決非命令所能維持，完全靠平日德行所感。

其次，將軍持躬清廉，亦非一般人可及，平生未妄取一文。當五月六日即將動身赴前敵時，軍中有公款五千元，存在幕僚處，此人也怕將軍一去不回，夫人在上海無以為生，建議將這五千元寄去上海。但為張將軍一口拒絕，慨然曰：「前線將士，如此困苦，正需錢以激勵其精神，吾何忍以國家之財力，濟吾私人之急耶！」終不允，而以此五千元分贈前線立功官兵，將軍清廉操守，眞可說是貫徹始終了。

再其次，將軍一生生活如苦行僧，本來馮玉祥所訓練的西北軍將領，除去極少數之外，大抵皆立身謹飭，驕奢淫佚者絕少。但生活刻苦如張將軍者，亦不多見。抗戰期間，參政會組織了幾個慰勞團，分赴全國各地慰勞將士。據梁實秋教授記憶，他當時也是一位參政員，跟着慰勞團一路去各地慰勞，每到一處，駐軍首長一定設宴盛大招待，海參、魚翅、砲台、茄力克紙烟，應有盡有。有良心的參政員覺得不是到前方慰勞，而是到前方受慰勞，內心也至感不安。可是到了快活舖三十三集團軍總部，情況為之一變，張將軍熱情迎接參政員，敬以士兵紙烟，款以白開水；中午正式設宴款待嘉賓，有四個火鍋，菜色一樣，完全是青菜、粉絲、豆腐大雜膾，加一些肉片、肉丸子。張將軍殷勤讓客，態度誠懇，參政員久饜膏粱，突然對着青菜豆腐，倒也吃得津津有味，霎時吃得七零八落。張將軍眼見菜不夠吃，連呼勤務兵加菜，但是，廚房實在無菜可加，臨時只賣了十幾個雞蛋，張將軍命將雞蛋打在大鍋裏，每客敬兩隻荷包蛋，賓主盡歡而散。晚間一羣貴賓被招待睡草舖，既軟且暖。睡到半夜聽到砲聲，以為敵人來襲，問起衞兵，纔知道此地距離敵人只有十幾里路，雙方隔襄河對峙，互相砲轟無日無之。大家不料張將軍總司令部竟在前線，比起其他總司令部距離敵人數百里者，眞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也都覺得這纔眞眞是在抗戰。

張將軍一生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以英雄而兼烈士，民國軍人中殆無其匹。張族在歷史上最多英雄豪傑，但是可與張將軍媲美者，只有張飛與張巡，三人皆千載人物，中華民族不亡，中國歷史不絕，三人將永不磨滅。

不過，張將軍一死，卻創造了幾個第一，不但在當代史未見，就歷史上也是空前，茲縷述於後：

一、張將軍是抗戰八年中第一個陣亡的總司令。抗戰中，我軍陣亡兩位總司令，即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但張將軍殉國較李將軍早了四年。

二、張將軍是入祀忠烈祠的第一人。雖然林主席明令入忠烈祠的高級將領三十六人，但張將軍名列第一，自然是他先進去。

三、張將軍是二次大戰中，唯一被步槍擊死的總司令，整個二次大戰期間，不論同盟國、軸心國均陣亡過上將級的高級將領，但是身臨第一線指揮作戰，為敵人步槍子彈射死的，當代沒有第二人。已故監察院秘書長王陸一氏輓詩云：「死為軍神生上將，幾見都戎中步槍。」蓋記實也。

四、抗戰八年中，陣亡的將級軍官超過百人，但由最高統帥通電全軍告哀的也沒有兩人。

五、張夫人李敏慧絕粒殉夫，在民國史上也不多見。更難得的是政府明令褒揚，准予個別立傳。在中國歷史上，父子夫妻合傳的甚多，除去帝王后妃外，夫婦分別立傳的，不必說民國史上未曾有，即翻遍二十五史，似乎也找不出第二對夫婦。這是張將軍夫婦所創下紀錄不僅是第一，而且是唯一的了。

由張將軍身上，不由得想起與他同姓也算同名（同音不同字）而且同庚的張治中來。張治中比張將軍多活了二十九年，壽數是高了，但是，在歷史上一個留芳萬古（不止千古），一個遺臭百年（決無萬年）。為張治中着想，多活這二十幾年幹麼？每想到張將軍，更覺得一個人對生死不必介意，但是，每人祇能死一次，卻要好好地死。

（編者按：讀此文而不肅然者是不忠；讀此文而不懍然者是不義；讀此文而不惻然者是不仁；讀此文而不奮然者是不勇。將軍浩氣長存，作者字字血淚，中華好男兒，均當如是！）

岳騫

「草木篇」與它的作者流沙河

待旦

草木篇於一九五七年二、三月間，發表在四川省文聯的「星星」詩刊上。「星星」詩刊雖然風格別致，但並未引起廣泛的注意。四川省以外的人，甚少閱讀這個刊物。大家除了看當地的刊物外，多數只看北平、上海等中央一級文藝刊物。可是，反右運動開始，由於批判「草木篇」也就使大陸沒人不知道「星星」和流沙河。

反右以前，在中國大陸年青的詩人中，我最喜歡看公劉的詩。那時流沙河的名字遠遠比不上公劉響，直到反右，我才開始閱讀流沙河的作品。儘管讀他的東西並不太多，但「草木篇」卻對我有着巨大的影響，使我認為，公劉和流沙河是中共五十年代最傑出的詩人。可惜他們的創作生命被中共扼殺了。他們被架上了右派分子的枷鎖，從此便在文壇上消失。

來自大陸的朋友，只要不是太過年青的，對流沙河這個名字，必定不會感到陌生。但海外的年青人知道流沙河的，恐怕不會太多。儘管我所掌握的材料非常有限，但為了不讓流沙河這個名字隨着時光湮沒，也就不自不量力地畧作介紹，以圖拋磚引玉。在這裏讓我們先讀一讀他的「草木篇」吧！

白楊

她，一柄綠光閃閃的長劍，
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藍天。
也許，一場暴風會把她連根拔去。
但，
縱使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

仙人掌

她不想用鮮花向主人獻媚，
遍身披上刺刀，
主人把她逐出花園，也不給水喝，
在野地裏，在沙漠中，她活着，
繁殖着兒女。

毒菌

白天，用美麗的彩衣，黑夜，用暗綠的燐火，誘惑人類。然而，連三歲孩子也不去採他。因為媽媽說過，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藤

他糾纏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終於把花掛上樹梢。丁香被纏死了，砍作柴燒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氣，窺視着另一株樹：

（筆者按：只憑記憶錄下，恐有誤，盼指正，另一首「梅」，記憶太模糊，從畧。）

白楊，可說是詩人自己性格的寫照，沒有絲毫奴顏婢膝，在暴風雨來臨的時候，他依然是那麼倔强和孤傲，最終未向黑暗的惡勢力低頭。流沙河——原名余勛坦，四川省人。一九五〇年開始參加工作。由於有寫作才能，一直在文化機關服務。「星星」

克拉瑪依

被譽為中共「油庫」的新疆大油田——克拉瑪依，長久以來，一直是西北青年嚮往的地方，新疆各族人民更以克拉瑪依引為驕傲。當民族歌舞團表演一曲——「克拉瑪依之歌」的時候，簡直繞樑三日，餘音不絕，更激起多少人的幻想，在腦海裏編織一幅美麗的大山戈壁油田圖畫，好像自己就是油田王子，騎着駿馬在草原飛奔，或駕駛着油車在鑽井架下亂竄。是的，傳說中美麗富饒的克拉瑪依，確實吸引人，更醉倒不少江南姑娘，她們從上海、杭州等地跑到新疆，希望獻身石油事業，讓埋藏在地下的烏金流到煉油廠。

克拉瑪依啊！究竟你是神話，還是夢想？為什麼如此令人嚮往？你到底存在一股什麼力量？這個答案還是讓親受其害的筆者來解答吧！否則，海外迷戀祖國克拉瑪依的「進步」青年，由於不明真相，很可能重蹈筆者的覆轍，到時候，恐怕連新疆的大門也走不脫，難道對着天山哭爹叫娘，可以解決問題嗎？坦白說，克拉瑪依早已下馬，並失去往日的熱鬧喧騰。其實，都是宣傳機器在作怪。世間有許多事物是吹出來的，尤其當今的中共政權，瞎吹盲捧的例子，簡直多如牛毛，要不然，那來雞毛飛上天？而且還一天等於二十年。請讀者們想一想，究竟有無可能？

克拉瑪依也一樣，原來這兒是一片荒原，它真正的名字做「白碱灘」。克拉瑪依是哈薩克語的譯音，當然譯成漢字便動聽得多。這一塊白碱灘是在新疆的西北邊沿，距蘇聯很近。

白碱灘，實際是浩瀚的戈壁，人烟杳杳，一片稍帶白色的鹽碱地，長滿芨芨草（俗稱草蓬），梭梭柴（類似海藻植物），蘆葦。當年野獸出沒，黃羊、野豬、馬熊，和成羣的野狼，晚上兩眼像小燈泡，咄咄逼人，人多不要緊，假如只一個人，狼羣便把你分屍而吃。

克拉瑪依最有代表性的特產是蚊蠅和牛虻，牠們將使你終生莫忘。不論誰到過克拉瑪依，都知道蚊蠅的利害，和牛虻的難纏。蚊蠅、牛虻便成了克拉瑪依的同義詞，正好反映它的特色——蚊蠅世界，與油田共榮。

蚊蠅不是普通香港人所見的丁點兒蚊子，而是白碱灘的特產，在帶點鹹味鹽漬的土地上，雜草蓬蓬叢生，這樣形成蚊蠅此類動物，腳爪特長，長長的尖咀，像蚊子，但形體粗大，飛行時嗡嗡作響，有如轟炸機，而且都是一幫一羣，採用集體轟炸的戰術，晚上沒有蚊帳，那就甭想睡覺。事實上，在克拉瑪依第一件大事便是發一床蚊帳。當地俗語形容「叮死黃牛的蚊子，刮死駱駝的風！」

晚上蚊蠅集體轟炸，白天也不見得清靜，在低窪潮暗角落，或挖深的鑽井，有時也常常出現單機轟炸，一兩回或三

詩刊創刊時，擔任「星星」編委。曾參加共產主義青年團。被打成右派時，僅二十餘歲。反右運動中也就挖其「臭底子」，說流沙河的父親余營成是惡霸地主，曾當過國民政府的縣府兵役科科長。以「吃人骨頭錢出名」。並說流沙河僞造歷史，化名參加工作。對共黨有刻骨的仇恨。

草木篇發表後，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四川省黨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羣，便授意四川省文聯機關黨支部書記李累，組織了幾十篇聲色俱厲的批評文章，在四川日報上發表。重砲轟擊，一個多月來，四川日報幾乎沒有一天不大罵流沙河。與此同時，西南文聯的機關刊物「紅岩」，和「草地」以及天津的「文藝學習」，北平、上海的大型報刊也展開了對流沙河的批評。流沙河當時所受到的政治壓力之大，也可想而知了。很明顯，四川的教條主義者集中力量進行「圍剿」，進行人身攻擊，政治陷害，是想一棒子把流沙河打下十八層地獄。可是流沙河並不屈服，他還公開表示，「現在既然有人批評，我就特別要把它（筆者按：指草木篇）收入集子裏，而且我還要寫『草木續篇』或『禽鳥篇』……」。然而在專制極權的社會裏，他的抱負是沒有實現可能的。共產黨絕不容許他繼續寫那些揭露共產黨醜惡臉孔的詩作。可不是嗎！在中國大陸有多少純潔芳芬的丁香，被無恥的，只顧向上爬的藤纏死了？有多少堅強的，能開着火花一樣燦爛花朵的仙人掌，被共產黨驅逐到荒涼的沙漠？可不是嗎？那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陽謀」，誰說不是「毒蛇吐的唾液」？多少人替它的彩衣，被它的燐火所誘惑，而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流沙河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不滿當權者唯蘇共之命是從。他不滿在文學藝術上依蘇聯的樣去畫葫蘆。他認爲中國的文學藝術應該具備有中國獨特的民族風格。可是，正如他所說的，「上面是庸才，下面也是庸才」。這批庸才們，不但自己不能開闢另一個新天地，而且還要禁止別人去開闢新天地。把一切不肯照他們指定的死路走的人，都視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右派。流沙河曾說過：「我眞願意到資本主義國家去過一種貧困而自由的生活」。可惜反右後他被關在勞改營中，可惜他的故鄉是中國的心臟地帶，遠離邊境。要不然，或恐在六二年的流亡潮中，在六二年後一直至如今尙未停止的零星逃亡中，能令他達到自己的願望，寫出更偉大的詩篇。

流沙河會說過「爲中國知識分子的軟弱，感到羞恥」。不錯，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頗大的動搖性和妥協性。奴顏婢膝，爲虎作倀的委實不少，出賣自己的靈魂去換取麵包和鈔票的也並非罕見，但絕不是全部。遠的不說，就在流沙河被「圍剿」的時候，當時的文滙報記者范琰曾冒險訪問他，爲他主持正義。他的朋友和其他文化人士如張默生（四川省文聯文藝理論組組長，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石天河（原名周天哲，星星詩刊編輯），儲一天（草地月刊編輯），曉風（成都日報編輯），邱原（四川文聯幹部）都曾起而爲他辯護，並因此而受株連，被打成右派。

像郭沫若那樣的無恥文人，大陸有，海外也有，但絕不會是多數。「燕山夜話」、「海瑞罷官」這類文章能在六十年代出現，證明還有硬骨頭。

見聞

金千里

克拉瑪依的牛虻，也是聞名遐邇，牛虻類似南方的「螞蝗」（俗稱蜞蝈），所不同者，螞蝗是在水田裏生長，沾到肉上便像吸血鬼那樣死拉不脫。牛虻則是白鹹灘的最佳特產，牠是鹽鹼陸地的吸血動物，比螞蝗稍大。假如牠黐到你身上，便像磁鐵一樣，非吸你幾十CC血不可。牛虻比蚊蠅毒得多，也更難纏。然而，克拉瑪依卻遍地牛虻，像石油滿佈，令人望而生畏，上海工人和姑娘來此，怕到立即捲舖蓋，逃之夭夭。

論面積，克拉瑪油田比大慶還大，故有中國「巴庫」之稱，可是經過石油鑽探工人的開採，則大爲駭異，鑽機鑽到一千多米深，泵上來的卻是鹹水。跑去問技術員和工程師，他們也莫明其妙，不出原油卻出水，這不是千古奇聞嗎？事實上，見怪不怪，面積如此遼濶的大油田（據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又怎能不出現「有水無油」的「個別現象」？

據礦區會解釋這種鑽出水的情況爲個別現象。油田面積大了，難免良莠不齊，水油雜處。從這裏可看出克拉瑪依油礦的質量到底如何，實在不及大慶油田，近年來中共顯然捧大慶比捧克拉瑪依多。

當然，克拉瑪依還是出了不少原油的，並不是全部鑽的水。它正式的油礦區，藏量仍然可觀，白鹹灘和外探區，目前已不受重視。

克拉瑪依油礦一共有三萬多人，它是新興的油城，也就是中共猛吹的「戈壁城市」。大躍進時期，在蘇俄老大哥援助勘查鑽探指揮下，一度從各地調來大批知識青年，頓使千年荒原開了膛，沙漠馬達響。那時最高人數達五六萬人，後來工業下馬，蘇聯撤走專家，克拉瑪也就沉寂下去，只留下俄共笨重的「烏茲特姆」鑽機，幾十號礦井，零零落落，井場、泵房、井台、鑽台，偶然飄過幾蓬芨芨草，倍覺荒涼。不過，重點採油區，還是日夜繁忙，他們分三班制，日鑽最高紀錄二千二百米，成績尙還過得去。油礦工人再沒有南方人了，都是西北人及維族哈族的青年。他們較能適應蚊蠅和西伯利亞暴風雪。水，對克拉瑪依工人來說是最大問題，鑽機開採的鹹水不能喝，也不能洗，只能到一百里外去拉水，把運油車改裝成運水車，晝夜不停運水，就像克——烏（烏魯木齊）公路的油槽車川流不息。吃水和用水都有規定，香港曾試過「制水」，克拉瑪依的制水，那就比香港嚴重得多，起碼，香港人每天還可沖涼一次，而克拉瑪依則一年也輪不到一次，君不聞新疆人一輩子洗三次澡的故事嗎？在荒漠的鹹灘，又何來涼涼流水，讓人們痛快地洗澡呢？

按規定，每人每天一大號口盅開水，中共什麼都分等級，東西分大中小。配給開水和主副食品也一樣。石油工人每月四十五斤口糧，三斤肉類（包括羊、牛、豬肉）。看起來，比普通農民生活好得多，但野外的艱苦，又有幾人眞正熬得住？常常，青年工人到野外打黃羊、野兎、野鴨充饑，爲的只是多增加營養。因爲稍一不愼，給蚊蠅、牛虻叮去幾滴血，問你如何補充？啊！這就是克拉瑪依！



波蘭的首都華沙（下）

迢迢

彩色菲林當寶貝　山東廚師發牢騷

車子到了一片大森林前，我們須下車步行，說是去參觀冬宮（以前的皇宮）。行不遠，有一座圓形建築物，一個美國兵在門口步行巡邏。導遊婆指着這建築物說：「這就是美國與中共談判的所在，他們天天在這裏開會，但總是談不出名堂來。」

我們在這個 Lazienki Park 蹓躂了一會，遇到許多幼稚園的小孩子，由教師帶着來遊玩，亦有許多遊客，這時忽有一個中年男子走來向我說些什麼的。我們的導遊說：「這男子是一個攝影家，他問你們的相機裏是否彩色菲林？如果是的，他請你替他攝一張相片，他也替你拍一張相片，以作交換。」我明白東歐國家，拍攝彩色相片，簡直是一件極奢侈的事。於是我答應了，替他拍了一張，他又把他的名字和地址寫給我，後來我把他的照片沖洗並放大了，寄了一張給他。

中午時，導遊就帶我們去華沙唯一的中國餐館「上海樓」午餐。自從在莫斯科起，我們約有二十多天沒有吃過中國菜了，聽說有中國餐館，莫不垂涎三尺。「上海樓」離我們的酒店只一個街口，十分近便，裏面掛滿了宮燈，絲綉的屏畫等等東方色彩的裝飾品。但是工作人員和侍者，均是波蘭人。於是我找着一個會英語的侍者，問他可有中國人在這兒工作？他說只有一個，是廚師。於是我請他出來，做點道地的中國菜我們吃。他笑着答應了。並告訴我，平時他是不動手的，只是由他的波蘭籍徒弟工作，只有美國大使，日本大使等政要來這裏吃飯時，他才親自動手做菜。我問他：「中共大使來了，也是你親自動手嗎？」誰知這一問，卻引出他滿腔牢騷來。他告訴我，中共人員，絕對不來「上海樓」光顧或請客的，他們使館裏有自己的廚師。他還告訴我，他是山東人，少年時候在俄羅斯做華僑，一直都沒有回國，直至中共佔有了大陸，他才響應了「建設祖國」的號召，回到老家去，以為可以安安逸逸的享點晚福了。誰知事實上並不如他們嘴上說的，那裏簡直不是人的社會。最後他氣憤憤的說：「在大陸獃了三年，我實在忍受不了，才又申請出來，在波蘭做僑民。」

「那麼你的家庭呢，太太孩子都帶出來了吧？」我問。

「都帶出來了，我有四個孩子，大兒子已十八歲，在波蘭大學唸書。」

「那麼你還憂慮些什麼呢？波蘭的生活總比中國大陸的好吧？」

「好什麼？總之，有共產黨的地方，就好不了……」他左右張望一下，大概覺得在這大庭廣眾之中，說話應該小心一點。又說：「我就是不喜歡這樣的生活，什麼都不順眼，怪不舒服的。」

「那麼，你為什麼不到別的地方去？如到法國，到美國去，就可過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的生活了。」我說。

「那有這麼容易，不要說申請離境十分困難，最主要我在外面沒有朋友，沒有聯絡，縱使離了境，沒有人幫忙接應，我怎麼辦？」他皺起了眉頭說。

「這個餐館是你自己開的嗎？像你有這樣的一門手藝，到了西方國家是不愁的，許多做廚師的中國人，幾年間就發財了。」

國營中菜館　波人愛美鈔

他說這「上海樓」是波蘭國營的，他只是打一份工而已。他大概有五十多歲了，說話很爽直。我聽了他的話，覺得很同情他，於是留了個名片給他，告訴他如果需要我幫忙的話，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會幫他忙的。後來他親自煑了幾道菜出來，還到我們桌上坐了一下，陪我們喝了一杯酒，共拍了一張照片。

這頓午餐，因為久未知中國菜味，吃得十分暢快，誰知結賬時，卻令我們的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我們只吃一個酸辣湯、一個咕嚕肉，一碟蟹肉，一碟雞，加上幾杯伏特加酒，一共要付三十五美元，平均每人五元美金，這樣的菜式在三藩市來計，最多也不超過十二元美金。因此，我的銀包中，卻沒有這樣多的波蘭紙幣，美金他們卻不肯收受。後來由導遊婆拿出她的波幣來替我付了賬。我要她隨我回到酒店裏找換了波幣還給她，誰知她卻攔阻我，背地裏和我說：「我希望你付美鈔給我，我不希望要波幣。」

說到波蘭的紀念品，最出名的就是琥珀了。這種樹脂凝成的物質，經過千百年，就成為一種晶瑩的物質。波蘭出品的色澤最多，大多數製成婦女的飾物出售。我太太於是請她帶去買些琥珀飾物。誰知這個老婆子又說：「店裏賣的沒有眞正好的東西，明天上午，我會帶一批來酒店給妳選購。如果付美鈔的話，擔保比在店裏買的又便宜又好。」她又附帶的說：「要是今天遊覽完畢，給的士司機貼士也最好是給美鈔，少少不拘，一定會特別感謝。」我太太打趣地問她：「為什麼妳這樣愛美鈔，難道你們波蘭的銀紙不好嗎？」「妳不會了解的，波蘭銀紙，嘿！這只是垃圾吧了。」她堅要明天帶琥珀來，然後一齊算還今天的午飯錢。

遊皇宮麻煩多多　改行期匆匆告別

下午，又坐的士去到郊外一座叫 Wilanow Palace 的皇宮去參觀，據說是唯一未被戰火毀滅的名勝，裏面的擺設和裝飾，和法國一些貴族的古堡不相上下，並有以前皇族的造像，洋洋大觀，我想拍些照片。導遊說：「本來是不許拍照的，現在我循私情讓你拍一二張吧。」剛剛拍完，一個青年進來對我們

說：「你們絕不可拍照，這是禁止的。」他又解釋說：「因為不久以前，有日本遊客四十多人，每人一個相機，一進門來，就劈劈拍拍的拍照，閃光燈齊亮，差點把些名畫都弄壞了。自此，就禁止拍照。」

最令我感到麻煩的，是一進門，就要到一旁邊一個小室，去租一雙像我們中國鄉下人穿的草鞋一樣的東西，不過是毡布做的，綁在鞋底上，才能走進去參觀；更要命的是尺寸多不適合，比我們的鞋大許多。男人的皮鞋，綁上一塊還勉強可以走動，兩位女太太的半高踭鞋，那裏綁得牢，綁着這塊東西在鞋底上，真個要叫「行不得也哥哥」一。像踏着溜冰鞋一樣，把腳貼着地面溜才可以前進。兩位女太太，溜不了兩步又掉了下來；再綁再溜，滑稽萬狀，弄得我們好氣又好笑。

這個玩意，原是怕遊客的鞋，踏污了打臘的柚木地板，所以想出這個辦法來；並且又可藉口收幾毫子的租錢，眞是一舉兩得。但在法國的梵爾賽宮，地板比這名貴得多，並沒有這個玩意，可見共產國家，樣樣都想法斂省，大概他們打臘用的臘也是缺乏的。後來到了國立博物院，也要穿了這個東西才准進門，我們索性不進去了。

晚餐，我們就在酒店裏的餐廳裏進餐。這餐廳雖然有樂隊，有舞池，但也有一種特殊的氣氛，就像是一個政治、情報的交易場所。貼緊我們兩鄰的一張桌子，幾個波蘭人，和三個印度人坐着進餐，他們的言談，我們隱約可以聽到，稱呼都是什麼部長，什麼將軍，無疑的都是政界人物。舞池中，有老頭子摟着十多歲的小姑娘在大跳三步四步的狐步舞，進餐的人，大多數是交頭接耳，竊竊而談。全廳很少女客，樂隊奏的音樂，有氣無力，好像知道這班人根本不是來聽音樂跳舞的。

正當我好奇地東張西望的時候，我太太悄悄的告訴我：「你看看那角落那個男人，不時的瞟過眼來看我們，可不是他當我們是間諜吧？」我不知那人是看我們這兩位女太太，還是監視我們。總覺得這裏的氣氛太不適合我們，於是匆匆吃完就回房睡覺。

原來計劃搭下午四時的飛機離華沙，我們會有一個上午的自由活動和購物的。誰知我們一下樓，那天去接我們飛機的青年女導遊卻迎了上來說：「我已替你們搞好去布拉格的機票和手續了，你們是搭十時的飛機，趕快收拾吧，的士已等在門口了。」

這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於是匆匆的上樓收拾好，提了行李下樓，但手裏還有七百多元波幣，我太太就走到對面賣紀念品的小店去買一串琥珀珠，一串血紅色的琥珀珠。只十三元美金，亦不算貴。她因為要把波幣花掉，於是付波幣。但是付波幣的話，卻是四百八十元波幣，等於二十元美金的價值。這又是東歐國家硬斬遊客的一種刀法。我們無法，只得照付。

我又把昨天欠那導遊婆代我付的午飯錢，包作一包，並附了一張字條，說明因飛機改期關係，不能等她。因此欠她的錢，請這位女士交還。

這青年女子卻查問我們，為什麼會欠她的錢，我只得撒了個謊說是昨天午飯不夠錢，向她借用的。把她自動替我埋單，並要求還她美鈔的事瞞了。

我們匆匆的趕到機場，以為飛機就快開了，誰知在候機室裏等了兩個鐘頭才得上機。

在機上，兩位女太太議論紛紛，說是那老婆子的導遊的言談，和那上海的廚師的牢騷，一定給有關的方面知道了，所以一早就送我們到機場，情願讓我們在候機室裏等，也不讓那導遊婆來見我們。我雖覺得她倆的說法有點神經過敏，但是在共產黨控制下的人民，這種事的發生亦是有可能的。我只希望欠她的五百多元波幣，能回到她的手中，雖然換不到美鈔，也不要有什麼損失，或引起她本身的麻煩才好。在無可奈何中，只有為一切不滿現實的波蘭人祈禱——阿門。

華沙之舊皇宮內有列代皇帝后像

波蘭首都華沙夏宮園林中一攝影家欲替我們拍照，並請我們替他拍一張彩色照。



波蘭首都華沙之皇宮，為美國與中共舉行大使級會議之所在。

報載：「某君遊西德，大講英文，他以爲在香港叫侍者爲僕歐，他到了德國，進了某餐室大呼『僕歐！』之後沒有人理他。久之，一位到過香港的侍者，上前對他說：『先生，這裏是德國，不是殖民地！』弄得某君面紅耳赤。在德國，叫侍者做『侍者先生』（希奧巴）的。」

賣油郎看了這段小故事，不禁感慨萬千。我之感慨不是責怪本港那位某君，也不是責怪德國那位「希奧巴」；而是深佩邱吉爾先生二次大戰結束後，沒有把握機會，運用戰勝者的身分，把德國變成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如果當時由英倫派個總督前往柏林坐衙，我想，不但英國紳士可以在那裏大呼「僕歐」，香港的高等華人也可以跟在主人之後「照辦煑碗」，決不會弄得面紅耳赤；而且根本不會發生東、西柏林的問題，同時有世界最吃香的「馬克」作後盾，祖家的英鎊也不致於一再貶值。一着錯，全盤輸，其斯之謂乎！

有些話說得太多了便會變成口頭禪，我們在聽某些大人物訓話時（不是聽講稿），便會發現這個事實。本港某些高等華人嘴裏的口頭禪，大概便是「Boy」和「Yes Sir」，因爲這兩個字他們每天都要說上千百遍的。成了習慣之後見了高高在上的大人先生便是一句「Yes Sir」，見了侍者當然便是「Boy」連聲了。這是殖民地教育潛移默化的偉大成就，某君之在西德「撞板」，不亦順理成章之至乎？

僕歐與希奧巴

據說，自卑感和自大狂像一對孿生兄弟形影不離，那些慣吹法螺，派頭十足的人，恰是自卑感最重的人；所以上諂者無不下驕，諂和驕表面看來雖是兩個極端，其實正是一體的兩面。這種情形在那些芝麻菉豆般的小官僚身上，表現得最爲顯著。唐人「松窗雜錄」中有這樣一段故事：

裴休（唐濟源人，宣宗朝爲宰相者）在未入相時，曾被派爲宣州觀察使，離京前和一般朋友遊曲江，到了慈恩寺便打發開僕從任意漫遊。倦了坐在水邊休息。這時旁邊有一羣狀似名流的人物在野餐，高聲談笑，旁若無人，並不時對他們嘲笑。裴休看不過去了，便同其中最「牙擦」的一個問道：「閣下在那裏得意？」那人洋洋自得地傲然答道：「喏，郎不敢！新授宣城廣德縣令！老頭兒，你是幹什麼的？」裴休馬上也仿着他的神情語氣答道：「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這個差使恰是廣德縣令的頂頭上司。那人聽了狼狽逃竄，次日便請求改派四川羅江了。一個人淪爲奴僕並不可悲，只有身爲奴僕而還學着主子的嘴臉奴視別人才最可悲！正是：

染以蒼則蒼，染以黃則黃。山林有猛虎，牧場多馴羊；人格貴自立，男兒當自強！

賣油郎

秘密

藍海文

太陽下去了，太陽依然存在，

等過了今宵，過了今宵，

忍得住時間留下的寂寞，

從「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說起

自宋玉的「下里巴人」「陽春白雪」一妙論問世，大家都不覺對自己不懂的東西肅然起敬。以爲自己不懂的東西，必是「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之類「只合天上有」的仙樂，至少也是「陽春白雪」之類高調，故而不解其「高山流水」之意。漁父田夫只懂的、了、呢、嗎，不解之、乎、者、也，是故對滿口之乎者也的秀才公和舉人老爺，無不肅然而愕然。視他們爲天上的「文曲星」。也就難怪胡屠戶在范進未中舉之前敢於日日唾其臉、掌其嘴。等到范進成了「文曲星」，打他一巴掌，那隻手就「隱隱疼將起來」。而且還「彎不過來」，「更疼得很」。

土包子只懂方塊字，不辭雞腸文。是故對滿口「好杜有圖」「古魯幾哩」的洋才子，也無不肅然而愕然。而洋才子與人辯論的時候，也喜歡擎起一卷列滿雞腸文的書單擲將過來。「你看過嗎？」其意自然是若未看過，就不配與我談詩論文了。立志與你講洋道理，諒你輩土包子張開嘴巴也「古魯幾哩」不出所以然來。原來艱澀難懂的東西是這般的權威。也就難怪古人要謳歌「天書」的玄妙，謳歌「賣餅歌」，「推背圖」的偉大。

時下也有不少人想達到「偉大」的境界，立志作奇文。使人們愈是看不懂也就愈好，甚至一些比一般讀者有慧根的編輯先生，對此等妙不可言，不解其妙的詩、文，也無不肅然。只要接到就馬上發下排版，唯恐埋沒了偉大的「天書」。是故，投稿必中的秘訣，不在於寫得好，而在於寫得妙，寫得令人無法理解其中之妙。

中國人尊敬自己不懂的東西，是懼自己不懂的東西，這不是始之今日，可說古已有之。唐放翁才[illegible]，中過探花，多几公[illegible]滿腹經綸，見聞廣卓，但在白民國聽到人家高聲朗讀「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永之興，柳興之興」；「羊者，良也；交者，考也；予者，身也。」也不禁肅然而愕然。

其之所以肅然，是嘆服他們所讀之文自己一句也不懂；其之所以愕然，是詫異此處竟有如斯衆多博學之士。故當那個留着數撮山羊鬍鬚，帶着玳瑁眼鏡的教書先生，要與他們談詩論文時，不禁要愧然而赧然。連忙晚生連聲，必恭必敬地否認自己只粗識文墨。等到後來才發覺白民國的博士和教授，原來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把「求之與？抑與之與」？讀成「永之興，柳興之興」；把「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讀成「羊者，良也；交者，考也；予者，身也。」大嘆彼人「搵本」，「肅然愕然」得太早了。

因而在下頗想提醒諸君，誰也保不了時下令人百讀莫解的「陽春白雪」高曲，絕對不是「切吾切，以反人之切」之類傑作，可別「肅然愕然」復又「愧然赧然」太早，

無論扒手盜賊，對於所獲得的贓物，必然是以賤價出售或送入當舖。他們不能沽之哉以待善價而售，他們只求出手快捷與平安。因此，黑道中人對於將贓物變錢有一個原則，那就是「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快得」。以偷來一隻價值一千元的手錶爲例，如果有兩個人要買，甲願出五百元，但要第二天才有錢；乙只願出四百元，但他當時就可付款。這個銷售贓物的賊人，他寧可將此手錶賣給出四百元的人，不會等一天去賣給那個願出五百元的人，因爲他怕「事久多變」；他要「多得不如少得，少得如不快得」。做扒手盜賊的人有了這種心理，便生出另一種連帶心理，他們凡是見到有人賤價出售物品，便會「推己及人」的認爲這是「賊贓」。如果他們發達了不做盜賊扒手，你有什麼東西平於市價向他推銷的話，他們必然會以審慎的態度，懷疑的口吻發問：「噢！來路正不正呀？」

談假造讀者投書

我爲什麼要寫這一段盜賊扒手出賣贓物的故事？因爲使我由此而想到某些人總是說「萬人雜誌」的讀者來信是假造的，我們沒有刊出讀者住地姓名的信是「當然假造的」；我們製版刊出來有姓有名有通信地的信，他們必要說「這也是假造的」。爲什麼會這樣「懷疑一切」？經我查實是有原因的。這原因便是如我以上所說的遭了年的盜賊扒手的人一樣，見到便宜貨便是「贓物」。因爲我聽到一個這樣的故事：朱×年先生對我說：他有一個朋友是作家，他這個作家朋友尚未成名之前，有一長篇小說在某刊物上連載，他這朋友既怕這長篇小說連載不長久，又怕刊完之後，不載他第二個長篇。於是，他這朋友便假造「讀者來信」，一封封寄給某刊物的主編。這些假造的讀者來信，當然是說他那長篇小說寫得如何好，怎樣的，以加強主編對他的印象，以堅定主編對他的信心。

當時我對這種說法表示懷疑，因爲這種見不得光的自造讀者來信，除了他本人之外，第三者又怎麼會知道呢？這位朱×年先生說：「我就跟他寫過這一類的讀者來信，他要我寫給該刊主編先生的信措辭委婉，自捧得不着痕跡。他要我在信中問該刊主編，這篇小說是誰人寫的？從其文字看來，很似出自名作家徐訏的大手筆。是不是徐訏也來了香港，另以此筆名在貴刊寫小說？」朱先生又說：「我當時要靠他生活，只有照寫，這就是他的讀者來信。」我聽了之後，不禁拍案叫絕：「呵！原來如此。」朱先生又說：「你要聽這一類的故事，我知道的可多啦，以後慢慢再談吧。」

（附告：上期預告「徐速又錯了」一文，本期未刊出的原因，是想稍留餘地。他做了我的初一，我只回報他的十五，不想做到十六、十七、十八。此即「不生是非，不怕是非」之謂也。）

張贛萍

謝低彈集

且把咒語說成愛的語言，留心傾聽澎湃的海潮。

這是風雲變幻的季節，
將有燕子紛飛的預兆；
你要守着心中的秘密，
說穿了都唱着一個童謠。

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一日

避壽

前三期本刊，在下於「漂蘭小品」中，寫有「壽徵」一則，提到名中醫費子彬先生八十大慶，其常州同鄉發起，於端午次日假大富貴爲之祝壽。刊出之後，同文邱翁老兄即問在下：「到時我們怎樣去拜壽？」接着就有更多的朋友，也發出同樣問題。其實，在下也不知其詳，只能這樣回答：「也許有帖子吧，等開開看。」

不久，在下病了，就診於費翁。不想大富貴祝壽之舉，已爲費翁婉辭謝絕。原因是他雖八十初度，卻謙恭藹然，不敢言壽，且亦不敢驚動友朋冒暑參加。費翁宅心仁厚，更不欲爲做生日而多所殺生。他已決定屆期偕夫人侯碧漪女士雙雙出家避壽，把節省下來的筵席費千元，捐給某間安老院，以祝院中那些老壽星福壽康寧。這樣的高風，在下還有什麼話說。只有贊歎而已。

此文與讀者相見時，吉辰已過，費、侯二壽星未必言旋。不過在下因有前文，必須有所交代，否則上次豈非胡說？

此次診病之餘，獲見「易經」權威王震老先生視書「青費子彬先生啓」，文曰：「鄉先生費子彬醫師八秩誕辰，暨嫂夫人雙慶，同人等聊申南山之敬，潔治蟠桃之觴，設大富貴之席，献亦壽考之辭，甫佰先生之友，盍興乎來，共侑一樽？武進聯誼同人共啓。」今既取消此議，此「啓」即不發出，鈔之以存鱗爪，兼證在下前文言之非虛也。壽筵雖已取消，但費翁所收壽聯、壽詩，卻是琳瑯滿目。在下獨喜李北濤一聯，文兼費、侯伉儷生平及愛好，非徒祝壽已也；篆書出自吾魯李竹君手筆，工整而脫俗，茲將聯語記之於此：「儒術與方技兼精，治世救人，曾作宰相輔，晚爲國手醫，八秩春秋欣鼎盛；詩才重丹青俱美，雙棲偕老，妙擬大風堂，閒集定盦句，百齡歲月足優游。」又，奚學周一短聯亦佳，曰：「孟河一脈流香海，梁案雙清樹藝林。」壽詩之中，涂公遂一首七律，頗饒奇氣，詩曰：「倜儻京華美少年，今登耄耋尚翩然。歧黃奕葉名江左，太白流輝媚斗躔。風趣習慣名坐語，豪情時遞酒邊禪。聵懷厚德張仁域，海氣絪縕納大川。」非應酬泛泛作也。

在下不會作詩，願就費、侯避壽之高行，綴數句七字唱，聊申贊佩之悃：「五月榴花照眼明，費侯雙雙避壽行。人生七十始學步（語出張岳軍），八十初度何爲慶？驚動友朋冒暑來，愧不敢當愛我情。魚肉雞鴨款嘉賓，爲祝己生反殺生；好生本是上天德，願效佛徒報蒼穹。珍惜口福積世福，席費千文獻壽星；老吾老以及人老，此是我儒仁者聲。相偕暫時出家去，不日歸來謝隆情。費侯此舉値得讚，俚歌一曲頌高行。」

趙聰

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八十老醫師費子彬

張海山

朋友們常說：看不出萬人雜誌這樣一本賠本貨物，來自外界的助力竟會如此強大，除了一般讀者的熱心支持外，既有義務法律顧問，又有義務中西醫顧問，辦理法律手續與看病，都不要花錢。

這確實是使我們感奮的。專以「義務醫藥顧問」來說，萬人傑與我麻煩得最多的，西醫是港島劉先生；中醫是九龍費子彬老先生。這兩位中西大國手，在港九也可說是有口皆碑，我倆或家人有什麼大小毛病，或醫藥方面有問題要請教的，他們兩位不但詳爲解答，分文不收，有時還要做東請客，拉去吃喝一頓才放我們走路。

最近我又爲着一種藥丸方面的事，去請教費子彬老先生。我一進門他就說：「你來得正好，我本來想打電話約你來的，請你馬上打電話給萬人傑先生，約他過來一起吃午飯。」

我說：「萬先生今日要回報社上班，中午沒有辦法離開，費老有什麼事，交給我辦是一樣的。」

他說：「沒有什麼事，你們難得有空，只是想與你們兩位談談。」

他沒有事，我倒有事。我將要請教的問題提出，他詳爲解答之後說：「你不要走，我還有話要跟你談的。」

他在替人看病，我在他的客廳裏欣賞張大千的畫，許世英的字。想起這位老者的仁術仁心，在港懸壺廿多年，贈診施醫，活人無數，他在自己的寫字枱上，寫了四句詩云：

「**白髮蕭疏日日添，僅憑三指換油鹽，**
救人若果須從井，賣藥韓康亦失廉。」

這是他的謙辭，也是他的感慨。費老看病，從不濫收診金，清貧或友好，概不收費，到今日百物高漲，他的門診費仍只收十元。時疫感冒，多能一帖即癒，故有「費一帖」之稱。

他把病人打發走了，又叫我進去說：「你稍坐一下，我換了衣服一路去吃飯。」

我在他的寫字枱上，又見到三卷新裱的字畫，打開欣賞，其中一卷是曾克耑先生寫的：

「**臨街覓食，所願從心。**」

想必是看了他的「僅憑三指換油鹽」有感而發。另兩卷是隸書長聯。（編者按：聯文見趙聰「避壽」一文）

聯是交通銀行協理李兆濤撰的；字是李菁帛寫的。因費夫人侯碧漪女史乃有名的畫家兼書家，費老是有名的儒醫兼詩家，此聯爲他的八旬大壽而作，恰合身分，概敘生平。我不禁讚道：「好聯！好字！」我也到這時才想起趙聰先生於本刊一三三期，會提到今年端午節次日（農曆五月初六），是費老的八十大壽。要求常州旅港同鄉所籌備的祝嘏晚宴解除地域限制，非費老同鄉之友好及醫癒之病人，均能參加，分享壽麵，共同爲此「萬家生佛，一帖活人」的大國手飛壽觴以醉。

我等他穿了長袍出來，將心意說明。并建議，如果認爲人數太多，難以照顧，可否由我們萬人雜誌的編作者，請他伉儷祝壽？

他把我拉着走下渣打銀行大樓說：「我今日要跟你談就是這事，慢慢再說吧。」

我與他站在彌敦道渣打銀行大門口的巴士站附近等車，來往行人中向他打招呼的便有好幾個，忽有兩位中年婦人，去了又返回來問費老去什麼地方？見到一輛的士駛來，我伸手招的士，她倆人也伸手招的士。我正感尷尬，其中一位太太說：「原來你們是在等的士，我兩人以爲費醫生是在等巴士，特地轉回來想召了的士請費醫生乘坐。」又說：「費醫生！你可不能坐巴士呀，你老年高，既要爲自己保重身體，也要爲我們保重身體。」這位太太還搶着要爲我們付車錢，看到我與費老上車才揮手而別。原來她倆都是患過複雜婦科病，由費老診治而全癒的，難怪這樣關懷這位活命醫生，要「爲病人保重身體」，怕他擠巴士。

到國際酒店進午餐時，全體員工個個走來向他請安；在廳顧客，向他打招呼的不下十位，都是他醫好過病的或友好。其中一位職員，等我們飯後，又親自送來一盒蛋糕，說是請他帶回去吃的。費老因爲有事還要去別的地方，他將這盒蛋糕提出門來，又轉送給我。眞是受之有愧，卻之又不恭。

在吃飯時，他與我談起八十生日的事，說各方親友發起祝壽的人太多了，他既感人多難以招呼週到，又不欲因他一人之生日而殺生過重，因此決心外遊避壽，擬日內離港，於初十左右回港，照常應診。他除了要我轉告各有關友好之外，又捐出一千元，托我帶信到報社去，交給胡爵坤先生，作爲捐贈牛池灣先天安老院爲善款，聊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心意。

我聽了他的叮囑吩咐，於回家途中頗多感慨。費老在港懸壺濟世二十多年，不估名釣譽，不濫收診金，贈醫施診，活人無數，人前背後，有口皆碑。如當日所見，去而復返的兩位太太代招的士；國際酒店職員之奉送蛋糕；在街外與屋內的人紛紛走來向他請安問好……等。這種人緣與敬意，無不發自內心，決非牛皮吹得來，金錢買得到的。這除了要有手到病除的精湛醫術使人佩服之外，還要有一種「醫者父母心」的仁慈愛心對待病家，才可獲得如此普遍的崇敬。回來特寫此文，書出我對這位萬家生佛的見聞感想。最後，我以「仁術仁心仁者壽」爲詞，恭祝費老「百齡歲月足優游」，願他爲自己保重，更要爲我們有求於他的病家保重。

（附告：「僑光報」寄來爲費老祝壽賀儀港幣一百元已收到，費老不受禮，待他避壽回來，當請費老飲三杯，屆時請本刊作者作陪。）

青年園地

話到投機半句多

·程　方·

在寫字樓裏，老伍是怪人亦是妙人；怪得討厭，妙得可憐。

老伍有他的一套「社會觀」：待人接物面面俱圓，看風駛𢃇。這種人是撈世界的不倒翁，即使不能飛黃騰達，也能一路福星。同事們都說老伍可愛，只有小龐跟我最瞧他不起。

記得老伍第一天走馬上任，立即掏腰包請客，把汽水西餅捧到我面前請教姓名之後，他親熱的拍着我的肩膊說：

「方先生，素仰啦。閣下年青有為，難得難得！」

阿方暗叫慚愧，有為與否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老伍卻能一眼便看出來了。一輪西餅兼高帽子攻勢，阿方飄飄然了好半天，同事們也都「口服心服」。

後來跟老伍熟了，才知道「年青有為」的倒不是我，而是老伍自己。

那天他跟小龐聊天，扯到禁賭問題，小龐表示對賭錢一竅不通而且深惡痛絕。老伍一拍大腿，義正辭嚴的讚而復嘆：

「對啦！不賭是贏錢，我也嫉賭如仇，要是人人像老兄這樣，賭博根本不禁自絕！」

阿方聽在耳裏，很佩服他能像小龐一樣潔身自愛。但是看看老伍寫字枱上的報紙，阿方卻糊塗了，那張出紙特少，售價特昂的「報紙」，明明給他用紅筆塗上了滿紙密圈，嫉賭如仇卻有興趣鑽研貼士，老伍面皮厚得可愛！

後來看見他把「錦囊」交給外圍「代辦」老胡，打算去分享一份合理的「社會財富」。我才知道老伍所謂嫉賭如仇一點不錯，他跟賭博有仇，因此報仇去了！

代辦老胡思想親共，卻走唯利是圖、狗馬掛帥的黑路線，他在寫字樓裏，職位要比老伍高上一級。大陸血肉衛星上天，老胡大發謬論、大事吹噓。老伍拍慣馬屁，也附和着說了一大篇「只要能爭面子，老百姓就是吃點苦也心甘情願」之類的「神話」。

下班後，老伍見我拿着反共雜誌，扯着聊着，又出其馬屁絕招，搖着頭、苦着臉說：「唉唉，大陸人也真吃夠了苦囉！方老兄你說是不是？」

真委屈了他！

老伍上午媚共、下午反共，這樣子非左非右的立場，實在叫人哭笑不得。阿方不想從事與投機分子商談的可能性，說了句明兒見，馬上避之大吉。

老伍投機成性、拍馬成癖，自己絕無鮮明立場，別人嗜痂如飴，我跟小龐就只能活受罪。

小龐是領洗過的教徒，我雖然沒有宗教信仰，卻喜歡涉獵各教派的經典論著，打算比較取捨，這可苦了老伍。

小龐在寫字樓吃午飯時唸祈禱文，老伍馬上說天主教是真信仰，還說自己已有「望教」心意；阿方飯後偶然偷空在看「般若心經」，老伍見小龐不在，竟又陪着笑臉，說佛教也頗為源遠流長，教義無懈可擊，跟着還央求我帶他去大會堂旁聽幾節「佛學講座」。

諸如此類，老伍以為兩面討好，權衡利益在思想上設法適應。其實阿方並非「善男信女」，只要跟小龐對證口供，老伍往往原形畢露。

有次阿方請病假，第二天扶病上班，「給我問好」的竟是老伍。他無限關懷的說：

「方老兄感冒未癒，為什麼不多休息幾天呢？案牘勞形，實在太辛苦你啦……」

小龐聽了忍不住，找機會轉述了老伍的「口供」，原來阿方請假那天，科主任跟老伍談及阿方，老伍曾經半奉承半造謠的說：「方程這個人嘛，讀書倒算用功，辦事卻不敢恭維。工作效率跟主任差多了，也比我不上，我從來就沒有請過病假！」

小龐義務提供「情報」，阿方聽了一笑置之。其實阿方辦事倒算用功，讀書卻不敢恭維。

大作家為了「自我陶醉」，尚且能把「老妻」生安白造，老伍背後把我跟他與主任相比，我何妨犧牲小我，讓他們陶醉一番，維持他們「目無餘子」的臭尊嚴，難道要我去學新上市的流氓口吻，回敬投機分子一句「你的貨色我一句也不信，你吹脹我乎」？

老伍終於升了級，也終於鬧出笑話來。

那天同事們一早在寫字樓裏談論着一宗車禍，老伍不知就裏，闖進來看見「一死四傷」的大字標題，又大發議論說：

「該死！不消說一定是亡命飛車了！這種人來一次大翻車，看他們還敢逞英雄不……」

老伍宛如目睹，說得口沫橫飛，見大夥兒一言不發，以為謬論有人欣賞，接着又笑說：「我老伍從不開快車，像這班亡命英雄，死了倒好，省得連累人家。活該！活該！」

一位新來的女同事突然嚎啕大哭，小龐馬上拉開老伍對他說：「你閉上嘴巴少說廢話行不行？林太的丈夫前天車禍死了，她今天回來就是辦理有關手續……」

老伍呆了半響，笑容一斂，又如喪妣的說：

「該死！我老伍才該死！林先生年青有為，死得實在太可惜了！」

老伍哭笑無常，我以為他鬧過「笑話」，總會一改投機作風，想不到他本性難移，至死不悟。我跟小龐只要學到「偉大的舵手」的趁風轉舵本領，或者做做「寫字樓鴉片」，相信已經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了。

比較之下，不知道究竟是老伍可愛，也還是阿方可憐！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是夜通宵槍聲不絕，天明後又停止，兩線陣地都無變動。憲兵排長來報，說昨晚深夜，樊城開軍事會議，郭副司令力主撤退樊城守軍，集中實力，固守襄陽待援。綏區第二處處長，曾加反對，但遭否決，說樊城一二日內就要棄守。我聽了知道這回糟了，打仗是打士氣，兵強將勇的時候，突然要將官兵撤退，豈非是開倒車？何況唇亡齒寒，襄樊是互為倚角的，現在如此一來，簡直是大開門戶！但是總指揮要如此，又有什麼好說？

八日中午，國軍偵察機一架，在襄樊四週盤旋，匪軍在壕內，使用輕機步槍對空射擊，槍聲與飛機聲響成一片，頗為熱鬧。是晚激戰又起，戰局依然無變化，但是樊城傷兵，已臨夜遷往襄陽天主教醫院。筆者又接剿總來電，據說既然國防部批准綏區放棄樊城，他們亦無可奈何，予以同意。但是應以襄陽五里峯為主陣地，以後切勿放棄，着轉告綏區。并着本組電台，每二小時和總台連絡一次。我當時就用電話報告了康澤，在電話中他告訴我曾照辦，要我放心好了。

是晚襄陽城堞的山砲，突移到大操場放列，向樊城匪軍間歇性射擊，炮聲隆隆，連道院屋簷灰塵都震了下來。正詫異間，電話突響，原來朱參謀報告，劉旅長奉命天明前，全師退返襄陽，我亦命令朱參謀歸還建制。

隨又接本組王參謀報告，據報五里峯匪軍停止攻擊，但加緊挖掘「S」形交通壕，不明企圖何在？

九日早朱參謀已返，據說川軍撤退時，罵聲不絕，士氣沮喪了許多。這種瓦解軍心的詭計，康澤是做夢亦做不到，係郭志勳故意使的陰謀。

攻防戰鬪激烈　雙方傷亡慘重

趕往綏區，黃處長拉我入密室，悄悄地告訴我，白崇禧長官，已有詳細電報來，指導作戰。長官部的意見，着以五里峯為主陣地，堅持不讓匪軍接近襄陽城腳。桂軍張淦兵團，先頭部隊，約二日內到達荊門，屆時希望綏區以一部兵力，向南門出擊，接應援軍，預計七月十二日午後，在襄陽南四十華里處會師，然後壓迫劉伯承主力於襄河西南一帶殲滅之，要綏區切切實實執行這戰略。但康、郭兩司令官們不買賬，因綏區每日皆與南京方面直接通電訊，要南京覆電證實同意，始能作算。

黃處長這番說話，當然是暗示要我設法通知剿總及國防部二廳，筆者以事關整個戰局，義不容辭，返組後即電呈上述兩方面報告請統一指揮。這點後來雖然做到，可惜已經太遲，康司令官又上了另一次大當！

樊城守軍撤回，郭副司令意氣飛揚，立即下令劉旅長將所屬主力，進入襄陽城防陣地佈防；部署剛定，又着抽出一營兵力，增援五里峯。朝令夕改，使劉旅長無所適從。郭志勳陪同康司令官上城頭視察，作出一副猛將姿態。康澤見他如此負責，更以為將指揮權交他，是萬二分應該的。

是時本組萬參謀，由荊門縣府，轉來電報，說大洪山李先念部，已出山區出擊，在荊襄公路上，作擾亂性活動。因匪軍人數約三千人，荊門自衛隊，已龜縮城中，閉門固守。

筆者接此訊後，知道南路已有匪蹤，實際上襄陽城已四面受包圍。但以兵團司令張淦，乃白部猛將，兵精械足，實施會師計劃時，區區李先念匪部三千之眾，諒必不堪一擊，故此亦不放在心上。

是日整個白天非常平靜，入夜後大戰發生，樊城匪軍，休息一天後，即想利用黑夜，強渡襄水，進攻襄陽北門。幸劉旅長殿後部隊，入襄陽城前，已將襄樊浮橋炸毀。匪軍集結樊城南門外後，選派敢死隊，徒涉襄河。但是襄陽城垣較樊城為高，故此匪敢死隊為我北門機槍巢火網所籠罩，死亡甚重，攻勢頓挫。戰事繼續，隔河相互猛轟，徹夜不停。

五里峯方面，據報劉伯承親自指揮，在半夜正十二時，總攻我主陣地，以萬五之眾，迫我數千人，戰況慘烈。我五里峯守軍，沉着應戰，一度匪軍迫近峯頂，幸賴工事縱深，火網錯綜複雜，匪距峯頂十呎左右，卒不能越雷池一步。是時劉旅長窺破戰機，報告綏區，要求炮火支援。康澤即下令，將整個化學炮連，放列於襄陽古塔下，實施集體快放。一時炮聲震天，燃燒彈與殺傷彈齊發，將整個五里峯半山，變成火海。

筆者以生死存亡，在此一戰，故亦登塔夜眺。在望遠鏡裏，見熊熊火光中，很多黑影，似燒紙人，頃刻無影無踪，可見匪軍傷亡極重。突然照明彈三紅一綠，恰如放烟花一般好看，跟着槍聲漸疏，原來匪軍受挫退卻集結。如此一來大地也恢復一片黑暗，只剩清亮的明月，在憑弔戰場。舉錶一看，已是凌晨二時半，業經血戰了兩個半鐘頭。

不過這只是第一個波浪，跟着過了半小時左右，攻勢又起，此次似更猛烈，遠遠傳來衝鋒號聲，間中聽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集體叫囂聲，夾雜着在喊殺的呼叫中。峯頂守軍，突然照明彈齊放，我在塔內見到匪兵如蟻，已摸上峯頂工事前。幸守峯頂川軍團長吳某，作戰老練，隨用無線電對講通話機，要求炮兵觀察員，集中火力於山腳下，實施遮斷效力射，隔斷匪軍後續部隊，以便守軍在峯頂上，將預備隊投入逆襲。好在步炮相當協同，緊急關頭的時候

，化學炮和襄陽僅有的一門缺車輪的山炮，按照要求，集中一點，猛轟五里峯登山山腳，好不容易，才將危局挽回。峯頂我軍已把入侵峯頂的五百敢死隊，悉數殲滅。但我軍亦陣亡營長一員，士兵傷亦已近千，傷了這支孤軍很大的元氣。等到天色剛亮，戰事兩邊復同歸沉寂。

七月十日，國機三架飛臨五里峯盤旋，間或以機槍掃射。在襄陽綏區內，召開軍事會議，正在舉行商討攻防大計。康澤因缺乏作戰經驗，差不多都是由郭志勳話事，他居然提出撤守外圍陣地，堅持專心苦撐襄陽城。換句話說，就是集中所有兵力，孤守待援。會議席上沒有一個人敢反對，就這樣糊裏糊塗地即席決定，由康司令官負責，將這處置逕向南京報備就開始行動。

散會後，筆者急不暇待，返組立即分電漢口剿總及南京國防部二廳，可惜還是慢了一着，康澤已電告南京國防部，不等覆電，已着郭志勳下達撤退命令。中午時分，趁國機三架再到盤旋時，五里峯主峯及各外圍防軍，已作有秩序的撤退。此時匪軍卻龜縮壕中，亦不追擊。所以各部隊都很安全返城，就這樣平白地將峯落盡棄，言之痛心！

退出之後又反攻　徒招損失喪士氣

部隊撤回來了，當然又是一番作戰部署，所幸匪軍因係白天，沒有多大活動，只在城外交通壕。襄陽城中由郭志勳策劃部署，他忽然將八十五師的百餘名軍士幹部，悉數成立一個軍士連，全數配以新式輕武器，作爲堵戰主力。另在綏區司令部後邊四個碉堡內，挑選了川軍精兵四排，分守此四個據點。在大南門上則配了一營老兵，掩護此唯一通路，作必要的打算。一切部署妥當後，天已入黑，最僥倖的就是這一晚，彼此都沒有接觸，原來匪軍亦在調整戰線，準備攻城。十一日凌晨四時，祁台長將兩份紅卷電文呈核，原來係剿總及南京國防部二廳來示，着督飭綏區部隊反攻五里峯，限十二號中午完成。筆者當即用電話詢問黃處長，據說綏區亦已接到同樣電令，已由郭副司令抽選精壯部隊，準備實施肉搏攻擊中。

筆者當即會同唐副組長，趕抵古塔頂層觀察所觀戰，並着祁台長將電台移置古塔下，以便隨時將戰況報出。到達時，已見到化學炮連的彈藥車在卸彈藥，跟着劉旅長親自指揮出擊。筆者在電話中，和他打氣，告訴他一個好消息，就是國機兩小隊，將於十一時到達參戰。同時令朱參謀，王參謀隨同出擊部隊，在作戰指揮所內隨時報導戰況。不久，我軍部隊已由西門出擊。

盛夏的七月，六點鐘天已大亮，在塔上見到我軍的搜索兵，很順利地彼此掩護前進，匪軍不見人影。此次我軍有三千五百人出動，大約半小時左右，只見我軍前鋒已到五里峯山腳，突然間地上壕蓋掀起，機槍聲連綿不斷掃射，激戰遂起。此時國軍本隊，逐次展開，源源挺進，匪軍倚仗人多，堅持不退，五里峯山腳，變成浴血場所。眞係棄之很容易，奪回則難上難了！

酣戰間，前方電告，劉伯承增援一個縱隊，已在五里峯東側之交通壕運動中。是時炮兵指揮官，似乎係綏區的第一處處長，立即下令炮兵集中火力，向東側交通壕壓制。此時火炮齊鳴，烟霧火焰蔽日，加上燃燒彈的威力，居然將匪軍的增援部隊阻止，無法抵達山腳增援，這一邊山腳匪軍被迫，逐步往五里峯退上，秩序倒也不亂。我軍攻至山腰，遇到自己以前所築的堅固工事，陷入匪軍交叉火網，傷亡頗大，無法前進。如此一來，戰事又呈膠着，雙方堅持不下。到了十一點鐘，聽見機聲嗡嗡，原來我戰鬪機六架，列陣飛來，到達襄陽上空，盤旋一圈後，分兩批向五里峯頂掃射投彈，掩護地面部隊仰攻。但可惜的是，地面交通壕內的匪軍，不顧死活，用步槍向天猛烈射擊，影響我機不敢低飛。同時山頂上的交通壕，係圓週形，飛機由東來掃射，匪軍循着交通壕迅速的躲到西面去。如此捉迷藏式，空軍的威力，不能發揮，而且匪軍地面上的交通壕，也是S字形式，飛機亦對他們無辦法。陸空交戰了數十分鐘，我機大約缺油，也就匆匆地向東南方飛走。戰局一直僵持到下午五時，因爲敵衆我寡，綏區下令返防。在落日黃昏的時候，我軍也都安然返城。此役我陣亡官兵六七百人，傷的亦有三四百，所得戰果，等於烏有。

進退失據　越級呈報

十一日晚，再開作戰會議。有主張於十二號由南門出擊，軍守襄陽，和桂軍在荊門縣會師；有人主張死守孤城，等待張淦兵團解圍。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結果由康澤親電總統，要求指示方針。最後得到覆示，其大意能守則守到十五、六號左右，屆時張兵團必可到達，內外夾擊，將匪自東來主力，於襄水南岸地區殲滅之。否則可以權宜行事，限於十二號由南門出擊突圍，免失時機。覆電公佈後，郭志勳又拍胸脯，大聲申述守城理由，據謂李先念匪部，已在襄南公路線活動，難保沿途不設有埋伏，截擊我軍，同時我軍不能打敗仗，恐怕接戰時，士兵潰散，所以出擊會師這一計劃，有很大危險性。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後生。」故不若集中所有實力，使到任何官兵，皆有戰鬪責任，堅持三四日，或者尚有生望。所以他主張守城，並請康司令，覆電總統，決心和城共存亡，只希望支持彈藥，及空投各種後勤補給。這樣一來，尚有那人敢反對，乖乖地又都聽他擺佈。康澤亦自不例外，依從了他的意見，電呈總統，決心執行守城待援計劃。不知道他這樣做法，變成了越級報告，使到華中剿總，面子上下不了台，心病就此加深。至於可貴的士氣，也因此而喪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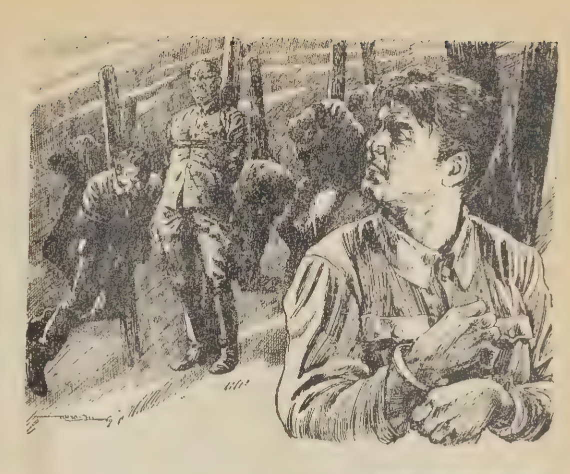
城中在開會，城外匪軍加緊挖掘彎曲交通壕，已經過五里峯，接近城沿。我方炮兵徹夜盲目猛轟，目的只在將彈藥盡量消耗，免將來撤退時，爲匪軍利用。所以炮聲隆隆，火光閃閃，好似放烟花般。

但在這要緊關頭，禍事來臨，隨同自衛總隊出東門去黃龍檔的胡參謀，歷經危險，奮勇游水，從城門下的涵洞鑽回來，向筆者報告，說李朗星在黃龍檔，招集他的同村兄弟子姪，成立了一個獨立旅，人數約摸只有二千人，準備和李先念匪部合作，由東面西向襄陽壓迫，預計十三日下午就可到襄陽東門地區，所以襄陽情況確已在四面被包圍中。我接到報告後，當即通知綏區黃處長，請他向康澤報告此事，並同時電呈剿總及二廳。（六）

珠江水貓裏

【21】

馬森亮



他把眼睛擠了兩下，然後答：「我和別人不同，人家是工友出身，待遇好；我是幫工打雜，靠人同情過活。他們能收容我，給我吃，我已感激不盡了，那還敢想到待遇呢？」

「是誰介紹你到這裏來的？」

「這老板娘是我媽的堂姊妹，我叫她做亞姨，她見我兄妹無依無靠，就叫我們到這裏來。」

「來做工友是不是？」

「不，店裏工友不肯答應我作正式工友，他們說我年紀小，又是老板的親戚，不是工友出身。你還不知道，我亞姨什麼也作不了主呢！」

「你今年幾歲呢？」

「足齡十五歲。」他說到這裏，還叮囑我，剛才的話千萬別傳出去。

我答應他，對他很表同情。經過苦難的人才會體諒別人的痛苦，我對這兩個孤兒，在被歧視、被排擠的環境下，能夠忍氣吞聲，互慰互憐，確是十分可憐，而且我相信那小孩子的話是真的。所以，從那天起，我經常向他開解，想他能忘記自己的過去，還不時給他一點小錢，叫他買點東西妹妹吃。我們無形中已成為互相關照，噓寒問暖的親人了。日子一久，我不獨清楚了他的思想，且憑他的揭露，亦了解到不少關於酒店裏的內幕。他這樣告訴我：

「頭一件，要特別小心，別和樓下那位近視眼賬房說話，別看他整天笑嘻嘻，他這個肚子裏卻每分鐘都在計算別人的，他所想的永遠不會露在臉上或掛在嘴上，可深埋在心坎裏。他表面上很會同情人，施點小惠，騙取到人家的隱私之後，就去做情報，這幾十天來起碼有十個以上住客給派出所綁走了，——」他挨近前在我耳底說：「他是這裏的工作組長，經常和派出所同志關在房裏密談。還有那個痲子臉的茶房，也不是個好東西，他最近入了青年團，更加神氣，對人是愛理不理的。哼！這兩個人，你可加萬二分小心才好！」

「你有沒有被派任務呢？」我試探他。

「他們叫我做，還說有了成績就可以陞我為正式工友。我才不希罕這些哩！」

「這是一個機會呢！」

「當工友有什麼好？我只想唸書，我妹妹也要唸書。」

他不外十五歲的孩子，竟然懂得了這樣的人情世故，像墨水筆一樣，一滴滴的把墨水吸了進去，又慢慢地吐寫出來，因此我對他更表好感。

這樣的特殊環境，這樣的危險生活，隨時隨地會遇到麻煩的。不過經過這小孩子的具體介紹和關照之後，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要來一次深入實際的觀察。

第二天，我特別破例的到樓下的客廳裏閒坐，那裏照例坐着五六個人，照例又是那幾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有的在抽着長烟管，有的在閉目養神。我插進身去，毫不引起他們的注意，像投石子落油缸，一點波紋也沒有。我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漫不經心的看。很久，還沒聽見有人說話，好似誰都有顧忌，怕一開口就會洩了元氣一樣。只有一位患有哮喘症的瘦高個子，一高一低的呼吸着，還不時乾咳幾聲，像病狗吠貓，有氣無力，有形無聲。

忽然，那位痲子茶房出現了，他就是小孩子眼裏的壞蛋，也是我需要觀察的人。留心細看，只見他鐵青的一張臉孔，嘴裏吹着口哨，他一進門，便在廳裏投下一道煞神似的眼光，像挑戰一樣，他走進賬房去，大聲喊：「今晚我去開會，不回來吃飯了。」賬房先生把眼鏡向上托了一托，站起來，從鏡底下端詳一會，見他已沒有別的話說，而且出去了，才又坐下來繼續抄寫。最多不過兩分鐘，痲子茶房又折回來了，鬼鬼祟祟的，一手把賬房先生拖進耳房前，約有十五分鐘之久，又雙雙出來，挾着一捲好似標語一類的什麼東西，大搖大擺出去了，照例又向每個人投下疑惑威脅的眼光。

賬房先生也似乎倦勤了，踱出廳來，左顧右盼了一會，一種自豪感，他似有話要說，但一看在座的又沒有人有這種興趣，便悄悄地挨着那個哮喘病者的身旁坐下來，掏出烟袋，一邊捲烟葉子，一邊細心找尋說話的對象。我看他的年紀已過中年了，混在這羣老人中間，還算年輕，雖穿着長袍，可是

鼻子卻十足像白種人一樣，高而且尖，直而又大，上面架着一副眼鏡，看人總喜歡把眼球拖下來從鏡底透射出去。這時，他正好點上烟袋，緩緩地在製烟幕，斜眼看見那位哮喘患者已闔上眼在養神，便猛力在他的膝上一拍說：「開飯時候啦，還不回家去？」

「唔——」哮喘者嚇了一跳，呼吸特別急促，接着又是一陣乾咳，定睛一看之後，才淡淡地說：「還早哩！」

「人家開會的都去齊了，還早？」賬房先生露作奸詐的微笑。

「開……噓……什麼會呀！」他很困難才說完這句話。

「三反五反。」

「哦——」不知誰發出了驚異的聲音。

馬上那幾對關閉了的眼睛同時睜開了，向賬房先生望過來。他見到自己的話有了反應，便端正一下態度，準備發表一套理論，這是機會，機會可就是搞政治的人的生命線，於是他認眞地說起來。

「當初是機關裏搞三反運動，但後來發現了許多問題與商家佬的勾結有關，所以搞多了兩反，就是反貪汚、反浪費和反——唔——」他說不下去了，一眼看見我正在看報，連忙對我說：「李先生，你看報，唸出來吧！」

「我？對不起，我還沒看完，還是你自己唸吧！」我說完，順手把報紙塞給他。

「那就是——」他連翻了幾版，依舊找不到什麼材料，眉頭皺起來，額角馬上現出兩條紅筋，卻又忙加遮掩，乾咳起來，拍的一聲，吐了一口痰，繼續說：「昨天報紙比較詳細，意思是說爲了維護國家利益，從三反引起的五反運動，目的在打垮官商勾結的舞弊陰謀，像——那個——什麼地方，對了，天津有一位地委和一間膠廠老板勾結，朋比爲奸，偸工減料，盜竊國家財富，使國家蒙受重大損失，那麼……，所以……。」

「大概是指那些和政府機關有交易的大商家，對一般小本經營的不要緊！」一位山羊臉的插嘴過來。

「我看事情不會這麼簡單，漁翁撒網，大魚小魚都逃不掉！」又是一位矮小的，他把下巴托在拐杖上說。

「照我看……噓——咳咳——吐！」哮喘者想發表意見，卻給一隻無形的手握住了咽喉，怎也吐不出半句話，還逼出一陣很討人厭的咳嗽，而且吐出一口棗子般大的痰來。

「你這老而不，隨地吐痰，說不出話何必勉强呢？」

賬房早已不高興人家打斷他的議論，喉裏正咕咕作响，一見這位帶病延年的傢伙還想曉舌，便乘機指桑罵槐，借他出了這口氣。

我察顏辨色，看這位賬房老爺的眼球已移過了一邊，這是決心拒絕一切的表現。想到自己和他們滿於萍生，不便參加意見去調解。

賬房的臉肉又鬆弛了，繼續發表他那未完的演詞：

「事情的演變，當然會根據法令。但這種措施，無非想打擊一班奸商和那些盜竊國家財富的貪官汚吏吧了。中國的社會已是貪汚成風，文有文貪，武有武貪，官憑商勢，商附官威，表面上是光明磊落，暗裏營私作弊，形成了無官不劣，凡商皆奸，他們互相勾結起來，翻雲覆雨，搗亂市場，弄到衙門與商店難分，官吏與商人一體，像走馬燈一樣，反反覆覆都是這批人。——」

「賬房！你說話得斟酌一下，不要一竹篙打了一船人！」矮老頭沉不住氣了，用力把手杖在地上一敲，提出警告。

「有什麼可斟酌？開罪你了是不是？」賬房不示弱了，不客氣的跟他頂起嘴來。「奸商就是奸商嘛，做壞事禁得人口？過去沒奈何的，現在就要鬬爭。像你一樣，幾年前，趁着金圓券的風潮，大家搶購東西的時候，你就混水摸魚，囤積了食米，抬高米價，發了大橫財，然後拿出一點碎米來煮粥，施給貧民，撈了一個慈善家的虛銜，你午夜捫心自問，良心何在？——我不鬬你，你反把狗血噴到老子頭上來了！他媽的——」這樣疾言厲色破口大罵了，他額角上的紅筋一根根凸了出來。

「你這老王八，活王八，死不了的臭王八，含血噴人！」矮子光火了，舉起手杖想打過去，卻給旁人攔住。

「好了，好了！大家都上了年紀，還動肝火幹嗎？」

「君子動口不動手——」

「最好連口都不要動，難道不說話會被送入聾啞學校去嗎？——」

在你一言我一語的勸解之下，大家終於不歡而散。

四　知識分子的職業

傍晚，陳校長到來，邀我出街蹓躂，順道去訪一個人，故意不說明要訪的是誰。在路上，他告訴我說，近來因機關搞三五反，寫坦白書的人多，他的生意特別好，甚至要開夜工，今晚是星期日，才有暇到來。我亦把剛才酒店裏發生的事告訴他。他認爲這類情形已見慣了，他說：

「在機關裏鬧得更兇哩！這不過是前奏曲吧了，好戲還在後頭，好在這運動與我們無關，儘可以袖手旁觀，正所謂坐地看狗鬬，必見狗骨落地。」

我們到了城隍廟前，這地方向來是看相算命的腐集地，也算是獨一無二的「唯心論」者地盤。白天頗爲熱鬧，現在是晚上，大多已上了門，只有幾家特別有耐性的還虛掩着，透出一點燈光。

校長指着其中的一塊招牌問我：「這位靜因相士你見過他沒有？」

「沒有，我從不相信這一套玩意。」我淡淡地回答。

「等會兒面你也許認識，來！」

（未完）

被共特牛折垮的

入城之前先訓練　流氓土匪不復現

國軍胡宗南在成都的城防部隊，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日午夜撤退的，第二天清早成都街頭巷尾，就貼出了王瓚緒與鄧勛祺的佈告，爭着接管成都，負責警備，維持治安的「雙胞案」。結果雖然是王瓚緒派曾慶集近水樓台而捷足先得，但王瓚緒的爭寵，與曾慶集的警備司令自封官銜，其壽命只有六天，因為賀龍率領的共軍十八兵團周士第部，於十二月卅一日就正式開進了成都城。

賀龍率部進入成都的那一天，無論是即將主宰四川一切的紅朝新貴，或即要聽任宰割的舊朝臣民，在所謂盛大的「入城式」之中，是很熱鬧了一陣子的。

軍隊檢閱有「分列式」；新官上任有「佈達式」；四川人就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入城式」。究竟什麼叫「入城式」呢？這就是中共從山上、地下、窯洞中鑽出來，以「成者為王」的姿態，於一九四八至四九年，竊取大陸各大城市時，一律舉行這個「入城式」的新鮮玩意。中共搞這玩意的用意，除了想將他們那些破破爛爛的隊伍，兇神惡煞的員兵，着意打扮一番，改變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以顯示紅朝威儀之外，便是要以此鄭重其事的態度，對付他們那一伙做慣土匪、流寇式的員兵，進行一種心理上的教育與約束，表示入了城之後，大家就是這個國家、這個地區、這個城市的一切主宰者，以前要偷偷摸摸，現在可以大搖大擺，口頭上是訓練大家什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骨子裏卻是希望大家不要「穿起龍袍不像皇帝」。特地在未入城之先，予以一種制式的訓練，心理的準備。總之一句話：便是土匪形態，流氓腔調，從此收拾起來，要以新主人的正派姿態，出現在人民之前。

因此，毛澤東率領文武新貴進入北平，要舉行「入城式」；賀龍率領十八兵團進入成都，也要舉行「入城式」。

賀龍的「入城式」在表面上是成功的，因為在此之前，劉伯承的二野戰軍已經到達了東門外四十里，南門外僅僅五里的地方，他們無論官兵，一個人也沒踏進過成都城。就是以後劉去賀來，十八兵團也有一部份兵力進駐到離成都北門外只有七里路的昭覺寺，儘管城內面發生着王瓚緒與鄧勛祺的接管成都之爭，又在大開什麼治安會議，歡迎籌備會議，成都市區還是見不到一個「解放軍」。在大家的心目中，國民黨的天下是完定了，共產黨的江山也坐定了，號稱「百萬雄師下江南」的「解放軍」，到底是什麼樣子呢？成都的老百姓由內戰、剿匪、抗戰、戡亂這許多戰爭中，他們看過軍閥的隊伍，看過以前捉進城來的共產黨做土匪時期的敗兵，看過國民黨的各式軍隊，

因此，很多成都人，為了想一睹「解放軍」的真面目，有些人竟不辭勞苦，從城內跑到北門外的昭覺寺去看望先睹為快。沒有去看的，又忙於向去看過了的人打聽消息，據說「解放軍」都坐在老百姓的房子外面，一個個規規矩矩的，的確是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說的「不取人民一針一線」，與以前做土匪流寇時完成兩樣。

千呼萬喚始進來　耀武揚威入城式

由於共黨的宣傳，加上種種的傳說，成都老百姓也將恐懼的心情，變成熱切的希望，都欲一看究竟。因此，到十二月卅一日賀龍正式進入成都城的那一天，也就把整個成都市的各階層人民轟動起來了，都想看看這支「千呼萬喚始進來」的共軍隊伍，到底是什麼樣子。

那一天上午，賀龍率十八兵團所屬的六十軍表演入城式。成都市區內外，由降臣叛將們籌劃已久的盛大歡迎，四處是旗幟標語，臨風招展，歌功頌德自不在話下。至於成都市的人民，更是為好奇心所驅使，大家一窩蜂的湧向街頭，一睹「解放軍」的「威儀」。

那一天的入城式，是由郊外昭覺寺為出發點，循公路經過駟馬橋進入成都城的北門；再沿北門大街、鼓樓街等十幾條街，經過總府街到達成都市最繁盛的春熙路，然後轉東大街向少城公園緩緩前進。少城公園有一廣場，所謂入城式，便在少城公園的廣場舉行；其內容不外是沐猴而冠，表演一番降臣迎駕，新主登台，發表演說，大呼口號而已。這一套表演過後，六十軍各單位分別開往早已分配好了的營地駐紮，大小頭目擁護着賀龍等以下各新貴人到達府第，準備迎宴。

在這個入城式的過程中，沿途確實是人山人海，萬人空巷，情緒之熱烈，確係空前。據估計當天在街頭參觀入城式的人，不會少於二十五萬人。成都全市人口約八十萬人，幾佔三分之一的人參觀了這齣入城式的「改朝換代」戲。而這些人都是自動參加，而非強迫，其原因一方面是出於好奇；另一方面也是對共產黨寄以熱切的期望，希望這一次是獲得真正的「解放」，而非「以暴易暴」才好。

因此，有人在看了入城式之後，感慨繫之的說：「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實在是好百姓！」這是一點不假的民心寫照。因為久已存在心中的恐懼心理，早已被共產黨的文告與口頭宣傳，如什麼「新民主主義」；「寬大政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蒙蔽，那些口號凡是粗識文字的人，都看過了。再經對照「解放軍」在言態行為的表現上，也是「貨真價實」似的，堪稱紀律嚴明，對老百姓謙恭有禮，確是不取一針一線。雖然這

西南保衛戰

女人發出嬌呼聲　共軍羞得滿面紅

成都的老百姓，是如何的對「解放軍」以表現其熱烈與親近，將恐懼的心理，化爲親善的希望呢？這裏可以舉出一個我所目擊的例子加以說明。

當共軍的入城行列經過春熙路南段的時候，隊伍中有爲數不多的騎兵，一個約十七八歲的小伙子騎在馬背上，於行進到這條最繁盛的街道時，大概馬與人自出生以來也未經驗過在這種夾道歡迎的人潮走慢步，加之這個小伙子的騎術也不高明，駕御無方，心慌意亂中又加上眼花繚亂，騎上馬背上，既怕自己的馬影響進行中的行列整齊，又怕自己的馬會踏進這如堵的人牆中去闖禍，因此當這匹馬想快步前進或停步不前的時候，這小伙子騎兵都感到手忙腳亂。

正當他手忙腳亂，不知所措在發窘的時候，人羣中忽然有一個「十三點」式的女人，發出嬌呼聲說：「喂！這個解放軍好年靑，好靚仔呀！」

事實上行列中的共軍士兵，年齡老少不一，只不過這個騎兵生長得比較清秀英俊一點罷了。這小伙騎在馬背上聽見這個女人如此一叫，連耳朵根子也羞紅了，更加發窘與發慌了。其他的人見到，都爲之哄然大笑！

像這樣的女人，當然是屬於[illegible]「八卦」型的姑娘女人；這種情形，也不是每條街上都有的。只不過見微知著，由此可以證明老百姓對共軍入城，已經沒有了戒懼心理；也即是說共黨所宣傳的一切謊言，已經收到了預期效果。因爲在過去，老百姓對於軍隊，是不會如此熱情，也不敢如此放肆的。能不關門閉戶，避之則吉的軍隊，在老百姓來說，已經是阿彌陀佛了。

羣衆中心情不一　兩種人冷眼靜觀

當然，在這些駐足而觀的人羣中，也不完全是對中共寄以熱切期望，相信他們的宣傳，認定他們今後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秋毫無犯的。至少還有兩種人，是抱着懷疑的態度，攷察的心情在看他們入城式的行列的。這兩種人便是：

㈠具有政治經驗，或深刻瞭解中共本質的人。

這種人他們始終不相信共黨的口頭或紙上宣傳，他們始終懷疑這些軍服上佩戴着「中國人民解放軍」字樣的共軍，與毛澤東那一幅敞開衣領的流氓畫像，實在不配，他們只認爲這是在做戲。至於這齣戲的情節如何演變？將來怎樣結局？當時雖然無法判斷，想必總是驚險百出，以悲劇收場的。

當他們見到賀龍坐在轎車裏面，在行列前頭緩緩前進，那老虎進城來了」似的看待的。他們覺得可悲的是，這樣一隻吃人的老虎，卻正被這許多馴善的老百姓如此熱切的歡迎着。

㈡像筆者這樣的人，則是用絕對冷靜的頭腦，銳敏的眼光在觀察一切的。這一類站在「歡迎」行列中的觀察者，他們是以純理智的態度，不受羣衆熱烈情緒所感染的心情，以求瞭解共軍的眞象與實況；他們所要看的，包括共軍整體或個別的優點、缺點、長處、短處；也不論是自己所歡喜的或不歡喜的，都在觀察之列。而且不只對共軍的觀察，同時也觀察一切。

他們認爲要看共軍這些，參觀他們的入城式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因爲這一次入城，不是零碎的部隊，而是全部共軍（起碼是十八兵團）的精華。他們所亮出來「家當」，必然是最好的，最完美的，是可供這一類人士作一次深刻的觀察比較。

筆者與很多人一樣，是極想知道「解放軍」是什麼樣子的？當我混在熙春街的人潮中，見到一列列的共軍官兵，在我面前行過的時候，這支部隊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要比國民黨的一般軍隊活潑而有朝氣，但在體格與訓練程度上，則不及國民黨的嫡系部隊。

就以筆者所見，將這次入城的共軍十八兵團的隊伍，與不久前由西北退入四川的國民黨胡宗南的部隊作一比較，胡氏的部隊，其兵士無論體格與訓練，都要好過共軍；一個個體格結實，具有紀律，在街上走，幾乎人人都是目不斜視，一往直前。筆者也是在成都初次見到胡宗南的部隊，當時我就覺得，如果拋開胡氏用兵不談，專是練兵的表現上，我是深深表示佩服的。因爲這不是做作得出來的，他的部隊所給予人的印象，非要經過嚴格有素的訓練表現不出來的。

但是，胡氏的部隊爲什麼沒有特別的戰績呢？是指揮不行嗎？是其他原因牽連所累嗎？這些可能都是都不是。但當我看了共軍的入城式之後，我卻找到了多種答案中之一種，那就是共軍士兵雖然在體格方面不及胡部士兵的結實，但卻帶着一種自發性的活潑，不像胡部士兵那樣的呆板。這或者是共軍長於戰鬭而之制式訓練；胡部注重制式教練而乏野戰經驗所致。

民國最著名的兵學家蔣百里，曾就士兵的活潑與呆板問題說過，一個是「內打出」，一個是「外打進」。「外打進」當然比不上「內打出」。而這是精神訓練的有無，政治工作的成敗有關問題。在兩相懸殊之下，如果再加上政治、經濟、社會、人事、指揮的種種因素，那麼，勝負之數，當然就不相同了。

那次共軍被我冷眼旁觀看出的優缺點尙有很多，下節再詳爲報導。（廿二）

三郎

匈京生死鬥

十七：伊洛娜懷疑是羅吉萬出賣了他們

白萍譯

巡邏兵的孤獨的靴聲從屋角的另一邊又走過來了。轉眼間，已到了他們藏身之處下面，伍特立即飛撲下去，雙腳踢在這巡邏兵背後，來勢猛烈，巡邏兵屈膝，向前倒下，手持的自動步槍跌下來，在這士兵還未及叫出呻吟聲之前，伍特已站穩了，手中槍管向這士兵頭後擊去，巡邏兵跌在冰結的地面上，不能動彈，昏厥了。

伍特右臂感到疼痛，左手伸進衣內去撫摩包紮在右肩上的槍彈傷口的紗布，幸而並沒有脫落。從高跳下和猛力揮擊也沒有使傷口迸裂而告流血。

他抬頭看到伊洛娜也到了屋角邊緣，向地上跳落來。

「我們走吧！」伍特低語道。

他們快速地沿着冰結的地面跑到收藏斯哥達汽車的穀倉中去，伍特知道沙吉都斯在屋內受苦，但也無法回頭去援救他了。他把倉門推開，和伊洛娜鑽進汽車去。並沒有發現到秘密警察在追來，大抵他們在屋內忙於拷打那老農民，他眞可憐，但也實在沒有辦法。

他們的好運氣一直維持到他把汽車倒退出倉外，轉頭向着公路上駛去之時。他聽到屋內微微傳來叱喝聲，跟着，槍聲一響，汽車後窗被擊破了。伍特立即加大油門，路面很滑，把舵不易，汽車左右顚播滑走，直撞到公路上去，後面槍聲由疏而密，在車頭處擦過。伍特回頭看，只見三名男子急步奔往停在農舍門前的那輛黑色的大型汽車。他不禁自己咒罵了，為甚麼會慌亂到這樣的地步，竟然沒有破壞這輛汽車呢！那是因為自己驚慌於落入陷阱中，急於要逃脫之故，他扭轉駕駛盤向左，斯哥達汽車的車輪和路面緊急的接觸，發出尖銳的聲音，汽車穩定下來，向格耶工業鎭急駛而去，伊洛娜回頭看過去。

「他們在開車追上來了，趕快點。」

公路在叢密的樹林彎曲向前，汽車在樹林中急駛着，晨熹的光線還未滲透進來。伍特把這輛小型汽車的速度開到最大的地步。沿路上並沒有來往車輛，也沒有封鎖站，進入到格耶鎭郊外，越過若干處仍酣睡未醒的人家與若干仍未開工的工廠。

後面緊追而來的汽車距離在四份之一哩，一再的波轉灣抹角的公路掩蔽了視線，前後兩輛汽車，雖在互相追逐中，但彼此都看不到。

伍特把汽車駛越過一道橋樑後，立即拉掣，急轉彎，向鐵路平交道橫越過去，一列貨運火車正向附近工廠區駛過來，他從「倒後鏡」回看過去，並沒有汽車追上來，便立即收小油門。

前面是一輛黃色的電車，紐約曾經使用過的這種老式交通工具，車上堆滿了人，伍特看看腕錶，已經是上午六時，他知道這工業重鎭已在甦醒了。他緩緩的駛着這輛汽車，轉過一個街角，然後，又轉另一個街角。在橫街上，路面是石子堆砌的，凹凸不平，汽車震盪得很厲害，路面狹窄，兩旁都是工廠，在車後，傳來火車的汽笛聲。

「我們要放棄這輛汽車了。」他突然對伊洛娜道。

「我們離開布達佩斯還很遠呢！」

「坐火車安全麼？」

「假如我們迅速上車的話，還有機會的。」

她很緊張，並且很恐懼似的，他把汽車停在一家工廠的大門口附近，兩人走出來。

「從這邊走，距離火車站還有一哩遠的距離呢！」她道。

在太陽光線明亮的晨曦中，他們向前走去，街上來往的都是男女工人，伍特看到許多地方的路面被翻轉了，並有坦克車的深陷車轍，各大建築物牆上有彈孔——小口徑砲和重機關槍留下的彈孔，那都是十月革命留下來的痕跡。他知道這工業鎭也有巷戰，但損失情形不及布達佩斯那樣厲害。

伍特的步行速度既不太快，也不太慢。伊洛娜和他併肩走着，在到達火車站時，已是大白天的光景了，伍特走進小小的候車室中，留心注意看警察的動靜，但除了鐵路警察在擔任例行職務之外，並沒有甚麼特別戒備之處。室內有數十名乘客在候車，他們都穿上臃腫的大衣，坐在硬木板櫈上。

看來，並沒有不尋常的危險，他希望那數名秘密警察還未發現到他放棄了的那輛斯哥達牌汽車，還以為他和伊洛娜在乘座那輛汽車急駛逃亡中。

在心中盤算着之際，他拿出一疊匈牙利鈔票來，乘別人不注意的時候，放在伊洛娜手中，叫她去買車票。她順利的買了車票，回過頭來告訴他，還要等半小時，火車才駛經本鎭，到布達佩斯去。

車站末端有間小咖啡室，那是等候的最佳地點，咖啡室中顧客很擠，他們混進去，不會惹人注目。即使在開車前警察來檢查，也比較容易混得過去。

伊洛娜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件牛肉捲，伍特向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侍者點點頭，表示要同樣的一份早餐。伊洛娜在點燃香烟，手在發抖。

「我感覺到我們處在暴露的情況之下，這不這我們最佳的藏身之所。」

「這是我們要到布達佩斯去的唯一機會。」伍特告訴她道：「說話輕聲一點，我的匈牙利話的外國口音太重了。」

旁邊的另一張圓枱上坐着三名男人和一名女人，但只看了他們兩人一眼，也就不再加以注意了。

伍特續道：「你知道有任何其他辦法可以到布達佩斯去麼？」

「他們也許以為你是俄國人。」伊洛娜道：「所以，你雖然有外國口音，還不致有問題的，我只是太緊張而已，有一點鎮定不下來。」

伍特問道：「剛才誰通知秘密警察說沙吉都斯的農舍中躲藏着一個美國人呢？」

「我也不知道，」伊洛娜喃喃低語道：「我眞是太害怕了。」

「是否會牽連沙保出賣我們呢？」

「不會，沙保怎麼會知道你這樣快就跟着追來呢？」

「對的，」伍特道：「就算是麥菲，也不會知道我馬上就追蹤而來的。甚至，即使沙保被捕獲了，而沙保把沙吉都斯供了出來，說他的農舍是站頭之一的話，秘密警察也只會去逮捕沙吉都斯而已，為什麼要來追捕我呢？」

「我們並不知道沙保是否已被捕，但麥菲已被捕了……也許他說出來。」

「他沒有，」伍特斷然道：「他不會供出來的。」

「你對你的同僚有很堅强的信心，」伊洛娜看着他道。

「是的，關於麥菲這一點，我是絕對有信心的。」

她低頭看着面前的一杯咖啡，她只喝了一口道：「你對我有同樣的信心麼？」

「我看不到你有什麼辦法通知警方說我進來了。我一直和你一起嘛！再說，我從沙吉都斯頂樓跳出窗口時，你可以制止我的。」

她臉色微紅了，「謝謝你，謝謝你對我的信任。」

「我只是企圖從每一個角度去看這一項問題而已。」

「假如我們被捕的話，我的命運將會比你更悲慘呢！」

「我們兩人都會處死的，」伍特道：「誰也不會比誰更悲慘！」

「但是，他們一定會設法使得我死得更為慘酷！」她黯然道。

旁邊的一張枱上的一名男子注視着伊洛娜，伍特伸手過去，拍着她的手，微笑道：「喝咖啡吧！大令。」

「我不要喝了。」

「喝下去對你有好處的，今天早上眞冷。」

「好的。」

鄰桌的男子看到別的地方去，並且，和同桌上的男子和女子談話。咖啡室內並不很暖，各顧客都穿着厚厚的大衣和戴着皮帽。

火車站內，有一種很特別的靜寂與默然的氣氛，這和美國火車站內的熱鬧與興奮的氣氛大為不同。在這兒，沒有人敢高聲說話和大笑，有一種無名的恐怖力量在威脅着。

「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你用不着因此而感到欠了我的人情，我也不欠你的情，我們昨夜只是……都已成過去了，我和你之間不必因此而感到被束縛了。我們只是彼此需要，我們彼此相處得很好，是麼？」

「我仍在思量着究竟是誰出賣了我們！」伍特道。

伍特把牛肉捲吃掉，咖啡喝完。伊洛娜仍在緩慢的喝着咖啡；她的深棕色的眼睛閃映着憤怒的金色的光輝。

「經過昨夜之後，你怎可以懷疑我呢？」她憤然地問道：「你感到後悔麼？」

「當然不會感到後悔。」

她的手指在枱面上緊緊地移動着，低語說：「很對不起，我太緊張了，我不應該提到這件事的。」

「我也感到很抱歉，」他道：「也許那是好事。」

「請原諒我，我只是要你不要懷疑我，如此而已，重要的，我們之間必須互相信賴在這一點上面。」

「我知道的，」他道：「你是否懷疑到羅吉萬呢？」

「是的，」她道：「他是唯一知道我們進來路線的人，他也知道我們會在什麼地方停留。」

伍特點頭道：「你是對的，我也認為羅吉萬可疑。」

鐵證如山，他不能予以否定，雖然他不願想到竟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眞相，有時是十分醜惡的！所有叛徒與奸細的行為都是醜惡的哪！

但麥菲已在前晚被捕了，是在離開沙吉都斯農舍後不久時被AVO秘密警察捕去的，地點在距離農舍大約一哩之處。假如沙吉都斯的話可信的話，和麥菲同行的沙保保卻逃脫了。也許是沙保出賣了麥菲，但他卻無法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情，他並不會見過這位匈牙利的青年，只知道他專門帶匈牙利人逃亡投奔自由，並不是為了賺錢而這樣做的。他的叔叔沙吉都斯會出賣他麼？這也是使人感到難於置信的，他們是來自亞洲東部的馬札兒民族的後裔，有着强烈的家族觀念，血濃於水，絕對不會出賣自己姪兒的。【未完】

萬人意見

揪出站在教會反教會的牛鬼蛇神來示衆

自從本港天主教公教第十小組草擬的「教會之社會觀」草案發表以來，因其充滿了畏共媚共以至於投共的思想，教內教外，為之譁然，如果通過了，無疑要嚴重的打擊社會對於教會的信仰。這是有計劃的奪權運動，是狼入羊羣站在教會反教會的惡毒手段，萬不可以等閒視之！他們這一陰謀，如果不予以強烈的反擊，是決不會適可而止的，試看在徐誠斌主教循社會的輿論，以及大多數教友之請，於五月六日下令取銷「教會之社會觀」那一章予以重寫之後，據報載竟仍有一小撮教會中人表示要支持原議，大有不把二十多萬天主教徒一概染成赤色誓不甘心之勢！筆者忝為徒眾之一，不甘被其所賣，本其良知，爰就其荒謬言論，逐段予以駁斥於次：

他們說：「我們許多人，認為報告書的精神是激勵的、啟發的、勇敢的。」

激勵什麼？啟發什麼？一言以蔽之，激勵教友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啟發港人趕快接受毛澤東思想與共黨極權統治而已！要自由的人羣，乖乖地犧牲一切，將手腳自己加上鐐銬，把妻子兒女獻給暴共蹂躪，一天到晚，祇供奴役，不要吃飽，不要褲子，這種激勵法，的確是夠勇敢的；而且他們打着教會的旗幟反教會更是勇而且敢呢！

「天主教徒對這報告的反應是強烈、意氣而極端——不足為奇，而刪除採討與共黨接觸的可能性一節是這類反應之犧牲品。」

香港緊鄰大陸，居民多數由大陸逃亡而來曾經親身領教過暴政的滋味，而他們的親屬戚友程前尚仍在婉轉衰號於血腥統治之下，對於公教小組這鼓勵市民接受共黨暴政的報告書，不發生強烈的反應才怪！——不足為奇，是說對了——這完全是極權與民主，奴役和自由的明智抉擇，怎可稱之為意氣？有共黨存在，便不容許有任何自由，當然也不容許有一切宗教信仰。所以教友反對這一報告書，固然是為了維護人權，也是為了要使二千年來的基督傳統精神，不容毀於一旦！這種是非的分辨，的確是極端的，毫無妥協的餘地！這一節的刪除，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

「此節之刪除，是由於香港的政治緊張局勢，而非由於『梵蒂岡二號』文件所表達的精神。」

既名之為「教會之社會觀」，顧名思義，自然應該是代表教會中大眾的觀感，但而今教友對此的反應既是如此強烈而極端，而主教又斷然下令刪除這一節，足見它既不能代表教會中樞，又不能代表廣大的教眾，而居然仍要嘮嘮爭辯，試問你們的立場究竟在那裏？是不是毛澤東思想？「梵蒂岡二號」文件的根本精神是什麼？總該不是準備接受共產黨的統治吧！

「接觸並不就是同意，接觸的意思是，在未承認別人之個人及其思想之前，不馬上予以排除。」

我們在政治上應該站穩自己的根本立場，我們的立場，就是自由、民主和人道，永遠也不能承認奴役、極權和殘暴的「個人」和他的思想，有什麼好接觸的？除非是投降，和共產黨接觸，永遠也不會有結果，不然，華沙的美毛談判，早就該談出和平來了。

「基督精神，要我們接觸所有的人，接受他們為天主之兒女，而不管他們的政治思想。」

這一引述最妙！若不是上帝的啓示，決不會出於他們自己的口，證實他們建議的荒謬，因為他們建議和共黨接觸的目的，是準備適應共黨的統治，即是要共黨來做天主的「老豆」，而不是做天主的兒女；是要港人接受毛澤東思想，而不是不管他們的政治思想。

「我們必須主動和他們接觸，而不是等他們來找我們，在任何國家，教會均不應自築鐵幕。」

記得一九六七年五月間，香港共黨大暴動，包圍港督府，威迫港督和他們談判（接觸），幸而港督戴麟趾爵士屹如泰山，堅拒不見，卒賴他的堅定，以及四百萬市民的一致擁護政府的抗暴政策，才把局面穩定下來。而今歷史的教訓猶新，共黨在暴動中所得不到的，乃教會中一小撮人竟主張讓他們在會談（接觸）中得到，如不是喪心病狂，便是別有陰謀！

教會的大門，經常敞開，歡迎任何人士（甚至敵人）來歸，共黨分子難道沒有滲入教會？反觀大陸，做神工的人士，紛紛被拘禁、拷打、迫害、驅逐，究竟是誰設鐵幕？

「祇有魔鬼本人不可接觸。」

近世紀大亂天下的、奴役人民的是誰？仇視宗教、侮辱迫害宗教人士的又是誰？是不是共產黨？這些兇殘暴戾毫無人性的集團，算不算得是魔鬼？如果不是，你們心目中的魔鬼又是誰？再說，所謂祇有魔鬼本人不可接觸，請問：和魔鬼集團中任何人接觸，與和魔鬼本人接觸，又有什麼兩樣？

最後，他們更坦白的說：「在香港，有一日可能被共黨統治，則試圖接觸，更有必要。」

這「可能」二字，用得微妙！「明日世界」可能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了，誰又能夠逆料？例如日本侵華之時，世人也認為中國可能被滅亡，但經過八年抗戰，投降的卻是日本。又如蘇加諾統治下的印尼，都認為可能全盤赤化，結果竟為蘇哈圖作了徹底的轉變。所以，大陸共黨暴政，終將被奴役下的人民推翻，而徹底消滅，又誰說沒有可能？他們不鼓勵教友們去爭取自由的「可能」，卻要大家去適應那不堪忍受的「可能」，這是在替誰說話？不問可知了。

走筆至此，恰閱萬人雜誌第一三五期「新聞以外」，道是耶穌會英文秘書冀世昌神父對萬人傑寫的對教會社會狀況報告書的評論大為光火，提議要控告老萬，但遭教友否決。我們

要問問冀神父，難道毛幫在大陸對神工人士的迫害還不夠狠？對七億多善良同胞的殘暴統治還不夠慘？向共黨投靠，算是領引教友登天堂，還是入地獄？如果認爲大陸是天堂，那麼，最好請冀神父先到那個天堂去適應一番，然後再來發表妙（謬）論吧！

天主教徒葉其眞於五月卅一日

時代週刊危言聳聽

俄、毛會大戰嗎？

萬、張兩先生：

近來報章紛傳，預測俄毛可能會有大戰云云。你們兩位一是名報人、一是眞正軍事家，所以特寫此短札請教。

當然，我也有陋見，不妨吐露如下：㈠俄毛衝突只要毛酋不死，總是存在的。日方電訊說俄毛將會「妥協」云云，那完全是胡說。但如哈佛教授在電視講演及「時代週刊」電訊認定俄毛可能會大戰，某報甚至以花邊標題曰「大戰凶兆」，也毫無根據。

㈡蘇聯已是吃飽了的睡熊。試看國內有無數人民反暴政、嚮往自由民主運動，文字獄之多可以概見。外有附庸國的離心，屢起反抗，那還有野心向外侵略？它與毛幫衝突，只是修正與個人獨裁之爭，共產世界領導權之爭，這怎能會達成大戰理由。

㈢毛酋對外伎倆，一向採虛張聲勢把戲，藉對外以加緊鎮壓國內反抗，他那有眞本事對蘇聯正式大戰。毛幫才是地道的「紙老虎」。所謂核彈、人造衛星，這只是打腫臉充胖子作法。核彈、人造衛星只是過年煎堆，人有我有擺擺樣子而已。現在任何一小國只要肯花錢，誰都會製造，這有什麼稀奇。拿破崙有名言「大戰需要錢」，試問人民無衣無食，連醫生都無皮鞋穿。米麥要仰仗加、澳輸入，這樣一個貧窮政權，怎敢大戰。何況內有數億被壓迫的人民都伺機革命，外有國府大軍隨時準備光復大陸。毛酋是瘋癲了，但尚未到全瘋程度，他憑什麼要對蘇聯大戰，以自取滅亡？所以依我的看法，俄毛大戰是絕對不可能的。

時代週刊電訊如非誤傳，那也只是蘇共頭頭一方教羅馬尼亞更聽話，一方藉以恫嚇毛酋而已，以爲蘇聯眞有作戰準備。

羅馬尼亞遠在歐洲，距我東北、新疆如此之遙，人口既不多，軍火製造尤非所長。俄對毛幫大戰，何勞這麼一小國協助？

教授講演，週刊電訊，其目的無非製造俄毛緊張，藉便宜解決越戰罷了。願讀報者切勿受宣傳者的迷惑。

長城一叟敬啓　五月廿六日

詩嘲紅衛星

流浪書生（四月廿八日）

萬、張先生：

久違了！時間不許可，故久未致候。日來因毛共發射了一個人造地球衛星，致令香港左仔得意洋洋，這種令人見之噴飯的情形，我忍無可忍，特予斥之。

經久未聞鬼唱歌，　今日鴉啼似出窩！
成就且慢爭歡喜；　記取同胞做餓殍。

螢光幕上看見左仔醜態，正如一羣剛滿月而欲出巢學飛學叫的雛鴉，不知天高地厚，喪盡天良，盲從附和，正是：

主子把屁放，走狗瞎捧場！明知是臭氣，硬說十分香。
人格皆掃地，喪心且病狂！惜哉其父母，誕下此羔羊。

鐵幕低垂的大陸，正如一個水塘，當其堤圍未穿漏前，尚可維持現狀；一旦被沙蟲或蚯蚓鑽穿，水就會隨之流出，甚至整個水塘瓦解。所以，無論毛共有何成就，我都認爲不足懼，主要在人心的歸趨。如果以些微成就可以懾服人民，美國早在二十年前就可征服全世界，何致今日有中東及東南亞之禍亂？毛共的喧嚷，祇屬於：

鴉嘈畢竟是鴉嘈，殘民暴政罪難逃！
且看三户亡秦事，人心歸向最爲高。

本刊讀者奉送頭等火車票
請社會觀起草人回大陸去

張老編：

小弟從前也是十足擁共黨的熱血青年，抱着無止境的美夢——共產主義——，雖然迫於失學而我樂意戴上五角星帽，在潮汕揭陽縣砲台區小學工作，五〇年六月暑假裏，「肅反」、「抗美援朝」、「工會法」三管齊流時，浸信會林德才牧師之長子林綿生老師作典型報告，製造宗教之是非（唯心論），全區三百多位中小學工作人員中之基督徒、天主徒，人人自危，在小組討論中，各人製造宗教罪狀，爲求每月二百市斤大米之職位，（每校每人按二百市斤。校長、主任由教員拖出十斤廿斤塡補），至五〇年冬整隊，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爲第一步整除之對相，其次再查階級成份。

爲我作成年堅信洗禮之林牧師（其長女在九龍）莫須有的罪名入獄數年，同時汕頭市很多神父牧師入獄，相信旅港潮籍八十多萬同鄉，最少也有三十萬到過汕頭市吧！

陸豐縣碣石鎮莊[illegible]基督傳道先生，口含香烟上聖堂，馬列主義配合

聖經作詩論，現在後果如何？陸籍同鄉於港也不次潮籍人數吧？

更甚於此者：和尚還俗，尼姑出嫁，我繼持之故梓，也是民主同盟潮汕共黨南僑中學創始人之黃聲先生之故鄉，（黃曾任汕頭市長，其校之學生條件在共青團員之上，潮汕各縣初期縣長也是南僑老師）彼村之尼姑蓄髮出嫁，棉湖青龍頭痕之尼姑應也出一轍。

曾經至潮安做佛事之虛雲和尚，陷共初期，也遭毒打。我家評爲地主之第一步，是先曾祖父於潮安貝理神學院學生，列爲帝國主義走狗——牧師——。

鄙人中毒殊深，能背誦「新民主主義論」，讀過江虹著作的「什麼是過渡時期之總路線」及「土改綱要」，共黨所言所寫與所行完全相反。揭陽四大才子之一吳文獻老先生，被騙而搶斃，吳老先生乃我鎮，棉湖市曾進士之乘龍，葉匪劍英之同學，朱德匪首之部下。

一九六七年失業知識分子登記；鄙人未再受騙填表格爲基督教徒，方能倖免至邊疆。

總之，共黨是唯物論徹底反對唯心論，其本身從唯物論再走入個人唯心論的（毛××萬歲），港九是中華文化復興之基地，是數百萬人生存之地（包括紅色分子在內），自暴動之後，相信連左派人士也感到，能願在殖民地生存，同時也感到從前憎恨而之後可敬之港英（警察）可貴。

天主教唐先生、郭神父可能是中國人，有人以爲他們是否受了共黨之甜頭，抑或神經有問題？彼等若是活得不耐煩，也可親身回共產中國去，若果成行，鄙人願贈送沙咀至羅湖之頭等火車票。

徐家祥先生，是中國人，相信港九倘有變亂之時，徐先生一定安然另一自由國度生活。這次徐先生與邪惡舌戰，與魔鬼力爭，值得我輩小市民之稱讚。最後我高呼！和平人類永恒萬歲，天主庇護下的天主、基督教萬歲，爲市民自由挺身而出的自由鬬士們萬歲！

張先生：希望你們非宗教信徒爲我輩宗教信徒寫出心聲，大力反映出來，願永生之基督祝福你們。此致以馬內利！阿們

長期讀者黃莊子啓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

爲新疆獨立問題答古國之民與憤怒人

岳騫

古國之民先生：

大札拜悉，先要說明一點，先生第一次來信到我手中時，拙文第二篇已經付排，並非有意同先生過不去，「一之不可，竟又再矣」。現在請先生平心靜氣聽我說說我的意見。我目前堅定不移的認定兩點：

第一、萬事無如反毛急，我們要丟掉思想上的包袱，國家民族思想、國家民族榮譽，都是在衣食無缺情況下始能發揚。管子說「倉廩足而知榮辱」，即是此意。先生熟讀歷史，可以回想一下，中國在南北朝、五代時，人民的愛國心最弱，民族思想最淡薄，何以？當時民不聊生，人人過了今日不知有無明日，所謂忠孝大節，也就置之腦後了。試以五代之馮道而論，後世讀史著對此人均斥爲寡廉鮮恥！但在當時，不論朝廷與百姓對馮道均無貶詞，又何故？祇爲馮道對耶律德光說過一段話，「當今百姓，上帝救不得；祇有皇帝救。」就這一段話，全活了不止百萬生靈，故當時人對馮道視爲萬家生佛，後世則斥爲無恥之徒。評價之所以不同，實在因爲兩個時代人民所處的環境不同。今天海外與大陸亦復如是，我輩在海外，即使生活艱苦，但衣食無缺，享受充份自由，故能維持民族自尊心，認爲國家高於一切，領土神聖不可侵犯。但大陸人民不是如此想法，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同胞（包括共幹在內），不但沒有生存的自由，甚至連自殺的自由都沒有；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但沒有父母兒女團聚，一堂共享敍天倫之樂的自由，兒女也沒有不鬬爭父母的自由，妻子也沒有不鬬爭丈夫的自由。這些情況想必先生與我一樣清楚，試問這是一個什麼世界？比南北朝、五代不知又要劣了千萬倍。如果你同我今日在大陸，我們會怎樣想法，我們會理會新疆西藏嗎？我們會有當初抗日時的民族思想嗎？我想恐怕不會有的。

去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廣州市民就奔走相告，詢問大鼻子幾時打來（此見於本港某報），我相信這種情形是眞的。所以今天任何犧牲都可以，祇要能推倒毛澤東[illegible]統治，解救七億奄奄待斃的同胞，資源、土地都是爲了養活人的，人都死光了，要土地有什麼用。

說到這裏，我隨便舉一個例子，若十年前，本港發生一件綁票案，一位老先生被強盜綁去，花了五十萬港幣贖回。這件事，在本港法律來說是犯法的；站在社會道德觀點來看，也是違背的。因爲，花錢贖票，祇有增加了土匪的信心，鼓勵社會上多生綁票事件。但是，當時無論官民，對這位老先生無一句責備之詞，因爲大家了解到救命要緊，換了我們，也是這樣的作法。

說到此處，要拉回正題，我們在海外進行反毛工作，爲了拯救大陸同胞，維、藏人爲的什麼？他們除了要光復故土，拯救同胞之外，還有一點就是要求獨立或自治。我們如果不對他們有所承諾，他們就不會與我們團結一致反共。達賴逃出西藏已經十年，始終不肯到台灣去，其故也在此。同此，我還要提醒先生一句，不要以爲我們堅持中華民國領土完整，新疆就不會有問題，實在說，新疆問題已經形成，我們若不能將維吾爾人拉過來，任憑他們倒向蘇俄一邊去，新疆將來更非我所有。我們今天能給以自治或獨立的諾言，才是策之上者，爲己爲人均有好處，拉住艾沙一方面徒徒陶醉於光榮的過去，實無補於目前的艱難形勢。

第二、我始終認爲，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其天賦的自主權利，一個民族去統治另一個民族是絕不應該的事。除非出於其自願。再就整個世界形勢來說，近二十年世界各國是由合而分

，非洲分出三十幾個新興國，大英帝國也變成三十幾個獨立國，英國人並未爲惋惜。但是，到了各個被統治國家都獲得獨立之後，沒有被統治的感覺，漸漸就會覺得在經濟與文化各方面，分就不如合了。今天的歐洲共同市場，未來的歐洲合衆國，就是走的這條道路。誰都知道德、法是世仇，荷、比也曾兩次遭受德國統治，在那時各國每一個人民，爲了民族獨立，何嘗不是流出鮮血，付出了感情，我們讀過都德的「最後一課」，也會爲法國人亡國之痛而寄予同情。但是，到了現在，法國人對這些往事也不會再動心了。兩次大戰爭奪的魯爾的煤、薩爾的鐵，兩國當初不惜犧牲千萬人性命相搏，而今在共同市場安排下，已經爲法、德兩國共有了。不久將來，英國一旦加入共同市場，歐洲各國（除東歐共黨國家）可能全部加入，則歐洲合衆國之出現，決非夢想。

按照這條歷史軌跡前進，亞洲合衆國之出現，也是遲早問題。當然這個時間可能很長，我們都看不見。但是在歷史上，一百年兩百年祇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先生應該向遠處想一想，不必斤斤計較一時的得失。

至於先生顧慮「台獨」作爲口實，愚見以爲不會。因爲台灣人都是漢族，本民族自不能任意割裂國土。如果台灣一千萬國民中，有八百萬是高山族，我也贊成他們獨立。話說得太長，實在因爲先生是憂時愛國之士，而且可以談問題，故不覺言之贅也。

（再者）憤怒的愛國人先生：你的信使我很難答覆，因爲你祇有漫罵而不談問題，你要打聽我的身世，我可以告訴你，我同日本人在戰壕裏拚過刺刀，同共產黨作過戰，來香港十九年，寫反共文字寫了十九年。反俄方面，短篇不算，寫過一本半專書，一本是「中蘇關係史話」（創墾版），一本與友人合寫的「史達林生前死後」（自由版）。俄國人有盧布不會給我，我也不能接受，先生可以放心。

岳騫覆五月廿九日

母親節念母親

小萍

我願化作一尾小魚，
衝過洶湧的海河，
回到我那日夜思量的故鄉！

× × ×

在那淒清的溪畔徘徊，
伸着脖子，
等待着我親愛的母親！

× × ×

她來了，
彎着龍鍾的腰，
小心地、無力地，
洗擦那霉爛的衣裳，

× × ×

我深深的吻着她那乾癟的手，
母親呀！別說吧！
快跟女兒離開這個鬼地方。
多少鄉親倒下了，
您能支持得多少天呢？
那「幸福」的祖國，
太令人怵目驚心！

× × ×

我願化作一隻小飛蛾，
冒着那狂風暴雨，
回到我那日夜思量的故鄉！

夜幕低垂，
一片死寂的沒有燈光，
沒有孩子們的嬉戲，
沒有成年人的閒話家常。
人們早已不知天下間還有快樂！
這個黑太陽統治的天下間呀；
還有什麼喜氣洋洋?!
只有彼起此落的嘆息，
與無盡的怨恨和哀傷！

× × ×

我焦急地飛來飛去，
尋找我親愛底母親。

× × ×

找到了，
她住在又濕又破的小房，
睡在破爛的床上，
辛酸的淚兒不斷地淌。

× × ×

母親呀，母親！別哭！
我但願見到：
許久以前；我依戀在您的膝下時，
您的笑容！
那時啊！
您說我是個愛哭的孩子，
那時啊！
您是個愛笑的親娘！

× × ×

唉！曾幾何時，
有人告訴：
您的眼睛快哭瞎了！

× × ×

聽女兒話；不要哭，
難道您不想見到刺眼的陽光？
難道您不想重覩真正的光明麼?!

× × ×

別想父兒吧！
人死了想也沒用。
別想海外的人來救您們吧；
有些爲生活而庸庸碌碌，
有些樂不思蜀，
有些見利忘義——拜倒黑太陽；
還做牠們的幫兇！
有幾個萬人傑、張贛萍，
爲正義奔走呼叫的大英雄？
（此話借用一位小販說的。）

× × ×

這裏常聽到的是：
「愛情」的呼號，（乖性叫救命的情歌，鼓吹人們起來去愛）
那呼號叫得震天價响。
這裏常見到的是；
有什麼風吹草動，
有錢人家插上科學的翼兒，
和屎桶一齊飛上天空！（索性不認祖宗十八代了）
你或會問：
「中華兒女的革命精神那裏去啦？」
我只好答：
「也許早被黑太陽利用清光！」
唉，恕怪女兒無力解答這些大問題，
多少年來，
您底女兒，
也被生活的鞭子鞭撻着，
與飢餓之神搏鬪着，
多少年來，
也嘗盡了幾許辛酸。
但是呀，我還敢怨麼？
因這裏總比黑太陽壓迫下的祖國强！

× × ×

恨只恨，
我也是庸庸碌碌的人，
無法爲您們解除哀傷！

× × ×

可愛而可憐的母親呀！
我只能告訴您：
別哭！
堅強起來，
這時代，
是自救，不是被救的時代呢！

（上接第七頁）

美國	唐諾居	主教	廣西梧州	被逐離大陸	同上
同上	福壽康	神甫	廣東東莞	被指間諜	一九五六年
同上	何雍之	同上	上海	同上	一九五三年六月
同上	金理福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翟光華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比利時	蘇希爾	神甫	北平	囚三年後逐出境	同上
加拿大	權鳳斯	修女	同上	囚五年	一九五三年六月
同上	瑪利	同上	同上	囚五年	同上
同上	域陀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謝瑪蓮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科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美國	德麗莎、	修女	北平	囚五年	一九五六年四月
美國	羅拔基納	神甫	漢口	死於中共獄中	一九五二年
美國	裴有文	神甫	上海	囚禁後逐出境	同上
美國	麥加錫	神甫	上海	囚禁後逐出境	同上
法國	婁若望	神甫	廣東汕頭	受迫害逐出境後在港逝世	一九五五年
美國	田義火	神甫	廣西	逐出境	同上
美國	葛洛斯	神甫	青島	囚六年逐出境	一九五一年三月
波蘭	艾神甫	神甫	哈爾濱	囚一年逐出境	一九五五年五月
波蘭	顏神甫	同上	哈爾濱	囚一年逐出境	一九五五年五月
美國	雀 爾	神甫	上海	遭囚逐出境	一九五五年五月
美國	陽總主教		開封	遭囚逐出境	同上
美國	華格納	神甫	上海	遭囚禁	同上
美國	華里格	主教、	上海	被囚禁	一九五八年一月
美國	葛懷仁	神甫	上海	指控利用教會散佈不利中共言論囚禁後逐出境	一九五三年六月
美國	魏光庭	神甫	上海	破壞中金修罪被捕逐出境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
比利時	韋 慈	神甫	上海	破壞中金修罪被捕逐出境	一九五三年十月
比利時	蕭維之	神甫	上海	破壞中金修罪被捕逐出境	一九五五年十月
比利時	柯 凱	神甫	上海	破壞中金修罪被捕逐出境	一九五五年十月
法國	惠濟良	神甫	上海	被囚多時開釋後死於上海	一九五五年十月
美國	許伯多祿	神父	廣州	被指反革命分子被捕囚三年逐出境	同上
美國	懷 特	神父	長沙	指控與美軍同謀囚三年逐出境	同上
美國	迦 維	神父	長沙	被指爲與國民黨合作拘捕	同上
美國	杜安福	神父	廣州	被控與港澳嫌疑分子通信拘捕	一九五五年九月
比利時	雷震東	副主教	熱河赤峯	遭囚禁後逐出境當副主教現在油塘教區負責	一九五五年十月

以上共一百六十名，連同中國籍之八十七人，總計三百四十七人。這僅是有資料可查考的，無從查考的被迫害教會人士，當不下千百萬名。

崇基座談會眞相如何・請來函讀者速與本刊聯絡

很多讀者寫信來或打電話來，問及一三五期第二十八頁有關崇基書院座談會的事眞相如何。因為讀者投書本刊，言之鑿鑿；而夏志清與劉紹銘兩位博士，卻在明報刊出啓事，說「全屬虛構」。因此本刊必須對此事澄清一下。查這封信我們在五月十日已經收到，當時因積壓信件太多，未即處理。壓至五月二十八日才刊出。這信是用崇基書院的信封，信中並附有投函者姓名地址，因此我們發刊了。因為「萬人意見」是讀者大眾的園地，每位讀者都可以投書。現在夏、劉兩位博士既說「全屬虛構」，我們特將原信造版刊出，請投書的胡英剛同學以及信中所涉及的各位同學從速與本刊聯絡，以求水落石出。希望投函的讀者珍惜我們這一園地，因為，在香港許許多多的刊物中，再不容易找到第二個這樣公開的地盤了。（編者）

萬人意見欄編輯先生台鑒：

近有怪事一宗，特請在貴欄刊出。

本月八日午後，崇基英文系教授劉紹銘博士，口頭通知三四年級全體同學，當日下午五時在聯誼樓（本校餐廳）聽取來訪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夏志清博士談比較文學。當時許多同學深感奇怪，為何不在會議室或課堂舉行？劉教授說是因為臨時安排，來不及通知校方，並說這是課外活動，不必驚動校方，也不必通知其他各系或低班同學。

五時正「講學」開始，至七時半始散。而夏博士談中有比較文學者僅半小時，其餘時間都是座談，所談內容全與文學無關，而是政治問題。劉教授在座談一開始便介紹一位在座的年青人胡菊人先生，特別強調胡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將於六月號發表夏教授訪問記，要同學們每人買一本譯成英文，列為課外成績。接着座談開始，茲將部份紀錄抄稿如下（無關緊要者從略）。

劉：「夏博士已在美國居留十八年，這次回香港時在台灣居留了二個月，請夏先生談談台灣文學界與美國文學界情況有什麼異同？」

夏「在美國的民主社會中生活慣了，看到台灣情況感到窒息，台灣文學界死氣沉沉，這是警察國家必定的現象。」

劉「美國的中國學人對於台灣的看法怎樣？」

夏：「過去是絕望消極，但現在大家有一種新希望，覺得蔣先生百年之後必定有變。」

林文樑（英三同學）：「請問夏先生是什麼國籍？」

夏：「我是中國人」

林：「夏先生口中的台灣是中國的還是美國的？」

劉：「請大家注意：今天的座談會是學術討論，不要滲雜政治成見！」

胡菊人：「近來香港社會上有一種很壞的風氣，似乎不能批評台灣，一提到台灣的缺點，就引起毫無意義的爭論。剛才這位同學所提的問題就是無理取鬧！」

劉：「夏博士所講的台灣情況是事實……」

申繼行（英四同學）「劉先生怎麼知道是事實？」

劉「我在台灣住過四年。」

申「請問劉先生是不是中國人？」

劉：「你是什麼意思？」

申：「劉先生今年二月去關島時曾告訴我們是去辦入籍美國手續，全校都知道劉先生現在是美國人，不久前劉先生曾和胡先生一同在明報發表反對台灣獨立的聲明，請問劉先生有什麼資格對中國的事情發表意見？」

劉：「我和胡先生等人發表的聲明中，說明是以個人立場發表的，並不代表任何團體或國家，請你不要再胡鬧，我們現在繼續聽夏博士談話。」

夏「剛才兩位同學的態度使我非常驚奇！」（轉身向劉教授說）「怎麼你的學生連學術和政治也分不清楚？」（接着又轉身向同學們談了一點台灣翻譯界近況。）

胡：「聽了夏先生的話，使我很多感慨，我覺得文學和一切學術一樣，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中才能獲得充份發展。今天台灣的情形和大陸一樣，根本談不到自由，所以也不會有任何真發展。」（胡菊人接着談了約一刻鐘，舉出康有為梁啓超為例，說明要求昏君改革是不可能，必須像中山先生起來革命，推翻現狀，改變制度，才會有真發展。）

林文樑：「胡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說台灣應該獨立？」

胡：「我是中國人，每一個中國人都反對台灣獨立。請你不要故意曲解我的話。我是要求台灣進步改革，難道這位同學不希望台灣進步嗎？」

劉「今天很嚴肅的學術討論，被少數同學用政治成見破壞了。」

（接着夏先生談了一些台美學人的生活等等，劉教授宣佈散會。）

我希望被劉先生指定作這次會議紀錄的胡瑞娟同學（英四）和李約瑟同學（英四）把全部紀錄交萬人意見欄發表，讓千千萬萬的中國人評評道理！

崇基學院英三學生
胡英剛 上

附：通訊處：

Wu Ying-gon, c/o Franklin Hall.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 Liu Shui. N.T.
Hong Kong

發行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代理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經售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第一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三集每冊港幣三元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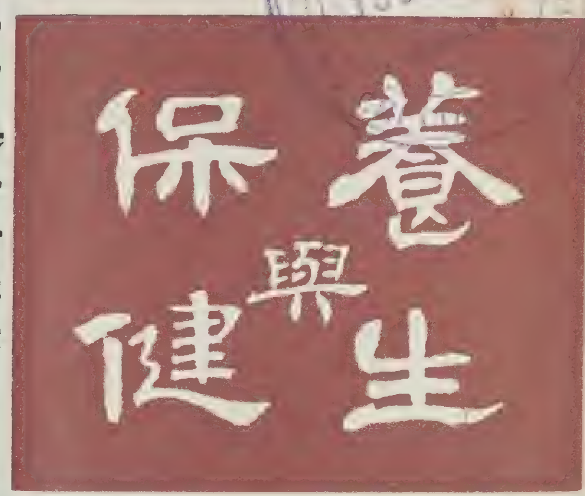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第四集

神經衰弱專輯

每冊三元　內容如下

神經衰弱的煩惱反應
神經衰弱與焦慮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勞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
神經衰弱與中氣衰弱
神經衰弱與貧血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神經衰弱與瘦弱
神經衰弱與疾病
神經衰弱與個性
神經衰弱機能紊亂
神經衰弱病理循環
神經衰弱未老先衰
神經衰弱不可消極
神經衰弱須治本
神經衰弱養生之道
神經衰弱第一階段
神經衰弱第二階段
神經衰弱第三階段
神經衰弱一得之秘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德輔道中84至86號章記大廈十六樓一五○一室中央市場側　電話二四二三六七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自1970年6月28日起香港診所電話改爲H452713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LDG. 7TH FL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胃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親身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頴，向以速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本書敘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種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皮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的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動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敘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列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38期要目



父母：「他們有沒有告訴你把家庭帶到那裏？」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六月十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保護費乎？服務費乎？

市政局議員葉錫恩女士公開指稱，九龍小巴士已被「匪幫」所統治。葉錫恩說：她曾親眼看見一班人在佐敦道碼頭附近截停小巴，向司機勒收「保護費」，當地警察看到這班「劫匪」亦若無其事。

葉錫恩說，歹徒向小巴收錢的情形已被她攝成照片。這位女議員並說她曾就這件事通知警方交通部。

警方對記者稱，小巴士被勒收「保護費」查無實據，但小巴士自己付出「服務費」則確有其事。警方說：為了疏導小巴交通及維持搭客秩序，小巴同業乃僱用服務員在它們的總站上工作，費用是每輛小巴每日付三元。

我們感到，現在的問題已不難看出，即議員所指的「有人向小巴收錢」已為警方所證實，不同的只是這種錢是被勒收的「保護費」抑或自願支付的「服務費」？

如果是「保護費」，就是一種匪徒行為，或可能涉及有關警察的貪污問題。但如果是「服務費」，那便是一種正常的營業方法，並沒有什麼不妥。

情勢卻對警方的解釋甚不利，因為來自小巴商會的說法，明顯地符合了葉議員的指控；如果這方面的說法是真的話，警方就要立即採取澄清局勢的行動。

香港皇家警察有其光榮的一面，但在市民心目中亦有其黑點。比方貪污的問題，這是現行法律認為無法對付的一個問題，在這問題中有一筆非常的糊塗賬，警方所負責的禁賭任務，已被當前的熾烈賭風弄得它水洗不清。

一位議員親對萬人記者說，灣仔的「大檔」曾被人攝成照片，拿到「最高當局」一看，這個秘密就無所遁形。最近的消息又說：「許多」地下賭場已聞風關閉，原因是「照起」的架勢堂人馬已據說自身難保。

如今，葉議員力指的小巴被勒收「保護費」，也說有圖為證，這就很容易被人聯想到其它包庇事件而牽涉警方。因此，我們認為，對於「保護費」與「服務費」的是非，各執一詞是極不好聽的，在責任立場，警方的唯一做法實只有進行澈底調查，務求以事實證明小巴問題是否確有被勒索或貪污的內幕。並將辦理情形儘速公佈。

目前，小巴士在港九有三千架行走，每日載客約有一百萬人次，僱用專人作重點的調度行車，實際上應有其需要，但如果調度人實為收規人，這就不但不是小巴的需要，而且是一個驚人的非法行為。

就事論事，要證明這個問題的真相，小巴同業該是第一手，所以最主要的，將有待於小巴多數人的證述和證據。

我們希望，受到法律保障的小巴同人應趁此良機挺身而出，據實作證，不要放過黑黨而同時亦不要構陷警員。

對於小巴的意見，我們之所以要求其「多數」，主要理由是小巴裏面的成份，非無個別的特殊立場或偏見。假如小巴裏滲有左派份子，則在「保護費」問題中，他們的話是幾乎可以想見的，即是說對問題的真實性是可疑的。

大家看到，左報對「保護費」問題已經大做文章，並顯然照例與警方對立，其用意在對政府與民眾關係乘機挑撥。

我們之所以要求「據實作證」，主要是因為如果警察被構陷，在小巴問題中是較為容易的，比方說，「我不肯交保護費，他就當然要抄牌了！」這句話可能很易被人接受。

實際上，有些小巴，往往不顧什麼斑馬線或行人路，一味扒頭及作衝鋒車式的搶客，這已經是人皆見慣的情形；至於小巴隨處上落，警察上前去干涉或抄牌，卻突然被小巴來一個「烏龍擺尾」，直把警察拋出尋丈外受傷，這類事件已不止發生過一宗。

然而，有問題的小巴亦可以說：「我不肯交保護費，他就當然要抄牌了！」

保護費與服務費的問題，在其本身的是非之外，實在密切地關乎百萬搭客的安危，這個關係在所指問題中實最為重要。



「萬人雜誌」立場堅定宗旨不變

造謠栽贓嫁禍難不倒我們

萬人傑

萬人精神已擴展到美國，敵人散播謠言，「拆」訣失敗：栽贓嫁禍捏造讀者投函，也無法收到預期效果。今後我們會遭受更多暗箭偷襲。但我們立場堅定，宗旨不變，決心作戰到底，絕不會對邪惡低頭！

「全屬虛構」

去週，我們發信給投函本刊的胡英剛及他信中提及的林文標、申維新、胡瑞娟、李約瑟等五位崇基同學，要求他們與本刊聯絡。直到本期截稿，既未接到回函，也沒來過電話。

同時，我們派出專人到馬料水，訪問這幾位信上有名的同學，結果撲了個空。因為，英三、英四的同學中，根本沒有這幾個人，全屬假名。

這有兩個可能：㈠人名、內容全是假造的；㈡恐怕受到責備，將涉及的人名改用假名。

不過，照我們小心研究結果，認為第一個可能性較大。因為如果眞有這麼一場爭辯，在眾多學生面前，大家都曉得發言者是誰，沒有用假名必要。

那麼，這封讀者來信幾乎可以肯定是「全屬虛構」的。現在要研究的是，什麼人僞造這封讀者來函？僞造這封讀者投函目的何在？

僞信目的何在？

老萬相信，這並不是「開玩笑」性質，而且這僞信製造得相當高明，老萬上當之後，仍然佩服。爲了信件僞造高明，老萬相信是我們敵人要給我們打擊的計劃之一，今後，當然有類似或更毒辣的狠招，我們自必提高警惕。

至於這封僞信目的，很明顯的一是破壞我們的信譽；二是給我們製造麻煩。

不過，這兩個目的還是不容易達到。因爲，這一封讀者來信並不能代表本刊，不能因爲一封不確的來信，否定我們過去的一切報導；過去我們也刊登過被人反駁的來信，不久就找出事實眞相；這封僞造讀者來信，把來歷點明，也不會發生什麼作用。不但沒傷及本刊信譽，讀者只會鄙視無聊分子的搗蛋。

至於要藉此給我們製造麻煩，那也太天眞，我們辦「萬人雜誌」就爲了不怕麻煩。如果怕麻煩，會辦一本只談風花雪月的消閒刊物。麻煩，是我們預料中事，我們開辦之初，已準備好接受一切麻煩的，可幸從創刊到現在快三個年頭，還未遇過較大的麻煩。

「胡英剛」其人呼之欲出

如果胡英剛的這封投函，一如我們所料是僞造的，一方面我佩服這位僞造來信的人高明，使老萬看起來深信不疑；另方面，又覺得這個人僞造得很笨，未免百密一疏。

誠如老萬一三七期指出的三個疑點，僞造來信的人，呼之欲出。

㈠胡英剛的信我們在五月十日收到，五月二十八日發表，不論收到日期或發表日期，都在某月刊六月號發行日期之前。即使是該刊的擁躉讀者，也不會預知該刊內容，即如今天一三八期「萬人雜誌」剛出版，除了張大老編也不會有人曉得一三九期內容，連老萬也不一定知道，因爲老編發稿，不一定每篇給我先看過。胡英剛的來信提到該刊六月號有一篇訪問記，要同學們譯成英文，這點可能故意寫出來堅定我們的信心，但沒考慮到事後發現是假信時，這句話便等於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

㈡訪問記內容，和投函內容好些地方相同，不過胡英剛信上寫得十分露骨；寫僞信的人很可能在寫信前已讀過訪問記，有了印象，信筆寫來，才會那麼生動，看起來像煞有介事。

㈢胡英剛的來信，用崇基書院信封，這不奇，許多學生都可以拿到學校信封；用學校地址也不奇，崇基書院的學生大部是寄宿。不過事後我們曉得富蘭克林堂（ Franklin Hall ）是辦公廳而不是宿舍。使我們感到奇異的是，這位胡英剛對崇基書院的情形相當熟悉，即如富蘭克林堂，那餐廳的聯誼樓，及「課外活動」「不必通知校方」等等，都是明白內情的人才知道的。這人即使不在崇基教書，不在崇基唸書，也必常到崇基活動，才知得那麼清楚。

分贓與分裂

基於上述三個疑點，寫假信的人的身分，聰明的讀者很容易猜想出來。

造假信是最無聊、無恥的可鄙行徑，相等於栽贓嫁禍。我們對敵人的打擊是明刀明槍；敵人對我們卻施放冷箭，玩弄陰謀。爲什麼？因爲他們一切都是見不得光的。

僞造來信不過是無數陰謀中之一，另一冷箭是口頭放出謠言，最可笑的謠言是老萬和老張分贓不勻，分裂了。

我們的贓是什麼？每月賠千多二千元，如果有人肯同老萬分（擔），眞是求之不得！至於老萬與老張「分裂」，更是笑話，我們的結合不是基於利，是基於義，老萬與老張是拆不散、衝不垮的鋼鐵陣線。

誰都知道老萬、老張、老馬這三條好漢，氣味相投，雖未能媲美劉關張桃園三結義，大家志同道合，用冷箭怎可把我們射開？

萬人精神宣揚海外

老馬雖然遠跑到三藩市，大家還是心連心，他並沒離開我們。揸鑊鏟不過一時權宜之計，現在重握筆桿，在三藩市創刊「僑光報」。「僑光報」雖不是「萬人雜誌」分枝，但老馬聲言要貫徹萬人精神，把它宣揚國外。

美國姑息分子扶植的小爬虫，可想像得到的在美國本土更活躍，他們敢於企圖暗殺蔣經國，比香港怕得要死的小爬虫强得多。目前，美國不少新辦中文報刊，都走新左派路線，目的在放毒麻醉美國的華僑，削弱他們的反共意志，因此，左報形式的刊物也出現了。「僑光報」的創辦也和「萬人雜誌」一樣，六月九日創刊號上，一開始便表明決心，投入這場戰鬪中。老馬本身是一枝健筆，未辦「僑光報」前，已在正言報專欄中把小爬虫打擊得體無完膚；今後有了自己的報，還加上「萬人」的一羣基本作者，自然更能發揮正義的力量。

「拆」訣不成功

拆是特務工作中重要的一着，那些漢奸特務要從「拆」字上做工夫，恐怕枉費心機！因爲，我們的結合，從開始就不是基於利。「萬人雜誌」創刊前，我和老張並不熟，總共見面不超過三次；和老馬更是未嘗謀面。發表了他很多文章後，才由老張介紹認識。

我們一見如故而且成爲最親密的戰友，是因爲我們目標一致，意見相同。這樣的結合，用「分贓不勻」去拆，這拆字訣是永不會生效的。

信不信由你，老萬這發了暴動財的傢伙，近來忽有急需，老張、老馬兩名「窮鬼」，一個三千港元，一個一千美金借給老萬應急，不問何時歸還，這又豈是一心要「分贓」的人心目中所想像得到？

謠言是無聊的，沒有一辯的價值。老萬是提醒敵人，拆這一招行不通，世界上除了「錢」，還有更可貴的東西，就是「正義」。或許許多人認爲我們是傻子，爲了正義放棄金錢，不肯鑽日元美鈔，還要辛辛苦苦把爬格子的收入，支持一個「乞人憎」的刊物。其實，「萬人雜誌」能維持下去，並且可把萬人精神發展到海外，我們感覺得比得到一大批美鈔、日元還値得高興。

正義比金錢更可貴

也正因爲我們有這股傻勁，才使我們的敵人「有收」。有位教會的朋友告訴我，一些教會「高層人物」私下裏說：「萬人傑這樣跟我們過不去，是否要『濂水』呢？」那位朋友當時對他們說：「你們也許對天主認識得清楚，對老萬這人太陌生了。教會雖然多錢，要『萬人雜誌』改變態度相信甚少可能。」

如果我要「適應」共黨的統治，更不需要那麼多錢，因爲在共黨統治下，錢愈多，麻煩也愈多，我願做個無產階級。

老萬不但不到處打主意「濂水」，有時爲了爭口氣，還故意散銀紙。有人說：「某一本名著的蝕本，明知重印不是生意經，但有人竟不顧雙包，重印了。」在生意立場上，這一本書出不過的，但要使讀者得到一本不刪不節的原本，賠點本何妨？更出乎那些人的意料之外，這本書意外的暢銷，不但沒使出版人賠本，而且再版了，還打算再版時把定價減低，這當然也不是爲了「賺錢」的做法。

在鈔票掛帥的人眼中，世界上有許多事是莫名其妙的；許多人偏要做跟鈔票鬬氣的事。怪人「賠本出書」；懷疑人家「濂水」的，都因爲他們心目中只有鈔票，沒有別的。

關門也不變色

放謠言，造假信，不過是我們將要遭到更大風暴的朕兆，更多更奇的事情會發生。但我們已決定以不變應萬變，任何事情不會改變我們的立場、動搖我們的意志，「萬人雜誌」到關門也不會變色，我們有一分力量也支持下去。三年歷史雖短，但三年來我們下了不少心血，也和讀者結下了更深的感情，不會輕易放棄。但我們人手有限，思維有限，一定要跟讀者打成一片，有不妥的地方，要不吝指示，利用「萬人意見」的地盤，大家討論；要把「萬人雜誌」視爲你的刊物；發現敵人有什麼陰謀，向我們提供，我們要發揮本刊力量，窮追猛打，打到牛鬼蛇神落荒而逃。

教會內奸要肅清

最近，好幾位基督教教友，寄來許多珍貴資料，揪出教內一撮親共分子，對他們的言論、行動都有很詳確紀錄，還有不少圖片，一方面指出這些滲透、潛伏分子不但天主教內有之；基督教內的更猖獗，要求我們加以揭發。這些資料我們正在整理、研究中，取得更多方面證實後，我們會作出有系統及有事實根據的評論，請各位熱心教友暫且耐心等候，我們對那些利用宗教去播放毒素的傢伙，予以無情打擊。

不過，老萬認爲天主教與基督教內親共分子的活躍，內部肅清有效過教外攻擊。是教會本身該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窮兵黷武・民窮財盡

五月十八日蘇共眞理報發表了一篇六千字的社論，痛烈攻擊中共的毛派。本來中蘇共的鬪爭，是「狗咬狗、一嘴毛」，雙方互相攻擊的話多半有所誇張，無足重視。但蘇共在這篇社論透露了兩點消息，頗値得注意。

第一點指責某些共黨部隊，因爲誤信中共軍事顧問的意見，損失了數萬人。原文這樣說：「亞非的共產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由於强行冒險主義戰術而招致失敗，北京的領導人應負其責。因爲誤信北京派往的顧問團的意見，使數萬戰士喪生」。這段話沒有明說，是一國的共黨部隊，不過顯然是指印支戰場上的共軍部隊而言。因爲共黨集團所支持的戰爭僅有兩處，一是中東，一是印支。中東以蘇聯的支持爲主，印支則以中共的支持爲主。不過在印支戰場上，一次損失數萬人的戰役，尚未之與聞。以最近美越聯軍入柬之後，南越戰場今爲止殲敵不過萬人。大概蘇聯這一指責，包括美越聯軍入柬作戰而言，迄上共軍的損失。必有事實根據。因爲它不能無故指北越共軍打敗仗。對中共無所謂，對北越蘇共還在爭取。

其次値得玩味的所謂誤信中共軍事顧問的意見，是什麼意見呢？筆者認爲可能是中共建議北越，可以放心攻打金邊，趁龍諾爾政府立腳未穩，將之打翻，好將中共的傀儡施漢諾送回金邊，繼續做掩護越共侵略南越的工具。而且認爲美國一定不會入柬馳援。中共這種建議是非常可能的，因爲美國總統尼克遜方實行越戰越南化政策，急於從南越撤兵；加上國內的反戰運動、國會中鴿派的阻撓，尼克遜絕不會派兵入柬作戰。想不到美國佬這次忽然聰明起來，不信羊上樹，毅然出兵柬埔寨，以掃蕩越柬邊境的共軍「庇護所」爲名，實際上是救金邊之危，擋住施漢諾回國之路。因爲是突然的奇兵，共軍猝不及防，致蒙受重大損失。

這幾乎是歷史重演。記得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才發表聲明，支持北越放心侵攻南越，並且恫嚇美國，美軍如膽敢攻擊北越，就等於攻擊中共，那麼戰爭就沒有邊界了。暗示要出兵北越與美國大打。可是不久，詹森即下令轟炸北越，而且轟炸地區越來越近雲南、廣西邊境，炸得河內叫苦連天，中共卻把頭縮了回去。那一次使北越吃了大虧，戰後二十年的工業建設，幾乎全被炸光。如果不是美國爲留和談餘地，把河內和海防兩地劃在轟炸圈外，北越即將退回到原始的農業國家。

這次中共大概又提出了不負責任的建議，慫恿北越進攻金邊，結果引致美越聯軍入柬。

由這得知這次聯軍入柬，對共黨是相當嚴重的打擊。由這也可以了解毛澤東於五月二十日發表擴大反美聲明的背景。由於中共的餿主意，造成了重大損

中共領導

魯遲

自各省革委建立並召開九大之後，中共極力維護表面團結一致的假像。嚴格封鎖消息，絕口不提上層人員的整肅情況和調動情況，而且故弄玄虛，當領導人員露面的時候，有時標明任職，註明是司令員或政委或革委主任；有時則籠統稱之爲負責人。似乎有意作弄研究中共人事方面的專家。然而近月來，由於慶祝「五一」勞動，由於發動「支柬反美」的大示威，各地領導人也就紛紛在羣眾集會上露面。在露面的名單中，出現許多我們感到陌生的新人，可是也有不少舊人失踪。這到底說明什麼問題呢？是工作調動抑或是另有原因？會不會在上層進行過密秘的整肅呢？

特別引起人們注意的和興趣的是：

(1)山西省的劉格平和張日清。劉格平身爲中共中央委員，北京軍區政委兼山西軍區第一政委，兼山西革委會主任。張日清爲中共中央候補中委，山西軍區第二政委，山西革委第一副主任。文革期間，特別是劉格平曾一度紅得發紫。可是，他們二人自六九年山西省的武鬪再度爆發之後，一直不見露面。在近月一連串重要集會中也不露面。故觀察家多持已被整肅之議。筆者頗有同感。劉格平、萬不得已，他們是不會拒絕參加羣眾集會的。其次，如他們二人尚在職，在此一連串的重要的集會上，他們似乎沒有理由不露面。劉格平原爲山西省副省長，張日清原爲山西軍區副政委兼二十一軍政委，據說文革之後，爲爭奪權力，產生磨擦。山西省的武鬪就是由劉格平、張日清暗鬪的結果。這種派系鬪爭，在毛澤東大聲疾呼「加强團結」的時候，可說是不智的。加上他們的暗鬪所造成的後果也異常惡劣，影響相當壞。因而毛澤東一怒之下，將之撤職查辦也不是奇怪的。

(2)山東省王效禹，原來只是山東省青島市的副市長，可是由於奪權有功，一躍而成爲山東省革委主任，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使原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以上將之尊，不得不屈居山東革委會副主任之位，使他成爲五大軍區上將司令員中，唯一屈居革委會副主任的人。（按：瀋陽軍區上將司令員陳錫聯兼遼寧省革委主任。南京軍區上將司令員許世友，兼任江蘇省革委主任。福州軍區上將司令員韓先楚兼任福建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上將司令員黃永勝兼任廣東省革委會主任。黃調京後由劉興元接替。）因此也就引起楊得志與王效禹之間的不和。無論從資格，閱歷，實力各方看來，王效禹都不是楊得志的對手。王効禹早期經歷不詳，一九四二年任楊成武兵團師級部隊副政委，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任山

失，中共不得不給北越一筆巨大的「無償援助」，來補一補傷痛。

蘇共「眞理報」對中共第二項值得注意的指責是：「中共的經濟困難，由於中共當局集中推行國家軍事化而進一步惡化。把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預算用在軍事目的上」。這項指責，似也並非空谷來風。

一般說來軍事預算佔百分之二十五，已經算是偏重軍事了，中共竟達百分之四十以上。這是「備荒備戰」的自然結果。單以對北越的軍經援助說，去年即達到二億美元。中共全年的外滙收入也不過二十八億元，即達十四分之一。以「一窮二白」的家檔，硬打腫臉充濶老，受苦的是大陸的中國同胞！

要知道大陸同胞生活貧困的程度，可從幾項統計數字看出梗概。

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八這十年亞洲國家的國民所得情況得知。一九五八年，大陸的國民所得，平均每人每年約爲九十八美元，在東南亞十六國家中佔第九位。香港爲二四五美元，佔第三位。台灣爲一〇〇美元佔第五位。可是十年後，到了一九六八年，大陸的國民所得僅增了一美元爲九十九美元。由於其它國家都有大幅增加，致在十六國家中跌落到十三位。香港的國民所得則由二四五增至二九八美元，仍保持第三位；台灣則由一〇〇增至二四六仍保持着第五位。

再從對外貿易來看，中共不但不增加反而減少，一九五九年輸出爲二十二億五百萬美元，輸入爲十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一九六八年的輸出爲二十億六千萬元，輸入爲十七億六千二百萬元。輸出輸入皆減少，可是再看其它國家和地區，在同一時期都有飛躍的發展。例如南韓的輸出由二千萬激增三億四百萬，輸入由五億九千萬，激增至十七億七千萬。香港的輸出由五億七千四百萬元，增至八億六千六百萬，輸入由十七億四千四百萬，增至二十億五千八百萬。台灣的輸出由一億五千七百萬，增至二億三千二百萬；輸入由八億二百萬增至九億三百萬。

貿易退減表示生產停滯，國民所得不增加，人口卻大幅增加，對外援助亦大幅增加，大陸同胞的生活，如何能夠不一天比一天壞呢？

寫到這裏，眞欲哭無淚！

毛派天天窮喊：「敵人一天一天的爛下去，我們一天一天的好起來」，這與迷信的老婦拜佛祈福何異。客觀的事實，是冷酷無情的。由於毛澤東這個瘋漢胡鬧，搞莫須有的文革，中國人民自己餓肚子，浪費大把錢去搞無根的世界革命，以致弄得民窮財盡！

香港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國民所得卻達二九六美元，佔亞洲第三位。可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卻只九十九美元，在亞洲國家中連第九位都佔不牢，慘跌到十三位。這證明一切政治符咒都是不靈的。天天喊毛思想「戰無不勝，光焰無限」，結果經濟卻越來越萎縮，不但在世界上沒得比，就在落後的亞洲，也是倒數第四名。嗚呼，毛思想！

任山東省青島市副市長。文革期間才被破格提升。而楊得志則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三灣子弟，歷任林彪的一一五師團、旅長、縱隊司令員。一九四〇年已出任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內戰期間出任華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員（政委羅瑞卿），十九兵團司令員（政委李志民），韓戰時任「志願軍」第二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鄧華），後接代鄧華出任「志願軍」司令員。資格比王效禹老得多，地位也比王高得多。同時與毛、林二人有着深遠的歷史淵源。況且手中還握有重兵，楊、王相鬬的結果，王效禹以失敗而告終，已是意料中的事。

自「九大」之後，王效禹一直不露面。在近月一系列重要集會中，出現的只是楊得志和穆林，並籠統地稱爲山東省革委會負責人（見五月二十日人民日報），青島市出現的卻是宋景華。

當然，若僅憑久不露臉就斷定爲已被罷免，似乎證據不足。但仍算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比如，原新疆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龍書金，也許久不露臉了，但五月二十五日卻出來，並標明爲革委主任。原廣西自治區革委主任韋國清，同樣許久不露面，五月二十三日在廣西的羣衆集會不見出來，由革委副主任焦紅光，韋世經等發表演說。但五月二十五日卻出來了，且標明韋國清爲革委主任，魏佑鑄，安平生爲革委副主任。

綜合以上情況，很明顯地看

…的暗鬬

待旦

到，省革委的領導沒有大變動，中共廣播和報紙，一般說明他們的職務。如新疆的龍書金；廣西的韋國清、魏佑鑄、安平生；雲南的魯瑞林（革委副主任）；上海的張春橋等。然而這也不是絕對正確的。有時由於出席的人數太多，不便一一標明任職，也只從革委會，軍區負責人統稱之。不過山西，山東的情況，出席人數不多，而籠統稱爲負責人，必是想隱瞞革委領導成員變動的情形居多。

(3)此外，還有一些上層領導成員值得懷疑已被整肅的，有貴州省革委會主任，貴州軍區第一政委——李再含；廣西省革委會副主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員——歐致富等。其唯一的根據只是久不露臉，故只能存疑而不足以判斷的。

我們說，「九大」以後，中共的領導階層仍未穩定，調職會有之，如王任一接代鄭三生，出任「人民解放軍」天津警備區司令員，兼天津市革委會副主任（見香港大公報七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解放的有之，如「文革」前濟南軍區第二政委王建安（上將），沉寂數年，最近又出現，在福州主持民兵工作會議；整肅的也有之，如劉格平、張日清、王效禹等。這說明了一個問題，就是文革後，中共上層仍在調整，仍有暗鬬。只是由於中共毛林當局，極力維護外表的「團結」，小心粉飾，致令海外人士無法感到他們內部的勾心鬬角而已。

希特勒與毛澤東之異同

岳騫

最近莫斯科電台華語廣播指毛澤東是希特勒，蘇聯雖然是在罵，但毛澤東聽來一定是「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實在說毛澤東比希特勒還差得太遠，蘇聯如此罵他，在毛澤東看來，確實是抬舉他了。

同文縉山先生在本刊對此已有所論列，筆者也願就此問題作一比較，其中有些是縉山先生已經講述過的，但爲了將希、毛兩人作一徹底比較，亦不得不重述一遍。

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間相同之點甚多，相異之點亦甚多，嚴格分來各有七點。

先說相同之點：

一、兩人皆靠騙術起家，希特勒一生從頭到尾在行騙，始而騙德國老百姓，繼而騙總統興登堡，當希特勒初次受命組閣時，謁見總統興登堡，那副鞠躬如也，低首下心的形狀，目前尙可見到當日的照片，看過之後不由得想起毛澤東在重慶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登門去拜訪陳立夫，一種卑躬折節的形象，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宛如一個師傅調教出來的。希特勒以後騙墨索里尼，兩人第一次會面時，希特勒對這位「前輩」親執侍者之役；以後又騙張伯倫（英首相），達拉第（法總理）兵不血刃取得捷克。毛澤東則始而騙陳獨秀、騙汪兆銘、騙瞿秋白、騙陳紹禹、騙高崗；現在又騙了劉少奇、彭德懷；若能再苟延幾年，最後必然要騙林彪。眞眞是逢人騙，若以騙的工力而論，不僅一時瑜亮，毛澤東似乎還後來居上。

二、兩人都愛吹，希特勒赤手空拳靠了一張嘴吧，向德國人鼓吹第三帝國的光榮，要盡雪戰敗的耻辱，使德國人如醉如狂，把希特勒當成了民族英雄。毛澤東雖然口口聲聲說槍桿子出政權，實在也是靠了一張嘴巴瞎吹，他在共產黨內未得勢之前，吹的牛皮還有譜，及至到了延安眞正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其吹牛幅度之大，已經使他自己也無法控制，人所共知的那首沁園春詞，雖然這首詞已證明並非毛澤東所作，而是陝北一位老先生贈獻的，但毛澤東卻據爲己有，竟然看不起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還加上成吉斯汗。希特勒雖然好吹牛，但只限於當代，尙未敢凌駕凱撒大帝、拿破崙，而毛澤東所吹之牛，上下古今齊來，此點又超過希特勒。

三、兩人皆自以爲救世主，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大會抨擊史達林時，指爲個人崇拜，以後抨擊毛澤東，改爲個人迷信，這四個字確實恰如其份，兩人都犯了自己迷信自己的毛病，硬要控制下的人把自己當神。希特勒當時就以救世主自居，認爲上帝所以生他是爲了拯救世人，當時的青年人及在校讀書的學生對此也深信不疑。因此，人人願爲希特勒賣命，終能以德國一國，對抗世界强國，打了四年多，這種力量就靠了神道設教而不是什麼主義。毛澤東的把戲就更多了，在內亂時期，許多地方共幹把毛澤東的像代替廟內菩薩要老百姓膜拜，並且編成歌謠，「泥菩薩怕水，紙菩薩怕風，要拜眞菩薩，快拜毛澤東。」到了最近幾年，自從「毛語錄」問世，神蹟更說不完，不但能治百病，而且能起死回生，能使石頭上生出莊稼，能使牲畜增產，這些神蹟，舉不勝舉，讀者只要看過文滙、大公兩報的，一定比我知道的還多，這一點也是毛澤東勝過希特勒的，因爲希特勒從未說過自己能治百病也。

四、兩人皆有著作，希特勒著有「我的奮鬥」，毛澤東有「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都是「名山事業」，希特勒當權時，德國人結婚新夫婦互贈「我的奮鬥」，今天在大陸情形亦復如是。希特勒當權時，「我的奮鬥」是德國最暢銷書籍，今日的「毛選」、「毛語錄」已成爲大陸唯一的書籍，除此之外已經無書，希特勒滅亡距今二十五年，目前想找一本中譯本「我的奮鬥」已非易事，聽說在德國也不容易購到，當年的「聖經寶典」，而今已烟消灰滅，無迹可尋了。毛著呢？在毛澤東垮台後二十五年，大概要想找到一本紅彤彤的「寶書」，即使上窮碧落下黃泉恐怕也不易了。

五、兩人皆八面惹是非，希特勒當政時既反共產主義的蘇聯，又反資本主義的英法，使整個世界陷於不安。中間雖一度與蘇聯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最後還是與蘇聯作戰，終因兩面作戰而敗亡。毛澤東此點更得自希特勒眞傳，滔滔天下皆是敵人，美、蘇、印度、日本，凡是能沾上關係的皆是寃家對頭，沒有戰爭則已，一旦發生戰爭，毛澤東勢必陷入四面包圍中，正蹈了當年希特勒的覆轍。

六、兩人皆愛殺人，希特勒與毛澤東都有殺人嗜好，以殺人爲樂。希特勒當政期間，殺死猶太人六百萬，波蘭全國人口三千六百萬，一次大戰下來，被希特勒殺了六百萬，平均六人就有一個死在納粹黨手上。毛澤東究竟殺死了多少中國人，估計不會少於兩千萬，有一次毛澤東與外國記者談起時，搖頭幌腦道：「那有兩千萬，不過七八十萬而已。」言下似有不足之意。不過希特勒所殺的全是外人，毛澤東則專殺同胞，這又是毛不如希的地方。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希、毛愛殺人，部下亦

相沿成風，希特勒手下大將戈林結婚時，竟然提來幾名「犯人」，在酒筵前槍斃增加樂趣，毛澤東手下嘍囉殺人更是不擇時、不擇地，任意爲之。不過，希特勒殺人還殺得乾脆，例如殺害猶太人是把數百猶太人關在一間房內，開煤氣焗死，雖然殘忍還算痛快，毛澤東殺人卻花樣百出，甚至有時使受害者求死不得，其殘酷程度實遠勝希特勒。

七、兩人皆善變。希毛兩人此一個性堪稱孿生兄弟，希特勒從取得政權一日起，即慨然以反共先鋒隊自命，張伯倫所以對希特勒一貫優容，一方是畏其惡，另一方也是希望它能負起反共的使命。誰知突然之間，希特勒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然後發動攻勢，與蘇聯瓜分波蘭，逼得英法無路可走，不得不起而參戰，此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的事。可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希特勒副手，國社黨副領袖赫斯突然赴英，携有希特勒致英首相邱吉爾函件，提議與英國和解回頭攻蘇。此次邱吉爾不再上當，不但拒絕了希特勒的請求，還把希特勒所擬訂「七月攻勢」計劃通知史達林。情況發展至此，希特勒攻蘇計劃不得不提前八天，於六月二十二日對蘇聯展開閃電攻勢，爆發了德蘇全面戰爭。

毛澤東一生變化次數比起希特勒還要多，毛本是共產黨員，卻在國民黨決定容共之前偷偷加入國民黨，向汪兆銘報告共產黨的消息，以後又摧殘國民黨以利共產黨，變化多端。到了毛僞政權成立後，毛澤東始而親蘇，自稱是蘇聯的尾巴，要一面倒向蘇聯，但曾幾何時，史達林一死，毛澤東又變了，目前與蘇聯已成爲勢不兩立的寃家。這一點也是希、毛相同之點。不過，希的變是突變，毛的變是漸變，可見希特勒比毛澤東富有膽識。

再說相異之點：

一、希特勒創業，毛澤東繼承。希特勒的國社黨是他一手創立的，從啤酒店暴動開始，皆在希特勒一手控制下，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完全是繼承已成之局。中共成立時，毛澤東固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黨員，就到了五全六會，毛澤東仍然未能當選中央委員，只當選一名候補中委，六全大會雖然當選中委，也是敬陪末座，毛澤東眞正當權是七全大會之後，此時已是一九四五年，距離中共創黨已二十五年了，此是兩人不同之點，也是毛不如希處。

二、希膽大，毛膽小。希特勒本身就是亡命之徒，領導國社黨活動時期，任何鬬爭皆身先士卒，故能得到全黨擁護，合法取得政權。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親赴各戰場視察，屢瀕於危，此點亦非毛所及。毛澤東之膽小，幾乎並世無雙，筆者已經屢次舉出，中共稱兵作亂時期，大小戰役過百，卻沒有一次戰爭是毛澤東親臨指揮的，甚至也從未到前線視察過一次，這是毛不如希處。

三、希特勒曾經坐過牢，毛沒有。這一點不僅是毛的幸運，關係到以後的局勢很大，希特勒坐牢時，寫了一本「我的奮鬬」，態度異常鎮定安詳。毛若坐了牢，就決沒有這般修養，可以斷言，如果不被判死刑，也會坦白、悔過，登報聲明脫離共產黨，一套手續要作完，雖然中共以後並未嚴厲追查變節分子，不少人且當了中委及政治局委員，直到這次文革始揪出來。不過，毛澤東假若當初辦過自首，以後要想爬上第一把交椅，恐怕有點困難。

四、希特勒取得政權合法，毛非法。希特勒登台以後把德國改爲一人獨裁，廢除了威瑪共和國憲法，誠有篡奪之罪，但希特勒登台，卻是循民主常軌，合法取得政權，當時一次大選中，希特勒的國社黨取得過半數席次，總統興登堡不能不讓希特勒組閣。至於毛的政權完全是非法篡竊，其自己也高唱槍桿子出政權，政權而出之於槍桿子，就是百分之百的非法。

五、希特勒到了晚年雖然陷入瘋狂狀態，但對舊人還能加意保全，當時始而爲其親密戰友，後來成爲潛在敵人的空軍部長戈林，其地位大體同於劉少奇，一直到希特勒敗亡，對戈林並未採取行動，雖然兩人到了最後已不能見面，但希特勒卻無害戈林之意。

毛澤東則不然，彭德懷、劉少奇是他的小同鄉（劉與毛雖不同縣，但距離卻極近），也是毛澤東打天下的功臣宿將，兩人決無意奪毛澤東之位，只是在看不過時勸告幾句，就觸了毛澤東之忌，必欲置之死地，就此點而論，毛澤東的心術要較希特勒歹毒得多。

六、希比毛稍講道義。希特勒生平只有一個朋友就是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到了大戰後期，墨索里尼已經變成了希特勒的包袱，義國軍隊不但不能助德軍作戰，反而要德國軍隊入義境抵抗盟軍，雖然如此，希特勒對墨索里尼的支持始終不變。到了最後義大利本身實在頂不住了，義皇愛麥虞限三世及陸軍總司令巴多格里奧元帥秘密商定後，發動政變，一舉解除了墨索里尼職務，並將之囚禁於一座古堡中。希特勒得到消息，竟然派出特務人員空降古堡，救出墨索里尼重組「政府」，過程較之任何間諜片都精采，也非希特勒作不出。雖然墨索里尼的「政府」不久也自行殞滅，但這是由於局勢已壞，無可救藥。

反觀毛澤東可說一點江湖義氣都沒有，加納那個「活寶總統」恩克魯瑪當時自認爲是中立國五領袖（另四寶是尼赫魯、狄托、蘇加諾、納薩）冒充大頭鬼要調解共印衝突，剛到北平下飛機，國內發生政變，推翻了他的一人統治。恩克魯瑪其人如何，姑且不論，但被推翻確是爲了毛澤東，本來中共也預備盛大歡迎，並排定日程當晚會晤毛澤東，但加納政變消息傳出後，毛澤東再也不肯見他，恩克魯瑪在北平住了多日一直未見毛澤東的「金面」，只得黯然離開北平，回去幾內亞。只舉此一件事（例子舉不完）可見毛澤東爲人勢利，比希特勒差遠了。

七、希特勒生活嚴肅，毛浪漫。希特勒一生未結婚，除去一個情婦伊娃之外，平生沒有桃色事件，雖然只此一個情婦，到臨死時仍然舉行婚禮，以正名定份然後雙雙自殺，其對愛情的堅貞，生活之嚴肅，與毛澤東相較，不止雲泥之別了。

總之，希、毛加上史達林是二十世紀三大惡魔，撇開其罪惡不論，專以人品而言，卻以毛澤東最爲卑下，去希、史遠矣。



香港閒話

讀、作、編、校

趙聰

大陸未陷共前，這兒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說當年魯迅曾摘引香港報紙上的文字加以熱諷，就是二十年前我們剛來這兒時，還親眼見到「如要停車乃可在此」的奇怪語句。

一九四九年後，書刊的出版蓬勃起來，這說明了從大陸逃出來的人大都是讀者，所謂文化南移，大概就是指此而言。

雖然報紙很平，多數只一毫錢，可在那時還可以買兩根油條。有些住在摩星嶺、調景嶺的同胞，在吃不好甚至吃不飽的情況下，也要犧牲兩根油條買份報紙讀讀。在下那時住在亞公岩，又窮又閒，每日只是躺在床上讀報，報紙成了最大的一項支出。這卻並不是爲着飽足精神上的飢渴，乃是想從中找到一點振奮人心的消息和言論，慰解一下鬱悶的心情，在絕望的廢墟上，重生出希望的苗芽。

有一位鄰居，他不買報，也不看報，每天來問在下：「報上有什麼消息？」報上的消息這麼多，我哪有這麼些力氣向他逐條報告，便說：「你自己看吧。」你猜他怎麼說，他說：「我從來不看報。」在下已忘卻他的姓名，只記得他是孔祥熙的親信，曾做過兩湖貨物稅局的局長，逃到這兒還帶着兩位太太。這當然是僅有的例外吧。如果都像他，人口雖由六十萬增到四百萬，讀者不會增加的。

不過這些原是大陸的讀者，來到這兒卻改變了口味。這一改變，一如吃慣了粵菜，說慣了粵語，穿慣了西裝，是由客觀環境逼出來的，也就是說，是被動而非主動。雖說被動，既經習慣，便成自然。

就一般書刊之出版現象來看，這兒的讀者，可分爲以下幾種。

最多的應是狗馬經的讀者，次多的則爲黃色作品的讀者，再次的是武俠小說的讀者，比較不算太多的是流行小說和稗史掌故的讀者（一爲青年一爲成年），還有就是軟性作品如電影啦、婦女啦、時裝啦、電視啦等等讀者。除此以外，像科學、文藝、哲學、社會科學、時事等等讀者，就少之又少了。

陷共以前的大陸卻不是這樣，這兒少之又少的讀者，在那時的大陸，正相反，而是很多。如果說文化已經南移，那末，二十年來，南移的量並不多，質也變了。

這個現象如不改變，香港的繁榮仍只限於物質方面，正走着美國已經走過的路。尼克遜就職時曾慨乎言之，物質文明儘管進步，精神方面卻是非常貧乏。香港社會要眞正求進步，這是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這兒的出版大權除左派外，幾乎全操之於出版商，商人的第一目的是賺錢，起碼要不賠本。因此，出版商根據讀者的需求而向作者定貨，作者爲着生活，迫於不能寫自己願意寫的東西，還得多產。既非所願，又要多寫，怎會產出好的東西？所以，這兒有些作家不說寫稿而說趕稿，並且沉痛地自貶爲「稿匠」或「爬格子動物」。

你如果仔細閱讀報刊上的文章，你就經常會發現，兩句「雖然」開頭的長句子重疊起來，在下文你卻找不到一個「然而」或「可是」；文中說明下列幾項，卻又只列第一沒有第二、第三；至於漏錯就更不用說，這可嫁禍於「手民之誤」。實際上，不能怪作者，因爲他太忙了，稿費低，不忙不能維持生活。

有一種作者卻應該受責備。那是因爲他看不起讀者，把讀者全當做幼稚園的學生。他以爲他自己全懂，是老師，讀者則什麼也不懂，是學生。或者他自己孤陋寡聞，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便武斷地說沒有，豈不知讀者比他博聞多識，已知有這回事了。這樣的寫作態度，會失去讀者的。

大陸陷共後，逃到這兒來的讀者，文化水平並不低。可以說，香港是藏龍臥虎的地方。多少大作家在這兒隱遯，他們不寫作了，但是他們讀則不輟。拿他們當做小學生，豈不要被他們暗笑不自量。

從美國來的中國學者，從台灣來的教授，都說香港的出版物，大多是膚淺的，嘸啥看頭。我想，他們未必全看，但若一接觸自以爲是老師的作者的文字，便厭而不看其他，以爲全是如此了。你說那些拿讀者當小學生的作者，害人不害人？

作者必須是一讀者，既讀自己的文章，也讀別人的文章，比一般讀者讀得還要多。寫完了，讀一遍，有錯改過來，以免損人不利己。多看看別人的東西，否則就像客到黃鶴樓，不見崔顥題詩在上頭。

編者這行業最難幹，顧到讀者，還得顧到作者；如果有老闆，如果這老闆是外行，而又假充內行，就更難搞。書出得好，刊物編得好，出版商必須給編者以全權；事事遭受干涉的

論「夏志清博

最近讀到一篇「夏志清博士訪問記」，整篇訪問記中，有幾點値得人們注意的：第一：「五四的時候，一方面是文學，一方面是政治，現在台灣比較純粹只是文學。」第二：爲什麼台灣作家避免接觸大問題呢？「由於某種原因，台灣的年輕人看不到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學。」「我想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事實，五四以後三十年代的作品，大多寫於租界地區，在外洋的保護下，所以能憂時傷國。」第三：「過去三十年代一向以國家民族爲大前提的這種精神，在今天台灣，已不復存在。大陸易手就易手了，不在乎。」第四：「我們中國人似乎總喜歡把忠奸分得太清楚，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最後英雄出來，漢奸正法，千篇一律。」第五：「三十年代的文人，他們眞正的文學修養，其實都很差。至於中共統治大陸以後，一切文學均以國家爲前提。一

編者，縮手縮腳，有才能也施展不出來。然而有些老闆卻偏要大權在握，要編者聽他的指揮，結果刊物銷不好，書不賣，倒霉的是老闆自己。

有編委會之設的出版機構，那就更給編者添麻煩。一開會，七嘴八舌，你說聽誰的是？有些編委根本對稿子不看，卻亂出不負責任的批評。結果是議而不決，往往把稿子壓在那裏。

稿荒，是這兒辦刊物普遍遭遇到的問題。投來的稿，量很多，費很多時間來讀，讀完才知能用的很少。這種時間的浪費，無可補償。約稿，那就無論好壞都得用，不用，麻煩可就大了。作者會發怒，「誰願給你寫稿，是你約的呀！不用，也得給稿費！」你怎麼辦？

投稿的人，亦有兩種不好應付。一是他鈔襲人家的成品，編者不知，用了。結果經人舉發，稿費卻已發出無法追回，還得登報向原作者道歉。一是他和你胡纏，你退給他稿，他硬說沒有接到，要你賠償；退稿用掛號，則郵資太多，他既不肯出，出版單位也無此筆預算。

說到校對，一般人都認為無足輕重，實則大謬不然。一篇文章，如果錯字連篇，令人不能卒讀，雖好也就完了。如今共產黨這玩藝，無孔不入，排字工友未必無此等人混入，得便就弄鬼，好比這麼一句話：「金邊政變不是美國情報局在幕後導演的。」他只消把句中一個「不」字不排進去，全句意義就變成完全相反了。如果校者不仔細，校不出來，害了讀者，也激怒了作者。

作者要多讀，編者要多讀，校者更要多讀外，還得認識行書字體和草書字體，勤於查字典，查參考書。如果遇到作者「筆下誤」的漏錯，可以替他改正或補充；如果遇到自己看不懂的語句，那可不要自作聰明，糊亂改動。

有的出版機構，以為請位校對只要粗識文字就行，那實在是錯誤的見解。實在說，粗識文字的校對，還不及排字工友。這也難怪，因為校對的待遇也是太低，實在請不到好的校對。而夠資格的校對，也往往做了編輯，而不屑於做校對了。

有些作者寫稿，往往不照行書規律，而用自我創造的行書。這樣一來，就成了誰也不識的天書。排字工友像猜謎般排成一場糊塗，校對也像猜謎般改成一場糊塗，印出來後，原作者一見當然啼笑見非，但這又埋怨誰來。

不過作者如照行書規律寫稿，排字工友可能認得，而蹩腳的校對反而不識。記得有一次稿子上一個行書的「感」字，排對了，但新請來的一位校對卻以為排錯了，就又照行書的「感」字改上。可憐，如今的鉛字模還沒有行書，如何叫工人照排？這兒字模中獨有的「疍」字，我想可能就是在這種情形下製造出來的香港特產。

聽說有這末檔子事，一篇文章裏提到前秦苻堅——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戰的主角，校者以為作者寫錯了，便把「苻」字改為「符」字，趕到印出來後，作者、讀者都提出質問，那校者卻說：「我們廣東姓符的全是『符』字，沒有姓『苻』字的！」如果他的理直氣壯，你有什麼辦法？如果苻堅地下有知，他會問校者：「我非粵人，幹麼你硬叫我姓廣東的『符』？」

在下有一次用了作疑問語氣詞的「與」字，下面並有？號，可是印出來後，「與」竟被改成了「矣」，使得那句話就不通了。有一次用了「不可或缺」，印出來卻成了「不可缺」，我想那校者以為這個「或」字是多餘的吧？

魯迅當年在北京辦「語絲」周報，校者以為「語絲」不講，便改成了「語約」，不然的話，「絲」怎能排成「約」？諸如此類的錯誤，應由校者負責。

如果把刊在雜誌上的文章，留版輯印單行本，往往因為改正版面，使每行第一字不見標點，排字工友便慣於加條或抽條，任意增減「的」「了」等字。他大概認為白話文中的「的」「了」等字，本無意義，多一個少一個沒有關係。不知這麼一來，卻把文章搞壞了，往往搞得句子不通。所以在改版面時，排字工友不能偷懶，隨便加減「的」「了」，而校者仍得再校一道才好。

在下二十年來，讀、作、編、校都幹過，自謂略諳此中訣竅與甘苦，故特公開於上。深期同行先進彼此互勉，使文化南移名符其實，促進這兒文化的發展，改變現在的面貌。

「…訪問記」

古鶴翔

從上面第一、第二兩點看來，這篇訪問記分明是希望青年人多談政治，為什麼青年人不談政治呢？所謂「某種原因」，是不是「由於台灣是警察國家」？

在這推論下，「在外洋保護下才能憂時傷國」，換言之，台灣最好交給外國人管。交給那些外國管好呢？是不是交給美籍華人和準美籍華人管理最好？夏博士他們還提出這樣的一個希望，他希望中國人切勿把忠奸分得太清楚！把吳三桂正法不大好，國賊者或是「憂時傷國」的！

究竟今天的台灣是否對大陸易手不在乎？這與誣衊台灣是「警察國家」，誣衊蔣總統「腰纏鋼板」的人一樣是在信口雌黃。

誠然台灣尚有若干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任何到過台灣的人，都要否認中華民國是警察國家。我記得在國府統治時期的廣州，無時不可以購買魯迅、巴金、茅盾、葉紹鈞等左傾作家的作品，也可以購得延安出版的小冊子，當時的廣州實在太自由了，否則毛共不可能奴役大陸！

「三十年代的文人，他們的文學修養，其實都很差」，我們看了這些話，根本不想置評，卻想說：「超級的夜郎！」

還有，「中共統治大陸後，一切文學均以國家為前提」這一段話，不但我們不能同意，毛澤東也不會同意的。毛澤東根本就不要國家，而要「世界革命」，要騎在世界人民頭上，大陸的一切文學創作，均以歌頌毛澤東為主，怎可以說是為了國家？

此外，該刊主編對這篇訪問記的命題「五四文學與台灣當代文學」也別有用心，有意將中國文學割裂，這就難怪連夏志清在回答問題時，也巧妙的避免作答，只說「前者已經忘記，後者還不曾唸。」可能連夏志清也認為這種概念上的錯誤是不妥的吧？

「廣東藏書紀事詩」有關的人和事

陀虹

頃從商務印書館購得「廣東藏書紀事詩」一書，該書著者是徐信符教授（已故），而進行箋理出版和補校是徐信符的哲嗣徐湯殷先生。

一九六三年我在大陸時，曾承某君具名惠贈了一本，由於該書是一本關於廣東文獻的好書，又是在大陸無法買到——由海外寄來的，所以當時彌覺珍貴。而頃間我所購的卻是商務一九六五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已不像我在大陸所得的那樣封面經過「過塑」，而只顯得樸實無華。但這都難沖淡我得書如逢故友的心情，歸來夜讀摩挲，更又勾起我對該書有關所聞的一些人與事的廻想和感喟。

一翻開該書的扉頁，便是葉恭綽所題的書名及署名，葉遐翁於前年已作古，關於此公卻有兩則少為外人所知的趣事。在此且作題前的閒話。

葉恭綽最肯為人題圖、題籤，書名亦滿海內，但極少去推究此公的筆意淵源。但在第一次校勘「四朝成仁錄」時，因資料所需，也是此公一時興之所至，便將他珍藏的阮大鋮手跡出示諸同人傳閱，山於阮大鋮的字跡留傳到今日已是絕無僅有，於是在場各人便向葉借出，各自攝影留存才歸還原件。初時葉尚不以為意，可是過了幾天，關於「葉蘭台之孫字學阮大鋮」的笑柄已喧傳朋輩之口。葉為此事大感懊悔，以後再有借閱者，葉便諉言借失。

上事是我到中山大學東北區三十六號碧琅玕書館借書時主人冼玉清為我談及並出示當時所攝得阮大鋮手跡的照片，審視之下，葉、阮兩人之手跡純然酷肖。近閱葉恭綽所著之「遐菴談藝錄」有談及家藏阮大鋮之墨跡經已失去，大概今日天地之間，阮大鋮真的已無片紙隻字留傳了。而那位出示阮大鋮手跡照片之冼姑娘（玉清），在和中山大學校黨委龍某鬧意氣而負其宿諾（冼自言：不嫁人，不離校，不問政治和做官）離校出任廣東省文史館館長之後的不久，已因乳癌而逝世，遺下碧琅玕館之藏書以及阮大鋮手跡照片大概亦難逃中共「文革」的劫難吧！

葉恭綽一生宦運亨通，從前清郵傳部司員，陞侍郎，民國後又歷任交通部長、鐵路部長、財政部長，大陸陷共後又由香港歸去北平充當中國國畫院院長，所謂「白頭已是盡江總」，他比起阮大鋮真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到頭來在七十六歲之高齡卻被打為右派，終於侘傺十年而死，和阮大鋮臨終仍能賈勇登五通嶺，相較之下，又頗有不如呢。

葉被列為右派之後，曾被迫去十三陵水庫參加義務勞動，大概這是中共政府事先有意安排的，葉到了十三陵水庫工地時，正好遇見周恩來及另外一些中共政要也在場，於是葉便倚老賣老顫巍巍地走到周恩來的面前放聲大哭，終於由周指令旁人攙扶其歸家，並准其以後不必參加義務勞動。

上事是由張次溪口中傳聞而來的，張次溪是張篁溪的兒子，他是廣東東莞人，卻有大半生在北京渡過的，早幾年他在北平編有「北京竹枝詞」在大陸出版，他和北平琉璃廠那幫人過從很密，所說的當是可靠。

「廣東藏書記事詩」的扉頁後面，便是一幀徐信符的畫像，該畫像是國畫家楊芝泉所繪寫的。

這位楊芝泉不單是個丹青能手，而且更擅長草書（是寫十七帖的），他在廣州早有「草聖」的雅號。他本是連縣人，在李漢魂當省長的時期，當過連縣的參議長，幸好他歷來是個不問政治的人，大陸陷共後，他又一直在「廣州文史館」和「廣東省民革」任職，在大陸「文史館」和「省民革」都是有名的「避風塘」，所以中共的歷次「運動」也總算給他躲過了。

他現在賃居於廣州豪賢路一家舊屋的二樓，位置正好在古勤勤舊宅之傍，他的生活是很清苦的，因為市文史館每月的薪水少得可憐，「民革」的職務又是沒有薪水的，所以他不得不在中共的組織下畫一些山水冊頁和圖卷來賺取一些補助（稱為「菊花王」的沈仲强亦是如此）。

海外許多左派名人每歸廣州或者路經廣州時，總是喜歡帶上特長的宣紙來求他寫幾幅草書，他也總是奉命唯謹的在六榕路市文史館內應酬他們（原因是中共規定：對外賓不得作私下應酬）。

一般人談到廣州的石印廣告畫，總以為馬慈航是開山祖，其實在馬慈航之前，楊芝泉已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月份牌和廣告紙作畫，因為那些畫很是「匠氣」，畫面的內容也總是二十四孝之類，結果楊先生拋離了這沒有藝術生命的創作而另走「文人畫」的途徑了。

回過頭來，我們再說該書是手抄影印的，翻過了扉頁和徐信符的畫像便是該書的「序」，這部份開始都是手抄的文字，這些都是出自一個叫莫尚德的人抄寫的。

這個莫尚德是徐湯殷的摯友，是一個多才多藝是醫者，他父親就是現仍在廣州中山五路小紅棉飯店之旁執業的莫渭臣老中醫。而莫尚德本人十年前已被下放到海南島去，正為此之故，其父莫渭臣以八十之高齡，仍不得不以「望聞問切」以求糊口之資，中共亦嫌他老邁，准其單幹。

「翰墨生涯作蠹魚，北山斜對

好安居，門雖近市何嫌俗，且擁琳琅萬卷書。」

以上是「廣東藏書紀事詩」的作者徐信符先生所自題南州書樓的一首七絕，這首詩收入在廣東藏書紀事詩的末後，事實上這位南州樓主人徐信符先生也該是廣東藏書家殿後的一人了。

他的南州書樓座落在廣州小北登峯路之左邊，斜對小北丹桂里市場，傍爲「雲記飯店」，故此廣詩有「北山斜對」、「門雖近市」之語（北是指原州的越秀山）。

「南州書樓」建於一九二八年，時因廣州小北開馬路將徐信符原有南州草堂前座拆卸，於是徐乃將原有的南州草堂後座改建成二層的新樓。這便是「南州書樓」。

徐信符一生愛書成癖，熱心於鄉邦文獻，少年時卽與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衞等人組織「羣智社」，每月集資購置圖書共同研究。以後「羣智社」諸公多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獨有這位徐先生卻孜孜以作育英才爲己任，並先後在香山隆都學堂、廣府中學、廣東高等學堂、廣東高等師範、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廣東法科學院、文化大學等處任教職，又兼任廣東省圖書館、修志局、編印局、文獻館等數職。他以月中薪俸收入除家人生活所需之外，盡數拿去搜購圖書。查廣東近百年來，自潘仕誠、伍崇曜等在張之洞之誘導下，首開粵中藏書的風氣，而近數十年粵地叠遭兵燹賊劫，使許多有盛名的藏書樓都已風流雲散，而徐信符僅以一介書生之力去搜求諸家流散圖籍並遠及北方各地，他在中國文化史上其功確不可沒。

不過「南州書樓」也像歷史上任何一個藏書樓一樣是多災多劫的，但有一段值得一說的趣事是：今日徐信符的「廣東藏書紀事詩」能夠在香港出版卻和二十多年前的一場浩劫有着因果的關係，老子所謂「禍兮福所伏」，大概就是這個道理吧！

原來在日寇南侵時，徐信符曾先後將二百餘箱書籍分存在香港大學平山圖書館、跑馬地寓所和澳門寓所，到光復後的一九四六年，徐氏將平山圖書館及澳門寓所的藏書先後運返廣州，卻將跑馬地寓所的一批圖書仍存留香港，未及提回，而徐信符本人卻在一九四八年病歿了。

大陸陷共後，中共當局對這批海外封存的善本書自然不肯放過，但在中共當局多方設法均無法取得這批圖書北運時，不得已便批准徐信符先生的哲嗣徐湯殷先生來港提取，誰知這位徐先生一到香港，卻是書歸人不歸，不肯再重投羅網。而徐湯殷之所以肯將這批圖書運返廣州，當是鑒於他自己尚有一子（當時在廣州華南工學院攻讀化工）一女（在廣州體育學院攻讀）羈留在大陸，故不得已而爲之吧！

徐氏到了香港，便從許多斷簡零篇之中，尋搜徐信符所撰的「廣東藏書紀事詩」（早年曾在廣大學報中分期發表）的書稿，託香港商務印書館代爲印行。在大陸時，我曾問過湯殷的子女「何以要在商務印書館印行？」他們當時的回答是：如果不給商務印書館印行，恐怕中共不會准予寄返了。這便是徐湯殷將該書交付商務印行的主要原因。徐信符以一批遺下的藏書救得自己的兒子脫離苦海，因信符兒子得了自由而始得進行輯理信符生前遺稿出版了「廣東藏書紀事詩」，徐信符本人死而有知，眞不知作何感想。

近十多年來，南州書樓基本上是不開放的，該書樓的前座已被作爲「海記飯店」；「海記飯店」是以東江菜見稱，在一般廣州人的心目中，「海記鹽焗鷄」的聲名已遠著於「南州書樓」呢。

在「海記飯店」之傍是「雲記飯店」，那是一間回教飯店，早三十年前，該飯店老主人薩根曾仗義捍衞「南州書樓」的藏書，不使小北流氓陸氏兄弟盜賣，這一事跡在老一輩廣州人口中說來是充滿了傳奇和俠義的意味。如今薩根已下世，而「雲記飯店」獨存，行人過此，眞不勝滄桑感喟！

在「南州書樓」右方斜對處是丹桂里，數十年前曾有徐紹楨的藏書樓。這徐紹楨是光緒甲午科舉人，曾歷任兩廣幕職，後來投筆從戎，改任江南第九鎮統制；後來又以參加辛亥革命有功，任衞戍司令和廣東省省長。他和上文提及的徐信符是族兄弟。他倆既是兄弟，又同嗜藏書，又同居城北，本是一時佳話，唯是徐紹楨晚年景況不佳，他的「水南樓」藏書早已變賣分散了。今日的廣州丹桂里是一湫隘泥濘的市場，亦無復當年池館之勝，徐信符在「廣東藏書紀事詩」中有兩首絕句說徐紹楨的是：

從容講藝卽投戈，戎馬書生閱歷多，學壽堂中題跋在，雲煙過眼感如何？

家傳通介故儒門，戎幄談經結習存，莫問鍾山舊池館，百城灰燼豈堪言。

詩中提到的「學壽堂」和「百城灰燼」，是指紹楨在南京建有藏書樓，後爲張勳所焚，而紹楨所輯的學壽堂題跋尚存。

在此，我不妨向讀者推荐「廣東藏書紀事詩」是一部很具資料性的好書，同時希望讀者從此文中或多或少體驗出前人致力文獻的苦心，復瞭解多少有關於此的「世味」。

（編者按：陀虹先生請電話連絡。）

代郵

葉芸先生等八位讀友：你們要求發表國軍整編七十四師在孟良崮之役的苦戰經過，及張靈甫將軍壯烈殉職情形，三郎先生已搜集好資料，將於「西南保衞戰」之後，與「太原之戰」次第發表。本刊編輯計劃，擬將國共之戰的各次有名戰役，均盡可能將資料搜集，請親身參加者撰寫，或由三郎先生整理改寫，謹覆，請注意以後的預告。

我所知道的張資平

李立明

編者按

本刊一二九、一三〇期，趙聽先生一連發表了兩篇有關「流行小說家張資平」的文章，之後，又接到對張資平有深切瞭解的李立明先生這篇大作，對張資平作了全面性的介紹。像這種無品的作家，本來不值得多費筆墨，惟此文不僅可使我們對這個卅年代的風頭作家更進一步認識，也可作為今後文化工作者的一種警惕。一個作家，成名固然不易，收場更難，張資平是個好例證。一個文人，對「身後是非」是不得不顧及的。

一生述略

張資平是廣東梅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九年（公元一八九三年），如果他如今還活在人間的話，該是七十七歲的老人了。

他的家庭貧苦，他的父親為了改善家庭的環境，曾一度到南洋去謀生。然而，當他回國之時，還是一貧如洗，迫得在鄉間開設私塾過活。

張資平小時候在他父親開設的私塾裏讀書，除了他父親所教的四書、左傳之外，他還讀過不少中國的舊小說及林琴南（福建閩侯）所翻譯的外國文學名著。後來他進美國教會所開辦的「廣益中西學堂」讀了四年書，再考取高等巡警學校。

宣統三年（十九歲）辛亥革命成功。張資平受到了這個革命時代浪潮的衝激而決心投考留日官費生。他由香港而往上海，再由上海而到日本東京，考進日本帝國大學地質學系。對於這一科的學問，他後來的著作有：「普通地質學」（商務）、「人文地理學」（商務）、「自然地理學」（商務）。

一九二一年（三十歲）他由日本回國。一九二六年應湖北武昌第四中山大學之聘，任地質學系主任，翌年，該校因政變改組，他即辭職回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課程。一九三〇年春，他受大夏大學及建設大學的聘書，但因當時發生了特別的事故，所以他退回聘書不就任。

一九三七年（四十五歲）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之後，上海所有的文人，差不多都逃到內地去從事抗戰衛國的工作。然而張資平卻仍與妻兒留在上海不走，一九四〇年三月汪偽組織在南京成立，張資平參加進去，任官署中的技正，掌管技術人員。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他吃到了一場官司，受到了國法的刑罰。此後，他就很少活動。一九四九年之後，他在大陸的情況怎樣，一直無人知道。

文學因緣

「創造社」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這個團體的文學運動，當以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為紀元。社中前後的重要角色如郭沫若（四川樂山）、張資平、郁達夫（浙江富陽）、成仿吾（湖南新化），都是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在五四運動時代，他們仍在日本留學，其後異軍突起，對新文學運動，也有很大的貢獻。

張資平是學地質學的，為什麼他會走進文學的領域裏來呢？這因為他少年時代已讀過了很多的中國舊小說及林琴南的譯作；而在日本帝國大學預科期間，又接受了一些有關歐洲文藝思潮的講述，故開始學寫文章。

而在「資平自傳」一書裏，敍述他每天乘「院線電車」時，使他沉醉於享受日本少女所特有的香氣而認識了日本女性的柔美，於是他把許多追逐日本女子的資料及日本男女的戀愛故事搬進他的小說裏去。

「當民十（一九二一年）在東京第二改盛館郁達夫的房子裏開『創造季刊』及『創造叢書』編輯會時，我只承認應擔負的稿件外，一切都信任達夫和沫若。……當時出席的，有沫若、達夫、田漢、及我四人。又楊正宇先生，雖不是社員，但當時亦在座。決定以我的『沖積期化石』為叢書，並擔任第一期的『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這題名是沫若代擬的）及第二期的『雁來鴻』（後改名「愛之焦點」）及『東遊十年』（此稿至今未整理，今擬改為「脫了軌道的星球」）。」（史秉慧編：「張資平評傳」一四二至一五四頁）。此後，張資平便正式埋頭於文學創作。

一九二八年張資平脫離「創造社」。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正式成立，參加的作家有五十多人，張資平也是其中一分子，著「普羅文藝論」（由創造社發行），為普羅文學大肆鼓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發生後，他在上海投降敵偽，成為「東亞文化協會」的主持人。他在日本的「華文大阪每日報」發表長篇小說「新紅A字」，每期並有曹涵美繪的插圖；這篇小說是應該報的特別徵文；而同時應徵者尚有淪陷區華北女作家梅娘的「蟹」也一齊刊出。張資平這本小說，寫來平平淡淡而已，文壇上不見有什麼好評。其次，他還在該報發表過專為紀念他死去了的兒子而寫的「哭燕兒」及追憶往事的「蜻蜓酒家」。

一九四五年五月張資平又在專為敵人作喉舌的天津「庸言報」（其時已改名為「天津華北新報」）刊登一個長篇連載小說「紅磷尉」，刊完不久，隨而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張氏一失足成千古恨，再不能露臉文壇，聞已鬱鬱逝世。」（蘇雪林著：「文壇話舊」六九頁）。然而，他是否已去世或在什麼時候去世呢？在未證實之前，還是不知道的。

樂羣書店

張資平曾經辦過「環球圖書公司」，又於一九

二八年九月在上海開辦了一間「樂羣書店」，是股份有限公司，與孫福熙、曾仲鳴的「當代書局」、張友松的「春潮書店」、陳望道的「大江書館」、曾樸的「眞善美書店」、戴望舒的「水沫書店」並駕齊驅。

「樂羣書店」除了張資平是股東兼編輯之外，其他股東尙有王開化、董維之、余慕陶、陳豹隱（即陳啓修）等人。

「樂羣月刊」

「樂羣月刊」創刊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一日，由樂羣書店印行，爲張資平所主辦的一種文藝雜誌。撰稿者有易坎人（郭沫若）、周毓英（江蘇溧陽，今在港）、金石聲、栢垂、孫俠夫、陳勺水（陳啓修）、謝聲、洪濤等人。

創辦「絜茜」

張資平、丁丁、曹雪松等人在一九三二年組織「絜茜社」。由該社於同年出版一種文藝刊物「絜茜半月刊」，提倡平民文學，歡迎以勞苦的農工羣眾生活爲題材的作品，可惜其內容實際上並不見得充實。

作品評介

張資平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以寫戀愛小說而著名。他所寫的小說，有一個公式，大部份是三角四角甚至多角的戀愛；而其故事中的主人翁，一定是一位早熟的、肉感的、性衝動强烈的女性。並且以錯綜的愛情，性慾的挑撥，湊巧的相遇，享樂的追求來融合在作品裏。而故事的結局，往往以悲劇爲收場。因此，他頗能獲得當時少男少女的讀者，抓得了無數青年男女的興趣。

他的長篇創作有：「冲積期化石」（一九二二年泰東書局出版），「青春」（一九二六年現代書局出版），「飛絮」（一九二六年現代），「苔莉」（一九二七年光華書局出版），「最後的幸福」（一九二八年現代），「愛力圈外」（一九二九年樂華書局出版），「靡爛」（一九二九年樂羣書局出版），「長途」（一九二九年南强書局出版），「天孫之女」（一九三〇年文藝書局出版），「愛之渦流」（一九三〇年光明書局出版），「跳躍着的人們」（一九三〇年文藝），「柘榴花」（一九三一年樂羣），「羣星亂飛」（一九三一年光華），「上帝的兒女們」（一九三一樂華），「脫了軌道的星球」（一九三一年現代），「北極圈裏的王國」（一九三一年現代），「明珠與黑炭」（一九三二年光明）。

他的短篇小說有：「愛之焦點」（一九二三年泰東），「不平衡的偶力」（一九二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雪的除夕」（一九二六年商務），「梅嶺之春」（一九二八年光華），「素描種種」（一九二九年樂羣）。

全集，「資平小說集」（樂羣書店出版）。

翻譯小說：「草叢中」（樂羣），「平地風波」（樂羣），「襯衣」（光華），「某女人的犯罪」（樂羣），「壓迫」（新宇宙書店出版），「空虛」（新宇宙）。

文藝論譯：「文藝新論」（現代），「歐洲文藝史大綱」（現代），「普羅文藝論」（創造社）。

張資平的處女作是「約檀河之水」，而奠定他文壇地位的當是「冲積期的化石」（一九二二年）。它與郁達夫的「沉淪」（一九二一年泰東書局出版）及郭沫若的「女神」（一九二一年泰東書局出版）是差不多時間出版的。創造社三巨頭初次打入文壇，就是靠這三本書。

「苔莉」在張資平的小說中，可以說得上是他的一個代表作。然而，他也許覺得重複地寫戀愛小說，寫得太膩煩了，做得不新鮮了，換不出什麼新花樣；所以在一九二九年之間，他宣言轉變方向。「長途」就是他轉變以後的一個作品；可是他似乎還是逃不脫那個老圈子。

「張資平先生的創作，他發表的幾個長篇固然都是屬於戀愛小說一類。就以他的三十六個短篇而論，關於戀愛的竟也佔了十六篇。……張資平先生的主要著作，可以說全是屬於戀愛的。再就他的創作的數字去看，在全量七十萬字之中，戀愛小說就佔去五十五萬字。……這些戀愛小說的產生究竟與它的時代有若何的關聯呢？就這一點，我卻不願和其他的批評者一樣，說張資平先生的著作是與時代不發生關係。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的產生是和他的時代有密切的關係的。他的創作確實是時代的產兒。我們祇要了然於五四運動以後的情況，我們就可以不假思索的指出來，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完全是五四期間女子解放運動起後必然的要產生出來的創作。張資平先生的創作內容完全是五四初期兩性解放運動的事件對於文學上的反映。因此，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裏的人物，也完全是五四運動初期的人物。張資平先生的創作所能代表的時代也只是這個時代。」（錢杏邨著：「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二卷）。

「由於時代的進展，張氏的小說，在青年的心中的信仰是漸漸地低落了。……許多許多的青年，都是候看他們信仰人物能指給一條出路，而不幸，在張資平氏的小說中卻找不出一句對於上述事件的正確答覆。」（激厲著：「評脫了軌道的星球」）。

張資平的小說，對性慾的描寫，確是有些挑撥性；而最大的缺點是題材千篇一律，方法是定性公式，這是批評者的公論，事實也是這樣。然而，他的創作技巧，描寫方法是傾向於自然主義。至於文筆簡淨無滯氣，辭句暢通無累語，對白流利不沉贅，故事從容不急迫，這是他的特長，也是每個批評者所公認的。至爲可惜的是，在抗日聖戰中做了漢奸，他的作品縱有可取，也變爲一無可取了。



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上）

迢迢

緒言

我們這次東歐之旅的最後一站，是六十年代共產國家中曾爆出民族主義自由火花的捷克首都布拉格。照觀察家的看法，廿世紀七十年，東歐最顯著的改變，將是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要出現國家至上，共產屈居次要地位的現象。此種現象，就我們這次東歐之旅的所見所聞，已經越來越強烈。這種有增無減的民族主義意識，勢必削減東歐集團維持了廿五年的團結局面，對蘇聯更爲敵視與憎恨。

對東歐來說，這將是懷疑與變革的時代。在許多國家裏面，久已確立個人地位的統治者，差不多必然會在今後十年內退出政治圈子甚至死亡。屆時繼任問題所引起的危機，可能影響這個世界的情勢。

但是就另一方面來說，在今後十年內，蘇聯的陰影將繼續籠罩着東歐，爲了軍事及思想上的安全，蘇聯將繼續支配東歐。就長遠來看，東歐在七〇年代發生的事情，將端視蘇聯本土內屆時發生什麼事情而作最後的決定。

捷克事件是六十年代東歐國家中最重要的一樁大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蘇聯、東德、匈牙利、波蘭，保家利亞等國的坦克車和軍隊以閃電的行動開入捷克境內，打破了捷克那項建立一種「有人類面貌共產主義」的試驗。

在一九六八年前的三年時間裏面，學生及自由分子的不安，加上經濟的停滯不前，曾經令諾伏特尼的史太林派政權感受重重打擊與困擾。一九六八年一月，諾伏特尼的地位被杜錫克取而代之。在其後八個月的時間裏面，在無法抗拒的興奮的羣眾壓力推動下，杜錫克試圖建立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將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民主連結起來。

這項由蘇聯領導的侵畧捷克事件，就是六〇年代東歐境內最富戲劇色彩的一件大事。這項侵畧行動的目的就是摧毀杜錫克所領導的自由化運動。

這項侵畧事件爆發差不多十六個月內，捷克人民的消極反抗，曾經令到若干杜錫克時代的改革措施被保存下來。可是，在一年告終的時候，杜錫克放逐出國，他的革新政策已經消失了，蘇聯的軍隊繼續佔領捷克，同時一個強硬的（不一定是史太林派）捷克政權已經表示重建共黨的「主要角色」。由捷克的事件，與一九五六年蘇軍侵畧匈牙利的事件所表現的，似乎已經建立基本的原則——這原則，表示蘇聯對東歐的事務，何者可以容忍，何者卻不能容忍。

這裏所指的基本原則，約可分爲幾點：第一，共黨的最高地位不能夠受到威脅。在杜錫克時代中，反對黨宣告復活。雖然當時那些反對黨仍然置身在政治制度之外，可是他們卻表示可能試圖派出候選人參加競選。第二，蘇聯的軍事安全萬不能受到威脅。捷克位於東歐的心臟區，同時和蘇聯及西德毗連。克里姆林宮的統治者擔心：如果捷克成爲一個非共國家的話，便可能被「復仇主義」的西德利用爲侵畧蘇聯的「走廊」。第三，蘇聯、及東德與波蘭這些盟邦的「思想正統」不能夠感受威脅。捷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表現民主及西方的傳統，因此可能建立一種「民主的共產主義」。可是在過去九百年來只認識獨裁專制的蘇俄，卻不能夠建立一種民主的共產主義。捷克境內的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如果容許無限制地向外蔓延，便甚有可能腐蝕蘇式共產主義的基礎。

現在，我再報導從華沙去布拉格一些微小的見聞。從這些小見聞中，卻可反映上述大問題的頭緒，並作證明。

冒險進入捷克，既平安又順利

華沙距離布拉格亦不是很遠的，巴爾幹半島的這幾個小國，好像我國的省份一樣大，普通都是個多兩個鐘頭的飛機就到了。我們在十二時離華沙機場起飛，兩點鐘就抵達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的機場。

一下飛機，映在眼簾的是宏偉的機場大廈，這是一座摩登的鋼筋水泥建築物，光亮的大幅落地玻璃窗，和許多西方國家的機場大廈一樣，裏面有新型的酒吧和餐室，給人們坐的椅子都是很摩登美觀的梳發椅，這是我們自旅行巴爾幹國家以來第一次看到的新型濶大的機場大廈。因爲蘇聯侵捷的緣故，我們擔心着海關軍警不知要怎樣盤查我們的行李呢！



離廣場不遠的國家博物院（捷克首都布拉格）彈痕纍纍。

布拉格，本是在行程之內的，但因在八月中戰事發生，蘇聯軍隊開入布拉格鎮壓捷克人民的革命，戰事延續了一個月之久，故此我們在約紐起程時，同意取消布拉格之行。但因在華沙及布

達佩斯得知布拉格的戰事暫時平息，不禁又躍躍欲試，託波蘭的導遊替我們買到飛機票（入口簽證在約紐時已辦好了）。因為是臨時決定去的，旅行社自然沒有辦法替我們安排導遊的人員，遊覽節目，以及食宿的安排了，幸好我們旅行多次，有了經驗，也不在乎這些。

我們進了機場大廈，驗過護照入口簽證便來到海關。誰知關員問知那幾件是我們的行李後，隨即用粉筆寫了一個驗訖的記號，就讓我們通過，一點也沒有檢查。環顧大廈內擁有的旅客，沒有一個是帶有驚惶臉色的，我們大為安心。一個機場的服務員，推着車子來幫我們疊好行李後，便跑到機場服務處。服務員介紹我們住皇家旅館（Royal Hotel），並即時替我們訂了房間。我們僱了一輛的士，（的士十幾架排列在機場大廈門口候生意，完全和西方一樣，這是其他的東歐國所未見的。）直向目的地駛去。機場通向城裏的公路，建築得平坦寬濶，但將到入城中心時，卻是石塊鋪的馬路，兩旁是白牆紅瓦的歐式房屋，古色古香，行人熙攘往來，汽車川流不息，市面十分熱鬧。

一切都很好，皮鞋落伍了

皇家旅館在一條橫街上，是一般古色古香的歐洲格式，內裏附設有找換處、早餐室、晚餐廳、紀念品售賣的商店等；樓下起坐室鋪着厚厚的波斯地毯，螺旋形的樓梯直通樓上，房裏的設備齊備得很。但是我們感到詫異的，我們在登記時，見到別的旅客都用藍色墨水筆寫，而我們數人的登記，酒店的職員卻換了一枝紅色的墨水筆來填寫，當時我們又不敢查問，至今猜不透是什麼意思？

安頓了行李，我們首先去飛機公司訂好了明天黃昏飛巴黎的機位。原來我們的酒店雖在橫街，卻是在鬧市中心，約一個街口，就是那有名的溫莎喇廣場（Wencelas Square）。這時，街口卻用木柵和鐵絲網圍着，不讓行人通過，因為裏面給蘇聯的砲火毀了的屋宇，還未清理，行人只好繞道而行。我們在這一帶留覽商店的櫥窗，貨物充盈，專是皮鞋店就有十數家在這條街上，捷克皮鞋業本來是著名於世界上的，想起小時候最喜歡穿的「拔佳」皮鞋就是捷克的出品。但是我們和飛機公司裏的小姐閒談時，她說：現在捷克的皮鞋業落後了，樣式多是抄襲法國和意大利的款式，價錢亦不便宜。她雖住在布拉格，還是喜歡穿着巴黎皮鞋。這番話，才打消了二位太太要在布拉格大買皮鞋的計劃。在我們旅館不遠的地方，一大羣人結集着，亦有幾個警察在巡邏，我們不禁一驚，以為又要發生戰事，站得遠遠的張望，同時亦向站在一起的人羣打聽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許多人都不懂得英語，後來問到一個高高瘦瘦的中年男子，他才用半鹹不淡的英語告訴我們：這是一間專賣法國食品店開張，大概是宣傳得法，故此引來幾百人在這裏排隊進去購買。我也跑近店門口一望，原來是一個新式的超級市場式的店鋪，許多罐頭食品，都標上巴黎的字號，裏面裝飾得十分富麗輝煌，大概捷克人還未見過這種的店鋪，故此哄動了許多好奇的人。

廣場上，人羣聚集，以鮮花放於紀念碑上，以紀念因蘇聯進兵布拉格時為自由而抵抗死難人士。



捷克首都布拉格，人羣集結，原來是法國食品店開張，大家擠購食品，我們以為戰事又發生，嚇了一跳。

博物院彈痕猶新，嬉皮士石階拍照

我順便請這位瘦個子回到旅館喝咖啡，他的名字叫比利，是個水手。後來他帶着我們去溫莎喇廣場，見到一座銅像下的花圃上，圍着許多年老的婦人和青年，在花圃前靜默地站立着，有些人還放下鮮花，原來這是紀念上月為革命而犧牲的志士。廣場對面是國家博物院，一座古老黑色的建築，佈滿了子彈的痕跡。比利一一的指給我們看，在博物院左側的一座建築物，則完全倒塌了。我們繞過國家博物院壯麗的噴泉池，欲進去參觀，但時將近關門，便又退了出來。這時我看見在博物院門口的石階上，坐着兩個嬉皮士裝束的青年，其中一個留着長披到肩的金髮，嘴上一撇向上翹的八字鬍子，極像一個十八世紀的人，但他卻穿了鮮紅色的襯衫，拿着一面鏡子，對着鏡子不停的在梳他的頭髮和鬍子。我見他有趣，就偷偷的拍了他一張照片，沒想到他作勢的上來跟我理論。好得比利忙來勸解，結果，他反而讓我們將他的古怪形態拍成了電影。

比利帶着我們乘了古老的電車，直駛到國家議會與教堂等名勝地去，但因天黑又冷，我們也無心參觀，又乘電車回到市中心區來。

比利帶我們去一間地窖式的餐館晚餐，這餐館裝飾全是用帆船、魚網、貝殼等，大概是水手們常光顧的餐館吧，倒也別具風味。

狗馬在香港

賣油郎

夏天到了，快活谷的馬兒也宣告「歇暑」了。看到漫畫家們所畫的馬兒行樂圖，牠們大腹便便地帶着太陽鏡，陶醉在冷飲、電扇中的神情，便不禁有生不如馬之感！

有人說：馬在香港最享福，尤其是快活谷中的名馬。牠們的身價動輒數萬，既不用耕田、拉車，也不必負重、拉磨；只消隔一段時間賽跑一次，便可優哉游哉地嘆其世界。而且有專人伺候，有專用房間，又有獸醫隨時護理；出賽勝利時，還有和紳士、淑女合照的光榮。豈不是「威水」之至？賣油郎既不是大馬主，也不是練馬師，對於馬兒們的實際生活情形所知甚少，因而無法斷定牠們是否幸福。但據說英國賽馬的命運是這樣的：一匹馬在比賽中，會減輕二十磅；其體溫在出賽前爲華氏表一百〇點五度，賽後則升至一〇二度。脈膊由每分鐘三十四次增至一百〇九次；呼吸率由十二次增至七十次。要是可憐的馬兒，因失足而跛了一條腿，能夠活生生地離開賽場的話，那便是十分幸運了。事實上，沒有馬屍，是不能爲投保的馬匹領取保險費的。快活谷中當場槍殺折足馬匹的事例，相信本港的所有馬迷都不會感到陌生的。

快活谷的馬比起一般人家的馬來，在物質享受方面，誠然優越得多；可是普通的馬雖也耕作負重，卻不必拼命奔馳，有時甚至弄得心臟病突然發作而暴斃，能夠平平安安地終其天年。永不會遭到「人道毀滅」的悲慘命運！究竟是何者幸福，只有馬兒自己知道。

本港有所謂「防止虐畜會」的組織，對於各種動物愛護備至。法例中似乎也有類似的條文，所以對於鷄鴨不准倒提，也不准讓牠們住得太不舒服，但可以任意宰殺。隨便遺棄貓狗的人，有被提將官裏去的危險；但遇到無主的野貓野犬，卻可以成批地予以「人道毀滅」！

因此，賣油郎對於所謂西方文明不禁迷惑起來，尤其是對於所謂「虐」的含義。倒提鷄鴨是「虐」，不給貓狗食物吃是「虐」，讓禽畜住得過於擁擠也是「虐」；但無論如何比起宰殺來總輕得多，宰殺是「虐」之至者，虐之至者不爲虐，虐之輕者反爲虐，這種邏輯實在令人難解。

名狗名馬雖也烜赫一時，但最後總逃不出人道毀滅的厄運，狗馬在香港實在並不比別的地方更幸福。有詩嘆曰：

一、暹貓名犬两相歡，常得主人帶笑看；
可嘆一朝毛色變，棄如敝屣不留連。

二、迢迢萬里運將來，
廐美食甘好快哉；
一旦失蹄筋骨斷，
登時槍斃總堪哀。

叛徒

藍海文

有誰願做叛徒？
因爲沒有了路！
寧做民族的走狗，
也不[illegible]強權的[illegible]者！

厚臉皮

民間有一個笑話曰：「兩個人閒談，一個人問道：『天下什麼東西最硬？』另一說：『鐵硬。』那人又說：『見火就融了，怎麼算得硬呢？』那人說：『那麼，什麼東西最硬呢？』那人說：『都不如鬍子硬。』這人說：『鬍子怎算最硬呢？』那人說：『多少厚臉皮都被它鑽透了。』」

別把此當作笑話，其實是至理名言。

天下間實在有些臉皮比地層還要厚，比鋼板還要硬。鬍子不硬，焉能從這些厚臉皮鑽出來呢？

請看，毛澤東躍登寶座之後，把數億人民打下十八層地獄，製造滿江浮屍，把千萬顆頭顱砍落地，不讓人民吃，不讓人民穿，把人民當作牛馬和工具，卻要自稱爲「人民的大救星」。其臉皮難道不厚？

請看有些大盜，在「秋涼葉落的季節」，刼得金錢、造成地位，卻扮一副嚴正的法官相。舉起大棒，把小偷小摸，大打一百二十大板，謂之曰：以儆效尤。其臉皮難道不厚？請看，有些人自己乘人之危，趁人之困，奪人之妻，還要作其柳下惠狀，嘲笑別人嫖妓，其臉皮難道不厚嗎？

請看，有些人既無張飛之勇，又作其手持丈八蛇矛狀，到處挑戰。一旦別人不被嚇倒，揮戈相向，就怕得屎流屁滾，連忙躲在幕後，出重金（編者按：其金並不重，據其自稱只有港幣一千元，早已花光了。）買替死鬼，大呼冤枉，指着代身曰：「罵你的是他，不是我啊！」如此賴帳，其臉皮還不夠厚嗎？

請看，有些人大罵別人自吹自捧，互相吹捧，而自己無時無地都不忘記自我宣傳，雖只是一個未上過戰場的半吊子軍人，卻大吹胸中自有兵甲十萬。不但自吹，而且利用職權強迫別人代他吹，自己動手在別人的文稿上加上一段話，吹捧自己一部書寫作技巧如何成熟；某一部書又如何爐火純青。其臉皮厚也不厚？請看，有些人連「上弦月」，「下弦月」也不懂得分別，連結構助詞中的「的」字和「地」字的用途也分不清，卻敢大言不慚地罵已經作古了的大文豪，說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寫得乾巴巴」；「對魯迅先生的代表作『阿Q正傳』不敢恭維」，說什麼「請看開頭一段嘰哩呱啦着什麼『列傳』『外列』，可眞需要動動手術，阿Q已是創造的人物，什麼傳都可以，何必賣這些『關子』？」

此君的臉皮若不厚，早就應該知道，回去初中一年級補課，好好地學習現代漢語，弄清楚什麼叫定語？什麼叫狀語？弄清楚什麼時候的月是上弦月？什麼時候的月是下弦月？還好意思臨急抱佛腳，匆匆忙忙翻開中國文學大系抄抄摘摘，作其教授狀嗎？還好意思「愧不敢當」地作其大文豪狀嗎？還好意思繼續寫「三十除夕夜，一輪明月如晝。一個賊在船上挖開牆腳進去偷東西」這類文章嗎？寫至此也不禁擲筆合掌，爲他唸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寒山碧

如此魯仲連

編輯先生的新聞標題「兩男子打架，魯仲連受傷」。讀者看後，多替這個做和事佬的「魯仲連」不值。其實，有一些和事佬因不明事情的是非曲直，或心存偏袒，因此措辭不當，招致當事人的遷怒，將鬪爭目標轉移，拳頭便對向這個和事佬。「魯仲連受傷」的新聞，有很多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生的。要介入任何一場是非爭論中做排難解紛的魯仲連，只有採取兩種態度：一種是積極的主持公道，是則是，非則非，將有理的一方勸解，將無理的一方壓制；進一步將無理的一方拉去向有理的一方道歉賠不是，使之化戈干為玉帛，由爭鬪而言歸於好。另一種是消極的息事寧人，勸雙方忍讓，適可而止，不管誰是誰非，都要雙方賣你這和事佬的面子，將一場爭論軟硬兼施的壓下去。

這兩種調解紛爭的態度，第一種當然好過第二種；第二種雖不及第一種的徹底，也可使當事人各退讓一步，礙於調解人的情面而停止爭吵。可是，還有一種人，他在甲乙相爭中，雖然是以和事佬的姿態出現，由於他與甲是好朋友，不是被一面之詞所欺蒙，便是因私情而忘公理，表面上他是在調解，事實上處處幫着甲而壓抑乙；他不制止甲向乙步步進攻，却一味的拉着乙的手，推着乙節節後退，無形中他在幫甲打乙，使乙的雙手不能還擊而老是挨打。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要等到乙的手掙脫了，乙便會毫不考慮先把拳頭對付和事佬，再向甲還擊。這樣的「和事佬」挨打，是意料中事，也是咎由自取。

我最近遇到有如上述的一位余先生。這位余先生從他寫的文章看來，應該是讀了一點書的人，他寫了一篇「從罵人談到作者的性靈」，引證很好，文字也通順，可惜他被私情蒙蔽了公理，對人對事都有了先入為主的成見。因此，他說的話便偏袒一方，先把我罵一頓，再希望「握手團結」；他寫出來的文章，也以情害意，弄成一個文通理不通。因篇幅所限，我不擬多費筆墨，好在這位余先生不是根本不通的人，我只要指出他的數點不公之論，他要能承認這是不公的話，余先生是可以不教自通的。

㈠余先生寫這篇文章，是看過了雙方的論戰與罵戰文，真正瞭解這場是非的前因後果嗎？不是憑片面之詞，而幫腔助陣吧？㈡我罵人標題之「狂」，是因被罵人的文章過於「妄」，對妄人狂一點又何妨？㈢人家當面「辱我、輕我」；背面「謗我、笑我」；為文「罵我、諷我」，余先生不責其友，反而責我「遷怒」與氣度不夠宏寬，何其厚此薄彼？㈣罵戰也好，論戰也好，誰是始作俑者？我之回罵，是否罵錯了？余先生不問是非，只責我不應該回罵，天下間寧有是理？讀書人最要慎思明辨，余先生的文章「性靈」何在？是出自「良知良性」嗎？公正人應該「幫理不幫親」才對呀！似此怎能「握手團結」？

張贛萍

忍着生靈塗炭，
世代淪為賤奴。

他們手上有刀，
我們心有所屬！
誰要背叛中華民國，
我們就做叛徒的叛徒！

塊字小說、論文裏廢棄現成的中文不用，改寫英文和英譯中式的句語。關於這點，似有補充說明的必要。

我不想做故步自封的老頑固，像別人歧視中文那樣鄙棄外文，（事實上，我現在是靠英文知識糊口的人。）也不是籠統地反對作家在論文中引用外文，問題在「廢棄現成的中文」和「是否濫用」上面。在中譯名未能統一、通行或者不盡達意的時候，附上原文或索性只引外文，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但是，若有現成的中文詞彙可用，作者仍然捨本逐末、濫用外文，那麼不是他數典忘祖，便是有意炫耀了。

有兩種「學貫中西」的濫引習慣，我最不敢苟同：一、有現成的、與外文意義完全一樣的中文詞彙可用不用；二、多餘的中英並用。

第一種習慣最不可法，也最多人效法。郁達夫在「雜評蘇曼殊的作品」裏，不寫「傷感」、「悲慘」，而換上了sentimental和tragic；豐子愷在「名耀世界的月光曲」譯文裏，不寫鋼琴而寫「貝阿娜」；乃至本港一位名作家在其辯文中把「舞伴」、「拍子」這些現成的字眼廢棄，代以partner和tempo，都是此類。

再談中英文並用

李敖曾經像殷海光一樣貶低中文價值，並且說：「中國的許多詞句，語意非常含混」；還妄把中文喻為「昏昏噩噩的玄學魔術」！因此看他的方塊字文章總要拿着英文字典，不假外求的普通詞彙如「少年」、「共產主義」、「機會均等」他統統不屑用，全部代以英文！這表現了什麼？是飽學還是淺陋無知？可憐這種濫引外文的「炫學」魔術，不但把讀者看得莫名其妙，連排字工友也看得昏昏噩噩！

有一位作家從哲學扯到伊甸園，文中亞當、夏娃之下都加了括號，說明亞當是英文的 Adam，夏娃便是 Eve。請看，如此中英文並用有其必要嗎？既說明是舊約伊甸園，我想讀者無論如何不會把亞當認作石敢當；把夏娃誤為性感女星夏娃嘉娜吧？

最荒謬的要算作家出版社那本論文集「藝術的理解」，有一段這樣寫：「人類認識過程並不是一條直線，respective 不是循着一條直線進行」，頁下註解「respective：亦即」，為什麼不索性說「亦即不是循着一條直線進行」，而偏要生硬地插上一個外文單字呢？

看來這種盲目崇洋的賣弄，不只香港為然，在「文化大革命」下的大陸也是一樣的了！

這種兼收並蓄、濫抄濫引的陋習要不大力革除，那麼，在「金星派」文學以外，「四及第」文學和漢英對照文學的出現大概不是奇事吧？

江城子

人海百態

名士風流

萬人傑

為了行業上的關係，我認識許多名士。我不知字典辭源裏的名士作何解。

我所說的名士，則是「薄有文名之士」。

在香港，寫文章寫到「薄有微名」可不容易。第一、難得找到一個發表文章的地盤；第二、有了地盤，也不容易引起人們注意。所以，寫文章要寫到薄有微名，一定要懂得「海派作風」；所謂海派作風，也就是我們廣東佬說的「出術」。怎樣出術，要各自運用聰明了。

有些名士，凡有公眾集會，必定參加，有機會的話，還照例講幾句話。更在衣飾方面，盡量表現「與眾不同」，在這一羣人中，如果不能做到「鶴立雞羣」，就要「雞立鶴羣」，總之以特別惹人注目為原則。

在這方面，我發現到兩種極端相反的人物。有一位年青名士，經常穿一件艷紅色上裝，襟頭袋邊，綑有絲質發光的黑邊，一條窄窄的黑褲，沒有摺腳，胸前打綴的襯衫，領下一球霉菜似的領花，頭髮長長，兩邊留着「的垂」，看起來，似乎是電影小生，又似洋琴鬼。

「這個人是誰？」女孩子們會私下裏問。

「他就是青年作家某某嘅！」

於是女孩子們對他投以「羡慕」的一眼，這「青年」的打扮給她們留下「深刻」印象。其實，以年齡論，這位作家並不後生。另一位剛和他相反，年紀本來不大，個子又矮小，卻一年四季都穿長衫，白底薄鞋，這還不打緊，更在小白臉似的面上，長了三綹鬍子，頭髮故意不修，長得好似舊時的「有辮嘜」一樣。這位「老先生」每逢參加集會，定必最惹人注意。拍了照片在報上發表，別人面目無法辨認，他卻即使縮到蟻仔一樣小，也可以一眼看出。宴會中，一經介紹，沒人不記得他，因為他有「特徵」，和那位年青作家有「異曲同工」之妙。從衣飾上說，這位長衫客是「上一代的名士」，阿飛裝則為「現代名士」了。

不過，不管上一代的名士也好；現代名士也好，「名士」似乎無法離得開「風流」兩字，好像不風流則不能成為名士，即使不是「好色之徒」，也要多少製造一些「風流韻事」，那才像樣。

我認識一位新進名士，為了盡力躋上名士之列，時時向人誇示風流。不過，我對此人的風流頗為懷疑，分不開究竟是「風流」抑或「下流」。

這位新進名士，是女子理髮室、小舞苑、咖啡座、汽水座的常客，身上經常携備他富有豔味的作品，見到一個陌生的髮花、小舞娘、咖啡女郎、汽水女郎，第一句就問：「你喜歡睇小說嗎？」

如對方說喜歡，他馬上袖出「單行本」一冊，簽名奉贈，表露他的名士身份。

對方不免投以詫異和喜悅的一眼：「原來你就是大作家某某先生嗎？」

美人賞識，他得到精神上的滿足了；跟着自我宣傳一番：「我是東南亞最受歡迎的作家；我的單行本在東南亞最暢銷，我的作品攝上銀幕最多；我的收入每月八千元以上……」

馬上，把「名士」和「美人」間的距離拉短，一下子變成老朋友了。他往往可以在這情形下「即晚封相」。

這些「風流韻事」他從不隱瞞，且時向朋輩誇示。要風流才算得名士，也難怪他。

他曾對我說：「老萬，你要學學我，否則你一輩子沒機會成為『名士』！」

「我和你怎可以比較？你是王老五（其實我知道他在大陸有太太，兒子進了大學，在香港他一直以王老五姿態出現），又年青英俊（這是違心之論，他年紀和我差不多，恐怕還長我一兩年；至於體重，我一百五十八磅，他至少有一百七十磅），嚇！我這一輩子也風流不來！」

「如果你需要女朋友，我隨時可以介紹三五個給你。」他拿出小記事冊，裏面輪住英文字母，確有上百個女子芳名。「我的女朋友，全部是年青的，沒一個超過二十五歲。嚇！老萬，女朋友年紀大了沒意思！我要多接近年青人，寫出來的東西才更有青青氣息！」

「年紀青不一定是好貨色！」我反對他的論調。「女孩子好壞，要看本質，並不是看年紀。理髮室、小舞苑、汽水座，全是十八九歲的飛女、小姑娘，有什麼價值？」

新進名士立即漲紅了面皮，瞪着我說：「嚇！老萬，你這人真唔化！玩女人不玩年青的有什麼意思？不如回去攬住黃臉婆！總之，我交女朋友一定要年青，何況她們都是我的讀者，對我崇拜到五體投地，遷就到我萬分，跟我千般恩愛。老萬，人不風流枉少年啊！」

我的天！他竟然還當自己是「少年」哪！

不久之後，我聽到一項「新聞」，這位新進名士卻因為「年青的女朋友」出了事。也許這位女朋友太年青了——只有十五歲多一點點，因為這位女朋友仰慕他，自願「獻身」，如此「紅顏知己」，新進名士那得不風流一番？

在女朋友香閨中，過了「溫馨的一夜」，他對這熱情的小姑娘十分回味。可是還沒有機會再親香澤，兩個彪形大漢卻找上門來，指責他「誘姦未成年少女」，喊打喊殺。這兩名大漢，一個自稱是少女的哥哥；一個則是舅父，證明女孩子只有十五歲半，正是「赤柱年華」。新進名士嚇毛了，極力否認，可是，昨夜的活動，都給拍了照，抵賴不得。想到這事一旦張揚開來，名士的名譽掃地，還不免坐牢。惶恐之餘，只好斟數。對方討價兩萬，他跪地哀求，討價還價，結果六千「成交」。這就是「名士」的「風流」代價！

事後才知道，是人家佈下陷阱來「裝」他的，因為他時時在女友面前誇耀入息好。如果他不是「風流」，就不會惹來這禍事了。

一個教師之死

蒼松

今天是國文教師趙伯仁先生有生以來最緊張的日子。他在小學師訓班辛辛苦苦地讀了差不多兩年，都是爲了今天。若果今天導師批他及格，那麼他從此便可以教津貼學校，得到一個「銀飯碗」了。所以他今天很早便起了床，忽忽梳洗完畢後，便拖着他那個肥笨的身軀，趕回學校去。

在路上，他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他既興奮，又緊張。過了今天，他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了；他知道自己血壓高，但不用怕，過了今天，他便可以不再緊張了；他知道自己的住所比富人家狗住的地方還不如，但不用愁，過了今天，他不是可以有錢租較像樣的房子了麼？他知道自己的入息每月只得二百元，所以要妻子出外做事來幫補家計，以至有人說他吃「軟飯」，但過了今天，他不是一切都可以解決了麼？他愈想便愈興奮，愈興奮便愈緊張，不覺三步併作兩步，跑回學校去。

當他到達學校時，才不過七點多鐘，學校要八點二十分才開始上課。他走進教員休息室，裏面空空的沒有一個人。他忽然覺得一陣暈眩，蹣跚地走到自己的寫字檯，重重地坐下去。

「唉，老毛病又發作啦！」他捧着頭，悲哀地想道：「我實在不應跑着來的，我太緊張了！」

過了一會，他漸漸地好起來了，他取出昨晚預備好的教材，逐樣細看一遍，然後放進抽屜裏。

第二堂的鐘聲響了，趙先生取出時間表來一看，他底心登時沉了下去——六年級甲班，這是全校最難搞的一班；老天！但願導師不要現在來啊……

當他走進課室時，全班學生立刻嘩笑起來，其中幾個最壞的你一唱，我一和地叫喊着，一個說：「哈，老師，今天你的老師來看你嗎？」又有一個學生說：「喂，你底命運操縱在我們手上啦！」另一個又說：「姓趙的，如果我們合作，你給我們什麼報酬？」

趙先生底肥臉脹紅了。若果在平時，他眞會拖他們幾個出來，罰他們面壁站立的。但今天卻不能，他勉强地擠出一個笑容，點着頭說：「好啦，好啦，如果你們合作，我請你們吃雪糕！」

「不夠，不夠！」一個他平日最憎惡的學生叫起來，全班都附和地叫着。

趙先生氣得眼前金星直冒。就在這時，那個女導師來了。

「靜！靜！」趙先生高聲叫道。但這叫聲一點也不像老師給學生底命令，卻像一條狗向主人求食底哀鳴。當學生靜了一點時，他便尷尬地招呼那個繃着臉，蹙着眉的女導師到後面的空位坐下去。

「怎麼這樣嘈吵？你不管學生嗎？」女導師低聲責備他說。

「是，是。導師！不過，才剛剛上堂嘛。」趙先生陪着笑臉，低聲下氣地回答。

「哼，還不去教書！」

「是！是！」趙先生連聲應着，一面趕忙跑到講壇，拿起書本講書。

「好啦，今天講白居易底慈烏夜啼！」趙先生高聲地說。他底心跳動得很厲害，他要說大聲點來掩飾自己的不安。但儘管他把喉也喊破了，他底心總是靜不下來，他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他一面朗誦，一面偷看那導師，當他讀到「慈烏復慈烏，烏中之曾參」時，他發覺那導師的眉皺得更緊了。

「你不要這樣逼我，爲了那幾百塊錢，我把這條命也給你啦！你以爲你底學識眞比我强嗎？要不是爲了那幾百塊錢……」趙伯仁心裏狂呼，但卻沒敢說出聲來。

趙伯仁在師訓班裏讀了兩年，當然學到了「新式教學法」，他當然知道「新式教學法」便是要多發問，少講書，以「啟發學生底智慧」。於是他便不斷地問，拚死地問：「啞啞吐哀音，啞啞何解？」「經年守故林，經年何解？」但當他這樣問着時，那個女導師底臉便愈發黑了下來，最後她向趙先生點點頭，招呼他走過去。

「什麼事，導師？」趙伯仁走到她面前，必恭必敬地問。

「你這是教什麼書！」女導師用她那凌厲的眼光緊緊地盯着他說：「你怎麼把慈『烏』復慈『烏』的『烏』字讀成『鳥』字？還有，你這樣不斷地問學生到底是什麼意思？你不教他們，他們怎能知道？」

「這……是，是我不對嗎？對不起，導師，還望多多包涵，指教！」趙伯仁只覺得眼前發黑，他覺得一切都完了，他知道自己是對的，但是他能反駁他底「導師」嗎？

趙伯仁走回課室中間，眼定定地望着學生，他只覺得天在旋，地在轉，他的腋下流着冷汗。忽然，一個「將功贖罪」的念頭在他腦際掠過，是的，他昨天晚上辛辛苦苦準備的教案還沒有拿出來給導師看，於是他忽忽地跑回教員休息室，從自己的抽屜裏取出那些教材，又忽忽地跑回課室。但當他回到課室時，他才發覺自己漏取了一幅烏鴉的掛圖，於是他又跑回教員休息室取那幅掛圖。可是當他再次跑回課室，他底腿發抖了。當他拿起那些教材向學生介紹時，他底聲音顫抖得聽不清，他底手抖得再也拿不起那些教材；他覺得他底血往上衝，他霍地倒了下去……

不久，趙伯仁便被抬上一架十字車，送往醫院。但進醫院沒多久便畢命了。在他臨死前，他的手舉了一下，口也張了一張，好像要向這個殘酷的世界提出他臨死前底抗議似的。

在這熱鬧的城市裏，一切都如常的進行着。趙伯仁的死，好像死掉一隻螞蟻似的！

青年園地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專員叛變　倒戈攻城

十二日早，看看戰鬬序列表的實力，我約畧統計了一下防軍的兵力，已不足四千人，這是連地方團隊與警察都列入計算。情況已相當嚴重，僥倖武器彈藥尚算充足，軍心受了打擊，仍未到渙散地步。於是上城堞一巡，因為筆者屢次參加作戰會議，營級以上，及許多士兵都認識我，並無留難，當時情形係北門隔河對峙；東門尚算沒有匪踪；南門亦平靜；到西門就不同了。我在掩體內望下去，見到匪軍交通壕，已掘到護城河邊，同時正在用門板頂在頭上，掩護着在擴大工事中，還不時向城中放射冷槍，我士兵亦不時報以手榴彈，大家都很緊張。我居高臨下，只見到交通壕中，門板排列，前後接續，好似一條長蛇陣般蠕蠕而動，可惜我兵力太薄弱，否則趁機出城掃蕩，必有大好收獲。不久，忽見匪軍將門板投入護城河中，當作渡河浮橋板，百數十人强渡過來，向城上偵察攻擊。經我一輪重機槍掃射，棄屍數十，又涉水退回壕中，進進退退，彼此沒有很大接觸。

中午狂傳我援軍到達，街上百姓都紛紛出來打聽消息，忘了西門戰鬬已漸趨激烈。那時小東門附近地區，發現有穿淺黃軍服的隊伍一批，逐漸接近舊城浮橋，我城上守軍正待發口令時，槍聲大作，果然係李朗星專員的叛軍，於是戰鬬遂起。

跟着樊城的匪軍，亦强渡襄水，猛攻北門。最慘烈時，係匪工兵掘地道，擬將北門城垣炸毀，為我北門守軍，預置地雷所傷。跟着以人海戰術，向被爆穿的城牆洞强攻，一時殺聲震天，我守軍及時將噴火器兩具，佈成火網，將不及一丈寬的洞口封鎖，卒將强渡匪軍，趕回樊城。

這樣一來，綏區亦亂了主意，因為李朗星的作反，軍心大受影響，大家都將衝出南門，約定和張淦兵團會師的決議，置之腦後。

四面包圍　三面攻擊

入夜匪軍猛撲東西北門，守軍血戰不懈，徹夜激戰，城防仍屬穩固，情勢沒有變動。但是南京國防部，頻頻來電打氣，並答應空投火箭炮，及其他彈藥，作巷戰準備，無論如何，守至十六號，即可解圍。

至於華中剿總，反而什麼電文都沒有，亦沒有桂軍行踪的消息。

十三號晨，康司令官，親來電話，問筆者有無幹部士兵會使用火箭炮？恰巧唐副組長受過美式武器訓練，當時筆者就推薦唐副組長。康澤請唐副組長往司令部，準備空投該種武器時，由唐副組長指導使用。

該日上午十時起，匪軍居然白晝攻擊，到處一片槍炮聲。十一時，空軍運輸機兩架，到達襄陽上空盤旋，匪軍見到是運輸機，就在城外交通壕中，以步機槍向空射擊。我運輸機不敢低飛，綏區在大操場上佈置了通訊板，指導飛機向大操場投擲。可惜所投物資，百份之九十五，都跌落城外，枉費心血，結果得回數十包大米，幾大木箱的中央銀元券，其他東西統統資敵。筆者在道院門口看見，不禁心酸。為什麼我們的飛機，連敵人的步槍也如此害怕，如敵人有高射槍砲，豈不要夾尾飛逃？何況有這樣大而明顯的空投場，亦投不中，這種空軍又有何用？

匪軍情報確實，得知城中守軍單薄，採用疲勞騷擾戰術，車輪式輪流向東西北三門撲攻，日夜不停。我軍在這種環境下，兩夜緊張不睡，就算鐵打的，也捱不住。

十四號情況依然一樣，陣地無變化，但守軍已到困憊程度。匪軍仍係不斷佯攻，繼續消耗我軍精力。突然下午六時許左右，大東門一帶發出天崩地裂數聲巨響，匪軍命令李朗星的叛軍作嚮導，從大東門爬上城堞，趁守軍開飯的時候，將他們包圍繳械；並引發地雷，將城牆開了一個大洞，匪羣像潮水般，洶湧由缺口衝進。

那時筆者接此戰報，當即用電話向綏區連絡，是時王參謀亦告說綏區特務連，已出動逆襲。跟着就見特務連長，帶領全副武裝士兵，由大操場跑過來，向大東門方向衝過去。但是不夠廿五分鐘，聽見腳步聲很凌亂，整連的士兵，竟無隊形地潰退回來。

城破巷戰　化整為零

我看見如斯情形，心知大局不妙，當即緊閉道院大門，連發數通急電，準備應變。諸事稍作部署的時候，巷戰已起，就在道院不遠處進行，戰況極端激烈，原來係八十五師軍士連，扼守各街道隘口，苦撐不休。筆者再想用電話向各城門指揮所連絡時，搖把極輕，曉得電話線亦已切斷。正猶豫間，憲兵排長親率憲兵一班，趕抵組部，準備掩護本組全體人員入司令部。筆者當即命令將所配屬電台交渠帶去司令部，並親囑憲兵排長和王參謀互相掩護，緊密連絡，告以本組現已化整為零，潛伏待機，有王參謀在司令部，已足應付。憲兵排長亦甚知機，聽我這樣說，馬上率隊帶走電台，返回綏區。

槍聲越迫越近，已是半夜十一時左右，不久手榴彈及輕機聲甚密，判斷下

來，巷戰已經失敗了。這種聲音，當然是攻擊南門及司令部堡壘的接觸訊號。那時我下定決心，着祁台長，朱、胡兩參謀，趕緊就原地解散，指定向大東門側，第八師範學校李校長處報到。因唐副組長調司令部時，敵我兩邊的情形，我倆早有默契，而且王參謀亦早已混入憲兵排，假定城陷時，即刻將密電碼燒去；又將手槍，電話機等，一窩兒埋在園中淋花的糞坑側，就向道院後門衝出。

一出後門，就是一片大南瓜田，恰恰是眞空地帶，因爲該地空曠，目標容易暴露，所以匪軍沒有利用此瓜田，作爲向司令部堡壘攻擊的路線。筆者亦不便直行，只得匍匐前進，利用月色，慢慢地向大東門方向爬行。這樣時爬時歇，亦不知經過多少時間，只覺得太累，就此躺在南瓜莖下休息。剛剛歇下，就聽見不遠處，有人喝問口令？筆者知道這一定是匪軍的哨兵，所以索性不動，就在原地朦朧躺着，靜待變化。

天剛破曉，全城槍炮聲已停。筆者正擬起身覓路的時候，四五把亮閃閃的刺刀，已指着我的小腹上，幾個着淺藍色破軍服的匪兵，站在我的身旁，喝問我是什麼人？我只有亂說，說是附近的居民，因爲住家在槍林彈雨下，心中害怕，故此躲在瓜田下。匪兵亦不分眞假，叫筆者起立。當我站起後，前後左右一望，原來和我一樣穿百姓服裝的人，已經有二三十個，匪兵馬上叫我們這羣人，排成雙行，在原地立着。我已經被俘了，但暗思逃脫之計。

不久來了一個滿面大麻子的共軍指戰員，帶了七八十人來指揮我們，向反方向綏區幾個堡壘陣地前進。並命令每人輪流大聲呼叫：「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趕快投降！」

在這種情形下，筆者心裏很明白，綏區司令部還未有失守，否則匪軍不會用這種鬼計。既然如此，進也死，退也死，索性向前行再說。初行時，我們這羣人尙有些隊形，待離堡壘國軍機槍射程約一千公尺，這個大麻子指戰員，朝天發了一響駁壳槍，喝令我們大聲叫喊，就向前衝去！

趁亂逃走　邂逅同志

就在這緊要關頭，突然來了偵察機一架，在我們上空盤旋。那時堡壘中的輕機槍，亦無情的掃射過來。大麻子共幹，馬上喝令共兵就地散開。筆者趁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往橫側民房奔去，好在我這樣一跑，其餘的二三十人，亦跟着東南西北亂竄，數十人分散，共兵亦不把我們作目標，正向上空射擊，阻止飛機低飛。

我這時候奔入一間空屋，撲出後門，跳過短牆，向東北方師範學校跑去。我亦不知那裏來的力量，只記得曾經游過幾個魚塘，翻過幾度門牆，就到達城腳下一條小徑上。正猶豫向那裏躲藏的時候，救星來了。遠遠地見有一條人龍，爲數約有三四百，帶頭的手裏拿着一面白旗，我仔細一看，原來就係師範學校的李校長。我馬上迎着過去，李校長已經見到我，大聲叫：「李庶務員，你跑到那裏去了？看你全身濕淋淋，還不快點跟我返學校收容襄陽學生。」我一聽，並不答話立刻加入學生行列中，就這麼跟着大夥兒，以「李庶務員」身份，到了第八師範學校。

學校很大，早已被省府指定收容失守地區的流亡學生。我到達時，校內收留的各縣學生已達二千人。要知在民國卅七年時期，共軍運用心理戰術，亟想收買人心，故凡傷兵、學生、甚至低級官兵、知識分子等等，被俘虜時，都有頗好的安排。各按志願，待戰事平定後，即發給路費，遣返回鄉，少有留難的，希望回到政府區宣揚「德政」。故襄陽東門一帶地區被佔時，這個大麻子指戰員到達學校，即指定李校長爲「收容知識學生所」所長，並答應供給一切伙食，又發給蓋印白旗一面，作爲在城中通行之用。

剛踏進校長室，李校長在抽屜內，取出聘用書一張，給我學校職員證章一枚，發出會心微笑地放在我手中。我取來一看，知道我已成爲師範學校的「庶務員」，名字是「李平」。

跟着李校長又取了一套乾淨的衣服給我換下，同時給了一對膠底網球鞋，要我裝着無事的樣子，在校中靜待時機。這一天就係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正，我當然心照不宣的全盤受落。

一晚疲勞，筆者索性躲入防空壕休息。大概十點鐘左右，共軍猛攻襄陽南門最後守軍，及綏區司令部堡壘防守部隊。戰鬥甚烈，槍砲聲甚密，共軍傷兵源源抬入師範學校大禮堂醫理。在其傷兵口中知道國軍只剩下這兩個據點，聽說共軍已懸紅黃金五百兩，務要生擒康澤，並在全城貼出相片及賞格，內中還及綏區各高級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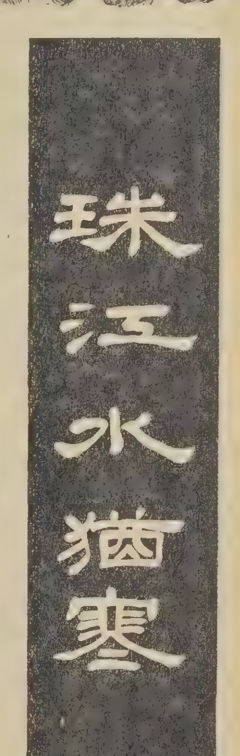
十一時，國機三架，飛來助戰，戰事已趨沉寂。國機去後，校門口押來了一批官兵，我以庶務員身份，作問茶水狀。一看之後，才知道糟了，原來這班官兵，係化學砲連的；同時離校門口不遠田地中，還放列了兩門化學砲，指向司令部方面。正擔心的時候，看見一批民伕十餘人，各挑砲彈兩箱，放在砲架下，有一個押運的共兵，喝叫他們各自回去。內中有三個人，卻走入學校來，原來是祁、胡、朱三位。

我馬上走上前把他們領入廚房，經過李校長的默許，他們順理成章的都變成學校的伙伕。據他們靜靜告訴我，十四日晚，他們三人本想各自離開道院之後，走大街小巷，趁黑摸前往師範學校。

但一上大街，三人因雙方正在巷戰，子彈橫飛，故決心連夜摸上襄陽塔躲避。費了千辛萬苦到達塔下時，已見到共軍正在繳化學砲連的武器，恰想縮回去已給共兵發現，就被拉伕代挑武器彈藥。累了一夜，所幸這個押運的共兵，尙不留難，故此我們又能重聚。（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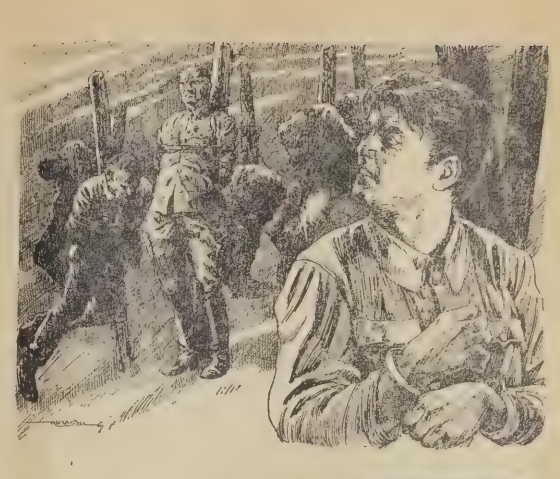
請領稿費：

五月份稿費（一三二至一三五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22】

馬森亮



推門進去，空空不見一人，在暗淡的燈光下，惟見烟霧瀰漫，滿室都是檀香味，好似主人有意把房子燻蒸消毒一番。傢具擺得很整齊，貼滿有關星相哲學標語，和街上所貼的共產主義標語逈然不同，儼然分出兩個社會。壁上有幾處透出暗光，說明房子的建築是如何簡陋，室內當中擺着一列枱椅，長桌上舖着紅布，上面端放文房四寶，加上一個龜殼和一個籤筒。最瞻目的是牆上那個關帝神龕，旁邊也掛了一個毛澤東像，還錄上一首沁園春的詞。看來，主人似費一番過心機，想安排這兩個古今的偶像和平共處。

校長着我先坐下，他獨自走進內房去。不一會，拖出一個人來。我一見，與那人驚叫起來：「哦——」大家趨前，緊握雙手，互相纏在一起。校長在旁眯眼微笑，拍一拍他的肩膀，幽默地介紹：

「這位靜因大師——」

「哈哈！校長儘會說笑話。大家老同學，何必介紹呢？難道老李還不認識我劉天華嗎？來來！大家坐下談談！」

這劉天原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也是陳校長當年的得意門生，我和他離別了七八年，現在見面還依稀相識。可是他爲什麼這樣未老先衰留起鬍子來了呢？在鼻孔下築起一道欄杆。我不明白就問他：

「你幾時學會了這套玩意？」

「狡兎三窟，這是隨機應變！」眞是三句不離本行，他的話多圓滑。

「像你這樣活動的人，在熱鬧場中混慣了，居然能過着這般僻靜生活，眞沒想到——」

「馬死落地行呀！」他笑着說：「我是愛好和平的，很不願再聽到那些粗暴吆喝或刀槍相碰的聲音。」

「可謂寧靜致遠了。——」

「寧靜倒是眞，致遠就不敢了。你眞會說笑話——」他一面轉頭告訴校長。「我差點忘記了，悟明等會也要來呢！」

校長正在桌上翻閱相書，像過去檢查學生作業一樣，聽見這句話便停了手，連忙說：「巧極了，巧極了，難得的聚首！」

「悟明？」這名字怪陌生，我始終想不出是誰人，只把肩聳一下。

劉天華見我正在疑惑，便向我解釋說：「悟明者，黃海生是也！」

「怎麼？是他？」我更驚奇了。「——你們總喜歡把名字翻新，什麼靜呀，悟呀，因呀，了呀。是不是已入了空門，做了狗肉和尚？還是埋名隱姓，避免人間是非呢？」

「那是迫於環境，」劉天華說：「幹我們這一行的，還講什麼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氣節呢？你猜猜，黃海生是幹什麼？」

「他不是上海地方法院的推事嗎？」

「那是過去的。現在幹的卻是七十二行之外的另一種職業，給你猜三天三夜也猜不到。」

「和我所幹的差不多，亦屬於冷門的。」校長插嘴說。

這確算一個啞謎，越聽越糊塗。我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墮於五里霧中。

「告訴你吧！」停一會，劉天華才說出來。「他是三元宮裏的一位解籤先生。」

「解籤？」我愕然了，驚呼起來。「眞想不到專管人間是非的人此刻會藉神求食。」

這時校長正口啣香烟，在廳裏往來踱步，見我這麼說，也嘆然微喟起來：「爲了生活，也顧不得許多了，何況俗語有云：國清才子貴，神靈廟祝肥。正是——」

「正是一說曹操，曹操就到。他果眞來了！」劉天華向門外一指，進來了一位身穿藍布長衫的人。他一進門，就長揖到地，像演戲一樣，唱道：「列位請了——」

等到他發現我的時候，定一定神，皺起眉辨認了一會，馬上嚷起來：「啊！我道是誰，原來是My dear friend！」把我擁抱住，雙手在我背後亂拍灰塵。

寒暄過後，他笑問我：「你怎麼會駕臨此地呢？是不是來算算流年，占個卦？」

「是校長帶我來占支尋人卦的。不想未卜就先尋着了。」我一說，大家笑了起來。

「這裏是瘟疫區，你不怕傳染嗎？」劉天華插嘴問我。

「怕什麼？我已注射過防疫針了！」

校長說這次難得的聚會，提議請客吃晚飯。黃海生雙手贊成，但主張校長不能喧賓奪主。

劉天華也立刻接嘴，說：「我是當然的主人，那有校長破鈔的道理？但上酒館去好呢，還是叫菜回來就地解決！」

「自然酒館方便！並且要走遠些。理由第一——」黃海生做起酒肉軍師來了，他數着手指向劉天華解釋：「你叫靜因，起碼名字已出了家，出家人給人看見大飲大食，會說你六根未凈；第二、深夜聚宴，有集會結黨嫌疑！——」

「算了吧，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還是走吧！」校長一笑，便相偕出門而去。

我們坐着三輪車，浩浩蕩蕩的駛到西關去，但走遍了各酒家，處處都是客滿，乃折回長堤，勉強在一家專營東江菜的館子裏找到一個小廳房。

坐定後，我問校長，為什麼有這種現象，飲食業會這樣的熱鬧？校長說：

「這就是社會的一種變性反映。目前的五反運動清算商人的，所以做老板的就加緊逃避資金，他們寧可花光了本錢，也不給共產黨半點子！——」

「這就是三光政策：賣光、吃光、花光！」黃海生補充着說。「連我的生意也興盛起來了。過去，三元宮只有碰上節日才會熱鬧，近日卻突然擠擁不堪。廟裏整日都是濃烟繚繞，連做道士的也重新把道袍披起來，不再織竹器了，我也從早到晚給善男信女解神籤，寫陰司狀。這真是反常的現象，反常到離譜！」

劉大華也接上口，說：「這就是民意的反映啦，碰到危難而非人力可挽救的時候，就將希望寄托天神，陽官管不到的，轉乞靈於陰官鬼怪。所以說，人神鬼之中，人是最沒有用的了。」

「迷信是革命的對象呀！為什麼共產黨不禁止呢？我鄉間所有的廟宇都被拆毀了。這確是奇怪的事！」我說。

「我說你呀，老李！」黃海生立即解釋。「你只曉得鄉間的事，這裏是廣州嘛。你知道嗎，三元宮每一天的香油費收入多少？告訴你，三元宮的生意已國營起來了，連那位主持人也是黨員呢！」

校長正在除下眼鏡，用手帕擦拭着，見我們說得高興，也湊熱鬧起來，他感慨地說：「拜神求佛的，想用一點元寶糖果去孝敬木偶，希望得些什麼，這種奢望，雖說愚昧，用心也夠苦。可是，菩薩若果有靈的話，這點點糖果又豈能買到它的心；若沒有靈，這賄賂簡直是多餘的了！」

這時客來客往，十分熱鬧，酒氣、肉香和油炸菜味揉混成一種醉人氣息。一位老頭子帶着一個小女孩，躲在牆角裏咿咿呀呀的唱着粵曲乞錢，但客人太多了，很快就消滅在猜拳喝令的嘈雜聲中。劉天華告訴我，說這位老頭子是他的小同鄉，一個歸國華僑，在土改時被清算得一乾二淨，兒子判了勞改，媳婦被農幹強姦之後，吊頸自殺，因此，他只可帶着這個小孫女到這裏來討飯過日。

酒菜很久才端上來，黃海生還叫夥計要來了一瓶茅台酒。打開蓋，大家嚐了一口，覺得有點酸辣味，便問夥計，是不是酒裏滲了水。不料夥計放下臉來，向我們譏訕般說：

「怕各位飲酒的資歷有問題！這是解放後的茅台酒。」說完擠一下三角眼。

「難道酒也有階級立場嗎？」劉天華氣憤地說。

「怎麼不呢？過去的一切都是陳舊的、是壞的；現在的一切全是新的、是好的。你連這一點常識都不懂？——」他還好似理直氣壯的囉唆起來。

「好了好了！你工友說得對，我們從來沒有飲過酒的。」校長聽得不耐煩，拱手請他走開。

看他大搖大擺的離去了，校長才敢笑起來。說道：「這些人的頭腦太簡單，專會發夢囈，還說人家見識少。哈哈！他只曉得新的全是好的，不知道鴉片烟和酒越老越名貴。這種人，如果帶他去參觀博物館的話，說不定他會把所有的古董拿來做遊戲哩！」

我們一面吃，一面談，黃海生乘着酒興，說出他為什麼要去做解籤先生的經過來，他說：

「我本來是想找點正當工作幹幹的。老實說，憑我的年紀、我的學歷，並不是沒有工作不需要我的。可是為了一件事，我就心灰意冷，寧可去藉神求食，也不願投身工作捲入這所謂『革命』的漩渦了。那是前兩年的事。我從上海回到廣州的時候，住在我表哥家裏，我表哥是中山大學畢業的，在機關幹了好幾年，已做了兩個孩子的爸爸了。人是聰明能幹的，只是個性強些。忽然有一晚被捕去了，隔不了幾天竟遭槍斃。當時全家陷入了悲慘狀態。對着這班孤兒寡婦，我自然不忍心離開他們，因為我一走，他們就要捱餓，這一代完了總要希望下一代呀！怎料他死後仍未算了，竟禍延到我這個做表弟的來。首先派出所向我警告，不准我轉移戶口，不得自由行動，跟着更時時有人訪問調查，由家世查到思想，從關係問到社交，甚至早晚出門都有人把我盯梢住。我自問雖然歷史不清白，卻不曾有過血債，倒不怕什麼為難囉唆，便泰然處之。過了兩天，那位女街坊組長來通知了，說『反革命份子』開家屬會議。我聽了不禁一怔，心裏想：『反革命份子』居然如此斗膽，公開召集家屬會議？後來看過她手裏的通傳，原來寫着『召開反革命份子家屬會議』。才把心放下，弄得啼笑皆非。那時，我的表嫂還病倒在床，便指派我代表出席。我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勉強赴會，滿以為人已死了，最多不過想對這批未亡人來一次貓哭老鼠的把戲吧了。豈料世事往往有出乎常情之外的。」說到這裏，他滿滿的又乾了一杯酒，繼續說下去。

（未完）

萬物靜觀皆自得　強弱好壞現眼前

那天我混在人潮中觀看共軍入城式，雖然是走馬看花，由於我的冷靜與超然，即使是這匆匆一瞥之間，我也可以從他們的行列隊伍中，看出許多優缺點。

共軍給我的第二個深刻好印象，是他們身上所穿的服裝，他們那時所穿的都是棉軍服與布鞋，從棉軍服的外表一眼就可以看出，共軍穿的棉軍服裏面所鋪的棉花，就要比國府軍隊士兵所穿的棉軍服來得厚實而均勻，布料堅牢，縫工緊密；尤其是上衣兩肘，褲子兩膝的地方，更縫得結實，而且長短大小都很稱身。決非國府軍隊的服裝，那種偷工減料，布料既差，棉花又薄，而且鋪得不勻，從外面便可看出棉花成堆成塊，以及縫製馬虎，鈕扣脫落，線路不牢可比。從這種地方，敵我軍隊後勤機構之工作精神，優劣立現。國軍服裝之差，是後方勤務機關的貪污低能所致；共軍服裝之好，是後方勤務機關的認眞負責所致。

最能表現共軍後勤工作做得認眞實在的，則是每一個員兵都有兩雙布鞋，一雙穿在腳上，一雙綁在背包上，鞋面所用的布料很是堅牢，鞋底厚而針線緊密，看起來，鞋底黃色，好像**是擦過一層桐油似的**，布鞋又可做雨鞋用。再想想國府軍隊士兵的鞋子，屬於中央軍的特種裝備部隊，固然有美式皮鞋，但一般部隊，都是穿的草鞋，或五顏六色的膠鞋、布鞋、皮鞋，很少有整齊劃一的。雙方練兵帶兵的優劣情形如何？於這小地方也可以思過半矣！

以上是共軍所給予我的好印象，但也可以看出他們的許多缺點，擇其要者憶記如下：

(一)兇惡奸狡的樣子。共軍隊伍的成員中，固然有相貌端正，眉目慈善的，但那班屬於黨員幹部，絕大多數都是奸狡兇惡之相，即使是在入城式的進行中，他們這班人的眼光，也流露不懷好意的兇光，把每一個參觀的老百姓，當成可疑的敵人來看。連做作的笑容，扮演的慈祥之氣也沒有。

（見到共產黨的黨員幹部，一個個那種陰氣森森，兇神惡煞之像，曾經有人說過一個笑話，據說民國廿年以前，共黨的方志敏（？）率領一部份人在江西做土匪時，曾大鬧張天師的龍虎山，將龍虎山天師府捉拿收伏的幾百個惡鬼妖魔罐，全部打爛，把那些惡鬼妖魔放了出來投生。照年份上算起來，這些投生的妖魔鬼怪，到大陸變色都應該二十多歲了，可能就是這班兇惡的共幹。）

(二)素質不整齊。尤其是年齡方面相差懸殊，老的士兵有五十歲以上的；小的士兵有十三四歲的大孩子，老弱參差，好像

(三)武器陳舊，極不統一。在同一個連，甚至同一個排當中，專是槍枝便形形色色，有漢陽造、有鞏造；有中正式、有三八式。幹部身上雖然多佩有短槍，而且一律用紅綢子繫着，以示英雄氣概，但也掩飾不了槍枝種類的混雜不齊，有卜壳槍、有快慢機、有曲尺、有左輪、有白郎寧、也有日式、美式各種。砲兵的砲種也是不一的，而且砲兵與馬匹都很少。

掩飾不了的缺點　知之太遲的感嘆

就我當時所見，如果撇開一場戰爭的其他條件不談，而專以士兵的體力及部隊的裝備來說，國軍是絕對優勢於共軍，可以打勝仗而不至打敗仗的。假如國軍能進一步把握共軍的弱點，同時充分發揮自己的優點，盡一切可能採取持久而穩重的戰術，以抵消共軍那一點活潑的長處（個人的活潑與整體的機動），勝敗之數，應該改觀。

可是，這樣的一支共軍，畢竟沒有經過激烈的戰鬬，甚至根本沒有傷亡，便以勝利者的姿態入城了，這不能說不是國軍方面的人謀之不臧了！

對於這種觀感，不僅筆者認爲是如此，連國民黨方面許多敗兵之將，以及投降被擄的將領們，他們參觀了共軍的入城式之後，也同有此感，並深表嘆惜！他們何以到這時才看出共軍的弱點呢？因爲他們過去雖然在戰場上與共軍交鋒數年，但對共軍的實際情形，卻一直不明瞭，也是在這次「入城式」中，才看清楚共軍的一切內容與實質。

由此又可見出，國軍方面平時對於「知己知彼」的工夫，是做得太不夠的，等到敵人以征服者的姿態，在自己面前耀武揚威舉行這次「入城式」，才知道共軍的素質與裝備是如此窳劣，但爲時已經太遲了！

賀龍這次率部進入成都「亮相」，雖然盡量「藏拙」，但他們的拙，還是暴露了這許多於眾人之前。在已經失敗了的國軍來說，對於共軍缺點的瞭解，雖然遲了一些，但對後來川康兩省反共游擊隊的紛起，卻又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爲許多有心人看了共軍這一次的入城式之後，在戰鬬力方面，都有點輕視共軍，認爲他們在西南地區的勝利，乃是僥倖的，並不是憑眞本領、硬工夫打勝的。於是，就使以後的反共游擊隊，敢於大膽的起來與共軍硬拚！

這是後話，以下我會專章記敍。

在這次「入城式」中，我又發現另兩種頗爲不尋常的現象，也是國軍中少有的情形。一是隊伍當中夾雜有一部份便衣人員，據我約略的估計，大約每一個連的行列中，都有一二十個便衣；這些便衣共兵，每一個人都顯得兇狠精幹，有一種不同

西南保衛戰

入城式有猪隊伍　地下人員冒出頭

另一種甚爲怪趣的現象，入城式的共軍隊伍中，竟會出現猪的隊伍，這是成都人從軍閥隊伍到國府隊伍，從未見到的。因爲共軍很多部隊都餵養着猪隻，這些猪隻，在入城時，也由炊事兵趕着，跟在隊伍後面緩緩前進，參加着這次入城式，然後趕到他們的駐地去。

我看了這些猪隊伍之後，發生幾點感想：部隊養猪作爲副食品，國軍也是有的，但無論任何部伍，在駐地種菜養猪，都是駐防整訓，有頗長久的時日，固定駐在一地方才可以做這些，絕對沒有一個「朝秦暮楚」的野戰部隊，會餵養猪隻的。周士第的十八兵團，雖然沒有在這場戰爭中正式與國軍交過鋒，但卻是由西北開來西南，經過長途跋涉，在行軍備戰中的一支戰鬪部隊，他們的流動性既是如此之大，又怎麼可以養猪呢？部隊本身不能養猪，這許多猪是從何而來的呢？其來源不外兩種：一是搶來老百姓的；一是由共黨的地方幹部，發起所謂勞軍運動，半強迫式的變搶爲送來的。但無論怎樣來的，爲什麼不將這些猪隻等到部隊駐定之後，再運往營地去，卻要把猪跟在部隊後面，也參加這次入城式呢？這是很令人費解的事。

那次入城式，我只見到蘇聯塔斯社記者拿着攝影機到處拍照，但也僅僅是一個俄國記者而已。此外，再也見不到別國的記者，甚至連新華社的記者也沒有。

白天入城式表演之後，晚上便成了扭秧歌舞的世界。由中共黨、政、軍及文工團；配合着左傾青年與地工人員，於當天晚上便在成都各處，大跳大扭，大唱特唱起來了。

中共在四川的特務活動，是做得相當普遍而深入的，除了筆者在本文所記有關「策反」國軍將領的部份活動外，還有他們在重慶與成都對於工、學兩類的特務工作，可說做得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尤其是在重慶方面，中共得勢之後，曾由羅廣斌與楊益言兩人，合著了一本名爲「紅岩」的長篇小說，專是記敍共黨在重慶地區的特務活動，其中若干人事都是記實的；如「江姐」與「許雲峰」等男女共特頭子，確有其人其事，只不過是以小說筆法，將其渲染誇大而已。

等到四川天下正式由共黨統治了，除了部份特務人員，爲了任務上的需要，仍然要隱蔽身份，做社會情報，及偵察這班降臣叛將的言行，不公開活動之外，部份地工人員，尤其是那些思想左傾，已經參加了中共特務外圍組織的學生與工人，他們於入城式之後，都冒出了頭；爲了表現自己的積極與前進，在當天晚上，也都參加了扭秧歌的行列，一卡車又一卡車的運

秧歌舞人民搖頭　東方紅變東方黑

共產黨的秧歌舞，成都人是久聞其名的，國軍未退出成都之前，聽說已有小規模的秘密扭唱，在四川大學與華西大學，由職業學生領導左傾學生在搞這玩意，但未見有人公開扭唱過，這一次眞是「大開眼界」了。因此，成都的男女老幼，在那晚上也是爭相觀看的。

誰知「聞名不如見面」，不看則已，一看之後，一般人幾乎把白天參觀入城式對共軍所產生的熱情與好感，被晚上的秧歌舞扭掉了一半！那種男女混雜手牽手，一邊唱歌，一邊扭腰擺屁股，配合着「慘痛、慘痛、慘慘痛」的小鑼小鼓聲的所謂秧歌舞，比今日長髮青年男女們所扭跳的新潮舞，更爲肉麻。

秧歌舞盛行之日，也就是紅色歌曲流行之時，唱得最普遍的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尤其是小孩子們，無不唱得滾瓜爛熟；孩子們的模仿性強，慢慢的便三三兩兩開始一邊扭，一邊唱起來了。

可是，不知怎的，發自這些孩子們口中的鑼鼓聲與歌聲，漸漸地變了樣。他們把扭秧歌舞的鑼鼓聲，唱成「慘痛慘，痛又痛，慘痛，慘痛，慘慘痛」；或是「餐弄餐，頓弄頓，餐弄，餐弄，餐餐弄。」又把「東方紅……」的歌詞，唱成「方東紅，太陽升，中國出了一個毛賊公……」；或是「東方黑，太陽沒，中國出了兩個大捧客，一個毛澤東，一個是朱德……」（按：「捧客」是四川的地方語詞，即是土匪的別稱，與北方的紅鬍子、刀客、響馬相同。）

孩子們是不知這兩種唱法的意義完全不相同的，他們只覺得新鮮特別，便這樣順口溜的唱起來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居然風行全城，連共產黨的幹部子女，也學着這樣唱。

爲了這事，中共當局着慌了，下令撤查，認爲這是「美蔣特務」在搞鬼，存心破壞搗亂。這是中共一貫的作風，迄今未改，凡是不利於共黨的事情，一律冠以「美蔣特務」的帽子；又照例要追根查究一番。

中共追查這種改變詞義的歌聲來源，是採取一個追一個的辦法，找到一個這樣唱的便問「你聽誰唱的？你把他說出來！」這樣一路追下去。但因唱「東方黑」與「慘痛慘」的小孩太多了，當然沒辦法可以查出來源。好在家長們知道利害，自動禁止孩子們這樣唱，以免惹禍上身，這樣才慢慢地沒有再唱了。

（廿三）

三郎

匈京生死鬥

白萍譯

十八：伍特不能擺脫秘密警察的跟踪

雖然上述的可能性不能完全予以忽畧，但他不斷的想到羅吉萬，假如敵人的間諜混入難民羣中大舉滲進美國是由於檢查難民機構中有內奸之故的話，羅吉萬的嫌疑最重，因爲檢查難民機構中僱用的人員都是羅吉萬經手的。麥菲到達奧地利後，進入匈牙利之前，唯一接觸過的人就羅吉萬，而麥菲則是在一進入匈境就被捕獲的。伍特自己若不是運氣畧爲好一點，也會遭到同樣命運的。

突然，伍特記起沙吉都斯自動說出麥菲被捕的消息，假如他已有意暗下通知秘密警察來逮捕的話，怎麼說出這樣的消息來，使伍特提高警惕呢？這應該是可能性很小的。結果，剩下的唯一可疑者就是羅吉萬了。這一名農家出身身裁魁梧的職業外交人員，他的前途並沒有多大的希望，感覺到懷才莫遇，在國務院的官僚政治中沒有出頭之希望，於是，不惜賣國了！除了此人之外，更沒有別的可疑者了！

伊洛娜忽然道：「請你不要這樣看着我，好嗎？大令。」

他並不知道自己在瞪視着她，這時，醒悟過來，立即道：「對不起，我其實是在凝神想着羅吉萬。」

「要判斷一個人是賣國的奸細，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羅吉萬知道麥非並非普通的特工人員。因此，他會猜得出麥非此行一定有很重要的任務。這樣，綜合起來，他就會知道一定是和塔奇博士有關。結果，他一定會通知戈科夫，而戈科夫一定會從美國趕回來，儘速地趕回來，因之，我們的時間就會更爲急促了，我們一定在他趕回來之前，完成任務的，否則，他回來了，我們的事情就十分棘手。」

「我們是否應該回頭到奧地利去，收拾羅吉萬呢？」伊洛娜問道。

「不行，我們先完成了當前任務，遲一步，回去時才收拾他。」

「他繼續留在奧地利，將會使我們的處境更爲危險。」

「這可沒有辦法了。」

擴音器宣佈：前往布達佩斯的班車到站了，旅客請即上車。

伍特立即付帳，和伊洛娜上車，沒有人攔阻他們。

布達佩斯仍滿了激烈的巷戰所留下的創痕，在明亮的冬日照耀下，看得十分清楚。

布達佩斯其實是兩個城市，從北向南流下來的多腦河，仍把這兩個城市分開，西岸是布達城，東岸是佩斯城，他們兩人在布達城下車，走過國會廣場，這是內戰最爲劇烈的地點，國會很宏偉，灰牆廣台，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看來很繁忙，但到處都是彈痕。工人們正在修建路面。坦克車和手榴彈把路面弄得簡直是一團糟；到處都可以見到藍衣制服的警察。市民們則各自忙於生活，沒有笑語聲，恐怖與毀滅的陰影籠罩城市！蘇俄軍隊在街道上巡邏着，伍特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他們不是俄羅斯部隊，而是蒙古部隊。他們說話的聲音很響亮，旁若無人似地，儼然是征服者的神氣。

他們從國會廣場走了三公里路，到達廣播大廈，這是去年十月革命時首先爆發戰火的地點，槍彈砲彈的毀滅情況更爲明顯。

伍特走這樣遠的一段路，不是毫無目標的，他要確實地知道沒有人尾隨着他們，他們繞着大廈走一匝，或者是站在商店的窗櫥前面閒散地看着。

他確實地知道，沒有人在後面跟踪着。

在他們步行時，伊洛娜緊靠在他的臂上，像一對戀人似的，她很愉快，似乎沉迷在愛河中，對任何其他事情都毫不注意。但伍特知道，她的一雙黑棕色的眼睛完全沒有忽畧過所見到的每一個人的臉孔，並且，經常的感到，抓在他的臂上的她的手指，會突然地抓緊一點。

有一次，當她向右轉時，她突然地緊捏他一下，微笑道：「不要走這麼遠，大令，那邊就是AVO的總部，會有熟人見到我，而對你加以注意。」

他們轉身向另邊走去，在火車上，他們已決定了，在安全到達布達佩斯之後，他們應該怎樣行動。他們該分開，各自進行活動，共同投宿酒店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找一個房間隔住也是太危險的事情，伊洛娜提議兩人各找一個目標。她有一個男朋友，是在報社中的同事，他住在佩斯城的報社附近，他並不知道她到了美國去，因之，她可以利用他來協助打探麥非的下落，看被囚在那一所監獄中。所以，麥非是她的找尋目標，至於伍特，則負責訪尋塔奇博士的下落。

「我們距離艾達姊姊的住處不遠，」伊洛娜道：「我帶你去見她吧。她在電話公司中擔任接線生，是夜班工作的，這時候，她應該在家中的。她也許會對你有幫助的。你若是打算在電話簿上找尋塔奇家人的地址的話，那將是枉費心機的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事。我假如有辦法接觸到警察的檔案的話，我會設法試試找尋的，艾達的姊姊瑪利亞會認識塔奇家人的，但我不知道瑪利亞的立場如何，所以，你得對她小心。她說英語的，但她也許是共產主義的信徒，所以，你對她不要過度冒險。」

「我們在什麼地方碰頭呢？」伍特問道。

「在瑪利亞的寓所中。」

「什麼時候？」

這時是晨早八時，她略一思索，道：「中午好麼？」

「好的，」伍特點頭道：「不過，我認為你再接近到AVO的部門實在是太危險了，我不大贊成。」

她微笑了：「我告訴你吧！在這兒，我的危險其實比你小得多。你連匈牙利話也說得不好，你若是說一句比較複雜一點的匈牙利話，人家一聽就知道你是外國人了，而且，會察覺到你是西方人，至少，我即使到處走，也不會惹人注目。只要我不走近AVO總部就是了。我是經常到總部報到的，他們比較容易認得我。」

「小心，」伍特道。

她告訴他以艾達姊姊的住址，在吉剌山上，在舊希達城的住宅區中，她說：「你可以從這兒坐電車去，不要和任何人說話，假如任何人要攔阻你的話，盡一切辦法逃亡，不要讓他們抓到你，並發現你肩上的傷痕，否則，他們將會判斷你是參加匈牙利戰爭的美國人，或者是……」

「我知道他們會怎樣的，」伍特道，「我擔心的是你。」

「中午見面，」她道，「你的電車來了。」

她輕吻他的臉頰，微笑，離去。

伍特所登上的電車乘客並不多，只有一名婦人，另外三名男子分散坐着，一名警察，全副制服地，坐在最後的一排座位後，襟上有AVO的記號，伍特選擇了車中間的位置坐下，從窗口望出去，是被毀的街道。

他知道，伊洛娜所進行的工作要比他危險得多，以後這幾個鐘頭中，他應該替她祈禱的，他對她生出了無限的敬意。

她回到這兒來，已經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因為，所有人都對她絕對不利的，她的反共朋友，認為她是AVO秘密警察，所以憎恨她，而AVO秘密警察，則認為她的突然重返匈牙利是可疑的事情，從而要追查她。

她在匈牙利不僅是孤立的，而且是惹人注目的。

布達城在山上，是住宅區，多腦河對岸佩斯城的工業與現代化的不同，佩斯城在羅馬時代只是一處農村，到現在，已是工廠林立的地區。

伍特在車上，一再回頭看到多腦河和彈痕纍纍的街道，到處都可以看到槍砲、手榴彈和汽油瓶所做成的毀壞結果。

伍特在伊洛娜所吩咐的街道下車來，就在下車的時候，他發覺到有人在後面追隨着，從電車玻璃的反映上，他可以看到，秘密警察制服的那名男子也下車了。他並不回頭看這名秘密警察，立即走到對面的行人道上，向右轉去，這是與他所去的地方向剛好相反的。

他很輕鬆很不在乎地走着，似乎很知道這一帶街道情況的神氣，希望因此而不致惹起這個秘密警察的疑心。

這一帶地區，並不是內戰的中心，因此，彈痕少得多，損壞的程度也不很重；比在商業與政治中心地區所見的，真是相去太遠了。

但在他闊步向前時，卻感到後面有人在亦步亦趨的苦苦跟從着，他用不着回頭看，也知道一定就是那名警察了。

雖然是光天白日，但除了在對面的行人道，一名婦人匆匆的走過之外，一個人也看不到。

轉到距離電車站一條街的距離之外，伍特才轉身上山而去，但他仍無法擺脫那名秘密警察，他只得繼續上山而去。

然後，他發覺經已走進一條沒有出路的死巷中，在路的末端剛好是一座很大的建築物，但已經破破落落了，窗門被擊破，到處一片荒涼，根本上，就已經沒有人居住了。看來就是使人傷心的景象。

他毫不遲疑地走到前門去。

秘密警察在他身上的呼喝聲音，打破了白天中的寂靜，特別的帶有可怖味道。

「你，過來這兒。」

伍特只得從這座破落的大廈門口走下來。

「你在這兒做甚麼？」

「沒有事。」

「你在這兒住的嗎？」

伍特把艾達住處的附近住址告訴他，但把門牌號碼胡說了一個。

他的聲音帶有外國的口音，這秘密貨察皺着眉頭，一會兒，道，「你不是布達佩斯人。」

「不，我是從捷克的一處礦場來的，我正是因為患疾，所以沒有工作。」

「什麼？捷克的礦場？」

「不，我說溜了咀，我是來自捷克的工人，我在柏斯礦場工作。」

柏斯礦場是匈牙利的鈾礦場，鈾是製造原子彈最重要的原料。

這秘密警察顯然有點懷疑，他的咀巴露出假笑，「好的，那麼，你也許沒有可疑之處，你有火嗎？同志。」

「有的。」

伍特從衣袋中摸出一個價錢便宜的瑞士製造的打火機來，交給他。

【未完】

萬人意見

反共不尚空談 應該見之行動

編輯先生：

「反共救國」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繼承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政府創建民國後的一大革命大業。所有愛國的人都不容忽視。

目前，已愈來愈多文字上反共的人物，激動點說，還沒有任何反共人物走出文字圈子，在實際行動上進行反共。人有共通的弊病，是看人家走人家走的路對了，走得差不多了，自己覺得有利，才積極跟着走。讓人家做急先鋒，自己隨後跟着走。看左右形勢，慌這怕那，你瞧我進。看左右形勢，慌這怕那，你瞧我的，我瞧你的，沒一個人首先衝出去，大事就不成。什麼反共、反攻、革命、鬭爭不過是口號、八股而已。難道我們的力量就祇限於文字範圍麼？

同胞們！讓我們團結起來，見之行動。你曾否想過：應當如何積極展開革命行動，毋使「救國」流於空談？

我們都知道，除了刻苦和奮鬭，我們不會成功。我們願望嘗到勝利果實，就得先準備接受煎熬。誠然，這次革命比過去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更艱難，因爲整人已擁有核武器；但失卻人民支持。故此，我們有信心可達到成功。

身爲中國人的你，還用猶豫麼？莫再以爲身爲炎黃子孫自豪，炎黃子孫正遭逢歷史災刧！責任和使命放在我們年青一代的肩上。

立誓解救大陸同胞於倒懸的同們！起來！這不再是喃喃自語，舞文弄墨的時候了！

讀者小華上

如此校長粗言穢語

萬人傑先生：

我有一個兒子在沙頭角×××××學校讀書，這一年多來很懶做功課，還時常講粗口，我們都覺得很奇怪。有一天，他放學回家，大聲說：今日×校長講粗口鬧學生。我問是眞的嗎？他說：校長還對同學鬧過「我×你老母」呢。這是不是一種新的教書方法，香港很多學校也是一樣嗎？這個校長的品行是不是很好？請你公開答覆，希望使熱心教育的研究研究。

一個耕田佬上（五月十日）

左報大厦見聞錄

×區一座左報大厦，門外當眼處經常標識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奮勇前進」，而左報的工作人員究竟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局外人可能並不了了。

我有朋友在這家左報編輯部工作，有時我去找他們閒談，藉以增加常識。

記得去年下半年某日下午，我第一次踏進這座左報大厦，發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個漢子攔住我的去路，盤問我找誰，又問我去那一機構，態度惡劣，令人討厭。我認爲，這座大厦除報館外，多餘的地方早已出租給五六個機構，則報館便無權派人在樓下找來客麻煩，諸多盤問。故我不理會我漢子，不料，他望了我一眼，竟口出「一字經」，於是我和他展開罵戰；後來他揮動拳頭，有打架模樣，我叫他跟我上樓，找經理理論，但他畏縮不前。事後，我寫信給該左報負責人，提及此事，把他訓斥一頓。

最近，我因瑣事又去該左報大厦找朋友談談，那個漢子仍站在邊門口，他只向我行注目禮，不盤問我了。

踏進編輯室，老友B君接待我，寒暄幾句。我游目四顧，見壁上貼着很多條紅紅綠綠的標語，什麼「打倒美帝主義及其走狗」；「學習毛主席的偉大聲明」……等。這時，編副刊的禿頭高正目灼灼地翻閱一束文件似的東西，面露笑容，我想，他正在學習毛主席的偉大聲明吧。

「你笑什麼？獨樂不如眾樂，給我看看。」L老總說罷，走向禿頭高。

禿頭高把一束文件似的東西遞給L老總。亞陳、四眼王等五六個人便一窩蜂地擠上去，並且逐張披閱，先睹爲快。亞陳指着其中一張說：「這個女仔好生猛，看來她會下定決心，不怕犧牲，去爭取勝利。」禿頭高聞言，笑得見牙唔見眼。

他們的談話和表情，引起我的好奇心，我亦擠上去看看。原來他們看的是十二張妖精打架圖，張張姿態活潑，遠勝枯燥無味的「紅燈記」，難怪他們看得津津有味了。

股票跌價害死人 美帝非打倒不可

一會，B君見他的同事走遠，低聲向我說：

「剛才社長大發脾氣。他並且說，美帝國主義是害人精，非打倒不可。又說毛主席的聲明高瞻遠矚。」

其實，以F社長的身份，他說要打倒美帝國主義，原不足奇；何以他大發脾氣呢？我低聲向B君提出我的疑問。

「那也難怪，你不瞭解我們的事。原來，社長於今年三月間買了美國某投資公司的股票一千股，最近美國股市大跌價，社長損失一萬五千美元。你想想，美帝把社長害得如此慘，他怎不大發脾氣而欲打倒美帝呢？」B君透露個中秘密。

「這樣說來，F社長受氣很深，他應以健康爲重，他該去鄉村俱樂部散散心才好。」

「是啊，我們已向他建議，請他去鄉村俱樂部遣悶，他欣然同意。」

未幾，F社長把管總務的阿周找來，焦急地向他問道：

「前天男厠的壁上有人寫『打倒毛澤東』的反動標語，你須快快查出是誰寫的？」

「此事我已調查過，只知厨子小李愛看最反華的×報，我懷疑是他寫的。」

「既然如此，你就給他補薪一月，立刻把他炒魷魚。雖然他在厠所的壁上寫『打倒毛澤東』，尙無大碍；如果他在飯菜中撒下一把山埃，我們的老命都要完蛋了！」

「昨天我在報館中吃中飯，吃到草菇炒肉片，發現一隻死蒼蠅，這很可能是厨子小李的傑作，因此我贊成把他炒魷魚。」亞陳提出意見。

「這個厨子旣愛看我們的叛徒所辦的報紙，可能他由叛徒用重金收買，要害死我們。提起這個叛徒，我的血壓就要增高十二度。」L老總插言。

厠所文章倒老毛 厨子蒙寃炒魷魚

一會，一個穿藍布列寧裝的漢子進入室內，向着很多人指天篤地的說：

「你們寃枉我！我只知賣飯菜，根本沒有在厠所中寫過『打倒毛澤東』，至於說我看×報，我不過偶爾一看而已。現在，你們把我炒魷魚，『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但是，你們須補薪兩月；否則，我招待各報記者，請大家評理。」

結果，F社長向阿周低聲說了幾句，阿周同意這個厨子的要求。

厨子離去不久，秃頭高的太太滿面怒容闖入室內，指着她的丈夫的鼻尖罵道：

「你好！剛才你離家不久，有一女子打來電話，由我接聽，對方聽到我的口音，立即掛斷電話；可見你在外拈花惹草，滿足你的獸慾。你任性胡爲，不配做毛主席的學生。」

「沒有這回事，我敢向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像前發誓。」秃頭高急忙答辯。

這時，高太看到F社長、L老總、亞陳等均不說一句公道話，心中火滾，向着他們罵道：

「你們這批人，吃飽了飯，沒有事做，白白浪費人民的宣傳津貼。你們口口聲聲以愛國者自居，而實際上你們御專做卑鄙騙人的事，這是什麼邏輯？你們都是狼心狗肺！」

一位女記者見高太口沒遮攔，說好說歹，把她拉下樓。

卧薪並非爲刻苦 睡着拿薪水是也

高太下樓後，大家面面相覷，表情尷尬，終於L老總發言道：「剛才高太說我們吃飽了飯，沒有事做，我認爲她的話很正確。事實上，我們沒有思想自由，怎有事做？我們不過向越王勾踐學習，學習他的『卧薪』，但是，兩者的意義卻迥然不相同，我們所謂『卧薪』，就是睡覺拿薪水。」

亞陳一本正經地說：「不要發牢騷。『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今晚我請你們去尖沙咀看脫衣舞；再去同性戀俱樂部玩一個痛快。」

時間已近中午，B君請我吃中飯，兩人乃一同下樓。

（石苑）

今天又出現了賣主的猶大！

敬愛的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基督教徒，上月三十日讀到您的大作。「讀教會之社會觀」一文，從內心發生敬佩之感。您非教徒而能主張正義，實在難得。

這次連續看到您幾篇文章，雖然我沒有拜讀天主教那篇「教會之社會觀」，從先生的文義已知一二。想不到天主教今天走到這田地，盡想將來能與共黨打交道，證明天主教今天又出現了賣主的猶大。

記得牧師教導我們說：「我們教會的歷史，是一部血的歷史，有一本書名『血證史』，是記載那些忠貞的信徒，怎樣爲主而殉難，怎樣在暴君面前不屈服，怎樣在獅子籠中不願丟棄自己的信仰。」這是一個基督徒的信仰態度。

而天主教今天，想替本港二十三萬教徒，找一個將來的天下，能在共黨統治之下度生活，這眞妙想天開！由此也看出外國神父的愛心，超越了主耶穌的愛心。既然這樣，爲什麼不派一位主教到北京，向共產黨政府大塊頭商量。

我上面已提到，這是猶大的工作，猶大的工作，就是魔鬼的工作。不管你們怎樣起草什麼「社會觀」，但你們已經犯了大罪，就是搖動幾十萬教徒的信心。

你們在信徒信心之中，放了一塊陰暗的大石頭。這個責任，你們這些起草者要擔負罪名，在主的面前，無法饒恕。

就算共黨有日統治香港，你想共黨能採用你們的「社會觀」嗎？信徒所信的是天主，而不是你們這些神職人員。

聖經上教導我們說：主耶穌指示「我們當怕，馬太福音十章廿八節，「那殺身不能殺靈魂，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正要怕他」。

最後，古信徒作了那美好的見證。他們用生命去證明他們所信的。一個眞的天主教徒，或是一個神父，無法與共黨妥協的。聖經云：「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義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麼相通呢？」──節錄哥林多後書六章十四節。

一位基督徒敬上（五月六日）

代郵

㈠新生讀友：來信收到，碍於法令，不能公開發表，可做參考資料，謝謝。

㈡上（一三七）期求職的楊×明讀友，現有丁先生及數間公司願介紹你工作，丁先生信已經寄給你，如未收到，即與編者連絡。

編者覆

是徐誠斌主教大刀濶斧的時候了！

梁曉春

最近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第七組所草擬的「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內容充滿了恐共、媚共、準備投共的謊言謬論和絕大的基本錯誤之主張，激起了軒然大波，二十三萬教徒和教外許多有識之士，都高聲大呼反對，並譴責那些執筆起草人，只是代表他們個人歪曲事實，喪盡良心的偏見。

五月五日的晚上，在中區大昌大廈公教社進行召開該組第五次小組會議，在會友強烈反對下，徐誠斌主教才下令把該「教會之社會觀」草案，由一至十五頁有關上述「恐共、媚共、準備投共」的部分一概刪除，不再予討論。

這雖不失為明智之舉，但並沒有廢除這種邪說的討論和廣播，只是暫時的抑制而已。因為這「教會之社會觀」從頭到尾共五十九頁，全部都是謊言謬論，引用了無數共產黨的名詞和口吻，肆意攻擊政府為名，其實是暗中慫恿階級鬬爭，為共產黨做搗亂工作。我們覺得徐主教勇氣不夠，態度也不積極，沒有剷草除根的決心，把這毒素廓清，這令人萬二分失望。然而教友們和一般關心的社會人士，由此得到了透一口氣的機會，正在密切注視會議的發展。

至於這次會議，把「教會之社會觀」改名為「教會之社會使命」不外是自欺欺人的把戲，因為名稱雖然改了，可是內容不改，絕大錯誤的基本立場也沒改變，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手法，依然養癰為患，種下禍根，潛伏絕大的隱憂。

「教會之社會觀」的五個起草委員，其中雖然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如果他們不是戴上有色眼鏡，便是對共產黨的認識不夠透徹，也沒有親身體驗過共產黨給予人民亘古未有的殘酷苦頭。至於執筆的那位外國人，對大陸二十多年來的實際情形，更不了解。所以他們所擬出來的草案簡直癡人說夢，荒唐而不切實際的。

本港居民有不少親友困居大陸，那種非人的牛馬生活，比對待奴隸還不如的殘酷刑罰和鬬爭，起草委員們若不親眼看見，亦當耳聞。且當六七年港共動亂時，滿街菠蘿（炸彈），炸死好些中外人士和一些安份守己的貧民和無辜兒童；破壞交通，破壞社會秩序，破壞工業生產和經濟，把港九擾攘了一個時期，於公於私都蒙受很大損失。本港居民無不切齒痛恨，這鐵一般的事實，五位起草委員曾經親歷，可是在這「教會之社會觀」裏卻隻字不提。

洪憲帝之前，利用他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在北京發表一篇捫心自疚的文章「共和與君主」，說中國不適宜於施行共和民主制度，跟着袁世凱居然做起皇帝來。這五位起草委員，也許會讀過這五十多年前的故事。

或者說這「教會之社會觀」不過是草案罷了，通過與否，實行與否，尚未可知，倒不如讓他們討論下去，以示民主。須知這草案的產生，絕不能代表二十三萬教徒公意，只是一片胡言，根本沒有討論價值。倘若胡塗的討論下去，無異降低自己，提高殺人兇手的地位，增高魔鬼的氣燄，淆亂聽眾，搖惑人心。小則影響香港社會心理，造成市民惶惑錯覺，製造對方有利的形勢；大則迷惑世界人士視聽，游移人們的觀感，間接協助共產黨全球統戰策畧；對天主教的聲譽，更有重大低落影響。其為害之大，的確非同小可。

共產黨奉的經典是「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攻擊「唯神論」，一切論調以物質為出發點，把「人」當作沒靈性的機器，替共產黨長期服勞役，不能享有些少個人的自由精神生活，視宗教為它的死對頭；宗教則主「唯心論」，講靈修，要取得心靈上的安慰。所以共產黨和天主教格格不相入，勢如水火，不能相容。明乎此，可見這凶星是不好惹的。

在羅馬帝國時代，天主教感化了以刼掠為生的日耳曼蠻族，使他們皈依天主；公元四百五十二年，匈奴王阿提拉南侵意大利，兵臨羅馬城，羅馬主教（後為教皇李奧一世）說服了阿提拉解圍而去，羅馬城得免蹂躪。這兩個奇跡，乃由於日耳曼人和阿提拉王的腦海中都有「神」的印象。然而共產黨員的腦筋裏，只有「唯物」的理論存在，沒有「神」的踪影，絕無法用教皇李奧一世的口才說服他們。「教會之社會觀」的起草委員們，竟然主張和共產黨坐下來談論，何異與虎謀皮，蠢得可憐！

這次教區會議，以第七組最為重要，也是最得人注意的一組，原日的五個委員外，另增了四個新委員，兩方的人數顯然懸殊。須知會場即戰場，當討論時雖然脣鎗舌劍，但在表決時難免後者吃虧。這種不平的形勢，實有從新檢討的必要。

當這魔鬼爭權的時候，當局應多採納教友們的公意，在開會之前，應把預定的提案公佈，會後更應把結果公佈。

一箭定江山，一言足以亡國，現在正是徐誠斌主教當機立斷，大刀濶斧的時候到了。

讀者揭開宗教內幕 親共歪論不足為奇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且天下烏鴉一般黑。聖人以神道設教，不過欲人之從善。但就現在的社會觀之，則充滿神棍、教棍、學棍、社棍，……至於共產邪說流毒之普遍，誠關心世道者所引以為憂！

閣下秉正義之筆，對一切邪說、歪風，則不惜申輿論之痛誅，造益實非淺鮮，為有良心者，所熱烈擁戴。鄙人謹就所知，關於宗教情形，畧陳梗概。當今世界教會，包括天主、基督二大宗派，其中分門別戶，無

慮百數十宗。有所謂「普世教會協進會」之組織，包括蘇俄、希臘、羅馬、梵蒂岡及英、美各國；連台灣、香港亦有部份教會在此一組織內，其簡稱爲「普世教協WCC」，乃一親共之宗教團體，主張牽引中共進入聯國者合。在美國亦有「萬國基督教聯合會」簡稱「萬國教聯——CCC」，與普世教協立場相反。現在香港亦有「基督教聯合」與「基督教協進會」之分，後者接納與天主教合作。此次贊同天主教之社會觀，卽屬於後者之一派。

我相信基督徒之親共者尙屬少數，不過一般人無膽量乏勇氣，不敢向共黨邪惡聲罪致討，以爲明哲可以保身。今日社會能如　閣下之正義敢言者，實鳳毛麟角，此我所以向　閣下致萬分之敬意者也。

今之教皇亦持中間偏左態度者。前何明華會督，嘗謂大陸有宗教自由，且大力援助勞工子弟學校，其思想如何，由是可見。教皇云乎哉？會督云乎哉？以上，均非虛撰，不過畧述宗教內幕，聊供參考而已。此致

萬人傑先生

二知齋主（五月卅一日）

萬人雜誌合訂本　一至十二冊已發售

「萬人雜誌」合訂本第一至十二冊（由第一期至第百二十期）已發售，優待讀者，不加收釘裝費，每冊六至八元，數量無多，欲購從速。發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萬人雜誌社、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或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郵購可用郵票或劃線支票逕寄萬人雜誌社，不另收郵費。

待旦答覆新生讀友　討論大陸餘糧問題

新生先生：

首先謝謝你的來信，你的過譽令我慚愧。因爲我才學有限，能夠搜集到的資料也十分零碎，所談的問題恐難全面。

至於「餘糧」的指標，據我接觸到的中共文件和其他文字資料，的確只佔收穫量的百分之十至十五。這與一些來自大陸農村的朋友所談的情況也大致吻合。大陸農村糧食的分配項目頗爲繁多，且經常變動，目前大致分爲這幾項：公糧百分之二十五、餘糧百分之十五、儲備糧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口糧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飼料糧百分之五、種籽糧百分之二，此外還有一些地區還有三超糧、機動糧等項目。

至於你所說「餘糧」佔百分之五十五的情況，或恐只是特殊的現象。出現這種情況最爲普遍的時期，是五八、五九、六〇年大刮浮誇風的時候。由於農村幹部貪功，虛報生產數字，把生產量誇大數倍，上頭也就按照誇大了的數字徵購餘糧，至使許多地區「餘糧」實際的交購量，超過實際收穫量百分之六十以上。這也是出現全面大飢餓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你的家鄉，實際收穫量爲二十萬斤，而農村幹部上報產量時誇大數字，上報時自稱生產了七十多萬斤，則「餘糧」的交購任務就是十餘萬斤了。浮誇的作風雖未能消滅，但現在事實上卻收歛多了。誇大的數字一般不超過實際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因爲中共的頭頭也不大相信「增產的神話」了。

種籽糧一般是根據耕地面積扣存的，每畝約留五斤至十斤。雙造就留十斤至二十斤。機動糧和三超糧則沒有一定指標。

誠如你所說，中共的所謂「餘糧」是名不符實的。但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東西，大家都說「餘糧」，若擅自改爲其他名稱，倒反令人看不明白。不過在沿用時加引號是必要的。在中共諸多糧食分配項目中，又豈止「餘糧」一項是「壓榨」性質的呢？以上答覆未知能令你滿意否？頌近祉

待旦頓首七〇年五月廿二日

（再：一三四期「神童」作家劉紹棠崛起與沒落一文，李何林誤植爲李阿林，合該更正。）

聽民謠・懷大陸

萬人傑先生：

神交數載，客套弗陳。弟同樓友人，春節時返大陸探親，學記民歌一首，錄之寄上，希在「牛馬集」及「萬人雜誌」分頭刊出，俾海外僑胞對大陸實情，增加認識。

讀者不受酬謹上（五月八日）

歌唱「毛主席」

萬壽無疆毛主席，耕田人仔無飯吃，
白米强徵海外銷，民脂瑞士銀行積。
餓殍焚屍禁用棺，骨灰有益農作物，
年年高唱大豐收，百姓逃荒待時日。
織布姑娘穿破衣，霜骨侵膚凄瑟瑟！
花布藍斜港澳輸，工人又被搵笨賊。
患病何必用西醫？草藥山中隨處覓，
破舊立新又棄新，莫問功效得唔得。
當年俄帝喚爺爺，今日兵戎互出擊，
恩仇反覆總無常，出爾反爾無法律。
前妻楊氏國軍俘，賀氏新歡嬌滴滴，
密函國府殺前妻，生性兇殘何太極！
後來抗大戀江青，賀氏遣調俄羅北，
江氏原爲藝妓身，論起文錢都不値，
摧殘女性點毛酋，近代色狼難與匹。
同撈戰友總仇人，天下阿誰最反骨？
功臣功狗數從頭，誰比劉彭與朱德？
一朝反目不留情，軍閥叛徒誣事實。
大小商家個個悲！殺監勞管難漏一，
全國人民失自由，海外僑胞知與不？

午夜感懷

（調寄減字木蘭花）　鄭秀堂

大涯飄泊，午夜淒然思故國。
明月家鄉，瘦骨堪憐欲斷腸！
盈眶熱淚，錦繡山河悲破碎，
隱現晨曦，放翁還切盼王師！

喜美總統尼克遜下令進軍

（調寄清平樂）　鄭秀堂

春雷霹靂，運籌今帷幄，滾滾赤塵綏靖息，金邊且喜濟急。
旌旗颯颯軍行，寰球齊讚英明。
提壺灌頂週知：强梁殆滅安寧！

在大陸耳聞目見的經歷報導

毛共在廣州新設大量集中營

由毛共教育的第二代多反毛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才從毛共魔手下投奔自由的貧苦青年工人，也是貴刊的忠實讀者。由於家貧，我讀書很少，而且在大陸所學的，均是簡體字，對於香港所用的繁體字有很多不識，更不會寫文章。

但作為一個親身經歷毛共壓迫的人，我感到有責任把毛共在大陸的滔天罪行告知自由世界的人士，講出七億五千萬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的血和淚，講出他們的心聲和希望。

我覺得祗有這樣做才能對得住良心，正是這種責任感鞭策我，給我力量和勇氣，使我忘記日間工作十二小時的疲勞，使我克服文化低的困難，拿起沉重之筆桿，把我在大陸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的事實寫給貴刊，如果先生認為有發表價值的話，就在貴刊發表吧。

此祝

編安

弟李自成 七〇年五月十七日

有壓迫，就有反抗

毛共在廣州新設大量集中營！

近年由於大陸廣大人民羣眾，特別是青年工人和青年下放學生已日漸看穿毛共的欺騙，用各種方法起來反抗的人數日多。

盡管毛共大力強化各種統治工具，每日均出動大批正規軍隊和工人糾察隊進行血腥的鎮壓，但仍無法撲滅人民之反抗。故新近在廣州增設大量集中營來關押大陸同胞。

由於毛共一貫做事都很愛面子，深怕被外人知道大量增設集中營，影響不好，故此就把集中營設在一些工廠、戲院和其他公共場所內；我所知就有下列地方內毛共設有關押大陸同胞的集中營。

在河南區的有：

一、在同福東路的廣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宮。二、在小港路的廣東拖拉機廠。三、在工業大道的廣州重型機械廠。四、在芳村的廣州柴油機廠。

在荔灣區的有：

一、在中山八路的荔灣區人民體育場。二、在長壽路的樂善戲院。

在越秀區的有：

一、在大北路的越秀區紅色少年之家。二、在中山四路的東樂戲院。三、在吉祥路一號的廣州市第二商業局。四、長堤廣州市第二輕工業局五樓。

在東山區的則有：

一、在署前路的東山區紅色少年之家。

毛共在這些地方內設立集中營，莫說港澳同胞不可能知道，就是生活在廣州的人也大部分不知。因為那些集中營內均設有軍管代表和大量的公安人員和工糾。

根據我所知，每個集中營都關有一百人至二百多人。他們早上六時就起床，開始在強迫下學毛語錄，直至晚上九時才能休息。在集中營內的難胞每餐的伙食，按共幹的明文規定，祗有三両紅米，但實際上難胞每餐到肚的祗有二両半，餘下半両則被共幹刮去，至於菜經常是沒有的。請本港自命為左仔的人士對比一下香港和大陸的監獄吧，說不定有一天你們會坐毛共監獄的。

即使是一天兩餐二両半米的伙食也不容易入口，因毛共規定在吃飯前必需集體讀毛共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並要高呼：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若共幹認為某人表現不好，或所謂不坦白等，就不給吃飯。所以，在集中營關上三個月，放出來人已面目全非，祗有皮包骨。

在集中營的同胞絕大部份根本沒有犯什麼罪，他們大部是不願下放的靑年學生，或由農村回家探親超過證明期限的下放青年。一小部份則是年紀祇有十一、二歲的小孩，他們由於父母被毛共鬪死或關進牛欄，生活沒人照顧，出來打荷包。雖然我絕不贊成靠損害別人來生活，但那些天眞的孩子，世界未來的主人，之所以會在社會上打荷包，是毛共一手造成的，這種摧毀後一代的賬，應記在毛共頭上，而那些小孩是值得同情的。

毛共以爲用軍隊、刺刀、坦克、集中營和飢餓就可以永保其反動江山，就可以撲滅人民的反抗。

但事實的發展和毛共願望相反，今天在大陸起來反抗的人都越來越多了，起來反抗包括投奔自由，使毛共感到可悲是今天反抗毛共的人，絕大多數是在毛共紅旗下長大的靑年人。

萬先生：由於文化水平低，這篇稿足足寫了兩小時多，而且錯字肯定不少，請改正，但其內容卻是完全眞實的。

（李自成）

年青讀友特別欣賞長期而痛苦的實驗

老萬：

寫信給你的人很多，高帽子你也受了無數，是嗎？當你冷靜思想，你對這等帽子有什麼「感想」？你感到受之無愧？內心舒服？若是，則你要找一些「架子」來支持你的頭顱，因帽子太多、太重了。毛澤東爲了個人主義，才極力使自立爲天主、上帝……：對此，你有什麼感慨？在這裏我得告訴你：我無半點嫉忌心，因你得的帽子，是你的「本事」。

讀了（一三三期）萬人雜誌，我有點高興。因爲「星星月亮太陽」，筆鬬停了。也許只是暫停，我之所以高興，並非爲了徐速的面子，只是認爲我們應將全部精力用於反共救國上面，不是學效毛澤東鬬臭，指出了就算。

今期我認爲有篇好文章（不是別期沒有，這只是「合心水」而已），就是刊在二十一頁的「長期而且痛苦的實驗」，我所以說它好，是作者古鶴翔先生能透過文字，分析共黨罪惡。我們不要盲目喊打倒，需要的是冷靜的思想和分析。毛澤東發射人造衛星是科學的成就，我們要讚其技術；但其搾取人民血汗的手段，是要指出，叫人警惕，認識他的醜惡。我們要見此「大血肉球」而奮起救國，繼承國父遺志與雄心，不是漫罵，對嗎？

老萬，我是個中學生，言或有錯，尚祈指正。希望你們能提倡多點介紹我國文化予讀者。要不是爲了會考來臨，我會用毛筆工整的寫這信。

萬人雜誌，售價頗高，一個中學生的我，實在有點吃不消，當然我不捨得放棄購買它。

念祖（五月十八日）

一字之謬影响不小　讀者抗議校對疏忽

編輯暨校對先生：

爲了反共，爲了貫徹反共到底的精神，相信你們的工作是很繁忙的。要想忙中不錯，將「萬人雜誌」的稿件校對得一字不謬，這恐怕是很不容易做得到的事。

本人閱讀本雜誌一二八期萬人意見有梁抱仁先生的信件，施放冷箭，令人憤恨，反共讀者大起反感的一篇，內中開首對先生反共精神的反字，竟誤植爲友共精神，五體投地。我覺得文稿的其他閒字閒語，錯誤一兩個字倒無所謂；而這一個關係重大的字眼，是絕對不能錯的。

本刊的第一三二期「萬人意見」欄，有本人的一次來信，標題讀者指出稿件分配不匀，內中她的控訴文也說：她們全家大小……那個她的控訴文的她字，也印成爲你的控訴文，那個她字，我記得在我原信上是不會寫爲你字的。

武荊山（五月廿五日）

（謝謝你的指正。本刊校對。）

恭賀馬森亮先生主編的

僑光報

六月九日在美國三藩市創刊

把萬人精神帶到海外，為華僑爭光！

費子彬　萬人傑　湘濤　趙聰　胡實　繆山　宋逸民　曾憲光　待旦　江城子　方程　古鶴翔　陀虹　王潔心　何雲　文翰　魯遲　迢迢　藍海文

柯武韶　張贛萍　黃盈章　岳騫　戎馬書生　黃敏　齊又簡　陳潤　寒山碧　金千里　黎民　三郎　賣油郎　谷音　林真　孔雲　樵夫　醉八仙　葉觀基

同敬賀

「每月新歌」第二冊增加特輯

「每月新歌」第一冊出版後，歌迷搶購，銷路奇佳，第二冊業已出版，本期封面紅歌星靜婷、蓓蕾、崔萍三星合照。另四個彩色插頁森森、彬彬、劉朗、蓓蕾、王婷，可以裝上鏡框。專文介紹青山、林美儀，選曲最新，均經名作曲家王福齡先生校閱無訛。並增刊「添福添壽」全部插曲；電影「新不了情」、「當你離家時」插曲齊全，湘濤出版社出版，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命理學大全出版

本[illegible]

所著「[illegible]

，行銷[illegible]

大全」一冊[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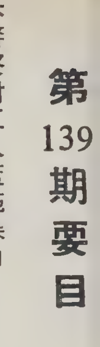
微奧之[illegible]

用白話[illegible]

七元。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新左派：「你看！多麽動人！」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三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三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六月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斥警察對工人濫施暴力

每週評論

一千多名男女工人向大東紡織廠要求改善工作薪津，廠方召警把其中七個工友開除，全體工人在廠門外靜坐抗議，大隊警察到場採取武力行動。工人紛紛受傷、倒地、被拉……結果演成流血的「大東事件」。

就事論事，大東廠內勞資糾紛的急劇惡化，顯然是因香港政府處理失當，特別警方加以粗暴干涉所造成的結果。幸而在有關方面的調處之下，勞資雙方力謀諒解，遂使六月十二日發生的不幸事件，直至十八日即宣告復工，暫時結束了這令人遺憾的「七日工潮」。

在這次大東事件中，棉總工人對本港警方提出强烈的指責。棉總主席彭震海宣稱：「勞資爭議爲自由社會常見之事，此次大東紡織廠勞資糾紛甫告發生，六月十二日警員即到車間驅逐工友代表，十三日又竟出動大隊警員，對秩序良好之工友濫施暴力，拘捕及毆打，在香港勞資糾紛事件中殊爲罕見。其結果除了增加事件之複雜及更趨惡化外，試問於事何補；究竟警方用心何在，惟請社會與論予以判斷。」

六月十六日，國際紡織工人聯合代表陪同香港棉總代表向港督呈遞一份請願書，全文如下：

「香港總督戴麟趾閣下：謹代表本會執行委員、大東紡織廠幹事會與全體會員，以尊敬之心情呈遞此請願書，向閣下陳述大東紡織廠勞資糾紛事件。我們懇切的請求閣下運用權力，調查此次本會會員採取罷工之原因，並指示勞工處高級官員立即採取行動，以協助尋求可接納的解決辦法。本會感到抱歉的是我們必須提到香港皇家警察的任務，香港皇家警察在職工會登記條例第七節第四十六款之規定，運用法律所賦予的權利作爲破壞罷工的行動，本會執行委員與會員均十分憤怒。本會對『衝突』事件的意見，認爲警方在執行工作以設法使到運儎罷工的破壞者的車輛駛進廠方時所採取的武力行動是一種不必要的措施。由於此次『衝突』，導致本會會員三名受傷送院診治，其中一名身受重傷，迄仍在醫院扣押治療。本會深信閣下一定會運用權力，以確保香港勞工今後能夠光榮地負起工會的任務。」

顯然的，社會的注意力都着重於大東事件中的工會態度，這種態度就是不論所指勞資糾紛的是非如何，警方進行「濫施暴力」的干涉，卻已構成一種破壞工人權利而使事情趨於變質的錯誤。

我們認爲，警察對大東工人施用警棍確是一種狂妄的暴行，但這種暴行，港府所訂出的有關政策要負全責及最少要提出解釋。事實上，即照大東資方的聲明而言，亦是可看出在此事件中警察打工人是極其過份的。

大東資方的聲明說：「最近大東紡織有限公司因少數工友發生誤會而引致觀塘廠停止開工一事，起因乃由於部份工人不滿廠方於六月十日僱用若干新紡紗工友，結果細紗部及粗紗部工作全部停頓，織機部則部份停工。……公司當局與工友之間，過去亦經常保持和洽之關係，對於此次由少數人引起而貽累大多數工友之不幸事件，實深感抱憾。公司當局現已請求勞工署協助解決此一問題，以期情況能迅速恢復正常。」

我們覺得，港府的錯誤在於不了解這次大東工潮的本質；或者索性不予了解，一遇到罷工問題就用武裝警察去「解決它！」必須指出，大東罷工顯然只是一個勞資糾紛問題，其與左派前年之「政治罷工」及利用工人搞反英暴動的罪惡性質絕對不同。嚴重的就是，港府當局不分皂白，亦不首先認眞採用勞工法例，竟用到比對付政治暴徒更嚴厲的手法來對付守法的生產工人，這恐怕是本港社會自衛和經濟自衛的自殺政策。

我們不能忘記，棉總旗下數以萬計的自由工人及包括大東工人，正是當年支持港府打倒左派暴亂分子的正義市民。現在，我們不信本港會有「過橋抽板」的局面，但誰都曾見過，港府對最近一些妨害社會秩序的小巴罷工可以置諸不理，對一些自由工人爲爭取其工作待遇所發生的勞資糾紛卻濫用暴力。我們還要注意到：警察的武力並不止於向愛護港府的工人下手，在最近的連串小販事件中，當局動不動就出到「大批防暴隊」，這種近乎老大帝國的統治手法，顯得港府好像是在反暴勝利後竟飄飄然把港共的陰影忽畧了！

在大東事件接近解決的時候，冷眼橫睞的左派報紙突然開腔，左報居然罵起大東的工人來，這似乎是說它們所稱的「殘暴隊」這回打工人卻「打得漂亮！」港共這一手，分明是政治挑撥；但我們以爲它正可提醒「港英」，眞是不要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

本港警察首長曾告訴我們：「香港警察要準備面對一場更大的對抗。」港共現正改武鬭爲文鬭，我們切望政府不要忘記三年前的「五月風暴」！尤其不要忘記五月風暴中冒險反暴的自由工人。這羣工人，在非常的政治上，在正常的經濟上，都是本港的眞實力量。

我們固然主張勞資糾紛要在辦公室內解決，並認爲在街上不可能解決勞資問題；但是，我們也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并反對警方對工人濫施暴力。

天主教內之事不足為外人道？
教區會議垂下小型鐵幕

萬人傑

今後代表要憑證出席會議，防止走漏消息。堂堂會議，何須在暗溝中舉行？如果言論正確，何妨公開？教會方面雖然封鎖，我們仍將設法採訪消息，向關心教會動態的廣大教徒們報導。

效法共黨垂鐵幕

為什麼共產主義國家稱為鐵幕國家？他們沒有新聞自由，封鎖一切消息，他們的報紙只發表文告，人民只能看到政府發表的報導，隻手遮天，形勢大壞，可以說成大好；什麼一日等於二十年，畝產數萬斤，把信不信由你的神話，說成千眞萬確的事實。民主自由的國家，可容納各方面的報導，可提出種種批評。

天主教，本不是鐵幕的教會，梵蒂岡教廷的動態，全世界電訊社都發佈新聞，各國新聞記者也可自由採訪消息。教宗發的通諭，並非不許人置評，比方有關節育的問題，引起各方批評，不論同意或反對，都容許的。教會並沒效法共產國家，垂下鐵幕，一切施行，不讓外人知道。

可是，自「教會之社會觀」草案受到各方批評後，教會中卻有部份人士認為必須使教會消息和外間隔絕，這一措施，和共產黨國家垂下鐵幕簡直一模一樣。

共產國家不讓人們知道他們的事情，因為他們所作所為，都見不得光，實行了愚民政策。要是教會的措施光明正大，沒有不能讓人知道之理。

出爾反爾的主張

香港教區會議大眾傳播小組最近在九龍明愛中心舉行會議時，籌備委員會主席劉勝義神父提出了這問題，表示不願外界報導教區會議消息，因為會議只屬「半公開性質」。可是，不主張公開消息的劉勝義神父的談話，六月十五日星島日報第十九版用大字標題登出。消息來源，我們有理由相信是由教區會議大眾傳播小組發出的；何以反對發報消息的人，自己又去發消息？因為他們認為這消息的發佈，對他們有利。

這麼說來，對他們有利的消息，人家不發他也要發；對他們不利（增加他們的麻煩）的就不許發佈，這種作風，和共產國家的新聞政策並無分別。梵蒂岡也用不着垂下鐵幕，何以香港教區竟有統制新聞的主張？

在「外界」刊物看到的

教區會議的代表，可有讓他們所代表的教友知道會議內容？作為代表，是不是應當讓所有他代表的人明瞭會議內容？但，他們顯然未做到這點，最現成的例子是在我們還沒有把「教會之社會觀」內容發表前，二十三萬教友之中，絕大部分還毫無所知，不曉得他們已被出賣。直到在報上看到草案內容，才為之嘩然。如果照劉勝義神父的建議，不許發佈消息，可能到草案通過，教友們還是矇查查，有人就根據草案去尋求與共黨接觸了。

許多教友來信及打電話向老萬「致謝」，因為我們的報導，使他們獲知草案內容，有機會表示他們的意見。教會沒有讓所有教友獲知草案內容，未必是他們存心蒙蔽教友，但二十三萬教友，只有幾千本草案小冊子，如果不賴報刊傳播，教內許多事情，教友們都無法獲悉。

不能將問題冚密

再說，如果草案內容沒有問題，不怕讓二十三萬教友詳晰地知道，同時還必須做到的，因為，這是關乎全體教友的事；否則就用不着舉行會議，由一小部份人去獨斷獨行好了。

同時，各小組的研討會並不是「秘密會議」，教會理應利用報紙作傳播工具，讓廣大教友獲悉所會研討過的一切。何以採取相反步驟，實行將會議經過冚密？

或者說：教會有自己的傳播的刊物，每週出版一次的「公教報」可發佈他們教內的消息。可是，「社會觀」草案的內容「公教報」發表過嗎？在這事關大之前，小組的研討情形，「公教報」有發表過嗎？如果不是「外界」的報導，二十三萬教友至少有二十萬人蒙在鼓內。反對外界報導，難道要繼續把他們蒙蔽下去？

本刊報導正確

六月十二日出版的「公教報」第一版「編者小語」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

「上月二十日『大眾傳播』小組舉行會議時，一位代表在散會前五分鐘提出一項動議，與會代表即席加以討論；討論結果該項動議撤銷，事後各代表相安無事的散會。

「一星期後某雜誌將上述之會議詳情，甚至連提出動議之代表連帶反對者的姓名均被發表。

「該雜誌對會議的內容報導正確，其資料想必來自與會人士，探求來源這件事件的公開，可能是出於某出席會議人士……」

這段文字是指本刊第一三五期「揭發親共歪論對天主教是功是罪？冀神父要告老萬動議遭否決」的一則「新聞以外」而言。

老萬非常多謝「公教報」的編者說我們「對會議的內容報導正確」。但有一點還是錯了的，提出這動議的是「冀世安」神父，而不是「冀世昌」神父。我們弄錯了一個字，是因為我們乃「外界人士」，對教內「名人」的名字，常會弄錯；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說了話不肯負責任

為什麼公教報「編者小語」中會發表這一段文字？該文的下半部說：「但在眾議紛紛之際，難免有些偏差之言……而將言論公諸於眾，因而影響到與會代表的發言自由感。若果各代表沒有保障，縱有千言萬語，那敢在會場中講個痛快，陳個明白？因為在人人自危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知自己所說的話明天是否會在報章刊物上出現，作為抨擊的對象……。」

作為一份公教代表刊物的編者，寫出上面一段話，實是非常幼稚。

第一、他承認了有些代表發言有「偏差」。

第二、代表的發言，不能公諸於眾；否則就影響到他們發言的「自由感」。

第三、他們的言論在明天的報章、刊物上出現，就會令到代表們「人人自危」。

這三點都表示代表們說了話不肯負責任，「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風度，在這羣代表中已絲毫沒有存在。

不敢面對大眾

講話有「偏差」人人不能避免，但必須有承認過失的勇氣。比方說：「社會觀」草案的起草人如果承認他們草擬的時候犯了偏差，應該遵照主教命令，以大公會議精神為基礎，照顧到二十三萬教徒的利益和公意，予以重寫，這樣，就可把「偏差」糾正過來。如果硬將偏差不顧公意堅持到底，別人就有權予以批評、反對。

代表們的講話公開不公開，與「自由感」無關，除非在會議席上被制止發言。主席沒有制止他們發言，「外界」人士怎會影響他們的自由感？如果是一個說話負責，自分說的話是代表了他所代表的一羣人，說之無愧，何致有影響自由感這回事？

至於說他們的言論在報章刊物上出現，就會令到他們「人人自危」，這只表示他們的言論，不敢面對大眾，要逃避公意。

老萬看過許多在教內有地位的人，自動把他們的言論提供給報刊發表，他們不但不「自危」，而且心安理得。

老萬非魔鬼何須「自危」？

何以有些人言論不能在報章刊物上公開，有些人卻自動地要公開？這很容易了解到的，有些人說的話見不得光的。

冀世安神父提出的動議，要警告萬人傑，老萬認為這沒有什麼不可以公開，提出這動議也用不着「自危」，在他的立場，有權提出這「警告」，老萬也有權提出「反警告」。

老萬只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無權無勇，且主動在冀神父，他動議「警告」我，該感到自危的是我，不是冀神父。

同時，老萬又不是魔鬼，無力殺人，挺多寫篇文章批評一下，如果冀神父自己的理由站得穩，大可反駁我的批評。說我影響到代表們的「自由感」，使到他們「人人自危」，未免過甚其詞。老萬非與教會作對，只是不值為天主服務的人，竟然出賣二十三萬教友而已。如果他們無愧於心，何必就心自己的言論出現報刊，怕人家批評呢？

背後說話的人最要不得。教會的事不是私人的事，一切都不妨、而且應該對二十三萬教友公開，希望劉勝義神父、公教報的編者要像基督那樣大公無私，不要搞毛澤東一套，關着門不讓人知道他們暗地裏在搞什麼鬼。

戮開小型鐵幕

老萬雖不是公教徒，我的立場是站在廣大教友一邊的。雖然在某些別懷目的的神職人員心目中，我是個不受歡迎的人物；雖然他們有意垂下鐵幕，封閉消息，但老萬是新聞記者，採訪消息，神通廣大，一定可以透過這重小型鐵幕，把與二十三萬教徒利害攸關的消息，盡其所知的向各位報導。

報導一切新聞是我們的職責。given如共產國家的內情，也有不少通過我們的同業，傳播到自由的世界去，今後教區會議各小組雖然要憑代表證入場，我們仍會想辦法去採訪。

「外界」報導也有可取之處

上兩期，我們發表了焦毅夫先生的文章，他是一位天主教徒，收藏了極珍貴的紀錄資料，把中共二十年來在大陸上迫害天主教工作者的詳細名單發表，這是對持「共產黨不迫害宗教」論者，一個有力的反駁，事實俱在，一切為共產黨塗脂抹粉的好話，都在這詳細紀錄下粉碎。在「公教報」上，也隨本刊後發表一篇堅石寫的「看，這一筆血賬！」也列舉出幾十名被中共迫害的神職人員名單，雖然只是焦毅夫先生舉出中的一部份，也甚有意義。這一來，教徒們即使不讀「外界」報刊，也該可從他們自己的刊物中讀到。從這兩篇雷同的文章，可見「外界」人士對教內的事，有時比自己知得還迅速確實呢！

社會人士應為大東紗

香港被稱為民主窗櫥。在某些方面確實很自由。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無論你具有什麼思想，都不會有人干涉；無論你發表什麼政見，都沒有人禁止。只要你付得起印刷費和一萬元報刊登記按金，無論你出版什麼書籍、什麼報刊都行。裸體造愛的圖片，描寫性愛的書刊，通街通巷都買得到。

至於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那是因人而異的。要看你是什麼階層的人？後台老板是誰？

學生有罷課的自由，外國男女有舉行反戰示威的自由。但獨有工人卻沒有罷工的自由，試問有那次罷工警方不進行干涉呢？

我們不能因為香港有共產黨，有左派工會，而共產黨和左派工會又喜歡煽動罷工，就把所有罷工的工人都當作左派，都當作港共。

大東紗廠工友的罷工，絕不同於一九六七年新蒲崗人造花廠工人的罷工，絕不同於高叫「鬪垮港英」、「打倒白皮豬黃皮狗」時期的「巴士工人罷工。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時，由左派工會發動的一系列罷工，是為了政治理由，是有背景的。其目的是為了「鬪垮港英」，其後台老板是港共。但大東紗廠工人的罷工卻迥然不同，他們的罷工是為了爭取提高工資，改善待遇。

政府公務員已經加薪；業主有權加租；各行各業的老闆有權加價，生活程度已普遍提高，試問工人有沒有權利要求加薪？資方不肯答應工人提出的要求，反而開除工人代表，試問工人有沒有權利罷工？試問有那一條法律剝奪了罷工的自由？

大東紗廠的工人在廠門口靜坐抗議，保持沉默，既沒有破壞工廠設備，又沒有高呼反政府口號；既沒携帶武器，又沒有進行暴動，試問警方有什麼理由出動手持盾牌木棒的武裝警察進行干涉？是誰首先揮動警棍打人？是誰下這個打人的命令？這責任有關當局必要追究。

據六月十四日星島晚報報導，工人的加薪要求是循正當途徑提出的，先推選代表與資方談判，而靜坐抗議是在資方開除三名工人代表之後才舉行的。

試問：資方有什麼理由開除工人代表？這個靜坐抗議可說完全是由資方引起來，擴大事態的是資方而不是工人。

又據報導，發生流血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數百名要求改善待遇靜坐在觀塘

中共外交的新動向

從近幾個月中共的對外活動來觀察，毛澤東的死硬外交路線正在解體，在多方面趨向緩和與正常。變化得較突然的是對蘇態度。

中蘇共關係一馳一張的變化，始終以北越的態度為轉移。去年八月胡志明逝世，在遺言中對中蘇共交惡表示深感痛心，九月十一日乃有柯西金周恩來的會談。中共在慶祝「十．一」時，對蘇罵戰降級，臨時修正標語，將打倒蘇修，改成打倒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也相應停止譴責毛派。十月二十日雙方正式開始邊界會談。可是到了十一月，毛派藉阿爾巴尼亞建黨及建國紀念日，大事展開反蘇活動，「蘇修」二字重新在中共報刊及廣播中出現。今年二、三兩個月，雙方情勢再度緩和；三月中雙方在默契之下，各自邊境撤兵五十公里，軍事衝突的危機根本上已消除。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二日，藉紀念列寧百年誕辰，中共發表了「是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反蘇長文，使罵戰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指比列茲涅夫主義，是法西斯主義，殖民地主義，是蘇共所行的一套修正主義，是資產階級專政。於是引起蘇聯氣勢洶湧的反擊。反擊的浪潮到此文執筆時（六月十二日）仍不稍戢。可是非常奇怪，中共自從發表了這篇長文之後，對蘇聯的罵戰攻勢，反倒戛然頓止！

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藉赴莫斯科出席列寧百年誕辰紀念大會，在莫斯科停留約一個月之久。與蘇共書記長比列茲涅夫在四月二十四日及五月八日，作了兩次正式會談。

黎筍在北越共黨領袖中，以親蘇著名，與親中共的長征（人代會議主席）是對頭。對這樣一個人，毛澤東憎之不暇，絕無歡迎之理。可是他五月九日抵達北平，卻受到毛澤東份外的熱烈歡迎。並有牽手照像的肉麻鏡頭出現。可是黎筍前後只停了兩天就啓程返河內了。

對於毛澤東這一表現，當時使人莫測高深，現在已逐漸水落石出。主要是怕黎筍不支持施漢諾流亡政府。因為施漢諾政府是中共一手製造的，如果得不到北越的支持，就無法在柬埔寨展開搗亂活動。本來這樣一個傀儡政權，從地理和政治、軍事形勢看，都應由北越來製造，中共搶先一步造了出來，北越之不開心可想而知。所以毛澤東忍着一肚子不高興，也不得不陪笑招呼黎筍。黎筍回河內不久，施漢諾即有河內之行，去拜會地頭蛇。

大概黎筍在北平時，又提到了中蘇共的關係問題，毛澤東為了交換條件，接受了北越勸告，對蘇共的罵戰再度降級。此見於毛澤東於五月二十日發表的聲明。一字不提蘇聯。自那以後到現在為止，中共的報刊，從未再提「蘇修」及「社帝」字樣。

工友主持正義

待旦

成樂街大東紡織廠門前謀與資方商談不得要領的工人，昨午（經過一日一夜呆坐後）因廠方派車載新人進廠，彼等擬說服新人同情工人遭遇，並圖阻截新人進廠的車輛時，由廠方召來大批警察，用鐵腕政策將工人趕散、挾走，以致有十個停工工人給打傷並帶上警署落案。」

從整個事件看來，無理取鬧的是大東紗廠資方，而不是該廠工人。在工潮尚未解決的時候，資方這樣做，根本上是錯誤的，是沒有理由的。而警方聽從資方的指揮動手打人更是重大的錯誤，警察的職責難道就是代工廠老板充任「打手」嗎？

發生流血及拘人事件之後，工人敷着傷口又回到廠門靜坐，遵守秩序，保持沉默，並不把事態擴大。這應該歸功於工人的自制，這樣的工人可說是最理智的，意志最堅强的工人；是最守法、頭腦最冷靜的工人。我們應該表揚工人保持冷靜與自制的精神。這種事件，倘若發生在其他自由地區，如果不引起全市甚至全國性的工人大罷工才怪呢！

工人要求加薪，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都是合理的，引起罷工的是大東紡織廠的資方。

沒有暴動和騷動，警方為什麼出動防暴隊？靜坐抗議難道是犯法？難道應該被毆打？如果是，為什麼警方不揮動警棍去毆打在美國領事館門前靜坐抗議的人士？為什麼不拘捕他們？為什麼不揮動警棍毆打罷課的靜坐抗議的大學生？為什麼不拘捕他們？這豈不是厚此而薄彼？

難道其他人可以享有靜坐抗議的權利，獨有工人沒有靜坐抗議的權利？難道工人在警方的眼中是該打的下等人？

議員們到那裏去了？太平紳士們到那裏去了？為什麼不出面為工人主持正義？

如果警方不檢查自己的政策，事不分大小，不分和平行動與暴力行動，動不動就出動防暴隊，動不動就揮動警棍打人，這對香港的治安和繁榮絕不會是福，還望警方三思！

【代郵】

「小子」先生：

請速與我或編者聯繫。有要事商談。

待旦六，十四

關於黎筍曾勸告毛共與蘇勿再大鬧，可從北越總理范文同十一日在河內的演說證明。他說：「我們對於中蘇在北京舉行的邊界談判感到欣喜，為了雙方人民利益及社會主義陣營及世界革命的利益，熱烈希望會談能夠大為成功。我們為了遵從胡志明主席的神聖遺言，恢復和加强社會主義陣營及國際共產主義無產階級運動，經常準備奉獻一切。」因此根據毛與黎筍親暱一幕，認為北越已走中共路線的推測，可不攻自破。

關於中共不再揚名攻擊「蘇修」，可從中共最近連串言論表現得到證明。

(1)南越共黨駐北平代表六月六日舉行招待會紀念「臨時政府」建立一週年，周恩來等皆出席招待會，由李先念發表演說，一字未提蘇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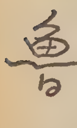
(2)六月九日康生在歡迎羅馬尼亞代表團的演說中，也只是繞着圈說：「那些鼓吹和推行『有限主權論』的人們，一次又一次的遭到了失敗。」隱晦的諷刺蘇聯。

(3)十二日周恩來在歡宴羅馬尼亞代表團的宴會發表演說時，也採同一辦法，他說：「有些人攻擊我們是什麼『民族主義』，實際上是他們在反對『民族主義』的幌子之下，干涉別國內政，踐踏別國主權：……把軍隊開進別國領土，實行露骨的軍事佔領」，也只是暗諷，沒有明罵。這與四月二十二日的長文，對蘇聯的宣傳戰，相去太遠了。

除了對蘇聯在緩和之外，對印度也在緩和。據新德里的「政治家」報報導，北平慶祝「五・一」晚會時，毛澤東曾對印代辦米殊拉說：「印度是偉大的國家，過去中印曾經友好，今後也應保持友好」。印度政府接到報告後，立刻召回米殊拉，究問眞相。據說印度正等待中共進一步的表現。今年二月尼泊爾皇太子大婚時，由印度總統基里主持典禮，中共曾派文丑郭沫若為代表前往致賀，曾向印度行禮握手。

中共最近拉攏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互派大使，恢復貿易，又與印度展開笑臉攻勢，在不久以前周恩來訪問平壤，都顯示了正常的外交技巧，與毛澤東的死硬教條主義外交，涇渭分明。在文革期間，北越被打成「越修」，北韓被罵為「朝修」，至於修正主義先鋒南斯拉夫，接受「美帝」援助的羅馬尼亞，就更不在話下。以毛教條來看，都罪不容誅。現在都成為朋友了。這顯然是政治老狐周恩來，在黃永勝等少壯軍人支持下展開的新外交。値得注意的，是黃永勝以總參謀的身份，幾乎參加北平每一重要的外交活動。這是過去任何總參謀長所沒有過的奇特現象。這表示他對老油條周恩來不大放心，又唯恐江青的同鄉，老毛近臣康生作手腳。

中共目前的外交戰畧，在集中打擊蘇聯。現在表面上接受北越的新勸告，不指名罵了，但是暗下的做法更為兇狠。例如它拉攏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因為這兩個共產國家，都正受蘇聯的威脅。現在中共要團結一切反蘇力量，來困擾蘇聯。蘇聯本該反，應從民族利益去反，而中共之反蘇，只是爭馬列主義正統，爭祖宗牌位。這就太糟糕了。




紅朝外史

謝富治失踪之謎

岳騫

中共最近一連兩次重要的集會，即五一勞動節及支持施哈諾的大會，均有一批大頭目失了踪，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謝富治，究竟是偶然缺席，還是另有任務？如果兩者皆不是，就是受到了整肅。

謝富治是湖北黃安人，也有說是麻城人，這一帶地區是紅四方面軍「發祥地」，許繼愼、李先念，都是這一地的人，謝富治就在那時加入了共軍，以後共軍逐漸擴大改編，謝富治也隨之水漲船高。到了共軍由鄂東竄抵陝南、川北時，謝富治已任共軍三十一軍九十二師，團政治處主任，旋調任九十二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地位甚低，今日在中共黨內仍能立住脚的幾名共幹，李先念當時已任三十軍政委，王宏坤任第四軍軍長，王建安任第四軍政委，王樹聲任副總指揮，傅鍾任政治部主任，地位均較謝富治高了幾級。

一九三六年共軍全數逃抵陝北後，在瓦窰堡設立「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由林彪任校長，謝富治入抗大第一期受訓。次年抗大遷入延安，謝富治已畢業，此時毛澤東展開反張國燾運動，發動各級幹部鬪爭張國燾，當時最賣力的是彭德懷與賀龍，還有廖志光，紅四方面軍出身幹部則無人參加。毛澤東感到鬪爭張國燾，必須有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出面，始能發生效果，可能是由於林彪的推介就找到了謝富治。

謝富治在抨擊張國燾路線上，大爲賣力，因此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從此毛、謝之間發生了直接聯繫。

不久，共軍以抗日爲藉口，宣佈投誠，接受政府招安，改編爲三個師，將紅四方面軍一部份編爲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副旅長王宏坤，謝富治任政治部主任；三八六旅旅長陳賡，副旅長韓東山，政治部主任王新亭。從這時起，謝富治變成了鄧小平直屬部下，一直到鄧小平被整肅，關係很少變動，前後達三十年之久。

中共軍改編後，循規蹈矩不到半年，即開始自行擴張，一九四〇年中共軍進展到晉中，成立太岳軍區，由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副司令員。**從這時起，謝富治即成爲陳賡的搭檔，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前後也有十三年的時間。**

抗戰勝利後，中共以原一二九師爲基幹成立晉冀魯豫邊區，邊區公署設在河北邯鄲，此時徐向前率一部共軍入山東，一二九師部份由劉伯承與政委鄧小平負責，對外稱爲「劉鄧部隊」。陳賡在晉冀魯豫邊區任第四縱隊司令員，謝富治任政治委員。

一九四七年中共將陳賡縱隊擴充爲太岳兵團，以原第四縱隊加上第九縱隊，另有國軍叛變部隊孔從周一部合併而成，仍由陳賡與謝富治分任司令員及政委。故對外又稱爲「陳謝兵團」。

是年八月，陳賡、謝富治率所部在晉南强渡黃河，進入豫西。此一軍事行動，打破了當時對峙形勢，國軍在勝利後所佔優勢開始變化，戰局從此逆轉。

陳、謝所部强渡黃河後，竄入豫西，遇上當地民團，雙方逐城爭奪，傷亡均重。豫西十四縣，以內鄉、鎮平、淅川三縣爲根據地，實行自治，前後有二十年歷史，地方一向安寧，民團戰鬪力亦强。無如地方團隊究竟抵抗不了正規共軍，國軍高級指揮部設在徐州，對豫西鞭長莫及，不能迅速援應，以至豫西各縣相繼陷落，民團犧牲殆盡，及至國軍趕到，民團已全部被消滅，陳賡已撤走。

陳賡退出豫西南後，回頭北上，攻陷豫西名城洛陽，此事對人心刺激更大。在此之前，共軍雖在各地游擊竄擾，但尚未攻擊大城市——洛陽是第一個失陷的大城市，使國軍在中原地區戰局更嚴重。

一九四八年陳賡又率部竄擾平漢路以東地區，與國軍勁旅十八軍激戰，雖被十八軍擊敗，卻回師攻陷開封。就當時戰局來說，中原地區最大共軍頭目自推陳毅、劉伯承，但是眞正對國軍戰畧佈署起了破壞作用的，要算是陳賡、謝富治這一股。

一九四八年冬，杜聿明部隊尚在徐州，國軍十二兵團黃維部由武漢地區間道增援，經過安徽蒙城縣渡過渦河，陳賡部即在渦河北岸設險抵抗。但十二兵團當時銳不可當，一路勢如破竹，連突破共軍陣地多處，進至宿縣、蒙城交界之雙堆集，終於被困，經過數月苦戰，十二兵團除副司令員胡璉將軍突圍外，全部被殲滅。此一戰役影響國軍至大，如雙堆集黃維兵團不敗，與徐州杜聿明部之各兵團合圍，一舉可以擊敗在徐蚌之間的劉伯承、陳毅，大局或不致急轉直下。後至十二兵團覆滅，杜聿明部在永城青龍集又無法突圍，最後亦全軍覆沒。國軍在中原地區精銳盡喪，此後即未再有大戰，於是整個大陸淪入共黨魔掌。追源禍始，陳賡、謝富治之罪亦不下於陳毅、劉伯承。

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將共軍改爲四個野戰軍，陳

廣部編為二野第四兵團，謝富治剛調任二野第三兵團政委兼第十軍軍長（司令員陳錫聯）。以後共軍進入西南，陳賡率第四兵團入雲南，擔任雲南省主席；楊勇率第五兵團入貴州，任貴州省主席；陳錫聯第三兵團留在川東，陳錫聯任重慶市長；謝富治也留在川東任職，擔任重慶軍事管制委員會委員、川東行署委員兼財經委員會主任。

一九五二年毛澤東將共軍將領輪流調入韓國作戰，陳賡調韓任志願軍副司令員，所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一職即調謝富治繼任，同年十二月又兼任雲南軍區政委，陳賡一去不回，雲南大權乃集中於謝富治一人之手。一九五五年中共將原省委書記改為第一書記，原副書記改為書記，謝富治得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同年又擔任昆明軍區（一級軍區、轄滇黔兩省）司令員兼政委，敍級上將。

一九五六年中共召開八全大會，謝富治首次當選中央委員，八大實際是在鄧小平支配下，謝富治當選中委，自是鄧小平的力量。

一九五九年中共的廬山會議後，出現了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彭德懷被免去國防部長，由林彪接充；黃克誠免去總參謀長，由羅瑞卿接充；羅瑞卿擔任的公安部長，調謝富治接充。此項人事安排，在當時已引起鐵幕以外人士注意，但是，大家尚不太明白內情。及至文革後掀出各種材料，可以想見此事是由於鄧小平一手安排，鄧小平當時已握有黨權，但在北平尚無軍權，乃調心腹謝富治任公安部長兼公安部隊司令員，控制住特務部隊，整個北平就入其掌握。

從這條線索追尋，可以看出毛澤東在文革前何以在南方亂跑，由杭州而上海，始終不敢回北平，大概就是怕到了北平，鄧小平一聲命令，謝富治派出公安部隊把毛澤東扣押起來，即使不會馬上出現一個「毛澤東反黨集團」，但也失去自由，動彈不得。因此，毛澤東要同林彪談好價錢，在楊成武部隊開入北平之後，始敢由上海回北平，發動文革。

現在有一點還不太明瞭的，謝富治的公安部隊未能在劉鄧對毛林的戰鬪中發生作用，是有心背鄧投毛，還是在楊成武部隊開入北平後，不敢有所行動，不得已乃轉而擁毛以自保？按照後來謝富治所受到的重用來看，大概是「陣前起義」，突然倒戈擁毛，使劉鄧全軍皆墨，變成了階下囚犯。

文革開始後，謝富治一路扶搖直上，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江青在北平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代表時說：「謝富治是好同志，他原來是鄧小平的部下，他是第一個揭發鄧小平的。」由這段話也可以看出謝富治實在是自動背鄧投毛，而不是受到軍事的壓力。

此後一段時期，謝富治似乎同江青關係很密切，一九六七年七月初，奉毛江之命與王力一道去武漢處理當地糾紛，被造反組織百萬雄師扣留，發生了震動世界的武漢事變。以後兩人先後獲釋返北平，均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但不久王力即被整肅，謝富治與江青關係即告惡化，此中真象尚不明白，可以知道的是江青手下紅衛兵首領，所謂四大金剛蒯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均受到打擊，可能與謝富治有關。一度北平紅衛兵展開攻擊謝富治活動，但被鎮壓下去。

中共九全大會，謝富治當選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本身又是北平革委會主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兼內務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公安部部長，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員，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這些都是公開職務，可能又是中共中央社會部（最高特務機構）部長。所兼職務之多，權力之重，即在文革前也少見，目前更是一枝獨秀。

謝富治自從兩次重要集會未露面，已引起外界推測，最初認為他是另有任務，可能去了西南策動中南半島亂事。但以後久未見露面，大家開始感到問題複雜，十之八九出了問題，尤其是一羣「元老」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失了踪，外界推測中共內部最近可能發生了一次大事，謝富治也許被捲入漩渦。

中共內部情形很難斷定，許多問題不等到它自己暴露出來，我們是無法想像的。不過，就謝富治而論，出問題可能性確實較大，其中有幾項因素。

第一，中共黨內形勢已成三分天下之局，江、林、周三派之外，決不容許再出來第四派。任何人如果想自創局面，不依附三派中任何一派，馬上就會出麻煩。陶鑄是第一個例子；蕭華是第二個例子；楊成武是第三個例子；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第四個例子。謝富治今天的權力確實已成為第四勢力，其力量之大，即陶鑄全盛時亦不及，楊、蕭等人更無論矣。是其本身已造成了垮台的條件，可能受到三派的圍攻。

第二，謝富治一生太反覆，他是紅四方面軍大頭目中唯一公開反張國燾的人，也是鄧小平手下唯一揭發鄧小平的人，他一生功名富貴得力於張國燾、鄧小平，但是一到了緊急關頭竟然公開出來反對，不留絲毫餘地。毛澤東熟讀三國演義，雖然用的是華歆、王朗一類的人，內心敬重的還是關羽，自然覺得謝富治太靠不住，一旦有了風吹草動，可能會起而反自己，因此，先下手為强，把謝富治解除了各種職務，然後再加以反黨罪名清算。

第三，謝富治的工作最重要，特務工作任何一派都想抓在手中，所處的地區又是北平，必然也是三派必爭之地。謝富治沒有强力後台支持，正如手捧金元寶在荒僻小徑走路，即使遇到的不是强盜，也會順手打刧，何況他所有對手皆是一等一的强盜，怎能容他長坐這個寶位。

還有，他同江青手下的紅衛兵首領結了深仇，雖然一時佔了上風，但這批人均在北平，遇到機會就煽風點火，也會促成他的垮台。

總之，中共這個邪惡集團，我早說過，正如一羣毒蟲放進瓦罐裏，最後一定要互相咬死，只剩下一個才能太平。謝富治只是一個被咬死的弱者，下面一個不知又是誰了。

香港閒話

反反共・多出頭【相聲】

趙聰

乙:您好?

甲:好。您呢?

乙:不對,不對。

甲:什麼不對呀?

乙:咱們哥兒倆——

甲:您這才是不對呢。

乙:怎麼不對?我還沒說完,您就不對起來。

甲:您說「咱們」錯了,應該說「我們」。

乙:誰這末說?

甲:您想想,去年在這兒說相聲,您說「咱們」來着麼呢?

乙:不用想,「咱們」是常說的。

甲:可叫人挑了眼兒。

乙:毛病出在哪兒?

甲:人家說,我和他才說「咱們」,我和你說「我們」,不能說「咱們」。

乙:他是毛老澤?

甲:當然不是。

乙:既然不是,幹嘛這麼霸道?

甲:不是霸道,人家說這是文法。

乙:什麼文法?

甲:我費了老大的勁,才查出來,原來是一位姓呂名叫叔湘的人,寫在他的「文法要略」裏的。

乙:他可有根據?

甲:沒有。

乙:他可曾說誰這樣說過?

甲:也沒有。

甲:誰知道?

乙:去問問去呀!

甲:問誰?

乙:呂叔湘唄!

甲:他在哪兒?

乙:大陸勞改營。

甲:我的媽呀,那怎麼能去?

乙:怎麼不能去,怕什麼?

甲:您不怕,您去!

乙:我去了,怎還能在這兒說相聲。

甲:說得是呀!肉包子打狗嘛!

乙:您是說有去無回?我看也是未必。

甲:未必?你說了這麼些相聲,誰不知道您反共?

乙:反共?這個「反」字,在大陸可是很吃香啊。

甲:怎見得?

乙:馬克思千條萬條,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造反有理。

甲:您這是扯到哪裏去啦?

乙:怎麼扯啊!這是紅形形寶書上的呀!

甲:可造反不是反共啊。

乙:反正是一個「反」麼?

甲:一個「反」不差,可得看反誰?

乙:那末您反誰?

甲:我嘛,想想看……有了,我反劉大昌。

乙:劉大昌,不是咱們的老闆嗎?

甲:誰說不是?

甲:物價高漲,他卻不加薪水。

乙:您一反就加了?

甲:加了還反麼?

長春

長春位吉林省之西南,地處南滿大平原中央,是中長鐵路的中站,曾爲僞滿首都,兒皇帝溥儀的皇宮離火車站東邊不遠。長春在「九一八」前只不過是一個小城鎮,日本人侵佔東北後十四年來,經之營之,已具新興城市規模;道路寬濶整齊,呈蛛網形,辦公大樓,新式住宅陸續興建,並且還作長遠打算,劃出一大片土地,有山有湖,建築新皇宮,以備東瀛三島敗退時日皇逃亡中國大陸居住之用。可是宮城建築只具雛形,日本就投降了。長春八十萬居民中,日本人佔了一半,勝利後全部遣送回國,許多住宅和辦公大厦都空了下來,除了一部份房屋用以駐兵之外,都給資源委員會貼上封條。

一九四六年五月,國軍攻下四平街,一直向北追擊,數日後新一軍五十師克復長春,接着揮軍北進,勢如破竹,過德惠,直抵松花江對岸。共軍已在哈爾濱松花江大橋埋下炸藥,俟國軍到達前,把橋炸毁。共軍本已走頭無路,無奈馬歇爾爲主的軍調會要政府發下停戰令,國軍自縛手腳,林彪得以喘下一口氣。此後加緊收編僞軍,驅迫農民參軍,加以大鼻子(俄人)用繳獲日本關東軍的武器裝備下,羽翼漸豐,得以發動冬季攻勢。

當時東北與關內,單憑一條時斷時續的北寧鐵路維持補給,又因華北方面戰爭影響,東北地區只能分配較少兵力。共軍裝備簡單,機動力强,以大吃小;又以竄擾戰術,使國軍疲於奔命。一九四七年春四平街戰役後,多處城市成爲戰場,雖然最後仍能固守,然而鐵路破壞,運輸系統切斷,已是遍體鱗傷,軍中士氣亦漸趨低落,部份將領散漫輕敵。一九四七年秋,林彪又向南發動攻勢,中長路長春至開原間四百多里鐵路,幾經艱辛,甫一修復,又被破壞。長春、四平街之間的公主嶺,守軍八十八師,昔日堅守上海四行倉庫,揚名世界。在東北卻屢戰屢敗(當然八年以來,人事全非,只保留番號而已)。十月中一夜之間,差不多整個師主力,胡胡塗塗地在公主嶺車站給共軍吃掉。此時偌大的一個長春市的駐守部隊,只剩新一軍新卅八師之一一四團和直屬部隊。陳誠主持的東北保安司令部忙亂起來了,趕急調回遠赴營口的一一二團返瀋陽,再空運長春歸還建制;再命因戰鬪任務南下四平街的一一三團,作二百四十里戰備强行軍返回長春。此外,不知是安定民心還是唬嚇共軍,當局將元氣已傷的新卅八師爲主力擴建成新八軍,打腫臉充胖子,共軍當然心中有數。

長春城防工事尚稱完善,近郊共軍只有少數兵力,國軍不時四出掃蕩,這個冬天倒也安然渡過。惟自一九四七年秋冬以

乙：我看，您大概沒有什麼，一反就準炒魷魚。

甲：那末說，反不得？

乙：反不得！

甲：幹嘛您又反共？

乙：在這兒反得。

甲：到大陸呢？

乙：就得學結巴嘴，反——反共。

甲：多一個「反」字。

乙：這樣就「反」字出了頭，成了朋「友」了。

甲：可要提防着出頭先爛啊！

乙：如今年頭兒變了，一出頭就威風，就怕你出的頭不夠多吶！

甲：怎麼，還得多出頭？

乙：您沒見這兒有份「虫人周報」嗎？這個「虫」字，據說就是「工」字出了頭。

甲：「工」字出頭應該是個「土」字呀！

乙：一個頭是「上」，三個頭就成了「虫」，三頭六臂，您說威不威風？

甲：別瞎扯啦！您不是說，到大陸問呂叔湘麼？

乙：問他憑什麼胡說。

甲：他要是反問你，憑什麼說他胡說呢？

乙：咱們可是有眞憑實據。

甲：拿來！

乙：什麼呀？

甲：眞憑實據。

乙：我來問您，您聽過京戲「法門寺」沒有？

甲：金少山還活着的時候，聽得可就多了去啦。

乙：您還記得，當劉瑾念完了引子，念完了詩，又道了一大段道白，然後喚着「桂兒」，問的那句京白麼？

甲：敢情還記得。

乙：念呢？

甲：「我說桂兒啦，你瞧咱們爺們這個臉兒——」

乙：得啦，得啦。

甲：得啦什麼？

乙：「咱們爺們」，不就是我和你嗎？

甲：去您的吧！

乙：比方啊！

甲：這憑據就能堵住呂叔湘的嘴麼？

乙：那還用說？如果呂叔湘對，金少山就錯，金少山要是錯了，北京人早砸他園子了，他還能成爲名淨麼？

甲：那末，這兒那位挑咱們眼兒的？

乙：他上了呂叔湘的當，跟着錯了。

甲：剛才您說「咱們哥兒倆——」是想說什麼呀？

乙：我是說，咱們哥兒倆天天見面，咱們和顧客好久不見，應該先問顧客們好才對呀，怎麼咱們目中無人，先自格兒問起好來？

甲：顧客？

乙：就是聽眾啊。

甲：這多不雅觀！

乙：不雅觀？

甲：不雅觀就是不好聽。

乙：應該用耳朵您卻用眼睛。

甲：以耳代目——不，不。以目代耳嘛！

乙：不好聽，想好聽的。

甲：各位小姐，各位太太，各位累得死——

乙：中英合璧，還未提到男性。

甲：各位先生，各位大人，各位尖頭鰻，各位色兒——

乙：夠了，夠了。

甲：我看還是太囉嗦。

乙：乾脆把下面的名詞全刪掉，只用「各位」。

甲、乙：各位好！（一鞠躬，退。）

記……

光偉

……，新八軍負責西面。長春是個丘陵地帶，東有伊通河，總算有點天然屏障。大房身和寬城子機場都在西郊，主要防守任務都落在西邊。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四日，大股共軍進攻大房身機場，以後就在長春周圍建築工事，十多萬共軍把長春團團圍住。全市都在炮火威脅之下，差不多每天黃昏都由西郊向市內盲目炮轟，每每傷亡民命達數以百計。長春市居民五十萬，另軍隊約六萬人，圍城以前，糧食已經極度短缺，圍城以後，糧食問題更趨嚴重。市上早已買不到吃的東西，沒有電力，沒有公共交通，偶爾有在市內空地種植的蔬菜或宰了不能拉車的瘦馬上市，也成了難得的珍饈。最大面額的萬元東北流通券已失掉通貨價值，買點什麼都以百萬以至億數計，交易以臨時措施的中央銀行所發本票爲媒介，面額有大至一億八千萬元的。薪金已失卻意義，因爲最後兩個月中，一般薪金不過三五億元，最大面額的一張本票約略只能換得一頓飯。

長春市內樹木很多，空地也不少，起先榆錢（榆樹的花）馬齒莧等野生植物，是市民爭取的好對象，漸漸一切樹葉草叢都給人摘取充吃果腹。除了種種晴天運輸機冒着高射炮火的危險，用降落傘投下給養（軍糧）。除了意外損失，檢獲的糧食平均不過佔投下量的四分之一。故此每個軍人每天只能獲得六兩口糧。老百姓們多麼渴望兵大哥分給半塊用大米和豆餅混合做成的窩頭，好拿回家和在樹葉裏一鍋粥換換口味呀！這樣的生活怎麼熬得下去！許多人拋棄一切，張羅一點口糧，幾塊銀元，咬緊牙關，逃往瀋陽去！長春駐軍當然贊同此舉，爲了減少人口壓力問題，除了可供資敵物資以外，准許一般民眾自由離境。可是數百公尺外的共軍卻不如此，部份青年男女一到共軍哨站即被帶走，從此不知所終；雙腿浮腫，跑不動路的老弱，共軍卻逼他們回到長春去「吃垮」國民黨。如此兩頭不到岸，餓死在兩道戰壕之間的有幾萬人。學校師生皆無心上課，全部公費的松北臨中近萬學生，搞風潮，貼標語，拆政府的台，警備司令部亦無可奈何。

秋高氣爽，土肥馬壯，雙十國慶，而皇宮前新八軍舉行閱兵，長春守軍孤城孤軍，必須打出個局面來。當時遼西告急，爲了牽制十數萬共軍，長春守軍開始行動了。十月十三日新三十八師以一一二團爲主力向城西方面共軍陣地進攻，血戰三日，團長及二位營長先後負傷，以下二十多員官佐三百多個士兵亦於是役傷亡。雖曾攻下若干陣地，但到十六日早上，東部六十軍防區開始戒嚴，原來軍長曾澤生率部向共軍投降了！防守西部的新八軍腹背受敵，匆忙沿縱貫長春市南北的中山大路和中正大路佈防。

戰火突然沉寂，夜間連冷槍也沒有聽到一響，徒增肅殺氣氛，全市進入緊急狀態，漏夜發放全部存倉糧食（只存有十二天），車輛裝滿汽油，全軍輕裝，携三基數彈藥，準備突圍南下。但到十八日早上，經過高級軍官會議後，長春警備司令鄭洞國宣佈接受共軍招降條件，全體放下武器，並喊下場「留有爲之身，日後報國」。此後共軍當然長驅南下。長春市多月的噩夢暫時結束，東北同胞的另一個可怕噩夢由此開始！

詩、音樂性、「四不像」

林亨

有人對入了英籍的美國詩人T·S·艾略特T. S. Eliot在那篇以英文寫成的長詩"The Waste Land"中，滲進了法文、德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作法感到讚賞，認為這是「造成了新的語言的效果」，甚且加強了「詩內的音樂性」。於是不少用中文寫詩的人都爭相學步，在許多以中文寫成的詩篇中滲雜了各種外國文字。對於這樣的做法，我表示極大的懷疑。

我並不否認語言是隨着時代而演變這一看法，古代人是有古代人的語言。而現代的語言，作為一個現代人是必須以現代語言來說話和寫作，這是絕對應該的。但我們更應該認識到現代英國有現代英國的語言，現代中國也有現代中國的語言，我們是現代的中國人就應該而且必須用現代中國的語言來說話和寫作。決不能因了艾略特開了頭，在英文中滲進各種外國文就學着他的樣，把用現代中國語言寫出來的東西弄成「四不像」。

我讀過台灣詩人紀弦一首新詩，其中有一段是這樣的：

啊！感謝。因為——
較之冷，尤其清醒的
我是如此的清醒——
是我；而尤其清醒的
——我就是所謂冷——
較之我，La
Poésie（de a ru）（林亨按：最後三個字是日文，因排字房沒有日文字母，故用英文把日文讀音拼出。）

在這節中，作者滲雜了法文和日文。他這樣做，自然是想使用別國文字來造成「新的語言的效果」和加強「詩內的音樂性」的。但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首詩主要是寫給中國人看的，請問現代的中國人到底有多少學過法文和日文呢？即使有人學過法文，他未必同時懂得日文；同理，懂得日文的也未必同時懂得法文。既然讀者不懂得，那又怎麼能夠「造成新的語言的效果」？既然連音也發不出來，那又怎麼能夠加強「詩內的音樂性」呢？

我曾經看過一幅漫畫，上面畫着一個長頭髮穿西裝的浮薄青年，他對一個穿唐裝的朋友說：

「我住麗都『標定』九樓，『林巴』七號，得閒來『瑟登』啦！」

像他這樣半中半西的三句中文夾進兩句英語，不知是不是已經「造成了新的語言的效果」和加強了「音樂性」呢？

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詩，是寫給人讀的。寫出來而沒有人能讀，決不能算是好詩。要使人能讀，一定要使用那些為大多數人所認識、所瞭解的語言。在近代的小說和散文也講究「可讀性」，更何況是詩！既然詩要有「可讀性」，而寫詩的人卻在自己的詩裏用了大量的外國文字，請問這樣是不是故意給讀者做成一種語言上的障礙，使他們無法讀下去呢？

說到用各國語言來「造成新的語言的效果」，這種方法更加荒謬。我曾經讀過艾略特的"The Waste Land"，並且讀過日本詩人佐藤春夫討論這個在詩中滲雜外國語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一)在詩裏滲進各種外國語，是故意給讀者做成一種「文字障」。(二)既然讀者不認識這些外國語，作者便無法造成什麼語言效果。(三)既然讀者不能正確地拼讀這些外國文字，作者想加強的音樂性便等於零。(四)這種在詩裏滲雜各種文字的做法，給詩帶來了最大的危害，因為它破壞了語言的美感。

佐藤先生認為艾略特這樣做固然有他的理由，但這種作法卻不宜鼓勵。

老實說，日本的外來語比中國多得多，在這些外來語中有英語、美語、法語、德語、荷蘭語、俄語和印度語……等等，光是翻翻「角川外來語辭典」，就叫我們看得頭暈腦脹了。日本人在使用這些外來語時，已經把它拼成了正楷字母讓讀者容易閱讀，對於一些較僻的外來語還加了註釋。所以他們使用這些外來語便跟用本國文字一樣方便。但在日本近代詩人的詩作中卻很少看到外來語，難道日本的詩人便無法「造成新的語言的效果」嗎？難道日本的詩便因此而失去了「詩內的音樂性」嗎？

我並不是一個狹隘的國家主義者，以為自己的國家一切都比別人為好。不過我始終認為，作為一個作家或詩人，不能夠正確地使用自己本國的語言文字是可恥的，是不夠資格去做作家和詩人。就以上面所引那節詩的法文和日文來說，譯成中文只有兩個字：「是詩」。但他卻用了法文的「詩」和日文的「是」，而且把日文的「是」用錯了，難道這算是「造成新的語言的效果」麼？最奇怪的是寫詩的人用錯了，居然還有個批評家來替他捧場。台灣有個叫周伯乃的批評家就在「現代詩的欣賞」裏替他詮釋：

「現在我們試將詩中的第三段第三、四兩句改成『較之我，是詩。』這樣是不是令讀者，讀起來很晦澀呢。而且一點詩意也沒有。因此紀弦先生在詩裏滲進法文、日文不是毫無道理的，可以說是不得已的。」

我不反對批評家替自己的詩人朋友捧場，不過像這樣把中國語言弄成了「四不像」的東西也加以讚美，是不是有點兒過份？假如說，只有在詩中滲雜了各國語言才能做成新的語言效果，才會使那首詩讀來不「晦澀」，我相信這不是故意撒謊，就一定是夢囈！

請問：讀者讀不懂那些外國語算不算「晦澀」？

請問：語言蕪雜不純是不是破壞了詩的美感？

那麼，為什麼要讚美這些「四不像」的東西，把年青的創作者帶上歪路去？

勘探隊在新疆

金千里

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

這幾句歌詞原是形容地質勘探隊員在野外生活那種豪情壯志的。中共的作曲家本着政治掛帥的精神，動輒「紅旗」和「革命幹勁」，雄壯有餘便是喊口號了。上述歌詞的原名叫作「勘探隊員之歌」，一度流行在遼濶的新疆各地。

沒有做過地質隊員，當然不知道他們的艱苦，眞的像歌詞中形容狂風暴雨能洗刷帳篷嗎？不連根拔掉便算幸運了。至于「吹動了紅旗」，似乎向讀者描繪「一桿紅旗空中飄」的景色。假如大家並未健忘八號風球高掛，排長龍等待過海的情景，莫說紅旗經受得起狂風的吹拂，縱使堅牢的巴黎鐵塔也「搖搖顫」呢！

地質隊在狂風暴雨之時，他們想的根本不是紅旗，而是那無法棲身的痛苦，紅旗或許早已吹折，誰顧得了呢？命都難保，追論那桿本身早已一絲一縷的破旗。筆者有一次跟隨地質隊實習，走過許多不知名的峯巒丘壑，那是在新疆南部和闐專區。飽嘗羈旅生涯，深悉勘探隊的個中滋味，從天山南麓到塔里木盆地，走過鹽鹼荒灘，也踏過瑪納斯墾區的金礦，「寒風刺骨」絕不是誇大的形容，「朔風割面利如刀」，才是恰如其分的描寫。而遼濶的邊疆，人迹稀杳，我們走在夕陽如血的沙漠，背負着艱難的歷程，每天地質普查的「踏勘」任務是十公里，一般規定在八——十二公里。

地質工作者普查礦產資源，第一步工作是「踏勘」，所謂「踏勘」，直譯的解釋便是踏着步子進行勘探的意思，從地層表面收集各類礦石，根據羣眾報礦的實際情況，進行全面的採集礦苗樣板，以便作深入的化驗鑑定，對該區範圍的礦產藏量作一實際描繪，向上呈報地質局。

「踏勘」當然輕鬆，比起採用鑽機的勘探工程實在簡單得多。地質隊員喻為遊山逛水的好時光，便是指「踏勘」工作了。每人只須背一個帆布口袋（掛包），一把小鐵錘，揀一塊岩石就敲打一下，看看什麽顏色，包含什麽金屬（肉眼能見的），然後分別盛放小白布口袋裏，注明標號品種。其次，把重要事情，填寫在當天的地質記事部中。踏勘最繁重的工作莫過于背石頭，把收集的礦石（當然很重），背在身上，回來時可謂筋疲力竭矣！出發時只帶當天的乾糧、開水、饅頭或炒麵、幾片鹹菜，多數人喜歡吃四川搾菜。帶一小瓶便足夠。踏勘等于郊外旅行，但回來則揹一掛石頭包，誠苦差事也！

通常，踏勘出發分開小組，每組三人，由一名技術員負責（地質學院畢業）。另外，條件好的則僱一名當地農民，作為嚮導，兼揹石頭，每天給予一定酬勞，比農民的實際勞動工分高一倍。假如僱不到農民，便自己揹。

早些時，正是大陸全面地質普查轟轟烈烈的時刻，中共曾經開展一個羣眾性的報礦運動，舉凡各山區荒野，誰見到什麽礦石，都要揀幾塊呈報給政府，報礦還有獎勵。羣眾性的報礦運動，主要提供地質普查的線索，譬如阿爾泰的金礦，克拉瑪依開發前的黑色油頁岩，農民只要拾幾塊向當地有關部門呈報，便算完成任務。因為規定各地必須要交多少岩石標本才能交差。于是，羣眾報礦運動，有的地方便混水摸魚亂報一通，趁機領取毛巾肥皂一類的物質獎勵。

其實，報礦運動乃十九世紀最落後的方法，地質是一門科學，怎能隨便相信農民胡言亂報呢？報礦運動實際說明中共早年根本沒有先進的探礦機械，同時缺乏地球物理勘探的一般儀器，更沒有專門性的探礦飛機。這才號召全民報礦，以獲得初步的礦藏印象。只能說是印象，還不足算為普查知識。

地質隊踏勘便是根據報礦進行的，結果有的撲空，更有的給搞得暈頭轉向，勘探半年也找不到絲毫迹象。

當踏勘告一段落，緊張的工作隨之而來，那便是按照每天地質記事部和初步地質草圖，從事該礦區域的平面描圖。描圖是一項細緻嚴肅的工作，描圖員應在地質工程師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按規定每平方公里從踏勘到描圖，公價是二十元人民幣。當然，地質隊例屬國營機構，但在經濟核算時，政府付出的價值便如上述。據地質隊的分工情形，一般每一個地質隊三百至四百人，共分為若干分隊及小組，包括鑽工分隊、探礦工程分隊、測量組、水文組、機修組等。地質隊同樣由黨支部領導。

地質勘探的程序第一階段是「踏勘」；第二是「槽探」；第三階段是「井探」；第四是「洞探」。每一礦區必須經過四個勘探程序，才算獲得正確的地質數字，也就是完成任務。當然，礦藏的圖紙、數量、面積等一切重要的東西，都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該礦的秘密正在此。

作一個地質隊員是不簡單的，最低程度要初中畢業，經過中等專業訓練，然後才派到地質隊服務，即地質學校畢業出來的普通勘探隊員。地質學院畢業開始時是三級技術員，月薪六十二元；二級技術員七十二元；一級技術員八十元；升上去便是地質工程師。所有地質人員因在野外工作，環境艱苦，例外地應獲得生活補助，按中共規定，地質人員的野外津貼為原工資的百分之四十。

地質勘探在新疆是一門蓬勃的工作，問題在于太艱苦，每天飽嘗風沙，終年風吹日晒，雨淋雪打，吃不好、睡不暖，記得他們每年發兩套工作服、兩雙登山鞋、一雙水鞋、一對膠鞋，三年才發一床蚊帳，兩年發一件雨衣。

生活供應方面：每月一斤糖、一斤油、三斤豬肉、糧食定量四十五斤。當地農民說，地質隊過的是天堂生活。天曉得，整天爬山，出沒荒郊老林，冰天雪地，付出的代價還不夠大嗎？精神、體力、眼力都是緊張繁重的勞動，實在夠嗆！不少隊員，都感到糧食不足，同時缺乏營養。回憶新疆勘探的生活，有時雖然富于詩意，但當西伯利亞寒潮，或眞正狂風暴雨來臨時，那便使人頓感安全缺乏保障，不禁想起平靜的農村生活，那才寫意呢！然而，中共統治下的土地，哪一塊才是眞正的安樂土？

狗年談狗

森又僩

這個題目乍看起來，很像一篇應景文章，可是「五月粽」都吃過了，怎能還算應景？其實它是沒有時間性的。

據說狗對於主人是很忠心的，只要一個人經常給牠食物吃，牠便會搖尾貼耳地對他俯首聽命，不管那個人是好人還是壞蛋。因此之故，於是有不少人都喜歡養狗。

我在童年時期，對狗也一度喜愛過；記得那時我家養了兩頭獵狗！——鄉下人都叫牠做「細狗」，那是由於較之普通看家狗要長腰細之故——黑白兩色，牠們是母子關係，所以我們喊牠「老花兒」和「小花兒」。牠們跑得的確比一般土狗快得多，在田裏的兔子，只要被牠們發現，大概很難倖免。那時兩條細狗常常前呼後擁地伴我玩耍，在同伴中出盡風頭！那是我一生中和狗類相處得最友好的一段日子。

可是，好景不常，「老花兒」的體力，隨着無情的歲月漸漸衰退了，在幾次和野兔追逐中，牠常常落後，看到牠垂頭喪氣失敗歸來的時候，那樣子眞可憐，活像自戰場上潰退下來的敗軍之將，昔日的豪氣雄風都一去不復返了！這是「老花兒」的悲哀，也是老將們的悲哀。

不久，「老花兒」無疾而終——這話說得頗有問題，但因爲鄉下沒有獸醫，一般人都認爲牠是「老」死的；「老」者，油盡燈滅之謂也，那是自然的死亡，不必生什麼病的。大家對「老花兒」之死，持的便是這種看法。

老花兒壽終之後，我家是主張把牠埋葬的，可是不知怎地被村中少年拉去烹食，烹熟之後還送給我們一隻後腿。當我想起牠生前和我相伴的情形時，說什麼也不肯吃。

自此之後，「小花兒」更孤獨了，牠雖然沒有「喪母」的悲痛，卻有失掉個「親密戰友」的感覺；只有當牠追起野兔時，才能一見牠那昔日歡躍的神氣。可惜，不久我們遷進城裏去了，可憐的小花兒改由佃戶收養，生活當然大不如前。每當我回到鄉下時，牠便依偎着我不肯離去；到了第二年，再也找不到牠的影子，問起佃戶，才知道在春天死掉了。我對小花兒的死始終懷疑，是不是在青黃不接的「荒春」裏，他們爲了節省食物，反而把小花兒變成食物祭了五臟廟呢？這個疑謎在我的腦海裏一直沒有打破。

可厭的狗

這是我和狗類友好的一面，自此之後，對牠們再也沒有好印象了。原因之一是嫌牠們太「勢利眼」：對衣冠楚楚的有錢人一味搖尾獻媚；對衣衫襤褸的叫化子只知張牙狂撲；是最卑鄙可厭的走狗。原因之二是，有時牠會成爲人們的大敵——傳染狂犬病。

我有一個五六歲的堂弟，生得非常聰明，無意中在街頭被野狗咬了一口。那時大家對於醫藥常識很缺乏，以爲傷得很輕，於是隨便敷些藥膏便算了。不料，一月之後情況嚴重了，經醫生診治證明是患了狂犬病。原來咬他的那隻狗是「瘋」了的。醫生說：「這種病只有被咬之後，馬上注射預防針，連續注射十八天，才可防止發作。現在，時間太晚了！」

醫生既不肯留醫，只好在家請中醫診治，那也不過是聊盡人事而已。狂犬病發作起來的確嚇人，由於喉門痙攣的關係，所以病一發作便不會說話，呼吸急促，胸內苦悶，睡在床上，亂抓亂咬沒有一刻安靜。而且見水必恐，所以也叫做「恐水病」。據說，這種病有傳染性，看護的人只要被他咬傷，便會患上同樣的病。於是家人不敢接近他了，嬸母雖然最愛這個最小的兒子，爲了其他人的安全，也不得不讓人用粗麻繩綑起他的手足，把他放在一間空房裏。可憐一個聰明活潑的孩子，這時再不屬於人類了，他被綑着手足在地上滾來滾去，嘴裏發出悽慘的叫聲，那叫聲與其說是人聲，倒不如說是犬吠還更相像；大概這樣叫了一晝夜才停止呼吸。

這些慘狀我都親眼看到了，尤其是最後一天更是慘不忍覩，那情形直到今天還歷歷在目。堂弟的死給我的印象太深了！俗語說：「一次被蛇咬，終身怕草繩。」於是此後我看到狗就怵然心驚，許多年之後，雖然不再怕牠們了，但一直對牠們沒有好感卻是事實。

由於鬼佬的帶頭和假洋鬼子的仿效，狗在香港的社會地位似乎遠在窮苦大眾的人類之上；我們如果注意每年快活谷中的「狗展」，便會承認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既然時常與狗爲鄰，自然有時就會發生利害關係，於是我的對狗輩的態度不能一成不變了。

我對狗的看法可分三種：

第一種是有用的狗，如警犬、軍犬、獵犬之類，牠們爲人類服務，都能盡忠職守，這是應該受人重視的。

第二種是惡犬，使着主子的勢力，看到人——尤其是衣衫破舊的人便狺狺狂吠。這種狗最令人討

厭，遠遠躲開可也。

第三種是野狗、瘋狗。防止狗類狂犬病的發生，家狗必須經常作定期注射，野狗因爲無人負責，極易染上此病。一旦蔓延開去，勢將釀成巨大災禍，警方之捕殺野狗，便是基於此種觀點。所以我認爲對這種野狗絕對不能姑息，一經發現便應該毫不留情地舉棒打去！

也許有人認爲打狗未免有失文人或紳士風度，而且還有「虐畜」之嫌，似乎不大應該。我以爲這種顧慮大可不必，因爲我們所要打的是害人的野狗；是傳染「狂犬病」的瘋狗；牠們是和亂臣賊子一類的傢伙人人得而誅之的。虐畜會的紳士、淑女們無論怎樣仁慈，總不會愚蠢得去收養瘋狗吧？

關於打落水狗

據說，從前魯迅也是討厭狗的，而且他還主張打「落水狗」！他以爲經過一番奮戰，親手打其落水的狗，固然用不着再行打得，向水中有狗，也並不違反「君子不爲己甚」之道。凡是咬人的狗，不管牠在岸上或在水中，都在可打之列。因爲狗是會游泳的，總有一天牠會再爬到岸上來，倘不加以注意，牠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如有可乘之機，牠就會馬上張口反噬，以圖一逞。若你已有準備無機可乘，牠就夾起尾巴沒命地逃走。而且牠決不會由於受到一頓慘痛教訓而有所悔改，一定是藏在暗中伺機一逞牠的佈牙俐齒！

魯迅在「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一文中說：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牠爬上岸了之後的態度。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爲落水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霍亂病菌，雖然生殖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它的。」

接着他又舉出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之後，一羣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惶惶然若喪家之狗，將小辮子盤在頭頂上。革命黨也一派新氣……說是『咸與維新』了，我們是不打落水狗的，聽憑牠們爬上來罷。於是他們爬上來了，伏到民國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時候，就突出來幫着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這一段慘痛的歷史教訓。

他又說：「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最多的卻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這其實是老實人自己討苦吃。」

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魯迅所打的落水狗，只是泛指一般的狗，有時可能是一隻「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哈吧狗。比起所謂惡狗、瘋狗來還是可愛得多的。

惡多善少的狗世界

當然，狗類中也有善惡之分，小說、野史中便有「義犬救主」的故事。晉人「搜神後記」中有段故事說：廬江人楊襄一天到親戚家作客，這家人很窮，連雞鴨也沒有，弄不出菜來招待客人。沒辦法，只好把家裏養來看守門戶的狗捉起來，準備以「香肉」招待他。楊襄忽見那隻待宰的狗，蹺起前足向自己注視，眼中露出求救的神色。他看了心中不忍，便向主人討來帶回家去。自此以後，這條狗經常跟在他的身旁，寸步不離。

楊襄的太太是個不守婦道的女人，背着丈夫和奸夫暗中往來已非一日。認爲楊襄夾在中間碍手碍腳，不能暢所欲爲；於是二人密謀把他殺死。一天晚上，楊襄自外面吃醉回來了，她認爲這是大闖良機，於是把奸夫引了來。不料，剛一進門便被那隻狗咬斷了一條腿，接着又把楊妻咬傷。鄰人聽到聲音有異，紛紛趕來探視；這時楊襄也從醉中醒來了，向那人身上一搜，搜出一把匕首。送官之後，一鞫而服，將奸夫淫婦都被處死刑。楊襄一念之仁救狗一命，狗也以德報德救了楊襄一命。

這個故事雖然很動人，但我對它的真實性非常懷疑：狗是護家的，何以只對人猛咬？奸夫是外人自然該咬，而楊妻是牠的主人，何以也以外人相待？縱屬事實，也只能算是一個特殊例子。比較起來，還是以惡狗佔多數。晉靈公嗾使猛犬噬趙盾，假使沒有提彌明在旁保護，真會被那隻巨獒齧殺。遠的不必談，單說二次大戰時，德軍集中營和日本憲兵隊中的惡犬，不知噬殺多少無辜良民；那種狗仗人勢、助紂爲虐的事實，便應該一打再打了。

不可誤人子弟

狗是如此，如果生而爲人而具有惡狗、瘋狗的兇狠行徑，那是更不應該稍加姑息的。

眞料不到，在「萬物之靈」的人類社會中，居然也有這種「惡狗型」的人物，牠仗着自己有一塊「私家重地」和一道鐵閘的保護，見到人一走近牠便猖猖狂吠；甚至只要聽到一點聲音，那怕和牠毫不相干，牠也狂吠不休。雖然被人一陣木棍把牠打落水中，但牠却總是想報復的劣根性依舊估惡不悛，只要回到水面便會露出猙獰面目齜牙作勢。

這種惡狗是不可以理喻的，因爲牠生成一副蠻不講理的頭腦，牠的特色是欺軟怕硬，如果你以君子的態度，對牠忍讓，那麼，牠便得寸進尺，一步一步地向你逼近，直到牠自以爲勝利而後止。如果你手持木棍皮鞭，懍然無畏地擺出一副打狗、捉狗的姿態；而且一陣亂棒毫不留情，劈頭蓋腦地打下去，牠便會一聲不響地夾尾而逃，逃到人踪罕到的地方，讓你連牠的影子也看不到。

如果你以爲從此太平無事，那便是大錯而特錯了，牠的逃避只是爲了獲得喘息的機會，一方面嗾使同類齊聲恫嚇；一方面養精蓄銳伺機而出；甚至不惜散佈狂犬病菌，以圖逞快一時！對付這類惡狗唯一的辦法，就是多準備幾根巨棒。我們可不要忘記魯迅的話：「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何況又是一隻「替極權宣傳」的「瘋狗」呢！



捷克的首都布拉格（下）

迢迢



英文教授做導遊　對中蘇共無好評

次日，我們往樹德（Cedok）旅行社打探旅遊的節目。這是捷克政府所辦的旅行社，據說旅行團自從戰事發生，已經停辦了，但他們可以特別的爲我們安排一日之遊。我們說明上午欲去遊加羅士汀（Karastein Castle）古堡，下午遊城內的名勝，然後由導遊及的士直送我們去機場。講明了一架的士，一個導遊，我們四個人，一共三十元美金。女職員叫我們等那導遊人來。但臨出發時，旅遊社的職員又說是誤會了，卅元美金是兩個人，不是四個人，要我們再加多卅元。我不禁火起來了，明明說得清清楚楚的，怎麼忽又變卦？分明是搵笨。我氣不過，要求退款不去了。旅行社見我們要退款，他們只得屈服。誰知去了古堡回來，旅行社又想敲竹槓，說這架的士只用半日，下午之遊要我們另自請的士。後來還是我們的導遊好，他去調停，結果亦是我們勝利了。

由此可見，東歐小國，爭取美金外滙，無所不用其極。同時亦得到一個經驗，你軟弱，共產黨人就欺負你；你强硬一點，也就乖乖的屈服。

我們的導遊是一個六呎多高的肥壯男子，戴眼鏡，他的名字是李察，據說是一間大學裏的英語教授，他曾到過美國洛杉機、紐約等地旅行。他很坦白的告訴我們，做英語教薪的薪酬是非常低的，故不時要兼任導遊，以找外快，才能維持生活。加羅士汀古堡離城有十多里，沿途他滔滔不絕的告訴我們蘇聯侵畧捷克的情形。據他說，因爲近來捷克太傾向於西德，與西德的貿易額大增，這是引起蘇聯注意之一。捷克是所有的東歐國中工業最發達的，就連美國的福特汽車公司也設有分廠在此。因爲工業發達，人民的生活也比其他國的好而又自由些，在行人路上還有小攤販，這可見其政府是准許小本的自由買賣的。因爲他太傾向西方了，故有此一場侵畧。他說起蘇聯兵士在布拉格的暴行，十分憤慨。他說因爲不讓蘇聯人捉到布拉格的革命志士，所有街道的街名門牌均互相掉換，或者除去。但是，他們是個小國，沒有軍隊，有什麼辦法呢？現在市內雖然沒有戰事，但布拉格的外圍，還屯駐着五十萬蘇聯軍隊。

說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我問他捷克的人民對此觀感如何？他說，毛澤東簡直是個瘋子，不可理喻。

砲聲隆隆如放屁　黃金建造小教堂

加羅士汀古堡矗立在一座小山上，我們將近到山腳下時，卻聽到砲聲隆隆，還夾着嘶嘶的子彈聲。我們不禁緊張起來，莫不是戰事又起了？但李察教授安慰我們說：「這是蘇聯軍隊在演習、示威，一離開城市到郊外來，每天都會聽到的。」

我問他：「你們害怕嗎？」教授握起了拳頭說：「我們只當他們在放屁！」車子駛進了山路的入口處，砲聲愈來愈密，且停車處沒有一輛車子。據他說，平時這裏是擠滿了遊人和巴士車輛的。這時教授亦着慌起來，莫不是此地成了禁地，不准遊玩了？但是又找不着什麼告示說不准遊人到此膽大概是兵荒馬亂時期，遊客們都退避三舍，無此閒情逸緻了。於是我們大着膽子，冒着砲聲，索性把車子開向古堡的門口。一路無阻，直開入古堡的小徑。車子不能再行走，我們只好棄車步行進入古堡範圍。在這小徑上，有許多餐館，都是半閉着門，沒有生意。這時，另有幾部車子駛過，內有結婚車。教授說：「好了，好了，古堡並沒有禁止遊人，只是沒有人敢來吧了，現在有人來此行婚禮，我們可以放心上去一遊。」

加羅士汀古堡建築在十四世紀，層層迴旋而上，眞是古老得可以，一切是波希米亞式的，是十四世紀由羅馬教王和波希米亞王查利五世所建，是波希米亞王國貴族的住所。我們進去一瞧，大石塊建成的內堂陰冷、黑暗，傢俬全無，顯得空蕩蕩的。據教授說：「所有貴重的陳列，恐遭砲火毀壞，都收藏起來了。」他帶着我們走過許多秘道，黑越越的石級。後來走到最頂的一層，忽豁然開朗，原來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小教堂，全個大花板用眞金裝飾，並鑲了許多小玻璃鏡，據說單把這些金飾拆下來，就值五百萬美元。在教堂側有間小小的祈禱室，牆壁鑲滿了各式的瑪瑙，十分輝煌有趣。

向窗外一望，布拉格的全景，一覽無遺。教授指着那些密密的森林向我們說：「五十萬蘇聯軍隊，就是藏在這些樹林裏。」樹林只是綠色的一片，卻望不見有旗幟和槍砲，但不斷的砲聲傳來，處身在這樣一座陰森陳舊的古堡中，的確令我們起了一種無名的恐怖！加羅士汀古堡的範圍眞大，有廣濶的皇帝寢宮和大廳，亦有監禁奴隸和罪犯的牢房，有金碧輝煌的教堂；亦有苦行僧侶的靜室和廚房，那是黑暗得不見天日，簡陋得無可形容的。據說，這著名的古堡，捷克人以能到這裏來舉行婚禮爲榮。我們本想等候着一看他們婚禮的儀式，但因時間所限，只好匆匆離去，回程時，因爲上下石級，步行遊覽這古堡，弄得我們十分疲倦，坐上汽車都不禁呼呼大睡。

旅行社想敲竹槓，要我們另僱的士，幸好這教授嚮導和我們談得投機，他去交涉了一會，旅行社終於給了我們另一架的士，不用我們另外出錢。我們回

到旅館取了行李，繼續下午環遊城內的名勝。

美麗如畫的城市　苦中作樂的人民

捷克位於歐洲的最中部，是個內陸國家，居民只有一千五百萬，在中世紀時，捷克族和斯拉夫族，曾在波希米亞建立王國，以後又被奧、匈帝國吞併，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後在一九一八年建國，二次大戰後，就落在蘇聯手裏，成為共產附庸國。他的首都布拉格，是歐洲有名的美麗城市，許多有名的建築物，一條 Vitava 河橫貫城市中心，兩岸垂楊，襯着許多古色古香的橋樑。這天下午，我們先去看了古老的市政廳、聖尼古拉斯大教堂，和天文台鐘。這鐘的構造十分複雜，在教堂的牆壁上，能指示各地時間和星辰軌道；每天一到十二點鐘，教堂的鐘樓，就有兩個木偶撞鐘，發出洪亮鐘聲，全城遐邇可聞。又在鐘的上面，有兩個小門，門開了，聖母、耶穌、和三博士等人士，魚貫地從左面出門，又從右面門進去。當然，這都是塑像而已，但每次這裏都集了許多遊人在看這有趣的「走馬燈」景。

還有一條叫查利士橋（Charles Bridge），是一條大石橋。橋的兩端建有一座堡壘形的城門，橋兩側矗立着許多美妙的宗教彫像，其格式有點像我國的蘆溝橋，但蘆溝橋兩側的是獅子而已。這時，因為戰事，我們不能通過，只得在橋的一端走了幾步，就在橋旁一間小酒館喝酒。這種小酒館裏也是很特式的，專賣布拉格的啤酒，我細心觀察，裏面的顧客多是本地人，很是熱鬧，座無虛席桌子全坐滿了。

侍者都穿着本地服裝，拿着一杯杯特大酒杯的啤酒，分送到各桌子上去，他們喝酒，都用不着配給證之類，顧客多是小市民，無疑他們都是苦中作樂。看看人家，想想自己，我們大陸中國的人民，恐怕連這種苦中作樂的機會也沒有吧！

遊罷了查利士橋，我們就離開了布拉格向飛機場而去。美麗的布拉格之遊，就這樣走馬看花的看了一個大概，其他許多有名的名勝，只能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觀光。

捷克人喜歡敲竹槓　三視蘇聯坦克大砲

有一點感到遺憾的，捷克人也喜歡敲旅客的竹槓，有一次在一個賣紀念品的攤子上，有位老婦人居然叫我以美金付賬，並給我很大的折扣。她神神秘秘的左張右望之後表示，希望我多買一點她們的紀念品。

我想起這是犯他們法律的行為，反而把我嚇跑了。還有一次是在候機室裏，我看中一個穿捷克服裝的洋娃娃，問價之下，是美金五元，那時旅客都已上機了，我急忙掏出一張二十元的票子給她，誰知找換回來的只是十元。

我說：「你應找回十五元給我才對。」不料她竟說：「這洋娃娃是賣十元的，你聽錯了。」

我知道她在硬敲竹槓，洋娃娃已經包紮好了，空中小姐只在等候我一個人上機，實在無暇和她理論，只好做一次「大老襯」，忍下這口氣，匆匆的上了飛機。衣食足然後知榮辱，由此可知他們生活在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下。我這次旅遊東歐，給我一種最特別的印象就是這一點，在宣傳上，說他們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人民，生活是如何豐足，　情操是如何的高尚，　但是我所遇到的適得其反。

最近在報紙上亦有一篇特訊，說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人民，對西方物質，特別崇拜，一本花花公子雜誌（Play Boy），在莫斯科可以賣到十個盧布（即十多元美金）。其他的奢侈品，無一不有黑市，且價格十分昂貴。

李察教授告訴我們，蘇聯的飛機和坦克，仍包圍在機場附近。我們上了飛機後，從窗口外望，果然看見了無數綠色的軍營幕，坦克車，軍用機等，佈在機場的周圍，偶而也可見到一輛軍車往來，馳騁在各軍營之中。戰事仍有可能一觸即發，但可欣幸的，現在飛機是帶我們離開了，只是可惜捷克良善的人民，仍須在那種憤恨、怨懟的心情中生活！



圖片說明：捷克首都布拉格之舊市政廳上，有極複雜之大鐘一個，每天之一點半鐘時，[illegible]出巨響，上面兩個藍色小窗打開，聖母[illegible]各聖者列隊而出，由另一窗而入，甚為有趣，[illegible]日甚多遊人佇候而觀。

槍桿子出政權

如果不以人廢言，那末，在「紅色拒手」的所有語錄中，恐怕只有一句話還比較能夠站得住的，這句話便是毛澤東喜歡掛在口上的「槍桿子出政權」。

據說，我國在上古時代，政權的轉移是在「揖讓」中完成的，那真是偉大之至！西元二二〇年，魏文帝曹丕接着漢獻帝劉協的江山時，也曾搬演過這一套。不過，賣油郎對這些傳說也像對舊約裏面的記載一樣，抱的是懷疑態度；有人說：「堯幽囚，舜野死」，誰又能作證孔、孟二位老夫子不會偶爾說兩句違心的謊言呢！

縱令堯舜禪讓的事實是真的，那也是四千年前的事；自從商湯、周武兩位偉大的野心家，開了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先例以後，中國的老百姓便再也沒有安樂日子好過了！周武王的子孫是被嬴政用槍桿子滅掉的，而秦的萬世基業又斷送在劉邦的槍桿子之下。劉邦的後代，「禪」於王莽，再「禪」於曹丕，似乎和槍桿子無關了；其實所謂禪讓仍舊是槍桿子在背後起着決定性作用，假使王莽、曹丕都沒有槍桿子作後盾的話，你以為劉家子孫會那樣乖乖地聽話乎？

自此之後，一部中國歷史便像走馬燈般，在槍桿子的威迫下，「你方唱罷我登場」——幕幕地上演着。

報載，阿根廷總統安加利亞是於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一次軍事叛變中，利用槍桿子把民選總統伊利亞推倒而奪得政權的。當他二十日之後就要慶祝他的四週年紀念時，突然轟隆一聲，他的三軍將領——槍桿子的持有者：海軍上將格內維、陸軍中將蘭紐西、空軍准將雷氏，聯合起來包圍總統府，逼着他交出政權。於是這位以槍桿子起家的總統，不得不乖乖在和他的前任一樣向海陸空三軍司令提出辭職。這情形恰應了北方一句俗話：「豆腐掉進河裏——漿裏來，水裏去。」悖入悖出，並不算賠本。當他看到那三個手握槍桿子的人物，學他學得那樣維妙維肖時，真應該大讚三聲「孺子可教」呢！

二十世紀的民主先進國家，多由選票決定政權誰屬，而許多落後的國家，依舊是由槍桿子決定一切，一個政黨如果沒有槍桿子作後盾便休想染指！這是落後國家的悲哀。所幸靠槍桿子起家的強人，最後一定也被擁有槍桿子的人奪去，報應循環，一點也不會錯的！賣油郎有詩嘆曰：

從來天下事，輪轉似春秋；朝奪弱者物，夕轉強人收！
挺槍得寶座，迴戈失冕旒。阿國有強者，兵變登龍樓；
焉知四年後，三軍也效尤？
將帥自培養，反戈若寇仇。
圍攻逼下野，辭職淚欲流。
寄語剃頭者，人亦剃爾頭！

以文相人論

看來雖是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但迷信之風由比別處更盛。占卦算命，看相拆字的廣告觸目皆是。人們也喜歡談論相命，比有某人的「一見就看出佢不是好人」，卻要厲害。「睇佢個樣都快要走喇！」「睇個樣成個反骨相」這類的話，無論在茶樓酒館，橫街陋巷時都聽得到。擇婿固然憑相取之，用伙計也要憑相取之，甚至交友也要憑相而交之。

有得「睇」或者還可以「一睇就看出佢不是好人」。沒有得「睇」時，也不是毫無辦法的。大可以「睇」其文章，知其為人。許多與在下無謀一面之雅緣份的朋友，都已從在下的文章「一眼就看出佢不是好人」了。這大抵也是可信的。因為常聞人曰：「文如其人」，「手寫我心」。

在下喜歡罵人，有失「敦厚」。文筆尖酸刻薄，必是天性「惡毒」。喜歡議論朝政，自不是安份之「良民」。鐵證如山，不容在下爭辯。一些關心我的朋友聞得此言，大都來勸我改變寫法，不要再寫此類「稱呼」人少得罪人多的文字。仔細想來，更覺朋友們言之有理。

罵一句禿驢，不但得罪了驢大爺，而且得罪萬山叢林裏的和尚。即使你本意的確只想罵驢，並沒有用食指指着他們的光腦袋，但你能證明心裏不是指着和尚嗎？

罵一聲癩皮狗，不但獲罪於狗先生，而且獲罪於一大堆和阿Q那樣頭頂上留有癩瘡疤的人。即使你本意確實只在罵狗，而且根本不知道某君頭上留有癩瘡疤。但是，你能證明你的確不知嗎？

本想接受朋友的勸告，今後專談風花雪月，或者專談吃喝經，但不獲老編批准。因為此處有風無花，有月無雪，如何談得像樣。如若專談吃譜，老編自會聘名廚執筆，何勞在下「加把口」？

又想改罵為讚，逢人都讚幾句。可是馬屁也不一定是好拍的。偶而失手拍到馬蹄上可要夠受了。比如讚揚女人曰：「你是星星，你是月亮。」她可能會以為你譏諷她麻臉、肥婆。你讚她是「紅太陽」她也未必高興，可能以為你嘲笑她淫蕩、潑辣，「熱情烈如太陽之焰火」。奈何？況且你讚西施，會引起東施的妒忌，怪你厚此薄彼。你讚杏花村的酒醇，會引起桃花莊酒店老板的憤怒，認定你是間接毀謗他。

至今在下方悟人是活的，人的見解也是活的。不但各有不同而且隨時在變化。若想討好每一個人，是斷不可能的事。是故又心安理得，繼續「罵人為生」。不過在下倒是同意首陽村高人小丙君的文學理論的：「第一、是窮；謀生之不暇，怎能做出好文？第二、是『有所為』，失了文的『敦厚』；第三、是有議論，失了文的『溫柔』。」這那裏是文章，簡直是「怨」、是「罵」。故而自忖也覺得自己大抵的確「不是好人」。

愛去了

藍海文

愛去了，在虛無飄渺裏，
她將黯然，以無言代替哭泣。
我惆悵，正在充滿活力的時光，

，是與我未曾謀面的朋友，他原是本刊的讀者，我與他以文會友，彼此稱呼，已由先生而兄弟，成了文字上的知己。

迢迢先生在美國是一位業務繁忙的醫生，他替本刊寫稿，是被我纏得他沒法子脫身，不得不寫。承他在百忙中寫成這篇旅遊東歐各共產國家的見聞錄，還寄來照片近百幀，聲言稿費概存我處，如果見到有什麼好書，替他買一點寄去便可以了。我不知道他喜愛那一類的書籍，請他將書名寫來，以便遵辦。最近他開了一大張書單給我，又滙來美金一百元，其中屬於書畫藝術方面的居半數。但十之六七都是市面上買不到的絕版書，我除了將可以買到的十分三四已經寄去之外，只好廣托書業中的朋友，四處搜購，迄至目前為止，僅僅買到一本「中國鈐印源流」。我雖然窮，卻不欲在金錢上佔朋友的便宜，既感到他這筆錢不知如何處理，又為不能完成朋友的託辦事項而耿耿於懷。正當為這筆錢無處花用而感不安時，在星島晚報「牛馬集」中，讀到萬人傑先生寫的那兩篇「一腳踢的出版家」，知道盛傳已久的丁星五先生花了十年心血，百萬巨資編印的「中華國寶」已正式面世。讀了有關此書的介紹文字，及所列二百四十港元的定價，對該書內容之精彩，已經在我心目中有了「一定好」的信心。我想，等此書寄給迢迢先生，他一定歡喜。故於看完「一腳踢的出版家」之後，即撥電話給萬人傑，請他代我購買一套，並說明是準備寄給迢迢先生的。

還不清的心願

第二天萬人傑在電話中告訴我說：「丁星五先生聽說是你要買，他不肯收錢，已經交了一套給我，並簽了名囑我帶來送給你。」

我接到這個電話，又不知如何是好。因為我買此書，是想了卻對從未謀面的朋友——迢迢先生存在我處這筆錢的心願，沒想到一宗心願未了，又增加另一宗心願。因為丁星五先生我雖然久仰大名（我收藏有他的「抗戰畫史」、「寶島台灣」），也是緣慳一面，而乏識荊之機。今承他送這樣貴重的一件禮物給我，眞是受之有愧，既已簽了名，卻之又不能，只有向他再買一部寄給迢迢先生，並圖還報丁星五先生對我的厚愛。

當我從報社挾着這兩巨冊「中華國寶」回到家裏，本來那晚上是我最[illegible]的一個晚上，要看到四萬字的本刊一三八期三校稿，但我卻急不及待，將應做的工作擱在一邊，一口氣將這兩巨冊「中華國寶」翻閱一遍；又愛不釋手的翻閱第二遍，一直看到凌晨三時，寫完此文才做我的看稿工作。

當我看了兩遍「中華國寶」之後，掩卷沉思，感想很多，第一個感想是：主編此書的丁星五先生，簡直是一個大傻瓜！

[illegible]下期我再著爲介紹這位出版界的「傻瓜」。

張贛萍

低彈集

星星總要散去，月亮終歸安息。

我放蕩不羈，熱情洋溢，
只因心底的火焰未曾止熄。
讓愛淋漓盡緻地寫吧！
一切都在霧中歇息。

一九七〇年情人節

就是一張奇異的臉孔，一時間難以辨別他或她的妍媸。

相信一般洋人之看中國人也是一樣。所以在灣仔一帶「湊鬼」的「撈婆」，在中國人眼裏乃是不堪承教的「爛茶渣」；可是看似兒子伴老母的洋大兵，卻不惜掏出腰間的美金、英磅，向她們換取片刻的溫存。無非洋大兵也只能認出她們是個女人，而卻分辨不出她的老醜。

這種情形，和香港許多選民之選舉議員，正是一樣。

香港有四百萬居民，但享有選舉權的僅是極少數，而且多的還是那些只憑擁有一層樓的物業，而對政治毫無認識的業主。他或她們只知道議員是要選的，而自己則有資格去選。但某一個候選人是圓的抑或扁的卻不知道，議員是要做什麼的也不曉得。只知道是政府提出來給人家選的威水人物；自己有資格去選，連帶地也就有了光彩。但求人家說要選若干個就如數選足，只要是個給人選的人就選；選出之後，對社會有什麼影響卻不曉得。但知在投票的時候，這些威水人物會含笑向他握手，向他道謝；這一樂也，靈魂兒也會樂得出竅，覺得已經值回票價，既開心而又過癮了！

用脖子磨剃刀

所以他們都是「矇查查」、莫[illegible]地去選。猶如對狗、馬毫無認識的賭徒一樣，那匹馬好，那隻狗劣，毫不知道，只買「心水」；往往連一匹最劣的馬，一隻最下的狗，也會當成必贏的財神，下注去賭。

及至自己的鈔票給馬足、狗腳踢進別人的口袋裏去了，猶只怪自己的運氣不好，而不知是選錯了對象。

「矇查查」去賭狗、賭馬，只是害了自己。選議員則關係到全體居民的切身利益；一選之差，選了烏龍，連整個社會也要受到不良的影響。前年前左仔暴亂時候，議員中竟有為左仔張目的，你說這情形嚴重不嚴重？

一個數百萬人的都市，那些關係着居民切身利益的民意代表，竟由不足百分之一的選民去選，而且其中還有那不知選舉是什麼東西的，這簡直是一幕滑稽劇。說得嚴重點，也可以比成是用脖子來磨剃刀。看似好玩，但一失手，小而皮破見紅，大則連氣管也給割斷。

廣東人有一句流行話，說是：「險過剃頭」。剃頭雖險，怎也比不上用脖子來磨剃刀。所以當我每次看到選民在選舉議員的情形，固然覺得滑稽好笑；但同時，也總覺得危險性是很大，無異是拿數百萬居民——連我在內——的幸福來開玩笑！據說今年選民登記，人數很少，可能連以往那些把選舉當玩兒的人，也覺得玩膩了，懶得登記。如再不改弦易轍，我看終有一天會候選人多過選民的。

醉八仙

人海百態

老板與伙記

萬人傑

「勞方」與「資方」是對立的兩個名詞：老板和伙記，利益上往往不能一致。做老板的當然希望事業蓬勃，多賺利；伙記則希望老板提高工資，改善待遇，使他們生活過得豐裕。換句話說，從顧客身上賺來的利益，老板想多佔一點；伙記也想多佔一點，這就造成勞資間不斷發生糾紛的因素；即使不發生糾紛，這矛盾是永遠存在的。

大部份老板希望給予伙記最少代價，伙記將全部精神、時間貢獻給他；伙記所期望的是年年加薪，年底有花紅，還有擢升機會。因為老板和伙記的希望都太着重本身利益，所以，彼此間能「和衷共濟」的，少之又少。

中國古老式的商店，老板和伙記像一家人，老板視伙記如子姪，伙記亦視老板如家長；老板常常關心伙記的生活，還關心他的家庭、他的兒女。老板見到伙記的兒子長大了，該出身的時候，會對他說：「叫阿七出來舖頭幫手罷。」於是他的兒子又成為伙記之一。所以舊時商店，老板世世代代幹下去；伙記也不少世世代代幹下去。這家商店，成為老板與伙記生活所賴，伙記當然盡心，這樣才會有幾百年老字號出現。

現代的大機構，老板與伙記，只是一種交易，彼此不關心。在老板的立場，我給你多少代價，就要你付出多少的時間、多少的勞力；在伙記的立場，也是打「因住波」，待遇差，自然馬虎、偷懶。這是人之常情。老板認為不對眼，炒了這個魷魚，僱請別人，結果亦是一樣。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把伙記拉到與這機構有共存共榮的關係。

許多外國企業家已了解這是對業務擴展的一大障礙，所以用紅股的辦法，吸住伙記；也有些盡力改善福利，使伙記不願放棄這份工作，安心為他們服務，這是開明和進步的老板，他們知道公司的利益，不能單靠「資金」賺來，也是伙記努力的結果，讓伙記佔有一部份或大部份收穫，是明智之舉，伙記更努力，賺錢更多，在老板雖然分掉一部份利益給伙記，仍然上算。

但在香港很難找得到這樣有遠見的老板。香港是殖民地，和統治者一樣白面孔藍眼睛的人，極難叫他們瞧得起黃面孔。因此，他們所得到的待遇，難得滿意；所以香港的勞資間，漸漸趨向於漠不相

待明天，關人個關，立刻離開工作地方。

到過外國的人講的笑話，說在美國起卸貨物的工人，在下班鈴聲一響，儘管起卸中的汽車還未落地，他也立即關掣，讓汽車半天吊，等他明天上班再行收拾。但，差不多的情形在香港現在也十分普遍，勞資關係，在這情形下，難言改進了。

我到一家印刷所，請一位工友打張稿樣看看，他抽出鉛版，用墨轆轆過，鋪上打樣紙，剛剛夠鐘下班，他就停了手，對我說：「萬先生，對不起，我要下班了。」

我幾乎被他吹脹，因為急於要看樣，只好懇求他；他說：「我多做這些工作又沒有補工，何必如此賣力？好罷，這算是我給你幫忙的，如果老板叫我，我不會答應。」

拿了稿樣，我心裏有無限感想。我本身是打工仔，但文人到底比較忠厚和可欺，儘管口出怨言，但我們隨時逾時工作，何嘗因此得到老板好感？

許多老板也是由打工仔做起，他們可能由於多年勤奮，積聚了一點錢，由小規模做起，愈做愈大，成為大老板。由低層做起的老板，有兩個絕對不同的心理和作風：有一種老板因為自己做打工仔時捱過苦，知道胼手胝足的苦況，做了老板後，他不忘本，和伙記打成一片，盡力改善伙記的生活；另一種老板因完全洞悉伙記「蛇王」的伎倆，定下嚴厲的規矩，令到伙記無法偷懶，盡量利用他們一分一毫的勞力；如果伙記和他談到待遇，他會說：「我從前做科文，也沒你們現在做散仔好，還不滿意嗎？」

他不知道幾十年前他做科文時的幣值，和現在起碼差了二十倍，這種老板的工，非常難打。

有些老板高高在上，每天只坐在舖滿地毯，冷暖氣設備的辦公室裏，永遠不會和低層伙記接觸，只靠幾個高級職員做耳目。高級職員多數想討好老板，故許多事情他受到蒙蔽。他和伙記脫了節，只由他手下幾個人左右大局，而低級伙記苦矣！

老萬打了三十幾年工，各式各樣的老板都算見過。我覺得，能夠和伙記接近的老板，事業會更昌盛。

抗戰時我跑到內地，在一家報紙做事，老板是外勤記者出身，對這行業非常熟悉，可說是我見過

電影

我不是影評人，祇是個過時的影迷。以前阿方除了吃飯便是看電影，一日之內連看三場電影更是家常便飯，也崇拜過不少大導演、大明星。大導演第幾次離婚，大明星第幾次自殺，乃至影壇上有些什麼風吹草動，資料全都納入阿方的「電腦記憶系統」去。

一年一度的什麼展、什麼獎揭曉前夕，我更休戚相關，興奮無寐，崇拜的明星導演獲了獎，在頒獎會上出盡風頭，我便「視同己出」，當作特大的喜訊；偶像一旦落選，阿方便咬牙切齒，慨歎滄海遺珠。想當年，阿方對一部中外電影興衰沿革史背誦如流，作為一個標準影迷，着實下過不少苦功，也吃過不少苦頭，別的不說，單是排隊購票的苦頭便夠受了。

阿方看電影例必買前座票，輪不到前座票才馬上趕往後座售票處，看見客滿紅牌又慌忙趕往購超等票，剛好輪到我時又無票可買，因小失大還好，有時額滿見遺，徒勞往返，實在貽時失事。

看戲的苦頭吃夠了，於是頓悟勤有功、「戲」無益這句至理名言，把花在看電影的時間寫寫稿子，因此這幾年一反常態，絕少上電影院，自問很對不起那些第八藝術工作者。

其實是電影藝術工作者對不起我！因為電影這玩意兒愈來愈「藝術」化，愈來愈不夠含蓄了，而我是喜歡含蓄幽默的。從前阿方崇拜的男演員已經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銀幕英雄

增加收入，使生活安定下來；還把香港一家報紙由他擔任的通訊工作讓給我，好叫我的家人在香港領到三十塊錢稿酬，不必我滙款的麻煩。那時的三十元，相等於現在四五百了。

在報社裏，他宵旰勤勞，你稍不舒服，他接替你的工作。寫社論、編報或校對的工作他都做，甚至做聽差送稿，相信這種老板，再找一個也沒有。

另一個老板也是本行出身，若干年前，他還曳着大木屐到報社送稿，成為老板後，他極能為伙記着想，他的舖頭雖不是全香港最大的一家，但伙記待遇，在本行裏可說首屈一指。逐年增加，另有獎金，特別獎勵努力工作的人，身邊幾個磅友，未必得到這份獎金。

他由低層出身，整個情況是了解的。那一個有能力，那一個工作認眞，心裏有數。多做了工作有獎勵，工作情緒好，所以他這家舖頭也發達。

老板給我薪水，養我全家，就是他偶然發發脾氣，也可容忍；但有時老板和靄，有些「當權派」卻狐假虎威，自己也不知自己的面孔多麼難看！所以有人說：老板容易對付，最難對付的是「當權派」。前兩年大陸紅衞兵不斷鬭垮鬭臭「當權派」，也許就為了他們的面孔難看吧？國家的「當權派」和一個機構的「當權派」一樣，他們最大的毛病是當自己是主人。

這種「有風駛盡𢃇」的人，收場將是悲慘的；當他失去老板之歡，倒了下來，由「當權派」打回原形，成為普通伙記，他就「衰過做女個陣」了。

我也見過一些老板與伙記間的「兩面人」。什麼是兩面人？他一方面做伙記，一方面又是老板。這種人的心理、生活都充滿矛盾。在大機構裏，他以伙記身份，常常抱怨老板給他待遇不好，福利辦得不夠。公司年終發給他一份雙薪，他不滿足，照計公司年賺幾百萬，他身為高級職員，沒有花紅，太笑話了！在他自己舖裏又怎樣呢？伙記們引領以待的「半糧」，也在「收帳未如理想」的理由下，割掉了。伙記怨聲載道，他充耳不聞。人就是這樣，在那一個立場，說那一個立場的話，絕不會站在對方立場想想；而且，大部份人當身份轉變了之後，思想理論也隨之而轉變。

一位以前同我一起爬格子的朋友，慨然地說：

「每千字十元，這樣爬，爬一輩子也不會發達。」

於是他丟了毛錐，辦個雜誌。時來運到，雜誌暢銷，他做了老板，比以前爬格子生活當然好得多。以前一班死黨，亦蒙招呼，在雜誌上掙到個地盤，撈些稿費。他一旦做老板，卻忘記當日爬格子的苦處，和老友們斤斤計較稿金，一元幾角，討價還價。這難怪，因為能省一點稿費他就多賺一點錢，今日立場，和往日完全不相的。

老板與伙記表面上關係最密切；但心理上的距離卻非常遠。

我與

程方

現在嘛，這些陳腔濫調早已落後，代之而起的是一句六字眞言——兒童不宜觀看。

阿方今日翻開報紙，發現「兒童免問」的電影竟有八部之多，其他片子廣告也循例加上「樂而不淫」「殺！殺！殺！」之類的術語。阿方算一算，兒童「適宜」觀看的只有兩部，一部是殺氣騰騰的戰爭片，另一部是鬼影幢幢的神怪恐怖片！想起來，阿方童年算是幸福的了，自從廸士尼死後，兒童被院商冷落已經很久啦。

其實「兒童不宜觀看」的確是句絕妙的廣告，只要捧出來，不但成年人爭着去看，自以為成年的「兒童」也會搶着撲票，在「藝術」之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因此，近來的「成人電影」滿坑滿谷，片商們也就盤滿砵滿了！

而且不宜觀看並不等於不准觀看，既然非不可看，那便非看不可，被冷落的兒童只要好奇心一起，何妨遮着臉去買票入場，然後紅着臉走出來？何況「成人」這兩個字沒有明確界限，兒童可以自視為成年，不服老的成年人也多的是！那本新辦的雜誌揚言拉來的「志願軍」全是年青人，於是執教廿年和「痴長五十八春秋」的老天眞、老頑固也統統成了年青小伙子，那麼，即使乳臭未乾，自以為成年又何妨？依此類推，等阿方痴長五十八春秋時，再執筆寫青年園地，想亦不必面紅吧？

阿方起初以為「兒童免問」的「成人電影」是色情、殘殺的代名詞，色情和殘殺大概是成人的玩意，但是看看電影廣告旁邊的新聞特訊，小孩子强姦刧殺又是司空見慣，兒童？成年？倒把阿方弄糊塗了！我偶然也看看影評，那些影評專家對「成人電影」欣賞唯恐不及，欣賞之餘，評上四粒星、帶上電視去廣為介紹又唯恐不及，幾時見他們對「不宜青年觀看」的電影口誅筆伐過？

人家說現在的電影是新潮創作，食古不化的阿方總覺得第八藝術正在退化到衣不蔽體的原始時代，想起那輩所謂現代詩人，把女人的奶子、私處寫入詩中便算是新潮佳作，阿方不禁要為新潮喝采！

阿方從前迷電影迷得走火入魔，曾經鬧過買錯票、入錯戲院的成籮笑話。有次看見名片首映的廣告，阿方馬上趕往購票，走進戲院裏發覺有點不對勁，全院只得十多個觀眾，我還以為好片子曲高和寡，沒人欣賞，到放映時才知道是一部看過的二輪片。回到家裏翻開報紙再看，原來名片在第二天才上映，我竟然矇查查的去先覩為快！記得那回看見影評大讚一部得獎巨片，說是經典之作，阿方附庸風雅，跟同事老朱買票欣賞，那是套打破時空界限的密碼片，老朱看了莫名其妙，阿方卻擊節嘆賞，老朱忙向我請教，我望望水泄不通的觀眾人潮，神秘的笑說：「愈看不懂的愈是佳作，影評如是，詩評也不外如是！」

最氣人的是那次跟老黃去看一部「倫理文藝愛情大悲劇」，阿方從不為自己流淚，也不會為銀幕上的主角流淚，那次跟老黃坐在一起，卻是邊看邊流淚，儘拿出手帕在擦眼淚。散場後，老黃見我眼眶紅潤，竟然挖苦我說：「早知道你情感這麼容易激動，我不會跟你看這部電影。」

阿方擦着淚水，苦笑着說：「早知道你抽烟抽得這麼兇，我壓根兒不會跟你一起踏進電影院！」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巡視戰場　慘不忍睹

下午一時，共軍再度撲攻南門和綏區堡壘，我軍火力相當旺盛，屢撲屢挫。大概共軍老羞成怒，使用人海戰術，用徒手百姓打頭陣，強攻南門守軍。在二時許，南門守軍一營，悉數犧牲！

下午三時，共幹用擴音器，呼叫綏區堡壘部隊投降，沒有反應。立即脅迫我化學砲連被俘官兵，砲轟綏區，該種火砲，威力強大，不及十砲，正面防守二個堡壘，俱遭擊毀。我精兵兩排，全部遇難！

四時，共軍以五千之眾總攻司令部，作最後一擊。其時司令部頂，已懸起白旗，宣佈投降。共軍呼聲震天，大叫活捉康澤！筆者聽到喊聲，知道襄陽這才算是正式淪陷了！

大廳子共幹，興高采烈地走入學校，要見李校長。見面後，宣傳了一套共產八股，並說司令部已投降，裏面很多大米及銀元券，既然共產黨愛護知識分子，所以他特地來通知，希望派學生去司令部，特別准許搬運數十包大米作伙食，及發兩箱銀紙作遣散費用。這樣鬼使神差，眞是一個極好的窺察機會，李校長當時一本正經的就叫：「李平！快向指戰員取通行證，由你挑五十個學生辦理。」筆者聽說，就向大廳子討取證明。他倒也脆當，很爽快沒有考慮地給了一張條子。我馬上會同宋、胡、祁三位，帶了五六十個男學生，一行人大模大樣經過大街，直向綏區司令部走去。

此時只見到沿途屋宇門簷下，許多英勇的八十五師軍士屍體，手中緊握武器，站着取肉搏姿勢狀，木立不動，圓睜雙眼，怒目呆視。但是行近一看，原來他們都已殉職。因為共軍未及清掃戰場，街上靜寂異常，只有共軍擔架隊在救護傷亡，各處牆壁上，血漬斑斑，無疑這是一場很慘烈的攻防戰。

我們這批人，由胡參謀舉白旗帶頭，我掛上師範學校徽章殿後。共兵看見了，問都沒有問，就讓我們通過。剛到南門，準備左轉去司令部時，情況更悽慘，城門口不分軍民敵我，屍如山積，血流成渠。南門城樓，亦已轟塌，只見手臂、頭顱、腦漿都黏在城牆上，眞是不忍卒睹！

司令官負傷被俘　副司令得意洋洋

我們正想向綏區殘剩堡壘行去時，突然見匪軍百餘，分為兩路縱隊，當中郭志勳騎一匹高大白馬，身穿草綠軍便服，腰配二號左輪，得意洋洋，和我們這羣人，對面迎來。後面跟着滑竿一副，遠遠望去，上面躺着一個胖胖的人，頸部至右肩部，都紮有綳帶。胡參謀見狀，大聲呼叫，要各位學生讓路！站開！站開！我們紛紛避在一旁，筆者混在人羣中，偷偷窺視，只聽見共軍呼喝：「站開！站開！」郭志勳已策馬揚長過去。到滑竿行到面前時，定神一看，這個胖者，不是康澤，還有何人？只見他雙目緊閉，右肩部上至頸間，鮮血涔涔流出，但是下肢仿會畧畧移動，顯見沒有死去。筆者取腕表一看，時間恰是下午四時四十五分。他們行過後，看方向似乎是由西門出城。

我們繼續行進，將到操場，已看見操場上密密麻麻，站着許多我軍官兵，正在接受共軍盤查。很多將級或校級官，都給被揪出來，坐在足球門下，等候用汽車裝走。下級官兵，正在報數編成運輸隊，迫作苦力。筆者裝着不理會，雜在學生羣中，低頭急步向司令部走去。

一到綏區大門口，我作狀指揮學生在門口等待，持字條進入，到衞兵室時，為首一個共兵，似乎早已接到通知，馬上揮揮手，口說「進來！進來！趕快將堆在大廳上的百餘包白米抬去；另外有二箱銀紙也抬走，要趕快動作！」這個時候，我已聽到飛機聲，心理也明白，共軍只是恐怕我空軍轟炸司令部，不過假慈悲，利用學生人力，分散得來物資而已。

筆者招呼學生進去後，一時間急切無法將這麼多東西運走，於是就向衞兵室的共兵交涉。這時我戰鬥機三架，正在掃射郊外共兵運輸隊，穿梭式地在上空盤旋。大概共兵亦有些心慌，經我一催促，他馬上走去南側一個未毀堡壘前將閘門打開，呼喝所有的被俘徒手憲兵出來。我仔細一看，正中下懷，原來憲兵排長，和王、唐兩位，都穿了憲兵服裝，混雜在內。那個共兵，命令他們快幫助這些學生搬運東西。話未完畢，我機就在大操場側，投了一顆炸彈，隆然巨響。我趁機大聲喊叫各人動手搬運，跟着我和王參謀合力抬了一包白米，急步前行，其餘各人七手八腳，抬的抬，擔的擔，魚貫行出司令部，也顧不了上空飛機有無發現我們，就按原路返回師範學校。

搬米搬銀紙　商量逃出城

到校後，將大米及銀紙搬入膳堂，李校長打了一個眼色，我卻跟他返回校長室。他輕言告訴我，說共軍準備明日上午清城，換一句話說，即係戶口大清查。又據告現在四個城門皆已緊閉，禁絕任何人通行。因此關係，所以我的處境極為危險，同時難保同來的憲兵，明日被盤問時，不會不揭破我們的身份。共軍是非常聰明的，起初這樣做是利用我們被俘軍民的人力，去疏散得來的有用物資，眼前當然是沒有功夫來做這類清查工作。但是若果今日疏散到差不多

，他們就一定要實行清查了。李校長要我從速設法出城，免致累己累人。

我一聽這番說話，知道李校長掩護我們的身份能力，最多至明日為止。既已如此，眞是煞費躊躇，兩人只好面對面沉默無言。這時國軍飛機已去，時近黃昏，我靈機一觸問李校長，我們去搬東西時，大麻子共幹，有無說過再要來此？李校長說他說過的，本來他來學校一方面是看看傷兵，一方面想召集全體流亡學生訓話，趁機會來宣傳共產黨愛護知識青年的鬼話。但是，恰恰國機來時，就在附近掃射，當時他認爲環境不妥當，目標太暴露，所以就變卦改爲晚上九時再舉行。筆者聽此話後，覺得胸有成竹，準備向大麻子打主意。

走出校長室後，當卽連絡本組各人員，以及憲兵排長，在防空洞裏商量，決定今晚開會被訓話時，便以國軍空襲爲理由，申述共產黨旣然愛護知識分子，那就更不應將那麼多學生困在學校裏挨炸，應該將全體學生疏散至城外各鄉村爲合理。若果僥倖給我們說服，我卽可以庶務員身份，出城打前站，其餘各人見我能夠出城，每隔十分鐘，分成二人一組，以同樣理由，試行闖出。並命憲兵排長和王、唐兩位，速去校長室設法，更換百姓衣服後，匿在防空洞裏，切勿再出來，以免同來的人發現引起疑心。商量旣定，各依計劃行事。

馬屁對牛皮　大麻子上當

時鐘九下，大麻子已來到。我以庶務員身份，當卽藉故接近，送茶奉烟，不在話下，目的要他對我印象加深而已。然後他鳴笛召集學生，當堂在球場上集合，並抬出課室黑板，點起氣燈，佈置訓話。事前我約好師範學校各級學生班長，教以提出疏散問題，要求卽席答覆。

各學生到齊後，大麻子開始演講，口沫橫飛，說如何地愛護知識分子；如何地歡迎青年參加他們的行列；如何地亦不勉強各人的志願，日後自然會知道他們的政策是正確的。吹牛完後，照例就是問各位知識同志有何問題？這班學生級長，都是李校長的親信，我旣然事先和他們約定，於是他們亦就七嘴八舌地將疏散問題，反覆要求，無論如何要大麻子答應。起初大麻子推說開城權不在他處，後來經不住各級長苦苦纏求，於是就答應試一試，約定明早天破曉時，學校方面的人應由小東門出城，規定的口令，只要向守城匪兵回答「八師」二字，卽可通行，但是人數不准超過八個人。不過若果出城時，共兵不問口令，呼喝回去的話，則係表示此事他已無法辦通，那時各位學生就不要見怪。大麻子說完，並向我點點頭，說是出城找鄉村疏散，大概就係你這位同志負責。我也含含糊糊地說聲是的。內心眞是十五個吊桶，一般的上七下八起落不已，恐怕被這大麻子看出破綻，反口不認賬。

好容易捱到散會，我立卽走入防空洞內，和各人見面，決定我一人先行嘗試。天明時由我首先出城，其餘兩人一組，分批說是跟李庶務員出城分配房舍，或是代學生辦理伙食的。若果順利陸續出城，我約定在離襄陽南廿公里處等待。

同時，才由王、唐兩位口中，得知康澤被俘經過。

原來自從李朗星作反後，康澤已經坐臥不寧，事無大小，統統交給郭志勳指揮，終日就在堡壘內的地下室，守着無線電台，希望得到劉總張兵團的消息。一直到特務連逆襲東門共軍失敗，潰散回來的時候，才知道大勢已去。就打了一個電報給總統，表示和襄陽共存亡，並請總統善待他的家眷。

可是，郭志勳卻比他狡猾得多，見時機已至，當時便以巡視南門的最後陣地爲理由，帶了三四個貼身衞士，趁黑就走出了司令部，一去無踪。

司令官決心死守　副司令已經投共

康澤向最高當局表示了死守襄陽，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且作了自殺成仁的準備。隨之，他又曾向部屬表示此決心，以期鼓勵士氣，堅守到底。

可是，他等候副司令官郭志勳，見其久不回來，最後只好召集全司令部校級以上官長，在地下室開作戰會議。並取出呈報總統電文作榜樣，示意作戰至最後一人爲止，鼓勵各人不成功，便成仁。各人見他如此慷慨激昂，都同意他的意見，並且油然衷心致敬，大家都不約而同準備死守司令部。所以共軍當初壓攻司令部不逞，就是這個道理。

直至十五日午，南門激戰，雙方寸土必爭的時候，郭副司令突然返回司令部，開始宣揚共軍的德政，說事實就是事實，現在只係鬬爭將政權，與各人無尤。何況康司令官當紅的時候，尚且被人傾軋出國；去國之後，又何必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他本人是第一個好榜樣，從軍數十年，只落得要去軍官總隊混一個閒缺，幾乎衣食都成問題，現在假定劉伯承今天入城，他們是老同事，可以保證各人必定無事，康司令官亦決不例外。

郭志勳的猙獰面目一露，各級官長，都爲之愕然，同感手足無措。這個郭志勳，越說越起勁，在司令部大堂上，公然宣佈共軍命令，要各級官兵繳槍投降，他本人可作擔保人。正在喧嚷間，康澤在地下室，突然將出入口鐵閂反鎖，自動和郭志勳隔絕，表示「予不欲聞」的決心。四個堡壘，當然一致行動，變成堡壘和司令部分開。此時司令部變成兩個世界，屋宇內，郭志勳的副官，已率了他的一排衞士，控制整個司令部，只剩下堡壘內不願投降的忠勇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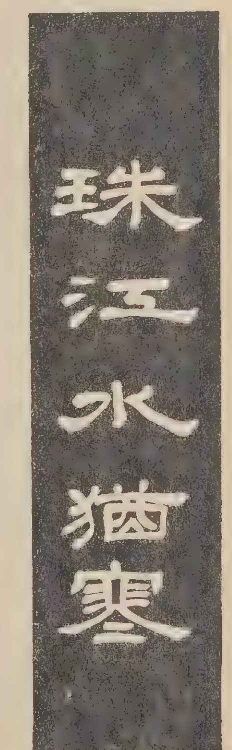
隨後南門失守，共軍逐次迫近司令部時，堡壘內官兵，尚勇猛阻擊，用密盛火力射擊。經過了一二小時時間，突然向北正面的兩個堡壘，中了化學砲，倒紙牌式地，連人帶堡壘，頃刻在一瞬間被消滅。康司令官的地下室，恰好是築在南方兩個堡壘中之一個，僥倖沒有被摧毀。這個堡壘，就係由憲兵排把守的一個，所以一切情形，王參謀都是身歷目睹的。

當時由槍眼中，看到司令部頂上已懸出白旗，跟着匪軍大隊，進入司令部，到處搜索。

不久，郭志勳拿了擴音筒出現，首先勸服了另外一個堡壘的官兵，擔保投降繳槍無事。然後對着這個最後堡壘，大聲勸降，並要求單獨見康澤一面，否則用重火器强攻。

（八）





珠江水猶寒

【23】

馬森亮



「在會上，起碼有二百多人，大多數愁眉不展的樣子，先由一位同志說了話，跟着便有一批家屬開口了，一位年青寡婦站上台去，揭發她死去的丈夫的罪惡，如此如此；又有兩名青年，也出來檢舉他先父的血案，這般這般。他們極力證明自己的先人確死有餘辜，共產黨槍斃他是十分合理的。這一來，其餘的人都不敢開口了，有的皺緊眉頭，托着腮在尋思；有的俯身餵奶，流下淚來給嬰兒洗臉孔；有的像守靈一樣，呆望着牆壁出神。當然還有些像上述的那班孤兒寡婦一樣，嘻嘻哈哈的和派出所同志說着輕鬆話。也許他們的心臟是特種構造吧，所以能在孝堂裏發出忘形的笑聲。

「從此以後，我已學會了忍痛接受，含淚恭維的人生哲學，也懂得了當腦袋落地的時候，莫忘記向劊子手繳手續費。——你看，這樣的社會、這樣的人性，我又怎會有參加工作的興趣呢？所以——」

棧長馬上制止他說下去，示意那位夥計又來了。大家於是狼吞虎嚥起來，很快就把酒菜吃光了。

結了賬，走到門口，我忽然瞥見德叔正陪着幾個人進來，便搶步過去把他叫住。德叔一見是我，也驚奇的叫起來：「你什麼時候到的，怎麼不到我家去坐？」

「你的地址失掉了，找得你好苦！」

他立即寫下地址給我，說：「今晚夜深了，明早你來找我吧！」說完，便跟人上樓去了。還頻頻回頭望着我微笑。

五　坐山觀狗鬬

明天一早，我起了床，胡亂的洗過臉，便找德叔去。原來他兩夫婦已在吃早餐了，一見我進門，就招呼我入席。德嬸非常高興，笑嘻嘻的，臉上的皺紋顯得更深刻，她向我問長問短，連德叔也感到問得過於瑣碎，便揷過嘴來，不給她囉唆下去。

「吉祥！你現在住在那裏？」德叔問。

「暫時在酒店裏！」

「戶籍呢？」

「在一個同鄉那裏。」

「你和他相識的嗎？他是幹什麼的！」

「不大認識，是農會長給我介紹的。聽說他做木工。」

「既然階級不同，你得快想辦法搬遷。這種人是惹不得的，不及早離開，終有一天會搞出麻煩。嗥，你喜不喜歡來這裏住呢？我過兩天就要去上海一趟！」

「你又要搬走？」我驚奇地問。

「上海是我的第二故鄉呀！我要回去看看房子怎樣，不過，看情勢也不會久住下去的。」

大家都感到難過。我低下頭，不勝傷感。

「吉祥！你住酒店到底不方便。」德嬸又說話了，像在勸我：「酒店人多口雜，房租貴，出入又不方便。這裏的地方靜，就是看書也不怕打擾的。——」

德叔也同意，接着對我說：「你也趁此機會把戶籍搬了，這裏地方大，人又少。前房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黃老太。早兩星期她回鄉去了，也許後天會回來。——對你說清楚吧！她的丈夫是我舊日的同事。做過小小縣長，已經跑到香港去了，兩個兒子在美國唸書。在北京還有一個出嫁女兒。聽說最近也要搬回來了。你如果搬來住，也可以彼此照顧照顧啦！」

「對啦！那就最好不過了。黃老太為人，心地很好，從沒有大聲說過話，一早就起床唸佛，連門口都不踏出一步呢！」

他們這麼說，我同意了，準備過幾天搬家。這一天，和德叔去黃花崗逛了幾個鐘頭。我帶回來的是週身疲倦，德叔的收穫是滿懷感慨！

晚上，我很累，想早點睡覺，躺在床上怎也闔不上眼。許多零星片段的雲烟往事，斷斷續續闖進腦海裏。我想起這幾天來，多年不見的同學也會面了，德叔也找着了，本是一件喜事。然而沒有誰不是潦倒，一見面就談不盡的牢騷，他們都是有志的青年，滿懷愛國思想，為什麼連這一點匹夫之責都

被剝奪，反被踢出生活圈子之外，操不問蒼生問鬼神的生涯？

想到自己，更加可憐，本無半點政治氣息，卻迫着注射了政治細菌，週身生滿政治疥癩，自己不好意思去接近人，別人也不敢接近自己。找工作做吧，那裏可以容得下？不找工作又不行，吃飯要緊，光靠僑滙來維持生活是沒有保障的。況且環境又是這般險惡，隨時隨地都有麻煩。一言一行要誠惶誠恐，整天到晚，都在耻恨憂傷中渡過。……

好容易才睡着了，卻又被一陣嘈鬧聲音吵醒，斷斷續續，從密封的窗子透進來，聲音是淩厲的，午夜聽來，毛骨聳然。

「……你說你是特別材料造成的，你有特權、有特別見解、有特殊享受。你的說話，無一不中規中矩，你的行動，更無不有馬列主義根據。你強姦女幹部，說是同志間的互愛；別人談戀愛，就帽子一拋，指爲亂搞男女關係。前兩星期，在開檢討會的時候，我的妻子因爲女兒病了來找我，你不准我去會見，還要她塡表格，坦白社交關係，後來還捕風捉影一樣，說我社交複雜，連累了幾位朋友白白的在派出所關了幾天。而你呢，容許一班商人經常在辦公廳自由出入。我偶然上一次館子，給你知道了，就說我貪享受，思想腐化，要我寫坦白書；你每天三次和那班商人在酒樓裏大飲大吃，回來卻說是業務上的應酬。你，放火都可以，我連點燈也有罪。你說說看！你的作風又適合馬列主義第幾章第幾條？——」

「勾結奸商，盜竊國家財物！」

「僞裝前進，暗幹反革命勾當！」

「打倒官僚主義，反貪汚浪費——」

這樣的七嘴八舌，加上叫殺喊打的聲音，描檯擊櫈，一時秩序大亂，震得玻璃窗沙沙作响，最後經過更駭人的高呼口號之後，忽又寂寂無聞了。街上那輛按時搖鈴的糞車又來了，單調的奏着小夜曲。

我心裏明白，這是隔壁的稅務機關正展開了三五反，被鬭的顯然又是一位領導人物。眞可說剃頭師傅亦被剃頭了。想到這裏，我微微的冷笑一聲，很快又睡着了。

一覺醒來，時間已八點鐘了。忽有人用力打門，這是不平凡的訊號，急披衣起床，門一開，那個打雜的孩子慌慌失失的闖入來，嚷着有人跳樓，一手拉着我走近窗口去，說：「你瞧——」

我揉一揉眼，往下一望，見街上圍着一堆人，中間倒臥着一個穿白恤衫的男子，頭顱已開了花，腦漿和鮮血淌在一起，三、四個警察像黃鼠狼一樣，在人堆裏穿穿插插，大聲吆喝，想把人羣趕散，卻毫無效果，人反越來越多，秩序越來越亂。連酒店裏那位近視賬房也跑了過去趁熱鬧，見他幾番衝刺，也沒法擠進去，只可站在旁邊，毫無表情的，像打敗了的公鷄一樣。

「是一位科長自殺，他熬不住鬭爭的——」那孩子這樣說。

「是嗎？怪不得昨晚開鬭爭會開到深夜！」

我一邊說，一邊朝稅務局的窗口望過去，見每個窗口有三、四個腦袋伸出來，喁喁耳語，作壁上觀，漠不關心的樣子。

救傷車响着喇叭，像鬼叫一樣，風馳電掣般衝過來了，人羣馬上兩邊散開，互相跌躓，裂開一條路。幾個穿白衣的男護士跳下車來，快手快腳，把屍體搬上去，再用水一冲，地面上所有的紅的白的甚至連垃圾都給掃入坑渠去了。觀眾感到很失望，陸陸續續的慢慢散開，只有幾個愛管閒事的，興猶未盡，還站在路旁指着稅務局交頭接耳。

「李先生！近兩天來，跳降落傘的可多呢！」小孩子退回來告訴我：「全是幹部或大老板。前晚在沙基那邊，還演出全家跳樓的慘劇哩！說起來眞是殘忍，那個做父親的是一間大工廠的老板，被鬭得走頭無路，便全家八口，集體跳樓。他先把還未滿月的女嬰從五樓擲下去，剛巧有一名海軍經過，恰見嬰孩凌空扔下，便走過去想把她接住，但接得不牢，連自己也給摜倒了。接着第二個、第三個：……，殿後的那個做父親的，竟然把那位海軍的腿壓斷了。——」

「你們這酒店會不會開鬭爭會呢？」我問他。

「還能例外嗎！」他不加思索就說出來。「我姨母近來的臉色很差，愁眉苦臉，經常長吁短嘆。店裏已開過兩次會了，我沒有參加，他們對我也很顧慮，不和我說半句話，有時碰了頭也故意迴避。那位麻臉茶房的臉色越來越靑暗，變成了兩塊螃蟹殼，一顆一顆的豆皮越顯得淸楚難看。看情形，我在這裏實在就不下去了。——前晚我在街上遇見一位世伯，他開了一間補習學校，他叫我去那裏當校役，可是——我自己是沒有什麼的，只是我妹妹——，連多一件衣服都沒有！」

他說到這裏，忍不住哭了起來。我替他難過，心也酸了。他哭過後，我才慢慢勸他：

「這是一個機會，打學校工好過酒店工，在學校出入的人總比這裏的斯文些。你妹妹也可以有書讀了，跟着世伯也可有一位親人照顧，只要自己肯爭氣，機會總是有的，喙，我給你點錢，和妹妹去買套衣服。明天就搬好了。我也要搬了，這裏實在躭不下去。」

他猶疑起來了，呆望着我，眼裏再擠出淚水，像荷葉上的露水，差不多滴了下來。

「你接住它，不要難爲情。這是給你妹妹買件衣服的。我們雖然相處的日子很短，也互相關照過一段不平凡的日子，你還是好好的去工作吧！多看點書——」

我說完了這句話，心裏也感到惘然，要說的話也說不下去，一手把鈔票塞進他袋裏。他不再推辭了，說聲謝謝，深深向我行了個禮，依依不捨地出去了。

我望着他的後影，呆了很久，才倒在床上納悶。

（未完）



被共特牛作拆垮

降臣叛將列隊迎新主　賀龍當衆不睬劉文輝

我在以上各節詳敍了共軍進入成都市的「入城式」等種種，現在又記敍一下在彭縣通電「起義」，及在成都等待新主蒞臨的那一班降臣叛將們，他們是如何的卑躬屈膝去迎接今後要主宰他們生死榮辱的新主人。他們得知希望來的「老友」劉伯承，已經由中共中央決定不來；他們所怕來的殺人王賀龍，卻偏偏要來接管成都之後，那也只有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上七下八的硬起頭皮去迎接賀龍入城。因此，那天就自跑到離成都北門外五華里地的駟馬橋邊去迎接賀龍的降臣叛將，便有以下這些曾在川康兩省稱王稱霸的「大人物」：

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川鄂邊區綏靖主任潘文華，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向傳義，兵團司令裴昌會、陳振、董長安……等，盡是曾在國民政府吃了大半輩子爵祿，官拜中將以上的高級將領，及顯赫一時的其他人士。由劉、鄧為首，站在駟馬橋邊，列隊恭候「賀老總」的駕臨。

賀龍是坐在一輛轎車裏，在衛隊的前簇後擁中領導着紅朝新貴入城的，當他見到這班降臣們在列隊歡迎，他也停車下來。鄧錫侯站在最前面，首先卑恭的向賀龍行致敬禮。劉文輝站在第二，不知他是瞧不起鄧錫侯的卑順，也還是想顯露一下自己的分寸，他卻走出行列，迎上前去，伸手想與賀龍相握。可是賀龍沒有理會他，當時劉文輝面都紅了，伸出的手又自動縮了回來，其難堪是不待言的。但自己做了俯首稱臣的輭骨頭在先，今日在勝利者面前也是硬不起來的，只有自討沒趣，自取其辱。這一尷尬的鏡頭，難堪的場面，其他的人都看得很清楚，於是，入城式完畢之後，「賀龍不理睬劉文輝」的消息，也就不脛而走，立刻就在成都城裏傳開了。

這個消息傳出之後，一般人聽了不但沒有人替劉文輝難過，反而覺得很痛快。這種幸災樂禍的心理根源，一種是出於「報復」，一種是出於「希望」。所謂「報復」，因為劉文輝的兄弟子姪，以往在川康兩省的橫行霸道，魚肉鄉民，種植與販賣鴉片，流毒西南，無一不是罪大惡極而又盡人皆知的，故此他受到賀龍的冷待，大家也就認為這是罪有應得。所謂「希望」，則是認為共產黨人不會與這班軍閥同流合污，新人行新政，可能有一番福國利民的新作為。至於以後的失望，那是以後的事。不過，賀龍在劉文輝面前露的這一手，卻也使其他的降臣叛將見到而心寒膽戰，同有不知自己將來如何下場之感。因為誰都知道劉文輝與中共的關係最為深遠，他有私放毛澤東通過防地的功勞，以後又明目張膽的包庇共諜，公開支持反政府的「民主同盟」與「民革」；他和劉伯承的關係，更為密切。不如劉文輝的人，自是「度德量力」，感到今後會毫無保障，日子難過了，這又怎能不使他們為之心寒膽怯呢？

賀龍仿效丁宮保　初到成都下馬威

賀龍對劉文輝露這一手，當然是有意的。有人說，賀龍之所以如此對待劉文輝，是仿效清朝末季，清廷派丁宮保來四川做總督，於蒞臨成都上任之日，也曾向迎接他的百官，露了這麼一手冷厲的「下馬威」。

丁宮保即丁寶楨，貴州平遠人，咸豐年間進士，以助平苗亂及東西捻匪有功；他做了最有名的一件大快人心事，是任山東巡撫時，殺了太監安得海。因清廷太監，例不能離開京城，否則殺無赦。安得海恃寵而驕，四處招搖，被丁寶楨捉到，按律斬首，先斬後奏，因此名震一時。是一個皇帝老子也不怕的鐵面人物。

據說當時四川官場情形混亂，丁宮保奉旨任四川總督，整飭官風，當他抵達成都東門外，百官趨前迎接時，他沒有說別的，只是問道：「成都殺人的地方在那裏？」

百官中不明他所問的用意，以為是問對付處殺人犯的刑地，其中一官員答：「回大人，在蓮花池。」

丁又問：「蓮花池是殺普通人犯的地方，也還是殺官員的地方？」

官員同答：「是殺普通人犯的刑場。」

丁再問：「我是問殺貪官污吏的地方。」

官員答：「殺官的地方以前沒有，要殺官，大人說在那裏，就在那裏。」

「唔，這就好了！」丁宮保將此話說完，向迎接他的百官冷厲的掃了一眼，再沒說什麼，便一逕的入城了。

當時文武百官懾於他的威名，聽了他的問話，看了他的顏色，無不嚇得發抖！他這下馬威，便把四川官員震制服不敢亂動，人人怕殺頭。因為他連安得海都敢殺，其他的貪官污吏落在他手中，自無生理。這個故事，在四川是傳流很廣的；尤其是成都人，世代相傳，婦孺皆知。逢到官風敗壞，成都人便會說：「派丁宮保這樣的總督來坐鎮成都就好了。」

賀龍以前在四川有過一段日子，可能也知道這個故事，眼見敗兵降將這樣多，為着要顯露一下下馬威，擺出一點顏色給這班內心並不歡迎他來成都的降臣叛將看看，拿劉文輝來作榜樣，是最好的選擇。人們會想：他對劉文輝都是如此，何況比劉文輝更不如的人？

事實上賀龍也是以殺人著名於四川的，現在見到他還是這副兇惡冷峻之像，大家自然有了戒懼之心，不敢隨便說、隨便

的西南保衛戰

經此一挫，大家都冷了半截！

不過，賀龍以後在四川的作風，在中共中央的既定政策之下，他對這班降臣叛將，也是有軟有硬的。

軟硬兼施的作風　風花雪月的談話

關於賀龍軟硬兼施的作風，可以從以下的一些事情的處置上見出。

賀龍進入成都之後，即住在商業街「勵志社」，這是國民黨時代多半用來招待外國人住宿的一幢宮殿式建築物，堪稱堂皇富麗，設備豪華。賀龍住在那裏很感滿意，燃起熊熊爐火，很喜歡接見賓客；這些賓客，多是地方人士，賀龍便與他們圍爐聚談。他是健談的，每每一談三四個鐘頭無倦容；談話的內容也無所不包，由大南地北而古今中外，由國家大事而嫖經賭經，放言高論，幾乎是無話不談。他的這種健談的作風，很快便流傳出來，成爲其他人等的一種話題。今畧舉數例，以見一斑。有一次，有人和他談起劉文輝的侄兒子劉元琮，說劉元琮橫行霸道，列舉事實，想報告他將劉元琮整治一下。誰知他哈哈一笑說：「這算得什麼，老子從前當軍閥的時候，還不是酒、色、財、氣，要怎樣就怎樣。劉元琮這種小軍閥比起我當年還差得遠吧？只不過我現在不再那樣橫行霸道就是了。」

言下之意，對他以往的橫行霸道，還有得色。

又有一次，有人向他說起蘇聯將幫助中共裝備一個飛機製造廠，中共到那時就可以有自己製造的飛機了。當時有一個中共特務人員在座，此人在國民黨地區做地下工作日久，竟順口而出說：「那恐怕比不上美國飛機的良好吧？」賀龍聽了，立即糾正此人的觀點說：「你是共產黨員，怎麼也中了毒？總以爲美帝的東西就是好的嗎？」但他並非正顏厲色的訓斥，而是和顏悅色的閒談。

賀龍論降臣的窮、富、好

賀龍到成都不久，曾經請過一次大客，是將「起義軍官」請來吃飯，凡是在川西一帶叛變投降到紅朝去的部隊中團級（上校）以上的軍官，都在被請之列，他在這個場合中也是夸夸其談，一派粗豪作風，放言無忌的。經過一番酬酢之後，他端着酒杯走到一桌原在成都做特務，策反國民黨軍隊的地下工作人員面前談天。他向這一桌特務人員說：「你們在白區做地下工作，可曾調查過這班起義的國民黨將領中，那一個最窮？」有人當即回答：「董長安最窮。」他又問：「據你們所知，那一個起義將領最好？」有人答：「也要算董長安最好。」可是賀龍很持異議說：「董長安固然不錯，我看這班人之中，還要

董長安是四川仁壽縣人，保定軍校畢業，幼年喪父，家窮如洗，原姓宋，後跟母親改嫁而改姓董，即是俗稱「油瓶仔」。董長安發跡後，並不諱言這一段可悲的身世，並在其仁壽故鄉建立一個「董宋大本堂」，以示董宋兩家的淵源關係。因此可見其爲人，既不忘本，也比較開明。他於保定軍校畢業之後，初期追隨田頌堯；後來便一直在川軍將領孫震下面任職，成爲孫震的有力助手。其人不拘小節，在四川軍人中，他是比較有頭腦的高明之士。孫震任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時，他任副總司令；孫震升任宜昌綏靖主任時，他也水漲船高任副主任。四川軍人中沒有錢的將領絕對沒有，他在內戰時任旅長期內，也曾搞過錢，因個性豪邁，平時用度頗大；再因久任副職，搜括的機會少了，所以他在川軍將領中是比較窮的。因此四川的共特人員，當賀龍問起誰人最窮最好時，便答是「董長安」。

至於賀龍更看重的裴昌會，他原是胡宗南下面的一個兵團司令，治軍頗嚴，論訓練、紀律、作戰，都要比一般四川的地方部隊爲強，而且曾在西北與中共第一野戰軍對陣作戰有年，賀龍從戰場上與情報上瞭解他，因而誇贊他是根據在西北時的瞭解，裴昌會是一個不可否認的好軍人。

賀龍問過最窮的與最好的之後，他又問：「你們再說這班國民黨軍官中，那一個最有錢？」地工人員回答：「當然以劉文輝最有錢。」但是，賀龍除了不否認劉文輝最有錢之外，他卻加上一個人問：「據我所知，鄧錫侯下面有一個名叫謝德堪的師長很有錢，我聽說他還做了許多生意是嗎？」共特同聲說：「是的。」並大讚「賀老總」高明，又指給他看誰是謝德堪。賀龍看清楚謝德堪的面目之後說：「當一個小小的師長，居然搞這麼多錢，哼！哼！」

以上這些話，不久便由坐在那一桌附近的人，聽了之後輾轉相傳，傳遍了整個成都。大家都以爲經過賀龍稱許的董長安與裴昌會，將來必官運亨通，前途似錦！經過他這樣一再「哼哼」一聲的謝德堪，將來必然要倒楣透頂，謝德堪要弄成謝「不」堪。可是，在事實上並非如此，局面安定之後，董長安與裴昌會只被派任爲「成都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裴昌會後來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可是，謝德堪這師長，仍然被編入第十八兵團六十軍，做其「解放軍」的師長。在川西投降的數十萬部隊中，以國軍師長職位而仍編入「解放軍」任師長的只有三個，除了謝德堪，便是劉文輝手下的伍培英與劉元琮。後來雖然也沒有好下場，在當時來說，這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廿四）

三郎



十九：艾迪之姊瑪利亞認識塔奇博士家人

白萍譯

這秘密警察的粗大手指玩弄着這具打火機，問道：「你在什麼地方得到這具打火機的？」

「一名俄國兵給我的，他有很多打火機，有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喝酒，喝得很高興，他送給我這具打火機。」

「你說話的聲音很奇怪，似乎不像我們東歐人。」

「我是因爲咽喉有毛病，聲帶發炎，所以連發音也改變，現在還未痊癒，這是我三年來第一次回家休息。」

「你的身份文件？」這秘密警察粗暴地道。

伍特把在西班牙所準備好的文件拿出來，交給他。很小心和不露形迹地看看秘密警察身後的這條街上，一個人影也沒有。附近一間屋內的窗口，似乎人影一閃，但迅即失去踪跡了。假如必要時對這警察動手的話，不會有人加以干預，市民們誰也不願惹麻煩上身。他看着這秘密警察雄偉身軀上的粗壯頸子，主要的血管在皮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稍有不對的話，便要向這要害之處擊下去，要一擊即制他死命，這樣就省事得多了。

這秘密警察把身份證明文件交還給他，「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了，不過，我告訴你，政府已下了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或走進毀破的房屋，你知道嗎？不許再搶掠了。」

「是的，很抱歉，其實我只是要四面看看而已。」

「回家去，留在家中，」這秘密警察道。

他把伍特的打火機放在衣袋中，似乎是忘記了交還給伍特似地。伍特也不向他取回。這身裁偉碩的秘密警察開步向前走，他的新皮靴走在路面上還有聲。伍特緩緩的舒了一口氣，跟在他的後面，走到轉角處，秘密警察轉左，他卻轉右而去。

伍特依照伊洛娜告訴他的地址，找到艾迪姊姊瑪利亞的住址，這六層樓高的寓所房子，遠遠的可以看到多腦河，和冒烟的工廠林立的工廠區，橫跨在多腦河上有好幾道橋樑，那都會經是戰鬭激烈的地點。寒風陣陣吹來，橫越平原向東而去。

伍特在樓下找信箱看，看到瑪利亞的名字在4A的郵箱上，他立即沿樓梯上去，到了四樓，很靜，在樓梯上，一個人也沒有碰到。

到了4A門口，敲門，沒有應聲，他再敲門，靜靜地聽聽，仍沒有動靜，門外走廊一帶，也寂靜得出奇，一個人影也沒有，牆壁剝落，氣氛是寒冷與令人不安的。

伍特硬着頭皮，再敲門，並低聲叫道：「瑪利亞，開門。」

今次，他聽到遲滯的腳步聲，到了門前，然後，開門聲音，大門打開了大約兩吋左右。他瞥見了一個女人的蒼白臉孔，並且，在她看到他的雄偉身軀後，臉上立即露出恐懼的神色來。伍特立即伸手把大門猛然推開，移步進入，她低低地一聲驚叫！

他迅速地把大門關上，對她道：「請不要害怕，我不是警察，我是朋友。」

這個女人向後退了兩步，道：「我沒有朋友的。」

「不過，我是自己人，對你不會有什麼害處的。」伍特看到她驚駭得呼吸緊促，便突然地以英語說道：「我帶來給你，關於你的弟弟艾迪的消息。」

他知道自己所說出來的消息，對她是十分殘酷的，但他不能不說。否則，無法爭取得到她的信心，無法取得她的合作。

瑪利亞是瘦弱的黑髮女人，三十多歲，也許她一度很美，臉龐上的美麗輪廓仍可以看得出來。她的一雙黑色的大眼睛，閃動着突然的希望的光芒，她的咀唇仍在抖顫着。鵝蛋形的臉孔，向後面梳上去的長長的黑髮，身上披着灰色法蘭絨旗袍，雙手抓得緊緊的，她似乎剛剛睡醒了午覺，或者是正要睡午覺。

跟着，他看到她的黑色眼睛的突然希望轉變爲懷疑，然後，以匈牙利語冷冷地道：「你企圖對我使用詭計，我的弟弟已經死了多時，就在這兒，布達佩斯，被殺死的，和其他的死者同葬在公墓。」

「這可不是事實，瑪利亞，」伍特很溫柔地道：「不要害怕我。我的來找你是因爲我初到布達佩斯需要你幫助，因爲我只能來找你。」

「滾出去，」她道：「你若再不走，我便報警。」

伍特用英話道：「艾迪在幾天前被殺死的，死在美國。」

她瞪大了眼睛看着他，雙手掩在口上，她的手指按在抖顫的唇上，跟着，她突然地坐下來，她的瘦弱身軀在震動着，不再看着她，也沒有看着任何東西，而是茫然的，死了也似的。他從門口走到窗前，向下面望下，屋前的廣場，在冬天的太陽光照射下，一片寂靜與安寧似地，他看不到任何可疑事物。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她的寓所內佈置得很簡單，本來的富麗光彩已成過去，在逐漸的殘破了，和她整座大廈一樣在沒落中。窗下的暖爐像石頭似的冰冷。右邊是一道門，他看進去，是一個小廚房，另一道門，則是進入一個小小的黑暗睡房中，他進入去，看到老式的浴室，掛着洗滌過在晾乾的棉質長襪，衣櫥裏邊是三襲衣服，兩襲是棉質的，一襲是紅毛的，更有一件女人大衣，鑲皮領的，一雙平底的女鞋，他全都看過了以後，回到大廳來，只見瑪利亞仍在不言不動地，呆然坐着。

「瑪利亞，」伍特溫和地道：「假如你有咖啡的話，燒點咖啡喝喝。」

「有的，我有咖啡。」

「去燒咖啡，你喝一杯，給我一杯。」

她抬頭看着他，在他的臉上搜索着，問道：「是真的麼？艾迪死了麼？他到了美國之後，現在死了麼？」

「他在美國被一名AVO的特務打死了，他死在新澤西州。」

她的咀巴張大了，抖動着，然後，又緊緊地闔上，問道：「你呢？你是什麼人？」

「我是美國人。」

「你是間諜麼？」

「我對任何有必要的事情，都不顧一切去做的。我今次來這兒是爲了救一個人，要把他帶到安全地點去。假如有任何人願意參加我們的逃亡行列的話，我都願意帶他們去的。」

「我怎能相信你呢？」

「我無法拿得出證據來使得你能夠相信我的。我需要你的幫助，你只能聽我說的話，然後，你要自己決定是否願意幫助我。」

她低語道：「艾迪只是一個大孩子。昨天，他還是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但，一夜之間，全個局面突然鼎沸起來，他也驟然的長成而爲成年人了，戰鬪，殺人，爲自由而高呼大叫。我並不知道他已經逃出匈牙利。警方查問了我的幾次，他們把我關進科衞監獄中去，兩個月了，我運氣很好，雖然在監獄中被打斷了一條手臂，但還是留着一條命出來。」她舉起左臂來，伍特看看，果然是草草的包紮好的斷臂：「艾迪卻可憐了，他只是一個孩子，逃亡到了美國，卻仍然被他們殺死！」

「自由確是值得以死爭取的，」伍特靜靜地道：「好吧，去燒咖啡。」

她疲乏地站起來，道：「好的，我很抱歉，你從很遠的路來的，是麼？」

「很遠的。」

「假如我能夠幫助你的話，我一定盡力幫助你。」

「那將會對你很危險的。」伍特道：「這是我的份外要求。」

「假如艾迪是死於你所努力奮鬪的目標的話，我當然可以當作冒險的，這些日子中，這樣的環境之下，生命實在不大値得留戀。」她悄然地流淚了，瘦小的臉孔抽搐，「艾迪只是一個小孩子，你知道麼？他們都是孩子，對巨大的怪物作戰，終於戰死了。單是我對你說這些話，AVO的人員已經可以有足夠的理由殺死我了。許多人只是爲了夢想有較佳的生活，已經被殺死了。假如你是爲了誘我墮入陷阱而來的話，你現在就可以逮捕我了。我既說得出來，就不後悔的。我所感到可惜的只是：你們西方國家竟對我們不加以援手，我們鬪爭，陣亡了，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代價，但得不到任何結果。」

「並不是沒有任何結果的，」伍特道：「這只是開始而已。」

她進入小廚房中，伍特走到窗前，向街上望下去，一輛卡車正緩緩的沿斜坡駛上來，車上載滿了士兵，都持着自動輕武器，車頭頂上架着一挺機關槍。太陽光線明亮的照射着，似乎淹沒了籠罩在這座城市上的愁雲慘霧，但這座城市中究竟有多少人像瑪利亞這樣呢？有多少人被擊破了，征服了，更有多少人準備在未來的日子中捲土重來，再度作戰呢？

他也進入廚房中，她放下咖啡壺在火爐，低頭看着雙手，在思量着。

「爲什麼艾迪會被殺死呢？」她低語問道：「爲什麼他們要一直追踪到美國去，這樣遠的距離，去殺他呢？」

伍特把那天早上，在新澤西州的情況告訴了她，並不是全部告訴她，而只是把足夠使她了解到艾迪被殺原因的情況告訴她。

他知道這等於是把自己的生命交付在她的手上，但他自從進入匈牙利境內以來，就已經冒着很多的危險了，增加一項也沒有多大關係。

瑪利亞靜靜的聽着，沒有打斷伍特的申述，她的臉孔憂傷而蒼白，一雙黑色眼睛在注視着伍特，似乎要看他的說話有多少是可靠的。

但結果她相信他的話，了解他，在他說完了之後，咖啡已燒好了，她倒了兩杯咖啡，出來屋中。

「他們沒有理由要殺死艾迪的，他已經逃亡了，逃到美國，他們殺他只是爲了報復，殘忍的謀殺。」

「是的，」伍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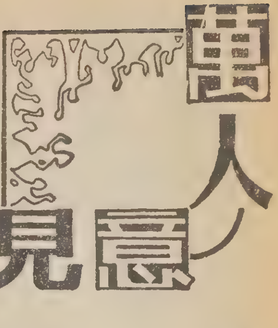
「我仍不明白你爲什麼來匈牙利，冒這樣大的危險到布達佩斯來，假如你被捕而被發現爲美國人的話……。」

「你認識塔奇博士家人麼？」伍特打斷她的話頭，道：「塔奇博士在幾年前到美國去的。」

她點點頭道：「認識的，我和他的家人很熟悉。」

「你知道他們住在什麼地方嗎？」

【未完】



基督和撒旦不能相交 光明和黑暗不能相合

萬先生：

在下十分欽佩閣下雖「牛桶水」而肯實實在在的幹，遠非那些「無矢放箭，無病呻吟」的「牛桶水」所能比擬。

最近部份宗教人士，提出和共產黨接觸的問題，鄙人就愚見所及，提出數點：

㈠所謂：「只有魔鬼本人不可接觸。」

基督教教義對魔鬼的定義十分簡單，「是撒謊和殺人的」，這不是完全說出了共產黨人的特質了麼？謊言加上槍桿子，就是共產黨。雖然魔鬼本人不是共產黨，但共產黨卻是魔鬼的差役。

㈡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者。

其實，共產黨是一種邪惡的宗教，奴役世界人類，強迫人民信奉新教主。以中共來說，毛澤東是「大教主」，馬克思是「先知」；毛的出生地是「聖地」，毛語錄是「聖經」，毛像是「聖像」，自我批評是「懺悔」，恨代替愛，懷疑代替相信，搗亂等於和平，勞改場就是活生生的地獄。除非完全放棄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信仰，改奉毛（魔）教，否則所有接觸都是沒有意義的。至於改奉毛教後，一樣得不到拯救，隨時要將生命「奉獻」。不論是所謂「烈士」的「不怕死」的死，或是「獻祭」給教主的被殺死。聖經說：「基督和撒旦不能相交，光明和黑暗不能相合。」因此有神的和無神的不能相和，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和共產黨徒毫無相干。

㈢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也是一個歷史的教訓。

所有天主教任聖職的神長們都掛了一個釘十字架耶穌像，讓人們想起當日的光景，那時的猶大教祭司們像不像今天的共幹？羣眾大聲喊說：「將他釘十字架！」豈不是現在的公審大會，千萬教會人士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帝國主義份子、特務而慘遭殺害，正如當時被害耶穌一樣。難道這種罪惡的勢力還可以相與麼？

㈣聖經說：「凡說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堂。」又說：「凡做在我最小一個弟兄的身上的，就是做在我身上。」不論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領袖人物，都應謹慎。所有別有用心，違背基督教訓的人，而將「羊羣」送入狼口的牧人，不論表現得如何熱心為教，都毫無用處。讓所有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聯合起來，為他們在鐵幕裏受磨折和苦難的弟兄姊妹們、為所有在共產國家的地下教會迫切祈禱，拯救他們早日恢復自由，這才是蒙主悅納的事。敬愛的教會領袖人物啊！當那些信仰堅定不移、不向能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的邪惡當權者投降的殉道者聽到這些在信仰自由地區的信徒反成了出賣耶穌的猶大，會求主赦免他們。

也是信徒上（五月卅日）

共黨消滅異己階級 竟然針殺出生嬰兒

海山吾兄：

昨接馬森亮兄惠書，告及週刊六月九日出版，已去函復謝。廿五日（本月）接舍弟來信，知弟婦於上月在大陸家鄉（舍弟因家庭成分不好，投向外鄉親屬，以過繼為名得准）生下一男孩，四小時以後，為共產黨所針殺（注射）。悲憤填膺，稚子何罪，竟遭毒手。國仇家恨，與匪黨又多一筆血賬，不親見其覆亡，真死不瞑目矣，思之泫然。該事千真萬確，小孩出生之後，弟婦見之壯碩，啼哭甚大；一小時半後清潔；又一小時即注射。再交回她時，慢慢全身轉黑，不久便告夭折。共產黨不容異己之階級生存，滅絕人性，鐵證如山。聞此種事已迭有發生。為盡人事拯救此種無辜生命，我看「萬人雜誌」應該揭發。看來家父受此打擊甚大矣！此上

並問

近安

××弟五月廿六日

（編者按：此信除刪減地名人名外，字字真實，句句血淚。拙著「血淚斑斑」一書中，亦曾記及共黨於六二年製造「絕育、殺嬰、毒害」異己階級之各種注射劑，企圖殺絕異己階級，有若干讀者認為捏造，現將此信公開，可作為拙著「血淚斑斑」所敍之有力證據。）

自私、狹隘 香港大學生可悲！

萬人傑先生：

在牛馬集中看到「大學生的妙文」，使我熱血沸騰，有不說不快之感。

如果跟「香港大學生」說話，需要一桶水和文憑，我是無資格的，因六一年大陸飢荒，使我患上水腫，初中最後的一學期無法再唸下去，便失學了。我的學歷是大學生的一半，我膽敢跟「大學生」較量，相信我渾身熱血足使他們發抖！

香港一部分大學生前些時罷課，原因是經費預算被削減，喊出「肥了英倫，餓了中大」的口號，他們從未喊出「餓了貧苦大眾」的口號。這樣狹隘的大學生，即使他們用十幾年所學的「美詞」也無法掩飾其自私心理。

香港大學生從來沒有支持世界的正義鬭爭，從未關心民族和同胞利益，對本港的社會利益亦是如此。六七

年的暴動，他們不敢表示態度，自居清高。近來本港一片加價聲中，他們敢不敢喊出「反加價」口號？他們罷課不罷課，讀書不讀讀，跟中華民族、社會、大眾是無關係。如果要讀下去的話，我建議必須從「人之初」讀起。

話說回來，香港大學生應感謝港府，如果香港政府是在真正中國人的手中，你們連踏入大學校門的資格也是沒有的。

中國青年

凡人必自吹牛而後人吹脹之

滿清末葉，廣州市有四大富豪——潘、盧、伍、葉——他們的財產，可說得旗鼓相當，不分伯仲。所以當日人們提及富有之家，總是把他們四家姓氏連在一起。那時有個暴發戶周某，他的家產遠比不上四大富豪任何一家，但他為人妄自專大，沙塵白霍，唯恐人不知他富有，每當有人提起潘、盧、伍、葉時，硬要把他的姓氏接上來，覆述一句「潘盧伍葉周」，搭單宣傳，攀附驥尾，强出風頭，以為這樣就可以引起人家對他重視，其實無聊而又無賴，非但得不到預期效果，反弄出古今傳誦的大笑話。當時有位愛好捉弄人的文士，不値他所為，編好了一首打油詩——

潘盧伍葉周，
江湖河漢溝，
虎豹犀象狗，
眼耳口鼻屄。

摸黑貼在他門上。翌日，被人鈔傳遍市，不論老少，都能朗朗上口。周某自吹，以抬高身價，所得結果，是被人吹脹。

到百多年後的今天，潘、盧、伍、葉四大富豪的稱謂雖已無復存在，而愛好自吹者卻後繼有人，且青出於藍。其自吹方法，比前述的「附驥尾」更進一步，那就是「轎輪式」。「轎腳式」者何？乃將歷代大英雄人物踏在腳下以突出自己。這種行為可謂已達「三無」境界。什麼是「三無」呢？無聊、無賴、無恥是也。舉個例子說說看：請試讀毛澤東的「傑作」，沁園春的句子，什麼秦皇漢武，也略輸文采；就算唐宗宋祖，亦稍遜風騷；甚至威震歐亞二洲，武功之大，至今仍未有人能超越的成吉斯汗，都不是他那一皮，唯一可與他並立的，只有天公而已，面皮之厚，犀象也自嘆弗如。倘若當年東吳的小霸王孫策，生就像他一般臉龐，庶幾可免殺身之禍（按：據三國演義載，孫策遇刺，面頰中箭，不治身亡。）若他日生擒毛賊，請寄行刑官，若把他推出刑場槍決以謝國人時，千萬不要向他的面部放槍。

近來利用無線電賣廣告甚收得，因為全世界各地人民，每個家庭最少擁一兩部收音機（中國大陸除外，套用陳伯達「名」句），毛澤東見獵心喜，自吹癮又大發，放個人造衛星上天，週圍賣告白，到處唱生晒。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可！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自己聽番覺得十分過癮，料不到卻把隔鄰那位素稱友誼牢不可破的老大哥吵得煩死，混不住氣，用管理報的社評痛罵毛澤東與遺臭萬年的希特拉是一邱之貉。在歐洲人心目中，希特拉是正牌人民大殺星，與中共人造衛星的告白，正好針鋒相對，幽默之至，真個罵得好、罵得妙、罵得漂亮！

周某和毛澤東兩人皆因自吹而後被人吹脹，他們都是逃不出聖人所謂「凡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的金科玉律！

（美濃豐客）

從美洲來的溫情又有讀者請飲茶

編輯先生：

我最初在書店偶而看到「萬人雜誌」，翻閱之下，發現宋漁民先生批評密碼派詩一文，遂引起了興趣，由該時起，我就成為「萬人雜誌」的長期讀者。

貴刊向堅持反共立場，而對於所謂「文壇霸主」之流，予以不客氣的批評，同感敬佩！貴刊文章，正如照妖鏡，一照之下，原形畢露。當時我想寫一封信給貴刊，表示點小小意見，無奈我實在太忙，你們一定了解到一個在美國的家庭主婦，除繁忙的家務外，還要在外面工作，所以一直給拖延下來。後來看到一讀者投書問題」，知道這不甘失敗的一撮，又在挑起戰火，更顯出了他們的無聊，連讀者都一齊挨罵了。作為讀者之一的我，不能不寫此一信來表示下抗議，對貴刊所採取的還擊措施，認為大有必要。現寄上美金十元，作為定閱貴刊三十期之用，餘款作為茶資，我這次也請你們飲茶，不知是否要我報明姓名身份備案呢？

美國讀者華俊上

讀「春」「星」比較談有感（打油詩）

鄭秀堂

閱讀「春」「星」比較文
偷天換日好才能
沽名釣譽工心計
不佩齊君佩某君

枯腸搜索不成文
順手牽羊自可能
重演「貍貓換太子」
郭槐角色讓此君

魚目從來可混珠
出於名士自稱奇
世人敲醒繁者夢
「市儈名流」額贈之

自稱滿腹盡璣珠
四海稱揚豈算奇
倘若臉紅兼汗下
安寧作出者爭之

讀者指出48期萬人意見刊出來信
西瓦報導「南方日報」與事實不符

萬人傑先生：

我是一個沒有文化的貧苦工人，也是貴刊的忠實讀者。日前我在貴刊六八年九月廿六日出版的四十八期中，發現署名西瓦的大作——「我所知道的南方日報內幕」。

我再三細看全文，發覺作者西瓦這篇報導，是完全偽造的，這篇胡說八道的文章出現在貴刊，使我感到萬分氣憤，故我克服日間工作十一小時的疲勞和文化低的重重困難，把我所知的情況提供貴刊參考。

順祝

晚安

讀者林魯成

七〇年五月廿八晚上十一時

西瓦先生的騙人大作「我所知道的南方日報內幕」，從頭到尾都是偽造的。

作為萬人雜誌的讀者，不單感到氣憤，而且有責任向廣大讀者揭穿該文作者的真面目。

該文頭一段稱：廣州是一九四九年九月陷共，跟着就出現一份「聯合報」，三個月後才出版「南方日報」，但編輯部主要人物均是由「聯合報」調來的舊報人等。

這不但是胡說八道，同時也說明作者偽造技能萬分水皮。

廣州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由中共佔領的，「南方日報」則在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創刊的。社址在光復中路四十八號，即原國民黨「中央日報」舊址。

當時主要的負責人是：正社長曾彥修，一九五三年調中央任人民出版社社長，五七年劃為「大右派」。副社長楊奇，即香港華商報總編輯楊子清，文革前任羊城晚報總編輯，已被定「三反分子」，經營管理處主任洪文開，原華商報經理，文革期間因不堪受鬬已自殺。

至於「南方日報」當時所有的職工，包括排字和掃地工人在內，除極個別由四野十五兵團政治部調來外，全部均是原香港華商報職工。根本沒有半個舊報人員。

至於「聯合報」是一九五〇年五月後才創刊的，社址也在光復中路原「越華報」的社址，該報的負責人楊繁是中共黨員，後也調到「南方日報」任副總編輯。

其次「南方日報」第一次公開招考職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招考地點在西湖路原廣州市職校。

另外「南方日報」是一九五〇年五月三日才搬去沙面復興路四十二號辦公的。

最後直至文革前，所有「南方日報」職工中，只有一位在職工業餘中學教語文的黃朝偉是「南方大學」派來外，沒有任何人是「南大」派來的。

我希望張、萬兩位先生，今後刊登來稿，盡量求合乎事實。

（編者覆：謝謝指出各點，特予刊登，西瓦先生在四十八期刊出之文，是用在沒有稿費的「萬人意見」，西瓦先生並無騙稿費之心，可能是傳聞有誤。關於對來文的審慎，我們自應做到，惟對大陸先明情形，尤其是這種人事上的問題，我們只能憑作者的來稿信任與常識判斷，如果蒙讀者來信指正錯誤，一定刊出以作更正。就以先生此信而論，究竟實不實在，我也沒有把握。請多指正為感。）

身為地主仔永世難翻身
矇查查老豆聲聲老毛好

香港左仔，面目甚為可憎。不但害自己，還害兒女。港產左仔是這樣，從大陸逃亡後忘本的變了左仔的也是這樣。

今天是星期天，在清水灣道與一青年姑娘閒談。天南海北地談到了「萬人雜誌」的戰鬥精神。那姑娘很氣憤說到他父親是一名赤化透頂的左仔，完全不注重現實，胡說八道地說老毛的豐功偉績。說什麼大陸人民生活如何好，祖國如何強大，人造衛星上了天。這姑娘又說她在年前回鄉，目睹紅衛兵的暴行，抄她祖母的家，說他家地主是現代人類的渣滓。寫到這裏使我想起了大陸……。

地主按規律就是土地的主人。可是，在那充滿血腥味的可愛河山裏，地主是被老毛殘害的對象。地主份子，在農村幹着最重的活。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時，而得到的報酬是普通人的三分之一。下雨天，農民都休息不出田裏頭工作，地主要冒着風雨，冒着被雷電擊中的危險，在高山上放牧耕牛。節日，農民在家安享節日快樂，地主則照常要出田做工。記得在六八年，東江洪水氾濫，全體老百姓都出

動到堤上防洪。當洪水上漲，堤圍出險時，共幹强迫兩地主的兒子，背上沙包，潛水堵塞漏洞。可憐這兩個好青年，就被洪波吞沒。地主行動不自由，連到街上買東西也要報告共幹。地主患了病不能就醫。六七年我在醫院工作時，就眼看着一個地主的兒子，送到醫院時，由於共幹執行所謂階級路線，不給予治療，白白死去。說得太多，夠了。地主份子遭遇是這樣，地主兒子、孫子、重孫也一視同仁。

逃到香港的地主仔變了，得到了自由。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就胡言亂語，如果不是來了香港，我看你也逃不脫每天拾二百斤豬屎的滋味。共產黨好在什麼地方？你家田地去了那裏？你爲什麼來香港？你媽媽是如何死的？你敢回鄉嗎？你真發神經！快回大陸找赤脚醫生治療吧！保管你半身不遂回香港。如此地主仔，黃泉之下，你家祖宗也饒不了你。

人民生活水平高嗎？遠的不說，據一位五月四日逃港的朋友說：從三月份起，廣州市人口每人每月供應食糖半斤，豬肉每月半斤。每人每年布票一丈三尺五寸。這是高嗎？我看你每天都有半斤豬肉食，肥了腸肚，才這樣抹良心講話。一個人不受老毛的教育很難體會大陸生活。地主仔們，千萬別忘了你們的苦難，別以爲到了香港，就得意忘形。暴君的陰影還在你的背後！

歷史不斷向前推進，老毛卻把中國人民驅進奴隸社會。有一個衛星上天有什麼了不起？漠視中國人民生活，難道唱「東方紅」後，大米會迎面而來？

二十年了，如果不是老毛作亂，我看中國的衛星在民國四十九年已經上了天。

在這裏，我大聲喝醒逃亡來的同胞，不要繼續爲虎作倀，看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歷史事實吧！

最後，願那位忠貞愛國的姑娘，堅決與那中邪的父親作家庭革命，揭露毛毒的罪行。

紫楓（五月卅一日晚）

香港工人大晒 看看大陸如何

假如閣下有機會到到官塘荃灣等工業地區，便會發現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幢幢工業大廈，間間層層的工廠門前，貼滿招請男女工人的招紙，五光十色，有些還是橫額飄揚。老闆們生怕工人不夠滿意，於是「冷氣設備」「廠車接送」「免費午膳」「勤工獎」「醫療津貼」等等福利，應有盡有，五花八門。你莫以爲這樣便很容易招請到熟練工人，誰不知道近年本港毛織、塑膠、電子、原子粒收音機、假髮、製衣等等行業蓬勃，那個行業、那個部門不大量需要工人？形成僧少粥多。現在是工人揀老闆，不是老闆揀工人的世界了。

工人大佬大姐上工，起碼到三四間廠房巡視過，全都答應開工，這裏做一天，明日那裏也做一天，比評過好劣後，才決定取捨。現在做管工的，首先要懂得恩威並濟一套方法，不然撞到頭崩額裂，手足無措。工人是吃香了，自不免產生「散漫」「乾主」思想，這有礙業務進展，影响生產效率。但以生硬手法責難工人，得提防他毅然離廠，提前三兩天辭職，讓你準備找人接充，已是天大人情；有些老實不客氣，就此拉倒不上工，一兩天日薪，索性不領，比你還大方。

俗語說：「魚不過塘不大」，有些女工挺喜歡跳槽，件工這樣，日工也這樣。信不信由你，一個跳皮女工，一個月內跳過三間廠，工薪叠連提高，無他，前面所說，各行各業大量需要工人，難怪工人特別吃香。

共產黨常說：「資本主義社會只有失業的自由」，言下之意無非詆毁搵食難，社會主義制度優越無倫。君不見？大陸當家作主工人衣衫襤褸，瘦骨嶙峋；君不見？香港的工人領到工資後，坐的士返家；年輕女工打扮得花枝招展，行街、拍拖、睇戲。兩個社會的工人生活，委實天淵，共產黨的謊言，從此休矣！（鄭秀堂）

萬老人傑義勇堪歌

萬方交譽似雷音
老爲黃魂水火臨
人上人歟仙佛志
傑中傑也聖賢心
義多鼠輩無由犯
勇極狼羣莫敢侵
堪可豈能賒一讚
歌詩今又致其欽

張君海山忠義可風

張家庭竹向天伸
君子何慚對鬼神
海上龍潛文德顯
山中虎伏武威閧
忠肝一掬酬鄉上
義胆長懸照國人
可笑霜欺徒費力
風高難屈丈夫身

封雪梅

光暗不並存—斥與邪惡妥協者

（調寄滿庭芳）

封雪梅

利藪長知，權搖信念，以羊飼虎邀功。是非須討，鳴鼓一齊攻。好個識時務者，冰和炭妄想相容。光同黑焉能共處，私敵豈貞忠。投降將落得，靈魂永死，身懺終凶。悟鏡花利幻，水月權空。無目亦盲看見，魔爲物窮惡窮兇。神之生極仁極義，永遠不和同。

有關崇基座談會事 讀者投函惡意僞造

對此類函件我們會慎重處理

馬全、劉義德、朱楠各位讀友：

有關崇基座談會的讀者投函，已證明是僞造的。僞造的目的，一如我在「新聞以外」所分析的兩點：一是打擊我們的信譽；二是給我們製造麻煩。

我們不擬再花精神去追尋根底，但以後對這類信件會提高警覺。信件既然是僞造，夏志清博士與劉紹銘教授與學生對爭端，當然並無其事。

萬人傑謹六月二十日

共黨標語預兆不祥 暗示毛政權將沒落

萬人傑、張贛萍兩位先生：

在下爲貴雜誌擁躉，每期必買，對兩位先生人格、文章，主持正義，伸張公理，言人所不敢言的作風，欽佩到五體投地。求之今日赤禍橫流，君子道消的末世，眞如鳳毛麟角。敬希秉孔子筆削春秋大義，再接再厲，使亂臣賊子，牛鬼蛇神，無所遁形，無所匿跡，挽狂瀾於既倒，拯世風於日下，功德無量。

在下平時見到共黨所最最流行的標語所用的字，已覺得並非好意頭。昨經舍姪一問，除將簡體字解釋給他聽外，特將該等標語釋義寄上，就正高明。

天仇謹上（七〇年五月廿七日）

共產黨最最流行的標語釋義

現正在小學念書的舍姪小雲，昨有事到在下處，提起左派所有大小工商業機構所懸掛的大紅標語：「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奋勇前进」等最普通流行的標語中幾個簡體字，他既不認識，又不曉其意義，查字典又無此種字，究竟該等標語的意義怎樣，請在下解釋。在下乃對乖侄指出這種標語係反動者的詛咒，怒罵和暗示毛政權快將沒落的意義：

首先把第一句「毛主席万岁」的「万岁」兩字的意義解釋如下：共產黨歌唱最流行的有：「東方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毛澤東以東方太陽自比，左派這個「万」係東方的「方字已無頭」，「岁」字從山從夕，即「山下夕陽」，可見得這個太陽已日落西山，雖然「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了；這標語的意義：「毛主席將會方字無頭，共產黨便如山下夕陽，終於沒落而至消失」，這是不祥的預兆。

第二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這不單從一個「胜」字解釋，就知道作此標語的人確係有意整蠱，我們原有的「勝」字，從「肉」，從「券」，其意義即「操有肉券者爲勝」，因我國從前各項競賽如龍舟競渡，又如打勝仗凱旋，均犒賞豬牛羊等肉與酒菜，大碗酒，大塊肉，其祝勝利；可是左派這個「胜」字，從「肉」，從「生」，其意義爲「肉中生虫」，生虫必臭，這標語的意義爲「戰無不臭，神憎鬼厭的毛澤東思想，快將人頭落地，而共產黨亦如下山夕陽，快將沒落而至消失」，亦是不祥的預兆。

第三句：「高举毛泽东思想偉大紅旗奋勇前进」。

製這標語的人，用「奋」，用「进」，連去兩個「佳」字而加一「井」字，確係有意提醒全國人民，跟共產黨走，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不獨決無好處，而且陷於絕境；查我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所以古人造奮鬪的「奮」字從「大」，從「佳」，從「田」，整個字義爲：「大力耕田，必有佳境」，可是左派的「奋」，祇從「大」，從「田」，而無「佳」，其意義就是：「大力耕田，全無佳處」；至於進的原字，從「辶」，從「佳」，其意義爲：「進入佳境」，可是左派這個「進」字，從「辶」，從「井」，其意義爲：「進入於井」，整句標語的意義爲：「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力耕田，固無好處，奮勇前進，進入於井，惟有死路一條」，這不是標語作者一片婆心，向我們暗示，叫我們提高警惕麼？

這三句最最流行的共黨標語的作者，特用這幾個簡體字，似捧實摧，似讚實罵，挖通心肝，運用巧妙；第

一句表面上似祝頌，骨子裏實詛咒，第二句似讚揚，其實臭罵，第三句似爲人民打氣，其實警惕人民，使人民洩氣，可是左仔矇查查，還大書特書，大叫大嚷，作爲好野，我們不獨笑**甩**棚牙，且這些標語，將成左仔語讖，毛朝政權崩潰滅亡的日子，可計日以待。

寫到這裏，在下又憶起有關左派書店的一段笑話，八年前在下每日上下班均經永和街轉大道中，就在轉彎處有一紅色書店，其窗樹懸有齊白石畫的螳螂瓜棚長條一幅，白石題詩：「盜如鱗密不容針，但覺瓜棚花滿蔭，鐵道四千家咫尺，省親無計最傷心」。當時白石未死，被共黨迫脅爲全國藝術協會主席，以主席之尊，失卻自由，想回鄉省親，也有行不得之歎，滿腹牢騷，無限憤慨，形之詩句，諷刺共匪橫行，痛恨失去自由。可是該書店左仔尚作好野，把該畫掛了半個月，不知賣了，還是發覺不安，自行收去？（天仇）

教會親共草案　基督徒也憤慨

萬人傑先生：

閣下眞是一個見識超羣，博學多才的偉大人物，不避艱險，不畏强暴，義正詞嚴，誠令我五體投地。本人不學無文，未敢冒進一言，以免貽笑大方。

今讀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草案——教會之社會——爲之憤火中燒，難以抑制（本人是基督徒）。雖經徐家祥先生指摘綦詳，教內教外人士等力斥其非，不待我言。尤其是「萬人雜誌」第一三三期新聞以外，先生一文，形容盡共，洵令我痛快至極，不忍釋手，一讀再讀。

忖思身爲天主教高級教徒，豈不知共產黨之殘酷暴政，滅絕人性；而毀壞教堂，殺害教友，拘禁犧牲的種種罪惡，歷歷如繪，均爲無可否認的事實。今竟出諸乎口，不但違背聖經教義，且揑造事實，信口開河，實屬罪無可逭！居心何若，不問可知。

仰望徐誠斌主教和教會主持人教友等，鳴鼓而攻之，一定要令他們登報向　主認罪悔過。聖經云：知罪則悲，否則開除教籍，以維救主神聖之精神，俾違背教義者有所警惕，而正視聽。

訂閱長期讀者方舟

（五月二十五日）

熱血讀者振臂高呼　萬人讀者組織起來

「萬人雜誌」讀者團結萬歲！

讀者范貢上（六月五日）

編輯先生、讀者們：

處今動盪時局中，我們面對的是一項艱巨任務——復興國土。

中共竊國已二十年，國府雖說反攻大陸，但至今仍只聞樓梯響；除共黨禍國殃民，更有台獨叛逆分子，進行傾覆。在國際間，由於姑息主義及政客眼光短窄，使我國受害不尠！不禁使我想起諸葛亮出師表中「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對這艱巨任務，要做到的是革命；如要革命，便要用武力。革命不是空喊便可成功，只有用武力，才可達成革命目的。翻開歷史，由商湯周武革命，以至近代國父推翻滿清，蔣總統北伐，中共竊國，皆用武力達成，不是空口叫喊。因此，我們需要武力！武力從何得來？是從民眾團結而來。

我有理由在此呼籲：「萬人雜誌」讀者應該團結，組織會社，由萬、張兩位主編作顧問，共赴國難，爲七億同胞灑熱血，擲頭顱，以盡身爲中國國民之責。讓我們歡呼：

中華民國萬萬歲！

反攻復國萬歲！

日降事件

謎底是「蘇武」

人傑、蘇萍兩位仁兄：

俗務勞人，久疏音候。茲拜讀貴刊一二二期「萬人意見」讀友梁君大函，闡述「日降事件」，弟在共區之石龍，亦曾聽過這句「燈謎」。「日本投降」是什麼？謎底爲「蘇武」，其意思即「蘇俄武力」，但無聽過屈原之名，亦不知有震動廣州之事。可能毛共凡事有醜自知，不敢外揚所致。

梁君愛國熱情，至爲可嘉；而仇恨毛共之心，殊令人欽佩！弟已將貴刊夾以呈文，於梁君投函之頁，寄呈僑委會察核，以達梁君之志願，俾其領略祖國善政仁風，與同胞生活豐優之實證，與毛共暴虐殘民，作爲對比，以堅其反共之心。他日北征有期，多得一位年青熱血志士，是所厚望。

讀者蔡華頓

業已出版
每册五元

斜陽千丈

俊人創作小說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迴腸盪氣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册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三)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每月新歌」第二册增加特輯

「每月新歌」第一册出版後，歌迷搶購，銷路奇佳，第二册業已出版，本期封面紅歌星靜婷、蓓蕾、崔萍三星合照。另四個彩色插頁森森、彬彬、劉朗、蓓蕾、王婷，可以裝上鏡框。專文介紹青山、林美儀，選曲最新，均經名作曲家王福齡先生校閱無訛。並增刊「添福添壽」全部插曲；電影「新不了情」、「當你離家時」插曲齊全，湘濤出版社出版，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各大報攤均有代售。

命理學大全出版

李康節先生是遐邇聞名的手相專家和命理專家，其所著「手相學大全」及「手上看人生」兩書，現已再版，行銷數萬，近復積其多年經驗與深研，撰成「命理學大全」一册，見人之所未見，言人之所未言，而於古籍微奧之處，尤多闡發，零亂之處，則使其系統化，全書用白話書寫，極為流暢易讀，經已出版，每本定價港幣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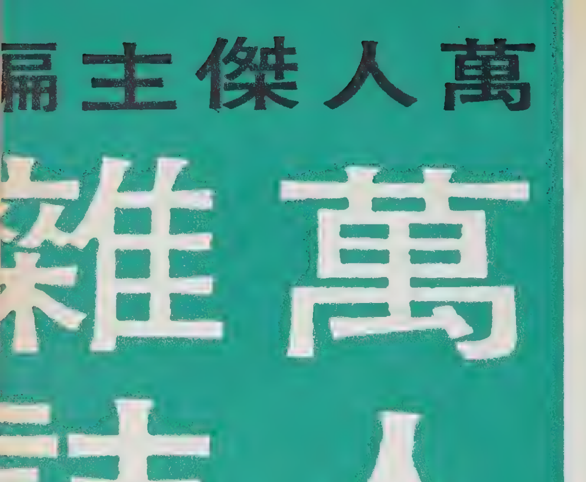
經銷處：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吳興記書報社
九龍奶路臣街十五號德興書店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湘濤出版社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羣丑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為本刊撰寫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為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册定價四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二)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illegible]六）；(三)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第140期要目

毛澤東思想

「拼命的吹，否則就會沉下去啦！」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四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〇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七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二三九九七二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希斯執政對香港有何影響

現年五十三歲的王老五希斯，最近在英國大選中擊敗威爾遜，這位保守黨領袖現已拜相組閣，奪得了六年來統治英國的工黨政權。

英國由希斯執政，對亞洲及香港將會有何影響？這是當前一個最大的問題。我們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對東方有利的，也可能使香港得到更大的安全及發展。

今年一月，希斯先生以「影子首相」的身份東來訪問時，他曾在星加坡提出保證，英國保守黨將要維持適量的遠東駐軍，「英軍仍會駐防這裏，作爲星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及英國這五國防衛軍的一部份力量。」及希斯當選以後，工黨政府的撤軍計劃果然擱下了，代之而起的就是保守黨政府要馬上進行組織南中國海外的英聯邦五國衛隊。

本來，威爾遜的工黨政府於一九六九年就決定了至一九七一年以前要完成其在星馬及蘇彝士運河以東的五萬英軍撤退計劃。在這撤軍計劃實行途中，威爾遜顯然夢想不到他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就會垮台，照正常的任期，工黨政府應當做到一九七一年五月才須改選；但是，工黨以爲提早於此時大選可以「穩勝」，再執政五年，不料到頭來反被保守黨突擊慘敗。這一變化，說明了一種情況，即希斯首相如要扭轉威爾遜的撤軍計劃，此時將會毫無困難地取得有關國家的合作。

在較早提出的保守黨報告中，可以窺出希斯現時的軍事計劃，它原來要搞一個新的海外聯防條約，使英國仍能在遠東獲得至少足供十一個主要基地所需的設備。這些單位的軍事部署如下：

香港——六個步兵營（包括四營啹喀部隊）和一個炮兵團。汶來——一營部隊（通常是啹喀部隊）。星加坡——一營部隊（通常是啹喀部隊）。馬來西亞——叢林戰訓練學校，另加一支上述部隊或澳洲或紐西蘭部隊。這份可能相等於新國防政策的報告書，建議必要時英國潛艇能在該區提供一種戰畧核子阻遏力。

我們相信，英國在遠東及香港保持適當的軍事力量是必要的，否則就簡直不能成其爲英國。這即是說，在駐軍地區的安全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是英國必須以實力加強其對聯邦關係的維持。

對香港的維繫這方面，希斯首相在上台之前就曾向我們作出了明白的承諾。他在本年一月八日抵港訪問，在實地視察本港建設、教育事業、社會福利、地方行政之餘，並與港督和兩局議員等會談，聽取有關各種意見。在一月十一日結束訪港，希斯在機場說過，「如果大選時保守黨獲勝的話，我將會竭盡所能，維護香港的權益，照顧香港的安全。」

希斯於一月九日在港督府內與港督及輔政司等人，進行了歷時兩點多鐘的會談，討論香港的經濟前途，最主要之論點係中共、英國與香港間之關係問題。希斯對現時左派在香港的勢力及活動，垂詢甚詳。

希斯前次留港三天，一再向港人承諾，如保守黨得勢，則保證對香港予以全力的照顧。現時，他已經上台了，對「香港的前途」，照他的話來說當一定帶來良好的影響。當希斯由港返英後不久，即開保守黨組織了一個「香港事務諮詢委員會」，羅致專家及「中國通」人會効力，這可見希斯首相對香港的重視。香港委會在英國執政黨中雖然不是一個官方機構，但據最近消息說：新任首相的希斯，現已委派安東尼李雅爲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一位英政府發言人稱：這表示他將會間接負責香港事務。李雅就是保守黨香港委員會的主席，他於去年一月來港訪問後曾經表示：㈠香港極需要一個寃情大使。㈡市政局應對青年負起更多責任。㈢政府應委任一名特別官員處理本港青年問題。㈣香港反貪汚法案受歡迎。㈤勞工法例，政府將在這方面應要小心處理。㈥更多英國投資湧來香港，將來有很多英國商人訪問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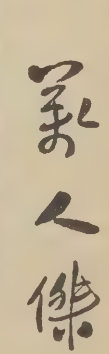
情況說明，不論在軍事防衛上，社會建設及經濟發展上，保守黨執政對香港均有良好的希望，除非希斯及其左右的預期支票不能兌現。從另一角度看，希斯的勝利，使遠東共黨及「港共」，都可能極感不安，所以日前在中共方面知機地向「港英」搶先擺出一種修好姿態。

保守黨政府可能就要訂出一種主動的外交政策，更有可能訂出一種對共黨的強硬政策。今中共透過香港每年賺入的錢，正支持了北京所需外滙的大部份，毛澤東集團要討好英國應該是它的聰明，「港共」的投機份子亦應不致打錯算盤吧！



爲「適應中共統治」問題 致唐福雄先生公開信

唐先生肯定「香港遲早會歸回中共」，因此，他認爲二十三萬天主教徒應設法「適應」未來的新統治者。「互相加深了解」「交換意見」「保持聯絡」是他所建議的「商談」內容。在「彼此同等地位」的情況下可以進行上述商談嗎？老萬憑「半桶水」的見識，願與唐先生公開研討。



紅形形雜誌上的「訪問記」

親愛的唐福雄先生：

側聞自「教會之社會觀」舊草案第二章「政治狀況」引起軒然大波，主教下令重寫後，閣下心情欠佳，累形消瘦。老萬聞之，深感同情。蓋此事由老萬引起，若有激惱閣下之處，實感內疚。老萬放恣慣了，遇事直言，後果非所計也。

適來驟雨驟晴，天氣失常，尚希保重，蓋非有堅强體魄，不足以迎香港新局面之來臨也。

昨自一本他人郵寄本刊要求「交換」的紅形形雜誌中，讀到一篇閣下的「訪問記」，讀罷私心竊感安慰，藉知閣下態度堅定如昔，未因小組委會屢次會議遭到的種種阻障而氣餒，仍然固持己見，這種鬬志，殊屬可佩。是則心情欠佳、身體消瘦之說，殆屬謠言耳。

從閣下的「訪問記」中，頗引起我一點感想，有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想就閣下談話的若干點，提出討論。我倆雖然意見不一致，但老萬與閣下素未謀面，並無利害衝突，所言只是討論問題，對事而非對人。尚希閣下冷靜思維，不要鑽進牛角尖裏。

經濟以外的因素

閣下在訪問記中劈頭便說：

「香港遲早會歸回中共，時間的遲早視香港對中共的經濟貢獻大小而定。目前，中共在香港所得的外滙，佔全部外滙的百分之五十。一旦中共與西方各國——例如加拿大，改善了貿易關係，中共可與外國直接貿易，香港對中共已無經濟上的倚賴作用，則必收回香港。」

閣下任職香港貿易發展局，對中共與香港間的貿易，自然瞭如指掌，所舉數字，也必然正確；但對貿易以外的問題，閣下卻忽視了。

香港之能夠維持現狀二十年，除了六七年的暴動，中共未動她分毫，捨經濟上因素，還有政治宣傳、科技吸收等，更重要的是特務工作的活動。中共派到各地滲透的特務人員，大部份自香港轉去。從香港，可混進任何地區，甚至台灣；而在香港作的政治宣傳，又足以影響世界各地中外人士。

因此，說中共一旦在別的地方撈夠外滙，就會將香港置於其統治之下，只是身爲貿易發展局職員的閣下從經濟觀點上的看法而已。

深具遠見的人

如果閣下一向抱持「香港遲早歸回中共」的觀念，老萬深爲閣下現任職務憂疑。閣下日前宵肝勤勞，辛辛苦苦爲發展香港貿易而努力策劃，即使閣下工作收到宏大效果，當中共收回香港之時，豈不前功盡棄？

雖然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將來的事，管得許多呢？但閣下再三提醒二十三萬教友及四百萬香港市民要「適應」未來中共統治，則又表示閣下是個深具遠見的人，一如閣下之職司貿易發展，非有長遠眼光，難於勝任。

相信，將來中共眞有收回香港的一天，將香港工廠全部收歸「國營」後，貿易發展的工作，對他們也十分重要。閣下以先進經驗，及過去工作成績，自必能適應新的政府，在新局面中，也一定同樣的受到重視。

所令老萬不解的，中共對澳門經濟上的倚賴作用不大，且已穩拿到手，爲什麼又把它放鬆？如果中共保持香港現狀，單純是爲了經濟上的原因，何以有五月暴動的爆發？把香港社會搞得亂糟糟，對他們經濟上又有什麼好處？

Dialogue

提到與中共「商談」的可能性，閣下說：這是五人草擬委員會草擬上的一個基本的假定。此五人草擬委員會的報告中，又指出教會對教友負有責任——使教友了解香港及中共二者發展中的客觀情況，使教友將來可以迎接新的社會。因此建議教會研究與中共及香港左派「商談」及其可能性。

「訪問記」說：閣下相信由於此一建議，使香港一些右派或部分社會與論大肆故意歪曲宣傳，使建議中的「商談」——「商談」即是 Dialogue（對話），是英語國家一普遍名詞，指彼此同等地位

，互相加深了解，交換意見，保持聯絡——變了一種向中共的投降、屈辱和妥協的行爲，這是由於香港不正常的政治敏感、恐懼氣氛在作祟。香港右派或部分社會輿論對這個報告中的對財富均等之社會觀點的反對還是次要；主要在於恐共病方面。亦由於他們對教會有一種機械性不變的看法，誤以爲教會應該是一個「反共團體」，其實這是强作曲解，使教會政治化。

對中共單戀

閣下這一段談話，犯上最大的毛病是對中共單戀。閣下的想法，完全是一廂情願。

過去事實是一面最好的鏡子，如果閣下不相信我們「萬人雜誌」，可以看看你們自己的「公教報」，中共統治大陸後，對天主教迫害的種種事實，留下一筆血帳。閣下在發言前最好先詳細讀一遍，以免受過迫害的教友及他們的親屬聽到閣下言論，徒增內心悲憤！

中共統治大陸時，不少天主教中的神職人員也抱持閣下這種思想，甚至比閣下更徹底。正如閣下所說的，逕直向中共投降、屈服和妥協，宣佈脫離教庭，跟着毛澤東走。所得的結果如何？這些人，閣下可以在被迫害、殘殺者的名單中找到。

閣下以爲可以和中共在彼此「同等地位」、「互相加深了解」、「交換意見」、「保持聯絡」，要不是閣下思想太天眞，就是着了港共笑臉政策的道兒，一旦中共統治了香港，還逃得過大陸公教人士的悲慘命運嗎？

恐共、反共、親共

閣下認爲「部分社會輿論」犯了恐共病；不應視教會爲「反共團體」。老萬覺得這兩句話有糾正必要。

閣下說的「部分社會輿論」雖沒明確指出，但可意味到是指批評過「教會之社會觀」舊草案的輿論而言，老萬的評論當然也被列在內。老萬只是「反共」，從來沒有「恐」過「共」，反共和恐共有很大分別。

恐共的人，在五月風暴時，趕快入英籍，辦移民手續，溜到外國去；反共的人，在暗殺、炸彈下仍堅定不移，反對暴徒到底。

老萬最鄙視的是在香港身居高位，過着「資產階級糜爛生活」的人，卻犯上「親共病」，這種人，要不是思想太天眞，就徹頭徹尾是投機分子。

香港有不少親共的「民族資本家」，他們嘴裏的言論，賺錢的伎倆，私底下的生活樣樣背道而馳。相信受過中共迫害的教友，不會願意加入他們的行列。

報導歪曲在那裏？

閣下認爲「香港右派和一部分社會輿論有意歪曲的報導，不但造成拖慢香港天主教會的發展的危險；而且，站在知識立場，這些歪曲，是違背新聞報導的原則的。」

謝謝閣下，讓我們上了一課新聞學。原來閣下不但擅長貿易發展，深悉中共經濟內情；對新聞報導，也深入研究，實在難得。

可是，香港報紙刊物對「教會之社會觀」的報導，並不見得有什麼「歪曲」報導（公教報也承認我們報導正確）。刊登最多的是「萬人雜誌」，除把草案第二章全文轉錄，並發表了教內一些著名人士撰的文章，白紙黑字，都有根據，何來歪曲？

再說，香港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如有歪曲，任何人有權辯正、反駁。如果閣下所指的「歪曲報導」是本刊所爲，我們不但歡迎閣下來函辯正，還付給稿酬。

只說是「歪曲報導」未免太籠統，應指出何者爲歪？何者爲曲？

同時，我很想知道，閣下一再說的「右派」，究竟指的什麼人？閣下本身又以何派自居？

「反共團體」與「共反團體」

閣下認爲教會不應是個「反共團體」，這很對的。在香港，提到「反共」很乞人憎，因爲，香港靠共吃飯的人甚多，若言反共，難保不打破飯碗；此外，還有不少受美日豢養，媚共反台的爬蟲，如果你多說兩句反共，他們會一面譏諷你是「反共英雄」；一面散播謠言，說你受到台灣官方津貼。爲明哲保身，當然不能將教會造成「反共團體」。但，閣下似乎忽略一點，教會雖不是「反共團體」，卻是「共反團體」。教會不反對共產黨，共產黨也反對教會。

基本上，無神的唯物論已否定了宗教，請問，閣下如何去「互相加深了解」「交換意見」和「保持聯絡」呢？「互相加深了解」「交換意見」「保持聯絡」，這都是雙方面的事。你與我握手，要我也伸出手才可以握。

在天主教，向中共主動先伸出手的人，不是以閣下爲第一個。過去，他們伸出的手並沒縮回，但卻給對方抓住，送進牢子裏去。但望閣下年青有爲，對共產特別有吸引力，你伸出的手，獲得特殊反應，得到對方熱烈相握，那麼，閣下就可成爲香港二十三萬天主教徒的大救星，使將來在中共統治下的香港，人人獲得適應，亦可由此澄清「輿論」的「偏見」。

「和平互助爲社會人民服務」

閣下在「訪問記」中又强調說：「教會應是超然於主義的，而且，不論中共與教會，均在改變演進之中，如果雙方均爲社會人民服務，深入社區，則可以和平互助。目前，香港有六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即每人每月生活收入或生活費用只有五十元），其他如住、行、勞動條件等項，有待改良者甚多。凡此，社區的具體生活條件的改進，才是教會主要工作目的。至於政治，教會是超然主義的。在香港目前的具體情況下，教會是『改良主義』的，並不牽連到基本制度問題，香港目前需要的，主要仍在發展中，因爲人口衆多。總之，教會目前是協助政府，將來是適應中共，總目的在服務社會。現今，教會在發展中，是希望『神修』與『社會服務』平衡發展。」

這一段談話，問題更多，限於篇幅，下週再談。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香港一下子還沒有那麼快就回歸中共的。

用人民血淚築成的新豐江水電站

楊浦江

新豐江是一條河水的名稱，水電站的建設位於廣東省河源縣城郊區約四公里的地方，土名叫「亞婆廟坳」。工程測量工作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由「廣東省測繪局」、「廣東省水利電力廳工程局」測量、設計兩處和「廣東省設計院」負責。工程建設費用由「中央水利電力部」按計劃撥給，款項具體數目不詳。

新豐江水電站全名爲「廣東省新豐江水力發電工程局」，局以下是管轄發電廠、修配廠、輸電總站和大堤四主要工作範圍。

㈠：「工程局」的行政工作，領導權直屬「廣東省水電廳革委會」，權力與該廳「工程局」平行。一如其它機關一樣，局裏按規定設立第二類行政辦公科室，是所謂「黨、政、保衞和生產管理」部門。例如：「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八四八部隊第×××高射砲兵營」、「河源縣公安局新豐江派出所」兩個保衞部門，負責防空、治安和戶籍管理工作。「廣東省新豐江水力發電工程局革命委員會」，下設：「辦公室、主任室；政宣工作組、人事保衞工作組、工資勞保組、供應調度組、技術設計組、輸電財會組、業務資料組、生產管理組、運輸組、水庫渠道組」等部門，處理整個發電、輸電、變壓、線路、修配以及行政業務工作。文化革命期間，奪權和反奪權的一次風暴，人事變動很大，基本上重用了新黨員，軍人和基幹民兵，參加「局革委會」行政，軍事管制政策仍在進行中。

㈡：主堤和渠道建設——新豐江水電站建設規模是全省最大的工程，第二是流溪河水電站。主堤長離兩峽山腳二百八十公尺；高離河底石結構一百八十公尺；堤底寬一百二十公尺；堤面寬二十六公尺。斜坡分三級：水庫內坡底第三層爲一比五坡度；中間層爲一比三坡度；第一層中間直至堤頂爲一比一坡度（垂直）；水庫下坡前全堤爲一比一坡度（垂直）。瀋陽機械廠出產的水輪機四台，閘門四塊，兩台發電，兩台長期不開放，是由於水壓力大的緣故，水庫內地層地殼薄，而迫使日常平均每天輕微地震六十次，雨水瀑漲時期每個月一次一至二級地震發生。每個水閘放水時流量爲每分鐘一萬公噸，水花射程最遠度爲一百五十公尺，水庫面積約七千八百平方公里，深水溫度夏天約爲攝氏十度，水面保持二十至三十度。左渠道一條銜接農田水利約長二十公里，左渠道一條穿過工人宿舍約長十公里。按照中共水電站建設工程，混凝土用砂石結構處理，主堤以一至二、二至四、四至八、八至十六立方公分小石混合25％細沙、20％水泥、在每二公尺一條鋼枝直插建築而成。本來完工以後，全站總發電量爲三十萬瓩特電力，但每天只開放兩台水輪機發電，只得十五萬瓩特電力了。從龐大的變電站向軍區、河源農村、惠州市、廣州工業、韶關工業以及各廠礦企業輸電，輸電鐵塔約一千座，正常的輸電秩序維修事件每年不到一百次。

在主堤的建設過程中，雖然也動用了大幅度的自動化、機械化和人力化三結合的工作，九架重型起重機一天二十四小時繁忙工作，到完工典禮時止，死亡人數共達一百三十八人之多，中共不顧安全和洪水搶救的冒險是很令人噴飯而又憤慨的。主堤原設計藍圖是由蘇聯專家協助，經「中央水電設計院」批覆，計劃工程款項，動工時間，物資調撥以及四年完成（結果二年完成）而開始的。工人由福建古田水電站、流溪河水電站、港澳技術工人、省建築工程公司以及廣州市支援新豐江水電工程技術大隊合成的，加上各縣民工，施工總人數超過十萬人，眞是人海戰術，聲勢驚人。

㈢：發電廠建設——由於中共經濟偏重投資項目，重工業比較進步，輕工業比較落後，商業基本上蕭條得很，見不得人。新豐江發電廠的機械設備，兩台大型發電機都是東北瀋陽機械廠製造，零件一部份來源於長春，一部份來源於上海。電工器材如：51型變壓器、CGZ—13型絕緣電阻測試儀、DSG—2A型電子管靜電計、6025型溫度自動控制器等。修配廠車床多半出廠於上海機床廠，如：CQ6038型普通精密度車床、M9001刨床和W3048型切削車床等。就中共新豐江水電站而言，全套設備基本上自產自給，自己安裝保養。

按照中共電費計算爲每度人民幣七角，總輸電量的利潤超過成本的一半以

上，大約二年二個月的總生產價值，就可以收回整個水電站的建設經費了。

㈣發現男女國特：一九五九年，發電廠出現「政治問題」，變電系統工人鬧「回福建潮」，一時吵架不休，下半年經保衛軍隊發現一名「鑽進發電廠上海籍女台灣特務」事件，連累到整個發電、輸電工作工人被整，杯弓蛇影，出盡洋相。一九六三年，前解放軍六八四〇部隊新豐江砲兵營接到邊防前線命令，在一天下午五時「美蔣軍用飛機侵犯我領空領土」云云，當飛機以高速經過亞婆廟山時，羣眾看見十名武裝人員降落，弄的全河源城鎮民兵，公安人員以及水電站武裝軍隊一齊出動搜索，結果只弄到十個降落傘，張傘降落的十個人卻不知去向。據估計該等軍人來自台灣金門前線，傳說中幾近於神話：「已帶備潛水器潛入水庫海底，可以生活兩年，吃化學餅維持」。

六年以後仍沒有線索，軍隊偵察兵正在繼續的偵查中。這十個空降特務，究竟去了何處，迄今仍是一個謎。

從此，發電廠守衛工作日趨森嚴。而且，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大串連，解放軍羅浮山師出動全副武裝陸軍，以五一型自動步槍接管發電廠保衛工作，日夜四班，六小時換一次崗哨，輸電總站也受到重重封鎖，並貼出佈告，宣稱「凡不聽命令、口令而夜間亂闖者，開槍射擊，當反革命破壞論處」。所以水電站除了「局一級奪權由內部處理」外，四週一片寂靜，惡如猛獸沒人敢近。

㈤：修配廠的三佬三不——新豐江水電修配廠，是機件修配安裝和保養的一個較大的部門，除了行政上各科室外，設立金工車間、修理車間、模鑄車間、拉絲車間和機械化站等部門，直接對發電廠和輸電總站的損壞機件進行維修工作。人員超過六百人，包括工程師，一至五級技術人員和產業工人。一九六八年，問題最多的是修配廠，主要是出身港澳的技術工人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在文革中大發「三結合要不得，中國水電事業由黨團員統治，既不懂技術，又要管到底」，是所謂「沒材料的顧問」云云。由古田水電局調來的技術工人更鬧地方情緒，說「水電局由北方佬、軍佬、文盲佬三佬佔領了，工人看到幹部就怕他們的帽子，不積極、不聽話、不交代歷史……總之胡說八道，多多『不』，大家都委屈極了」。

「黑幫的語言」主要針對「局革委會」精簡政制後仍大官小官名林立，什麼組長、廠長、車間主任、工段長、生產組長等等，竟與全站人數相比，幹部人數已佔六分之一，「問題工人」的降薪沒有提薪的可能，為了防衛上的藉口隨便解僱工人，新畢業的水電學院學生只有書本知識，沒有實際經驗，家屬生活困難，失去津貼費用等。

因此，修配廠工人情緒低落，產生出現了三不標準：「生產轉速不標準，完成數額下降了；質量不標準，只考慮規定工件出廠數目；車間配合不標準，半成品車間產品到了再加工車間時，經常弄出毛病來」。所以要繼續重彈「比學管幫」老調，每天學習一小時半，其中半小時是讀「毛語錄」喊口號，一小時讀報、談心、討論生產故障，寫個人交代舊歷史，所謂「民主發言」，「發現問題狠狠的自我鬬爭」，總是搞不絕跡。

㈥杯弓蛇影的防特工作。除了新豐江水電站存在着實際的生產問題之外，「三查」工作中的「查特務」是重要的一環，這種工作由軍人、民兵、公安人員和保衛人員負責，重新審核職工檔案，不惜化錢到處竄「材料」，找遍了居民的麻煩。

漁業大隊也弄的很多新聞，一九六九年發出狂分水庫漁倉鮮魚八千公斤，農村人口不夠吃來「搶分」，發生民兵與羣眾械鬬事件，傷者超過二十人。

按照水電站統計數字：魚產量平均每年約為一萬八千公斤，包括四噸漁苗養魚在內。其收穫的魚類主要交給城鎮集市市場出售，壩前撈的歸水電局所有或工人加菜之用。

根據「新豐江水電專刊」透露：「水電事業是工業生產的河流，發電機和輸電系統片刻不能停止。……過去局內牛鬼蛇神主張的一套電學權威，專家路線，現在工人已經完全把他們拉下馬了，發電廠又回到工人階級的懷抱。在『抓革命促生產』戰鬬的同時，我們必須提高警惕，保護主壩的安全，保護輸電鐵塔，培養工人階級的軍事化感情，與一切敢於來犯的美蔣飛機，叛徒特務作鬬爭！」

中共的杯弓蛇影，仍不止於內部的查來查去，百般藉口，千樣「財產安全」論，而且就最近的新豐江而言，兩邊的山坡都安裝有防空記號，哨所口令每三天換一次，關口憑工作證和介紹信出入，好像大難來臨。

根據中共新豐江輸電總站生產指標，看中共新豐江這兩年來的輸電總瓩，一九六八年是十四萬五千瓩；一九六九年是十五萬一千瓩，可見文革期中，紅衛兵和地方羣眾對工業用電和農村用電的搗亂、限制，使六八年輸電數字明顯下降了六千瓩，損失大量的人民幣收入。而且農村用電戶口拒交，推遲交電費現象仍然存在，偷電情況也很厲害。

在灌溉方面，新豐江水庫雖起了一定的作用，包括灌溉新豐縣、河源縣、紫金縣的約三十多萬畝土地之外，冬天東江河枯竭時期，增放一個水閘使航運廳東江航運局的船隻能保持八市尺航行水量。

不幸的就是淹沒了數以十萬計的農田和移居了南湖、錫場等區的人民，使那些不適應於鄰縣生活習慣的人，一時形成了流浪的外地的現象，有的逃亡到新疆、海南島、江西或香港。

總的來說，當前的新豐江水電站雖然只在鬬、批、改運動進行中，但面對那最窮苦的河源縣人民的動亂，早已弄得民不聊生了。



反毛悍

今天的中共新當權派，以周恩來，李先念等爲代表；以少壯派實力軍人集團爲基礎；在軍人集團中則以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瀋陽軍區司令陳錫聯，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總參謀長兼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爲核心；這一核心集團，又以黃永勝爲首腦。

許、陳、韓、楊、黃五個人，有很多共同特點：①他們在文革期間，都曾大殺毛派，爲毛派羣眾的造反的對象。②他們都手握重兵，並久握重兵；③在文革期間，老毛和林彪使盡計謀，調動了好多地方軍區負責人，如龍書金由湖南調往新疆，張國華由西藏調往四川。這些調動名之曰「易地革命」；實際目的是拆散負責人與其部屬的關係，換了地方之後，關係陌生，就無法上下一心來抗毛了。可是上述五人皆未被調動，一定是調動不了。④文革之後，他們多數仍保持原職，雄據一方，而黃、許、陳三個人還踏入政治局與毛林分掌大權，尤其是黃永勝，目前權勢正如日中天。

對以上的形勢，筆者曾從各種角度加以推察論證，最近發現了新的證據。那就是韓先楚和福州軍區的「檢查」。

過關亮相的形式

所謂「檢查」，是檢查所犯的錯誤。在黨員個人是很嚴重的一種處分。「檢查」資料要編入人事檔案，終生都洗刷不清。以後政治上一有風吹草動，便有被重翻舊案，遭受鬬爭的危險。但是在文革期間，這種檢查就流於一種形式了，尤其是對握有實力的軍事幹部，更屬如此。因爲所有的黨、政、軍幹部都在反對文革一點上，除了毛、林、陳伯達少數人例外，無人不犯錯誤。因此都得寫檢查，每人都在人事檔案上添上反毛反文革的罪名。這樣就失去特殊的重要性了。只是一項「過關」復出任職的形式，所謂「亮相」是也。

對實力軍人來說，連這種形式也不能貫徹。例如韓先楚和黃永勝，都是以軍區黨委的集體名義作的檢查，沒有用個人名義作檢查。軍區黨委有十數人或數十人，所檢查的錯誤，表面看每個人都有份，實際上每個人都不相干。這不但是逃避責任，並且表示軍區黨委團結一致，拒絕被拆散，實是變象的抗拒。

毛林的文革，遭多數軍人反對，下不了台，結果只好妥協。由軍人以這種集體方式作檢查給毛維持體面，而毛則以「最高戰畧佈署」，把權授與軍人。並且把犯軍人眾怒的「王、關、戚」（江青的智囊，文革的核心）文人集團和「楊、傅、余」（支持毛林、分化各軍區、協助毛派紅衛兵衝軍區的核心）的軍人集團清算，號召「揪軍內一小撮」的「紅旗」停刊八個月等等，採取了一連串的安撫軍人的措施。

韓先楚的反毛行動

「福州軍區黨委常委」，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四日所寫的「關於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錯誤檢查報告」中，透露了

大陸城

（一）農村的個人儲備糧

關於大陸的「儲備糧」問題，筆者曾撰文談過，其指標約佔收獲量的百分之十至十五。毛澤東只靠「備戰，備荒，爲人民」一句話，就從農民身上榨出五百多億斤糧食。不須花一分錢一斤力。無論是誰，想來總應該感到滿足了。獨有這位「欲與天公試比高」的人，仍未滿足。還要搜索枯腸想出其他名堂來抓緊農民的脖子，從他們的嘴巴中挖出糧食來。

據新近來港的農民朋友與回鄉探親歸來的人士透露，大陸農村又搞出個人儲備糧的名堂來。中共當局本來老早就號召農民私人儲存糧食，以便「備戰，備荒」了。要求做到「隊隊有儲備糧，家家有儲備糧」，生產隊的「儲備糧」强制扣存，先扣存後分配。手無寸鐵被槍桿子、印把子壓在最底層的農民，心中雖然不滿，但也無可奈何。連牢騷都不敢發。但個人「儲備糧」，號召歸號召，農民還是先吃進肚子去再算。因爲七折八扣之後，分配到農民手中的口糧已寥寥無幾。滲進雜糧吃，煮粥吃，也不能塡飽肚皮，又怎能响應號召，「屯積」「個人儲備糧」呢？故中共檢查得出的結果，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農戶不响應號召，未到年終分配，多數人已經米缸屁股朝天了。因而也就知道，光靠口頭號召是不濟於事的。於是使出絕招，個人名額下的「儲備糧」不歸本人保管，年終分配時從口糧中先扣出來，存放在生產隊。其標準視各地口糧標準而定，一般是每月儲備五斤穀。這樣原來每月可得三十斤穀口糧的人，現在實際分配到手的，只得二十五斤。

這個辦法是最近才開始實行的。不少生產隊在今年春節前夕年終分配時，就從口糧中扣下個人「儲備糧」。至於是否全面施行，尚有待進一步觀察，因爲目前筆者所獲得的資料有限，不能以點蓋面。

既然清清楚楚說明這部份糧食是屬於私人「儲備糧」，人們自然也就會產生一個疑問，農民吃完了糧食，可不可以動用那部份屬於自己的「儲備糧」？要通過什麼手續才能動用？

中共既然要把私人的「儲備糧」扣下，交由生產隊保管，其目的，自然是爲了防止農民隨便動用，農民若想動用，須循手續提出申請，由貧下中農協會通過，由生產隊領導小組批准。也就是說，在一般的情況下是不能動用的。你若說不夠吃，幹部會問你爲什麼別人夠吃而你卻不夠吃？甚至可以說你浪費糧食，批判一通。除非爆發戰爭，或者發生大饑荒，否則休想動用一斤儲存在生產隊的「個人儲備糧」了。

有了個人「儲備糧」，生產隊集體儲備糧就無形中變成了中共的資產。發生天災，爆發戰爭，人民也只需要動用「個人儲備糧」。如全面施行此辦法，以每個農民每人每年儲

韓先楚

文革千眞萬確，再無置疑的餘地。

1.「錯誤的把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福建革委會』爲代表的一些革命羣眾組織看成是壞組織，認爲首都南下學生『三司駐榕連絡站』變成了走資派和壞人利用的工具」。這段話是指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的情勢而言的。說明福州軍區與江青派往的「三司」紅衛兵正面衝突。證明他們反毛反

2.「去年七月以後，我們更少積極主動地深入到與我們對立的羣眾組織中去聽取意見，做政治思想工作。……對一些重大的武鬬，縱火，殺人事件，不敢大膽嚴肅處理。實際就縱容了極左思想的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在處理某些嚴重情況時，對『九五』命令的執行，政策的領導不强，堅持作思想政治工作人手不夠，發生了開槍流血事件。」

這段話透露了三點意思。①他們從一月打毛派，到了七月以後還未罷手；②七月以後，是指「七・二〇」武漢兵變之後，他們更少深入毛派羣眾去聽意見，表示武漢兵變之後，軍人氣焰高漲；③「九・五」命令，毛被迫賦予各軍區開槍權，於是他們就開始對付毛派羣眾了。

3.「總之，我們一定堅定不移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一邊，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理論，路線……正確的對待羣眾，正確的對待自己。」這段話是結論，根本不總結錯誤，文字稀鬆，表現了一股懶洋洋的無可奈何的神氣。尤其是「正確的對待羣眾，正確的對待自己」，有些開玩笑的味道。毛澤東讀了一定啼笑皆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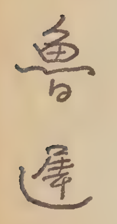
從福州軍區黨委的檢査，發現了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毛澤東[illegible]人妥協的秘密。從而了解，目前中共宣傳機構所喊「毛主席萬歲」，完全是政治浮腫。

五大天王控制全軍

一九六八年三月黃永勝取代攤毛的大花臉楊成武（他於人民日報曾發表「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使毛都感到太肉麻）而總參謀長之後，黃、許、陳、楊、韓這五個王牌反毛將軍，對共軍中央軍事機構進行了大改組，這五個軍區的幹部紛紛內調，控制機要。廣州軍區參謀長閻仲川拔昇爲副總參謀長，瀋陽軍區副政委田維新，擢爲總政治部副主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張天雲昇任後勤部副部長。

韓先楚所以在文革風暴中不垮，似與他愛護幹部和士兵有關。他反對要傷病士兵學習毛語錄，他說：「這樣叫人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多麼難受，爲什麼不做麵條、蛋湯給他們吃呢？」對於後勤部取消幹部住院伙食津貼，他也發過脾氣：「幹部爲革命生病還沒人管，……非提意見頂住不可。」結果福州軍區一直拒絕執行這個命令。

愛護幹部和士兵，上下團結無懈，毛派無從挑撥離間，於是調也調不動，衝也衝不垮，對這些軍人，老毛只有妥協。從上述兩件事，還可了解，爲什麼韓先楚把張天雲弄到北平去抓後勤部了。



近況

待旦

三十斤計算，中共一年又可以從六億農民的身上榨出三百億斤糧食了，也就難怪中共今年有糧食出賣了。

（二）扣減肉票

大饑餓後期中共曾大聲疾呼每個農戶都要養豬，要求做到每人養一頭豬，那時是因爲自由市場的豬肉賣到十餘元人民幣一斤，政府根本沒有豬肉供應市場。爲了獎勵人民養豬，也就規定一百斤豬肉只收購七十斤，發回三十斤給豬主，可以自由吃用，也可以按自由市場價格出售。這一辦法一直沿用到六九年，六九年後則是發回三十斤肉票而不是發回豬肉，因爲自由市場上已不准買賣肉類了。可是今年春節後，中共又扣減十五斤肉票，賣一百斤淨肉，只得回十五斤肉票，吃虧的又是農民。

大陸的農民種出糧食，但自己吃不飽，連應得的口糧都硬被搶走一部份；養出肥豬，但自己也吃不到豬肉，賣一百斤豬肉，只有資格買回十五斤，沒有生豬出賣，就連這十五斤也無沒有資格買。這就是所謂「翻身作主」的社會主義「幸福」生活了。

（三）城市治安混亂

文革之後，中國大陸雖然普遍實行軍事管制，但秩序的混亂卻從未改善，小偷小摸遍地都是，懷械搶刼的也很平常，這就是下放政策的惡果。下放青年由於不能忍受農村的困苦生活，由於不能忍受鄉村幹部的歧視和壓迫，紛紛逃回城市，但逃回城市後，由於生活無着落，沒有地方住，沒有飯吃，也就聯羣結隊實行搶刼，或者伺機行竊。有一部份人卻由於生產隊不接受，被打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准重新入戶，變成兩頭不到岸，迫於無奈也就不得不進行犯罪活動，結果就造成城市秩序的極度混亂，稍有不愼，就有被竊被刼的危險。

中共爲了應付這一局面，也就加强鎮壓。只要捉到犯罪分子，就先鬬個死來活去，然後送去勞改勞教。另一方面加强夜間巡邏，公共場所，交通要道由「解放軍」和公安人員負責，橫街小巷由街坊的紅小兵、工人糾察隊負責。

還有一項新措施，就是加强管制旅店，因爲許多人沒有戶籍，沒有地方居住，被迫僞造證明到旅店寄宿。此外小偷小摸也喜歡擇旅客下手。因爲出門人一般都會多帶一些錢和糧票，管制旅客最特別的方法，就是發放住宿證。旅客住店須交出證明文件，由店方發一張住宿證，以後就憑證入店，沒有住宿證就不准入內，要訪友須在會客廳中等候。旅店裏面，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輪流値理，旅客一舉一動都受到有效的監視，許多回鄉探親的港客，都被此一新措施嚇了一跳，殊感不便，但卻出不得聲。

爲了治安，竟然出到此法，幾乎把旅店變成監獄，其城市秩序的混亂情況，也就可想而知了。

蘇加諾與中共的交往

岳騫

印尼前總統蘇加諾死了，世界上從此少了一個「風流人物」。國際政壇上自從少了蘇加諾就少鬧了許多風流笑話，人間今後少了一個蘇加諾也可以省卻許多是非，尤其是印尼當政人物也如釋重負，不必再擔心他翻雲覆雨了。

從一九五五年蘇加諾正式與中共交往起，到一九六五年他下台爲止，十年中間有許多事件雖然無關大體，但也是供談助。

一九五五年八月在印尼萬隆召開第一屆亞非會議，原是由可倫坡五國印度、印尼、緬甸、錫蘭、巴基斯坦聯名發起，邀請亞非國家參加，但由於尼赫魯從中主持，施行媚共政策，不邀請中國，韓國及越南，卻邀中共政權派員參加。由於這是第一次躋身國際會議之林，中共萬分重視，由周恩來以「總理」兼「外長」身份率領出席，團員有「副總理」陳毅、「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等人。這次是蘇加諾與周恩來論交之始，雖然那次邀中共出席的主動力是尼赫魯，但蘇加諾也盡了力。唯一反對的是巴基斯坦總理阿里，但未能發生作用。

萬隆會議不但把中共帶進了國際之林，也使周恩來認識了納薩與施漢諾。當時中共同埃及、高棉（當時還叫高棉）尚未建交，此舉對中共幫助至大。

萬隆會議期間還鬧過一個這樣的笑話，據說蘇加諾因爲自己一日不能離開女人，推己及人，預備大批印尼美女招待嘉賓，客人住進旅館時，招待官員每人給予一冊紅色簿，有類於購物證，每冊若干張，許多客人不認識上面印就的印尼文，也未予理會。其中只有陳毅，以爲是糧票，在晚餐後撕了一張給旅館侍者，不多時間侍者帶進了一名印尼美女，這一來陳毅得其所哉，此日遍告中共代表團諸人，於是人人皆召喚印尼美女，周恩來也只好隨俗。此事後來傳出去，印尼國內大譁，尤其是反共的瑪斯友美黨人及回教團體羣指蘇加諾辱國。

一九五六年中共「國慶」，蘇加諾應邀參加，在當時成爲一件「天大喜事」，因爲自從中共「立國」以來，蘇加諾是第一個自由世界的元首來訪，加之又是中共統戰的對象，更加上前一年周恩來等人在印尼所受到的優渥待遇，於是竭盡奉承之能事，在蘇加諾未到大陸之前，加工排出蘇加諾言論集，蘇加諾到了大陸之後，到處張貼標語，高呼口號，歡迎「朋加諾」，據說在印尼文是最親暱的稱呼。蘇加諾飛機抵達北平時，共酋傾巢出迎，毛澤東當時尚是「國家元首」，兩個風流人物見了面先擁抱一番，以後的招待更是竭力以赴，務使蘇加諾滿意爲止。

在當時還有這麼一個插曲，一次由人民政協出面的宴會，周恩來以人民政協主席身份，介紹一位副主席又是民盟主席沈鈞儒與蘇加諾見面，蘇加諾一聽說是民主黨派的主席，他當然曉得所謂民主黨派是怎麼一回事，正眼也不看沈鈞儒一下，嘴角還掛着一絲不屑的冷笑。

周恩來一看情形不對，連忙改口說道：「沈先生不但是民主同盟主席，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戰友，當年曾是同盟會會員。」

蘇加諾一聽說沈鈞儒是中山先生之舊日同志，馬上改顏相向，握手致敬，說了許多仰慕的話。此事對沈鈞儒刺激至深，回到家中向家人嘆息說：「想不到我到了今天還靠孫先生吃飯。」這段故事筆者間接得之其家人之口，相當眞實。當時蘇加諾並表示歷史人物他只佩服兩人，一是林肯，一是中山先生，並且說明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完全得力於中山先生，這段話大概是由衷之言。

經過蘇加諾訪問北平之後，中共與印尼的關係也更趨密切。一九六〇年又發生了派遣醫療隊爲蘇加諾醫病的事，當時蘇加諾患病在床，情況至爲嚴重，各國名醫皆請到診治，並無功效，當時中共駐印尼「大使」姚仲明看透了蘇加諾患的病是腎虧，這種病要西醫去治很難見效，於是報告周恩來派遣一個醫療隊，有醫生吳階平與岳美中，用中國醫生進補的方法，表裏兼治，不到兩個月竟然把蘇加諾的病治好了。蘇加諾既驚於中國醫術之神，又感激周恩來的好意，對中共的關係更進一步，在一九六二年中共國慶，蘇加諾二夫人哈蒂妮以貴賓身份參加。哈蒂妮本是一個公務員的妻子，且已有了五個子女，但是被蘇加諾看上了，就逼着哈蒂妮與其丈夫離婚，作了蘇加諾的第二夫人。在蘇加諾一生正式非正式的女人中，只有哈蒂妮一個人有政治思想，而且立場相當偏左，蘇加諾與印尼共黨接近完全是由她在中間拉攏，直到蘇加諾垮台被軟禁後，她尚以麵包隱藏文件從中傳遞，不過，在蘇加諾垮台後，羣芳星散，她始終未離開蘇加諾，總是陪伴他到底，也算難得。

哈蒂妮到北平受到盛大歡迎，因爲她是那一年到賀中共國慶的唯一貴賓，所以中共高級頭目除毛澤東之外，全體出迎，劉少奇、王光美、周恩來、陳毅、張茜都到機場歡迎，情況十分熱烈。哈蒂妮參觀了北平附近名勝古蹟，又到南京、上海去了一趟，盡歡而別。中間隔了大半年，劉少奇

、陳毅兩對夫婦又有訪問印尼之行。

劉少奇訪問印尼是在一九六三年四月，由於劉少奇是以中共政權「元首」身份訪問，蘇加諾也作了盛大歡迎，其間有許多插曲以後都成了劉少奇的罪狀。

當劉少奇動身之前，王光美往見江青，請示可否戴項鍊？江青不准她帶，認爲共產黨人要保持樸素作風。但王光美到了印尼時，仍然戴了項鍊，這件事爲江、王之間一大過節，以後清算王光美時，由江青自己說出。

劉少奇座機在耶加達降落時，蘇加諾親往迎迓，機場中又有兩個精采鏡頭，飛機尚未着陸前，印尼一羣大官皆在跑道等候，某部長（已忘其名）在蘇加諾前面，蘇加諾一時高興竟然扮了一次扒手，把某部長後面褲袋裏一個錢包掏出，某部長並未發覺，蘇加諾一臉得意之情，不料被西方記者看見，用快鏡拍下這一美妙鏡頭。

到了飛機着陸後，劉少奇第一個由扶梯走下來，第二個是王光美，當日的王光美穿了一身白衣服，從樓梯口一出扶梯，恍如仙女下凡，蘇加諾抬頭一望，目瞪口呆，魂飛魄散，怔怔地一句話說不出，這時劉少奇已下了扶梯走到他的面前，蘇加諾還未覺察。站在蘇加諾背後的首席部長朱安達（印尼當時無總理，蘇加諾自兼總理另設首席部長一人以總攬政務。）看出總統又犯了老毛病，在後面拉下蘇加諾，這時蘇加諾才從夢中醒來，連忙與劉少奇握手，涎着臉說道：「你的太太眞漂亮，我眞想擁抱她。」

劉少奇看看站在蘇加諾身傍的哈蒂妮，也笑着說：「彼此心理都是一樣。」下了飛機後，是按照西方的禮節，王光美拖着蘇加諾的手臂，哈蒂妮拖着劉少奇的手臂同行，這張照片以後也成爲紅衞兵鬬爭王光美的罪行，指她丟盡中國人的顏面。

其中還有一個最有趣的插曲，當蘇加諾與劉少奇及幾位夫人在台上檢閱印尼空軍時，一位空軍中尉蘇索達諾在空中領導表演，誰知行到看台前突然一個筋斗掉下來，距離看台五百碼爆炸，差點把劉少奇蘇加諾當場炸死。

劉少奇在印尼受到熱情招待，以後紅衞兵鬬爭劉少奇，指劉少奇曾說過與王光美在印尼補渡蜜月的話。

一九六五年八月，印尼共黨第一書記艾地突然訪問中共，其中情節非局外人所知，據傳中共派駐印尼的醫療人員秘密向北平報告，指蘇加諾壽命不會超過三個月，因此，中共急於要向印尼下手。

當時印尼政情相當不穩定，蘇加諾以總統而兼總理高高在上，下面可以分成三大力量，軍人方面以國防部長芮蘇賢上將爲首，共黨方面以第一書記艾地爲首，政客方面就以首席部長兼外交部長蘇班特里奧爲首，三股力量芮蘇賢與艾地自然是絕對的對立，蘇班特里奧則偏向艾地一邊。

艾地突然訪問北平，本來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但因爲當時中共與印尼邦交正篤，印尼官員去中國大陸訪問已是家常便飯，軍方對此並未介意。

艾地到北平與毛澤東見面之後，大概毛澤東告訴了他蘇加諾壽命還有三個月的事，並指出蘇加諾一死，共黨與軍方決不可能共存，到時必有一場火併，不如先下手爲强，乘蘇加諾尚未死，先動手把軍方首領除去，實行接收政權。艾地對此最初可能還相當遲疑，經過毛澤東再三鼓勵，並授以錦囊妙計，要艾地回去執行，於是發生了震撼世界的「九卅」政變。何以說這次政變是毛澤東一手策動，證據有兩點：第一，印尼共黨發動政變屠殺高級將領的最佳時刻應當是十月五日印尼陸軍節，因爲在這一天所有高級將領均要集中在耶加達，正給以一網打盡的機會。但艾地迫不及待，在九月三十日夜間發動政變，結果芮蘇賢受傷走脫，蘇哈圖遠在郊區非共黨力量所及，終於一敗塗地。艾地何以一定要在九月三十日夜間發動政變，唯一解釋就是次日爲十月一日，如果艾地政變成功，以後中共與印尼的「國慶」可以同一天慶祝。

第二，印尼共黨發動政變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殺死了六名高級將領，包括陸軍參謀長雅尼將軍在內。芮蘇賢上將走脫，死裏逃生，幾歲的小女兒也被共黨害死，其殘酷手法與中共如出一轍。凡是記得中共在勝利後向平綏路竄擾，竟把一個小縣崇禮城內居民不論性別，不論老少，數千人全部殺光，一個不留。可知印尼共黨所用手法，實在源出於毛澤東思想。

艾地政變失敗，連同第三書記約多，先後被軍方捕獲處死，蘇加諾在印尼逐漸失勢，中共與印尼的邦交也每下愈況，終致絕交。據當時一項未經證實的消息，中共總參謀長羅瑞卿曾佈置一場援印尼共黨的戰畧，準備在海南島運兵前往，後事由於印尼共黨失敗得太快，未來得及採取行動而作罷。

印尼共黨是國際第三大共黨，僅次於中共蘇共；印尼又是亞洲大國，又處於印度洋、太平洋之間，據有戰畧形勢。假使共產黨尤其是親毛的共產黨眞的統治了印尼，東南亞決不能保，而印尼共黨成功的可能性極大，只因接受了毛澤東的寶貴指示，終於一敗塗地。據說蘇共在歷次國際共黨大會上，均以此作爲抨擊毛澤東的主要根據。認爲毛澤東破壞了共產國際的大好形勢。

最後再說說蘇加諾與毛澤東兩人的比較，對此問題一向無人留心，若仔細想想，兩人確似孿生兄弟，諸如：好色，狡詐，好大喜功，反臉無情，無一不酷似。唯一不同之點，是蘇加諾確對印尼建國貢獻了力量，爲革命坐過牢，毛澤東則沒有這段光榮歷史。所以蘇加諾雖在失勢之後，死了尚有人送殯，毛澤東一旦失勢，必難善終也。

各位文友注意：

郵寄給各位的稿費及稿費單，收到後須即簽收，並貼上印花，回郵本社會計室。我們要彙繳會計師核數；如各位不照辦，我們只好取消郵寄方法，要勞駕各位親來本社領取。爲彼此方便起見，務請合作。

（會計室）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戲劇全材話洪深

趙聰

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光明和光陸這兩家電影院，同時獻映美國派拉蒙公司出品、由小丑明星羅克（港譯「神經六」）主演的「不怕死」。第二天晚上，在大光明，當銀幕上出現了住在美國唐人街區域裏的中國人，幹着販毒、偷竊等犯罪行為的時候，當主角羅克突然出現一羣小腳女人堆裏，扭住一個戴瓜皮帽的老頭兒的小辮子，並且戲弄他的長指甲的時候，座中一位三十多歲的觀眾激怒地站起來高呼：

「同胞們！在中華民族的國土裏，竟敢放映這樣侮辱我們的醜劇，我們是有血氣的中國人，能容忍下去嗎？」

當場就有很多男女青年，齊聲喊起來：「是中國人，都應該站起來——退票！——退票！」

於是電影立刻停映，燈光跟着亮了。

那時還有租界，大光明正在租界裏。該院立時騷動起來，洋經理一面打電話給捕房，一面用英語問：「誰敢在這兒搗亂公共秩序？」

適才高呼的那位中年觀眾理直氣壯地走上前去說：「是我。」那洋人氣昏了，便舉起手想打。這時在場的一羣青年擁了上去，怒視着洋人說：「你敢動手，我們便揍你個半死！」洋人一看人多勢眾，嚇得放下了手。

一會兒，捕房派來警備車，把那位中年觀眾還有幾個青年押上汽車，載到捕房。當夜升堂訊問，刑事審訊者首先問那中年觀眾的姓名、籍貫、職業。對方的答復是：

「我洪深、武進人，現在為復旦、暨南兩大學的戲劇系教授。」

「那你既然是知識分子，為什麼知法犯法，在租界上擾亂治安？」

「你們國家攝製了這樣徹頭徹尾揑造事實侮辱我們的電影，還要在我們國土上放映，這種挑起國際仇恨的舉動，你們先該自己檢查一下，我們的抗議是正義的，是合理的，說不上什麼擾亂治安！」

審訊者碰了釘子，老羞成怒，就把洪深扣押起來，準備送特區法院懲辦。

洪深被捕房扣押的事，第二天一早就哄傳開來。那時洪深還兼任着明星電影公司的編導主任，就由該公司聯絡復旦、暨南兩大學，一同向捕房交涉，終於把洪深保釋了出來。

第三天大光明就不映「不怕死」了，可是光陸仍然照映不誤。映完看了看，那彈簧座墊全給觀眾用刀劃了×字，於是也不敢再映，映「不怕死」的院商還是怕死的。

洪深事後具狀法院控告大光明，要它把辱華影片的拷貝焚毀，保證以後永不再映此等影片，還要鄭重道歉，賠償洪深的名譽損失。結果洪深勝訴，他的要求，不但大光明完全接納照辦，連在美國的派拉蒙公司也在上海登報道歉，表示把「不怕死」影片收回，不再發行。

這件事在三十年代曾轟動一時，洪深的大名也就響遍遐邇，使中國人大大揚眉吐氣了一陣子。從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洪深是怎樣的一個人。

洪深（一八九四——一九五五），字淺哉，乃江蘇常州富家子，說起他的家世是很顯赫的。清代桐城文派陽湖派的巨擘之一洪北江（亮吉）大文豪，就是他的先祖。父親洪述祖，是袁世凱的死黨，在上海刺殺宋教仁，就是袁透過洪述祖買的兇手。

洪深於一九一六年在清華大學畢業後，保送美國留學，考入俄亥俄州立大學學工程。但他自幼就喜愛戲劇，工程對他格格不入，所以到了一九一九年，就轉入哈佛大學，改學文學與戲劇。同時，他還在波士頓聲音表現學校、考柏萊劇院附設學校，專學「表演」「導演」等課程。畢業後，曾參加美國職業劇團作巡迴演出。所以他能作、能導、能演，是戲劇的全材。

他在他的「五奎橋」劇本代序裏，曾說到在美國學習戲劇投師的情形：「哈佛大學裏教授戲劇的是倍克先生。我到哈佛的那年，他已經在哈佛教了二十多年了。他的學生在戲劇界裏有成就的不知有多少，歐尼爾就是其中之一。他教的『戲劇編撰』，學程號數為英文第四十七，乃是全國聞名的。每年美國各地的大學畢業生、教員、新聞記者、小說作家等等，想來哈佛讀『英文四十七』的，平均在三百左右；但他只取十一人，最多十四人，從來不肯通融多收的。他也不取上課的形式，只圍着圓桌坐談，反復討論辯難而已。他的考錄學生的方法，便是叫他們每人投寄一部創作多幕劇，一部創作獨幕劇，由他親自閱讀，從作品裏鑒別出那作者是否暗示着天才可以從事戲劇，是否來讀他的課程可以獲得益處。在三百人當中只取十一人，自然是極難中選的了，所以在哈佛，能夠有資格讀『英文四十七』，即算是一種榮譽。我那年投寄的，一部便是『為之有室』，一部是描寫歐戰火線後情形的獨幕劇喚做『回去』的。總算被錄取了，我真是喜歡到了不得。」這正所謂名師出高徒，同學中除戲劇

家歐尼爾外，還有中國的馬彥祥。

一九二二年洪深回國，當年寫出了九幕劇「趙閻王」，這是他的成名之作，次年搬上話劇舞台，由他親自飾演劇中主角趙閻王。他寫的是軍閥時代一個營部裏的故事，趙閻王乃營長的勤務兵，本叫趙大，因爲槍法百發百中，殺人太狠，得了「閻王」的綽號。在一個嚴寒的夜裏，營長出去打牌，叫他看守營長的住室。他們駐防在一個荒村裏，除他們五百人外，只一間糧食店，並無老百姓。這個營已經幾個月不關餉，營長卻有錢與連排長打牌，原來他領了餉不往下發，鈔票有八九千放在床底下的皮篋裏。後來營長賭輸了，回來取款時，被他看在眼裏，他便偷了星夜逃入山林。在逃跑的路上，他回憶起過往的一生（他已四十餘歲），瘋瘋顛顛地自言自語，但不久就給營長派來的人追上，在林中被打死了。

洪深在「洪深戲劇集」的代序裏說：「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我上北方去，在火車裏聽得兵士談話，是佩孚帶隊的軍隊，等長辛店陣線上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多數活埋了。因爲奉軍身邊，都有幾十塊錢，吳軍很窮，不活埋，不能奪取奉軍的錢。我當時聽了，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好幾天不能自然。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眾發生無量的同情。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也會發生同情了。但我只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別無能力。所以只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在那年冬間，完成了『趙閻王』這部劇本。」這說明了他寫這部劇本的動機和主題。劇中另一角色老李對趙大的死屍說：「你啊！你做好人心太壞，做壞人心太好，好人壞人，都做不到家，我瞧你東奔西走，到處惹禍，一輩子也沒有過了一天的好日子，今天還是老李來埋你！」這無異作者對趙大這樣的人的蓋棺論定，也表達出作者的同情。

這個戲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在上海笑舞台演出的，當時洪深還出資邀請了該台的著名文明戲演員李天然、李悲世、秦哈哈等合演。因爲話劇還不普遍，他這個戲格調又稍高一點，特別是用擬人、擬物的技巧寫趙大自言自語那幾場，觀眾就看不大懂。所以當時「晶報」就有這樣的批評：「前夜實演時，觀者頗不明瞭，甚至有謂此人係有精神病者。」

不久，洪深與歐陽予倩合作，主持「戲劇協社」，導演了「終身大事」「潑婦」「回家以後」「好兒子」「月下」等劇，並改譯和導演了「第二夢」「少奶奶的扇子」，他自己也參加了演出。後來一度與田漢合作，參加了「南國社」，但二人性格不同，旋即退出。其實這些戲劇活動都是業餘的，他的主要職業還是教書。截至抗戰前夕，他先後充任復旦、暨南、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及外文系主任。他還自己創辦了「中華電影學校」，自任校長。

在復旦時，他指導復旦劇社演戲；在明星公司時，他編導了「早生貴子」「愛情與黃金」「新舊上海」「女權」「夜長夢多」「風雨同舟」「劫後桃花」等十餘部電影。「劫後桃花」是他創作的文學劇本，由明星演出，電影之有文學劇本，在中國自他創始。

他本是國民黨員，與國民黨某些要人有來往，他曾一度被陳濟棠邀請到廣州主持改良粵劇的工作，因時間甚短暫，沒有什麼表現。上海的劇影界，這時已爲夏衍，田漢，于伶等共產黨打入，他在這個圈子裏活動，給傳染得思想因也左傾起來。他由夏衍之介加入了「左聯」和左翼的劇影組織，於是寫出了反映農村階級鬥爭的三部曲，即「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五」劇寫農村大旱，河水低淺，稻要乾死，農民因機器打水的洋龍船撐不過五奎橋，想把橋拆掉，但這橋關係着周鄉紳祠堂的風水，周不讓拆，雙方乃展開了鬥爭。第一次公演時，由大名鼎鼎的袁牧之飾演周鄉紳，博得好評。「香」劇是寫豐收成災，表現貧民所受的剝削。「青」劇人物有些在「五」劇中出現過，可以說是「五」劇的續篇，也寫天旱農村的情況。洪深自己曾說：「第三部，本想寫『紅綾被』——那是前兩部曲的必然發展。但因兩次寫了第一幕，都不能使我自己滿意，所以擱下不用，另寫了一齣『青龍潭』。」然而這部「青」劇依然不佳，從來沒有上演過。

一九三六年周揚提出「國防文學」的口號後，他和夏衍主編「光明雜誌」（半月刊），專提倡「國防戲劇」。他自己也寫了「走私」「鴿」「鹹魚主義」等獨幕劇，鼓吹抗日。抗戰爆發，他是救亡演劇隊的第二隊隊長，由上海演到武漢，遂在軍委會總政治部第三廳第六處任第一科長，專管戲劇宣傳。他曾組織了十九個抗敵演劇隊，深入戰區宣傳。他這時也寫了許多抗日的劇本，如「米」「飛將軍」「包得行」「黃白丹青」「雞鳴早看天」「女人女人」，但他後來認爲這都是些趕任務的作品，毫無足取，都沒有選入集子裏去。

「解放」後，他的主要職務是對外文化聯絡局長和對外文協副會長，至於全國文聯的委員、全國作協的理事、全國劇協的副主席，也只是掛名而已。但是只這對外文化聯絡工作也就夠他忙的，使他沒有時間和心情來寫作，因爲出國訪問，對外賓送往迎來，都得奉命行事，而遇有重大事情，自己又做不得主，黨組的外行領導，又不聽從他的意見。歐陽予倩在追悼洪深的文章中說：「本年出國以前，他曾經告訴我，他正在計劃寫一個關於和平運動的劇本；但是他並沒有絲毫放鬆他本單位的工作。他認爲一個國家幹部應該服從分配，要他做什麼就做什麼。對外文化聯絡事務，是艱鉅而複雜的，他在工作當中也曾遭遇過或大或小的困難，但他永遠保持着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從來沒有發過半句牢騷。」發牢騷？洪深哪裏敢？因爲中國大陸已不同於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不但不能容你提抗議，連發牢騷也不能容。中共說他五五年死於肺癌，實際上恐怕是悒鬱勞累而死，死時年止六十歲。

代郵

「萬人雜誌」及「僑光報」各文友：各位大作中如有涉及人名及地名，敬希用正楷書寫，以免排印錯誤。勞煩之處，萬分抱歉。

・編者・

從某英文刊物被禁談起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這句話似乎成了天經地義：交通發達之後，數千里的距離，可以朝發夕至；可是一旦不幸飛機失事，也會數十人集體「息勞歸主」。醫藥進步了，死亡率大爲減低，可是又發生了嚴重的人口問題。英文在本港是得天獨厚了，可是被人找起麻煩來也是首當其衝。世上的事似乎總沒有十全十美的。

據說本港有一本英文雙週刊，不久之前被當局查禁，還準備控以「非法出版」的罪名。理由是該刊未向政府登記。據該刊編者說：「我們也曾眞眞正正嘗試過註冊，無奈我們的編輯，大部份都是剛剛畢業……根本沒有可能拿一萬元港幣來作爲註冊的保證金。況且香港沒有註冊的刊物多得很……我們認爲當局這條註冊法例是不合理的，執行時相信也不會嚴格，萬一政府眞的要干涉上來，也有其他很多刊物陪我們上法庭，甚至在赤柱交個好朋友。料不到，香港政府對我們卻特別『垂青』！」

至於政府對該刊特別「垂青」的原因，據說是由於該刊「曾經批評過香港政府的施政，而且是用英文寫的，引起在南華早報和香港虎報不少的轉載與傳播，致令有關當局耿耿於懷。」由此可知，該刊之所以遭受當局查禁的原因，主要的是因爲用英文寫的；如果也是用方塊字出版的話，能得到大人先生們一陣「白眼」已經了不起了，那裏還有「靑眼」可「垂」！

所以，就連那種潑婦罵街式的流氓爛仔口吻的刊物，也可以公開發售，這不能說不是拜大人先生輕視中文之賜。

因此，有些人爲了喚起有關當局的注意，多用英文評論得失，而不屑使用中文，免得又是「東風吹馬耳」！這本雙週刊之捨中文而取英文，當然也是基於這種理由。可惜他們忽略了一個先決問題：應該先取得發言權，無發言權而隨便發言，便「觸犯了一條不應存在的法律」；那些受過批評的官大人，自然要振振有詞地予以查禁了。該刊編者預期的「很多刊物陪我們上法庭，甚至在赤柱交個好朋友」那種熱鬧場面，大概不會出現。

筆者沒有看過這本被查禁之前的英文雙週刊，也不知該刊的立場與內容究竟是怎樣的，只不過見到「非法出版」這條「罪名」，發生很多感慨！因筆者別無所好，只愛發「謬論」，覺得在報刊上寫文章不能暢所欲言，很想自己辦個刊物，可是一直苦於有心無力，不能實現這個願望。原來這個「發言權」之取得是有條件的：

條件之一是「錢」。

條件之二是「權」。

政府對於窮書生似乎「特別垂靑」，商業登記每年二十五元便可以「搞掂」，而窮書生辦個報刊卻非先拿出一萬元不可。此「金錢」在那裏說話也！如果有兩位太平紳士或大律師出面擔保，則雖無錢也可以通過，此「權勢」在那裏說話也！如果閣下旣無錢、又無權，那麼，只好「免開尊口」！

這本英文雙週刊，便是在這種情形下遭到取締的！

諺云：「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錢之爲用大矣哉！秦二爺困在潞安州，因爲無錢送禮，所以批票回文始終到不了手，困在店裏欠了一身債。當他唱到「俺本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漢」時，店家只一伸手叫道「拿錢來！」他便嘗到「好漢無錢到處難」的滋味了！

古人說：「聰明正直之謂神」，鬼佬說：「神無原罪」；雖然如此，但人人都知道「錢能通神」，「有錢能使鬼推磨」。寺廟中的「佈施」要錢，教堂中的「奉獻」同樣也要錢；我們雖然不能直接看到上帝和神佛的臉色，但從祂那代理人的面部表情中，也不難間接看出祂的喜怒來。誰曾見過神們住在陋室茅舍中？祂們專選最好的地方棲身，而那是需要許多錢的，自然是多多益善了。

至於「有罪」的凡夫俗子，更不消說，淸高如教育界也有不少唯利是圖的學店老板，校服、書簿無一不是他們的「刮龍」工具，學費更是見風就漲。當然，收學費的規矩是古已有之的，連孔老夫子都要「束脩」，怎可苛責學店老板？可是要知道孔子收的「束脩」是小大由之，不會爭多論少的，而且決不會年年加價。此孔子之所以爲「大成至聖」歟！

現在的世界，不但衣食住行處處要錢，連投票，說話也非錢不可。如果一個人沒有相當的身家，便沒有資格作選民；沒有一萬元港幣，便休想辦刊物，即令你不以營利爲目的。這是剝奪人的天賦人權，也是「在有意無意中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嚴重箝制」；換言之，言論自由是有條件的，只有能付出一萬元的人才能享受到！

因此，我也「認爲當局這條註冊法例是不合理的」，一般行業只要二十五塊錢，爲什麼辦雜誌便要加多四百倍？若說是爲以後它犯了人身攻擊的誹謗法的罰款作押金，那更是因噎廢食，改判可以罰款作抵的監禁豈不更有效？因爲某些有錢佬寧願罰數萬元，也不肯在「鐵窗」中過一天也。

至於由兩位太平紳士或大律師擔保也可註冊的規定，更是毫無道理，這無異告訴世人他們都是特權階級，一句話便值五千元。這還算什麼民主？

金錢和權勢是一體的兩面，有了權勢金錢便會源源而來。記得抗戰時，有所謂黃金儲蓄、黃金國有以及其他有關金融方面的措施，每改革一次人民便損失一次，愈是愛國的人他的損失愈大；可是有權的人在一上一落之間，便成了億萬富翁。國家雖然窮了，但某些人在美國銀行的存款，卻成了天文數字。嗚呼，此大丈夫之不可一日無權也歟！

東方晦

「熱血猶憐照九洲」

——讀秦山高的詩

林真

讀吳闓生的「晚清四十家詩鈔」，我比較喜歡秦山高的詩。喜歡秦山高，並不是說他的詩特別，其他詩人的詩卻不足觀，而是因為他能結合着時事來寫，可以在他的詩裏能嗅到時代的氣息。

我不知道秦山高的簡歷，在讀「晚清四十家詩鈔」之前也沒有讀過他的詩。吳闓生這本詩選據他自己說，是「以師友淵源為主」的；並且指出秦山高是李剛己的學生。李剛己的先生是范肯堂，范肯堂的先生是吳闓生的父親吳汝綸。就因這點淵源，吳闓生才把他的詩選進「詩鈔」去。我所知道的，只是如此而已。但就詩論詩，他的詩的確寫得不錯。

我欣賞詩的觀點跟時賢容有不同。我以為文藝作品是要反映時代的，不管抒情或詠物，都該帶點時代氣息，這才不致跟古人的作品混在一起，分不出那是古那是今的。秦山高的詩不算寫得好，但他投合了我個人的胃口，所以我對他便特別喜歡了。例如他的「由鳳凰城避兵入關道中感懷」，就是我讀得可以背誦的幾首：

「危樓瞭遠矗雲中，五色旂高四面風；底事軍歌鎮淒絕，一聲聲逐馬蹄東。」

「迢遙鐵軌達冰洋，疆界眞能彼此忘？汽笛一聲車又去，螢烟如墨下平岡。」

「參軍一解蠻兒語，別有風流恐後禁；大逐腥羶與俱化，漢衣漢種吐蓄心。」

這輯詩可能寫於一九〇四年二月以後的。因為在是年的二月，日本在我國旅順港突然襲擊俄國艦隊，導致了日俄戰爭的爆發。糊塗的滿清政府竟然透過外務部宣佈，在日俄戰爭中，我國嚴守中立。人家兩國在我們的國土上開仗，我國的滿清政府不但不干涉，反而宣佈嚴守中立，這無疑是甘願喪失主權。秦高在這輯詩中，便有一首對此事表示了不滿：

「棋到將殘局又更，竟甘壁上作閒兵。陸沈莫問誰家物，大好河山賭一秤。」

借下棋來表示對時局的哀痛，使人讀來心情沉重。他雖然沒有直接把滿清政府的昏庸寫出，讀者早已從詩句中體會出來了。我國最古的詩「國風」，就包含着譏嘲時政的意思在內，如「伐檀」、「碩鼠」，都是直接對不良的政制發出怨言。這個傳統到了杜甫、白居易、陸游和辛稼軒等人手裏，可說是發揚光大了。但到了明清兩代，不知是文網太密還是什麼原因，寫這種詩的人便少得多了。明清兩代除了有一段短短的「昇平日子」外，大部份時間都處於內憂外患之中，而詩人的感覺卻變得遲鈍了，很少反映明清兩代動亂的詩作出現。記得在清代的詩人中，我讀過金和一些描寫太平軍的詩篇，可惜他對奮起反清的太平軍充滿敵意，似乎對統治我國的滿清政府寄以較大的同情。平心而論，他的詩寫得實在好，只因他把對象嘲諷錯了，我認為無甚可取。話得說回來，我欣賞詩的觀點是這樣，決不能以我的觀點去評定那些詩的藝術性的。

秦山高不僅在「感懷」中表示了自己對時政的看法，在其他的詩篇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心聲。他的「國變後到京柬吳北江」和「餞錢紹雲觀察之奉天」都有所表示：

「名山墳典千秋業，大陸龍蛇一世才。碌碌諸公舉杯盡，茫茫百代扣槃哀。未聞曲突銷星火，眞見阿房弔刼灰。九死一生還健在，逢君何惜話低回。」（柬吳北江）

這首詩，我最喜歡中間四句，寫得沉痛至極。

「遼海風高老鶴歸，哀鴻徧野正無依。願公且忍河山淚，一為流亡賦鷹飢。」

「觸蠻初判刼餘灰，一局閑棋莽莽來。自是陪都根本地，邦交民氣兩濤才。」（餞錢紹雲）

秦山高借着送錢紹雲回奉天，表達出自己對時局和東北的流亡者底關懷。假如我們對日俄戰爭前後的東北情況稍為有點瞭解，就可以體會到詩人的心情是如何沉痛了。詩，並不是一定要寫得沉痛才算好。詩是需要眞摯的感情，需要詩人把這份感情加以錘煉，形象地表現出來，藉此引起讀者的共鳴，這才算是好詩。倘若應了辛稼軒所說：「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那樣，加進一份虛假的感情，不管矯揉造作地寫得怎樣沉痛，也未必能使人感動。

我讀詩，受陳沆的影響較深。陳氏在「詩比興箋」裏，着重於詩篇的主題思想的探討和分析，並不斤斤於文字訓詁的考釋，而且對於一些無病呻吟的作品看得很輕。

我接觸陳氏的詩論比較早，很多地方受了他的影響。雖然我後來接觸了一些外國詩論，也因了讀詩較多，漸漸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但有好些地方還可以看出陳沆底影響的痕跡。

在秦山高的詩作中，我喜歡的還有下面兩首。

第一首是「重九」：

「良辰不醉菊花杯，觸眼流亡百感來；帷幄中朝無借箸，烽烟遼海有飛灰。長安棋局朝朝變，絕塞笳音處處哀。何事重城尚佳節，黃雞白酒幾登臺。」

第二首是「沽上秋感十二首」之八：

「男兒浪說封侯貴，肯信功名屬虎頭；夢破珠江千舫月，心馳鐵嶺萬林秋。塞雲剩欲依三峽，熱血猶憐照九洲。濁酒如淮斷未遠，填胸塊壘一澆否。」

這兩首詩寄託深遠，意境奇佳，讀來眞個迴腸蕩氣，俗慮俱忘的。我把這兩首詩抄了下來，壓在桌玻璃下面，以便閒中誦讀。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喜愛而已，在某些批評家的眼中，這未必算是好詩。不過讀詩是以個人的感受為主，決不能以批評家的意見為依歸的。



今非昔比的巴黎

迢迢

從布拉格飛巴黎，亦不過兩小時多，抵步時已是萬家燈火了，我們下塌在 Ambassador Hotel 大使旅館，心情十分輕鬆，回想過去的數星期，雖然是無驚險之事發生，但心情的沉重，空氣的緊張，處處提心吊膽，謹謹慎慎，沒有令人感到在西歐時的自由和快活，這種微妙的感受，是要身歷其境的人才會感受出來，文字頗難形容，我們像是一個噩夢中醒來，現在又回到現實的世界。

當晚，在巴黎的友人，饗以我們極豐盛的晚宴。巴黎的中國餐館有三十多間，多是揚州幫廚師，很少廣東菜式，其中大多數是在法國留學的學生，許多得了博士學位，有家歸不得，而且在法國僑民的就業是限制得很厲害的，任你有通天的本領，也難發展你的抱負，故此有許多法律博士、文學博士等等，到頭來還是圍了圍裙，回到廚房裏去，努力發揚中國的國粹——烹飪了。

這天晚上，我想起友人們叫我去拜訪一位留法的文學家，聽說他在巴黎開餐館，於是我就和朋友們找着這間餐館。進去先點了菜，因爲數週來沒得好好的吃一頓飯，這晚眞是大快朵頤。這餐館規模不大，但佈置得很精緻，十餘張桌子都坐滿了，只有一個法國女郎，和一個中國老者做侍者，忙個不了。我們在酒醉飯飽，算了賬，臨走時，我們才向侍者說要拜見他們的老板。誰知眼前這個穿白衫黑褲，手上搭着一條白餐巾，剛才還替我們端菜斟酒的老者，就是那鼎鼎大名的文學家了，我們不勝驚異。他留着我們，幸好這時客人漸散，他重新開了一瓶酒，和我們共飲，並和我們談了不少華僑在法國的事情。原來他們在法國開餐館，是不准中國人做經理的，非要請一個法國人做經理不可，剛才兩個法國女郎，名義上就是他們的經理，而且抽稅又非常的重，工資又非常的高，所以只有自己來做侍者，以節省開支，如此才可以混得過去云。

在巴黎，我們又會見了旅行團的全部團員，有些還比我們早幾天回到巴黎來的。次日恰巧天雨，我們都聚在客廳裏談天，大家都嘆息着巴黎變了，以前的繁華，比起我們前數次來的時候差得多了。以前的巴黎（這是指十年前），街上車水馬龍，現在是一片蕭煞景象，萬物騰貴，人民的衣着，也不及以前的整潔華麗，巴黎服裝現在只是虛有其表。據去了西德回來的同伴說：西德和英國的女子的裝束，實際上比巴黎的女子們美觀整齊得多。更令我吃驚的是一個團員告訴我，一天他在一間露天咖啡座飲咖啡，突然有一個女人，走過來向旁邊的美國朋友，劈面就是一記耳光，口中大罵：「醜惡的美國人！」那美國朋友受辱，正欲反擊，給大家勸住了。據說這女人不像是個瘋子，衣飾都很整齊的，大概是過激份子，在發窮惡。因爲戴高樂執政的後數年，出爾反爾，一味執行大法國主義，專與英、美兩國作對；在美國方面，不久以前，曾宣傳抵制法國，第一件就是美國遊客不到巴黎。巴黎的繁華，多是靠遊客來維持，而且主要的是揮金如土的美國遊客，經過這些事件，弄得巴黎市面百業凋零，因此影響到法國人民也仇美起來。



巴黎西南近郊之凡爾賽宮全景

據說巴黎近來謀殺搶刧的犯罪案件也逐漸多起來，甚至有前面的汽車開得慢一點，後面的車子等得不耐煩，就拔槍出來把前面車子的司機打死的事件。巴黎人的脾氣，最近壞到頂點云。據我以前的觀察，我遊巴黎的次數也不少了，但我從來未曾見過巴黎人打架。巴黎的流浪醉漢是最多的，有時在地道車上，見到些流浪醉漢，他們發酒瘋，最多是互相破口大罵，聲音越罵越響亮而已，絕不動手打架的。那時我眞覺得法國民族眞是個有文化教養的民族，許多留學十餘年的學生，也十分同意我的見解。但如今一切都變了，據說自從法國承認了中共之後，事件發生得更多，許多學生運動，實際就是中共在幕後煽動；許多學生運動的首要分子，與中共使館有很緊密的聯絡。（這是一位在法國政府做事的法國朋友親口告訴我的，他們警界的人時常秘密跟踪這些人，他們的活動，受中共的主使，宣傳費俱由中共使館拿出來，已成公開的秘密。）

晚上，又被朋友們請去麗都夜總會看表演，這是巴黎有名的銷金窩，他們的大腿艷舞是世界上有名的，可謂是集香艷、肉感、刺激之大成。舞女們

個個如花似玉，忽兒是艷舞、忽兒是短劇，五光十色，極盡聲色之娛，想起布佩斯的夜總會艷舞，那只是東施效顰而已。這晚，全場座滿，香烟繚繞、香檳酒滿天飛，場裏座位排得極密，肩碰肩，背貼背，簡直針插不下。節目時間從九時起至午夜，可是人人興高采烈，不覺得厭倦，可是只苦了周太太，究竟上了年紀，香檳酒喝得多了，不能忍着數個鐘頭不去洗手間。但是要去洗手間，這可麻煩極了，要人人起身抬高椅子讓路，才可走過去。她不知說了幾十次對不起，才走出重圍，回來時也是一樣，許多女太太見了，也不敢起座去洗手間了。我只見她們有些愁眉苦臉，又不敢像以前的大口喝酒，我們對於她們的「忍勁」，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

觀眾中有不少仍是美國遊客，他們本來是最天真的，在這種場合中，更加放縱了，有幾個像是花花公子般的，大聲的歡呼，肆無忌憚的談笑，令人側目，怪不得這些日趨窮苦的法國人，恨極了他們呢。

散場後，（麗都夜總會就在這大道上）香榭麗舍大道，應是最熱鬧的時候，以前我們來的時候，午夜十二時到一時，這裏是車水馬龍，兩旁露天咖啡座全部客滿，燈光照耀如同白晝，（雖在冬季，露天咖啡座仍用玻璃屋頂，玻璃牆罩着營業的），一直到三點左右才打烊的，有閒的法國人在這時出來喝咖啡，美女多在這時出來亮相，遊客亦在這時來湊熱鬧。但現在呢，冷冷清清的，店鋪都關了門，所謂繁華如夢，今非昔比，我們只好叫輛的士，各自歸去了。

因爲歸心似箭，巴黎已是我們舊遊之地，什麼巴黎鐵塔、凱旋門，再去便沒什看頭。況且太太的購物計劃又取銷了，因爲以前在巴黎購物，用美金支票付款，無論那一個店都有百分之二十折頭優待；但現在這條例取消了，只給百分之十五，而且要在出口時，給海關過目，你買了什麼，經海關蓋印，然後你回國後，將這張單寄回該店，該店才將你應扣的折頭數目，以法郎寄給你，這多麼麻煩啊！而且又發覺法國出品的鞋子、衣料、香水，在美國亦有得賣，價錢相差是極微的，又何必「攞苦來辛」。故此，這次我們得以順利踏上歸途（以前，太太們在巴黎購物，總得花兩三天時間）。經過八個鐘頭的航程，又不知不覺的回到紐約了。

紐約的甘迺迪機場，眞可謂是世界上最大的機場了，進出機場的旅客，擠擁得像香港的年宵市場。我們在通過海關檢查護照時，因爲人太多，嘈鬧得令人頭昏腦脹，許多攜帶小孩的母親，小孩的哭聲，震耳欲聾，有些三四歲剛會走的小孩，四處亂鑽，害得那母親沒法站在隊裏輪候，許多旅客就幫着她看管；不久，一個黑色（黑人也）的關員走來，替她抱着小孩讓她越過百多人正在輪候的隊伍，讓她先去了。許多有行李的老太婆，一般都有旁人自動的去幫忙



巴黎的蒙馬特區後爲聖心院教堂此區多爲藝術家聚集寫生之地

。我以前本是不大注意這等事的，現在這種事好像特別鮮明的吸引我的注意，因爲我剛從另一個死氣沉沉、人情冷冰冰的社會中回來，現在我們所處身的一個社會，雖然不是十分完滿，甚至可說是有點混亂、動盪，但亦是一個有生氣的，充滿了人類的互助互愛、大家互相尊重，個人的心靈和行動，有充份的自由的地方。憑良心說：我情願住在這麼的一個亂烘烘的地方，縱使我是貧窮，物質上及不得別人，但精神上是健全而豐富的。我決不情願去住在一個沒有人性、沒有愛，而以仇恨爲眞理的國度，縱使他的人民是如何循規蹈矩，街道如何整潔，在我看來，那不啻是人類的大監牢而已。

後記

去年遊歷東歐回美，將所見所感在信中略告張老編，承他一再來信要我分國寫出這篇遊記，並配以圖片在「萬人雜誌」發表。原計劃等我第二次再去蘇聯遊覽西伯利亞之後，一併寫這篇遊記的，但少有人願意與我同遊那酷寒落後的西伯利亞地區，我因無人作伴，也就遲遲未有成行。編者不耐，催我先寫已經遊覽過的東歐各國，只得匆匆脫稿付郵。因在美國快二十年，平日少用中文；又從未寫過中文文章在報刊發表過，對於辭語的運用，往往感到力不從心。但這一寫，卻寫出了我的興趣，如果西伯利亞之行能如所願，我將於遊覽回來後，再向讀者作一報導。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脫稿於美國

涇渭分明

文抄公

有人說是「拒絕」參加亞洲作家會議；也有人說是「被拒」參加亞洲作家會議。姑無論「拒絕」或「被拒」，沒有參加是事實。

不參加是理所當然，因爲人家舉行的是「作家」會議；又不是「抄家」會議。「抄家」而參加「作家」會議，不倫不類。

因此，「拒絕」也好，「被拒」也好，不參加總是明智之舉！

「捧」與「砸」

雙手自下承物叫做捧，如捧茶、捧心；用力向下擊壓叫做砸，如砸碎、砸斷。引伸起來，以人力自下面擁之使其升高，也叫做捧，如捧場、捧角兒；以暴力打擊一個人或集團也叫做砸，如砸窰子（妓寨）。從前軍閥混戰時期，丘八爺蠻不講理，捧角兒、砸窰子的事幾乎每日都有。

捧角的事看起來雖很簡單，可是做起來也非內行不可，否則，彩聲喝不到節骨眼兒上，「捧」就會變成「砸」了。賣油郎當年有個朋友是位標準「戲迷」，雖然唱得有欠高明，扮相也俗不可耐，可是戲癮特別大，決不放棄出台的機會，那怕是在「捉放曹」中扮一次豬，他也要過一下癮。

某次，好不容易當了一次主角，飾演「空城計」的孔明。於是他便約了一羣馬仔準備，在台下給自己捧場；只是百密一疏，他那些馬仔全是不懂京戲的朋友。當他在城頭唱西皮慢板時，每拖一個長腔，他的馬仔便拼命鼓一次掌，鼓得大家討厭極了。當他撫琴之後哈哈大笑時，因爲他還未學會長笑，勉強胡喊一陣，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引得台下哄堂大笑。他的馬仔以爲這是他的「傑作」，於是拼命鼓掌，觀眾見了更是狂笑不止，弄得那位朋友幾乎下不了台。想不到，近來本港文化圈中，也在上演這種鬧劇。一位抄襲大家，被人「比」出原形之後，仍然厚着臉皮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沒有抄襲。他的馬仔更說其中的每一節、每一句都是「文抄公」的心血結晶。又說該書對在抗戰時期成長的人特別親切。我的天！這那裏是捧場？分明是「指着和尚罵禿驢」！無異對着跛腳女子讚她是美腿小姐，對着癆病鬼讚他是世界先生一樣，即令你是誠心的誇讚，別人聽了，仍是認爲你是有意「揭瘡疤」。好在「文抄公」的臉皮厚，否則，早已羞得無地自容了。

至於說對在抗戰時期成長的人特別親切，更不知從何說起。賣油郎也是在抗戰時期成長的，可是竟看不出絲毫親切之處；相反地，我只覺得生疏異常，自青島往阜陽，竟要遶道太行山區；本來在黃河以南，不知道爲什麼還要過黃河？武漢丟了，台兒莊會戰還未開始；陰曆大除夕居然會有月亮，下弦月在黃昏出現。這種移山倒海、摘星換月，時間倒流的傑作，的確不是抄襲，除了文抄公誰也寫不出來。又說比較之後文抄公的聲譽更隆。此種瞎捧，早已由捧變砸了。寄語馬仔們，不要再喝文抄公的「倒彩」罷！賣油郎有「攤破浣溪紗」自由詞以詠之云：

換月摘星盡等閒，移山倒海法無邊；世上何人有此術？大主編。
半月不知弦上下，殘年竟見月團圓！星馬作家誇第一，到數看。

賣油郎

共產黨

藍海文

爲了一種僵死的思想，
他們要用暴力控制人們，
使人類處在恐佈之中，

推薦一位詩人

此時此地寫詩的人可不少，但卻沒有幾首眞正是詩，沒有幾個配被稱爲詩人（包括我自己在內）。詩是濃烈的醇酒，不是白開水，即使你在開水中加進粉紅的色彩，加進迷幻藥，也依然是開水，而不是詩。

大概文人相輕的惡習不易改掉，說實在話，此地實在沒有幾個人的詩是令我感到心悅誠服的。即使大名頂頂的余光中先生，我也只覺得他有一些詩是寫得蠻好，但還談不上衷心佩服。也許有人要罵我狂妄，但並非因爲我以爲自己的一些所謂詩的東西寫得好，而是因爲觀點不同，而是因爲眼高手低是人的通病，我自然也不能免。我自知在十年後的今天，所寫的所謂詩，與十年前寫在日記部中分行排列的東西，並沒有兩樣，絲毫也沒有提高。爲了免致出醜，也就只好封筆不寫。然而，自己寫得不好是一回事，佩服別人卻是另一回事。我認爲能令我感到眞正佩服的詩，必須達到令我自覺永遠也攀登不上去的高度。如今，我發現了這樣的詩人，這就是「狂飆的年代」的作者，台灣詩人祿松先生。

「狂飆的年代」共有一百多首詩，我僅看到二十餘首，就已感到氣勢磅礡，才華逼人。慷慨激昂不亞於「大江東去」，悲憤壯烈不遜於「離騷」。請看：

第一首

摘下心上的狂飆，投向荒渺的世紀，
富麗這蒼白的時代，
摘下瀝血的花卉，
摘下躍動的意志，加冕憤怒的大地。
從死神的園圃
永生的奇葩，
從戰爭的枝頭，摘下勝利
的花果，
從暴風雨的手中，硬將旭日抱回來！

第十四首

蘸鮮血以寫詩，舉長槍以當筆，千卷大地爲稿紙，煌煌日月爲標題，如山忠骨，成江血雨，大塊文章。

第十六首

盡挽大河怒濤洗淨九州瘡痍後，硬借長虹爲樑，搬來十萬大山做磚，重建乾坤，看我們手段。

這樣的詩，豈是執牙板的妙齡女郎所能唱的？豈是凡夫俗子所能歌的？須請來百萬山東大漢，齊搥響震天的雷鼓爲詩人伴奏；須舉起千萬把寒光奪日月的刀槍，爲詩人作舞。

看到祿松先生的詩，我感到驚喜也感到羞愧和痛心。驚喜的是，中土已誕生了這樣傑出的詩人，與五四以來任何傑出的詩人如徐志摩、聞一多、艾青等比起來都毫無遜色的詩人。羞愧的是，自己還停留在兒女私情的表現，停留在對故國河山的緬念，停留在悲愁憂思的情緒。痛心的是，一些冒牌詩人，自封詩人，依然不覺得臉紅，依然到處招搖撞騙，依然能騙取純潔的青年的崇敬。

在此狂飆的年代，願中國能誕生多幾位像祿松先生這樣的詩人吧！願詩人天才的光芒，把詩壇的騙子照得原形畢露吧！

人？何謂文化商？」

我答：「只問出版物的意義，賺錢失本在所不計，是一等文化人；在顧及血本之外，亦同時顧及出版物的意義；或者以出版有意義的書刊爲目的，以出版無意義的書刊爲手段，這是二等文化人。如果爲着要賺錢，爲着遷就銷場，可以放棄做人原則，不顧政治立場，這種人不管他是什麼報刊出版社的老闆，都只能稱爲文化商。」

在香港這樣一個金錢掛帥，唯利是圖的社會，要求一等文化人，固如鳳毛麟角；要求二等文化人，也是不多見的。我們所見到的只是一些賺錢第一的文化商。事實上在此時此地，要做一個一等文化人是不容易的，不但要有充足的資本，還要有遠大的眼光與毅力，二者缺一都會力不從心。能在小本經營中，顧得了生活之餘，同時出版一點有意義的書刊的二等文化人，便算是很不錯了。因爲在文化商的心目中，文化人是「傻瓜」。所以我說出版「中華國寶」的丁星五先生，是出版界的傻瓜，其原因便在此。他爲着出版這兩本介紹中華文化的藝術品畫冊，不惜花下十年心血，兩次遠遊歐美亞洲各國搜集資料，投下近百萬元鉅資，做這樣一件後果渺茫的傻事，這在急功近利的文化商看來，他不是傻瓜是什麼？但這種傻瓜所做的傻事，，當其心血結晶出正式面世後，任何一個「聰明人」看了，也得由衷的說一句：「這眞是一件有意義的工作，這眞是兩冊精彩的巨構，這眞是一個了不起的文化人！」

出版界的傻瓜

今日「中華國寶」出版了，我說丁星五先生這個「傻瓜」，是一等一的文化人，大概沒有人敢說一個「不」字吧？他的十年心血花在什麼地方？他將我中華先民的心血所注，可以表現我中華高度文化傳統，散落在全世界各博物館、圖書館，或私人收藏着的術藝作品，如：書畫、銅器、玉器、陶瓷、法瑯、膝器、雕塑、敦煌藝術等，刻意搜羅，攝成圖片，或以拓搨，再經審慎挑選，週密編排，附上中、英文介紹，積年累月，點點心血，才有今日呈現在我們眼前這共達四百五十六頁的「中華國寶」。當你看了丁星五先生這兩巨冊「中華國寶」之後，你也就可以體會到許多成語的眞正含義，如：圖文並茂、美不勝收、愛不釋手、百看不厭、視若拱璧、嘆爲觀止等。至於印製之精美，裝訂之富麗，自不待言。此書出版於中共在大陸毀滅中華文化文物的「文化大革命」之後，其意義尤爲重大，足可使人看後，恢復起民族自尊與自信，你會覺得生長在這樣一個文化深遠的國度裏是值得驕傲的；如不能負起承先啓後的責任，是一種莫大的罪過！我們除了對丁星五先生表示敬佩之外，更希望「聰明人」太多的海外出版界，多出幾個丁星五先生這樣的「傻瓜」。（讀者如要購買，本社可以代理，每套美金四十元。）

張贛萍

暴君要我們讚美他們，並且把一切說成自願。

話雖然說得十分悅耳，可惜每句都是謊言；孫中山爲救國組黨，共產黨生來就爲了害人！

人才與人情

唸書到就業，可謂身經百「戰」，升中試、會考、倫大文憑試、大學入學試……最後是求職試。

據說升中、會考等試卷概由電腦給分，電腦是機器，因此電腦閱卷絕對不會偏袒任何人，求職試便不同了，人腦往往比不上電腦——尤其是公平無私這一點。

最近有位朋友想投考一間大機構，知道我曾在那兒當過幾年「公僕」，向我探問招考消息，我老實給他說了，那位朋友馬上打消了投考念頭。

不久前，我的老闆登報徵聘人才，雖然起薪不過四百多塊，應徵的倒不少，老闆從數百封求職信中選出二百多名合格的候選者，發出信件約定「面試」日期，因爲合格人數太多，只得分期面試，結果花了不少時間，把應徵者全部見齊，最後錄用了五名。落選者接到了通知，既然自己跟人家一樣參加考試，別人獲選，自己名落孫山，除了慨歎人浮於事，才不如人之外，實在無話可說。表面看來，入選機會不到四十分之一，事實上，除了那五名「入選人」之外，其他二百多人的入選機會都是零。

因爲那五名「幸運兒」或是老闆的親戚，或是在任職員的好友，根本已經是老闆心目中的當然人選，所謂考試，不過是循例而行，向投考者交代吧了。

我從主考人那兒得到這一「內幕報導」，不禁爲老闆的巧妙佈局鼓掌！周幽王爲了一時雅興，不惜舉烽火、戲諸侯，老闆也向他効法了，於是幾百名趕來應命的候選人，統統成了趁熱鬧的傻瓜！

希望是人的第二生命，老闆發出面試通知，給求職者以無窮希望，然後必然地使他們失望，天下間的惡作劇，還有什麼比這更有趣開心？

一班滿懷希望的青年，滿以爲憑一己的眞才實學，找到一枝棲寄，不惜花錢趕製學歷證件復印本，不惜舟車往返，去參加必然失敗的考試，把證件副本免費奉送，患得患失的等待、期望，老闆卻老實不客氣地把幾百件學歷送進廢紙簍，然後發出幾百封落選通知信，天下間還有什麼比這更勞民傷財的呢？

江城子鼓掌之餘，也要奉勸老闆幾句：如果要選賢與能，要僱員稱職，要薪水不會白花，要人才不外流，決不能視考試如兒戲，更不能通關節、講人情，既然心目中選定了人，大可索性免試提拔，決不能爲了充撐場面，去自欺欺人，去眞提拔私人、假考試大眾！

孫中山先生說過：「必要有才能有學問的人，才能夠做官，當我們的公僕。」這是用人之道，是考試制度的眞正目的，願站在民主櫥窗後面的老闆三思！

江城子



文章賈禍

萬人傑

老萬的老子以前是報人，幾個兄弟從事新聞工作二十五年以上，除了「老板」外，報館裏許多部門工作都幹過。

老子從事新聞工作在軍閥時代，文字往往賈禍，萬一執政者認為有攻擊嫌疑，會用強烈手段對付。所以，那時候的報人常常會突然失蹤，或飲彈街頭，這都是軍閥和當政者的傑作。我老子在那時候自也難逃厄運，雖沒遭到暗殺，關在牢子裏一個時期是免不了的。

我從事新聞工作初期，也目覩不少報人遇害。最使我印象難忘的是那年我剛正式在報社工作，中環閙市的利源東街，在中午時間光天化日下，一個報社編輯在市街中被人槍殺，倒地身亡，兇手不慌不忙，用報紙包住手槍，從容而去。

由老子的往事及在街頭目覩的慘劇，我在從事這種工作之初，心頭早有警惕，知道文字足以賈禍。儘管義正詞嚴，萬人稱道，但世界上沒有人肯自承錯誤或過失，除非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下，才會低頭；否則你的攻訐，只有形成他啣恨心頭。有力的用暴力報復，沒力量的也會暗地伺機向你施放冷箭，所以與論界似有權威，實際上，直言往往招來麻煩。

雖然，目前不是軍閥時代，香港是「民主窗櫥」，言論自由。然而，一個執筆為文的人也往往遭遇許多壓力，或者遭遇你意想不到的麻煩。

有一個時期，我在兩家大報寫社論，第二天報上刊出的文字和立論，往往與我原意大有出入，給刪改得體無完膚。

為甚麼要改動？當然是報社主事人覺得環境上不便如此立論。社論代表報社言論，不是代表我個人意見，他們刪改當然有其必要理由。我只想讀者知道，雖然在有言論自由的地方，實際上許多話是欲說無由的。

別說「社論」這麼重要的文章，就是在報紙副刊寫文章，也很難盡情發抒己見；包圍着你有太多的問題。

何況，一百幾十萬讀者當中，未必人人同意你的見解，他買一毫錢報紙，有權打電話或寫信臭罵你一頓；你雖沒嘗到拳頭的滋味，但這對你精神上打擊和拳頭對待沒有兩樣。

比方說，偶然在文章裏提及一位「名流」的韻事，香港有論萬論千的名流，有「韻事」的自然不少，讀到這篇文章，至少有一千幾百人認為你「諷刺」他，於是函電紛馳，由老板、由老總、由老編紛紛壓下來，身為「作者」的你，無噍類矣！老板、老總、老編都不願添麻煩，往往不論是非曲直，使你無置辯餘地，這和舊軍閥時代暴力對付報人只差一線而已。

自從我拿寫稿來討生活後，早有一個感覺，如果單純為了吃飯，最好寫些遠離香港社會的文章，比方翻譯一些科學、醫學、冒險故事之類的文章；或者如思明兄寫的教人發財，紀大夫兄寫的血壓、肺癆之類，都不致有文章賈禍的危險。

我初入行時，一位老前輩對我說：「老弟，你要學學寫社論才有上進機會，要能寫社論，才有機會爬得上去做老總。」

那時我正學人寫愛情小說，年紀青青，沒有戀愛經驗，當然寫得不夠深刻；那位老前輩認為我這樣寫下去不會有前途。

時至今日，我的生活還是靠「愛情小說」維持，而那位教我「上進」的老前輩，從老總的寶座上栽下來。我選擇寫愛情小說是因為這些「文字」較少「賈禍」的機會，而且有希望成為女孩子們的偶像，我以為賣字為活，以這條路較長。

我寫「人海百態」這類文章，原只是短期之計；寫後興緻盎然，老編亦未許我輟筆，以致欲罷不能。

可是我所得的經驗，這是最吃力不討好的文章。比方，我提到一個穿長衫的人如何如何，立刻有三五位長衫的朋友向我問難，認為我指桑罵槐；我說一個老板伙記雙重身份的人（其實我本身也如此），也有幾個朋友同我「寃家」；我說一個男人擁有三四位太太之多，更多朋友向我交涉。其實，穿長衫的；身為老板兼伙記的；擁有三四位太太的；在香港這個社會有多少？怕你用算盤、計數機也計不清。

我曾向老編提出：如果要我繼續寫下去，一年後我會再沒有一個朋友了。「人海百態」自然以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為寫作對象，將來各式各樣的人並不會對萬人傑有好感，我希望仍然單純寫我的「愛情小說」好得多。

「老萬，放心好了。」老編鼓勵我說：「至少，有一個朋友你不會失掉的，那就是我，我始終支持你，不管那些人怎樣胡鬧。」

我仍感遲疑，老編又笑說：「其實，你用不着為這事情煩惱，這些淺薄無知的人，你不要他做朋友也不會損失甚麼。你可知道，你卻得到許多新朋友。」

「新朋友？」我疑惑地。

「是，廣大的讀者是你的新朋友。以我的朋友來說，不少人每晚要讀過你的文章才睡的。」

我並不相信老編這些話，他不過揑造這些事實討好我，希望我不要就此擱筆，要他傷腦筋另找別人代而已。

不過，想起老子以前的遭遇，我的心境又釋然。我只不過惹來小小麻煩，要是生在父親的年代，誰能保證我不會嘗鐵窗風味？

青年園地

血的洗禮

黎民

阿K自小便是個搗蛋專家，他會拿柑皮做個鼻罩，跟在紅鼻子陳先生後面，一搖三擺地走。學校給予記過處分，他又偷偷地剪個紙人，寫上校長大人的名字，用火焚化，拍掌叫嚷，伴着灰燼跳一回！

好心的親友向他老子告狀，他爸爸卻說：「小孩子胡鬧有什麼大不了？成績又値得多少錢一斤？像我，斗大的字認不出幾笸，不也發了達？那些滿腹經典的老師宿儒還不是咬一輩子的菜根！」

他獲得爸爸的無限量支持，自然肆無忌憚地只管玩不管讀，但不知怎的卻給他鬧出了名堂：中學時代便成了校際球賽的主將，校方看在這點份上，便眼開眼閉地免予留級。

阿K有些名氣，更是不可一世，吊兒郎璫之外，還厚着臉皮向女同學拼命追求。結果沒有那個女孩子向他回眸一笑，只落得個「索野太郎」的花號！他還老是那樣的聳聳肩，嗤嗤鼻，說她們沒福份嫁給「名將」！

據傳他老子陽壽告盡之前，硬是兩眼張開，雙掌攤大，呼吸急促地死不掉。於是有人教阿K向臨終的爸爸懺悔，保證發奮做人；又有人找了個美貌姑娘來暫充阿K的未婚妻，希望老人家看過未婚媳婦之後，便可瞑目而逝。可惜都不見效。到底還靠阿K的媽媽靈機一動，把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塞滿丈夫那雙貪而不知足的手，才得大功告成，一命嗚呼，甘赴黃泉而去！

阿K正當高中畢業，便承受了那份不過早也不過薄的財產，同學們就業的就業，升學的升學，各謀出路去了，只有他，高不能升，低不能就，吃喝玩樂，胡天胡帝地過日子。歌台舞榭玩膩了，又混進「讀書會」裏。

那時，港共正是利用這些集會矇蔽青年，替造反的毛共製造「炮仔」。不過阿K心高氣傲，才低怕死，不屑也不敢跟隨那些懵懵然的青年，投入毛共隊伍落草爲寇，反而在「讀書會」裏找到了對象，這對港共來說，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但對阿K來說卻是「塞翁得馬，安知非禍！」

有了家室的阿K，生活得比較正常，多多少少也沾了共黨的皮毛，口角不離抗、反、鬪；政府一切措施無不大喊打倒，所有罪惡，都歸咎於社會不良！那日子，人們只當他食得無憂米多，狗屁亂放罷了！

毛共在大陸作亂成功，阿K衰起烟黃牙齒仰天大笑。他笑這個香爐小島，只消燒完三炷香的功夫，就得結束殖民地的命運，他深信毛酋決不讓恥辱擺在大門前！

一年復一年，善男信女在神前祈求繁榮安定的香火，燒了等若恆河沙數，阿K的判斷還未見諸實現。他也擻下不談，只管變隻應聲蟲，終日誇耀「祖國的偉大」，「人民生活大好轉！」……有時，阿K也會低頭深思，皺眉悔恨自己不爭氣。要是當年鼓足幹勁，上山打游擊，現在豈不做了紅朝新貴！曾經做過「逃兵」，又怎好意思去跟港共認親？往球場裏跑過兩圈，已覺氣喘如牛，不由得摸摸下巴，嘆句「無能爲也矣！」唯有把一腔「愛國熱誠」寄給下一代就是。

好不容易待到兒子初中畢業，阿K便立即送他回「祖國」唸紅皮書。果然，兒子並沒有像老子那末的不中用，端的成了「三好學生」，十年不滿，成了「特殊材料」，居然步步高陞，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港共暴亂發生，阿K樂透了，他確定港英的末日已屬「倚牛可待」，而且因地制宜，兒子必然會被派到香港做官。只要「解放軍」一過橋，「老太爺」的地位便穩了。想到這，他笑眯着眼睛，靈魂兒冉冉上昇了。

他也想到自己應該在「革命事業」中立些功勞，彌補過去的缺憾。於是拿起「毛語錄」跟在示威隊伍的最後，替「包圍總督府」那一幕做「臨記」，雖然他明知自己搶不到鏡頭！

他看見焚車，聽着爆炸，便拍爛手掌厲聲叫好，他覺得熊熊火光裏隱現着「偉大的導師」的形像；轟隆巨響中蘊藏着「偉大的舵手」的召喚！

然而，阿K的「愛國慾」仍未滿足，又在自己的門旁，寫上「打倒港英消滅民族敗類毛澤東萬歲」的標語，可惜萬分不妙地被人加上標點，變成「打倒民族敗類毛澤東！萬歲！」使阿K爲之氣結！「港共必敗，我們必勝」成了定局之後，阿K看風駛悝，學了壞頭的樣，向人展開微笑攻擊，背地裏卻哼着鼻子說：「你們別得意，終須有日袂穿窿！」

所謂「天有不測風雲」，「別得意」的正是阿K自己！「紅衞兵」的妖霧一過，他那官兒子便在「吹無定向風，間有大雷雨」的政治氣候裏倒了楣。本來，他是毛共一手訓練出來的得力助手，阿K怎也料不到他會遭刼受難，問題只因他的「保家」是個「劉修」分子，一層層的挖草除根，便不明不白地被挖掉！

傳說他兒子被硬指爲反毛悍將，並與香港特務有密切連繫，雖然給鬪到鮮血淋漓也供不出特務線索，結果還是被判到「北大荒」勞改去。而那邊的非人生活終於使他放棄了「寬大」的享受，跳井身亡！

晴天霹靂般的噩耗，等於給予阿K來個萬箭穿心。痛苦萬狀中想到那「莫須有」的罪名——如果兒子眞是個反毛悍將，那該歸罪於毛澤東的提拔；若說他與香港特務相通，那麼唯一的特務，恐怕只有自己！他淚落如麻，悔恨禍根始於自己一手造成！他憤火燒心，抹乾眼淚，戟指咒罵毛共的手段毒辣，殘暴無良。一切的一切，實在太可怕，太可恨了！

血的教訓，血的洗禮，阿K深嘆自己混沌半生，誤己誤人，痛定思痛，立定決心，誓要重新做些有意義的事，做個反共到底的無名戰士。

襄樊戰役中的特務戰

黃敏

如此紛嚷了一陣，康澤在地下室，抵不住精神威脅，答應在地下室見他。郭志勳亦相當有膽，帶了副官，就行入堡壘。

郭志勳這個副司令官，竟然是與共方勾結一氣的特務，他自己將身份暴露了，一進入堡壘，便向守堡壘的官兵擺出招降姿態，拍着胸脯說：「不關你們的事，你們只要繳槍，我郭某擔保你們，按着志願回去，不會損你們一根毫髮。」說完後就行下地下室，會見康澤，極力勸降。並反覆陳述，諸多挑撥南京的不是。康澤亦沒有多答話，只係反要求，除了他一人外，希望他仍視作舊同袍一般，對待各級被俘官兵。談完後，就請郭志勳上堡壘去坐一會，以便考慮他本身如何進退的問題。郭志勳以半小時爲限，走回堡壘上面等候。

自殺不死 昏厥被俘

這時候康澤已決心自殺，就從地下室，發交南京最後一電，說是已於七月十五日下午四時決與城共存亡，自殺殉職。跟着舉起手槍，向自己右太陽穴描準，轟了一槍！說是遲，那是快，他的隨從副官，突然從後用手一拍，子彈就由右頸側擦過，射入右肩，鮮血溢出，大概他當時已昏厥，就倒在地上。他的衛士五六人，亦紛紛隨他自殺，屍體統統倒在他身邊。

就在這當兒，共軍已衝入堡壘，喝叫守軍繳械。這時堡壘內的人，還有何話說，只有照做。郭志勳非常狡猾，只是指令共軍下地下室，去拘押司令部的高級長官。共兵下去以後，上了刺刀，就向衛士屍體上亂戮，大喝不要裝死！正要刺到康澤時，他的隨從副官，大叫司令官就在地上，不要亂來。如此就把康澤的命救了回來。

郭志勳在上面聽到消息，馬上帶了共軍醫官，落去急救。發覺所傷不重，就用綳帶把康澤包紮起來，扶他坐在椅上，再加勸降，大意他既已自殺過，已對得起南京。何況現在的眞相，你究竟死去或仍活着，已無關重要。劉伯承係他老同事，既然郭本人和康澤相處了幾個月，一切個性都已互相深深瞭解，康澤若果投降，他可以絕對擔保，保留康澤一條性命，並且不會虧待。

在這情形下，康澤就這樣屈服被俘。

這時候，全司令部長官，已被押出堡壘，在大操場集中，準備用車裝運出城。至於留下的下級官兵，因爲已繳了械，大概郭志勳遵守諾言，着叫留着原地堡壘內不要動，聽從共軍差遣，慢慢遣散。沒有許久，共軍來了一個傳令兵，向郭志勳當面報告，說是劉司令員，請帶康澤去城外司令部一談，現在就請即刻起程。跟着又來了一付滑竿，就把康澤抬了上去，匆匆走出司令都。

王參謀和憲兵排長所說的，經筆者將適才在路上見到的情形，加以引證參考，判斷此來，有百分之九十係屬實。

脫離險境 獲得接應

筆者既然有了這套資料，當然要設法溜出襄陽。回憶那天係七月十六日黎明，本人身上掛起師範學校的證章，挺起胸膛，逕奔小東門。見到沿路可敬可佩的八十五師軍士在巷戰留下的屍首，依然沒有人清掃！

我個人埋頭急走，將到小東門腳，突然有兩個共兵，喝問口令？當時我也不理，口中只嚷着「八師的人」。待行近的時候，共兵非常客氣的說道：「你是學校派出打前站的人嗎？快點出城，但是過浮橋的時候，要沿着白粉線行，不要踏錯，因爲橋上的炸彈尚沒有清除，要很小心。」我連聲亦回答說多謝了，就急步出城門，向浮橋行去。只見護城河裏，屍骸很多，許多已經發腫；城牆腳亦有很多我守兵的屍體，開始生蛆，形狀着實駭人。

我照着共兵的指示，小心翼翼地按步過了浮橋，亦不回頭，直轉南方公路跑去。眞是奇怪，四週水靜河飛，見不到一兵一卒，我無暇理會，狂奔一輪，加緊南下。到了公路碑廿公里處，就在附近田野中休息。此時已近中午時份，驕陽如火，惟有在公路邊樹蔭旁坐下，但感飢渴交迫。不久，遠遠地就看見公路外，田野中有尖兵在搜索前進，隱約都是穿草綠色軍服。我正在懷疑，莫非是我軍的增援隊伍？那時搜索兵已摸到我面前，將槍指着我，說我是匪軍偵探，把我連推帶打，送往尖兵連長處問話。我知道救星到了，就由他們擺佈，跟着他們向後行去。不上數十步，萬參謀已狂奔跑來，把我緊緊擁抱，大叫：「組長，你居然跑出來了！」馬上呼喚隊長來見我，原來他們這班人，是荆門自衛隊，奉命來接應我的。

大家相見，恍如隔世，當時我問起這場經過？原來桂軍張淦兵團的一個師，在十二號已趕抵荆門縣，但是到了荆門外近郊，即按兵不動，似在等待剿總命令。桂軍的習慣，一向是堅壁淸野，所到之處，把大小鄉村百姓，一律驅離，然後入駐，非常保密，但是若果他們不停留能强行軍的話，預算最慢十四日中午就可以解襄陽之圍。所以萬參謀弄得莫名其妙，還打算將情形轉報剿總，催促進軍。他那裏知道越級呈報，將帥失和，早已鑄成大錯！我身歷其境，只有爲之暗裏心酸不已！

張兵團到達後，即以不明地形為理由，命縣府派兵作前鋒，搜集荊、襄交界一帶情報，作為進軍參考。此時萬參謀適在縣府連絡，縣長索性派自衛隊一隊，交萬參謀指揮，偵察敵情，順便在交界處打游擊。那天一早，縣長說接到省府密電，知道師範學校，已掩護成功了一批工作人員，混出襄陽。縣政府特別請求師部，派軍車將他們全隊人員，運至交界處附近活動接應。想不到，竟然第一個出襄陽的就是我。

我當時交代萬參謀，在原地等候其餘約好跟來的人，等他們到後，即刻保護他們返荊門縣。我乘坐一部軍車，飛駛荊門，到達後直趨縣府，把襄陽失陷經過，扼要電呈湖北省府，轉呈國防部，及有關方面。約模傍晚時分，各方覆電紛至，命令筆者即刻遄程返漢口。

飛返漢口　報告眞相

十七日晨，本人由縣府派專車送至宜昌，乘坐軍機到漢口。那時剿總二處處長，仍係黃藩初將軍；長沙綏署二處處長，則係王力少將（武漢行轅移交華中剿總，當時皆在漢口，辦理交接手續），皆奉二廳命令，召見筆者，爭取襄樊失陷，及解決康澤自殺成仁，抑或確實被俘的懸疑問題。因為最高當局，最初估計，以康澤這樣的身份，必定捨生取義，與城共存亡，並打算明令褒恤，甚至盜入昭忠祠，以便作一次良好宣傳，大大地宣揚及鼓勵一下全國的士氣。所以對這問題，十分重視。

自筆者將此中情形揭露後，才打銷了這個主意。

最後筆者在漢口，知道張兵團已於十六日晚向襄陽推進，十七日便收復襄、樊。劉伯承主力，根本就沒有入襄陽城，未與張兵團接觸，已經退回老河口及豫南邊區一帶去了。

在十六日午，共軍已有撤退跡象，城中共軍，逐次減少，四個城門大開，任由百姓出入。至於被俘的官兵（高級官佐除外），皆迫當苦力，擔挑各式各樣物資出城。但是押運的共兵甚少，任由我軍被俘官兵中途棄物逃去，故此本組各組員，憲兵排長及各士兵，都能於當晚脫險，安然和萬參謀會合。

至於掩護我們脫險的師範學校李校長，不知所踪。但有一點可以知道，師範學校裏，李校長處必定保有一架秘密發報機，筆者已脫險出城時的消息，相信係李校長的傑作，亦係我方的一次情報戰勝利。

這就係筆者身歷親見，襄、樊戰役中的全盤經過，康澤被俘的實情；亦親嘗到派別傾軋，將帥失和的眞滋味。在這過去悠長的廿餘年光景，未知將來，又是如何的一番世界？前車覆轍，殷鑒可資，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至希當政諸公，多加體味！

（全文完）

本文作者黃敏先生，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七月間，於襄樊之戰中，完成情報工作任務之後，從襄陽化裝脫險出來，向華中剿總會報作戰經過時攝於漢口。

黃敏覆讀者：

郭志勳卽郭勳祺　改名原因有段古

襄華先生：刻經張老編贛萍兄轉來大函，欣知拙作蒙予關顧，指出人名錯誤，應予更正，以免與事實不符。愛護之深，感激無涯。

查郭勳祺又名志勳，號翼之，在劉湘處任職時，係用郭勳祺原名。以後和唐式遵不睦，轉讀於陸軍大學，畢業後賦閑，以進出歌庭舞榭關係，易名志勳，一以避免暴露身份，另方面用意在規避監視。（將級人員出入公共場所，按例憲警有每日報告備案之責，此係國家保密條例。）不過他此種鬼祟舉動，在南京時早已紀錄在卷矣。

拙作本擬用其正名刊出，不過以其係共諜關係，索性將其化名付稿，其原意因識郭勳祺的人很多，知道其化名的甚少，筆者現在用郭志勳名字刊登後，相信大眾讀者皆明白瞭然此中詭謀了。

諒上述愚見想先生亦必同情。專此奉覆，暇時請不吝賜教。順祝

夏安

黃敏敬上　六月十七日

新作預告．

㈠從下（一四一）期起，連刊宓琴先生的「蹄聲劍影錄」，作者記敍於抗戰時在前後方的親身經歷，選其輕鬆趣味或有意義的見聞感想撰寫。作者於抗戰八年中，從事文化與青年運動工作，所見所聞，別有一番風味，愛看戰時掌故的讀者，不可錯過。

㈡從一四二期起，連刊史劍非先生的「中國赤禍探源」，將共產黨在中國為禍的根源及其發展歷程，作一有系統的記敍，關心國事，研究中共問題的讀者，不可錯過這篇深具歷史價值的文章。

珠江水猶寒

【24】

馬森亮

六　人比蟻賤

三五反運動已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全市充滿了火藥味，無情的恐怖把人籠罩住了，逮捕行動日漸擴大，隨時隨地可聽見喝打叫綑的聲音，跳樓吊頸的新聞幾乎每分鐘繼續着。什麼打虎隊、調查隊等，每人胸前掛了一個特別標誌，在街上橫衝直撞，捲起一股旋風，路人爲之側目。這一班新派武松，專門撩神激鬼反，除打本單位的老虎外，連在小巷叫賣的流動小販都在捕獵之列，逼他們坦白出這幾年來的營業額，瞞了政府多少稅。搞到雞飛狗走，怨聲載道。那班升斗小販，有的給捉將官裏去，有的乾脆在家裏躲起來，不再沿街叫賣，寧可勒緊褲帶挨餓了。

市面一片混亂，人與人之間絕不往來，父子相對，竟如陌路，朋友偶遇亦不敢打招呼。路人似流水行雲，匆匆而過，每個人都是驚弓之鳥，動輒會被嚇到喪膽亡魂。如果有人跳樓了，「拍」的一聲，行人回頭一望，毫無表現地搖一搖頭就跑開了，一會救護車到來，把屍體一搬，血水一沖，跟着行人一踏，什麼都看不見了；或有人行經海珠橋的時候，縱身一躍，跳海了，只見水花一濺，便無影無踪，連在河裏來往的船艇也絕不關心，好像社會上是永遠這樣不靜和諧。

環境雖然這樣惡劣，日子還是一天天的過去。我已親嘗過鬪爭清算的滋味，見慣不驚，倒不覺得怎樣。況且這運動與我無關，只要少見幾個人，少發幾句牢騷，總不會惹出麻煩的。不過，自從那個打雜的孩子走了之後，我再次感到孤立了。這兩晚來，酒店裏亦頻頻開鬪爭會，一鬪就鬪到深夜，吆喝咆哮的聲音，淒厲兇狠，給住客以極大的困擾威脅，若繼續住下去，不被嚇死亦會慢性自滅。我無論如何都得搬家了。打定主意之後，當晚就去通知劉天華，我們一見面，還沒開口，他就把門關起來，慌慌失失的告訴我：

「陳校長和黃海生已被捕了！」

「什麼？」我大吃一驚，急忙追問：「什麼時候！」

「在前個晚上，同一個時候被捕，是另一位朋友告訴的。」他沮喪着臉，神色黯然說。

「爲了什麼？他們又不是幹部或老板！」

「誰曉得？共產黨抓人並沒有什麼原則的。」

「我早就對校長說過了，幹他那一行是頂易招麻煩的。做的盡是些幹部的生意，塡表格、寫自傳。一旦有事，不說盜竊國家情報才怪哩。況且他明明是姓陳，偏偏改張同志，又是外省人，怎不引起人家的懷疑呢！」

「我也這樣想。」我說。「可是會不會株連到我們？」

「我看不會，尤其是你，你們見面不外幾天。如果我有關連的話，早就同時捉將官裏去了，他們的偵查工作做得如此週密，還會讓我漏網嗎？最多是向我問一問歷史和關係。——不過，最好你搬一搬家，雖然沒有危險，凡事小心是好的。」

我把要搬家的事告訴他，並問他搬不搬。他卻淡淡地說：「我如果馬上搬家，顯然是作賊心虛了，會弄巧反拙！」

這時，兩人心底像插了把利劍，想不出什麼辦法，也沒有什麼話要說的，呆呆的，苦着臉兒相對着，看見一隻蟑螂在硯台吮墨汁，也沒有勁兒把它趕逐，巷裏那個賣雲飩的，老是敲着很有節奏的竹板，卜卜篤篤的，擊出帶有幸災樂禍的聲音。

第二天，我真的搬家了，見過德叔和黃太太，大家都很歡喜。過兩天德叔夫婦帶了幾件簡單的行李往上海去了。屋裏賸下我和一位唸佛的老太婆。

黃老太信佛，室內的佈置像一個佛堂，很少說話，但在佛前，當木魚敲響之後，她的口就好似鯽魚在水而吸水一樣，悠閒而滔滔不絕，嗡嗡作響，彷彿秋天的蚊羣，在祈禱也像在詛咒。但她爲人和藹，把我當作自己子侄看待，她永不會關心到國家大事或社會新聞。這種性格，不知是受了佛教的影響呢？還是卸任的縣太婆應有的態度！

頭幾天，我覺得很無聊，彷彿置身和尚寺，做了一個修行人。後來習慣了，觀感也改變了，這樣

的環境，可以說得上清靜自娛的，青磬木魚，簡直又是暮鼓晨鐘。所以每當東方發亮，木魚敲響的時候，我便矍然起床，走上天台去眺望白鵝潭的遠景，或者到沙面去散步，呼吸新鮮而沒有腥氣的海風。

我又想起老胡來了。算一算，他也該回來了，乃決心去訪問他。

見面的時候，他反而怪起我來，說我不早給他信。正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他的外表已非當年風韻了。頭髮剪得短短的，似陸軍裝，臉龐顯得特別長，穿上一襲不稱身的藍布長衫，拖着一雙布鞋，手裏還托了一個烟斗，看來十足像個老板。在三五反鬧得天翻地覆的今日，這種裝束，確算作大膽的嘗試。可是他的個性依舊，絲毫沒有改變，仍然是無所忌憚的笑談着。他一把拉着我坐三輪車去北郊喝茶。

那是小北郊外公路邊的一間茶寮，地方雖低隘些，裏面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叢叢青翠可愛的綠竹，經過人工的修飾，好似築成一個方位分明的八卦陣，幾十張酸枝榛椅，隨着地勢，或高或低的擺列着，這時是中午，茶客只有幾位。老胡說他近日總在這裏消遣的多，特別在晚上，一班大小老板都來這裏胡天胡帝的鬼混着。他們是識時務的，除猜拳喝酒外，談些女人經，從不討論政治問題，他們有的是閒錢，有的是花錢的決心。所以這裏的生意特別好，而且從未發生過亂子。這一點，我眞莫名其妙，目前，每一間茶樓酒館都掀起五反浪潮了，這裏反像世外桃源，豈不成是享受特權？還是共黨有計劃的故意開出這個缺口，吸引這班老板的逃避資金，作變相的慢性逼搾？

老胡敍述他在上海的見聞。跑馬廳已建改一個美麗的文物宮了，只要購了入場券，就可以去玩上大半天；舞廳還賸幾家，已廢除了舞小姐制度，光顧的盡是些工人或幹部。

人民的生活不像過去那樣瘋狂享受了，卻非常之嚴肅，近乎機械，特別是那些幹部的所作所爲，總之是刺激，叫人看不順眼……。

公路上傳來震耳欲聾的車聲，繼續不斷的，掀起一陣陣如烟似霧的飛塵，輕輕地黏在竹葉上，微風吹來，竹枝一搖，又簌簌的落到地上。忽然「戛」的一響，這是急速煞車的尖聲，跟着就有人大嚷起來。一時所有的茶客和夥計，都不約而同的湧出去，路人也一窩蜂似的圍過攏來，成一個半圓圈，地上躺着一個滿身鮮血大約十歲左右的小孩子，正在掙扎打滾，一個頭髮亂蓬的婦人，圓睜着眼睛，全身抖動的在大聲叫嚷，想衝出人羣去抱起她的孩子。忽然車上跳下一個軍裝人員，過來把她一手擋住，不讓她出來，於是在互相糾纏着。旁觀的人都很不滿這位軍人的態度，在交頭接耳批評着，有同樣的恐怖，同樣的憤慨。這時老胡已按捺不住了，在人叢中大聲疾呼起來：

「孩子受了傷，反禁止母親去救護？這是什麼道理！」

這話一出，引起一陣附和聲，哄了起來。那軍人立即睜大眼睛，放出凶光，找着了老胡，像面對敵人一樣，咆哮起來。

「你是誰？少管閒事、少說廢話，等會自然有人來救護，我現在要保存現場，這是手續問題！——」

「人命要緊還是手續要緊？」老胡再說一句，語調非常激動。

「當然手續要緊！」另一位幹部跑了過來，指着老胡的鼻子大聲罵：「你想搗亂是不是？這幾輛車上載的是什麼人！萬一發生騷動，你負責得起嗎？」說完故意卸開列寧裝，讓人家看着他腰際的手槍。

大家都掉過頭去看車廂，見車上站滿了盡是剃光頭的囚犯，有的鬍子長得亂蓬蓬，像一羣深山野人一樣。他們也伸出頭來看熱鬧了。車的兩旁站着十幾名士兵，把刺刀上起，如臨大敵，對着車上的囚徒作預備射擊狀。我見這情形很爲不妙，乃用力將老胡一拖，退出了人叢，連茶資都來不及付，一股勁坐上了三輪車，跑回市區裏去。

在路上，我說老胡太過衝動了，差點兒吃了眼前虧。對耍槍桿的說道理是最蠢不過的。他卻一聲不響，似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股沒處發洩的怨氣。沒精打采的呆望着前面的去路。一會，才微喟一聲，自言自語的說：

「我們犧牲得太多了，應該保存一些。不管怎樣，人類的希望是寄存在這一點一滴之中！——」

跟着即表示精神不好，要回家休息一下，說完便中途落車，賸下我獨個兒在車上幌頭幌腦，那個受傷的小孩子形象在我腦子裏越幌越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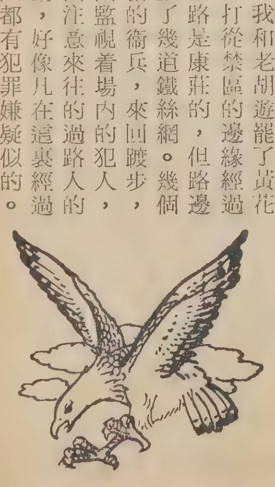
七　活動的墳墓

秋天，西風吹散了酷熱的暑氣，如果沒有落葉的啓示，廣州人很可能已相信地球的軌道已被馬列主義所嚇阻無法運行了。

這時山崗上正麕集一大羣人，全部赤着膊，有被烈日晒成漆黑的，有的似還未曾接近過陽光，瘦削而雪白。他們在挑泥鋤土，搬運磚木，像螞蟻一樣，在限定的一個彎角裏活動着。除了嘈雜之外，還可以聽見打樁的聲音。

這就是小北監獄的禁區，位在黃花崗附近，離市區約一兩里路隔離了所有的道路和村落，孤另另的幾間寬大的監房，陰森森的擺在荒崗上。不明底細的以爲是在建築什麼工廠或學校的，那知此乃文明毀滅的標誌，人類罪惡的淵藪，這裏已凍結了多少人的希望，毀滅了多少人的錦繡前程！

我和老胡遊罷了黃花崗，打從禁區的邊緣經過，公路是康莊的，但路邊圍上了幾道鐵絲網。幾個荷槍的衞兵，來回踱步，一面監視着場內的犯人，一面注意來往的過路人的行動，好像凡在這裏經過的人都有犯罪嫌疑似的。



被共特折垮的

賀龍不處理政務　概由王維舟代行

從中共對賀龍心目中的窮官董長安，好官裴昌會，貪官謝德堪三人的初期處置，可以見出兩點：一是賀龍對於這班降臣叛將，並不憑個人的愛惡意氣；二是中共的事，並不是由地方負責人可以單獨決定的，地方負責人要根據中央的整個政策和路線，以及政治運用上的利害來決定的，因為謝德堪的利用價值高於裴昌會；裴昌會的利用價值又高於董長安，所以才作出這種安排。至於老百姓的天眞意識，以為共產黨講公理是非，很快便被事實的表現所粉碎了。

由於賀龍喜歡接見來賓，說話又很隨便，看起來毫無官架子，於是那班投機取巧慣了的降臣叛將，便趁機去親近他，討好他，企圖包圍他。等他談得高興的時候，見機而作的把自己的問題與所要解決的事情提出來，希望在他心情愉快或對自己表示好感的時候，請他答應解決。可是，賀龍的表示則是「今日只談風月」，對於涉及公務方面的事情，他一概推在另一人身上，他的回答是：「呵！我們只是談天說地，你有公事，趕快去找王政委解決吧，他會給你答覆的。」

所謂「王政委」即是王維舟，四川開縣人，川軍第一軍出身，當時是政委，後來是中共中央的候補中委，在中共聲望很高，所謂「五老」之一。

賀龍不處理日常事務是實情，他在成都只參加大的集會，接見賓客，不是圍爐談天，便是到處遊覽名勝，對於川康方面百端待理的政務，確實少有理會，當時盛傳他有心臟病。

賀龍出外遊覽名勝時，最喜歡與一個成都人名叫楊尚能的在一起，許多投靠紅朝的投機份子，便打聽楊尚能與賀龍的關係，想走這條路子，以討好賀龍。楊尚能是何方神聖，怎可憑一個土生土長的成都老百姓身份，而能一下子攀龍附鳳成為賀龍出門不離左右的親信人呢？說起來這是淵源有自的。

楊尚能那時不過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他本人並沒有什麼了不起，連共產黨員都不是，只不過他有了不起的哥哥。他的大哥名叫楊雁功，抗戰勝利之後，是中共派在四川的負責人，後因身份暴露，在重慶「三三一」事件時，被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派出的部隊，當場槍斃。楊雁功共有十四個兄弟輩，全是共產黨員，其中在中共黨內地位最高，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長，在「文革」初期任「中央文革五人小組」之一的楊尚昆。（後來楊尚昆與彭眞、陸定一、羅瑞卿等四人，一律打成「黑幫」，至今不見翻身，可能永世翻不了身。）不過，那時的楊尚昆，已是中共中央炙手可熱的大人物。

楊尚能之所以能成為賀龍在成都的親信，是因賀龍尚未入

賀龍一到成都不久，便輕車簡從親到「革命之家」的楊家去拜訪，這樣才認識楊尚能。由於楊尚能是成都人，對地方情形特別熟習，所以凡是出門去探秘尋幽，遊山玩水，均把楊尚能叫在一起作嚮導。

一人得道鷄犬昇天　楊尚昆全家威水

楊尚能小人得志，便有點飄飄然的藉此招搖，見到有這麼多叛將降臣走他的路子，送禮拍馬屁，對於這班人的請求，也就猛拍胸膛，一於「搞掂」。這事後來被中共當局知道了，一方面由中共的特務人員出面，作口頭上的關照，說楊尚能根本不可能影響中共或賀龍對任何人事問題的取捨決定；另一方面賀龍也與楊尚能逐漸疏遠。

由於楊家出了「革命烈士」，又有「當朝紅員」，一人得道，鷄犬升天，一下子便成為成都人心目中的「閥閱門第」，雖非門庭若市，走楊家後門路線，希望保官、保產、保命的人，的確不少。楊家之威水程度，不說別的，專舉一事，便可概見其餘。成都有一家著名的菜館名叫「榮樂園」，「榮樂園」的大師傅，是做菜名手，這位名廚師，竟由楊尚昆派飛機來成都，將他接到北平去替楊尚昆弄私家飲食去了。這事是哄傳成都的。由此不但可以看出楊家人在成都的威風，也可見出這班紅朝新貴一朝得志便講享受。因像這種萬里迢迢，派飛機去接一個廚子作為私人所用的事，就是在國民黨時代也不多見。共產黨人之「為國為民」？抑或「為家為己」？也就思過半矣！

賀龍不叫楊尚能隨從左右，他又非要有一個熟習本地情形，而絕對可靠（在政治關係上）的人，帶他去遊覽四川名勝不可。後來賀龍到華西垻、望江樓、草堂祠、武侯祠這些名勝之地遊覽，其身邊便由楊尚能換成了呂超。呂超字漢群，曾任前國民政府參軍長，他與賀龍以前同是川軍熊克武的一軍系老幹部，雖屬舊交，只能算是賀龍面前的清客，做做「伴食宰相」而已，這是不能發生任何作用的。加之呂超亦老於人情世故，與賀龍或其他的人，均只談風花雪月，山川掌故，除此之外，凡與現實人事是非有丁點兒關係的，他一律不聞不問，也是怕招惹是非，只求明哲保身於願已足。

賀龍不理日常政務，只是一味的談天說地，東遊西蕩，卻從遊遊蕩蕩中，給他做出一件好事，到任不久，他便下令整修「都江堰」的利水工程，這可能是賀龍在四川唯一的「德政」，當時的確獲得成都人，乃至川西十多縣的老百姓，一致讚好。

修整都江堰水利　抵不過後來罪惡

都江堰是二千多年前秦李冰父子所開闢，是川西灌縣約一

的西南保衛戰

的感人故事，對人類之造福，有如大禹之治水，這是四川人最津津樂道的一件功德無量事。因爲川西的溫江、新繁、崇寧、崇慶、雙流、仁壽、郫縣、彭縣、成都、華陽、灌縣、新都等十六個縣所屬農田五百多萬畝，一直靠它灌溉。但這個都江堰每年必需加以修整，二千餘年來一直如此。

修都江堰是川西十數縣每年的例行大事，其整修工程必於每年大乾水枯的農曆十月以後開始，次年春天完成，故此，每年的冬季，也就是整修都江堰的工程季節。

但在一九四九冬至一九五〇年春，因戰爭關係，將這一枯水季節的歲修工程影響得無法進行。此事關係非小，這是個千萬疏忽不得，將要影響十多縣人民生計的大事。

賀龍進入成都之後，他首先就召見水利局的負責人諮詢都江堰的歲修狀況。工程人員向他報告因戰事關係而未進行歲修。他即要水利局迅速擬出歲修計劃。計劃擬訂之後，呈給賀龍一看，所需要的人力、糧食、現款（當時還用銀元）三項數字都不算多。他問：「這個數字夠嗎？」水利局人員說：「夠了的。」他表示懷疑說：「計劃留在我處，讓我們研究研究再決定。」經過他和有關人員研究後，認爲所列各項數字都太少。於是，他把原來計劃書上列的各項數字一律加多批核，並限期開工，限期完工。對此事之處理經過，一經傳出之後，一般人都可謂賀龍有氣魄，能爲老百姓着想，那一年的修整都江堰，也很是認眞。只不過這種對賀龍的稱讚，到後來卻被腥風血雨的殺人暴政，吹得烟消雲散了！

座談會上罵與捧　劉鄧兩人初受窘

共產黨是一個最歡喜開會的黨，事無大小，均召開會議，既可表示「民主」，又可瞭解下層情況，照毛澤東的說法是「從羣衆中來，回到羣衆中去」。其實，一切決策都由黨中央下達到地方；再由地方的黨員幹部操縱會議，發動外圍的積極份子，依照原則去附和，所謂開會，不過徒具形式而已。

賀龍入城不到幾天，便召開了一個所謂「成都市人民座談會」。參加會議的人，都是由中共成都「統戰部」開列名單，發出邀請的；開會地點即是賀龍的住在地「勵志社」。請柬上就只註明這兩點。因此，收到邀請通知的人，既驚且喜。驚的是不知道這次座談會的作用與目的何在？也不知參加這次座談會的人數一共有多少？更不知道被邀參加的，除了「起義人士」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以及座談一些什麼都不知道。喜的是自己蒙受邀請出席座談會，想來總比那些沒有受到邀請的人更有面子，更有分量。因爲據他們間接打聽，有很多「起義人士」是並未接到邀請出席座談會的。這個直到正式開會之日才向傳義等這些頭頭，一共兩百多個出席會議中的人，包括有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川劇演員，中共的軍政幹部，以及尾巴黨派民盟、民革、民建的成都市負責人，一共兩百多人之衆。既是「座談」，使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言，事實上是不能每一個人都說話的。那麼，由什麼人說話呢？統戰部早已安排好了，每一個階層都有由指定了的說話人。所說的，不外是大罵國民黨，大捧共產黨，以示「民心背向」的那一套而已。

但其中有兩種人發言，卻是把箭頭指向劉文輝與鄧錫侯的；也是劉、鄧投靠紅朝，第一次當衆受辱，弄得窘態畢露，幾乎無地自容。

向劉文輝開砲的是工人代表，於照例罵捧國共兩黨之後，詞鋒即轉到劉文輝身上，列舉他及其兄弟子姪的罪惡，說他在四川橫行霸道，搜刮民脂民膏，不遺餘力，既在西康種植鴉片，又在西南廣大地區製毒、販毒、賣毒；其兄弟子姪，無一不是漁肉鄉民，剝削鄉民的大地主、大惡霸。最後結論，這許多罪惡行爲，都是由劉文輝一人的權力所造成，劉文輝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軍閥！

劉文輝受賀龍不握手的冷淡相待於前，又當衆被這班工人大佬指罵是軍閥惡霸於後，他也只好全盤受落，在會場並未低頭道歉，好似成竹在胸。「你們這班小子還奈何不得老子，老子自有辦法脫身。」

繼工人代表之後發言的人是學生代表，這些學生代表，也即是以前在學生搞風搞雨，搞反政府學潮的職業學生。他們的攻擊箭卻指向鄧錫侯。他們訴說鄧錫侯前後擔任川康綏靖主任及四川省主席，十年來一貫是國民黨的走狗幫兇，一貫迫害學生，說某一次如何迫害學生，某一次怎樣捕打學生，這班職業學生平時鼓動學潮，就是擅於演講的能手，這一次使着勢力，更是出言無忌，說到激昂處，竟聲淚俱下，把會場氣氛說得緊張萬分。

鄧錫侯到底是一隻「水晶猴子」，他等學生代表指罵完了之後，站起身來稍爲自己辯護一番，然後當衆認錯，認爲學生代表說得對，並承認自己過去確實是軍閥，不過，保證今後不再做軍閥了。

可是，工人與學生代表們還是憤憤不平，最後由賀龍站起來說道：「過去一切個人的罪惡，是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整個罪惡統治分不開的，我們對於劉文輝與鄧錫侯兩位先生的問題，也應該從國民黨反動派的整個統治去看。」這樣才使會場上對個人的攻擊停止。（廿五）

三郎

匈京生死鬥

二十：塔奇的太太猛然拔出七首刺向伍特

白萍譯

「距離這兒不遠，就在我們這一區，但我好幾個星期沒有見到他們了。」

「他們對你相信得過嗎？」

她深思地道：「我相信他們對我是相信得過的。你必須了解，在今天的布達佩斯，我們是怎樣過活的，你對你的最親密的朋友也會懷疑到他是否被秘密警察收買了的密報者。你絕對的無法知道那一個人可靠，所以，你絕對不要談到任何正經事，要嗎，什麼都不說，要嗎，只覆說官方的宣傳文字。在你面對着朋友時，看着他們的臉孔，你會猜疑着他們究竟腦海中所想的是什麼，是否和你對當前恐怖生活有同樣的感想，是否惱恨於共產黨的並不遵守諾言，惱恨警察的暴虐行爲以至關心到有關監獄中的種種傳說。但你卻仍不敢說出來。」

這黑髮婦人低頭看着她的面前的咖啡，雙手抖動着，道：「不過，我已經越過了不再回頭的界線，在你一個鐘頭前到來時，我和別人同樣的感到恐懼，而你說英語，再加艾迪眞的已經死了。我對這世界已再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地方。我帶你到塔奇家中去吧。」

在山麓上的橫街小巷中，左右穿插的向前走着，走了半小時，才到達塔奇博士家中，這時，已是早上十時了，街上行人畧爲多一點。

瑪利亞走路很迅速，雙手插在陳舊的大衣袋內，她隨意地說些無關緊要的話，談到她在電話公司中擔任的夜班接線生生活，失敗的十月革命發生之前的日子，以至艾迪小孩子在學校念書時的情形。

伍特問她是否認識伊洛娜，瑪利亞的口氣突然地改變了。

「我相信艾迪一度曾和她鬧戀愛的，但那只是學生時代的情人。後來她到一家報紙去工作之後，有關她的傳說很使人感到憎恨，據說她是AVO的線人，我最近不大見到她，我也不想見她。」

「她現在正和我一起工作，」伍特道：「她現下正在布達佩斯。我相信她是可以信賴的，你有什麼感想呢？」

「我認爲你是一個傻瓜，」瑪利亞道：「AVO的人員都是禽獸，都不是人。在這樣的秘密警察組織裏面，女人比較男人更加可恨，更爲惡毒！」

「但是叫我來向你求援的卻是她呢！」伍特指出道。

瑪利亞的蒼白的咀唇變得更薄了，說：「那麼，今天也許是我們見到陽光的最後一天了。」

「我卻不採取這樣的看法，她眞正是幫助我們的。」

「你今天會再見到她麼？」

「約好了，中午，在你的寓所中。」

瑪利亞緊張地深呼吸，她的瘦臉顯得更緊張了，伍特心想，她現在可能變得很危險了，由於她的弟弟艾迪之死，大受刺激，充滿了憎恨。他希望她能夠有足夠的理智，控制得住自己。

「我總是忘記了我已經作最後的決定，」瑪利亞道：「我接受了你的建議和對你進行援助之後，我已採取了最後的步驟，再也沒有更大的危險了。假如你相信伊洛娜的話，那麼，我也隨同他冒險好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在我替艾迪報仇之前，對敵人作一次打擊之前，我不願死去。」

「也許有這樣機會的。」伍特告訴她道。

她帶他去的地方並不是她自己所居住的那種寓所大厦，而是後街中的老式房子，沿着窄窄的一條街上，一連串的同樣形式的老房子，伍特知道這是布達佩斯的最古舊的地區，遠在羅馬帝國時代，當匈牙利是西方文明所到達的最遠的境界時，這一部份古舊地區已經存在了。

「塔奇家人怎麼會住在這樣的地方？」伍特問道。

「因爲這是他們家族的老房子，經歷很多代了。」

「在塔奇博士逃亡到西方去時，他們的房子沒有被沒收麼？」

「沒收過一個時期的，但沒有人住進去，後來，塔奇的妻子出獄後，申請回來居住，現在是她和她的兒子兩人住在這兒。」

「他們只有一個兒子麼？」

「他們本來有一男一女，兄妹兩人的，妹妹失踪了，也許是去年十月大革命時被打死了，現在只剩下一個十五歲的兒子塔諾斯，他沒有參加任何戰鬭事件，因爲，在事發時，他患了肺炎、住在醫院中。這是挽回了他的不致被捕送集中營去的唯一原因。否則，他將會和其他的青少年們同一命運了！」

她們走過這座房子，東歐的老式房子，窗內看不到任何動靜，這給予伍特的一個印象，在這城市中不少市民躲在鎖得緊緊的門後，悄悄的，毫沒動靜。

「他們家中會有人麼？」伍特問道。

「塔奇的妻子會在家的。她的兒子會上學校了。母親沒有地方好去，她已被列爲反動份子，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找事情也不會找得到的，我們可以從後門進去的，這樣會好一點。」

他們轉過屋角，走進一條小巷中，兩旁是高高的木板圍牆，破破落落的，但仍可以看得到當年的繁榮狀態，圍牆內本來是精緻的花圃，現在，則已衰落了。

瑪利亞停在一個小門前面，門上的綠色油漆已剝落了，伸手在木板上的一個小洞中，拉一條幼小的索子，屋內傳出隱隱的鈴聲，並沒有人出來。她再拉一次，聽到屋內傳來開門的聲音，跟着，他們面前的小木門也拉開了。

「瑪利亞……」一個身軀瘦小的灰髮婦人在他們面前出現。她的臉孔圓圓，很甜蜜的，眼睛深灰色，她瞥見站在瑪利亞身旁的身軀雄偉的伍特時，突然的露出恐懼的神色來。

「我們可以進來麼？」瑪利亞迅速道。

「你爲甚麼走這道小門？你有甚麼事？」

「我們不想引起別人的注意，此人要和你談談。」

她的咀巴抖顫着，一雙手不自覺地按在咽喉上，「警察麼？不過……」

「我不是警察，」伍特道：「讓我們進來吧，我們不可以在外邊站着。」

伍特伸手把門推開，瑪利亞迅速閃身進內，裏面是一個小花園。那灰髮婦人站在旁邊，無何奈何地，她的臉孔是蒼白的。

「我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一點壞事也沒有做過，」她迅速地道：「你用不着浪費時間來調查我們，我們是良好市民……」

「你放心好了，伊華，」瑪利亞溫柔地道：「我們不是來找你麻煩的。我們到屋內去談談，較爲好一點。」

他們沿着彎彎曲曲的磚砌小徑，穿過花圃，進入這間屋的後門，他們進去之後，伊華回身把門關好，鎖上了，叫他們跟在她的後面，走過一個清潔的大廚房，穿過屋內走廊，到了前面的客廳中。

「你很久沒有來看我們了，瑪利亞，」伊華道。

「這人要和你談談，塔諾斯在家麼？」

「他在樓上房間中，睡在床上，他患了重傷風。」

「沒有別人在家裏嗎？」瑪利亞續問道。

「還會有什麼人在家裏呢？」伊華反問道。

「我在找尋你的丈夫，塔奇夫人。」伍特開口道。

伊華正在廳中間，聽了這句話，呆住了，傳出了一聲低低的驚叫，但她並沒有轉身過來面對着伍特。似乎是伍特突然地刺了她一刀，一聲慘叫，就不能動了。

這時候她正背着他，他看不到她臉孔上的表情，但看到她的雙肩僵直了，他不禁想到，她是這樣的易於衝動和神經緊張，她究竟怎樣守得住這個秘密到這樣長的時間呢。他不願意恐嚇她，並且不知道用這種方式來試探她是否正確，因爲，假如她不相信他的話，她就會倔強地堅持否認，拖下去，虛耗寶貴的時光。他走上去，溫和地搭在她的肩上。

「沒關係的，我不是警方派來的。請相信我，我不會對你或你的丈夫有損害的，我是來幫助他的。我從很遠的地方來找他，要和他談談，幫他完成此次回來的目標，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不懂得，塔奇博士不在這兒，他已經離去了三年。你知道的嘛！爲什麼你竟會現在來找他呢？」

「因爲他在這兒，我們知道他在布達佩斯，也許他仍躲藏在這間房子中，他和我見面的話，他會安全的，你們也都會安全的。我會幫助他把你們都救出去。他回來就是爲了救你們離開此地的，不是嗎？」

他並沒有準備應付她的突如其來的反應，他根本上就不知道她把匕首藏在身上何處，但是她突然的滑脫了搭在她的肩上的伍特雙手，從她的衣服內不知何處猛然的拔出匕首來，向伍特猝然的刺過去。窗戶射進來的陽光正照耀着，銳利的匕首湛然奪目。她的臉色完全改變得另外一個人似的，本來是甜甜地和藹可親的，驟然的以兇猛的雌老虎的姿態出現，在驚駭恐懼狀態下作困獸之鬪，張口尖叫着。

伍特雖然猝不及防，但久經戰陣的他，本能的反應異常迅速，一閃便避了過去，他聽到瑪利亞也在大叫着，眼角間瞥見她一躍而前，要去扯伊華。但他很容易的就隨手抓住了伊華的手腕，他恐怕傷害了她，並不太用力，只輕輕的一扭，她手中的匕首已跌在地上，伍特一腳便踢這把匕首跌到牆邊去，伊華仍在掙扎着，繼續用匈牙利語嚷着，伍特聽不出她叫嚷些什麼。

「我求求你，塔奇夫人，」他道：「你相信我吧！我無意於要傷害你的。」

她的呼吸十分急促，她站在他的面前，閉上了眼睛，她的咽喉在動着，叫道：「你可以殺死我的，但我一句話也不告訴你。」

「我並不殺死你，也不要傷害你。」

「你是秘密警察，這女人帶你來這兒，你付她多少錢，叫她帶你來此地的？抑或你是威脅她，要把她關進監獄中，以威脅她帶你來的？」

「都不是的，你聽我說，你先坐下來。你不懂得我的說話嗎？我知道塔奇博士回來了，他要帶你們逃出去，他本來是在美國的，我也是從美國來的。現在你懂得了麼？正因爲他回來之後沒有和你們一起回到美國去，所以我來找他。我不知道他爲什麼失敗了，沒有回去，我也不知道他是否運氣壞到根本上就回不到家裏來。」

【未完】

爲紅旗派與主義兵問題讀了紫楓的意見提意見

萬人雜誌第一三六期「萬人意見欄」紫楓指出黃甄的文章有錯，「主義兵」擁毛、「紅旗派」反毛。

讀完紫楓先生的一篇意見，我亦有一些意見，要借萬人意見欄提出與紫楓先生商榷。

我不是海外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只是一個「近期難民」的身份，這，相信紫楓先生不會謂我「想當然派」了吧。

黃甄的文章我沒看，在此只是談一三六期紫楓的意見。文中說：「反毛最英勇的則是『紅旗派』，目前的『紅旗派』，喪失了山頭，交了武器，被督於槍桿子之下。參加『紅旗派』的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牛欄是他們的監獄。輕的判刑，重則死於槍口之下，無罪的一律下鄉當新農奴。」「毛澤東殺害了多少黑七子女，而參加『紅旗派』的又多是這些忠貞之士。」「如果要被壓迫的人去擁毛，那豈不是太笑話了嗎？」

我摘錄了一大段紫楓的意見，爲的是要說明我的意見。可以說，紫楓是只看事物的表面，沒深入認識事實的本質，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紫楓是只憑「結果」「下場」來斷言。「紅旗派」落得今日「被送上了『絞刑台』」可悲的下場，實際是「上了老奸巨猾的毛澤東的當」而已，但決不是「眞反毛」。這和整個文化大革命中，許許多多的大小頭頭上台落台性質是一樣的，楊成武、王力、關鋒、聶元梓、林杰……等等和許多地方性的頭頭一樣，到頭來都沒好結果。你能說，這些都是「眞反毛」的，所以結果如此。那眞是「太笑話了」！

還記得六六年，「紅衞兵」氣焰之高熾，眞是不可一世，他們有最高的權力，打、殺、鬭，可以「亂」來！整個中國大陸被他們「亂」得神哭鬼號，一片愁雲慘霧，這「亂」的權力，是老毛與毛太江青直接賦給的，這叫「造反有理！」首當其衝是誰？是「黑七類」及其子女，筆者至今身上遍是鞭痕，疤跡處處，家破人亡，並是六六年「紅衞兵」的傑作。這些「紅衞兵」都是北京「紅旗派」的分屬，北京的「北航紅旗」、「清華井崗山」、「地院東方紅」是全國「紅旗派」的頭頭，是毛太江青的心腹嫡系，是人皆知。「紅旗派」的參加者全是紅五類的子弟。紫楓說「參加『紅旗派』的又多是這些忠貞之士」（黑七類子弟）。我說紫楓是信口雌黃，簡直是黑白顚倒，難道筆者連戴在臂上的「紅旗」二字都不認識！筆者還有好多從內地逃來的同學親友，受過不少苦頭的，難道他們都記錯了？筆者在六七年亦參加了一個組織，參加者清一色是黑七類的子弟，目的是搗亂、製造緊張、打架，對付「紅旗派」！但決不侵犯一般人民。這個組織的後台是誰，恕不能奉告，曾經加入這個組織，現在在港的成員仍有五個，當然，在大陸的更多，難道，我們是專門對付「反毛」的「紅旗派」的嗎？

「紅旗派」今日的下場是可意料的，他們以爲老毛眞是親爹親娘，他們終日喊：「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他們自以爲是老毛的心腹，自許爲頭可斷，血可流，誓死保衞毛主席的忠心戰士。料不到，老毛會兎死狗烹，過橋抽板，打完齋不要和尚！大嘆「上了毛澤東的當」之餘，還不就「輕的判刑，重的死於槍口下」！這就是共產黨人一慣的手段，有共黨以來就是如此的。老奸巨猾的老毛又豈不知讓這些「紅旗派」仍擁有自己的「山頭」，手裏有武器，那還了得！劉少奇、鄧小平等當年不也是「親密的戰友、同志」嗎？到頭來如何？誰能料到這些「紅旗戰士」發展下去，成了氣候又會如何，防微杜漸，及時收拾，這是不待言的，我說，這是活該！

又再說「主義兵」的演變及發展，也並不如紫楓說的這麼簡單，在這裏，我只簡略的談談：「主義兵」是軍人子弟爲骨幹的組織，它出現主要針對對象是「紅旗」，它的盟友是工人的組織，如全國性的「鐵路革命造反總部」（這個名稱或許有多少出入，筆者事隔幾年，記不太清楚，特此聲明），廣州的「地總」等，「紅旗派」稱它們爲「保皇派」，武鬭的雙方亦就是這兩大陣營。因爲「主義兵」有軍人撐腰，是強力的實力派，今日「紅旗派」被整肅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軍人當權，因爲「紅旗派」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叫出「揪軍內一小撮」，所以，頭腦熱的發暈，實在是「可憐復可悲」。至於紫楓所說「目前大陸的『主義兵』仍然是擁毛的肉麻份子」，也是淺薄的表面看法，軍人與老毛之間經已妥協，受軍人指揮的「主義兵」一變而再變，是「適應環境

「彈雨餘生述」贊

封雪梅

將軍解甲未歸農，轉向文壇罪惡攻，留得降魔身手在，筆鋒原不遜刀鋒。
立德立功並立言，千紅萬紫翰華園，征人鐵血來澆灌，不朽應同金石存。
賭城慾陣困無形，殺出重圍豈甲兵，慧劍能揮眞大勇，不徒戎馬負英名。
燕趙豪情大不常，氣吞狐兎及豺狼，拚將熱血酬國家，併入悲歌倍慨慷。
餘生細數舊悲歡，寶馬紅妝別一般，彈雨筆花人海落，波瀾壯濶實堪觀。
郎是情高妾意眞，同心結得不傷貧，芳幽節勁塵何害，蘭竹雙清抱樸身。
才全德備一春暉，俠骨柔腸世所稀，教出滿門忠孝義，張娘岳母足相輝。

」，一點不出奇，就在「紅旗派」與「主義兵」尖銳鬭爭之時，大家亦肉麻地照樣高呼「萬萬歲」，這是招牌，是唸的「順口溜」，不能扯破這塊臭枱布的，以後事情的發展如何，誰也不能意料。

如果老編認為筆者不是「閉門造車」，有些價值的話，很願意盡力供應一些眞象實據。

又，附來小文一篇，是特為證明筆者不是「想當然派」寫的。

——田韋

（編者按：關於大陸的人事是非，我們歡迎反覆討論，以求眞實。但請心平氣和談問題，不要措辭火爆像吵嘴。我們是探討一個問題的眞情實況，是對事，不是對人，只要擺事實就可以了。）

又覆田韋先生：你寄來的那一篇文章，我一口氣讀完了，好得很！像這一類的題材，你有多少篇可寫的？請再寄幾篇給我。我好安排篇幅，給你刊登，每篇勿超過九張稿紙。）

抄襲事件翻舊案
白鵬飛被炒魷魚

萬人傑、張老編：

左報一向造謠，唯報導「星星月亮太陽」一書抄襲抗戰時期姚雪垠著的「春暖花開的時候」卻是千眞萬確。從貴刊連載齊又簡的「春」「星」兩書比較談足以證明。十多年前我看過「星」書初版，今又讀高峯版的「春」書，讀來髣髴「重溫舊夢」，雖然文字不盡相同，情節完全一樣，怎可稱為創作？使我不禁想起劉基的「賣柑者言」：「甚矣哉，為欺也！」

四十多年前北大白鵬飛教授抄襲了譚焯宏博士著的「國際公法原論」（民國十八年中華版），抄襲的程度一如「星」書抄「春」書，將內容改頭換面，七拼八湊地輯成「國際法通論」，以北大叢書名義出版。

後為譚博士知悉，去函蔣夢麟校長，請求徹查。結果「此乃事實，為了學術尊嚴，除將已出版之書悉數焚燬外，並將白鵬飛之教席撤除，以昭公允。」

今「春」書抄襲，亦「此乃事實」，香港出版人協會應採取行動，將書焚燬，以昭公允。

據說該書作者在某專上學院兼任教授，為了「學術尊嚴」，學校當局有無效法蔣先生對待白鵬飛撤消他的教席？上述兩點，有無可能實行？請先生示知為盼。

長期讀者謹上

待旦評珠黃　珠黃答待旦
公說公有理　婆說婆理長
討論勿動氣　動氣我不刊

——編者附識

張贛萍先生：

頃閱貴刊一三四期待旦先生談劉紹棠一文，末段批評本人前信對有關李季詩作評價的意見武斷和過火，謹此特向待旦先生及金先生深致歉意。不過，評價問題固難免涉及主觀見解，但可動搖不了作品本身客觀存在的素質。

憑記憶所及，李季於一九五四年發表的「菊花石」，姑不論其失於長而且冗，泥沙太多；就是語言也相當晦澀，很不好讀。

而早期的「王、李」一詩不但熱情奔放，情節生動，尤其自然地運用「信天遊」體來表現形象和意境，簡樸鮮明，旋律優美，情調親切，遠非前者之所能比擬。

要是待旦先生手頭有便，無妨從兩詩本身作一比較；以待旦先生的素養，相信立可判出高低。

倘若仍堅持說我武斷，那我不想再說什麼。再則，如果說「頗會使人誤認他缺乏欣賞能力」的措詞是過火，則那些不分皂白妄斥人家這也不懂、那也淺薄的該算什麼？

至於涉及王瑤的話，那是為了說明「御用批評家」一語缺乏根據，指出所引他對「春」書的批評不是己見；並非在評價他的著作。其實，客觀主義地東拼西湊、乞靈於剪刀正正就是王瑤這部「史稿」的主要缺點；從這方面的工作來說，無論學養或能力，怎可把他同丁易、李何林等人相提並論？我眞為後兩人抱屈！（以下從略）

珠黃（五月二十二日）

小心謹慎，免受利用　陰謀份子，挑撥分化

團結起來，爭取勝利！

近日的香港，可以說得上五光十色，「民主」極了。你看：各種刊物，各種論調，紛紛出籠。

這兒有正統的左派刊物，也有堅强的反共報刊，有「中立」的言論，也有緇山教授所說的「新漢」。在反共的報刊中，常常潛伏着共特或同路人，在左報中也有人無意中流露出反共的意識。

這兒有受外國人支持的政客，他們四出活動，招兵買馬，企圖搞台獨運動，他們想認外國人做乾爹，所謂有奶便是娘。

從表面上說，這現象證明香港十分自由，十分「民主」，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可以說是羣鶯亂飛。

然而，他受帝國主義及共禍摧殘的中國人民看見這現象，不能不提高警惕，不能不大聲喝道：注意羣魔亂舞！

這兒絕大多數人都知道中國曾經飽受外國人的摧殘，大家都記得日帝侵華的史實，更淸楚共黨禍國的行爲。因此，左派報刊騙不了人，而要所謂「中立」的刊物來進行欺騙。這兒絕大多數的人反對台灣獨立，因此賣國集團也不敢公然提倡「台獨」，而且要僞裝反對台獨。

有人通過萬人雜誌約筆者晤談，但又向筆者攻擊萬人雜誌，更說「萬人雜誌只登外省人的稿件」。其實筆者本人就是地道的廣東人，更與萬張兩位沒有私交。（編者按：本人已一再聲明認稿不認人，好文章，是我的仇人寫的也用；不好的文章，是我的老子寫的也退。分什麽外省人與廣東人的人，太沒出息了！）

筆者年輕時候，思想左傾，因飽受共禍，故確認要挽救中國，唯有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旗幟下奮鬬。

筆者目前只是一個窮教員，將來也只打算獻身於教育事業，並且希望在課餘之暇，將自己的筆桿來與極權主義及賣國賊搏鬬。

我擁護中華民國政府，那是中國人民的義務，因爲目前非團結在中華民國周圍，何能反共？我遵守中華民國政府的訓令：僑胞要遵守居留地的法律！

美金或者日元，打不動我底心。我擁護中華民國，我堅決反對任何對中華民國不利的行爲，例如台獨運動，就是對毛澤東有利，對中華民國不利的事。左報表面上也反對台獨，但左仔常常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我們切勿上當！

有人告訴我，左派在香港，極度關心職工福利，可是在大陸卻是另外一套。大陸的職工，苦得氣也喘不過來了！

當然哪！倘若左派不善欺騙，中國大陸怎會淪亡於毛共之手？在香港，左派正在運用着各式各樣的騙術，誘人上鈎。

共黨竊據大陸最大的法寶是：統一戰線，所謂統一戰線也者，就是欺騙。當年共黨誘騙人民加入反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行列，不少人上當了！

目前共黨已經十分孤立，再也騙不了人，所以必須穿上僞裝活動。

共黨雖然十分孤立，但要推翻共黨的暴政，決不是空言可以濟事的，也不能依靠外國人。我們必須依靠中華民國政府的六十萬大軍，必須依靠中華民國領導人蔣介石總統的號召力。

毛澤東最怕的是蔣總統，蔣總統是當前自由世界最具有經驗的反共鬬士，如果有誰想反毛而不依靠中華民國，那實在是事倍而功半的傻事！

誰反對中華民國，誰就是有意或無意的協助毛共！

自從毛共發射人造衛星以後，有人即斷言中華民國無力反攻大陸，因爲外國人不敢再協助我們反攻了。——發出這種言論的人，實在太沒有自信心了，大概他們寫文章也要外國人發美金或日元來打氣才可以寫得出。蔣總統就一再宣稱反攻復國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決不依賴外人。

毛共已經完全控制了整個大陸麼？肯定不然！自從「文革」以後，毛共始終未能眞正控制整個大陸！最近很多頭頭消聲匿跡，「人代會」至今未能召開，卽是明證。近來郭沫若常常出現，可能毛共會利用這文丑來召開一個所謂「人代」。

在上海，毛共於四五月間先後舉行多次「公審大會」，在「公審大會」中，每次有數十人被處死。被殺的「反革命」者包括十八九歲的靑年和六七十歲的老人。據星島日報報導說：「逮捕反革命分子，是由軍隊執行

，多數在淩晨三四點鐘採取行動，他們使用的吉普車也沒有鳴叫訊號，不聲不響地開來，捉了人又不聲不響地離去，因而每逢深夜，當聽聞馬達聲響，劃破寂靜時，被鬭分子都嚇到心驚肉跳，以為大難臨頭，及至馬達聲消失在遠處之後，心情才稍告平靜。每天晚上，都留意着街上的汽車聲，無法入睡，人民的精神痛苦，心情緊張恐慌，是難以想像的。」

由上述報導，可知上海人民的痛苦，已達極點。為什麼毛共要大開殺戒，施行「鎮壓」呢？就由於中國人民忍受不了，到處都湧現了反共的鬭爭。

根據六月八日中央社消息：由於毛共一再削減口糧，廣東饑民怒火燎原，曲江、清遠、汕頭、新會等地，羣眾紛紛展開抗暴行動。清遠「橫頭農場」農民於擊斃共幹十餘人後，集結下放青年五百餘人，攜帶槍械彈藥糧食及生產工具，向小三江佛堂山山區逃逸，另七百餘人退離農場。

在香港邊境，毛共也舉行「公審」，殺人鎮壓。

由上面的報導，我們可以斷定目前反毛反共的力量已充滿了大陸的各個角落，中華民國反攻復土的行動，將有勝利的把握。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切勿分散力量，否則將成為千古的罪人！我們要警惕左派、偽中立、真漢奸的活動！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共產黨不可能為善

古鶴翔

我們為求達到一個目的，需要採取一條途徑，運用一種方法，這途徑或方法便是手段。我們由手段來完成任務執行使命的。例如一個人為要保持健康，不但起居飲食定時定量，並且保持心理愉快，養成每日作一些運動的習慣。健康是目的，其他則是手段。我們對目的是否高尚可嘉果然需要審察，對手段是否正確合理亦決不可以忽視。因為目的果然高尚可佳，但不遵循正確的途徑運用合理的方法仍然無法到達的。但是，反之，即若遵循正確的途徑運用合理的方法，有時因為天災人禍的發生，不是人力所可以控制，目的亦不能保證到達。換而言之，我們有手段先用目的後得，或手段在先目的在後的現象。

有些人說，祇要我們目的高尚，任何手段都可採用，有「祇求目的，不擇手段」的論調。但這是不可能的。舉個例子來說，一位滿腔熱情要來改革社會風氣的青年，他能言善辯並且在事實上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可以教導人不可偷竊。社會上若沒有盜賊存在，政府公私機關亦沒有偷竊賄賂的事情發生，社會豈不是安寧了嗎？這目的是大可稱許的。因此他立了志向不受薪給義務地去從事於這種教導人不可偷竊的事業。但他既不受薪給而家計仍需要維持，在「祇求目的，不擇手段」之下他便用偷竊的方法去獲得生活的費用。日間教導人不可偷竊，夜裏自己便去偷竊。教導人不可偷竊是目的，自己去偷竊是手段。目的高尚，手段卑下兩者無法協調。這當然是一個笑話，但這笑話乃由「祇求目的，不擇手段」而產生的。（「祇求目的，不擇手段」亦祇能產生笑話的）。自己去偷竊乃是手段須先實行，教導人不可偷竊乃是目的，能不能達到，有待後效。但手段已經擊敗了目的。

目的祇是存在人心中的理想與意念，我們無法明明地來察看而確定的，常有複雜的動機存在着，有三分為人七分為己的狀態，並且尚未實現之前是很容易放棄或改變的。手段則是行動可以明明直接地來觀察，並且立即影響社會人羣的。又舉一個例子來說，一個青年人立志要賺一百萬元來創辦孤兒院與養老院，救濟無依的兒童與年邁無力工作的老年人，這志願是很高尚可嘉的。但若不擇手段為要達到這高尚的目的的話，他便走私漏稅，欺騙賄賂，甚至謀財害命都可以了。慈善的目的祇在心裏還未作成，罪惡的事便先行出了。並且可能在未賺到一百萬元以先這人便已死去，即若能夠賺到一百萬元，他原先創辦孤兒院與養老院的目的可能已經放棄，改將錢財作為私人享受之用，將三分為人七分為己的動機改變到十分的零分為人，到了一毛不拔將原有的志向忘得精光的狀態。這樣，一百萬元雖已賺得，高尚慈善的事業卻未做成。遠不可攀的目的，除非有着漸漸實行的象徵，否則便不是真目的，可能是一個騙局，用來欺騙自己或他人的。

共產主義的理想本是要使人人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將「天堂」帶到人間，本來目的還算高尚，但因昧於不擇手段，欺騙謀害，威脅利誘，暴戾殘殺無所不用其極，結果沒有將「天堂」帶到人間，反在他們所控制的地域中演成近乎地獄的樣子。政權雖已奪到本來亦可有「為萬民造福」的能力，但共酋們私心一變，你爭我奪，將國家佔為私產，排除異己，連「最親密的戰友」們，都一個個受了排擠與剷除，在俄國與中國大陸都是如此，不但造成歷史上的悲劇，亦是「祇求目的，不擇手段」所演成的一個笑話。

怎樣才是高尚呢，又怎樣才是卑下呢？無非道德問題。有道德性的便是高尚，不道德的便是卑下。真的善的亦便是高尚的；邪的惡的便是卑下的，在這裏用不着技術性的定義或訓練，善惡是非之事，祇要人的心理沒有錯亂，精神健全便可以分別出來，好似明眼的人分別黑白一樣容易。

坐火車是不會到達月球的，向南走亦是不會到達北方的。用不道德的手段是永遠無法完成有道德的目的的，「作惡以成善」（參閱聖經羅馬書第三章）亦是決不可能的事。（完）

余求真

余先生：謝謝你由美國寄來從思想行為上，喚醒對共產黨認識不深者的數次長文。本刊一直是在艱苦中支持，三年來賠了老本二萬多元，承各志同道合者鼓勵贊助，故連本刊作者亦無贈刊，如蒙　先生支持，請賜予訂閱為盼為感。——編者謹

一個鬬委的收場

當日意氣風發竟稱英雄
慘被批臭鬬臭變了條蟲

張、萬先生：

今天是禮拜，執起筆來，告訴你們港共一個鬬委的下場。

這人是我的同鄉，對其經過，無不一清二楚。他的遭遇，使我們更清楚共黨之醜惡。某君與我同是中山縣人，他六二年來港，在鄉的成份爲貧農。他在來港初時，以爲是不勞而獲，但香港的生活不是大陸人民想像的天堂，非要勞動不能求得溫飽。香港使某君大爲失望，同時使他對有錢人產生惡感，這樣他就成爲港共爭取和物色的對象。

六四年，他加入了摩托車工會，對工作非常積極，很受頭頭們的重視。暴動期中，他屢建功勳，且非常勇猛，因此就當起了摩托車工會的鬬委，一時赫赫驚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恢復了他在土改時的「牛性」，常常打打殺殺。由於兇猛，使他扶搖直上，給他帶來「幸福」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還娶了一個美麗的新娘，這眞是財色兼收，都拜暴動之賜。這是由於他拿到大陸支持的罷工津貼（不是應得數，而是他喜歡拿多少就多少的），又在工會買廉價東西。他這時大吃大喝，晚上又有美人作伴，比之初來時，眞有天淵之別。這回他眞覺得香港是天堂了！

暴動後，他有了孩子，過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況且又是工會幹部，思想紅形形的，什麼都佔優先。他覺得非常光榮，了不起。甚至得意忘形，講起職位又是頭頭。六八年，他自恃是港共頭頭，春節回「祖國」省親，他竟然忘記了自己是偷渡來的，當他回到「如此多嬌」的珠江河畔，歡迎他的有萬人以上，好像是熱烈歡迎港澳同胞回國觀光那樣。這不是什麼歡迎大會；而是鬬爭偷渡份子大會。他剛回到祖國，立即給予一個迎頭痛擊，這是喧赫一時的風流人物，也像喪家之犬，低着頭，被打手們打得死去活來。這樣也爲香港市民出了一口氣！因爲他在暴動時太兇殘。其後，沒收了他的身份證、回港證，强迫管制勞動，不送他勞改已是對他開恩了。

這時他在港的妻兒子女像望夫石一樣，北望神州，生活蒙受困難。某君來信叫愛妻携同子女到工會求助，並請求允許回港。這個鬬委夫人携了子女來到工會，工會當時正被上級追查罷工津貼數目，自身難保，非但沒有支持，而且安慰她說：「你夫回祖國一樣爲人民服務，是無上光榮，做妻應該高興才是。況且工會現在不需他了，叫他安心在祖國一輩子吧。」這鬬委太太啞仔吃黃蓮，一路嗚嗚哭哭地回家，從大厦搬回狹小的平房，把孩子交給外婆，自己投身到工廠做工。這樣就把這個「幸福家庭」打回原形。

某君接到愛妻的回信，十分傷感，十分痛恨，一時徬徨不知所措。但畢竟這人是條硬漢，在毛軍和民兵嚴密監視下，他把生死置於度外，在六九年八月再度偷渡來港。當他抵達青山灣海面時，即被水警所獲，如果把他送回「祖國」，他就休矣。當他獲准在港居留時，喜出望外，回到家裏與妻兒子女重逢時，夫妻都哭了，悲喜交集。我去見他，問了些有關家鄉情況，問他是否恢復組織關係，他搖了搖頭，他還對我說：「我在這裏是個頭頭，估不到在家鄉鬬爭我時，說我是台灣派遣回來的特務，多麼寃枉啊！」

但我很難相信某君以後是否會參加左派組織，因他害怕慣了，在各方面的引誘下，他是大有可能繼續參加的。願某君應吸取這次教訓才是。

在某君的遭遇，我們更清楚共黨是個陰險而又反覆無常的傀儡，但卻有些逃港同胞，來港後仍然參加左派組織，眞使人費解。

讀者中山人（五月廿四日）

大陸的機械化電氣化說穿了是個特大笑話

毛共不停地向外鼓吹「祖國的農村已實現機械化及電氣化了」。現我簡單地把他的實際機械化及電氣化告訴各位讀者。

廣東的農村，有拖拉機耕田的時候，在公社化後，大約在六四年左右，不知在那個國家買回幾架破舊的「德特」牌及幾架小型的英國「福克森」牌，在當時，農民初見拖拉機，也相當驚奇的。公社也因此成立了拖拉機站，但只得三架拖拉機，要耕十六個大隊的田。我們家鄉的大隊面積一萬市畝以上。三架拖拉機要耕十六萬畝，談何容易，所以一直等到六七年才每大隊一架。當時的是洛陽出的東方紅牌，但停多過耕地。

第一、國產的技術欠佳，經常出事故，壞了一塊鏈軌板也要拿到縣城及廣州才有得配，一等就成個月。

第二、缺油，中共鼓吹石油自給，是騙人的，六八年初春耕，拖拉機缺油，一直停了，經共幹多方面的內外關係，才「搶購」得四百斤機油，筆者親自划艇到廣州的，所謂武漢石油公司，廣州供應站。苦候了半個月，才把那四百斤油搶回來。但時候已接近插秧了，四百斤油也用得多久呢？

第三、駕駛技術差，這些青年訓練一個月即駕駛，珠江三角洲全是水田的。那些「速成」學員經常把拖拉機駛進河裏，農民們譏之爲鐵牛也要喝水。如果駛進河裏，非要十天以上才能把一架萬多斤重的鐵牛從河中拖上岸來，而且要興師動眾，把河水抽乾，從別的公社借來一架。互相開足馬力才從河底拖上來。

第四、成本，一般每畝代耕費，

兩犂、六耙計，爲人民幣十元左右，已佔稻谷產量的百多斤谷了，稻谷每擔爲八元左右。在這些原因之下農民都不喜愛拖拉機。寧願辛苦一些，莫被拖拉機把季節拖遲了，如果拖拉機在你生產隊因故停駛，那你生產隊要無條件供應優厚的食住給這些速成學員。每餐必定要有魚及肉，不鷄則鴨。所以農民們對這些拖拉機簡直敬而遠之。在這樣的情況下，毛共的拖拉機站，每年都要虧一大本，毛共不肯虧在自己身上，即設法把拖拉機賣給大隊，分十年還款，農民不要也要强給，在收成時，先扣款，農民那敵得過毛共，結果拖拉機虧本也蝕到農民身上。同時農民如有對拖拉機不感興趣者，即抽出鬬爭，罪名爲新社會之絆腳石。這些拖拉機竟以近十萬元一架售給農民。毛共眞是無時不向農民開刀，而且極爲兇殘。

其次就是電氣化了，我家鄉的電是由新豐江發電廠供應的，爲了架設高壓的遙遠線路，毛共分十年貸款又高價賣給農民的鋁線。無形中又搾一筆，電源到達後，人們一樣不喜歡電的，由於電費高昂，民用電爲每度二毫半，而且架設電路要私人負責一切費用，你要安裝一支十五瓦的電燈，你要付出電線、電杆、及一切電燈所需的東西及安裝人工，大約要二百元左右，而且是多戶一同安裝才減輕負擔，否則一千元也不能裝一支電燈，我家鄉由於火水供應每月四兩，點燈還不夠用，人們建議生產隊出錢架主要線路，私人出錢架支線，結果終於實現眞名符其實地電氣化了，但五種份子不能享受免費的主要線路，他們要裝時，除自己負責自己的支線外，還要額外交多一些錢作爲主線的費用。好景不會長的，不知農民生成賤骨頭，還是什麼？農民沒錢分，交電費也就成問題了，結果三個月後，電站終於沒有人情講派人把線剪了。這樣一來電氣化也像小丑一樣，不久即告消失，不過農民們都不大惋惜，因爲自架了電線後，先後電死二人，及電傷多人，因爲架設簡陋，一經風吹線杆斷了，很多小孩不知電的厲害，去揸住條電線。我縣據電站公佈的安全用電通知謂一年中電死百餘人。還有的是毛共稱爲了不起的電動排灌站。一個排灌站要抽千餘畝田的水，而千餘畝田是三個生產隊的田，農民們往往因爲抽水問題，隊與隊之間引起矛盾、爭執、打架。

有一次洪水成災，我生產隊爲了自己的田快點抽乾，把別隊流來的塞斷，結果鄰隊的社員成羣結隊大興問罪之師，與我隊無數「牛精」三言兩語即刻動武，結果打傷無數牛精，搞到公社，以後訂出條例互相遵守。毛共常說國民黨時村與村之間因爭水而成仇，畢竟毛共也是，況且我隊與鄰隊也存下了深仇大恨，常常爲小事而打架。排灌站雖建成了，但不容易開動的，如不得各生產隊同意，不准開，因耗電厲害，一小時爲百幾度。如不浸田一尺以上是不准開的。在繳交電費時往往各隊幹部談判多日才決定的。有一點最使人討厭的是，經常停電，由於技術及設備問題，事故重重，線路又長，有一些地方修理，則全線停電。當人們最需要抽水時，他們即停電，不是變壓器壞了就是馬達壞了，不是線杆斷了，又是燒了保險絲。如果要抽水時，則一連串的事發生了。使人們望水興嘆。另一原因則爲這些「速成學員」問題，農民諷之說：一開三個制，九萬都拋。意思是說，由這些「花鬼」開，則農民向毛共高價買回的馬達、變壓器、三相電路開關、感應器等全部搞壞了。

農民在收成後結算，除了一切繳交高昂的電費及繁重的拖拉機費，剩下的，買鹽都不夠，我生產隊試過每工分分得人民幣二分錢，每天工作十分，則只得二毫錢。請問機械化、電氣化在農村起的是什麼作用，只不過是打腫臉來裝胖子吧了。這些事實，每個同胞回鄉都會知道的。

新生（六月七日）

反共專家與反反共專家

洪水沒有沖到腳下，炸彈沒有落在身邊，所以香港很多人有時間可以侈談反共，很多人有時間可以侈談反反共。於是乎滿街滿巷都是「垃圾」的香港，有了許多「反共專家」和反反共專家。

這裏畢竟是香港，是最自由的地方，也是到處都是臭蟲的地方。臭蟲雖然可惡，到底沒有干涉別人消滅臭蟲的人可惡。於是乎滿街滿巷都是「垃圾」的香港，又有了「反自由」專家和「捍衞自由」的鬬士。

我見過許多「反自由」專家，也是許多「自由的鬬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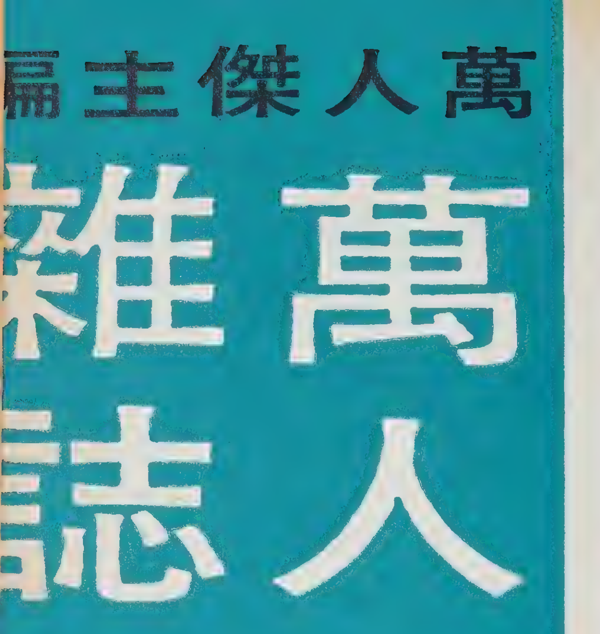
前者是受過創痛，有着畢生難忘記憶的；後者則不敢正視血淚斑斑的事實，躲在童眞的夢裏的。

這裏畢竟是香港，有浮屍飄來的自由，也有可以懷疑那到底是不是浮屍的自由。「反共專家」們到底不像那些有「獨立人格」「獨立思考」的「鬬士」們那樣，看看那些黃臉的浮屍究竟是不是北京猿人的後代？研究他們身上的屍布是什麼質料織成的？考據考據一下那些用以五花大綁的繩子到底祇是何處出產的？而是直截了當的指出那是共產醜惡政權的產物。於是，反共者被指爲「獨裁」了，他們被指爲違反了「個人自由」「個人意志」「獨立人格」「獨立思考」的邏輯。於是乎，「自由鬬士」也便成了「反共專家」了。

這裏畢竟是香港，是可以宣揚「以民主的暴力消滅極權的暴力，以達成眞正民主」的理論；也可以獨出心裁去創造「不能同意以暴易暴」，要去與虎謀皮的理論。可以宣傳「同仇敵愾」，也可以提倡「與虎狼談戀愛」的。因爲納粹也「不亞於共產黨」，希特拉也是專門製造「階級鬬爭」，專門屠殺本國人民的。

這也反對，那也反對的，大概就是「獨立人格」了，這也考證，那也考證的，大概就是「獨立思考」了；乾脆不要什麼「國家」「民族」的，大概就是眞正的「中間路線」了。

洪水沒有沖到腳下，炸彈沒有落在身邊，所以香港人有時間可以慢慢的去吃燒鵝、牛扒，吃飽了可以去考據貓貓狗狗的家族。可惜大陸的同胞是沒有這種閒情和福份的。他們沒有那許多的枝枝葉葉，對事物的答案祇有不是「加」就是「減」；不是「是」就是「非」，不似這些「專家」們婆婆媽媽、扭扭揑揑的。（捕蛇者）



第141期要目

「別心急，等等吧！」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四一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七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談女護士的「職業尊嚴」

正當九龍伊利沙伯醫院護士宿舍懸出四十餘呎長的巨大標語，黃布黑字寫上：「一朝未獲同工同酬，齊心協力，決不罷休！」「豈容當局再三蔑視職業尊嚴，合理要求！」「正義要求豈容漠視，無理拖延，盡失民心！」報紙上卻出現一則極具諷刺性的新聞，西貢區六名產婦向鄉事委員會投訴，遭受政府醫局人員虐待。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西貢公立診所在去年初設立，目的爲急救及替產婦服務，以免產婦星夜跋涉長途趕到九龍求診。可是近來不時有人投訴，說該診所產科護理人員每以粗魯態度對待產婦；產婦分娩號叫，往往被人斥罵。她們向鄉事委員會投訴，形容那些人員說的話：「怕痛就唔好生啦，又怕痛又發姣！」（按：「發姣」廣東俗語的刻薄話。）甚至有更粗卑的言語和動作。六名產婦受到類似的虐待，使鄉民大起反感。醫務衛生處發言人對這事表示：我們已注意到若干報章的報導，此事在進行調查中。

這兩件事同時發生，並非巧合。類似於西貢公立診所的發生情形，也會在其他政府醫療機構發生，甚至規模龐大的政府醫院。有些身受其苦的小市民啞忍沒向有關方面投訴；有些則在報章披露。要不是因在數千政府醫院女護士正力爭同酬的熱潮中，這則新聞也不會爲市民大眾注意，和以前發生過的許多類似事情一樣，爲了司空慣見而爲人所忽畧。

我們不反對政府醫院女護士們要求同工同酬，任何以工作換取生活的人都希望他們的勞動獲得更高酬報，將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年多來，由於種種原因刺激，生活指數報漲不少，護士雖曰白衣天使，實亦人也，她們爲了要過較好的生活，索取同酬，並無不當。作爲勞動者的我們市民大眾，應予以同情。我們在護士小姐們鬧得如火如荼之際，提出西貢公立診所的事件，是因爲她們張掛的標語，提到「職業尊嚴」問題，使我們不能已於言，特提出來和社會人士討論。

無可否認，女護士是一門神聖職業，她們都有爲人羣服務的仁心。當然，即使有服務的仁心也要生活的，因此她們不可能不受酬而工作。但無論如何，護士這一行職業該比別的工作少一點銅臭味，否則就不會稱之爲白衣天使，而名之曰白衣市儈了。

我們認爲，女護士的「職業尊嚴」不能以待遇高低來衡量，而是她們的工作受到重視、受到尊敬。她們爲病人服務，做這種工作，非有巨大忍耐力和自制力不可。有好的護士調理，儘管未必不藥而癒，也可大增療效；但如果是不負責任的護士，病人不但得不到適當照顧，反而受到不必要的煩擾，有如西貢六名產婦的遭遇一樣，被罵爲「又怕痛又發姣」。

對產婦作出咒罵，其實正是她們自己嚴重地損害了本身的「職業尊嚴」，比不能爭取到同工同酬，對她們的影響更大。政府給予她們的待遇，要是低過她們服務所應得的酬勞，社會人士會同情她們、支持她們，不但無損於她們的「職業尊嚴」，且會因爲她們所抵受的委屈，加倍得到人們尊重。

但如果因爲虐待病人產婦而受指責，對「職業尊嚴」的受損，將永不能恢復。她們認爲「正義要求」受到「漠視」，就會「失盡民心」；我們卻以爲，如果她們不把服務態度改善，才眞正的「失盡民心」！她們的標語中還有一句話：「歧視護士，即是歧視病人！」許多曾經做過政府醫院病人的市民，在求診或留醫時，不少有過被歧視的經驗。可以說，不論政府歧視不歧視女護士，政府醫院的女護士卻不少是歧視病人的。

政府醫院女護士有數千之眾，當然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這幾千位白衣天使大部份是菩薩心腸，並且能保持其職業上的尊嚴，全心全力爲病人服務，絕無疾言厲色；可是良莠不齊，其中有一小撮害羣之馬，卻是反其道而行；否則的話，就不會有西貢公立診所這樣的事情發生。

要得到廣大社會人士同情與支持，女護士們必須先從本身做起。你們的「職業尊嚴」要自己先行加以尊重，別人才會尊重你們；如果把你們的任務作爲職權，動不動拿病人發洩不快的心情，那有什麼辦法令人尊重，不受歧視呢？

忠言逆耳，護士小姐們讀了這評論，可能會杏眼圓睜，嬌嗔大發；可是，當你們把心情冷靜下來，也許覺得有自我約束必要。

在此，謹祝各位爭取同酬成功，但成功後切記改善工作態度，他日各位亦有養孩子的一天，養孩子並不是「又姣又怕痛」的一回事！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與唐福雄先生再論「適應」問題

中共與教會可以「和平互助」？

萬人傑

唐先生說中共與教會均在改變、演進中，如果雙方均為社會、人民服務，則可以和平互助。殊不知中共的「為人民服務」與教會的「為社會服務」實大異其趣，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要是可以合作的話，大陸的「社會工作」要做的比香港多，比香港迫切，神職人員何以一批又一批逃來香港？

為社會、人民服務

親愛的唐福雄先生：

上週給你的公開信，言有未盡。閣下在「訪問記」中提到一點，認為中共與教會都在不斷的「改變」與「演進」中，中共是「為人民服務」的；教會是「為社會服務」的，那麼，雙方可以「和平互助」，並肩協力，合作為社會、人民服務。

天主教會為社會服務實況如何，老萬是教外人士，恕我未甚了了；但中共二十年來「為人民服務」的真相，耳聞目睹不少。過去的大躍進，如今的抓革命促生產，不是中共為人民服務，實際是中共迫使人民為他們服務。多多少少的人上山下鄉，多多少少的人下放勞改。這是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實況。閣下對中共的「偉大成就」着了迷，可能先入為主，不相信這些事情，認為是反動派揑造；這，你大可問問在中共牢獄中過了一段日子的白英奇主教，他的話你定會認為可靠。

香港窮人與大陸窮人

閣下指出：目前香港有六十萬人生活在貧窮線下（即每人每月生活收入或生活費用只有五十元），認為對他們生活條件的改進是教會工作的主要目的。

不錯，香港窮人不少，這六十萬的數字，相信閣下定必有所根據。教會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為己任，這種服務社會的精神，值得讚揚。

但，老萬認為，如果閣下要教會負起這偉大使命，為適應中共未來統治，不能單作「六十萬」的打算，應該作「三百多萬」的籌劃。

從北越、古巴的實際情形顯示，一個地方的赤化，貧窮隨之。香港一旦赤化，需要改善生活的絕不只六十萬。

事實上，閣下指的六十萬窮人，大部份不是香港土著，而是大陸難民；也即是說，這六十萬窮人，大部分是中共製成品，香港一旦歸回中共，會有更多人生活在貧窮線下。

試看看，今日幸福社會主義祖國的人民，有幾個生活水平能達到每日五十元港幣的呢？更會使閣下感到驚詫的是：這些生活在貧窮線下的香港窮人，還是大陸親友的接濟者。

銅皮鐵骨神仙肚

在大陸，超過七億的人民中，絕大多數生活在五十元港幣的生活水平下，如果天主教要與中共「和平互助為社會人民服務」的話，相信窮天主教財力也辦不到；將來中共統治香港，窮香港教區財力，也一樣救不了所有香港窮人。

要人民捱苦、勞動，是共產黨統治手法。閣下要幫助窮人改善生活，跟共產黨的政策大相逕庭。以為與中共可以和平互助，為社會、人民服務，這想法豈不天真透頂？

在香港，閣下認為需要救濟的窮人，這些窮人卻還要想辦法救濟祖國親人；因此，我以為要適應未來中共統治，必須鍛鍊成銅皮鐵骨神仙肚，比香港窮人更捱得窮，更吃得苦，不但不應想辦法改善香港窮人生活，還應使他們更窮更苦，則香港有一天實行回歸中共時，他們都已習慣於那種窮困生活，大可「適應」未來的情勢了。

還有一點要提醒閣下的，今日大陸窮人可以得到港澳親人救濟；他日中共統治下的香港窮人，就不可能再得到親人接濟，因此應該加倍接受貧窮的鍛鍊。

娼妓思想

閣下又說：「教會目前是協助政府，將來是適應中共，總目的在服務社會。」

這觀念看起來好像是人盡可夫的妓娼思想，這個男人可以協助，那個男人可以適應，其總目的是為了「服務大眾」。

其實，做娼妓易，適應中共統治難。嫖客絕不

會計較以前你接過什麼客；但中共會尋你的根，挖你的底，連祖宗十八代做過的事也要翻案。今日你協助港英，他日想適應中共，其不受關批者幾稀！

如果在中共統治下教會仍能執行服務社會的總目的，大陸神職人員豈會拋棄職守，紛紛逃港？大陸廣大地區的社會工作，不是比香港更加急切需要嗎？也許大陸芸芸神職人員中尚未有一位如閣下那麼有能耐的人，能夠搞掂中共罷？

中共的「爲人民服務」，與教會的「爲社會服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閣下以爲彼此可以和平互助，攜手合作，實是十分謬誤的觀念。

舊草案草擬經過

「教會之社會觀」舊草案怎麼樣弄出來的？許多教內人士還弄不清楚。現閣下在「訪問記」中說清楚了，老萬有向讀者轉述一遍的必要。

去年開始，本港天主教徐誠斌主教召開教區會議，展開徵求各方意見，包括教外人士意見，檢討教會對教區教會各方面的看法，教會的工作及貢獻以及將來展望。

在這個希望之下，主教及教區「牧民會」指派了「組織委員會」五位委員：拉塞爾神父、曾慶文神父、皮姆神父及陳佐舜先生等五人。

組織委員會決定報告書的製成依下列步驟進行：先是收集各方面意見，寫成草案，然後是小組討論草案，最後經由大會討論。

報告書分成十一個角度看教區工作，「教會之社會觀」僅屬其中一組。此組草擬委員五人，是唐福雄、郭樂賢神父、修女希思、天主教社會福利署佩畢先生及一位教友。此外另加兩位助理委員，一是區神父、一是簡修女。

草擬委員會經半年收集意見和研究，寫成「教會之社會觀」一報告，分爲七章：㈠導言，㈡政治狀況，㈢基本經濟狀況，㈣就業及工人生活，㈤生活環境，㈥福利及醫療服務，㈦一般建議。

被忽視的大多數

據說：「現在因爲受到某些報導的歪曲，而致再次擴大組織。引起香港右派攻擊者是『政治狀況』一章其中『商談』一節。徐主教在一月前的第三次會議上，根據發表意見的教友的多數意見指示，取消此章『商談』部分。主要是爲了教會的團結，使教會不因不同意見而分裂。大家（包括草擬委員會五人）都支持主教的指示。

「在一個月前，草擬委員會擴大爲『修改草擬委員會』，除上述五人外，另加：徐家祥、高士達、麥嘉華和黃先生。目前，草案修改仍在進行討論中。」

看來，閣下等在草擬草案時，對「收集各方面意見」做得不夠廣泛；或者一部分「意見」被閣下等忽視了，如果這草案內容是包涵各方面意見的，怎會在後來「根據發表意見的教友的多數意見」而取消了「商談」的部分？

或者，閣下等的收集意見，只就近取材，沒有把被閣下目爲「香港右派」一方面的意見容納在內，不幸「香港右派」的意見佔「大多數」，因而弄到要從頭再寫。

如果當日着手草擬時，收集各方意見沒把這大多數意見抹煞，就不會白費半年工夫。

「商談」高論

「教會之社會觀」舊草案是由五人委員會草擬的，閣下可以說這不是閣下個人意見；但雜誌上的「訪問記」所接受訪問的，只閣下一人；訪問記中發表的言論，當然是代表閣下。在這上面表現的「商談」精神，顯然比草案還徹底而強烈，白紙黑字，也不會再諉爲「報導歪曲」。

爲了避免一錯再錯，希望在「教會之社會使命」新草案中，不要再固執己見，你雖瞧不起「香港右派」，但他們卻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沒有接受訪問，大放厥詞；但他們有力量否決「商談」，有力量重寫草案。別以爲可以隻手遮天，以個人或一小撮可以左右二十三萬廣大公教徒的意志。人人可以和共產黨「商談」，但沒有權代表教會，沒有權出賣二十三萬教友。因此，閣下的「商談」高論，只好代表閣下個人意見。

「受了不少委屈」？

昨天接到一位讀者電話，據說讀了上週的公開信，感觸良多。他自稱是閣下的朋友，跟閣下共事多年，對閣下爲人，十分了解；並就這問題跟閣下作過六七小時長談；言外之意，認爲閣下「受了不少委屈」。

究竟受的什麼委屈，他在電話中沒有詳談。在未跟這位讀者接觸前，我也無從猜想，或者草案中的意見，並非閣下的意見；訪問記中的表示，也受到「歪曲」，抑或身不由主，受到壓力，無法不這麼說？

但，這都不過是老萬的假設，我並不認爲身居自由的香港不能憑自己自由意志發言；更不會相信有任何力量使到自己要說與良心相反的話，除非是在共產黨極權統治下。因此，我希望這幾天內能抽出時間，和閣下的老友記一談；也希望由此可以對閣下有更深了解。

如要訴苦．乃可在此

閣下如果眞有苦衷，確是受到委屈，或替人吃了死貓，有苦難說，無從申訴的話，我們歡迎閣下來稿，或安排再來一次「訪問記」，閣下可暢所欲言，不論閣下的觀點是否與本刊立場相符，都可原裝發表，絕不致作絲毫歪曲。

「萬人雜誌」屬於廣大讀者的，任何讀者都可無所顧忌的說出他要說的眞心話。要是閣下感到沒有地盤暢所欲言，請即來稿，用不着私下向朋友訴苦，什麼話都可坦白說出來。

話說得太多，就此打住。希望閣下作冷靜思維，把「教會之社會使命」新草案弄得完滿些，使它能代表教友們的眞正意志，幸甚。

上期有兩個字排錯，雖是小事，但恐由「半桶水」降爲「一個骨水」，應予更正：(1)第二頁第二欄左起第四行，「宵肝勤勞」應爲「旰」；(2)第三頁第一欄左起第十八行「澈底」，應爲「徹底」。

中共對蘇軟化

魯遲

筆者曾不斷報導，對蘇外交問題，是去年九月以來，毛派與新當權派鬪爭的一個焦點。新當權派不斷與蘇聯接近和妥協，毛澤東及其左右不斷的破壞。從最近的資料判明，毛澤東已被迫進一步妥協了，中共對蘇態度，急遽軟化。

當四月二十二日，在列寧百年誕辰，毛派發表「是列寧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長文，把「蘇修」罵成「殖民地主義」、「法西斯專政」、「大資產階級專政」，使反蘇罵戰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可是這個最高潮出現之後，隨即突然消沉，萬籟俱寂。反之蘇聯針對這一點，從五月初到六月初，則展開猛烈、惡毒的反擊。「眞理報」和「消息報」幾乎無日不罵，罵無不厲。罵的重點則集中「毛澤東一派」。針對蘇聯的反擊，中共一直不還手。

最奇怪的是五月二十日，毛澤東發表那篇「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臭文，竟打破前例，一個字都沒提蘇聯。從這以後到寫此文時爲止（六月二十一日）整一個月零一天，中共頭頭們的講話和文件中，一直沒有再指罵蘇聯。僅有「新華社」十八日發出的一篇報導，報導蘇聯一位遠東問題專家德米特里・彼得羅夫在日本發表的一篇講演（五月中旬），是講蘇日經濟合作的，「新華社」摘要加以報導，在報導中只加了一句話：「這篇向日本反動派交心的話，講的是這樣露骨，以至不需要任何注釋就可以把蘇修的叛徒嘴臉看得清清楚楚」。其餘都是彼得羅夫的講話摘要。

這是五月中在日本講的，隔了一個月中共才把它報導出來。說明原來是想不還擊的，現在把它翻出來，以證明蘇聯親日反中共的立場，顯然其中有文章。

筆者認爲這是毛派，在與新當權派妥協之後，又一次反覆。「新華社」的報導，刪去了最重要的一段話。該講話會赤裸攻擊毛澤東專制，使毛澤東太瞧不下去了。現在發表出來讓所有的人，尤其是讓新當權派看看，你看我這麼久不還口罵蘇聯，蘇聯卻罵我越來越兇。新華社報導這篇東西，說明在宣傳機構裏，毛派分子仍然能起作用。

爲什麼我們說，這篇文字是毛派的反覆呢？因爲這與另外一件事不調和。

據「新華社」十三日報導，周恩來在同日打給蘇總理柯西金一個電報，全文如下：「蘇維埃社會主義和共國聯盟部長會議阿・尼・柯西金主席：

「五月獲悉蘇聯達吉斯坦自治共和國發生地震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些地區發生水災，特別是最近又獲悉蘇聯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發生强烈地震，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謹向您，並通過您向受災地區的人民和受害家屬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問。」

十四日駐北平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們，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看到這段消息，都瞠目結舌。以爲這個電報太和氣了，太親切了。與毛澤東所罵的「法西斯專政」、「大資產階級專政」相去太遠了。一口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向「您」，通過「您」，叮嚀軟語，與毛的意思對立得太尖銳了。

這個電報，如果只發出去，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倒也作用小，在報上發表，且在第一版發表（一般外國消息都在單頁附張上發表），說明不同尋常。這向黨內外公開表示中共和蘇聯已恢復「國家的正常關係」。這是當前的中共政策。而這一點正是蘇聯所急切要求的。

試看柯西金在六月十日談話。

(1)「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這數年來，爲防止中蘇關係惡化，起碼已確立了促進國家關係正常化的對中共政策」。

(2)「可是無論在一般正常化方面，或者在北京的中蘇談判上面，中共仍採取不容些許進展的方針」。

(3)「由於中共不讓步，北京的中蘇談判雖然困難，蘇聯爲了雙方利益及和平的理想達致合意起見，仍堅持繼續談判」。

這三點談話，說得非常明白，知道在毛澤東阻撓之下，與中共一時無法恢復全面正常化，只求國家關係正常化。責備中共連這一點都不肯。柯西金十日講的這段話，周恩來十三日就拍了那封表示「正常化」的電報。這封電報表示了新當權派的決策和決心。隔了四天，十七日「新華社」就發表那篇報導，來揭露周恩來的底牌。意思說，任由蘇聯人這樣臭罵毛澤東，而你卻向「蘇聯」表示國家關係正常化！

毛澤東從五月二十日的反美聲明中，已表示與新當權派妥協了。見到周恩來如此情急的與蘇修合拍而光了火。不過，筆者斷定，毛澤東的反撲和掙扎，會越來越弱。因爲新當權派手中的繩套，勒得越來越緊。這可從幾件小事得到證明。

從五月下旬起，中共開往外國的商船，船橋（駕駛室前面）上懸掛的巨幅毛像，及用漆寫的毛語錄都消失了。新當權派在悄悄的減低毛的「個人崇拜」。這是毛澤東絕不高興的事情，自不待言，可是卻做了出來。

自去年夏天以來，有三個省的電台，停止廣播地方新聞，一是四川；二是貴州；三是內蒙。說明這三省正發生嚴重的鬪爭。從五月二十一日的報導證明，內蒙軍區司令滕海清已垮台；貴州革委會主任已經年不露面；四川的情況混沌不明。

「北京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從三月起不露面，迄今已三個多月，可確定已下台。謝是全軍支左小組組長，是在武漢引起兵變的人物。毛澤東不願意他垮台，是不須說的。

毛的捉刀人陳伯達九大以來，露面越來越少，最近已經兩個月不露面了。這些跡象都說明毛的處境越來越不妙。他鬪不過槍桿子，一清二楚。

中共展開外交攻勢的目的

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中共的政策以及紅衞兵的激烈行為，使中共與絕大多數國家的外交關係轉為低潮，陷入孤立狀態。唯一仍與中共保持親密關係的只是小小的阿爾巴尼亞。「九大」之後，中共的駐外使節逐漸回任。雖然許多大使級官員未能委派出來，但公使、代辦等次一級的外交官大都派回駐在地。而負責外交事務的周恩來，更是親自出馬，訪問北越、北韓這兩個共產鄰國，出盡辦法拉攏他們，希望他們重新投入中共的懷抱。除此之外，周恩來還會見柯西金，舉行中蘇邊界會談，恢復中（共）美華沙會談。中共的努力並不白費，自此一來與北越、北韓的關係，比文化大革命期間親密得多了。北越、北韓從黎筍、崔庸健到次一級官員也就頻頻訪問北平。施漢諾親王流亡北平之後，中共更進一步開展外交攻勢，召開中南半島左派三巨頭會議，派遣代表團出國訪問，邀請亞洲、非洲國家的官員訪問北平。

値得我們注意的是，最近在六月份一個月內中共就派三個代表團出國訪問。其中兩個軍事代表團，一個貿易代表團。

第一個是七〇年六月二十日訪問剛果（布）的軍事代表團。代表團由中共中央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工業負責人粟裕大將率領。

這個代表團的特點，就是清一色的軍人。代表團副團長由福州軍區副司令員段蘇權擔任。（按：段是新人）團員包括國防部外事局副局長王屆西，中共駐剛果(布)大使館武官楊澤民。剛果（布）是一個親中共的非洲小國，它的鄰國如剛果（利）等，不但遠比它強大，而且多是親西方的。剛果（布）不僅存在被西方顛覆的隱憂，而且存在被人侵的威脅，三幾年前，剛果（布）曾與剛果（利）發生武裝衝突，看來，中共這次派出的代表團，主要想與剛果（布）的政府領導人商談如何加強軍事援助的問題。教導他們應付被顛覆的辦法。進一步把剛果（布）拉進中共的懷抱，以便把它變成中共入侵西非的橋頭堡。至於貿易問題，由於路途遙遠，由於剛果（布）國小人窮，中共是不大重視的。

第二個是訪問北韓的軍事代表團。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會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上將）率領。

代表團副團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海軍第一政委，「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作鵬（中將）。團員包括河北省革委會副主任呂玉蘭（羣眾代表），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中共駐北韓大使李雲川。

這個代表團赴北韓，是參加韓戰二十週年紀念。韓戰時期，黃永勝曾率華南軍區十五兵團北上參戰，接替韓先楚的「志願軍」第十三兵團在西線與聯合國軍隊作戰（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李作鵬一九五〇年也曾入韓作戰，任「志願軍」第十三兵團副司令員兼總參謀長，一九五一年方調回廣東。

黃、李兩人與韓戰都有關係，這次赴北韓，自然要與北韓將領拉拉交情，強調「中朝人民鮮血凝結成的友誼」。蘇共到底有沒有派代表團赴北韓，迄今仍未見報導。但北越、南越、寮國共黨都派代表團赴北韓活動。

北越代表團由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總理府部長陳友翼率領，南越代表團由南越臨時革命政府特使阮文考率領，寮共代表團由愛國戰線黨中央委員薩南・蘇蒂查率領。而施漢諾則早已在北韓了。與此同時，北韓也派副首相兼外相朴成哲、北韓中央委員會書記金仲麟率領代表團赴北平。

不可否認「九大」後，特別是今年以來，北韓和北越與中共的關係，比文革期間親密得多了，這可說是蘇共的失算。

日本存在恢復軍事強國，甚至重新建立軍國主義的趨勢。南韓在韓戰後也建立了穩固的政府和一支堅強的軍隊。使金日成想用武力統一韓國的希望化為泡影，也使他失卻安全感，恐怕日本軍事力量壯大後，威脅到北韓的安全。而蘇共為了促進蘇日貿易，不但不激烈反日，而且處處討好日本。這就迫使北韓不得不回過頭來投靠中共。

北越則由於柬埔寨的政變，使它在越戰中置於不利的地位。所以一心一意想支持施漢諾奪回政權。以便完成它以武力統一越南和充任中南半島三個盟主的願望。

可是蘇共對施漢諾並未給予積極的支持，反而與龍諾政府鈎鈎搭搭，只有中共全力支持施漢諾，因而北越也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附中共。

雖然北韓、北越之討好中共，有着其客觀原因，但與「九大」後中共大力開展外交攻勢也是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如果中共不爭取主動，恐怕未必能夠取得這樣的結果。

中共非常重視與北韓和北越的友誼，中共所進行的一系列外交努力，就是要把整個中南半島和北韓，緊緊地控制於自己的手中，挑撥他們與蘇共的關係。利用他們做為對抗美國的第一線，以便自己能騰出手來對付蘇共強大的軍事壓力和騰出手來搞軍備競賽。這可說是中共「九大」後展開的外交攻勢最主要的目的。但中共也並不忽畧對外貿易。

「文化大革命」大大削減了對外貿易的數字，但在極其混亂的日子裏，依然堅持舉行出口交易會。一方面叫囂反日，但依然與日本商人進行交易。這次派遣軍事代表團赴北韓，也不忘記派出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做為團員。自然是想與北韓商談貿易。

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又派遣對外貿易部副部長周化民赴東德做生意，同日波蘭航運部副部長佩爾科維奇也率領航運代表團來北平。中共與東歐共產黨國家關係雖然並不良好，但中共卻希望在貿易方面逐漸恢復正常。

因為外滙和科學器材對中共的國防建設是極其重要的。看來在今後若干年內，中共依然會循着這條路走，繼續展開外交攻勢。以利爭取在軍事上控制其他國家和爭取在貿易上取得利益。其主要的目標自然是亞洲和非洲落後國家。

待旦

與岳騫先生『論新疆的未來』

編者按

本刊曾先後發表岳騫先生有關新疆問題的兩篇文章，後有讀者來信詢問，已轉知岳騫先生提出答覆（一三七期卅頁），現又接李猷先生之來文，特刊出。對於此一問題，岳騫先生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并不代表本刊。現將正反兩面意見刊出後，今後不擬再刊同類文字，亦即不再討論此問題，請作者與讀者原諒。

李猷生

曾在萬人雜誌中看過的岳騫先生文章，是似乎欣賞過的。但在一二九期看到「論新疆的未來」一文，在不能沒有異議當中，情不自禁，乃把久擱之筆取下，將此異議寫了出來，破我生平從不投稿之例，投於萬人雜誌。我想，標榜萬人乃是讀者的刊物，主編者當不至拒絕發表我的意見。

岳先生之文，是根據合眾國際社的新聞，說『中共境內已有一個組織崛起，企圖解放大陸的主要核子試爆省份新疆……這運動名曰東耳其坦全國解放中心，它已籲請聯合國協助其脫離中共而獨立……它又要求宇丹出面說服中華民國承認該區獨立，定名為東土耳其斯坦』。岳先生因此，對大陸陷共前的人事，有所分析，雖屬舊聞的資料，但能幫助讀者了解新疆過去的政情，已盡了文章作者的報道責任。

他以為該運動的領導者艾沙，想通過聯合國取得中華民國當局承認，自然作不到，因為他『記得中華民國憲法頒佈時，各族代表均簽字其上：……依法律觀點，實不能成立。』同時，更指出：『西藏抗暴事件發生後，蔣總統曾宣佈，一俟大陸光復，准許西藏投票決定其前途（所謂自決是也）對新疆則少承諾……因為西藏是一塊地方，地位與外蒙相同，新疆則是行省，視同內地，怎可舉行投票決定前途？猶如英國可讓印度巴基斯坦獨立，但無論為何不能讓北愛爾蘭獨立。』岳先生如此云云，似對當局的立場有所說明，以為當局允許西藏自決，『有其不得已之處』，並無異議，當然贊成的了。我也記得蔣總統允許西藏自決消息，見於報紙之時，我曾為紐約民治日報作通訊，對此問題亦有批評。

至於岳先生『對新疆與西藏前途』，有一點不同的看法：在想不出『不該獨立的理由』之際，以為應該讓其獨立，眞正的獨立。他引述他那『忠告達賴喇嘛』舊文章的論點說：『一個大家庭的兄弟，作為弟弟的要脫離而另立門戶，兄長自不會阻撓，而且要資助其建立新家庭。但假如這個弟弟受到惡人引誘，被騙離家庭去當豬仔，自然要出面交涉，將惡人打走，將弟弟接了回來。所指的惡人，是指二十世紀第一小人尼克魯。記得在那篇文字還下結論，西藏獨立可以，但是，與西藏相鄰的印度保護國不丹，錫金，及印度東北部的那加族，克什米爾，都應獨立，這些大部信仰佛教的民族，最好加上尼泊爾，合組一個聯邦，可以定名為喜馬拉雅聯邦，是一個眞正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中國，印度，都不得干涉其內政。當日的這種看法，今日仍可施之於新疆。新疆當然可以獨立。但有兩個前題，第一要眞正的獨立，不是受外國控制下的獨立。第二，與新疆毗連的回教國家，現在被蘇聯改為加盟共和國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烏孜別克，土庫曼都應獲得獨立，最好這幾個國家與新疆結成一個伊斯蘭教聯邦，與南方佛教聯邦，成為東南亞兩個大國，是一個有充份主權的國家，對世界

台獨分子在美

㈠總部移紐約．彭明敏潛加

北美洲的台獨分子，以台籍留美加學生為骨幹，早幾年，一直以加拿大安大略省內的滑鐵爐大學為活動的指揮總部，近來以在美人數比例的增多，並且就近得美國姑息分子的支持，已將總部移往紐約及三藩市了。

台獨分子近年來劇增，和美國的姑息分子有莫大的關係，他們不但在理論上指導他們，而且在物質上支持他們，甚至以固定的按月津貼補助他們。台獨分子的組織嚴密，絕不是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單純，以為是癬疥之疾。因為他們背後的支持者，是一個以推倒國府為目的的政治集團。早兩年，美國參議員愛迪．甘迺迪就曾在美國某一著名酒店參加他們的宴會，討論什麼？沒有人知道，可見他們的組織嚴密。台獨運動，已從秘密活動進至表面行動了，想惹起國際的注意，達成其政治目的。蔣經國先生訪問美國，在紐約被台獨分子槍擊即為其例。這種事件，預料會繼續發生。

根據一可靠消息，台獨領導人之一的前台大教授彭明敏，已潛抵加拿大，正指導台獨分子從事反政府的活動。一說以彭逆在日，但證實為不確。

㈡美國靠不住．國府要注意

台獨分子在台本土起不了作用，所以他們要在外國達成顛覆政府的政治目的。美國人對台獨運動正在暗中積極支持。有兩點絕對正確的消息，來證實這項陰謀，供我政府備考：甲、在台之

香港左派銀行

。以前舊任之外省僱員，一旦辭職或解職，立即補上台籍，絕不用非台籍者。乙、凡台籍學生申請留美，美駐台使館給予特別通融辦理，甚至幫助。對非台籍學生則嚴格甄別。所以台籍與非台籍出國留學生比例，台籍已呈顯著增加。台籍留學生未抵美國，台獨分子已接到通知，所以一旦抵步，馬上有專人接引，甚至隔離外間一個時期，有的馬上到總部報

及亞洲均有好處』。接着指說：『西藏新疆本非吾土，無論其地形如何重要，土地如何肥美，皆與我不相干。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爲了民族獨立，奮鬪了半個世紀，至於今仍在苦鬪中，則我們有什麼理由要施於別人呢？』

我把岳先生以偉大抱負，以及偉大的言論，看了又看，十分意外的感到以能文自許的岳先生，有如此天眞爛漫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的口號，但不過原則而已，卻不及岳先生的方法那麼具體，我假如存心開玩笑，一定要恭維他比之威爾遜還要偉大。但我就事理而論，那就不得不嚴肅地有所辯難了。我不敢自承是眞正的愛國讀者，對岳先生『斥責』，但事理有在，非起而糾正不可。

岳先生知道新疆是中國的行省，也知道中華民國憲法頒佈時，各族代表均簽字其上，認定在法律觀點，新疆之爲中國領土，鐵案如山（這是法律的理由），但卻不提中華民國成立之初，乃是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國，又再推而上之，到了清初經營回疆的故事。當然的，更不上推唐代，唐太宗被尊爲天可汗，文成公主下嫁，與及回紇助平安史之亂的故事。當然的，更不提漢代開關西域的歷史。不要法律與歷史的理由，便貿然斷定『西藏新疆本非吾土』，指說『皆與我不相干』。我不明白，岳先生要把新疆西藏與中國之關係割掉，當然想不出疆藏『絲毫不該獨立的理由』。作爲一個作家，評論國家大事時，在知識之外，把法律根據，歷史關係抹煞，强作有損於國家權益的主張。常識告訴我們，領土、主權與人民，是國家構成的要素，依岳先生的主張，卻要把廣大領土與眾多人民拋棄的。蔣總統曾拋棄外蒙古（也要西藏自決），毛主席也曾拋棄唐努烏梁海等地，自有其政治理由。岳先生也要拋棄新疆，大概是他的偉大抱負，要構想回教與佛教兩大聯邦，『對世界及亞洲的好處，作出貢獻』了。如此的政治理由，也過於童話了！假如中國政府，接受岳先生的主張，讓疆藏獨立了，蘇俄政府與印度政府，肯不肯接受岳先生的主張，將已加盟的共和國，保護國的領土拋棄呢？卽退一步來問，那兩個聯邦國的統治者，應歸是那個國家民族，才算合理呢？

疆藏與中國的歷史關係，長及二千年以上，法律上亦久有定案，何以不主張他自治，與中國聯邦，而要另組佛回兩教聯邦呢？提倡聯省治的北洋政客主張，還有個樣，岳先生的主張，可謂更不成話。不客氣說的說，乃是妄作主張之至。

岳先生是傾心於『民族獨立』的，所以，主張新疆民族，脫離了中國的母體。他以家庭爲喻，主張分家，那是台獨分子宣傳論據，茲不新奇。家與國的性質，有極大的不同，岳先生似未有辨識，故不措意。兄弟可以別門戶，也並沒有否認其祖父。而國家所包括的民族，大大小小，多至百十個，如岳先生所主張，疆藏要獨立了，則內蒙當要跟外蒙歸於蘇俄。似溥儀當年被日本軍人，以之爲滿洲傀儡，是『可以當然獨立』的。至於其他苗猺蠻夷等族，當然也要獨立。藏疆又有幾個民族，各要獨立，又是當然的。如此，中國就要千分百裂，還成其爲國家麼？我以爲要談民族獨立，尤其談中國民族獨立運動，不可不理解中華民族的演進史，更不可不理解領導此一運動者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孫先生以中華民國國內之大小民族，統稱爲中華民族，對外要求與世界各民族平等，對內要求大小民族，一律平等，此卽所謂民有。本之民權主義，自己統治自己國家，卽是所謂民治。那麼，疆藏民族，也與國內

的最新動態
宣傳品給僑胞

本刊駐紐約通訊員　**李士諤**

所有新來的台籍新同學，來壯大他們的陣容。

許多新來的台籍同學，初來尚有多少顧忌，或良知不泯。但以鄉土觀念，擺脫不了感情上的妥協，且又經台獨分子的在理論上的游說，或以代爲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使他們漸次就範，不久就搭上賊船，不得不跟他們走，於是台獨在美加的集團愈滾愈大。

近年來，美加兩地的我國大使館或領事館，時有台獨分子公開示威了。

㈢滙款不得已．港共又宣傳

美加兩地華僑，以僑眷淹留大陸，很多迫不得已滙款接濟，成爲中共套取僑滙的主要對象，漸成扣爲人質的華僑政策，甚少批准美加僑眷出國。什麼愛護僑眷的海外宣傳，都是鬼話。

中共早幾年要僑眷寫信給美加親屬，要求滙款的花樣繁多。曾以改變成份爲餌，聲言投資若干股，幫助建設祖國，便可證明其熱愛祖國云云，「組織」便可以批准改變其階級成份。許多華僑以眷屬備受凌辱，多抱着用錢消災的心理，依照規定，滙款投資了。結果只好了一個很短時期，又再次管制，而且比前箍得更緊，那些有投資的僑眷比沒有的更慘，中共又向他們威迫利誘，但很少華僑再上當了。另一次，是鼓勵僑眷寫信到國外親屬，滙款回去在廣州的華僑新村置業，而且有說明書訂明價格，並聲言置了業，便可以申請廣州戶口。華僑又上了一次當，以後十九年無下文。這幾年以「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未見再有什麼花招耍出，在香港幾間負責吸收外滙的左派銀行，除鼓勵華僑存款外，更不時寄出政治宣傳品，企圖爲華僑洗腦。由於美加與中共無邦交，當地華僑滙款接濟大陸家人，必須向香港左派銀行寄去，再由他們轉滙大陸。這樣，便和左派銀行發生了通訊關係，每一個滙款大陸的華僑，在左派銀行都有他們的通訊地址，便藉此向他們寄出各種政治宣傳文件。

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近日又向美加各地華僑寄出毛澤東最近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畧者及其一切走狗！」並附有函件一，內要求僑胞傳閱云云。「一切爲政治服務」，這是中共一切措施的原則，香港左派銀行亦不例外而已。

寄自美國紐約市　六月十七日

（編者按：據七月二日合眾社聯合國電訊報導：「芝加哥大學教授摩根韜正式宣佈，一個主張承認北平政權爲中國的合法政府的全國性委員會已成立。其成員是美國知識分子，多數是大學教授與基督教會的代表。」這個由美國姑息分子組成的委員會，除了主張承認中共政權之外，并建議美國終止對國府的軍經援助，停止對中共軍事包圍與禁運政策，建立外交關係。這雖然是美國民間的一個組織，我們再參照本文的報導，便有一種不寒而慄之感！）

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為甚麼要拋棄了有二千年的歷史關係，另拉其他民族（做不到的），另組聯邦呢？關於西藏的獨立運動，是印度之侵畧野心，（透過了英國關係，帝國主義者皆有同感。）等於新舊俄國之於蒙古。外蒙獨立了，後果如何。大家同知。那麼，新疆獨立的策動者，岳先生也知道，與蘇俄而至土耳其有關。而乃主張『當然』要獨立，可謂『不思』之甚。作為一個立言的人，如此不思！置國家權益，與乎國民天職而不顧，我實期期以為不應該的。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於自己國家的領土不能在言論行動上，隨便將之拋棄的。越南三邦，以及朝鮮，以至中亞及印邊小國，雖昔時曾為我之藩屬，然今已立國，可以不提。但滿蒙新疆以外的二萬六千萬方里，皆被蘇俄侵畧而去。中共有種，能將之爭回，固是好事。不然，我們要遺教於後人，要他們不忘故土，矢志為之收回，絕對不能以不成理由的理由，反而要將疆藏拋棄的。岳先生作出此一主張之時，知道可能會遭到本刊的愛國讀者『斥責』，何以在『平心靜氣』當中，對國家權益，國民的大職，以及其他自己的言責，如此忽視呢？於是，我就不得不以本刊讀者的資格抗辯之外，要請問岳先生，為了什麼？為了什麼？要提出這樣子一個主張。同時，並要求予以解答。

× × ×

上文寫好而未抄發，羅老弟卻急急的把本刊一三二期送給我看。他說：『想不到以反共英雄自命的岳騫先生，卻在台獨分子之外，做了新疆獨分子的第一條好漢。』

不錯，看了此文之後，知道岳騫對我那『為什麼』之問，作出了明確的答覆。

他的文章題目是：『新疆獨立運動領袖艾沙在港會見記。』據說他那『論新疆的未來』一文發表之後，『所提的艾沙先生，最近居然到了香港，以友人黃震遐將萬人雜誌，送與艾沙先生看後，頗為感動，希望能與筆者見面一談。四月十八日中午，我到艾沙先生住的重慶大廈一間公寓會到了面，作了將近兩小時的長談。』他認為此為『難得的會見』，得到了許多『珍貴史料』之外，被艾沙稱為『三十年來未遇到一個漢人同情維人的遭遇，敢公開說出支持新疆獨立的，先生為當代第一個人，因而弟是說不出的感激。』所以，艾沙在離港之時，被稱為當代第一個人的岳騫，趕到機場送行，被執着手而叮嚀：『何先生！希望你多寫，你這篇文章對我的民族幫助太多了。』『十年來我們進行獨立運動，都是唱的獨腳戲。現在有了萬人雜誌刊出大文，我將來到聯合國請願時，可以指出這才是中國的民間輿論。同時，我回到伊斯坦堡，也可以告訴我的同胞，新生一代的漢人，（原註，艾沙先生口中皆是中國人，筆者皆寫為漢人，亦由行文方便，便於識別。）已改變了態度支持我們。對我們來說，自是一大鼓舞。』故而岳騫『目送艾沙先生高大雄壯的背影之後，感到無限的悵惘，雖然與我們的看法，仍有距離，但我仍寄予無限的同情與關懷，願謨罕默德真神庇佑他。』

我看了岳騫的自白，知道他在主張新疆獨立文章發表後，是由黃震遐之介，才與居然來港之艾沙見面。如此『巧合』，不免令人作出異樣的疑問；巧合得那麼巧麼？但此不是問題，而是岳騫得艾沙譽為『當代第一個人』，感激知己，當如艾沙之所囑，多寫新疆獨立的文章，給他來做『中國的民間輿論』，向聯合國請願，向其同胞報告。准此，岳騫此後，當然的要以疆獨分子，甚而要作『新疆獨立運動領袖艾沙』的宣傳者與擁護者了。不過，他把他的主張，當作『我們的看法。』所指的『我們』當不止他一個人，而是萬人雜誌同人。但是否如此，還不見其他的文章（尤其萬人傑的），不敢斷定他是萬人雜誌的絕對代表人，暫且只向他個人來說話。

岳騫不要鐵案如山的法律理由，也不要長期關係的歷史理由，主張新疆獨立，就是要做『當代第一個人』。他的主張得到謨罕默德真神的庇佑，回教聯邦國得以出現。再而得到釋迦牟尼的庇佑，佛教聯邦國也將同時可以『兩封相』，與戰國的蘇秦『六國封相』，先後媲美。此為岳騫的偉大抱負，但能否成為事實，只有以童話的故事來答覆。一個民間男子，可以獲得公主之愛；一個民間女子，可以獲得主子之愛，岳譽雖是『新生一代的漢人』，（艾沙口中之中國人也）卻要做童話的讀者兼作者。

干祿觀念，曾支配了中國舊日不肖文人的頭腦。為了功名富貴，不得志於朝者，無力似黃巢般造反，便不惜北走胡而南走越。宋代西夏之亂，就是因此而起的。其他劉豫、張邦昌之流，更不足論了。岳騫忽然得到了疆獨領袖艾沙的稱許，受寵若驚，就忘記了自己是黃帝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黃震遐有此友誼，是否得到台灣當局默許，還未得知。那麼！岳騫是當代第一個的中國人（漢人罷）。再論亞洲問題，就進而是中國而至亞洲第一個人了。

岳騫是萬人雜誌的作者（基本罷），對於台獨分子，大肆抨擊，斥之曰小爬蟲。但岳先生則提倡疆獨，疆獨與台獨分子一樣，都是要把中國的國土，歸於外國，支持分裂國家的言論與行為。我不明白，何以要以台獨為非，疆獨為是。大概廖文毅等台獨領袖，不似艾沙，引岳騫為中國第一個人罷！台獨分子，曾被萬人雜誌罵為小爬蟲，何以疆獨分子不被罵為小爬蟲？

不過，人所共知，小爬蟲所得的外滙津貼，乃是美鈔與日幣，疆獨分子，是否得到外滙津貼呢？就有待於蘇聯盧布，土耳其的土幣，能否及時送到而已。西向之人，不見東牆，外向之人，不知中國，乃是當然的了。記得唐君毅教授七八年前，感於中國人之入外國籍，曾為文作出民族花果飄零之嘆。我想，對於台獨與疆獨分子，要作中華民族之爬蟲來蠕動，已不止於花果飄零，而是稗子零亂了。中華民族真要被那些爬蟲，硬蛀分裂了麼？寫到此，不禁為之長嘆太息。

△代郵

范貢先生：請告知你的通訊處及電話，以便連絡商討一切。

編者啓

評中共軍事代表團訪剛果

金千里

六月十九日，新華社電訊：中共國防部副部長粟裕率領軍事代表團，飛赴剛果（布）進行訪問，參加剛果人民建軍四周年的慶祝活動。

中共軍事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副團長段蘇權，係福州部隊副司令員；團員王岳西，爲國防部外事局副局長，另一名爲駐剛果外交使館武官楊澤民。

透視該代表團的陣容，主要人物爲王岳西與段蘇權。中共國防部專搞外交事務的局長副局長，共有好幾位，這種外事局或處，完全是搞武裝顛覆組織，加上駐外使節的武官，他們飽食終日，整天諗計仔如何收集海外軍事情報，伺機進行軍事叛變的計劃，或武裝援外。

這次粟裕率領的代表團，其中一名團員，就是駐剛果的武官，這不是中共向外進行滲透顛覆的證據嗎？

中共念念不忘非洲，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派了一個軍事代表團赴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活動，以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爲首。事隔半年餘，中共的軍事代表團，又向外活動了。這是中共自文革以來第二次向非洲軍事訪問，抓槍桿子的往來頻仍，非洲天下想不大亂，幾希矣！

俗話有云：殺雞何必用牛刀？但中共對非洲小國，何止用牛刀，簡直使起關刀來了。請看下面的事實：

剛果（布）共和國，多年來，一直動亂不堪，原來是一分爲二，目前粟裕要去的「布拉柴維爾」剛果，是親中共的，首都在布拉柴維爾，故稱剛果（布）。另一剛果（利），則親西方國家。

剛果（布）這個小國，陸軍司令才是校官，副司令穆亞西波索、帕斯卡爾，只是一個上尉軍階。可以想像，剛果（布）的軍隊能有多少？副司令相當於世界普通軍備國家的止連長，這難道不是可笑嗎？

或許有人說，非洲土著落後地區，怎能和別國比。可是中共則太鄭重其事了，派一位國防的副部長，原係大將軍銜的粟裕，而且一度出任中共的總參謀長，如此大官到剛果（布）去，豈不是太不相稱了嗎？

大將與上尉在一起，是訪問？是慶祝？還是訓話？中共竟降格到如此可悲的地步。不難看出，軍事代表團的陣容是關刀，也是指揮棒，它的目的是從事非洲的武裝顛覆活動。

剛果處於動盪的局面，本身已一分爲二，中共訪問其中之一，這不是明明告訴世界人民，他們做的是什麼勾當，難道眞的一副菩薩心腸，叫剛果人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且看今後非洲的動亂吧！事實將回答人們，不止剛果，同時，目前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經已威脅約旦的和平，搞到中東地區亂哄哄。

軍事代表團除粟裕大將以外，段蘇權原軍銜少將，王岳西原軍銜大校，他們都是將校軍官，那麼對剛果（布）會平等相處嗎？尤其像王岳西一類的外事局將領，訪問什麼呢？眞正目的，卻在於搞搞震，譬如給軍火、幫訓練、訂計劃、凡此種種，只能說明中共的魔爪已大大地擴展到落後的非洲。

事出有因，中共派遣軍事代表團的前一星期，正值巴勒斯坦游擊隊領袖阿拉法特在約旦搞事，（見本港各大報約旦事件的報導）同時當中共軍事代表團廿一日抵達布拉柴維爾的同一天，阿拉法特發表了一項警告，寫信給阿拉伯國家提到的，他說：「約旦境內隨時可能爆發新的浴血戰鬥」，並聲明游擊隊各部團結一致，不許干涉游擊隊內部事務，游擊隊也不干涉阿拉伯各國的內政（註：見六月廿二日香港大公報）。

是不是偶合？何以阿拉法特竟如此大口氣？實耐人尋味。查巴勒斯坦游擊隊領袖阿拉法特，曾於去年赴北平參加中共廿年僞慶，受到毛林的信任，在此以前，一直是中共的老友記。

阿拉法特又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中央委員會的主席，近年來，中東動亂，並不偶然，也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很湊巧，中共軍事代表團之訪問剛果（布），正配合阿拉法特提出警告，儘管這雖不是一項預先的密謀，但也看出絕非偶然，這是一種極大支持，有北平老細的撐腰，提點警告，又有何不可？

中共對非洲，胃口越來越大了，除了接連不斷的「軍事訪問」，還特別加強經濟滲透，今年中共先後派了什麼鐵道代表團、經濟、醫療的援助機構，在坦桑尼亞建鐵路，經援桑給巴爾、利比亞、蘇丹等國。一系列活動，顯示毛林大搞非洲，中共宣傳說，這是偉大國際主義的表現，眞是活見鬼。

據傳中共軍官在非洲積極培養游擊幹部，以適應當地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武裝鬥爭的發展，這已是一項公開的秘密，老毛一貫重視槍桿子出政權，他要把這套理論搬到非洲去實踐。

不到一年，中共先後以公開名義派遣軍事代表團，兩赴非洲，其野心不昭然若揭麼？何況，還有不知多少秘密的軍事人員，潛赴非洲各國。

此後，非洲地區，眞是永無寧日了。粟裕、段蘇權、王岳西之流的剛果（布）訪問，實應引以爲警惕！

二十年回首話韓戰

岳騫

韓戰發生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到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恰屆二十週年。聯軍方面對此雖未淡忘，也未作大規模紀念。共產集團到是相當認眞，除了開會、撰文之外，中、韓共又互相派出代表團去對方訪問，中共派出了當時得令的黃永勝，更見對此事之重視。不過，韓戰雖然已經歷時二十週年，關於中共這方面尙有許多問題並未完全揭曉，試提出來與讀者諸君作一研究。

一、毛澤東何以要參加韓戰

這一問題在過去很易答覆，是奉到史達林的命令。因爲中共當時若不參戰，北韓政權卽告覆滅，事實上在中共參戰時，金日成的地盤只剩下鴨綠江的新義州，重要人員已經渡過鴨綠江，退到了中國的安東。在此情況下，史達林既無決心與美國進行第三次大戰，只有命令毛澤東出頭擋一陣了。

這已是舉世一致的看法，與事實當然距離不遠。但是，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呢？以毛澤東的爲人來說，又豈是無條件受人利用的人，雖然當時在史達林積威之下，他不敢抗拒，可是若沒有半點好處，恐怕也未必會如此奮勇。此一問題，筆者多年來橫亙胸中，覺得不解。最近兩年在港認識一位老先生，當初也是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大陸陷共後曾經到過北平，與民主黨派許多大頭頭都見過面，在韓戰前後，民主黨派還受到虛僞的尊重，許多不大重要的消息，他們可以知道一些，據這些民主黨派人士說出，毛澤東所以參加韓戰，眞正目的是假道滅高（崗），乘機派兵入東北，除去高崗。

此說乍聽似頗新奇，但是按照當時形勢來研究，可信程度甚高。查中共在抗戰勝利前後派去東北的大頭目計有彭眞、林彪、高崗、陳雲、李富春等人，最高領導人是彭眞，以後因爲共軍在東北作戰失利，歸咎於政治工作失敗，追查責任，彭眞在高崗極力攻訐下受到處分，約黑了四年，陳雲不久也被調回，東北黨政大權遂落於高崗之手。

高崗這個人是道地土包子，畢業綏德師範，當了一個時期小學教員，以後就跟着劉志丹去「革命」，在去東北之前，從未離開過陝西，現代知識一點也沒有。毛澤東到陝北時，狼狽情況高崗看得一清二楚，對毛澤東意存輕視；加之毛澤東未到陝北前，又派了郭洪濤、朱理治害了他一次未死，高崗自然存有芥蒂，曾經公開向人說：「毛澤東到陝北來帶來一羣叫化子，若不是我高崗收容他，那有今天？」這些話毛澤東聽到了並未發作，更加恭維高崗，除去盡量提升他的職位，使高崗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組織八大之後有所變更，八大之前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地位最高，等於今日政治局常委。在延安時中央書記處書記，除毛澤東爲書記處主席之外，尙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陳雲等人），而且在公開場合中大力吹捧高崗。當時在延安住過的人，皆聽毛澤東說過：「高崗同志是永遠正確的！」「我都要向高崗同志學習」這一類的鬼話。

高崗爲人學識經驗兩缺，加之個性浮燥，道地鄉曲之士，其才不足應世，智也不能辨奸，被毛澤東花言巧語一騙，死心塌地跟着毛澤東走了。後至彭眞在東北工作失敗，高崗取而代之，毛澤東究竟同高崗講了什麼話，目前當然無法知道，但可以推想毛澤東當時一定是授以全權，要高崗放開手在東北工作，只要能同「老大哥」的關係搞得好，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筆者作這種推測並非毫無根據，試看中共僞政權成立前後，高崗的權勢之顯赫，實在驚人，當時中共僞政權主席是毛澤東，下設六個副主席，順序是劉少奇、朱德、宋慶齡、李濟琛（民革主席）、張瀾（民盟主席）、高崗，前面五人各有來頭，不必多說，高崗居然也插上一腳，就使人感到意外。人所共知，中共的選舉只是形式，而且「政協綱領」（當時等於僞憲法）也未規定幾名副主席，五人也可以，何必一定要六人，完全是爲高崗而設，也是毛澤東一手安排。

不特如此，高崗在東北的權勢尤其巨大，計身兼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局書記（卽第一書記）。當時毛澤東把全國分爲六個大行政區，其他五區大頭頭身兼此四職者沒有一人，卽使彭德懷、林彪最爲毛澤東親信，也不過身兼三職，至於劉伯承只擔任了一項軍政委員會的主席，由此可見高崗之受信任。

高崗個性本浮燥，將毛澤東的「善意」當成眞的，在東北爲所欲爲，就以後所公佈的情況來看，高崗在東北所造成的割據情形，已使東北成爲一個半獨立國。高崗曾以「東北人民政府」名義與蘇聯簽訂貿易協定，東北自發鈔票，自印郵票。更妙的是北寧火車不能直通，到山海關必須下車換關外段火車去瀋陽；關外來客也要在山海關外下車改乘關內段火車赴北平。此種分割情況，卽使在民國十一

年直奉戰後，張作霖在關外宣佈獨立時也未曾有；甚至日本人在東北搞出一個滿洲國時，關內外火車也還是直達的。高崗所爲確已超過毛澤東所能忍受的程度，但因礙於「老大哥」一直不敢發作。尤其使毛澤東感到困難的，林彪入關圍攻平津時，把關外的兵全部帶進關，此時東三省已沒有中共的正規軍，沒有兵自不能對高崗採取行動，但要無端派兵出關，又怕老大哥見疑。恰巧韓戰爆發，毛澤東藉口保家衞國，乘機調林彪四野四個軍陸續出關。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弄不淸楚，史達林要毛澤東參加韓戰，究竟是早已決定的？還是見到毛澤東派兵出關，將計就計使中共軍入韓與美軍作戰，將抗美援朝的重擔交給毛澤東一個人挑？目前也很難作出確切的論斷。

共軍參加韓戰後，部隊源源出關，遼寧成爲後方，到處都是軍隊，高崗陷於全面兵海中，再想反抗也來不及了。毛澤東到此纔陸續將東北大權收回，原有的鈔票、郵票統一了，火車也直達了，高崗也時常到北平處理「副主席」的公務，不久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國家設計委員會主任」，地位與「政務院總理」平行。至此毛澤東始完全控制了高崗，但公開整肅高崗則是史達林死後的事，因與本文無關，不再多述。

二、林彪有沒有參加韓戰

韓戰爆發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軍入韓參戰在十月十四日，當時由於麥克阿瑟元帥在元山港登陸，一舉攻下平壤，金日成逃去鴨綠江畔新義州，北韓政權崩潰在卽，突然中共軍入韓參戰，美軍措手不及，受了損失，元山、平壤相繼失守。戰事頓時擴大，此時中共軍參戰已公之於世，但是何人指揮共軍，直至一月後始公佈志願軍司令員爲彭德懷。但在彭德懷赴韓之前，由何人指揮，當時不論中國及美國軍方情報人員均指第一階段韓戰爲林彪指揮，並說明林彪因作戰受傷改換彭德懷。此一論點多年來已爲大數人所接受，根據有二。

一、初期入韓參戰的皆是四野部隊，第一次與美軍作戰所用戰術更與林彪一貫的打法相同。

二、那一段期間，林彪在大陸失了踪，去向一直未明。當時林彪擔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住在武漢，但在一九五〇年底突然不見，原任職務調在廣州的「副主席」葉劍英代理，於是葉劍英遺下的「廣東省政府主席」（當時尚不稱省長）、「廣東軍區司令員」、華南分局書記職務，完全交由原任四野政治部主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代理，（按當時尚無第一、第二名稱，所謂第四者，排名第四也，是時華南分局書記爲葉劍英、張雲逸、古大存、陶鑄。）從此奠定了陶鑄南霸天的地位。

不過，直到今天，中共從未公佈過林彪曾參加韓戰的事，林彪目前是「接班人」、「副統帥」，隨時就會扶正，中共宣傳人員已經搜集所有材料歌頌林彪，如抗戰初期的平型關戰役，在八年抗戰中實微不足道，比起台兒莊大捷，湘北三次大捷，正是小巫之於大巫，但毛家宣傳人員卻不憚詞費，說了又說，如果林彪眞的指揮過韓戰，打敗的又是強於日本的美國，對手是當代第一名將麥克阿瑟元帥，毛家人員沒有不大肆渲染的道理，由此可以證明，林彪十之八九未參加韓戰。上面所舉的兩點理由只能算是巧合，因爲初期入韓的是四野部隊，自然習慣於林彪的戰術。而林彪在當時所以離開武漢，也許是因爲病重，易地治療。

三、入韓軍事大頭頭皆無好下場

中共軍人入韓參戰，損失兵員百萬，金錢更不可核算，僅僅欠蘇聯的槍彈費，也到了一九六二年始還淸，足足還了十二年，可謂創鉅痛深。毛澤東之害國害民，此亦大罪之一。說來也算巧合，凡是參與韓戰的中共大頭目，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先從毛澤東說起，毛澤東之必不能善終，已可預卜，而在毛澤東未伏法之前，先在韓戰場賠下一個兒子，唯一有用的長子。其餘諸人遭遇也都相當悽慘。

先從「志願軍司令員」說起，韓戰前後共換四個「司令員」，卽彭德懷、鄧華、楊得志、楊勇。

四人中間第一個先垮台的是鄧華，鄧華出身四野，任十五兵團司令員，是林彪手下一等悍將，彭德懷任司令員時，鄧華卽任副司令員，與聯合國軍舉行談判時，鄧華代表中共，與韓共代表南日共同出席板門店會議，韓戰停火後，彭德懷調回，由鄧華繼任，中間過了不到一年時間，鄧華調回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由楊得志繼任。鄧華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約有兩年時間，一九五七年就出了毛病，免去瀋陽軍區司令員職務，下放河南任副省長，以後又調任四川省副省長。「九大」時，鄧華因爲垮台垮得早，未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居然被選爲候補中委，在八大時，鄧華已當選中委，此時雖然降級，總算逃過了被整肅的命運，不過，中間十年的磨折，也夠他受了。

第二個垮台的是彭德懷，一切經過報章所說已多，不再敍述。

第三個垮台的是楊勇，楊勇自從在北韓調回後，一直相當得意，最後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掌握平津地區的軍事。可能由於楊勇屬於劉鄧系統，從一九三八年中共投誠改編爲八路軍起，直到一九五〇年楊勇從貴州省主席位子上調去北韓，始終是在鄧小平手下。鄧小平由一二九師政委而第二野戰軍政委，而西南局書記；楊勇則由一二九師六八六團副團長而第五兵團司令員，而貴州省政府主席，始終在鄧小平領導之下，兩人關係之密切，可想而知。因此楊勇控制了平津地區，毛澤東就不敢回北平，一直在上海、杭州兜圈子，直到楊成武部隊開進北平，毛澤東始敢回去，到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楊勇首當其衝，目前已生死不明。

最後還剩一個楊得志，到現在危而未倒，又站穩了腳步。當文革之初，山東因是江靑的「豐沛故里」，特別受重視，拉出來一個靑島市「副市長」王効禹當「革委會主任」，硬騎在八屆中委，一級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的頭上。楊得志當然不服，兩人明爭暗鬪，事情鬧得很大，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時特別提到這一點。目前王効禹已倒，楊得志已佔上風，但江靑不倒，楊得志前途還是不能樂觀的。

除去司令員之外，前後還有三名政治委員，卽饒漱石、李志民、毛平，也先後都遭到了整肅。入韓高級頭目大部份未得到好結果，究竟是巧合，還是因果報應，很難說了。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文筆清麗的——蘇雪林

趙聰

這一位女將，在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就已成了名。名字雖不及和她同時的冰心、廬隱響亮，卻比凌叔華更為人所知。

她就是現在台灣、七四高齡、依然寫作不輟的蘇雪林。

頭幾年在港大任教的羅錦堂，以研究元曲的卓越成績，拿到中國自己頒發的第一個博士學位。在「口試」時的「主考」是適之先生，在座的還有梁實秋、臺靜農等名教授，蘇雪林亦在其中。

雪林是她的字，單名一個「梅」字，成名後就以字行了。一九二八年以「綠漪」筆名出版了她的小說「綠天」，在這之前，她的詩、散文、小說等作品，已經刊在「晨報副鐫」「語絲」「現代評論」上，早為讀者所注目，只不過那時大都署的是「蘇梅」和「雪林」而已。

她生於一八九七年，安徽太平縣人，乃一世家千金。小時候就在自己家裏讀書，已經學習寫作古文詩詞。十五歲考入安徽省立一師，一九一九年畢業後，即在安徽實驗小學做教員，時期很短；然而她卻在這兒遇見了廬隱，廬隱引起了她的寫作興趣，這對她以後之成為作家，是一個關鍵。

就在這年，她倆相偕離開安慶北上，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後改女子師範大學）。直到一九二一年，她倆一直在一起。

那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的時候，求知欲十分旺盛的男女青年，就像原先禁閉在家裏一旦開放的一樣，都爭着向國外跑，獵取新知。在這樣的潮流中，她即於一九二一年的秋天，瞞着家庭——大概是怕父母不讓她出國吧，臨行的當晚才通知她的母親，前往法國留學。

她入的是法國里昂大學，專攻文學和藝術，學了足足四年，成績很好。但在這四年之中，卻有無限煩惱，困擾着她的身心。首先是這樣人才出眾的一位妙齡女郎，不乏多情的少年男子追求前來，其中一位同學，因為愛她，知道她也愛他，竟跪倒石榴裙下，向她求婚。這可把她難住了。因為在家時，她的父母已經給她定了婚，門當戶對，未婚夫已在美國留學。只是對這未來的夫婿未謀一面，既不認識，那裏會有愛情？如照自己的意思，當然要選取面前這位求婚者，拒絕父母之命的盲婚。冰瑩、丁玲不是都這樣做了麼？然而她卻不同，她想到這麼辦了以後的結果，母親一定傷心——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兒，其他全是男孩子，不消說是掌上珠了；對她對方一定不依，因為退婚總是不名譽的事情；對她自己來說，也好似將來無法光明正大地做人。結果，她強自忍着，拒絕了那位向她求婚的同學。另外一件事是她不幸患了很嚴重的病，病倒在醫院裏。

多虧了醫院裏一些天主教的修女，熱心照顧她，使她的病逐漸好轉，更在她們的百般調護之下，身體恢復了健康。這使她深深受到感動。她有一位要好的外國女友，名喚蓓蘭，勸她信教，於是她就受洗皈依了天主。

很奇怪，一個皈依天主的人，應該相信舊約創世紀所說，人類是上帝造的；然而後來她寫的文章中竟有這樣一段話：「我想這或是蠻性遺留的一種，我們的祖先——猿猴——尋到了成熟的榛栗，呼朋喚類的去採集，預備過冬，在他們是最快活的，到現在雖然進化為文明人了，這性情仍然存在。」這不是仍然相信達爾文的猴子是人類祖先的謬說麼？難道她只是受了修女的感動，蓓蘭的勸說，熱愛教堂裏那些美術雕刻而皈依的麼？

一九二五年她回國了，和未婚夫結了婚。直像適之先生一樣，結了婚再戀愛，她和她的先生，鰜鰜鰈鰈，愛情濃得化不開。

她是了不起的一位女子，到了大節骨眼上，能夠忍情，以理智勝過它。她有一種堅忍不拔的意志，她曾歌頌過禿了的梧桐，「明年還有春天要來。」她有點兒「野」，或者說任性，也有她獨特的愛好和情趣。還是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明這一點吧：「我所稟受的蠻性或者比較的深，而且從小在鄉村長大，對於田家風味，分外繫戀，我愛於聽見母雞閣閣叫時，趕去拾她的卵；我愛從沙土裏拔起一個一個的大蘿蔔，到清水溪中洗淨，兜着回家；我愛親手掘起肥大的白菜，放在瓦鉢裏煮。雖然不會擠牛乳，但喜歡農婦當着我的面擠，並非怕她背後攙水，只是愛聽那迸射在冰鐵桶的嗤嗤聲，覺得比雨打枯荷，更清爽可耳。」

回國以後，先在蘇州師範和女中，教了一個時期的國文，後來即接連在上海大學、東吳大學、安徽大學教授中國文學。一九三一年受聘為武漢大學教授，除抗戰期間遷居四川外，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仍任武大教授。大陸為共黨侵佔，她到了香港編「公教報」；次年赴法，研究比較神話兩年。一九五二年七月，回到台灣，任師範大學教授。她和女兵謝冰瑩，是五四文壇女將中逃到海外僅有的兩位。

她們全未脫離文學活動，除過着「教不厭，誨不倦」的生活外，照常研究和寫作。在海外著名的報刊上，不時讀到她們的作品。文筆都有點兒蒼勁和平淡，無復當年的艷麗和活潑。她們的思想可能趨於保守了，頭幾年郭良蕙因「心鎖」被文協除名，據說就是這兩位老將主張甚力。如今年頭兒變化得實在太大太快，有些事也的確爲老一代的人看不慣。

一如朱自清和聞一多，爲着教學的需要，蘇雪林埋首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數十年來獲有斐然可觀的成就。這看她出版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蠹魚的生活」「唐詩概論」「遼金元文學」諸書，就可知道。（「遼金元文學」初版於一九三四年，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四年有重印本，蘇乃反共作家，不想今日此書又重見於此間左派書店貨架上，亦怪事也。）

李義山集子中有些無題詩，非常難解。蘇雪林的「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一出版，無異解開玉谿詩謎的一把鑰匙。這些無題詩，讓誰看也可以看出是些艷體情詩，但無法窺知其本事。權威的李詩集注家馮浩，卻連情詩也不承認，總要扯到牛李黨爭餘波令狐綯的身上去，愈扯愈遠，愈不得其解。蘇雪林對李義山的生平，從多方面考證，終於發現了李的戀愛事跡。她說：「義山少時學仙於王屋之玉陽山，認識沈道士。後到京師，由沈道士之介紹，得戀愛女道士宋華陽。後以宮中有建醮事，與沈宋等混迹入宮，得識宮嬪盧氏姊妹。盧氏姊妹乃浙東人，一名飛鸞，一名輕鳳。舊侍敬宗，敬宗崩後，入文宗後宮，生子將王宗儉。然文宗方寵楊賢妃，對於盧氏姊妹未免冷落，故盧氏姊妹不得不在外面招尋面首。既識義山，情愛甚篤，常於曲江離宮作幽會。然宮禁森嚴，義山又常爲功名事作遠遊，不得常相見面。開成四年，文宗以追理讒毀太子案（其實當名之爲清宮案）殺宮使十人，盧氏姊妹亦捲入漩渦，畏罪投井而死。義山聞盧氏姊妹死耗，不勝悲痛。其後不到五十歲，即鬱鬱而死，也是受了這個憂傷打擊的影響。義山全部詩集，除卻幾首朋儕遊宴外，其餘都是戀愛的紀事詩，小部分記與女道士的情史，大部分則爲宮人盧氏姊妹。」詩既記與皇上宮女的戀愛，就不能標題，詞句含義也就不能不隱晦了。關於唐代宮女、女道士、妓女這三者的關係，陳寅恪在「元白詩稿箋證」中已有詳細論述，與蘇雪林的某些論證相合。從蘇的這部書中可以見出她的卓識和功夫。

她從唐詩往上追溯到楚辭，啓發她對道教與神話的研究，進而對於西方神話又加以比較研究。「昆侖指迷」和「天馬集」就是這方面的著作。對於唐詩以後，除遼金元文學外，她還用英文寫了一部「現代中國的小說與戲劇」，對從五四到一九四八年的中國小說戲劇作了一個總的評述，涉及的作品有一千五百種。

在文學創作方面，最早在「晨報」發表過新詩；她的兩部成名小說，一爲「綠天」，寫她結婚生活和家庭樂趣，一爲「棘心」，寫她留法時的煩惱困苦，這兩部書全等於她的自傳。還有一部小說集，叫做「屠龍記」；散文有「青鳥集」；她還寫過兩個劇本，一爲「鳩那羅的眼睛」，一爲「玫瑰與春」；抗戰時，她寫了一本「南明忠烈傳」，乃鼓勵民心士氣之作。

她的文筆清麗，造句遣詞是用了一些功夫的，但不見雕琢痕迹，單照這一方面的技巧言，她是超過和她同時的女作家的；這裏隨便舉一個例子，以見一斑：

「秋天，老柏和香橙還沈鬱的綠着，別的樹卻都憔悴了。年近古稀的老榆，護定他青青的葉，似老年人想保存半生辛苦貯蓄的家私，但那禁得西風如敗子，日夕在耳畔絮聒——現在他的葉兒已去得差不多，園中減了葱蘢的綠意，卻也添了蔚藍的天光。爬在榆幹上的薜荔，也大爲喜悅，上面沒有遮蔽，可以酣飲風露了，他的臉兒醉得楓葉般紅，陶然自足，不管垂老破家的榆樹，在他頭上瑟瑟的悲歎。」

多美呀，像這樣清麗俊俏的文字，在她的集子裏——無論小說和散文，撫拾即是。

最近，她有一本「文壇憶舊」的書出版，所記都是與她有交往的一些作家，可以說是新文學史的第一手的資料，與冰瑩的印象記各有千秋。她討厭魯迅，曾有專書出版，抨擊他似比鄭學稼的「魯迅正傳」還厲害。

她對古今文學作品的批評，常有與衆不同的見解。如她評關漢卿的「竇娥冤」說：「王國維謂『竇娥冤』與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列之世界悲劇中亦無愧色。以其中主人翁赴湯蹈火皆出之自己意志也。但以鄙見論之，此劇結構頗爲幼稚，……折末竇娥幽魂竟當堂出現與仇人對質，實在煞風景。作者或以爲必如此始算淋漓盡致，而如其不合情理何？」評「趙氏孤兒」則云：「原文除程嬰用藥囊盜兒出宮描寫略爲細膩外，餘無甚可取。」

曹雪芹的「紅樓夢」，蘇雪林也曾予以苛刻的批評。她在一九六〇年台灣出版的「作品」和「中國語文」上，皆有文章抨擊脂批庚辰本的紅樓夢，她說：「原本紅樓夢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指出曹雪芹寫了許多「別字」，如「下凡造歷幻緣」，這「造」字應爲「遭」字；又如「拭淚」誤爲「試淚」，「打官司」寫成「打官私」等等，她以爲以這樣的作品而竟享大名，曹雪芹可以說是最幸運的作家了。適之先生當日曾寫信給她，說她有些話說得未免太過火，原本只是鈔本，鈔者難免寫錯，且說白話文在還未標準化的十八世紀，有些字也只能杜撰，「我們不可拿二百年後白話文已有標準化的眼光去評量他們。」以今人的眼光衡量古人，這是許多人最容易犯的毛病。適之先生說，曹雪芹不是最幸運的作家，而是一位最不幸的作家，「他的貧與病使他不能從容寫作，使他不能從容細細改削他的稿本，使他不得不把未完成的稿本趕鈔去換銀錢與買麵買藥。」這些都「很應該得到我們在二百年後的同情的惋惜與諒解」。

然而蘇雪林的不像別人那樣人云亦云，敢於力排衆議，提出自己的見解，這種精神還是值得敬佩的。

嘯聲劍影錄

安琴

一、寫在前頭

抗戰，是中華兒女以鮮血所寫成的光榮歷史。

在中國，曾受過幾次外族的侵凌，西晉的五胡亂華，首次發生中國皇帝被俘虜的國恥，漢族被逼退到大江北岸，雖有劉琨、祖逖雞鳴起舞，擊楫渡江，也無法恢復中原；北宋的金人入寇，中國又再次發生歷史重演，兩個皇帝又蒙塵北上，漢族又被逼再度南移，西北退到大散關，華東退到淮水之濱。雖有岳飛直搗黃龍的壯志，但權臣誤國，風波抱恨，長此山河半壁，南望王師，只有淚洒胡塵！

其後，中國又遭受蒙古的鐵蹄，滿洲的八旗，慘痛的蹂躪，殘酷的屠殺；一亡於元，再亡於淸，大好山河，爲外族所統治。

歷史的作證：我們能抵抗外族的侵畧，爭取最後勝利的，僅有在明代平定倭寇之亂；在中華民國則有八年抗戰，擊潰日寇，天皇屈膝，岡村簽降。

抗戰，是中華民族的怒吼，以萬衆一心的鐵錘，戰勝了亞洲的强敵，洗雪萬世的國恥。

抗戰勝利，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解除了民族的桎梏，使世界人士刮目相看，臻於四强之一，使世界人士認識了東亞的醒獅，非復病夫。

抗戰，是被逼求生存而應戰；抗戰，是保衛民族延續而苦戰；是死裏求生而戰；是伸張正義而戰。其關係之重，其成就之大，在歷史而言，雖非絕後，卻是空前。豐功偉績，凌乎秦皇、漢武、唐太宗之上。

當然，在抗戰史上，有血有淚；有辛有酸；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我們應從光明面回憶過去，也應從黑暗面去接受慘痛的教訓。

我不幸生逢亂世，也幸生在偉大的時代，以一介書生而參加抗戰的行列，做過文化的尖兵，做過青年運動的工作者，更以青年運動的工作者，奔走戰地，推動戰時服務，其後更組織地區武裝民衆，親自指揮，與敵人作戰一年零一個月，奉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頒授勇字獎章（這個獎章我以爲是子弟兵濺鮮血，擲頭顱所換來，我自己不應個人居功，所以我從來沒有掛過）。在這八年當中，或奔馳於大後方，僕僕風塵於黔桂道上；或聲嘶氣竭，在街頭作賣膏藥式演講；或粉墨登場，率領所屬劇團，演其救亡話劇；或登壇報告，參加全國代表大會；或槍林彈雨，出生入死，和敵人拚命。眼之所見，耳之所聞，有轟轟烈烈的犧牲；有視死如歸的壯勇；有使人感動的洒淚；有慘絕人寰的饑饉；有貪汚枉法造成人間冤獄的辛酸；有排斥傾軋，自私誤國的可恨；有大公無私，廉潔可風的循吏；更有賣國求榮，屈身事敵的漢奸；也有乘時崛起，傳奇性的英雄。謀國之忠，力赴時艱；臨危受命，捍衛孤城，可歌可泣，義薄雲天者之事多矣，且我足跡所到，黔山桂嶺，不少奇風異俗，驛館夜談，殊多秘聞。這些，在今日來看，已是明日黃花，但海角聽濤，回首前塵，不禁有西風鐵笛之感。沉流廿載，北望中原，倚欄看劍，舊事塡膺，如影歷歷，走筆縷記，並不是懷念過去，旨在痛定思痛，將所見所聞，公正報導，如有關乎國家命運，是非得失，付諸公論，亦不外檢討過去，策勵將來之深意，非有蓄意攻訐，偏袒左護的意圖。倘逸事雅聞，奇行怪異的蹤跡，亦不外西窗剪燭，可供茶餘酒後的資料罷。

二、戰時中原糧荒與粵南糧荒的慘重

抗戰成功，由於上下一心，故能一致對外，敵愾同仇，但在財經方面有兩項重大的措施，也裨助於爭取最後勝利。一是白銀收歸國有，一是田賦征收實物。白銀收歸國有，不使白銀外流，穩定了大洋幣值；田賦征收實物，公務員配發實物，使奉公守法的各級公務，咬菜根之下，也能幾碗白飯，裹腹吃飽。抗戰前中期，公務員凛於國難，共赴時艱，大家奉公守法，較少貪汚事件。至於軍糧更供應無虞，故上飽馬騰，殺敵致果。

中國以農立國，務本於農，但糧食產額與人口密度不成正比，每每要調撥配運，始夠供應，在淸代設漕督，司管漕運，各省設有糧道，可知對糧政的重視。過去，黃河南岸及長江南北的糧食，完全靠洞庭湖的湖濱區及蘇蕪湖一帶的糧食豐收區所調撥。「湖廣熟，天下足」。可知湖濱區的收成，影響到全國的糧食是那末的綦重。兩廣和福建的糧食，一向依賴着越南、暹羅的補給，如果是豐收的那一年，這三省還免强自給自足。

後來，三次長沙大會戰，我們所佈署的袋形戰畧，湖濱區正是袋口的所在地，每次大會戰，這裏便是「血流成河，屍塡巨港」的慘烈戰場。兵馬所過，寸草不留，兵燹之餘，十室九空，天下所矚目的「湖廣足」，自然大受打擊。南京失守以後，蕪湖一帶，亦已淪陷。故向之視爲天下糧倉者，因時

越南的戰爭打了八年，越南的土地被戰火弄得滿目瘡痍，越南人又得以自己的鮮血來滋潤那土地的荒蔓。這眞是一幅極爲殘酷的景象。究其源：這純出於共黨野心所至。在正義、人道和民族的立場，我們都應該對捍衛自由的南越人士加以關切和同情的。

說起來，越南民族和我們兩廣的民族才是最爲嫡親的，古代中國之所謂「越」，本是包括了兩廣和越南等地的民族，從秦末的趙佗開始，「越」民族的當地勢力卻給中原的勢力趕到了西南地區，使越民族大部份同化於中原民族，而另一部卻成了鄰國了。

「粵」字和「越」字，在地理使用上是相通的，這已是一個很顯而易見的痕跡，再者今日越南的民情風俗也和我們兩廣人沒有多大的分別；在人的外形上，兩廣人和越南人也很難找得出差異。反之，如果一個中原人和一個廣東人比較起來，其差異就十分明顯了。

▲

這屬於鴻濛之代，我們並不能去考證他，但這名字也已經很中國化的，在「大越史記、

勢不同，已非舊觀。華南的桂、閩、粵三省，珍珠港事件之前，越南和暹羅的糧食供應，已由於日敵在沿海登陸，早經切斷了供應線。珍珠港事件之後，越南和暹羅已在日本勢力之下，日本復恣意搜刮，根本全無糧食輸出，缺糧省份較甚的廣東，當然米同珍珠了。

民國三十二年的黃花節——三月二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陪都。（就在那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規定三月二十九日為青年節。）某一次大會，輪到河南省支團的代表報告，他攜着一個饅頭，登上報告台上，很有條理的報告河南支團的工作之後，便很沉重的大聲說：「各位！我們大大都吃饅頭，但我們在這裏吃的是上等麵粉所製饅頭，河南省的老百姓也吃饅頭，惟是他們的饅頭，只是麥糠磨碎混入榆樹皮的汁而製成的，我帶了一個到來，請大家於會後參觀參觀這個標本。大家不要看輕這種饅頭，在河南省現在，能吃得到這種饅頭的人，爲數眞是不多。他們一般是吃樹根，野鼠，死屍的肉，甚至易子而食……」這一顆巨响的轟炸，投下羣英大會，頓使全場緊張，全體代表，無不動容，屏息以聽。原來河南省在中原大會戰的候時，獸蹄所至，廬室爲墟，屠殺之慘，冠於各戰場。壯丁流徙他方，老弱塡乎溝壑。赤地千里，由於勞動力的缺乏，難以恢復農業生產。鄰省外地既調補困難，補給不易，本地則因農產萎縮，求過於供，嚴重的糧荒，蔓延全省，據河南代表的報告：不是有無錢買的問題，而是有無糧食可賣的問題，一個餓得奄奄一息的饑民，轉眼之間便失了踪，成了其他饑民祭五臟廟的犧牲品，眞是慘絕人寰。最後河南省代表籲請大會迅即通過提請救濟豫災，以重民命。是日下午，主席團即動議緊急賑濟河南一案，與會代表全體舉手，一致通過，痌瘝在抱，人溺己溺，悲天憫人之情，洋溢會場。并決議將通過的緊急賑濟方案，簽請團長今　總統蔣公飭有關部門迅即執行，以救慘災。

河南省賑濟案通過的第二天，我卻接到從僑鄉廣東四邑的朋友寄來的信，又提出粵南四邑一帶地區，自入春以來，久旱不雨，稻田龜裂，無法佈種，奸商乘機抬高糧價，或囤積居奇，目前一般人均煮粥療饑，但吃粥太多人也腳腫了，餓死的人已不止是老弱，壯丁餓死的也日有所聞，也有些人因腳腫而潰爛，由腳腫而致死。在台山縣城有人發賣豬膏渣，價錢很平，大家搶購，但後來發覺油炸的不是豬膏渣，而竟是人肉，全城譁然，呼警逮捕；又有人在敗瓦頹垣，發現幾具餓死的屍首，已給人割去大股和臀肉。現在僑鄉路上時時見有棄兒，無人拾養，哀啼半天，便亦餓死道側，眞是見者傷心，聞者流淚云云。

粵南四邑是台山、開平、新會、恩平四縣，爲廣東的華僑故鄉，華僑前往南洋、美洲謀生的均留僑眷在鄉，一向由於僑滙源源而來的關係，屬於富庶的縣份，但自香港失陷，僑滙絕斷，僑眷生活陷於困難，有販賣故衣以謀升粒，有離散他鄉以求生存。一旦糧價飛漲，首蒙其害的，便是僑眷。四邑華僑因爲旅居異國，很多結婚後，便即重利輕離，很多未曾生男育女，已人各一方，至白頭垂老，夫婦始行重聚。故四邑人最重男孩。今接朋友的來信，說路有棄兒，竟出現於重男的四邑，災情之慘，可想而知。

我接到了朋友的來信，回想昨日河南災情的報告，贏得急賑案的通過，現在粵南四邑的災情，不下於河南的嚴重，當可爰例提會，籲請急賑，一股救人於水火的熱情，鼓舞着我的勇氣，決定向大會提議。但照議事程序，凡臨時動議，必須有五十名以上的代表連署。於是我便和現在來港任中文大學客座教授的黃文山先生商量，（這時他奉令赴美組織海外機構，也以代表的身份出席會議。）斟酌提案的建議，並分配工作，由黃先生擔任向大會報告災情，我負責聯絡，請各省代表連署。（那時我以青年的小伙子身分，頗爲活躍，連廣東在內，七個省份和十三個直屬大學單位的代表，都和我談得甚攏，不到半天的功夫，在提案上署名的竟超過七十名以上代表了，馬上遞送大會秘書處。翌日，大會秘書處宣佈下午某次大會臨時討論急賑粵南四邑案。討論前由黃文山先生報告災情，黃先生是台山人，是留美學生，和華僑的關係很深。所以，他在報告時，以救鄉情切，語語動人。報告完畢，即由大會討論，又像前天急賑河南案，全體代表一致舉手，照案通過。並簽請團長蔣公飭有關部門迅予執行。三天後奉秘書處通知關於緊急救濟粵南四邑糧荒一案，團長已批示撥廣東省政府將封川存糧即撥五千石；廣西省政府將開建存糧亦撥五千石，星夜運往粵南四邑以平價發放，倘有延誤，軍法從事。愛民如赤，關心民瘼，與會同人，無不感奮。

（一）

「越民族

陀虹

很相符合。

我們沿海的古越民族本是近水的民族，沿海的地方在古代是有「祭鱷魚」的風俗的，這種風俗一直流行到唐朝，潮州韓愈的「祭鱷魚文」也就是這風俗儀式中出現的一篇文字；在越南，今日也同樣流傳有這樣風俗，而且更爲鱷魚立廟來祀奉着。

古代的歷史年荒久遠，我們很難完全撥得開那歷史的迷霧來尋索出一個有條理的「古越民族史」，不過古「越」民族的存在及以後兩廣地區的「越」民被中原所同化，而另一部份的「越」民已成了我們的鄰國，這已是許許多多研究中國民族史的學者所公認

並不稀奇，在世界上也是很常見的事。只是我們追念到這段民族的歷史，再想像今日越南在共黨的魔掌播弄下所遭受的痛苦，就不能不有一種頗類似於「鄉土」感情的「切膚」之痛了。

上月美國的總統尼克遜下令揮軍入柬埔寨，採取了「以戰弭戰」的辦法，對共黨的庇護所給以一種犁庭掃穴的打擊，這自然是極爲英明的措施，但據聞今日美國民衆反戰之呼聲甚高，這也眞令人「氣短」了。

本來，屬於美國人自己內部的事，我們不宜於妄附批評，但海外華僑，多數都是古「越」民族之後，和廣大的越南人不僅是近鄰而且是「遠親」，對於一切和「越」民族有關的政策，恐怕很難予以不關心的漠視吧！以我個人來說，我對美國現任總統的英明決策，止有無限的欽馳感戴呢！

也談妾侍問題

中華民國雖已創立五十九年了，可是愛新覺羅氏的專制遺毒，依然陰魂不散，牢牢地盤踞在某些人的心底。這就是有錢的男人可以隨意納妾，既不受「祖家」法律的約束，也不負中華民國民法中「重婚」、「通姦」的刑責。在文明社會的男人中，可算得天獨厚。也是對文明二字的最大諷刺。最近，這種怪現象終於因新婚姻法的通過而終止了。本來這是件值得稱道的事，不料，春雨如膏，農夫喜其潤澤，也有一小撮行人討厭它把路弄得泥濘難走；不過，春雨的利益是屬於全人類的，誰還理會那一小撮人的叫囂？新婚姻法通過之後，有三位名流先後出來為姨太太們仗義執言：第一位是立法局議員張奧偉；第二位是太平紳士趙聿修；第三位是新界鄉議局執行委員文桂枝。綜合他們的論據，計為：一、一夫多妻制已有三千年歷史，乃係傳統習俗。二、為子嗣着想，兒子多了，便可擇賢傳其遺產。三、應先作調查，廣泛徵求妾侍們的意見。

賣油郎不曉得這三位名流有沒有如夫人，如果是一夫一妻制的實行者，作此怪論尚有可原；否則，根本沒有置喙餘地。我想法官如果讓夾萬黨的犯人自行判處，恐怕他不但會自判無罪，甚至還會找出許多理由要求物主償付搬運費的。傳統的事物有好有壞，好的固應保留，壞的也該淘汰。中國人的傳統男子蓄髮，女子纏足，現在為什麼廢除了？鑿井而飲，燃膏繼晷也是中國的傳統，現在為什麼換上自來水和電燈了？名流們為什麼不坐牛車、馬車而坐汽車？有後無後不是單方面的責任，如果男人有問題即令納一百個妾侍，仍然於事無補。姨太太娶多了，很可能發生「借種」的笑話；這樣的子嗣是不是比「無後」更好？說到調查更可笑了，新婚姻法的對象是所有住在本港的成年男女，並不是專為某議員、某紳士、某委員或其如夫人而訂立的；也不是單為妾侍們訂立的；更不是單為富人們訂立的（窮人中也有納妾的）。首先應該向所有女人作一調查，因為凡是女人，最後必作人妻，而丈夫更是妻子的專利品絕不容他人分一杯羹；試問有誰願意把百分之百的專利減為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二十呢？其結果一定會使名流們失望的。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左擁右抱福無邊，老此鄉中誓不還；
恨煞旁人多管事，忍將巨棒打雙鴛。

二、專利然端被眾分，匙圈妙喻總傷神；
匙多圈少磨擦起，夜夜叮噹不忍聞。

三、納寵老坑最可哀，為他人作嫁衣來；
方才拭卻哭夫淚，又見新娘笑眼開。

賣油郎

樓價必大跌論

加租風起，百物飛漲，升斗市民無不皺眉。我也為此憂慮數月，日前打開報紙一看，頓覺憂慮全消，敢拍心口保證，假以時日，樓價必像股票行情那樣，急瀉直下。到時也不勞香港政府實行凍結租金了。

報稱，香港人的自殺數字為全球之冠。實在可喜。死一個人就多出一個床位。倘若香港能繼續保持冠軍稱呼，床位豈不是會一個一個地多出來了嗎？

香港「要錢不要命」，「要靚唔要命」，「要威水唔要命」的人多得很。也就難怪視生命為兒戲，動不動就自我解脫了。自殺的人固多，但畢竟仍屬少數。若等自殺者自動地把床位一個一個地騰出來，也不知要等到何日。可是諸君且慢焦急，因為香港人畢竟是有辦法的。

自殺的人嫌少嗎？那就互殺好了。爭女人嗎？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搶劫錢財嗎？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爭地盤嗎？自然也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試問打開報紙，那一天沒有兇殺的新聞？何以香港的人如此驍勇？那是殺人不用償命之故。

在打鬥、開片中殺人屬誤殺；謀財害命也是誤殺；為爭風吃醋而殺人更是誤殺。嘆三五年花廳，出來又是一條雄赳赳的好漢。大可以再殺他幾個過過手癮。一夫多妻制，與人方便，大可以實行大清法律，尊重中國人的習慣。「人命關天」，「殺人者死」此類中國古法，太過嚴酷太過野蠻，缺乏寬恕精神，則屬不當照顧的中國習慣之列。

殺人固是犯法，但亦能迅速減少人口，平定物價，安定社會，應記一功。香港人既喜歡自殺，復又喜歡互殺。若當局能開放禁例，像美國那樣，每一個人買一枝手槍插在褲頭上，與之所至拔出來砰砰砰幾聲，讓幾個人作滾地葫蘆狀，則相信樓價下瀉是指日可待的了。大廈一天比一天多，自殺、殺人的例子也一天比一天多。到時有屋無人住，租值不由得你不下降。

香港政府可說是世界上出名的仁慈政府，不僅對政治敵人仁慈，對殺人者仁慈，而且對一切犯罪份子都十分仁慈。集體械鬥嗎，輕判簽保守行為就算。開黃色架步毒害青年嗎？罰數百元就算。偷竊，搶劫嗎？簽保了事者有之，坐三二個月花廳者有之。

左派攻擊港府寧要飛仔，不要左仔，此言未知確否？不過在下倒覺得港府既仁慈又崇敬英雄。懷械行劫者，有昔日的海盜風度；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者，有昔日英人祖先決鬥時的紳士風度。應該一姑息，再姑息，三姑息。反正地皮已經賣得差不多了，樓價跌落關係也不大。乾脆發每人一枝槍，鼓勵港人再去學習美國西部片的精神砰、砰、砰、砰一通吧！

停止吧！

藍海文

停止吧！一切造謠，詆毀，自誇，狂妄的喧嘩！
一切罪惡、可怖、傲慢的狂笑！
停止吧！

統計，每天至少有兩小時花在接進打出的電話上；每天至少有十封郵信寄來。這些增加的函電，除了與老馬「僑光報」有關的作者連絡及稿件外，便是親友們對我的關懷。他們得知我兼理「僑光報」副刊二十版的稿源編務，不但工作加重了，寫作也加多了，認爲這是不敢想像的事，人非金剛不壞之身，一個人怎麼能夠做這樣多的事？因此殷殷垂詢，婉言勸告，歸納起來不外兩點：一、這樣百上加斤的繁重工作做得了嗎？二、這樣忙不覺得辛苦，身體吃得消嗎？恕我未能一一詳答，特借此一角作爲一次總答覆。

忙而不苦

首先要說明的，我不是一個好逸惡勞的人，生成一付勞碌命，好像騾子一樣，馱輕了不起勁，馱得越重越走得快。我的長處是有絕對的任勞精神，短處則是缺少些許任怨的修養。我現在最感興趣的，便是「工作、寫作、閱讀」，人家以爲樂事的「聲色犬馬，應酬交際」，對我來說是「苦不堪言」的事。因此，繁重的工作，我不但不以爲苦，而且樂在其中，越忙越有勁，不是自誇，「幹勁冲天」四個字，可以受之無愧。

我認爲只要是幹自己認爲有意義、有樂趣的工作，不怕怎樣勞忙，既不會覺得苦，也無損於健康。而且腦力愈用愈靈活，我常常把腦筋使用到一片空茫，直到頭暈腦脹才休息。但我有一樣恢復疲勞的最佳方法，便是不到頭昏眼花不上床，一上床可以倒頭便睡，從不失眠做夢。一覺醒來，又是生龍活虎，耳聰目明。至於睡多睡少的問題，我認爲與精力和習慣均有關係，以我來說，晚上酣睡五小時，下午睡一小時，足夠應付任何繁重工作。偶然睡多了，反而會覺得疏慵懶散，一無是處。

其次要說到時間的支配。這就與處事的手法習慣有關了，我認爲支配時間與支配金錢，同是一門大學問。

以支配金錢來說，同樣收入的人，有的人不但生活過得很好，而且有餘有剩；有的人則寅支卯糧，經常搞唔掂，問題是看你會不會支配金錢。

對時間的支配也是如此，有的人你看起來一天忙到晚，坐在辦公枱上也在手忙腳亂，可是他並沒有做出什麼事來；有的人看起去好整以暇，從容不迫，他卻做了許多事。前者的無事忙，不是時間支配不得當，便是在裝模作狀，表示他在忙着；後者則是處事有方，繁而不亂。

眞的講到工作繁重，寫作繁忙，我不及萬人傑多矣。我謝絕無謂應酬，也與聲色犬馬無緣。但老萬卻參加應酬，經常看電影電視，還玩玩流行音樂的錄音播唱，每星期又要玩一兩次四圈衛生麻雀。兩相比較之下，我又比老萬差了淺皮。

張贛萍

詩低彈集

停止吧！殉難者的屍骨堆滿了山河！

暴君死後，比一只臭虫還要渺小！

假如罪惡不死於罪惡，還有什麼公道？

假如痛苦後面沒有歡樂，還要什麼明朝？

假如遠去的不再回來，還要什麼斷守？

假如黑暗不會過去，還等什麼破曉？

可」的學歷文憑，東走西跑想找一工半職，偶然遇到一位朋友，他說了一大堆同情話，介紹我去撈偏門——走字花。

我回絕之後，他的同情也就變了嘲諷，說什麼人都要餓死了，還侈談什麼良知？與其坐吃山崩，不如閉上眼睛幹它一幹，反正失業和撈偏門，朋友一樣瞧你不起……

他這套處世哲學說得頭頭是道，以當時環境來說，失業了幾個月，能夠馬上有一份不必學歷經驗，日撈二、三十塊錢的工作，於我的確相當誘惑。一個溺在水裏的人，撈到根小草尚且死抱不放，我喝飽了失業的苦水，卻還自鳴清高，難怪他嘲而諷之，說我不識時務之外，還辜負他的一番「熱誠」了。我沒有「閉上眼睛幹它一幹」，僥倖也沒有餓死，現在吃的雖然是清茶淡飯，卻也心安理得。不過失業期內，朋友的確是少了，起碼少了那些「識時務」的朋友，我沒有後悔。勢利的朋友就像飯桌旁邊的蒼蠅，擺開佳肴美饌便嗡嗡的繞着你飛個不停，縱然討厭卻揮之不去，一到冬天，你想找也找不到一個，這樣子的朋友少一個絕不値得惋惜。

頭雖長低氣不屈

小時候讀東坡居士戲子由詩，那兩句「眼前勃谿何足道，頭雖長低氣不屈」予我影響甚深，雖然以豪放見稱的坡公並不見得怎樣積極樂觀，但我每次爲了生活而徬徨抉擇的時候，都用這十四個字來自慰自律。眼前勃谿不過是一時不幸，爲了暫時的困厄而折節，如果出賣自己的良知，那才是永遠的大不幸！又或者像陸楠郎那樣，爲了避雨而去乞求侏儒的憐憫，豈不是連只知獻媚取寵的侏儒都不如了嗎？那些爲「台獨」而賣命的新漢，居然爲了幾個臭錢，去幹見不得光的勾當；甚至有一小撮的大學生，也去做逐臭的蒼蠅，爲虎作倀，他們只圖目前一己利益，一隻手接過美鈔日元，一隻手替陰謀分子搖旗吶喊。一個人如果連靈魂也肯出賣，他還有什麼不可以出賣的呢？

我今這篇東西，並非藉現身說法自吹自捧，抓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來做文章，實在有感而發。一位朋友唸完大學回港，受到新漢思想荼毒，在偶然的失業期間，竟也寫出「兩個中國我都不承認」的文章，而目的只在想撈點幫補生活的稿費。「稿費」轉眼用罄，如今他除了終生愧怍之外，還能得到點什麼呢？

「眼前勃谿何足道？頭雖長低氣不屈！」願與生活在徬徨抉擇中的朋友們共勉！有「桂殿秋」一首嘆曰：

「情可憫，罪當誅！男兒志氣豈能沽？眼前勃谿安足道，何必甘爲逐臭蛆！」

江城子



哀樂中年

梁人傑

相信許多中年人也和老許一樣，一到兒女念到中學、大學的時候，心裏就有着隱憂。

家庭快要散了！

雖然說，兒女念完大學，或者在外國鍍金回來，有了自立能力，開始在社會上做事，自己的擔子，就可以放下。為了養活兒女，為了教育兒女，受盡委屈、挫折的在社會上掙扎，艱辛的捱過十多二十年，此後得卸仔肩，本來是輕鬆的事；從此，兒女出身了，即使他們賺到錢不會孝敬老父，像你從前愛護他那樣給你零用錢，帶你上茶樓，請你吃大餐，至少，也不必再供給他，可以大大舒一口氣。今後，自賺自用，不用扭腸扭臟去解決學費、伙食及送他出國的旅費。

可是想到家庭快要散了，你會不由感到惆悵！

老許今年不過五十，膝下有三男二女，為了結婚早，孩子們都長大，最後一個老五，今年也已雙十之年。過去三十年，老許由一個勤謹的小職員，掙扎到小老板的地位，他宵旰勤勞的精神，我們一班老朋友沒一個不對他敬佩。

現在，他雖不是富有，憑十多年的工作經驗，把自己血汗積下來的一點錢，另立門戶，從最小規模開始經營，現在，在這一行中，已站穩了腳，業務有了開展，有了基礎；他的生活自然也由此安定下來。過去，老許的家庭是熱鬧的，五個天真活潑的孩子，雖然時常淘氣，甚或打架，鬧做一團，許太太為了管束這五個傢伙，常常急得在哭，抱怨不該養這麼多孩子，一天到晚鬧哄哄的，沒半分鐘得到清靜。

老許當小職員時，家裏當然沒能力僱請用人，燒飯、打掃、洗衣服，全是許太太一人包辦，由早忙到晚，躺在床上時，已累得如死去一般。

老許是愛孩子的，雖然負擔五個孩子的教養，使他十分吃力，但他並無怨言。為了太太賢良，主持中饋，井井有條，他沒有內顧之憂，一心一意，自求發展。所以這幾十年來，總算有了一點成就，把一家子的生活都安定下來，不但供給五個兒女念完中學，還有能力讓他們念大學，甚至到外國深造。他的大兒子，並且獲得博士榮銜，使貧寒出身的老許，感到快慰而且驕傲！

許太太輕鬆多了，一則兒女漸漸長大，不像從前那麼嘔氣；同時，老許經濟情況好得多，可以用工人，家務不用她操勞，只消開口吩咐就成。

不過，自從大兒子結了婚，組織了小家庭，老許就有着隱憂。五個兒女年齡相差不遠，從大兒子開頭，不久，老二、老三、老四和老五會接踵而來，大家朝同一目標邁進，這必然的趨勢，無法可加以阻止的。

許太太對這種感覺比較遲鈍，她並且希望兒女們早日成家立室，甚至有時候還催促他們，這是一些舊式女人的通性，老許是和她抱着不同的兩種心情。事情的發展，一如老許預料的。兩個女兒不久先後出閣；二兒子在美國念書，寫了一封信回來，告訴父母，他在那邊跟一位女同學結了婚，寄給他一幅結婚照片，念完書，夫婦倆決定在美國久居，回港無期了。

這經驗使他堅持不讓幼子出國，可是也挽留不了多少日子，他在大學畢業的第二年，就告訴雙親，要跟一個和他來往了兩個月的女子結婚。開明的老許夫婦，只要對方家世清白，沒有反對的理由。幼子結婚之日，是他心情最感悵惘的一天。現在，老許每天下班回家，家裏總是靜悄悄的。有時老伴兒會和他同進晚飯；但大部分時間她不在家。

許太太不像一般太太那麼喜歡把多餘時光消磨在麻將枱上，她常被兒女們邀去作客。長子、幼子和兩個女兒，經常打電話來，要求她去住幾天。他們並不是孝順捨不得母親，主要因為用人辭工或請假，媳婦或女兒對家務都是一竅不通，把媽媽岳母請去，不過要她作不花工錢的用人。

她的二女兒養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因為沒法找到「陪月」，把媽媽拉去，足足在女兒家中幫到孩子滿月，寸步沒離開過。

許太太樂此不疲，不但不覺得寂寞，而且終日忙得不可開交，應得大兒子，應不得大女兒，還有幼子又來了兩三次電話，有時她感到分身無術，比舊時生活過得還「熱鬧」。

感到寂寞的只是老許。他工餘的時候，往往只有一個人守在家裏。他做了老板後，有錢買了這幢有四個房間的樓宇。兒女都在一起時，四個房間還

問

近數月來，工作過勞，覺得有點兒疲倦；加上精神負荷日重，恍恍惚惚，辦起事來，總不對勁。認為有停止目前工作之必要，使身體獲得較充份休息，養晦韜光，徐圖復計。

但我這個忙人，是否可以得償所願？這個問題困擾着我。當我最感煩燥的時候，偶然看到一段廣告：說某君精於手相，能決疑難，斷禍福。心不禁躍然欲動，何不找他談談，以解心中疑團？

想到就做，本來打算肅整衣冠，拜會這位有名的業餘手相學家；但繼而一想，他既精於鑑人術，就算扮成怎樣，也逃不過他的法眼。某君的會客地點，很容易找。我到達的時候，剛是他會客的時間開始。我先打量門口，看有沒有「衣履不整，恕不招待」的牌子寫着，看不到，我才放心進去。我介紹一下我的打扮：腳穿塑膠拖鞋，藍斜長褲，尼龍外衣，三天沒有剃鬍子，兩星期沒有剪髮。怪不得大廈管理員對我虎視眈眈，如果那位手相學家不和我打招呼？我怕……

踏入這間精舍，看見一個男子正蹲在地上，你道他幹什麼？原來他正焚化冥鏹，這是毛澤東出盡八寶也破不了的拜神儀式，在大陸，家家戶戶關起門拜神，已是司空見慣。在香港更是見怪不怪。詢問之下，拜神的男子，便是鼎鼎有名的業餘手相家某君。接着他解釋這是一項宗教儀式，幹他們這一行的，脫不了這些信仰。他一量這位手相學家，在我的想像中，他一定是上了年紀的人，估不到他這樣年青，約三十多歲，身裁高大。如果在公共場所或路上邂

不夠他們住，記得大女兒曾抱怨的向母親提出：「我這麼大了，應該自己有個房間，和妹妹同房，有很多不方便。」

當時他就為這問題傷透腦筋，現在，卻有太多的空房間，除了他和老伴兒住的一間，其餘三間，都是空置。

他曾向太太提議，反正房間空着，不如租了給人家，一則可以收點租，二來可免太靜。

但許太太有幾個理由反對：他們生活不是過不去，何必把地方分租出去？和別人同居，到底不方便，同時，他們這幢房子在半山高貴住宅區，整幢大廈沒有分租的，他們把房間租出去，豈不貽笑鄰居？在這許多理由之下，老許不敢再提，房子還是讓它空空洞洞的。

老許時時觸景遐思，當年五個孩子鬧哄哄的情景，歷歷在目。但神志清醒了，才發覺自己落在寂寞的氣氛中。

五十歲的老許，仍是十分精壯和充滿活力的中年人，現在的生活，只有工作的一面；除了工作，也就過着寂寞的時光。即使家裏有喜慶的事，也不可能和以前那樣，一家團聚在一起。在美國長住的兒子媳婦固然不會回來；在香港的，大家忙於生活，也未必有空來。有時候因孩子小恙，父母不放心離開，連老頭子的生日酒也懶得去吃；有時他們的宴會，冷冷落落，老許常常感到沒趣，也感到難過。自從這個家散了，老許精神無所寄托，每天從公司出來，就有茫然無所適從之感。

以前他不大喜歡應酬，現在改變了，他逢請必到，目的在打發這段時間，喝了兩杯，深夜回家，倒頭便睡，第二天起來就上班，日子似乎好過點。

從前老許只知工作，沒有任何嗜好，玩牌更非所長。可是，現在居然學懂打麻將，幾個中年朋友，一有空暇，就到酒樓作局，以消永日。

老許對我說：以前他不明白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為什麼那樣喜歡打麻將，他總覺得他們太浪費有用的時光，那時他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時可以利用，讓他能多做工作。現在卻領略到麻將的好處，一坐下來，八圈、十二圈、二十四圈，一直打下去也不會厭倦，一次長[illegible]的時光，很容易打發過去。他們自己公司裏有很多事務要辦，須花好些時間應付，這還好些；如果是退休了的人，家庭又散了，他們的日子會更難過，不把時光寄情於四方城，又叫他們如何消此永日？

讀者當中，或者大部份還未面臨這隱憂，到那時間，你會與老許有同感，當兒女念到大學，這隱憂已經迫在眉睫。

（…）記

自余强

滿目，眞使人眼花繚亂。還沒看得眞切，某君已做完他的宗教儀式，他很有禮貌的請我進入一間小房子，坐下之後，通過了姓氏、年歲，便開始施展他的掌上功夫。

某君先來一段開場白，他說：「掌紋學是一門高深學問，它是綜合心理學、犯罪學、和醫學等知識。從掌紋可看出一個人的心理傾向，犯罪意識，身體有沒有毛病，而思想和性格，亦能舉一反三。我懂得看掌紋，但我卻是命運的叛徒，時常和自己開玩笑，但到頭來，還是乖乖的接受命運的安排。因此，使我不能不篤信命運，我致力研究掌紋而可獲得更多經驗，一方面可幫助別人解決難題，踏上成功之路；更要證明掌紋學絕不迷信。」

某君要我遞上左掌，他端詳了一會，不知是否故作驚人之語，還是逗我喜歡，他說：「余先生，照掌紋來看，你將是一位實業家。」我心裏暗地一震，唉！來了，我被他說得飄飄然，陀陀然，我就幻想我眞的做了實業家。他接着說事業線怎樣、成功線怎樣、生命線怎樣、婚姻線怎樣。這是什麼線、那是什麼線、一時也記不了那麼多。又說左掌掌紋與生俱來，右掌掌紋才是決定終身。被他摸摸捏捏，說到了若干歲，便可一展抱負，他先給我開了一張支票，是否兌現，日後方知。

在超過一小時的談話之中，某君實在是一位博學之士，他用科學推理講解掌紋對人生的影響。他接着對我說出令我難忘的說話，也是可以公開給每一位讀者的話。正是「聆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以下便是他對我說出最富建設性和鼓勵性的話了。

「余先生！據我觀察所得，你為人相當固執，對是非之分，過於重視，而一生之中，無論做什麼事，開始時都很順利，但到中途的時候，往往發生變化，我相信你一定幹過很多行業，但你雖然非常賣力，到頭來，落力不討好。我試舉一個例子：你有機會和人下象棋，開始時，你節節進攻，很快便控制全局，但下了一半，稍不小心，被人吃了肯棋，一着之差，於是被迫防守，倘幸你還保留了一點實力，臨危不亂，寧願棄車保帥求和，不再冒進，這是你的聰明處，否則不堪設想。所以你以後無論幹什麼事，必要留有餘地，那麼，你將會無往而不利。其次說到是非之分，亦不要太認眞，有空時不妨多看點書，對你會有莫大益處。從掌紋看，你富於幻想，可以利用你的想像力，發掘寶藏，思想是我們的金鑛，善於運用你的財富便無窮無盡。余先生，你有太多的憂鬱，我眞不明白，我希望你能傾訴，盡情的傾訴，或者將它寫出來，對你會有點好處。總之你不要灰心，事在人為，拿出勇氣來則無堅不摧，眞正的命運，還是握在你自己的手裏，在你的字典裏，將沒有困難這兩個字了。」

我聽了這些至理名言，困擾多時的心境，豁然開朗。覺得某君並非浪得虛名，更非一般江湖術士可比，單是他的談吐和學識，已夠令人折服，何況他還有豐富的掌相學，能指點迷津。在體驗生活中，我又上了一課。

臨別時，某君很誠懇的對我說：「余先生，有空時請常來談談，最好在晚上七時後，先來電話聯絡，我是不再收費的。」這種作風，又豈是一般以此為業的職業命相家可比呢！我懷着若有所得的心情，離開了這所充滿書卷氣的樓房，匆忙的回去處理事務。在馬路上，因行色匆匆，和一老者相撞，他瞪着我說：「好小子，你今天破財了。」我說了聲對不起，趕快過馬路。噫！破財了？這應該作怎麼解釋？摸摸口袋，沒有損失。回頭找那老者，已不知所踪。

青年園地

中國赤禍探源

• 史劍非 •

神州陸沉，同胞罹難，已經二十一年了。而這場滔天赤禍，何日是了，依然渺不可知。史云：「鑒往知來」；我們如要知道今後大陸局勢如何演變，中國赤禍如何才能結束，必須先了解赤禍的根源及其發展歷程。筆者在這裏，無意撰寫中共的歷史，只想從中共由少數種籽而長成勢力，由長成勢力而禍亂中國的重大關鍵作一比較有系統的討議。了解這些失敗的關鍵，才能掌握破除赤禍的南針。

思想被征服的可憐蟲！

中共是蘇俄一手播殖和栽培起來的，本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可是自從一九五八年，中蘇共爭吵相罵以來，就很少人注意這個問題了。以為中共已經脫離蘇俄獨立了。這種看法非常膚淺。我們須深一層看，中蘇共究竟為什麼爭吵相罵？發現中共所爭的並不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而是馬、恩、列、史的正統。毛澤東所以反對赫魯曉夫，是反對清算史大林的獨裁，實行集體領導；反對放棄暴力流血的世界革命路線，而主張和平過渡與和平共處；反對增加工資福利，改善人民生活（指這是搞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反對減少支持顛覆自由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這四者都與中國民族利益毫無關係。毛澤東所以激烈反對，是認為赫魯曉夫和比列茲涅夫等人不肖，背叛馬、恩、列、史的祖傳教條。而毛澤東自己想搶着做馬、恩、列、史的孝子賢孫！

這就是今天中國赤禍的本質，也正是大陸同胞，在煉獄中煎熬的原因。

今天中共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對蘇聯不但是獨立的，並且還是敵對的。但是在思想上仍是附庸的，一邊倒的。思想說起來，很抽象，但它卻支配軍事、政治和經濟。具體來說，今天中共仍受列寧、史大林路線的支配。就是說，毛澤東在考慮中國問題時，不從中國利益出發，不從人民的利害禍福出發，而是從列寧、史大林的觀點出發！當蘇聯在五十年的痛苦經驗，發覺列、史主義行不通，實施修正時，毛澤東竟出來指斥為叛徒。這無異是要使中國重蹈過去蘇聯五十年的錯誤和失敗！思想被征服其可怕如此！

列寧征服中國的提綱

赤禍之進入中國，播種者是列寧，育苗者則是史大林，供其繁殖的溫床則是聯俄容共政策。

一九一六年俄國赤色革命尚未成功，列寧就曾宣明，中國和印度，將繼俄國發生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必先在俄國成功，而不會在歐洲成功。因為帝國主義是世界性的鐵鎖鍊，而必在最腐朽的一環，先被扭斷。那麼俄國最腐朽，次之為印度和中國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國革命成功，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所創建的第三國際，在莫斯科舉行第一次世界大會。決定設立東方局（遠東的伊爾庫次克），策動亞洲的革命，首要目標則集中於中國。

一九二〇年七月共產國際舉行第二次世界大會，特別着重策動亞洲革命及反帝國主義鬥爭。大會通過了列寧提出的「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要旨如左：

「必須堅決進行鬥爭，反對在落後國家內，把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想塗上共產主義彩色；共產國際只是在如下情況下，即當一切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這些將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底分子，能夠覺悟到自己與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的特別任務，而從此組織起來並受到鍛鍊的時候，才應當援助該國資產階級民主性的民主運動；共產國際應該去與殖民地及落後國家底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決不要同他們融成一片，甚至當無產階級運動還處在萌芽狀態時，也無條件的要保持這一運動的獨立性。」

筆者不惜篇幅，把列寧這段艱澀難解的話抄錄出來，因為這段話，實是中國赤禍的源頭。後來蘇俄透過共產國際，就是依照這段話所說的路線，進行赤化中國。

聯俄容共的藍本

從上述列寧的兩段話，可以解釋為左列三個要點。

(1)為了擊敗西方國家，不能直接在歐洲獲得成功，必須在中國和印度掀起反帝鬥爭。以使帝國主義失去「可靠的後方」。

(2)在反帝鬥爭中，必須與非共黨派建立「臨時的聯盟」。這「臨時」二字特別吃緊。就是說只是一時利用，過河就拆橋。

(3)在和非共黨派聯盟時，共產黨一定要保持「獨立性」，要懂得與「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鬪爭」。這正是中共「有團結、有鬪爭」統戰策畧的來源。

從這三點可以看出來，蘇俄如欲赤化中國，在中共羽翼未豐之前，必須找一個所謂「資產階級黨派」來臨時合作，共同致力反帝國主義鬪爭，在這一鬪爭過程中壯大共產黨的力量，然後把民族解放鬪爭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最後目的則在蘇維埃式的共黨政權。其實這正是蘇共本身的經驗，他們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中，與其它黨派協力推翻了沙皇政府，趁民選的克倫斯基政府立腳未穩，歐洲戰爭未結束的混亂，乃在十月發動了紅色的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這個提綱，後來竟成了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的藍本。代表共產國際指導中共建黨，策動孫中山聯俄容共的馬林，正是與列寧商定「提綱」的主要人物，他並且被共產國際任命為「民族與殖民地小組」的秘書，實際上是執行提綱的主要負責人。

蘇俄播殖赤色種籽

列寧的提綱的重點既在「無產階級」力量為核心與資產階級黨派合作，反對帝國主義；那麼先決的條件，必須在中國建立一個共產黨。沒有共產黨一切就無從開始。可是當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通過提綱時（一九二〇年二月），中共尚未誕生。於是散播共產主義種子，促成中共的建立，就成為首要目的了。

自從共產國際成立（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以後，派來中國播種的人很多，但是最主要的人物有三個。

(1)是斯脫洛米夫斯基。他大概於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〇年初偕翻譯楊明齊來華。在上海曾與陳獨秀會晤，並決定了宣傳共產主義的計劃。他出資援助陳獨秀辦了左列事業。

a設立一間專門補習俄文的學校，由他帶來的楊明齊負責。一九二〇年秋，北京添設俄文系。

b吸收俄共青年赴莫斯科留學，中共著名人物劉少奇、任弼時、彭述之等都是從上海到蘇俄去的。經北京送往留學的有瞿秋白、俞頌華、凌鉞等。

c助陳獨秀在上海開設了一間「又新」印刷廠，出版共產主義書刊。

(2)是維丁斯基。他是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書記，常駐伊爾庫斯克。他於一九二〇年（民九）三月偕秘書馬邁耶夫來華，仍由那個楊明齊任翻譯，到處活動，到一九二一年一月才離華返國。在這十個月期間，他接觸了很多重要人物，做了很多播種插秧的工作。

a三月到北京，與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會晤，商建中共。李大釗旋介紹他去滬晤陳獨秀。

b八月他去到上海，與陳獨秀商定建黨計劃，並且給予相當的援助。據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間，對代理陳獨秀在上海負責籌備建黨的蘇達抱怨，在過去一年多，用了二十多萬元，建黨工作進展甚少。可知在一九二〇年，陳獨秀曾獲得共產國際（實際是蘇俄）的援助。從日期上算，這批援助，極可能是由維丁斯基給予的。

c他曾派秘書馬邁耶夫到武漢去活動。

d赴廣州會晤孫中山，試探聯俄容共的政策。

(3)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九二一年六月前已偕助手尼科羅夫斯基抵達上海，此來專誠指導中共建立。這位馬林一到上海，便申斥李達等工作不力，並要求報告工作，提出預算，以供他審核，結果引起衝突，下不了台。但是中共終於在該年七月誕生了。馬林除了指導中共建黨之外並去桂林會晤孫中山，再試探聯俄容共政策。

(4)一九二二年八月，蘇俄派代表越飛來華活動，並於一九二三年一月，會晤孫中山，促國民黨確立了聯俄容共政策，發表孫、越聯合聲明。

於是列寧於一九二〇年七月所擬定的東進赤化的「提綱」，到此在中國結了第一個果實。孫中山先生當時決定聯俄容共政策，自有其主動的考慮，積極的目的，對蘇俄的陰謀，亦有所察覺，他生前亦曾費盡苦心防備中共篡奪革命的領導權；並且自信可以克制蘇俄和中共的異動。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以後的發展，實非始料所及。

傾而不倒的陳獨秀

蘇俄對中共的思想征服和完全支配，是從第一批留蘇學生瞿秋白、劉少奇、任弼時等回國之後的事情。而他們奪取領導權是在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從一九二一年七月建黨，到一九二七年八月這個期間，中共的領導權，一直握在陳獨秀手中。陳獨秀這個中共的始作俑者，雖然應揹起禍亂中國的責任，但是他還是一個地道底的中國人。在他領導中共的期間，中共還有幾分獨立自主的氣息。因此他和共產國際和蘇共發生了一連串的鬪爭。這反映了思想被征服的過渡性痛苦。

他反抗共產國際路線最顯著的表現有三件事。

(1)是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從廣東回到上海，那時候中共剛建黨不久。共產國際代表，事前不知會中共中央，就派中共幹部張太雷到日本去，連絡日共派代表前往蘇聯開遠東民族會議。陳獨秀認為此舉蔑視中共的獨立尊嚴，一方面去信給日本負責黨員施存統，拒絕協助張太雷進行工作，一方面拒不接見馬林，直到馬林再三道歉才罷休。表現了中國人不可辱的風骨。

(2)是關於聯俄容共政策，陳獨秀反對保持獨立組織，以滲透方式加入國民黨，來分化篡奪國民革命，他主張兩黨聯合共同合作。他和李大釗、張國燾等堅持反對這一政策。最後共產國際代表，以共產國際的紀律，問他們要不要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才由中央委員會通過接受。可是以後，陳獨秀還是私下反對，但無可如何。

(3)是一九二九年七月，中國東北當局搜查俄使館，搜出蘇俄援助共黨作亂文件，逮捕蘇俄領事，隨即撤換中東鐵路俄人局長，引發中俄戰爭。蘇軍進攻綏芬河、滿洲里，東北軍奮起抗戰。當時中共由李立三領導，他們一方面在上海、北平各地貼「武裝擁護蘇聯」的標語。這並非一句空的口號，還真有行動表現。在蘇俄支持下以留蘇華僑、韓共、日共組織了一個國際義勇軍，由劉伯承任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由周恩來負責政治工作，從蘇境開入黑龍江對中國軍隊作戰！（一一）

珠江水猶寒

【25】

馬森亮



老胡把左肘向我一碰，大家會意，互調一下眼色，匆匆而過，走上幾十步後，他才告訴我，說：

「這地方你知道嗎？裏面工作的就是前天在茶寮門口出事的汽車上載着的犯人了。他們是押在會邊路監獄裏的囚犯．每天被運到這裏來興建監房的，說是什麼勞動改造，實際上是利用這批人犯的剩餘勞動力，用雙手去建造關禁他們自己的監獄，像利用春蠶作繭一樣，這就是以囚制囚，以囚養囚的政策。他們裏面有我的朋友，也許有你的朋友，可能，你和我也有這麼的一天。——」

「他們全是政治犯嗎？」我問。

「還有什麼政治不政治可分呢！直到現在，已四五年了，除頒佈過兩項矛盾百出的新婚姻法和莫名其妙的土改法之外，連最基本最普通的民法和刑法都無法擬得出，什麼犯罪都是一把抓，連小孩子打架也說擾亂治安，雞毛蒜皮都成了思想問題，這還有什麼可說呢？——就以這個地方來說罷，偏偏在黃花崗旁邊來建監獄，是不是故意對七十二烈士侮辱？對民族社神諷刺？」

斜陽從背後射過來，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一路上只聽見自己的皮鞋在石子上擦得沙沙作响，和從竹叢裏傳出來吱吱唧唧的蟲鳴。我們走下了陡急的斜坡，又爬上荒涼的土崗，公路就像把刀子，攔腰把山崗切成兩邊。這是一個滿目荒涼的墳場，土堆密密麻麻的，像一座饅頭山。雜草已枯黃了，隨地都是碎石和人頭骨，荊棘也因沒有了綠葉的掩蔽，而暴露出本來的兇惡面目，攔住了路口，成為一種可怕的障礙。幾個挖土的人，正在埋頭工作，準備掩埋停在旁邊那具沒有漆的棺木。附近還有四條狗，不知圍住了什麼在嚙噬着，且互相追透，狂是叫低吠；那兩頭老鷹顯然不懷好意，正在低空盤旋着，監視着這班狗奴，不時發出「戛戛」淒厲的尖叫。

「這麼僻靜恐怖的地方，人跡怕罕到了。」我不經意的這樣說，想破除路上的寂寞。

「這樣的瘦瘠荒涼，餓鬼也不會逗留呢！」老胡答。他又說下去了。「現在還比較好些了，個把月前，這裏發生過一宗命案，有兩名高級土改幹部被人暗殺了，因捉不到兇手，便大規模亂抓人，所以，一提到這個地方，人們就會色變，像說及刑場一樣。」

「墳墓和監獄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

「沒有分別，監獄是活動的墳墓，墳墓是靜止的監獄，形式不同，意義一樣。」

我們邊走邊談，不覺行到一個三岔路口，左邊的公路，很明顯是直達市區的，另一條公路則向左延伸，繞了個彎就看不見了，不知通達那裏去，那段路又是否平坦？陽光還未完全收斂，地面尚留微溫，秋風雖清爽，但我們已感累極了。就揀了一塊比較乾淨的草地坐下來休息。老胡還把鞋子脫下，按捺了幾下腳踝，索性躺下去，把頭枕在手肘上，仰望空際飄忽的浮雲，停了好一會，他才打趣的問我：

「老李！你明白我到這裏蹓躂的動機嗎？」

「你說？」我也正在按捺着膝蓋，順口答。

「給你見識見識！」

「你指的是那方面的？」

「意志。」

「我的意志有問題嗎？」我開始注意他的話，卻假裝不經心的樣子。

「當然有囉。」他直截的說出來。「猶豫、脆弱！受了環境的限制。軟土，要晒得多才會變得堅硬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認眞的和他談起來了。

「很簡單。」老胡翹起頭，向週圍望了一遍繼續說：「你從前所過的生活實在太單純了，見的盡是打躬作揖或嬉皮笑臉的軟性形態，過的又是潔身自愛的生活。這種思想已在你的腦子裏紮了根，對帶有濃烈刺激的胡椒味，你還是呼吸不慣。」

「你說的是——」

「我是說現在的空氣充滿了胡椒味，廣州的泥

土又很宜播種胡椒的！」

「這麼說來，這塊壙場的土壤是頂佳的了？」

「那當然！打從孫中山的時代開始，這裏的土質已徹底改良過了。」

「那麼，那邊所建築的也許是胡椒倉庫吧？」

「可以這樣說。」

「唉！」我不禁長嘆一聲，說：「珠江！多美麗的河流，多危險的地區；麻煩多從這裏產生，災難亦多從這裏開始。可是，老胡！我要問你，你是不是想做一個播種者？」

他愕然，坐起身來，想發表意見，但我不讓他說，繼續問下去：「不錯，種子是好的，土壤也不壞，只是氣候不好。播種者應知農作物與氣候的關係！」

「每一個季候不是都有農作物生長的嗎？何況胡椒是粗生的植物，只要有一條根埋在土裏就有希望。」

「希望？等到春來的時候，這個社會怕已變成原始森林，出沒的盡是飛禽走獸了。」

「救命呀！」一個小孩子的慘叫，突然從背後傳過來，劃破了靜寂的長空。我立即住了嘴，轉頭望過去，河邊正跪着一個女孩子，拚命的呼喊着，我爬起身飛跑過去，見河裏浸着一個女人，半浮半沉的，頭髮像海藻一樣在水面上飄浮着，還把手伸出水面亂抓。我急不及待，掙脫了皮鞋，和衣噗的一聲跳下河裏去，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想把她的頭提出水面來，因靠得太近，反給她箍住了頸子，動彈不得，連呼吸都感到困難，掙也掙不脫，在河裏糾纏着，水也喝了幾口。幸虧老胡也趕來了，他把我們用力分開，拖她上岸，再泅回來，像推破船一樣，把我也推上來。

我乏力得很，攤在地上，不斷的喘氣，眼睜睜的望住旁邊的那個婦人，她除胸部還能勉強無規則的起伏之外，雙眼已緊閉住了，臉色蒼白，纖直的頭髮像泥漿一樣散落地上，看來頗年輕，樣子卻很可怕。她的女兒已駭得像泥人一樣，呆在旁邊乾叫媽媽。剛巧有三個路人經過，老胡叫他們幫手，合力把那婦人側過去，施行急救，嘔出了很多污水，再經一番按摩，她漸漸的能呼吸了，長嘆了一口氣，眼皮跟着徐徐拉起，她已醒過來了。

「媽呀！」那女孩子撲在她的身上，把頭埋進她的耳底廝磨着、哭叫着，悲慘動人，把黃昏渲染得更加淒涼！

那婦人定了定神，看看各人臉孔，似乎明白了一切，跟着便肩膀抽搐，流起淚來，一會，才泣出聲音，是那樣悲切。……

我勉強坐起來，給風一吹，打了兩個寒噤，正想問她落水的原因，但尖長的車笛又响了，幾輛滿載囚犯的軍車正風馳電掣般駛回市區去，一輛吉普車忽然停了下來，跳出四名武裝，按上了刺刀，向我們這裏搜索過來了，我們只可面面相覷着，等待給他們安排。其中一位路人想拔腳離開，老胡把他喝住：「老兄！跑不得。你一跑，他們會亂槍向你掃射的。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盤問一番便沒事了！」他才停止下來，發抖的站着。這四隻野獸到了，見我們這副狼狽樣子，不說什麼，在各人身上搜過一遍，搜不出什麼，便把槍收起，要帶我們回公安局去。

「同志！我——我是過路的，這是他——他們的事，和我不相干。」那位發抖的人指着我給他們看。

「你是最好的證人！」

「我也是路經這裏的，為了救一個人才落水。」老胡也指着還躺在地上的婦人教他們看。

「哈哈！你們都想推卸責任。」一位士兵獰笑一聲說：「一個女人，五個男人，鬼知道你們幹什麼的。走吧！不管你們是誰救了誰，到公安局去救你自己好了。」

我們被押進公安局，每個人被隔離起來，經過了一番疲勞轟炸式審問，到了深夜十一點鐘才逐個開釋，這時，我身上的衣服已自動蒸乾了，陣寒陣熱，回到家裏便蒙頭睡倒。心裏不停地想：總不知道那個婦人為什麼會溺在河裏，以後又會怎樣？

八 「危險」的訊號

我病倒了，因昨晚受寒而起。初時僅感到不舒服，後來熱度逐漸增高，眼見房裏的東西都在翻騰旋轉。黃老太唸完了經，見我還沒起床，便推開門進來，摸摸我的額角，見燙得很，急忙去請了一位中醫來，吃過藥，熱度稍減，但仍昏昏迷迷，陷入半睡狀態，呼吸變成震顫的喘息。

中午，老胡到來，見這樣子，再去請了西醫來，注射了一針，熱度下降了，呼吸才平靜下來。他告訴我，說要再回上海去辦理私事，我因頭暈了，沒精神和他攀談，只畧畧說了幾句，他便出去了，不久我亦沉沉入睡。

這樣昏睡了幾天，我病癒了，四肢乏力，精神大不如前。黃老太勸我多休息，不要外出閒逛，我也明白目前街上的秩序混亂，無事上街定然凶多吉少，便索性把自己關起來，連沙面也不去蹓躂了。

我和黃老太商量好，僱人挑回幾擔泥沙，利用殘破的花盆，在天台闢了一個小菜圃，種一些蔬菜。這並不是什麼養陰晦韜，只能算作生活上的一種調節。每當朝霞未散，或夕陽逃匿的時候，我就在此徘徊欣賞，一勺勺地把水澆在淺哇裏，又一棵棵的將菜苗扶直，做完工作之後，順便倒在椅子上休息，或看看書，或燃上香烟，悠閒縱目，凝視天際行雲，虛構幻想。

黃老太也有此興趣，還特別買回十多隻小鷄，在牆角裏蓋了一個鷄棚，她一唸完經，做妥了家務後，便走上去餵逗小鷄。別以為她這樣虔誠唸經的佛門弟子會長齋素食，戒殺畏腥的，她對這羣小鷄卻寄以很大的希望。

她這種日夜不懈的勞動精神，實在難得，不要說這麼大年紀了，就是年富力強的人，也很難找出幾個有這種毅力。

（未完）

被共特折垮的

二、短暫的自由日子　長期的痛苦生活

放縱人民生活　暗撒天羅地網

共軍入城之後有一段短暫的日子，那眞是自由快樂的日子，共軍幾乎不管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件事，那種「無爲而治」的狀況，可說皆大喜歡，官民之間無事軍不擾民事，整個成都市也未發生過重大事故。

早些日子便有一種傳說，說：「解放軍」的「寬大爲懷」政策，就是捉到搶匪盜賊也不治罪，一律釋放。傳說中還喧染得繪聲繪影，說「解放軍」釋放盜賊的時候，還要問問做盜賊人，有沒有偷搶到東西？如果有，便勸盜賊退還一半財物給事主；如果沒有，便勸事主拿出一點財物給盜賊。這種傳說，大家只是半信半疑，認爲雖有點符合「共產」的情理，卻不合一個國家政權的法理。後來成都也發生過幾次搶案，這種搶案的發生，究竟是人民無以爲活鋌而走險？也還是受了這種傳說的鼓勵？這就難以解答了，不過，的確有幾個搶匪被共軍捉到後，是無罪釋放了的。這，也可看出共軍是如何的寬大，如何的不管事，如何的同情窮人了。

此外，根據共產黨同情窮人的邏輯，又傳出另一種說法，說「人拉人的黃包車，人抬人的滑竿（輕便轎子，是西南各省行走山地的特有物，一人躺着兩人抬着，上山下坡，其快如飛）是禁止的。又說女人擦胭脂抹粉也是不准的。

但這些都被事實否定了，只要你有錢，黃包車與滑竿照樣乘坐。至於女人的化粧問題，由「民革」派回四川協助賀龍的一位中央委員杜重石，還爲這事特別發表談話說：「女人有愛美的絕對自由，共產黨不會干涉到這些事情上面。」

這還不算，連吹、嫖、賭的自由也不受干涉，抽鴉片烟的人照常抽；賭錢打牌的人照常賭；妓女照常接客；販賣毒品的人，偶然被檢查出來，也原物退還，絲毫無損。這樣一來，一般人對共產黨的戒心，可說全沒有了，人人都說這是眞正的「解放」了，無拘無束，再沒有過比那時更自由的日子了。

誰知這種自由的日子，只是曇花一現，也是共產黨「欲擒故縱」的一種手法，這樣放縱着讓人民過了一個短暫時期的自由生活，其原因是「天羅地網」還沒有撒好；其目的是讓人們將戒心除掉，從放縱中暴露出來。等到他們的天羅地網撒好了，要整要治的事事物物調查清楚了，於是，一聲令下，有如晴天霹靂，一下子便把四川人打得人人發抖，個個心跳，禁若寒蟬，等到人們發現到共產黨的厲害之後，那時，連哭的自由也沒有了！

治人民的身心，是由大而小的。上層階級的大人物都被他們整治了，等而下之的普通老百姓，在「殺鷄儆猴子」的情勢下，也就只有任其宰割，不敢反抗了。共軍在成都由自由而不自由，及由放縱而嚴緊的第一砲，是鄧錫侯挨打。

鄧錫侯黎明即起　出東門挨打受辱

說起鄧錫侯挨打，看起來似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其實就是共產黨有心要拿他這個頭號人物作爲整治四川「示範」。

這件駭人聽聞的不尋常事件，是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共軍正式從王纘緒與曾慶集手中接管成都警備工作之後不久的一個早晨，鄧錫侯就在成都東門被共軍的衛兵從吉普車上拉了下來，連同他的侍從人員揍了一頓。

鄧錫侯身爲國民政府的「川康綏靖主任」，以上將身份投降靠攏的「起義將領」，在這班降臣中，論官階之高，他是第一個。怎麼會在大清早跑到成都東門口去，又會被共軍士兵打一頓呢？要說起這件事，必需從他的日常生活說起。

這個號稱「水晶猴子」的四川老軍閥，他是保定軍校的第一期砲科學生，個子矮小精幹，身體結實，活力充沛，這就要歸功於他在平日的保養與鍛鍊。在他的生活習慣上，有一項極好的習慣，每天黎明即起，起床之後便洗臉換衣，騎着馬，帶着侍從人員到城外去跑一趟，直到八時半才回公署去吃飯見客，處理公務。

成都東南西北四門的城外，古老相沿的「趕場」市集制度，一直未變，共軍入駐成都之後仍然舉行「趕場」。成都的趕場日期是按照農曆每旬推算的。譬如東門是一、四、七日；南門便是二、五、八日；西門則是三、六、九日；北門又是一、四、七日，這樣週而復始，四門輪流排期，在成都亦成習慣。

鄧錫侯每日騎馬出城的日期，也就根據人民趕場的日子；那一門趕場，他就到那一門去。每次去到場集中，還會與四鄉來的老百姓聊聊天，閒話一下桑麻。這樣，他既可利用清晨運動筋骨、鍛鍊身體；又可親近人民，表示他沒有官架子。他這一習慣自一九三八年回四川擔任「川康綏靖主任」以來，一直沒有改變，除了因病或大雨，就是小病小雨不能騎馬，他也要坐着汽車出城去到墟場上走一趟。鄧錫侯是一個很會說話，而且風趣有幽默感的人，他這種親近老百姓的作風，便獲得一般人的好評好感。問問生意與生活，談談耕作與生產情形，處處表示關懷愛護。以一個上將主任之尊，能每天與老百姓接近，不管他的用心如何，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與那些高高在上，官架子十足的人相比較，對他的好評好感也是當然的。

共軍入城之後，他這一習慣仍然保持未變。有一天是東門

的西南保衛戰

語」命令他的車子停下來；車子停下來之後，衛兵又持着武器走過來說：「下車！檢查！」

這時，鄧錫侯的侍從副官從車上下來向共軍衛兵說：「同志！這是鄧主任的車子。」

共軍毫不賣賬說：「什麼鄧主任？我要檢查就得檢查。」說過之後，一逕走到車子面前，見鄧錫侯還坐在車上，氣勢洶洶的指着鄧錫侯說：「你爲什麼不下來？」

鄧錫侯官拜上將，由地方到中央，誰都對他敬畏三分，可能一輩子也沒受過這種屈辱，被一個小兵如此無禮指斥，正感不知所措，這共軍衛兵舉起槍來，用槍托向他身上就打。

俗語只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沒想到上將遇到兵，也是有理講不清。鄧錫侯如果是個烈性人，這事可能會弄到當場開炸，但他是一個圓滑著稱的「水晶猴子」，既不知道這是出於一時誤會？也不知是中共有意給他難堪？他竟硬將這打罵由之的凌辱忍受下去，連忙走下車來。

共軍衛兵見他下了車，又說：「把衣服解開來檢查！」

鄧錫侯只好將衣扣解開來受檢查。幸好他身上並未帶手槍之類的武器。檢查如儀之後，也就揮手放行。

侍從副官見到老長官受到如此大的凌辱，當然難過，但愛莫能助，欲護無從，只好上前替鄧錫侯扣還衣鈕。

誰知這個共軍衛兵又看不過眼，舉起槍托又向這侍從副官打去，邊打邊罵：「你還替他扣衣服？」

鄧錫侯挨打受辱時，城門口也圍攏了許多市民觀看，他雖沒有鑽進地縫裏去，從此之後，不但不見他每日早上出城趕場，而且深居簡出，眞正是「閉門思過」了。

軍管會與市政府成立　李井泉與周士第稱雄

這事當天就傳遍了整個成都城鄉。一時議論紛紛，有人說這是誤會；有人說這是中共當局的有意安排，故意拿鄧錫侯來示威，做給其他的人看；有人說共軍怕他每早出城去接近鄉民，防止他有別的活動，給他難堪，以禁止他出城去。但究竟眞象如何？莫衷一是。

這事當然也驚動了賀龍，如果是出於誤會，不是中共有意安排，除了高級人員的解釋道歉外，理應將此衛兵給予處分，才可使鄧錫侯順順氣。但是，這個打鄧錫侯的共軍衛兵，後來並未聽說受到處分。以後事實證明，中共故意安排這一幕街頭鬧劇，拿鄧錫侯來示威儆眾的看法是不錯的，因爲，鄧錫侯挨打的事發生不久，中共當局一連串的嚴厲措施也就隨之而頒佈了。首先是街頭的標語，出現了「清算官僚資本」；不久，「防止美蔣特務活動」的言論，也透過「川西日報」發了出來。

「成都工作團」，他們四處秘密活動，暗中進行各種調查，表面上雖然沒有嚴厲的行動，實際上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成都的自由輕鬆氣氛，逐漸在消褪，一股無形的壓力，變得空氣緊張起來了。人們也意識到，這種自由的生活即要成爲過去，共產黨所標榜的是「鬭爭」，決不是「自由」，至於如何鬭爭？這正是大家所擔心憂慮的。尤其鄧錫侯挨打之後，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與幸災樂禍的一部份以爲可以翻身的窮人之外，差不多每一個成年人的內心，都是重甸甸的，感到今後的日子是難過的了。

中共進入成都，不過十天便成立了「軍管會」與「市政府」。任何一個新佔領的城市，中共均要進行一個時期的軍管，這個軍管會的職權，是大於一切的執行機關，舉凡當地的行政、交通、公安……等都在軍管會之內設有專處處理。中共當時發表十八兵團司令周士第任成都市長，而這個「軍管會」的主任，卻由十八兵團政委李井泉擔任。

這種人事上的安排，可出乎久在國民政府任官的人意料之外。因爲國府軍隊的權力，盡操在帶兵官之手，軍隊中的政工人員是無權的。聽說統率十八兵團的司令員周士第，擔任軍管時期不佔重要地位的成都市長；掌管實際大權的軍管會主任，反而由其政委李井泉擔任，所以大家便感到中共的人事安排，有點不可捉摸了。雖說中共是以黨治軍，政委是黨方的代表人物，但李井泉在四川，卻超過了這個以黨治軍的制度。因爲整個川西除了各地成立軍管會之外，又設置了兩個機構，一個是「川西軍管會」以統制所有各地的軍管會；另一個是「川西行政公署」，這兩個機構也是由李井泉出任主任。因此，李泉井的實際權力，不但在周士第之上，連賀龍與王維舟也只是「川西臨時軍政委員會」這個空架子的主任與政委，眞正權力，都是操在李井泉之手。這種將權力集中於中共一個二、三流人物身上，將一、二流人物的大權旁落情形，是不尋常的。

、李泉井究竟是何方神聖？原來他是湖南人，曾在毛澤東身邊任秘書多年，矮矮的個子，微微的駝背，可說貌不驚人。由於他是毛澤東的親信，不但在初期的四川權大勢大，到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共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他也就順理成章出任「省主席」，並兼「四川省軍區政委」。毛澤東培養這個湖南老鄉的親信人物，擺在四川的用心，是可想而知的。

李井泉一直坐鎮成都，掌握四川地方大權，直到年前「文化大革命」，竟以反毛而垮台，這又是出乎人們想像之外的結果。

（廿六）

三郎



二十一：塔奇博士躺在吊床上似乎陷於昏迷

白萍譯

伍特頓了一頓，又說：「但在AVO秘密警察人員追尋到他之前，我必須先把他們找到。因為，AVO派人到美國去，要把他綁票回來，若是無法下手綁他的話，就要殺死他，他們還未知道他其實是已回到匈牙利來了，但很快就會知道的。他們知道了後，就會來這兒把你們一家人全部抓……」

「放手，不要抓着我的母親。」

是小孩子的聲音，就在伍特的背後，雖然只是小孩子的聲音，但那口氣和字眼，卻使他感到有很大的危險，便立即放手，僵直地站着不動。

伊華頹然的坐在椅上，雙手掩着臉孔，全廳寂然，她的沉重的呼吸聲很清楚地可以聽到。

「是塔諾斯嗎？」伍特問道。

「轉過來，慢慢的轉過來，否則我就要開槍殺死你。」塔諾斯——這十五歲的少年，站在樓下的門口處，他很瘦，手和腳都是幾條骨而已，手上持着俄國製的手提機槍，很熟練的姿態，臉上是極端憤怒和憎恨的神色！伍特心中知道自己以處在極端危險的狀態中，因為少年人一時衝動的無名怒火，一下子就會置他於死地。

瑪利亞低語道：「塔諾斯，不要開槍。」

「滾開，瑪利亞，我要殺他。」塔諾斯低聲道。

「你聽到我告訴你母親的說話麼？」伍特問道。

「我聽到的，你是說謊者！和那些人同樣的是說謊者！」

「放下這支槍。」伍特道：「我真的是你的朋友。」

「這正是俄國人當時對我們說的。一面說是要和我們談判和平，叫我們放下武器，但卻在準備好了以後，他們就派出大軍，用坦克車來壓碎我們，你知道麼？我一個人就炸毀了他們兩輛坦克，他們攻入堡壘山，我們引誘他們進入一條死巷中，在街上的洞孔中都灌滿了汽油，坦克車駛進來，我們就投進一兩枚手榴彈。爆炸了，全條巷着火燃燒，坦克車和俄軍都完蛋，所以，我奪得這支槍，我親手殺死一名俄國人，就像你一樣的俄國人。」

伍特希望這少年繼續談下去，這樣，他的情緒會逐漸的安定下來，氣氛逐漸和緩下來，就有打破僵局的希望了。

可是，他的母親卻喃喃的說了幾句話，他不再說下去，他的眼睛突然的顯出了遲疑的神氣。

瑪利亞也用匈牙利語說了幾句話，伍特聽不懂她說什麼。

伍特感到額上和臉頰上，冷汗涔涔而下，他知道自己內心中對這名曾經擊毀俄國坦克的少年人復感到恐懼，這樣的勇悍少年，有時是一點也不講道理的。只有他的母親的說話才可以制止他按動槍機掣。

「我相信他的說話，諾斯，」他的母親低語道：「假如他欺騙了我們的話，那也沒有辦法，這是總有一天會發生的事情，假如，他說的是真話，我們便會有機會了。至少可以對你父親的問題作一次最後的決定。」

「他在這兒麼？」伍特問道。

伊華的一雙圓圓的眼睛像死了似的看着他，道：「是的。」

「還活着麼？」

「他差不多要死了，他病了，並且受傷。他是在越過邊界回來時被一名邊界衛兵開槍打傷了的，回到家裏來，傷口發炎，我們便把他收藏起來。完全是上帝的恩澤，使他還有氣力回到家裏來，他是夜晚時進門來的，沒有人看到他進來，我們把他一直收藏到今天。」

「帶我去見他。」伍特道。

塔諾斯仍在遲疑着，但他手上的手提機槍的槍嘴低垂下去了。他看着母親，再看看伍特，嘴巴在不安地顫動着，然後，他聳聳肩膊，但眼中仍射出暴烈的光芒。

「媽媽，假如你要我帶他進去，我會帶他去的，不過，假如他敢再碰你一下的話，我便殺掉他。」

「剛才的事情，過失並不在他的身上，」伊華疲弱地道：「走吧，我們一起去。你父親一定會聽到我的叫聲，他會感到擔心的。」

在這一名少年人揮槍示意之下，伍特在前面走。使他驚異的是：他們並不是到樓上去，這少年本來是從樓上走下來的。

他們回到廚房中，伊華把地窖門打開，伍特被指使引路先下去。地窖下面比上面和暖得多，四面牆壁是巨石，泥地角落上一座巨大的烟囱，黑墨墨和悄然地矗立着。

伍特感到瑪利亞碰了他的手一下，這是叫他放心的暗示，但他回頭一瞥，看到她的臉孔緊繃繃的，大抵她自己內心仍是十分緊張的，不過，故意要伍特放寬一點而已。

他不斷的在這少年人的槍咀指戮之下，向前走着。

「向前走過去，進入烟囱中。」

「烟卣？」

「在裏面有一道活門，很久以前，一百年以前，我們也反抗暴政，」少年人的聲音很尖高而自傲地，「在那些日子中，有很多英雄人物，當然，今天是更多的英雄了；當時，也戰鬬得很烈。他們築成了地下隧道，從這間房子通到另一間房子去。到了今天，年代久遠，大都已被人遺忘了，我們建造了一座烟卣，把隧道入口處封閉起來。」

「那麽，你們在屋內豈不是沒有了熱力，這烟卣是假的哪！」

「我們可以在烟卣內的鐵板上生火，使全屋生暖的，這是很容易的事情，問題只在我們是否有此需要而已，」少年道：「這塊鐵板也就是活門。進去，小心點，我就在你的後面，你若是有異動的話，我和你同死也沒有關係的。」

伍特相信他所說的話，這少年人，有勇氣，很勇猛，他所負擔的責任超出於他的年齡之外。

伍特拉開烟囪上的門！裏面也很闊大，可以容身，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板上的鐵板活門，鐵板上有把手，很輕易地，就拉開這道活門，裏面黑越越的，入口處顯露出一道木梯，他擠進活門去，沿木梯而下。

有光線射下來，他回頭一看，這少年人一手持槍，一手持電筒，照射下來，大約十二級左右，到了木梯盡處，便要一躍而下，下面是磚砌的地面。

隧道分開兩邊通出去，磚牆，流水滲透下來，但仍比外面和暖得多。

「右轉！」那少年人道：「五十步內，絕對不要作聲，這五十步的距離是在鄰人的地窖下面穿過的，他們並不知道有這樣的一條隧道。但他們也許會聽到聲響，所以，我們必須小心，必須避免弄出任何聲音來。」

伍特在前面走着，他聽到瑪利亞跳下來，塔奇夫人也下來了，他突然的想到了一點，假如奸細羅吉萬通知了匈牙利秘密警察AVO，而他們這時正在派人來搜查這座房子的話，會怎樣呢？

這一項想法，使伍特更感形勢急迫，時間在一分一秒鐘的溜走了，非加速採取行動不可。

隧道中，光線忽明忽暗，然後，走到一處突然開朗的地方。

一張床，一堆毡子，一張小枱子，一盞油燈，他立即加速步伐上前，他看到吊床上睡着的男子，看清楚他的臉孔。

就是塔奇博士。

「他就這樣躺着不動，有多久呢？」伍特問塔諾斯道：「看樣子，他似乎在迷昏的狀態中，是麽？」

「是的，他吃了安眠藥，才睡得着，但現在應該醒了。」

「他能夠步行麽？」

「只能夠步行一點點的路，」少年很驕傲地道：「他第一次到美國去時，並沒有帶同媽媽和我去，今次，戰鬬發生了，他回來帶我們走，」他聳聳肩，很失望地道：「但他受傷了，我們要把他收藏在這兒。警察一再的來這兒，四面的查看。迄今爲止，還未有疑心，還未把媽媽和我抓去警署訊問。他們找不到什麽，就走了。」

「上次他們是什麽時候來的。」

「兩天前。」

「你認爲他們很快就會再來麽？」

這少年人又聳聳肩膊，答道：「他們都是禽獸，無法估計他們會怎樣行動的。他們隨時會再來的。」

「你一直把你父親收藏在這兒麽？」

「是的，一直收藏在這兒，媽媽和我看護着他，他在實際上已比前好得多了，大約再過一個星期，我相信我們就可以越過邊界逃亡了。」

「你們沒有朋友幫助麽？」伍特問道。

「沒有人可以相信的！」塔諾斯淡然地道。

「現在，時機緊迫了！」伍特道：「直到現在，匈牙利秘密警察並沒有眞正的理由認爲你的父親已回到布達佩斯來，但現在他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了。再過一小時，或者甚至更短的時間之內，他們將會再來的，今次，他們就不會放過你們了。」

「我一定不會說出來的，」塔斯諾慘然地一笑，道：「他們即使殺了我，也不會使我說出來的。」

「但你有母親哪！」伍特悄然道：「假如他們抓住了你，在你的面前對你母親施酷刑的話，你如何呢？」

塔諾斯臉色大變，咬着咀唇，他手上的槍微微地擺動，已持不穩了，看着他的一片灰白色頭髮的母親，再看看在吊床上睡着的父親。他的嘴巴抖動着。

「我不知道，」他低語道，「我會說出來的……我可忍受不了……。」

「這樣的話，你非信任我不可。」伍特毫不客氣地道：「你們沒有時間再來從長計議了。你們都要跟我走。」

「現在嗎？」塔奇夫人茫然地道。

「立即就走，」伍特轉頭向瑪利亞道：「你是否願意收藏他們到今天晚上呢？現在我們立即就到你的寓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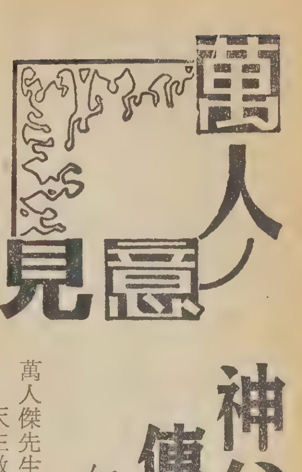
瑪利亞點點頭，道：「但問題在怎樣把他帶去呢？塔奇博士行動不方便，而且，我們一起在街上走的話，大惹人注目了。」

「塔諾斯，這條隧道還有別的出路嗎？」伍特問道。

「有的，但我們在上面屋內還有許多東西未收拾呢！」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神父講享受不能守神貧 傳道員待遇低大吐苦水

無怪乎領洗皈依者連年銳減壞分子滲透

萬人傑先生：

天主教會此次召開教區會議，主因實鑑於領洗皈依者連年減少，由五〇年代約在每年萬五人的數字，銳降至去年度的七千〇四十三人（其中包括教友所生的嬰孩二千九百九十三人），此乃根據天主教手冊七〇出版所登載的。某乃天主教會現任傳道員，故知之甚稔。

今日天主教會與十六世紀馬丁路德脫離羅教會時有點類似，目前神職們處事[illegible]腐敗，貪逸圖樂，尤甚當日，引致教會聲譽低落，望教者裹足不前，領洗數字自然年比年少。

每一位新神父從主教手上領受神品，例須發出「守貞」、「守神貧」和「聽命」三聖願。實則今日之神父對主教如不陽奉陰違，蒙蔽主教視聽；便是公開抗命。在外國則有神父還俗結婚，本教區自不例外。神父與女教友在街上共遊，已是司空慣見，老教友輒爲之搖首嘆息。（近年神父多俗家打扮出街，故此除了在聖堂舉行禮儀時，在街上很難看見穿羅馬裝長袍的神父了。）神父們由教會供給宿舍及請工人服侍，每人每月膳食費約一百八十元，若物價上揚，隨之調整。神父們雖沒有薪俸，但他們每日可得彌撒金十元（如無教友央他們奉獻彌撒，由教會支付；若教友奉獻五元，則教會補回五元；若教友付出多於十元，則照收如儀。如有葬禮及婚禮舉行，主家例有敬儀。）以守神貧的神父有如斯收入，自屬不錯；但他們仍意猶未足，因此本港的神父，多自置電單車、汽車，或出入的士代步。月前報章曾批評和尚坐電車必上頭等，我不禁爲他們呼冤不迭，和尚尚享受與神父之享受，實有蚊髀與牛髀之別。昔日神父株守聖堂，爲教友服務；今日教友若有事求教於神父，非多跑數趟不可。如有不識時務的教友，還可能碰得一鼻子灰。蓋現代神父多享取假期和廣事應酬，在如此這般之下，教務自然不振。但神父們卻不躬身自咎，反將領洗者銳減之責，推諉傳道員身上，其不公之處，莫甚於此！

傳道員不但爲教會造就新教友，還間接爲教會與神父增加收益，本應受教會重視，給予相當薪俸；但卻得其反，即使服務十多廿載的同道，亦不過四五百元月薪，還要任勞任怨。本堂神父稍不合意，便以撤職威脅。工作時間，除照規定外，還要逾時工作，星期日亦須返聖堂工作一兩小時。政府規例每月四天足二十四小時休假，置諸不理。以現今生活程度日高，傳道員月入未足一隻大牛，是否足夠支付屋租，個人膳食零用及養妻活兒？大概神父是超人，所以要月吃一百八十元或以上，傳道員及其家人乃次等人物，食用應該少而又少。有些神父認爲傳道員薪金太高，理由是神父每月只有彌撒金三百元，而傳道員月薪將及大牛一隻，這簡直豈有此理。神父有聖堂供應舒適的宿舍，還有工人服侍，每月吃一百八十元的伙食（有些嗜飲啤酒的神父還認爲伙食費太少），但傳道員以這隻大牛應付一切開支。假期嗎？除了星期日例假外，沒有其他大假可以享受。醫藥方面，教會在港九有六間醫院，若傳道員有病，沒有一間爲他免費治病；若有神父寫信，或可獲院方像施捨般酌減一些。天主教福利會在本港是著名的福利機構，每年在教會內籌款超過百萬元，還有公益金補助，試問誰個傳道員或其他職工曾獲該福利會分文福利？現今上海銀行一個最低級的後生也不止六百元薪水，此外還有醫藥，半年雙薪，大假等享受。教區會議中，第二組「宗教教育」，內有討論傳道員之訓練及待遇，但傳道員（全港九約百人）卻並無一個正式代表席位，這樣有關傳道員切膚之關係，反而沒有讓傳道員發表意見的機會，卻由他人越俎代庖。教會口口聲聲强調僱主應善待僱員，但本身則不大理會，實在使人啼笑皆非。若依照舊「社會觀」提議與共黨談判，則教會對待僱員政策，必被共黨目爲極端資本主義政策。

各本堂神父奇謀迭出，求增加領洗數字向主教邀功；有些則以數日時間完成主教規定半年的要理課程；有些則畧懂少許要理便領洗；有些則稍學習要理數次，便先行領洗；日後再學要理；傳道員惟有俯首遵命照辦，若有異議，則準備轉業可也。無怪萬先生說天主教會可能有敗壞分子滲透，事實上近年領洗的新教友多不懂透教義，近聞有一領洗約三年的教友，在某公用事業機構，成爲宣傳「毛主席萬歲」的賣力者。

天主教會本身危機四伏，其起因實由於神職做事顢頇，罔顧下屬生活，只圖積聚，以致傳道員及其僱員生活不足，故辦事欠勁，只求敷衍塞責便了。如此因循下去，教務當然不振，而影響領洗數字下降了。教會若不急求改進，則前途更形暗淡了。

天主教區傳道員上

（六月十二日）

地產商興風作浪

商業樓宇租值狂漲
造成社會不安惡果

老萬：

我讀大作到了一個程度，大有知己之感，因此稱呼你老萬，失敬處請諒。我從不投稿，不寫文章，因爲不會寫。但有一事常在我思想中打轉，且近來更覺嚴重，因此提起勇氣，向敢說公正話的老萬討論，望你給我寶貴意見。

我要說的是漫無止境的租值高漲問題。首先我得表白，我不是共產黨，也非左派同路人，和老萬一樣，逃避迫害，投奔自由，來這殖民地上求生存的一個，在九龍尖沙咀區開設一小店過活。

自六七年暴亂終止，人心安定後，投機地產商靜極思動，海底隧道與建消息傳出，刺激起地產炒風。地皮、房屋以至股票，風起雲湧。本港遊資已夠瘋狂，還加上外資，造成畸形發展，將貧富距離拉得更遠，濶佬多資金，投資地產，大享好景；大多數中下階級及勞動者，生活受威脅。我對經濟學一竅不通，對政府處理地產態度，百思不得其解。香港是自由世界，投資自由，發展自由，是趨向繁榮之道，是政府不擬管制商業樓宇租值原因所在。從每次政府拍賣地皮看，參加競購的投資者，出價競爭，自願抬高價格，政府獲大利無可非議。最近中環海傍填海地拍賣，價格之高，竟創全世界紀錄，中西報章刊登此消息，洋洋得意，香港實在了不起，似乎是港人的驕傲。但誰都想得到，有一隨之而至的惡果，所有地產房屋，一齊喊漲，業主們無不大快。競購地皮者以十年免息付款優越條件，僅付二成地價，即可得所有權，在該地大興土木，若建大酒店，還可能得到滙豐銀行特別優待貸款，由此可見，一億三千萬或二億五千八百萬，在競購者手中並非值得如此高價。尖沙咀半島酒店隔鄰空地競投後，根據銀行家計算，十年免息分期付款，一億三千餘萬之數，值現金不到半數。業主以此巨數作實際地價論值，將這些物業作標準，形成瘋狂加租事實。我生活在尖沙咀區，熟悉該處情形。總統酒店地下的舖位及裏邊的商場舖位，一九六九年六月後租約到期的，都加租百分之五十至一百五十，各店租戶中似乎航空公司最易搬遷，有總行的分店也易遷，其他多數店主因有相當數值存貨，裝修生財，客戶及人欠欠人等重大因素，另遷別處，必蒙重大損失，且不易找到舖位。資金實力較小的，面臨停業困境；業主政策是鐵價無二，合則續約，不合到期遷出。大多數慘淡經營者，幾年來費盡精力，立定脚跟，無法搬遷的忍痛續約，犧牲利益圖存，替業主打工。此事一經傳播，大小業主，尤其九龍方面的，紛起效尤。凡談論租務的，無不以總統酒店舖位巨額加租爲話題。至今未到一年，又傳該處舖租比去年加租後租值再漲二倍，將於六月後租約到期的租戶，已接得業主由律師代發之通知信，租戶莫不痛心疾首，惶惶不安。無形中，總統酒店租值，成爲一般業主效尤標準。我們都知道，地價高漲，房租高漲，政府差餉地稅也高漲，大多數舖位差餉是租戶負擔，儘管遊旅協會大力宣傳來港遊客增多，實際除酒店外，一般零售商營業數額增加並未與遊客增多成正比，更沒有如業主加租二倍之巨，因此商人不得不提高商品價格，羊毛出在羊身上，仍跟不上租值。如此連帶影响大衆生活，貨幣也貶了值。如此看來，興風作浪的是地產商，香港四百多萬人的生活命運，操在一小撮地產商手中。

香港所以繁樂，成爲外國遊客購物天堂，並非地產業造成，是因過往物價低廉，衣食住行，都比外國便宜。今年，來港遊客，已認爲香港不再是購物之地，物價與外國一般貴，且有貴過外國者，無怪遊客雖多，花錢購物的卻少。

香港無名勝可遊，更無古蹟，彈丸之地，更談不到享受，如此的發展下去，影响民生，前途何堪設想；地產投機作祟，供左報大好資料，大事攻擊宣傳，煽起貧富間仇恨加深，我每次對政府拍賣地皮都特別敏感，與朋友們閒談到地價和租值時，朋友都說這是香港政府的政策，巴不得地價高漲，政府受益，房租高漲，政府也受益。最近政府的發言人把地價高漲說成香港納稅人受益，老萬也是納稅人，請問你受益幾多？納稅人豈僅是地產業主？實使人莫名其妙。據政府表示，不採取管制商業樓宇租值是恐怕地產商利潤不足，裹足不前，影响發展。地價高漲刺激投資，對香港繁榮有多大裨益，姑且不論，對組成社會的工商業及教育兒童的學校等，打擊之大，實不容忽視！香港政府不光是地產商的政府，是四百萬大衆的政府，若不以惟利是圖爲宗旨，應當把商

業樓宇置於租值限制之列。況地產業會一度衰落，原因係受銀行風潮及現金短少影响，致銀行不敢再冒險做抵押放款，一九六七年暴亂，人心向外，非因利潤不夠理想而停頓。現今是地產商暴利階段，事實上若限制商業樓宇租值，於現時最高峯，也不影响他們利益。在社會有秩序、人心安定中，地產商決不肯放棄他們的經營，我覺得為公眾喉舌的報章，為社會利害得失，一齊努力呼籲，定能促使政府注意民意，採取調節行動，遏止商業樓宇業主的瘋狂加租，保護工商業發展，才是真實的繁榮。未知老萬能同意拙見否？

陳人祺敬上（六月六日）

解決青年問題
政院所訂辦法
可資香港借鏡

青少年問題是今日社會最嚴重的問題，這是無可否認的。社會愈趨繁榮，物質生活愈提高，問題嚴重性也愈大。這因為太注重純物質文明而疏忽了精神文化所使然。每在電視、銀幕上看見西方學生暴動時全部是披頭散髮的人，真令人難以相信他們是學生，或許他們在活學活用老子哲學思想吧？

世界文化不能太偏於某方面，不然，就不能平衡，不平衡就要爭，要爭就要亂，於是社會一片混亂。因此，要求社會生活的平衡，非注重道器並行不可。我國現行社會制度正是採納此種文化的社會制度，我們可從行政院四月十六日舉行院會公佈「禁止青少年涉足有傷風化場所暫行辦法」見之。該辦法全文如下：

第一條：為維護青少年身心健康，並加強其父母或監護人之管教責任，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青少年，係指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未滿二十歲之未成年人。

第三條：青少年應由其父母或監護人切實管教，嚴格禁止涉足酒家、酒吧、舞廳（場）、有女服務生陪侍之茶室、咖啡館及其他足以妨礙青少年健康之場所。

第四條：青少年之性行有不良傾向，難予管教時，其父母或監護人應即與其就讀學校，管區警察機關及青年團體聯繫，共謀有效管教措施。

第五條：青少年違反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者，依照違警罰法及有關法令處罰。其違反行為由於父母或監護人疏於管教所致者，並應按情節輕重，對父母或監護人分別予以左列處分：

一、依違警罰法及有關法令處罰。

二、通知其工作單位予以告誡。

三、公佈其姓名。

第六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場所之營業負責人，應於營業場所出入口顯明處，標示青少年不得進入，並隨時注意勸阻。

營業負責人對前項之規定不切實執行或經執行無效而未向警察機關報告者，一經查覺，應依違警法第一項第十一款處罰，並依同條第二項規定，第一次裁處停止營業，第二次裁處勒令歇業。

第七條：青少年有違警行為之習慣者，依違警罰法第二十條規定，送交相當處所施以矯正或令其學習生活技能。

第八條：各級學校、青年團體及有關機關，應經常舉辦康樂活動或家庭教育座談會，以促進青少年身心之正常發展。並應廣為宣傳，以提高對家庭教育之注意。

第九條：本辦法自公佈日施行。

香港是地小人多的地方，社會生活重於西化，而且人民生活貧富懸殊，因此，社會問題更複雜，青年問題尤為重要，解決辦法亦多有所提出並付予實現，然而尙覺美中不足。以上自由中國行政院所定，也許有助於當局者參考，故錄之。

（郭滇光）

大學生寫妙文
美國華僑有感

萬人傑先生：

小弟是美國三藩市華僑，日昨看了閣下「牛馬集」的「大學生的妙文」，不只你為大學生悲，連身在海外的華僑，亦替他們悲。假如不是閣下從「大學生罷課特輯」轉刊，任何人也不會相信這是受最高深教育的大學生的文章。文內除詞句不通，錯字、別字外，還有什麼「各路英雄人馬」等等，唉！這樣的文章，一個初中學生寫得比他還好，希望寫這「妙文」的大學生，是中文大學成績最差，中文程度最淺的一個，希望他們除日常功課外，閒時多閱讀報章，多看名作家作品，否則將來怎可作育人才？徒耗納稅人的血汗錢！

留美華僑陳光雄（六月九日）

為了老萬捱罵讀者作不平鳴

萬人傑先生：

為了萬人傑對中大罷課提了一點意見，大學生用盡惡毒的字句謾罵，從「大學生的妙文」看來，難怪萬先生說為香港大學教育悲。

大學生說萬人傑在「當年香港發生騷動的時候」「發迹」。我不曉得怎樣叫做「發迹」，但自從港共搞五月暴亂以後，由於萬人傑先生的英勇抗暴，贏得了廣大羣眾的擁護和敬仰卻是事實。羣眾眼睛是雪亮的，萬人傑獲得羣眾愛戴決非偶然。疾風知勁草，在香港，說話漂亮的人多的是，但當危難來臨時，那些會說漂亮話的人都只會趕忙着作其個人打算。像萬人傑那樣不顧自身安危的高舉正義大旗奮勇前進的人有多少？現在香港回復安定了，對於為維護數百萬居民的自由而盡責盡力的人，不表示感謝還罷了，竟然有身為大學生者，卻以此為攻擊口實，這還算是人嗎？只要有一點點人的質素，這種話也罵不出來。

說萬人傑「罵人罵上癮」，但從

「妙文」看來，大學生的駡人癮比萬人傑的大得多。萬人傑的確駡過很多人，他駡殘民以逞的共產黨，駡過番賣國的漢奸、台獨分子、駡倡議開賭跑狗的鄉紳、駡鑽進學校教會等機構播放毒素進行陰謀活動的人。這些人難道不該駡？萬人傑駡的都是對國家或對香港社會有害的人，這是正義之聲，愛國及愛自由的人是絕對擁護的。反觀「妙文」駡的是什麼呢？語無倫次，是非不分的駡，連市井也不如，大學生覺慚愧嗎？

大學生說萬人傑「霸着地盤不肯走」，這話說的眞奇妙，怪不得萬人傑先生稱之爲「妙文」了。萬人傑在各報刊的「地盤」多得很，說他是霸來的就奇了。

在大學生的眼中，萬人傑只是個「半桶水」，一個「半桶水」的人，有什麼能力到處霸地盤？倘若讀者不愛讀，那怕是全桶水大學生寫的文章也不可能把地盤霸得住。如果一定要說霸，則萬人傑的寫作地盤是讀者替他「霸」的。

讀八年書，是萬先生自己說出來的，不需要大學生來揭發。萬人傑先生只讀了八年書，而能有今天的成就，足以說明他是個勤奮的人，更難得的是他的「爲人人」的崇高品德。一個人讀書多少並不能決定其品德的高下，萬先生在對抗五月暴亂已充分表現了他的高貴品質。萬先生的人格是經過實際考驗的，謾駡也絲毫不能動搖他在羣眾中早已豎立的牢不可拔的崇高威信。

大學生說萬人傑不夠資格「從事文教工作」，事實上萬先生是有三十多年資歷的報人。大學生出言無狀！

萬先生批評一下「中大三院的幾位高層人員」，大學生便說是「大不敬」、「狂妄」要「天厭之」那麼嚴重，然則大學生用種種刻薄的話駡萬人傑，這樣的狂妄是人厭之！人厭之！

大學生自以爲了不起，駡人「半桶水」，那麼大學生本身最低限度也要是非分明。萬人傑任職於報界，他是新聞記者，又是報紙的特約撰稿人，他對社會上的各種事情除了有責任報導之外，也有提出他個人意見的自由，這是輿論。如果大學罷課的動機確是基於學校經費，那就應該圍繞着經費這一問題據理力爭。萬人傑說中大有浪費現象，大學生可以擺出事實來，說明並無浪費；輿論不同情，應該講道理，爭取輿論同情，這才是正當而有效的做法。但大學生不這樣，只知一味謾駡，似乎大學生罷課全香港人必須一致支持，稍有異議就駡人家「半桶水」，這算什麼呢？這是作爲大學生對人事所應有的態度嗎？

漂菱（七〇年六月十日）

領袖丰度？愧不敢當！

讀了張老編「由老馬的僑光報說起」一文，心中發生了無限感慨。本人一向不善逢迎，更不愛拍馬，生性戆直，但不能不由衷地讚張老編一聲：「虛懷若谷，能識眞才，此領袖丰度也。」（編者按：領袖？愧不敢當。）

曾有朋友問我是否和萬人傑、張贛萍兩位相熟，我坦白地答道：「萬人傑從未會晤，張老編只有一面之緣，因稿件問題談了不過兩分鐘。」老實說，倘若現在路上相遇，我這雙拙眼實在認不出張先生來。

在香港，不少刊物是以名氣和交情來選錄稿件的，萬人雜誌是例外的一本刊物。

友人告訴我，某女士曾投稿到某文藝刊物，當她的名氣響了，編者即要她改用其他筆名，以資壓抑，以免她的名氣超越自己。聽說某女士後來予以致命的一擊，於是壓制人的人就身敗名裂了。

友人潘君還告訴我：「當我們在學生時期，曾請某教授爲我們出版一本文藝書籍，某教授收了我們的錢，

把書印行了，但他同時又向台北請領了一筆印刷費。」

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為什麼有人虛懷若谷，以選材為務，而卻有人處處只為自己打算，盡力壓抑別人？

其實中國的人才十分多，可是知人善任者卻是不易得的。難怪韓愈慨嘆道：「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

昔馮煖貧而無依，寄食於孟嘗君門下，孟嘗君未確知其高才也，然頗優遇之。後孟嘗君遭大禍，竟得馮煖力，危而復安。

魏公子無忌，優禮貧士侯嬴，後公子有急，竟得侯嬴之助而解困，侯嬴舉以報死公子。

漢末劉備，三顧諸葛亮於草廬之中，諸葛亮即感知遇之恩，輔佐劉備建立大功業，後劉備死了，其子劉禪，仍得諸葛亮長期扶持。

諸葛亮亦知人善用，虛懷若谷，因此他逝世時，曾被他貶廢為民的廖立、李平，竟然一個流淚嘆息，一個憂愁而死。

唐朝張說為相時，府中有一個書生勾引了張說的一個寵婢，張說大怒，欲加懲處，那書生大聲說：「見色生心，這是人之常情。公何惜一女婢？得饒人處且饒人，安知他日公無緩急用人之時乎？」張說奇之，不但不予以懲處，且把寵婢相賜。後來玄宗因姚崇之言，欲究辦張說。事為書生所聞，急告張說，並代張說呈訴於九公主，九公主向玄宗進言，張說遂得免禍。

上面已經列舉了不少史實，證明了虛懷、敬才、愛才和知人善任的重要，這些美德不但在上位的人應該具備，普通人也不可缺少！

漢高祖能容納人才，項羽過才而不能用，因此漢高祖能夠建立一統的皇朝，而項羽要自刎於烏江。項羽死前仍不覺悟，以為這是「天亡我也」，究竟是天亡項羽，還是項羽自作孽？

項羽除了不能用人外，還企圖以力服人。其實以力服人，決不能久。力能扛鼎，可以拔山，卒死烏江上！

項羽殺得人多了，但他還能容納劉邦，所以蘇軾說：「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這句評論，十分中肯。

可是目前的「紅太陽」或者「金太陽」（左報近日有一首曲，歌頌「金太陽」。）卻喜歡殺人！有人統計過，二十年來在「金太陽」的各種「運動」中死了一億人。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星島日報報導說：「春節前後，廣州市四十餘名青年，被指為反革命分子，遊街示眾後被槍決。」五月十五日，星島日報又報導說：「中共屠刀指向整個大陸人民，為求肅清反對勢力，上海幾批人被屠殺。包括十幾歲青年，幾十歲老人。所謂群眾專政，定罪無需法律。公審大會，每次數十人被處死。」

殺，殺，殺！殺能夠使人擁護自己麼？自古至今，中外各國，從未有過今日毛共政權，這麼殘酷的殺人暴行！

一切提拔過自己的人，一切賞識過自己的人一切協助過自己的人都逐一被「金太陽」所清算、所殺戮；甚至古人也被「金太陽」毀謗和鞭屍。

不能容物，不能容人，氣度狹隘如此，竟然自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笑得唐太宗復生，氣得錢學森死去！（胃大的扒手扒了錢學森製造火箭的功勞，錢學森能不氣憤麼？）

一個偉大的領袖，必須知人善任，必須謙抑自己而尊崇別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忘恩負義，更殘民以自肥者，其能久乎？（古鶴翔）

何必爭辯半桶水？中國文化須維護！

我平時喜歡看雜誌，也喜歡看報端的小品文。萬人雜誌、牛馬集差不多每期必看。最近看到牛馬集有關半桶水與全桶水的爭論。我感到爭來爭去，還是在五十步笑百步。

人傑先生的大作，不論在雜誌或牛馬集上，大多義正辭嚴。這次受些攻擊批評，本無足異，因為世界上的事，決沒有頭頭討好的。不過不在理論方面爭論，而挪到「半桶水」與「全桶水」來較量，未免太肉酸。

今日中國大陸，不論楊也好、墨也好、老也好、佛也好、儒也好，凡舊有一切，概被打倒；除毛澤東，什麼人都不容存在；這樣演變下去，再過些時，下一代就不知中國文化為何物。僑居海外的中國人，以保護中國文化自居的固不乏人，但或為了應付現實環境，所取態度，非常謹慎，很少見嚴奸偽之辯的立論，甚至提到讀經就認為開倒車；美國學生佔據學校，打警察，也是好的……真是茫茫然，究應研究一種什麼文化作為最高原則？

昔韓文公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即犯人主之怒，均無足惜；萬先生何必斤斤和他們計較半桶水與全桶水，何不利用你的「地盤」，提倡中國固有的做人救國文化？假使能挺身而起，做個現代的韓昌黎，將中國文化歸之正，則真中國民族幸甚！

（曾葦如）

倭寇侵華 血海深仇 豈可不償

萬人傑先生大鑒：

久耳大名，無由親炙為憾。每讀大作，眞是唾壺擊破；每夜星晚送到，必先讀「牛馬集」兩次，始及其他，不解酷愛大文如是之深也。

昨晚讀大作「發財不立品」，尤獲我心。倭寇侵華，死我同胞約一千三百餘萬人，血海深仇，普天同憤！投降後，我表示泱泱大國量度，以德報怨，保全其天皇制度，領土完整；乃彼不特不感恩圖報，且與毛共頻送秋波，助紂為虐。實則毛幫竊佔大陸，倭寇應尸其咎，彼若非掀起此場侵畧戰爭，毛共何能坐大？今日我大陸同胞呻吟於水深火熱之中，何莫非受倭寇之賜耶？大文云：「淪陷時老萬也在香港，雖然逃得快，可是家已毀了，大批書籍文稿蕩然無存。」弟雖是一個寒儒，在穗港兩地，存有線裝洋裝書籍共二千餘本，俱被倭寇掠取淨盡，至今猶有餘惜，倭寇對南洋各地僑民，已有象徵式的賠償，獨對本港曾受損害之民眾，付之不聞不問，天下不平之事，孰過於斯！

先生對每一不平之事，都言人之所不敢言，大聲疾呼，不顧一切，誠可謂一士之諤諤，此弟所最為敬佩者也。

近日本港飛仔肆虐，兇殺事件，無日無之，殊令居民痛心疾首。幸先生對此大發偉論，至所切禱！兩老婦在日領事館門前靜坐求償，算不算阻街？以年近古稀之老婦，乃出動歐籍幫辦一名，警員二名，前拉後推，如捕大盜，算不算過份呢？如哽在喉，一吐為快。耑此即頌

文安

弟余則鳴謹啓（六月廿八日）

旅加讀者來函勗勉

萬、張老編：

看過您主編的「萬人雜誌」，背將實實在在情形道出，令人無上欽佩！我是旅加僑民，來加有年，中文與英文程度加起來不到半碗。寫回憶錄、傳記配不上，只有好好利用時間看讀人家的。

「萬人」在兄等維持下，確有一讀價值，部份眞實故事，想係用生命換來。例如港變期間，貴刊照常出版，今後但盼兄等謹慎安全，珍重健康，一週出一期，能永遠不斷下去，就非常難得。祝兄等萬壽無疆。

看來「萬人」經濟似較早期有進步，台灣是中華民國最堅強反共基地，不准銷售「萬人」，令人嘆惜。老萬兄，我替你退一步想，社會科學永遠是相對的，利害是非各半，我相信貴刊私人暗下甚至官方都會搜集貴刊研究，從這一點，您們能不引為欣慰？

旅加一讀者

外國特務套取情報 大陸青年切勿上當

張主編：

客氣話不說。在這裏，我又以大陸來港青年身分，揭發香港的牛鬼蛇神的醜惡面目。

大陸青年來港後，大多數是兢兢業業，安定下來生活和工作。可是一些××特務、漢奸、××特務，他們這些人四出活動，拉攏大陸青年，竊取老毛在大陸的軍事、政治、經濟等情報。這些特務和漢奸是有線索的，只要有逃亡青年來港，他們就會很快通過關係，找到大陸青年。漢奸不但擾亂了來港青年的生活安靜，而且更卑鄙地使出利誘手段，來達到其搜集情報的目的。

特別是××駐港領事館派出大批漢奸，引誘青年到領事館談話。好些大陸青年就是不自覺地出賣了機密。而××領事館給大陸青年的報酬是五十元到一百元港幣。

又有一個叫×××經濟研究所的特務，他也四出活動，利用大陸青年。有一個廣東省惠州市來港×姓青年，自己做了漢奸還不算，還利用其大陸青年身分，四出招搖撞騙，胡說自己是台灣方面的。

大陸來港青年們：你們還有民族氣節沒有，別忘了二十五年以前××給我中華民族帶來苦難。如今回頭是岸，別貪圖幾個臭錢，失足將成千古恨，遺臭萬年。

萬人讀者，提醒你的子弟和親人，這班外國佬沒有一個好東西！我特別以一個中國青年的成分警告所有特務和漢奸，別找我們大陸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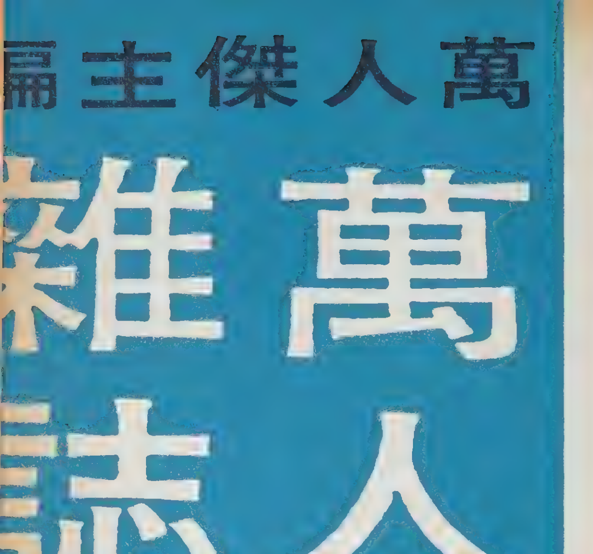
紫楓（六月廿四日）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志（第一四一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九日出版





第142期要目

觸目驚心！

香港

嚴以敬作

張贛萍著：「江青的醜史與艷聞」再版

統一回目・改正錯漏・另加前言・比初版更為完善

・萬人雜誌第一四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二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七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新聞以外

本港兇殺打刼罪案陡增
皆因「阿飛」已變成「阿飛黨」

萬人傑

香港青少年罪案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兇。原因是香港法律和執法者將「阿飛」造成「阿飛黨」。個別的「阿飛」罪案不會太嚴重，「阿飛黨」則是集體犯罪行為，非常可怕。何以香港法律和執法者會把「阿飛」造成「阿飛黨」？讀讀下文便知——

「熱出火」是笑話

連日來，香港天氣熱到三十三度以上，廣東人有句俗語說：「熱出火」，就是說氣溫上升，人們的脾氣會更加暴躁。

俗話有時也有科學根據，外國的科學家承認，天氣熱確會影響人的情緒。

因此，入夏以來，香港兇殺案無日無之，而且往往一天幾宗。最近白晝鬧市發生的一位報人遭刺事件，尤使人顫慄，行兇的人簡直就沒把保障人身安全的法律和治安人員放在眼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兇殺案的兇手，絕大部分是不超過二十五歲的青少年，甚至有十六歲的殺人犯。

因此，我不同意入夏以來兇殺案陡增的原因是為了「熱出火」這看法。每年到夏天，天氣都會燠熱起來，要是「熱」眞能「出火」的話，每一年都會因「熱出火」而殺人，為什麼今年卻特別顯著？

同時，我認為當局如果不能作出正本清源的辦法加以遏止，以後天氣不管熱也好，冷也好，這種兇殺案還是層出不窮的。

並非標奇立異之談

若問：何以香港兇殺案驟增？何以兇手多是青少年？

答案是：這些兇殺案是香港法律和香港執法者造成的！

許多讀者聽了會笑道：「老萬，你不過執人口水尾罷了。一個十六歲兇手破例判了死刑，全香港的報紙、電台都有評論，幾乎大家一致說：過去法官太姑息未成年的孩子，殺了人也只感化而已，因此鼓勵了他們為非作歹，甚至殺人亦所不懼，既無笞刑，更無死刑，坐完花廳出來，又是一條好漢，怕什麼呢？你說香港法律和執法人造成兇殺罪案，不過拾人牙慧，老生常談而已。」

其實，我的看法並不是標奇立異，只是對這事情比他們看得深入一點。我覺得嚴刑峻法未必就能將兇殺案有效地遏止；因為，使用嚴刑峻法並非正本清源，只能收到一部份效果，這羣初生之犢，很多是「唔知個死字點寫法」的。

飛仔罪案激增的癥結

那麼，老萬所說香港法律造成飛仔罪案的理由何在？

我認為，社會人士以至執筆在報上寫評論的主筆先生，都可能忽視一個原因；而這原因才是青少年罪案增加的癥結所在。

那就是：從前犯罪的青少年是「飛仔」；現在的犯罪青少年卻是「飛黨」了。

即是說，以前青少年的犯罪，是個別的行動；現在的飛仔卻是聯羣結黨，集體行動。不論兇殺也好，搶刼也好，都不會一個人去幹。因此，應付起來，就比從前更困難；而他們所犯的罪案，也比從前更嚴重。

青少年由「飛仔」變為「飛黨」；他們的犯罪行為，由「偷雞仔」而發展到「偷牛仔」，是誰造成的？香港的法律，香港的執法人！

愈教愈惡．愈感愈唔化

或問：老萬是寫「怪論」嗎？

絕不，我每句話都有事實根據，如果稍為留意我這個「新聞以外」專欄，會曉得我老早已揭發過青少年教導所、感化營的內幕。

教導所、感化營就是將「阿飛」變為「阿飛黨」的所在！

這些教導所、感化營會不只一次地招待過新聞記者參觀、訪問、拍照，從那些訪問記，從那些照片中，使人有一個印象，孩子們進營後，都教導得很好、很乖、很聽話，營內秩序井然。

可是，事實非常滑稽，這些在所內很好、很乖、很聽話的青少年，期滿離開後，不久報紙上又出現他們的犯罪事實，而且變本加厲，比以前大躍進了。

為什麼？因為，他們進營前只是一個「飛仔」；出來後，卻是「飛黨」的一員，有恃無恐，一切犯罪行為，集體出動，若然出事，有人照應；同時

，要在同伴面前表現一下英雄氣概，出手故意狠、辣一點；被抓嗎，挺多回到感化營再「感化」一個時期而已。

受阿飛黨控制的教導所

這些感化營、教導所，多時來就是給飛黨控制了的。他們像成年的歹徒一樣，早已發展為黑社會組織，因此，教導所、感化營成為他們吸收會員的最佳所在。法官判一個青少年人感化營，等於替他們踢了一個人入會；也等於壯大了阿飛黨的陣容。

這說起來很笑話，但事實確是如此。控制了教導所和感化營的飛仔，並不與管理的人對抗，相反的，他們還保持了「合作」。管理的人必須通過他們的頭頭，才可以使他們就範，他們也十分聽話；否則，他們會搗蛋，即使可以用強力壓止，也會惹來麻煩。

這些管理的人並不個個抱持改良社會、移風易俗的偉大志願，他們不過打發生活，搵兩餐晏仔而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他們個個聽話，也便隻眼開隻眼閉。

新聞記者或其他團體參觀時，管理人員只要下一道命令給那些頭頭，他們就會好好約束受感化的阿飛們，把床舖被褥收拾整潔，人家參觀時，個個埋頭工作，服從命令。參觀的人，只看到外表，把犯罪的青少年一下子感化到這麼聽話，管理的人，應該得到嘉獎，實際情形如何，誰會曉得？

隻眼開隻眼閉政策

當一個青少年罪犯送入感化營時，就會被孤立起來。阿飛頭頭給他施個下馬威，讓他吃些苦頭，然後進行踢他入會。孤立、毆打、不許吃飯是他們用起來最有效的辦法。

向管理人投訴嗎？管理人不會插手，即使明知投訴的都是事實，但一來他們要通過這些頭頭才能有效的控制那班青少年；二來受管教的人在外邊也有很大勢力，跟他們對立，管理人會惹來麻煩，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飛仔尋仇的事，無日無之，且動不動要見血，管理人認不得那麼多飛仔；但飛仔可認得他們，大家在外邊時，隨時會吃虧。為什麼要跟他們結怨？確保自己的職位，吃兩頓安樂茶飯不是更好？

這情形發展下去，無異助長飛仔的黑社會組織，有了組織，要撲滅就不是那麼簡單了！

笞刑與教導感化

老萬說，飛仔的罪案愈來愈多，愈來愈兇，是香港法律和執法者造成的，這話一點不過份。青少年犯罪，多數判入教導所，許多犯罪的青少年不過一時之錯，如果好好教導，眞的可望改過自新，回頭是岸；可惜進了教導所，被踢入會後，就給罪惡牢牢的握住，無法脫身了。

萬人擁護不是大富翁
讀者負擔豈能再加重
談到賠本引起反感最好勿提
老萬有苦經原諒講埋這一次

編輯先生：

我想約畧寫幾句話，問問編者。

萬人雜誌面世以來，已到一百四十餘期了，這本雜誌為要貫徹一種崇高的目的，一向以虧本著稱。這次閱一百四十期編者先生簡覆余求眞先生，亦云本刊三年來賠了老本二萬多元，這種虧賠，到底是怎樣的？是人工材料貴，售價平的原因？是稿費支出抵不過銷行的數量？是因為沒有任何一方津貼的原故？本刊為了想減輕讀者的負擔，初時的售價是每本六毫，後來因為虧累，才每本加售兩毫而為八毫。現在我不十分明白的，多年也曾間或購閱××半月刊，我數數××每本連底面為十六頁，而「萬人雜誌」連底面則為十八頁，似此拿分量上來比，是彼此相差甚微，但似乎未見到××雜誌，有說賠本的文字，這是何故？

這次信，讀者想附帶寄語一句話，「萬人雜誌」的創刊諸先生，是有崇正辟邪、反共復國的崇高目的，也已知道本雜誌已經一紙風行，無遠勿屆，除我們的自由中國，國民政府，僅見本刊印有「僑委會登記證第四五四號」幾個字而外，據說尚未批准銷行，有點令人難以索解，也感到遺憾。其餘銷行成績，我看是不會亞於其他反共雜誌的，我覺得我們的精神，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盡人事以廣銷行。我知道萬人傑主編，是常以本刊讀者為老板，本刊的結合，以讀者、作者、編者為次序的排列，目標既認識清楚，作風亦十分民主，常見「海內外」讀者當中，有不少正義豪爽之士，願以巨款大力支持，不過本刊常加婉拒而已。於此有以見本刊的力量是龐大的，過去國父孫中山先生號召革命，常以「華僑為革命之母」，也接受各方面力量的支助。現在，我這一段所謂附帶寄語，最終要說的兩句話，即是：㈠我們不呼窮，不喊賠本，我相信編者答覆余先生的幾句話，我們的廣大讀者都明白了，埋頭苦幹，以達到最高目的；㈡讀者當中來信捧萬先生張先生一些文章，一些詩詞，不常刊，雖然是功勳立見，實至名歸，然總難免近於為主辦人戴高帽。

讀者：歐陽信之

（歐陽先生：閣下來信，是金石良言。凡辦過雜誌的文化朋友，都會曉得辦刊物可能是個無底深潭，多多銀紙放進去都會無影無踪。因此我們內行人都知道，想某人煩惱多、破產快，最好叫他娶妾侍、辦雜誌。

在我從事文化工作三十五年來，看到老細辦雜志而夸台者，不知凡幾；當然，辦到風生水起，盆

我們不能歸咎法官把他們判得太輕，每個犯罪的人都該給他改過自新、覺悟回頭的機會；何況他們不過是個未成年的孩子呢？事實上，好的教導，不難把他們納入正軌，從新做個好人，法官那會曉得這一來就等如幫助阿飛黨蹋了一個人入會，且適得其反的把他更推入罪惡的深淵，使他永無回頭機會呢？

有人力主對童犯使用笞刑。本來，笞刑已不合時宜，提倡笞刑似乎是開倒車；但目前的「教導」「感化」對改造犯罪青少年收效如此之微，又倘無改進辦法之前，笞刑相信有一定的效果。

笞刑的滋味當然是不好受的，青少年受過這種體罰後，當他們有犯罪動機時，會想到萬一失手，便會再受到這痛苦，或可由此而壓止他們的一次犯罪行為。當然，更徹底辦法是受到真正有效的「感化」。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

解決青少年罪案問題，非有毅然決然的決心，大刀濶斧的手段不可。教導所、感化營內幕真相如何，必須徹底調查。要是真有上述情形，該想出有效辦法，加以遏止，將這些阿飛的頭頭抓出，加以孤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更憑這些頭頭做線索，聯絡警方反飛組，將其外間組織撲滅；不過，這種艱巨工作，並非只求打發兩餐，得過且過的人可辦得到；必須有社會責任感的工作者，才可與之對抗。

阿飛的產生，誠然有許多因素，父母因忙於生活而疏於管教；不良的習染和社會壞風氣的影響；血淋淋的電影、色情的報紙等等，都是問題的關鍵。但這些都是社會人士盡皆知曉的，也有很多社會領袖提出過寶貴意見，其中不少切實可行的。問題只是有關各方是否肯去推動而不徒托空言罷了。

但教導所、感化營的問題，是個重要關鍵，且必須由政府去辦才有效。如何把教導所、感化營造成真正能把犯罪的青少年納入正軌，真能收到「教導」「感化」的實效，該是當前政府作切實研究的課題。

或問：既然知道辦雜誌賠本機會多過賺錢，何以要辦？這說起來是一時意氣之故。六七年老萬與左派文鬬，也許中年氣盛，文字過激，受到一些人不滿，當權派大刀濶斧，使到文章面目全非。閣下當知，一個執筆的人不能暢所欲言，是十分痛苦的事；何況當時短兵相接，只有人罵我，我無從還擊，如何能忍？因此我感覺得，一份站在正義立場，真正能替市民說話的報刊，十分需要。初時想自辦「萬人日報」，但限於財力，只有出個週刊試試。反應還不錯，在本港同類雜誌中，可說已創奇蹟，本地銷數，已符理想；但東南亞的「反共」國家，連台灣中華民國在內，因為我們「爆炸性」文章太多，都存了「畏懼」之心，或明或暗或拖，許多地方都進不得口。除了香港，我們以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菲律賓等地為主要銷場。我們賠本，人家不賠本，大概和內容有關。平淡一點，任何地區可銷，條數相差很遠；如果我們肯「遷就」，一切依照台灣的「要求」，我們也不會光刊着「許可證幾多號」，而實際一直被拒門外。可是，我們寧願犧牲一切銷場，要堅持原則，不放棄立場。

我們的敵人造本刊的謠，指「萬人雜誌」為「接受台灣官方津貼」，這些謠言我們一直沒有辯，因為我覺得沒有一辯的必要。如果是本刊的長期讀者，在這一百四十多期的「萬人雜誌」中，可以看到無數次批評台灣的文章；不過，在反共立場上，我們還是百分之百擁護國民政府，即使他永遠不許本刊進口，我們還是自動而且毫不猶豫的站在國府的一邊。

如果到老萬非賣身投靠不可時，也會找個濶佬戶頭，怎會揀個窮鬼？美金、盧布、日元，多少爬蟲去爭取！銷路不及我們十分一都不用喊窮，這是理所當然，因為他們的老板不是「讀者」，他們的經費來源不是每星期急如星火地去等着代理結帳。

每天出五張大紙的報紙，一年可賺幾百萬；每天只出一張的報紙，加到兩毫，還要賠本。為什麼？外行人不會明白。一本七彩繽紛，圖文並茂的雜誌，為什麼售價可以便宜過我們白紙黑字的鉛印刊物？因為他們有大量廣告，廣告才是刊物的主要財源。我們沒有廣告，一切開銷，要讀者負擔，因此我們賣八毫仍然喊窮。

有位讀者來信，叫我們「不用猶豫」，加到個二可也。一來我們不願再加重讀者負擔；二來，上次由六毫加到八毫，事先也有許多讀者寫信來，表示支持；代理也認為「影響不大」。可是一經加價後，加了等如沒有加，銷路退縮，每期到代理處收銀紙時，與前一樣，只省了點紙張錢。經過這次考驗，知道香港人之反加價，意志十分堅定，今後也不願再試。因為，擁躉歸擁躉，看雜誌究竟不同吃飯，不吃飯會餓死，不看它一樣活下去。許多擁躉限於經濟能力，再加價，欲擁無力，實不能怪他們「不夠義氣」。

讀者付出八毫，總代理結帳給我們是四毫八仙，所有排版、印刷、紙張、電版、編輯、校對、會計、房租、電話、電燈、文具、稿費等一切開銷，都包括在內。你說不明白為什麼要賠，拿這些數字去算一算好了。不過，老萬已騎上虎背，賠也好，不賠也好，都要堅決維持下去，除非支持不來，否則各位不會斷纏。我覺得「萬人雜誌」有值得許多批評的地方，但一百四十多期來，我們立場一貫，並且由於老張努力發掘，新人輩出，他們也給讀者提供不少新的、有價值的資料。三年悠長期間，能夠維持不變，總算「有嘢睇」，也不容易的。

閣下指出的兩點，很有理。第一，人家不問起，我絕不會喊窮，怨賠本。讀者中願幫助我們的人確不少，但目前可以支持下去，為什麼要動用這一注「最後的本錢」呢？婉卻資助和退還支票我都試過多次，到我們需要支持的時候，相信他們還是肯幫助的。

萬人意見中常有歌頌的詩文，我讀到常感慚愧，在此，我要求各位少寫這些東西。萬人意見是大眾的園地，人家寫了來，不登白花了人家心機；登了看起來肉麻，或者還會如閣下一樣，引起反感；更難保沒有人說是「偽造」的，那便得來相反效果了。這一點，我完全同意閣下見解。

在這裏，我又無可如何地談到「賠本問題」，希望這是最後一次，也希望閣下不要介意。

（萬人傑覆）

大陸知識分子的命運概觀【上】

幽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魯迅

西北望

一、始終是塊「絆脚石」

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自古以來命運特別乖舛；筆者對這問題雖沒深刻研究，但就歷來涉獵所及，腦子裏總會存着這麼的一個概念。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或許可說就給知識分子安排了一個「華蓋」運，爲他們開闢了一條逆來順受的道路。二千年來，不論所處的什麼朝代，大家只能不由自主地沿着這條道路走；竹林七賢也好，市朝八俊也罷，不管奮厲或苟安，莫不觳觫屛營，窺測「明主」的眼色，循以抉擇安身立命之道。及至滿淸入主，儘管不堪異族凌迫，也只能隱約其詞，畧抒憂憤；可是，不過一句「淸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之類，竟就招致戮尸滅族之禍，怎不令人更加臨深履薄，惶惶不安！然而，淸初，知識分子遭罹的厄運，固然酷烈空前，但若同三百年後的今天一比，尤其其中的微妙複雜之處，則未免小巫見大巫，遠難望其項背了。

知識分子身受的這種命運，據政治家們的分析，是由本身所具特點決定的，似乎形成了一條不可抗拒的規律——換句話說：咎由自取也！他們所具的特點是什麼呢？答曰：一方面是熱情、敏感、自恃、傲物和不滿現實；另一方面卻又軟弱、動搖、易受利用而且失於苟安。誠然，這確是一般書生特具的通性；但是否具有這些特點，就該非做趙太爺巴掌下的阿Q不可呢，筆者足足尋思了四千七百四十九天，由於學力所限，始終無法得出結論。儘管未能明其所以然，但其「然」卻是熟悉的。總之，歷史上的風雲人物，大多看穿了知識分子這些特點，當他們崛起於草莽之際，爲了加强政治攻勢，無不千方百計網羅一批知識分子來爲自己搖旗吶喊；一旦江山已定，知識分子在他們心目中就變成了鞏固統治的絆脚石了，於是有計劃、有步驟地不斷製造藉口，羅織罪名，打擊一批，以儆其餘——乖乖地爲我鞠躬盡瘁吧，不要胡思亂想，更不許亂說亂動；否則，下場不堪設想！倘若得意的英雄是出身行伍的老粗之輩，即使手段如何狠毒，也還有個分寸；因爲一來他們有時還須依賴於人，尤其二來，有關知識分子的思想生活，他們畢竟知之不深，難以徹底操縱。不幸的是，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所遇到的「明主」，竟是博通古今，出身於同道，而且縱橫捭闔，長於權謀；對此輩所有精神狀態不僅瞭若指掌，尤其善於預佈天羅地網，引你入彀，然後聚而殲之，使你更加無噍類矣！

二、從「爭取」到「改造」

這裏，無妨回顧一下抗日戰爭及其前後十多年間的情況。日益嚴重的民族矛盾正是中共最可利用的機會，爲了充實力量和擴大影響，這時他們對知識分子確是名符其實地積極實施了「爭取、團結、教育」的政策。最突出的事例，莫過於不遺餘力地通過瞿秋白、宋慶齡和馮雪峰等人對魯迅的爭取，利用魯迅的號召力組成了「左翼作家聯盟」；從而是大力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利用知識分子的愛國情緒，把他們組織起來，共赴國難。中年以上的人士大概還會記得，當時的文化教育界——尤其文學藝術領域，一時意氣風發，歌聲四起，多麼鼓舞人心。輕騎文學（主要是報告文學、雜文和詩歌），各種型式的話劇和詩朗誦，街頭巷尾的歌聲，大小各類宣傳畫，等等，其蓬勃程度，不僅空前，也遠非二十年來所能比。在這過程中，大量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乃至組織關係就日漸受到中共的控制，自覺或不自覺地終於成爲他們奪取江山的馬前卒。「槍口對外」、「打回老家去」之類的口號逐漸被「反飢餓、反迫害」和「爭取民主、爭取解放」之類所代替了；爲之而鞠躬盡瘁、不惜犧牲的大有人在。及至山呼「萬歲」既畢，無不認爲半生勞瘁，這紅色江山多少也灌溉有自己一滴血汗，正待坐享「昇平」了，怎知無數的枷鎖正在等待着你！

爲了戒備知識分子反戈一擊——有朝一日也會對自己反起飢餓和迫害、爭取起民主和解放來，二十年來，中共政權對知識分子一直是使用「挫銳」和「搞臭」的手段的。表面上公佈的政策是「爭取、團結、教育」，實質上執行的卻是「利用、限制、改造」（按：這是宣稱對資本主義的政策）。其主要法寶就是「思想改造」四個大字，在這四個字的大纛下，什麼措施都可使用出來。

爲什麼要「思想改造」呢？

據說，知識分子出身於舊社會，和資產階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思想意識中充滿着多種骯髒的東西，不經過改造便適應不了新社會的需要；這是黨對

知識分子的關懷和挽救云云。

看來這還是一種恩賜！可是就在這種恩賜之下，首先是大掃你的威風；不管你是如何的德高望重，也該虛心（其實該說是心虛！）地自認一無是處，乖乖地任從擺佈！

怎樣進行「思想改造」呢？

據說，這是一種細水長流的工作，貫串於長期的日常生活、工作，尤其是經常的政治學習之中。說來抽象，不如舉一舉例子。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的日常生活，幾乎無處不受政策措施的制約，每月配給多少糧食、多少副食品、多少枝香烟，不管數量如何，夠不夠需要，你總得愉愉快快地表現出積極擁護的態度；否則，便是思想有問題。又如，作息時間原來規定得很分明，假期也由「國務院」統一頒佈；按照要求，工作時候積極工作，休息時間好好休息，這當然是合理的。可是，各級領導經常要佔用休假時間來召開額外會議，以加强所謂政治學習。這種會議如果你沒參加過便不會知道它的可怕，內容姑且不論，在時間上就足以使你疲於奔命。以晚上來說，往往像特級影迷那樣，連續看了兩場電影，還要再加上一場午夜場方可鬆一口氣；甚至通宵達旦，次日仍要照常工作也不出奇。倘若久久偶或破例幾趟那還好說，問題在於這些領導，尤其是基層領導的老爺們，大多對開會特別熱心，好像會開得越多便越表現出自己工作積極，領導有方一樣。話說回來，對於這種無限度的「疲勞轟炸」倘若稍有抵觸情緒，不用說，自然是思想落後了，更加證明這種政治學習還有繼續加强的必要！最具體的事例莫如評工資——每評一次工資，至少總得花上半個月以至更多日子的夜晚來討論其「重大意義」；其意義並不是你付出勞動的理所應得的報酬，而是什麼呢？老天呀，誰都知道應當說是「黨的關懷和照顧」！不管你的工資是否得到提高，甚或極不合理，照例總得皆大歡喜，感激涕零地衷心表示感謝，高呼萬歲！接着便要通過互相檢查來批判什麼個人主義啦、僱傭觀點啦、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思想啦，等等。

經常的政治學習總離不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雖同時兼具「褒」和「貶」兩方面意義，但這只是對人，對自己卻只能一味的貶。如果確有什麼缺點之類，那麼自我檢討幾句還沒所謂；最苦惱的莫過於在這段時間內根本就沒做錯過甚至想錯過什麼，也得無中生有設法揑造一些來大罵自己一通，或是炒炒冷飯一再重複早就克服過了的問題；否則，便是認識落後，不願暴露——誰都免不了會有缺點，難道你就鶴立鷄羣！不過，經常的政治學習儘管沒有所謂「和風細雨」那麼輕鬆，畢竟遠比那歷次的「狂風暴雨」的「運動」好受得多。

三、如此「接受教育」

二十年來，經歷「運動」最多的該算是知識分子。本來，各個運動總有其不同的目標和對象；專爲知識分子而搞的固然同其他階層基本無關，但是，幾乎沒有一個運動知識分子可以置身度外！例如，農民對地主的「土改」；工人對資本家的「五反」；專政機關的「鎮反」和「肅反」；整肅幹部的「整隊」和「反右傾」之類等等運動，知識分子不僅也須參與其盛，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而由於「經不起考驗」因而毀滅了前途的指不勝屈。

所謂「接受教育」，基本上是通過「文鬬」而非「武鬬」；可是，身受過者總會感到這種「文鬬」卻比「武鬬」更加難以忍受。有人把它形容爲唐三藏的緊箍咒，眞是淋漓盡致。在運動中，什麼都要你聯繫思想實際，坦白「交心」，嚴格批判，追究根源。即使你肺腑間什麼都洗得乾乾淨淨了，人家還是咬定你不夠坦白，再三要你補充交代，徹底挖掘根源，大會、小會輪番進行「說理鬬爭」。要是大會，幾千道憤怒的視線集中到你臉上；即使是小會，也有咄咄逼人的百幾十道眼光在威脅着你，在咆哮的聲浪中，你將如何下台呢！因爲坦白與否，是否徹底，只有你自己心知肚明，那有什麼根據可以查對；羣眾動了起來，儘管明知過分，也總是「合乎運動規律」，任何一個領導都不敢潑冷水的，——有誰不怕犯上「阻碍運動」的錯誤！

士可殺，不可辱！說起來堂皇，行起來困難。倘若能夠鼓足勇氣，撒手塵寰，當然最好不過。怎奈知識分子大多家有嬌妻稚子，乃至龍鍾高堂，即使不惜賤軀，也捨不得待養的骨肉，甚至有些還戀戀於自己的「事業」和「名氣」哩。也許有些天眞的讀者會說：何苦呢？掛冠求去而已，何必留戀名位。殊不知在那個「正統」的社會主義社會上，不只東籬之菊不容你採，就是要歸去來兮也不容易。說具體點，在那個社會，求職固沒自由，辭工也缺乏權利的；除非是退休或被動員退職，不然就是「清洗」。退職相當於「炒魷魚」，行於那些羅織不起具體罪狀而要淘汰的人；清洗則嚴重得多了，在社會上始終被列入「敗類」的行列，永遠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倘若你具備不了無法駁斥的充分理由，申請退職難得會有批准的希望；要是一再堅持，往往會被科以「無理取鬧」的罪名，輕則清洗，重則處以勞動教養。而且，不管你是退職，還是清洗，抑或不願下鄉務農；不管你是才高八斗，還是學富五百車，過去的資歷和名氣如何，只要你沒有職業，在社會上便會到處受到歧視。因爲在那裏，職業便相當於「政治生命」，沒有政治生命，就會被人聯想到是社會敗類，階級異己乃至反革命之流；即使人家沒有存心歧視，也會害怕株連而不敢同你接觸。至於被清洗者，專政機關就會佈置居民小組通過左鄰右舍的積極分子時刻監視你的一言一行；對經過「勞教」和「勞改」釋放出來的罪犯人等的管制當然更嚴格了，因屬題外，不便多贅。由此可見，生也難，死也難；有職固苦，無職也苦，這就是當前大陸知識分子最感悲哀的事！

上面信筆扯了一些有關清洗和勞動教養的話，未必可以自爲題外的枝枝蔓蔓；多少年來，遭罹清洗和勞教的命運的，絕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尤其「勞動教養條例」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鬬爭的前夕公佈的，當然是有所爲而發；而所反的「右」百分之百是知識分子，其列爲一、二類的都科以勞教處分。一送勞教，當然首先就被清洗了。前面說過，凡有運動，知識分子均不能超然其外；而，每個運動例必清洗一大批人；因而，被清洗的以知識分子爲多，自屬必然。

（未完）

毛路線與

中共今天所叫嚷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路線，從對外來說，就是支持和鼓動「民族解放鬪爭」。這個字眼看來很新，實在是陳舊不堪的東西。從清末到抗戰、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早已使用過了的。「支持民族解放」鬪爭，就是支持任何國家內部的反政府勢力和行動。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協助梁啓超逃出北京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爲什麼要援助梁啓超呢，因爲梁氏反對西太后政府。有人反政府，政府就弱，日本的侵畧就容易。

一九一三年國民黨二次革命時，日本人一邊借錢給袁世凱，購買軍火屠殺黨人，一邊援助革命黨和立憲黨來反抗袁世凱。蔡鍔逃出天津，經日本，過台灣，繞越南到昆明，是日本人協助的。梁啓超從上海東南到廣西，也是日本人幫助的。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是以日本爲基地，也受日本人的幫助。岑春煊所領導的兩廣護國軍，也由日本人援助二百萬美元軍費。當反袁的勢力起來了，日本人就秘密向袁世凱提出吞滅中國的二十一條！

袁世凱死後，軍閥割據的內戰期間，幾乎每一軍閥都受過日本的「無償援助」。張作霖受日本的援助，人所周知，此外段祺瑞，受到約二萬元的援助，建立參戰軍，改造成直皖軍閥的分裂與內戰。

援助一部分中國人，使與另外一部分中國人血戰，這是「以華制華」。使中國永遠內戰，自行削弱，這是侵畧的最狠毒辦法。

此外，還有一個絕着，那就是樹立傀儡政權。在東北利用溥儀樹立僞政權；利用德王樹立蒙疆政府；利用汪精衞，樹立僞南京政府等等。

以上日本人的侵畧手法，都被毛路線全盤吸收了。例如中共今天支持越共造反，推翻南越政府；援助北越侵畧南越，支持北韓侵畧南韓，援助寮共打倒永珍政府，援助馬共反大馬，援助印共反印度，援助印尼共黨反印尼，支持日本左派反佐藤政府等等。不過是當年日本侵華期間「以華制華」政策的翻版而已。日本人罪孽深重，也許該受報應；其它小國就太悲慘無辜了。

毛澤東學日本軍閥維妙維肖的一着，是利用施漢諾建立傀儡政府，與日本軍閥刼持溥儀建立僞滿政府，完全是一個模子打出來的東西。近日中共報刊大吹大擂的所謂印支四政府舉行的會議，與當年日本人所導演的僞汪、僞滿、僞蒙、僞華北四漢奸政府所舉行的會議，是極爲相似。

中共稱自己的路線是世界革命，是解放印支人民，日本人又何嘗坦白承認是侵畧，不也說是「建立東亞新秩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嗎？戲法是一樣的，只是所幪的毯子顏色不同而已。當然侵畧的形態也有不同的地方。

中共發展地方

中共最近幾個月一直大肆宣傳地方工業的「大躍進」。乍看之下，似乎大陸各縣都建立了成套工業系統。可是地方發展的到底是什麼工業呢？於國計民生有什麼幫助呢？其地方工業是否如中共所宣傳的那樣蓬勃發展呢？

中共的宣傳機器幾沒有一天沒有這類報導，畧舉幾例爲證。

一、河南省——「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鬪』的革命精神，積極興辦地方小型工業。小鋼鐵廠、小化肥廠、小水泥廠、小機械廠、小煤礦等『五小』廠礦，猶如雨後春筍，遍佈在遼濶中原的大地上。」

二、江西省——「放手發動羣衆，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興建小型鋼鐵廠，他們只用了三、四個月的時間，便建成了一批高爐、小煉鋼爐、小礦山和小煤礦，爲進一步發展鋼鐵工業創造有利條件。」

三、吉林省——「四平市革命委員會……積極帶領羣衆發展地方小型工業，取得顯著成績。目前，全市已有小型機械廠和有機械加工能力的工廠三十多個，產品達到一百二十多種。」（以上三段見七〇年五月三十日香港大公報。）

四、廣東省——「廣東建立數十對煤井，許多縣過去缺煤，現能自給，有些縣有煤外調。目前，全省已經有二十三個縣建成了一批小型煤礦；有四十八個縣的一百四十多個公社建立了大量小煤窰。全省小煤窰開採的煤炭，已佔煤炭總產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見新華社廣州七〇年五月十六日電。）

五、甘肅省——「大建小煤礦，縣辦和縣以上單位辦的小煤礦有三十三處。許多農村社、隊還辦起一百多處小煤窰。這些地方小煤礦和小煤窰去年全年生產的原煤佔全省煤炭總產量的四分之一左右。（見新晚報七〇年六月六日）

綜合以上報導，中共地方小型工業是以鋼鐵、煤炭、機械、化肥、水泥這五項爲主，也就是「小而全」「系統配套」的地方小工業的中心內容。這數項工業不但是一切工業的基礎，而且與國防工業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戰爭時期，機械廠可以馬上改爲槍械製造廠，化肥廠則可以改爲彈藥廠。

大搞地方工業表面上是爲了支援農業生產，繁榮城鄉經濟，加速工農業的發展，但骨子裏這一切都是爲了備戰。爲了應付可能發生的「新的世界大戰」。

關於這點中共也毫不忌諱地公開招認。發展地方中小型工業，全面配套，「有利於加速提高地方產品的自給水平，改變基礎工業薄弱，配套能力低的落後狀況，有利於落實『備戰、備荒、爲人民』的偉大戰畧方針，實現平時與戰時相結合。」並且號召「從戰備觀點出發，在全國統一計劃下，全省要建立『小而全』的工業體

俄侵華政策

共產黨的侵略行動，披了一件馬列主義的外衣。同時除非絕對必要，避免直接派軍隊出國作戰。這是紅色帝國主義比白色帝國主義高明之處。

機關槍大砲只能征服人的身體，馬列主義則用來征服人的思想。史大林就憑這個法寶，征服了毛澤東的思想。

今天毛澤東所以要和比列茲尼夫等人拼命，就是因為他們背棄史大林欽定的馬列主義。蘇俄侵略中國的路線，就是今天中共侵略東南亞的路線。其特點如左：

①避免直接軍事介入。以蘇聯對中國的侵略來說，僅在一九二九年為中東路事件在滿洲里、綏芬河與中國軍隊作戰。此外則避免軍事介入。

②紅色侵略的方法，着重在對方國家內部建立共產黨，透過共產黨來征服對手國家。中國是一典型例子。

③在共產黨的力量不夠強大時，以共產黨為核心來建立民族（對外）或民主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的鬪爭發展中，來壯大共產黨，最後由共產黨來奪取領導權。

今天中共對柬埔寨，正是使用這種戰術。施漢諾只是統一戰線的牌位，實際領導軍隊，掌握實權的是在東境打游擊的國防部長喬森潘及政治局主席兼總理賓奴。假使這個「統一戰線」真的打倒龍諾爾政府，那麼施漢諾的末日就快到了。

毛澤東今天吸取了白色帝國主義和紅色帝國主義的精華，成為史大林逝世後，威脅人類和平的頭號魔王。他在中共內部的權力雖然被削弱了，但是他仍是中共的教主，在不驚動新當權派的權力情況下，他仍在向自由世界進攻。

毛澤東的「民族解放戰爭」路線之混帳，可以用最淺顯的例子來說。等於鼓動鄰家的少年鬪爭哥哥，或忤逆父親。這是多麼陰毒險惡的事情！目前在西方陣營中流行一種可怕的論調。他們說，毛澤東並非侵略者，因為他沒有派軍隊侵攻它國。某些國家駐北平的使節，在文革期間遭受了淩辱，現在中共恢復了外交禮貌，就感到受寵若驚。還有些莫名其妙的左傾青年，對自己國家的自由感到厭倦，在性與吸食大麻的幻覺尋求解放之餘，竟在毛澤東思想中找到胡鬧的理論，叫囂「造反有理！」沒有比這個更使人嘔心的事了。

今天東南亞正在毛澤東擴張路線的陰影下，潛伏着深刻的危機。美國人遠隔重洋參加越戰，吃力不討好，現在傷了心，決定抽腿撤退了。越戰越化在原則上是無可厚非的。亞洲人的必須亞洲人自己解決。中國人的問題，必須中國人自己來解決。問題是亞洲人和中國人，能不能集中力量，來對毛澤東開火。

魯遲

的目的

待旦

系。各地區也要根據就地取材、就地銷售的原則，凡能辦的事情，都盡可能去辦……發揮各地的資源和生產潛力，為完成國家下達的生產計劃，實現全省『小而全』的工業體系貢獻更大力量。」（見「紅旗雜誌」六月號黑龍江革委寫作小組的文章）

毛澤東在他的第八號聲明中認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認為「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資本帝國主義，就還存在着戰爭的根源，還存戰爭的可能性。」這種戰爭不可避免論籠罩着整個中國大陸，整天宣揚戰爭，但被嚇倒的不是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而是中共自己。由於以往中共向蘇聯一面倒，把中蘇邊境視為大後方，所有的重工業和國防工業都集中在東北和西北地區，鞍山、長春、大連、本溪、包頭、雙城子、洛陽、西安、蘭州，則是中共的重工業與國防工業的基地。

可是這些基地，而今已在蘇共中程導彈的射程之內，受到嚴重的威脅。蘇聯的機械化部隊若突然進行襲擊，可在一星期佔領中共所有的工業基地。所以中共一方面加緊疏散國防工業和重工業。把大城市的重要工廠搬遷分散到各地去。一方面急於建立起第二條國防工業線。在重慶、武漢、上海一帶建立起大規模的鋼鐵廠和其他機械廠。另一方面則設法在縣一級和專區一級建立「小而全」的工業體系。希望用這套分散工業的方法來應付萬一的變化。

對中共來說，戰爭的危險現時是愈來愈小了。美國打算撤出南越，鴿派的力量在美國有增無已。而蘇共既放棄了六六、六七、六八、六九這四個進攻中共的年頭，讓中共鑲上中程導彈和洲際導彈發展。今後發動武裝進攻中共的可能性是愈來愈低了。可是既然中共相信「戰爭不可避免論」，也絕不會為了可能性低，就放棄戰備。中共無論經濟能力與技術能力，在今後一二十年內都無可能建立反導彈系統。而美國和蘇聯不但有建立反導彈系統的能力，而且已開始建立和準備建立。一旦美、蘇反導彈系統建成，中共的核武器對他們就失去威脅力。不能打人，只能挨打。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分散工業基地，發展地方中小型工業。即使美、蘇的核彈再多，也不可能在中國大陸每一個縣都投下一個的。只要能保存鋼鐵、煤炭、化肥、機械等工業，就可以繼續生存，繼續作戰。堅持持久性戰爭。

中共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好戰最自私的政權。它的一切措施政策都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或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無論農業工業都是如此。二十年來，工人工資得不到提高，農民的生活更是愈來愈苦。這些中共毛林集團都熟視無睹，從來沒有想過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建設，而是把絕大部份從人民身上剝削來的金錢，投進軍備競賽這個無底洞去。發展地方工業，實際上與搞儲備糧、搞大備戰、大挖戰壕是同一目的。



馬連良與譚富英

偶聽馬連良與譚富英合唱的「十道本」唱片，覺得馬之唱腔勝過譚多多。但在頭幾年，在下卻是崇譚而抑馬。因譚雖嫩稚，仍能保存乃父乃祖之丁點兒韻味，其西皮原板有時如一枝乾枝梅，曲折急轉而不圓潤，卻蒼勁而不乾枯，恰到好處。李世霖在為葉盛蘭、杜近芳之「白蛇傳」配法海時曾學效之，僅只得其形式而韻味全無。以是知譚之造詣，普通人很難及得上。馬則總覺其油腔滑調，一味媚俗，難登大雅。現在則覺得其腔雄壯悲涼，除悅耳外，還令人起一種大義凜然之感；反覺譚有點吊兒郎當，把唐高祖唱得非常「衰」，實不耐聽。在下何以有此改變，自己實亦莫名其妙。或以馬已被迫害而死，譚則靦顏求生，同情其人之遭遇，因而改變聽感，亦說不定。

馬之死，早已由此間伊之親屬得家書而證實。從資料中得知，吳晗寫「海瑞罷官」時，馬與琴師李慕良均曾予以幫助。此劇原稿本來定名為「海瑞」，後到第七次修改定稿時，始聽取了馬連良和老舍的建議，添上「罷官」二字。劇本寫成後，分在平津連演十餘場，皆由馬連良飾演劇中之海瑞，把個剛直不阿的南包公演得酣暢淋漓，邀得彭眞、鄧拓輩之擊節歎賞。如是，則其非死不可也明矣，不死反倒成為怪事。

譚富英在六三年即因病不能演出，但他之不死卻並不因此。主要是他生了個好兒子譚元壽。元壽是江青提拔出來的文革新秀，與錢浩梁、劉長瑜、殷承宗同為江青之親信，飾演樣板戲「沙家浜」主角郭建光。六八年夏天某晚，他們去看江青，江帶領他們見了老毛，老毛還問元壽：「你爸爸身體好了麼？」這可見富英沾了兒子的光，受到毛夫婦的關注。

如果馬有子如元壽，而譚則無子，那情況就會大不相同，在下的聽感也就不會改變了吧？

齊白石和徐悲鴻

這兩位大畫家都已作古，生前乃是老友。他們的作品全極名貴，如今要買他們的眞跡，頗不容易。

齊白石是土畫家，徐悲鴻曾留法學西洋畫，自然是洋畫家。向來土畫家不為洋畫家所重，但徐卻極推崇齊，齊亦引徐為知己。照國際聲名言齊遠在徐之上，雖然二人所作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齊為木匠出身，一生雖與名流往來，卻只是朋友關係，與政治無涉。既不反共，亦不親國民黨，鬻畫刻印，維持生活。徐在「解放」前曾為國立藝專校長，「解放」後任中共的全國美協主席，五三年死後，由齊白石繼其缺。如以中共的階級分析與政治尺度來衡量，齊亦遠勝於徐。

然而這次文革爆發，二人身後之遭遇，卻迥乎不同，大有天壤之別。齊以封建地主罪名慘被鞭屍，徐卻以革命畫家榮譽為江青褒揚。據紅衛兵資料透露，江青於六八年曾召見徐之遺族，殷殷致候，當面大捧其先人，並大罵齊白石。

何以會如此？說來亦極其簡單，蓋因徐悲鴻生前曾畫了一幅「毛主席像」，齊白石生前卻畫了一幅老鷹，含沙射影地諷刺了老毛。如果徐不畫毛像而畫馬，齊不畫老鷹而畫老毛，則咁又唔同，恐遭受鞭屍的乃徐而非齊也。

臧克家與蔣海澄

當格律詩派和象徵詩派逐漸失去讀者興趣之後，三十年代末期的新詩壇，突然崛起了兩位天才的青年詩人，他們各以嶄新的作風誘人注目。一位是山東諸城縣的臧克家，一位是浙江金華縣的蔣海澄——他的筆名艾青更為人所熟知。

臧不是共產黨員，只因畏共而媚共，不惜賣身投靠。艾卻是老黨員，且在延安魯藝做過教授。「解放」之初，臧處處受到排擠，艾則當權，炙手可熱，與丁玲、何其芳同為中共文藝界的指導權威。

然而五七年「詩刊」創刊，主編一職卻落在了臧的身上，艾則與丁玲、馮雪峯，同被扣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

臧之所以特蒙垂青，是因為他寫過不少頌揚新社會和大救星的詩，而對文藝總管周揚又能卑躬屈節以事之，更重要的是他搜集了毛詩詞十八首，寫信請示可否登載。他得到老毛的覆信後，喜不自勝，把毛詩詞登在「詩刊」的創刊號，於是「聖心大悅」，毛詩詞之發表印行，可以說是由臧開其端倪。

或謂以老毛之權勢地位，如果想印自己的詩詞，那還不容易？只要隨便示意一下，自然就有人給他辦了，更何待臧克家之請示？這話誠然對，但是這樣做了，心裏並不感到快樂。老毛是要自己不說，只待別人做到他的心眼裏來，這就是人人都喜歡先意承志的人的道理。駱賓王做的那篇討武氏檄，所指武則天得寵的原因，就是她能做到皇上的「心裏想」。好比說，你想吃雞，預先吩咐太太買隻雞燉上，到你下班歸來吃雞佐餐，未必

感到什麼快樂，因爲這是理所當然之事。假如你心想吃雞卻不說，而到下班歸來用飯時，桌中竟有燉雞一味，你怎麼樣，不止心花怒放，還更加愛你的太太。臧克家就正做了這樣格外討主子喜愛的事，所以在鳴放時他縱然寫了「六親不認」來駡中共的文章，也未被打入右派。

艾青呢，雖然也寫了些劇秦美新的詩歌，但他對新社會卻感到不滿，常常要發牢騷，更重要的是，他黨同伐異，對丁玲關係較好，而一同反對周揚。這麼一來，丁玲一倒，他也跟着倒了。

如果臧克家這件拿手的絕活，給艾青搶先去做的話，那麼，「詩刊」主編就會是艾青的了。縱然他黨同丁玲，丁玲雖倒，他也未必跟着倒。

文革爆發，未見清算臧克家，實際上他早已倒了。因爲他所主編的「詩刊」在六五年底即已關閉。而他自己呢，如今也和艾青一樣，生死不知。所不同者，亦只是艾倒於五七年，臧倒於六七年；然而早倒也罷，晚倒也罷，大陸文人早晚都得倒。

毛澤東與劉少奇

台北出版的「中共研究」五月號中，刊出了林彪在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全文，值得研究中共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者特別注意。

這篇東西首先被譯成英文，刊於台北出版的英文Issue ard Studies本年二月號。兩刊全未注明來源，但照內容與語氣來看，在下臆斷必非贗品。

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正是中共中央發出有名的「五·一六通知」後二日，這足以證明這個會議還是在杭州開的。杭州會議自四月下旬開始，主要是鬬爭彭眞。在五月初曾因謝胡來華，老毛到上海接見，致使會議中斷。但到謝胡走後，又繼續進行，林彪講話時，已近尾聲。（關於杭州會議，拙著「文革運動歷程述畧」曾有較詳敍述，已刊六八年「祖國月刊」，這裏不贅。）

林彪這個講話透露，彭眞、陸定一、羅瑞卿、楊尙昆四人的問題，已經在會議上解決。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已被淸算了。他指出這四個人已在搞政變，如果不是老毛發覺得快，很有可能就發生政變。他說政變是必然的，他歷舉中外古今的實例以證，中共政權成立已十七年，亦不可能不爆發政變。他說老毛最近幾年，特別是六五年，已屢次同個別同志談這件事，卻未引起同志們的注意。他自己忙於處理軍事，亦未注意於此。他說老毛最近爲此設想解決辦法，已有好幾夜沒睡好覺。他說直等老毛一連幾次同他談，他才警覺起來，先下手爲强，調動軍隊，阻止了他們這個陰謀的實現，等等。

從他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知道以下幾點：

一、六七年初，北京大字報攻擊「四家店」與賀龍等搞軍事政變之根源，原來在此。

二、這次完全是由於老毛怕被奪權，而林彪又乘此機會奪取劉、鄧的權，文化革命云云，完全胡扯。

三、在林彪眼光中，奪權之爭，在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中，並無不同。

四、奪權雖然始自六七年的「一月革命」，但林彪在六六年五月已經赤裸裸說出。

五、鬬倒彭、陸、羅、楊，完全是軍事力量。

六、毛澤東怕權被奪，竟至積慮數年，連夜不能安睡。實際上，劉、鄧亦不過對毛陽奉陰違而已，還不敢公然反毛，而毛卻疑神疑鬼，膽戰心驚，好像劉、鄧、彭等一言一行，都是要他的命的一般。這樣的一個人，又怎能稱爲偉大的舵手？

七、老毛這次的盲動，掌舵的還是林彪。如非林彪握有軍隊控制局面，老毛必將引火自焚。

老毛與劉少奇的性格大不相同，一個急進，好高騖遠；一個穩健，脚踏實地。劉少奇野心實亦不小，他在五六年「八大」舉行時已經露出苗頭，在黨章上給毛預備了一個名譽主席的地位，即是鐵證。到了大躍進失敗，他取代了老毛的國家元首名位，進而把毛貶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線，即以爲大權在握，老毛無奈他何，如此既無篡位之名，已有篡位之實，何必再來一次政變的形式。但他百密卻有二疏，一來忘記了以黨權撤銷林彪的軍權；二來想不到老毛竟然不顧一切的盲動。設若他能把忘記了的不忘記，把想不到的想到，那這文革運動就起不來了，如今的中國大陸必是另一個樣子，至少不會冤枉死這麼些人，老百姓也會活得比這好一點。然而世事很難說，誰能想到穩健的反而吃了冒失鬼的虧。

請領稿費。

六月份稿費（一三六至一三九期）已結出，請各位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三十三年落花夢

——回首七七事變

岳騫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在蘆溝橋發生的中日軍事衝突，到今天已經三十三年。從那一天起，三十三年來中國人可說沒有度過一天的好日子，經歷了八年抗戰，在炮火下流浪逃亡，死了多少人，犧牲了多少財產。幸而不死的熬到了抗戰勝利，又因爲共產黨擴大變亂，仍然是在炮火連天中生活，以後整個大陸陷入魔掌，七億善良的人民，度了古今中外所沒有的黑暗殘酷飢餓的生活。追源禍始，種根皆在「七七」這一個慘痛的日子，卽使過了三百三十年，中國人也不能忘記。

本文不擬敍述七七事變的經過，因爲這類史料談者已多，筆者不願再述，只想談一談與七七有關的問題。

一、從張作霖說起

七七事變之所以發生，當然是由於九一八事變引起，沒有九一八事變，中日兩軍的戰線還在南滿鐵路線，萬不會移到北平西南的蘆溝橋。九一八事變起因，當然是由於日本的侵畧。但是，現在所能見到的史料，當時日本所謂文治派人員確無意派兵進攻中國東北，甚至就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內閣自犬養毅首相以下，仍然希望和平解決。九一八事變所以發生，發生之後所以無法解決，張學良要負最大責任。張學良當時留在北平不肯回東北，對火燃眉毛的問題一味拖延不理，終使日本文治派縮手，軍人佔了上風，要以武力解決懸案，終於造成了悲慘的局勢。

筆者並不是指責張學良在北平沉湎美色，如馬君武博士所說「美人關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這些都非事實。但張學良當時有意逃避責任，躲在北平不敢回去，卻是千眞萬確的。因此，不能不使人想起了張作霖。

張作霖是民國十七年六月四日在皇姑屯被日本人預埋炸藥炸死。張作霖死期距離九一八事變祇有三年零三個月，假使日本人不炸死張作霖，東北將是一個什麼局面？可以想像，仍然是張作霖統治的局面。因爲國民革命軍雖然勢如破竹，攻下北平、天津，在山海關內消滅了直魯聯軍，但是要眞的出關進攻張作霖，當時未必有這個力量，也未必會這樣作。因爲在北方軍閥中，張作霖與國民黨淵源最深，自民國十年以後出現的孫、段、張三角聯盟，一直維持五年的時間，中山先生由上海南下討伐陳烱明，以後底定廣東，得力於張作霖接濟不少，雙方書信往還，相當融洽。中山先生扶病北上，經過天津時，張作霖曾來拜謁，談得也十分融洽。國民黨要員汪兆銘、孫科皆代表中山先生訪問過奉天。所以國民黨與奉系是友非敵，後來所以變成了仇敵，完全是形勢使然。因爲國民革命軍由廣東出師北伐後，敗吳佩孚，破孫傳芳，國內大軍閥祇剩下張作霖一人，雖然國民革命軍北伐所喊的口號是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但在吳、孫均潰敗之後，國民革命軍的對象祇剩下一個張作霖，彼此都不能再不理會。張作霖祇有扛起了對抗革命軍的大旗。不過，這種敵對關係時間也很短，當奉系敗勢已成，革命黨人曾有與張作霖重修舊好的打算，也曾將此案提到中央黨部，因多數反對未能通過。雖然雙方一時未能修好，但張作霖全師退出關之後，相信還是有得談的，也許東北易幟不會等待張學良了。

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時五十四歲，假如不死，到了九一八事變這一年，也不過五十七歲，以張作霖體質來說，也決不會在五十七歲以前病死。所以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不是日本人在皇姑屯擺了炸彈，到九一八事變時，東北的當家人還是張作霖。有張作霖在，相信九一八事變不會發生。因爲張作霖同日本人打交道十幾年，對於日本的國情，日本人的個性有深切了解，他決不會袖手讓日本軍人發動軍事進攻。九一八事變不發生，自無七七，八年抗戰也許還可以推遲幾年，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

二、西安事變與七七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當時處理方針是堅持以就地解決，不擴大爲原則，但是也決不承認日本人一手導演的滿洲國。日本軍人的政策卻要擴大事件，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因此有九一八事變後，攻佔熱河、進攻長城各隘的戰事發生，但是到了最後，還是中國政府的方針佔了先着。塘沽協定雖然被國人指責爲喪權辱國，但塘沽協定卻保全了平津及關內領土。以後數年日本人雖然不斷製造事件，卻都屬於外交範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再也沒有。中國政府始得集中全力剿共，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把共軍從江西打到陝北，毛澤東的嫡系軍隊由七萬人變成三千。到了陝北之後，又經過一年半的圍剿，到了民國二十五年底，共黨在陝北盤據地區祇剩下了保安與安塞兩個縣，活動範圍也祇有縱橫兩百里路，已成釜底遊魂。就當時情況而論，陝北共軍決不可苟延一年時間，毛澤東等一批大頭目已經準備必要時逃去外蒙古。就在這時發生了雙十二的西安事變，使

中國歷史，進入了另一個時代——悲慘的時代。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一手導演的。張學良爲什麼要發動西安事變？軍隊思鄉，自己不堪受國人責駡，加上中共的統戰技術無孔不入，毛澤東的甜言蜜語使張學良着了迷。據早年張學良在台北發表的回憶錄，敍述在西安事變前，毛澤東曾致函張學良，願將共軍交張學良改編，無任何條件，言外之意祇求貸他們一死。張學良拿到這封信到洛陽，本想面呈蔣委員長商量改編共軍的事。到洛陽的當天，適逢開紀念周，蔣委員長在紀念周上報告，痛斥容共之非，認爲共黨皆是野獸，祇有徹底予以消滅，國家始能長治久安。張學良聽到這段話，原來的計劃就不敢再拿出來，回到西安後就開始進行「兵諫」的準備。中央在西安的情報人員對此竟一無所知，終於造成了無可挽救的大錯！

世人祇知道西安事變使剿匪工作功敗垂成，卻不知西安事變促使中日大戰提前爆發。自從民國成立之後，日本對中國有一套自然形成的政策，就是盡量助長中國內爭，凡是中國兩個集團進行政爭時，日本一定兩面幫助金錢、軍火；到了某一集團失敗時，日本一定要幫助失敗的一方，使其雖失敗而不致覆滅，仍有捲土重來機會。此種政策，一直到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仍然未變。民國二十二年在福建發生的閩變，叛變分子就是以抗日爲名而成立政府，但是日本卻派出軍艦前往聲援，並派人與福建「人民政府」接洽，願意供給軍火，但爲「人民政府」頭目所拒。以後日本人也曾想辦法支持過下野軍閥，失意政客，皆無所成，唯一希望祇會寄在共產黨身上。所以每當共軍在江西陷入危機時，日本必然要在沿海製造事件以爲聲援。但是到了西安事變之後，日本人洞悉共黨已向國民政府輸誠，中國內部戰爭暫時不會再有，今後將是一個大統一的局面，也是日本人所最不願意看到中國出現的局面，於是軍事進攻中國的政策又重新起用，蘆溝橋事變遂成爲不可避免之勢。

筆者決無意責備幽居三十四年的張學良。但中國事壞在張學良之手，卻是不容置疑的。翻閱史乘，一個眞正闒茸無能的人誤國並不多，凡是誤國者皆是小有材具的人。以張學良而論，雖是繼承父業，但統兵、作戰均有過人之處；雖然當時他被目爲四公子，卻與另外幾位公子盧小嘉、段宏業、孫科等完全不同。但張學良的材具，決不足以擔當方面重任，可是當張作霖在皇姑屯遇難後，東北軍民既感於張作霖平時恩義，又哀痛其死事之壯烈，遂將愛張作霖之心，移於張學良身上，甘心擁之作領袖，皆無異言。正如諸葛亮死後，蜀人之於諸葛瞻，所有好事皆加於諸葛瞻一人身上。假若沒有外族侵畧，作一個太平的節度使，張學良未嘗不可勝任，無如內憂外患夾擊在他一個人身上，就非他的材具所能應付了。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在北平曾贈楊雲史一聯：「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看來張學良倒有自知之明。

三、七七事變是無法避免的

今天研究七七事變發生時的起因，仍然是一件小事，在過去，像這類事件不知發生若干宗，皆未引起大戰，何以這次竟然不能避免？大概與雙方將士心理有關。在中國守軍方面，二十九軍自喜峰口一戰名聞全國，成爲全國景仰的民族英雄。但是，隨着時間推移，二十九軍的聲譽逐漸低落，尤其是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之後，二十九軍由抗日部隊變成了親日的團體，將士們已經感到憤激，很想找到機會再打一仗以改變國人的視聽。在日本方面也認爲中國已經實際統一，進攻中國的時間愈早愈好，愈遲就愈加困難。所以蘆溝橋事變之發生，日方是有一套叛謀的，即使中國方面肯讓步，也不能延遲太久，必然還有另一個事件發生，非迫使中國作全面抗戰不可。

蔣委員長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在廬山會議時，宣佈抗戰到底的決心！

七七事變使共黨坐大，是大家共見共聞的事，國民政府當局事先何嘗未看到這一點，但由於日本有計劃的着着進逼，國民政府已沒有後退之路，雖然明知容共是一杯鴆酒，也衹得飲下去了。

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看到的國民政府在大陸統治情況，是經濟混亂、社會不安、政府官吏貪污無能，總以爲國民黨就是這樣，似乎「貪污無能」成了國民黨的象徵。可是，四十五歲以上的人，應該記得，國民政府統治下，是有過一段太平歲月的，在七七抗戰之前的三年時間，不但是國民政府統治最安定的時期，也是民國五十九年來的盛世，當時物價安定，工商業欣欣向榮，教育也大大擴展，建設更是突飛猛晉。使無七七事變，按照當時的進步情形看，十年之後中國足以小康；若到了今天，必然成爲世界一等富强大國。但是，日本人決不願中國統一，更不願中國富强，一定要用武力滅亡中國，最低限度也毁壞了中國。滅亡中國目的雖未達到，但中國確實被毁壞了。到今天日本人又富强了，比七七事變以前更富。中國呢？七億中國人除去在台灣的一千多萬人過着太平的日子，其餘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情況下掙扎。這個罪是誰給予的？與其說是共產黨，不如說是日本人。沒有日本人的侵畧，毛澤東的骨頭早已打鼓了，安有今天荼毒人民的機會。今天回憶七七，我們千萬不要忘了日本，這是我們過去五百年的大敵，相信未來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爲人民立新功」（上）

本刊資料室

江青要將大陸知識

編者按

這是本刊最近獲得的一份文件，也是本港尚未見發表過的資料，雖是明日黃花，但可從這篇講話裏找出一些問題：

(一)江青與毛澤東結婚後的公私生活，包括她的日常工作、子女教育，及多愁多病的身體。(二)她對大陸知識分子懷恨的根源，及慫恿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決定拿吳晗開刀，組織一個集團清算「海瑞罷官」的內幕。(三)她反覆講述戰國時「觸讋說趙太后以長安君去齊國爲人質」的故事，說明中共那班高幹子弟「位尊、俸厚」的生活情形。(四)可以看出她對陳毅與陳士榘等人那種氣燄高漲，目無餘子的狂妄言態。(五)香港左派電影在她心目中是什麼東西。(六)中共軍隊在文革期間支左與支右的矛盾鬭爭等。

要研究毛共文革的來龍去脈；要瞭解江青的爲人；這篇講話是值得參考的。原文如下：

我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的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就是訂着若干刊物報紙，這樣翻着看，把凡是我認爲比較値得注意的東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給主席參考。我多年來的工作大體上是這樣做的。從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點，就是兼做常委的秘書。我們整個中央文革小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個秘書班子。也還是哨兵工作、參謀工作。就是提出意見，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中央常委參考。所作的工作就是這麼一點。我對軍隊不熟悉，知道的東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們交談一下。我的意見如果不對，請同志們批評我。我們小組是比較民主的，有時候還可以吵架。同志們有什麼意見，歡迎你們提出來。

主席對我是嚴格的，主席對於我首先是嚴師。當然囉，他不像有些人把着手那樣教，但是對我非常嚴格。許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爲人，我想同志們也許比我知道的更多一點。我們在一塊生活，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候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什麼社會上的小廣播，也談一點，但很少。如果偶爾涉及某一個幹部，主席總是說什麼人有大功哪！這個人怎麼好啦！不怎麼說人家壞話的。主席對幹部愛護、寬大。我自己也是遵守黨的紀律的。我也討厭聽那些社會上的小廣播。這樣，我有時候很無知。不過，知道那樣一些小廣播也沒有什麼好處，浪費精力。在過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參考資料，再加上電報還要多哩！哪有時間去聽那些小廣播，搞那些名堂。至於學習，我不比同志們好，我自己覺得學習的不夠好，特別是不夠系統。如果說我有一點什麼長處，那就是我學懂了的那一點，我就堅持，就去做。在延安，聽了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那個講話。對那個講話裏頭我領會了的東西，我就去做。當然這篇講話，我不是全部領會了。這幾年我又重新讀了，對我還是那末新鮮。這篇講話強調地指出文藝爲工農兵服務，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個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導，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做。我就是這麼一個人。與同志們比較起來，我是個小學生，要向同志們學習。因爲同志們在歷史上，不管是十年內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等等這些戰爭時期，都爲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這是連國內國外敵人都承認的。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在延安聞過這樣一個笑話，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爲這個可鬧別扭啦！當時我不太明白，爲什麼一定要我們把這個紅星拿掉，那個時候不明白，是鬧過別扭的。我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我覺得自己現在也還是軍隊的。我進城以後一直要求保留我的軍籍。我只在軍隊做過一段很短時間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進攻陝北的時候，在中央直屬大隊當政治協理員。進城後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軍籍除掉，就是說不要開除我。我心裏總是向着軍隊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號召下，同志們正在爲人民建立新的功勳。主席曾經說過：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主席講過一個故事。戰國時候，趙國的趙太后執政，她非常溺愛她的小兒子長安君。這時候秦國攻擊它，攻得很緊，她請齊國出兵解圍，齊國說，要把你的小兒子長安君來做人質，才能出兵。她不肯，她捨不得她那小兒子，很多大臣進諫，要她派長安君去。她惱火了，說誰再來勸說，我就要唾他的臉。當時有個左師（官名），叫觸讋，他去求見太后，趙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後，他就問寒問暖，先不講政治，然後說，我快要死了，我有個小兒子，十五歲了，太后能不能給派個吃飯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趙太后就說，丈夫也愛少子嗎？他說，甚於婦人。聽了這樣的話，太后的氣消下去了。她說不見得，我看溺愛少子，還是女人比男人厲害。左師就駁她說，我看你愛燕后超過了愛長安君（燕后是燕國國君的妻子，是趙太后的女兒）。她問何以見得？左師說，燕后出嫁的時候，你抱着她哭，因

子趕盡殺絕的自供狀

爲是遠別。燕后出嫁以後，每當祭祀，你都爲她祈禱說：你千萬不要回來，要她在燕國生兒育女，世代爲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長久的。可是你對長安君就沒有這樣。太后說不是。左師然後就問，咱們趙國過去有名的世襲的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後代，現在還有沒有繼續世襲的啊？太后回答說，沒有了。左師又問，不但趙國，其他各國，子孫封侯的，還有沒有呢？太后說，沒聽說還有。左師說，都沒有了，那麼這是什麼原因呢？還不是由於「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所造成的嗎？（「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徵國家權力的寶器，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權力。）左師說：你給長安君那麼高的職位，給他許多肥沃的土地，給他的權力又很大，不及時叫他爲國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長安君能在趙國立足嗎？我認爲你爲長安君打算的太短，你愛他不如愛燕后。左師觸讋講了上面的話以後，趙太后立刻下了命令，準備百輛車子，送長安君到齊國去。齊國馬上就出兵，解圍了。主席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隸制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再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產階級復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資產階級奪同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權是很多的，陳伯達同志經常說，他是個小小老百姓。我就更×××（按：原文不清楚。）是這個權就不能輕易用。既然人民給了咱們這麼高的職位，俸祿也很厚，權又很大，如果我們不立新功，對得起人民嗎？久了人民能要我們嗎？這個故事主席講了很多次。對我們自己的孩子也曾講了好多次。但他們是不怎麼理解的。多年來，我一直很欣賞這篇東西，曾多次翻閱。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所以，解放軍要立新功。

自從主席說解放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以來，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軍的工作成績特別突出地表現在工農業生產上。比較困難的是支左問題，複雜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錯。對這個問題，只要我們自己的思想明確，眞正站到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來，就會大無畏，即使錯了也不要緊，我們就可以不支持他們，再來搞調查研究，找到眞正的左派。把左派壯大起來。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就孤立他們中間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們，教育他們。這一點，同志們已經有了許多經驗啦，其中已有許多好的經驗。我參加過兩個小組。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難，黃永勝同志他那裏有一些好處，他沒有殺人，沒有開槍，廣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們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說，對受壞人操縱的組織，輕易不要宣佈爲反動組織，而是把它的頭頭，確有證據的壞人，逮捕起來，或者讓那個組織的羣眾自己改換新的領導人，這個做法，我覺得還是好的。

同志們，對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麼自卑感。從前說是不介入，其實這個不介入，就許多單位說，主席早就說過：「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那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事實上，有的是從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從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從左的方面介入來說，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開部隊文藝座談會，這個文藝座談會的紀要，是爲了你們「尊神」，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他們，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才嚇得他們屁滾尿流，繳了械。爲什麼這麼有威力呢？就是因爲有軍隊支持，他們怕人民解放軍。這是從左的方面介入。幾個月以來，全軍有很多好經驗。據哈爾濱的同志說，那裏的軍隊，在去年夏天，就從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從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錯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數做了錯事的同志也是會回頭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麼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這個黑風。也許我這人是信心太強，我總覺得不會那樣子的。你看，就是農業生產，夏收可能也會不錯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錯。

因爲革命調動了廣大人民的革命熱情，軍隊這樣子大力地去帶頭，起模範作用，我看這是解放以來，十幾年沒有過的。進城以後，我們軍隊住在兵營裏，確實和勞動人民有些隔開了。這次不行了，要從兵營裏出來，要從機關裏出來，恢復咱們過去的老傳統，跟羣眾結合在一塊。這樣，有的地方就說，老八路又來啦。可見，我們當年還是和羣眾在一塊多一點，進城以後就隔離開了。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軍隊做了許多好事情，從最初開始，以林彪同志爲代表，就從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還向同志們呼籲一下，要看到文教戰線的重要性。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認識不足。那些有問題的、能力不怎麼強的幹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戰線上去，還不說我們包下來的幾百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樣，他們的資產階級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就大量地泛濫。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厲害。雖然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和他們交過幾次鋒，但是，都是個別的戰役，沒有像這一次這樣認識深刻。意識形態——文教戰線這個東西，可厲害哪！因爲任何一個階級，無產階級也好，資產階級也好，他要奪取政權，總是要先做輿論準備的。這一點，過去我就重視不夠，希望軍隊的負責同志，這一次能眞正認眞地抓一抓。

這十七年來，文藝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反映工農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形象。至於教育，那幾乎全是他們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蘇修的一套。所以我們在文學藝術界，培養出一些小「老藝人」；在教育方面，培養出一些完全脫離工農兵，脫離無產階級政治和脫離生產的知識分子，比過去還多了。要是沒有這次文化大革命，那誰改得了？攻也攻不動啊！

（未完）

悼革命偉人克倫斯基

縉山

紐約電：克倫斯基已於六月十一日病逝於紐約了。他才眞是推翻殘暴沙皇政權最偉大的革命導師，故値得一悼。

沙皇暴虐無道，人民早就想推翻他。先有虛無主義，鼓吹否定一切、破壞一切。繼有無政府主義，雖畧較前者進步，但思想乖謬仍是一樣的，故除幾次暗殺沙皇外，毫無成就。最後才自西歐傳入社會主義，組織社會黨。克倫斯基就是社會黨革命領袖。

一九〇四年沙皇亞力山大三世時，日俄爆發大戰，次年俄國大敗，彼得堡（即今之列寧格拉）便發生暴動，因當時軍隊大多數尙效忠沙皇，故革命失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爆發，俄國參加協約國，對德宣戰。不料俄軍又連遭大敗。於是革命風暴再起，由克倫斯基領導的社會黨卒把沙皇尼古拉二世推翻，史稱「二月革命」，成立君主立憲臨時政府。

克倫斯基不僅信仰自由民主主義，而且嚮往英國君主立憲，行事穩健，而反對過激。故臨時政府成立後，一方堅持君主立憲，以求和平演變，一方仍繼續對德作戰，以遵守對協約國諾言。他的這種措施，本不算錯，但爲當時情勢所不許：㈠因兵士厭戰，已無自信心，如再戰只有投降之一途。㈡因人民也厭戰，食糧發生嚴重問題。㈢因俄人普遍厭惡殘酷暴虐的尼古二世。所以這個政府（也稱克倫斯基政府）僅支持了七個多月便發生「十月政變」。列寧把克倫斯基政權强奪了過來。俄共通稱「十月革命」。其實，這是極不名譽的奪權政變，世人不察遂多以「十月革命」稱之，這是違反史筆的。一般寫俄國革命史的作家，大部貶克倫斯基，而讚揚列寧，這並非是以成敗論英雄，而實在都是完全受了共黨的欺騙宣傳。

然列寧何以能奪權成功呢？這個理由很簡單，即克倫斯基書生氣太重，講法重理，也可說昧於時勢。反之，列寧卻是厚黑教主馬克思的門徒、厚黑能手，而又善於把握時機。克倫斯基一派本佔多數，應稱布爾什維克。列寧一派本是少數，應稱孟雪維克。但列寧硬把它顚倒之，自稱多數「布爾什維克」。多數少數且不管它，重要的是克倫斯基一派對黨的組織，一如西歐民主黨那樣自由、散漫。然列寧卻把黨加以嚴密組織，實行軍事化，並採用沙皇特務制度，這是第一點。列寧提出奪權口號，是「和平、土地、麵包」。所謂和平即對德停戰，在這一口號下，全國人民皆大歡喜了。土地，即瓜分貴族土地。麵包即滿足人民食糧。這都是誘惑大衆心理的最美麗的謊言，故人民都願傾向列寧一方面，這是第二點。因此之故，列寧奪權遂得以如願以償，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導師。」

殊不知列寧的口號，只是一時欺騙手段。當第一次大戰結束後，德國投降。俄與德訂 Brest-Litovsk 協定時，原有讓與波羅底海沿岸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三小國及烏克蘭獨立自主之句，但當德國失敗後，協定立即成爲廢紙，以上各地依然置於蘇聯統治之下，今日已成爲蘇聯的省份。至今有人寫書，仍認爲這是列寧的解放弱小民族，即以上述爲例，眞是天大的笑話。至於土地麵包更滑稽了。列寧當權後，實行共產，並非把貴族土地分散給人民，而是實行土地國有。列寧一派成爲「新階級」，也即新貴族，人民還是當新農奴。所以一位逃出的農民慷慨道：「早知如此，何必革什麽命呢！」列寧政府只留給新農奴僅夠餬口的口糧，餘剩槪解交政府，新農奴至此才知受騙了。因此引起俄國大飢荒，餓死五百多萬人。列寧着了慌，於是一方趕緊飛電向資本主義國英美乞援；另一方乃改採「新經濟政策」，也即是向資本主義低頭，學習資本主義辦法。試想，列寧是何等厚黑！

這眞是近代人類的大浩刼，也許眞如老子所說「天地不仁」。假使列寧十月奪權不成功，俄、波、羅、匈、捷、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地區，不是可以不必寃死千千萬萬的寶貴生命嗎？而韓戰、越戰、中東以阿之戰，當然也不致發生。我中華民國依然是世界四强五强之一。這個世界該是何等美麗。今則不然，毛、林正在幻想搞第三次大戰，讓全人類死光，只留下毛林兩家。所以今聞克倫斯基一旦逝世，不盡引起許多感想。一人失政權那是小事，但俄國有了厚黑黨便非小事了。正如克倫斯基先生所說是「瘟疫」、也是中世紀的黑死病，那實在太可怕了。

共產黨就是瘟疫、黑死病、法西斯細菌。我們雖然絕對相信，這毒物終會消滅的，也許爲期不遠。克倫斯基不是說過：「俄國國內正充滿自由民主勢力」嗎？那麽，爲何你不等俄國新生，便瞑目以去呢？我想，這對你，將是一大遺憾罷！

嘯聲劍影錄

安琴

三、黔桂道上的雪泥鴻爪

重慶，是戰時的首都，爲戰時政治中心，抗戰最高司令的總部所在地；所以，冠蓋雲集，盛極一時。但當時由廣東前往重慶，不外兩條路線，一條由曲江入湖南，經長沙而直趨洞庭湖，渡湖再折而赴宜昌，沿三斗坪入四川境萬縣，然後乘船到重慶。一條由肇慶到梧州，沿西江直上柳州，由柳州乘廣西省公路局客車到金城江，在金城江乘西南運輸公司客車，直走河池，南丹，然後入黔境獨山、都勻、貴定，經龍里而到貴陽。再由貴陽乘車北上，經息烽、桐梓、綦江、東溪、而到重慶的海棠溪。第一條路線，在經洞庭到宜昌那一段路，可能有一段要偷渡淪陷區，表面看是冒險一點，但在大隊行商老馬識途的結隊同往下，總沒有出過一點事。第二條路線全在我們的大後方，除了敵機轟炸之外，當然沒有受到敵軍的威脅，可是黔桂道上，十八灘頭的水急，烏江渡口的湍流；婁山關，釣絲崖，花秋坪上的險峻，覆舟，翻車，每使遊子驚心。我以公務關係，兩次北上都門，來回四次都是取第二路線，奔馳於黔桂道上，夜起南丹，如果不是司機有膽力，技術好，衝過火場，則在鎢礦車上，化爲灰燼。釣絲崖前，如果不是「蛇仔」走快一步，塞上了木墊，則車子連人，滾下萬丈懸崖，難尋屍骨。而苗嶺月夜，獲看歌舞，桂山雲繞，置身畫圖，則又不負此行，享此人間清福。時光飛逝，距今瞬將卅年，回首前塵，如影歷歷，追憶所及，縷縷紀述，其中或有奇風異聞，野史掌故，足可以供爲煮茶共話，夜雨閒談的資料，雖是明日黃花，片鱗隻爪，亦不失爲近代別開生面的遊記。

㈠在肇慶花尾渡上的江湖賣卜者

民國三十年九月我第一次奉命赴渝，由肇慶乘花尾渡赴梧州，那時肇慶爲西江最前哨的大商埠，由鶴山沙坪來的客商，到這裏來集結；由台開三埠來的客商，也到這裏來集結。所以，肇慶在這時繁榮非常，成爲一時重鎮，由於客商來往的頻繁，因此，在肇慶乘花尾渡而能購得餐樓位，則爲一宗有面子的事。開府南天的陳濟棠先生，就在肇慶花尾渡上碰了滿鼻子灰。

當日軍攻陷香港，陳濟棠伯南上將還以農林部長身份被困於香港北角繼元台，敵人一面到處搜索，一面假冒陳濟棠先生名義，在電台廣播。但陳濟棠先生大義凜然，決計冒險脫離虎穴，化裝偷渡，返回內地。在義膽忠肝的人協助之下，化裝扮成一個江湖賣卜者，作難民疏散，逃脫魔掌，返到沙坪。爲安全計，仍未敢以眞面目示。到了肇慶，已是他的舊屬卅五集團軍鄧龍光司令的防地，陳濟棠先生還未了解實際情況，仍以賣卜者的身分，跑上花尾渡要求買一張到黃口的餐樓客票。那帳房管事人員，以勢利的眼光，看見他那頂滿是油漬的毡帽，一襲殘舊的灰布長衫，當然不是濶商大賈，那有資格搭餐樓，既不賣，亦不睬。其時適當帳房開飯之際，餐樓侍應生以爲這個江湖先生有點碍手碍脚，喝他快點跑下大艙去。陳濟棠先生這時恰又發冷病發作，當然需要較舒適的餐樓位，所以，他又向帳房管事人請求給予方便，賣一張餐樓床位票；如床位客滿，則請賣一張餐樓帆布牀位。可是那管事人員依然不瞅不睬，但那侍應生則大聲喝叱，要他快滾到大艙去。陳濟棠先生據理斥道：汝們有客位，我有錢，便可以依價買票，爲什麼留難不賣？這時，那侍應生卻大光其火，大聲咆哮道：「有錢就可買到麼？有勢力才買到，汝看陳軍長不用買票，可以在炮樓上的套房裏嘆世界，汝憑什麼資格想買餐樓票？」陳濟棠先生反詢是那一位陳軍長？那侍應生聲聲大很神氣道：「就是陳公俠軍長，難道汝識他嗎？」陳濟棠先生知道自己的部屬已在這花尾渡上，不妨暴露身份，便對着那侍應生也很神氣說：「汝去叫陳軍長來見我。」那個不知進退的侍應生睜大了銅鈴眼正要大斥：「汝有資格？」但陳軍長眞個從炮樓下來了。

六十四軍軍長陳公俠，駐防高要一帶，這天剛以要公到德慶去向鄧總司令請示，恰巧也乘這艘花尾渡，聽到了餐樓有人爭執，便派勤務兵下來看個究竟。勤務兵返回報告說有一個似有病的老年人，要購餐樓床票，但帳房卻不賣給他，致引起爭執。嗣後陳軍長又聽到侍應生大聲說到他，他覺得有病而買不到船票，總是値得同情，所以親自下來一看，爲什麼要扯到他的身上來。怎知這一看，那花尾渡要停航三個月。

陳軍長是西江前線的最高軍事長官，而戰時卻是武人比文官的地位爲高，此時此地陳公俠的地位可想而知。其時，餐樓上不少軍官在座，一見陳公俠下來，所有軍官一律立正敬禮。但陳軍長走到勤務兵所說那位老病的人跟前，稍一端詳，也要即刻立正敬禮。這時陳軍長的舉動，引起全餐樓愕然，同感驚奇不已，以陳公俠中將軍長之尊，卻要向這個江湖先生致敬禮，尤其那個侍應生，早已瞠目咋舌，魂飛魄散。只聽得陳軍長很恭敬的問道：「總司令何日脫險歸來，眞是國家之福。」軍人最重系統，見自己的上司，必以部屬身份致敬禮，並恭稱長官的舊銜。陳濟棠先生開府南天，以集團軍總司令的名銜統領廣東的部隊，其時陳公俠還是團長官階。陳濟棠先生表示先要休息，然後詳談，陳軍長便恭請他到炮樓上的套房。於是，賬房一連接到陳軍長幾個諭令㈠該渡暫延三十分鐘啓航，以便派員返軍部拍發電訊。㈡炮樓除本渡炮手外，其他人等一律不得擅登。㈢該渡侍等部長，於梧州返航後，停航三個月以示儆戒。這個江湖先生打扮的人，在陳軍長恭陪上炮樓之後，全船都知道了這件事，大家竊竊私議，這個神秘人物來頭這麼大，不知道是誰？後來才知道是南天王。（二）

貴族與平民

記得小時候聽大人講故事，或者到戲院看演戲，對於皇帝的一家人充滿了神秘感。大家都說皇帝爲眞龍天子，在戰場上被敵人打下馬的時候，立卽眞龍出現；敵人見了便下馬投降，使他轉敗爲勝。皇帝落魄時，睡着之後，便會有一條小蛇，在耳目口鼻間鑽進鑽出，這名堂叫做「蛇鑽七竅」，又是眞龍出現，小姐們看見便非嫁他不可。爲的是及早投資，造成日後的皇后資格也。那時對於皇族，眞是肅然起敬，恨不得自己也能和他們拉上點關係。

長大之後，當然不再信「蛇鑽七竅」的謊話了，可是對於皇族仍是不敢輕視。杜甫在「哀王孫」中說：「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連杜甫都承認他們是「龍種」，和一般常人不一樣，這話還會有錯？

近閱報載，英國紅伶羅蘭士奧利花被封爲男爵，成爲英國由演員晉身貴族的第一人，也是上議院議員中的第一位紅伶。當英女王壽辰受勳人士名單公佈後，這位新貴族說：「我早已知要被封爲男爵，而且我幾乎要拒絕接受，因爲這仍然是階級分離的跡象。而封建制度的日子，已成過去。但我終於接納了它，因爲我認爲我可以在上議院發言來維護舞台藝術。……他又拿美國加州州長郎奴列根開玩笑說：『在美國最巴閉的明星是郎奴列根，他只不過是一個州長而已。』」

看了這段消息，賣油郎不禁生出幾點感想：第一，它打破了宿命論，世界上並無所謂「眞龍天子」，劉邦的鼻子大，他的子孫即令鼻子也大，也只能算是遺傳，不能證明是「龍種」。所謂金枝玉葉，鳳女龍兒，都是騙人的鬼話；劉邦、朱元璋假使當年爭天下失敗，只能作一輩子流氓小偷，說不定早已家滅九族！所有貧富貴賤的階級全是人爲的。第二，我以爲羅蘭士奧利花沒有資格和美國明星郎奴列根比，因爲他們兩個雖然同是伶人，但郎奴列根的加州州長是硬碰硬在選舉中自己競選得來的，那需要付出多少代價？至於羅蘭士奧利花的男爵，則是不勞而獲，只須女王一紙命令便行了，他不必向任何人演說，握手，也不須跑半步路，只是接受人家的賞賜而已，怎能和競選相比？於此又可證明地位是人爲的，今天的皇帝、總統、强人，說不定明天就會成爲流亡者了！正是：

一、羅蘭演技世間稀，莎劇贏來觀眾迷；皇帝曾當無數次，再封男爵有何奇？

二、爵士笑人大不該，應知州長須長才，今朝坐入貴族院，可是人民票選來？

賴賬妙法

據說扒手小偷是很少獨來獨往的，他們多則數人少則兩人一起行動，一個下手，一個接贓，其目的是爲了便於賴賬脫身。萬一失手被抓到，由於身上沒有贓物可以狡辯。若抓到這樣的賊，不大兇的大呼冤枉，說你誣蔑好人，破壞他的名譽；兇惡的甚至揍你幾拳，讓你嘗嘗捉賊的滋味。

然而這不是說倘如人贓並獲扒手小偷一定伏首認罪，除了道行不深的傻賊之外，狡猾的老賊總是要狡辯，總是要賴賬的。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避重就輕，承認那些賴不掉的小問題，賴掉較嚴重的問題。民間笑話裏有一位偷牛賊被枷着枷鎖遊街，熟人看見了便問他到底犯了什麼事？

偷牛賊說：「霉氣冲出來的，前些時在街上閒走，看見地上有一條草繩，以爲有用，我就順手拾了起來。」

熟人又問：「就爲這點事，怎麼就有這麼大的罪呢？」

偷牛的說：「因爲繩頭上還有一頭牛呐！」

小偷就是這樣輕描淡寫地把偷牛變成撿一條草繩的。

文壇上也有這樣的小偷，剽改因襲了前人的作品，被人抓到了。他說：「這是霉氣冲出來的，前些時得罪了人家，被人找麻煩啦！」還說：「要說我受『紅樓夢』、『家、春、秋』、『雲、海、山』的影響，我倒願意承認。」輕描淡寫地把因襲（不是搬字過紙，花過一番心血偽裝，故曰因襲。）變成受名著影響。這與把偷牛說爲撿草繩，實在同出一轍。熟人若再問下去，則說：「不是學術討論，本人概不理會。」又輕描淡寫地把檢舉與被檢舉變成學術討論與非學術討論，這可謂是賴賬的第一種妙法。

賴賬另一妙法就是無論合理不合理，無論人家相信不相信硬賴不認。

民間故事另一則曰：有一惡人，趁人不注意咬了人家的鼻子，被提將官去，其人卻硬是不認，大叫：「是他自己咬的，與我沒有關係！」

縣官說：「人的鼻子長在上面，嘴巴長在下面，自己怎能咬自己的鼻子呢？」

惡人說：「他踏着凳子上去咬的！」

此人擅長的，就是委過於他人，一味硬賴。不管是否證據確鑿，反正我就是不認賬。此舉八卦婆與八卦公最優爲之。明明是自己到處搬弄是非，挑撥離間，在甲的面前說乙罵甲；又在乙的面前說甲罵乙，一旦別人弄清楚了，找他算賬的時候，他仍然要大叫好心被雷劈，硬說他所作所爲都是出自好心呢！常言有曰：「禍有頭，債有主！」儘管許多人專攻賴賬術，並「學而有術」，但是賬卻不是容易賴得掉的。硬說別人踏上凳子去自咬鼻子；把偷牛說成撿草繩，除了三歲小孩之外，誰會相信呢，恐怕連他的至親好友也未必相信。

古調今彈

葉其真

臨江仙——護士小姐爭取同工同酬有感——

男女工同酬不同，紛紛激壞雌英；白衣天使貴溫存，果然個個感，豈

沒有明天的人

我與萬人傑先生未合作辦「萬人雜誌」之先，雖在同一報社共事數年，由於我與他的上下班時間不同，加之我不好主動的與人交際，那幾年我與他只能算是「點頭之交」，見面既不多，談話更少，可以說彼此毫無了解。而對我有眞正的了解，也是在他面前推介我承乏「萬人雜誌」編務的，是他的令弟子龍兄。我為了以後合作便利，曾向子龍兄探詢他的性格作風，我記得子龍兄曾向我說過：「他是一個幹勁沖天，只有今天，沒有明天的人。」

當時我想：論幹勁，我自問不會太差。至於「他是一個只有今日，沒有明天的人」這句話，我一直到後來才瞭解，原來他對任何事情都是當時處理，決不拖泥帶水，敷衍積壓。這種作風與我到也不謀而合。

我與他合作三年，每個月見面不過兩三次，一切問題，都是在電話中解決。大致上他每天的兩個十二點，是坐在寫字枱上所謂「開工」的時間。（中午十二點是他坐在報社辦公；晚上十二點是他坐在家裏寫稿。）因此，每逢十二點以後，他少有電話來「囉嗦」我。可是，在這兩個十二點之前，是他看報、思考問題、處理來件的時候。在此時間，他無論看到或想到什麼問題要與我商談的，都會馬上拿起電話來找我。一小時之內，我接他三四次電話是很平常的事。這是他「只有今天，沒有明天」的最好說明。對任何問題，看到想到便說，他對你交代過了，做不做，那就看你的了。這是一個忙人處理事情不可少的手法。我也有「今日事今日了」的習慣，不管事情的多少大小，凡是屬於我責任範圍之內的事，我總是見到想到便做，決不把當時可以處理的事，等一會才做；更不把今日的事，積壓到明天才做。因為事情越積越多，如果不在當時當日處理好，不但永無淸了之日，而且最易遺忘誤事。所以利用時間與爭取時間，是處理繁忙事情的不二法門。

其次是支配時間的方法，一天廿四小時，除了必要的休息與飲食時間之外，我是將閱讀、寫作、思考、電話交談這四大項工作，作了適當分配的。我的腦子每天只有兩次時間不用，一是中午離開寫字枱坐在餐枱之後，到午睡之前；二是往返報社在途中行走的時間，我多是吊兒郎當，無掛無慮的，或與家人談笑，或獨自哼哼唱唱，見到路上的小石子或廢紙廢物，也會像小孩一樣的踢來踢去。除此之外，我都是手、眼、腦並用的在嚴肅工作。我也將必要的約會，訂在中午這段吃飯休息的時間。

在香港最好利用電話辦事，我見到許多人放棄電話不用，什麼事都是約在茶樓酒館中見面再談，這是我最怕的一種約會。因為赴這種約會一次，起碼半天不能安心工作。因此，我很少說「請飲茶」這句話，因為我要把握可以做事的今天。

張贛萍

蝶戀花

前漢後漢及新漢，一脈相承，同是中華叛！幕後誰人執羽扇？東洋鬼子金山伴！

魔鬼混來神道院，妄唱崇毛，與虎談觀善！信仰自由金不換，當心猶大新橋段！

偽君子與癮君子

報載：為美國癌症學會拍攝反吸烟電視影片的演員湯尼寇蒂斯，在倫敦希魯機場被發現私藏大麻。

這是一則絕妙的小新聞，我雖然沒看過寇蒂斯的反吸烟電視片，但是此公在影片裏作其正人君子狀，大聲疾呼勸人戒烟的情形卻可以想像得之。他在機場出醜之前，電視觀眾見其立場鮮明，演技精湛，可能會大聲喝采，寇蒂斯也可能曾經自我陶醉一番，以為博得個「滿堂采」了。

可惜假面具絕不能永遠騙到人，遲早總有被揭穿的日子，當千萬觀眾一旦知悉正人君子是偽裝的，原是一名如假包換的癮君子，反吸烟的精湛演技原來是由大麻在背後支持的時候，滿堂采立即變成倒采，寇蒂斯立即遭受觀眾舉起杯葛，影片拷貝也被全國電視台揚棄、焚毀了。

由這個影壇上的小笑話，我卻聯想起近來文壇上的大笑話來。

原來文壇上也有不少這樣的偽君子，他們故作道貌岸然，以光大文壇自命，他們指責整個文壇充斥着一片歪風邪氣，卻不自知身上的一股臭氣味已經中人欲嘔！細觀他們的一言一行，事事都是言行不符，說一套做一套，與「抽大麻的人反吸烟」實在同一貨色。

他們指沒有刊出眞實姓名地址的讀者投書為偽造，照理他們在自己刊物上刊登的讀者投書便一定要有眞姓名、實地址，才能叫人「口服心服」，但事實上他們並不如此。如果說投書人用上「稀奇古怪」的筆名便是「編輯部的創作」，則他們「創作」得更加大膽，只要看看他們「樂於發表」的讀者投書，不但沒有眞姓名、實地址，連投書人姓名也只是兩個符號「××」；更有甚者，六月十六日出版的刊物上，竟然會刊出一篇寫於同月廿六日的投書，這樣子的「正人君子」，眞不知要怎樣「向讀者釋疑解惑」？

他們指責以三分一篇幅的理論去駁斥一個作者是不該、不當，自己卻以二分一的篇幅去作如假包換的人身攻擊，不知道他們怎樣自圓其說？他們指責用一個以上的筆名發表文章的作者，在他們刊物裏出現的筆名更加離譜，一篇預告的文章到正式刊載時，筆名竟然李代桃僵，由姓丁變了姓李；為了在「起薔」兩字上大做文章，竟演出一齣陳世美不認妻，把「老妻」化為烏有，以「筆名專家」姿態出現的人，這一筆不知道怎樣向讀者交代？怎樣向老妻交代？用他們的話來說：靠這個戲法來欺騙讀者，必定為讀者所厭棄！

寄語由癮君子裝扮的偽君子，靜靜地在家裏吸你們的大麻吧，要是懷着毒品招搖過市，始終會出醜的。沾沾自喜之餘，不要忘了海關上還有無數緝私員的慧眼。

江城子

改壞名與犯忌諱

萬人傑

1

我在廣州念書時，有一位同學，名字叫吳友財。大家由小學念到中學，和我交情不錯，因此他常到我家，我也常到他家，由此，和他三個弟弟也稔熟。老二叫假吳友權；老三吳友安；老四吳友壽。他們四兄弟都喜說笑，全都屬於「牙擦擦」一類。

記得有一次我同他們四兄弟到荔灣吃艇仔粥，老大吳友財自誇道：「我父親替我起這名字眞威水，現在這世界，一切講財，萬事無財不行，我友（有）財，將來樣樣搞掂。」

老二友權說：「大哥，你並不惡晒，沒有權，有財亦無用。正所謂窮不可與富敵；富不可共官爭，可見得有權比有財威水。你有財，我有權，將來我可以管住你。」

老三友安道：「你們兩個都不及我重要。算你是億萬富翁，當今總統，倘若沒有健康，有財有權又如何？到頭來一命嗚呼，權勢金錢，歸於烏有，不過如雲烟過眼，曇花一現而已。所以，平安還是最要緊的，健康第一。」

老四友壽說：「相信你們大家都承認我最重要，『壽』是人人企求的，長命百歲，有財、有勢、有健康才有用；若沒命去享，也是徒然。」

他們兄弟這番話，我記得很清楚，雖是說笑性質，大家也覺得蠻有把握，各自向目標努力。

不久，廣州陷落，我們各散東西。經過多年戰亂，我和吳家兄弟斷絕聯絡。戰後回到香港，偶然在茶樓喝茶，遇到一個賣馬票的漢子，凝望我好半響，突然問道：「你不是萬人傑兄？」

我一怔，瞧着他，這面皮黝黑，一面風霜的潦倒漢子，雖有點面善，一時記不起姓甚名誰。

「我是吳友財，你不認得我了？」

「啊！原來友財兄，我幾乎不認得你呢！你整個都變了！」

「可不是？我變得太厲害！多年來的坷坎，使我落到這田地，誰想得到？」

「你三位兄弟呢？」我問。

「嚇！他們嗎？」吳友財苦笑。「人傑兄，你可還記得孩子時候有一天我們各自誇耀的事嗎？」

「記得。」我點點頭。

「太湊巧了，我們四兄弟的遭遇，剛和當日的話相反！」吳友財說：「我叫友財，其實無財，落到今天的田地，和叫化子只差一線。老二友權，他不是當什麼大官，現在舞場裏當大班。我認為他最無權，客人可以罵他；舞女也罵他，他忍氣吞聲過活。老三友安，最不平安，一年病了三百天，幾乎沒一天離開藥煲。老四友壽，卻是其壽不永，廿三歲那年已魂歸天國。」他言下不勝欷歔。「後來我才明白，我們是姓吳（唔）的，所以這都應驗了，眞是改壞名！」

2

當紅衛兵造反如火如荼的時候，不許人們稱「節瓜」做「毛瓜」，他們儘在高呼「毛主席萬歲」，「毛」「瓜」是犯忌諱，何況正在盛傳毛澤東健康不佳的時候，更是「瓜」不得。

這種忌諱的事，在過去封建社會是常見的，想不到聲言要「破四舊」的紅衛兵，也有這一種充滿封建的思想。

廣東人忌諱最多，比方說：「曆書」一向被稱為「通勝」，如果就字面來看，外江佬沒法知道是什麼東西。這是因為「書」字和「輸」字諧音，一年到晚的「輸」，那當然太不好意頭，不知那一個聰明人把它稱為「通勝」，「勝」自然比「輸」受歡迎，何況是「通」勝，通通都勝利，那就皆大歡喜了。



廣東人稱豬肝為「豬潤」，南路人則稱為「豬濕」，甚至擔竿也稱為「擔濕」。因為「肝」和「竿」，都與「乾」字諧音，人們最怕荷包「乾」，所以要「潤」一「潤」或「濕」一「濕」，要潤要濕當然要水，水為財，就不會荷包乾了。

廣東人又有一句俗語說：「姓黃唔准人賣黃瓜」。這也等於「毛瓜」一樣，可惜當朝皇上不是姓黃，否則確是無人敢說「黃瓜」的。若干年前的香港，也沒有人敢說「黃瓜」，因為「黃瓜」也與「皇家」諧音，「皇家」在殖民地中是大晒，怎可以出賣？所以，當年賣黃瓜的，只稱之為「青瓜」。

還有，在香港賣葛，以前也是犯忌諱的，西人聽到街中的菜販猛叫「賣葛」，莫名其妙，為此乃加以禁止。因為，在他聽來，「賣葛」就是「My God」，整天在叫「上帝」，上帝那有許多工夫聽你？所以，上一代的香港人，「葛」是一律稱為「實心藕」。

我以為中國人才會忌諱，怎知西人亦忌諱，而且比我們中國人更甚。「黃瓜」與「葛」都被取締，不說出原委，你想壞腦子也想不出是什麼理由。現在，香港是「開明」得多了，你賣黃瓜也可以，賣葛也可以，誰也不會干涉；在街市中，小販管理隊只拉阻街的，不會有因賣葛而捉將官裏去；賣「毛瓜」在這裏更不會被「鬪」，小販同志，大可放心。

廣東人的忌諱，大多與錢財有關，「通勝」是其一例；「舌」字也從來不說，做生意的人，最怕蝕本，蝕本就是外省人說的賠本，所以凡是「舌」字，一於改為「脷」字。這個「脷」字，只有廣東才有，你對外江佬說「脷」，他要是初到香港，一定會聽不懂的。

不餂而有利，當然最理想了。人的舌頭叫脷，豬的叫豬脷，牛的叫牛脷，已成了習慣。如果外江佬上餐室，叫一盤牛舌飯，伙記會瞠目結舌，不知所云；入鄉隨俗，便只好叫牛脷飯了。

花崗岩腦袋

邯鄲客

花崗岩石，本屬地質學專有名詞，人們往往用來借喻某種事物的堅硬牢固，意謂「硬梆梆」是也。

至於花崗岩腦袋，則形容頑固思想，從不低頭認錯，所謂執迷不悟，死不悔改。對於這種人的思想作爲，只有用魯迅先生的辦法——打落水狗，堅決徹底把花崗岩腦袋敲碎。

據地質學家的分析，岩石硬度共分十級，世界上最硬的物體爲鑽石，花崗岩爲七級，僅次於鑽石和金鋼沙，不可謂不硬也。這種硬在人們心目中，包含着堅實的意思。花崗岩到底屬於廢物，其組成爲石英、長石、輝石，毫無作用。比起鑽石、金鋼沙，那就是「瑰寶」與「垃圾」之比了。

只有花崗岩腦袋的人，嚴格說來，應爲「人中之渣」，本來花崗岩就是石頭垃圾，大凡具備垃圾的腦袋，豈有不是人渣之理。

這類人渣，確實夠頑固了，臉皮總比城牆厚幾倍，要層層揭開，那就非有打落水狗的精神不可。

假如眞正具備藝術大師的材料，倒還罷了，問題只是花崗岩般的廢料，難道還能叫人奉爲瑰寶一樣的文藝偶像麼？俺們老鄉說得好，何不撒泡尿自己照照，到底是啥貨色？

眞正的科學家、藝術家，是值得敬服的，他們確有創造的才能，縱使狂一點，自命「老子天下第一」，亦情有可原。不過，天才總是謙虛的，惟垃圾和渣滓卻喜歡賣弄，譬如「吹」得遍地皆是的是垃圾、臭味四播的也是渣滓。

杜甫貴爲一代詩聖，尚且常自謙：「新詩改罷自長吟」。這才是眞正的鑽石腦袋，是令人佩服的天才。

花崗岩腦袋就不同了，既無獨創性，又不是眞材實料，東抄西剽，改頭換面，正一投機取巧，實現譁眾取寵的目的，最不可饒恕便是死不認錯了。難道牠想把花崗岩腦袋也帶進棺材嗎？

學者們的頑固，是一種特有的氣質，通常被解釋爲傲慢與偏見。其執拗並無有錯不改的內涵。

黑格爾、費爾巴哈兩位哲學大師，曾受到馬格斯、列寧的猛烈抨擊，結果，誰也批不倒。原因黑、費二氏確具創造性的天才。

朱光潛、俞平伯、鄧拓等人的著作，也一再遭受圍攻批判，但作爲美學家的朱光潛；紅學家的俞平伯；歷史學家的鄧拓（也是散文雜家），他們有骨氣堅持己見，絲毫也奈何不得，唯有扣以「花崗岩腦袋」的大帽子，但此花崗岩不同彼花崗岩，朱、俞、鄧不是著作本身有錯，既無錯，何改之有？

壞就壞在本身因有「問題」而一改再改，據說已改過了十二次，時至今日，卻死皮賴臉，硬說當代第一流七七物物，這是少有的花崗岩腦袋。

這種花崗岩是可鄙的，只有匹他一句帶進棺材吧！設若明瞭「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的格言，花崗岩可慢慢轉化爲接近好一點的地質岩層，也說不定。然而，事實上已不可能了。

原因很簡單，本已沉寂的戰鬪，現在又節外生枝，重燃戰火，花崗岩腦袋便活得不耐煩了，嗚呼！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花崗岩腦袋豈能變鑽石乎？

細細數來，毫無道理，爲甚麼一定冠以某某出品，必屬佳作？事實上又是「衣光鬢影」「斤斤有味」「韜光隱晦」的別字連篇。

這種稱王稱霸的頑固派，動輒自稱甚麼眞正的文藝，至高無上的藝術創作。這和毛澤東最高指示有何分別？和樣板戲又差得多少？這是霸道文藝。

三十年代偉大作家的作品，並沒有隨便便冠以某某出品，必屬佳作的自我吹捧術，矛盾、巴金、曹禺、沈從文，也從不標榜自己如何如何。翻開四十年代以前出版的叢書，壓根兒找不到「必屬」一類的肉麻字眼。

只有霸道的作狀才顯出花崗岩的不化。

霸之外，是潑皮撒賴，極盡威脅之能事，動不動法律解決，開口嚇人；嚇不倒人，便是潑婦罵街。此花崗岩腦袋表現之二，往往如石英礦，輝石之類，硬梆梆而內裏空虛，實際自暴其醜。

口氣大了便是紙老虎，只有紙老虎才擺起面孔貌作吃人狀，而根本沒有三道板斧，此類紙老虎，當然死不甘心。

何以動不動便搬出法律嚇人？世間眞正的法律並不屬於某某個人所有，而是一視同仁，難道只許你搬法律，別人就不許麼？法律眞能把人嚇倒的，只是那些犯法的人。

平素道貌岸然，一本正經，開口純文藝，爲文藝而犧牲，外加獻身精神，諸如此類一大堆，骨子裏卻銷路至上，爲名爲利，高築金字塔，躲在裏頭養尊處優，只要能賺錢，不擇手段，更不管伙記死活，難道這是犧牲和獻身忘我麼？說得好聽點，文藝商人才眞。

天下間最可鄙的是刻薄，大凡做老闆的，也都有一舖刻薄癮，譬如遲遲不加薪水啦，事關百物騰貴，打政府工都加薪了，可是做老細的卻偏偏忘了這回事。又如年終雙糧，做了幾年，連影風也沒有，難道打文藝工理應如此嗎？爲何獻身獻到「仆街」？而老闆則翹起二郎腿，渡其優哉游哉的園林生活。這是毛澤東式的邏輯，部屬偏可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卻在廬山休養。

妙哉！花崗岩腦袋眞係「唔化」囉！

中國赤禍探源

・史劍非・

當時陳獨秀雖已不擔任領導工作，但仍是黨員，他就寫信給中共中央，反對「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主張改成「反對國民黨的誤國政策」（指對蘇絕交和作戰）。並要求在黨的機關報「布爾雪維克」上發表。李立三覆了一封信，將陳獨秀痛罵一頓，陳獨秀再寫了第二封和第三封信，結果瞿秋白以開除黨籍答覆了他。從此他被扣上「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帽子，成了中共永不寬赦的敵人。

這是陳獨秀對共產國際及其工具中共所做的最後抵抗。從此中共就變成共產國際的馴順工具。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是源遠流長的，並非一朝一夕之故。

最難得的是陳獨秀到了晚年，經過四年監獄生活之後，他終於大徹大悟。發覺列寧、史大林以來的共產黨都「沒有認識資產階級民主的價值」。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言論自由，走上極權專制的魔道。他這些話，否定了列寧史大林主義，也否定了他自己的歷史。於是他終於解脫了共產主義的枷鎖。這在共產黨人，尤其是身居領導的人，所絕無僅有的事。他發表這些意見時說：「我絕對不怕孤立」，風骨凜然！

紅色福音的惑誘

一九二〇年七月，共產國際通過列寧的「民族及殖民地提綱」，這是以征服世界為目的底，共產勢力東進的決策。本此決策，莫斯科一方面派人往中國，策動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並多方面向軍政各界滲透，尋求反帝聯共的合作對象。這些活動多是秘密進行的，一般中國人看不見（下一篇中將詳述）；另一方面他冠冕堂皇的發表對華外交聲明，播放紅色的福音，來爭取中國人的好感。由於當時的國內外環境太險惡，它的「福音」，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兩次對華聲明

所謂「紅色福音」，是指一九一九年七月及一九二〇年十月，莫斯科兩次對華聲明。第一次聲明要義如左。

㈠廢除中俄間一切密約聲明說：「我工農政府續行宣言：將從來俄國與日本與中國及與從前聯盟各國所訂結之一切秘密條約，概行作廢。因此種條約，實行沙皇政府及其聯盟各國力使利誘，壓服其它各民族之工具。其中以中國民族為最，得其利益者僅各資本家與地主及俄國高級軍官而已。」

㈡無條件歸還中東鐵路及其一切附屬權益。宣言說：「工農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鑛產、森林全部及他種產物，由沙皇政府與克倫斯基政府及……，與從前俄國軍官商人及資本家等侵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

㈢放棄庚子賠款。宣言說：「工農政府放棄中國一九〇〇年因義和團之亂而負欠之賠款。」

㈣廢除租界地及領事裁判權。宣言說：「工農政府廢棄所有各種特別權利及俄商在中國地面上佔有之一切租界地。任何俄國官員及教士不准干涉中國事情，如伊等犯罪，應照中國法律受地方審判。在中國地方上只能有中國人民之權力及司法，不能有他種權力或他種司法。」

如果單從字面看，這個聲明可以說是莊嚴、偉大、動人極了。不過一查對當時的事實，就沒有這麼莊嚴了。

(1)聲明中沒有提到沙皇時代自中國掠奪的黑龍江以北及新疆邊境以西的大片土地。這說明他們放棄帝俄侵華權益，是有很大折扣的。

(2)聲明中所列各種權利，因俄國十月革命，多已事實上不存在，況且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蘇俄東西兩面廣大國土正遭日美英法德各國軍隊佔領，它自顧尚且不暇，有何能力來恢復帝俄在中國的特權？但不可否認在國際法權上仍有其重大意義。

(3)當時蘇俄發表此宣言有兩個現實企圖，一是使中國政府驅逐反抗共黨流入中國的白俄勢力；二是挑起中國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的反抗，以減輕對蘇俄的政治軍事壓力。

縱有上述的破綻，但我們不能完全抹煞，列寧逝世以前的蘇俄，確帶有若干馬克斯主義的理想氣質，有故意反帝國主義之道以行的正當目標。與其後的史大林時代，「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情況大不相同。

此外我們須知，蘇俄對華友善之目的，是實現世界革命。中國如赤化，整個中國等於是蘇俄的一部分。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宣佈向蘇俄「一邊倒」，就是最好的註腳。因此有限度的放棄帝俄時代，搖搖欲墜的「權益」，等於是赤化中國的投資。

莫斯科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發表的第二次對華聲明，將原來的四項擴為八項。這八項的內容顯出了重大的改變。

(1)要求中國驅逐反共的白黨領事人員，解除白黨軍事武裝，換言之與蘇俄合力撲滅在中國境內的

反共俄人。

(2)要求和中國建立外交，互派領事，恢復貿易。

以上是對中國提出的要求，是交換條件。

(3)在第一次聲明中所表示放棄在華權益中，最大一項——中東鐵路（從長春到滿洲里），由無條件歸還，變成應由外交談判來解決的懸案了。如聲明第八項所說：「關於工農政府利用中東鐵路一事，中俄兩國允許另訂新約」。無異否認歸還中國。

從上述的改變已看出，蘇俄發表對華聲明的究竟目的了。即使如此，在當時仍是劃時代的創舉。因爲中國自從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以後，受盡列強的欺侮，只有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從未有願意取消侵畧條約，歸還權益的事情。乍聞蘇俄這個聲明，其震驚、激動可想而知。尤其是在當時的國際環境，特別抬高蘇俄的聲明的聲價。

帝國主義的酣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列强在華各據勢力範圍。大致來說雲南、廣西是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西藏及長江流域屬英國的勢力範圍；福建及遼東半島屬日本勢力範圍；山東半島膠濟鐵路屬德國勢力範圍；東北及新疆屬於俄國勢力範圍。唯有主張門戶開放，勢力均等的美國沒有劃自己的勢力範圍。這一列强均勢，在歐戰發生後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是日本，乘列强忙於歐戰，無暇東顧，一九一五年一月，袁世凱政府接受日本意圖吞滅中國的廿一條。其次，它藉向德國宣戰，佔領青島及膠濟路沿線，繼佔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俄國革命爆發後，它派兵佔領西伯利亞，中東鐵路也進入日本的控制之下，換言之，它已繼帝俄强佔了中國東北。綜合上述變化，由列强瓜分中國的形勢，轉向日本鯨吞中國的形勢。

幸虧中國政府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向德國宣戰，所以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也算是戰勝國。日本鯨吞中國的計劃不能很快實現。但是它堅持從德國奪取的山東權益。大戰之後列强疲憊，無力壓制日本，在不傷損自己在華權益的情況下，在巴黎和會上就同意了日本的無理主張。中國是戰勝國，而且是戰勝德國，竟不能收回德國在華權益。這一形勢引發了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當時中國民衆對於列强這種不公平的決定，痛恨和憤怒都達到了頂點。

北洋政府接納了五四運動的主張，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全權代表陸徵祥電告巴黎和會拒絕簽字。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發出了第一次對華聲明。就是說，正當五四運動高潮之際，這個聲明傳到中國。其容易打動中國人的心弦，實是意料中事。

親俄情緒壓倒親美傳統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大多數民衆是親美的。這因爲美國在歷史上對中國最清白，除了因義和團事件，參加八國聯軍的行動之外，從未有侵畧中國的軍事行動。而八國聯軍之後，中國得以苟延殘喘，不被瓜分，實有賴美國堅持「門戶開放」政策。因此親美已成中國人對外的傳統心理。而且在巴黎和會失敗之後，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九國會議，壓制了日本的侵畧中國野心。一九二二年二月簽訂的九國公約，且明確的保障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使中國獲得了近十年的小康局面（對國際而言）。所以一九二二年以後，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實有增無減。可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北京舉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發現，親俄情緒已壓倒親美傳統。主張以俄爲友者佔百分之五十九，主張以美爲友者佔百分之十三，相差如此之巨！

以俄爲友的理由：㈠因其爲社會主義國家，以不侵畧爲原則。㈡因其爲反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正好與之聯合，抵抗英美。㈢因其爲被壓迫民族（與中國情形相同）。

以美爲友的理由：㈠借其力以抵制日本，㈡因爲他提倡和平主義，㈢因其教育發達，可以救中國之黑暗，㈣因其能時刻幫助中國。

從這項測驗中可看出當時民意轉變的激烈。「時刻幫助中國」的美國，竟不敵蘇俄兩紙對華聲明。其實這一轉變，當然並非由於兩紙聲明所造成。

列强出兵干涉蘇俄革命，使國人感到中俄同是被侵畧者，這種同病相憐之感亦必起甚大作用。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國際成立以後，派工作人員對中國進行的滲透工作，亦已發生了巨大影響。

尤其是對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滲透宣傳，進展尤爲顯著。在蘇俄及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援助之下，陳獨秀、李大釗等的「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已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改建爲中共；上海、北京兩地的知識青年自一九二〇年起，即不斷成批秘密送往蘇俄受訓，中共的主義宣傳及細胞活動，已逐步滲入中國社會的脈絡。

赤帝的眞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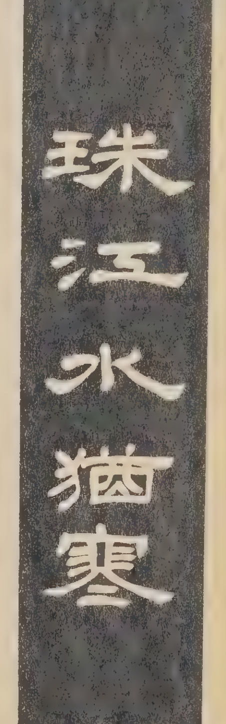
當蘇俄「紅色福音」騙得中國人的友愛時期，一九二一年七月，蘇俄紅軍侵入外蒙佔領庫倫，並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傀儡政府。一九二四年，外蒙脫離中國宣告獨立。而一九二三年一月，蘇俄代表越飛與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發表聯合聲明時，還說不使外蒙脫離中國，言猶在耳，還不到半年。

對中東鐵路蘇俄果食言，並沒有交還中國。談判結果，名爲共同使用，實際由俄人擔任鐵路局長。中東路的營業收入，被移作支持共黨經費。當中國於一九二九年七月撤換中東鐵路局長，蘇俄即與中國絕交，並揮軍進攻中國領土。

一九三二年中蘇恢復國交。是年四月，蘇俄就在新疆策動政變。

一九三五年前後，納粹德國和日本東西威脅蘇俄，共產國際七月乃令中共與國民政府妥協，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牽制日軍北進。八月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同月中共宣言服從國民政府，共軍接受改編。可是一九四一年四月竟與日本簽訂友好協定。同年十月劃佔中國唐努烏梁海廣大土地。最無恥的是竟將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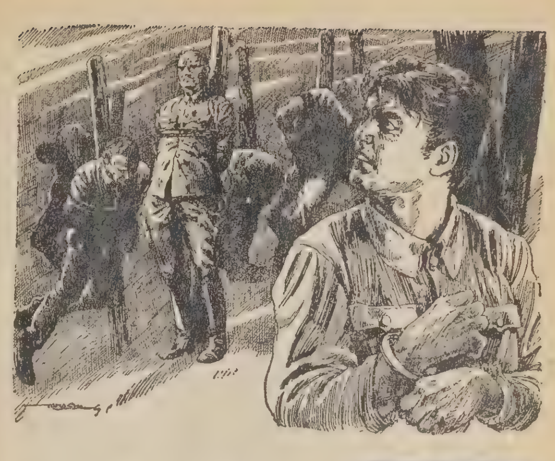
當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蘇簽訂友好條約之後，日本得從東北抽調關東軍精銳，大舉南下進攻國軍，欲在本土被美軍佔領前先消滅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中國在抗日期間最嚴重的危機。（二）



珠江水猶寒

【26】

馬森亮



我想她在年青的時候，一定是能幹的主婦，也曾好幾次勸過她，年紀這麼大了，環境並不壞，何必再找辛苦呢？就是收樓租也吃不完呀！她只是微笑謙虛一番，支吾不再說什麼，想亦有了夕陽近落，晚風勢微之感。但到後來，還是無意中把心事吐露出來。

那是一個秋雨之夜，我躺在椅子上看書，她在燈下綴縫一件舊夾袍，有一句沒一句的說起話來，我也漫不經意的和她搭訕着。

「唉！我這一輩子，甜酸苦辣，那一樣沒有嘗過？什麼都看破了！」她忽然若有所觸，傷感起來說：「表面看來，我的確可以優哉遊哉混過這一世。但你以爲我現在是很安樂的嗎？那就猜錯了，正所謂黃蓮開花，苦在樹心。——老頭子還未顯達的時候，家境雖艱苦些，倒還沒有什麼；一旦做了官，馬上就娶了個妾侍，家庭從此便開始日吵夜鬧，苦惱越纏越多。及至共產黨入了城，他愴愴惶惶的帶了那個狐狸精一溜就溜到香港去，撇下了我，說我年紀大了，不怕他們把我共掉，叫我留守住這幾間產業。實在是——，我也老了，兒女亦已長大成人，還希罕什麼來着？清清淡淡混過這幾年就算了！……」

最後，她還鄭重地下一個結論，說：「一個做妻子的，誰個對丈夫的前途不抱希望呢？但希望不必太高，貧賤夫妻倒會白頭偕老，萬一丈夫得了志，發了達，想偕老就很難了！」

這樣，我才領悟到黃老太的一番苦衷，她的敲經唸佛並不是眞心皈依如來，而是爲要填補心靈上的空虛。

這一夜過後不久，西伯利亞的寒流吹到了，雖不像北方那樣會瘡指裂膚，但過慣溫暖生活的南方人，卻是一種莫大的威脅。特別落了一場雨，街上的行人更少，一到晚上，一切都像死了一樣。間或有幾聲疏落的三輪車響鈴，一陣狂風掃過，連這僅有的聲音都被捲走了。

時鐘響了八下，這時，如果是晴天的話，恰是月上柳梢，人約黃昏的時候。但現在什麼都銷聲匿跡了。風在牆角吹響口哨，天空顯得更加低沉，彷彿在深夜。雨雖然停了，簷前的水痕還在燈光映耀下閃光。這時刻，我還沒有睡意，寫好一封信之後，起來在房裏踱了幾個圈子，再坐下來，燃上香烟，托起腮在沉思着，像小學生碰到難題那般，把眼睛盯緊一個地方，想集中一下思想。燈光過於刺眼，索性把電掣關了，讓黑暗把自己包圍，其實我也不需要什麼光明了。光明原是一種困惑，尤其在靜悄悄的晚上，牠可能是一種招致危險的訊號。

我的思想現在正如蝙蝠一樣，開始在黑暗裏亂闖了。從房子闖出街外，闖回故鄉，闖過陰森的原野，闖入縹緲的雲層……；我，昏沉沉的睡着了。

在朦朧中，好似有一種特別怪聲，沉重掙扎的腳步，像啣枚疾走的野馬一樣，把我驚醒，覺得很奇怪，乃探首從窗隙望下去，見對面的樹蔭下有三條黑影，似黑狗一樣扭住在廝打，狂風盡力奪走了所有的聲音。忽然，一條黑影倒下去了，另兩條黑影箭也似的跳上停在路邊的一部三輪車，眨眼便不見了，給風捲跑了，牆角上還繼續吹響口哨。

大約經過吸完半根烟時間，一陣嘈雜尖銳無法分辨的警車、警笛、救護車的聲音，從四面八方向這裏包圍過來，驚醒了所有做夢或想做夢的，每個窗子立即睜開了明亮的眼睛，伸出一堆堆腦袋來。數不清荷槍的人很緊張的往來奔跑着，幽靜的街上忽然熱鬧起來了。人聲鼎沸，手電筒橫照直射，像許多小型的探照燈，樹底下圍上了一大堆人，盡是軍裝或白衣護士，只有一個女人穿着便服。細看原來她是經常在住戶橫衝直闖的街坊組長，她的嗓子特別大，這時可以隱約聽見她的報告，她很自豪地說她是唯一的目擊者，還指手劃腳地，極力描述當時扭打的情形，死者怎樣的慘叫一聲，兇手又怎樣的跳上三輪車，怎樣向後街飛跳，她本人又怎樣的冒險去追兇，又怎樣——，當然是怎樣去向人民立功，所以便迅速地去報警。

因爲她是街坊組長，是黨的耳目，這些話很容易得到警方的信任，所以馬上判斷兇手已跑向遠方

去了，不必就地來一次搜查。這樣忙亂了一陣，屍體搬上了汽車絕塵去了，武裝人員亦奉命分頭去追緝，只留下三四個警察在附近巡邏，依舊維持着緊張局面。

這件兇殺案，明天的報紙一字不提，但消息卻已傳遍全市，而且知道被殺害的是一個老幹部。街頭巷尾都在竊竊私議，互相臆測。有人一口咬定兇手是兩名三輪車夫；有人認為兇手的身份值得懷疑，絕不可能是車夫，理由一，行兇的人不會利用職業工具，留下線索，二是此兇案顯然係尋仇的，車夫是工人階級，和幹部是一家親，況且死者又是剛剛復員的軍人，沒可能會這麼快就和工友結怨的。後來從組長那裏得到了確實消息，說警方已發現了一輛無人駕駛的三輪車停在中山紀念堂後面，查實車主已病了三天，躺在床上，從未出過門。證明這部車子是給兇手利用了，巧施金蟬脫殼。同時也說明兇手已逃得很遠，不會匿居附近。因此，這裏的居民才免了一場大搜捕的厄運，大家徹底的鬆了口氣。

這件事，我是清楚底細的，卻不敢透露半句；黃老太又是什麼都不聞不問，只一心一意在敲經唸佛和小心飼養小鷄，所以在這議論紛紛的時候，總是充耳不聞，屋裏永遠保持着和諧平靜。

這不外是一個開端罷了，接着傳來兇殺的新聞卻越來越多，而且更駭人。

在海珠橋邊撈起一具四肢被綁住的屍體，胸前還掛着一枚商業廳的證章；西郊的鐵路旁發現一個蔴袋，裏面赫然裝着一個碎屍的解放軍；一個女幹部在戲院門口被人戳破了肚皮，行兇的是一個十六歲的青年；公園裏有人撒下很多反共傳單和國民黨旗；在公廁上搜出了兩枚手榴彈和一包炸藥。另一方面，跳樓自殺的人數急劇增加，凡沒有窗柱裝備的酒店都趕緊加上鐵欄；居民一俟見有行動可疑的生面客要上天台時，就跟踪或者把他攔住；珠江河邊增加了巡邏艇。一到晚上九點鐘，公園裏便禁止遊人了，可是越秀山上還經常有人在樹上上吊！

由於恐怖的消息日有所聞，人心已恐慌起來了，神情一天緊似一天，謠言滿天飛，大家懷着悲喜交集的心理等候着、忖測着。有人認為這種有計劃的暗殺行動可能是國民黨反攻的前奏，這論調立即就遭人駁倒，他們的理由是國民黨過去有偌大地盤尚且不能守，連在海南島固守的時候亦無法背水一戰，今日竟要跨海反攻，除非得神仙幫助，撒豆成兵。比較冷靜的則認為恐怖局面的形成，是三五反中的整人者與被整者之間結下來的仇恨，既沒有什麼政治意圖，也不是有組織的軍事行動，而是自發的，像單幹的張良錘擊秦始皇一樣。更有人說成大半的消息是空穴來風，庸人自擾，這是共產黨自己放出來的空氣，作為再次屠殺的藉口！

不管新聞的性質如何，是真是假，公安局已在部署一切，開始採取行動了。除限定被管制份子每天按時往派出所報到之外，對曾在國民黨做過工作的舊人員一律嚴密監視，同時接連槍決了幾批「判處死刑，緩期兩年，以觀後效」的囚犯，作殺鷄儆猴的示威。街頭巷尾都貼滿給紅筆勾劃的「鎮壓」佈告。自然，跟着而來的就是開會、檢舉、坦白這一套。

提起開會，就意味到鬭爭與清算。這是沒有止境的，從一個方式到另一個方式，一個接連一個，有時這一個運動未完，那個運動又開始，雙管齊下，令到人民無所適從，幹部亦疲於應付。然而共產黨是很重視開會這一法寶的，它直接可以監視羣眾行動，間接考察民心的反應。有很多在開會期間喪失了自由，也有許多人利用開會來一番積極，爭取黨團的信任。所以不管怎樣，在各種顧慮相催促之下，不能不要參加。

所謂開會，是不拘什麼形式的，亦不需要開會程序。五人可以，三人亦行，不管是街邊、房子、廣場或商店裏面，坐下來就可以展開活動，跟着就是叫嚷大鬧，天翻地覆。有人給共產黨的開會形式說成三部曲：開會時幹部獨唱，討論時大家唱，散會時沒人唱，結果得了一個慘字。話雖刻薄，涵意卻相當深長，而事實上確也如此。

開會，是暴風雨的訊號，全市再被一個新的恐怖籠罩住，人民要設法混過這個鬼門關了。

九　也算一個家

天台上的菜苗已長起來了，一片青葱，小鷄亦長了翅膀，出了籠門就吱吱咯咯的，把翅膀亂拍，象徵着在飛行，可惜上帝沒有賦給牠們這種本領，撲來撲去還是在地面掙扎。但牠們很會適應環境，懂得求食之道，而且像新官上任一樣，選擇會啄和能啄的東西。自然，就地取材的結果，首遭其殃的就是菜苗了。不到兩天工夫，菜圃已被蹧蹋得七零然落，菜葉變成千孔百瘡的殘荷，有幾根只賸下菜莖指向天空。

見到自己的勞績受到這般的蹂躪，我自然生氣了。但一想，菜味固然甜，鷄肉也香哩，這樣權衡了利害，乃來個合理照顧，和黃老太迅速在菜圃上圍起籬笆來，再一番努力，果然不到十天工夫，菜圃已恢復舊觀了，菜長得比前更茂盛。那幾隻童子鷄亦能夠自己在練習吊嗓子了。

黃老太的出嫁女兒從北京回來了。經過認識，知道她叫黃錦娟。年紀二十六七歲，生得很健美，舉止端莊，瓜子臉兒，左頰上印下一個淺淺酒窩。她不愛說話，似有滿懷心事，有時還會見到她的眼睛微微紅腫，像在暗地裏哭泣過。女人的心事永遠是秘密的，何況是年青婦女，我不敢冒失去打聽或探問。可是，黃老太終於悄悄地告訴我了。原來她又是共產黨手上製造出來的一個年青寡婦，像一隻美麗的兔子一樣，成為一般高級共幹獵獲的對象。她因不堪騷擾，迫得要跑回南方來，依媽媽過活。

過了幾天，她才習慣這個環境，臉色也漸漸開朗起來。和我談過幾次話後，摸清了我的底子，知道我也是苦難中人，她便不再顧忌什麼了。因此很快就建立起友誼來，這是我們不得有的願望，我的生活太過枯燥、太過寂寞了。

被共特作拆垮的

查封報紙 槍斃記者

四川人也與其他任何一個省地的人一樣，自從「解放」之後，他們所過自由放任的生活，是短暫得恍乍睡時的一場夢！可是，好夢由來最易醒，接着便是一個漫漫長夜，好似永不天亮的一場駭人噩夢；這場噩夢一直到今日也未曾甦醒過。

不過，四川人首次嘗到「解放」的苦味，則是軍管會成立之後不久，許多報紙停刊，報館被查封了，人們早上起床看不到報紙，這種精神糧食的突然斷絕，與水喉沒有水，電燈沒有電，米缸中沒有米的痛苦，是差不多的。同時，這也意味到「山雨欲來」！

中共素來注重宣傳，在宣傳中佔首要地位的報紙與廣播，自是一點也不放鬆，如年前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從始至終牢牢掌握着的，便是「兩報一刊」及「廣播電台」。共產黨進入成都，當然也是先着眼於報紙。成都共有大小報紙約廿家，後來雖然一律被動或自動停辦了，但首先遭到中共正式下令查封的，是「新新新聞」，它的「罪名」是「國民黨反動派CC四川頭子陳斯孝所主持」。其實這是欲加之罪。因爲陳斯孝不過是該報三股東之一，另兩位股東是劉啓明與馬秀峰。這三個報人從民國十幾年便開始辦報，是成都市第一家大報，資本完全是民營。陳斯孝雖然親近國民黨，但決非「CC」的報紙。中共除了早已掌握了的成都「工商導報」，另一份便是接管「中央日報」改辦的「川西日報」。

「工商導報」原是成都「元昌精鹽公司」老闆藍堯衢出錢創辦的，後來被共黨文特滲透掌握，藍堯衢已經在共軍未入川之前便感到尾大不掉，不能支配該報；等到共軍進入成都，他也正式脫離該報，完全交給中共接辦。可是，共產黨對藍堯衢的清算一點也不放鬆，交出「工商導報」不久，便把他槍殺。

「川西日報」是成都各大小報全部停辦之後才出版的，主持人是田一萍。他的公開身份是「民主同盟」中委，其實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只不過是滲透到「民盟」去掌握操縱這班「民主黨派」人士而已。由他來主持「川西日報」，在不明內情的人看來，以爲中共的報紙，既由民主人士主持，當會有點民主氣息。殊不知道這是一份道地的中共黨報，所刊出的，都是長篇大論的黨八股，副刊根本沒有，枯燥已極。「工商導報」原來也是枯燥的，除了報導金融消息，副刊很少，成都人原來厭棄的「工商導報」，後來反而銷數突增，因爲枯燥的「工商導報」，多少還好過「王婆婆包腳布」式的「川西日報」。

中共在成都除了查封報紙，統制言論外，還曾槍斃新聞記者。第一個被殺的新聞記者是唐澤陵，他於報紙停刊後，因偷

「造謠惑眾」罪名而槍斃。

調查工作 由下而上

四川人的第二個噩夢是「深入調查」，中共川西黨務委員會組織了一個龐大的「調查工作團」，像水銀瀉地一般，在每一個地區，每一種行業中進行調查。其內部組織是秘密的，調查人員也是便衣，調查的對象，無所不包，諸如人事動態，物資狀況，官僚資本，學校情況，勞資關係等。由每一地區的分團，指揮各支團與小組，深入到各行業下層與內部進行調查。

這項調查工作因爲是在暗中進行的，調查人員又最好從工廠、商店、貨倉、堆棧、學校的內部小職工方面着手，他們挑撥勞資的感情，許以「翻身做主人」的報酬諾言，自然可以獲得全盤資料。因此，很多事主，被人挖了根也還不知道；自己所有的物資財產，人事關係，被調查團登記得清清楚楚，自己還蒙在鼓裏，一點不知情。工作團將全盤調查資料掌握之後，分出輕重緩急來處理，對一般普通物資，與國民黨官方無絲毫來往關係的商家，他們暫時不過問，等到以後徵稅、買公債的時候，再慢慢清算。那時所指向的對象，是那些來歷不明的物資，或可以作爲軍用的物資擁有的商家，中共加給他們的罪名是：㈠替國民黨掩藏物資；㈡勾結或串通國民黨反動派盜竊人民資產。「罪名」有了，接着便是傳訊與盤查。

中共在當時最注重調查的黃金、白銀、車輪胎、汽油等，分別由財經與交通接管部門出面辦理。先予查封，再進行偵訊與處理。最後當然是雙手奉獻，希望損財擋災。

因爲中共將你藏有這些物資的資料掌握之後，便指你是與國民黨有關的勾結犯。你否認的話，他們如果提不出你與國民黨勾結的證據，便要你提出未與國民黨勾結的反證據，這是你也沒有辦法提得出來的，何況在那幾年因貨幣貶值，所謂「官商勾結」，是誰也免不了的事，任何一個商人，都可能與國民黨政府的大小官員，有或多或少的往來關係。在最後被逼得沒法可想時，你爲了安全着想，也怕了他們那種疲勞式的訊問，你是寧可放棄物資，交出來由中共接管了事。

中共的調查資料，很少根據當事人的正面報告，或銀行公司的董事會報告，他們所派出調查人員，都是挑撥勞資關係，利用內部矛盾，從銀行或公司的職工口中獲得的。而且未到成熟階段，決不打草驚蛇，等到他們傳訊到你名下來了，你的有關情況，也就掌握得七七八八了。你不承認也不行，將你傳了去，便是用六七個幹部，採取「車輪戰」的訊問，你只要說錯了一句話，他們便擴大來盤查。到最後，則是傳訊證人，由你的職工出面指證，你不承認是辦不到的。

的西南保衛戰

共所訂的「官僚資本」。因爲中共並沒有將所謂官僚定明官職的大小高低，也沒有將官僚定明時間先後。凡在國民黨內任過大小文武職務的，都可稱之爲官僚；你的產業是祖先遺留下來的話，你的父、祖輩有做過官的，也可稱之爲官僚資本。如果是照這樣來推算，差不多每一個商人，都有問題，尤其是那些銀行、公司，或有股東的大商號，無不誠惶誠恐，感到人人自危。所幸中共對於官僚資本的調查接管辦法也是由大而小，先把幾個大官僚拿來開刀，普普通通的，一直拖到「三、五反」才全面開花，故一般商家，得以苟延了一個時期。等到以後正式向工商界進攻時，也就不問你與你的股東在國民政府時期做過大小官職，那怕是抗戰時期的軍公人員，也一律逃不出「官僚資本」這條「罪名」。

中共初時調查的官僚資本，是以劉文輝、鄧錫侯、王陵基、潘文華這些大官僚爲對象。據調查工作團的報告，專是劉文輝兄弟子姪一家人的農地，即有良田四十萬畝，列爲四川的第一個大地主。這是不假的，遠在民國廿年四川內戰時，別的軍閥指責劉文輝的電文中，便有兩句炙膾人口的話：「田連數縣，甲第成街」。再加以後二十多年的搜括積聚，種毒販毒，說他是四川第一個大地主，誰也不會懷疑。因此，到「土改」時，還將劉文輝的哥哥劉文彩，列爲四川典型的地主，以塑像與繪畫，製成的「收租院」圖，作爲全大陸一種「教育性」的畫圖，一九六七年還在香港展覽過。

第二個大地主，可能要算王陵基。有關此公在四川任最後一任省主席，及於逃跑途中被俘的經過，我會在以後專章記敍。說到他家的田產，可以用王陵基的兒子王錫祺說的話來作證明，他說：「我家的田產到底有多少，連我也不甚清楚，不過，我聽到替我家管產的人說過，如果把所有的田產一畝一畝的相接起來與鐵路平行，以高速度的火車來計算，要開兩天兩晚的快車，才能走完。」那也等於說，以畝爲單位相連，他家的良田約有兩千里。（以快速火車一小時行走四十里爲例，兩天兩夜共爲四十八小時，即爲一千九百廿里。）

王陵基的富有，還可以從一事證明。大陸易手前夕，金元券貶值，各地物價波動，米商屯積居奇，拒不應市，使一般升斗小民，叫苦連天，幾有斷炊之虞。四川因爲大地主多，糧食操在少數人手中，情形比其他各省更爲嚴重。因此民怨沸騰，除了羅廣文在重慶曾公開向記者發表談話，他要帶軍隊向四川豪門之家登門拜訪之外，地方輿論也紛紛要求各大戶打開米倉，平抑物價。最初，有人將此壓力壓向劉湘之妻。劉湘之妻大發牢騷說：「你們怎麼專欺負我這個寡婦，說到控制穀倉之多，難道劉文輝與王陵基這兩位省主席，還會少於我的？你們怎

王陵基後來順應輿情，慨允開倉。消息傳出，一般商民不敢再屯積，怕豪門開倉，糧價下瀉，他們紛紛將倉穀拋出，於是，四川糧價不抑自平。多日缺貨的米市，也可見到白米出售了。因此亦可證明王家的田地，多到足可影響四川全省市況。

地下調查　無微不至

中共特務人員，對於這種地下性的調查工作，是進行得非常週密，這種情形，可從以下三個事例中證明。

㈠以鄧錫侯爲例：中共的調查人員，分別追查到可能與鄧有關連的每一個大小機構中去。據說：鄧錫侯同鄉開的一家小旅店，及鄧的舊部開設的一家僅有兩部汽車的運輸公司，都曾經過詳細調查，盤問是否獲得鄧錫侯的資本支持？

㈡以人事爲例：四川省會成都警察局，共有兩個大隊，一是保警大隊；一是偵緝大隊。偵緝大隊長余聞翰，是四川隆昌縣人。中共進入成都之後，省會警察局由軍管會公安處接管，初期一班老人仍可照舊工作。但在成都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特，向公安處提出一張「四川全省國民黨各級特務機構及其主持人員的名單」。其中有關偵緝大隊長余聞翰名下，不但階級成份、學歷、經歷、年齡、家庭狀況紀錄甚詳，另外還加了一欄記載：「人矮，鼻大，在原籍時，綽號余小娃」。這個綽號是成都方面任何人均不知道的，後來問與他自小在一起長大的隆昌人，才證實他果然有此「小娃」綽號。

㈢以物資爲例：一九四八年冬天，徐蚌會戰失敗之後，中共尚未渡江南下之先，西南地區表面上仍很平靜，國府駐在成都的空軍司令部，沿例公開投標賣了一批破爛飛機與汽車。成都商人組織一個投標集團，由成都東方鐵工廠出面，以一千兩百兩黃金投標購得這批舊貨，分別堆存在東、南門外的倉庫中，準備修整一部份汽車出賣，不能修整的東西，再作其他用途，估計可以賺到一千五百到二千兩黃金，但要花一年時間才能處理完畢。誰知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京滬失陷，共軍進入四川之前五個月，凡是參加東方鐵工廠標購這批物資的股東，都接到一份署名「中國共產黨成都市特別工作隊」的警告信，說他們勾結國民黨官員盜取國家財產，要他們立即停止處理這批物資，好好保管，等待「解放後聽候發落」。

由此可見，中共對於可能進駐的地區，他們的特務人員是早就進行地下工作的調查了。這種情形，幾乎各地皆然。因爲照中共的規定，每一個黨員，也就是情報員，他們是無時無刻不在做着各種調查工作的。

（廿七）

三郎

匈京生死鬥

二十二：塔奇博士一家人來到瑪利亞的寓所

白萍 譯

「一直躲在那兒等了，都不要了。這條走廊最好的事件，我們警察來查看的話，看到屋內一個人都常，以爲你們都出去了，還會回來的，便會在屋內守住，不會到處去追尋你們。」伍特道：「走吧，先替我把你父親叫醒，好一起走。」

塔奇夫人和塔諾斯把塔奇博士扶起了，對伍特說實在的，花了好幾分鐘寶貴的光陰。塔奇博士有一張長臉孔，口角皺紋很深，額間有着疾容；很久沒有刮鬍子了，灰白色的鬍子，長了滿臉，在燈光下閃耀着。

伍特謹慎地回頭沿着隧道走出去，到了樹叢內的活門側，仔細的聽一會兒，沒有聲響，便上扶梯，進入廚房中，看過後門，沒有異狀，進入太陽光照耀的花園中，把園門鎖好。然後，再循地道回到隧道下面來，把活門關好。

他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實際上，他連不知道麥菲將軍究竟洩露多少情報給在維也納的奸細羅吉萬，但羅吉萬一定已通知了此間的AVO總部，說有伍特模樣身裁的男子偷進匈牙利境內，AVO總部一定知道他和戈科夫的使命有關，結果，就會懷疑到塔奇博士身上，他並不低估敵人，AVO秘密警察總部的上層人士都是狂熱、聰明而獻身共產主義理想者。所以，他此行的成功希望應該是很小的，但他抱着一試的決心。

事實上，在伊洛娜和幸運之神的幫助之下，他迄今爲止已獲得巨大的進展，現在，瑪利亞和塔奇一家人又都願意隨他去冒險，他更非拼命努力不可。

塔奇博士已站起來了，身材矮小，頭髮蒼白比他想像的高，他似乎睡意未醒，還是茫茫然似的，但他看到伍特走過來，便立即精神集中，目光烱然了。

「你就是那美國人嗎？」他說道。

「是的，你身體怎麼樣？」

「有一名男子有事的話，我是有足夠體力可以走的。我是一個蠢才！我竟失去許多寶貴的逃走時機，只是因爲越過邊境時稍不小心，被槍彈射傷了一條腿，回到家裏來便一直病倒之故。若是運氣好一點的話，那裏會這樣呢！」

「其實，你根本上就用不着自己冒險回來，你只要通知我們的安全部門，說你在想念着妻兒，我們就會設法把他們搶救出來，送到你的身邊團聚。」

塔奇把枱上的一杯水拿起來，喝一大口，杯子放回枱上，他一條腿拐着，站不穩，妻子扶着他，他道：「我是研究科學的人，結果，在普通的人事問題上，我卻反而糊塗了。我要親自回來看看妻兒是否安全無事。結果，我卻反而把一切事情弄壞了。我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險，卻使他們也陷入了更大的危險中。現在，你來了，當然一切事情都可以有較好的安排了。」

伍特感覺到塔奇太樂觀了，以爲有伍特在此，一切可都以迎刃而解似的，天下間那裏會有這樣簡單的事情呢！但他不願意打擊了這位著名科學家對他的信心，科學家就是這樣的，除了他自己所研究的一門學問之外，對其他事情都是沒有什麼頭腦的。

塔奇夫人扶着塔奇博士的一條臂，扶着走去，很慢慢的上前去見。

更使伍特心中相信的是，現在，是塔諾斯在扶着他了，向着和塔奇博士同方向繼續走過去。

他們只走了一段很短的距離，塔奇博士要停下來喘息着，又說話了，「我很感謝他，先生，但我現在發覺到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許我應該留在這兒，讓我休息幾個星期等到體力完全回復之後才走。」

「不行，爸爸，」塔諾斯道：「你和我們一起走。」

「這樣，我只會使你們陷入危險狀態之中而已，」塔奇揮手道：「也許，先生，你設法帶我的妻兒到邊境去吧，至少，這樣我就知道他們已平安了。」

「但我知道，我們政府方面最重視的就是你呢。」

「但你可以看得出的目前情況，到邊界去的路是這樣的遙遠，沿途是這樣的危險，我怎能走得到去呢？我只會牽累到你們也一起被捕獲而已。所以，我求求你，把我留在這兒，把我的妻子和塔諾斯帶走好了。」

「要走的話，我們一起走，否則，若要留的話，大家一起留下來，」伍特道：「現在沒有時間再來爭辯了，塔諾斯，這條隧道到甚麼地方去的？」

「我們可以從一家破爛房子中爬出去，去年十月之戰，好幾名射手躲在這座房子中，俄國坦克駛來，在近距離開砲，把這座房子擊毀。我們若是從這座破爛房子鑽出來，沒有人會看到我們的。」

「你有辦法找到一輛汽車麼？」

這少年人點點頭，道：「在作戰時，我們收藏了一輛汽車，相信是秘密警察的長官們的汽車

，現下放在破舊的牆壁後面，就在這隧道出口附近。」

「那麼，你先去，把那輛汽車駛來載送你的父親。」

塔諾斯遲疑着，他的父親點頭道：「去吧！塔諾斯。」

「我不想離開你的身邊。」

「有他在身旁，我不會有危險的。」

隧道出口處可簡單得多，不像入口處那樣的麻煩。塔諾斯把堵塞着出口處的鐵板推開，外邊就是破房子，滿地是磚石木材，一幅牆倒塌下來，其他的幾幅牆是破破爛爛的，明亮的太陽光照射進來，人影也看不到一個。

伍特扶掖着塔奇出來，塔奇夫人和瑪利亞也跟着出來了，塔諾斯悄然地把他的假髮手提機槍交給伍特，跟着，就在磚石木材[illegible]之間走去。

伍特看看錶，已經差不多十一時了，太陽高照着。一隻小雲雀在飛來飛去。

伍特坐下來，感到有點[illegible]，很想抽一支香煙，但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可能的事情，太危險了，他只能深深地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氣。

瑪利亞正要開口說話，伍特打手勢，叫她不要說話。因爲，牆外可能有人走過，而無法知道會是什麼人。

他們等了五分鐘，然後，十分鐘。

伍特走到牆邊的缺口，冒險向外邊探看，那是[illegible]，這一帶是[illegible]的古舊住宅區，[illegible]。他看到[illegible]，但看不到有[illegible]，只有一輛卡車和一輛汽車，[illegible]，不見了，向山下[illegible]去，除了[illegible]之外，看不出[illegible]什麼人。

伍特[illegible]

人[illegible]。[illegible]，塔奇夫人[illegible]，雙手[illegible]的。

一輛汽車從山下駛上來，引擎聲吸引了伍特的注意，轉頭去看，在街角處談話的兩人已不見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在他看到這輛汽車時，看到塔諾斯坐在駕駛座上，但一瞥之下，卻使伍特心下一沉！這是一輛俄製汽車，車身彈痕纍纍，眞要命！在街上豈不太惹人注目了麼？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塔奇博士若是沒有汽車代步的話，根本上就沒有辦法走路，只得冒險而已！

塔諾斯走進破屋來，一臉喜悅興奮的神氣，道：「我已全盤想好了，我們現在先把爸爸和媽送到瑪利亞家裏，我再把汽車開走，隱藏起來，然後，今晚我們就坐這輛汽車駛到邊界去，我們有武器，我們可以互相協助，我們愈快離開這兒愈好。」

伍特心想是，[illegible]之前，[illegible]到這一點。

他們離開這座房子，走過行人道，進入停在路旁的汽車，化了兩三分鐘，在伍特的感覺中，這是特別長的兩三分鐘，他很緊張地注意着，並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他們。但若是有的話，也沒有[illegible]，因爲，[illegible]，毫無異狀。

塔諾斯[illegible]進車內，[illegible]上，[illegible]的，多[illegible]心[illegible]道下[illegible]，使[illegible]一直的有着[illegible]可奈何的[illegible]之感，如今，可以打破這[illegible]而採取行動了，他[illegible]是小[illegible]，[illegible]十分興奮了。

但在同時，伍特[illegible]留意到，他依然保持着鎮定，[illegible]不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得太慢以致浪費時間。

[illegible]瑪利亞[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塔奇夫人[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利亞和塔奇夫人先下車；汽車繞了一個圈，然後駛到瑪利亞寓所門口，伍特扶着塔奇下車，逕自進門而去。

塔諾斯則駕車去隱蔽的地方，把汽車再收藏起來，他說廿分鐘後就可以回來。

在瑪利亞寓所中，塔奇博士睡在瑪利亞的床上休息，塔奇夫人陪着他，瑪利亞去燒咖啡，切麵包和乾酪作午餐。

伍特檢視過寓所的大門，從窗口向下望去，觀察一回，便坐下來等候着。

十一時卅分，瑪利亞走過來，微笑着，提議他去洗澡和刮鬍子，他樂意於有這樣的機會使身上整潔一點。中午時候，他從窗口下望，等候伊洛娜前來。

塔諾斯沒有回來。

伊洛娜也沒有依時而至。

伍特喝咖啡，吃三文治，進去睡房內看看塔奇博士，這個身材瘦小的科學家睡得很熟，他似乎有一點疲勞了。

塔奇夫人很擔心地看着伍特，問道：「塔諾斯不是答應了馬上回來的麼？」

「他不會出事的，你放心好了，塔奇夫人。我們絕對可以相信他一定會安然回來的，他是很精靈的孩子。」

「但他太憎恨俄國人和秘密警察了，這是最使我擔心的地方，恐怕他會一時動火發燒，鬧出[illegible]事來。有時，他會絲毫不考慮到後果就胡來的，照理，他現在應該已經回來了。」

「他會回來的，」伍特安慰她。

下午一時了，[illegible]沒有伊洛娜和塔諾斯的蹤跡。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道出大陸人民苦況
教友登台見證受阻

編輯先生：

本人年逾半百，精神無所寄托，於去年三月間為朋友邀去教會聽道，不多久也隨着「受洗」，間或於定期聚會中，有講話機會，亦登台「見證」，把心裏要說的話——有益世道人心，及教友弟兄姊妹互相勉勵照顧，小而收互助合作之效，大則約畧報告多年來大陸親友的慘況，以堅定聚會人士對反共決心。集會中有不少少男少女，我覺得他們有興趣來集會聽道，乘此機會傳道一些人與神的眞正「福音」，這是「秦山不讓土壤」，總是對世道人心有益的。

詎知這間教會的負責人，後來背地對我說：××弟兄，以後你要登台證道，應多講一些關於神的話，關於中國大陸的種種情形，如人民的慘況，親友的迫害種種，最多約畧三言兩語就算過，這樣才算是我們神的兒女。我當時，就堅決向他反辯，我說我所講的是千眞萬確的話，你們傳道人，當長老的，常常說弟兄姊妹，說話要忠實，不虛妄，在神的面前，一切不能講假話。這在我來想，莫說做了了基督教的教友，就是做人的起碼條件，也一樣做人要忠實，說話要負責。我有時講到弟兄姊妹要團結，彼此貧困疾苦要互相照顧，大陸的同胞親友，現在二十年來，在毛共的淫威、壓榨、凌虐、屠殺下，搞得人民水深水熱，求生不得，一年四尺布，一月二両油，我們知道，出了世的人，螻蟻都照樣貪生的，我偶然接得大陸來信，透露一些苦況，動輒要我們逃居在香港的人，不時滙款接濟，然有時滙去又收不到。去年七八月間，大陸「孤兒」來信無被蓋，我在共黨的「國貨公司」買寄一張約畧兩磅的薄絨毯寄回去，可是甲縣帶到乙縣的郵箱寄來一紙信，說是小郵包絨毯一張寄到了，可是繳了稅款蓋了私章後，絨毯給大隊收去，不肯給他，叫我在港查查大陸的共黨政府，到今日有無沒有香港所寄郵包的條例？因為他在「幸福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小時不給書讀，大時沒有識見，膽子小，連問也不敢去過問。我知道大陸親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機會登台做「見證」，在會的弟兄姊妹，是敬神信神的，毛共的什麼主義，是不信神的，是講唯物不唯心的，以神為敵是傳揚「無神」論的，我所講是千眞萬確，不背負你們傳道人，素昔所講，不虛妄，我是教友，我有講見證的權利。我句句都講實在，有什麼不可以講？

這個教會的主持人，時時巧立名目，教會要修理門窗呀，教會要做水池呀，教會需款救濟貧病教友呀，叫教友自動捐款，叫教友以每月收入十分一做奉獻呀，千篇一律，搞得有的教友以為捐款奉獻等於儲蓄備作自己再生用的，我知道一位教友收入非常微薄，生活非常吃苦，而且也年紀老了，四顧茫茫，一身無靠，也不顧一切，把自己都需要人家救濟的三五十元，盡情捐納進去，自己有病不食藥，營養欠佳不購物。這教會主持人，反而拿他的捐獻做講話宣傳，我實在看不過眼，就由得他去吧，這樣的教會，我去它幹嗎？

余無言上

讀者號召
不買毛貨
不讀毛報

萬、張先生：

本刊一三八期萬人意見欄小華君所述：「反共不尚空談，應見之行動」，本人對此，亦深有同感。反共，是人類生存所必須，我們毋須「專家意見」，最少有兩點是我們可以實行的：

①不買毛貨——共產黨人自從佔領了我們國家以後，就一直以「統治者」自居，將那羣兇殘的共產黨人與我國良善羣眾混為一談，將壓榨我國同胞勞力而得來的物資稱為「國貨」，這很容易使人上當。其實，毛共怎配用國貨字眼？應該稱為「人民血汗」才對。因為售出的貨款，人民得不着分文利益，毛共刮得的款項，並沒有用以改善國民生計，也不是用以建設醫院、學校，而是用作戰爭和到處搗亂。我們購用毛貨越多，國內同胞就要被迫「加工加點」、「挑燈夜戰」。另一方面，毛共更利用佔領區運出來物資作控制海外左奸的資本。當我們看到左奸們的氣燄，我們怎能還用金錢來供養牠？大家不妨到西區三角碼頭一帶看看，每天交通最繁忙的中午，左奸們把一籮籮香蕉放在路心，巴士也要繞道而過。當我們看到左奸們惡霸行徑，倘仍買牠的貨，眞是太涼血了，何況大陸貨染滿了人民的血與淚呢。

②不讀毛報——港島龍虎山雙屍案，各位記憶猶新，而毆警奪槍，小故殺人的案件更層出不窮，人心為什麼這般險惡？究其主因，當為毛記毒素到處散播所致。毛毒本質，就是以挑撥人與人彼此間仇恨為主，仇恨在人們心裏滋長，人心那得不險惡？這都是毛報及毛記刊物帶給人們的禍害，不過，有時也有點「例外」，假定我們患上胃病，就不妨偶而看看此等荒謬報章，因為當我們看到這類報章所載共產黨人在佔領區每年增產萬分之百萬，念毛魔語錄可以起死回生等滑稽怪誕報導時，往往忍不住大笑起來，這對胃病倒有點好處，除此以外，就以少看毛報為佳。

以上兩點，都是我們可以做到的，主要還是大家一致實行，才能產生力量；有了團結的力量做基礎，才可以有更具體的行動。

鄭殷上（六月二十日）

擁躉讀者爲我們打氣

要是萬張眞的倒下 千萬個萬張會站起

萬、張兩位先生：

我因工作關係，很久沒有投書貴刊了，但每期「萬人雜誌」我是非看不可的。每逢星期四這天，心情特別興奮，如渴望久別的親人到來，自貴刊誕生之日起即結下不解之緣。她，對我這個身遭共禍近二十年的逃亡客，的確有極大的鼓舞和安慰；並更加強我的反共意志和信心。

我的前半生是在共魔的掌中嚇[illegible]到大，更是光顧「三両」的熟客，每出戶外半步便有保衛人員（監視），今天不死可謂命大了。不過還好，否則，我還不知道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呢？在以往的運動中，親睹我的家族鄉親，一批批一個個先後在共匪的槍口中、監獄中、鞭撻中倒下去；或一家投下井中自殺，他們遺下的弱小，也在飢餓邊緣沿掙扎呻吟，自生自滅，半生不死的亦遭共匪活埋。並謂：斬草除根免留後患云。這種慘絕人寰的恐怖罪惡，未知在何朝代見之？近據兩陽縣逃抵港的鄉里所言：共匪文化大革命掀起的武鬬禍源，全部歸咎於地、富、反、壞、右，責他們幕後策劃，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等，加以莫須有罪名，集體禁閉屠殺，把屍首焚燒。尤以陽春縣爲甚，因偷渡被捕的悉數以反革命叛國罪打殺，所謂「五類份子」以及地、富子女，均被殺絕。令到全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於去年六月至今，死人之多不下土改鎮反。莫非眞個是天地不仁，故以萬物爲芻狗乎？

於是使我想起本港的共黨暴行，我們還清楚記得六七年間，左仔喊殺連天，罷工罷市，接着林彬兄弟被害；繼而港幣貶值。當時的環境，的確懍於天荆地棘，四面楚歌之感，大有三個月內解放香港之勢。那些平日高呼民主之士，爲保身家性命，向中共偷偷摸摸，暗送秋波，企圖取得諒解；有的忙於定購機票，以便夾妻帶子，遠走高飛，人心考驗，於此可見！

那時獨有「萬人傑語錄」和「萬人雜誌」相繼出籠，民心爲之一振，現仍經常聞人談起：「萬人傑就是五月暴動中出了名。」不錯！疾風知勁草！難道風平浪靜的時候，登張照片列個大名在報刊上出風頭，就能取得羣衆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無怪乎有些無恥之徒恨國民黨時期當過特務的人如此之深。並譏諷萬人傑、張贛萍爲「反共專家」，但這個偉名，我想在眞正愛國的人看來，兩位的確受之無愧！相反，那些僞裝民主，勾結番邦，出賣國家的叛徒，就是中華民族的大罪人而遺臭萬年！

今日七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當年的民主人士實難辭其咎！如欲再謀復辟，妄想推翻國民政府，滅我反攻基地台灣，則任何一個國民絕不容許！他們唯有枉費心機而已。

最後談談「萬人雜誌」這本反毛反共，針對社會邪惡，發人深省的戰鬬性刊物。正因爲她深得民心，而受敵人憎恨。可是敵人是不甘心敗亡的，他們恨極之餘，必作垂死掙扎，不擇手段，從中打擊破壞，以瓦解反共力量，達到他狠毒狡猾的陰謀野心。凡有正義感的本刊讀者，無不憤慨萬端！

如「萬人雜誌」眞個收檔，不但是讀者的損失，無法對共匪罪惡提出控訴；也是國家之不幸。不過萬、張兩位先生亦不是軟骨頭，不畏共匪子彈，而屈服流氓鼠輩。退一萬步來說，就是萬、張兩位先生倒下去，千萬個萬、張先生會站起來！繼承其志，誓把一切牛鬼蛇神全部、徹底、消滅乾淨！

方向明上（六月十五日）

反共並不孤單 志同道合者衆

萬人傑先生：

弟是閣下的讀者，你一向伸張正義，不畏圍攻，孤軍作戰，大義懍然，眞令小弟佩服。剛讀到一篇黃思騁給你的信，信中說你是獨行俠。依我看，全港四百萬人中，隱藏反攻復國大志之士，大有人在，只不過他們沒有作明確表示。你是我的英雄偶像，有志竟成，推翻毛匪，只是時間問題，絕不會白費，望繼續努力，祈望國軍早日踏上大陸，一統山河！

一讀者上（六月二十四日）

測驗乎！調查乎！

報載：英國大選爆冷，在民意測驗中衆望所歸的工黨首相爲保守黨的希斯所擊敗。這顯示出民意測驗的不可靠。其實，不只民意測驗不可靠，其他如七七調查、物物統計之類，都有如報刊上的狗、馬「貼士」一樣，並不可靠。可笑香港政府，常常爲了一些顯而易見，而又爲市民在報刊上指責的事，便向「祖家」請來一批「專家」，先進行一項「調查」，然後再請另一批「專家」來研究改進。

其實，施政上、建設上的任何失策、錯誤，一經由大衆指出，其當務之急，便是研究和着手改進以塞衆口，所謂「調查」，只有參考的價值。如今卻事事先「調查」，後改進，不無輕重倒置之嫌。

況且，研究「社會」、「科學」、「數學」的香港人，總不致少如鳳毛麟角吧！何苦出厚酬請「專家」從老遠跑來香港効勞呢？在香港有的困難，在「祖家」不見得便不存在同樣的困難吧！

照所知，香港的大學生，最「樂意」於做「調查」的工作。這些「本地薑」比較容易接近羣衆，因此易得到較爲有根據的數字。決不似「祖家專家」們只能訪問一些「識字率高」（指英文字）的「知識分子」，因而每每得出輿論大嘩的結果。寫至此，不能想及香港政府的鄙視香港人才，不能不擲筆而長嘆！

（宇文夏）

居簡先生發起讀者追賀僑光報
參加者每人港幣五元
在本刊刊登祝賀廣告

萬、張二位：

日前拜讀一三八期封底，得知馬先生在美之「僑光報」已擇吉刊行。而所賀者，均為貴刊作者，當知反共乃眾人之事，今獨置讀者一隅而不早通知，或以二位貴務忙碌未及為之也。弟非欲掠諸作者先生之美，而實感如無反共讀者在內，實不敬馬先生。貴刊既曾多次表示，萬人雜誌屬於讀者所有，今有食言之嫌矣。弟與同道談及，皆表不平。特建議讀者「追賀」馬先生及「僑光報」反共大業，每人十元，相信廣大讀者中定必踴躍從事。弟因不善策謀，故如何號召？數目定額，資辦法等，請二位費神，或明智讀者提供意見。如何之處？敬祈示遵。敬祝

編安

弟居簡敬啓

（編者按：這事我要說一千個、一萬個對不起。因為我們的讀者，自從被人罵為「托大腳的軟體動物」之後，莫說這種要掏荷包拿銀紙出來登廣告的事，我們不敢驚動讀者，就是有讀者請我們飲茶，也盡力做到可免則免，實在不想吹脹那些視錢如命的「小兒科」也。

先生既是如此熱誠，不避「托老馬僑光報的大腳」之嫌，以表示贊助、支持僑光報對反共大業的貢獻，言懇意誠，令人感動。那就照先生所定之辦法減半收費，每人五元港幣，每二十人登半版；四十人登全版；十人登四分之一版。個別參加、集體參加均可，請願意參加「追賀僑光報」的本刊讀者，將錢（或郵票）寫好賀詞與姓名（或筆名），寄來本刊經理部，統一發稿，分期刊出。）

菜市場的見聞錄
賣菜佬斥退左仔

萬、張兩先生：

我是今年會考中學生，一向喜讀貴刊，尤其「萬人意見」欄。茲因路過一菜市，偶爾聽到一則爭辯，頗有價值，故特向貴刊報告。

賣菜老婦說：聽報上說，由大陸回港渡假的學生，沒有一個願再回大陸了。

賣菜老頭說：到大陸讀什麼書呀，根本沒書可讀，只是供共產黨當牛馬奴隸般驅使，既回香港，誰還再受騙嗎？

對面米店伙計說：到大陸讀書可成大科學家，你們不看大陸造出氫彈、人造衛星嗎？你們不要聽美帝、反動派胡言。

老頭兒聽後光起火來，把烟頭一丟站起來對米店伙計道：你好像是一左仔，中了共產黨毒素而不自知，眞可憐！你明白嗎？大陸老百姓為什麼挨餓，無衣服穿，還不是為了聘請德國科學家來中國製造氫彈、人造衛星。再說，人造衛星儀器、機械也都是從香港運去的。你以為入大陸可做大科學家，未免太矇查查了。

伙計氣餒，躲進店裏。

聽我們老師說：不僅大陸的氫彈、人造衛星是德國人代製的，就是蘇聯也是一樣。二次大戰結束時，俄國人俘虜了許多德國科學家，若憑犬鼻子，怎能做出人造衛星呢？

六月十二日

讀者一會考中學生上

讀者回敬打油詩一首
讚賣油郎寒山碧好嘢

賣油郎、寒山碧先生雅右：

刻在一三七期萬人雜誌中，讀大作兩篇，既盡笑罵，復寓鍼砭，極佩極佩，景仰之餘，錄呈打油詩一首，聊誌私慕，並博一粲，壓誦高文，不勝傾羨，無緣識面，徒作神交，悵悵，餘不一，即頌

文祺

萬人雜誌長期讀者

郭德言敬啓六月十二日

讀賣油郎、寒山碧兩君大作後

諷世文章那個強
私心獨慕賣油郎
賣油郎外寒山碧
一樣鋒芒不可當

毛共「追特務」笑話連篇

編輯先生：

今日是禮拜，得閒無事，拿起筆來，告訴大家，毛共在農村的所謂「追特務」的趣聞。大家亦可作為飯後的笑料。

六八年初，毛共的文革正處難於收拾的局面，所以便借故放出「美蔣特務竄犯大陸」的謠言來轉移羣眾的武鬪及反毛情緒，以便把羣眾管束起來。

在這時候，經常戒嚴，出入村市、購買船票、車票定要大隊及公社證明才准許通行。毛共亦經常自謂發現特務。據我自己身在大陸十八年，從未見過一個眞正的特務。六八年六月的一個早晨，我剛醒來，門口已站了幾個民兵，勒令不准出門。五類份子則要束手受縛。押往村中心小學的球場，集中看管。各處路口封鎖，晌午我才從一位「青梅竹馬」的民兵口裏知道，昨夜有人發現我隊有人發射信號彈，可能空降特務，所以立即戒嚴，並要我小心，不要到處亂跑。八時左右，民兵即逮捕了一位剛從香港回來省親的港客，把他押到公社的政法部，沒收了他的身份證及回港證，懷疑信號彈是他放的（這人的弟弟還是解放軍，另有一弟則是黨員兼生產隊長），不過是冤枉的，毛共硬造出來。中午十二時更有

人發現一黑影走入蕉林，所以即調動當地駐軍的六八九八部隊的一個營兵力，荷槍實彈，把蕉林包圍起來，民兵則拿叉、矛逐步摸索。當包圍圈縮小到最小時，趕出來一隻大黑狗。阿彌陀佛，共軍營長暴跳如雷，追究誰造的謠？但追來追去還不是他們造出來的？這樣下午六時才解除戒嚴。但難為了那些五類份子，及損失了不少甘蔗。過了三天才釋放那港客，但不准同港，這港客終於在年尾被誣為「蓄意偷渡」的罪名判勞改三年。這港客深使我敬佩，他竟在今年三月出獄不及一月，即成功偷渡來港。我上月在青山新墟見到他，判若兩人，只剩皮包骨耳。

另一則是在八月中旬，紅旗與東風展開你死我活的爭奪戰中，農村的幹部均為東風派，所以他們在羣眾中散播紅旗派為三國的黃巾賊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份子。當時大陸農村的農民知識，真是極端貧乏，我親自聽他們三五成羣地說：不知紅旗為何物。他們說紅旗是從勞改場走出的犯人，見人就殺，見東西就搶。（這都是東風散播的）故此，農民對旗派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有一天，我們正在田中除草，突然作為信號的旗，高高升起，鼓聲大作。我們一大羣農民放下農具，即奔回生產隊。見各家庭的老幼十分混亂，呼叫聲亂成一片。我們走到「文化室」（生產隊的隊部）即見隊長氣呼呼地叫喊：旗派來了，青年的拿槍叉（不是有子彈的槍），老幼的找地方躲。無知識的農民慌得不知所措，很多人把自己的破衣「堅壁清野」。我見了非常好笑。我自己跑回家去趁這個時候休息休息，躺在床上看看魯迅的阿Q正傳。

未幾有幾個年青朋友走來說旗派已在村口登陸，是由一隻大花尾渡，曙光二〇六拖來的，為什麼你還躺在床上？我笑說：我又沒有什麼東西給人拿，由他們拿吧（在東風派的勢力下，我不敢說旗派不是賊）。但直到晚上都沒有見到旗派的影子。第二天人們說：又誰造謠？有人說：有人見一花尾大渡在村口而過，即跑回村裏說旗派來了，所以造成昨天的事故。

有些搭過花尾渡的人說：曙光二〇六是來往廣州——中山石岐的，有時會從這裏經過，人們才恍然大悟。被毛共說成二流子的一些貧下中農兒女卻說：我希望旗派天天都來。因為我們又有機會藉此休息一天。的確，如果不是特別事情，農民們一年做足三百六十五天的。會經多年，農曆新年初一，仍照常開工。請看毛共的農村是什麼世界！

老讀者

（七〇年六月廿一日）

曾作筆戰對手 今是同道中人 老馬得遇伯樂 定有一番作為

萬先生：

你的文章差不多天天與讀者見面，你的立場我們當然很清楚。你的偉大人格，無論新漢奸們用什麼陰謀詭計也破壞不了的。

萬先生，你們「萬人雜誌」裏的，萬、張、馬三結合，傳為文壇佳話，亦為我們擁躉所佩服。馬森亮會在「萬人雜誌」寫過作者畫像，對萬人作者有過簡單介紹。但此君姜太公封神，忘了自己。後來張贊萍先生雖補了他的一筆，但仍嫌語焉不詳。

我在你們三位中，對他最感興趣，希望知道他祖宗三代一點秘密。我對他發生興趣，應追溯到數年前的事。數年前的天天日報評論版，常讀到馬森亮的大作。他文章的才華是無可懷疑的，但他的態度似欠莊重。記得有一次在天天評論版上討論愛國問題時，他寫了很多篇跟蔡蓬甲先生開玩笑的文章，對反共問題諸多刁難，還替幾位左傾論客助陣；當時我認定他是可疑人物，有替同道中人放烟幕嫌疑，於是不揣愚陋，也寫了數篇文章應戰，結果祗有一篇見報。

經過是役後，馬森亮其人在我心目中縱不算左口蛇也算左口魚了。及後「萬人雜誌」出版，因作者中有馬森亮其人，所以出了很多期還沒買來看。

後來終於買了，再看馬先生的文章，覺得他的反共態度，比有些坑儒頭兒張贊萍還要硬；這才將我對他的印象改變，及今思之，猶覺可笑，笑自己看問題太呆板、太認真；而馬森亮實在太「俏皮」了。

看近數期的「萬人雜誌」知此馬遠赴美國謀生，且出路遇貴人，有僑領出資替他開書店、辦僑光報，由他擔大旗。

我想此馬得遇「伯樂」，當有一番作為，自是不能以「行運貓兒」視之，希望他認真的、莊重的把萬人精神帶到美國去。

弟簡均手上

「一孤舟」「六醜」問題 宇文夏仍有話說

編輯先生：

前談及「一孤舟」及「六醜」問題，我不打算詳辯了。方程先生認定「一」為最好的字眼，但我卻認為必可有較好的字眼代替「一」字，前文未能舉出，是我為學之不力而已。況且縱然找到公認的好字眼，詩句仍得照舊讀去，絕不能因此而把它「改」掉。

「六醜」問題，由於首篇不嚴密，次篇舉例錯誤，再論下去，便變成矛盾重重的詭辯文了。這裏有一點不能不說的，便是：假定周密所引的說話果真出於周邦彥的口，則所云「高陽氏」可能是周邦彥同時代的人，而未必是「帝高陽之苗裔兮」的顓頊。而邦彥藉此而推薦老友亦未可料。況且顓頊有多少子女？邦彥何所據而云？

請編輯先生代轉於方先生。順頌

編安

宇文夏謹啓七〇年六月廿二日

一九六七年廣州市馬路吊屍眞相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清晨，成千上萬的人圍在中山七路（原名爛馬路）李家園上街附近，駐足觀看，竊竊私議，原來是在看一具死屍。死者年約四十餘歲，上身赤裸，僅穿底褲，光頭、赤足，死狀：垂頭、睜眼，似曾痛苦掙扎，死者腰部右肋下還插着一把匕首。

就在同一早晨，廣州市發現四具吊屍。此風連續維持三天，共發現一百四十六具，全部是在半夜吊死，或殺後吊屍的。死得最慘的是豐寧路惠福西路口福寧醫院門前樹上吊着的十四、五歲男孩，雙目被剜；以及恩寧路蓬萊路口電線桿下縛着跪下的七十餘歲老太婆，是用木棒毆傷縛在烈日下活活晒死的。

誰是屠殺這一百四十六人包括老太婆和小男童的策劃者？可以斷言這就是中共廣州的法西斯「人民警察」；以及這些「人民警察」的後台老板「廣州軍管會」。其目的就是利用這種恐怖手段妄圖恐嚇，鎮壓廣州市居民洶湧的反抗情緒，和破壞行動。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廣州市公安局的街道派出所（公安特務機關的最基層單位）紛紛接到「上級」通知。要所有駐所人員包括「解放軍」、警察將槍枝、彈藥、軍服以及重要的人事檔案（每個有戶籍的居民都有一袋檔案，用以紀錄此人生平所爲）在一天內移送公安分局，並於九月四日深夜，離開駐地，停止辦公，恢復辦公之時再行通知，並着該等人員離所後不要穿警服，最好不要回家住宿。那些警察接到通知之後，馬上前往各街道找那些「居民委員會」主任、「治安委員會」主任（廣州居民統稱之爲「八婆」，都是些爲虎作倀的爪牙）等，用私人談心的方法，「秘密」地通知她們說：「現在英德勞改場的勞改犯跑掉了幾萬人，搶了解放軍的槍，分乘汽車、火車、輪船來廣州，準備大肆搶刼，我們不敢再辦公了，以免遭遇勞改犯殺害，你們要發動羣眾，不要放過那些壞人」。果然，他們四日晚離所，五日凌晨就出現吊屍，這些「八婆」爪牙也確是夠落力的了。

奇怪，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年來，究竟有多少人能越獄逃出？竟能數萬人越獄，又搶槍、搶汽車、火車、輪船？又奇怪那些守衛英德「勞改」場的「解放」軍，居然會既不開槍亂掃，又任由「勞改犯」搶槍，不會有這種事的。就算有，警察的任務就是維持治安（中共的警察主要是監視人民），居然膽敢在緊要關頭離開職守，將廣州市三百萬人財產任人搶掠，豈非自打嘴巴？可以肯定，內裏會有陰謀。

那末，死者又是否「勞改犯」呢？不是，絕大部份是由四鄉到廣州探親的農民而已，四鄉到廣州的輪渡、火車，不少班次是在接近午夜時到達的，豈知一上岸就碰到四處檢查證件。以往沒有這個習慣，當然絕大部份未携證件，加上檢查者動輒數十人，七嘴八舌，長矛短劍，來勢洶洶，凶神惡煞。鄉下人不習慣辭令，對答不順，加上害怕，更加好像言辭閃爍。又多數是光頭赤足，看來也似「勞改犯」。於是不由分說，一頓老拳，加上一些好殺成性的暴徒在背後，戳上上二刀，找條繩子一吊，又是一個越獄「勞改犯」了。

筆者本人亦險象叢生，九月四日晚尚不知有此等事，還與二三友人前往中山七路中華戲院看電影（映的是批判電影，大受人民歡迎）。散場是九時半，出門口即發現情況有異。於是四人行正馬路中心，人人啣着香烟，加上袋裏有證件不下十份，又無光

頭赤足，一口純正廣州口音，才倖免成爲刀下之鬼。

西門口有一小型五金廠，四日晚八時收工，兩個工人前往吃粥宵夜，其中一個患精神病，吃完先走，家在東方，竟向西行，一遇檢查，言辭不大流利，當場打死；另一工人趕至。已經返魂無術，陳屍西門口凡二天，其母辦好手續持證明領屍時，哭至暈厥，慘不忍睹。

蓬萊路口的一個老太婆有一屋，其所住街道治保主任久欲要二個房間居住，該老太婆不允，因而積怨。九月四日，治保主任以爲機會來了，向羣眾聳說該老太婆以前是「地主」，現在一個人住一間屋，定是準備窩藏壞人，挑撥人們入去搜查。搜查期間言語頂撞，即遭棍毆打，復又活活晒死。又奇怪的是，「文革」以後，中共在居民中展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捕殺了不少人，而打死這無辜的一百四十六人的兇手，竟無一被捕，更不用說殺人塡命了。

中共的一貫手腕是：只要自己的統治地位鞏固，不惜殺人千萬，這一百四十六人就是在這草菅人命的政策下犧牲的。

血債血償！　薩赤七〇年六月十三日

「教會與社會」

「教會」是建立在超自然境界，而「社會」卻建立在自然境界。是以「教會」與「社會」，可說「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互不相干的，「教會社會觀」，怎樣觀呢？「余國非爲今世國」，見經上耶穌答比拉多啦。不過，話得說回，「教會」在相通功卻分三處：一爲光榮聖教會——天堂；二爲願望聖教會——煉獄；三爲旅途（舊叫戰爭）聖教會。而一二處無形，光可用信德，三處則明顯地，人證、物證俱在，是個組織縝密的團體。既然是個團體，當然對社會恒常有接觸機會，但卻不是觀社會的變遷，要教會跟着遷移，連質改變，好比一些社會准墮胎合法，人工受孕和人工避孕爲增產與節育措施，教會就不得附和，且「三令五申」是犯命的。至於有關政治思想、學術思想、「七黨、勿黨」思想，對基督聖言「並行不悖」的，同參可以，要是相反信、望、愛三德，非但不可以同參，更要「鳴鼓攻惡」，向彼人「送秋波」，免不了引人犯罪。亞聖孟子說：「枉己者，未有能正人者也！」

國父孫中山在民權主義，五權的第一條政府絕對不可以干預的爲信教自由，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個教徒。宗教既然對政府敷政，帝制也可，民主也可，共產主義，也無不可。但現在的所謂「重修黨」，並不是民生主義實行，實是「掛羊頭，賣鼠肉」，爲了要破壞基督主張的博愛，仲尼的「有教無類」，指伯多祿繼承人——教宗爲美帝尾巴，硬要脫離教宗，試問沒首了，肢體怎可以活？簡直是撒旦，天主教的仇讐。至此，我要義正詞嚴說明，教會永不會與人爲讐，基督是愛讐的，讐卻讐其思想行爲罷！

「道不同，不相爲謀。」天主教義主張和平共處，「重修」主義主張鬭爭殺害，甚至教人仇孝，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聖教風波（天主教難），差不多每個世紀都有，公而教會何曾爲了惡勢力而輟，更或因殉道者的新血重修這座聖城，藉其功勳，會愈廣揚的。

又「山中聖訓眞福八端」裏，耶穌知道憎厭他的人（惡黨），將來定憎跟隨他的萬世萬代以及永世之世，是以他强調地說：「祇殺害肉身別怕」！作出「教會社會觀」草稿人們，我想不是怕殺害肉身的，大抵是因爲和左傾尾巴份子接觸多點，自己不能同化別人而反給別人同化。「哀莫大於心死」啊！幸好發覺得早，否則教會名譽掃地，不光傳教成了問題，以前做過對社會上的一切工作，也跟着「一掃而空」。請今後發表言論，謹愼從事！

春聲

陳寒波間諜生涯





原名：中日間諜戰秘辛

盛立人著

盛立人著「陳寒波間諜生涯」，是寫陳寒波在中國抗戰期間從事間諜生涯的原原本本。和日本間諜鬬智鬬勇，曲折緊張，爲不可多得的間諜小說。是書共分爲六部：第一部「三面反間諜」；第二部「敵後特工隊」；第三部「諜踪三千里」；第四部「秘密情報站」；第五部「諜網殊死戰」；第六部「霹靂地下火」，一氣呵成。現輯爲上下兩巨冊，全書六十萬字，引人入勝，喜讀眞實間諜故事者，不可錯過！

在「萬人雜誌」連載多月，備受讀者歡迎的「陳寒波生前死後」，亦將出版。兩書互爲印證，倍增趣味。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上下兩巨冊

定價十一元二角



經售處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羣丑醜態畢露・內容妙不可言

羣丑鬧香江

朱自鳴著

由幽默作家朱自鳴先生執筆爲本刊撰述的「羣丑鬧香江」，已出版單行本。本書以前年五月風暴爲背景，寫香江羣丑的內幕，以嬉笑怒罵筆法出之，令人拍案叫絕，妙不可言。每冊定價四元，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㈢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43期要目



無題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四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三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廿三日出版
一九七〇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訓練阿飛駕駛如虎添翼

上期本刊「新聞以外」專欄指出：香港飛禍愈來愈嚴重，皆因教導所和感化營使到個別的阿飛，成為集體的阿飛黨；凡進過教導所、感化營的阿飛，愈教愈惡，愈感愈唔化。好些關心社會治安問題人士，對這些提供也認為是肅清飛禍的重要關鍵。

他們更指出：為什麼近來「偷車打刧」的事件特別多？也和教導所的措施大有關係。據說：犯罪入營的青年，年在十六歲以上者，有資格免費學習駕駛汽車。學懂了，還替他領取駕駛執照。此舉本來是一番善意，他們學得一技之長，離開教導所後，可駕駛汽車謀生，改過自新，再做好人。可惜的是他們由阿飛成為阿飛黨的一員，並沒洗心革面的決心，教會他們這項技能，等如助長他們的罪行，實令人無限感慨！

這位有心人還舉出一椿事實，供處理青少年罪犯問題的有關方面參考。

事情發生在去年農曆除夕，四名在哥連臣角教導所接受管教的犯罪青年，因為在所內「行為良好」，且將近期滿，他們向管理人申請幾天假期，回家度歲，與父母團敍。主管人予以批准。

他們離所回家，行經柴灣，坐在樹蔭下休息，大家談起，雖然獲准回家，但身上僅得兩三元，如何過年？他們商量辦法，弄點錢花用。其中一個在教導所學懂了駕駛汽車的，建議偷車做世界，就在柴灣過夜，偷了一部停放僻處的汽車，隨處兜圈子接客。

駛到筲箕灣太安樓附近，見一對青年夫婦佇立道旁，便慢駛兜客。青年夫婦問載往中環多少錢，這時已是午夜時分，冒牌司機索價「搭順風每位三蚊」，青年夫婦還價二元，結果五元兩位議妥價錢登車。

車抵太古東閘時，車上飛仔便露出猙獰面目，下手搶刧，把他們身上的現款二百多元，以及手上的男女錶各一掠去。那對青年夫婦不敢反抗，任由他們搜刧。

駛到鰂魚涌，發覺車上汽油告罄，附近適有汽油站，四名飛仔眞是膽大包天，竟駛進油站加油，威嚇那對夫婦不許聲張。那對夫婦見油站中有三個職員，這些飛仔手上又沒有利器，如果這機會不利用，加了油後，汽車開走，就再沒機會了，於是突然推開車門，大呼打刧。

四名飛仔不料他們有此一着，急忙棄車而逃，遁入黑暗中。油站職員因事起倉卒，沒有追趕，祇好撥電報警；警方到場調查，發覺這部汽車是關向柴灣警署報失的；根據那對青年夫婦的口供，追緝四名飛仔歸案。

初時，警方還不曉得這四名飛仔是從教導所請假出來的。過了多日，假期已滿，還不見他們回所；派人調查，也沒回過家，潛逃無踪，祇好下令追緝。大約過了一週，其中三人再去行刧，卒告被捕；根據他們的口供，把另外一名也捕獲了，眞相才告大白。這事實可以解答一個問題：教導所、感化營不但沒有把犯罪的青少年改造，而且使他們集思廣益，交流犯罪經驗，從教導所出來後，犯罪的膽量與能力便更升級了。

政府這種措施原是好的。可惜事實與所期望的適得其反，且看判入教導所、感化營的犯罪青少年，有幾個能接受善意改造，從此規規矩矩做人？多數出營不久又故態復萌，苦心教導，等同白費。使人痛心的是他們利用學懂的這些謀生技能去作奸犯科，不去當司機賺工錢，卻偷車做世界，豈是當局所料想得到？

許多守法市民為了取得駕駛資格，花錢請教車師傅學車，學了一百幾十小時，還要經過多次考試難關，不知「肥佬」若干回，千辛萬苦，花錢出力，才拿到個駕駛執照；這些入所教導的青年犯，卻比一般市民方便，不花分文。當局如此苦心教導，不過想他們出營後找到正當工作，不致因一無所長，又為非作歹。怎知他們的善意教導，徒然造成一羣偷車賊，使到市民惶惶恐恐，深懼一時不慎，搭錯賊車。

在未有辦法有效改善教導所、感化營前，對青少年犯一切技術上的訓練，必須經過慎重的考慮，要估計到他們會不會利用這種技術作犯罪行為。譬如訓練他們駕駛汽車，也該考慮到賊車處處出現的後果。

如果，當局有徹底改造他們的決心，除訓練他們駕駛技能外，還要在他們感化期滿出營時，使他們獲得職業，並脫離阿飛黨控制，才算眞正給予他們新生之路；若只教懂他們駕駛技能，給他們發個牌照，讓他們自己在社會上瞎闖，結果，他們從正途找不到生活，又回到邪路，這回，他們懂得開車，便由兩條毛腿變為四輪飛馳，要追捕他們也加倍費勁了。

每週評論

新聞以外

「邊界糾紛」是一幕滑稽戲
中蘇共所得是個「〇」

梁人傑

蘇聯利用「邊界糾紛」推倒毛政權；毛澤東利用「邊界糾紛」鎮壓內部敵人，鞏固權力。結果，蘇聯沒有推倒毛澤東；毛澤東奪的權也未能鞏固，只是一個表面的偶像，雙方所得，不過是個「〇」而已。現在大家要恢復正常、互派大使了。下一步又如何呢？

有關連的兩則新聞

自從以蘇聯「記者」身分出現的路易士訪台後，引起許多猜測；但，最近消息，台灣與蘇聯已中斷接觸。

另一方面，蘇聯與中共會在破裂三年後，互派大使，使長期緊張的關係恢復正常化，據說中共已派定副外長劉新權任駐莫斯科的外交代表。

這兩則新聞表示，蘇聯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間，仍然靠近人民共和國一邊。路易士（實際是蘇聯秘密警察KGB的大員）的主動訪台，不過是對中共擺出的一種姿態，表示蘇聯有可能與國民政府修好，對付毛澤東政權。

蘇聯與國府的中止接觸，當然認爲目前已沒有再擺出這姿態的必要；國府也了解到實際上沒有這可能性，和蘇聯方面的眞正目的所在。

中共與蘇聯關係「改善」，卻是一幕滑稽劇。

大戰沒可能

一九六七年，紅衛兵包圍蘇聯大使館，截毆蘇聯外交官，中共狂喊打倒蘇修。

一九六八年與一九六九年，珍寶島衝突開火，中共蘇聯間劍拔弩張，似乎無法避免一戰。

現在恢復友好了，恢復正常化了；修正主義還是從前的修正主義，從前誓不兩立，現在卻可相安共處，實在使人莫名其妙。

中共曾拿珍寶島事件大事宣傳，香港人也看到他們的「紀錄片」。現在，戰死在珍寶島上的戰士，不會有人再提，他們永遠的成爲寃魂。

中共和蘇聯重修舊好，會好到怎樣程度？恢復從前老大哥、小兄弟的親密情況，抑或面和心不和的維持表面友好關係？目前雖不知，不過，中蘇共大戰這回事，顯然不可能發生了。

其實，在中共與蘇聯形勢最險惡的時候，也不會眞正牽起大規模戰火。因爲，中蘇交惡，許多人都看到，毛澤東是另有目的。

緊張局勢已成過去

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運動中，挑起對蘇衝突，目的是對內部的鎮壓，以及鼓舞愛國情緒。

那時候，毛澤東雖說已奪權成功，其實局勢未穩，反對派勢力仍浩大，毛澤東以俄爲敵，那麼，親蘇者便是反動派，他有大條道理向反對派還擊。

同時，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十分激烈，毛澤東造成中蘇共大戰迫在眉睫的氣氛，企圖以愛國大義來壓止內部紛爭。

現在，局勢穩定下來，戰爭氣氛已不必要，於是有北平談判，談下來，談到互派大使了。

中蘇共的緊張局勢，似乎一下子已成過去；珍寶島「血腥暴行」一股腦兒忘得乾淨；「打倒蘇修」的呼聲也漸漸沉寂。但，共產國家之間，爾虞我詐，變化莫測，爲了某一種需要，隨時可能又出現爆火場面。

神經戰

現在看起來，雖已事過情遷，但中蘇共的「邊界衝突」，確曾達到大戰邊緣。當珍寶島事件爆發後，駐莫斯科西方國家新聞記者，幾乎每星期到蘇聯外交部跑一趟，希望獲得一張到中蘇邊界的旅行簽證，可是沒有一個獲准，因此長期以來，中蘇共邊界實際情況是個謎。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揣測，北平談判雖在舉行中，雙方調兵遣將，勢所必然，外國記者未許親到邊界觀察，大概就是這原因。

一方面談判，一方面部署，情勢如在剃刀邊緣。如果北平談判惡化，大戰隨時爆發；但因雙方對這情勢都另懷目的，因而談判變成神經戰。

去年十月七日中共向蘇聯發表建議和談聲明，顯然由於恐懼心理形成。當時東西方各國盛傳蘇聯向東歐國家的共黨領袖徵詢突襲新疆核子設備的意見；蘇聯副國防部長查哈諾夫又公然聲言，如果蘇聯要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將會採取閃電戰方式；曾訪台灣的路易士也說：蘇聯的核子飛彈已瞄準中共的各主要戰略目標。

「鷹派」的恫嚇

這些話，是眞是假，毛澤東和林彪沒法摸清楚，他們也當眞害怕莫斯科的「鷹派」會先發制人，摧毀中共的核子設備，因此在他們的和談建議中，有「中蘇兩國沒有理由要爲邊界問題而交戰」的話

，惶恐的心情，溢於言表。

蘇聯是否準備採取閃電行動以摧毀中共的核子設備雖不可預知，但蘇聯在新疆邊界結集五十萬大軍，這事實卻是中共所目覩。北平談判之舉行，談判有今日之「成就」，就是由此而促成。

儘管毛澤東如何狂妄，總有點自知之明，不會不曉得蘇聯的火力遠比中共強大，為了保持他千辛萬苦從奪權鬬爭中奪來的權力，當然要力求妥協。於是，他只好恬不知恥地承認了沙俄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把我們祖先的領土，拱手讓給新沙皇。

爭取領導博取同情

如所週知，中蘇共的鬬爭，主要不在邊界問題，而是爭取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同情與支持，以便壓倒對方，獨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因此雙方所作一切努力，都為了想使其他各國的共產黨認為「曲在對方」，自己的一方，始終是「正確」的。中共做出一副不惜讓步以求取與蘇聯和解的姿態，目的就在於此。

同樣的，柯西金跑到北平，移樽就教，跟周恩來晤談，也不見得是蘇聯向中共讓步，屈膝求饒；目的也在爭取其他共產國家的同情而已。這彷彿是對其他共產國家說：「我是要和平的，今後要是出了什麼亂子，只能怪對方。」

蘇聯老毛各有目的

當中蘇共發生邊界衝突時，一些有遠見的觀察家早已認為：中蘇共的邊界爭執，表面理由是領土糾紛，實際上蘇聯目的不在擴張領土，而要藉邊界糾紛來推倒毛澤東政權；中共方面則利用蘇聯這種野心來加強毛政權，表面看來似乎矛盾，實際卻有道理。蘇聯目的是支持中共境內一切反毛勢力，因此頻向中國境內施以軍事壓力，主要為了打擊中共「解放軍」聲威；因為「解放軍」是毛政權生存的支柱，若使中國人民認識到「解放軍」只會對內鎮壓，對外作戰一無是處，則會使他們的聲望大為降低。「解放軍」威望受損，毛政權的支持力受到削弱，希望藉此使中共內部一些與莫斯科較為友好的人，出而取代政權。

一個回合後的小休

但毛澤東另有他的打算，他非常歡迎這樣的邊界衝突，因為他可利用這緊張的局勢，在「備戰」的口號下，收拾「文化大革命」的殘局。並在「團結對外」的口號下，促使民眾支持他的軍隊，因此他派了攝影隊到邊界，用巧妙的手法，拍攝了蘇軍對中國人民的欺凌，以及「解放軍」的英勇抗戰。

邊界衝突發展到現在，已告一段落，蘇聯要利用藉此推翻毛澤東政權的目的顯然還沒有達到；毛澤東奪權鬬爭得來的權力實際也是有限，他現在還不過是個表面偶像而已。

在一場波譎雲詭的邊界糾紛中，雙方所得的都是一個「〇」。互派大使，恢復正常化，是一個回合後的小休，並不意味着能夠永久和睦相處。因為，爭取共產國家領導地位的矛盾，仍然存在於中蘇共之間。

華理柱主教提前獲釋 獄中美國人命運如何

天主教華理柱主教獲中共提前釋放，使人意味中共外交政策有所轉變。這和中共之電賀英女皇壽辰，與蘇聯互派大使配合起來，這看法似乎更明顯。

華理柱主教一九五八年在上海被捕，一九六〇年以「間諜」罪名被判徒刑二十年。

早些時，中共曾接連釋放好幾名英國人。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對美國的一種「暗示」，如果美國願意跟中共「接近」，被扣押在中國大陸的美國人就會接二連三地走過羅湖橋。

華理柱釋放於美國姑息分子正力搞「承認中共」之際，此舉當然發生不少「鼓勵作用」，使姑息分子振振有詞，認為和中共可以「友好相處」了。

目前，被扣留在中國大陸的美國非共人士尚有多名，他們的下落和健康情況，沒有確實消息。還有幾名美國共產黨及親共分子被中共拘捕，他們都是志願到北平服務的，在文化大革命後已相繼被捕，迄今下落不明。其他西方國家的非共人士，在大陸被扣的也有不少。

被扣的美國非共人士除華理柱主教外，還有赫格·雷夢，一九五二年在上海冠以「間諜」罪名判處無期徒刑，中共宣佈此人已用刀片割脈自殺死。

約翰·陶尼一九五二年韓戰時駕機偵察北韓，越入中國東北上空被擊落，因「間諜」罪於一九五二年被判無期徒刑。

與他同機被俘的李察·費克杜，一九五二年被判徒刑二十年。

空軍上尉非立普·史密斯，一九六五年在華東沿海偵察飛行時遭擊落被俘。

海軍中尉飛行員羅拔·扶連，一九六七年轟炸北越時誤入中共領空遭擊落被俘。

此外，被中共扣留的其他國家非共人士，還有六名英國人、十四名日本人、八名西德人、一名義大利人及一名比利時人，他們的命運操縱在中共手中，會不會像華理柱主教那樣突然獲釋，誰也不能預卜。

華理柱主教因為不懂得「適應」中共的統治，在監獄中度過十二年的悠長歲月，天主教一小撮人士要探討如何可以「適應」，倒是避免坐冤獄的好方法。

中共「紅旗」雜誌透露

兇橫無比的經濟壓榨手段

今年一、二、三期的中共「紅旗」雜誌，繼去年第九期「紅旗」發表的「打退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裏的進攻」專文後，連續發表了四篇有關經濟批鬪的文章：「認眞搞好經濟領域的階級鬪爭」；「搞好農村經濟領域的階級鬪爭」；「社會主義建設與經濟領域中的階級鬪爭」；「一場粉碎資本主義道路的尖銳鬪爭」。由此有力地顯示出：在近半年來，大陸人民反抗毛共經濟壓搾的鬪爭，已日趨表面化和尖銳化。尤其是最近以來，毛共利用中南半島新情勢煽動戰爭狂熱，在原有備戰基礎上，在進一步加强對反共人士的鎭壓，以及對「七類分子」的嚴加迫害的同時，在經濟方面的壓搾手段，「比資本家或地主還要來的兇橫」！主要表現在：

㈠低工資的壓搾：中共一方面高唱：「國營現代化大工業，每人每年均產值約二萬元到三萬元」。甚至連「機械化的合作社每人每年一萬元到一萬五千元」……可是在另一方面，又公然說：「我們所實行的是低工資政策」（周恩來語）。事實上，歷年來大陸產業工人，每年每人支領的工資，平均不過四百元左右，其剝削之嚴重，用今天大陸「工人老大哥」的話說：「比以前的資本家或地主還要來得兇橫」！對此，中共亦不諱言：「國營企業工人，每人每年創造的財富，有百分之九十四都是直接爲國家創造的」。特別是文革後，毛共藉批判劉少奇的「利潤掛帥」、「物質刺激」，取消職工津貼、福利和獎金制……尤甚者，毛共最近更藉口備戰，一面大量裁員，强迫工人上山下鄉，另一方面强迫已加長加重了勞動時間和强度的工人，「自動」少領或「捐獻」一部份工資。以上海第二、三、四建築公司（國營）爲例，工人的工資便被硬性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㈡低生活的壓搾：首先是人民的口糧定量全面地被壓低在最低的水平。此一削減口糧的「凌厲」行動，以去秋開始備戰以來爲最，即打從那時起，在中共對各農村公社的糧食徵購任務普遍加重的同時，地方機構亦對公社加徵「光榮糧」、「機動糧」、「特種糧」和扣留「備戰糧」。其中最要命的是「備戰糧」，因它是直接從每個人低到不能再低的口糧中扣除的，以廣東地區爲例：中山縣規定每人每月扣除三斤；東莞縣扣除五斤，換句話說，每人每月被扣去口糧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不等。鑒此：南海中共當局便乾脆規定一律扣除百分之二十作爲「備戰糧」。最不像話者是湖南益陽地區公社宣佈自一九七〇年一月開始，所有農民口糧一律按原定量七折配支。而城市居民，以配口糧最多的廣州市爲例——每個大人每月可配米二十二市斤，除要扣除備戰糧二市斤外，中共還硬性要求他們「在量米下鍋後再抓一把起來作爲儲備糧」。此一來，對每人每月只配十五市斤糧食的潮州市……等地區居民的生活，當可想而知了。其

從王……

曾憲光

六月間莫斯科的「文學報」（反中共批毛澤東的主要刊物）在一篇有關中共的報導中說：「毛澤東現時正在自己的同僚中，找尋對於文化革命期間所犯錯誤的代罪人。……作爲毛氏親信的陳伯達，很可能會成爲這一錯誤的代罪羔羊！」這段話乍聽有點突兀，尤其是出於毛澤東的死敵「蘇修」之口。但是檢討一下文革以來的清算事件，以及去年四月九大之後，陳伯達的處境，發現「文學報」的推測，並非空谷來風。

㈠從去年四月九大之後，有很多跡象顯示陳伯達的處境不妙。第一他所主編的「紅旗」有氣無力，很少發表社論，一切重大性的文件，全由各省市革委會的「寫作小組」名義發表。表明他這個宣傳司令塔，已經不能閃光指示黨路線的航向了。

㈡九大以後，他與毛、林、江青一齊深居簡出，很少露面。可是從去年十二月起，毛、林、江三人有漸趨活躍，唯有陳伯達仍然躲在陰影裏，面目不清。與毛澤東另一佞臣康生的活躍，恰成鮮明的對比。今年以來一切對外活動都由周恩來、康生、黃永勝、李先念四人出面，陳伯達成了無聲的影子，除在重大集會如五・一等，要故意表示一下他尚未被清算，出頭亮相之外，完全陷於蟄藏，很像一九六七年下半年，戚本禹被清算前的狀態。

㈢從五・一天安門大會的出席者名單得知，今天中共黨中央各組、國務院各部仍設有軍代表。表示文革尚未結束。但是陳伯達的「中央文革小組」，事實上從一九六九年已經收檔了。是不是根本被取消未能確知，但至少是「關起門來亂一陣子」，或者在軍代表的控制之下，動彈不得了。

㈣從「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來看，現在該輪到陳伯達倒霉了。從文革以來，文革小組，發生了四次大清算，前兩次是清算右派及兩面派，後兩次是清算左派，現在面臨第五次的清算，陳伯達似乎刼運難逃。

最初的文革小組，彭眞是組長，成員有陸定一、康生等人。這個文革小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被毛澤東在杭州會議時給撤銷了。隨後在六月的圍攻「三家村」的狂潮中被清算。

繼彭眞領導的文革小組垮台之後，毛澤東另建一個文革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和劉志堅任副組長（兼全軍文革小組長），陶鑄和康生爲顧問。另外一個副組長是陶鑄死黨王任重。這是一個混合的「領導班子」。因爲陶鑄是一個拿不定的人，毛所以重用他，爲的是借重他在中南地區的實力和影響。結果到了鬪爭激烈關頭，陶鑄現了原形，於是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鑄、王任重、劉志堅一派被清算。

其後不久，文革小組兩個成員唐平鑄、謝鏜忠再被清

次是降低布票配給量及拖延布票發放時間，即在降低僅夠維持與「天體國」有所分別的布票配額的同時，更把發放的時間拖延，即將去年發放的布票延長使用期限至今年六月底止，而一九七〇年度的布票則延至六月後才行發放……。

㈢工農業產品購銷的壓搾：在此以中藥「土茯苓」爲例，據「人民日報」招供：土茯苓每百斤市價三百二十元，但「國家的收購牌價」，只有四元，就是在這低價「統購」和高價「經銷」之間，農民每年辛勤得來的勞動果實便被剝奪殆盡。在工業產品方面，據毛共招供，一般輕工業單位（如紡織廠、食品廠等），從工廠建成開工算起，八個月到一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資，其從中攫取暴利的程度同樣是驚人的。

㈣加强勞力的壓搾：近年來，毛共在農村全面發動學「大寨」運動，即要大陸所有農村公社用大寨式的勞動管理和計酬方法，變勞動積累爲資金積累，以加强勞力的壓搾。而在工廠，毛共對職工們實行了連隊編組，並在車間科室設立「紅哨站」，加强監視控制。最近更在「備戰」、「競賽」、「增產節約」……等藉口下，强迫職工加班加點。更苦的是農民，因他們除正常的勞動外，每月還得參加五天的義務勞動哩！

此外，毛共爲了壓搾農民，最近正醞釀對農村公社制度進行重大改革，有的地區且已在試行中，如廣東番禺縣農村公社，已開始試行了所謂「供給制」——取消過去的「按勞計酬」辦法，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月配谷三十斤，另一級勞動力每月補助生活費六元，二級五元，三級四元，四級三元，「五類份子」一律不發，間中個別表現突出良好者則可獲得二元補助。又如海南島瓊海、瓊東、瓊山等縣農村公社，亦恢復了驅迫農民加入「公共食堂」吃大鍋飯，不再分配農民糧食，亦不准許農民自行舉炊。最慘的是「五類份子」，因他們都無權享受，而必須自籌現款購買，這簡直是聽其自生自滅！

或問，毛共通過以上一連串的壓搾，當較「富足」，和物資供應也將出現「好景」了吧？對此，最好讓事實去回答：

㈠廣東開平地區：最近以來，百物奇缺，不要說肉類、鮮魚、食油等難於見到，甚至連貧苦老百姓賴以佐膳的鹹魚、豆豉等普通食品也極少供應。

㈡廣西柳州地區：憑證購買豬肉，還得頭一夜前往排隊，並僅可購買數角（毫）錢而已，而蛋類亦規定每次限購一市斤，並不准挑選，其他鹹魚及豆類製品亦須排隊配購，此一來因排隊而發生紛爭及互相毆打的事件，屢見不鮮。談到罐頭食品則絕市久矣！

㈢福建廈門地區：目前該地區市場物資供應極爲窘絀，又如該省同安地區目前每人每月只配二市両的食油，且多爲難於下咽的劣質豆油或黑葉棉油。

㈣上海地區：一般副食品供應亦甚爲緊張，如三口之家每月僅可購買三角六分之豆製食品，每日僅能購魚一次，蔬菜每次亦只買兩市斤……。

還有……限於篇幅，不一一出其洋相了。

從上面大陸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非人生活暴露，毛共對大陸人民的經濟壓搾，像政治迫害一樣，是日益殘酷和永無休止的，或許這就是「生在毛澤東時代是最大的幸福」的寫照注釋吧！

陳伯達

文革小組就變成清一色的毛家班了。而陳伯達是這個班子的大花臉。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漢兵變之後，文革小組喊「揪軍內一小撮」，江青指揮毛派紅衛兵，大揪大鬪各地軍區首長，結果招致軍人的大反擊。竟使用老毛看家戰術，「以農村包圍城市」，發動農民進城武鬪，打得毛派小兵落花流水，嗚呼哀哉。結果，鷄蛋碰不過石頭，毛澤東被迫妥協，向軍人變相認錯，清算文革小組。那就是解散五·一六兵團，將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大將及林杰、穆欣等打成「極左」反動派。紅旗雜誌停刊，因王、關、戚三人都是紅旗副總編輯。

陳伯達是文革小組組長及「紅旗」總編輯，現在主要小組成員及主要副總編輯全被清算，他居然能夠平安無事，那眞是共黨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例外了。他所以能夠倖免立即被清算，一因他與毛的關係太深太密了，清算他等於清算毛，爲了維持毛那張面皮，不得不暫時保全他。另一方面，他是著名老好人，他的亂來，都由於毛的胡鬧，在不能直接倒毛的情況下，只好暫不動他。

毛澤東搞造反奪權，有兩班人馬，陳伯達、王力等是文班子，專搞黨政當權派；楊成武、謝富治等是武班子，專搞軍中當權派。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實力軍人把毛的文班子打垮了，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把毛的武班子也打垮了。那就是著名的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事件。楊成武是協助林彪搞垮羅瑞卿，調三十八軍入北平發動七月政變（一九六六），迎接毛澤東回北平的頭號大功臣。

傅崇碧是楊成武的心腹，擔任衛戍北平保護毛林的人；余立金則是在武漢兵變時，指揮空降師與陳再道死拼的人，這三個人都是毛林親信中的親信，心腹中的心腹。他們所以被清算，是因爲協助江青的紅衛兵，揪鬪軍中當權派，犯了實力軍人的衆怒。

楊、傅、余被清算之後，黃永勝接替楊成武出任總參謀長，黃的親信溫玉成接替傅崇碧出任北平衛戍司令，挨紅衛兵鬪爭的空軍司令吳法憲復出當權，由王輝球接替余立金爲空軍政委。從這以後，以實力軍人爲中心的新當權派便控制了大局。

不過，毛林集團「心不死，人猶在」。九大以後，雖然權勢日削，仍暗中支持各地毛派分子興風作浪，例如去年七月山西的混亂；今年二月北平倒周恩來的風潮；今年初破壞中蘇共邊界談判（實際上是新當權派與蘇聯的談判）等。對此的反應，則是在清算楊、傅、余時漏網的謝富治從三月中起不露面了。陳伯達從一月起，像沒上發條的鐘，不得動彈了。毛澤東爲了保持權位，犧牲陳伯達是非常可能的，試看王力爲了毛，在武漢被反毛羣衆毆打，戴紙帽遊街，對毛一片忠心，到頭來不還是被犧牲了嗎？陳伯達已被拉近斷頭台邊，看今後如何變化。

魯遜

大陸知識分子的命運概觀【中】

西北望

幽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魯迅

四、狂風暴雨何時了

現在，扼要地簡介一下幾個同知識分子關係較為密切的政治運動。

（一）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一九五一年批判電影「武訓傳」，該算是對知識分子「開刀」的一個序幕。儘管在此以前，大陸「解放」一開始，文化教育界都得參加幾趟「學習會」；但那不過是一種「啓蒙」性質的洗腦，學習的內容主要是「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政協的「共同綱領」。這類學習只是要求認識上的初步「除舊佈新」，還沒有敲擊到各自的思想王國；在方式上雖算不上『軟語溫存』，卻也該說是「相敬如賓」的。經過了一年多的「軍管」，社會秩序基本安定下來了，對於大批鋒芒勃勃的「絆腳石」，自然不願再有所「姑息」。於是選擇孫瑜編導的一部電影「武訓傳」作為導火線，展開了一個全國規模的批判運動，要知識分子先來淋一個冷水浴。

同歷來所有各大運動一樣，這場批判是由「明主」親自發動和掌握的。他首先在「人民日報」寫了一篇沒有署名的社論，吹起了戰鬭的號角，要求全國知識分子認眞討論，展開批判，並聯繫檢査自己的思想。憑記憶所及（按：本文所有涉及材料，均憑一己追憶，手頭毫無資料可以査據，由於日久事繁，難免無出入之處，歡迎讀者勘正或補充），「社論」作了一個周詳的統計，列舉這部影片在各大城市上映的票房記錄，並遍錄報上吹捧這部影片的文章篇目；從而憤慨地大聲疾呼「投降主義侵入了戰鬭的共產黨」。

這還了得！於是，「人民日報」接續發表了賈霽等人對這影片及吹捧文章的批判，並重新刊出魯迅在一九三六年用「何干」的筆名所寫的一篇小品「難答的問題」，以資參考；接着，派出一個工作組到山東調查武訓的事迹，把調查報告在報上刊出並印成專集遍發各地以供參考。這麼「小題大做」究是為了什麼呢？答曰：目的在於通過批判，譴責所謂奴才主義和投降主義；尤其從而要廣大知識分子充分認識到：在舊社會——應當確切地說，在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工作，直接間接都是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的，不管是否有此意識，實質上都充當了他們的「幫兇」，工作越積極，「罪責」自然也就越深重。很明顯，這是「挫銳」的先聲，為即將展開的「思想改造」掃開障礙。

（二）接受「土改」的考驗

接着是「土改」。這裏沒有必要正面介紹土改的過程，所要提起的只是，知識分子怎樣投身到這大翻地覆的風暴中去接受嚴峻的考驗。

怎麼考驗呢？大概有三種不同類型。

一類是本身是自由職業者（指藝術家、作家、記者、醫生或教員之類）同時又兼當家地主成分的（其擁有土地一般較為少量，且大多是靠其勞動收入購進的），這類人不祇也須接受農民的鬭爭、管制和教育，尤為重要的是要以實際行動來表示積極擁護，以最誠懇的態度來爭取農民對自己的「寬大」！所謂寬大，主要是在運動過後准你恢復原來工作——其實，工作恢復與否問題本身並不太大，關鍵在於工作的恢復也就同時賦予你一定的人身自由。

二類是出身於地主家庭而本身不是地主的。這一類包括大量學生在內，他們則要同家庭劃清界線，積極參加對自己家庭的鬭爭，徹底揭發其種種「罪行」，努力檢舉其「違法」行為（例如隱瞞財富、分散物資之類），以爭取農民的寬大。所謂家庭，不過是個籠統的概念，指的當然是所有家人，特別是當家人——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本人的枕邊人（當然包括妻或夫兩者）不等。不管是假戲眞做還是眞戲假做，為了本身前途，至少為了應付當前處境，總是例該「大義滅親」的。原諒自己的兒女弟妹吧，除非要他們去跳河，不然他們總該適應形勢跟着逢場作戲的；其實即使他們都去餵魚鼈，也改變不了貴府的命運！由於直到目前，還有些人猶記恨於當年自己的後輩對國內親人的某些逆績，只好不惜拉扯兩句。

第三類一般有別於以上兩類人，其中不少也是出身於地主家庭，不過是由組織分配以幹部身分到農會去參加工作，和農民「三同」（同食、同住、同勞動）；他們有的參加決策，有的只做事務工作，雖然較為受到尊重，但也大多戰戰兢兢，討好農會，希圖日後離去時在鑑定上會得到較好的評語。

知識分子參加「土改」，其主要目的在於接受「階級教育」，明確究竟是「誰養活誰」？乾脆地說，要不是依賴對農民血汗的榨取，根本就沒法生存下來，更談不到上學去接受教育了！因而結論只有一個：農民是知識分子活命的

最大恩人，應當毫無保留地全心全意爲之鞠躬盡瘁，否則便是忘本，罪孽深重！至於在「土改」中任由蹧蹋、侮辱，當然更不能存有委屈情緒。

但是，是否經得起考驗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標準和根據；一般只憑農民的印象乃至一時的喜惡。有些人敷敷衍衍，看風駛帆，很易得到農會的高抬貴手；可是不少人始終小心謹愼，兢兢業業，竟一直管制在農村裏參加勞動。

（三）「割尾巴」的「思想改造」

正面集中火力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開始於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先後按不同行業分別集中起來，一般是完全停止日常工作，時間大約一百天，夜日相繼地「全力專搞運動」，目的在於「除舊佈新」，名之曰「割尾巴」。——領導動員說，「尾巴不割不行；要割自然是痛苦的，不忍痛便割不了」。所謂「尾巴」，指的是思想中一切不可見人的東西，不僅指有關政治上的問題，也包括私生活在內。

問題在於這種「羣眾的幫助」——所謂「幫助」，便是大膽地假設，漫無邊際地質詢和追根，直至你走投無路，難以應對；名是來自「羣眾」，主要還是領導佈置一些「核心分子」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無妨假設一例，倘若妳在坦白當中涉及曾受人家强姦，羣眾勢必要一再追問妳怎樣勾引人家，勾引多少人，多少次，獲得什麼代價；乃至爲何不嫁給張三、李四、林五、陳六，而終於要嫁給王八，其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等等。

因此，在運動中受不了刺激而癲狂起來固不足爲奇，而經不起考驗只好把心一橫懸樑、跳樓或投河去也的亦無處不有。

（四）「肅反運動」的前奏

配合幹部的「整隊」（清潔隊伍）所舉行的「思想改造」運動過後，知識分子基本可以喘一口氣，時間約有兩年之久。說是「基本」，並非完全沒有運動和鬬爭，像「總路線」的學習和「普選」，也鬬爭和清洗了一批人，不過爲數較少，對象多是歷史不夠「清白」者；儘管如此，相對來說並沒有什麼大的風險。怎知一九五四年又選擇了「紅樓夢研究」的問題作當導火線，連鎖地掀起了批判唯心主義到全大陸規模的「肅反運動」。

批判唯心主義是一種長期細緻的學術研究工作，不是大張旗鼓搞它幾個突擊運動所能奏效的；中共當局當然會明白這一點，其所以要這麼做，卻另有目的在。這就是：一系列的棋步早已佈置好了，旨在逐步導向預定的目標，以掌握展開「肅反」的口實。爲省篇幅，先簡介一下經過。

有個山東大學學生李希凡在其校刊「文史哲」和附在「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周刊上發表了幾篇批評兪平伯研究「紅樓夢」所持的觀點的文章。「文藝報」轉載了其中的「論『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篇並加上了推荐的按語。「文藝報」是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是大陸最具權威的一份指導性雜誌，對於一個初露頭角、只有二十二歲的毛頭小子的習作如此重視確很難能可貴。怎知不久，「人民日報」發表了袁水柏在上級授意下所寫的一篇短文「質問『文藝報』編者」，批評「文藝報」的按語對該轉載文章肯定得不夠（藉口其中一「試圖用馬列主義觀點……」一句之「試圖」兩字），用的是「貴族老爺式」的態度來「壓制新生力量」。由此對「文藝報」進行了整頓，主編馮雪峯因而去職。接着，大陸上下層層展開了對這問題的討論，並對兪平伯到胡適的學術觀點展開了批判。——有個事實可以證明這麼小題大做確是一個藉口。在這以前，有位作者白盾早就寄過一篇比較全面、深刻的同一內容的評論給「人民日報」，一直壓了一兩年到這時方才刊出，那麼，試問作爲該報文藝版的編者袁水柏，究竟用的是什麼態度！

在整頓「文藝報」的過程中首先由「作協」成員向該報編輯部猛烈開火，並且導演了一齣相當精彩的節目，這就是胡風兩次的大吐苦水。胡風過去追隨魯迅同周揚展開「國防文學」的論爭而大露頭角，抗戰後主編「七月」和「七月詩叢」，提拔了一批新人，如舒蕪、路翎、亦門、孫鈿、綠原、曾卓等等，甚得他們擁戴，也一向以魯迅的繼承人自居，領袖慾甚强。中共政權建立後，胡風雖暫時受到利用，可是卻一直備受壓抑，加上對許多措施看不順眼，因而牢騷滿腹。一九五二年「文藝報」曾先後發表過何其芳和林默涵兩篇批評胡風文藝觀點的文章，胡風更加受不了了，臉皮固然受剝，又不能自由發表反駁文字，逼得只好上書告狀。從對何、林兩文的反駁開始，進而暢論對當時文藝界一些情況的意思，長篇大論，凡三十萬言，呈給中共中央。這麼一來，他的辮子完全被抓住了；如今藉整頓「文藝報」機會，略一挑逗，他的牢騷自然有如江河決堤，一發而不可收。言多必失，古有明訓；何況有意「引蛇出洞」，不是破綻也大可斷章取義，暢所引申也！意圖既達，於是槍口急轉，火力集中到胡風身上來了，尤其不祇限於「作協」那幾把槍，大陸上下的文化界都被動員起來參加作戰。

與此同時，「作協」奉命印發了「胡風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簡印胡風上訴的「狀詞」的主要部分約二十萬字）一書隨「文藝報」附送，要求大陸文化界展開批判。一時大陸大小報刊，對胡風形成圍勦之勢。胡風見情勢不妙，急[illegible]忙了一篇檢討「我的自我批判」送「人民日報」；怎知被壓了一段不短時間方才刊出。刊出時一併見報的還有兩個附件，一個是「明主」親自執筆（但沒有署名）的「按語」，一個是舒蕪整理的「胡風反黨集團的材料」。「按語」强調這份「檢討」是假檢討，說「假的就是假的，僞裝必須剝去」，並指出舒蕪整理的「材料」就是明證。舒蕪的這份「材料」，大多是摘自從抗戰到「解放」這段時間胡風給舒蕪的信；因而「按語」又嚴厲指出，「路翎應當收到更多這類密信，交出來總比毀了的好」。

不難想像，在此情勢下，凡是同胡風有過信件交往的，有誰敢隱匿招咎！於是，第二、第三批胡風的「反黨材料」從而整理出來了，並且正名爲「胡風反革命集團材料」。在新的「按語」中除了指出正名的根據之外，還披露了一小則相當籠統的胡風的一段經歷。接着，一個聲勢浩大的聲討運動展開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為人民立新功」（下）

本刊資料室

（續上期）我個人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過程很長。進城的初期，總理給我安排過幾次工作，接觸了一些事情。後來，就辭職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點說，是解決了這個問題的。那時候覺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電影，就是往我們這裏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們卻說什麼，民族資產階級，我們得照顧。當時我們確實是孤立的。

在這個思想領域裏，就是不能和平共處；一和平共處，它就腐蝕你。大概總理還記得，那時候對他們說，製片方針是對着華僑，你們只要不拍反共的電影，那麼我們給你們錢。他就是要錢嘛！那個時候，只認識到他要投資，沒有認識到他要來毒化我們。後來推出去了，確確實實地推出去了。中間，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復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系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呀！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上層建築是經濟基礎的反映，它反轉過來，是要保護或者破壞經濟基礎的。如果像那個樣子，它就會破壞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電影，美、英、法、意……等帝國主義國家的電影，修正主義國家的電影，出現了一大堆。那些劇團可是多啊！如京劇，我是一個習慣的欣賞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誰曉得它利用我們這個文化部，弄得全國到處都是，就連福建那個地方，也有十九個京劇團。結果，到處在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我那個家鄉山東，我童年的時候，河北梆子叫大戲。近幾年我調查的時候，京劇卻成了主要的大戲了。山東有四十五個京劇團，這還不講黑劇團、業餘劇團。上海的越劇也跑向全國了。就出現這樣的怪事。但是，我們的工農兵，建立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他們不表現。他們也不表現我們的長征、二萬五千里的老紅軍，也不表現抗日戰爭。那多少英雄啊，他們都不搞。電影也有這個問題。所以我就逐漸地對這個問題有了認識。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真正解決戰鬥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主席就駁我說，我就要看，而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彭真提出的，他說我把整個歷史學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無是處。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北京一次，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着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江青要將大陸知識

同志們如果知道這些，會氣憤的吧。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麼關係！噢，後來總理對我說，才知道，一個吳晗挖出來以後就是一堆啊！可見其難啊！人家抓住這個文教系統不放，就是專我們的政。將軍們不要以為這是文教系統，我們不管他們就管，我們真管，他們還會千方百計地想管。所以我們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們都抓，那就不會出現這個局面了。當然，物極必反，所以就出現了這次文化大革命。那幫人才陽奉陰違哪！兩面三刀地盡整人啊。一個戲，主席要改成以武裝鬥爭為主，他就是不肯。為了這個，就要鬥很久啊。試問，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武裝鬥爭，能成功嗎？我們現在能夠坐在這兒來開會嗎？我覺得那是不能設想的。在這一方面，同志們的感受大概比我還要深刻。所以，這個文教戰線，今後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們自己手上。要大膽地選用革命小將。你看，要是沒有他們，怎能搞出那個叛徒集團來啊？有六十幾個人。他們都佔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小將們的這個功勳可大啦！

主席還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聽主席的話。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上海市委裏頭，可微妙哪。主席的話不聽，我的話更不聽，但是一個什麼人的話，簡直捧得像聖經一樣的。當時我覺得這是一種奇怪的事情，現在想來，這也不奇怪。有一位舊市委領導人過去是個紅小鬼，居然會變化到這樣，這我完全沒有想像到。上一次開會時，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這一點，葉群同志可以證明，伯達同志也知道，春橋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頭。另一個是個叛徒，變節自首分子，被搞出來了。本來寫評「海瑞罷官」、評「三家村」這樣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還有他組織的寫作班子）寫的嘛，有些人卻貪天之功，說是他們搞的。

我想，我畧微講這麼一點我的認識過程，使大家可以對文教這方面，看出一點苗頭。我要着重地向同志們呼籲，除了抓黨、政、軍和經濟之外，這

個「文」也得要認眞抓。當然要做調查研究，還要有一番刻苦的學習。因爲各行各業，都有各自的規律、特點。但是，這也不是難事，只要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了，那末，堡壘總是可以攻克的。幾個堡壘已經都攻克了嘛。一個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爲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個交響樂，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沒有什麼難事。這對全世界都是有影響的。資產階級是垂死的階級，它表現現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墮落的東西來痲痺人民，腐蝕人民。倒是修正主義搞一點僞裝，很使人討厭。但是這幾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麼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陣了。我想，談我的這個認識過程和實踐過程，對同志們今後大力抓文教系統，能不能有一點幫助？

大、中學校都要改革教學制度、教學內容，都要搞鬭、批、改，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目前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什麼經驗。文學藝術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經對文藝界的一些人說過，你們吃了農民的飯，穿着工人織的布，住着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警衛着國防前線，你們不表現工農兵，你們藝術家的良心何在啊！電影「南征北戰」，我抓過。粟裕同志，那個時候，我記得跟你交涉過，關於服裝應該怎麼樣。陳老總，你還記得嗎？那個戲雖然有缺點，但是基本上還是個好戲。那個戲，是我具體抓的，是你組織創作的，還改過。忘啦？（陳毅同志：記得。）噢，還記得。

最後，我想簡單講一點教育子女的問題，對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財產，要把他們看作是人民的財富，人民的後代。如果對自己的子女就寶貝得上天，對人家的子女，勞動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這是不對的。但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數同志是能夠正確地對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陳士榘同志，就能大義滅親。當然也不是將孩子怎麼樣，而是管起他來，讓他學習學習，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陳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來沒有？（陳士榘同志：管起來了。）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別同志，少數同志，太過分了。這也就是那個「長安君」的問題。這個「重器」是什麼？「位

分子趕盡殺絕的自供狀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他們的「重器」是什麼？有的還自行車、照像機、收音機，有的還坐小汽車，最重要的還是他父母的級別。有的人認爲，這是愛兒女，實際上是害了他們。要把我們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個眞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爲，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會的影響。我們家的子女也不是那麼高明的，他們雖然都到大廚房吃飯，可是他們還是覺得自己了不起，總還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要很嚴格地教育他們，如果抓得緊，將來他們可能會好一些。社會影響這一面，就拿我們的一個孩子來說，她在小學的時候，她說，我們有個教員講，有一本什麼「頓頓的靜河」，誤人子弟呵，是「靜靜的頓河」。我說，你是不是要看這部書啊，她說「是呀，媽媽」。我說這部書，你只能當作蘇聯的歷史材料來看，當作蘇聯的戰爭史來看。這部書可不好啦，它把一個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當做主角，這是不好的。她駁我說：「媽媽，你能這樣說嗎？大家都說好。」她就這樣責問我，因爲當時對這本書還不能夠批判。我說，你不要出去說，媽媽是研究過的，是媽媽個人的意見。後來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爲子女還是得從政治上、思接上服一點務。例如「紅與黑」，法國的修正主義分子把這部小說抽掉了政治、經濟內容，拍成了一部黃色電影。我們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來研究，對身邊青年、身邊的工作人員講一講。我自己的工作，每天雖然比起同志們來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還是大的，身體也不太好，沒有更多的時間來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發現了的，我都進行了研究，並給他們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時，父母對他們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實行封建家長制。這一點，我覺得要向主席學習。我們家裏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駁爸爸的，有時還故意地要他們駁。他們駁了以後，當然要給他們講道理。但是很多時間，他們不是駁斥，對父母是尊敬的。他們駁，有好處嘛。讓他們造點反，有什麼壞處呀，弄得老是「是，媽媽！」「是，爸爸！」有什麼好處啊，我看那不好。我覺得，對自己的子女要求嚴格一點，就是對他們的愛護。

我這兩點意見，也曾經講過，只是供同志們參考，說得不對，請同志們批評。就這樣罷。

代郵

請方程、陀虹、江城子先生與編者電話連絡。

編輯部啓

香港閒話

教會・語文・電影

趙聰

教會與政治

在下是一基督徒，所說教會只指基督教會而言。

基督教會在初世紀遵照新約聖經而成立。它是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接受耶穌爲個人的救主的一羣人自由結合的團契。這一羣人是基督徒，或稱信徒，或稱教友；但不稱教徒。如有人只要口裏承認、心裏相信耶穌是基督（救主），經過洗禮，就可以成爲信徒，加入教會爲教友。教會與一般的社團不同，它是以耶穌爲首，教友只不過互爲肢體，在團契裏事奉上帝——祈禱、讀經、培靈、傳道，並對外進行慈惠的工作，如濟貧、救災、設立學校和醫院等等。

教會裏事事公開，毫無祕密；人人平等，完全民主。所信奉的教義就是一部新舊約聖經，另外沒有任何教條。在聖經以外的事，絕對不過問；教友違犯聖經裏的話，被視爲犯罪。但若有人以任何壓力或威脅，強迫教友放棄信仰，逼使教友違犯聖經，則必堅決抵抗，不惜付上生命的代價。

耶穌曾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這意思就是說，教會要與政治分開；也就是說，教會不干預政府的事，但也拒絕政府干涉教會的信仰。教會的事只是信仰問題，事奉神的事——讀經、祈禱、培靈、傳道，全爲信仰的表現。其他如建立教會、學校、醫院等，當然要遵守政府的法律。至於教友，在一個國家裏是國民，無論在政府做官，或從事各行各業的事，也須遵守政府法律，如服役、納稅等等，盡其應盡的義務。只是不讓干涉他的信仰問題。

回顧教會歷史，教會不怕政治迫害，只怕政教合一。尼羅焚城，大殺基督徒，基督教會不但沒有被消滅，恰恰相反，更加興盛。那時基督徒視死如歸，統治者卻是越殺越多，正合着「一個人倒下，幾十幾百人起來」那句老話。但是自從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信了基督教後，由官員而至全國人民全遵令信教，基督教成了羅馬國教，反而使教會腐化了，嚴重地違犯了聖經的教義，教會變了質，實等於滅亡。這就是宗教革命之所以興起，更正教會之所以建立。

共產黨人相信的是馬列主義，這種主義是堅決反對任何宗教的，他們認爲絕對不能同宗教並存。他們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烟；他們說，上帝是人造的，歷史上沒有耶穌這個人。他們提倡唯物論，主張存在決定意識，把「人」貶降爲「物」的附庸，重複「人類祖先是猴子」的胡說。這些就全與聖經所說相反。如果相反就相反吧，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也沒有什麼，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嘛。然而他們卻不是如此，他們要統一思想，不許你有和他相反的說法存在；他們說了一，你就不能說二，說了二就是反抗他們。

中共在北平建立政權後，立即實施了取締宗教的政策。雖然他們頒佈的憲法中，也有信仰自由，並無不讓教會存在的條文；但他們卻是用另外的藉口來對待你。如果教會與外國差會有關，有外籍傳道人在內，他們就說外國人是間諜，以教會爲掩護，於是「間諜」被捕入獄，教會被抄沒。最近被中共釋放來港的美籍華主教，不就是以間諜罪名入獄十二年的麼？如果教會與外國人無涉，完全國人自辦的教會，他們就說聖經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其中有帝國主義思想的毒素，因此不准再讀、講聖經，這就無異使你叛離信仰了。大陸上不知有多少忠於基督的傳道人，就因爲不承認聖經中有什麼毒素、照舊講讀聖經而被捕入獄，甚至瘐死獄中。

如果有朝一日共黨統治了香港，那末，在大陸、在世界上一切共產國家所已實施過的取締宗教的故技，必將重見，決不會有所改變。如果你爲了適應他們的統治，屈己以從，除非放棄信仰，做賣主的猶大。不然的話，決不能適應。以放棄信仰的代價來換取苟存，那就教會形存而實亡，做彌撒、做禮拜時不再講、讀聖經，而講、讀毛語錄了。

然而如之何始能保全教會？以鐵幕國家的實例言，教會雖遭取締，卻並未滅亡；公開的教會雖然不能活動，地下的教會卻是方興未艾。據由東歐共產國家逃出來的一位牧師所寫「爲主受苦」一書透露，在各行各業，甚至軍隊、警察中都能發展教友。當然，教會中有猶大，這在舊約詩篇中已經說過「罪人在義人的會中」的話，儘管他們出賣主以適應統治者，卻抵不過爲主殉道的人的影響。

提倡與實行

由胞協贊助、中大主持的中文教

育研討會剛剛開過，從報紙報導可知，這次四天大會的舉行，意義很大。幾位教授、學者宣讀的論文，全極精彩；專家主持的分組討論，涉及的問題亦相當全面。閱讀之下十分佩服。

不過在這兒，中文之不被重視由來舊矣。這是這兒的特殊環境使然。這兒是英國殖民地，高官巨商多爲英人，華人不懂中文沒關係，不懂英文卻不能與高官巨商直接交往，不能直接交往也就不能躋入高巨之林。所以華人而能在政府做事、或發達成爲巨商者，必懂英文。說話如此，文字更甚，因爲官方法令限用英文。你就是擺個小攤位申請牌照，填報稅單，甚至某公司股票上市你要申請認購，因爲那些表格中是英文，如果不懂，就得花錢找街頭祕書代爲辦理，至於那祕書辦得對與不對，你也無從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下，除非你什麼事都不做，要做點什麼，那就非懂英文不可。不必提倡，人人就都學英文了。至於學中文呢，你就是喊破嗓子提倡，誰也不會聽你的。

因此要提高學生中文程度，應先由社會上重視中文起，要社會上重視中文，起碼要使中文與英文平等，由政府規定爲官方語文。政府下達公文，大企業單位公告、條例等，中英並用；人民申請甚麼或填報甚麼，單用英文可，單用中文亦可。這個辦法，去年輿論曾熱鬧了一陣子，可是未見政府採納實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比言重要。政府不採行，我們無辦法；我們自己卻應該不言而行，即言即行、言而後行。好比這次的研討會是中大主持舉行的，中大就應該首先重視中文和通用中文。記得過去向中大打電話，那接線生和美國新聞處、香港大學一樣地說英文。至於對中國人的函件、公文等等，也是用的英文。這些地方，似乎應該立即改過來，不然的話，這次饒有意義的研討會，就會變成空話，人家會說，中大是倡導的，不是實行的，那多不受聽啊。

現行中學中文教材之編選的不得當，早爲人所詬病，幾乎沒有一個說好的。多少教師在那兒翻康熙字典，可是怎麼也弄不明白箕子傳授武王的洪範；多少小學生在那兒死啃教科書，可是怎麼也記不住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所引的那些家數和卷數。其實呢，就算把洪範弄明白了，把諸子著作記住了，又有什麼用；可是這些年了，光有批評其不當的，卻沒見有人提出一個編選的草目，於是教育司也樂得多一事不如省一事，仍舊貫如之何。這次研討會又都提到這件事，仍未在積極方面建議組織一個編選中學中文教材草目的議案，殊爲遺憾。有人提倡要各校自行編選，這卻牽掣到會考制度身上，如不廢除會考制度，那叫教育司又根據哪個學校的教材出題。在下以爲在未廢除會考制以前，還是一律的好，無妨請中大教育學院費點心，即以現在香港中學中文教材之編選作爲一研究課題，亦未嘗不可。等把草目擬訂出來，再提一次研討會審查，然後再建議教育司頒行。不然的話，光說舊的不行，新的卻又沒有，還不仍是空談？

至於國語和粵語的問題，後者用不着提倡，應大力提倡的是國語。還是光提倡不成，要實行起來。香港電台記得從前有國語節目的，近來卻是取消了，不知何故。似乎應該加上一次用國語報告新聞，加播一些國語小說、京劇、大鼓、話劇等等，俾聽眾能天天有機會學習國語。粵人學了國語有百利而無一害，不知何以不爲。

電影與社會

近來社會上刼殺案很多，刀和血，報章製版刊出，慘不忍睹。再往銀幕上看看，所謂賣座百萬的武俠片，也是刀和血，慘不忍睹。還有的影評，誇贊導演使血滴在火灰中嘖嘖有聲。而觀這類影片的，又是人山人海，要不怎麼賣座闖過百萬大關呢。可見人心嗜殺，幾乎回到野人時代。有個影片寫一武林高手，殺他親生女兒二十四刀，殺得她全身成了血葫蘆，然後滾在地上死亡。慘乎眞慘，又何必如此描寫！暑假期間，學生觀影者多，以此等刀與血教育了青年，不知不覺他們就在社會上模仿了起來，於是刼殺，刀與血，從銀幕搬到了實景。雖然我們沒有調查，不能舉出實例，青年看了武俠——刀與血的電影得到了啟發而去刼殺別人；也不能就說，看了這等片不就會起殺人的念頭，但是電影與社會卻決不能沒有關係。

聽說有些報上的影評是片商的廣告，雖然未能證實，但對不好的電影，找一個理由硬說成好片，卻是屢見不鮮。像上面所說刀與血之類，越殺的殘忍，越打得生猛，越流的血多，就越好。還有，這次奧斯卡最佳電影，那末骯髒，那末下流，簡直令人作嘔，卻一致讚好，吸引得才放暑假的青年學生進去學壞，如果有些人竟然想做午夜的牛郎，豈不大糟其糕？

電影是一種藝術，好的電影對人是有好處的，在下不是說起什麼教育作用，那是共產黨的一套；而是好的電影可以使人有一種美的欣賞的享受，如讀一首詩，聽一隻樂曲所得到的那種心之愉快。日前有兩張好片，一是大生電影會重映的「再生緣」，一是日本東寶的「伊豆舞孃」。後者眞像一首詩，其美是渾成一整體，不能分析。可惜這兩片都無男妓和刀與血等等，賣不了百萬，影評也不大爲它們吹捧，甚至有說後者猶如白開水的，好片也就成了夕片。

影評廣告化，製片百萬掛帥，全無法可想。時時此地，只有一個辦法，即是對這種夕片，除由電檢處指示院商，在「兒童不宜觀看」之外，再加「青年不宜觀看」或「學生不宜觀看」，購票時索閱身份證，是學生或年不超過三十歲者都不售給。

毛澤東爲甚麼要害死彭德懷

岳騫

共產黨內部的事，尤其是毛澤東個人的行爲，有些確實很難理解，就以彭德懷一案來說，毛澤東何以放不過他，苦苦地非要把他折磨死不可。在「文革」前貶去四川，到了文革一開始又去了一批「紅小將」到四川把彭德懷押解回北平，這幾年來，所過的生活一定要較下放四川時更爲悲慘，妻子浦安修下落如何也不知道。在彭德懷被下放四川時，浦安修找到一個中學副校長的工作，文革時也革除，可能已迫其嫁人。彭德懷爲毛澤東賣了一輩子的命，到頭來家已殘破，人雖未亡卻過着比死了還不如的生活。看了彭德懷的下場，對於海外一些崇拜毛澤東的人，應該可以起一點清醒作用。

就彭德懷一生來說，實在不應該落到如此下場。姑不說他同毛東是小同鄉，從井崗山起就替毛澤東賣命，到了一九五九年被整肅時，足足爲毛澤東出了三十一年的死力。只就他在毛僞政權成立後的一切行爲來說，也沒有觸犯毛澤東之處。

高崗、饒漱石之被整，是因爲他們在中共內部組織派系，有發動政變的企圖，雖然其對象是對劉少奇、周恩來，但毛澤東則認爲此種行動打破了中共黨內均勢，破壞了他高高在上的地位，對高、饒下了毒手，雖然其手段太辣，還可以理解。至於整肅劉鄧，是因爲劉鄧剝奪了他的權力，威脅了他的地位，這些也可以想得出原因。至於彭德懷絕對不會威脅到毛澤東的地位。因此，對於毛澤東對他的整肅，才使人覺得費解。

以後紅衛兵公佈了清算彭德懷的材料，始發現其中有幾點應是毛澤東要害死彭德懷的眞正原因。該項材料雖然是紅衛兵所公佈，但相信事先已經毛澤東看過，其中有幾點可能是毛澤東提供的意見。

第一點，指彭德懷在一九三〇年七月攻入長沙係奉了李立三的命令，這項行動不但違背了毛澤東的意見，而且間接害死了楊開慧，當時楊開慧還住在長沙板倉娘家。平心而論，不是彭德懷率領的共軍進入長沙大燒大殺，楊開慧當不致被捕。可是，若進一步追究責任，楊開慧之死眞正要負責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彭德懷。因爲從毛澤東上井崗山落草到楊開慧被捕，中間有三年的時間，如果毛澤東有意將楊開慧及三個兒子接去井崗山，是儘有從容的時間，但是毛澤東此時在井崗山已經弄到賀士珍，正在燕爾新婚，不必說派人去接楊開慧是不可能的事，相信楊開慧自己要跑去井崗山尋夫，毛澤東也許要反臉不認，把她趕下山去。所以楊開慧被捕，彭德懷負的責任實在太小。

至於楊開慧之死，與彭德懷更沾不上邊，當時湖南當局雖然把楊開慧毛岸英母子扣押在監獄，卻並無加害之意，用意只在作爲釣餌想釣毛澤東上鈎，湘省當局所以要殺楊開慧，是因爲十月底朱毛又破了吉安，焚掠較長沙更慘，湖南省當局希望楊開慧能與毛澤東脫離夫婦關係，脫離共黨關係，重新作人。但楊開慧執意不肯，湘省當局最後迫不得已始將其處死，以平湘贛兩省民憤。所以就這件事而論，楊開慧直接死在湘省當局之手，間接也是死在毛澤東的手上，現在卻一股腦推在彭德懷頭上。

再進一步說，假如當初楊開慧眞的死於彭德懷之手，毛澤東也許會記上彭德懷大功一件，因爲替毛澤東解決了一個困難，否則楊開慧逃上井崗山與賀士珍碰了面怎麼解決，一個共產黨員，又是紅四軍政委，大概還不能娶下一妻一妾兩個老婆吧！這本來是一件與彭德懷完全沾不上邊的事，現在也成了罪狀之一。

第二點是說彭德懷害死了毛岸英，此事更是莫須有的冤獄，毛岸英當時是美國飛機炸斃的，並不是在前線陣亡，但紅衛兵材料卻說彭德懷沒有按照毛澤東指示，把部隊撤回三八線以北，因此受到敵人的攻擊受到損失，以致毛岸英被炸死。這一點雖然與彭德懷無關，但可能是彭德懷受整肅的最大原因，據說毛澤東在聽到毛岸英被炸斃後，繞室徬徨了幾個鐘頭，他未必是心痛毛岸英之死，而是打主意怎樣對付彭德懷以報此仇。其實毛澤東未曾想到自己殺了別人多少兒子，現在自己死了一個兒子就感到難過，中國千百萬父母的心情是不是一樣？到今天還有六百萬青年下放在農村受折磨，其中又不知死了多少，則毛澤東一個兒子死於非命，已算是天大的便宜了，套用毛澤東一句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實在是好應該的。

第三點，關於王佐、袁文才的問題，袁、王兩人之死，筆者曾在本刊報導過，此時紅衛兵材料竟然把罪名全部推在彭德懷的頭上，筆者所以認定此項材料經毛澤東看過，整理過，基本證據在這一點。因爲王佐、袁文才之死，一直成爲中共黨內對毛澤東不滿的重要之點，過去中共黨內宣傳文字，提到這件事雖然指兩人犯有死罪，但語氣總是相當含糊，不敢把問題說的太肯定，此時紅衛兵材料卻硬指是彭德懷一人的意見，處死袁文才，逼得王佐跳水自殺。袁、王死時，毛澤東確實不在井崗山，但是要沒有毛澤東的命令，彭德懷怎敢隨意處死兩個重要幹部，且是毛澤東的結拜兄弟。

毛澤東對王佐、袁文才之死，心裏始終是個疙瘩，因爲這件事太像晁蓋火併王倫，而彭德懷就扮了個林冲的角色，毛澤東雖然喜讀水滸傳，但是並不佩服晁蓋，尤其晁蓋未得善終，更觸了毛澤東的大忌，急於要打破這個框框，所以把責任全部推在彭德懷一個人身上。

第四點：彭德懷在「抗美援朝」回到北平後，



向人提起在韓國作戰的經過，說道：這場戰爭虧了兩個麻子，一個是高（崗）麻子，一個是洪（學智）麻子。

洪麻子是中共國防部總後勤部部長，已隨彭黃而遭整肅，且不說他。最使毛澤東憤慨的是高麻子了。彭德懷口中所說的「抗美援朝勝利」竟然不是靠了毛澤東思想領導，而是靠了毛澤東要置之死地的高麻子，是可忍孰不可忍，這一點也是彭德懷的致命傷，不過，仔細研究當時情況，高饒事件與彭德懷大概沒有半點關連，否則彭德懷即使不在那次被清算，也許會受到麻煩，不會這樣安然無事的。

由彭德懷口中所說的多虧高麻子一點，可知高崗在中共軍入韓作戰時，確實也出了大力予以支持，也許在那時，高崗尚不知道毛澤東是採取的假道滅己的陰謀。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高崗爲人尚是一個陽分人，遇到毛澤東表面陽剛內實陰柔的性格，自然不是其敵了。

第五點，彭德懷與蘇共當局頗有交情，也遭毛澤東之忌，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彭德懷去波蘭出席華沙公約會議，擔任觀察員，道經莫斯科時，與赫魯曉夫談了三個鐘頭，由蘇共派出翻譯，中共方面沒有翻譯及任何人參加，赫、彭兩人究竟談的什麼，毛澤東無法知道，雖然彭德懷回到北平之後，再三再四坦白檢討過，但是也無法令毛澤東入信。

該項材料還揭發了這樣一件事實，在一九五八年共軍砲轟金門之前，赫魯曉夫到北平與毛澤東會談，要求組織聯合作戰司令部，以達到控制中共軍的目的，爲毛澤東所拒絕，彭德懷則贊成，以後毛澤東發動砲轟金門，彭德懷藉故溜開，把前方指揮責任交給毛澤東自己負。

這項材料前半段大家都知道，後半段說明彭德懷反對砲轟金門，而且不肯指揮戰事，在過去中共報刊從未提過。由這一點看，彭德懷對軍事學確有相當研究，他反對砲轟金門是因爲明知這是徒勞無功的事，結果證明了彭德懷的軍事判斷較毛澤東正確，也可以推想到砲轟金門之後，毛澤東在黨內所受到的攻擊一定相當廣泛，當時就傳出毛澤東所以丟掉「政府主席」，除「三面紅旗」慘敗之外，最大原因是砲轟金門，現在看來是信而有徵了。

以上五點是稍微有點事實根據的，還有兩點更是傷天害理。

第一，指彭德懷在遵義會議時反對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能造出這種謠而臉不紅，心不跳，眞是其「異於禽獸者幾希」了。今天參加過遵義會議的共黨大頭目，算來算去，只死掉一個秦邦憲，其餘的人全在，都是親見親聞。遵義會議開始第一天，首先起來放砲，攻擊當時的黨中央領導錯誤，造成軍事上重大失敗，要求撤查責任的就是彭德懷。

由於彭德懷的話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毛澤東始敢挺身出來攻擊黨中共，第三天劉少奇也對中共中央提出攻擊，特別指出中共中央白區工作的失敗，使總書記秦邦憲陷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不得不引咎辭職。

遵義會議的鬪爭，當然是毛澤東有計劃安排好的，但毛澤東卻不敢披堅執銳親自衝鋒，而使傻小子彭德懷上，假使彭德懷在第一天發言時受了挫折，秦邦憲及李特（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周恩來（軍委主席）聯合一致予以反擊，則彭德懷當場就會垮下來，到時毛澤東一定來個烏龜縮頭，或者爲了明哲保身，也要鬪爭彭德懷一頓，以表示自己的清白。

毛派在遵義會議鬪爭勝利，毛澤東鹹魚番生，彭德懷卻沒有半點好處，仍然擔任第三軍團軍團長，並未升了官，如果失敗了，就拿他頂缸，像這樣的幹部眞是可入忠臣傳，其忠心耿耿，原不下於火焚的紀信，但今天卻反咬一口說他不支持遵義會議，傷天害理，莫此爲甚，人而到了毛澤東，眞是太沒有人味了。

第二，指毛澤東在川西與張國燾分家私自逃跑時，彭德懷有意拘捕徐向前、陳昌浩，火併紅四方面軍，此點以前也未見中共報刊談過。當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朱毛紅一方面軍一股與張徐一股紅四方面軍在懋功以南會合後，經過毛兒蓋會議，決定分爲左路軍與右路軍，左路軍是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一方面軍五、九軍團，四方面軍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右路軍由毛澤東、彭德懷、林彪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三十軍。行過毛兒蓋時中央軍在包座有一個四十九師駐防，毛澤東就唆使徐向前派第三十軍去攻，雙方經過一場惡戰，共軍雖然攻下包座，第三十軍卻傷亡大半，毛澤東一見紅四方軍打開北上缺口，悄然帶着彭德懷、林彪拔營北上，根本未知會徐向前，假如說當時有拘捕徐向前、陳昌浩，火併紅四方面軍的意見，一定是毛澤東而非彭德懷，大概是受了彭德懷的阻止而作罷，現在又反咬一口說是彭德懷要拘捕徐、陳，人之無良，以至於斯，還有什麼話好說。

從卞之琳談到現代派

·待旦·

「現代詩」在中國來說，絕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也絕不是誕生自五十年代的台灣。早在三十年代，新詩壇上就出現了「現代派」這個流派。一九三二年現代雜誌創刊，這個雜誌集中發表了一些在格調形式上有共同點的詩，逐漸形成一個流派。其代表詩人有戴望舒、卞之琳等。

所謂「現代派」實際上就是法國象徵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無論形式和內容，都帶着非常濃烈的象徵主義氣息。李金髮雖然不在現代雜誌上寫詩，但應該說他是現代派的創始人。因爲他是中國第一個採用象徵主義手法來寫詩的詩人。戴望舒深受着象徵主義的影響，他強調詩是「一種吞吞吐吐的東西，動機在於表現自己，隱藏自己之間」（見戴望舒「詩篇零札」），他講究朦朦朧朧的美，清新輕鬆的氣氛。隱晦艱澀雖然是現代派詩歌的表徵之一，但戴望舒的詩卻比李金髮的易懂得多，表現技巧也有了進步。戴望舒的作品中最受歡迎，流傳最廣泛的兩首詩「雨巷」和「夕陽」，絕少具有現代派的味道。甚至可以說是新格律詩。「雨巷」和「夕陽」之所以能夠廣泛流傳，除了因爲它具有清新的意境，朦朧的美之外，大概也因爲它易懂和具有優美的韻律。

至於卞之琳，雖然「新月詩選」中選了他幾首詩，而他本人也非崇徐志摩。但他的詩實際上並不屬於「新月派」，而應該屬於「現代派」。他的「十年詩草」中，絕大多數詩篇都因力求含蓄，以至弄得晦澀難懂。特別是如「魚化石」、「第一盞燈」這類詩作。

早期的「現代派」在中國的詩壇上，只是曇花一現，瞬霎間便萎謝了。隨着「九·一八」的砲聲，鼓手、號角也代替了悽婉的沉吟。抗日時代卞之琳所寫的詩，已與他早期的詩有很大的不同了。可是，「現代派」的創作理論依然在他的身上潛伏着。隨時都會無意識地表現出來，也就使他成爲「解放後」第一個被中共批判的詩人。

韓戰期間，卞之琳曾赴北韓體驗生活，歸國之後寫成「歌功頌德」的組詩——「天安門四重奏」。發表之後，馬上受到讀者的攻擊。「文藝報」也於一九五一年二月組織了對「天安門四重奏」的批判。批評「天安門四重奏」生澀、黯晦；似通非通，似懂非懂。批評卞之琳好創奇突的句子，不符合中國的言語習慣。批評他割裂句子的完整，省掉必要的字眼，糟蹋了中國的文字。

此間不欠立志創造密碼的人，也有人自稱能懂、能解、能釋密碼。故抄錄數段，讓一些具有慧眼，或具有一葉知秋的敏感人，欣賞欣賞。

萬里長城向東西兩邊排，
四千運河叫南北通達，
白骨堆成了一個人去望海，
血汗流成了送帝王看瓊花！

彎腰折背就是爲了站起來，
排山倒海才笑逐顏開。

雪山，太行山，看歷史彎腰，
五千年歷史一氣都打通。

昨天在背後都爲了今天。

本來人民築成封建頂，
人民拿回來標上紅星。

紅粉女飄香，東站擠，
紅粉牆上頭炸彈飛。
工人帶農民掃飛機，
籬笆開，牆倒，門鎖碎！

卞之琳比起時下的現代派和假現代派的詩作，容易推敲容易猜測得多，他的詩雖有似通非通，令人感到似懂非懂的弊病，只要多看兩回，大致還是能夠知道他在說些什麼的。比起時下那些令人百看莫解，研究經年還未能洞悉其中奧妙的密碼詩，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可是卞之琳的詩，就無法被中國大陸的讀者接受。當時「文藝報」所發表批評卞之琳的文章，幾乎全部是來自一般讀者。筆者之所以堅信這點是因爲：

第一，因爲此事發生在批評「武訓傳」和「批判蕭也牧小資產階級創作傾向」之前。那段時間中共當局對文學藝術界一些小問題是不去管的，沒有絲毫組織圍攻的跡象。

第二，批評卞之琳的文章的作者，幾乎全部是陌生的名字。在此之前既沒有出現，之後也沒有出現。許多作者還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工作單位。而那些大牌作家，批評家和「薄有文名」的新進作家都沒有開口，若果當眞是由黨下令批判，絕對不會是這樣的。

第三，不但沒有乘勝追擊，而且容許卞之琳答辯。一九五一年四月，「文藝報」發表了卞之琳的「關於『天安門四重奏』的檢討」，這篇檢討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是爲自己辯護。卞之琳認爲讀者所列舉的只是極端的例子，認爲自己大多數的詩都是較易看懂的。而「文藝報」對卞之琳的批評也以他的檢討而宣告結束。

這一切都說明並不是文藝界或中共黨領導人有意搞卞之琳，證實了對卞之琳的批評是來自普通讀者。

五六十年代的現代派，與三十年代的現代派雖然有不少不同，但他們的創作理論和創作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共同認爲，不應借重音樂、繪畫、美的字眼，而要注重詩的內涵，詩的廣度和深度。在形式方面，他們反對格律和押韻，主張形式上的充分解放。還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過份講究含蓄，甚至爲含蓄而含蓄，以至生安白造一大堆似通非通的生澀、黯晦的句子。爲此而破壞中國的語言結構也在所不惜。斯不知語言是一個非常穩固不易變動的東西，自周朝至如今，近三千年來，中文的句子結構基本上還是一樣的呢！豈是少數人所能「改造」得了的？那些喜歡破壞固有的句子結構和語言習慣的人，請試用「奇句子」去寫其他體裁的文章，先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吧！

我無意反對現代派。但現代派應該表現在現代精神方面。我所要反對的，就是分割句子的完整和破壞中國語言習慣的惡劣風氣。

蹄聲劍影錄

嘯琴

鄧龍光總司令接到陳軍長關於陳濟棠先生脫險的電報，從德慶趕到黃江口，登船晉見舊上司，並派兵護送他前往茂名，中央也先接到鄧總司令的電報，報告陳部長脫險歸來。

（二）梧州的鷄龍洲能收龍州的鷄鬼

我到肇慶的當兒，知道買船票的困難，便拿出公文，說明我的身份，才順利買到了一張餐樓床位的客票，上午九時啓航，溯西江而上，江水湍急，船行甚慢，翌日下午二時左右才抵達梧州江口的下游，船便停泊不動，說是避敵機的轟炸，要入暮後才開往梧州，如有客人要趕時間到梧州，可自雇小艇前往。大概水上人家也知有生意可做，不少蛋艇已蝟集花尾渡的兩旁，兜客雇艇了。我因奉令限期報到，爲了把握時間，希望當晚能趕上柳州船，所以，便想提早趕路，和艇家談好價錢，便搬行李過艇，以便趕程。但我的計劃竟落空了，因爲小艇的速度是蝸牛蹣跚式，原來小艇的人力不夠，祇有一個中年蛋婦在船頭棹槳，一個老年蛋婦在船尾搖櫓，刮的恰是西風，船朝西上，當然不能掛帆，恰吃了「船怕打頭風」的虧，何況滔滔江水盡向東流，這樣的人力，怎能在逆風逆水的惡劣情況之下，求其有較快的速率？我見此情形，宛如落鍋螞蟻，坐在船艙裏眺東望西，眼巴巴的看到了梧州，卻老是那樣距離，可望不可即，自急也無補於事，後來還算心境漸漸平靜下來，既來之則安之，橫豎在日落之前無法泊梧州碼頭，不如聽其自然。

在梧州與江口之間，於江水茫茫之中，突出一個小島，面積不大，但島上樹木蒼翠，形勢奇特，宛如一個鷄籠罩在水面。這時卻想和這兩蛋婦聊天解悶，以減少內心的焦急。因問蛋婦那江中的小島叫什麼名？那蛋婦起初見我在艙裏翻來翻去，當然是怪她們的小艇太慢，面有躁急的神態，又見我穿的活似軍人，恐怕是惹不得的人物，今見我開口講話，便急和我搭訕，以免催得她們汗流浹背，就告訴我這是梧州有名的鷄籠洲，是專來收拾龍州的鷄鬼。人死爲鬼，已有所見，鷄死又竟能變鬼，則未有所聞。因再問蛋婦鷄怎會有鬼？蛋婦又告訴我鷄鬼是無形無影的，一旦降了人身，那人便會奄奄生病，百藥無效的死去。這種神怪的說法，使我摸不着頭腦，卒之，後來我在梧州遇見新會同鄉的烟絲老板，承他的告訴，才知鷄籠洲幫廣東人收妖，功德無量的一段古。

龍州，是桂西的重鎮，與百色齊名。可以從這裏入印度支那半島，也可以從這裏西入滇東，所以成爲廣西幾大商埠之一，但它偏處西陲，在抗戰前期，不能成爲廣西的政治、軍事重心，惟自南寧失陷後，百色的錫鑛出產，係經過龍州集散，故對經濟方面則佔重要的地位。到抗戰後末期，桂林、柳州相繼陷敵，龍州不論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都成爲重心了。

土人是獞族的支派，傳是宋朝狄青所征服的儂智高的後裔。也有是猺山歸化的猺民之後。是否與苗族有關，則不得而知，但民性兇狠好鬬。而土人有一蠱術，男女都會放蠱，有點和南洋的「降頭」相像，是把蠱放在一種媒介物上面，如果有誰接觸那有蠱的媒介物，那蠱就降到誰的身上。南洋的「降頭」可由施術者自定長短的發作期，有過了三四年才發作令人致死。黔山苗族的蠱術也是這樣。但龍州土人那種蠱術，時間很短便會發作，苗族和南洋的「放蠱」，一旦發作，人便要立刻身亡；而龍州蠱術即使發作，要經一段奄奄作病的時期，才慢慢死去，但死者在死前會有痛苦的嘶聲，那嘶聲可像病鷄的嘎氣，當地的人叫這種蠱爲鷄鬼，中蠱就認爲是鷄鬼上身。

廣東人到龍州做生意的也不少，尤其是廣東中部的新會、三水、南海、鶴山、高要的人最多，大多是經營烟絲、麻、麻布、布疋、木材、桐油的生意爲主，也有賣華洋雜貨，亦有小本行商，挑着兩小櫃的絨線及婦人用品，搖着小鼓槓，到龍州附近的小市集去兜售，廣東人叫做賣鼓槓。每逢新鄉里到龍州的第一天，老鄉親首先就千囑萬叮，吩咐千祈不可在路上拾任何別人遺下的東西；更不可貪心，在路上見錢別拾，見銀別拾，甚至一條線，一條小手絹也不要拾，否則鷄鬼上身，便會一命嗚呼。

有一個新會縣的李氏青年，三代單傳，到龍州去跟他的舅父學做生意，他到達龍州的當天，舅父已照例千般囑咐，着他不要在路上拾人遺物，以免鷄鬼上身，無法可救。那李氏子也遵舅父所囑，小心翼翼，不敢在路上碰一下別人遺下的東西，如此年餘，幸而安然無事。

有一天，他的舅父叫他到別的市鎮收賬，回來的時候，將入龍州市區，在一條小徑上，在他前頭不遠正是一位妙齡女郎，雖是村女蛾眉，卻容顏俏麗，行幾步則回頭一瞟，李氏青年血氣方剛，知好色則慕少艾，回頭一顧百媚生，復含笑凝眸把一條小手絹拋在地下，這時，李氏青年色授魂銷，把舅父平日諄諄告誡的話，付諸九霄雲外，急步上前，彎腰拾起，正欲藉此交回女郎，借端攀談，但那女郎已飛步跑了很遠，他呆然木立，自我陶醉後才將那小手絹揣入懷裏，悵悵而歸。

不久，李氏青年漸露病容，正感不適，延醫診治，毫無效果，其舅父開始懷疑他是鷄鬼降身，再三詰問，李氏青年才吐露曾拾女郎小手絹的經過。其舅父已知道他確是中蠱，大驚失色，四出托人查訪放蠱人，願出厚資求其解蠱，但無結果。一天，他舅父正往中藥店替他配藥，在回店的當兒，想起外甥是三代單傳，遠道來依自己習商，今日竟然中蠱，無法解除，命在旦夕，自覺無以對自己的大姊，不覺悲從中來，涕淚交流。忽然有一個老翁拖他一把，問他家裏誰人給鷄鬼降身，李氏青年的舅父甚以爲奇，他怎知我家裏有人中蠱，莫非他有神法解救？希望外甥有一線生機，便將外甥「領嘢」的經過，逐一陳述。（三）

貪者常貧

西哲有言：「貪者常貧」、「貪多則所失亦多」，因為人人都有貪婪的劣根性，所以社會上的狡黠分子，便利用這個弱點來向無知而又愛佔便宜的人進行欺騙。例如：以假金戒指、假金鐲向人兜售啦，以劣等手錶冒充名牌啦，以賭博誘人入圈套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而且他們在進行誘騙時，一定有三兩人從旁製造氣氛，使被騙的人以為這是莫大便宜，無論如何不能讓它「走鷄」。於是罄其所有上當而歸。這些手法，雖是多年的陳舊老套，但是當局者迷，依然有人甘心上當，這便是由於貪心之故。

去年此時，台灣發生過一件有趣的事，雖然不能說是設圈套騙人，但受損失的原因，還是起於一念之「貪」。事實的經過是這樣的：住在台南縣柳營鄉的翁圳受和碾米商人李宗田互相約定，以白米交換豬肉；由翁圳受每日拿豬肉十斤（折合台幣二二〇元），向李宗田交換白米，米之多少逐日以累進倍數計算，即第一日一粒，第三日四粒，第五日二五六粒……以一月為期。商人的算盤本來打得最精，李宗田又是碾米商人，按理應該明瞭其中利害，大概是利令智昏吧，他看到一粒、兩粒米就可以換來十斤豬肉，這樣的便宜怎能讓它失之交臂？於是便於六月十五日，約同證人蕭明照、楊水勝、曾慶山等，在翁代書處簽訂了交換契約。

李宗田興高采烈地回到家裏，又仔細核算了一下，才發覺情形不對了，最初他以為白米的計算都是以升斗、斤兩計的，一斗米的粒數便數不清了，對方竟然肯以粒計算，怕他作甚？可是當他把粒數一天一天加起來便不同了，最初半個月的數目簡直微不足道，到二十天之後問題嚴重了，尤其是最後兩天。經他複算的結果，才發現一個月中共收到對方豬肉三百斤，值新台幣六千六百元；而自己付給對方的白米竟為五億三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十二粒，折合重量為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台斤。按時價每斤三元七角計，便須付給翁圳受新台幣十二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元六角，二者相差約為二十倍之鉅。於是他反悔了，翁圳受當然不答應，李宗田便向台南地方法院控告翁某詐欺，但結果仍是自己敗訴。法官的理由是：此事出於雙方自願，並有證人在翁代書處簽訂交換契約，不可謂不慎重，完全是原告貪圖近利不計後果所致，咎由自取與人無尤。後經私人調解賠翁某一萬七千五百元了事。賣油郎有詩曰：

野狗銜肉過溪橋，忽見水中影相招；牛肉在口肥且大，貪念頓時似火燒。狂吼一聲氣洶洶，張牙只聞水撲通；方期搶來一併食，那知上下都成空！米商李某蠢如狗，想憑粒米換豬肉；豬肉十斤快朵頤，米價十萬難忍受。憤憤不平告當官，官斥蠢才何太貪！賠情賠款等閒事，貪財蠢豬到處傳。

賣油郎

朋友普天下

俗語有曰：「一人得道，鷄犬升天」。鷄犬之所以「青雲直上」，那是「狗憑主貴」。可見，「貴」不一定要本身具備條件，而是可以「憑」的。於是，那些本身條件不足以「貴」，而又醉心於「貴」者，就想盡辦法去「憑」了。「妻憑夫貴」、「夫憑妻貴」、「父憑子貴」、「子憑父貴」，甚至「人憑友貴」、「狗憑主貴」，應有而盡有。說到「憑」而「貴」之，除了直系親屬是出乎自然的之外，其餘多少都帶有一些「撈」的味道。本身條件不足以「貴」，直系親屬也不能「貴」，只好「人憑友貴」，「狗憑主貴」。自然會出現「我的朋友胡適之」之類的笑談。

要憑友而貴，首先要巴結「貴」了的人，曲意奉承，與之交遊，以便能夠成為貴人之友。然而「貴」了的人是不太多的，不一定能夠碰得到，也不一定能夠巴結得上。於是只餘下二個方法：

其一是亂認朋友。不管是張三李四，也不管見過面還是素昧平生，只要是「貴人」，統統自認為「我的朋友」。編造一套「世交」、「親誼」、「同學」、「同鄉」之類故事，豐富其「我的朋友某某」的內容，說得娓娓動聽，取信於聽眾，以便憑而貴之。其二是製造「貴」友，代自己的朋友吹噓「我的朋友某某」如何如何了不起，這般這般「巴閉」。使其朋友在人面前「貴」了起來，於是自己也憑而貴之。

做得最成功的，恐怕算是牛玉圃老先生了。他老先生深諳箇中兩術，根本不知道中山王的後人徐二公子是高的抑是矮的，口上卻老是掛着「我的朋友徐二公子」。說得二公子怎樣打發管家三翻四次請他去作伴啦；如何求他寫字、做詩啦。他連程明卿是胖是瘦的也不清楚，可是一聽人提起程明卿就搶着認「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朋友」。除了善於亂認貴友之外，牛玉圃老先生也善於製造「貴友」，把豐家巷婊子家的烏龜掌櫃說成大官。「這是我二十年拜盟的老弟兄，常在大衙門裏共事的王義安先生。」可是想不到拍馬拍到了馬蹄上，吹牛也把牛皮吹破了。牛玉圃老先生本來要多方巴結大富商萬雪齋，以便弄幾文錢，可是萬先前是程明卿的家奴，發達後最忌人家提起這段往事。牛玉圃不知就裏，便在萬雪齋面前大談與程明卿交情如何厚篤，結果被人攆跑。他代王義安吹牛又被兩個認得這位烏龜的秀才識破，討得一場無趣。

牛玉圃「憑友而貴之」，不但能弄幾個錢，而且可以嚇煞牛浦這類後生小子，大有你不做老子的長隨沒有老子提拔就永世撈不起來之意。難怪時下稍有辦法的人，大都朋友滿天下。提起某大官員，說「這是我二十年拜把兄弟」；提起某大主編，則曰「這是我的世交」。不但憑而貴之，而且提醒喜歡造反的小子，我炒你的魷魚，會令到全世界都沒有人敢僱用你；我退你的稿，可令所有報[illegible]拒登你的文章，怕未？

古調今彈

西江月

葉其真

政治雖然掛帥，荷包豈肯干休？
試觀女仔計同酬，左派何嘗落後？

交際應酬的苦與樂

我將無謂的交際應酬，列為一苦不堪言」的事，有人認為言過其實；也有人認為我是因為事忙，所以才會認為苦。其實並非如此，我在不忙的年頭，也是不好交際應酬的。

我不好交際應酬，是由於我不好大吃大喝；不好在熱鬧場合中混來混去；不慣說言不由衷的虛言謊語。可是，在交際應酬的場合中，卻偏偏要你見那些不願見的人；說一些不願說的話；吃一些不願吃的東西。要將這許多「不願」裝成「願」的樣子，你說，這到底是樂事，也還是苦事？

再說，像這樣三十多度的酷熱天氣，在一些交際應酬的場合，你必要整齊服裝，雖說進入這種場合都有冷氣，可是，你前往與走出這種場合的途中，卻無冷氣車船，像我這種怕熱的人，家居常習是「赤膊上陣」，為着要參加這種交際應酬，不但要穿着整齊，還要結上領帶，帶備上裝，在舟車上焗得汗水淋漓，進入冷氣場合，又濕冷如冰，有風濕病的人，必然舊病復發；沒有風濕病的人，也難免不患熱傷風。這又豈止是苦事，簡直是要命的慘事。

在香港的宴會，帖子上註明「六時恭候，八時入席」，九時有食物進口，算是很仁慈的了；要你等到十時才端上第一道菜，也很平常。在餓腸轆轆中，逼着你不得不吃；不喜歡吃的東西要吃，喜歡吃的東西便大吃特吃。這樣吃得腸滿胃脹，消化強的人，也要將每日入廁的習慣改變；消化弱的人，很可能弄成腸胃病。這又豈止是苦事，也是要命的慘事。

至於你將應該限時限刻完成的工作放下，去赴這種應酬宴會，將幾小時有用的時間，花在這種無謂的應酬上，身上的內衣褲，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跑回家來，還要埋頭伏案開夜工，原來凌晨三時可以上床休息的，卻要做到黎明六時才可休息，這到底是樂事，也還是苦事？

因此，我對親友們的紅帖子，一律是禮到人不到；非到不可的，也只是派內人出馬，我還是吃我的青菜豆腐，只需十分鐘，兩碗白飯下了肚，赤膊着上身，洗個冷水面，我認為比吃滿漢全席更舒服痛快。

我並不是根本不交際應酬，如果是小場面的，參加的人都是相識而又談得來的朋友，大家無拘無束，可以隨便笑談，準時入席，不會枯坐着餓肚子的場合，我是樂意參加的。

因此，我約請朋友，人數決不超過兩桌，最好是三五知己，在大家都是必然不工作的休息飲食時間，吃喝一頓，笑談一番，或商量一點正經事，在毫無拘束之中來去。我認為這才不是苦事，而是眞正的樂事。

張贛萍

高祖入秦寬縱，諸葛治川嚴竣；同治不同途，皆合當時分寸。足證，足證：刻板條文無用！

按：近年本港青少年犯罪日增，結黨行兇，視同兒戲，而政府一味寬容，愈使姑息養奸，危害更善，可慨也矣！

土，有土始有財，有財始有用。』這話兒是不正確的。最顯明的例子，就看香港。在這二十年來，因為它是一片安全的土地，許多人都到這兒來避難、搵食、發財，然後才有這麼多的人口。可見「有人始有土」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

然而我卻認定這是短視、膚淺的看法。事實上，「有人始有土」，乃不易的道理。

待我也舉一個顯明的例子。前年港共暴亂的時候，如果沒有深明大義的居民支持這片土地，維護這片土地的安全，則這個地方，恐怕將會變了樣子，不再是個繁榮、自由的都市了！

再說許多的荒山、淤灘，如果不是因為有那麼多的人，而且為了需要，而去開山、填海；則那些地方，根本上就毫無用處，有土也等如無土。所以昔日的淤灘、荒山，能夠成為今日華麗住所的基地，龐大工廠的站腳點；就會由於有人力，而又為了人的需要，然後荒山、淤灘，才能變成良好的土地。中環填海區的地價每尺以千元計算，就全賴於有人力去填，又有人需要利用它，然後才享有這樣高的身價。

有人始有土

地由人闢，地賴人用，地藉人貴；可見「有人始有土」。這話兒是半點也沒有說錯的。

至於「有財始有用」，這個「有用」，也與「有人」、「有土」有着很大的關係，意義也是極為深遠的。最高的指標，則就在於「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如果不將那由人民艱苦經營所得來的錢，用在人民的福利上，人民在苦難中得不到救助，生活上得不到保障，則他們對於這個站腳點，就不會愛惜、留戀。雖不至於作鳥獸散，遇到這片土地受到威脅的時候，也不會盡心盡力去維護它。

所以政府的庫存既是年年都有盈餘，即使不多為人民的福利打算，多用些錢在這個上頭；也應該有所抑制，不可濫取，以減輕他們的生活負擔，使居民對這片易於生活的土地有所愛戀，才是有民、有土的上策。

近年來香港的土地，固無疑由於需要，地價有自然上升的趨勢；但飛漲得如此厲害，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受政府的操縱，「吊起來賣」。政府為了只顧增加收入，對新界的土地發展既諸多限制，拍賣公地又採取操縱的手法，所以造成了凌厲的漲風。而因之，連其他物價也給牽起，使許多小市民的生活受到威脅。

要知「有民始有土」。當局理宜多點為居民的幸福着想，少打點地價的主意！

醉八仙



名利雙收

某人傑

我喜歡讀報紙上的分類小廣告，不是想租房子，也不是要買一部二手汽車，而是覺得在這些「小廣告」裏面，往往看到社會的眾生相，也發現不少「妙文」。

美國人的「換妻」玩意，就是利用小廣告來進行的。香港沒有人敢於公開換妻，所以在本地報紙分類小廣告中，不會發現這類東西。最「香艷」的不過是「徵求女友」或「徵求男友」而已。而且，這種「徵友」的小廣告，究竟有多少「誠意」，頗成疑問。

我有一個朋友貪玩，花幾塊錢登一則「淑女徵婚」的廣告，叫應徵者「附照片」，他收到許多信件，「誠意應徵」的不是沒有；但這些信件大部份有「捉弄」的存心。他們所附的「照片」中，大明星有之；阿差有之；甚至春意圖；更有人畫了性器官給他。

也有些目的在鈔票的，譬如：寄五元到第幾號郵箱，送健美女郎照片一打；或者高薪徵聘職員，應徵的要繳報名費若干；取錄後又要保證金。分類小廣告常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因此被利用了，聽說不少人在這上面發了財。

不過這些分類小廣告每有「言過其實」的地方，這是為了使讀者發生興趣，卻也難怪。比方說：一部七八年前的老爺車，居然有「內外如新」的字眼，只有傻仔才會相信。可是太平山頂望落來，的確老襯多籮籮，他能把這部老爺車輕易脫手，也許正因「內外如新」這四個字。

我曾在報上讀到一則「徵資合作」的小廣告，內容：「出版××文摘月刊，中英文合璧，專銷國際人士及華僑參閱，保證名利雙收，不限性別。」

這則廣告之引起我興趣，因為我也是搞出版的，搞了二十年，當中因多次失敗，也多次中輟。到底因為「沒有別的生意熟行」，結果又在這行裏「奮鬭」。由六一年起，算是「全力經營」，雖未敢說是「老行尊」，也再不是門外漢了。

當「文摘」之風瀰漫香港時，一位書報發行人力邀我合作，願意以「包銷」方式，不退書；並給我拉得幾位最受歡迎的大牌作家的作品，作為「文摘」台柱，他相信如此陣容，一定一砲而紅。但我拒絕了他的合作，我知道在香港辦文化事業，「跟人尾」難望成功的，除非有敏銳的思想、「新內容」，否則，即使一切勝人一籌，讀者亦已「先入為主」，不會捨棄原來，改讀你的。同時，即使他最喜愛讀「文摘」這一類雜誌，讀一本，至多兩本，已經夠了；滿坑滿谷都是「文摘」，結果是「搶爛市」，由於供過於求，銷路日滯而終於「自動停刊」。

這是勢所必然，並非我眼光獨到。不久，「文摘」高潮過去，日走下坡，那位書報發行人也不敢再向我提「合作」的事了。

過去有一家規模很大的出版公司，在星馬方面發行力很強，香港出版的雜誌，不少交他在星馬發行，主持這機構的人，全沒「創作力」，那一本雜誌銷路好，他就辦一本「類似」的；因為，替人代理發行，究竟不如自己辦那麼好利，但結果他們辦的雜誌，一本一本倒下來，幾乎沒有一種可以維持長久，由此證實我上面所說的話——沒有新風格、新內容，無法站得住的；「跟人尾」到底失敗。

香港搞出版的人雖不多，但有一種最不好的現象，某一種出版物銷路比較好，就一窩蜂向這方面鑽，結果，本來有點生意，給大家一搶，就全部垮下來。有人出五毫一本的連環圖賺了些錢，於是大大家拚命繪印，據說在最高潮時，每月有一二百種出版，內容自然愈來愈不知所謂，不但星洲政府看不過眼，下令禁止銷售；香港的孩子們也看膩了，大部份以賤價賣給舊書商。

武俠小說大行其道時，每天至少有十種八種新書出版，千篇一律，所以，曾經銷過幾十萬本的武俠小說，全部崩潰，能銷三五百，已算「生意不錯」，你說可悲不可悲！

二十年來搞出版搞到索氣，當初尚未熟行，印書不留紙型，有過一兩本書一出版便哄動一時，非常暢銷，不到一週，全部銷光而絕市，滿心高興，馬上重排，進行再版。怎知還未付印，市面上已有三四種翻版偽書，他們用影印方法，三四天內便可出貨，我慢慢重排，當然吃虧。

直到今日，雖然我一切學精了，仍然受到「翻版專家」威脅，有時候，你買一本稿子，沒把握印成單行本後是否暢銷，大多數是「碰碰運氣」。有時候反應很好，各方面陸續添貨，才敢說這本書不蝕本，舒了一口氣；但有時發行後，滿以為內容不錯，會受歡迎，那知大批放在貨倉，動也不動，這本書便勢必血本無歸了。

如果能夠用「暢銷」的去彌補「滯市」的，還可以得個「和」字；可是，稍有點銷路，馬上就被翻版專家知道，他們對書的銷路，有如獵狗的嗅覺一樣敏銳，迅即拿到澳門，用低賤工資，照影照印

「近了，會考終於逼近了！」梁紹光一邊想，一邊往學校走去。

會考在下個星期便要來了。為了它，學校給學生們一個星期來溫習功課，而今天便是回校的最後一天了。當紹光回到學校時，他敏銳地覺察到氣氛的緊張——每個同學都捧着書本，低着頭拚命地誦讀。紹光忽然感到一陣強烈的憎厭，為什麼他們都這樣拚命呢？為什麼他們都順從地任人擺佈呢？他想叫，他想把他們底心眼打開，讓他們看到他們自己底愚笨，可是當他再想到自己時，他底激情便退卻了。不錯，他有什麼資格來批評別人呢？他自己不是全班裏頭讀書讀得最拚命的一個嗎？想到這裏，他底心被悲憤攫住了，他絕望地坐回自己底座位上——像一個洩了氣的皮球。過了不久，學校底牧師特地來為他們作考試前的祈禱，並且向他們講道。

「你們底考試就要來了，」牧師開始講他底道理了，「在考試的時候，你們千萬不能忘記了神！要是你們平時肯讀書，而考試時卻把它們忘掉了時，那時你可以誠心祈禱，神是一定會回答你的！」

他連「招牌」也照印上，你發行六折，他發四折；你發五折，他發三折，他不用花稿費，也不用排版，即使三折發行，尙亦有利。

我在這一行已幹得心灰意冷，居然在報紙上看到那麼「天眞」的一則小廣告，我讀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也引起無限感慨。

外行人看來這門生意不錯的。白報紙値什麼的？二十多元一令，變成書，賣你幾塊錢一本，好賺到笑！但不知道從白報紙變成書這當中，花掉多少心血腦汁。

廣告上說：「專銷國際人士及華僑參閱。」請問：怎樣銷向國際人士及華僑？手上有他們的「名單」嗎？沒有，只好向現有的書報發行者求助。但是，他們要把雜誌銷到這些人手上，也並不容易，我艱苦經營多年，海外讀者寫來的信，也深以「無處可以買到」爲憾，你想新出版一本雜誌，可以銷到海外華僑手上，未免太天眞。

看到「保證名利雙收」這六個字，更爲之噴飯！在香港出版「文摘」這類的東西，連停刊和現存的，至少有十種，如果這樣可以「名利雙收」，他們早已斬斷窮根，成爲社會名流，爲什那要關門？他說實在的，如果你想焦頭爛額，血本無歸，儘可試試，否則我勸你另謀別業，即使開家樓梯口商店，穩陣得多！

更可笑的是「徵資合作」而「不限性別」，眞耐人尋味！他能夠想到「名利雙收」，在他的腦子裏，一定也有「財色兼收」的想法。

有「資」在手的「現役出版家」，對這種生意尙未敢輕於嘗試，居然有人敢於「徵資合作」。世界上只有「無資」的人最大膽，他得個「搞」字，賺了錢當然大有所獲；賠了，是閣下的「資」，他大可闖人個闊。他說「保證名利雙收」，拿什麼來「保證」？連「資」都沒有，難道拿他的「爛命」去抵押？

在分類小廣告中，常常發現許多笑話資料。上面所述，是其中之一。僅着我對這一行，知道行情，自然懂得他的「招」行不通；如果是一個剛剛分到身家的二世祖，想「搵的嘢搞吓」，睇見「名利雙收」四個字而被吸引，那麼，他花兩元小廣告費用，等於用「沙蟲」釣上大魚，得其所哉了。

青年園地

會考

蒼松

呀！但是，今天大半天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在回家的路上，紹光低着頭，心中不斷地計劃着要怎樣充分地利用那七天的假期來溫習那九科功課。七天！九科！老天，爲什麼前者的數目是那麼少，後者的數目又是那麼多呀！紹光絞盡了心思也想不到怎樣才能夠在這七天內溫習九科功課，他失望地舉頭看天，但天公黑着臉，上帝不給他一點啓示。

在那七天之內，紹光溫習了些什麼呢？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要把九科都溫一遍，他連一科也沒有溫熟！他發覺自己把從前背得滾瓜爛熟的東西都忘了大半。在他閉門苦讀時，他經常不自覺地用雙手捧着頭，悲哀地想道：「主啊，我爲什麼會如此健忘？我平時不是很用功的嗎？要是我會考得不到優良的成績……」他瘋狂地扯着自己底頭髮，直到覺得痛楚爲止。

在這七天之內，家裏的人都不敢高聲說話，更不敢接待客人。紹光每天晚上要到一點多鐘才睡覺，而明天一早五點多鐘便起床讀書。他底腦神經一天天壞下去，他底雙眼充滿了血絲。彷似死神的腳步，會考的日子終於到來了。

自從會考那一天起，紹光差不多每天祇睡三個半鐘頭。他每天都懷着緊張的心情進入試場，拿起筆便拚命地寫。（不，他也會經常停下筆，低頭苦思從前熟習得很，而現在卻完全忘掉了的死知識，祈禱並不能夠幫助他。他對基督底信仰已經開始動搖了。）他底字寫得很潦草，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考試的時間是一定不足夠的。「嗳！爲什麼同是人類，他們卻要把我們迫得這樣慘呢！」即使在考試的時候，這個問題也會不停地在他心裏掠過。

會考終於過去了。

時光慢慢地爬着，會考的成績卻始終沒有揭曉。在這段時間內，紹光吃不下，睡不着，更無心玩耍。他整天擔心着會考的成績。這憂懼像螞蟻般咬着他底心。天啊，如果會考成績不好，便不能升大學；不能升大學，便沒有前途，現在的中學生太多了！在這時候，他便會記起他底國文教師陳先生對他所說的話：「會考便是前途嗎？不……」紹光苦笑了。

會考的成績在明天要揭曉了。天還沒有全亮，紹光已經穿好衣服，準備回校取成績表。今天，今天要決定我底一生了！如果成績不好，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幾張嘲笑的面孔忽然浮上他底腦海裏——有同學的，有老師的，也有親戚朋友的。大雨還不斷地下着，它打在紹光底厚厚的近視眼鏡上，迷了他底眼睛。路很滑，汽車在他身邊濺水而過。

懷着顫抖的心情，紹光向學校領取了成績表。他取過成績表，急不及待地低頭便看——有四科剛巧及格，其餘五科（包括聖經在內）卻連及格這個關也闖不過！紹光忽地覺得耳邊嗡嗡直響，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發了瘋一般扯下胸前的十字架，急步往校門走去。在他耳邊還響着同學們底嘲笑的叫聲。雨水繼續淋在地上，好似發出嘩啦嘩啦的笑聲。紹光左手拿着成績表，右手拿着那個明閃閃的十字架，低着頭祇顧跑。他不知道自己要跑多久，也不知道要跑往什麼地方，他底腦中一片空白，他瘋了。

一架血紅色的巴士在馬路上出現。紹光把他底呆滯的目光投到那黑色的車輪上，忽然大聲叫道：「哈！汽車、汽車！」說完便把身子往汽車撞去。他手裏握着的十字架，也被撞得脫手飛出，落在路旁的污水潭上，失去了它底光輝。巴士在紹光的身上輾過。在這一剎那間，他底神智再度清醒了，他感到一陣強烈的痛楚，也感到痛快。巴士並沒有停下來，它繼續瘋狂地向前駛去，而紹光卻……。

中國赤禍探源

·史劍非·

所有以上的侵略行動，已足以說明一九二〇年七月，蘇俄對華聲明的詭騙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中國扶植了一個以蘇俄為祖國的叛亂勢力——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以國際主義、無產階級革命自命，他們是根本不講民族利益的。漢奸兩字對他們並非侮辱。因為他們心中根本沒有「漢」，也沒有「華」，只有馬克斯列寧主義。但是共產國際應以實現馬列主義為目標，不應維護某國利益為目標，則彰彰明甚。但是實際卻大不然。試看史大林對國際主義的解釋。

史大林說：「誰無保留地、無條件的、公開和忠實地、並不必要秘密軍事會議的去準備保衛和守護蘇聯，則誰就是革命者。因為蘇聯是第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正在建設社會主義。誰無保留地、不動搖地、無條件的去準備保衛蘇聯，則誰就是國際主義者。因為蘇聯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基地，如果不保衛蘇聯，就不可能保衛這種革命運動，也不可能推進這種革命運動；因為誰想保衛世界革命運動，而越過或反對蘇聯，則誰就會走向反革命，必然溜進革命敵人的陣營。」

毛澤東今天反對赫魯曉夫和比列茲涅夫，而擁護史大林，他特別的喜歡史大林。在史大林時代，他宣佈向蘇俄一邊倒。但是史大林卻主張蘇俄利益第一！

、利用矛盾·六管齊下

俄國人是一陰摯冷靜的民族。它的工業品粗糙笨重，是世界上最壞的；但是政治技術卻十分洗鍊精明，用心之深，慾念之狠，手段之巧，往往出人意表。以十月革命後對中國的謀略來說，它採取了多角滲透，多面拉攏的方針。一般說來，集中力量完成一件事，如果是雙管齊下，已經夠繁忙的了，可是蘇俄對中國則是四副面具，六管齊下！

什麼叫六管齊下？就是說同時要在中國完成七件事，打通六面關係。這六面是：㈠要與北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㈡要製造一個完全受它控制的共產黨；㈢要與一個有聲望有號召，可以卵翼共產黨的革命黨（國民黨）合作；㈣拉攏利用反北京政府（皖系軍閥段祺瑞所控制的政府，當時徐世昌任總統）的實力軍人吳佩孚；㈤拉攏利用反孫中山的國民黨實力軍人陳炯明；㈥拉攏利用反吳佩孚的新派軍人馮玉祥。

上述六個方面互有矛盾，互相敵對，可是都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蘇聯皆能恰如其份的加以利用，而達到其赤化中國之目的。它既然承認北京政府，並與之建立外交，就國家道義說，應該支持北京政府，絕不能與其敵對者納交，這是明白之理。可是他所結納的另外五個方面，都是要打倒北京政府的。國民黨、共產黨自不消說，即吳佩孚也是，實際上皖系政府就垮在吳佩孚的手中（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戰爭，吳佩孚打敗段祺瑞迫其下台，一九二二年四月，直奉戰爭之後，逐徐世昌，解散了安福國會）。其他陳炯明當時附於國民黨，馮玉祥附於吳佩孚，都是反北京政府的。再說既然支持國民黨革命，又操縱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破壞國民黨；既然支持孫中山，又拉攏反孫的陳炯明。蘇俄這種大膽的多面拉攏，多面利用的滲透手法，古今中外都找不到第二個例子。玆分述於下：

恢復邦交·費盡苦心

蘇俄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處境十分惡劣，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二的四年間，曾遭受英法美日等國的武裝干涉，日軍侵佔西伯利亞東部達四年半之久，是蘇俄東方的大敵。莫斯科一方面百般懷柔日本，取媚日本，一方面積極拉攏中國。為了和中國恢復邦交，分別發表了三次外交聲明，放棄在華特權。

第一次聲明，是負責外交的齊采林（C. V. Chicherin），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在第五屆蘇維埃代表會議中宣佈：「蘇俄自願放棄沙皇政府在滿洲（按：中國東北）所有的掠奪品，恢復中國在此地區的主權。」並謂：「蘇俄自願放棄沙皇政府在中國、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權，並準備放棄一切賠款。」

蘇俄滿以為這一聲明會很快獲得中國的友善反應，結果大失所望，段祺瑞政府於八月二十四日聲明，要與協約國一致行動，準備出兵西伯利亞。

蘇俄繼於一九一七年七月及一九二〇年三月發表兩次對華聲明，重申放棄在華特權。但是它很奸狡，在第三次聲明時，無條件的放棄特權變為有條件，完全放棄變為有限度的放棄了。例如俄國在華最大的權益中東鐵路，不再列入放棄和交還，只說

「關於工農政府利用中東鐵路一事，中、俄兩國允另訂專約」。此外還要求中國將反共的俄國人驅逐出境等。

經此三次誘惑，北京政府乃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派張斯麐將軍赴俄考察，受到熱烈歡迎和接待；同年四月蘇俄派遠東共和國（爲了緩美日兩國軍事干涉暫設的緩衝國，以此騙取美軍自西伯利亞撤退）的優林（I. L. Yurin）訪華試探建交。經數月之折衝，十一月間蘇俄完全接受了北京政府四項條件，如不准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保護蘇境華僑權益，賠償華僑損失等。建交談判算是初步成功。後因一九二一年蘇軍進兵外蒙（打反共的白俄軍），建交談判遂陷頓挫。其後陸續經過約三年的交涉，才於一九二四年五月，達到與中國恢復邦交目的。

蘇俄爲什麼這樣委曲求全，急於和中國恢復邦交呢？因爲必須與中國復交，他的工作人員才能進入中國活動，才能開展其他三個方面的工作。就在復交談判期間，它製造了中共與國民黨達成聯俄容共的協議，同時拉攏和利用了吳佩孚、陳炯明等實力軍人。

閃電手法製造中共

中共的創建人陳獨秀，一九一九（民國八年）年五四運動以後才開始研究馬克斯主義，傾心俄國革命。同年六月他因爲支持北大學生的愛國運動，在市場散傳單被捕，九月中旬才被保釋。同年年底他在北京不能立足，去了上海。一九二〇年春天才開始與李達、李漢俊、戴季陶、陳望道等一批研究馬克斯主義的學者、文化人接近。關於馬克斯主義他受戴季陶的影響頗大。但是到同年四月爲止他還沒有組黨進行蘇維埃革命的意思。可是五月間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G. N. Uoitinsky）去到上海與陳獨秀會晤之後，立刻就決定了建黨方針。並且由共產國際給予一筆錢，開辦印刷廠，設俄文補習學校，出版「共產黨」月刊。組織工會，設立工人學校，八月起在各地設立共黨小組、社會主義青年團，經一年的籌備，乃於第二年（一九二一）七月就在上海召開了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假使沒有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催促，可以斷言中共絕不可能在一九二一年誕生。

據一九二一年來上海指導中共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說，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在中共身上化了二十多萬元。據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周佛海說：在他代理書記的約兩個月時間，經手化掉一萬二千元，又說：「而張國燾所組織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經費，還是直接去領，不經我手。」

中共是蘇俄在中國工作的起點。對於國民黨、實力軍人、北京政府它只能作有限度的拉攏利用，而中共則與它有政治血統關係。是在中國臥底的紅色種籽。

但是到一九二一年爲止，中國僅約有一百五十萬工人，「無產階級」在人口的比重中微不足道，無法立時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因此必須找一個政治托兒所，把這個赤色嬰兒哺育長大，於是它看中了國民黨。

援助國民革命

從一九二〇年前後開始，凡是來到中國的共產國際人員，在積極製造中共的同時，就進行拉攏國民黨。一九二〇年來華的維丁斯基，一九二一年來華的馬林，都曾與孫中山先生晤談，並且正式提出與中共組織聯合戰線的建議。就是說，共產黨得與國民黨合作，並不是中共直接與國民黨接觸交涉的結果，而是由蘇俄及第三國際向國民黨提出的。中共對這件事，最初還蒙在鼓裏。試看它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裏，還莫名其妙的主張，對一切黨派「採取排他的態度」，不與任何黨派建立關係。到了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才決議與國民黨合作，建立聯合戰線從事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共產國際的合作建議，再三被孫中山所拒絕。雙方爭論的焦點在於聯共與容共。共產國際主張國共兩黨聯合，孫中山主張，中共黨員只能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要服從他的領導，受國民黨紀律的約束，承認三民主義爲革命的指針。蘇俄給予中國革命的援助只能給予國民黨。孫中山這一主張，共產國際考慮兩三年之久，終於接受。共產國際爲什麼堅持聯共而反對容共呢，因爲照列寧一九二〇年七月「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說，共產黨與資產階級黨派合作，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如果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便不能保持獨立性了。但是，後來爲什麼又接受了容共的辦法呢？難道他們背棄了列寧的「提綱」嗎？不是的，而是用陰一套陽一套的辦法，表面上中共黨員個別參加國民黨，但共產黨仍同時存在。於是蘇俄透過第三國際控制中共，再透過中共分化操縱國民革命。這樣就迫使中共黨員人人都作「兩面派」了。

「開明軍閥」吳佩孚

蘇俄雖然製造了中共，又與國民黨建立合作關係，但是它感到共產黨太弱小，國民黨無實力，遠水不解近渴。一九二〇年前後，吳佩孚反對段祺瑞親日賣國，而且他的軍隊又能勇善戰，爲當時中國最強勁的部隊。於是蘇俄動了機會主義的打算，決定去拉攏吳佩孚，蘇俄報刊上譽吳佩孚爲「愛國軍人」、「開明軍閥」。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及馬林都曾對吳佩孚進行活動，中共也對吳進行拉攏。吳佩孚還眞的幫過他們很大的忙。「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和孫洪伊關係密切。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曾赴洛陽，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的手段眞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條鐵路線的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洪恩（按：當時的交通總長）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線總稽查爲包惠僧，津浦線似乎是李民治……」共產黨人作了總稽查，可以免費乘車到處奔走發展組織，而且薪水甚高，除了自己化用，還可捐助黨費，同時總稽查地位甚高，用來建立發展鐵路工會，在工會中建立共黨細胞，眞是一舉而數得。但是他們的蜜月期間甚短，一九二三年，吳佩孚彈壓鐵路工會大罷工，將共黨在鐵路工人中的組織摧毀殆盡。（三）

珠江水猶寒

【27】

馬森亮



我們一有空，便一同走上天台去餵小鷄或捉棠蟲，我們談起話來很是投機，大家都受過同等的教育，談話的材料特別多，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如宋家，小若蒼蠅，甚至原子彈與燈泡，扯起來毫無範圍和拘束，有時也交換一些政治常識，這方面我的認識和見解比她強些，那是我所經的風浪比她多！

在這個家庭裏，住着三個同一身份而不同類型的人；一個是守寡而未必能守的少婦；一個雖非寡婦而非守不可的老太婆；另一個我，是迫於無奈而不能不守的單身漢。我們同一樣的遭遇，有着同樣的缺憾和不滿，在同病相憐的環境裏，情感使一天天的融洽起來，尤其當政治的迫害越來越緊的時候，我們就越加親切。

黃錦娟這次回來，給這個家帶來一個極大的變化，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會影響到全家的氣氛。她近日樂觀起來了，像忘卻了過去的一切；黃老太的臉上也掛着笑容，不似往日那樣皺起眉頭去唸經了。這已表現出：女兒在媽媽懷裏獲得了溫暖，媽媽在女兒的身上找到了希望。

一天，我跟她去看電影，那是蘇聯出品的蹩腳貨，很倒胃，覺得非常之苦悶，中途想退出來，但守門的卻不讓我們出去，還揶揄我們，說缺乏了一種有始有終的革命精神。只可回來打瞌睡，勉強捱到散場。這時天已黑了，北風很勁，一出門，才鬆了口氣，跟着大夥兒一窩蜂的飛跑。我和黃錦娟併肩到處閒逛，欣賞廣州市的夜生活。

在路上，她首先開口，說沒有領略這裏的風光快要七年了。她說話的時候，胸脯挺得特別高，像有一種力量支持着，北風把她的圍巾掀起在腦後飄盪。

「這場電影，演員的技術還可以過得去，可惜政治的意味太濃了，失卻娛樂的意義。」我說。

「這是時代的要求呀！」她向我解釋着。「有人看電影是為調劑生活，但有的不是為娛樂而來，他們是來接受老大哥的教育呢！」說罷，還刁皮的向我翻了一眼。

「這種教育對我們太不適合了。」

「我也忘記自己了，人家是主人呀，怎會想到要適合我們呢？他們要改變社會的生活方式，同時又要操縱人民的愛好——。」

街上非常靜，可以聽出自己的腳步聲，行人三三兩兩，匆匆而過，神氣瑟縮，都想把頭縮進衣領裏。我本想繼續說下去，話剛出口，就被狂風搶走。

轉了個彎，穿進一條小巷裏，風比較弱些，卻一樣的寒冷，燈光異常昏暗，有意把這個環境弄得更神秘，我們放慢腳步，喁喁私語，像一對情人，這時，所有的生物都躲起來了，似在暗裏偷看行人的秘密。只有一間小型工廠還在開工，叮叮噹噹的，爐火照得通紅，把一堆模模糊糊的人影印在牆上。有一個人走出來，蹲在巷邊抽水烟，只穿上一件白背心，全沒聽見從屋頂上掠過的風聲。我們走近他跟前，他照例抬頭一望，忽然他站起來了，指着我問：

「你不是祥生表哥？」

我一驚，停下步來，向他一望。「哦——，是你？明華表弟！」

「這位是——」他用烟桿向黃錦娟示意。

我連忙接過說：「是我的同學黃小姐！」

只見她臉兒緋紅起來，點點頭，作嬌羞的微笑。

窗子裏馬上有幾個腦袋伸出來，向我們望了一會，見沒有什麼，很快又縮進去，爐火燒得更旺。

「你穿這點背心，不冷嗎？」我故意把話又開，問明華。

「還流汗呢，剛離開火爐。」他刁皮的答。

「提防會感冒！」

「如果這樣會感冒的話，我早就躺在床上起不得來了。」

「小心！最有所恃的最容易出毛病！」我笑着和他說。

「這又算得什麼？北風是不敢進我的門的。」

——但是，表哥，你什麼時候到廣州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聽說你——」

我舉手叫他不要說下去。急口反問：「你是整天在這裏工作的嗎？」

「是的。」

「我明天來找你談談。」

「好，隨時都可以。」

我和黃錦娟繼續上路，巷裏只有我們兩條黑影在移動。賣粥的老頭兒還沒歇息，提高嗓子仍在巷口叫賣，曠地上睡着幾個人，在淡黃的燈光下，隱約看出他們裹着一條破毯子，踡睡着，連頭都蒙起來，不時透出幾聲瑟縮的呻吟，他們發覺有人經過，便噤聲裝啞，把頭蒙得更緊。

走出了巷子，我故意找些話來說：「黑雲遮了天，不會下雨吧！」

「大概不會的。」黃錦娟立即搭上嘴。「北風吹，雨神去，你是廣東人，該會聽見過這兩句民謠吧！」

「可惜我不是天文學家！」

「中國的農民都有天文知識的，但他們卻沒有誰是唸過天文系或入過天文台！」

「你是說——」

「我是說實際的學問是從經驗中得來的。」

「一本通書怎能讀到老？」

「起碼它經過幾千年的考驗，總比目前的馬列教條主義可靠些！」

「經驗主義這一套已行不通了。」我一邊搓着雙手說。

「秦始皇當年的經驗，現在不是正在發揚光大嗎？」

她說完，故意向我眨一眨挑戰的眼。顯然她在借題發揮了，我也因此而興奮起來，這是陪美女逛夜街所必然產生的情緒，我開始感到有一種誘惑在威脅着。

夜深了，我們要抄捷徑回去，乃轉入另一條小巷，這裏的燈光更暗，路又不平，風吹得木屋上的鐵蓋嘭嘭作響，又像鬼叫，黃錦娟有點心怯，畏畏縮縮的樣子，我乘機一把拉住她的手，這剎那，像觸了電，我的心旁跳動得很厲害。

冷不防斜刺裏竄出一條狗來，向我們吼了一聲，黃錦娟突然尖叫一聲，把我抱住，幸虧我手快眼快，三兩下就把狗擊跑。然而卻給我們製造接近的機會，神秘的環境更加神秘了。

回來的時候，我的嘴邊有了異味，好似塗上一層稀薄的香油。

十　黃鼠狼想吃天鵝肉

我見過表弟張明華之後，得到一個消息：那是近來偷渡逃亡港澳的人特別多，且有秘密機構包運偷渡的，代價是每人港幣五千元，路線一從深圳偷渡到香港，一從中山石岐偷渡到澳門。這盤口在市面上已成爲公開的秘密，甚至在香港或澳門也可以直接斟介，和包運機構接洽好之後，它就可以派人來領偷渡的人。雖然邊界上的警戒非常嚴，但在這批包運販子的秘密安排掩護下，還是安全過關的。

這消息無異是絕望人的福音，給徬徨於死亡線上的人一種生的誘惑。我有偷渡的企圖，卻缺乏冒險的勇氣，就心萬一出了岔子，不是什麼都完了？但由於現實的慘酷，前途的渺茫，又不能不將希望寄托於幻想，把前途委諸虛無縹緲的命運。我的心裏正開始產生出一種求生與赴死的矛盾，缺乏抉擇的信心。

晚上在天台休息的時候，我把心事告訴了黃錦娟，她很贊成我去香港，而且她也有意思想離開此地，但考慮了一會便懷疑起來。她說：

「不過我很顧慮到這條路行不行得通。錢倒是小事，拿生命去下注博彩的話，未免太不合化算了，是不是？」

「可是目前正有很多人走這條路子呢！」

「人家還人家，和你不同。他們正在被人鬭爭清算的時候，不能不這樣慌不擇路，鋌而走險的。如果在當日土改期間，我會叫你去冒這個險，但現在，雷劈不到自己頭上，似不必闖這個鬼門關。何況，一旦輕舉妄動，自己犧牲了不打緊，將會使很多人絕望——」

「你指的是——」

「當然是你的父母老婆和兒子了。——還有，目前天寒地凍，縱能逃得過槍彈的掃射，在海裏漂浮也不是好玩的。」

「這機會是難得的。」

「雖然，但機會不是完全屬於你！萬一有差池，將會引起怎麼樣的效果？這一點，你要特別要想清楚。」

「亞娟，亞娟！檢查戶口——」

這是她媽媽黃老太的聲音，像一枚手榴彈一樣，在面前爆炸，火光一閃，我全身僵住。黃錦娟急忙轉身，一股勁跑落樓去。剩下了我，茫然若有所失，這突如其來的戶口檢查，畢竟事不尋常，以我們這樣的階級，時時刻刻都是共幹立功的材料，不管怎樣，這次總是凶多吉少……。

我這樣的胡思亂想着。黃老太躡足走上來，悄悄的附耳告訴我，說這次是派出所所長親身來檢查的，現在正和錦娟在廳裏扳談，勸我不要下去。我聽了，彷彿有一個影子在腦際掠過，登時滿肚密圈，心緒更加紊亂。勉強和她扳談起來。好一會，黃錦娟走上來，一邊生氣說：

「眞不知是搞什麼鬼，芝麻綠豆般大的事，居然要半夜動員！——」

「是關係到我的嗎？」我連忙問。

「大家都有關係。——眞奇怪！他查問我和你的關係，什麼時候認識的？你結過婚沒有？最後他還自我介紹，說他自己是什麼所長，復員軍人，家庭成份怎樣，差點沒有說出自己的生辰八字，眞是——」

「你沒有開罪他吧！」黃老太着急的問。

「我爲什麼要開罪他，這種人是開罪得的？」

（完未）

被共特拆垮的

會師典禮　特務出頭

中共軍進入成都之後，曾舉行過一次盛大的「會師典禮」。但這不是指進軍西南地區的第一野戰軍與第二野戰軍的會師，而是地面部隊與地下特務人員的會師。成都人知道這次會師典禮的性質後，大家都想知道一下那些人是早在成都做地下工作的共特？因爲在這次「會師典禮」中，總以爲所有的共黨特務，都要由地下冒出頭來亮相，將原有的秘密身份公開。因此，大家都注意參加這次會師的名單。

那次出席會師典禮的人，無論地面與地下身份的都很多，地面部隊自賀龍、王維舟、李井泉、周士第等均出席；地下工作人員方面，比較有名的胡春圃、羅紹漁、郭勳祺等也有出席。第二天的「川西日報」刊登了這件「盛事」。

但以後事實證明，有一些眞正是中共黨員身份的地下特務，他們是並未參加這次會師典禮的；而參加這次典禮的，也並非全是中共黨員。因爲不容否認的一點事實，中共的組織是嚴密的，一切均由組織領導決定。會師典禮的目的，除了使秘密身份的地下工作人員，與地面公開的部隊人員互相認識，以便於今後合作之外，便是含有一種慶祝勝利的「慶功」作用，可以炫耀一番各人爲「解放四川」的功勞。

因此，什麼人應該出席會師典禮，什麼人不應該出席會師典禮，均由組織上決定。組織上決定不出席典禮的人，也就是要他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不可在解放後暴露身份。

讀者或者會問，全大陸都被中共佔據了，地下黨也公開了，那又爲什麼還要留下一部份黨員，繼續擔任地下特務呢？這些地下特務，又做什麼人的秘密工作呢？

這就是中共的組織嚴密與厲害處，按照中共黨組織的規定，每一個黨員都要兼負組織羣眾，參加戰鬪，搜集情報，負責宣傳的任務。此外，中共對「組織關係」與「工作關係」是劃分得十分嚴格而清楚的。有組織關係的，必然是黨團員，也即是核心人員，他們可以參與秘密性的決策會議；工作關係，則係外圍人員的利用關係，他們是沒有資格參加決策會議的。因此，在大陸尚未變色之前，一個在國民黨內做到軍政大官而與中共有工作關係的人，可能要聽命於一個伙伕小兵，或汽車司機的指揮。因爲這種指揮大官的伙伕或司機，他是與中共有組織關係的黨團員，黨組織的最高機密，只有這個伙伕或司機知道，身爲大官而僅是工作關係的人，他是只能聽命辦事的。[illegible]黨方組織上認爲那些人應該仍然不公開身份，要繼續從事地下工作，便將此人的身份永遠保守秘密而不公開。這種人既叫「隱蔽分子」，又叫「深水炸彈」。

降臣叛將及所有「民主人士」之外，同時也做他們自己黨員幹部的特務工作，因爲共產黨就是一互相監視，層層節制的特務黨，黨員之中，又分公開黨員與秘密黨員。因此黨同異伐，鬪爭湝算永無寧日。

隱蔽份子　深水炸彈

就以那次「會師典禮」爲例，中共有許多原在成都做地下工作的特務黨員，均未露面，中共組織方面要他們繼續隱秘身份，在一般不知眞秘密者之中，做一個等待時機爆炸的「深水炸彈」！

在成都由中共指派埋伏在各界的深水炸彈是很多的，他們有商人身份，有民主人士身份。這批深水炸彈的威力，等到清算鬪爭的重點，指向工商界與尾巴黨派時，他們便開炸了，把平日視爲知己的人，鬪得體無完膚；甚至被鬪死了，也不知道中共所掌握的那些資料，是從什麼人口漏出去的。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我在上文曾經提及過，在鄧錫侯的川康綏靖公署任少將高參的韓百誠，他不僅是劉伯承的老友，也是中共的老黨員，久任中共特務，在成都擔任地下工作。他原本在成都兩夫婦以補助生活不足爲名，開了一間名叫「長美軒」的小吃館爲掩護，便做了不少情報工作。共軍進入之後，他就沒有參加那次「會師典禮」，因爲中共組織上原來也打算將他的身份公開，並考慮派他出任行政專員的。由於他外表忠厚，人緣極好，大家都把他看成是一個好好先生，認爲他最適宜繼續掩蔽身份，可以做所有國民黨人員及民主人士的工作，於是決定讓他繼續潛伏，作「深水炸彈」的工作。

後來要韓百誠的「長美軒」，由成都擴張到重慶開設另一「長美軒」，他與川康兩省軍政各界人士多是老友，所有投降靠攏的國民黨將領與各黨派的所謂「民主人士」，都喜歡到他的「長美軒」飲食談天。於是，牢騷滿腹的人，後悔投降靠攏的人，想回頭反共的人，都在他那裏酒後吐眞言。這樣一來，韓百誠就得其所哉，毫不費力的便坐收了許多情報，作爲以後整治這班人的資料。當時很多人見到劉伯承做了半個西南王，竟不照顧韓百誠這位老朋友，便認定他不是中共特務；人們既不把他看作中共特務，便最易在他面前說眞話。誰知這些眞話，以後都成了閻王薄上的催命符，等到身子失去自由，把韓百誠叫去對質作證時，已經悔之已晚，無話可說了。

因此，在國府地區或任何自由地區，要辨別一個人是否是中共的黨員特務，以及「防諜」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原因便是眞正的共特，他們不但外表忠厚，內藏奸詐難以看出來；而且多是一[illegible]裝的忠誠，[illegible]反共的激烈分子。此外[illegible]

西南保衛戰

員，你簡直沒有辦法辨別得出來。就以香港的左派機構來說，無論是報紙刊物的新聞文化機構，或銀行公司的商業機構，除了公開的負責人，還有秘密的負責人。公開的負責人，可能連黨員都不是的，與中共只有工作關係；秘密的負責人，才是中共的黨員，與中共有組織關係。這種有組織關係的中共黨員，在這種機構中的公開身份，可能是中下級的什麼襄理、領班。但他卻權力很大，可以左右一切。這種情形，不但外人不清楚，就是機構內部的員工，也可能不清楚。因為他的身份是掩蔽的。如香港一間左派報紙的黨方負責人，是排字房的領班，但是，這間左報的社長、總編輯，都要聽他的命令行事；又如香港一間左派銀行的黨方負責人，是一個協理，總經理以下各部門的工作方針，都是由他厘訂下達。只不過他的權威在這個機構的高層會議上才顯露出，平日他還是與大家一樣在工作。

內部發生人事爭執　共特鬬不過解放軍

由於這種關係，成都也與各地方一樣，當軍管會成立的時候，關於各部門主管的人事安排問題，使中共內部發生爭執。

中共內部的人事爭執，主要是來自「老解放區」與原在「白區」的工作人員之爭。這種爭鬬，從中共竊據大陸之時開始，一直明爭暗鬬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止。前者以毛澤東為首，後者以劉少奇為首，結果還是把以前在「白區」（即國民黨區）工作過的黨員幹部，踢出了權力之外，甚至成了「叛徒、工賊、反動派」。

就以成都軍管會成立為例，當時對於該會內部各廳處的負責人事，究應由那一方面的人出來擔任的問題，成為爭執的焦點。是由新到的十八兵團「解放軍」人員擔任？也還是由原來在四川境內做特務的地下人員擔任？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因此發生爭論。雙方各執一詞，均認為由自己這一方面的人擔任軍管職位是對的。他們各有理由，地下工作的共特方面認為，應該由他們派人擔任軍管會的各部門主管職位，所持的理由是：十八兵團的幹部多是山西人，又是初來貴境，對成都的情形根本不熟習，似此人地兩疏，對事情的處置便會摸不清來龍去脉，難以發掘問題，掌握情況，必然是事倍功半。

十八兵團方面的幹部則認為，應該由他們派人擔任軍管會各部門的主管職位，所持的理由是：地下工作人員在白區工作太久，雖然對當地的人事熟習，卻有相當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而且對馬列主義的書籍讀得太少，（在「解放」前的政府區，馬列書籍是禁書。）處置人事問題，不能堅持原則，不能掌握政策，不能嚴格劃分敵友。

在這三個「不能」的理由之下，因為盡是涉及根本問題，認為雙方人員用「梅花間竹」方式，對軍管會屬下各處長職位，由雙方配搭使用，如交通處由十八兵團派人主管，公安處則由地下工作人員主管；行政處長由十八兵團派人擔任，財經處長則由地下工作人員擔任。

但這一意見仍未通過。第二次又建議，各處處長均由十八兵團派人擔任，地下工作人員概任副處長，如此配合，決定一切人事上的權力操在來自「老解放區」的十八兵團人員手上；原在四川做特務的地下人員，只有建議辦法，提出意見之權。這樣，地下工作人員可說是極盡讓步之能事，甘願屈居人下。

可是，這種意見，仍被否決。最後，軍管會的全部正副主管人員，盡由「解放軍」的幹部擔任。只將軍管會的秘書長這個僅是諮詢輔弼的幕僚職位，派定由抗戰勝利初期曾在成都做特務，這次隨十八兵團回到成都來的杜佛生擔任，作為敷衍地下工作人員這一方面的要求。嚴格的說，杜佛生便不能算是道地的地下工作人員，因為他離開成都已經三年了，對成都的情形可說全不知情。這種人事上的決定，可說是「打完齋不要和尚」，全部在成都做地工的特務，連一杯羹也未分嚐到，自然是極端的不滿。但是，不滿也只能悶在心裏，因為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的一切行政人事的安排，有一則明令規定，凡是「解放軍」與地下工作人員「會師」之後，如果「解放軍」與原在各該地的地下工作人員，對於工作人事有意見紛歧的時候，應以「解放軍」的意見為標準。這也就無異是說：各該地的地下工作人員，應聽命於「解放軍」。

以後事實證明，中共竊據大陸政權之後，不僅受共特利用的一班思想左傾分子，均無出頭之日，還在清算鬬爭之列，就算是十年以上黨齡的老黨員，以前在政府區從事千艱萬險的地下鬬爭，坐監吃苦，等到「解放」之後，在初期固然沒有重要職位可派，後來政權穩定了，還要清算鬬爭，甚至連黨籍也被否認。整肅地下人員最徹底的一次，便是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幾乎把以前在「白區」工作過的老黨員幹部，均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從劉少奇、彭眞等人以下，一網打盡。這種「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殘酷手段，在中外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由此使我連想到一九六七年的港共暴動，那時很多港共分子都做着接管香港的美夢。這場美夢雖然在正義市民支持港府戡亂的官民一致下，很快便平定了，就算是中共到了香港，我敢斷言，這班在香港的左派分子，也是得不到半點好處，結果還要被清算鬬爭的。

（廿八）

三郎

匈京生死門

二十三：伊洛娜與塔諾斯帶來一個秘密警察

白萍譯

伍特雖然心中着急，但仍耐心的等候下去，在特工這一行中，必須能夠做到兩點：一點當然是行動，另一點則是等候，耐心等候是十分重要的，應該行動的時候，便採取行動，應該等候的時候，也要能夠等候。在等候之際，你不要分心去擔憂所等候的人會發生什麼不幸或者可能遭遇到怎樣的挫折。你等候了一段「合理的時間」之後，再特別等候一段時間，然後，你認爲有改變計劃的必要時，就不再等候了。

過去，伍特已經等候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是容易的。有時，耐心等候着，終於等到了。有時，看到情勢不對了，就必須迫得放棄，自己撤退。等候下去或是撤退，總之是任何一條路。

絕對的不要考慮到是否當初這樣做或那樣做就會好一點，或者是，假使他採取了不同的做法，所等候的某人就不致被犧牲，到今天依然活着了。一個特工人員只能夠在擬定計劃後就予以執行，假如其中一部份不行，就另採別的途徑。

他深信伊洛娜一定會來的，她不僅是守信的女子，而且她智勇雙全，一定會履險如夷，安然歸來的。

但從窗口下望，街上仍是靜靜的，一個人也沒有。塔諾斯也仍然沒有踪跡，而現在已經是下午二時了，比約定的時遲了兩個鐘頭，應該是開始重新作沒有了她參加的新計劃，看是否行得通了。

塔奇博士仍在熟睡，他的妻子坐在床偶，一臉憂疑恐懼的神色。

瑪利亞悄悄的走到窗前，坐在伍特身旁。

「假如伊洛娜不來的話，怎樣呢？」她悄然地問道：「現在已經過時很久了，假如她被發現了是在替西方工作的話，她的舊同僚就會認爲她是奸細，在她被捕之後，就會遭受到很慘的刑罰了！」

「假如她眞的不來的話，我們就要自作打算了。」

「塔諾斯怎樣呢？沒有了他可不行呢？我們沒有汽車可不能走呢！」

伍特看着她，說：「你似乎是決心要和我們一起到西方去似的。」

「假如你肯帶我走的話，我願意去，在布達佩斯，我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無親無故，什麼都沒有了！」

「你是否知道另外還有汽車，我們可以取用呢？」

她連連搖頭，道：「沒有，再說，我也不認爲你能夠叫得動塔奇博士夫婦跟你去的，假如塔諾斯不回來的話，他夫婦兩人是絕對不肯動身的了。」

「我們等到天色入黑以後再作打算吧！」

「我一直留意着你，你顯然很焦急的在等候着伊洛娜，我猜你今次來布達佩斯，除了要救出塔奇博士之外，還有別的事情，對嗎？也許是一些比塔奇博士更重要的事情，你眞是一名特務麼？是否要在這兒獲取若干秘密的情報呢？」

「沒有，沒有什麼秘密，瑪利亞。」

「你放心好了，我憎恨俄國人，也憎恨今天的匈牙利政府，因爲它其實是在俄國人操縱下的傀儡而已。假如你要採取任何打擊他們的行動的話，我不僅不會反對，反之，我會幫助你的。」

「我今次並不是要來打擊他們的，」伍特道：「我有一個朋友落在匈牙利秘密警察之手，我要想法子把他救出來，但不知道他被囚在那一座監獄中，伊洛娜就是要去調查那一座監獄中囚禁着他。」

瑪利亞吃驚道：「她要向秘密警察方面打聽這消息麼？」

「我相信是的。」

「那麼，她一定已落在他們手中，我們再等候下去也不會有用處了，你只能祈禱，望她死得快一點，少一點痛苦而已。」

「我們等着瞧吧！」伍特道。

伍特感到十分不安，在過去，他雖然同樣地等候過很多次了，但從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等得如此心驚肉跳的！他感覺到對當前的局勢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坐在這兒乾着急！

他想到了落在秘密警察手中的麥非將軍，不曉得他現下的遭遇如何，他認識麥非將軍已經十年了，雖然他不肯讓別人知道，但在實際上，他對麥非將軍已建立了特殊的情感，他對麥非將軍特別的敬重，麥非將軍也對他很好，在他處境十分危險，照理應該放棄時，但麥非將軍仍會作出出乎意外的決定，終於繼續努力把他救援出危險境地來。所以，今次他不能放下麥非不顧，一走了之。假如麥非已經死了的話，那就無話可說。否則，麥非仍是活着，或者正在秘密警察手中受苦刑的話，他就非設法救麥非出險不可，但下午時分已過去了一半，他卻只靜坐在這寓所中，一籌莫展，太痛苦了！但又有什麼辦法呢？簡直是無處下手呢！

在他看到塔諾斯駕駛的滿身彈痕的汽車駛回來了，已經是下午的很遲時分了。塔奇博士已醒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來了，在喝着瑪利亞所準備的熱湯，然後，他又睡去了。沒有人來騷擾他們，天色逐漸的黑了，西方天空上出現薄薄的晚霞。

伍特不禁脈膊跳動加速，一會兒，他才鎮靜下來，看着汽車從街角轉過來，他才了解到自己對這少年人是擔心到怎樣的地步。這輛汽車緩緩的駛上山來，就停在樓下門外，這是伍特所不喜歡的事情。

瑪利亞走到窗前，站在他身旁，問道：「是塔諾斯嗎？」

「我看是的。」

少年從汽車內出來，滿佈雀斑的臉上露出愉快的笑容來，他似乎有點不同，但伍特看不到他究竟有怎樣的不同。然後，又一個人走出汽車來，他看了好一會兒才認得這人是誰。但這是沒有道理的。

「這女人是誰？」瑪利亞低語問道。

和塔諾斯在一起的是一名黑髮女郎，戴着一頂小便帽，身穿一件條子大衣，衣帶繫得緊緊的，深藍色的鞋子，她和塔諾斯說了幾句話，塔諾斯點點頭，指着門口，她進入屋內。

「她是伊洛娜，」伍特道：「她花了時間去染黑頭髮。」

「你真的看出是她麼？」

「我絕對的認得。」

跟着，他突然感到呼吸停止跳動了。汽車內還有一個人，是一個男子。肩膀寬闊，藍色制服。他走出來，站在行人道旁邊，一手按在塔諾斯瘦小的肩上抬頭看着伍特憑欄下望的窗口。伍特心下一沉，完了！一切都完蛋了！

旁邊的瑪利亞也感到突然的恐懼！

和塔諾斯在一起的是一名秘密警察的人員，伍特認出他的寬闊的下領，兩道濃眉掩蓋着一雙靈活眼睛，帶着懷疑的神色。

就是這一名秘密警察人員今天早上在瑪利亞的寓所附近截留他檢查的。

伍特轉身過去，取起塔諾斯所留下的俄製手提機槍。

伍特把塔奇博士夫婦二人藏身的臥室門掩上，然後，迅速的走到客廳上，安排好射擊陣地，瞄準了大門，揮手叫瑪利亞躲在一旁；瑪利亞臉色蒼白，在抖顫着。

有人在敲門了，伍特揮手要瑪利亞不作聲。

「瑪利亞，開門，快點。」

伍特上前開門，樓梯下繼續傳來沉重的腳步聲，但還沒有見到塔諾斯與那名秘密警察人員的影子。

他抓着伊洛娜的手臂，迅速的把她拉進門內，表面上看來，她是迥然不同的，判若兩人，但實際上，仍可以看得出，她仍是伊洛娜！她迅速地微笑，她走到伍特身邊，吻他，棕色的眼睛明亮地閃出光芒，如釋重負似地。

「謝謝老天爺，你安然無恙了，你找到塔奇博士麼？」

「他們都來了，」伍特道：「快點說，和塔諾斯在一起的那人是誰？」

她發現他手上持着槍，道：「放下這支槍，他是我們的朋友。」

「他怎可以相信他呢？」

伊洛娜詫異問道：「這兒，誰還能說相信誰呢！」

「你怎樣遇見塔諾斯的？」

「我去塔奇家裏，塔諾斯一個人在家中。在我告訴他，我是去找你之後，他就毫不隱瞞地把一切經過說出來了。他告訴我，你怎樣找到他們的經過，很奇妙的一頁，然後，這名秘密警察人員——他的名字是馬耶斯，進來了，我差不多嚇得要死了，塔諾斯從後面伏襲他，匕首指在他的咽喉上，但結果卻是有驚無險，他請求我們帶他同去，他說追踪了你一整天，從今天早上在電車站上你下車之後，就一直跟踪你。」

沒有時間作進一步的詢問了，塔斯跳着上樓梯，他的臉孔充滿了喜悅，後面就是那一名彪形大漢的秘密警察人員。他的臉孔笑着，伸出手來，要取伍特的槍。

「我請求你，相信我，我是你的朋友。」他道。

「進來這兒，」伍特道：「假如你不是一個人來的話，我就殺你，你懂得麼？」

「當然的。不過，我可以向你保證，沒有人尾隨而來的。」

「你向自己保證好了，不要向我保證，走進去，坐下來。」

塔諾斯進入睡房中，和他的父母親在一起，瑪利亞深深地呼吸，從伍特手中取過槍來，監視着這秘密警察，臉上充滿了恨意。

「我相信還是把他殺了，會安全一點。」

「等一等，請你等一等，」馬耶斯低語道：「伊洛娜，告訴他們，告訴他們以我隨時都可以逮捕了你的經過。」

「也許你只是要她引導你來追踪到我們的踪跡而已。」伍特道。

「不，並不是這樣的，告訴他，伊洛娜，這女人要殺我呢！」

「用槍彈殺你，也許太便宜你呢！」瑪利亞臉色很緊張地道：「你身上的制服就已經使我倒胃口了。」

「不過，這套制服會對我們很有用處呢！瑪利亞！」伊洛娜很鎮靜地道。

說着，她把頭上軟帽脫下，頭一擺，秀髮披散開來。伍特看着她，只見她手上還拿着一個很大的手袋，從袋中取出幾種東西來，放在枱上。

【未完】

萬人意見

地主仔是反共支柱　鬬志昂揚不會變質

萬先生：

弟在一三九期中，看到紫楓君談到地主仔變質問題，我也想就此問題談談。據在下同鄉來港的地主仔中，不下四十人，他們都是年青有爲，朝氣蓬勃的小伙子，而且堅持他們的艱苦作風，從不染指酒樓、夜總會、舞廳；對打麻雀，他們更起反感。同時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反共優秀品質，我深信他們在將來的反攻復土中，將是一支堅強的隊伍。對於紫楓君所說那位地主仔，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或者他是在本港出生，未受過共黨的災難，所以才會滅絕人性地瞎着眼說狗話。在下有時在茶樓見到同鄉，一同談起在大陸受壓迫的艱苦歲月時，他們非常衝動，甚至用拳擊桌，大聲疾呼報仇！茶樓四座，爲之震驚。我眞佩服他們的鬬志昂揚，的確，毛賊給他們的苦難，是永遠難忘的，地主仔們那有再媚共呢？恐怕紫楓君所說的那個是瘋子。

變質的肯定有，不過不是地主仔。在下同鄉來港難胞中有一百多人，據我所知投向左派中只有四人，他們的出身均爲貧農，因爲這四人以爲香港是個天堂，大可以不勞而食。當他們受到生活所迫，香港使他失望時，他們便對有錢的人產生惡感，也就成爲左派的爭取對象，有一個竟然當了工會的頭頭，在暴亂時立下豐功偉蹟。其餘的三個，由於工作的老板是左仔，這樣他們就被拉下水了。

在大陸未陷共前，多少地主仔受騙，倒向共方，打倒老子。請看中共的大人物多數是出身地主成分的，正如海陸豐的澎湃，還有「紅岩」的那個劉思揚，他倆受毒最深，不惜一切，打倒老子，打倒國民黨，我敢說：當時若不是地主仔們助紂爲虐，大陸決不會陷共。在下的同鄉有兩個地主仔一九四八年在廣州學校參加地下組織，四九年參加共軍，但他們的下場可悲的，在一九六六年免去一切職務（當時均爲連長）送去勞改，地主仔雖爲共黨効力，但決沒有好下場，請看毛共有過一部電影叫做「槐樹莊」，內容是講一個地主仔當上了共軍軍官，當他回鄉見到土地及房屋被沒收時，要求黨委還給他，但黨委嚴肅批評了他的思想，最後受到了可悲的下場。這部電影的意思是說：地主仔雖然參加革命，但思想仍然靠不住的。還是想爲家庭翻帳。地主、共黨，是誓不兩立的，不管你是地主的曾孫、玄孫，一樣受到非人的折磨。

我相信在香港的地主仔數字是非常可觀的，我深信他們在繁華的都市生活中，不會忘記他們所受的苦難。最後願在香港的地主仔們養精蓄銳，將來爲反攻復土獻出一切。

新生（七〇年六月廿八日）

讀報有感

神與奴隸

北平人民日報曾在四月一日發表了篇社論，其中有下列的妙文，說：「離開了毛主席的領導，離開了毛澤東思想，我們的黨就受挫折、就失敗；緊跟毛主席，照毛澤東思想辦事，我們的黨就前進、就勝利。……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對毛主席的指示，照辦，就有正確的方法；照辦，就有無窮無盡的力量；一句話，對毛主席的指示，照辦就是勝利。對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照辦，是有沒有無產階級黨性的問題。毛主席的指示代表了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祇有站在無產階級黨性的立場上，才能堅決照辦。如果滲雜了私心雜念，帶着資產階級派性，拾不掉那個小山頭、小團體的利益，就不可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我們要繼續增強無產階級黨性，排除宗派主義、無政府主義、反動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的干擾，保證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全面落實。」

從上面抄錄的一大段社論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九大」以來的一年，中國大陸依舊亂作一團。大陸的共黨，充滿了私心雜念、充滿了派性，各自割據着小山頭、各自爲自己小團體的利益打算。他們全無黨性，大鬧宗派主義、大鬧無政府主義，極力提倡「多中心即中心論。」

其實中共的新軍閥這樣做是必然的，因爲毛澤東帶頭打碎了中共的「國家機構」，中共的「黨章」和「憲法」都是毛澤東帶頭踩在地下的。「大私無公」精神也是毛澤東帶頭搞出來的；否則劉少奇怎會未經「人代」而罷免？否則江青豈能騎在七億人民頭上？否則「黨章」豈能在不合法的情況下修改？否則「憲法」何以失踪？甚至「國家主席」也不明下落！

我們倘若不是糊塗蟲，倘若不是大笨蛋，必然對上引的「社論」發生極大的反感，我們必然會問：

毛澤東是不是神？爲什麼人們都要以他的愛惡爲愛惡？

我們還要問：既然毛澤東「一貫正確」，何以他竟然曾經信任和讚揚「內奸、工賊和叛徒」劉少奇？

既然毛澤東「一貫正確」，何以他當年賣國投靠蘇聯？

由此可知，毛澤東曾經犯了不少錯誤，中國人決不能永遠受這個「大私無公」主義者的愚弄和欺騙！

人民日報號召中國人民「備戰、備荒、爲人民」，牠要求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鬬爭」。

人民日報事實上是要求中國人民更馴服地任由毛共搾取、虐待和殘殺！寫到這裏，我想抄引魯迅先生在半夏小集中的一段文字：

「用筆和舌，將淪爲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這樣的結論：『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又新華社北平四月一日引紅旗雜誌文章說：「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公然反對毛澤東思想，極力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他大肆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說什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主要矛盾也解決了，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了，國家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社會生活。」新華社引述林彪的話駁斥劉少奇說：「面對着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這種侵略陰謀，難道能削弱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嗎？難道能不去強化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搞什麼『組織生活』嗎？不能，絕對不能。祇要世界上還存着帝、修、反，無產階級專政就一天也不能削弱。」從上面這些話看，我們可以知道，毛林集團必將堅決地與中國人民爲敵到底，必將繼續奴役中國人民，直至他們征服了美蘇、征服了世界。倘若他們一天不達到這目的，他們必然繼續奴役中國人民，要我們的同胞永遠吃不飽、穿不暖，永遠做奴隸。誰敢提出「組織社會生活」，誰想人民比較好過一點，誰就是「內奸、工賊和叛徒」！

毛共將用什麼手法來對待反抗的力量呢？紅旗雜誌說：「善於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分化敵人的營壘，這是無產階級一貫採取的對敵鬥爭策略，我們必須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在「論政策」這篇重要文章中詳細闡明的『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的偉大策略思想，發動群眾，大造革命輿論。……」

毛共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現在又想運用「統一戰線」這騙術了。

這騙術曾經收效，可是目前這騙術不易行得通了。

在中國大陸，七億奴隸上過當，目前決不肯再上當了。在海外，絕大多數人也不會再上當的，但仍有一小撮利令智昏的民族叛徒，他們會上鈎的。他們會「大造輿論」，不惜禍國殃民！

然而，無論毛共，無論新漢奸，他們必然沒有好下場。七億奴隸已經開始怒吼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老古

國寶乎？國醜乎？

宇文夏

九龍城寨一建築地盤掘出兩尊古炮，經民政司署人員和九龍城街坊會研討後，街坊會建議這兩尊古炮置於九龍城公園，以供市民欣賞。正當工務局人員進行掘炮之際，竟有一鷄綠佬，自稱爲「大話」社人員阻止，認爲此是「國寶」，不能搬出九龍城寨，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當局負責云云。工作人員鑒於「好佬怕爛佬、爛佬怕鷄綠佬」之故，只好暫時離去。

我想作一個比方：假如我在園子裏掘地，竟發現地底有黃金萬両，即使我把它據爲己有，別人知道了，也只會羨慕我的幸運，也未必因我沒有想法訪查和歸還故主的後人而譏我貪心吧！設若有人知道我掘了藏金，便聲勢洶洶的對我說：「我六世祖發達時曾住此宅，這些藏金必是他遺下的，你得把所有掘出的黃金歸還給我，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你負責。」後果如何，可以想見。

我們的先人不爭氣，致使國土的一角，劃在外人的控制之內，縱有古物出土，亦復何言？何況人家不是把這兩尊大炮運回「祖家」收藏，而是打算放置於公園，任由香港人參觀，又何損於其「國寶」的價值？

對九龍城寨發現古物，「大話」社人員使如斯重視，對「紅衛兵」搗毀古物，卻未聞、見左報爲之惋惜。然則，香港的古物是「國寶」，大陸的古物是垃圾乎？

世界各地，對於古物，都特別重視。各大都市皆有博物館，把可能找到的古物集中起來給人們參觀。所有的廣場、公園都可能有多少古物，這些都是每個國家的「國寶」。他們不吝於由人參觀，正因其有「寶」的價值。「寶」決不怕人看，只有「醜」才盡力掩藏。

大陸的不盡浮屍滾滾來，是「國醜」之尤，但中共無法將其遮掩，以致盡情暴露於世人的眼前。有「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趕上英國」的豪語的「偉大的祖國」，其人民之生活竟要仰賴於海外僑胞匯款、寄糧包接濟，亦可謂「國醜」。

幾年前本港的「左仔」，以及曾受高深教育而身外國的外交人員，竟會人手一冊「血淋淋的妖書」，舞手動腳，「柴哇哇」的在外國人面前亂叫一通，這種幼稚、無聊的蠢行，給當地報紙、電視宣揚於世人面前，留爲笑柄，堪稱「國醜」。

語云：「醜不外揚」，中共只有政治目的，而決不計較「醜」與「寶」。爲求達到目的，即使「國醜」亦隨便可以暴露；爲求達到目的，一聲「破舊立新」，千萬古物，亦作片片碎。何況海闊的「左仔」，只識得人嘈佢又嘈，更無所謂政治目的。只要爲首的一聲令下，大炮週圍飛飛轉貼滿臭標語，已是不幸中的萬幸了。若一聲「一分爲二」，大炮必定成爲兩截；再叫一聲，便成四段，叫多幾聲，便要與大陸已作片片碎的古物看齊了，豈不可惜？

萬望當局，對於處理此事或相類的事，應直接與能代表廣大民意的機構商討，尊重廣大的民眾意見，切勿因一個、或一小撮「鷄綠佬」的無意識舉動，而爲之改變主張。只要是「仁政」、「德政」，必獲廣大的市民支持。而所謂「幾多萬」、「幾多億」的「後盾」，於食「白」（？）「革命餐」之後，還要在這「機械化」世紀中，幹其體力勞動的辛苦工作，那會有多餘時間、多餘精力去支持那些「鷄綠佬」乎？

讀者愛看書刊險搭賊船

看了萬人雜誌始知忠奸

教奸如要適應中共統治

無異與虎謀皮出賣教友

萬人傑、張贛萍先生鑒：

二年餘玆，在文字上朝夕會面，共結神交，亦堪稱是一件快事！

多年來我嗜讀各種刊物，是十餘種雜誌的長期讀者，今次經萬人雜誌揭發大小爬蟲，方知險些搭上匪船而不自知。萬人雜誌不愧是佛前之燈，航海之指南針，在第一二五期待貝先生替逃亡青年之談話，能夠貫徹體會青年人之心聲，及實際環境之趨變，如果平日對各類青年能在精神上稍加重視，眞能有此一日，氣候已成，將此類青年人之力量裝備無可估計；第一條槍配給上陣，萬人雜誌的讀者，非君莫屬，隨時有利於貢獻國家和民族。蔣總統說：「不是敵人，就是同志」。國府資政陳立夫先生是學礦冶的，最能分析有價之物，譬如礦場中的礦工，將金沙出土以後，金沙都會含有不同地質。經過巧工淘冶，方能變成黃的或白的純淨變化正體。只要靠工作的努力，方能培養有成。

六七年港共暴動，我由於萬人雜誌這枝文化先鋒隊啓發悟覺，萬人傑先生有正義而敢決的果斷，是四百萬市民的喉舌。他一切危險都不計較，大都默想林彬兄弟的遭遇，萬人傑是肉體之軀，不是銅皮鐵骨，這一點點，是值得萬人傑驕傲的。我回想暴動時期，社會動亂，如果最後生活香港，一旦被港共拖垮，前無去路，返回大陸必無可能，遠涉重洋，又起在倉卒之間，十分困擾，我亦一介莽夫，處於此境，所謂請纓無路，奈何，奈何，惟有守安份律己，靜坐家中看書，看萬人傑的文章，靜觀一切。最後港共非正義的胡鬧，終於垮了下來，潰不成軍。事後照我個人意見，論功行賞，萬人傑處於當時險惡環境混亂底下臨危創刊，為香港之文化前鋒，敢問誰人有此膽識與抱負？

其次打大小爬蟲，揭發天主教會草案編寫的錯誤，教會的高層領袖、神長，欲將香港二十三萬教民，蒙受賣豬仔而想儌倖通過，但是天主的教民，是信奉天主的神明而啓發，智慧得自天主所賜。忠奸殊途，所幸教內也有英明人在，及時由教友領袖徐家祥先生糾正，否則，全體教民奉獻給毛澤東作祭獻之禮。與共產黨謀適應，不如與狼同伍，對中共二十年迫害教會的一頁辛酸慘痛史，稍有人性尙且覺悟，身為神甫，教民導師，反謀共黨將來統治下的措施，我可以告訴你，中共是一隻大豺狼，無人性的，正在窮兇惡極，餓極之際，能適應嗎？如果實行適應，是直接奉獻二十三萬教民給以豺狼裹腹，這樣的殘酷，問誰人還敢肯信仰天主教？唯物論與唯心論，各走極端，我今提供今後的編寫，一定要徹底研究神學，以大公會議的精神為標準，不能偏差，應為萬民的利害相權，取利而行之，社會幸甚！教民幸甚！此請

費神

教民辜若悲林青天敬上

七〇年六月二十六日

捧得高，跌得重！

古鶴翔

近日廣州毛共指責人們隨處標貼「毛語錄」，認為這可能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因為在廁所中也張貼着「毛語錄」。其實「打着紅旗反紅旗」的行為，確實是毛共的致命傷，眞是防不勝防，廣東話說得好：「有得頂。」

曾經有一個時候，中共大事宣傳「畝產十萬斤稻穀」，又大叫「一天等於二十年」，其實這分明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新華社卻把這些「功勞」歸於毛澤東，分明是故意丟毛澤東的臉！

又有一個時候，中共宣稱毛澤東游泳的速度創下世界紀錄，這也分明是新華社故意丟毛澤東的臉，使人們不相信毛澤東。

近日新華社大力宣傳「新針療法」，用「毛語錄」醫治病人等奇蹟，分明告訴人們：「毛澤東是巫師！」

至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口號，更是明顯的詛咒了：「在毛澤東統治下，人們要苦，人們要死！」

最近新華社舉出不少例證，證實

大陸到處都有「階級敵人」，到處都有人放火破壞。要不然，新華社怎會大力宣傳被火燒死的一大堆「英雄」？新華社表面上叫人們防火、救火，事實上是指使「階級敵人」多多放火，以困擾毛共。

至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稱呼，表面上是捧毛，實質上卻是使人作嘔，使人倒胃。

又如「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馬列主義的頂峯」等表面上捧毛的稱呼，實質上都是詛咒！請想想：太陽最紅的時間一過，即已趨向沉落，這不是詛咒麼？又毛澤東既已走到「頂峯」，不是趨向沒落麼？

有一位心水清的朋友說，近日大陸運港的食物及家具均減少，而且售價貴，由此可以證明「文革」的惡果始終不能過去。

在行動上，中國人民以破壞、怠工等方式對付毛澤東；在宣傳上，中國人民以「捧毛」來打擊毛澤東。

詩曰：萬歲爺爺要人捧，捧得高時跌得重；西下太陽似血紅，全民痛恨毛澤東！

代頌獨行俠 並序

野鶴

獨行俠先生的文章，早已遐邇知名，震驚海甸，尤為正義文士的模範！此間之老師宿儒均大為推許。予昨遇八一高齡曾丈囑我為文頌之；予固辭不獲，勉而賦此，班門弄斧之譏，知所難免。然非吹牛拍馬之作，或可斷言。因為吾儕與此君素昧平生。

萬君言論人欽敬，筆伐奸邪獨敢言；洞燭機先同讚譽，此間敗類動心魂。不憂惑懼能躬踐，健筆為文利港民；深信好人同擁護，祝君翰墨動鬼神。凡事多因錢作怪，古今中外亦相同；貨財不義如君卻，超卓行為冠遠東。

加拿大華僑百分九十反共 與中共建交問題陷於僵局

萬張兩位先生偉鑒：

弟每期萬人雜誌經過目後即付往加拿大老友觀看，昨日接到老友岑××先生自Beaverlodge alta, Canada,（弟不知此埠中文譯名）來信所談加拿大華僑百分九十以上對共匪禍國殃民之殘暴，恨之入骨者，並談及加與共匪建交之議現亦擱置，茲為着存真起見，將原函付呈，如貴刊認為有刊登價值，希予賜刊為荷。此候

公祺

弟梁莊手上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梁莊仁兄台鑒：

日前付來兩函及五月三十一日函均經妥收並悉，屢擬握管，敬候起居，終以乏善可陳而中止者，再忝屬知交，料當不以疎懶而見責者也。由仁兄囑付之刊物，同時收到，致其他雜誌可能稍候一個時期，從此得有消遣良伴及精神食糧，勝於終日呆坐，蓋此間華僑過少，乏人談天，不無枯寂之感，幸賴 吾兄深知我心，且關懷備至，眞是感激萬分矣。

加拿大與匪幫，談建交問題，刻已陷於擱置。照此間報章來看，加國態度轉趨強硬，與妥協尚有遠距離。照此間一般老華僑的心理來看，縱或成功，相信都無何影响，蓋在加國居留了五年，即已入了加籍。而中共亦無法加以控制，而一般華僑，咸感有亡鄉之痛，少不免受到共匪的荼毒，仇共的心理終難泯滅，且此間也有洪門領導，宗旨是反共，歷史悠久，宗旨堅強，左派無法滲入。洪門宗旨義氣團結，忠誠救國，義俠除奸。最受影响者是新近由港申請來加者，苟若談判成功，少不免要匪幫的護照。屆時又少不免受其留難，此乃弟的個人意見，未知以為然否，仰祈時賜教言，尤所感盼。此請

台安 弟岑××手拜七〇年六月九日

教會日走下坡 神職人員要反省

萬人傑先生：

小弟是數代天主教徒，眼看今日教會日走下坡，神職人員不守本份，大膽妄為，沒有信德和犧牲精神傳道而悲痛。他們眞不了解為何晉鐸，不知道做神父的目的與責任。自小弟看到 閣下在星島晚報「牛馬集」所寫的「教會之社會觀」評論和讀到「萬人雜誌」所述教區會議等問題後，足見 閣下充滿正義、果敢、眞理的精神，不禁使弟肅然起敬。

小弟曾在教會機構任過事，對他們略知多少。他們的行徑和措施，有時眞令人反胃作嘔。所謂天下烏鴉一樣黑，非虛言也。

教會神職人員有時埋怨這麼少人奉教，他們不去反省自己，是否作個模範，用謙遜、和藹、貞潔、犧牲、熱心、刻苦的行動吸引外人認識耶穌，愛慕天主；而推過屬下的傳道員，你說矛盾嗎？

話說回頭，若 閣下不揭發「教會之社會觀」內容的荒謬，很多教友（連小弟在內）也被蒙蔽和出賣。你這樣作，上主定必祝福你，聖母也保護你，願 閣下繼續寫下去，不可停止。

近幾年來，年青一輩的神父，無論外籍或中國籍，與十多年前時代的神父思想不同，他們總是憑個人觀感作事，既無人生與處世經驗，又未眞正受過苦難，往往貿然妄為，別人提醒勸告，他們也不虛心接受，那不誤事！

一天主教徒上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日）

讀者請讀者廣為推介本刊 使之發生連鎖的強大作用

編輯先生：

歷讀萬人意見，皆在主張反共要行動。今讀一三八期，又有讀者提出同樣意見；標題曰：「反共不尚空談，應該見之行動」，快哉此語！

指稱共產黨為瘟疫，我最早見工商日報載岳騫先生著「瘟君夢」，讀來極有趣。後來我在某半月刊寫文，因「法西斯細菌」而給共產黨以「馬克思細菌」別名。以上兩種文字，似皆不甚被人注意。但最近電訊報導，稱克倫斯基臨終前，有斥「共產黨為瘟疫」的話，「共產黨就是瘟疫」才大白於天下，正式定了尊號。以後全世界人將皆知共產黨為瘟疫了。

所以本文不用反共字，而說如何撲滅瘟疫。如何滅疫？我以為第一、要先健全自己思想。瘟疫傳染，由於骯髒，不衛生。共產黨瘟疫，非普通瘟疫可比，它是黑死病特種瘟疫。如何消滅它，自己必須有正確思想。今日全世界各角落流行一本小冊子，未讀過者，便應覓取讀之。這小冊子叫「我們往何處去？」已有中文譯本。這本書就會告你什麼是正確思想。我存有一本，頗想供出翻印，以展流傳。當你細讀此書後，必會感到這世界是美麗的、光明的、有希望的。我利用此書，不僅健全了我自己思想，而且也把全家人以及親戚朋友學生的思想武裝起來。

第二、對外宣傳。萬人雜誌確是一好工具，不少海外僑胞皆樂於訂閱。各位讀者也應自動積極的向親友們介紹。「萬人」百期特刊號我就買了五十份分寄各國親友，回信皆說這是珍貴的精神食糧。我想，如把萬人雜誌論文分門別類出版小冊子，以之輸入水深火熱中的大陸部隊、同胞，共軍讀到後可能會引起革命火種。意大利是怎樣光復、統一的？最初就是靠國士瑪志尼的一支禿筆，創辦報刊而開始的。今日萬人傑、張贛萍、馬森亮三作家也可以說就是當年的瑪志尼。

第三、需要組織。宣傳是集中意志，以後便要組織了。張先生深懂此道，他曾說：「我們要以滾雪球的方法組織羣眾，會越滾越大」。意大利之統一，即始於瑪志尼能宣傳，也能組織。他組織「少年意大利」，加里波的因而參加，後來加富爾也與聯合。俄國「十月政變」所以奪權成功，即因列寧能組織，而克倫斯基則否。

第四、要運用外交。秦能統一六國的因素，外交應居首位。加富爾為聯英法抗奧，乃參加毫不相干的克里米亞戰役。十三州所以能獨立，華盛頓聯法成功，是一大關鍵。今日國府外交，我以為應向蘇聯、緬甸、印度再多下功夫。然我們也不必專依賴政府，國民外交也很重要。例如私人都不免有國際友人，利用機會便可隨時把大陸暴政、慘事加以宣傳。更可利通訊將外文的反共刊寄送外國。只要肯用心，到處都有報國機會。

照目前局勢看來，我仍認是樂觀的。台灣正像意大利統一前的撒丁尼亞，而且像得很。只是海外尚未發現英雄加里波的，大陸還不見挺身而出的陳涉、吳廣。但我深信以上兩種偉人早已存在，不過尚未發動耳。

華白敬啟六月十九日

打擊毛共 願効前驅

萬人傑先生：

您好！昨天在星島晚報裏讀到閣下一篇「沉默的大多數」，所說很對。大多數的沉默，會被一小撮出賣，殊深憤怒！不過，與反共人士衝鋒陷陣，我不敢說；我只有一顆復土的心。要是能打擊共產黨，我都樂意參與行列！如能站在反共英雄前頭，是件光榮差事，雖死不辭！

一讀者敬上（七月四日）

文滙報老編要吃補腦丸

狂吠自暴醜態

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思想 竟厚顏向敵人乞憐求幫助

六月二十一日文滙報港聞版刊出一篇東西，標題是：「蔣匪幫利用球圍搞政治陰謀，又在港拉伕參加『默迪卡杯賽』，港英一直縱容包庇，究竟居心何在？」

文滙報這篇東西認爲本港球員代表台灣參加國際比賽是台灣的政治活動，而本港法律禁止任何人從事政治活動——所以文滙報要求港府採取行動。

其實，目前兩個中國並存是事實。本港中國球員人各有志，只要出於自願，代表台灣或大陸出席國際比賽，根本不成問題。如今文滙報認爲此事涉及政治活動，表示反對；那麼，十多年前中共把本港乒乓球好手容國團、傳其芳拉入大陸，準備出席國際比賽，當時文滙報何以不提出反對？又何以不要求港府以行動干涉之？

而荒謬可笑的是，文滙報這班人頭豬腦的宣傳工具要求港府以行動干涉台灣拉本港球員，藉口此舉屬政治活動，觸犯本港法律。但，三年前「五月暴亂」時，港共及文滙報做了什麼事？這批無恥的傢伙似乎已忘記得乾乾淨淨了。那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兩句老話，他們必須認眞學習，並作爲座右銘；同時，他們須吃補腦丸，以免再鬧笑話。

或者，文滙報經常吹噓大陸醫學界以毛澤東思想掛帥，如何如何進步，該報宣傳工具最好回大陸換腦。

「五月暴亂」時，文滙報的宣傳工具一再宣稱「三視港英」，不容抵賴；如今這班人頭豬腦的傢伙卻要求港府根據法律以行動干涉台灣拉球員，套句戴雪君的調調兒：「這算是什麼邏輯？」

可恥的是，文滙報受中共長期豢養，經費直報直銷，可是該報副刊編者向來不讀毛著，故他一再要求作者在文稿上注明毛語錄的出處；現在，該報既以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自命，卻向敵人乞憐求助，無異拆毛澤東的招牌。自相矛盾，令人齒冷。

亦由此可見，這班傢伙久吃毛飯，卻沒有搞通思想；該報雖然「意氣風發」，不過如紅皮白心番薯而已。

阿丁上（六月廿五日）

百物漲價 「萬人」尚無意加重讀者負擔

老萬：

貴刊創辦迄今，已歷三年，據說蝕本兩萬數千元。目下百物漲價，有些原價一元的雜誌已改售一元半，貴刊亦可提高售價，每冊改售一元兩毫。你不必客氣，讀者不會介意的；你不必猶豫，下定決心可也。

時逢溽暑，天時酷熱，而閣下火氣很大，宜日常飲菊花茶清火，保重身體爲要。

小弟陳韶上（七月三日）

（謝謝關懷老萬健康，天熱火氣大，斬殺大天行，老萬動筆不動刀，已算不錯。加價事暫不考慮，老萬財尚頂得順也。）

陸奎生中醫師著

下列各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印書館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吳興記書報社
香港中環租庇利街十九號二樓

俊人書店
香港芬域街金鐘大厦1302室
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大球厦501室

實用書局
香港九龍西洋菜街二號T

東南書局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21號

第一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二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三集每冊港幣三元
第四集每冊港幣三元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元

體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腦弱康復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六元

失眠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元

高血壓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衰老防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元

風濕骨痛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三元

神經衰弱專輯續編

每冊三元內容如下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質易患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神經痛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寡歡笑
神經衰弱要開懷

神經衰弱療補兼施
神經衰弱慎服鎮靜劑
神經衰弱慎服興奮劑
神經衰弱長壽之敵
神經衰弱與運動
神經衰弱與發聲運動
神經衰弱與轉地療養
神經衰弱與頤養
神經衰弱與補養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與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養生與保健第四集與第五集專講神經衰弱最宜合購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九龍·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九至十二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下午香港 三時至六時中環 [illegible] 電話四五二七一三

夜診九龍 七時至九時彌敦道平安大樓八樓八號 電話八四七五七八

星期日照常應診・出診預約・電梯上落

陸奎生中醫師　英文地址如下：

LU KWEI SUN

8, Alhambra Building, 7th Floor,
Nathan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預告：養生與保健合訂本

即將出版

精裝一鉅冊　港幣二十元

胃病速愈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五

本書作者擅治胃病，馳譽醫壇。對胃痛、消化不良，酸過多、胃下垂、胃擴張、胃弛緩、胃潰瘍、十二指腸潰，尤有獨得。無論新起久患危急等症，藥後不再吞酸噯氣立止胃痛。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大便發黑(如柏油狀三天轉黃，埋口根治，可免割治之痛苦。本書作者依據經治驗，發揮心得，列舉有效藥物及驗方，療法新頴，向以愈著稱，足供醫家及病家參考和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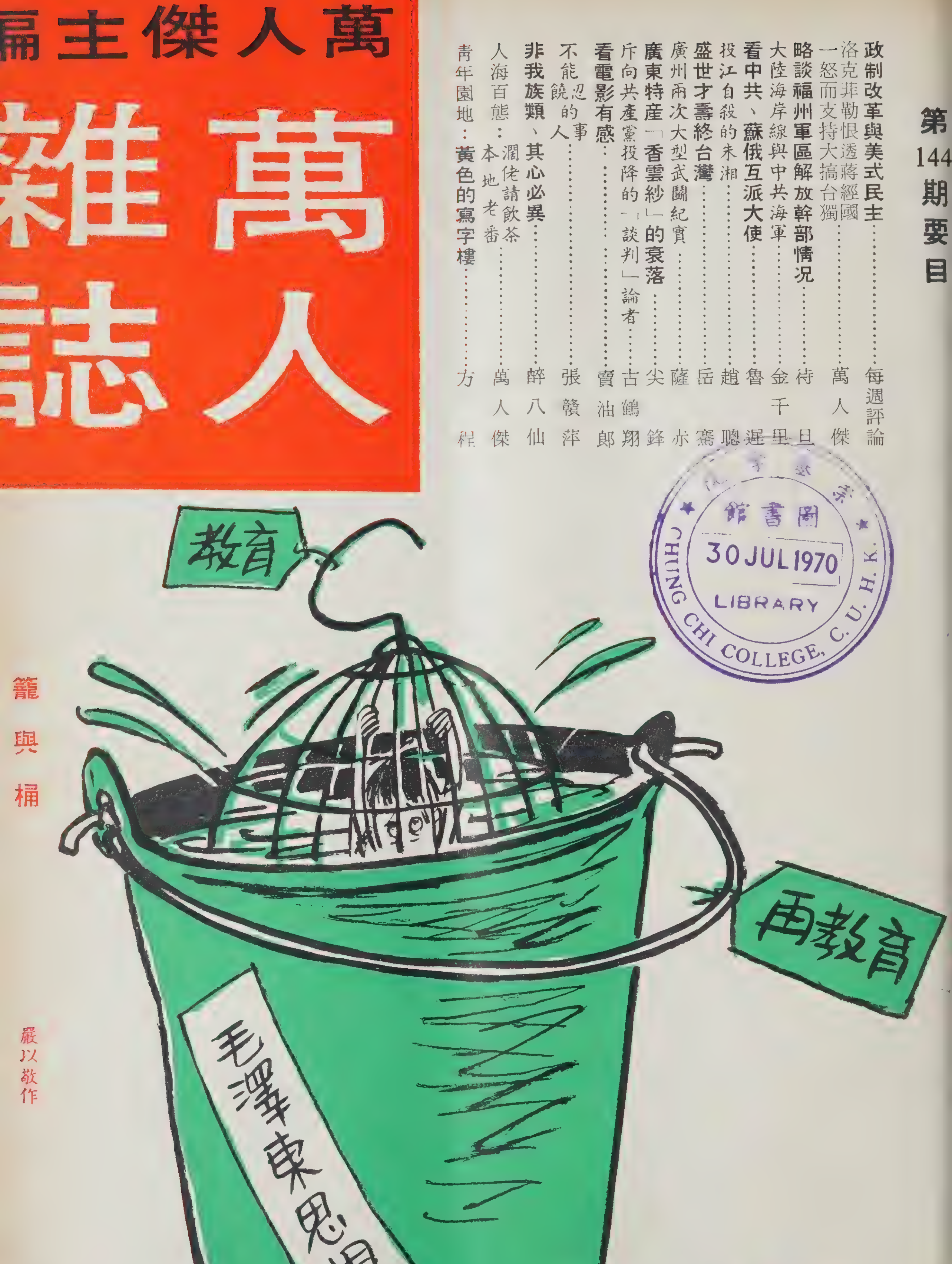
胃痛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二

本書叙述胃的生理和作用，胃痛的原因，和一百十四治胃病藥的科學記載及胃痛根治法，飲食須知，指出雞肫是治胃弛緩胃擴張的良藥，大豆油、人參三七是治胃出血有效藥物，甘草是治胃潰瘍的要藥，都是極令人注意的事

神經衰弱根治法　陸奎生著　每冊港幣四

都市中緊張的生活乃是形成神經衰弱的觸媒。神經活的過度緊張僅不過神經衰弱的誘因；氣血不足以濡養神經是神經衰弱的主因。誘因是標，主因是本。治病必求其本故補氣養血，强壯神經，才是根治神經衰弱的正確途徑。

本書叙述神經衰弱的病原、症狀、療養，及根治法，舉典型病例，有效藥方，治愈經過，指出根治的正確途徑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44期要目
政制改革與美式民主……每週評論
洛克菲勒恨透蔣經國一怒而支持大搞台獨……萬人傑
略談福州軍區解放幹部情況……待旦
大陸海岸線與中共海軍……金千里
看中共、蘇俄互派大使……魯遲
投江自殺的朱湘……趙聰
盛世才壽終台灣……岳騫
廣州兩次大型武鬪紀實……薩赤
廣東特產「香雲紗」的衰落……尖鋒
斥向共產黨投降的「談判」論者……古鶴翔
看電影有感……賣油郎
不能忍的事 不能饒的人……張贛萍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醉八仙
人海百態：潤佬請飲茶 本地老番……萬人傑
青年園地：黃色的寫字樓……方程
教育
再教育
毛澤東思想
籠與桶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四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四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七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政制改革與美式民主

改革政制的要求，是一些社會團體領袖，一些議員，一些大專學生常掛嘴頻間的話題。他們提出過許多改革的意見，諸如要有民選立法局議員；更多民選市政局議員；或擴大市政局議員權力，甚而使香港更趨向於自治等等。

香港殖民地政府與民主自治當然有很遠的距離，香港政治體制誠然有不少弱點，但無可否認的，在戰後二十幾年來已有不少重要改革，殖民地氣息比之戰前已淡得多。這一點，凡是老香港都可感覺得到。

香港政府對民意的尊重，也有明顯的進步。過去，只有一些華人代表才能和政府發生聯繫，政府視他們為民意代表；但今日許多市民在報刊上發表的意見，都受到政府各部門的重視。

又如近日許多人力爭為官方語文之一的中文，戰前在官府中絕對行不通；今日，任何用中文書寫的文件，在香港各機關中通行無阻，實際上中文在大部份政府機構中都可以使用，所力爭的是合法地位而已。今日的情形，比之戰前情況已好了很多。有人說，香港是個政治冷感的地方，香港居民十九是中國人，中國人大多把香港視為寄居之地，只求在這裏渡過一個時期，最後的希望還是回到老家。因此，只要在這地方可以安定的生活下去，他們不會怎樣關心政制的。

從市政局議員選舉反應的冷淡可以說明這一點。一來議員們言論有許多十分乖謬，和市民意願相背，只替小撮人爭利益，拿這小撮人做政治本錢。譬如，一位議員儼然小販代表，一切以小販的利益為大前提，小販佔用整條馬路也是對的，如受取締，就是影響他們的生存，必須力爭；小販牌照最好無限制的發給；也有些議員專門提議合法化，不論外圍狗馬、賭博、娼妓等等，一律合法；妾侍制度，仍要維持。為了爭取青少年，一於說他們苦悶，要多給他們自由。這些言論，不時在報章、電台、電視中發表，沉默的大多數雖然沉默，卻不免腹非，也知道這些議員是怎麼樣的一種貨色。

二來，他們對施政的影响力微乎其微，選阿甲做和選阿乙做都一樣，因此他們對投票選舉提不起勁，除了直接或間接拉票，他們情面難卻而投他們一票外，很少人熱心跑去投票站，投「神聖的一票」。那些競選議員的人，除投票時對選舉人表現謙虛和氣之外，一旦當選，態度卻又不同。因此，要求什麼改革，爭取什麼議席，市民中十個九個不感興趣，只有希圖得到這些議席，熱中政治權力的人，才是改革政制的中堅分子。

市民因政制改革得到更大的民主，更多的自由，當然是好；但如果只為了滿足一小撮人的政治慾望，影响到政治上的安定，便得不償失。

中國大陸赤化後，二十年來，香港遭遇到無數次的巨大風浪，大躍進造成的逃亡潮沒把彈丸之地的香港踏沉；文化大革命帶來的五月風暴，也沒把香港鬪垮。今日，香港更繁榮，也更安定，只靠中小型工業，在到處限制的四面楚歌下，仍使四百萬市民得以生存下去，還有餘力照顧大陸無以為活的親友，香港偉大，香港四百萬市民更偉大！

香港能夠生存，香港四百萬市民能夠生存，無可否認是有賴於香港政治上的安定與經濟上的繁榮。

九龍民政專員黎家驊在出席由香港大專學生聯會主辦的領袖訓練營時，對於香港改革政制問題，發表了他個人的見解。認為，香港在政治上處於十分特殊的地位，所有政制改變，一定要切合實際。如果沒有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安定，香港會陷於混亂。他這見解或者會受到一部分人攻擊，但他這說法最切實際。提倡改革政制的人不一定為市民大眾利益設想；民選議員尚且不能真正站在市民利益立場說話，即使讓這些民選議員取代政府首長地位，也不見得會比現在的情況好。

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之一，許多人嚮往美式民主，假如香港不再是一塊殖民地，人人可得到美國公民的一般自由，你以為香港的情形會不會比現在好？如果香港兩家大學和其他私立大專的學生來一次美式示威，如何收拾？如果香港的青年男女在皇后像前的噴水池來一次裸浴，影响如何？如果白衣天使索取同工同酬未成功前，來一次英國碼頭工人式的全面總罷工，情形會怎樣？

可以肯定，任何這些「民主行動」要有一樣發生在香港，都是吃不消的。

香港環境特殊，許多人在虎視眈眈。「改革」和「修正」一樣，有缺點才須改革，有錯誤才須修正。如果未得改革之利，先蒙其害，就必須審慎行事，不要給環伺的人以可乘之機。因此，我們同意黎家驊的話：「不要因為要改變而改變。」



新聞以外

為了台灣北面海底油鑛

洛克菲勒恨透蔣經國 一怒而支持大搞台獨

目前美式台獨的經濟來源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出面搞台獨的富伯萊、雷叔華、基辛格全是洛克菲勒的馬仔，他才是幕後大老細。國務卿羅傑士也是幕後策劃人之一，因爲美國國務院認爲，台獨運動是和中共建交的先決條件。

萬人傑

彭明敏潛抵加拿大

一四一期本刊駐紐約通訊員李士髝的通訊，報導了台獨分子在美、加的新動態。這是第一手資料，發表後，許多報刊以之爲根據，作出評論或報導。甚至一家左派報紙也抄錄了，卻不說明來源，作爲「專欄」。這些資料未經其他報刊報導，十分珍貴。

報導說，台獨領導人物之一的前台大教授彭明敏，已潛抵加拿大，正指導台獨分子從事反國府活動。自從他神秘地逃出台灣，跑到瑞典，一直沒有他的消息；他的行藏非常秘密，最後在美、加活動，當然最有可能。因爲，目前搞台獨的重心，已在美國，這張台獨王牌，搞台獨的美國政客必定要把他抓到手上。

所謂台獨，是一九五九年美國左傾政客費正清和史卡拉皮諾爲美國參議院所撰寫的「康隆報告」，主張美軍撤出亞洲，台灣獨立。

彭明敏逃抵瑞典後也公開承認是美國人策動台獨運動的，他的「談話」發表於今年二月十六日的美國新聞週刊上。十多年前的「康隆報告」，已成爲今日尼克遜政府的對華政策藍本。

等待

據美國新聞週刊報導，彭明敏從台灣逃到瑞典時，曾經接受美國記者訪問，下面是該刊的一段描述：

彭明敏曾被選爲台灣「十大傑出青年」之一，代表過國府出席聯合國，回台後任台灣大學教授及政治系系主任。一九六四年他因與散發傳單，主張推翻國民政府一案發生關連，被判七年徒刑（後改爲軟禁）。據說他在被軟禁期間，仍常化名大寫文章，抨擊蔣總統。

現在彭明敏打算以新獲致之自由，爲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努力。雖然他說自己是「無黨無派，沒有政權」，但他在海外的台獨組織中已成了英雄人物。

和大多數的台灣流亡分子一樣，彭明敏也相信蔣總統在百年終老之後，蔣經國繼承權位時他的機會便會來臨。蔣總統現年八十二歲，而他的公子蔣經國也已五十九歲（按：實際是六十二）。彭明敏說：「我認識蔣家父子，我對他們沒有私怨，可是名望是不能繼承的，你可以繼承警察權力或銜頭，但，尤其在亞洲，你不能繼承名望。當一個獨裁者歸天之後，很多事情的發生是無法預料的。」

要靠近美國

彭明敏繼續說：「我瞭解美國人，他們曾告訴我，等蔣去世時再說罷。我覺得這句話就好像對二次大戰期間納粹統治下的人民說『耐心地等希特勒死時再說罷』的說法如出一轍。」

雖然彭明敏相信美援使蔣氏鞏固政權，但他對美國並無怨恨。二次大戰時，彭的一條手臂還是美軍的炸彈炸斷的。不過，在彭看來，若台灣不牽涉到中國的內戰中，這對美國的利益將更有好處。若台灣是由一個民主選舉而產生的政府統治的話，他相信中共對台灣主權提出要求時，在外交上也會感到尷尬。

彭明敏認爲，台灣的擺脫冷戰，這對華盛頓目前所尋求的與北平減緩緊張的努力也有好處。不過在權衡任何這一類的前途，在最近將來出現的可能時，彭明敏倒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說：「假如我想影响台灣的前途，主要的因素便是美國政策，可是我不能從瑞典去影响美國政策呀！」

因此，他潛抵加拿大了，最終目標，當然要到美國，直接影响他們的政策。

有錢使得鬼推磨

自從蔣經國訪問美國，在紐約險被台獨分子槍擊後，許多沒有把台獨看在眼內的人，也因此感到震驚，曉得台獨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樣不起作用。

台獨分子這一小撮人本身是沒有多大作用的，但他們背後不但有美國政客，還有擁有巨大財富的

大老細，他們有充足的經濟來源，又有政治後台，不少在美國政壇上有地位的人爲他們撐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因此，連暗殺手段也採取了。引渡沒有下文，審問也沒下文，鈔票和政治的力量神通廣大！

台獨的經濟來源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哈佛、燕京基金會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屬下的機關）。極力主張承認中共的「美華關係委員會」就是由這兩個基金會睇皮的。

洛克菲勒家族是後台老細

如所週知，洛克菲勒是煤油大王的家族，在美國，鈔票就是政治本錢，洛克菲勒的後人，出了兩個州長，一個是紐約州長，一個是阿根索州長，這兩位美國州長，正是搞台獨的幕後大老細。由他們的馬仔富伯萊、雷叔華、基辛格（富伯萊的後台是阿根索州長洛克菲勒；基辛格的後台是紐約州長洛克菲勒）出面，運用他們的政治影响力，使尼克遜政府作出一連串使人喪氣的措施；甚至尼克遜也說要承認中共了。富豪家族在美國的影响力如此巨大，連總統也要低頭。

據所知，國務卿羅傑士也是台獨幕後策劃人之一，因爲美國國務院認爲台灣獨立運動，是美國和中共建交的先決條件。

台獨運動發展到現階段，是不容忽視的，美國可以出賣整個中國大陸，出賣台灣又有什麼奇怪呢？

海底寶藏激惱了煤油大王

爲什麼洛克菲勒要搞台獨？台獨對他有什麼好處？說起來令人難於置信，卻又不能不信。洛克菲勒以油起家，他們對世界各地的油產最爲敏感，發覺某一地區有油礦，會盡其所能的設法攫到手上。

洛克菲勒支持台獨，可說與油有關，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若干年前，專家的探測，證明台灣北面海底有極優良的油源，這對洛克菲勒來說自然是個特大喜訊，以爲可以輕而易舉的拿到手上；怎知蔣經國力持反對由美國人開發，這麼一來，便激惱了洛克菲勒家族，必欲去之而後快。

他們認爲，搞台獨是一石二鳥的最好方法，要能協助台灣人取得政權，固然可去掉他們的眼中釘；同時，由他們協助取得政權的台灣人，還會不把開發油礦的特權拱手讓給他們嗎？

這一項投資，在他看來倒十分化算的。

一廂情願的「接近」

爲了使讀者瞭解洛克菲勒對中國問題的「見解」，在此引述他一些談話的片斷，以供參考。

洛克菲勒認爲美國與中國（共）的關係應該儘快正常化。他說：「我們美國人現在已開始認識到，必須重新考慮與中國（共）的關係，我們應該採取一些新的措施來與共產中國接近。」

「我認爲今後在遠東局勢中最重要的三個國家將是美國、日本和中國（共）。美國和日本該保持密切聯繫和合作來共同改善與中國（共）的關係。在這些事情上，美日兩國利害相關。使共產中國獲得在聯合國內應有的席位是必要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加强與共產中國的交往，並必須設法交換意見。」

「在商言商」的福特

至於另一支持台獨的「福特基金會」的亨利福特二世，則說明他的出發點是「在商言商」，這是十分可笑的。

據說，他從來就不是一個關心亞洲問題或中國問題的人。但他說：「我希望能在中國大陸上推銷愈多汽車愈好。」

他說這話的時候態度是漫不經心的，似乎把銷售汽車給中共看做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福特表示，他對中共既沒有仇恨，也沒有恐懼，在他看來，中國（大陸）只是一個大有前途的市場。

台獨領袖彭明敏，由瑞典潛抵加拿大，領導台獨運動，要就近「影響美國」。

台獨幕後策動人洛克菲勒三世，台獨的經濟來源就是此公。

略談福州軍區解放幹部情況

待旦

經過幾年的大變動大動蕩，毛林集團眼看反就要造到自己的頭上，深感「造反精神」、「愈亂愈好」並不是什麼妙事。於是不再鼓吹「造反有理」，不再鼓吹「革命不是繡花、繪畫寫文章」。像大鳴大放時那樣，放了一個時期就要收，運用槍桿子實行軍事管制，鎮壓原來的造反派。可是易放難收，造反精神一旦鼓吹起來，絕不是輕易所能鎮壓得下的。於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隨之出籠。於是大搞備戰、大搞下放。這些不外是為了恢復秩序。然而極左的造反派雖然被槍桿子鎮壓下去，但派系鬥爭卻繼續蔓延。雖然毛澤東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我們希望這一次代表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可是下面並不聽他的「最高指示」。「九大」後不到三個月山西、貴州就發生新武鬥，這就是不同派系的新貴進行派系鬥爭的結果。

派系鬥爭一直在中國大陸蔓延，或明爭或暗鬥，或較為緩和，或轉為激烈。所以毛林一方面採用嚴厲的手段對付那些挑起武鬥的頭子，一方面大叫「擴大教育面，減少打擊面」。防止下面再利用，打倒走資派打倒牛鬼蛇神做為挑起新的派系鬥爭的藉口。同時着手「解放幹部」，把「靠邊站」的幹部解放出來，使他們能消除胸中的怨氣。使許多在「文革」運動中沉寂下去或消聲匿跡的人，又浮了上來。據近月來的觀察，被解放的幹部，似乎以福州軍區最多。

六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市舉行的紀念韓戰二十週年的集會上，福州軍區，福建前線部隊，福建省和福州市革委負責人，共有十餘人出席。其中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有幾位。

王建安——（上將），「文革」前為濟南軍區第二政委。文革開始後就消聲匿跡，數年未見露面。故大家都估計他已被整肅。王出身於徐向前領導的「麻黃暴動」，長期在張國燾所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工作。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張國燾被鬥時，王建安曾率領紅四方面軍幹部，密謀發動兵變，武裝反毛。結果失敗後被毛判了五年徒刑。抗日期間派往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工作。一九三八年隨徐向前赴山東，任魯中軍區司令員兼獨立一旅旅長。一九四〇年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再出任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七兵團司令員。一九五二年率「三野」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三個兵團赴韓參戰，任「志願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回國後五五年間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鄧華）。一九六四年間出任濟南軍區第二政委。王建安在歷史上不但與毛林沒有淵源，而且有武裝反毛的記錄，與反毛分子張國燾、徐向前、彭德懷、鄧華關係很深，故在「文革」期間失踪，人們很自然會想到他已被整肅。他失跡幾年直到最近才在福建出現，上次是主持福建民兵會議，這次則參加韓戰紀念，從排名的情況看來，他可能是福州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王建安的排名，在韓先楚之後

突出海軍地位，加速發展遠洋艦隊的建設，這是中共近來最新的軍事動向，也是一項陰險的陽謀。

盡人皆知，毛林最近大舉顛覆東南亞，支持施漢諾，聲言把世界革命進行到底，三年內幫助施漢諾復國，還以金邊。

配合全球性的戰略佈署之一，首要任務是加強海軍，今年五月，中共終於提到新的日程，反映出統治者陽謀的陰險毒辣，而且是有準備和有計劃的。

早在一九四九年，老毛便提出「不但要有一支強大的陸軍，而且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和空軍」。廿年前，中共建造一千噸的輪船，難於上青天。現在居然提出發展造船業，積極建造萬噸遠洋巨輪。近年來，中共一共建有三艘一萬至一萬五千噸的巨輪，稱為大慶號。

中共能否一下子迅速發展海軍呢？答案是否定的。比起美蘇的遠洋艦隊，中共目前的魚雷艇、快艇，仍然是蘇聯的剩餘物資，至於最大噸位的艦艇，迄今未有超過五千噸的。就算集中全力去搞萬噸巨輪，起碼也要五年以後。

應該說，中共現在提出加速海軍建設，並不新奇，重點仍在政治宣傳。事實上，廿年來，毛林一直不遺餘力發展海軍，但由於鋼鐵（具體就是艦艇的甲板）、發動機根本遠遠落後於實際需要，那麼，建造大型艦艇，又從何談起呢？

因此，對於中共近來加強海軍的宣傳，也只是陽謀而已，套用老毛的術語，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我們對中共當前發展遠洋艦隊的佈署，戰略上是藐視的，原因在於它根本還不成氣候，但在具體動態方面，則應該密切注視。

大陸海岸綫與

大陸自陷共以來，地理形勢，對中共是不利的。如果老毛不賣身投靠，引狼入室，東北至西北，分分鐘都可能挑起俄毛邊境衝突。事實很明顯，自六〇年俄毛反目至現在，尤以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北方的地緣政治，成為當前國際鬥爭的中心，這是陸地對毛共的一大打擊。

沿海情形又如何？中共更是提心吊膽，第七艦隊，沖繩、台灣金馬，隨時威脅這個殘暴政權。中共之強調加速發展海軍，這是根本原因。

大陸海岸線，自安東鴨綠江口起，至廣西的北侖河口止，全長一萬二千多公里，經過的海域包括渤海、黃海、東海、南海。中共根據沿海軍事情況，設立三個艦隊，即北海、東海、南海艦隊，負責保衛一萬二千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這

，在盧勝、廖海光、詹化雨之前。盧勝（中將）一九六二年開始擔任福州軍區、福建前線部隊副政委，原第一政委葉飛在六六年間被鬬垮，盧過關，並參加省革委，估計已升爲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皮定鈞）廖海光（中將）一九五八年初任福州軍區第三副政委，同年升爲第二副政委。一九六八年曾代表福州軍區出席北京大安門晚會，估計「文革」後應爲第三政委或第一副政委。王建安排名在盧勝、廖海光之前，地位顯然比他們爲高。

詹化雨——（少將）「文革」前任福州軍區副政委。與王建安一樣出身於紅四方面軍，一九四二年任新四軍十二團團長。抗日勝利後轉赴山東，任華東野戰軍第七縱隊團、師級幹部，四九年任「三野」某師政委。五四年轉往公安軍（羅瑞卿）某部工作。五八年調往西藏，任西藏軍區副政委。六三年入北京政治學院學習，畢業後調任福州軍區副政委，「文革」開始不久就告失踪，數年以來未見露面，他的歷史與王建安相似，與毛林，以及黃永勝、韓先楚毫無淵源，故估計已被整肅，今年六月二十七日是詹化雨近四來年第一次露面。其排名在廖海光之後，在福州軍區政治部主任嚴政（少將）之前，被解放後似仍任福州軍區副政委。

吳瑞山——（少將）「文革」前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出身於五十四軍，一九六七年八月「武漢事件」後，由於支左無力，江西局勢動蕩，與出身五十四軍的第二政委林忠照一起被撤職，由六十四軍軍長楊棟樑接替江西省軍區司令員，由六十七軍的程世淸接任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兼省革委主任。吳瑞山則自此失踪多年。吳早年出身於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第八縱隊（司令員黃永勝）二十四師某師長（師長丁盛）。四九年後任四野一三五師（師長丁盛）副師長，五一年任五十四軍參謀長。五二年率一三五師參加韓戰，韓戰後升任五十四軍副軍長（軍長丁盛）。六二年率五十四軍參加中印邊界戰爭，升五十四軍軍長。六四年出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可謂是林彪、黃永勝的老部下，「文革」初期曾支持毛林鬬垮江西省第一書記、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楊尙奎，立下汗馬功勞。本來在黃永勝、丁盛連升三級的情況下，吳瑞山也應該青雲直上的，可是由於他在「武漢事件」中思想動搖，舉棋不定，以至受毛林苛責，撤掉職務，他被免去江西省軍區司令員期間，相信調京受訓，責成反省。這次能在福州出現，可能已獲林、黃的諒解，以予「解放」。他排名在福州軍區政治部主任之後，在福建前線部隊炮兵政委佘積成、二十八軍副軍長龍飛虎、福州軍區後勤部政委羅維懷，福建省軍區司令員朱耀華之前。估計現在可能擔任福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或副參謀長之類職務。

福州軍區的情況，似乎不是特殊的情況，毛林爲了減緩派系鬬爭的程度，各部門都着手解放幹部。同時也大量起用新人，特別是省級軍區和地方軍分區，以致出現不少令我們感到陌生的名字。

如廈門市革委主任，駐軍負責人劉茂堂、天津市警備司令員王一、北京部隊負責人宋玉琳等都是不見經傳的。

中共海軍

金千里

只是內陸海岸線的長度，不包括島嶼海岸線。假如連同沿海大小島嶼，如著名的一江山島、大陳島、東沙羣島、舟山羣島、海南島等共三千四百多個島嶼。這些島嶼海岸線的總長度，約一萬八千多公里。單就衆多的大小島嶼防衛，也夠毛林集團頭疼了。

按廿年來，中共對沿海島嶼的防衛，基本方針是着重在守島部隊的建設，凡是有漁民居住的島嶼，及戰略上有價值的小島，如島上派駐雷達站，或闢爲海軍船隻的後勤補給點。本身便需要積極的防衛了。同時，必須與內陸海軍基地保持聯絡，互相照應。

海岸防禦，海島防禦，對中共來說，是一項極其繁重的戰略任務，也是一項艱巨的負擔。如果把大陸、海島的總海岸線加起來，全長三萬公里，設若平均隔十公里放一個哨兵，那麼每一班哨兵就要三千多人。如果日夜輪流，以四小時站一班哨計算，中共每天就得派出一萬八千名的哨兵，擔任守衛沿海的安全，這個數字是驚人的。儘管中共大力發展民兵，經常吹噓沿海民兵如何了得，實行軍民聯防，但到底民兵不是正規部隊，他們能分擔多少海岸的防禦任務呢？萬一眞正打起來，登陸艇未上岸，就已嚇得屁滾尿流了。

對中共近來提出發展海軍的事實，筆者以爲：應從大陸本身的漫長海岸線，這一致命焦點去探討。正如老毛說的戰線太長，是不利的。大陸的海岸線也較長了，難道毛林可以安枕無憂嗎？不加強海軍建設，又怎能負起防衛的責任？

實事上，人民日報也承認這點，海岸線太長，因此需要一支强大的海軍，來防止侵畧。

至於借海軍力量向外擴張，目前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報在五月一日集會的名單中，所披露的海軍領導機構負責人，一共十七個，比起共軍各總部、軍種、兵種，任何部門都多得多，從排名由海軍的地位，放在三軍之首，而且新出現的領導人以及從各艦隊調升中央的幹部，頗佔比例。亦有從陸軍軍長調海軍領導機關，如韋統泰，原係重慶五十四軍首長，一度調昆明，如今卻出現在海軍總部。其次從各艦隊調升，而加强總部領導的，有桂紹彬，原南海艦隊負責人；粟在山，原旅大海軍基地首長，這次均調中央，其他新領導人還很多，不一一列述。

當然，無須在人名或排列上兜圈子。可是，卻不能不承認人事的變動和佈署，對中共今後軍事動向，確有直接關係。無疑，中共在五一的盛大集會中，海軍首長之多，便是以說明毛林確已下定決心，重視海軍建設，若干年後，相信對動盪的東南亞，將產生一定危害。據悉，中共海軍當務之急是儘快建造航程較遠的G級導彈潛艇。目前中共僅有兩艘此類仿蘇的G級潛艇。

看中共、

當六月二十一日筆者寫「中共對蘇軟化」一文（一四一期本刊）時，雖然對中蘇共的形勢，自覺得看得已很透澈，可是環顧海外論壇，自己的意見太孤，因此一時還不敢自信。一般人尤多不相信。因爲「蘇修」是中共（主要是毛澤東）的死敵，文革之前，中共反美反蘇並重，文革以來，反蘇過於反美。毛澤東所以特別痛恨蘇修，因爲赫魯曉夫淸算史大林，是他走倒霉運的開端，也是根源。到那時候（一九五六）爲止，中共是向蘇一邊倒的，這是老毛親定的路線，事事要以蘇聯老大哥馬首是瞻。現在老大哥淸算史大林了，取消個人崇拜，改行集體領導了，中共當然也要跟着倒。倒的結果，是八屆大會從黨章中刪去「毛澤東思想」，撤銷毛澤東的中央書記處主席，增選劉、朱、周、林四個副主席，實現了具體而微的「集體領導」。這時候毛澤東的心裏可難過透了，但是又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因爲向蘇俄一邊倒，是他自己搞出來的。

文革以來，毛共反蘇過於反美。毛澤東如握有大權，中共絕不可能對蘇修緩和。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可是毛在五月二十日發表反美聲明，竟完全不提蘇修！距他四月二十二日大罵蘇修僅僅二十八天。

這二十八天，北平發生了大變化！

現在，證據出來了。七月十六日克里姆林透露，中共已派劉新權爲駐蘇新大使，正等蘇俄同意。而早於六月三十日他們已透露，中共已同意蘇共宣傳部巴斯的科夫爲駐中共大使。說明雙方已互派大使。互派大使表示「國家關係正常化」。這是去年九月十一日柯西金和周恩來會談時，所提出來的要求，經毛澤東及其左右，反對、破壞、阻撓了近一年之久，現在終於實現了。這是蘇共和新當權派勾結的勝利，是毛澤東反蘇路線的大失敗。

在過去一年中，蘇聯經常透露與中共有關的重大消息，來拆毛的台，揭毛的底，給新當權派打氣，同時對世界宣傳。例今年三月透露，中蘇共的邊防軍，各自邊境後撤五十公里。這一消息迄未爲人所注意。其實此舉意義極復雜極深刻。第一，顯示邊界談判有重大進展，諷刺毛澤東的破壞枉作小人；第二，各撤退五十公里，兩軍相距百公里，大砲射程都達不到，邊界軍事衝突徹底避免了。這樣會使老毛「備荒、備戰」的「最高指示」變成無的放矢。第三，毛自文革以來，就想找槎跟蘇修打一場有限度的戰爭，以便轉移軍人的反毛傾向，乘機把各軍區的部隊調亂，和一九五一年參加韓戰一樣，重來一次削藩集權。現在由於此舉，痴夢成空！

再看新任駐蘇大使劉新權。他在文革之前，是外交部副部長。文革期間被「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揪鬬，「靠邊站」了三年。今年慶祝「五．一」晚會時，突然公開露面，引起西方觀察家的注意。現在竟被派爲駐蘇大使了。用江青的話說，這叫做「右傾翻案」，走資當權派復權，資產階級復辟。

大概周恩來怕老毛臉上掛不住，凡是對蘇軟化和妥協的事情，都盡量不公開發表，非公開發表不可時，也盡量拖後發表，以最不刺激的方式發表。例如關於同意蘇大使巴斯的科夫，及派劉新權爲駐蘇大使，現在仍未發表。駐莫斯科的外國記者非常頑皮，偏向中

投江自殺的朱湘

趙聰

葬我在馬纓花下，
永作着芬芳的夢——
葬我在泰山之巔，
風聲嗚咽過孤松——

不然，就燒我成灰，
投入氾濫的春江，
與落花一同漂去
無人知道的地方。

上面這八行詩，是短命詩人朱湘「葬我」中的第二節。試看它的形式，確有圖畫、音樂、建築的美，這正是新月詩派作風的特點，而朱湘乃這一詩派僅次於徐志摩、聞一多的代表人物。如果拿它和艾靑的詩比較，可以立刻看出兩者的不同：艾靑是以散文的形式表達詩的內容，朱湘則以詩的形式表達散文的內容；前者已脫出舊詩的規律，後者仍走着舊詩的老路。朱湘畢竟早了艾靑十年，當艾靑登上詩壇時，朱湘已死去三年了。

朱湘（一九〇四——一九三三），字子沅，原籍安徽省太湖縣；他出世卻在湖南省沅陵縣，故取湘爲名，取沅爲字。那時他父親正在湖南做鹽道，年事已高，他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個。不幸的是，在他年幼時父母雙亡，賴其兄扶養長大。更不幸的是，他的這位哥哥對待他並不仁慈，總認爲他是一個累贅，扶養他覺得非常委屈。在這種情況下，孤癖的性格遂以鑄成。

他天資聰穎，六歲入私塾，十一歲已能作文。後來進了學校，白天學機器，晚上讀英文，哥哥督促他很嚴，巴不得他馬上就能夠賺錢。然而他卻是對文學獨饒興趣，好讀外國小說，特喜歷史故事，曾試譯司各脫和史蒂文蓀的作品。同時，也愛讀中國小說，曾以爲「紅樓夢」乃中國小說之冠。

一九二二年，他十八歲，考入淸華大學。這時他已不讀其他文學書籍，只研究詩。由五四開始的新文學運動，這時正達到高潮，他常在淸華曠課而到北大旁聽，結果延遲了一年才得畢業。進入淸華不久，他就加入到徐志摩、聞一多等人所組織的詩會，另外還有一些愛好新詩的青年參加，如劉夢葦、饒孟侃、于賡虞等，他們每週在聞一多家裏舉行一次詩會，有討論，有朗誦。接着，他們就在「晨報」創刊了「詩鐫」，發表他們的詩作和詩論。這就是新月詩派最初形成的情形。朱湘這時寫詩很多，除發表在「詩鐫」上以外，還投登於「晨報副鐫」和「小說月報」。聞一多頗爲欣賞他的作品，慫恿他自選一部詩集出版，於是他從所作詩中選了一半，計二十六首，編爲一册，由聞介紹交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二五年出版，這就是朱湘第一部詩集「夏天」。

我有時夢裏上天，
伴着月姊的寂寥！
伊有水晶般的素心
吸我騰沸的愛潮。

此爲「夏天」中「小河」裏的四行，所謂新詩的格律這時已經定型。照形式的整齊、音節的諧和、押韻的講究來看，比徐、聞的詩似乎更勝一籌。他也頗爲自負，在「夏天」的自序裏寫道：「朱湘優游的生活既終，奮鬬的生活開始，乃檢兩年半來所作的詩，選之，可存半數得二十六首，印一小册子，命名『夏

共「新華社」的記者打聽消息。「新華社」的記者苦笑着說：「我倒也聽到這個傳說。」不否認也不承認，一副可憐相。不過，既不否認，那也就無須他明白承認了。

除了對蘇軟化，中共最近還有一件「一葉落而知秋」的事情。那就是文革以來首次出現了新部長。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凡是「長字號人馬」都一律靠邊站了。所有的部長（黨員爲限）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揪鬥。這三年來，中共國務院各部，一律不見部長出頭辦事。頂多由二三號的副部長應對外賓。但是眞正當家作主的則是駐各部的軍代表。君不見「五．一」之夕晚會的名單中，列爲「國務院各部軍代表」一排人名

互派大使嗎？

最近中共派了一個代表團，赴伊拉克慶祝建立共和紀念，代表團長錢之光（依毛思想看這名字反動透頂），銜頭是輕工業部長。

這個錢之光在文革前是紡織工業部的副部長。在文革期間也被毛派罵爲劉鄧的「黑爪牙」，現在冒了出來當上了部長。這說明新當權派已經確實掌握了政權。實行了三年多的軍事管制，可能開始解凍了。就是說，國務院各部裏的毛派分子被清理得差不多了，文官可以依照行政系統辦事了，用不着軍代表在後面撐腰了。歸根結底的說，毛派分子的干擾作用已經不存在了。如果這一推測不錯，那麼今後數月內，必將有大批新部長亮相。中共政策會更進一步緩和，向劉鄧的舊路線靠近。

到此，有的讀者不免要問，如你所說，毛澤東如此倒霉，爲什麼他最近頻頻接見外賓呢？尤其是六月以來，幾乎有賓皆見，計有羅馬尼亞代表團、北韓代表團、索馬利代表團、蘇丹代表團、法國代表團……。如果，他沒有權力，何以會如此活躍呢？

這是應有的疑問。筆者在以往各文中已再三提到，這是中共對外的掩飾手法。因爲新當權派一時不能摘下「毛澤東思想」這塊爛招牌。同時要對外掩飾，文化大革命並非一場莫名其妙，荒唐滑稽的大笑話，那麼就必須維持毛澤東的面子，中共的體統。爲了這個目的，在路線逆着毛思想轉變時，就必須使毛多出出頭，充充場面，使觀察中共的人眼花撩亂，看不清烟幕裏的眞相。如此而已。要知道老毛向來喜歡深居簡出，故做神秘。對於「接見」那些小國的二三流小人物，他向來沒有興趣。這般做，是身不由己。

魯遲

更正：

本刊一四二期拙作「毛路線與日俄侵華」一文，有兩處筆誤：(一)由日本人援助二百萬美元，乃「二百美元」之誤；(二)[illegible]外段祺瑞，受到二萬元」係「二億元」之誤。特此更正，並向讀者鞠躬抱歉。

一名學生，竟公開對前輩批評；而徐、聞又是已成名，並是新月詩派的創建者，徐有詩哲之譽，聞則以老大哥自居，單單朱湘在標題中不稱「先生」而稱「君」，已足令徐、聞不快。因此雙方的感情破裂，聞一多在寫給別人的信上，對朱湘頗有微詞，從此朱湘也不再參加他們的詩會了。

一九二七年，他的第二部詩集「草莽集」在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其中有九百行的「王嬌」，乃是自有新詩以來空前罕見的長詩，引起詩壇的注意。這個集子裏的作品，較「夏天」更爲成熟，得到普遍的好評，他也以此成名，僉認爲他是在徐志摩、聞一多、郭沫若之外另一有成就的新詩人。當時沈從文評「草莽集」時，有這樣的話：「全部調子建立於平靜上面，整個的平靜，在平靜觀照一切，用舊詞中屬於平靜的情緒中所產生的柔軟的調子，寫成他自己的詩歌，明麗而不纖細。」又說，朱湘「以自然詩人的身分，從事寫作，對世界歌唱溫暖的愛。」朱自清爲「良友」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選朱湘的詩時，曾引了沈從文這幾句話，可見朱自清是同意沈從文對朱湘的批評的。

「草莽集」出版的這一年，他在清華畢業了。這時他已經結了婚，太太名叫劉霓君，並且有了兩個孩子。爲着供養這個四口之家，急需他找一個職業賺錢，然而他卻不顧一切，執意要出國深造。一九二八年，他到了美國，就讀於芝加哥大學，研究法國和德國的小說。那裏有一份學生創辦的刊物，名叫「鳳凰」（Phoenix），他用英文譯了「今古奇觀」和許多中國詩在上面刊登，換取些稿費，每月寄給他的妻兒二百元。但他總覺得有些教授和他敵對，他也逐漸討厭起那個大學來，乃於一九三〇年春天回國。

從一九三〇年秋到一九三二年夏，他在安徽大學擔任外文系主任，教學之外，寫詩、寫文藝批評文章，也翻譯西方小說和雪萊的詩。他常在上課時朗誦他自己的詩，對學生自讚其詩作之佳，而批評同時詩人之作，居然有一班學生對他非常崇拜。這時他的癖氣愈來愈怪，常同學生一道和學校當局鬧別扭，終於憤然辭職而去。

失去這個教授職位之後，生活陷於絕境，最小的一個孩子，竟然活活餓死。貧困壓迫得他更加暴躁起來，常常同太太吵架而賭氣。在失業期間，生活全賴向朋友告貸維持。一九三二年冬，他到上海謀事，太太給他寄去的棉袍等禦寒衣物，未及著用就已送進當舖。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的夜裏，他在由上海到南京的輪船上，突然投江自盡，年只三十一歲。

一九三四年，他的遺著「石門集」（詩）、「中書集」（散文）出版。他的太太把他在美國給她寫的書信，編了一冊「海外寄霓君」出版。一九三六年，他最後的一部著作「雲雁集」出版。此外，他的著譯還有許多，可惜編就全未付印，因爲那已是抗戰前夕了。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盛世才壽終台灣

岳騫

斯人竟壽考 天道復何言

報載：前新疆省邊防督辦盛世才在台病逝。此人竟得「壽終正寢」，天道眞是難說得很！

李根源的學生 郭松齡的死黨

盛世才號晉庸，遼寧開原人，原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分校，校長是當時擔任粵、贛、湘邊防督辦的李根源。

盛世才畢業後又回去東北工作，由於他是郭松齡的學生，就在郭松齡部下做事。（當時郭松齡任第六旅旅長，張學良任第二旅旅長。）這時第一次直、奉戰爭尙未發生，奉軍兵力相當强大，但直、奉之間裂痕已現，戰爭爲不可避免之勢，奉方就想各方拉攏友軍以孤直軍之勢，當時決定拉攏的對象是四川省總司令劉湘；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至於出使人員，張學良、郭松齡聯合推荐盛世才。

盛世才臨行時，張作霖還在內室召見，諄諄囑付要小心，路徑不通就趕快回來，不要冒險。盛世才一路平安抵達重慶，頗受劉湘歡迎，在重慶住了幾日，劉湘又派了一個姓張的代表陪他去宜昌見孫傳芳。盛世才在重慶時，又同川軍將領王陵基、楊森、熊克武等人認識。本來他去重慶時經過宜昌已同孫傳芳見過一次面，這次又由劉湘派代表陪同前來，情勢更爲不同。誰知到了宜昌，第一次直奉戰爭已經發生，奉軍大敗出關，孫傳芳態度馬上改變，不願再接見奉方代表，把盛世才困在宜昌，住既住不下去，走又走不得，實在進退維谷。不過，他的爲人富於機智，饒有膽畧，仍然硬着頭皮去見孫傳芳，非見到不可。孫傳芳沒有辦法，不能不見。見到面後，盛世才將國家大勢作一詳盡分析，指出奉軍雖敗，根本未動搖，直軍也絕對無力追出關；奉軍祇要經過兩年的訓練補充，仍然是國內一支巨大力量，萬不可因奉軍小挫而輕視之。

這席話打動了也是聰明人的孫傳芳，當時派人護送盛世才離境，坐日本船，還要住在船長室內，頗爲神秘離開宜昌抵達上海；再由上海坐海船去了東北。回到東北奉軍已經全面敗退，張學良、郭松齡都忙於收集殘兵。盛世才去四川的一項任務等於失敗，奉軍中也沒有適當工作可作，郭松齡就私人資助盛世才進日本陸大深造。

盛世才在日本尙未畢業，郭松齡因爲帶兵反抗張作霖失敗被殺，盛世才又遇到難題，經濟來源斷絕，讀書不能繼續，更不敢回東北，恐怕被張作霖援爲郭松齡同黨而遭到株連。就在此時，不知是何因緣，他與當時的黃埔軍校蔣校長發生聯繫，由蔣先生資助他完成學業，所以盛世才以後對蔣先生也事以師禮。

獲蔣先生資助 成爲革命黨人

盛世才此時已同國民革命軍發生關係，畢業後就回到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在總司令部任少校參謀，當時的參謀長就是朱紹良。北伐成功後，盛世才已經升到上校，在參謀本部供職，鬱鬱不得志，恰好這時新疆局勢有了變動，引起他去新疆的興趣。

新疆省，自從民國元年原任阿克蘇道的楊增新取代了新疆巡撫袁大化而出任新疆的統治者，一直經過十七年的時間，新疆安然無事，楊增新治新，可用「公正廉明」四字概括，因此新疆各民族無不賓服，提起將軍皆肅然起敬。

但楊增新治新所用的手法，仍然是中國過去一套治邊方畧，專以愚邊民爲主，故在楊增新治新期間，並未曾提拔有爲的邊疆青年，也未眞正培植自己的繼承人，地位高的野心分子，就環伺左右，蠢蠢欲動。

當時在新疆地位最高的幹部，要算是政務廳長（即民政廳長）金樹仁，和外交特派員樊耀南，兩人均有取代楊增新的野心。樊耀南才華畢露，乃有爲之士；金樹仁才具不及樊，而深沉則有過之。兩人經過一番協議，決定謀害楊增新而代其位。民國十七年七月七日新疆省立的俄文法政學校第一期畢業，楊增新、金樹仁皆去參加畢業典禮，出席宴會，半途金樹仁退席，身爲主人的樊耀南起而挽留，金樹仁堅稱身體不適退出。金樹仁走後不久，樊耀南即發動事變，開槍擊死楊增新，率領一批死黨去將軍署搶奪帥印。他剛進將軍署，金樹仁已帶了大部官兵趕來勤王，當場把樊耀南等人捉住，全部處死。金樹仁爲衆所推，繼任新疆邊防督辦。

金樹仁材具並不高，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感到不能勝任，想在南京聘請一位軍事人才協助，電令新疆省督辦公署秘書長兼駐京辦事處長魯效祖，着留心物色。盛世才得到這個消息，就托國民政府秘書彭昭賢介紹與魯效祖見面。魯效祖與盛世才見面後，認爲是人才，即電金樹仁保荐。但金樹仁看看盛世才的經歷，是日本陸大學生，現任參謀本部上校課長，覺得新疆不必請這樣的大人物，一直拖延下來，經魯效祖力爭，纔勉强下了聘書。

去新疆受知金樹仁 乘主之危倒戈相向

盛世才離開南京是民國十八年六月，但因爲日本與蘇聯在東北發生衝突，西伯利亞鐵路不通，一直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雙十節才抵達迪化。金樹仁乃任命爲上校參謀，代理新疆邊防督辦公署參謀處主任；以後又升任少將參謀主任，擔任軍事學校教官。

中國人常說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這話是不錯的，就以盛世才來說，當然是一個有絕大野心

的人，他去新疆也是有所爲而去。但是，如果新疆不發生內亂，他也未必能驟躋高位，成爲新疆的統治者，這是時勢造英雄；可是如果他本身沒有材具，即使有了機會也未必能抓得住，甚至被推上第一把交椅也會跌下來，像金樹仁一樣。

金樹仁出任新疆邊防督辦後，整個新疆烽烟四起，最重要的就是甘肅回族一支叛軍，在馬仲英率領下，民國二十一年春天佔了哈密。金樹仁原來是派伊犂鎭守使張培元爲勦匪總指揮，打了幾仗未能克復哈密。八月間加派盛世才爲勦匪總指揮部參謀長，盛世才到了前線，一戰擊潰馬仲英主力，克復哈密，從此更爲金樹仁所重。

民國二十一年春天，馬仲英有捲土重來之勢，金樹仁這次乾脆就派盛世才爲東路勦匪總指揮，率隊進駐哈密。在哈密安定後，金樹仁調盛世才部回迪化；到了迪化又開去迪化附近乾德縣勦匪。這一天是四月十一日，盛世才抵達乾德附近的烏拉伯（距迪化九十里）省城起了變化，駐在迪化的白俄歸化軍一個旅，四月十二日在旅長白平托鼓率領下起而叛變，圍攻督辦公署，金樹仁及眷屬在衞隊掩護下逃出迪化，仍佈署反攻。參與倒金的人公推教育廳長劉文龍爲臨時主席，與金樹仁對抗。於是，握有軍力的盛世才，成爲舉足輕重，可以左右大局的人物，因此，雙方皆拉攏盛世才。盛世才卻胸有成竹，不動聲色向省城回師。此時金樹仁反攻省城已有成功可能，盛世才得到消息，立即向金軍開火，佔領要地「一砲成功」。金樹仁得到盛世才也倒了戈的消息，知道大勢已去，乃倉皇出走。

反金各派人士在金樹仁正式逃亡後，召開大會推定劉文龍爲省主席，廢除邊防督辦職務，改推東北義勇軍退到新疆的第二旅旅長鄭潤成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鄭潤成因爲自己是東北人，並非新疆籍，所統率的又全是客軍，不願出任此職，堅不肯就。

此時盛世才已經進城，所部佈滿要道，確實掌握了迪化，使一羣「革命者」無可選擇，祇好改推盛世才，仍恢復新疆邊防督辦的名義。距離盛世才隻身入新，尚不到兩年時間，竄起之快，在民國史很少其匹。

假外力自重聯蘇 用特務手段治新

盛世才雖然如願以償當了新疆邊防督辦，但局面並未平定，外面有馬仲英及伊犂鎭守使張培元與之對峙；內有一羣參加「革命」的人暗中反對。到了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張培元，馬仲英兩部配合進攻盛世才，張培元發動在先，盛世才祇顧派部隊去迎戰張培元，卻被馬仲英乘虛將迪化包圍。由於迪化城高池深，馬仲英無法攻下，但盛世才也沒有辦法能趕走馬仲英。於是，轉而向蘇聯求援。史達林與伏羅希洛夫商量後，派了五千紅軍逕開迪化，一戰擊潰馬仲英，解了迪化之圍。從此，盛世才一面倒向蘇聯，揭櫫反帝親蘇的六大政策，新疆也成了中國治下的最特殊區域。中國政府在國內致力勦共，新疆卻公開容共，中共人員在新疆可以公開活動。

盛世才在新疆立定腳跟後，開始實行鐵腕統治，建立特務系統。盛世才的特務制度，據一位身受其害的朋友形容，是集合了明代的廠衞，蘇聯的格別烏，德國的蓋世太保，日本的憲兵隊，加上中國衙門的衙役，融滙於一爐，犯人一入其手，慘酷是不能想像的。

盛世才治理新疆十二年，一般估計所殺的人不會少於十二萬；至於被囚的人數，更不能統計，凡是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祇要他力所能及的，沒有一個不才入過監獄。以後大家所熟知的有名人物，如以後被中共害死的新疆省主席麥斯武德，曾在中共統治時期任過新疆省主席的鮑爾汗，艾沙，仲敏，賈尼木汗；至於漢人，凡是到過新疆的更是什九不免。因爲當時監獄在西營子，一羣犯人皆稱爲「西大」，同犯自稱「西大同學」，凡在新疆居留過的漢人，不是「西大同學」的很少。

心狠手辣殘酷無比 朝秦暮楚忽左忽右

盛世才治新十二年，把軍政高級人員誅鋤殆盡，罪名更是信手拈來，因時因地變更。例如正在親蘇時，凡是犯人皆冠以托匪（托洛斯基），到了向右轉之後，犯人又變成日本法西斯；最後向中央輸誠，犯人又變成共產黨，實際上以共產黨罪名被殺的，頗多國民黨工作人員。

據盛世才說，治理新疆期間，前後發現六次陰謀，實際上也就是六次大屠殺。其中最大規模的一次，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次大案，這次事件起因於盛世才的四弟擔任旅長的盛世騏被殺所引起。盛世騏是蘇聯紅軍大學學生，其妻陳秀英則是蘇共青年團員，盛世騏在家中突然被刺，盛世才指陳秀英爲兇手，指爲蘇聯與中共所主使，大舉逮捕嫌疑犯六百多人，最後殺了八十人，其中就有八路軍駐新辦事處長徐杰（陳潭秋），新疆省政府財政廳長周彬（毛澤民），新疆學院院長林基路等一羣共黨在新要角。

這次陰謀很多人皆不相信，因爲蘇聯當時被德國打得節節敗退，自顧不暇，哪有精神再來顚覆盛世才。不過是盛世才眼見蘇聯將倒，要向中央輸誠，拿這一批人開刀作爲禮物而已。

盛世才爲人與毛澤東相似之處頗多，第一是狠，無論對任何人皆無感情，一旦利用價值過去，隨時置之死地而不惜。第二，兩人皆反覆無常，不但在國內朝秦暮楚，最後也都叛了蘇聯。盛世才本身還是聯共的黨員，所以在狄托叛蘇後，有人指盛世才是第一世狄托，狄托祇是第二世盛世才。其人竟然能終老台灣，眞是天沒有眼。

廣州兩次大型武鬥紀實

薩赤

廣州西村對岸，有個名喚松洲崗的小島，島的東南角建了一間華僑投資的糖廠——「廣州華僑糖廠」，所謂「七·二一事件」，就是發生在這裏。

一九六七年夏，由中共毛林集團一手製造、策劃的結果，廣州市的學生，工人和全大陸各地一樣，都已分成互相對峙的兩大政治派系，即在工人中的「總派」（包括產業工人的「地總」、「紅總」；鐵路工人的「春雷」）農民中的「郊貧聯」，學生中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簡稱「主義兵」）聯成一派。與他們相對峙的是：工人中的「工聯」、「紅旗工人」、「八一戰鬥兵團」，鐵路工人中的「廣鐵總司」，農民中的「紅農友」，學生中的「紅司」、「三司」、「新一司」等。一般習慣稱呼前者為「總派」，後者為「旗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廣州華僑糖廠紅旗工人的成員在廠外圍牆上張貼中共號召「四大」的大字報及標語，大字報的內容當然是不受總派歡迎的，但是總派的成員又不敢當面干涉，怕的是旗派成員指其為「妨碍『四大』自由」又以大字報指責一番。於是，心生一計，跑到附近村落中，找來幾個「郊貧聯」成員的子弟，都是些十三四歲的小孩，指令這些小孩上前把剛張貼的大字報撕下，紅旗工人的成員即起而糾纏。這時，早已埋伏四週的總派成員蜂湧而至，說是紅旗成員毆打小孩，把這幾個紅旗成員痛打一頓之後，馬上將事態擴大，包圍紅旗總部，加以搗毀，四出毆打紅旗成員。最後紅旗成員祇好退守辦公大樓頂層。

總派成員沒有放鬆，相反糾集附近郊貧聯等成員將該大樓團團圍住，並切斷水源，實行斷糧、斷水、斷通訊。至此，紅旗成員已經死二人，傷多人了。

七月二十一日，外界得悉這個情況，於是，由廣州體育學院動員的旗派成員——「紅體兵」前往支援。援軍由水陸二路前往，水路由南海沙貝乘木艇渡江前往。在江中，即被總派發覺，於是駛出電船一艘，將紅體兵二艘木艇撞碎，紅體兵即跳水，企圖游泳過江，但電船即四面截擊，用長矛刺傷游泳中的紅體兵成員二人，水路增援遂告失敗。

陸路增援約八十人，分乘卡車二輛從西村前往。但總派成員事先在西村公路、西村電廠附近設置重重路障，打手躲在西村發電廠圍牆之內，「紅體兵」成員車遇路障，不得不停。於是總派打手即蜂湧而出，就在西村公路展開一場浴血大混戰。

後來旗派援軍紛紛而至，卒告衝過西村電廠，再渡河衝入華僑糖廠，救出被圍的旗派成員。

七·二一事件是廣州大型武鬥的第一宗，但當時雙方使用的還祇是匕首長矛。至於以後發展到雙方使用手槍、步槍、衝鋒槍、輕重機關槍、十三糎機關炮、迫擊炮、六〇炮、甚而至裝甲車、炮艇等則是後話。

七·二一事件之後，旗派一方面因書面報告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另一方面準備於越秀山運動場召開大會，作為追悼死難的旗派成員，並向總派提出抗議。大會訂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召開，

廣東特產「香」

香雲紗廣東俗稱為「黑膠綢」，但它的質料既非紗亦非膠，它是用純正蠶絲所織成的，是廣東有名的特產之一。

它的優點是涼爽，容易洗滌快乾無需漿熨，顏色油黑光亮，穿着舒適大方。因此很受仕農工商各界男女所愛好，在抗日前後時期成為夏季最時興的一種名貴衣料，當時婦女們作客讌飲穿上一套「香雲紗」，是感到非常排場體面的；外省人士若到廣東來時，香雲紗也是必購的物品之一，它是一種餽贈親友而極受歡迎的禮物。

「香雲紗」這一產品的形成據說是非常偶然的，大家都知道南（海）、番（禺）、順（德）是以桑基魚塘出名的，他們利用塘基種桑養蠶，又利用蠶屎作為養魚飼料，而蠶屎不但為魚兒所愛食且養出來的魚又肥又快大，因而生息富裕成為魚米之鄉，婦女們多數養蠶兼織布，而所織布除自用外，多餘的才在市集出售。

初時農民只是用「茨莨」（一種屬於茄科植物的莖）加以染色，其作用是既可防水又堪垢污，經過「茨莨」染後成為褐紅色的，稱之為「茨莨布」。

有一次一個農民到泥塘中去挖藕時，不慎把一套茨莨衫沾滿污泥，事後將污泥洗去，卻發現一套「茨莨衫」，已變成光亮油黑，比先前的褐紅色漂亮而大方，這一偶然的發現，於是就變成了廣東特產而顯譽中外的「香雲紗」！

這不過是絲、茨莨、與泥漿混合而起化學作用而形成吧了，其它地區也可以如法泡製，怎可以稱為廣東特產，為廣東獨佔榮譽呢？

但妙就妙在這裏，這種榮譽是任何其它地區所無法獲得與搶走的，其原因就是其它地區土質與茨莨起不了這個化學作用。而這種泥質也並非廣東任何地區的土質有這種性能，而僅僅是南海縣的某一個鄉（筆者已忘記其地名）。

在抗日時期日本鬼佔領廣州時，羅蔔頭也很欣賞廣東「香雲紗」，曾在廣州僱請幾名生產「香雲紗」技工到日本，希圖三島也能出產。但就是由於日本泥質不爭氣，不能如願以償。後來曾派過兩次船來廣東運泥，可是由於成本過高而

怎知又一場早有預謀的更大規模、慘絕人寰的屠殺正等待着他們。

當日下午二時，到越秀山開大會的旗派成員正列隊經過吉祥路——進入越秀山運動場的唯一大路，到中山紀念堂前，遭到從中山紀念堂擲出的驟雨般的石塊襲擊！原來「主義兵」在中山紀念堂集結了數千人，準備了幾十噸碎石碎磚，個個頭戴「解放軍」的鋼盔，腰佩「解放軍」的槍尾刺刀，準備大肆屠殺。

由於事出倉促，完全沒有準備武鬬的紅旗成員，在已有多人被石擊傷的情況下，祇好停止前進。用電話報告廣州警備區司令部要求制止。事隔一個小時「警司」毫無反應，雖然離出事地點祇不過三公里，仍未見有一個人到來處理。決定直接派出代表四人乘車前往沙河，一個值班參謀接見代表之後祇講了一句話：「大家都是羣眾組織，你們不要打嘛」。代表不得要領，祇好回吉祥路傳達。那時是下午三時半，旗派亦已組織好戰鬬力量，於是就由戰鬬人員先行，準備衝過中山紀念堂；就在中山紀念堂與「廣東省政府」前的一段路上展開了大血戰。四時十分，在旗派的紅體兵和廣州兵團成員帶領之下，越過中山紀念堂空地的欄杆衝入草坪，主義兵即退入中山紀念堂內。旗派繼續衝擊，正待一鼓作氣，攻入中山紀念堂時，「廣老譚」的兵乘軍車到了，首先他們命令旗派人員後退五十公尺，他們（約有二千多人）開進這緩衝地帶，然後排成兩道人牆，把主義兵夾在中間，離開中山紀念堂。主義兵在他們保護之下，手舞足蹈，談笑風生，神態自若地離開了。那時是五時半。

旗派馬上派人進入中山紀念堂內巡視，在走廊發現旗派俘虜二十二人，均已被毒打至殘廢。巡視至地窖時，駭然發現有四男一女被大字型縛在牆上，身上滿佈匕首，眼睛被挖。原來那些以中共高級幹部、高級軍官子弟為核心，以「紅五類」子弟組成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居然以活生生的人作為他們飛刀的活靶。那五個人雖然是死了，但血還在流，手指、腳趾還有彈力，證明是大血戰時被他們拖入地窖加以殘殺的。

事後驗傷，旗派中發現一部份傷員身中五公厘强力風槍子彈，甚至八公厘運動員用小口徑運動步槍子彈，正是主義兵首先在武鬬中使用槍械。

人們不禁要問，主義兵從那裏獲得幾千頂「解放軍」鋼盔？幾千把「解放軍」刺刀？為什麼在二小時內能準備的幾十噸碎石碎磚？據附近居民說，這些磚石是十二時半至一時有十多部沒有車牌的草綠色大卡車卸下的。這些車又是誰的呢？

最發人深思的是：旗派早已於二時十分用電話向廣州警備區司令部報告可能發生大型武鬬流血事件的情況，而警司置若罔聞；三時，又派出四位代表前往警司當面報告，也不得要領。直到五時，紅旗成員被迫攻入中山紀念堂，主義兵正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時，警司又能行動迅速地調集二千餘廣譚兵替主義兵解圍，還於事後指責旗派成員圍攻主義兵，說是他們親眼看見的云云。

七・二一，七・二三事件就是揭開了以後兩派你死我活大武鬬的序幕。我深信，這些敵對情緒絕不會在高壓政策和分離政策之下消滅的。

落衰的「絲

·鋒尖·

使蘿蔔頭好夢成空了。

但對於該塘泥與茨莨含有什麼質素以及如何發生化學作用，可惜對這個問題到目前都沒有專人加以深入研究，若果能夠使「香雲紗」單調的黑色素，能變為各種鮮艷的色素時，那會更得到人民的喜愛的。

廣州市生產「香雲紗」的工廠在全盛時期，大小廠戶約百多家，織機千部，職工達二、三千人，比較大規模與有名的有裕德、蘇艮記等廠戶。但生產設備都是十分古老落後，全部都是手織提花木機，操作與手機織布相同，只不過在機頂按有一個花箱，箱中裝着需要織成的花款圖案，這些圖案是用硬紙皮根據圖案線條鑿出許多窿孔，以便操縱經緯線上落而織成凹凸不同的花式。

在布疋織成後第二步就是浸「茨莨」水，把茨莨（搗碎更好）放在大鍋加水煑滾使茨莨汁溶解，（因冷水是不能使「茨莨汁」溶解的），煑滾後裝入大木桶然後把布疋放入浸透，拿起涼乾再浸，如是泡製次數愈多愈好，最好有三、四十次以上，但一般因為工夫過於麻煩，產量太少，因此一般商品只有三五次至多十次八次而已。在浸完「茨莨」水之後即變成褐紅色稱之為茨莨布，（這種茨莨布以前是漁民最喜愛的因它可以防水）。

跟着第三個過程就是掃泥，將茨莨布舖在地將塘泥漿用大掃把由頭至尾，使布身全部蓋上泥漿，待乾後將污泥洗去。即變成油黑光亮的「香雲紗」了。但這尚未算會後完成，最後還要進行「打霧」，因為這樣的布身是硬而不柔，所以還要舖在地下在晚上打打露水，經過打了露水之後，布身才顯得柔軟，大功才告完成。

對於品質優劣的分別，除本身的絲質外，主要就是浸「茨莨水」次數與時間長短，但「香雲紗」另一個特點是不怕汗水醃，經多次汗水浸蝕之後，其質地會更加柔軟更加光亮。

大陸陷共後，經過毛共各種政治運動的摧殘，廣州市剩下來的十幾家小廠也被先後所生吞了，大陸人民在毛共「只要核子不要褲子」的暴政下，不要說穿絲着綢，連粗布每人每年也僅有八尺，更何況被列為名貴奢侈品的「香雲紗」，有誰又敢穿着呢？因此也就很少生產了，雖有極少量的生產，那也是輸出東南亞去吸收僑滙之外，其餘的都轉作生產其它絲織品以供出口換取外滙了。

大陸知識分子的命運概觀【下】

西北望

五、從「審幹」到「肅反」

（一）清查胡風分子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一經公佈，在各地黨委的佈置下，各階層立即掀起一個史無前例的聲討狂潮。究竟，這幾批「材料」是些什麼貨色呢？一、胡風十年來同一些青年作家的來往信件中的某些斷章取義的片段（或零星字句），內容絕大多數是關於當時文藝界的一些動態的觀感。二、在觀感中偶或涉及一些當時較爲「吃香」的作家，如茅盾、田漢、丁玲、馮雪峰、何其芳、林默涵等人；在提到他們時，間或用些不夠尊重的代號，如泛稱爲「馬掛」們或「市儈」們，稱丁爲「鳳姐」，稱馮爲「二馬」，稱林爲「雙木」之類。行文中固難無一些基於私人恩怨而發的牢騷，但也有不少是爲了行文的風趣。三、有些地方論及筆戰的策畧，認爲浮躁不如沉着，能採取橡皮包鋼鞭的方式更好，等等。四、最狂妄的也不過是一兩處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稱爲「圖騰式小冊子」，但還認爲只能「順」而不能「碰」。——其中，根本就很少涉及政治，偶或有所涉及，充其量也只局限於思想認識的範圍，未必算得上什麼行動；竟就這麼據以定讞，別說胡風本人，凡是稍有認識之士，也難心折。但既全面佈置下來，誰能置身度外？於是，胡適、胡風混淆不清，「胡風是胡適的作風」，乃至「胡風是胡適的兄弟」之類笑話，不只在工農羣眾中到處出現，就在知識分子羣中也不少見。

緊接着聲討的高潮，文化教育界進一步展開了清查胡風集團分子並揭發和批判其罪行的運動。於是，各單位中凡對文藝稍有興趣的人士，不管曾否讀過胡風的作品，甚至從未聽過胡風這個名字的，都成爲被懷疑的對象。經過了反覆學習和深入發掘，凡是與胡風有過文字因緣的，一個個像過街老鼠，都揪了出來，絕大多數榮獲「胡風分子」的雅號——不用說，這個雅號自然是「反革命分子」的同義語了！

（二）不計成本的「審幹」

接着，「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忠誠老實」的社論，號召所有幹部徹底向黨交代本身歷史——於是，一個尖銳複雜的「審幹」運動全面展開了。

在一年來批判兩胡（胡適、胡風）思想及聲討胡風集團頻繁緊接的政治學習的基礎上，又着重結合實際學習了這篇社論；然後，所有幹部都要再寫（按：誰都寫過好幾次了）兩份力求詳盡的自傳，認眞細填幾份複雜的「審幹」表格。表格的內容主要是個人經歷明細表。（要求自八歲開始，把逐年在何地何處作何工作，連同各個有關證明人及其現址，一一列明。）在此同時，各地區抽調大批歷史清白、年輕可靠的「外調」幹部（大多是準備吸收入黨的青年團員）集中受訓，然後分片包工，每人負責，核對幾個幹部的資料，不計遠近、開銷，分赴大陸各地進行調查。爲了查明某一幹部的史實，據稱有的遍達東南西北，每人花銷竟達數千元之巨。「外調」人員到達某一單位，接受調查人士就得暫時放下工作，認眞答覆訊問，並將所答內容寫成書面，簽名以示負責。接受調查對象並不僅限表列的證明人，凡稍有線索牽涉到的各方人等，都是被訪問之列。比如，證明人在答覆訊問時總會提到有關的張三、李四，則張三、李四也必將成爲訪問對象。因而，每一幹部的「外調材料」，多的盈尺，少的也不下數寸；這些，就是「肅反」線索的主要根據。

（三）「肅反」和「肅反補課」

一切都籌備就緒了，各地區就分別按各行業性質，先後把所有幹部集中起來進行「肅反」學習。時間大約兩個月。學習期間，一律內宿，嚴格地生活在指定的範圍內。不過開頭階段還容許晚飯後在休息時間內有限度地自由外出。（所謂有限度，是(1)必須有三個人以上始終在一起，(2)不能訪問任何親友。(3)經基層領導同意。）及至進入「政策學習」，就完全和社會隔絕了。至於伙食，卻很出人意外，特別講究營養，不只質好，而且量多，實是大多數人從未這麼經常享受過的。可是，當運動漸趨高潮時，多少山珍海味根本就白白糟蹋了，在沉重的心緒下，什麼珍饈都難以入口，豈但味同嚼蠟而已！

學習開始，再度深入討論「必須忠誠老實」這一社論及有關文件。接着，就是「政策學習」。基本內容主要有二：(1)強調「坦白從寬」及其具體措施，——最好是主動交代問題，但「被動」也算「坦白」，乃至在材料當前終於坦率承認仍然可算「坦白」，不咎既往或從輕處理。(2)中共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界說的決定——大致是：國民黨的區分部委員以上；三青團的分隊長以上；軍的連長以上；警的巡官以上；中統、軍統的特務人員或憲兵等等，都算「歷史反革命」。

學了「政策」，就配置「重點」分成小小組進行互相幫助，從而交代問題。每一小小組大致五至七人之度，都有一個「重點」對象，一兩個「次點」；其餘的是歷史清白或基本清白的所謂「積極分子」，由領導（核心組的基層人員）直接掌握，從中起「積極」作用。他們，經常接受佈置，共同究研策畧和方式，以期更有效地對重點對象進行「啓發」和「幫助」。所謂啓發、幫助云者，就是從各自的「外調材料」中紬繹脈絡，找出線索來進行追究，不厭其煩地非把你纏得心煩腦脹不可。

一般是再三强調早就掌握了充分材料，不坦白不行；爲了前途，主動坦白總比繼續隱瞞的好。萬一確有什麼問題還隱蔽在心，實也很難經受這種永無休止的精神威脅；加上大會、小會頻仍結合，擇點寬赦幾個作爲典型示範。際此情勢，你還能「頑固」下去，拒不交代麼？

交代問題，並不强求公開暴露，只要寫成書面，經過審查認可就得。但要獲得認可，總須一再補充，反覆交代。儘管「外調材料」非常「充分」，但一來領導總希望能發掘到一些「遺漏」；二來雙方的「材料」難免會有一些枝節出入；尤其三來在交代問題中偶或出現一些「破綻」，更不會輕易放過。因而，那些經不起「考驗」的，往往是過不了補充這一關！據日後所透露的「檢討」：這次的「肅反」，基本傾向是「右傾」的，主要是「肅」的不夠徹底，而且處分也過於「寬大」。於是一九五七年結合「反右」鬪爭再擇點進行了一次「肅反補課」；方式大同小異，稍有問題即送勞動教養。

（四）從「鳴放」到「反右」

「肅反」一結束，誰都鬆了一大口氣，確有一種「卸下包袱，輕裝前進」的情緒。特別是那些歷史不大「清白」，思想負擔沉重的人，一經澄清了政治身分，無不吐氣揚眉起來，思想格外開朗。他們，素來在「思想包袱」的重壓下，大多有强烈的自卑感，一切只有逆來順受，連話都不大敢說；如今，不只挺直了腰肢，連牢騷、怨言也敢發洩一些了。

接着，連續發生了對知識分子命運具有根本影響的幾宗大事：一是蘇聯的反對「個人崇拜」；二是貫徹周恩來的「知識分子政策」的報告；三是工資改革；四是同南斯拉夫修好；特別是五，波蘭的反蘇，尤其是匈牙利的「反革命復辟」事件。這些，有機聯繫地促成了一九五七年的藉「大鳴大放」而展開的「反右鬪爭」。

要闡明其來龍去脈，限於篇幅，只好另寫專文，這裏不能備述。總之，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明主」自稱爲「陽謀」的大圈套。首先，在一九五六年强調提出「百家爭鳴」和「百花齊放」的「兩百」方針，號召文化藝術界來一個爭妍鬪艷。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接續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都是聽取「明主」的專題報告。前者是「怎樣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後者是其姐妹篇「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接着，從各大省市到各縣鎮都先後層層召開了「宣工會議」以佈置「鳴放」，都由黨委第一書記親自主持。省市首先舉行以資推動；與會代表由各所屬地區黨委邀請，應邀者大多是一時受寵若驚的「賈誼之徒」。會議主要是傳達上述那兩個「明主」的「講話」的錄音記錄（注意：規定只可用耳聽，不能用筆錄），然後結合漫談進行初步「鳴放」。

會後，代表們趾高氣揚地啣命歸來，帶頭在各地區的「鳴放」運動中起推動作用——也就因此，可憐，他們絕大多數成爲「反右」的試點對象和第一批「右派分子」。

根據指示，這次的「大鳴大放」，目的在於「幫助黨整風」，反對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和本位主義；只要同這「三害」有關的情況和材料，要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强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鳴放」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是：(1)各種座談會，由各級領導分門別類層層召開，大小、次數不等；(2)大字報、小字報，體裁形式不拘，漫畫、詩詞等也有；(3)在報刊或專刊上發表文章；(4)由黨委佈置召開鳴放大會，鼓勵踴躍登壇發言。所有材料，整風核心組特設專職人員認眞抄存、記錄、歸檔。

還須附帶提到，名義上是「鼓勵」「鳴放」，實際卻是强逼。例如，不少單位規定，每人最少要寫大字報一百張以上，並且一再提高最低限額；寫得少的要挨批評。爲此，甚至不止一次規定通宵達旦集中在一起寫，寫不出也要努力搜索枯腸。同樣，在頻仍召開的座談會上，也總是連催帶逼地要你徹底「羅掘」、「無中生有」來發言；甚至再三啓發你向那些方面開火！

配合各地的「宣工會議」，大陸各大小報刊特地提供了大量篇幅以發表「鳴放」材料和有關報導；其中以上海的「文滙報」最爲活躍。一時漫山遍野，都是「毒草」；「牛鬼蛇神」，紛紛出籠。按照「陽謀」的策劃，引蛇出洞，一月爲期，期滿反擊。至此，風頭急轉，「人民日報」照例刊出「明主」執筆的一篇不署名的社論：「文滙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於是，轟轟烈烈的「反右鬪爭」從而展開了。

這裏沒有可能詳述「反右」的具體過程；但必須指出，一切措施都是預謀中所設計的手段。誰是「右派」，早在「宣工會議」召開以前就已經通過「排隊」確定清楚了，然後通過「鳴放」來羅掘各自的材料。

事實表明，第一批的「右派分子」都是「頑固」和「狡猾」的，大多要經過百幾十場的鬪爭方得勉强過關，而且死不認「罪」的大有其人。因爲認罪並不是認了就算，問題在於要你徹底交代原就沒此念頭的「反黨」意圖！由於前車之鑑，後來一批批的「右派」都「老實」得多了；誰都知道，爲了過關，遲早總得低頭認罪，與其多捱幾場鬪爭，不如先認的好：於是，大多還在鬪爭別人時候，早就預先把自我批判的材料編造好了！

根據指示：不能在工農羣眾中「反右」；因而，被揪出來的「右派分子」，除了少數是資本家之外，其餘都是知識分子，而且絕大多數是在「肅反」後卸下思想包袱，方才挺直腰肢之輩。按一個相當微妙的標準分爲五種類型，第一、二類清洗並送勞動教養；第三類保留職位，送農村監督勞動；第四、五類降職降薪，留職考驗或處理退職。

× × × ×

「反右鬪爭」固然是知識分子一場大浩刼，但「明主」在他們心目中原來那種崇高的威望完全改觀了，從而日益離心離德起來，這個損失更加無可估量。此後，再經「反右傾」等運動，特別是近年的「文化大革命」，誰都更加灰心消極了。關於後者，固然限於篇幅，也因關涉方面過於紛繁，體例難以統一，只好另待專文再行論述。

斥向共產黨投降的「談判」論者

古鶴翔

最近聯合國秘書長宇丹繼續發表其荒謬的談話，主張准許中共加入聯合國。宇丹不停地奔跑、遊說，希望以「談判」來解決共產黨的侵略問題，他一直就要求自由世界向共產黨投降，他認爲這就是「和平」。

其實宇丹的主張，根本就行不通。如果和共黨「談判」可以解決國際問題，可以使世界獲得「和平」的話，爲什麼宇丹不首先向他自己的國家——緬甸政府建議停止剿滅緬共的軍事行動呢？爲什麼緬甸政府不和緬共「談判」呢？爲什麼緬甸政府不向緬共投降呢？

近來國際姑息主義的氣氛日趨濃厚，不少人對「義」和「利」的觀念已不再區分了。他們把强權視爲公理，他們畏强欺弱，他們看見流氓無理地毆打小孩子時，必喝令小孩子向流氓下跪、認錯，他們以爲這就是「和平」！他們不但不協助小孩，倘若有人想協助被欺凌的小孩子，他們反而指責這善良的行爲是「破壞和平」！

他們從來不敢叫共產黨不要侵略南越，更不敢叫蘇聯退出捷克，他們只會千方百計地打擊南越，柬埔寨政府，以至尼克遜總統。

一句話：：這種人比共產黨更可惡！究竟和共產黨「談判」有什麼好處？請看歷史事實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民主國家和蘇聯「談判」，結果談出德蘇條約來，於是希特拉擊敗了法國。跟着蘇聯被希特拉進攻，斯大林哀求與英美「合作」，在美國的大力支援下，蘇聯轉危爲安了。蘇聯的「百科全書」也曾稱許美國的援助，可是不久，蘇聯在再版的「百科全書」中就攻擊美國的援助是「侵略」了。

美蘇曾協議過建立和平民主的世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告結束，蘇聯已鯨吞了東歐。在亞洲，蘇聯又利用美蘇的協議，吞噬了北韓和滿洲，製造出毛澤東政權。

在中國，毛澤東更善於利用「協定」來擴展了！

遠在抗戰以前，毛澤東即喊出「統一戰線」這愛國抗日的口號。其後他利用蔣委員長及中國人民愛國的熱情，將第八路軍發展起來，壯大了共黨的實力。日本投降以後，毛澤東更利用蘇聯，利用美國的調停，利用蔣總統及中國人民愛好和平的心理而竊據了中國大陸，「和談」爲毛澤東鋪平了竊據中國大陸的坦途。毛共在竊據中國大陸以前，許諾給人民以自由、民主及幸福，可是他掌握政權以後，誰敢提一句自由民主和幸福？誰敢提出，誰就是「反革命」。

毛澤東曾宣稱有所謂「開明地主」，可是他一竊據大陸，就大鬭地主，大殺地主，至今連地主的子子孫孫都永世不得翻身，當然更沒有所謂「開明地主」這名詞了！

毛澤東曾宣稱「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他這口號瓦解了國軍的鬬志，可是不要說國民政府的高官於「起義」後備受摧殘，甚至曾任國軍士兵者，或者抗戰時的民族英雄，也被指爲「反革命」！

毛澤東曾讚揚「民族資產階級」，也曾稱許「小資產階級」，可是在不斷的「運動」中，有那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或者「小資產階級」分子可以免於鬬爭清算？連知識分子，也劃入資產階級隊伍中！筆者認識一位工程師，他姓陳名陀，曾被中共囚禁鬬爭了兩年。他唯一的罪名是：曾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爲政府修築公路。筆者還認識一位姓姚名雪的女孩子，她唯一的罪名是：曾在反動的天主教學校讀書，這女孩子也被囚禁鬬爭了兩年。

如果以上述標準來衡量，宇丹身爲「反動的聯合國秘書長」，若他落入毛澤東手中時，不被剝皮拆骨才怪！至於香港的居民，在毛共心目中，最少有百分九十以上要受到清算鬬爭。即使本港左派的頭頭和職工，也不能逃避！

對農民，毛澤東也將他們劃入「私有者」的隊伍，那仍然是要「改造」的對象。

然則，「工人階級」又如何？他們一樣要「改造」，因爲他們「受舊社會的壞影響」太深了。他們必須受毛澤東思想的「再教育」，直至他們能夠只做事，不喫飯，不睡覺爲止。

請看六月二十日文匯報第三版的報導：「工人們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鑽進十八米高，內徑只有一米寬的塔內，不怕氣悶，不怕高溫，連續苦戰一個多星期……」

毛澤東一再聲明「人民民主專政」，聲明「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而所謂「人民」，所謂「工人階級」的結局如斯。

我們遍觀中蘇共黨的諾言和協定，都成廢紙，爲什麼人們仍然幻想着和共黨「談判」呢？

我們對付國際共黨，特別是毛澤東共產黨的唯一方法是「實力」，決不是「談判」。

民主國家，自由人民必須奮起，必須團結，必須合作！我們必須重讀蘇洵的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强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荒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願談判論者、投降論者速讀蘇洵的「六國論」！

蹄聲劍影錄

話說李氏子的舅父，將他外甥怎樣領嘢的事向老翁陳述，那老翁傾聽完畢，便道：「你外甥既然三代單傳，我不能坐視不救，你外甥十天內不會死亡，回去立即不分日夜，水上乘船，陸上乘轎，火速兼程，送你外甥返回廣東，當你們船經梧州的鷄籠洲，那鷄鬼便會給鷄籠收服，你外甥便可平安無事，但他以後不可再來龍州。」那舅父感激老翁的指導，堅邀他到自己的店裏，以便酬謝厚資，但那老翁卻婉辭了，說是憐他的外甥三代單傳，故肯相救，非為金錢而來，說完飄然而去。那舅父也抱着一線希望，返回店裏，吩咐店務，帶了盤錢，立即動程，便一路雇船雇轎，日夜兼程，火速東歸。到了梧州還未滿十天，當船沿江東駛經鷄籠洲時，李氏子忽然掙扎幾下，就沉沉睡去，船到黃江口時始悠悠醒來，其病若失，呼飢索食，其舅父歡喜若狂，送他返回新會河村，但以後再不敢返回龍州。

在傳說中更為神妙，說那老翁告訴那舅父之後，轉身便不見了，大家都認為這是神仙下凡打救。所以，以後凡是廣東人在龍州中蠱，便趕快兼程東歸，每當船經鷄籠洲，鷄鬼便給鷄籠罩收了，人便平安無事。

蛋婦一棹一談，宛如天方夜談中的一千零一夜。把時間拖長了，苦悶也減少了，焦急的情緒也減低了。後來，那蛋婦倆也知非賣點力，才不會惹起我這個「大隻佬」爆火，便落力拍演，結果，在烟水蒼茫，暮色四合中，那小艇在海關人員招手下，才泊岸查關啦。

㈢飲了蛤蚧酒，闖入梧州的特察里

海關人員見我不是商人打扮，循例的一看行李便了事。這時，夜幕漸漸低垂，但華燈未上。又引起我趕程的念頭，在堤岸雇了一個挑伕，擔了一肩行李，由挑伕响導趕往柳州渡的碼頭，可惜遲來了一步，柳州渡已啓航了，要到明晨上午十時才有一班往柳州，徒呼荷荷。只得着挑伕把行李挑往旅店，當然挑伕要加索工資了。

到旅店安頓了行李，先去祭五臟廟，到附近酒家吃晚飯，坐下位來，跑堂忙上來招呼，見我不是廣西公務員的裝束，（桂省向以樸素見稱，抗戰期間，公務員一律黑斜布或藍斜布中山裝，戴軍帽，但沒有掛橫直皮帶，穿草鞋或穿布面軟底鞋，我穿的是皮鞋，已誌明並非土著了。）當然是外來客，可能是大主顧，便向我吹噓本酒樓的名菜，也是梧州最特色的菜：紙包鷄、肉餅蒸蛤蚧、豆腐渣滾湯。紙包鷄這味菜，原不是梧州所獨有，戰前在廣州也有幾家酒家巧手妙製，但不及梧州的得法，梧州製的紙包鷄，香味濃郁而不肥膩，鮮美可口。

蛤蚧，兩廣人叫牠做蛇，四腳，長尾，皮如蛇皮，斑黑而客雜有黃、白斑點，屬蜥蜴類，為廣西的特產，尤其廣西橫縣的產量較多，在藥物而言，也屬最為上乘。蛤蚧為滋陰補腎的藥，雌雄相交，可以持久不倦，為壯陽劑，但功效全在尾部，供藥物者需晒乾，故在晒製的時候，特別小心，不要弄斷了尾部。梧州酒家特製的肉餅蒸蛤蚧，用的蛤蚧是活的而不是晒乾的。因蛤蚧捕捉後，除了製晒大部份之外，仍有一部份活的運到梧州外銷，所以梧州成了蛤蚧的集散地；因此可以用鮮蛤蚧巧製為饌，作為招徠的名菜，且泡製得法絕無膻腥的味道。基於上述的特產原因，只此一處，并無別的可仿，眞是梧州的特製了。

豆腐，在中國可以說地無分南北，不論通都大邑，不論窮鄉僻壤，有得製，有得賣。但一般製豆腐的，只取豆漿，不要豆渣，那些豆腐渣都是拿來作養豬的飼料。但在梧州卻能賤物利用，人棄我取，人家不要的東西，他卻能巧製為成上品，不能不使人撫掌稱讚。梧州的豆腐渣湯，鮮美甘濃，絕無異味，但這種湯亦屬梧州的特製，也是只此一處，別無他地。當時我曾問跑堂怎的製法，能把賤物弄成美點，他卻搖首說是不知，諉稱是大廚師的秘製，大概是秘而不宣了。

為了好奇嘗試，三味特製菜都點齊了，還取杯蛤蚧酒，自斟自酌，面對西江，青山隱隱，碧水悠悠，其時華燈初上，金風吹襟，引人逸興，一杯落肚，更覺飄然。飯後，忖以明日柳州船是否確在十時啓行，在何處購船票？不如趁此時光，往柳州船碼頭查個清楚，找了酒帳，走出酒家，乘着微熏酒意，信步踱去。但適才間是由挑伕引導赴柳州碼頭，現在印象模糊，到了堤畔，不明所在，只好沿那堤岸，朝上游尋去。到了一處，似百船雲集，又似曹孟德在赤壁扎營，船船連環，絡繹排列，縱橫成區，卻是一列一列的船頭對船頭，大有望宇對衡之勢，中間鋪板，形成一條長長的甬道。但那連環船似船非艇，有點像廣東的紫洞艇，濶敞而高，有點像水上木屋，眞是浮家泛宅了。區內燈火輝煌，殊有吸引魔力。這時，不知酒後豪氣，抑是好奇心起，便闖亂進，初時還不覺什麼，但越入越奇，越覺不對瞄頭。原來，坐在像船似屋裏面的都是女性，一兩個像廣東的「媽姐」裝束，其餘的都是庸脂俗粉，濃粧打扮，有的身穿褻服，有的雖穿旗袍，但大紅大綠，看起來很不順眼。再走入一條橫的甬道，裏面的人，對我有點留意，再走幾步，忽然跑出一個「媽姐」裝束的中年婦人，把我一拉住嬉皮笑臉說：「先生！汝沒來很久了，我家姑娘想得汝要命。」把我嚇得一跳，什麼酒意都嚇醒了，擺脫她的手，掉頭便走，誠恐有「捉黃腳鷄」或「劏死牛」的出現，一口氣跑上碼頭，才敢停腳。可是「驚魂」甫定，又給人拍一拍膊頭，直教我又一跳，回頭一望，原來是我以前在新會做事時所認識的一位烟絲店老板，作訕笑狀的對我說：「身為官員，竟去特察里！」我摸不着頭腦問他道：「什麼特察里？」他揶笑道：「汝不要扮懵了，和特察里的『老舉』溫存一番才跑上來，以為人不知鬼不覺，怎知黃雀在後，跑上碼頭便給我捉到，別再想否認了。」

（四）

看電影有感

賣油郎和賣油婆一生別無所好，既不賭博，也不跳舞，連紙烟也不會抽；唯一的嗜好就是看電影，每遇有新片上演，不論是英語片、日語片，只要有中文字幕，一律照看如儀。至於國語片則更不必說，絕不會讓它「走雞」的。這習慣雖然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可惜，今後很難繼續了。原因是荷李活的影片一味靠「脫」，除肉之外一無可睇，而女人的肉體在刊物上、畫報上、沙灘上見得太多了，有什麼好看？據說天體營裏面的男女，彼此相見，完全無動於衷，從沒有發生過「劍拔弩張」的怪現象；此無他，「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由於一味靠「脫」不足以號召觀眾，所以連二十年前的老骨董都推出了，如「亂世佳人」、「戰地鐘聲」之類；而掛了商標的米高梅更弄得連道具都要拍賣。可見鬼佬們對電影事業的沒落確已挽救無術了。

不久之前，看到由日本大作家川端康成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名著改編的「伊豆舞娘」，故事雖很簡單，但美得像一首散文詩，女主角內藤洋子演來自然純樸，尤其得人好感。可惜由於故事性不強，沒有曲折離奇變化，男女主角間的愛，表現得過於含蓄，所以賣座奇慘，不受本港觀眾歡迎。

另一方面，國語片卻是一枝獨秀，有所謂百萬導演、百萬小生之輩紛紛出現，其內容除了殘忍、離奇之外，便得一個「怪」字，一個俠士聳身一躍，可以跳幾十丈高；還可以像飛機一樣平身橫飛！西洋人研究飛行幾十年，連月球都能上去，只是還不會「空中飛人」，這一招硬是「東風壓倒西風」替中國人爭了一口氣。中國的導演們不知在什麼山什麼洞什麼老祖那裏，學來一手「怪光」，其方法是遇到敵人，拔出寶劍且不斷殺，只是用劍身的平面對準敵人，用劍光來照射他，往往能把頑強的對手照得頭昏眼花，因而殺敵致果。據說外國人研究「死光」多年，還未能在戰場上使用，原來我們的大導演早已掌握了。賣油郎以為荷李活的大亨們非派人來港台電影界「留學」不可，連日本的黑澤明也不例外，如果他們能把「空中飛人」、「怪光」這些絕招學兩手回去，包管他們也能出無數千萬導演千萬小生也。正是：

一、難民個個盡新衣，粉底靴鞋不踏泥；
更有一椿可笑處，凌空一躍與天齊。

二、座頭市共用心棒，西部神槍數施恩；
若與國俠爭勝負，管教個個命歸陰。

三、輕功蓋世氣功強，
摘取人頭如探囊；
可惜當年中日戰，
大俠個個全留北。

從兩封來信說起

我是懶於寫信的，尤其是靠搖筆桿維持生活以後，對於離別了的朋友，多是疏於問候，來信自然少了。可是近日突然收到兩封信，引起了我的莫大感觸。

第一封是一位赴美未滿二年的老朋友寄來的。他告訴我，抵美未滿五天就進製衣廠去出賣勞力。二年來的成績是自置了一幢花園洋樓，有車房、有小花園，室內設備全部電氣化。用他的話來說，這才可以稱得上「一天等於二十年」（他在大陸工作將近二十年，所有積蓄只等於現時的一天工資）。他說，他做夢也想不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能得到共產主義的享受」。我這位朋友並不是力大如牛的壯漢，他年紀比我大得多，該有四十多歲了，身體也比我孱弱得多，原是南方大學第一屆的學生，一直在省委某部門工作。曾記得我們在珠江鍛鍊游泳時，他總是遠遠地落在大夥的後頭，想不做像他這樣的體力，在美國竟能出賣，而且賣價不低。而我在此地賣文，所得只是一個吉。眞想走下街飲兩杯，發發「百無一用是文人」的牢騷。我曾想過轉賣文為賣力。可是在此地的官方以坦護資方為天職，像我牢騷這麼多的人，賣力的成績恐怕只是得饗幾根警棒而已。想買洋樓嗎？除了「投筆從賊」之外恐怕別無他途。就在我的牢騷將發未發之際，友人轉來一封大陸來信。這封來信也是我們那羣常在珠江中鍛鍊的朋友寄來的。他已被趕下鄉下。信中並不訴什麼苦，因為他是一個自尊心非常強的人，一向不願接受別人的幫助。可是這次，卻要求我們寄一些舊衣服和肝精、B十二針藥給他。他已患上了慢性肝炎。而他恰好又是我們一羣中游泳技術最好，力大如牛的壯漢。閱罷眞是令人百感交加。孱弱者的體力在美國，賣了兩年，所得是一幢花園洋樓。健壯者的體力在我們的祖國大陸，賣了兩年，結果賣出一個慢性肝炎來。這該也是「一天等於二十年」，一天勞動就耗盡二十年的精力吧！事實如是，能不令人欷歔不已。從大陸來的朋友，大概會有我相同的感受，對香港的很多事物都感到不滿，感到自己到處被人排擠。可是一回想到大陸的生活，這種不滿也就霍然而消。

我曾異常強烈地熱愛那一塊曾經哺育過我的土地，現在我依然同樣強烈地愛着那一塊祖國的土地。我對洋樓、汽車的追求慾並不強烈。如果在祖國的土地上我能像現在一樣自由生活，我甘願一輩子沒有洋樓、汽車。然而我並不愛肝炎的病菌。要以患上慢性肝炎作為在祖國土地上生活的代價，這就是我不得不離開自己祖國的原因，我相信這絕不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我同時代人的悲哀。在一羣患難朋友中，我的處境可說是「阿駝行路」，還是老毛說得對：「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發牢騷有何用？還是「放

心願

藍海文

當洪水流到腳下，
當炸彈落到身邊，

可是，火藥怎負得太重的壓迫？
填滿了喉嚨，總得有個限！

當反攻的號角吹響，
當兵臨城下，炮火連天，
當盼望的一刻到來的時候，
祖國啊，我就要將心願表達，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

不能忍的事 不能饒的人

我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人；也不是一個胸襟狹窄，睚眦必報的人。我生平只講原則，不重小節。尤其近廿年來，我對人事上的忍讓工夫，雖然尚未爐火純青，大體上我已能做到鬬、色、得「三戒」。凡與我相處日久，相知較深的朋友，都能承認我是一個不多事或好生是非的人。

但我在香港卻發過兩次「火」，這兩次「火」，都是因為對方觸犯了我的「原則」而燃燒起來的。

第一次約在一九五九年，我在一間救濟機構的職業訓練所任職，一個番鬼婆做監督，實際責任由我負。這個番鬼婆自認是「中國通」，她卻不把中國人當人看，對人尖酸刻薄，對事吹毛求疵猶在其次，我最聽不入耳的，是她平日對學員們「哼！你們中國人」這句充滿着輕蔑、不屑、鄙視、傲慢的口頭語。學員們懾於她的威風不敢反駁，有一次她竟然在我面前也放出了這句臭話，我對她當場開炸，枱子一拍，正顏厲色指着她的鼻尖說：「你說我一百個不好，只要有事實，我均可接受；你說我們中國人不好，我一句也不能忍受。我們中國人怎麼樣？我們中國人只是內政尚未統一，等到內政統一了那一天，香港還有你橫行的嗎？我現在警告你，今後你那句哼哼聲的什麼『你們中國人』的臭話少放！」

她當時大發雷霆，說我「造反」，一怒而走，要我「等着瞧」。

恰逢第二天是「雙十節」，她原有規定，不准懸旗慶祝。當晚上我在騎樓懸出大小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數十面，決心拚了這隻飯碗，與她鬧一場大的走路。可是第二天她在樓下一見這個場面卻不敢上樓來，跑回總寫字樓去投訴。這件事後來鬧到召開大會才解決。結果，我這個小職員在所有中國人的支持下，沒有被炒魷魚，她這個財雄勢大，出了一部份錢辦此職業訓練所的番鬼婆卻調走了。在此時此地的香港，一個中國職員與外國董事發生衝突，結果卻能「東風壓倒西風」，我也自認是一件痛快事！

第二次冒火，便是今年這場由筆戰而演變成的罵戰。先前一次逼我下決心正面介入這場是非，是因為對方狂妄的罵我們所有投書讀者是「托大腳的軟體動物」。這與番鬼婆口中那句「哼！你們中國人」是同樣不能忍受的事，不能饒恕的人。

誰知對方不但不知悔改，竟以「幪面盜」的姿態，像一條瘋犬般的亂咬亂吠，除了用盡下流文字的人身攻擊之外，還在字裏行間侮辱我們所有的女讀者與抗日名將。我不知本刊女讀者與抗日名將有什麼事與他過不去的？對這種卑鄙狂妄之徒，我決不容忍，也決不饒恕，除非他有本事將萬人雜誌打倒，否則，我必要將他打到由瘋狗變成啞狗為止。

（下期預告：「徐速又錯了」！）

張贛萍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由於人類的先天存着貪念，雖然在後天受到教育，但由於貪念作梗，能夠有那利己利人的宅心的已就難得，多的都是懷着一副損人利己的心腸。至於不惜捨己為人的，簡直就是鳳毛麟角；這就是聖人不世出，奸歹自紛紛的原因。

人是羣居的動物，羣又分族，族又有家。一身最接近的是家，最切身的是家。於是也就先愛其身，次及其家，再下而始及於國。至於對別人的國家，則就不但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絕不會同情；而且還要處心積慮，伺機擇肥而噬。所以侵畧的事情是萬載不絕，而國與國之間，也只有利害可言，而沒道義可說；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是不易之論。

齊桓公之助衛復國，看似正義凜然，惠及鄰國。其實乃是為了培植勢力，使衛國在控制下成為自己的爪牙。就是他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猶尊崇周室，也無非是一種時機未到的築基手段。如果天肯假年，讓他有時間將諸侯控制得動彈不得，不愁有人能夠反抗；相信他一定要叫周王滾蛋，讓他做個響噹噹的君臨天下的皇帝老子，絕不會甘於只是做個九合諸侯的霸主。

從來國與國之間，在互相利用時，看似友好，其實暗地裏卻是各懷鬼胎。就是每一個國民，也都希望能夠奪別人之國以增強自己的國，奪他族之利以利自己之族，絕少有那肯為別國的人打算的。

所以如果有誰肯用財物來資助外人去作那不利於國家的事，無論口頭說得怎樣漂亮，也一定是別具用心，是為己而非為人。

從來許多接受外人金錢的人，都是明知故犯；或者在愚闇的無知無覺之中，為了貪圖個人的小利，而成了背叛國家的罪人，同時也做了替外人從火中取栗的蠢猴子。

像今日的台灣，乃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也是伸張正義，消滅兇殘的共黨，拯救七億在水深火熱中的國民的唯一基地。基於人道立場，每一個有良知的人，自不忍見它受到危害。

乃竟有一些美國人、日本人，竟出錢僱使一些小爬蟲來搞台灣獨立，意圖把中國的領土分割，把七億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的獲救希望打碎。莫以為他們糊塗，將錢亂花。要知他們乃是美國人、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死活是滿不在乎，只是希望能在中國人的災難中，讓他們的國家得到若干好處；所以不惜掩住天理良心，來幹這傷天害理的勾當。

而一些小爬蟲為了一點甜頭，竟連祖宗也不顧，甘心受其利用；眞是可哀可憐，可憎而又可鄙了！

醉八仙



闊佬請飲茶

家人傑

一個人慷慨與否，並不是與他的家產成正比例。即是說，慷慨的人不一定大把水；大把水的人也不一定慷慨。

以請飲茶爲例，我們朋友中以凌嘉麗最慷慨。除非她不請你上館子，否則你面前一定堆滿油雞鹵味，有骨落地，還要來兩瓶大啤，吃到你既醉且飽。到結帳的時候，侍者遞上帳單，盛惠三十七個半，她手袋裏可能僅得四十元，這一頓茶，險過剃頭。

有過一兩次我被她力邀去飲茶，埋單時她不夠錢結帳，但又不肯讓我找數，結果借她十塊錢，明天還我。

從上面事實看，我說她是最熱心的請飲茶者，相信不會有人反對。有時我喝完茶後算一算，她要爲我們白熬三四千字，還要等上三四十天才拿到稿費，眞是心有不忍。

另一個朋友也經常請我飲茶，這位朋友紅鼻馮是老板階級，擁有四家酒店、三家電影院、兩家建築公司，較小規模的生意，更不可勝數。論他的身家，多過凌嘉麗不知若干萬倍，可是，他請飲茶的作風，和凌嘉麗卻大異其趣。他是大老板，帶我們這羣人上茶樓，我們照例心理上有點拘束，他一坐落，就問：「阿李、阿陳、阿王，你地未食飯㗎？」

如果有五個人未食飯，連他自己六個，他泡過茶就吩附企堂說：「伙記，六碗叉燒飯。」有數得計，叉燒飯每碗蚊半，六碗亦不過九蚊。這家茶樓，是他的物業，而且來慣來熟，老板吩附過，免茶。

吃完叉燒飯，他自己以身作則，叉燒太多，飯太少，再來一碗白飯，分給阿王一半。吃過叉燒飯，誰還好意思叫點心？六七個人一頓茶，往往十蚊有找。背着他幾個人常常埋怨，身爲千萬富翁，請人飲茶，如此孤寒，眞不成話，我笑說：「佢諸有講，大富由慳，小富由儉。不慳不儉，如何可以致富？紅鼻馮發達，全靠慳儉得來，或者在他創業期間，慳儉慣了，習慣成自然，現在雖然大把水，數十年如一日，只享受叉燒飯一碗。」

其實，有叉燒飯一碗好吃，已不算太難爲這班傍友了。記得戰前我常和一位報社經理飲茶，他是世叔輩，且貴爲經理，當然只有他請我，我不會請他。不過，雖然每頓茶都不用花錢，我卻視陪他飲茶爲苦事。他一上茶樓，泡茶後必叫伙記拿來兩碟五仁果子包。讀者諸君或者不知道，戰前的五仁果子包，每碟只有一個，每個大約有四両重。試想，吃完這個又甜又膩的五仁果子包，還有胃口吃別的東西嗎？他還一邊吃一邊說，五仁果子包認眞正斗，百吃不厭。

有一次我耐不住叫了兩籠我喜歡吃的蝦餃和豬潤燒賣，當時他沒做聲，但第二天起，他不再邀我飲茶了。

本地老番

近幾年來，中國菜在世界許多地方大行其道，尤其在歐洲，不論那個國家，那個城市，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國菜館，而中國菜館，又必然受當地人士歡迎，其門如市。中國菜已被認爲是世界上最可口的菜色之一。

不過，目前在外國開設的中國菜館，雖大不同於李鴻章時代的雜碎館子，卻也比雜碎進步不了多少。中國菜色雖然種類繁多，但沒有許多適合外國人。外國人十個有九個不懂吃骨，有骨頭的東西，他們就感到狼狽，用筷子也未盡活到可以吃骨頭的程度。同時，許多東西外國人習慣上很少吃的，比方鴿子、田鷄、蛇之類，除非他們不知是什麼，否則不會起筷。

所以，在外國開設的中國菜館，菜色受到限制，不像香港這樣，林林總總，式式俱備。除有的不適合他們的口味外，在外國又不易找到充足配料，許多菜色弄不出來。所以，外國人吃來吃去，有兩樣東西在菜單上永遠不能剔除的，一個是咕嚕肉，另一個是揚州炒飯。本來，生炒排骨和咕嚕肉是差不多，但西人一定吃咕嚕肉，因爲咕嚕肉沒有骨，啖啖肉，吃起來方便得多。

香港有許多菜館當外國人光顧時，例必介紹這兩樣東西，彷彿咕嚕肉和炒飯代表了中國菜。其實，中國菜有其他數不清的比這兩樣東西好吃，只是外行的老番，尚未知道。

不過，不是所有的老番都喜歡這兩味，有一位開菜館的朋友告訴我，他的菜館每晚至少有三五桌外國顧客，當然，客人要求推荐菜色時，他們也照例介紹咕嚕肉和炒飯。一次，三四個外國人到來光顧，侍者領班遞上菜牌後，照例提議這兩味東西。那兩鬢斑白的外國人眉頭一皺，搖搖頭說：「唔啱。」

他說流利的廣東話，使領班愕然。跟着，他說：「我地唔係遊客，係本地老番，我知道有好多菜好食過呢兩味嘅。」

領班請他自己點菜，他沉吟一會，點一味「豉椒焗蟹」，又想一想，再點「蠔油鷄柳」、「蟹肉鮮菰」、「香酥鴨」。外國人連吃骨頭都不懂，居然吃蟹，要說他不是本地老番都不成。

許多外國人在香港款久了，平時多和中國朋友飲宴，當然知道中國菜並不限於咕嚕肉及炒飯兩味，吃海鮮也不只炸班塊。不過，如果要把本地老番喜愛的菜色介紹到外國，恐怕不容易爲他們接受，否則他們會知道中國菜是那麼多采多姿，更受到普遍的歡迎了。

中國菜憑一味咕嚕肉征服世界，誰想得到？

黃◎色◎的◎寫◎字◎樓

方程

寫字樓生活亦莊亦諧，怪事寫之不盡，阿方冷眼旁觀，近日只見樓內黃潮洶湧，頗值一記。

自從阿方跑出學校，投筆從傭，頗以見多識廣自負一時，入「樓」之後，才知道自己孤陋寡聞，畢竟閱世未深，跟其他同事比較起來，單是談吐藝術與哲學方面，我便瞠乎其後了！

男同事十九已娶妻生子，只有少數如阿方之流還是王老五，王老五在結了婚的大丈夫關懷教導之下，工餘娛樂可算多姿多采。每逢週末假期，或者領薪之後，同事們為了調劑精神，除了寄情狗馬，總愛作集體夜遊，東方之珠夜色迷人，本來去處甚多，但同事們獨愛酒帘、架步，對其他一概不感興趣，一呼百諾，集體捐輸，熱鬧得很。

阿方賦性乖僻，同事對我關懷備至，起初總誠意邀請阿方加入串連，以壯行色，還說是讓目光如豆的阿方增廣見聞、開開眼界。我並不自鳴清高，摒棄「正當娛樂」，但想起自己時間、經濟有限，對同事們的盛意只好心領，寧願孤「方」自賞，做沉默的少數。這一來可苦了我，每次婉拒之後，假道學、假正經之類的帽子馬上套到阿方的頭上。唉，照他們的邏輯推廣，殺人如麻才是敢作敢為，否則全是「假慈悲」了！帽子飛來，我只好照單全收，一笑置之，難道要我學人摹擬李敖語氣，對同事們說「斯文掃地如此，情不自禁如彼，夫厭之！夫厭之！」乎？

而且阿方近視甚深，聽說沒有酒喝的酒帘為了節省開支，帘內光線不足，阿方即使厚着面皮走去消遣，也只成了「心中有妓、目中無妓」，近視加深，那才不值。

同事們光顧酒帘之後，第二天在寫字樓裏總愛公然高談闊論，談的全是架步春光之類，繪影繪聲，言人所不敢言，厚面皮如我者聽了倒沒什麼，女同事聽了卻尷尬萬狀，官話與粗話齊飛，皮膚共靈魂一色，寫字樓內此平添不少熱鬧。

夜遊之外，男同事在樓內也念念不忘精神調劑，桌上放滿文件檔案，抽屜裏全是「藝術雜誌」，聽說是科款訂購，包羅萬有。

我初入「樓」的時候，有次聽見老黃突然問老鄭說：「喂，你買了車沒有？」

老鄭笑着答：「昨天才買了新的。你買了屋也該讓大家看看！」

阿方聽了莫名其妙，驚羨不已。老黃老鄭月薪不過五百多，養妻活兒之外，居然還能自置屋宇，做有車階級，比較之下，阿方這個無車無屋的王老五眞要慚愧死了。奇怪的是老鄭換了新車，仍然做電車巴士的長期搭客，實在令人費解。

後來弄清楚了，阿方才知道擺了烏龍，所謂買車買屋，原來是他們的黃色密碼：××車、××屋全是黃色雜誌的名字，幾塊錢便可以買新「車」、新「屋」，難怪他們每月都買屋換車了！

一羣愛書如命的同事為了欣賞藝術，倒也煞費苦心，雜誌公然傳閱諸多不便，他們就利用檔案夾子，內夾「精神糧食」，坐在旋轉椅上從容欣賞，表面看來不忘工作，幹勁十足，活像堂然皇然的發月精神，骨子裏卻是齷齪下流，如此假公濟私、掩人耳目，應得諾貝爾設計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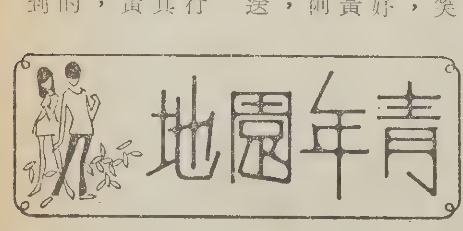
這也難怪同事們腦子骯髒，香港是文化沙漠、色情綠洲，出版人不能不迎合讀者味口，多辦藝術雜誌，而且時勢所趨，辦紅色雜誌沒人看，藍色的又容易給人造謠，最好莫如非左非右，去寫黃色的無聊小品。何況辦雜誌易破產，只有黃色例外。

同事們雖然膽識過人，卻也顧忌老闆三分，一見洋老闆微服出巡，馬上噤聲正容，黃色檔案夾一閤，繼續正常工作，洋老闆去後，不足為「外人」道的「黃霉調」又哼個不停，同事們可算聰明絕頂了。因此老闆對職員非常滿意，見到樓內案牘山積，立即頒下「過時補薪」的優待辦法，同事們更加有恃無恐，辦公時間不妨談談玄以黃的下流話，或者商量「節目」，反正有補薪可領，辦公又何妨輕鬆一點？但是，老闆也終於鬧出笑話來。那天公司收到外間一份年報，老闆閱後遞交主任小陳，叮囑他把年報裏的統計數字圖表抄錄備案。過了幾天，小陳動筆抄錄，卻發覺統計數字少了一頁，遍尋不獲，慌忙請示老闆，在老闆的冷氣辦公室裏，小陳戰戰兢兢，額角冒汗。

老闆得知原委，如夢初覺，掀起桌上玻璃，抽出一張七彩「藝術」圖片，小陳莫名其妙，看看圖片後頁才恍然大悟。原來老闆也是「黃道中人」，瞧見商業年報裏加插的精彩圖片，信手撕了下來墊在玻璃板下，卻忘記圖片背面還有全頁的統計數字，因此年報到了小陳手裏，那一筆重要資料便神秘失踪，可憐小陳啼笑皆非，白白慌了一場。

「老闆、非常黃色」的笑話傳了出來，成為一時佳話，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下有好者、上有甚焉，寫字樓早已黃流暗湧，從此更崩堤泛濫，阿方首當其衝，只好靜觀其變，否則假道學的特大帽子免費送來，阿方擔受不起。

聽說社會人士常提倡推行掃黃運動，可惜未收成效，其實我們樓內的雜役早已「掃黃」不遺餘力，每日五時過後，廢棄地上林林總總五光十色的過時「藝術品」，全給他掃到垃圾筐去。



中國赤禍探源

·史劍非·

「社會主義將軍」陳炯明

當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建黨時，有一奇特現象，那就是黨魁陳獨秀並沒有出席參加。他為什麼沒有參加呢，因為自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得到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的邀請去了廣東，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陳炯明又出資給他辦「羣報」，並設宣傳講習所。條件太肥了，需要大吃大嚼，所以沒有返上海參加創黨大會。

其實陳炯明與陳獨秀的合作也在蘇俄與陳炯明取得聯絡之後。

早在一九二〇年四月，蘇俄政府派路博將軍去福建漳州訪晤陳炯明，並表示願意支持他的革命事業。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會晤孫中山則在一九二〇年九月，說明蘇俄與國民黨接觸，先聯陳後聯孫。馬林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南下時，也是先晤陳炯明，然後去桂林晤孫中山。在在顯示蘇俄重視陳炯明過於孫中山。為什麼如此呢？因為陳炯明是國民黨的實力派，手握軍隊指揮大權。

「革命軍人」馮玉祥

蘇俄曾拉攏反段祺瑞的吳佩孚，一九二五年又拉攏背叛吳佩孚的馮玉祥，並譽之為革命軍人。

馮玉祥於一九二六年八月率全軍參加國民黨，並且編為國民革命軍，顯是受蘇聯的策動。自一九二五年起蘇聯一面援助廣州的國民黨，並暗中援助共產黨，又同時援助馮玉祥的國民軍。

據一九二七年張作霖搜查蘇俄駐北京大使館所獲秘密文件發現，蘇俄當時援助上述四部軍隊，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的經費預算如左：

(1)中共中央軍事人員薪俸五萬美元。

(2)馮玉祥部隊（國民軍第一軍）計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美元。

(3)岳維峻及孫岳部隊（國民軍第三軍第二軍）為十四萬一千二百四十美元。

(4)對於廣東方面的經費為三十八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美元。

除了上述的經費援助之外，對馮部軍事援助，則由中東鐵路收入中直接撥付，從日本購買軍械。

蘇俄所以援助馮玉祥，一方面是為了對付親日的奉軍，一方面也是控制國民革命的一種策略。馮玉祥的代表徐謙所以被鮑羅廷捧為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返國之前），就是以馮玉祥來對抗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一種手段。

從上述蘇俄四付面具，六管齊下的多面滲透政策，得知一九二六年的北伐，實在蘇俄紅色陰影下進行的。「寧漢分裂」乃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發展。

聯俄容共的先鋒

中共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建黨，國民黨於一九二二年八月開始容共（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等皆以個人身份入黨），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和蘇俄代表越飛表發聯合宣言才開始聯俄，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改組，才全面實行聯俄容共。

但是在中共建黨之前，在中國已經有人實行聯俄了；在孫中山准許陳獨秀、李大釗等入黨之前，已有人先行容共了。這人是誰？他就是一九二二年叛變孫中山，砲擊觀音山的陳炯明。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陳炯明是一個小軍閥和大叛徒，很少人知道他很早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卒子。這裏不說他是信徒，而稱之為「卒子」，因為他對無政府主義並無深入了解和信仰，只是務奇好新，搖旗吶喊而已。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同胞兄弟，二者僅一紙之隔，都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的，都以階級鬭爭，暴力革命為方法；唯一不同之處，無政府主義在推翻現有的政府之後，即永遠取消政府，而共產主義則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來消滅政府，雙方在最後目的上都在消滅政府，但方法不同。這本是幼稚荒唐之幻想，本文限於篇幅，姑不詳論。

陳炯明的半吊子無政主義，可從他所撰一篇文字中見之：「人類以互助為生存，以努力而圖進化，既庸人自擾之人事，又何法律政治以理其糾紛？」此明言無政府之宗旨。對現實之政治則言：「人智日進，其末日當在不遠，皮之不存，毛焉附。所謂政客者且將隨之而受末日之處分。」

蘇俄工作人員初來中國尋找工具時，因馬克斯主義者太少，故將無政府主義者也網羅在內。因為急於找可受利用的實力軍人，陳炯明最符合要求。一因他握有實力，二因他是革命黨人，三因他侈談無政府主義。所以他成為蘇俄最先看中的獵物（實在陳獨秀、李大釗之先），實非偶然。

「紅軍大熱」祝蘇革命

陳炯明搞無政府主義，始於他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率粵軍援閩，據閩南二十六縣，他就在這一小小局面之下，開始追求其無政府主義的幻想。他曾資

助很多青年赴各國留學，一九一九年就送出八十多人。其中有著名共產黨人澎湃等。

一九一七年春胡適、陳獨秀等發起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十月俄國發生革命，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五四運動，同年蘇俄發表對華聲明，放棄在華特權，全國觀念爲之一新。陳烱明也就在此一空氣中，搞起「社會主義」實驗來。

陳烱明最初之感染無政府主義，源自同盟會時代老同志劉思復。劉思復曾領導暗殺團，陳烱明爲團員之一。辛亥革命以後，劉在廣州組織「鳴海學舍」，出版晦鳴叢書，刊行「民聲」周刊，鼓吹無政府主義。因此陳烱明在漳州（閩南）實驗社會主義時，最初所找一批人梁弦冰、區聲白、陳秋霖等，都與「鳴海學舍」有關。陳烱明邀請這羣粉紅色的社會主義黨徒到漳州，在一九一九年初，支持他們辦「新閩學」書局，出版「閩星報」。成立教育局，策化文教改革，提倡社會主義，鼓吹新文化運動。「閩星報」發刊辭，竟以「紅軍大熱」爲題，歌頌蘇聯十月革命成功。

閩南向來是蔽塞偏僻之區，陳烱明搞了這麼一陣紅彤彤的運動，自然引人注目。當時在全國不但是開風氣之先，並且首屈一指。因爲北京上海等地文化界的社會主義思想，到一九二〇年以後才有蓬勃的發展。

列寧親送簽名照片

在陳烱明的年譜中，一九二〇年有這樣一段簡短的記載：「四月二十九日，蘇聯政府密派路博將軍到漳州訪問先生（陳烱明），願設法資助先生完成革命大事業，先生以革命應賴自力，乃婉謝之，先生並有書致列寧」。

又據梁弦冰所著回憶錄說，蘇共特務人員鮑立維（是白俄，當時在北京大學教俄文）曾介紹列寧至友V某（梁忘記其全名，只記得首音是V）携有列寧簽名照片至漳州訪晤陳烱明，與陳密商合作，包括供給軍械，派遣軍事顧問等。在雙方達成協議後，V某即歸國覆命，至西伯利亞的伯力，忽得暴病而死。

以上這兩段記載，雖有許多待攷之點，例如V某是否即爲路博將軍？如果不是一個人，V某之到漳州晤陳，當在路博將軍之後。但不管如何，有幾點事實非常顯然。陳烱明在漳州的社會主義實驗，引起了蘇俄的極大興趣。在中共還沒有建立，國民黨還沒有聯俄容共，蘇俄竟派人赴漳州那樣偏僻地方（當時中俄尚未復交，俄人赴漳，在旅行上要克復很多困難）去拜訪陳烱明，以列寧之「尊」，還送親筆簽字像片給陳烱明，並且一開始就談到軍事援助問題，都可見蘇俄是多麼垂青他，而且迫不及待要與他合作。陳烱明致列寧的信，蘇聯還特譯出，在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刊物上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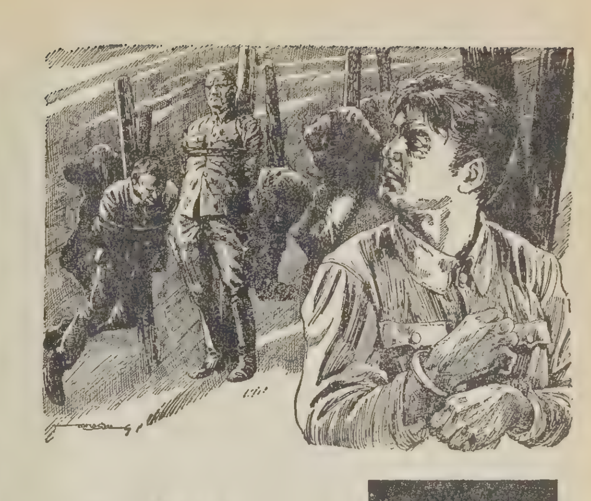
陳的年譜中說，婉謝了蘇方的援助建議，恐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因爲以陳烱明當時的情況，切需軍事援助來擴充武力，他的野心絕不止於做閩南王。而且他的爲人見利忘義，這等大好機會豈肯放過。爲了背叛孫中山他不惜勾結北方軍閥，何況是當時在中國被認是同道的蘇聯？因此梁弦冰的記載是可信的。無奈陳烱明的運氣不佳——與他談判的V某暴斃返蘇途中，否則中國的聯俄容共，陳烱明將是主角。整個歷史將要改變。由於V某的暴斃，俄援計劃被擱置，一九二〇年九月共產國際代表與孫中山晤談之後，蘇俄可能就改變了計劃。但是從以後的事實發展看，蘇俄雖然確定以孫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爲合作對象，但是並不放棄拉攏陳烱明。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南下訪晤孫中山時，還是先到惠州見陳烱明，然後才去桂林見孫中山。據周佛海在回憶錄中說：「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烱明姘識。陳烱明由閩返粵，桂系崩潰以後，特召陳獨秀赴粵爲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是時陳烱明叛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究竟聯孫中山先生？還是聯陳？在當時確是很大問題。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爲轉移。而當時粵桂的實力，似乎都握在陳烱明手中，所以共產黨係和他勾結。陳烱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陳公博在廣州辦『羣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所說大致是實情。

二陳的密切合作

陳獨秀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參加國民黨的，但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就和陳烱明合作了。一九二〇年八月陳烱明率軍自閩南回粵，十月驅走了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這時他身兼軍政府的陸軍總長，國民黨廣東支部長，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局面擴大了，於是和共產黨的合作也就積極起來。十一月廣東局勢才告穩定，他就邀請陳獨秀來廣州主持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莫斯科派了一個叫敏諾的人帶了一名翻譯，以經商爲名與陳烱明秘密連繫。聯俄容共已具體而微了。

當時陳獨秀、李大釗等正密鑼緊鼓籌備建黨工作，照理說，陳決無閒暇跑到廣州去主持教育委員會。而且翌年七月中共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陳獨秀居然也仍留在廣州，不回上海參加。可見陳獨秀在廣州的工作是如何的重要。據一般的解釋，陳所以留廣州因爲珍視機會難得，可利用陳烱明多做些宣傳和組織工作。其實就他所做的幾件事來說，如陳烱明出資支持辦「羣報」，在廣州建立共黨小組及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等，都用不着陳獨秀躬與其事，譚平山和陳公博等人足可擔任，即使需要利用他和陳烱明的關係，那麼他可以用一兩月的時間，把譚平山等與陳烱明的關係弄好，自己就可以抽空回上海。況且他與陳烱明的關係，是梁弦冰拉攏的，而當時梁弦冰仍在廣州。因此從各種情形看，當時陳獨秀留在廣州（從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一年九月），實另有重大原因。據筆者推斷，其主要目的是工作陳烱明。尤其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建黨前後，正是陳烱明率軍征討廣西之際，到八月下旬底定廣西之後，他的實力已經控制兩廣，地位益形重要。陳獨秀所以留在廣州，可能是爲了等待討廣西的最後結果。其次，陳獨秀可能奉有共產國際的指示，表面聯孫中山，暗中聯陳烱明。周佛海所說「聯孫聯陳確是重大問題」正是指這種狀態而言。（四）



珠江水猶寒

【28】

馬森亮

我有些明白，又不可當面說破，便問：「還問過什麼話來？」

黃錦娟又習慣地把頭髮向後一掠，然後答：「他還問及你的歷史問題，我告訴他，說你是一個中學教員，學問很好。他聽了，遲疑了一會，才勉強奸笑起來，說很想跟你補習一下數理化，因他要投考什麼大學呢。」

「我才不願收這樣的學生。他是管人的，幹嗎還要來求教人？」

「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呀！他既然是人民的監督，如果做了你的學生時，你不就是人民的平方教師嗎？」

這句話，分明是挖苦的，引起大家笑起來。

經過這次的檢查之後，這個家的防線已被衝破了，不可能再閉關自守，麻煩亦開始了。

搞政治的人真像酵母一樣，不管放在那裏，都會使物質發酵。派出所所長對這一家人又好似特別感興趣，初期還是隔日來一次，以後便天天駕臨，風雨不改了。這樣的頻頻訪問，我知道他的目的，但對我來說，卻是一種威脅，不只是單方面的。所以每當門鈴一響，知道又是「狼來了」，我必先行躲進房裏去，讓黃錦娟單獨去和他週旋，我會躡足屏氣的從門隙偷聽他們的談話。日子一久，我已確切知道所長的任務不是檢查，而是來虛心接受黃錦娟的了解的時候，便賭氣索性竄進被窩裏睡覺起來。這時我所想到的，並不是自己要做的事，而是等待別人怎樣來支配自己！

過了幾天，黃老太提起舊曆年關到了，着我們上街去買年貨，我和黃錦娟一齊出門，剛下樓，就看見所長亦準備拾級上來，一碰頭，便打招呼，黃錦娟也興高采烈地對他說：

「所長，早晨，恁早到來，有什麼貴幹？」

他尷尬地說：「沒——沒有什麼，是順道拜訪，既然你們要上街，那——我改日再來給你賀歲好了！」說完轉身便走。

「我媽在家呢，上樓去談談吧！」黃錦娟提高嗓子叫，所長似乎聽不見，轉個彎便消失了。

「這位所長倒很殷勤哩！」我自言自語說。

「真討厭！」她順口答。

「所以——」

「所以就非敷衍一下不可。」

她打斷了我的話，我也不說什麼了。

我們一邊行，一邊瀏覽街邊的貨攤，留心要買的東西，雖然貨物擺得琳瑯滿目，卻缺少如往年的一股新氣象。街邊正有一羣學生在練習一種新舞蹈，圍攏着許多人，我們好奇，也佇立欣賞，看出神來。忽有人在我的肩上一拍，說：

「小玩意有什麼可看？」

「哦！」我吃了一驚，轉頭過來，見是劉大華，說：「這麼巧，你也有興緻出來蹓躂？」

我介紹黃錦娟給他認識，他很恭敬的行了一個禮，然後問：「你們是來買年貨的？」

「是，年關到了，這是例行家事。你呢？」我反問他。

「我是來看人家買年貨的。」

「你可算閒得無聊了？」我打趣地說。

「那你就是忙得有聊啦！」

「有聊也罷，無聊也罷，既然你要看人家買年貨，那就跟我們一道去市場觀觀光罷！」

我一邊說，一把拉住他便走，黃錦娟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

「不會妨礙你的時間罷？」我再問他。

「這倒不妨事。」他答。「時間是我自己支配的。」

街邊有人叫賣揮春，轉頭一看，原來是在酒店裏認識的那位小朋友。他也看見我，便笑嘻嘻的跑過來和我握手，並且告訴我，是他的世伯叫他來賣的。

「你的世伯？是不是一間會計補習學校的校長？」我好奇的問他。

「是的。他說生活不好，要弄點錢過年。」

「你妹妹呢？」

「她上學去了。」

我見他的臉色和神情都很好，證明他的生活環境可以過得去，便幫襯他買了幾張揮春，他樂得什

麼似的。

行到市場上，黃錦娟着手去選購東西，我和劉天華站在一旁聊天。不知怎的，她竟和賣香燭的小販爭起價來，我急忙過去，想看個究竟，見那個女小販的臉色很熟，這時她正在和黃錦娟爭價，她身旁還站着一個女孩子，正瞪眼望着我，一種驚異而又不敢說話的表情，我猛然省起了她是誰，反難爲情起來。很快的勸止黃錦娟，付了錢，匆匆離開。她還憤憤不平，怪我過於慷慨，東西買貴了，上了小販的當，劉天華也說我根本是外行。他正要發議論的時候，我迅速的把一塊糖塞進他的嘴，告誡他說：

「你最好還是研究一下這塊糖裏面含有幾種維他命吧！」

引得黃錦娟轉嗔笑將起來，劉天華卻是啼笑不得。

「叔叔！叔叔！」

剛才那個女孩子匆匆向我跑過來，氣還未喘定，就對我說：「叔叔！我媽媽想知道你——」

「我知道了，你媽媽可好嗎？」我不給她說下去，順手撫着她的頭。

「究竟是什麼回事？」黃錦娟在旁懷疑起來。

女孩子正想再說話，忽然市場上大亂起來了，人像戳破窩的蜜蜂，左衝右突的各自逃命，且有人大嚷：「抓反革命份子！」幾個公安人員狼跳虎搏一樣在追逐着，一連踏翻了幾個攤位，街上行人也聞風逃跑，呼兒喚女的，一片混亂，正在巡邏的警察，立即展開戒嚴，連向空放了兩响槍，大喝不准跑動。各街口已站滿了哨崗，交通封鎖了，逃奔的人忽然像被地心吸住，似呆站着一尊尊石像。

我們閃進一條小巷裏，不敢妄動，靜候安排。見一隊隊武裝警察如臨大敵一樣，逐一認人，穿放着的籮筐也倒翻檢查。有幾個因爲站得不好，或不聽檢查人員的吩咐，連吃了幾個耳光。

「軍隊打老百姓是最勇敢的！」

劉天華在我耳底這麼說，我咧嘴笑了一笑，幸虧沒被他們發現。

這樣的檢來查去，足足亂了兩個鐘頭才解除戒嚴，人們才敢交頭接耳議論事情的經過。

原來是兩個公安人員，在一間會計學校拘捕了一名「反革命份子」，押解的時候，路經戲院門前，碰巧電影散場，觀眾如潮一樣湧出，一下子給衝散，那人犯就乘機掙脫逃跑，奔向市場來，在人堆裏一混就不見了。

這可算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眞想不到今日會碰到意外的麻煩。怪不得人家說，無事出街惹是非了。

我匆匆寫了地址，交給那個女孩，對她說：「帶給你媽媽，有空請來我處談談！」

「究竟有什麼不敢公開的秘密呀！」黃錦娟不知我弄什麼玄虛，頗表不滿。

我强留劉天華在家裏吃過晚飯，坐在廳裏聊起天來。然而門鈴又响了，我憑經驗會猜出來的是誰，悄悄說：

「又是狼來了！」

「什麼？」劉天華驚奇地問。

「黃鼠狼！等會你自然明白。」

黃錦娟即時站起來，「噓」了一聲，叫我們住口。

呢平時，「狼」來的時候，我必躲回房裏去的，現在因老友在旁，便硬着頭皮蹲下來。果然是他來了，勉强寒暄過後，大家沉默起來，他的眼睛老是在黃錦娟的身上溜來溜去。黃老太這時已在房裏敲响木魚來了。

「今天的天氣眞好——」所長首先打破沉寂。

「眞好？寒了一點！」黃錦娟循例回答。「請問所長，今天在街上發生過什麼事？」

「出過亂子嗎？——我還不知道呢！」

「身爲主管也不知道？」她把眼睛瞪大起來。

「我今天不在派出所，出差去了。」

「上天文台去是不是？」

「不，不，——黃小姐眞會說笑話。」

所長的表情非常尷尬，咧開的嘴巴無法收得攏。我覺得很好笑，卻盡力把笑話壓回肚子裏，依舊正襟危坐着。

在這樣的場面再痛苦沒有了，所長根本不當我們是人，我看他也不順眼。我不能不打退堂鼓了。劉天華站了起來說要告辭，我巴不得乘機逃脫，很快就退出門外。

我放膽吐口悶氣，向劉天華作揖，說：「幸虧你乘機救駕，孤家才能脫險！」

十一 這壞蛋做壞事是極其內行的

雖然春風早已吹開了木棉花，但南方人對氣候又比不上北方人那麼敏感，一定要過了舊曆年才會確定春天的存在，着手展開新一年的工作。不過，人的活動是有多方面限制的，不像植物界那樣自然蓬勃，只要有一絲生機的就能欣欣向榮。

新年到了，這是中國人的大喜日，每個人都喜氣洋洋，連喪家也要掛起紅燈。這時，到處都是人潮擁擠，熙往攘來，特別是三元宮的進香客，要排隊去參拜。可見人民已普遍對現實的社會喪失了信心，想藉鬼神力量再來一次徹底的改造，這就是思想上的吳三桂政策的反映。

我和黃錦娟去黃花崗玩了一個下午，回來倒在床上休息，因疲勞過度，飯也懶得吃；黃錦娟也斜倚在沙發上納悶，她媽媽也下樓買東西去了，門虛掩着，屋裏靜悄悄的瀰漫着香烟，一陣香燭味。

門鈴响了。

「那一個？請進來！」黃錦娟循例問一問。

門呀的一聲自動推開，一個女的問：「李先生在家嗎？」

「在，請進來坐坐，喝杯新年茶。」

黃錦娟招呼她過後，進來叫我出去見客。我懶洋洋的拖着鞋子走出去。

（未完）

被共特拆垮

頒發一項措施　提出三大問題

中共進佔四川，埋伏在各方面的「深水炸彈」，尚未爆炸之前，卻由「川西臨時軍政委員會」頒佈的第一個行政措施，引起了驚人的爆炸性反抗。

這個爆炸性的行政措施，是一九五〇年二月間貼出來的一張堂皇佈告；這張佈告，從成都的街頭，貼到川西各縣所屬的鄉鎮。因為這是中共統治川西以來第一張佈告，所以大家都爭相觀看，想知道一下共產黨的第一個行政措施到底是什麼事？誰知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大家當場便楞住了！

佈告上列出三大問題：（一）繳糧；（二）繳槍；（三）禁止使用金銀。並作如下的註解：

（一）關於繳糧部份，要追繳一九四九年度國民黨統治時代的糧，並規定所有農民都要繳。即未曾向國民政府繳糧的人，固然應該繳，就是已繳或尚未完全繳交給國民政府的人，也一律要重新全部繳納。

（二）關於繳槍部份，佈告上說明，不管是民間原來的私有槍械，或國民黨退走時，遺留、暗藏、流散在民間的槍械，均須全部繳出。

（三）關於禁用金銀部份，佈告上說，除了禁止流通使用之外，應該將人民所收藏的金銀拿出來兌換人民幣。並規定銀元每個兌換人民幣六千元；黃金每両兌換人民幣七十萬元。

四川老百姓看了這張佈告，一時議論紛紛，由個別的牢騷，進致集體的討論，民情馬上便激動起來了。人民經過國民黨時期的金元券，將金銀兌換了一些廢紙樣的鈔票，教訓猶新，對於共產黨的命令，自然也就不敢相信，故此，要他們把藏有的金銀拿出來，他們是不幹的。但是，這一條倘不難應付，大家只要將私有的金銀收藏起來，不再流動使用，在當時想來，共產黨也莫可奈何。

最使老百姓感到憤慨的是「繳糧」這一條規定，大家都認為中共沒理由追繳一九四九年度國民黨統治時代的舊糧，因為國民黨已經走了，便不應該算這筆舊賬，何況許多農民已經向國民政府納過糧，現在共產黨竟不管已納未納糧的一律要重新追繳，豈不是要老百姓納兩次糧？這是什麼法理？

至於繳槍問題，老百姓也是極力反對的，因為四川民間，數十年來即購有很多自衛槍枝；這許多槍枝，是人民以鄉鎮，以宗族為中心購買用來防匪的，並不是國民黨退出四川遺留下來的。四川各地的鄉鎮長，很多都是以所擁有的槍枝多少而當選的。這些鄉鎮長平時因為剿匪或人事派系上的鬪爭，差不多

鎮長的仇人放出來，要他們去報復舊仇，作為以後清算鬪爭舊統治階級的所謂「積極分子」。當時大家尚未看出中共這一着狠毒的用心，可是要他們繳出槍械，使無異是要解除這班鄉鎮長的自衛武裝，可以給土匪仇人隨時報復的機會。因此，大家都反對將槍械繳出。他們的理由是在社會秩序未完全重建之前，各地土匪沒有完全肅清之前，為了個人安全與社會秩序，均不能將自衛的民槍繳出。

要糧要槍要金銀　不繳不交齊抗命

因此，中共的第一次行政措施，便受到全體人民的反對；這一張堂皇佈告，也成了一紙具文，沒有發生絲毫作用。但在中共方面，這三種東西，又是非要取得不可的。

第一：搜括民間財富，使個人財富變成所謂國家財富，這是共黨的根本政策。但在當時，人民尚未看出共黨對民財的搜括壓搾，是無所不用極的，搾乾了人民的錢財糧食，還要無休止的搾取勞動力，使全國人民盡成為牛馬一樣的生產工具。對可以流通國際的黃金白銀，自是首先要搾取的。而且為了建立人民幣的信用，也非要禁止金銀流通，並迫使人民向人民銀行兌換不可。在當時老百姓將金銀收藏不去兌換，中共只能達到不准流通的目的。至於要將民財變為「國財」，以後一連串的壓搾暴政，終於達到了使工商農界，將所有金銀自動交了出來；或以酷刑相逼，或抄家掘地，使收藏有金銀的人，被動的交了出來。

第二、收繳民間槍械，是中共奪取政權後，第一個雷厲風行的措施。為了要鞏固既得的政權，為了便於以後施行一切暴政，防止人民造反，這是非收繳不可的。因為他們本身便是靠民間槍械由做土匪而打游擊起家，他們深知槍械流存在民間的嚴重後果。如果不將民槍收繳，大言之，足以危害共黨整個政權的安全；小言之，亦足以阻碍以後一切政令的推行。所以在當時收繳民槍的命令之下，連老百姓收藏有日本軍刀作為抗戰紀念品的，也不准收藏；千千萬萬曾在抗戰時從過軍的人，都被他們逼得走頭無路，要將一切軍用品繳出來為止。事實上也是如此，如果當年中共不將大陸民槍逼繳淨盡，在他們那種種官逼民反的暴虐統治下，全大陸的人民，早就起來造反了。這廿年來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民間反共行動，固然是由於中共的統治嚴厲，但沒有了槍械也是重大原因之一。

第三、追繳民糧，則是由於國軍退走之後，庫存糧食已經不多，為了維持中共軍與數十萬投降的國軍軍糧，又要撥運一部份糧食接濟中原各地糧食不足地區的軍糧民食，故想在這「天府之國」的四川，大量征收民糧，以應付各方面的需要。

的西南保衛戰

不得不稍順民情，不欲激怒廣大農民。因為以一個打着「解放工農」做幌子的政權，說是要追繳先一年的糧食，加重人民雙重負擔，他們自己也感到說不過去。但在需要急迫之情勢下，又不得不朝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於是，改變辦法，在第一次佈告貼出來之後若干日子，又貼出第二次佈告。不再追繳一九四九年國府統治時的糧食，改為徵收一九五〇年度的糧食，並且特別規定，不可用現金折繳，一概要繳納實物，由此亦可證中共在當時，需要糧食之緊迫。

可是，這一佈告貼出之後，各地農民仍然不繳。農民不繳糧食的理由也很充足，他們說：出佈告徵糧的時間是二月間，正是農民開始春耕的時候，本年度的糧食，要到八九月間才有收穫，從二月到九月尚有半年以上，種籽才落土，青苗尚未出，那來的糧食可繳？

中共派往各地的工作人員，則認為今年的糧食雖然沒有收穫，人民總可將去年的存糧先行墊繳。

但是，農民仍然有理由回駁，說去年的存糧，因為戰亂關係，都賤價出售了。因為怕戰爭兵禍，他們都將糧食變賣，把握金錢，現在不但沒有存糧，就是想買回糧食，也在價錢上相差甚遠。如以銀元計算，要買回戰前賣出的糧食，同樣價錢僅及十分之一。故是，不但無存糧可繳，就是用錢去買糧來繳，也無錢可買。

改變命令規定　雷厲風行催繳

中共見到兩次佈告均受到人民的杯葛，便想蠻幹，一方面槍斃使用銀元的老百姓數人，另一方面傳押各地納糧大戶，並催繳槍械。

中共在佔據大陸初期的繳械催糧手段，相當嚴厲，只要據報某人有槍或某人什麼時候佩帶過槍，便把此人傳去鄉公所，要他將槍繳出來。比如張三是抗戰軍人，他在對日抗戰時佩有手槍或帶同武裝衛士回鄉探親，但於抗戰勝利之後復員裁軍，張三已不是軍人了，共幹也要他將槍繳出來。事實上張三的槍已交還給政府，根本沒有槍，共幹不管這些，盡力的逼繳。張三沒有辦法，只好花錢去買一枝手槍來繳交。可是等你的手槍繳出去了，共幹又要你繳某年回鄉時衛士帶的長槍。一個抗戰軍官，私佩手槍還說得過去，衛士帶的長槍，絕對是軍隊的公槍，這是誰也不能帶回家來的，當然無槍可繳。但共幹卻蠻不講理，非要你繳出長槍來不可，還要說你狡詐，說什麼「你原先否認有手槍，現在不是繳出手槍來了嗎？可見你說的話不足信，仍將長槍收藏着。」你在逼得無法可想時，只好招認手槍

款了事。（因為那時他們急需的是錢，糧、槍械，對於人身的禁錮與鬬爭，拷打或槍殺的事尚少有發生。）如果你說出了賣槍給你的人，他們便去拘捕那個賣槍的人，並要你供出知道那些人是藏有槍械的。總要把你搞到寢食不安，疲於奔命，一日數傳，受盡威迫，連你家的一把童軍刀也要繳出來為止。

催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起初是發動地方上的積極分子，調查檢舉那些人家有存糧？這步工作做好之後，先召集大會，宣佈政令，要各人將存糧繳出。這一步收不到效果，便選定幾個大戶傳押逼繳，具結限時繳出多少糧食。

流氓地痞出頭　善良人民不服

那時，禁止使用金銀的政令，其實行重點是對城市人民，一經發現，不是捉人罰款，追交存銀，便是當眾槍斃，以立威信，催繳糧械的重點，則針對各鄉人民，厲雷風行，幾乎每天都在傳訊，每晚都在開會。所謂「地方無鬼不遭殃」。每一個鄉鎮村莊，都有一些平日不務正業的地痞流氓，也有一些曾經犯過國法族規的不肖分子，也還可能有一些與共產黨在生在死有關係的人，共產黨的下鄉工作幹部，便將每個地方這些在舊社會上不受歡迎的對立分子，組織起來，作為基幹，統稱為「積極分子」，發動他們做檢舉調查工作；利用他們對於地方家族中的地主士紳之間的恩怨矛盾，要他們起帶頭作用，作為清算鬬爭的對證人。

這樣一來，便把整個四川省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起來了。他們既恨共產黨，更看不慣這班原在地方為眾人不齒的宵小流氓的「翻身」，那種小人得志的狂態，大家都有一種這樣的心理，認為自己受共產黨幹部的凌辱，還多少可以強自忍受，成王敗冠的改朝換代，也無話可說。但是，對地方上這班人渣得以翻身做主人，竟狐假虎威的橫行鄉里，作威作福，藉機報復，那是誰也不甘心的。

因此，擁有槍械的地方士紳與在鄉軍人，在繳槍的政令下，他們看出了自己未來危難，開始由不安而感到要急謀去自救了。因此，擁有田地的地主，存有糧食的農民，在催繳糧食的政令下，他們也看出了自己的財產將要化為烏有，開始由不安而感到要拚命保產了。

於是，就在各地共幹槍殺使用銀元的人，及在四鄉催糧繳槍的時候，一夜之間發生巨變，全四川七十多縣農民，執戈抗暴，殺共幹，攻城市的反共之火，燃燒起來了！（廿九）

三郎

匈京生死鬥

二十四：此行的成敗關鍵在速度與勇氣上

白萍譯

「這是留給你的，大令，」她對伍特道：「我和你容貌身裁已成爲布達佩斯通緝的繪影圖形的對象了，大約是中午時分，從維也納通風報信過來的消息。你可以猜得出是誰人洩漏的消息。很顯明的，昨夜此間秘密警察所得到的只是一項簡單的照會，說是在沙吉都斯的農莊中可能找得到一名美國特工和一名女人。然後，中午時分再把我們兩人的容貌身裁的詳細描述都通知了此間，我們若不改變相貌的話，在布達佩斯絕不安全，到處都有被捕的可能。你非染頭髮不可，我的紅頭髮染成黑色，也是這個道理，你應該染成金髮，瑪利亞可以幫你染。本來這是不夠的，但我希望可以騙得過。」

伍特點頭，道：「你和在報社中的那位朋友接觸過麼？」

「我要一直等候到中午，才見得到他。因爲，我不敢進入報社去，在報社中我認識的人太多了，恐怕其中有人會知道我被派到美國去，和戈科夫在一起。一直到吃中飯時，他出來了，我才見到他，然後，我拜托他代我查麥非將軍的下落，再等他一個鐘頭，便得到了消息。因爲，他和若干高級首腦人物很有關係。我應該告訴你的一點是，他很喜歡我，在追求着我，所以，他很樂意於幫助我。」

「他查出了什麼消息？」伍特問道。

「麥非將軍在先被囚禁在此間，布達佩斯，科街的監獄中。後來就移到史太林道六十號的秘密警察總部中。現在他就是在總部中，正在被審問着。」

「他仍活着麼？」

「嗯！仍活着，他們甚至現在仍可能未對他施用酷刑的。他們已經探知他是什麼人，知道他是誰，他們很高興於捉摸了一條大魚。他們會使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酷刑，並且一定已在使用藥物來麻醉他。但匈牙利AVO秘密警察的眞正大老板不是別人，而是蘇俄MVD特工烏列茲斯基少校，他很重視麥非將軍，親自頒下命令，不准對麥非將軍有任何身體上的損害。他在策劃着利用麥非將軍的公開審判來作大規模的宣傳，俾向全世界顯示匈牙利的大革命是西方法西斯份子和資本主義的戰販所策劃和煽動的。」

伍特聽着這消息，臉色十分嚴重地。這消息太壞了，這將是最巨大的挫敗！他瞪大了眼睛，注視着伊洛娜。

「要把他搶救出來的機會有多少呢？」

「一點點的機會也沒有。他們對他看守得緊緊的。」

「你剛才不是說過馬耶斯的制服可以派用場的麼？」伍特又問道。

「是的；因爲他們今天下午會把麥非將軍移到另一個地方去。」

「你知道是什麼地方嗎？」

「移到佩斯城外的一座小監獄中，下午四時左右，會經過高雪夫橋，但在他們押解他轉移監獄的途中，沒有機會可以搶救出來的。」

「爲什麼要押解他到另一處監獄去呢？」

伊洛娜聳肩道：「那是烏列茲斯基少校的命令，俄國人顯然的並不相信AVO人員可以妥當的處理這宗案子。照我所知，這座小監獄是由俄國MVD人員控制的。」

「我們在這方面有機會麼？」

「可能有機會的，但我們必須作很謹慎的安排，」伊洛娜道：「否則的話，我們被殺的機會將更大得多。」

「但這是必須冒險的，」伍特道，「我們非一試不可。」

「是的，我知道。」

「你認爲什麼時候動手最佳？」

「也許是七時。我所得到的消息是：一名很重要的俄國人今晚從莫斯科飛來，親自主持對麥非將軍的訊問。在他到埗之後，我們就一點機會也沒有了。但轉移監獄之舉，須定在五時以後執行，大約是六時至七時之間，這將是下手的最佳時機。」

伍特抬頭看看身穿秘密警察制服的彪形大漢馬耶斯，只見他一額冷汗，在瑪利亞和她手上的手提機槍監視之下，十二分不安地。依照他的判斷，這一名大漢的個性是很頑強和暴烈的。但現在則顯然的在求取他們的諒解。

「你說你早上曾經尾隨我和伊洛娜麼？」伍特問道。

「是的，同志，在你開始……」

「我們並不是同志。」

「我很抱歉，這是我的習慣，」馬耶斯咽下口沫，伸出巨掌來，道：「讓我參加你們。在我今天早上攔住你，你把打火機給我的時候，我本來就要和你談談的。我已經知道你是誰了，我知道你的所謂患病與在鈾礦中工作的故事是假的。我可以從你的說話的口音中聽出來，你其實是外國人，我也知道你敢於來此，顯示你是很勇敢的人。」

「你在這兒工作，很有升遷前途，」伍特道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為什麼你會放棄而參加我們呢？」

「我要參加，我要離開這兒，我有一個哥哥，已經到了美國，本來，我老早就已經應該和他同去的。但，正如你所說，我在這兒很有前途，所以，遲疑到今天。我有許多事情做錯了，自覺慚愧的。但可以相信我一點是：落在我手上的人，我應設法幫助他們，我不想被自己的同胞所憎恨。這是一份孤獨的工作，在街上行走，你就可以發覺到別人是如何的憎恨你了。我從來不知道——也從來不會夢想到這是如此的一回事，直到去年十月大革命開始，我才恍然知道，從那時開始，我就感到恐慌了。」

伍特看着瑪利亞，這黑髮婦人似乎不能確定地，槍口低垂下來。

結果，由伊洛娜決定了。

她道：「今天晚上，我們也許會需要他的制服，他的文件。當然，我們可以很容易的殺死他，但他是一個精壯的人，而我們人手不夠，需要他的幫助。試想，我們只有你一個是男人，塔諾斯只是小孩子，塔奇博士還需要別人扶助，其餘我們三人都是女人。你一個人應付不來的，我認為我們應該讓他試試。」

伍特點點頭，同意了。

到了下午六時，伍特的頭髮與鬍子都染成金色，並且，已經洗滌了好幾次，把濃烈染髮水的氣味洗掉了。

瑪利亞則在廚房中把所有糧食都收集和包裝好，以便逃亡時携帶，塔諾斯也跑了出去找到了一罐汽油回來，汽車仍停在街上，並沒有惹人注意。

他們忙碌着，時間很容易就過去了。

馬耶斯和伍特換穿衣服；馬耶斯的身裁比伍特雄偉，但馬虎一點可以過得去，馬耶斯的文件交給伍特使用，這份文件，上面並沒有照片，也可以通過的。

六時十五分，伍特，馬耶斯和伊洛娜三人出發了，瑪利亞和塔諾斯留在家中，雖然塔諾斯力爭要同去，但帶同他去恐怕會誤事，結果，還是把他留下來。伍特持着俄製手提機槍，加上他自己的手槍，馬耶斯的手槍則交給了伊洛娜。

伍特駕駛汽車，馬耶斯坐在他的旁邊，伊洛娜在後座上。從他們的臨時總部所在地的布達城出發，駛過了一道橋，越過多腦河，進入佩斯城，駛出郊區的工廠地帶，繼續轉出到工廠地帶以外的郊區，沿途車輛行人都不多，轉出到郊區，更是疏落了；這時期的布達佩斯，仍在恐怖的陰影籠罩之下；膽子略小一點的人，都躲起來了。

在伊洛娜的指點路線方向之後，汽車從工廠林立的地區駛了出去，沿路只見田野和農莊，再駛過一哩，已見到鐵絲網了。

這一座監禁特殊人犯的小監獄，是一座古舊的巨邸改成的，是當年統治匈牙利王朝的一位貴族留下來的產業，很陰沉，已沒有了當年的光輝，四面圍着厚厚的圍牆上面有瞭望塔，更設備了現代化裝備的探射燈，在圍牆外邊更有兩道鐵絲網。鐵絲網外邊，進口處附近的路上停了兩輛俄製坦克車，一卡車的軍士，他們都站在車邊，在閒談着。一條巨木，攔着進口處。

伍特知道，此行的成敗關鍵在速度與勇氣上，假如行動迅速，果敢不懼，絕不懦怯的話，他們的成功和機會就會較大。

當下，他立即下車，把車門猛然大力關上，一直走過去，他聽到卡車旁兵士們在談話的聲音和笑語聲，他即走到哨兵站旁，手持身份證明文件。

「上校山道要訪晤烏列茲斯基少校，有緊要的事。」伍特道。

身穿厚大衣，頭戴皮帽的哨兵，「烏列茲斯基少校還未來到。」

「我們知道了，我們要到裏面去等候。」

哨兵看到他手持文件，身穿制服，昂然氣慨，沒有多問一句，便開了攔截的木條。伍特迅即回頭走回汽車上，開車駛進去，伊洛娜坐在後座上，緊張得木然僵直了。

一道泥溝環繞着這座巨邸，汽車駛過木橋，響出低沉的隆隆之聲，然後另一道鐵絲網，另一個哨兵站。伍特並不下車，只不耐煩地，伸手出窗外，揮動手中文件，哨兵揮手叫他開車過去。進入大門內，是一條柏油路，轉一個大灣，到了門前，停車。

馬耶斯已經把這一座監獄內部的情形告訴了伍特。於是，三人下車後，伍特以司機兼衛兵姿態先走，經過警衞室，上二樓，轉右邊。在大廳中坐着的數名穿制服的人員立即站起來，伍特不理會他們，一直遠到大廳角落中的一很大辦公桌前西，坐在桌後的是一名中尉。

這中尉很年青，臉孔瘦削，一雙眼睛十分精靈和銳敏，臉頰上一道傷痕直伸到頸項上，他看看伍特，再看看馬耶斯，然後，停留在伊洛娜身上，打重了好一會。伍特道達來意。

「上校，什麼事？」中尉仍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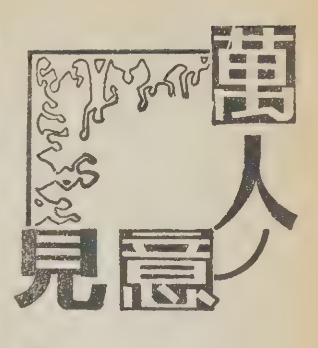
「我們來這兒要和烏列茲斯基少校面談，我們知道他還未到步，但有若干問題，我們必須詢問在這監獄中的那名囚犯，」伍特把手套打在腿上，不耐煩地道：「你這兒可有房間給我們特別盤問之用麼，上校不喜歡在囚室中進行盤問。」

「是的，但你的口音似乎是外國人，你是否俄國人呢？我可以問你麼？」

「我們是捷克的，」伍特道：「你們這兒的囚犯曾經在我們國內進行過犯罪活動，所以我們要盤問他若干問題。」

中尉有點詫異地，問道：「但你身上穿的是我們的制服。」

【未完】



老萬文章有讚有彈
市民表示有同感
護士小姐發嬌嗔

萬人傑先生：

先生之大作，有如先生之大名，其實不祇是萬人之傑，是四百多萬人之傑（在香港言）。自從左仔攪風攪雨開始，先生即站在吾人之最前線。當時每天我都替你揑汗，幸而爲大衆而勇之人，天必祐之，不然，還有誰人替我們說眞心話，大家敢怒而不敢言之言？先生能替我們大聲叫出所有苦水、鬱氣、寃情……傾吐淨盡，眞有無比之舒暢！

可惜有許多人有勇氣說而沒有辦法說，沒有機會說。好像小弟一樣，沒有能力拿起筆槍墨砲，或者眞槍眞刀，殺個痛快，祇有看見你的大作，就暗暗叫好。自從左仔作反後，我更不能一日不拜讀先生大作。

今天又看到你寫的一篇「服務好，支持者衆」，眞是說得一針見血！（不祇這一篇，過去有過許多篇）小弟本身也會受過白衣天使的烏氣，也曾見過別人受到難以形容的待遇。（這指政府醫院之護士而言，至於私家醫生的白衣小姐，則體貼入微，值得一讚）。尤其最難堪者，同住一房間的病人，白衣天使對待番鬼病人，溫柔體貼，有說有笑；又過來對黃臉的中國病人（這指中國看護），其盡其奚落之能事，多問一句，不受喝罵才怪。總之一言難盡，今天我急忙潦草寫幾句，係對先生致萬二分敬意，多謝你替我們說不敢說的話！

一個販夫敬上（七月四日）

萬人傑先生：

我是星島晚報的長期讀者，也是貴專欄的長期讀者，也是先生專欄中所指的幾千位女護士中的一個。現在我想提醒先生，我們所要求的是與男護士同酬，並非要求加薪，與巴士服務員所要求的加薪是完全不同性質。我們的服務好否，是另外一回事；目前我們的目的是與男性護士同酬，因爲現在很多政府部門男女工作人員已經同酬了，祇有我們例外，所以我們才貼標語，力爭同酬。（並非要求加薪）

相信先生現在或許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們要求同酬，並非加薪。關於我們服務好否是另一件事，與目前這件事是完全兩件事。我不否認我們工作態度不好，但是，萬先生，男護士的服務態度閣下滿意嗎？我倒希望看見閣下對男護士服務態度的高見呢！

一個不滿意你的女護士上
（七〇年七月四日）

大陸家書點點血淚

編輯先生：

近接大陸家信，得知共產狂魔繼續兇殘地迫害人民、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爲了控訴共匪的又一罪惡，現將原信抄正寄上，盼借貴刊一角發表。（同附原信一紙，以資參證）因她識字不多，更在恐懼繁亂的悲觀心情中寫下，故書不成言。而看來像些「密碼」，實在她處於那恐怖的環境中，祇有我這個過來人的小弟，才知道得最清楚。此信雖談私事，不過欲使那些幻想着「社會主義祖國」如何幸福的人一點警惕而已。諸多煩擾，祈爲諒察是幸，謝謝！

方××上七月六日

親愛的弟弟：你好嗎？身體健康嗎？肺病有好徹底未呢？

接你本月十五日的信很歡喜，並收到了二十元，各次來信均已收齊。你以後來信要寫家庭生活的事才可寄，寄錢的數目要寫少些，待我收到後會回信告知你。因爲得到你的幫助，我的生活好些時，怕將來會影響××兄弟參加開身（本人按：其夫在五九年的糧盡藥絕中死去遺下的孤兒寡婦，共匪以壓縮爲名，把他們的糧食戶口全部吊銷。今爲減輕其負擔，藉依其夫是貧民成份，故擬懇申請其十六歲之最大兒子參加漁船出海作業。信中的開身即出海捕魚之意）。這份工作首先是安排最困難之家。人家（指共幹）懷疑你（指本人）做什麼壞事，（指特務——大陸共匪對香港人的統稱）而有這許多錢寄回（五十元港幣也），但實在又沒有，爲了幫助我，你那裏也是困難，我對他們（指共幹）解說，但又不相信，因你以前寄回的信件又失了。（本人按：照以上數句說話中，便暗示共幹強迫她索閱我已往寄回的信件了。請再看我姊信中說）因你在那裏是「臭港」，對人民無利的，你是落後的，對於我應覺悟起來（這當然是她面對着共幹責罵我和她自己的了。）你以後寄回的信要公開給大家看的，請未回信，因你（指本人）所說一句話，都用科學分解的，追問我的，沒有什麼可少回信。

姊××

由此可以看出共產暴政是何等狠毒。大陸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他們爲保存性命而寧願忍飢含苦欺騙自己，說平安，說生活可過，我們能放心相信嗎？連少數的滙款是否收到實屬懷疑？可是，我們除了多流幾滴眼淚之外，還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他們呢？

讀者要求加火力
砲轟日本蘿蔔頭

萬人傑先生：

我們是台端長期讀者，素仰立場堅定，正義凜然。請多寫如「發財不

立品」的文章，砲轟日本人之中有侵略野心的忘八蛋，為被害同胞伸冤；為香港中國人出氣！大部份市民一定支持你，請諒察。

趙子龍上

紫楓答田韋大家都受騙
目標只一個打倒毛政權

讀了一四〇期田韋先生一文，我在此說明一些問題。田先生，你的身體傷痕纍纍，這個我很了解。別誤以為我是一個紅旗兵！首先站在我的立場來說，我不會為誰搽脂抹粉。我出身於資本家家庭，也帶着滿身傷痕逃亡來港。作為一個近期難民，見啥說啥。你又何必氣爆爆的？在大陸，管他主義卒、紅旗派。我一律不管，照讀我的岐黃術。可是，老毛也一樣要革我這個「逍遙派」的命。

話得從六六年十月說起。當時的大陸，還沒有兩派出現，兩派的出現是在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你說我信口雌黃，這太過了。當年不可一世的紅孩兒，他們到處參加掃蕩行列，把所有出身不好的人，一律掃地出門，趕往農村。可是老奸巨猾的毛賊，又說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路線。受資反線迫害的人可以復職回城市。而死守住這個陣腳也是日後的東風派，他們不給受迫害的人復職，而更變本加厲的迫害。

如果田先生是從廣州來的，大概知道廣州的『紅務司』吧？紅務司就是六六年十月被迫下鄉支農青年組織，以他們出身來說，有百分之六十是地富反壞右子女。他們打回廣州去，參加了紅旗行列。那些下放到博羅縣、惠陽縣、東莞縣的來港青年，大概不會忘記吧？又以城市機關為例。在惠州、博羅、惠東等地，參加紅旗的人也多是出身不好或歷史有問題的人。如惠州市高級中學為例，高中在學學生，有百分之三十人出身於地富家庭和迫害家庭，而這些學生，大部份參加紅旗派。到了六八年八月清理階級隊伍時，也是他們的苦難日子。又如博羅縣人民醫院為例，參加紅旗派計有以地主出身為首的醫務院長趙正言等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醫務人員參加紅旗。不論在城市或小農村，情況大致一樣。

田先生，你的苦難也即我的苦難，總的一句說來，青年人都被老毛騙了。你我爭論的問題大概不會因地區而有所不同。你說紅旗下場應得，那就未免太過了。他們是我們的同胞，他們的浮屍流到香港，是中國人，是中華兒女，總不該兩耳不聞。我說：「楊成武、王力、關鋒、林杰等人下場應得。但是誤入老毛圈套的同胞，我們就不能指責他們。」你在大陸有對付紅旗的組織，我也有對付走卒的組織。最後我坦白地說：我們的敵人是毛賊共匪，並不是受其荼毒的無知同胞。我們應該為死難者報仇，打回老家去，一定要與毛賊算帳！

田先生，作為我一個去年來港的難民，對問題可能有不當之處，很願與你當面說清。因為我太忙了，任且不善於寫文章，請原諒。

此致

敬禮

紫楓七月三日

萬人傑先生：

先生最近曾在報章上談及向日索償問題。就近來有關這方面的事件，弟亦有不少感觸，願借貴刊披露一二。

中華民族「失落」了

日本侵華遺禍無窮
今日國運實可哀
都拜蘿蔔頭之賜

當三十年代我國剛走上統一的路而開始從事建設的時候，日本就積極向我國策劃大規模侵略，八年戰爭使我國人生命財產受到空前損失，史無前例的殺戮鏡頭相信是今日中年以上的人一輩子不能忘記的。然而更有甚者，日本侵華戰爭引起了中共的坐大，使他們能夠在戰後滿目瘡痍的國土上攫取了政權，中國於是再度陷入更漫長的黑夜。中國人今天在物質、身體上所遭受的苦難，在精神意識上所受到的打擊，較之當日受異族侵略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能夠僥倖居住在海外或者在香港的中國人，儘管有充份的思想自由，然而已經不知何去何從，整個民族是「失落」了。回頭看看「戰敗國」的日本，大和民族固然沒有失落，除了武備受限制外，整個國家體系還是一樣完整；至於經濟方面的發展，則有目共覩，不必我在此饒舌。

日本人正在大賺香港人的錢。香港陷日時受到生命財產損失的人士這個時候要向日人索償，當然不無理由。不過，向日索償的事，應由英庭向日政府提出（港府也沒有這樣做的權力，只不過可以作港人與英庭間的媒介）；當年是由英國政府直接派軍隊保衛這塊殖民地的，換句話說，當時香港人的生命財產，英國政府是有責任保護的。所以香港人應先向英政府索償，再由英政府向日政府交涉。作為「戰敗國」的現任政府（內閣），是有責任替以前的闖禍政府（內閣）償還一切債務的。

跟日本人不能講道義

有人以道義責成日本人，說他們只懂得賺香港人的錢，只懂得向中共獻媚，希望做中共生意，對以前欠下中國人的血債，隻字不提，未免太沒良心。要知道日本人非我族類，在今天當我們既往的燦爛文化和現在的民族精粹都在受着自己民族的人肆意破壞和毀滅的時候，我們要求別個民族

——特別是日本這個民族——對我們仁慈，未免太天真。日本當年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當然是他們的決策者認爲此舉對他們的國家有利；至於由他們一手引起的戰爭後來給他們人民帶來的災難，和致使中共坐大（這種形勢對今天的日本是利是害，還是疑問），這個我們只能說這些決策人眼光不夠，跟他們談道義是找錯了對象。

先弄好自身問題

事到如今，我們還是先應該弄好自身的問題：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迄今還可以說是沒有着落。前面說過，我們這個民族是失落了，如何把它找回？如何打出一條路來？這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我們今天就應積極去找尋。中共政權的完蛋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但我們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將如何適應這個新的時代，可能比反共問題更複雜。共黨一貫的伎倆是哄嚇欺騙，如果我們只知道共黨的路不通，知道不把中共推翻便貽禍於整個世界，然而我們卻看不見一條明確的可以跟隨的道路，結果還是易爲共黨所乘的。今天我們見到許多人上了共黨的當，給共黨牽着鼻子走的，都是這個樣子。我們只說反共，卻在意識上留下一個空子，這種情形有如我們看見一個瞎子在馬路上亂闖，我們向他高呼危險，卻不上前去攙他，然而共黨卻上前去了。

軍國主義會恢復嗎？

我寫這封信的動機是由「向日索償」的事件引起的。由於我又聽到共黨的應聲蟲在散播「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神話，他們說日本在不久的將來又要爲禍亞洲，只有「强大的祖國」可以將他們遏止云云。提起日本軍國主義，不少人會談虎色變，至於它會不會復活，我不想在這裏多費唇舌去討論，只想簡單說幾句話：除了日本的武器製造和軍備受到一定的限制外，我們看看日本人今天的收入和生活水準（來港的遊客數字，日本僅次於美國人），難道他們還有人願意演大戰的慘劇？而且本世紀兩次大戰，其原因也不過是爲了爭奪資源和發展市場，換句話說就是發展經濟；時至今天，由於大國都擁有核子武器，戰爭早成爲不可能，於是世界市場也就成了各國角逐的戰場。日本人今天實際已經打了不折不扣的勝仗。

最善於適應的民族

也許有人以爲日本民族陰險叵測，好勇鬬狠，他們做夢也不會忘記做世界霸主，決不會以此經濟上的收穫爲滿足。從歷史上，我們當然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壞的一面，但我們同時可以看到，日本人是一個最善於適應的民族：由第七世紀到第九世紀他們來中國學到了許多有用的東西；而過去一百年以來，它是亞洲各國中現代化最成功的一個國家。今天，它仍在不斷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事實上，這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時代：西方的一套思想方法和意識形態正在主導着今後世界的方向。

兩次大戰的教訓加上他們的哲人通過邏輯推理而得來的明訓，西方的政治家已深切地意識到戰爭不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相反地，只有引起更大的問題。大家從事經濟競爭是一種好現象；縱使經濟的發展達到飽和，世界市場再無法容納，解決的辦法仍然多的是，只是不要戰爭。當今最大的問題是應付共產黨。

由「向日索償」而引起一點感想，扯到這裏似乎已扯得太遠。不過我本人也是要向日人索償的：除了財產的損失，我本人讀書不成，也類似先生被譏爲半桶水一般（如能與先生並列，我卻深引以爲榮），第一就拜日本侵略者之賜，其次就要拜共產黨之賜。

尉遲原謹上（七月四日）

致萬人傑先生公開信

為唐福雄先生的立場問題

尹子思

人傑先生：

我一向喜歡讀你的文章，無論刊在星晚或在萬人雜誌上的，因爲它言中有物，發人深省。可惜我時間無多，不能每篇必讀。

近日讀我兄致唐福雄兄的公開信，所論受人重視。唯若干點我兄可能未曾想及，而致有此「短兵相接」。弟認識唐兄有年，也曾一度合作，深感如唐兄正面答覆，會引起更大風波，如不答辯，又會使人誤會唐兄立場。故不避冒昧，以個人所見，向萬兄進言，希望外界對此事有第三種看法。

讀完了我兄在一四〇期的文章後，使我懷疑，以爲唐兄是一位「在香港身居高位，過着『資產階級糜爛生活』」而有「親共病」的人。但我掩卷靜心一想，覺得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這類「銜頭」加諸唐兄身上。

自從一九六七年暴動後，我經常與他在一個獨立的、無政治性的勞工組織機構中接觸。我們一起策劃、推動與執行會務，解決本港勞工問題，免被一小撮人利用，從而生出其他大問題。六八與六九年內，唐兄都率先在會內擔負重任，經常與勞工接觸，親自辦理勞工教育。直至今年，他要在草擬委員會內做事，才辭去委員職位。萬兄可詢諸機構內上上下下，會得一新印象——一個年青、有頭腦、出錢出力、出心血、爲勞苦大衆謀幸福，不可多得的領袖。

問題出於五人草擬小組的一段假設。這段已有多人論及，並提相反意見，不贅。但何以又有「訪問記」？

據本人所知是這樣的：兩個多月前，一位當年與唐兄在大學的同學走訪唐兄，談及當時討論得如火如荼的「社會觀」，唐兄只照當時事實，五人委員如何假定政治趨勢的事實講一下。那位仁兄卻要求把有關消息刊諸一本雜誌上，唐兄答應如果可以看看這本雜誌的面目，和「訪問記」內容，是可以的。那位仁兄答應過後，去如黃鶴。尤其最後一段文字（即萬兄留待一四一期再論的一段）與他的原意相差幾千里，更無表示「堅定如昔」的「態度」。如果這篇文字引人懷疑，百分之百是記者渲染所致。

自萬兄拿這事公開討論後，各方面非常重視，教內人士踴躍參加教區討論，把疑團驅去。但教外人士卻未能立即了解，假如有些人正想研究教理而求領洗入教，這事不可謂影響不大；可能被這事「打窒」向道之心。所謂「發展的危險」在這裏。五人起草委員擬的初稿經大家討論後，現正着手重寫，當有一番新面目。如果在未成熟時把各代表的不同意見拿來公開，當然有許多可非議的地方。這也可能是最近幾次會議不歡迎記者列席的緣故。

雖然我是唐兄的好友，我講這番話不是代他說好話，也不是替他賣招牌，只是覺得一個貢獻自己全副力量精神的有為青年，並無任何企圖或希冀任何酬報，卻因萬兄的一再嚴厲批評，後果令人耽心。

我並不反對討論這事，但有一點大家要知道的：一般青年在香港出生，從未離開香港，他們只耳聞有關大陸種種情況，未曾目覩；不論當年的貪污，以至變色後的清算等，都不會有切膚之痛。相反的，這兩個黨派在香港的宣傳上講來，顯然「氫彈」、「人造衛星」容易吸引一般知識青年。如果說這一大數目的青年喜歡左抑或右，他們對兩方面都無好感，更談不到屬於任何派。可是在吸引青年獻身國家或盡量利用本身長處謀求社會利益，無疑那些「積極份子」另有一套法寶。

如果身邊有三幾個那方面的高手，一向的接觸不談主義，只談社會大事，間中授及若干科學成就，則一個所謂自由社會中的青年，不難被吸引得同情那一方了。除這班青年外，本港還有不少外國人對左派看法另有一套，如這批人是幾間大學學府的師長教授，或某些社團的首腦，他們這「超然」角度的看法，對一般青年的影響亦大。

我喜歡這類問題討論下去，但不願牽涉到香港天主教會本身；因主教已決定取消舊有的草案第二章。要討論的話，就說有些人觀點怎樣怎樣已夠，儘可不牽涉到某人的職位、地位等。

有一點要告萬兄及曾激烈提出相反意見的朋友。要知道，再兇的責罵也可不能把一個有自由思想而可能同情某方面的青年人改變過來；相反，卻正中那方面的計，他們會向這些青年招手，盡量利用他們的優點，鞏固他們貢獻社會的熱誠，再慢慢作思想上的蠶食，那時自己的一方失去一隻手臂，予對方一把犀利的刀或劍。但對那罪無可恕之徒，又當別論。

我應該強調的是：上面一大段文字不是代表唐福雄兄說話，只是在朋友立場上所見到的公開出來。假如我沒看錯，他雖不至把自己當作是「二十三萬天主教徒的大救星」，卻是個如假包換，效法基督，把愛德實踐於日常生活的年青領袖。他還是個重實際工作，不重空談的社會工作者。我盼望在眞理愈辯愈明的理想下，萬兄的輿論威力，配合上唐兄的努力實踐，香港人有福了。

被列為黑七類份子之子女永世不可翻身 他們在文革期內不敢動不可能參加旗派

張先生：

我看到了一四〇期在萬人意見中有關「旗派與主義兵」的實質問題討論。及先生的按語：歡迎反復討論，以求眞實。在下也想提小小意見。

在下六八年冬來港，這時武鬪接近尾聲，在下雖居於農村，但對主義兵及旗派也頗知一二。我非常同意田章君的看法及意見。可能紫楓君在大陸武鬪時在香港，未能目睹，祗是耳聞；及聽了但此所謂「中共問題專家」的報導。才會這樣判斷的。

毛共在展開「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條政策為有關地富兒女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內容說：「地富兒女不准外出串連，不准參加革命派組織，祗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羣眾集會不許參加，要從文化大革命中積極改造自己。如有違犯上述條例，則作為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嚴處。」當時地富兒女比以前的黑奴還苦。連一般體育，如打球都禁止。如果說地富兒女參加旗派，確是莫大的冤枉。但也有其說，這不過是主義兵用來攻擊旗派的謠言。當時主義兵大部是軍幹子女，旗派則是普通工人學生，也有少數是共幹，正如番禺縣，萬頃沙公社的黨委書記，就是向羣眾宣佈參加旗派組織的。

毛共的文革時期五類份子兒女，眞是個都不敢郁，但運動後則卻首先遭殃。

根據我大隊，先鬪死幾個地富兒女，再肅清旗派，凡是參加過旗派的人，都要清算、管制，首惡份子，送去勞改。

紫楓君可能是看了主義兵攻擊旗派的小報，才會有這樣的。但他們都互相攻擊，卻苦了黑七類的子女，在鬪爭中，這樣會被捲入漩渦。不過陰險的毛共，次次搞運動都藉口大殺五類份子及其子女的。現在更公開宣佈：「你的家庭是地主，一百代後仍是地主。」總之是永遠不能翻身。

我敢保證：五類份子兒女，是絕不會參加旗派，因為主義兵及旗派，都是一丘之貉，不是眞正反毛，不過是互相爭權、互相殘殺。五種份子兒女怎肯去送死呢。如果紫楓君再不信的話，我可以找幾個去年尾才來港的青年，請在禮拜日預約在茶樓，請你問問他們。我擔保他們會保證，那時紫楓君會相信吧了。

討論出眞實是好的，但不要堅持己見，平心靜氣討論一個問題，自然會水落石出，否則聽信了所謂「中共專家」的報導，刊了出來，與事實有出入時，難免受近期難胞所指出的。紫楓君以為然否？

新生於七月五日

八和大會・民選議員・命運相同

九和之友

擁會一千多會員之香港八和粵劇公會，六月三十日在覺士道童軍會堂召開了第十五屆同人大會。據報載，到會者僅得百多會員，該會主席梁醒波先生對此情景，在登台演講時，不禁聲淚俱下，頻以手巾抹淚，並激動地說：「本會屬下會員數逾千人，而今天的同人大會眼見者，不過百餘人，會友們平時對母會漠不關心，但稍有不當，便全部推於理事同寅身上：……」如果這段話不是記者聽錯或報導錯，那麼便是梁醒波先生講錯了。從梁先生的講話中，很明顯地是在埋怨八和會友不關心會務而做錯了，又全部責難理事，言下之意，好似說會友一百幾十個唔對，而理事做錯事是應該，錯得對。

我是一個局外人，是一個熱愛粵劇的人，以事論事，香港八和弄到今天如此境地，責任是不應由會友——尤其是最下層的會友來負，應該是理事會的頭頭負責才對。以我理解，會友們不是不關心會務，而是痛心八和會頭頭無能。八和會等於名存實亡，因此採取了消極遺棄態度。假如是有理智者，當不會埋怨下屬；反之，應深刻地檢討和反省，爲自己沒有把會務搞好，有負會友所托而抱歉才對。

我之所以不客氣地批評了八和會的頭頭們，並不是對他們有什麼偏見，而純是抱着「愛之深，責之嚴」的態度。我說八和會友遺棄母會，也不是胡說八道，而是有一定的理論作根據的。正如本港最近進行民選市政局議員一樣，據說：本港有選舉資格的市民共二十五萬人，而登記的選民僅得三萬多人，但實實在在參加了投票選舉的選民，遺憾得很，僅得八千多人。本來能有資格參加選舉議員，是一件很榮幸的事，爲什麼竟有那麼多的選民放棄了這榮幸的機會呢？理由很簡單，就是選民們經過幾次選舉，感覺到民選議員對市民們沒多大作用，因爲有些議員僅是在選民投票時才會向選民微笑的握握手，打招呼，當選後，便把選民忘得一乾二淨，市民有需要幫助時，議員不會爲市民發言主持正義（當然其中也有爲民請命的，但爲數是很少很少）。遇上社會有動亂時，便搭機溜之大吉，當然不能說議員中沒有眞眞正正爲市民服務的，可惜有正義感的議員，又因爲他（她）們本身的權力所限，心有餘而力不足，沒法把市民所托的事辦好，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所以選民便不熱中於民選議員的活動了。

同樣的理由，八和的會友，也是從歷屆八和頭頭主持會務中，體會到眞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感。長期以來，每屆的頭頭，新官上場，照例發表一些爲會員謀福利，要把八和搞好。遺憾的是每屆頭頭不單沒把八和搞得更好，反之搞得更壞，弄到粵劇頻於滅行之邊緣，每屆頭頭也沒有爲佔全行百份之九十的中下層會友福利設想過（本來粵劇從業人員，爲社會各社團籌募善款是頂有本事的，可是多年來，除了何非凡任主席時籌到一筆款，到梁醒波上場時將該筆款辦了一間小學外，其他並無建樹），令到佔百分之五十的最下層，迫於無奈，轉了行，另謀生路，將原來的正業（演戲）作爲副業，在港九的各大小街頭巷尾，隨處都能遇上昔日的八和子弟，今之街仔，這班值得同情之街仔，對八和母會失了信心終日只知爲口奔馳，那裏還有閒情逸趣去開同人大會呢？

他們不是不想關心母會，只是母會太不爭氣。不知八和頭頭諸公，對此有何感想？

最後，我本着愛護粵劇之熱忱，寄語八和頭頭諸公，請你們不要只會埋怨下屬不關心母會，而你們應該切切實實檢查一下自己的工作，眞眞正正地爲大多數中下層會友設想，必要時不妨發動全行會友來一次八和大革命，大刀濶斧，把枯朽的、不合理和妨礙粵劇發展的制度和現象，忍一時之痛，斬掉它，重新建立過健全的合理的、新的八和粵劇制度和現象，要把市民們漸漸見棄的粵劇，重新復活過來，在市民中樹立粵劇新面貌、新觀感，在會友中重溫團結，羣策羣力，把八和會務搞得更出色、更有生氣，讓粵劇這朵花開得更燦爛、更美艷、更可愛！

無道不行 衛道之士 有何可笑

嬉皮士之風不值得鼓勵

萬人雜誌編者、作者、讀者諸君：

今晚收聽香港電台時事座談會討論長髮青年與「嬉皮士」問題，內中有一位操着不純正的粵語似乎是外國人的表示：「嬉皮士」參加反對美國出兵作戰的運動已起了作用，而他們不喜歡工作，是認爲辛苦工作幾十年，能得到些什麼？對人生價值有所懷疑云云。他們的閉塞無知，陷世界於空前混亂，令我無限感慨！

美國反戰勢力高張，迫使尼克遜政府採取退縮政策，愈來愈甚，好像「火未燒到眼眉」，就把鄰居的大火當作是隔岸觀火一般！這種漠視集體安全的作法，甚至連危及本身生存的嚴重問題，都可置之不理的短視表現，竟然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號稱文明進步的青年身上，可謂思想落後到極！愚昧到極！比我國二千幾年前春秋時代的觀念還趕不上。其實以鄰居的火災作比喻，還是不夠；因爲火災通常沒有一定的目標，如果風向轉變，還可望幸而不

至燒到自己家裏；眼看着火勢燒來，還可以找地方走避。

但現在的赤燄炎炎，高呼推行世界革命，是有計劃的、有目標的，如不齊心合力，及時加以撲滅，是人人都無處逃避的，連後代子孫都受害的！美國青年應該睜開眼睛看看：敵人是磨刀霍霍，聲勢洶洶的進攻，自己卻迷迷糊糊，顛顛倒倒，甚至束手縛腳，自尋死路，那是多麼可悲啊！美國工人待遇的優厚，爲世界之冠，工作時間逐漸縮短，年老的和失業的都生活無虞，在這我國人民看來，已經羨慕無比的了。如果以現在大陸人民的艱苦生活作比較，連生命都沒有保障的嚴重情形，那就更有天淵之別了。但美國青年卻是如此不知滿足，認爲生活得沒有意義，那是他們的精神空虛，心理變態，並且「嬌生慣養」，未曾受過我國的艱辛經歷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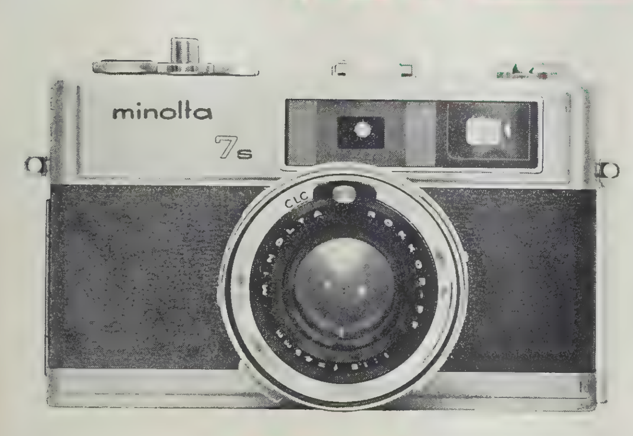
美國的文化基礎畢竟是太淺薄了，以這般空虛錯誤的思想，怎能領導世界？而他們今日正處於領導世界的地位，豈不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一般，馬蹪車翻，令到身爲乘客的我們都有同歸於盡的恐懼嗎？我們有責任多多介紹我們的優良文化和遭受赤禍的慘痛經驗以及不屈不撓的民族正氣，給他們作當頭棒喝，讓他們作一番脫胎換骨的工夫，認清人生眞諦，充實精神生活，免至害己害人，那眞是刻不容緩的事！馬森亮先生及僑光報作者處於思想淆混的前線，想必對此盡了最大的努力，謹致敬意，並祝加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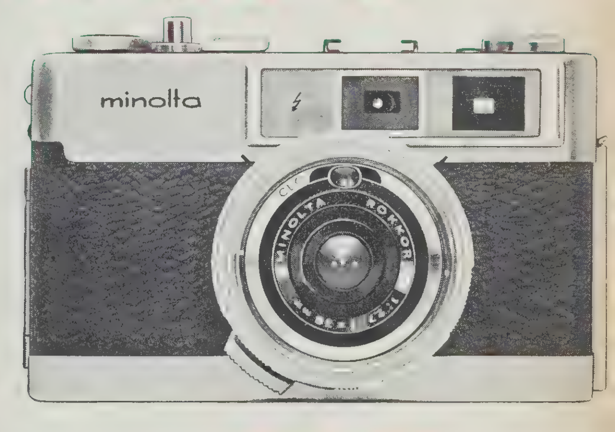
有些人往往把「衞道」之名作爲諷刺，其實如果認爲是「道」，那就是值得保衞的。交通大道，尙且不容破壞，何況是「人生大道」？難道要加以寸寸切斷，讓人類無法通行，跌入陷阱，自掘墳墓，才是好事嗎？公「道」不張，是非不分，那是很危險的！又有些人把「嬉皮士」比作魏晉淸談之士，究竟有何同異？而淸談誤國，對社會的壞影响又怎樣？以後引致中華民族發生什麼變故？請有識之士加以剖析，以免一知半解，導入歧途，也是很重要的。

回憶二十幾年前，我還是年青小伙子，眼見當時國本動搖，人心敗壞的情形，力指「同學少年多不賤」的糊塗作風爲不當，可惜「曲高和寡」、「人微言輕」，爾後大陸沉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們陷身大陸，大吃苦果，眞是可憐亦復可痛！不謂「前車既覆」，仍未收「後車當戒」之效，使我對於「人爲萬物之靈」的美譽，不禁發生疑問，亦不忍知而不言也！唯望聲應氣求，與諸君共致力之！

梁良謹啓（七月五夜）

萬能達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Minolta AL-F

萬能達Hi-matic 7s型及AL-F型相機均設有CLC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光源強弱均可攝取美妙的黑白或彩色照片。

Hi-matic 7s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Rokkor鏡頭,光圈由F1.8至F22,快門速度由1/4秒至1/500秒,另設有自動疊影測距及安全裝片訊號等。

AL-F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菲林及F2.7 Rokkor鏡頭,快門速度由1/30秒至1/500秒。電眼設備,自動調整光圈,更獨有自動閃光系統,户內户外攝影格外方便。

兩型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各大照相材料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佐德有限公司 德基大廈 電話:H 231588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45期要目
誰在「大放厥詞」……每週評論
「戰無不勝」謊言被粉碎 毛思想竟敗於格力狗……萬人傑
再談中共解放幹部問題……待旦
共軍生產基地的學生連……金千里
「鞍鋼憲法」是甚麼東西……曾憲光
毛澤東虛有其表……魯遲
東北詩人穆木天……趙聰
中文·崇外與愛國……古鶴翔
狗咬狗（相聲）……南方朔
大學校長續誌……余君凡
「困」與「坎」的禮讚……林真
一宗强姦案的妙判……于姜
從爛佬與潑婦說起……寒山碧
徐速又錯了……張贛萍
人海百態：丈夫的外遇 隣居的樂隊……萬人傑
青年園地：千古文章總是偷……邯鄲客
青年犯罪問題

・萬人雜誌第一四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五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八月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誰在「大放厥詞」？



國際關係問題專家牛門博士，以官方專家的資格，向英國海外各地駐軍進行宣慰活動，同時講述國際形勢。牛門博士在香港對記者說：中共與蘇聯終必決一死戰。他肯定預言，中蘇共大戰要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從四千五百哩長的邊境打起來。他舉出戰爭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將要索回蘇佔國土，蘇聯拒絕，戰爭乃不可避免。

明報對牛門博士的論調，斥爲「如此專家，大放厥詞。」該報社論稱：

「任何對中蘇爭執之本質稍有認識的人都應該明瞭，中蘇爭執的眞正關鍵，決不在於領土，而是在共產陣營的領導權。那是一種權力鬪爭，而不是土地的爭奪。中蘇之間爆發大戰的可能性極微。卽使眞的要發生大戰，連毛澤東和布列茲涅夫也未必知道是否會在一九七五年之前進行。卽使毛布二人都已定下一九七五年大戰的計劃，這中間不可知的因素仍是太多。如果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以前逝世，又或者布列茲涅夫政權在一九七五年以前被推翻，那又如何？」

我們一向不對專家另眼相看，但亦不因人廢言。我們所重視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據。現在的問題是「中蘇共大戰會否爆發」，英國專家認爲必打，明報則指爲胡說，一口否定別人的看法。這當然都是它們各自的意見。

奇怪的是明報說：「卽使眞的要發生大戰，連毛澤東和布列茲涅夫也未必知道是否會在一九七五年之前進行。」旣然連毛布也不知道，明報又怎能知道大戰「不會」在那時進行呢？明報企圖否定別人，自不知也否定了自己——用自己的理論摑自己的嘴巴。

該報在圖否定中蘇共大戰的推斷之餘，竟不惜向牛門博士作人身攻擊。

它說：「作這種推斷之人的頭腦大有問題，而英軍軍官們將聽他演講。萬一駐港的英國軍官們相信了他的話，竟在香港根據這假定而作軍事佈置，那實是荒唐胡鬧之極了。」我們不會說「明報」主筆的頭腦有問題，但萬一軍人也信了他的話，以致放鬆了對局勢的提防，事實不止是荒唐了，而且可能很危險！

明報說，中蘇共爭執，關鍵決不在領土，而是在共黨陣營的領導權。該報以爲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該明瞭。但是，明報的常識，顯然表示它不明瞭共黨領導權的目標是什麼，並不明瞭領導權與領土有何關係，更不明瞭中蘇共爭奪領導權已演變至如何程度。我們以爲，自稱熟讀共黨文件的明報當局應該注意，七月卅一日，中共「兩報一刊」就再次强調大戰的危機存在。該聯合社論指出：

「社會帝國主義（蘇聯）正在貪得無厭地窺伺着我國的領土。它一天也沒有放鬆進攻中國的準備。它口頭上說什麼沒有威脅中國，但它爲什麼在靠近我國邊界的地區大規模地集結兵力呢？爲什麼把它的大批軍隊開進隣近中國的別的國家呢？爲什麼要那樣猖狂地採取軍事部署把進攻矛頭指向我國呢？

「……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遵照毛主席關於『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偉大教導，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做好防禦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侵略、對付突然襲擊的一切準備。要像林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樣，『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

很不幸，中蘇共大戰的「關鍵」，恰與明報的常識有異，近年來，中蘇共最嚴重的衝突，都是爲了爭奪領土主權的。

眞理報宣稱：「中蘇大戰終不可避免」。跟着就有配備核武器的三十五師蘇軍向中蘇邊境結集，現時中共視爲最大危機的就是這個敵對的軍事形勢。

明報爲什麼對牛門博士大力抨擊？它自己已道出了心事：「（牛門）這番話是對香港說的，胡說八道之餘，不免會暗示你們中國人都不懂，只有我英國專家才懂。」

顯然，常以中共問題專家自居的大主筆心理難免咕嘟着，有我在，你敢說專家嗎？這無非出自衛性作用罷了。





「戰無不勝」謊言被粉碎
毛思想竟敗於格力狗

萬人傑

中共當局雖下了堂堂命令，左派報紙，一律不許刊登狗馬二經，大多數左派尼巴報卻實行抗命，寧冒取消津貼的危險，繼續以狗馬掛帥；把毛澤東思想丟在一邊。可見儘管中共力誇「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但在這一個回合中，卻大敗於格力狗，這班靠攏分子未免丟盡了毛澤東的面子！

狗馬掛帥為了生存

中共最高指示，香港的正統左報、左派尼巴報和外圍左報一律不得刊登狗馬二經，否則停止津貼。這件「大事」不但左派報人為之震驚，社會人士也莫不引為談資。

一向，左報以狗馬二經吸引讀者，直到六七年暴動後，港共認為要集中火力對付港英、澳葡，因而取消狗馬，而以一羣工人、一羣學生、一羣商人等「讀者」投函聲討港英來代替。

可是，在五月暴動期間，左報無烟大砲卓得太多，專門造謠，因而市民目為大砲報，不屑一看，致使左報銷路大為萎縮，因此又不能不乞靈於四腳畜生，以狗馬來支持他們鬬垮港英，不久又恢復了「狗馬掛帥」。一方面大駡港英，一方面替英皇御准賽馬會大做宣傳工夫；一方面鬬臭澳葡，一方面又為逸園賽狗會服務。這種矛盾措施，完全為了求生存，不惜違反毛澤東的指示。

正統、尾巴及外圍

香港左派報紙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正統左報，擺着「代表中共」姿態，全力宣傳毛思想，讀者有沒有興趣是閣下的事，一於强硬灌輸，這類報紙，以大公、文滙為代表。第二類是內容較趣味化，宣傳毛思想與渲染本地「罪惡」，攻擊本地政府並重。主持者未必是共產黨人，可能是靠攏分子，晶報、商報、新晚報、正午報等屬於這一類。至於外圍左報，是一些投機報人，為了取得左派津貼，倒向港共懷抱，所得好處是：由左派供給紙張，並在左派印刷所承印，有拖有欠。他們的三面紅旗是「狗」「馬」「鹹」。新午報、田豐日報等屬於這一類。

中共禁登狗馬經的最高指示，對這三類報紙都適用。大公、文滙因是正統左報，代表共黨官方，自然要擺出一副堂堂正正的面孔，一向不登狗馬，這命令對他們當然絕無影響。但晶報、商報、正午、新午、田豐卻一直靠那些畜生維持。部分無政治色彩的狗馬報逢星期六、星期日加價為兩毫，左報沒有加價，因而佔了便宜。中共這一指示，對這羣左報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為了配合「微笑攻勢」？

無可否認，左派狗馬專家用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精神研究狗馬操練紀錄特別精細，因此一般狗馬迷都認為左報狗馬貼士較準，愛好狗馬的小市民，即使思想上反共，也會買份左報刨狗馬經，狗馬纜擬好後，旁及毛思想，稍為涉獵的人，久而久之，思想難免受到影響；因此，左報向上峯解釋，大可振振有詞。

可惜，中共禁令是鐵案如山，也許他們目的是用以配合目前外交上的微笑攻勢，譬如：盡力增加外援，電賀英女王誕辰、與蘇互派大使、買美國卡車、跟日本人大做生意等等。在民主窗櫥辦的報紙，即使不能擺出紳士姿態，也不能成個流氓、撈家模樣，以狗馬維生。

毛澤東身價不如狗

這道禁令的結果，晶報、商報已實行遵命不登；其他受津貼的左派尼巴報，則作了相反的選擇，寧願犧牲津貼，維持狗馬。他們作出這選擇，可意味到：

①格力狗戰勝了毛思想；

②藉狗馬支持，比中共津貼靠得住。

同時，從這事也可看出，這些靠攏分子是現實而投機的，在他們面臨利害選擇時，就放棄了利少害多的毛思想。

這其實不足為奇，凡靠攏者都是投機分子，投機目的在利，有利可圖，他們才肯幹。他們靠攏是因為左派有津貼，肯供應他們白報紙，肯給他們人民幣；現在來了這致命的禁令，他們就得在利害上權衡。

譬如，有狗馬的時候，可以銷兩三萬份；沒有狗馬，只銷個兩三千。他們就會計算，有兩三萬張白報紙津貼，條數頗大，值得靠攏；但跌到兩三千，兩三千張白報紙所值有限，犯不着為這小小的數目犧牲；不如靠銷紙維持好得多。

靠攏分子眼中只有「利」

靠攏分子本無所愛於毛澤東，他們有奶便是娘，現在毛澤東沒有奶給他們吃，他們自然把狗馬看得重要過毛澤東。

其實，所有靠攏分子都一樣，做左派生意的人，眼睛放在利字上面，開會時大可振臂高呼偉大舵手，若果大陸貨不由他們經銷，他們立刻會說毛澤東是偉大衰仔了。

共產黨不會給人「選擇」機會的，因此「要嘛就取消狗馬經；要嘛就取消津貼」這種選擇令人懷疑。我們認為這不會是共產黨提出的選擇，而是靠攏分子自己作出的選擇。也可以說，這是對共產黨抗命。如果在大陸，抗命就難逃鬪批下放的厄運，在香港，他們對這些抗命的靠攏分子，除了取消津貼，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制裁他們。

不過，靠攏分子這個選擇，使人了解到，在自由地區，格力狗也可戰勝毛思想。由此證明，共產黨的所謂「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簡直是天下大謊話，這一班靠攏報人，可謂丟盡毛澤東的臉。

人民勒緊褲帶 對外慷慨贈予 不顧百姓死活 毛共激起怒潮

從東莞太平逃亡來港的一位難民說：為了大陸糧食缺乏，多數人民沒法吃得飽，紛紛逃亡；準備逃到香港的人很多。照他們推測，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很有可能重演於今日。

人民入境事務處長戈立也證實近日由大陸泅水逃港的難民大有增加，估計在七月份內能順利逃抵香港的，已逾百人；至於半途被截回，或氣力不夠，葬身魚腹的究有多少，則無從獲知。

中西報的報導說：惠州知識分子因糧食缺乏，不滿共幹，最近曾發生暴動。共軍曾前往鎮壓，暴動者嚴重破壞公社。

從這些消息可看到，人民吃不飽，是大陸普遍現象。至於一九六二年的大逃亡潮是否能重演，是另外一回事。鑒於目前共軍鎮壓的嚴厲，集體的大逃亡，可能性不大。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無法不繼續過下去。

為什麼他們沒飯吃、沒衣穿？是國家窮嗎？這個，不但中共否認，事實上的表現，也並不如此。如果不是有那麼多逃亡的難民，把大陸的實況告訴海外同胞，人們真會以為毛共統治下的大陸，真如他們宣傳的那麼「富強」。可不是嗎？中共發展了核武器，又造成紅色衛星，這還不是「富強」的表現？

再者，中共與坦桑尼亞、贊比亞於七月十二日在北平簽訂了議定書，貸款給兩國興建一條鐵路，這條鐵路全長約一千英里，穿越高山，工程極為艱巨，全部費用為一億五千萬英鎊，約合港幣二十二億五千萬，這筆貸款不收利息，分二十五年償還。如照最低的定期存款利息計算，這筆巨額貸款最少要付六十二億港元利息，這筆巨額利息，是中共慷慨地贈送給坦、贊兩國的。

另一則新聞是：截至目前為止，以現款捐助紅十字會救濟秘魯地震災民的國家，數目最巨的是中共，捐出的款項為二百五十八萬一千二百八十瑞士法郎（合美金六十一萬九千元，港幣三百七十餘萬元）。同時，今年五月羅馬尼亞水災之後，對紅十字會捐款最多的也是中共。

從這些消息看，外國人沒有不相信中共確是十分富有的；否則，怎麼連世界財主的美國佬也瞠乎其後呢？但，在大陸上沒有飯吃、沒有衣穿的中國老百姓如果知道這消息，他們會問：我們的政府對外國人這麼慷慨，為什麼我們會過這種一窮二白的生活呢？

本來，人類互助是好的，坦、贊二國交通落後，在金錢、技術上協助他們發展，無可厚非；秘魯的地震，羅馬尼亞的水災，災民遍野，需要救濟，予以捐助，自然也是基於人類的善心。

可是，中共的這些慷慨贈予，都是另有目的的，這目的就是要在非洲建立一個重要的革命基地，與英美爭霸。為了達到這目的，而非基於人類的互助，中共要人民勒緊褲帶，刮削人民的口糧去援外，是否值得，就大可研究！

至於以巨款捐贈秘魯、羅馬尼亞，也無非因為要與蘇聯競一日之長短。因為，在捐助秘魯中，蘇聯表現得最賣力，他們曾運用六十一架巨型運輸機，將許多設備運到秘魯，其中包括一座醫院，及推土機、築路機等。中共為了與蘇聯互爭雄長，自然不甘後人，要在捐款救災的數字上壓倒老大哥。

在香港及海外都有這麼一派年青人，只從表面上去看中共。今日中共有了核彈、有了人造衛星，在國防科技上的成就大了；但許多人認為，這些成就遠不如台灣在農業上的進步來得有價值。

農業進步，產品改良了，對民生有很大裨益。造好人造衛星，餓的時候不可以當飯吃，冷的時候不可以當衣穿。

如果七億多人民都吃飽了，穿暖了，造衛星不致影響人民生活，那誰也不會反對。

至於援助外國災民，幫助人家建設，也是應該贊同的。但勒緊自己的褲帶，讓與人家吃；或自己吃粥，人家吃飯，都做得過份。

如果中共是這樣善心，這樣悲天憫人，該設一個救濟站在深圳，凡在大陸活不下去，要逃亡到香港的人民，不動用解放軍開槍攔阻，而予以充份救濟，使他們旅途中有充足糧食，溫飽到達目的地。

何以中共對外人這麼仁慈慷慨，對自己同胞這樣殘忍吝嗇？何以只懂得收買外國人的心，不收買本國人民的心？在國內，到處掀起反抗怒潮，鎮壓的手段未必永久生效，飢餓終於會使中國人民起來革掉毛共的命！

再談中共的解

中共自「九大」後就喊出「解放幹部」的口號，其目的，是爲了制止派系鬥爭的蔓延，是爲了堵塞下面進行派系鬥爭的藉口。另一方面也因爲「文革」的打擊面太廣，無論文學藝術、教育衛生、商業貿易各系統稍有權柄，稍有名望的幹部幾乎全部被鬪垮鬪臭。這在大搞羣衆運動，大搞奪權造反，廢止一切正常活動的非常時期，其惡劣的影響尚不太顯著。因爲當時，中共所要的只是權力。可是，逐漸恢復秩序，各部門的日常活動恢復正常之後，卻發覺人手大缺，「文革」中湧現出來的羣衆代表無濟於事。不能做好各部門的工作，特別是帶有技術性的工作，不得不重新起用被打倒的幹部。最先獲得解放的是這兩種人：

㈠基層行政幹部和軍人。基層行政幹部包括公社，縣一級以及廠礦單位的領導幹部。這類幹部自去年五六月間就陸續獲得解放。把他們重新安插進領導班子。不過由於他們是最早獲得「解放」的一批，必須經過一定的考驗和程序。先是被下放到農村或廠礦車間，從事勞動鍛鍊，第二步參加毛澤東思想工人宣傳隊，進駐上層建築各部門，既領導別人進行鬪、批、改，自己也要進行鬪、批、改，最後才調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領導日常工作，或者留在所駐單位，參加革委會的領導班子。這些程序須一年半載方能完成。

㈡各科室的技術幹部。自然科學的著名科學家，在「文革」運動中，受到毛林集團的特別保護，未被運動騷擾。但一般的技術幹部多因平日少參加體力勞動，執行資產階級的科技路線，爲「革命羣衆」所妒忌，被打成走資派。可是這些人「靠邊站」之後，工業生產和正常的科技研究卻大踏步向後退。許多生產技術問題都不是「革命羣衆」所能解決的，不得不解放他們。早期被解放的科技幹部，也像基層行政幹部那樣，必須經過勞動鍛鍊，和參加工宣隊考驗兩個階段。

隨着中國大陸社會秩序的恢復，中共對外的外交貿易關係正常化，爲了有利於對外宣傳，中共也就解放了一批藝術體育界的著名演員和運動員。

中共在國際體壇上，成績最爲卓越的是乒乓球。自從容國團爲中共取得第一項世界男子單打冠軍後，中共乒乓球運動迅速發展，產生了莊則棟、徐寅生、李富榮、丘鍾惠、林慧卿、鄭敏之、李赫男、梁麗珍等著名乒乓球運動員。曾多次擊敗被稱爲乒乓球王國的日本，幾乎囊括所有冠軍。雖然林彪認爲這是運動員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但仍然無法否認運動員的天才。這些人由於爲國家奪取榮譽，一向受到賀龍和榮高棠的厚待，生活條件較一般運動員優越。引起體育學院「紅衞兵」的妒忌，把他們說成賀龍、榮高棠的寵兒和走狗，鬪跨、鬪臭。致令中共終止參加世界乒乓球賽數年。最近這些著名乒乓球運動員突然訪問尼泊爾，舉行表演賽。說明中共著名的運動員，已在陸續解放之中。看來中共有意恢復參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因而這些著名運動員也就成爲中

共軍生產基地

兩年來，中共大力推行新的「屯田戍邊」運動，以「解放軍生產基地」的名堂，採取高壓手段的鎮壓，加強分級控制，實行史無前例的「再教育」政策，使廣大青年學生打入十八層地獄一般，充配邊疆和下放農村，尤以集中安置在生產建設兵團的「學生連」爲主，美其名曰：戰鬪隊、生產隊、學習隊。

關於軍墾場屬下「學生連」的內情，最近由一位從惠陽潼湖六八八四部隊農場，逃亡來港的人透露，內容相當眞實，可作爲研究共軍生產基地，此種新形式的參考，並從中剖析「學生連」的性質，有助於瞭解毛林集團今後的政治動向。

惠陽縣潼湖軍墾場，係共軍千萬個同類生產基地之一，一直屬該地區四十二軍（六八四〇部隊，軍長張景耀）管轄，潼湖軍墾場之駐軍代號爲六八八四。目前約有四五百名專門搞生產的共軍官兵，其中部份由部隊機關調來，文革中曾犯有不同程度的錯誤，因而送到生產基地進行勞動鍛鍊。這些軍官，大部鬆鬆拉拉，滿不在乎，常常三五成羣跑到附近墟集，大吃大喝，他們不太和老百姓接近，也不跟學生連的生產人員打交道。看樣子很孤獨，而且不得意，這類屬於部隊的「下放軍官」，思想品流複雜，無人敢管。此類共軍幹部，有的出身剝削家庭，曾歷任部隊的技術軍官。有擔任基層指揮員（排、連、營長等）或司令部機關的通訊、戰訓參謀等。這類軍官大多數犯有彭羅路線的錯誤，曾忠實執行「修」字號軍事第一的主張。另一種則係鬪志衰退，毫無幹勁的落後幹部，本着吐故納新的原則，把他們整編出來，送到部隊農場，使提高思想，加強鍛鍊。設若屢教不改，那就要終老農場了。

除以上從各地駐軍調來的軍官，另外便是屬於「老大難」的典型戰士。他們或多或少在原部隊犯過錯誤，有搞男女關係的，有支左中誤打老鄉的，有屢犯盜竊的，有經常講怪話發牢騷的。此所謂連隊中的「老大難」戰士。唯一去處，便是集中部隊農場進行思想改造。

「學生連」的人數比較多，約佔潼湖基地百分之六十左右。在整個軍墾場來說，他們是勞動生產的主力。現在共有七百多人。學生連的組織，以大專、中技（中等技術學校）高中畢業生爲主。中共的政策規定：凡上述畢業生，必須通過勞動考試才准予畢業，勞動鍛鍊好、思想符合毛澤東標準，才可能分配工作，否則便繼續勞動。還有一種「學生連」，是專爲支邊下放的知識青年而設。

學生連的名稱，不難想像，就是集中學生所組成的連隊。但實際上卻穿學生裝。他們都不是職業軍人或徵召的士兵，而是再教育的畢業生。卻在共軍軍官的領導督促下，進行生產。

學生連的連長，指導員，分隊長，都是職業軍人，班長則從學生中選舉任命，經連部批准，才算正式的班長。

潼湖軍墾場，約有十年歷史了。從前是一片荒蕪草地，只有在最近幾年，才蓬勃發展，成爲廣州軍區一個相當有名的生

共不得不迅速解放的特殊人物。因爲他們的運動技術絕不是毛澤東思想所能代替的。呂玉蘭等人學習毛澤東著作可能很有心得，但卻絕不能代替林慧卿、鄭敏之去打乒乓球。

七月十四日報稱粵劇著名演員紅線女已被「解放」，這說明中共著名的演員也在陸續解放中。名演員被鬪爭、被折磨的情形，海外的報導已多，特別是香港人所熟悉的紅線女，對於這些問題筆者不擬重述。著名的演員演過一些所謂「黑戲」，絕不能成爲他們應該被鬪的理由，因爲他們是完全被動的。他們奉劇院黨委的命令演戲，照編劇、導演的指導表演。即使追究責任，他們本身所應負的責任也是甚微小的。

他們之所以受到株連，主要是當時刮起一種極左的反權威，反名人風，無政府主義平均主義的思想風行一時。凡是生活好的有名的人都被反被鬪。

但現在已是「造反無理」。中共需要名演員爲他們裝飾門面，爲他們演「樣板劇」，利用「樣板戲」進行宣傳。因而也就不得不解放一些名演員了。「樣板戲」被改來改去，凡表現人性的部份都被刪除，凡符合客觀眞實的劇情全部被刪除。把人物弄得乾巴巴，把內容弄得硬繃繃。根本沒有吸引力，再加上沒有名演員做爲號召，觀眾沒有興趣也是必然的事，這樣中共也就無法收到宣傳效果。

中國大陸的舞台，現在只餘下「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濱」這三個由江青泡製出來的「樣板戲」。其他劇本都一律禁演。中共宣傳文化部門必須全力演好這幾本劇。然後再設法推廣。這樣也就不能不解放名演員。特別是地方戲的名演員。

今夏以來，中共解放幹部的政策慢慢普及化，據悉，教育部門的理工科教師也有相當部份獲得解放。尤以原來城市重點中學的數理科教師爲最多。因爲自今年，中學上課已正常化。每週上課三十二節，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所佔的比重頗大。工宣隊中的老工人，卻只能「憶苦思甜」，並不能代替數理科教師授課。

中共不得不從各個「幹部農場」調集部份數理化教師回校任課。被解放的教師多數是「犯錯誤」但出身好的人。至於那些屬於「黑五類」成份的，則根本沒有獲得被解放的資格。因爲他們不是別人無法代替的名運動員和名演員。

七〇年以來，中共各項活動已漸正常，危及毛政權的各種內在因素已減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雖然不希望毛林集團由危轉安，但中共努力於常化，必將降低「革命調子」，緩和對內政策，這對於處在水深火熱的大多數中國人民，將是一件好事。

他們可以利用此機會喘一口氣。不過令人感到擔心的，就是目前大陸似乎籠罩着一種「大躍進」的氣氛，中共可能像五八年那樣，把人民從政治鬪爭的風暴中拉出來，再投進無窮無止，日夜不得停息的「生產競賽」運動中去受煎熬，這又將是永無寧日！

產基地。雖然平時（指農閒）只有千多人在勞動，但每到農忙（夏收、夏種、秋收、收種），附近駐軍的步兵連、炮兵連、工兵連、坦克連、特務連，便紛紛調到農場來，參加緊張的收割工作。

生產基地在這一點上說，不同於其他農場抓生產的組織原則。它是農忙才集中軍隊搞突擊，農閒則由學生連在磨洋工。自去年到今年，漳湖基地的生產情況，都是這樣，已形成規律。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大搞屯田戍邊，有兩重意義，一是農忙突擊，集中部隊進行大兵團生產，爭取多種多收，使能解決軍隊糧食及副食品的自給自足。反正目標口號提得響亮，能否達到，那就大有疑問了，事實上所謂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另一意義：共軍生產基地，可以大量容納青年學生再教育，成爲變相的勞改場所，集中學生連搞生產，在職業軍官的領導下，他們有武器，而學生依然是平民，只能磨洋工、混日子，想造反就難了，莫不成赤手空拳與機槍搏鬪麼？學生連的命運就只能乖乖的聽命勞動。

學生連有一個好處，就是口糧定量，副食品配給，都較下放農村的青年爲高。每月有四十五斤米，和部隊戰士一樣。肉類每月三斤，油半斤。其他食品不作限制，有錢購買便可。其次，學生連的大學畢業生，每月發三十多元津貼費，一般高中畢業生，則發廿元。等於勞動工資。但須從津貼費中扣除每月的伙食費。每月伙食費十二元，高中生實得八元，大學生實得十多元（僞幣）。此待遇是否可恥，令人心寒！

漳湖生產基地，設備確已比較現代化，擁有各類農業機械（拖拉機、收割機、插秧機、推土機、抽水機等）約五十——六十台。水利尤佳，經多年奮戰，築有十里長防洪堤，另有巨大電動排灌站，附近公社均獲益不少。作爲基地，設若沒有一定規模，如何開展大兵團的部隊生產？據稱，該農場現擁有耕地面積，約二萬畝左右。主要種植水稻、花生、甘蔗、黃豆等經濟作物，產量並不理想，比農村平均畝產稍低。雖有少數試驗田（高產田），畢竟不適宜大部隊的突擊生產方法。

漳湖軍墾場，現在的領導單位，相當於師級，農閒當然沒有一師人在勞動，只不過千把人，但農忙則起碼集中兩個團的正規部隊在搶收搶種。師部設在農場南面之羅村。一切生產計劃，勞動分配，副食品加工廠，水電站的領導，均由師部擬訂發佈。對學生連的調動，最高決策機構也是師部。學生們稱它爲「中南海」。意謂最高指示的發令所。

學生連每月都訂有生產計劃，只是一種形式，因爲執行過程，往往朝令夕改，譬如本規定耘田，結果又臨時調去施肥，反正叫幹啥就幹啥。「有意見只能跟土地爺爺去提」！最頭疼莫過於晚晚「鬪私批修」，白天勞動八小時，農忙十二小時，但每晚都要開會「查思想，查勞動，查紀律」。連長說，如果不克私，不檢查，誰也過不了勞動關，那他就不是無產階級知識份子。學生連的思想改造比任何「學習班」嚴格得多！

「鞍鋼憲法」是甚麼東西？

最近，毛共大肆鼓吹渲染「鞍鋼憲法」的「偉大」、「正確」和「成績」，如潮在三月下旬便上演過如下的活劇。二十二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遼寧日報」的社論——「偉大的『鞍鋼憲法』萬歲」，並報導說：「鞍鋼」掀起了落實該憲法的新高潮。二十三日，中共冶金工業部寫作小組，鞍山市革委會寫作小組合撰寫了「鞍鋼憲法勝利萬歲」的專文。二十四日，遼寧省工交系統「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講用會」舉行了代表會，據說代表們在會上大談落實「鞍鋼憲法」的問題。二十五日，「上海鍋爐廠」大搞貫徹「鞍鋼憲法」，推行革命和生產運動……卅一日「首都鋼鐵公司」革委會，帶領羣眾掀起學習、宣傳、落實「鞍鋼憲法」熱潮。

或問：「鞍鋼憲法」到底是什麼玩兒？目前毛共大叫大喊落實「鞍鋼憲法」的眞象與實質又是怎麼一回事？的確這些都是研析毛共現況時不應忽畧的課題。

所謂「鞍鋼憲法」，用毛共的話說，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天才的創造性的發展」——辦好「社會主義工業的根本大法」。具體的經過情況是：在一九六〇年時，作爲中共大型社會主義工業的「鞍鋼」（筆者按：「鞍鋼」的全名是「鞍山鋼鐵公司」，位於中共最大的鋼鐵工業中心——遼寧省的鞍山市，「鞍鋼」是綜合性的鋼鐵聯合企業，它能鍊鐵、鍊鋼、軋鋼……設備已達半自動化甚至全自動化，據說它的生產能力比華北的「包頭鋼鐵公司」及華中的「武漢鋼鐵公司」都要高得多，即每年可產鋼約五百萬噸左右），曾搞過一陣子什麼經濟技術革命運動，事後老毛親自總結了各方面的意見（據說還加上有什麼「大躍進」期間羣眾運動的經驗）。接着在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發生了什麼關於「鞍鋼憲法」的「批示」，如此這般，所謂「鞍鋼憲法」也就正式產生了。

如果記者不健忘，當會記得，早在「大躍進」前，毛澤東便曾在農業方面泡製過所謂「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效果如何呢？以「大躍進」期間爲例，由於中共當時在農村大力推行深耕密植所造成對農業資源的破壞，到今天還有很多沒法復原，而亂修「水利」和「黃土搬家」式積肥等苦役，致使農民疲於奔命而生產熱情大減，還有因改良工具等所帶來的巨大浪費……等等。而這些慘痛的教訓，對曾身歷其境的大陸農民說，至今記憶猶新，餘憤未消哩！換句話說，過去老毛所拋出的「農業八字憲法」，經實踐證明是如何的偏激、頑固、淺薄、幼稚啊！

無獨有偶的是，老毛在一九六〇年所泡製的「鞍鋼憲法」，竟完全是同樣的貨色——幾句空洞而又不切實際的教條，這可從所謂「鞍鋼憲法」中，確定的五項「辦好社會主義工業」的基本原則看出。所謂五項基本原則，就是：㈠堅持政治掛帥；㈡加強黨的領導；㈢大搞羣眾運動；㈣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按：「兩參」指幹部參加生產，羣眾——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指改革規章制度，改進業務；「三結合」指領導幹部、工人羣眾、技術人員三結合）；㈤大搞技術革命。

就上面五項基本原則言，最主要的一條是「政治掛帥」，用毛澤東的話說：「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當然老毛比誰都清楚，所謂「突出政治」、「堅持政治掛帥」，實質上就是要下面的「阿斗」們拼命「突出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掛帥」罷了。

的是，毛澤東之所以製訂「鞍鋼憲法」，也可以說是當年他與劉少奇之間針鋒相對鬥爭的反映，如所周知，毛澤東之「被罷官」（指「國家主席」及「國防委員會主席」等職）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往後的日子就越來越不好過了。是時，劉少奇在企業只是搞生產的單純經濟組織，提高生產是經營工礦企業「最高與最基本的任務」的口號下，一面指責老毛所倡導的「經濟建設辦法」是「超經濟的辦法」，一面提倡其「生產第一」的主張，要「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及「把利潤作爲計劃和統計中心的指標」，而這也是文革時被毛派指爲「利潤掛帥」、「業務掛帥」、「技術掛帥」、「專家治廠」者。正因毛、劉間長期以來糾纏於「兩條道路激烈的鬪爭」中，所以儘管毛之「鞍鋼憲法」被搬了出來，但劉派卻一直對它「極端仇視，嚴加封鎖，拚命抵制，並且泡製了一個黑綱領，直接與『鞍鋼憲法』相對抗，企圖把社會主義企業變成爲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企業」。

如今，劉少奇已被拉下馬，而劉在各地各企業的代理人也一一被揪出，本來重提十年前的「鞍鋼憲法」是沒有什麼必要的。但對素抱「打落水狗」的「窮追猛打」、「趕盡殺絕」的毛澤東來說，是不以爲然的，相反，他正在千方百計地鼓吹其「鞍鋼憲法」，目的是要藉此揭露所謂「兩條道路」激烈鬪爭的歷史，並爲下面繼續開展大批判及進一步肅清「劉修」餘毒提供更多的砲彈而已。

據毛共的報導，目前毛共在大陸各礦廠企業普遍地舉辦了全面落實「鞍鋼憲法」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此外，還全面動員礦山、高爐、車間工人、技術人員、共幹等，以「鞍鋼憲法」爲武器，深入開展大批判，徹底肅清劉少奇思想、路線的影響和餘毒云云。至接着而來的便是，要各企業革委會好好總結貫徹執行「鞍鋼憲法」的經驗，進而找出差距，訂出措施，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競賽」運動……最後召號他們一定要保證落實老毛提出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鬪，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指示，什麼「實現工業生產新飛躍」云云。

以上便是毛澤東拚命叫喊渲染「鞍鋼憲法」的眞象和實質，由此也暴露出毛之「鞍鋼憲法」在工礦企業中是如何的不得人心！

曾憲光

毛澤東虛有其表

魯達

毛澤東在中共的地位和作爲，如果說是一興妖作怪的大法師，那麼周恩來便是大法師壇下站立的，柔媚的女巫。他機智細膩，圓潤如油。他一方面能夠補綴大法師胡言亂道的咒語，使其漏洞不致擴大，被壇下的庸眾看破；同時他又能體會，壇側手握大刀長矛面帶怒氣的武士們的要求，不露聲色的傳達給大法師，撮弄大法師編入咒語大聲唱出來。大法師的面子保持了，武士們的要求實現了，於是化暴戾爲苟和。可是壇下的庸眾依然蒙在鼓裏。滿肚子酸甜苦辣，說不清道不明。這就是今天中共的基本形勢。

女巫私通武士——就是中共的新當權派。目前他們在當權執政，可以仍顧住毛澤東那張浮腫的臉皮。關於這一點，最近中共的外交活動表現得很清楚。

筆者在本刊一四一期「中共對蘇軟化」一文中，曾分析到六月二十一日爲止的情勢，現在進一步評述以後的發展。

老毛頻亮相，江青爭風頭

六月以來，從來罕見外賓的毛澤東，突然有賓皆見，凡事皆出起來。他前後會見了羅馬尼亞代表團、北韓代表團、索馬里代表團、蘇丹代表團，及坦桑尼亞代表團。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改變。同時期毛妻江青也恢復了活動。並且大出風頭。中共自九全大會以後，對於一切公開集會的出席人名單，改爲以姓氏筆劃爲序。因此在報導政治局名單時，林彪的老婆葉羣，因簡體字的關係，葉字只有五劃，改排在名單之首。江青之姓六劃，排在第二。可是最近中共的報導，突然又改了次序，江青排名一躍爲政治局第一位，僅次於周恩來、康生兩政治局常委之下。

七月九日中共設晚宴歡迎賣國王子施漢諾，江青和葉羣也出席了宴會，酒過三巡，她拉着葉羣到各桌去敬酒。宴會廳的冷氣不夠凍，江青帶頭脫掉人民服上裝，露出黑色短袖的襯衫來。不過她強打精神，很少和人談話，只與京劇團演員們打招呼，而葉羣則與黃永勝傾談不休。

毛爲什麼最近開始頻繁會見外賓？江青爲何排名躍升？我聽到幾位反共專家說，這表示毛的權力又提高了。眞的嗎？我的結論適得其反。我一再警惕自己，不要因爲反共，使自己目盲，看不清中共的眞相。不過，我前後反覆的翻着資料，考省文革以來的發展過程，感到自己的判斷並不錯。凡是毛澤東多出頭露面的時候，就正是他最倒霉的時候。

例如，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到華北、華中、中南各地區巡視，在巡視途中高唱：「形勢大好，並非小好，並且越來越好，過幾個月之後將會更好。」被中共的宣傳人員編爲「最高戰略佈署」。那時候不是也有人認爲文革形勢好轉，毛的獨裁權力穩固了嗎？可是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九屆一中全會席上，他指着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說道：「你這個同志不是許世友嗎？前年我們在上海那個時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個月。現在日子總好過一點嘛！」原來他說大好時，正是大壞時。中共報刊大捧「最高戰略佈署」時，正是他向實力軍人低頭妥協時。

一九六八年九月七日，大陸二十九省市都建立了革委會，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毛澤東和林彪連出席慶祝大會的興趣都沒有，江青被臨時拉去講了幾句話，嗓音啞嘶，要求軍人工人善待「革命小將」。當年「十．一」，天安門上站在前列的十四個人，被人稱爲十四太保。序列是毛、林、周、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溫玉成。認爲這是清一色的毛家班，是文革大獲全勝的明證。這個名單一直繼續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全大會。其實這是爲了掩飾他受制於軍人，怕海外看破他的倒霉相，故意擺了這麼一個毛家班的陣勢。我推測這是周恩來的傑作。九大以後，毛、林、周、陳、康五人組成政治局常委會也正是如此。可是一細察政治局的名單，馬上就發現毛林虛有其表了。因爲反毛的元老和文革期間反毛的實力軍人佔了多數。五人常委只是作給人看的幌子。

表牌一張A，底牌是小2

那麼最近的情況，何以證明毛氏夫妻的亮相出風頭是倒霉的表現呢？可從左列事實見之。

(1)中共已同意蘇共宣傳部長巴斯帝克夫出任駐中共大使，中共亦派出劉新權任駐蘇大使。這說明中蘇共在國家關係上已恢復正常。這是去年九月柯西金周恩來會談以來，蘇聯所堅持的主張，即不管理論的爭執如何，先恢復國家關係正常化。而這是毛澤東一直堅決反對的。

(2)七月九日林彪電賀阿爾巴尼亞建軍節，沒有指罵「蘇修」。僅以「社帝」一語暗諷。這是自毛澤東五月二十日發表反美聲明不罵蘇修以來，又一個有力的證明。新當權派已能制止毛林反美反蘇的兩面作戰鬥爭路線。而在這個期間，周恩來、李先念、黃永勝三人的公開講話，連不指名罵蘇修也取消了。唯有毛澤東唯一未倒的大心腹，江青的同鄉康生[illegible]指名的痛罵蘇修。說明停罵蘇修非毛本意。

(3)毛的提刀人，文革文膽陳伯達，從[illegible]以[illegible]，已兩個多月不露面了。出賣鄧小平，投靠毛澤東在文革中立[illegible]大功的[illegible]，自[illegible]月起，已經四個月不露面了。這兩個人的失勢，足以說明毛澤東的日子不好過。

(4)從近一年來，中共地方人事的變動得知，擁毛派紛紛下台，如山西劉極平，山東王效禹，貴州李再含，湖南黎原，[illegible]滕海清，[illegible]雅，上海的廖政國（警備區司令，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支持毛派奪權，有決定性作用），幾乎無一倖免。

譬如打撲克，毛氏夫妻頻亮相的搶風頭[illegible]A，擁毛幹部紛紛垮台，等於下面扣了一張小2。筆者據此推[illegible]毛澤東正在走倒霉運也。

卅年代文壇點將錄

東北詩人穆木天

趙聰

穆木天是後期創造社三詩人之一，其餘兩位是王獨清和馮乃超。

他們的詩有一個共同的特色，都浸染了法國象徵派詩人包德萊爾那種頹廢調調兒；王獨清除此以外，還攙有濃厚的浪漫主義，那是個受到拜倫的一些兒影響。照中國新詩的發展史來說，他們都是由前期象徵詩派李金髮走到後期象徵詩派亦即現代派戴望舒的中間橋梁；只因在穆、馮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新月派的痕迹，在王的詩裏仍有郭沫若味道的遺留，人們不把三人列入由李到戴這一個詩派之中。

朱自清評穆木天的詩，說：「託情於幽微遠渺之中，音節也頗求整齊，卻不致力於表現色彩感。」這似乎已成了不沒之論，因為王瑤、劉授松寫新文學史時，全竊取了朱這句話來作為對穆詩的定評。

現在試舉一首穆詩於下：

獻詩（獻與我的愛人麥道廣姑娘）

我是一個永遠的旅人永遠步纖纖的灰白的路頭
永遠步纖纖的灰白的路頭在薄暮的灰黃的時候
我是一個永遠的旅人永遠聽寂寂的淡淡的心波
永遠聽寂寂的淡淡的心波在消散的茫茫的沉默
我心裏永遠飄着不住的滄桑我心裏永遠流着不住的交響
我心裏永遠殘存着層層的介殼我永遠在無言中寂蕩飄狂
妹妹這寂靜的是我的心情妹妹這寂寞的是我的心影
妹妹我們共同飄零妹妹唯有你知道我心裏是永遠的朦朧

這首詩寫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收在次年由創造社出版的他的第一個詩集「旅心」裏。那時他正在廣州中山大學做文學教授，還未結婚，詩已注明是獻給愛人麥小姐的，當然是一首情詩。他與麥的戀愛是失敗的，因為後來他們並沒有結婚。以這首詩看，它有甚麼味兒，不用標點；第一節尤其顯明；形式整齊，押着韻腳，而所表達的內容卻是陰晦而朦朧，使讀者只知道旅人、飄零、寂寞，而且全是永遠的，不由得也興起一種茫然之感了。這不就是頹廢加格律加象徵的「三合土」麼？然而這正是穆木天當時所要求的「純粹詩歌」，他有一篇「譚詩」的文章，說這種「純粹詩歌」在無形式方面上說，「是一個有統一性有持續性的時空間的律動」。他說詩要兼造形與音樂之美；詩要是暗示的，詩最忌說明的。他的詩，也就是他這種詩論的實踐。

在東北作家羣中，他不止是老大哥，且應是一位前輩；別人都以小說成名，他則獨以詩名。他本名「文昭」，後在日本東京攻讀法國文學時，特別愛好法國作家蒙田的作品，因即諧其音取了「木天」的筆名。他是滿族，一九〇〇年生於吉林省伊通縣，書香門第，家庭富有。民初在省城讀中學，畢業時考取了「旗費」（從滿族公產收益中取出的留學生津貼）到日本留學。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在日本籌議組織文學團體時，他即和鄭伯奇、徐祖正、張鳳舉等同時發動，加入了創造社。學成回國，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他受聘到廣州中山大學教書，出版了他第一部詩集「旅心」。後來離開中大回到上海，適吉林大學開辦，他即於一九三〇年由滬返故鄉，在吉大任教，並兼該校圖書館主任。

九一八炮聲一響，他流亡到上海，寫出了「流亡者之歌」，在自序上說道：「自從和東北作了永訣之後，唱哀歌以弔故國的情緒是時時地湧上我的心頭。」一九三二年九月，他和蒲風、楊騷、任鈞等發起，組織了「中國詩歌會」，次年創刊了「新詩歌」。穆木天就主持這個詩的團體，在河北、廣東、東京都設有分會，也出過刊物。由他執筆的「中國詩歌會緣起」中說：「在次殖民地的中國，一切都浴在急雨狂風裏，許許多多的詩歌的材料，正賴我們去攝取、去表現。但是，中國的詩壇還是這麼的沉寂；一般人在閙着洋化，一般人又還只是沉醉在風花雪月裏。把詩歌寫得和大眾距離十萬八千里，是不能適應這偉大的時代的。」顯然這是針對着當時的新月派和現代派而加以指責的。因此，他走

中文

近日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呼聲又響起來了，同時有不少專家在發表有關香港中文教學的高見。這使人想起都德原作，胡適翻譯的「最後一課」中漢麥先生對學生們說的話：「現在我們總算是做人家的奴隸了！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語言文字，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

統治者不重視中文，那是不足奇怪的，今天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還能接觸到中文，而且會考課程上還有中文一科，那比起都德筆下的法國失地的人民可說是較為幸運了。

然而，有不少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在寫中文時也經常夾入一些英文，似乎非此不足以表示自己學貫中西似的，實在令人齒冷。茲舉例如下，某人在「與大專學

個詞下附上英文，例如寫到速度，即以括弧注上英文Speed；寫到題目，即注上topic；寫到時間和地點，即分別注上When和Where。天啊！難道香港的大專學生竟然連「速度」、「題目」、「時間」和「地點」這些中文也不瞭解，而要用

張詩要大眾化，要表現時代，要能朗誦。「新詩歌發刊詞」，也是穆木天寫的，這是他的示範詩作，標志着改變了他發表「旅心」時的作風。爲了少佔篇幅，現在只分段而不分行，把它引在下面：

我們不憑弔歷史的殘骸，因爲那已成過去。我們要捉住現實，歌唱新世紀的意識。

一二八的血未乾，熱河的炮火已經燭天。黃浦江上停着帝國主義軍艦，吳淞口外花旗太陽旗日在飄翻。

千金寨的數萬礦工被活埋，但是抗日義勇軍不願壓迫。工人農人是越法地受剝削，但是他們反帝熱情也越法高漲。

壓迫，剝削，帝國主義的屠殺，反帝，抗日，那一切民眾的高漲的情緒，我們要歌唱這種矛盾和他的意義，從這種矛盾中去創造偉大的世紀。

我們要用俗言俚語，把這種矛盾寫成民謠小調鼓詞兒歌，我們要使我們的詩歌成爲大眾歌調，我們自己也成爲大眾的一個。

他的這一轉變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卻並不是受了東北淪亡的刺激，而是由於他從東北流亡到上海時，結識了一位湖南長沙女子，兩人發生了戀愛而同居起來。這位女子，說起來，來頭頗大。她的父親在清末做安徽的標統，她即在安慶出生。五六歲時，父親死了，母親守着她四姊妹在長沙挨苦日子，沒有一個男孩。後來她的叔父跟她母親爭產，她即離開家庭，加入了共黨，被送到莫斯科讀書。九一八前回國，在上海從事寫作，居然成了女作家。她譯過俄國小說，自己也有小說集出版。她就是三十年代稍有名氣的彭慧。

穆木天雖是東北人，個兒並不高大，他經常剃了和尚頭，光禿禿，架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既矮且胖，恰像一個買賣人，因在廣州戀愛失敗，這時已是中年，卻還過着王老五的生活。彭慧呢，生得瘦弱，細長身材，也是深度近視眼鏡，像是生肺病的一般，若和穆木天站到一道兒，她要高出穆一頭，然而青年失婚，這時已近中年。這正合着京劇「四郎探母」那兩句唱詞：「我在南來你在番，千里姻緣一線牽。」他們一見鍾情，乾柴烈火，未經結婚就成了夫妻。傅學文爲什麼嫁邵力子，于立羣爲什麼嫁郭沫若，彭之嫁穆也一樣，全是共產黨在做工作。

中國詩歌會活躍了三年光景。穆木天主張詩要通俗，能朗誦，人人能懂，就全是當時「左聯」那套理論。他不但批判新月派和現代派，也批判了他自己。他說「旅心」裏的詩，是哭喪着臉似地唱着地主階級沒落的悲哀；他說他當時創作的心境是「爲小資產階級化了的沒落地主的我，一邊追求印象的唯美的陶醉，而他方，則在心中起來對於祖國的過去有了深切的懷戀」。

主持詩歌會和出版「新詩歌」，並不足以維持生活。當時他和中法文化基金會簽了契約，翻譯巴爾扎克的著作，每月向商務印書館支取稿費。除此以外，他還在「左聯」的一些刊物，如丁玲主編的「北斗」、周揚主編「文學月報」上發表作品。

詩歌會和「新詩歌」左傾色彩極濃，在一九三四年會務停頓，刊物也被迫停刊。當周揚提出「國防文學」時，穆木天還編輯出版了「國防詩歌叢書」四種，計有他的「流亡者之歌」、楊騷的「鄉曲」、柳倩的「自己的歌」、任鈞的「戰歌」。除此以外，穆還寫了長詩「在哈拉巴嶺上」；在翻譯方面，也譯了紀德和巴爾扎克的三四部作品。

八一三後，他逃到武漢，再轉中山大學教書，這次是夫妻一道做教授。終抗戰八年期間，他倆還教過桂林的師範學院和昆明的雲南大學；穆譯了巴爾扎克的「從兄蓬斯」和「勾利尤老頭子」，彭譯了契訶夫的「草原上」。

抗戰勝利，他倆回到上海，任教於同濟大學。一九四八年受聘東北師範大學，去了長春，那時東北已是共黨的天下了。兩年之後，穆木天被調到北京師大教書，彭慧則擔任「文藝學習」的編委。一九五七年鳴放，穆木天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一篇「我的呼籲」，於是夫妻不久就給打成右派，至今十餘年，毫無他倆的消息，如果都還健在的話，應是七十出頭的人了。

穆木天在帝國大學讀的是文學，回國教的也是文學，可惜他自己的作品，量既不多，質亦不高。不過他懂英、法、日、俄四種外國語，翻譯的作品倒是不少。中共使用女子委身來爭取他，他主持詩歌會總算也給中共盡了力。幸而他早被打入右派，不然的話，單爲他在三十年代曾編輯「國防詩歌叢書」，這次文化大革命就夠他瞧的了。

最近中共發表清華大學教革經驗，對舊教師知識分子，主張在使用中改造，似乎比以前寬鬆了些。然而這只限於理工科的，至於文史哲這方面的知識分子，並不在此限。

崇外與愛國

古鶴翔

且用中文寫作，爲什麼，這些人人瞭解的詞語，竟要用英文來注解？

似此崇外思想，實在是中國人之恥！

由東莞逃港的袁暘照醫生，他曾告訴我一件實事。他有一個朋友突然請他赴宴，並且告訴他說：「有一個好消息。」袁醫生問：「什麼好消息？」那朋友說：「我的兒子入了美國籍。」袁醫生冷冷地諷刺道：「恭喜你了，可惜未曾整容。」袁醫生的意思是，入了美國籍而鼻子不高，眼睛不藍，皮膚不白，事實上仍然不是美國人啊！

哀莫大於心死，只要中國人不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中國不會沒有前途的。袁醫生的公子現在台灣攻讀醫學，而且計劃赴美留學，但袁醫生囑咐他的公子說：「你可以到美國學習，但不准入美國籍！」

在今日的香港，實在太需要袁醫生這樣的中國人了。

可是大陸來人卻告訴袁醫生說：「共產黨已作了缺席判決，判袁醫生以死刑！」

「愛國者死」，這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實」。連岳飛的墳墓也要搗毀，何況其他。詞曰：中華文字源流長，中華文化更輝煌。笑他假扮洋人相，無奈眼不藍兮膚色黃！焚孔書，毀岳坟，自稱馬列繼承人，禍國殃民誰似君？

狗◎咬◎狗（相聲）

南方朔

張龍：**聲色犬馬人人好，大小幹部迷了竅，轟地一聲命令下，這回可是眞完了。**

趙虎：三哥，聽你唸唸有詞，好似爲了狗馬的事。

張龍：別提了，最近愛國報紙發生大地震，好似中了一顆核子炸彈。

趙虎：是不是港英又要封報拉人了？

張龍：完全不干港英的事，是從祖國方面來的指示。

趙虎：哦，我想起了，大概祖國正要進行建設，用錢太多，這邊愛國報紙的津貼要停止了吧？

張龍：倒不是，祖國要用錢，辦法多得很，只要下令僑眷寫封信催海外的親人多寄一筆就有了。怎會停止愛國報紙的津貼。

趙虎：我想起了，是不是要調社長回去學習毛澤東思想，下放農村鍛鍊、鍛鍊？

張龍搖頭：你扯那去了，社長現在又同江青同志直接聯絡上，地位安如泰山，不會再有什麼問題。

趙虎：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明白吧，別讓我瞎猜了。

張龍長嘆一口氣：你知不知道愛國報紙奉到指令不准再刊登狗馬經。

趙虎大吃一驚：有這等事，愛國報紙以後還怎麼繼續愛國爲黨服務？

張龍嘆口氣：所以，愛國報紙內部情況你是知道的，今後怎麼能生存下去，祖國的津貼實在有限得很，全靠津貼是不能維持的。

趙虎：爲什麼要這樣搞呢？是不是又要進行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

張龍：完全沒有關係，那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未禁止愛國報紙刊登狗馬經啊！

趙虎：這項指示是幾時發下來的，會不會有假呢？

張龍：怎會假，是一位領導同志親自帶來的，就地監視，堅決執行。

趙虎：這位領導同志是哪一方面的人？

張龍：這還用問，當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了。

趙虎搖搖頭：我看不見得，恐怕是劉鄧餘黨，混進了毛主席司令部，現在又抓到機會，進行反黨活動。

張龍：老四，你說話可要留心，不能這樣亂扯。

趙虎：我的話當然有根據。

張龍：有什麼根據，你說出來我聽聽。

趙虎：三哥，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愛國報紙的讀者每天買一份報紙，是爲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還是爲了刨狗馬經？

張龍大笑：老四，我們愛國報紙工作人員每天看報也只是爲了看狗馬經，不過看完狗馬經之後，興緻未完，也看一點有關毛澤東思想的文件。

趙虎：問題就在此，一般讀者雖然是讀狗馬經，但是既然買到手，有時總也會看看政治性的宣傳文字，若是沒有了狗馬經，讀者根本不買了，算是全版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比人民日報還正確，沒人看也沒有用啊！

張龍：你的話一點不錯，可是毛病也就出在這裏，據說有一次祖國來了一位大員，視察海外的宣傳工作，發現幾家愛國報紙大部份都是狗馬經，只在一些不當眼的地位，刊出一小塊政治文件，大員認爲愛國報紙重狗馬而輕毛主席，把毛主席看得比狗馬不如，簡直是對毛主席的一種侮辱，回去就呈報上級，命令愛國報紙停刊狗馬。

趙虎：過去雖然只刊出那麼一小塊，到底還能到讀者手上，今後不刊狗馬經，恐怕倒貼讀者一毫子，人家也懶得看了。所以我說這是劉鄧一派施的絕戶計。

張龍：無論是那一方面的主意，這次可把愛國報紙害絕了。

趙虎：愛國報紙預備怎樣應付？

張龍：各家的辦法也不同，三家正牌愛國報，反正有津貼拿，你叫他每天出一張白紙他們也不反對。

趙虎：不過，社長心裏可能不舒服，他今後再想攞狗馬貼士，恐怕沒有這麼方便了。

張龍：這點你不用擔心，社長是鄉村俱樂部會員，那邊可以得到更準確的貼士，問題還在於幾間外圍愛國報。

趙虎：哦，外圍愛國報預備怎樣呢？

張龍：又可以分成兩方面說，六間報紙其中兩間規模大些，不全靠狗馬掛帥，有黃色小說，社會新聞，也能吸收部份讀者，加上他們辦得久，欠祖國債欠得多，不聽話也不成。

趙虎：喂，你的話我不懂，愛國報紙拿祖國津貼還要記賬？

張龍：這點你又胡塗了，祖國津貼豈是白拿的，當然要記上一筆賬，就是防這一着，你不聽話就要還債。

趙虎：這眞是高明，不知道其他四家愛國報怎樣呢？

張龍：這四間愛國報，一家是由大報變成的午報，沒有狗馬就沒有東西登了，不讓它刊狗馬消息只有關門，因此，他們是決定不理，一定要拚到底。

趙虎：有這股勁倒也可佩，也許這一拚可以拚出來呢？

張龍：這間午報決計不理最高指示，一定要刊登狗經馬經，引起了領導層的大怒，正開會商量對策。

趙虎：依我看，震怒也是演戲，內心還在喜歡得很。

張龍：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趙虎：你細想想，如果這間午報抗命成功，其他的報一樣可以援例，依舊照刊馬經狗經，社長今後去馬場也可以挺起胸膊，不必藏頭露尾了。

張龍：恐怕不易成功，你看得太樂觀了。

趙虎：其餘三間報紙怎麼辦呢？

張龍：就是沒有辦法，那份馬經先生辦的報聽說要停了，他去給反動報紙寫馬經。

趙虎：這成什麼話，他這樣一來英雄就變成了叛徒，過去幾年的牢不是白坐了嗎？

張龍：什麼英雄都是假的，塡飽了肚皮是眞，沒有飯吃，說什麼都沒有用。

趙虎：這樣太可惜了，今後再想攞貼士都難了，實在說馬經先生確有許多獨得之秘。

張龍：你不知道內情，他同狗馬方面有關人員都有特殊交情，所以能攞到特殊的貼士，社長每年都靠他贏了不少的錢，他要是反過去，大家可就都受影響了。

趙虎：其實他當初也是一步走錯，憑他專寫馬經的人，也跟着別人前進，世間那有前進的狗馬經作者？

張龍：你不知道，他是受了大柴的累，從大柴手中拿到津貼，把一份馬經改爲日報，表面看來總是發達了，可是也非走這條路不可了。

趙虎：三哥，你說到這裏我要問你，大柴預算怎麼辦呢？他有兩份報紙，也是靠狗馬掛帥的。

張龍：現在態度未明朗的就是他，聽說他預備停一份，另一份繼續舊時風格。

趙虎：其實他的那份晚報就算不登狗馬經一樣可以站得住腳，不說別的，他只要把「今宵何處去」一欄多加點材料，也就可以穩銷幾萬份了。

張龍：這個也有危險，港英警方不准登黃色廣告，不准刊猥褻性的新聞，如果抓住，就要重罰。

趙虎：這一點，祖國應該可以撐腰了。

張龍：祖國怎麼會理這些事，誰在香港惹了麻煩，誰就自己了結，坐牢，罰款全是閣下的事。

趙虎：如果這樣發展下去，說不定九家愛國報只剩下了五家，可是不大好看。

張龍：這個問題領導上已在注意，也許可以想出解決辦法。

趙虎：這種事還有什麼辦法，能討價還價嗎？

張龍：確有此意，據說社長出來調處，要求各讓一步。

趙虎：眞是奇聞，怎樣各讓一步，是不是只登馬經不登狗經？

張龍：你這個渾人居然一句話說對了，就是這個辦法。

趙虎：我明白了，一定是社長的意見，因爲社長是馬迷，不是狗迷，只要有馬跑就成了。

張龍：這話也只說對一半，社長這一着棋，實在是針對澳門的那位紅色大亨狗場老板而發。

趙虎：你一說我就知道你是指的誰，不過，他同社長原是要好的朋友，社長對付他幹嗎？

張龍：要好朋友也會因爲金錢反目，兩人就是爲錢鬧翻了。

趙虎：他兩人會有什麼金錢糾紛的問題？

張龍：你知道社長開了兩間建築公司了。

趙虎：當然知道，他就憑建築公司老板的資格加入的鄉村俱樂部。

張龍：建築公司要用錢，雖然社長已被稱爲四大紅肥貓之一，但比起地皮王同澳門大亨還差得太遠，有時因爲週轉不靈，就向大亨調寸頭。

趙虎：調錢要付利息，這也沒有關係呀！

張龍：可是最近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大亨好似手頭也很緊，逼着社長還款，社長被催得兩眼冒金花，因此對大亨懷了恨。

趙虎：這樣一說我又明白了一些，大概大亨已經在瑞士辦好居留，準備全家遷去瑞士了。

張龍：不問大亨作什麼打算，社長被大亨逼得喘不過氣，就想伺機報復，恰好欽差大臣傳下命令，要停止狗馬經，社長就想出這個主意害大亨。

趙虎：這個主意其實也不高明，就算愛國報紙全部停刊狗經，香港還有幾十家報紙，一樣可以刊登，社長也管不了。

張龍笑笑：社長當然有辦法，禁刊狗經之後，再進一步向大員進言，爲了釜底抽薪，可以禁止澳門跑狗，這一來大亨就慘了。

趙虎：眞能作到那一步嗎？

張龍：作到作不到是另一回事，大亨倒是有點怕，怕的是社長在禁止澳門跑狗之後，又有下一步，使他防不勝防，因此這幾天不敢拚命追債。

趙虎：這眞是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大員被社長利用了，自己還不知道。

張龍：社長手段高明，像這位欽差大臣跟他一比，相差就不止一個碼子了。

趙虎：三哥，依你看將來會怎麼演變呢？

張龍：最後一定要有愛國報紙收檔，也有愛國報紙不再愛國，也有牢獄鬬爭英雄變成反動分子，你等着瞧吧，好看的在後面哩！

趙虎：唉！這正是：

平日威風似老虎，一朝運去變成狗，狗咬狗骨何時了，累得大家齊受苦。

大學校長續誌

余君凡

我在本刊寫過幾位大學校長的瑣屑軼事，如中山大學校長鄒魯、戴傳賢、朱家驊，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等，都是偶然想到信筆而書的。

不知何故，我自己雖是很渺小的人，沒有聲望和顯赫的地位，但常常有緣與大學校長接觸，屈指一算，見過的總有二十餘位之多，這不是誇大，而是偶爾的緣份。有的是只見一面或握手一次，有的是在他未發跡前或未做校長前已經認識，有的是他在位時和他杯酒談笑，留些印象，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但回憶起來，也不無可記之處。

戰前的大學多集中於幾個大都市，有國立的，私立的，或教會辦的，北平和上海為全國之冠。單上海一地就有國立交通大學、國立同濟大學、國立暨南大學、國立勞働大學，私立光華大學、復旦大學、大夏大學、震旦大學、持志大學、中國公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等十餘間；北平的有國立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燕京大學……。號稱首都的南京，學府反為不多，只有國立中央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央政治學校（後改大學）。廣州亦只有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國民大學、廣州大學，及戰後之文化大學數間。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眾，全國大專學校合計不過百餘間，故物以罕為貴，當大學校長的自堪稱為「人中龍虎，閣上麒麟」。我個人得和若干大學校長親近，是何其榮幸，但俗語謂：「英雄見慣亦常人」，他們也並非有三頭六臂，異於常人，只是地位崇高，人們望之肅然起敬吧了。

我十餘歲時最早見到的大學校長是戴季陶先生，不但每週聽他演講三民主義哲學數小時，而且連帶的聽他聘來的教授如魯迅（教務長）、傅斯年（文學院長，後任台大校長）、何思源（後任北平市長）、何思敬、許德珩……的演講。

戴先生演講時言詞清脆，條分縷析，腰桿挺直，態度嚴肅，在旁為他筆記的一位青年林霖（大夏大學畢業），頗有捷才，經他賞識，卒由中央黨部派遣赴美留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一直留居美國，直到前幾年才回國就任台灣大學法學院院長，年近花甲，尚屬王老五，經友人介紹，在台物色了一位淑女（年四十餘，係某女中校長），相見之下，情投意合，遂告結婚，孫科院長特親往道賀，不料這位林先生於今年二月在台上演講時突然暈倒，不治逝世，聞者悼惜。

戴先生後來在南京任考試院長，他一次在該院明遠樓宴客，筆者亦參與其盛會，見其會客廳懸有彩色油畫一幅，長約丈餘，係戴先生母子之全身照，戴氏身穿長衫馬褂，手捻佛珠，隨侍乃慈之座旁。旁書「林風眠繪贈」數字，是一幅不可多覩之名畫。

戴先生事母至孝，由該畫可以窺一二。他曾親寫正楷孝經，大如字帖，石印精印，分贈親友。又在南京五台山購一地盤，繞以竹籬，置一木門，上書「孝園」二字，但其中只是荒湮蔓草，並無建築，大概他擬晚年退休後才加修葺，只可惜迭經戰亂也就棄置一旁了。我懷疑該園地址就是袁子才隨園的故址（即小倉山），因該地一帶都很荒涼，與隨園故址相近也。曾往附近遊玩，因人跡罕到，已無跡象可尋。

在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運動大會時，我因歡迎粵港選手及作會場訪問，得和廣東的總領隊金曾澄先生傾談。金曾澄先生身軀瘦長，他是廣東教育界的老前輩，談吐儒雅，他曾任廣東高等師範校長，廣東教育廳長多年，後曾任中山大學校長。他是忠厚老人，與沈鵬飛先生頗近似，（沈在教育部任總務司長，頗得朱家驊部長信任，朱氏長中山大學無暇兼理校務時亦由沈代理校長職務。）金沈都是廣府籍人，但金氏在廣東教育界更負盛名。沈在教部喜穿長袍，亦是好好先生。

戰前我遊北平，參觀各大學，如走馬看花，其中大學校長親自招待我們參觀留下較深印象的，倒是華清梅貽琦先生和中國大學校長魯蕩平先生。

梅先生身體瘦削，戴着近視眼鏡，身穿長袍，望之為一純樸之學者。梅先生為天津人，一八八九年生。清華大學畢業後派赴美國留學，入康奈爾大學，學成回國後就任清大物理系主任，他是我國有數之物理學家，年四十餘出長清大。政府遷台後曾一度出任教育部長。數年前逝世。

那時胡適博士也在北大擔任教授，以其有餘精力主編獨立評論，每週有一篇精警論文由胡親自執筆，在該刊發表雖屬書生論政，亦頗為各方重視。獨立評論社的經理人黎×非兒，是我中學時的同學，他不知怎樣得為胡氏所信任，我去拜訪他時，他問我要不要去看看胡先生或請他寫寫條幅紀念，我說不必去搞擾他。因見中國大學校長魯蕩平先生書法勁健，倒求他寫了一紙。（魯先生是浙江省主席魯滌平之弟，曾任南京中央日報總編輯要職。）

在抗戰第二年，我住在武昌，同宿舍隔鄰床位的有一位是日本逃亡歸來的留學生，年約卅歲身材頗高，性溫厚，那時日本因與中國開戰，將留日華僑及學生全數逮捕，施以酷刑。能乘機偷先逃出的算是最僥倖者。我有一位朋友侯君，被日本警局逮捕，幾乎送了命。據云日人的刑罰是很可怕的，他把華僑的袂子剝開，將生殖器用細繩繫，另一端掛於鐵欄上，或牆壁大柱上，令你腳跟無法着地，小便不得，痛苦萬分。若抵受不住便要暈倒送命了。

那時日本逃返內地留學生謁見政治部長陳誠請求救濟，陳氏對這批落難學生至表關懷，力求收容安置，給予工作。於是這位留日學生也就為陳氏所眷顧賞識，後來陳氏在台灣做省主席及行政院長，也就派這位幹部出任師範大學校長，後又調任教育廳長，此人即是大家所熟知的劉眞先生。這位劉先生是安徽人，個子頗壯，想不到他竟能脫穎而出，做了大學校長。

胡適做北大校長是戰後的事。在戰前我亦曾聽其學術演講。他善演說，理論滔滔，條理分明，聲音清晰宏亮，能把握聽眾心理，而且有其獨特見解，言人之所不能言。說的國語很純正，不像其他學者帶有濃濁的地方口音，令人刺耳。

無疑，大學校長不易為，但總有他出類拔萃的成功的要素的。其餘的容再記述。

「困」與「坎」的禮讚

林熹

偶爾跟一位朋友說起一句俗話：「世上無如食飯難。」他笑道：「惟其難，才能咀嚼到飯的甘香！」

他年紀不大，四十還不到，已是頭髮斑白，滿臉皺摺了。我跟他交往了十多年，親眼看着他從困難中闖出來的。

有一年冬天，冷得手指和腳趾都僵硬。他只披着一件「大成藍」的夾襖，大清早便到鑽石山的石場上工。他是在大學唸歷史的，爲了在人浮於事的香港找不到工作，便到石場去軋石。新爆出來的石塊又尖又利，使他那雙握筆的手變得粗糙而又滿帶傷痕。我以爲他不能在石場獃下去的，誰知他一做便是十多個月，連苦也沒叫半句。我問他：「挨得下去麼？」他說：「還好。」

有一次，九龍城老虎岩發生大火，把他住的木屋燒了。他因爲在石場趕不回來，連一件衣服也沒拿着。生活本來已經很苦的他，一下子更陷於無家可歸的困境。最苦的，還是他的太太在大火毀家的那一晚分娩，他身邊僅有四塊錢，迫得到處張羅，好迎接一個新的生命底降臨。他跑來找我，我那時也很困難，除了只有一支用舊了的「派克」鋼筆還値幾塊錢之外，可說是身無長物。我把那鋼筆押了六塊錢，留爲一塊錢買原子筆來寫稿子，其餘的五塊錢全給了他。我抱歉道：「請原諒我不能盡更大的力量！」他底堅毅的臉上露出一縷笑意，緊抓着我的手：「我一生也忘不了你的。」

過了兩個多月，他再來找我。告訴他已經找到了住處，生活過得不錯，並且生了一個胖胖的男孩。——一個知識分子能夠用一雙整理資料和執筆寫作的手去從事粗重的勞動，能夠在黯淡的逆境中咬緊牙齦生活下去，能夠在廢墟中重建家園，這一切都不奇怪。最奇怪最難得的就是他能在逆境中保持樂觀精神，滿懷信心地生活下去。

人生的道路就是這般坎坷。誰能忍受不斷襲來的苦痛走過這坎坷的路，誰就可以獲得成功。在「易經」中，「坎」和「困」是四大難卦的兩個卦。「彖傳」說：「坎，重險也。」在這崎嶇不平，險象環生的路上走，信心一失，不要說走不過去，恐怕會因膽怯而失足，弄得粉身碎骨的。走這樣的險路，主要是要習慣。抗日戰爭時期，我曾經在郴縣一條臨時架成的獨木橋上走過。那橋架在深淵之上，在橋上向下望，足有百丈之深，如果腳一滑，從橋上墜下，準要跌死。

踏上這獨木橋，我渾身發顫，連汗毛孔也起了粟子，雙腳像變了化石一樣牢貼在地上，無法移動。一個土人告訴我，應該把頭昂起，想着一過了這橋便到達了安全的地方，不再受日軍炮火和炸彈的威脅，只要這麼一想，一切恐懼馬上消失，便可以安然走過這道架在險澗上的獨木橋了。我照着他的話去做，果然像給他催了眠似地順利過了橋。此後我曾經走不少這樣的獨木橋，但都沒有那種驚懼了。

現在我就是用走獨木橋的信心來生活。老實說，我的生活直到今日還不算安定，擺在眼前的困難委實太多太多，剛剛應付了一個，馬上就來一個，舊的困難剛剛解決，新的困難接踵而至。假如我沒有走過獨木橋，假如我沒有走坎坷道路的習慣，相信早就跑上十多層樓上縱身一跳，結果了自己的生命！「易經」把「坎」歸在四大難卦之內，恐怕不是沒有原因的。

「困」也是四大難卦之一，它的含義跟「坎」很相似。「坎」是客觀的形勢，「困」是主觀的困頓。

周鼎珩解釋「困卦」說：「什麼是困呢？就人事現象來講，如身體上的困倦，或者是生計上的困頓，這都叫做困。……一個人的生計陷於困頓，當然不是偶發的現象，一或因爲精神過於頹廢，有氣無力的坐吃山空，以致困頓。一或因爲意志過於昏庸，盲人瞎馬的遭受失敗，以致困頓。除此而外，便是天災人禍，在不可抗力的情形之下，自己的精神意志施展不開，以致困頓。主要的關鍵，都是基於精神意志。」

清代王夫之把「困」分爲「自困」和「困於人」。他說：「陽困於人者也，陰自困者也。困於人者生。越王幸夫椒之功而困於會稽；平原貪上黨之利而困於長平，雖中陰之餌而貞不亡。自困者死。懷險致媚，不悔而能保其終者，終古而未之有也。」

照我的想法，「困於人」的應該屬「坎」的範圍。「困於己」的才是「困」的範圍。正如我走郴縣的獨木橋，那橋的狹窄，那淵的深惡，都是客觀存在的東西。郴縣的土人可以在橋上步履如飛，而我卻半步難移，差別固然在土人走慣而我不習慣。但深入一層去想，就因爲我當時缺乏了信心，給眼前的困難嚇倒，提不起信心走過去。所以可看成是「自困」。

周鼎珩說得好：「大凡一個人，先天的稟賦，熱力動能很豐富，生命結構就很強，精神意志就很飽滿，思維路線就很遠，生命強而思維遠，當然能力就會過人，而德操也就會堅定，這種人中心有個主宰，不是任何環境所能困擾得了，可以爲人之所不敢爲，也可以忍人之所不能忍，造次必如是，顚沛必如是。」我的朋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根據我那位朋友的遭遇，根據我走獨木橋的經驗，我得出一個結論：「坎」與「困」是對我們的一種考驗，我們能否受得住這一考驗，就要看我們在坎坷、困頓之前有沒有失去信心。假如沒有「坎」與「困」來考驗我們，日久玩生，我們便很容易在生活裏面沈淪而毫不自覺了。

一宗强姦案件的妙判

強乎？和乎？官字兩個口；是耶？非耶？只有銀子好。

于姜

提起筆來，滿有興趣地要記述昔年一宗滑稽的趣事；無奈時日久遠，怎也想不起是發生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待要擱筆。繼而一想，只是談趣事，並不是算八字；何必一定要說得時刻無差，毫釐不爽？只消說是大約是在民國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間，也總可以交代過去。

思想既搞通，筆尖兒也就拖了下去。

這宗趣事，也就是一宗强姦的案件，發生的地點是在廣東梅縣；而審理此案的，則是當時的梅縣地方法院院長吳東華。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梅縣的某鄉，有一位富家，乃「紳而虎」者也。他有一個寶貝兒子，生性好色；雖然室有家鷄，但卻偏喜野鶩；更認爲問柳尋花沒有什麼味道，專向良家婦女打其主意。

鄰居有貧家婦，年剛雙十，姿首頗佳，惟因從事耕作，晒得皮黝膚黑；然富家子賞識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認爲是一朵可愛的黑牡丹；饞指大動，亟欲一染。且以婦之環境貧困，自以爲即不能以情挑，也可以利動。

殊不知此婦雖天生窮骨，性則貞烈。富家子於路上相値時，每出言相挑，入以游辭。婦始而羞避，繼則呵責。富家子見軟求不得，便決意開其硬弓。

適値歲暮，習俗所關，家家戶戶都忙於送灶迎歲，賣肉蒸糕，所需柴薪特多。婦以家道貧寒，了無餘薪，乃携鎌刀擔索，前往荒山割取野草，以供炊事。

事爲富家子所悉，認爲是大好機會；於是暗中隨之入山，伺機以動。

亂草蓬蓬，荒山寂寂，婦操作有頃，頗感疲乏；於是擘開喉嚨，高唱山歌遣累，精神果然爲之一振。但見風隨鎌動，鎌落草斷；再不消多久，割下的野草已經叠成擔。她舒了一口氣，正待捆綁停妥，然後挑回家中。

忽聞背後有悉瑟之聲，她回頭一看，原來那個「乞人憎的死人頭」正在朝着她走將過來。

她知道情勢不妙，一時間呆了一呆，未及謀求對付之策；而富家子已疾趨而前，將她手裏的鎌刀奪過。用力一拋，拋去了老遠，老遠。

婦見四野無人，無從求援，待要拔足奔逃。可是剛一舉步，富家子已來了一式蒼鷹撲兎；兩臂一放一收，攔腰將她抱得個緊緊。

婦雖健碩有力，但富家子也是山區中孔武的壯漢；任她竭力掙扎，也不能脫身，在糾纏中，兩個都成了滾地葫蘆，但聞「啊喲」連聲，而婦之下裳終於被褪。

於是，野草叢中，遂成摧花之帳，化日之下，竟而無法無天。可憐貧婦，遽遭汚辱！

事後富家子心滿意得，揚長而去；婦則痛不欲生，在山頭哭得死去活來。

但終於無可奈何，只有含淚回家向丈夫泣訴。其夫氣憤塡胸，奔往訴諸鄉長。鄉長不但懾於豪紳勢燄，而且還是他的爪牙，當下對婦夫道：

「大少爺既已做出來了，我最多也只有爲你向他求情，給你若干錢物，了結這件事。要是鬧起來麼，你當心還要自討沒趣！」

婦夫雖窮，但志氣未短，聽鄉長這麼說，便破口大駡。鄉長也老羞成怒，下令逐客。

婦夫乃倩人代繕呈文，訴諸梅縣地方法院。當時這宗案件，就由院長吳東華親自審判。

開庭之日，吳對雙方詳加訊問。婦有生以來，這次才入官門，看到嚴肅的法庭，雖也爲官威所懾；但到底是理直氣壯，於羞人答答之中，猶能將經過詳情，如此這般，縷述得無遺無漏。

吳氏擺出一副官架子，坐在堂上，時而頷首，時而搖頭，一若是在用心推敲眞相。婦也認爲他既肯靜心聆聽，一定能夠作出公正的判斷，爲小民伸寃。

到了最後，吳問婦道：「當時你的大腿是張開的？還是挾着？」

婦道：「張開的！」

這一來，把柄就給吳氏執着了，陡地將公案一拍，大聲叱道：

「是分明是和姦，無非你夫婦見人家有錢，蓄意訛詐，故說成强姦。如果是强來的，你的腿爲什麼要張開？要是將它挾緊，他又怎麼能夠得手？」

於是，憑着這點理由，遂宣判富家子無罪，原告反而受到警告，並着此後不可再造事生非，於是寃情也就沉諸海底。

後來我曾問當時參與審理這宗案件的那一位書記官：「這樣判案，未免不像樣兒？」

他卻含笑地道：「什麼樣兒不樣兒，還不是銀子好嘛！」

事隔多年，但及後看到昔年曾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大陸陷共後跑到台灣去當律師的俞叔平氏所著的「刑事警察學」，也說只有迷姦及誘姦，所無謂强姦。並舉一妙喻，說這種事猶如揷劍入鞘，必須在對方穩定接受下進行，稍有動搖反抗，便不能成事。所以强姦在事理上是不能成立的。

這本書吳東華先生未知曾否看到？如果看到，相信必會很高興地浮一大白，爲「吾道不孤」而歡呼！

* *



啼聲劍影錄

天啊！我這冒失鬼原來誤闖水上妓寨，所謂特察里便是世人所指的紅燈區，妓艇這樣集結，眞是名副其實的是寨了。我便將找尋柳州花尾渡碼頭，誤入特察里的經過從頭逐一告訴他，他也啞然失笑，幷願充响導，立刻帶我到柳州渡碼頭去。在路上他告訴我於江門失陷後，便來梧州開設烟絲店，因爲新會人在西江一帶做這行生意的很發財，光是在梧州便有幾家烟絲業。他帶我到柳州渡碼頭問得詳詳細細之後，又帶我到他的店中，暢談到深夜，才送我返回旅店。

談到特察里，當時頗使我感覺奇異，李、白、黃治桂，以樸實硬幹見勵，禁烟，禁賭，雷厲風行，何以對鶯鶯燕燕，竟網開一面，使枇杷門巷，特別劃爲看察之區，是否認爲妓之爲害不大，抑花捐之入，有裨助財政者乎？

提起李、白、黃三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宗仁，白崇禧和黃旭初，大家都知道這三位是桂系的靈魂，桂系關乎的命運，爲功爲罪，五百年後的歷史家自有公論，何況桂系中李濟深，黃紹雄已飲恨大陸，死者已矣，何必鞭屍，生者可鑑，國家前途，民族大義，有望於桂人俊傑，幸毋再如程思遠輕舉妄動，豈止個人之福，惟春秋之義賢者不免，何況李宗仁晚節不保，直欲起董狐於地下，痛加筆誅！

李宗仁以台兒莊一役而名震中外，亦以台兒莊一役而伏不臣之機。蓋自以爲功高，使天下之人咸服，已生問鼎之心，更欲以開明自命，使非國民黨之知識分子歸之；所謂第三勢力者，實不是萌生於東京、香港，早已使北平，桂林爲溫床矣。共產分子披了外皮，以進步人士之姿態，托庇於中南海、七星岩，李宗仁非不知也，特以此挾而自重耳。

未經訓政而大選，實國之災也，然啓跋扈之局，使國民黨自陷於窘境者，實自李宗仁始。蓋國大代表之選舉，配定友黨名額，當局失策，使有汗馬功勞之戰將，或深具歷史之國民黨幹部，獲選後竟爾觸雷，退讓於藉藉無聞之友黨士人，功名富貴誰不熱中，當選落空，自然憤憤，但政策所在，亦無如何也。但李宗仁以驕將姿態，以國民黨黨員身份，悍然不顧提名，競選副總統，壓抑困難，制裁不易，不特使自亂步伐，自暴窘態，貽人口實，爲友邦所輕，抑亦頓使觸雷者，乘機譁然，使酒罵座，黨紀、黨譽，爲之摧毀，國家威信爲之蕩然，造成黨員之分崩離析，國民之離心者，是誰致之？

白崇禧以華中剿匪司令長官，按兵不動，造成逼宮，李宗仁之大願酬矣。倘李宗仁如屬智者，作爲挺身而起，見跳火坑，一面與敵虛爲委蛇，一面轉移國際視線，使國民政府有喘息之機，領袖有重新佈署之時，一表一裏，共挽狂瀾，揮軍自陝側擊敵背，併於山東半島，强行登陸，以作佯攻，鉗形直附平津，以爲牽制，然後於蘇北皖東作一決戰，天下之勢未可定也。倘一戰復安，李宗仁功成身退，則千秋萬世，光垂宇宙。詎不出此，外諂敵人，派使求和，內索黃金，府院交惡，遂使議論未定，兵已渡河，若能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以身殉國，則李宗仁不失爲轟烈英雄，奈何李宗仁於國共生死纏戰之中，拋棄國人，一走了之，天下懦夫，莫若於此，且不明跟紅頂白之理，既抵美國，醜顏求援，爲人所拒，自取其辱，哀哉！

「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既作寓公，閉門讀書，以度餘年，足矣。奈何不甘寂寞，薄視過去之光榮，不保晚節，以小丑姿態，拜倒於天安門下，尚不如白衣爲俘，「違命侯」終難獲得，只贏得五尺薄棺，草草爲殮。反觀白健生仍以上將之尊，死受褒揚，於九龍華商總會禮堂，萬人追悼，相去之遠，不可同日語也。此小諸葛爲小諸葛，勝於智不能自全，仁不能自足，勇不能自救的李宗仁多矣。

（四）走潯江的碼頭而想到太平天國的人物

在梧州一宿，翌晨即乘柳州花尾渡啓程，梧州花尾渡沒有肇慶花尾渡的龐大，更沒有四邑花尾渡的豪華。船身較小而木料粗實，大概是應付湍激的江流，上下灘時，取其靈活，材料扎實，更可以碰撞灘石，也不致容易穿塌。

梧州花尾渡也像廣州開往四鄉的花尾渡一般，每日供應客人兩餐，而所有花尾渡都有專厨，因此所弄的菜，非常可口。其中尤以大良花尾渡最爲著名，最巧手則是炒牛奶和鳳凰野雞捲，一向膾炙人口。因爲廣東順德於民國初年直至民國二十年間，蠶絲發達，地方富庶，飲食甚爲講究，酒家館子，總要以幾味巧手菜爲號召，有錢人家都養着廚師，所以大良花尾渡爲了迎合客人的需求，也要弄幾款好菜。梧州花尾渡的菜雖不如大良渡的精美，卻也不俗。

廣西在珠江中的西江上游，境內有兩條大主流，一條是縱的，一條是橫的，縱的是漓江（廣西人又稱撫河）；橫的是潯江（廣西人又稱大河）。不論漓江或是潯江，都是上游的地勢高，而下游的地勢低，所以江流很急，向下奔流。且江流所經很多石灘，形成水勢湍急，航行頗見險惡，故把舵稍公，必須老於航行，經驗豐富，始終勝任。由於江水向下像箭奔流，故由柳州到梧州，大有「千里江陵一日還」之勢，只一日夜的航行，便可抵達。但從梧州往柳州，卻須走三日三夜的航程。

梧州花尾渡是沿潯江溯流而上，途經貴縣、武宣、桂平。但船只經貴縣境內，沒有停留任何市鎮，直駛而過。船到武宣和桂平，也灣泊江干，因起卸貨物的緣故，每處都耽擱四五小時，任客人上岸遊覽，但要依時返回船上，我當然不放過遊覽的機會，上岸漫遊。（五）

洋樓與唐樓

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有一個標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既不能算二，二也不能當三，這是一定的道理。例如今年是一九七〇，絕對不能把它當做一九七一或一九六九，星期三也不能當做星期四。可是香港的門牌番號算是唯一的例外。

初到香港時，最怕找人，地址明明寫的是五樓，可是當你將電梯停在5字出去尋找時，卻是遍覓不得，一定要再降一層。原來在每層的墻壁上，都寫着兩種不同的數字，一邊是中國字的一二三四五……，另一邊是阿拉伯字的12345……，而且兩種數字並不一致，中國字的「五」便是阿拉伯字的「4」，阿拉伯字的「2」等於中國字的「三」，總之，中國字的數目字，都比阿拉伯數字多一個數目。據說阿拉伯數字是西方的計算法，中國數字是唐人計算法，一層樓中竟同時使用兩種不同的計算法，這種怪事，恐怕全世界也不容易找到第二處來。

據說，這是英國人尊重中國人的舊習慣，所以讓兩種番號「和平共存」，英國人在這些小地方眞是大方無比，可惜在大的地方便完全兩樣了，例如官方文書只用英文，不用中文，中國人不習慣嗎？那是你自己的事！

不要以爲一樓兩稱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近就有人爲了這事幾乎鬧出慘劇來。一位朋友的兒子，英文書院畢業，今年投考中文大學，揭曉時，榜上有名，不久，得到考試成績單，赫然一A、二B、二C，亦即所謂「一優四良」。朋友的孩子是一個聰明而不好學的人，平日貪玩成性，所以他的父母對於他的考試，絲毫不存希望，也只是盡人事聽天命而已。現在看到這樣一個毫不用功的孩子，居然能考到「一優四良」，不禁喜出望外，新的希望油然而生，於是十分篤定地靜候學校當局的面試通知。該項通知據說七月十五日由學校發出，二十一日開始面試，如在二十日還未接到通知，便是落選了。於是所有考生無不緊張萬狀，盼通知書如大旱之望雲霓。眼看十九號過去了，許多考生都接到面試通知，有的還不止一份，只有朋友的兒子始終不見通知到來，最初以爲「一優四良」絕無落選之理，到了二十號全家絕望了。不料樓下的鄰居，轉來一封信，赫然便是面試通知，原來九樓竟被投入八樓信箱了。假使再晚一天，豈不被擯諸校門之外？朋友連稱：「好險，好險！」正是：

一、望眼欲穿一紙書，千呼萬喚總不出；
誰知李把張冠戴，惹得考生淚模糊。

二、同層稱二又稱三，誤按門鈴不勝煩；
若謂保持舊習慣，手抓能否吃西餐？

從爛佬潑婦說起

寒山碧

粵諺曰：「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到底怕些什麼呢？其一是怕爛佬潑婦的不講理。其二是怕爛佬潑婦的不擇手段。碰到爛佬潑婦只好「鄙而遠之」。

爛佬潑婦最擅長的，第一是講歪理；第二是顚倒黑白；第三是無中生有，造謠惑衆；第四是狡辯强賴；第五是大聲夾惡，死不認輸。比如某潑婦把洗腳水潑到你身上。你怪她亂倒汚水，她說你「唔衰攞來衰」，這麼多地方不走，偏偏走到她潑水的地方去。若是你還不知難而退，繼續與之理論，她或許要咬定你想非禮她，所以她才用汚水照你的頭淋下。甚至大聲夾惡地說叫警察「拉」你。若繼續與之糾纏打架，你雖然只想掌其嘴，她卻伺機而待，一有機會下手就來一招「猴子摘桃」，攞你的命。而你又斷斷不能使用與她相同的招術的。如何能不怕？

無論明爭暗鬪，吃虧的往往是君子而不是小人。

毛、林與劉、鄧鬪法，本來優勢全在劉、鄧這邊，劉、鄧不但掌握了整個行政系統，受到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員支持，而且擁有軍事實力。可是鬪爭的結果，卻是毛、林反敗爲勝，而劉、鄧則一敗塗地。據說，劉鄧之所以失敗，是因爲要講究法理程序，不願擅自召開中委會議貶黜毛澤東，而是要等毛澤東回來親自主持會議，再提出把毛推上名譽主席這個虛位的提議。誰料毛、林並不理會什麼法理程序，也不管什麼合法手段，先派親信部隊開往北平，伺機扣逮羅瑞卿，然後發動文化大革命，把什麼都砸個稀巴爛。

這其實是一場好佬與爛佬之鬪，你講合法手續，我用非法手段；你顧慮到後果，我卻不管後果；你講事實眞相，我專無中生有。歷史可以篡改，開國之勳可以說成叛徒特務。紅衛兵、槍桿子，甚至連老婆的牙齒都出齊了，這樣試問講究合法手段的劉鄧派，如何能不敗下陣來？被人看得一清二楚的陽謀，如何能與黑黑暗暗的陰謀去較量呢？

「好佬怕爛佬，爛佬怕潑婦」。「鄙而遠之」這個原則，必須有其先決條件。那就是在「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情況下，笑罵也好，罵雞也好，儘可以由他（她）駡去。因爲這雖傷了大雅，但還不致取你性命的。倘如爛佬揮動西瓜刀，潑婦欲來「猴子摘桃」，那是再也不能斯斯文文的，再也不能「鄙而遠之」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揮西瓜刀我揮大刀，你要來「猴子摘桃」，我還你一招「黑虎偷心」；你要奪權，我反奪其權；你不顧合法手續，我也用非法手段。大家鬪爛，拼個你死我活。若在最後關頭，仍然講究文謅謅的「雅態」，爛佬潑婦已動手動刀，仍要做君子，不願動手，最後只好被人打下十八層地獄。劉鄧的下場，可謂前車之鑑矣！

古調今彈

葉其眞

望江南

蘇卡諾，戰後算英雄，擺脫荷

有離魂！

卜算子

薄命可憐卿，豈是甘作妾？多少新人換舊人，秋扇捐冰雪！
人道侯門深，我為侯門結：豔羨齊人已太遲，今古不同轍！

低彈集

徐速又錯了（一）

去年，有朋友邀我參加一個由詩人、詞人、書法與畫家們組成的「雅集」，我一口拒絕了。因為對這四樣玩藝，我都是十足的門外漢，論詩，不懂音韻；論詞，不分清詞名；談畫，只知道畫鬼腳；談書法，連自己的名字也寫得不成樣子。如果我貿貿然去參加這種集會，不是被人譏笑附庸風雅，便是夾在裏面出自己的洋相，與其獻醜，何不藏拙。

這決不是自卑，是自量、自重、自愛。因為我只是不懂詩、詞、書、畫，所以不去這種場合中硬充。但我能寫的文章，我能做的工作，這些騷人墨客，不一定可以寫得出、做得好。因此，不懂沒有關係，任何人都不是全能博士，淵博如孔子，談到耕作植物方面的事，他也只有自認「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問禮於老子」，更是千古美談。此即所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懂某一種學術，決不是丟臉的事，最怕強不知以為知的去硬充。在青年學生面前冒充淵博，口頭上的牛皮，雖然近乎欺騙，還不至當場出醜。因為青年人所知有限，拆不穿你是綉花枕頭內面的一包草。可是，偏偏有一些不自量的人，好在白紙黑字的文章上面，硬充自己是能文能武的文武全材。結果徒然貽笑方家，被他人拿來作為笑罵的話柄，成為一個不文不武的小丑。

就以「名作家徐速教授」（套用林真的慣用語）來說，他在「星月亮太陽」的「寫作經過」一文中，膽大臉皮厚的把戰場描寫，自吹是「親身體驗的得意之作」，經我在本刊一二四期那篇「好大的口氣，好厚的臉皮」一批，指出其荒謬連篇，笑話百出，根本不懂軍事之後，在不容置辯之下他啞口無言了。（可是徐速又在最近說過「對於不堪一擊的筆戰對手，可以濡毫引紙，一揮而就」。我在評他的「戰場描寫」一文也說過「希望徐速提出答辯，本刊能讓出篇幅刊登。」現在我再向徐速挑起這場真正的筆戰，只要他對我的批評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提出反駁，我不但讓出篇幅刊登，而且奉送百元千字的最高稿費，請徐速「一揮而就」，來文與稿酬，均可經公正人士之手，保證原文刊出，不刪減一個字，不少一文錢。我這個「加强連長」，就有如此的氣魄與風度。）

那次徐速雖然被我批得啞口無言，看起來除了老羞成怒的化名潑罵以洩恨之外，他是不服氣的，因為他最近又寫了一篇題名「傳令兵」的小說，這可能算是間接答覆我，「你說我不懂軍事，我再露一手給你看看。」誰知這一手不露猶可，一露之下又錯了，而且錯得離譜；從頭錯到尾，這個笑話鬧得可大啦！

這一次錯在什麼地方？並非我有意賣關子，因為篇幅已夠，這個瘡疤，只有留待下期揭出來示眾。

張贛萍

冒牌代表

要算最具權威了，因為身為代表，不論其代表的是大機構還是小團體，所作活動必然已得機構、團體的同意，以代表身份所發言論也必然已獲認可，像我的頂頭上司那樣，在文件契約上大筆一揮，簽上鬼符般的名字，下署「代行」兩字，便與老闆簽字同樣有效，換言之，他就是老闆授權的代表。

我當份小職，未蒙老闆垂青，也未得上司提拔，因此對「代表階級」甚為肅然起敬，因為他們的資格非同小可，起碼受信任的程度，就遠勝我這個人微言輕的小人物了。

不過這個社會裏小人物畢竟多於大人物，小人物想抬高身價，最容易莫如自己掛上個代表的名堂，只要不被揭穿，不但可以嚇人，更可以愚人，因此假代表滿天飛，頗叫人眼花撩亂。

最常見的是那些找上門來的冒牌代表，他們自稱代表某某慈善組織，纏在門檻附近舖陳大義，然後要求人家拿十元廿塊買他們手上的一方毛巾、一柄牙刷；或者自稱是某某教會的代表，念念有詞、現身說法，然後拿出書籍印刷品之類的「割價」而沽；另外還有些什麼營業代表、街坊代表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冒牌貨。

如果見他們貴為代表，自受其感動，自動掏錢奉獻，或者明知其來歷不明，又不願聽他們囉嗦，忍痛花錢打發了事，那便上了假代表的大當。其實你只要問問他們某會某組織的事，向他們索閱會章證件，冒牌代表一定會支吾以對，然後抱頭鼠竄的。

冒充代表的慣技左報最擅用，也最常用，古砲出土，馬上冒出個什麼「新華社代表」、「居民代表」；他們要叫一聲好，總得把「全港四百萬同胞」強拉在一起叫好，看見「全港市民奔走報喜」、「四百萬人熱烈慶祝」之類的字句，真在叫人啼笑皆非，抗議不得。甚至有些立場鮮明的寫作人也免不了過其代表癮，自己為中共衛星喝采之餘，情不自禁地硬要代表全國老百姓，要老百姓「心甘情願」去吃苦頭，自己卻「蝸居新界」享清福，謬種流傳，比起上門兜售廉價貨的冒牌代表更叫人討厭！

對這些假代表的妙論謬論，我個人不贊成用敷衍態度，一定要問明其代表資格，使他們無所遁形，當堂出醜。也許這樣做有點過份和不留餘地，但如果不揭穿他們的假面具，他們會沾沾自喜以為其計得售，以後會再厚顏無耻的進以游說，叫你不勝其煩。大凡小人物冒充代表，要不是自大狂自卑感作祟，便是別有用心，進行騙人勾當，對這類小人物動氣不必，客氣則萬萬不可！

江城子

夫丈的外遇

萬人傑

胡太太近來滿腹狐疑，鄭太太已經第二次警告她：「對胡先生要小心。」

太太對丈夫有什麼需要小心的？不用鄭太太詳細解釋，胡太太也曉得她的意思是指胡先生近來有些「軌外行動」：所謂軌外行動，自然是離不開女人。

胡先生在外邊有女人嗎？胡太太對此不能無所懷疑。她嫁給胡先生二十二年，這二十二年來胡先生對她雖不是十分恩愛，也是個規規矩矩的丈夫。胡先生最大的興趣是做生意、賺錢，女人一向不被他重視。

他雖不是不二色的聖人，偶然也會涉足舞榭花叢，但純是應酬性質，不會在這些撈女身上牽情惹意。胡太太知道他丈夫的個性，他既是金錢重於一切，要他花錢攪女人，他認爲不化算。

因此，對鄭太太的警告，她疑信參半。她暗中調查，從種種跡象觀察，胡先生也不像有外遇。

一次，太太團竹戰的時候，她又碰到長舌婦人型的鄭太太，她認眞地瞧着胡太太道：「阿胡怎樣了？近來乖一點嗎？」

「鄭太太，你是說胡先生有外遇吧？但，究竟有沒有攪錯？有沒有認錯人？」

「嚇！你的胡先生我還會認錯嘛？他化灰我都認得！」

「究竟你發現他什麼秘密？」

「在渡海小輪上碰見過他兩次，一個年紀很輕的女人，和他偎在一起，十分親熱。我看他們的形神態度，絕不像普通朋友，所以不能不告訴你，叫你注意！」鄭太太侃侃地說。

「那女人是怎麼樣兒的？」

「樣子蠻漂亮，年紀最多不超過二十歲，身裁又健美。如果偶然碰上還沒問題：但兩次都見到他們在一起，就覺得有點危險性了。」

「一個年青的女子？你看她似不似撈女？」

「這個不似，我以爲她是女明星吧，白天黑夜她都戴上黑眼鏡，這正是大明星的派頭。」

胡太太心想，若不是撈女，他不用花錢，就有可能了。爲此，她忐忑不安。

又過了一個星期，胡太太忽然接到鄭太太的電話：「你要看看那小狐狸精嗎？馬上趕來美心，她剛剛跟胡先生在這兒喝茶。」

胡太太十分鐘後氣憤憤的趕到美心。一進門就見鄭太太在前面休息間等她。胡太太更不打話，携了她闖進去，遠遠看見胡先生偕和一個女子同桌，氣沖沖的跑過去。

那少女發現了她時，高興地叫道：「媽，你也來了！」

萬想不到被鄭太太認爲小狐狸精的少女，竟是他們自己的女兒。

更感尷尬的是鄭太太。胡太太想和她說兩句話，回頭她已不知甚麼時候溜走了。

隣居的樂隊

大概是受了披頭四的影响，香港青年組織的樂隊，盈千上萬。集合幾個志同道合的好友，三個電結他，一個打鼓，就組成一隊，加上一個莫測高深的名字，首先在同學間的派對中出出風頭；有機會在電視中演奏一下，就可揚名全港。參加音樂比賽，也是成名捷徑。

據說，香港錄製的唱片，在東南亞一帶找到銷場，這也是阿飛樂隊的一大出路。有一兩隊樂隊灌的唱片，居然在東南亞銷售一個頗大數字，這使阿飛樂隊更受到鼓勵。要是一炮而紅，比之十年窗下，容易名成利就得多。披頭四在英國也是這樣攪攪震攪出來，不但財源廣進，而且貴爲MBE，吹脹許多英國紳士。在香港成了名，雖未必有這麼大的出路，但拿這「技能」去討飯吃，未嘗不可，比之捱完F5會考，出來做個練習生好得多。最惹起青年人興趣的是身爲樂隊一員，更容易結交女友，也受到她們羡崇。

我鄰居徐先生那位十六歲的大兒子徐湯美，最近有了興緻，和學校另外三位也是長長頭髮的同志，合組一隊叫「綠眼兵」的樂隊，我不懂他們這「綠眼兵」來源，或者是爲了「易記」；或者是標奇立異吧。徐湯美本人玩一個低音結他，另有兩個同學也玩結他，一個同學打鼓，還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做歌手，這五個人，就是「綠眼兵」的成員。他們可以說是最積極的一個樂隊，一有空，就大家跑到湯美的家來練習。我寫稿的房間，後窗和他們剛遙遙相對，他們練習時間，正是我爬格子的時間。我寫作時原也喜歡微微有點音樂，培養靈感；但不能太吵，太吵了會把靈感嚇跑。

「綠眼兵」的三個電結他，大小鼓，還加上一把尖銳的歌聲，別說靈感早跑掉，耳膜能夠保存，已是萬幸。他們不練習時就放唱片，如果偶然聽一次，倒也寫意；可是他們每逢買來一張新唱片，就日夜不停的唱着，至少唱個一百幾十遍，好聽的歌，唱到一百幾十遍，也會覺得厭煩，我奇怪他們爲什麼不停的唱同一張唱片，後來問湯美，才知他們是拿這張唱片做師傅，要學到和他們一式一樣，就非聽上一百幾十遍無法辦到。唱片，加上他們不斷練習，我這房間，自「綠眼兵」成立以來，沒有片刻寧靜過。我和徐先生是好朋友，他對大公子的天才非常欣賞，我怎好干涉？有一晚更離譜，晚上一點多，還聽到電結他彈個不停，我幾乎忍無可忍；忽然不知那一家鄰居，有人像打雷似的吼叫道：「你們要是再彈，我打電話到警察局，叫他們來拉人！」

這一喝，才把結他喝停。但，第二天下午，這吵聲又恢復。我默祈「綠眼兵」早日成名，他們到外邊演奏時間多，我就可多得些寧靜。

人海百態

青年園地

千古文章總是偷

邯鄲客

開宗明義，在下首先坦白，所寫本文亦脫不了一個偷字。因爲過來過去都是抄引他人。

魯迅先生是公認的文藝大師，偷他兩句，想來只有給本文增添無上光彩。他在「論睜了眼看」一文指出：「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引自「墳」）

可不是麼，魯迅先生正一針見血地把香港的「瞞騙文藝」，徹底揭穿了。第一「不敢正視人生」；第二「已經自己不覺得」。所以才有瞞天過海的本領，厚着臉皮抄襲而「不覺得」。天可憐見，中國人又怎能不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

說來眞沒有理由，據說有人辛辛苦苦，嘔盡心血，改了又改，修了又修的一部創作小說（也是成名作），惹了不少筆墨官司，現在居然被指爲抄襲，照在下愚見，「抄」字欠雅，倒不如說成「偷」。因爲魯迅先生說過：「文人偷書不算偷」。

當年魯迅窮過呂蒙正，若干三十年代作家也都褲袋穿窿，窮大學生更買書不起，故常常有人到書店偷書。此偷非彼偷，還理直氣壯對人說：「拿來看看，作爲參考。有何不可？」這種偷，大不了罰他三十大板。

問題是抄書的偷，本來嘛，偷和抄在文人這一行，均屬一碼子事，據從前教過在下的孔乙己老先生曰：「韻母相同者，謂之疊韻。」於是乎之乎者也一大堆，說甚麼雙聲疊韻，詞義有聯貫轉化或加重語氣之妙。是故，在下靈機一觸，偷和抄同是「O幺」（歐）韻，得咗；千古文章一大抄，何不說成千古文章總是偷。在下不懂甚麼邏輯學，語意學，未知「抄」是否可能釋爲「偷」？

作家是文人，不是小偷，撇開這一碼子不談，就算是雞鳴狗盜之徒，多半也不承認偷雞是偷；或者打了荷包，肯老實坦白自己是扒手。常聽這號人說：「喂：我買番一隻肥雞，要食就來劏啦！」或者說「今日執了一張紅底，邊位老友睇戲，我請。」何其冠冕堂皇。人類劣根性告訴我們，無論君子人或小偷，均萬不能自暴其醜。

「當代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不少詩句口號均偷自紅樓夢、劉禹錫的著作，偉大還有比紅太陽更甚麼？老子天下第一，你算老幾？第六，還不趕快靠邊站。不過不要緊，彼此彼此，最高指示怎麼能抄偷而來，豈不笑掉門牙麼？紅太陽也從來沒有承認犯過錯誤，文抄公又怎能當人客客低聲下氣招供說是抄自何人。

幼年曾學過唐詩三百首，又是孔乙己老先生曰：「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老先生倒挺坦白，反正後人寫詩，不外乎抄來偷去，脫不了「朱雀橋邊」、「飛入誰家」（劉禹錫名詩，其實老毛也偷過「沉舟側畔千帆過」等句），還有把杜牧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顛來倒去，逃不出前人的意境。

爲了活學活用「不會吟詩也會偷」，在下不時常悟出一條眞理，把唐詩某些佳句，改動一下，甚至老老實實照抄如儀，當然要做得巧妙些，譬如唐詩中描寫春暖花開的幽美境界，「甚麼春眠不覺曉」。這不挺合乎月亮的慵倦高雅性格嗎？是故，在下多少還提供一點新的發現。

記不起哪一位洋學人說過，「藝術起源於模仿」。好傢伙，在下這回可找到最最有力的理論根據了。再三咀嚼，猛然醒悟，原來模仿是藝術的「命根」，在下面懵懵，把「源」演繹成「命根」，不知對否？

「藝術起源於模仿」，細加想來，自有道理，而且把模仿得來的「長篇」成名作，視爲「命根」，亦順理成章，不論學人小子，誰無命根？當珍惜如斯太林所說「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

既然藝術起源於模仿，它無疑問，從甲書移植乙書，只要改動得合情合理，并有所繼承，那麼，模仿定遠遠超越原著水平。難免有人說，後世比前人高明多了。在下自也竊竊私喜，引用魯迅又引孔乙己老先生，再抄引洋學人，當然在下水平都高過他們了。這是二叔婆的邏輯，不值得大驚小怪。

在下不懂模仿一詞究竟是否可解爲偷，據敦煌壁畫的臨摹藝術來看，這種原原本本的模仿，按理不是偷，惟有一種例外，那就是移植，抄襲，改動，張冠李戴，統統均可稱爲偷。

如果因爲藝術的雷同，塑造典型性格的差不多，而事實上并未超越前人，相反卻跟着人家屁股跑，一跑上戰場，便弄得處處不通。那麼這種模仿，自然便是一種失敗的偷。既然畫虎不成反類犬，那眞是何苦來哉？

白居易寫「長恨歌」，在下認爲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藝術創作，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奠定了崇高地位。至於陳鴻「長恨歌傳」（唐著名傳奇小說），還有元雜劇「梧桐雨」，清洪昉思之「長生殿」，雖說都各有千秋，他們都取自同一題材，但在藝術形式的處理方面，起到百花爭妍的效果。可是，嚴格分析起來，「長恨歌傳」，「梧桐雨」，「長生殿」的成就，實在未能蓋過白居易的「長恨歌」。在下不否定「長恨歌傳」「梧桐雨」「長生殿」的藝術價值，但蘇雪林在「遼金文學」一書中，很公正地指出：「梧桐雨爲歷史劇，根據唐陳鴻長恨歌傳而作，清洪昉廣長生殿頗有襲其文句處」。

後世人對長生殿自有公正評價，但亦難逃「襲其文句」之貶。可見不論模仿如何超卓，難道還有比長恨歌長生殿更膾炙人口的作品嗎？蓋棺論定，千古文章一大抄，搞錯，應爲「總是偷」。

嗚呼！瞞騙文藝，可以收檔矣！還是回過頭來，「正視人生」，正視「自己不覺得」的命根吧！

中國赤禍探源

·史劍非·

一九二二年六月陳炯明起兵叛變之前，陳獨秀特從上海趕到惠州西湖百花洲去會晤陳炯明一事，最能佐證筆者上述的分析。據和陳獨秀同往惠州的陳公博記載，陳獨秀見陳炯明回來，臨離開廣州時告訴他：「廣東恐怕不久必有變故，我們應知有所適從。論道理是應當聯孫，論力量是應當聯陳，問我有什麼意見。仲甫先生到底是刺探我的還是眞要問我主張，我至今不敢判斷，但我正色對仲甫說，我們暫時不說道理和力量，孫先生到底是一個中國人，陳炯明縱然了不起，也只是廣東一個人，何去何從，先生當知所擇。仲甫先生聽了我的話，默然一回，說我們看罷。」另據梁弦冰的記載說，那次陳獨秀去惠州會力勸陳炯明加入共產黨。此一說法可靠性甚高。筆者認為這是陳獨秀在廣州工作八個多月的主要目的。據此來看，當時蘇俄和中共一直是聯陳的。後來所以決定聯孫，一般人都以為是受了叛變孫中山的影響，乃膚淺之論。陳炯明決心叛孫，陳獨秀到惠州時已經完全知道了，因為他對陳公博說：「陳炯明不像下野的樣子，室內排滿了軍用地圖，桌上架滿了軍用電話，恐怕廣東不免有事。」他既知道陳決定叛孫，還力勸陳參加共產黨，可知他並不看重「叛孫」是一件了不起的壞事。假使陳炯明當時答應參加共產黨，那麼中共必會支持陳炯明叛孫，蘇俄的軍援也會源源而來。無奈陳炯明太現實，蘇援遠水不解近渴，不如就近從吳佩孚取得現鈔（會助他軍費），先把妨礙他做廣東王的孫中山解決了再說。因此拒絕了陳獨秀的建議。這實是中共急遽轉變政策，棄陳聯孫的重大關鍵。其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陳炯明的印象太壞，說他頭腦頑固，遠不如吳佩孚。

陳獨秀在廣州，雖然拉陳炯明入黨的計劃失敗了，但是副收穫卻很豐厚。因為在陳炯明的支持下，他簡直是為所欲為。

㈠他設立了「宣傳講習所」，作為宣傳共產主義，建立共產組織活動的中心。有人向陳炯明密告陳獨秀利用宣講所宣傳共產主義，陳炯明卻「一笑置之」。

㈡建立共黨小組，以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為中心展開籌建共黨的組織活動。

㈢由陳公博負責，建立了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做為黨的後備軍。許多著名中共黨員都是經這個青年團所吸收的，計有林祖涵、阮嘯仙、揚匏安。

㈣還在廣州建立海員工會，建立工人學校。當時各省當局都嚴厲禁止共黨活動，發展組織，進行宣傳都很困難。但陳獨秀在陳炯明的卵翼之下，則自由進行共產主義的宣傳，發展共黨組織。此所以後來廣東區黨部成為中共全國最強大的地方黨部。

從上述以觀，陳炯明實在是聯俄容共的先鋒。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是為了革命，權變一時，陳炯明的聯俄容共則完全發自私心的個人行動。他是幫助共黨的第一個自我出賣者，在中國赤禍史上，應列榜首。

秀才造反集團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布爾雪維克（蘇共）的處境非常之壞。在國內遍地都是反共義勇軍，工農紅軍東奔西竄應付多面的內戰；一九一八年又遭受協約國家英、法、美、日等國的軍事干涉與封鎖。

一九一九年國內形勢稍為穩定了，為了打破外國的武裝干涉，一方面在外交上實行叩頭主義，賄賂主義；一方面於建立第三國際，在西方國家內部掀動階級革命，希望發動一場世界革命風暴，把西方列強搞垮。重點則放在歐洲。一九二〇年歐洲的匈牙利革命和德國革命都失敗了，於是列寧把目光轉向了東方。在七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中，通過「民族與殖民地提綱」（詳見本文第一篇）。要在「帝國主義的後方」的亞洲掀動和支持反帝國主義運動，來打擊帝國主義的勢力。第一個重點選中了中國。因為中國受盡列強的壓榨，怒火填膺，一吹風就勢如燎原。

依照列寧那個「提綱」對中國的政策，主要目的雖在支持反帝運動，但是第一步要建立一個傾心服從的共產黨，在中國的反帝運動中臥底，做為耳目和工具。這件事必須快點辦好，要在與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黨合作之前，使它呱呱墮地。因此不待那個「提綱」在共產國際通過，五月就派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到中國來找尋可以領導建立共產黨的人物。

兩個秀才起來造反

維丁斯基帶着譯員揚明齊（山東人旅俄華僑，俄共黨員）五月到了北京，經俄共特務鮑立維（白俄，表面職業在北京大學任俄文教員）的介紹，認識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當時李大釗雖然醉心馬克斯主義，傾慕俄國十月革命，可根本沒有考慮

到要建黨搞革命，本想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之類的學術團體，談談馬克斯列寧，滿足一下左傾的情緒，也還未能具體。現在一聽維丁斯基的來意，不禁吃了一驚，忙說茲事體大，請你到上海去跟敢作敢為的陳獨秀去商量。

陳獨秀原是民主政治的信徒。特立獨行，不苟與人同。辛亥前在日本留學時不肯參加孫中山的同盟會，認為倒滿主義是狹隘的種族主義。辛亥之後他曾任國民黨人、安徽都督的主任秘書，二次革命時也逃到日本，又不肯參加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辦「青年雜誌」，後來改為「新青年」。不談政治，專鼓吹社會改革，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高唱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時，他是北京大學文學院長，當年已四十一歲。他被青年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所激發，六月間當五四運動高潮之際，自己去到市場散傳單，遭北洋政府逮捕，嘗了兩個月零十天的鐵窗風味，到九月中才被釋放。出獄之後又跑到武漢去講演，回到北京不能立足，年底就隻身南下到了上海。在五四以前他一直堅信唯有民主與科學能救中國，五四之後，他開始目光北移，朝向了莫斯科。不過他到一九二〇年四月為止，仍無決心做一個共產主義者，不但無決心，同時他對馬克斯主義及蘇俄的知識都很有限。

到了上海他開始接觸李漢俊、李達、戴季陶一批研究社會主義的學者和文化人，曾醞釀建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來鼓吹和傳播馬克斯主義。決無意組黨。可是五月間維丁斯基到了上海，經過接談之後，他就連蹦帶跳走上了紅色的鬬爭之路。

據說維丁斯基這個人，頗為謙虛誠懇，和陳獨秀一見如故。而且非常善於鼓動，同時身上帶有大把鈔票，組黨的話，要多少有多少。

經一個多月的接觸，陳獨秀下了決心組黨。首先建立了「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同時又建立了中共建黨準備小組，在他和李大釗的張羅之下，就在各地找人建立分會和共黨小組。除此之外，在維丁斯基全力支持之下，又做了一大堆準備工作。

(一)開設一間「又新」印刷局，出版共黨書刊。

(二)開設一間「外國語言學校」，為挑選的青年學生補習俄文，好送往蘇俄去留學。劉少奇等人就是經這個學校送往莫斯科的。

(三)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又在各地設立分團。

(四)復刊「新青年」做為「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機關報，創刊「共產主義」月刊，作為中共的機關報。

(五)建立印刷工會、機械工會，與「無產階級」相結合。開設工人夜校，吸收工人入黨入團，發展赤色工會。

從一九二〇年秋天到一九二一年春天，在廣東、湖南、湖北、上海、北京、山東六地建立了共黨小組，同時又與日本和法國左傾的留學生建立了連繫。

不足月的紅色嬰兒

一九二一年的五月，從莫斯科又來了兩個代表，一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一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康斯基。馬林的任務是指導中共建黨，尼康斯基的任務是指導中共建立中國赤色職工會。

一九二〇年底，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去了廣東，上海的籌建共黨的工作交李漢俊代理。李漢俊是一個又酸又硬的書呆子。

維丁斯基是白臉老生，馬林卻是大花臉的惡煞神。他去上海一定要向李漢俊索工作報告，要核算經費，李漢俊感到有失民族尊嚴就和他吵翻了（初期中共黨人連陳獨秀在內，都有幾分風骨，後來留蘇派回國才都變成了軟骨動物，到毛澤東遂大言不慚「一邊倒」）。弄得下不了台。馬林抱怨說，共產國際一年化了二十多萬，工作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了。直到六月間張國燾從北京趕到上海，才把僵局打開。終於在七月中旬，召開了建黨大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了七地區的代表十三人，代表黨員五十九人。

七地區是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東、廣東、日本。除了日本不算，僅六省市。當時中國二十多省，僅有六省代表，黨員僅五十多人，就開建黨大會了，這說明建黨基礎薄弱得可憐。筆者相信，如果不是共產國際猛催猛促，中共起碼要遲三年才能誕生。因此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之成立，實是一不足月的嬰兒。

出席大會的十三名代表是張國燾、劉仁靜、李漢俊、李達、陳公博、包惠僧、陳潭秋、董必武、毛澤東、何叔衡、鄧恩銘、王盡美、周佛海。其與毛澤東同來的湖南代表何叔衡，因為土頭土腦，不大明瞭馬克斯主義，在審查代表資格時，被審了下來，毛澤東慌忙把何叔衡打發先回長沙去了，因此開會時僅有十二人。大會推張國燾為主席，毛澤東和周佛海作紀錄。馬林和尼康斯基臨會指導。

會議在上海開了六天，因走漏風聲，遭法租界巡捕搜查，臨時轉移嘉興與南湖，在遊艇上繼續開會。陳公博膽子小，又有新婚妻子陪伴，沒有跟到南湖去繼續開會。因此大會以十二人始，以十一人終。細察出席大會的十三代表，清一色全是知識分子，無一名無產階級。可是他們卻建立了無產階級的黨。

大會選出了三名中央委員，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掌組織，李達掌宣傳。候補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大會通過的宣言，將孫中山和徐世昌一齊罵，後因陳獨秀反對沒有發表。因為自一九二〇年九月維丁斯基在上海見過孫中山，即在進行談判聯俄容共了。也就是說，中共還沒有誕生，蘇俄已經代它尋找收養它的對象了。

大會決議中有「與第三國際聯合」一項，另有必要時派代表到共產國際東方局的決議。

決議中所說，與第三國際聯合，並非平等聯合之意義，觀之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七月）即決議中共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第一次大會時，中共才成立，要依手續申請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時，共產國際已批准中共參加，所以正式成為國際的支部。

支部與國際的關係，是下上直屬的關係，中共有服從共產國際決議和命令的義務。而共產國際，雖說是各國共產黨聯合最高機構——但它是蘇俄寄生蟲，一切都以克里姆林馬首是瞻。（五）



珠江水猶寒

【29】

馬森亮

原來是那個女孩子和她的媽媽給我賀歲來了。她正提着一個竹籃，村婦打扮，約二十五六歲，她一見了我，便羞答答的向我賀歲，那女孩相當伶俐，走過來就拉着我的手。「李先生！恭喜你——」

「恭喜大家！」我也拱手向她道謝。

「李先生！」女孩又說：「我叫周若梅！媽媽特別給你拜年來呢！」

「謝謝！」

那婦人忙把竹籃揭開，攞出很多各式各樣的年糕來，攞在桌子上。黃錦娟跑過去，互相在謙讓着。我抱住女孩坐在沙發上，逗她說話。

忽然門鈴又响了，那位所長又大搖大擺的空手進來，我們照例互相恭喜一番。那婦人也轉過頭來，向所長一望，突然臉色大變，眼裏立即燃起羞愧悲憤之火，所長瞥見了她，也住了嘴，換了一副倉惶的神色。隨即強自鎮靜，故意露出一種很不自然的苦笑。那婦人匆匆的收拾好東西，勉強對我說了幾句吉利話，拖着女兒便告辭跑了。

我很莫名其妙，爲之愕然，轉頭看看所長，他正呆在椅上，低下頭，輕輕的搓着手心，不時朝黃錦娟望望。

他是誠意來請黃錦娟去看戲的，她卻推說太累了，工作又多。剛巧她媽媽又回來，叫我們立即到廚房裏去收拾東西，黃錦娟一邊揩拭桌子，一邊向所長說些好話。但他的臉漸漸拉長了，由紅轉青，手心也越擦越紅，不一會，霍然站起身，悻悻然，連起碼的半句好話也沒說，就溜出去了。屋裏恢復了和諧快樂。

我才把和那婦人的認識經過告訴黃錦娟。想把當日在河裏的情形，繪形繪色的描述出來。她忽插嘴問：

「你看見她剛才的臉色沒有？」

我一頓，便轉了話題。「那所長的表情更尷尬呢！我看其中一定有蹊蹺！」

明天起，我爲好奇心驅使，連日跑到市場去，想找着那個婦人，差不多過了一個星期才發現她兩母女蹲在一個角落裏賣菜。我急忙跑過去向她打招呼，她一見，很是歡喜，但說起話來有點顧忌。她問起我，那個派出所所長是我的什麼人。

「我根本還不知道他姓甚名誰的呢！」我坦率告訴她。

「總有些關係吧？」

「說有關係，那只是辱人與被辱者的關係！——這種人是經常穿門插戶的，難道都是遠親近戚麼？」

她低頭沉思了一會，再抬頭對我說：

「李先生！你是讀書人，對人情世故總比婦人家的認識清楚些！」

「耳聞目見那裏比得上經歷過的那樣深刻？」

「想我唐突問一句，你和所長是認識的嗎？」

這話一說，她的臉陡然變色，好一會纔和下來，似重創着舊創痕，悲憤的把頭幌了幾幌，才慢慢的回答：

「李先生！我知道你一片好心，尤其救回我一條命。事到如今，我也不必瞞住你了。——這裏談話不方便，還請你晚上到我家裏去談談吧！」接着把她的住址告訴我。

她住在非常骯髒的木屋區，雖然在市中心，並沒有電燈裝備，只有一盞盞螢火蟲似的煤油燈，從板隙透出一絲暗淡紅光。我轉了好幾個彎才找到門牌，她已敞開門在那裏等候了。

「若梅呢？」我一進門就掏出幾個鮮橙來，說是給她女兒吃的。

「看電影去了。這地方齷齪，委屈李先生了！」她謙虛地說，一邊端茶奉客。

燈苗隨風搖曳着，屋內充滿燈油味。我把眼一掃，一目了然。一張床，一張破方桌，旁邊擺下兩張受過傷的椅，較矚目的要算壁上那座觀音神龕，底下卻亂堆着爛籮筐。這已說明她的生活是相當貧之枯燥。但看她的舉止很中規矩，衣服縱襤褸，卻相信她不是一個骯髒人。

「你是剛搬到這裏住的？」我信口問。

「是。你怎會知道？」她也坐下和我扳談起

來。

「從這簡單的佈置上可以看得出來的。那你還不是城裏人？」

「我雖不是城裏人，卻長期過着城市生活，我家是在郊區的。」

「幹嗎要搬到市區來？」

「說來就話長了，唉！」她忽然嘆了口氣，悲戚地說：「不怕向你坦白罷！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當然會同情我，不會出賣我的。——」接着便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身世和境遇說了出來。

她原來姓林的，叫林潔芳，世居附城的鄉村，十八歲結婚，丈夫姓周，曾在廣州市做過警探。赤化後被扣捕起來，那時，這位所長是她鄉裏的領導幹部，乘機向她勒索，她爲了要救丈夫生命，不惜把所有的現款和首飾給他騙光了，後來又說她丈夫的案情十分嚴重，要帶她入市區去見一位高級幹部求情，他把她安頓在一間酒店裏，結果被蹧蹋了。明天，得到了丈夫已遭槍決的消息，她悲痛羞憤到極，一時想不開便投河自盡。——

她悲愴啜泣過後，又繼續說：「幸虧先生把我救起，不然的話，我的若梅現在不知怎樣了！」

「你的女兒知道這件事嗎？」我同情地問。

「不，我一直把她瞞住，不想她知道有這樣一位可憐受辱的媽媽。」

我也替她難過。一會，才勸她：「過去的事已過去了，尋短見萬萬使不得。最主要是有求生的勇氣，小孩子是無辜的，做父母的切勿給她再製造可憐！」

「就因這個緣故，我才會含垢忍辱活下去，寧願拚了下半世的一切，無論怎樣困難，我都要把她養大。」

「那你目前的生活是怎樣過的？」

「全靠每天去做點小買賣度日。」

「沒有親戚照顧嗎？」

「有是有，我卻不敢去依附。唉！在這時候，人人都在爲自己打算了，誰想招惹麻煩呢？」

剛巧她的女兒若梅回來，她急忙把臉上的淚痕拭掉，勉强裝出歡容，把我帶去的鮮橙切開來讓大家吃，她自己吮着一小片。

「若梅！」我笑着問她。「你是很喜歡看電影的嗎？」

「當然喜歡啦，李叔叔！這些橙子是你帶來的嗎？」

「是你媽媽買回來的，她說你很喜歡吃！」我一邊向她媽媽丟個眼色，再問她：「我請你去看電影好嗎？」

「當然好啦！我和媽媽一齊去，我要坐樓上，前座看的不清楚！」

「若梅！還不謝李叔叔。」

我在若梅身上看出了人類的悲哀，也同時看出了人間的希望。造物太不公平了，爲什麼給她天眞純潔的靈魂，偏又使她成爲孤兒？

這個女孩子回來，屋裏的氣氛忽然變了，充滿熱情和生氣。

我和她們談了很多話，臨走的時候，特別給了若梅一封賀歲的紅包。

回來我把所長和那婦人的恩怨告訴黃錦娟，她聽了，眉頭皺了起來，卻沒有什麼意見表示，像聽完了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一樣。最後，她才深深的吐了一口氣，有無限傷感。我想：莫非這故事引起她的共鳴？還是同情人家而發出憐憫的反應！

同時我也淸楚到黃錦娟現在心情的矛盾，明知所長這個壞蛋是不可以接近的，卻又無法擺脫他的苦纏，雖然她曾經過了許多風險，會掌握自己，但在壓力之下，也很難有自己的個性。不怕官，只怕管，操生殺權的共產黨員，雖不懂什麼叫做好事，但做壞事是極其內行的。

不久，吃過了午飯，我和黃錦娟在廳裏閒聊起來。室內的氣氛，正像外面的天氣那樣，天空欲哭無淚，遠處還隱約響着春雷。一切顯得懶洋洋，精神浸在悶缸裏。

可是所長的興緻絲毫沒有受到影響，他沿路吹着口哨又來拜訪了。

這確是一個最不適宜的時候。黃錦娟實在已煩悶得很，正要回房去睡午覺，他一來，不得已勉强起身接待。因此談起話來機械得很，似演員在唸台詞對白。所長一時摸不着頭腦，一團高興馬上打了折扣。他向黃錦娟翻了幾次眼，測度她的心思，又把我從頭到腳端詳了一會，好似懷疑我身上藏有違禁品。一時大家不開口，各懷鬼胎。

老實說，如果他當時肯放下官架子，和我客氣一番，那怕是無聊的，我無論如何都會奉陪閒聊幾句的，局面也不致弄得這般尷尬。可是他總不把我放在眼裏，反把我看成一種障礙，他腦子所想，心裏所藏的只有黃錦娟一人，我又怎可以這般下流賤格，自作多情去巴結他呢！

他在廳裏來回踱了一會，一副痛苦的表情，像被潑過冷水的一樣，煩燥地坐了下去。

他又抽起香烟來了，整個房子都是烟味。他要表演自己的絕技，特別把烟圈兒一個個噴出來，再吐一根白烟，迅速把圈兒連串起，且很有規律的又把這串烟圈化成一縷縷烟霞上升。由此可見，他確有製造烟幕的天才，並不遜於製造流血事件。

好一會，他站了起來，好似已發覺了黃錦娟是故意冷落他，知道了熱情已觸了暗礁。他越看越不對勁，登時把臉肉繃起，看看黃錦娟的神態不會改變，便一聲不響的溜出去了，在門口，回頭狠狠的向我瞪了一眼，像射過來一支利箭。

黃錦娟鬆了口氣，感慨地說：「這種人，簡直是飽食終日，不事生產的，和蚊子差不多，專門擾人淸夢，在人堆裏擇肥而吮！」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第五章：七十多縣發生民變　千萬農民羣起抗暴

四川袍哥　遍地開花

大陸陷共後，各省雖然都有大小程度不一的人民反暴壯舉，但論規模之大，投入這場反共抗暴人數之多，則只有四川省於一九五〇年七十多縣人民的眞正「人民戰爭」；而且這場七十多縣的人民戰爭之火花，幾乎是一下子爆發起來的，此響彼應，確如星火燎原。

這是怎樣爆發起來的呢？怎樣能在一下子將這反共抗暴的戰火，燃遍七十多縣呢？主要原因是由於「袍哥」的力量，得力於「袍哥」的組織。

「袍哥」是四川與西康之間，組織最普遍的一種社會力量，也是一個特殊的幫會組織，它既不同幫會中的洪幫，也有別於靑幫。因爲靑幫講輩數，但是，袍哥不講輩數，有如洪幫一樣講兄弟；洪幫講山寨，自己要開山比較難，可是，袍哥講碼頭，自已要開碼頭比較容易，因此四川各地的碼頭特別多。（按：此碼頭非停車泊船的碼頭，乃是袍哥組織的一種分支名稱，有如洪幫的山寨，故碼頭又稱「堂口」。）凡是有號召力的袍哥，都可自組碼頭；由於碼頭多，所以參加的袍哥的人也多。據不完全的統計，四川各城市中的商民人等，參加袍哥的人數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農村鄉鎭，則佔全男性成年人口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還有女袍哥。也可以說，袍哥的幫會組織，在四川是「遍地開花」的。

就我所知，在四川每一村鎭，都有茶館；每一茶館，都是袍哥開的。袍哥中有點名堂，也即是開「碼頭」的人，都有「名帖」；這種名帖木刻墨水印在紅紙上面。當一個袍哥有資格使用名帖的時候，那是禮節隆重，有如陞官接任，由他們的「拜兄」們鄭重其事的爲他「開印」，如果那人被選爲「當家」，就稱爲「掌印」。將這「名帖」又名「字樣」，派人送到鄰近各縣市鄉鎭有來往的「碼頭」去，叫做「走字樣」。

這種「走字樣」的遠近，要看這個「碼頭」歷來「掌舵人」的聲望與仁義而定，有的可以遠達鄰省——貴州、西康。這種「走字樣」的作用，其名是向各碼頭的「哥子」請安拜候，其實便是一種幫會中的通知，宣告某大哥陞職了，將這名帖送到有來往的鄰近碼頭去，作爲印鑑的存底。以後，他這碼頭中的兄弟中有人爲團體或某大哥「出了熱」（即犯了法，出了事），要離開本地，遠走「避耗」（即逃難），就得向大哥請此名帖字樣，作爲到外地袍碼頭的護身符；如遇有重要事情，要作爲憑證。等到去了別的地方，先由口頭「出上附」（交涉通報）；再一步便是看「公事」（將「字樣」拿出來核對存底是否相符），如果經過鑑定與原存字樣相吻合，那就看情形作出處置；處置的辦法，不外招待住食，或庇護，或贈路費派人護送出境。如果這個持有字樣向此碼頭投奔的人，卻在此碼頭範圍之內出了事，如被官方通緝捉到了，那就要費盡唇舌解釋，證明不是出賣手足。否則事情傳開去，各地袍哥便會認爲不夠義氣。那麼，這碼頭的名字便在袍界「響」不起來，這碼頭的袍哥也就「嗨不開」了。

一紙字樣走天涯　袍哥名帖功用大

這種袍界名帖功用之大，我還可舉兩個例子：

抗戰後期，國府嚴厲執行禁烟政策，不准栽種鴉片（罌粟）。漢人不敢種，居在川康邊境深山的倮倮族，則仍然在種。於是，漢人入山販運鴉片。當時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他懾於中央法令，不敢再種，卻想出一個以執法爲名，犯法爲實的詭計，將他的子姪部隊，開入山區，打着禁烟旗號去剷除鴉片。但他不是在罌粟下土的時候去剷罌苗，而是等到罌粟成熟要割取的時候下手，因此引起倮倮族的聯合反抗，發生槍戰，戰事延綿近百里，在當時，號稱爲「新鴉片戰爭」。

有一個倮倮族知名的袍界「方大哥」，他要入山區收購運出烟土，必須通過戰線。他派人拿着他的名帖字樣，先進山區去拜會倮倮族的首領，說明來意之後，倮倮族竟答應在方大哥經過的路線上，停火三天，讓他通過。這位「方大哥」並非三頭六臂的人物，只不過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小伙子，但卻是在碼頭上「嗨」得開的「仁義大哥」。

另一件事便是一羣漢人旅客，由西康的西昌，要越過大涼山區，去四川的犍馬，中途要通過一片原始森林，卻被倮倮族的「黑骨頭」包圍。我在上文提過，這種「黑骨頭」是打刼殺人不眨眼，專捉漢人做奴工，使之成爲「白骨頭」的蠻人。當時大家惶恐得像待宰的羔羊，幸好其中有一位旅客成竹在胸，他走出來與「黑骨頭」交涉，掏出一張在川康響噹噹的袍哥大爺「羊仁安」的名片，這羣蠻不講理的「黑骨頭」一看，竟馬上散開，讓這批漢人通過。袍界大爺大哥的名帖，能使正在作生死之爭的戰爭停火；能使橫蠻兇殘的「黑骨頭」放棄可以擄掠的機會，國家法令行不通的事，卻可由一紙名帖做到，袍哥的組織勢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七十多縣農民抗暴　袍哥組織是主力

現在再說回到正題，四川袍哥之多，即以成都一地來說，

的西南保衛戰

三郎

地方部隊，無論官兵，可說是淸一色的袍哥，因爲其最高長官，就是本地袍哥的首腦人物。由於四川各地的袍哥碼頭有這樣多，力量有這樣大，而且淵源長遠，早已深入社會各階層，其能影響或控制絕對多數的羣衆是一定的。中共要繳槍、繳糧、繳金銀，這三樣東西，又多數是掌握在袍哥首領的手中。因此，一經各碼頭的首腦人物連絡商討，認定這三項政令是針對他們的命根子而來的，在利害相同之下，行動便立刻同時而起，七十多縣農民，都投入了這場熱火朝天的反共抗暴戰爭中。

繳糧繳槍卽繳命　要繳命不如拼命

至於一般人民，起初都認爲共產黨來了，可以獲得眞正的解放，現在一下子便揭開了底，爲了要繳糧、繳槍、禁用金銀（換人民幣），他們也感覺生活受到威脅，因此便聽從了袍哥的號召，參加了這次行動。當時，四川人的口號是：「繳糧繳槍，就等於繳命；要繳命，就不如拼命！」

這句「拼命保命」的口號一流傳出來，眞是一呼百諾，川東、川中、川西、川南一共七十多縣的農民，都持戈抗暴，把共幹殺得雞飛狗走，連成都、重慶都震動起來了。

四川全省共一百四十三個縣，爲什麼那次抗暴運動，只有七十多縣發動，還有六十多縣怎麼不一齊起來參加呢？要解答這個問題，必須了解四川的情形，把參加抗暴的七十多縣，與未參加抗暴的六十多縣作一個比較，便找出答案來了。已經參加的七十多縣，其著名縣份有這些：

川中與川東：簡陽、資陽、資川、內江、隆昌、榮昌、永川、壁山、榮縣、威遠、自貢市、萬縣、忠州、涪陵、梁山、夔府，及重慶外圍各縣。川南：雙流、宜賓、敍府、墊江、蒲江、邛徠、大邑、青神、夾江、洪雅、新津、嘉定、眉州等縣。川西：成都、彭縣、華陽、溫江、郫縣、灌縣、新繁、崇慶、崇寧、廣漢、新都、什邡、金堂等縣。

我們只須翻開四川省的地圖，便可見到這些縣的位置，都是在水陸交通線上或其附近的，而且人口比較多，出產比較豐富的縣份。除此之外，便是沒有起來參加的縣份。這些縣份的位置，多是遠離交通線的邊遠縣份，而且人口少，地區貧瘠，沒有什麼出產。就以川北這一大片土地來說（卽是後來中共劃爲「四川藏族自治區」。），幾乎沒有一個縣參加，因爲該地區交通既不方便，人口也稀少，地方貧窮。

總之，凡是人口衆多，地方富庶，交通便利的縣份，幾乎全部參加了那次民變的反共抗暴戰爭。

石板灘響起第一槍　星火燎原不可收拾

[illegible]滿，而對中共之不顧民情，將一批又一批的男女工作幹部，派到各鄉鎮去宣傳政令，坐催糧槍，卻是敢怒而不敢言的。眞正響起這抗暴運動的第一槍，則是離成都城只不過二十華里的小鄉場——石板灘。

這個首先發難的石板灘，它是成都與簡陽的要衝，也是所謂「東山五場」之一（因在東山附近，共有五個鄉場。）東山五場，素以多匪徒著名，所以一般人都知道這一帶的袍哥「水性最硬」。（按：「水性硬」，卽是袍哥對行俠仗義，打賭鬬狠都很認眞；對任何事說一不二。）在袍界之中，信任最好，所以他們敢於發難，而又能號召起來，連絡各方面響應。

中共是最注重情報，掌握情況的，前任石板灘的鄉長，便是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當然對「東山五場」的袍哥情況，知道很淸楚。因此，中共不但早已派了軍隊駐在這五場，而且在「兩繳一禁」的政令推行不動，民間反應惡劣之時，「解放軍」也就特別注意袍哥的動靜。地方工作幹部仗着軍隊的勢力，對於槍械糧食的催繳，也就更爲加緊。可是，這一來正合上了一句老話，「壓力愈强，抗力愈大」，這班袍哥們見到壓力如此强大，中共絲毫不俯順民情，知道已經到了非拼命不足以保命的時候。而中共方面，因爲一路勝利，連六十萬國軍也望風披靡，對袍哥雖然存有戒備，但也認爲這不過是癬疥之患，不足爲慮的。於是，在一夜之間，石板灘鄉場的民變發生了，把中共派來的工作幹部，一起殺光。等到「解放軍」聞變馳救，已經遲了一步，活人沒有救到一個，而各縣報警告急的求救報告，卻如雪片飛來。尤其是人口衆多，出產富饒，交通便利的縣份，反抗更爲劇烈，交通全部斷絕！

四川省本來就是一個人口比較多的省，其中如簡陽、仁壽等縣，均超過一百萬人；一般小縣份，也在五十萬人左右；而每一個縣所劃分的鄉鎮，多者逾百，少者亦有四五十。中共平均在每一個縣派出的工作幹部以一百五十人計算，七十多個縣也有一萬名共幹以上，連同下鄉宣傳的男女文工團團員，總數當在兩萬人上下。保守作風濃重的四川農民，既迫於繳槍、繳糧，禁用金銀的政令起而反抗，對那班男男女女扭腰擺臀的秧歌舞，也早就看不順眼。因此，槍聲一響，四鄉響應，所有這二萬多共幹及宣傳工作人員，幾乎殺得乾乾淨淨，很少有能逃出那一次刼運的。

由於這樣大規模的抗暴，是大陸各省絕無僅有的，把中共當局震驚起來了！採取緊急措施平亂，而更激烈的火力戰，也隨之發生！（三十）

匈京生死鬥

二十五：戈科夫在伍特抓牢下像一頭狂牛掙扎

白萍譯

伍特滿臉怒容地，質問那中尉道：「你在盤問我麼？」

「不，不，」中尉忙道：「但你們要盤問的這名囚犯，他是剛從科街監獄押解過來的。而且，他剛服過特別藥品，現在仍昏迷未醒。因爲此人十分倔强，我們要用特別的方法訊問。」

「我們要馬上見他。」

中尉有點緊張地道：「這女人是誰？」

「上校的秘書。」

「是，請你們跟我來吧。」

中尉引帶他們走過一條很長的石砌走廊，隱約矇矓的聲音從這巨邸四處傳來，像古代的鬼魂在活動着似地。有人在大笑着，有人在尖聲慘叫，但都是若隱若現地，僅可聽到；空氣中充滿着監獄特有的氣味，是糞便汗臭和消毒藥粉合成的臭味。

中尉帶他進入一個房間中，裏面有兩張枱，兩張椅，什麼都沒有了，地面和牆壁是石砌的，窗口鑲上了鐵枝，枱上一枝燈，光禿禿的燈泡，是房中唯一的光亮來源。

「請你們在這兒稍等一等。」中尉道。

「我們沒有很多時間，要快點，」伍特道。

「是的，只要一會兒，請稍等一等。」

他過去了，把門掩上，這是一道很厚的橡木大門，鑲上了鋼板，這道大門關上的聲音是很沉重的，伍特感到手掌上的汗濕透了，他的咽喉感到乾涸，他看到伊洛娜臉色發青，很有點張惶，馬耶斯低聲咒駡，兩道濃黑眉毛連在一起。

「我看情形有點不對，」馬耶斯低語道。

「我們必須耐心，」伍特高聲道：「公事必須公辦，中尉是辦事能力很强的。」

伊洛娜道：「我看他的神氣很古怪，我有點不安。」

「是熟悉的朋友嗎？」

「我不認識他。」

兩三分鐘後，伍特很想走過去，開門向外邊張望，他是很想知道這道門是否被鎖上了，因爲，他對這一名中尉，剛才出門時回頭一看的這一瞥，很感到疑慮與不安，他估計這中尉不止不信任他們而已，並且很可能對他們有不利的行動，他想不出究竟是什麼地方露出破綻來，是他的外國口音的匈牙利話麼？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不能讓伊洛娜代表他們說話的，因爲她是女的，而馬耶斯則太緊張了，雖然他外貌勇悍，但仍不夠鎮靜。抑或是他揚言自己來自捷克的官員，惹起懷疑呢？還是伊洛娜的女秘書角色隨同來監獄中，太不合適；或者是他們認出了伊洛娜的眞面目呢？這一切，都有可能，都不是伍特所能防止的。

伊洛娜站在鑲有鐵枝的窗前咬着咀唇，很緊張地。就在這時候，外面傳來了一聲慘呼，像是宰猪似的動人心魄的臨死前的呼喚，隱約可聞，雖然並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傳來的，伊洛娜身子驟然一動，她受不住了！臉色蒼白更緊張地咬着咀嘴唇外，楚楚可憐地，顯出了她的動人美態。

馬耶斯仍在低聲顛駡着，不曉得他駡些什麼，他在門邊，靠着石壁站立，就像一座黑色大理石。

最近外邊走廊上傳來腳步聲，伍特轉身過來，看着門口，門開，中尉進來了，但並不是一個人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人，這人步伐不大，但很迅速，伍特看到此人表情喜悅的一雙深黑色的眼睛，心下猛然一顫，像是遭受到致命一擊似地。這是不可能的，但確實是他！他只在四十八小時之前，遠在地球的另一面，就見過這一名肥矮的傢伙，假如他還有甚麼懷疑的話，伊洛娜的「呀」然低叫和短促急迫的呼吸，即足以證實就是此人了。

這人就是匈牙利特工頭子戈科夫！

戈科夫站住了，臉上微笑着，雙手插在藍色大衣的衣袋中，他的圓臉一半隱蔽在陰影下。中尉站在戈科夫身邊，拔出手槍來。

「原來如此，」戈科夫靜靜地道：「我們都旅行得很快速，而且很遠。能夠再見到你，眞是很愉快的事情。伊洛娜，也有同感吧。」

「你趕回來的速度超過我的意想之外，」伍特道。

「對於一個聰明人來說，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許我說英語會對你方便一點吧？這位中尉是一個好人，但疑心太多了，而這名囚犯對我們來說，關係太重大了，太喜歡說話而不能守秘密的人差點把我們的全盤計劃破壞了。」

「是羅占萬通知你關於塔奇的消息麼？」伍特問道。

「我接到消息了，你找到塔奇麼？」

「沒有。」伍特道。

「現在就差這一環了，若是找到了他，我們就大功告成。成功的時間比我原來所預料的早得多。請你站着，不要動，伍特先生，我不僅衣袋中有手槍，而且，只要一聲呼叫，就會援兵四集，把你們三人撕成片碎了。你很勇敢，但卻不小心。我本來以爲你是很厲害的，在我們這一行的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業務中，你應該知道一勇之夫是最容易失敗的，單是憑着一股勇氣，你不一定能夠達成目標，必須冷靜加上有分析能力的頭腦，纔能夠完成任務的。」

伍特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內心中感到很悲憤，這是可怕的全盤失敗，危機重重地，四面潛伏着；但在表面上，他保持鎮靜，微笑着。

「你還未找尋到塔奇博士麼？」伍特問道。

「你知道他在何處的。」

「我已經告訴你，我既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我可以使你改變這樣說法的，也許我們的聰明的小女孩伊洛娜願意把你的成就說出來，」戈科夫的圓臉，突然表情兇猛，嘴也合緊了，一雙眼睛明亮地露出怒火來，不可控制地發怒了，道：「你是奸細，他們都是奸細。西方帝國主義的間諜，煽動者，法西斯蒂，暴動的策劃者。我絕對有一切理由馬上把你們全部槍決。但你們倒是審問你們的波士麥菲將軍時最佳的證人。這樣，全世界人士就可以見得到你們的醜惡面孔，知道匈牙利動亂的眞相了。使全世界人士知道究竟那一方面是眞正愛和平的。」

「你們的那種和平是墳墓中的和平。」伊洛娜低語道。

戈科夫瞥了她一眼，道：「你不害怕嗎？伊洛娜。」

「我知道快要死了，還怕什麼呢？」

「但我可以使你改變這想法的，塔奇博士何在？」戈科夫厲聲問道。

「你自己去找他好了，我一句也不說。」伊洛娜道。

「我認爲不會這樣，我相信你最後一定會欣然帶我去找塔奇的。」

伍特突然道：「我們要和烏列茲基少校面談，我們不和你談，戈科夫。說到最後，你並不是重要的。眞正有權的是俄國人，並不是你，你們只是傀儡，我們的對手是他，而不是你。」

戈科夫睜大了圓眼睛，臉色發青，怒氣迫人，他看看那紅着臉的中尉，他也憤然地咒罵着。

「我們是匈牙利的主人，」戈科夫道。

「你在自欺欺人而已，也許你相信了自己的宣傳，被自己的宣傳欺騙了。你算是什麼？你不由自主，完全聽從俄國人的擺佈，俄國人在後面扯線，你們就在台前演戲，這和傀儡小丑有什麼分別？」

他的這一番話，像利劍似的，刺中了他們的要害，使他們憤怒得顫震着，結果便會疏於防範，降低了警惕。

他一直不敢看馬耶斯一眼，馬耶斯正站在旁邊，牆側上。

這時，他也不看馬耶斯，只見到戈科夫滿臉通紅，向前一步，迅速的伸出手來，向伍特一掌摑去，打中伍特咀巴，用力很猛，把伍特打到頭臚一側。伍特假裝身子也隨着傾側，向椅子上靠過去，順勢把伊洛娜推開。戈科夫這時憤怒得衝昏了頭腦，再伸手向伍特毆擊，就在這時候，伍特聽到皮破肉裂的一聲。原來，馬耶斯看到時機成熟，突然動手了。

他本來一直站在石牆旁側，不言不動，不大爲戈科夫和這名中尉所注意的，這時，他看出了伍特在作死裏求生的嘗試。他便動手突襲正在怒氣攻心，全神注視着戈科夫向伍特攻擊的那名中尉，巨掌劈在頸項上，中尉應聲倒地。伍特也立即抓緊了戈科夫的手臂，猛然扭轉，另一隻手擊在他的咀巴上。

伍特作殊死之鬪，用力極猛，戈科夫被扭得站立不穩，在掙扎着，馬耶斯身手敏捷，已把中尉的手槍奪到了，他開大咀巴笑着。

「我要把他殺了。」馬耶斯低叫道。

戈科夫在伍特鐵腕抓牢之下，無望地掙扎着，伍特一隻手掌掩在他的咀上。

「假如他叫喚一聲的話，你便殺掉他。」

「他會叫喚的。你不知道他這種人，他會叫喚……然後寧可被殺。」

「等一等。」伍特道。

戈科夫肥矮，孔武有力，在伍特抓牢下，像一頭狂牛似的極力要掙脫，伍特把他的手扭在背後扭得更高，戈科夫張開咀巴要咬伍特的手，伍特舉膝向他的小腹撞去，戈科夫一聲悶哼，伍特再撞他一次。

戈科夫身子一軟，俯墜下來，他的身子很重，伍特緩緩的讓他墮在地上，馬耶斯走過來，站在他身邊。

「我們非殺死他不可，」馬耶斯道。

「我們來這兒並不是爲了要殺他，而是要來救麥菲將軍。」

「我們沒有希望可以救出麥菲了，我們走快吧！」馬耶斯語氣沉重地嚷道：「殺了他，我們走吧！」

「伊洛娜，你的意見如何？」

「我們還是完成原定的工作計劃吧。」她答道。

「你能夠控制得住戈科夫和中尉嗎？」

「馬耶斯的手槍還在我這兒，我可以控制得住的，」她道。

伍特轉身過去，問馬耶斯道：「你知道走到特別監禁室的途徑麼？」

「知道，不過……」

「伊洛娜，留在這房中，把門鎖上。在我們回來之前，假如中尉或戈科夫醒過來的話，再擊昏他們，不要讓他們醒過來。你做得到嗎？」

她點頭道：「可以的。」

「我們不會去得太久的。」

【未完】

萬人意見

長頭髮青年引起爭論

讀者吳瑞英與何水申辯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理長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

承囑將弟在星島晚報刊出的拙文「道德家的極權」副本奉上，以便與吳瑞英女士大作「教育與極權」同時一併刊出。今附函敬呈，祈請查收爲感。

關於吳君該文，弟不擬答辯了，因在拙文「道德家的極權」中，涉及倫理建構、道德性質，及長髮與不良社會無必然的邏輯關聯等語句，可見弟之觀點。

耑此即頌

撰安

弟水申敬上七月十日

道德家的極權　何水申

晚飯後看電視，出現的是一個訪問式的場面，被訪問的是本港一家中學的高級教職人員，據他說，他的學校正舉行一個剪髮運動，所有留長頭髮的學生都要一律將頭髮剪短，以改良社會不良的風氣。對於這類道德的措施，我深深不以爲然。我想，如果我有權主理一家學校的訓育，由於我不喜歡學生留長頭髮，就下令學生一律剪短；如果我有權主理一個國家的司法，由於我不喜歡人民穿西裝與夏威夷恤，就下令人民一律穿列寧裝或工人裝，這樣，前者的我和後者的我，在思想模式上都是同型的。我們常常指責毛澤東是一個極權的寡頭統治者，可曾想到自己也是一個具有極權思想的人呢？不少人，尤其是傳統道德家一類人物，不客氣地說，他們簡直不懂倫理道德的性質，所以他們就以一己的喜愛與情緒，自視爲永恆的眞理，例如不喜歡看到人民穿西裝及留長頭髮，就推論那是社會不良的風氣，若問他們究竟西裝、長髮與不良的社會風氣，兩者間有什麼邏輯上的必然關聯呢？他們一定交白卷。將自己主觀的道德判斷，強人遵從，這就是道德的極權行爲了。

× × ×

編輯先生：

我不懂得寫稿，不過看到何水申先生的大作，如骨哽在喉，不吐不快。這篇東西望你斧正後刊出，謝謝。

吳瑞英上

極權與教育　吳瑞英

何水申君在「拋磚集」發表的「道德家的極權」一文後，我也談談這問題。

我以爲髮型和服裝，本是表現人類進步的一面，從清末開始，婦女解放小足，使婦人從此舉步如飛；孫中山先生搞革命，首先把長辮子剪掉，穿上中山裝，和拖翎戴頂比較，成強烈對比。一方面雄赳赳氣昂揚，一方面是頹廢懦弱，毫無朝氣。

民國成立後，朱家驊教育部長下令婦女解放束胸，剪短頭髮，把國家病夫稱號逐漸改觀。諸如此類，有關人體內外改變，是表現着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人們的思想趨向。這個推進的責任，捨執政者和教育工作者，其誰能之？孰爲倡導？

今天比起上述的年代，已差了整個世紀，當然以時日計算，其進步該更突飛猛進，才算是走向時代尖端。但是今天的髮型和服裝，是代表時代的進步嗎？且看那些所謂時代青年，他們的造型，不見得英俊；衛生方面，也不見得符合。長長的頭髮，俗語說沒錢剪髮像是孝子，徒顯得頹廢，窄窄的恤衫腰圍，窄窄的脾圍，既不涼快，也妨碍身體發育。政府組織的反飛組，以這種扮相爲對象；從社會輿論，壞的批評多，是衆矢之的，他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雖謂愛惡有自由之權，與有傷風化犯罪者跟法官談自由愛好同一例。如果此類型人物自以爲進步分子，他們所幹的事，能起代表作用是什麼？祗是頹廢、墮落、聯羣結黨，擾亂社會安寧；姦淫刼掠、吸毒，無所不爲。既沒有國家民族觀念，更缺乏對人類社會貢獻，他們都是社會的接班人，試問這樣發展下去，任由頹風不振，社會前途，不知伊於胡底！

作爲一關心社會興衰的市民，應該羣起而攻之，有許許多多家長爲了不想後輩走入不可救藥的道路，由於社會風氣影响，雖日夕規勸責罵，不能收效，正極盼教育當局雷厲風行，扭轉頹風，今天得聞德明中學倡導此舉，正符合大衆市民意見，正是爲教育而教育的光榮任務，在芸芸學店中，有不少爲吃飯而教育，聽由學生愛好，這當然不會給何先生說是極權的，但後果如何呢？德明中學此舉，實在是挽救頹風的好事；我讀不明白何先生是何居心，認爲此舉乃屬道德家的極權，這是個人的喜愛和憎惡，將偉大社會改革措施，認作是個人的旨趣，更提高原則的說，把一間有進退自由的學校校長來和一個人民沒有居住自由的統治者來相比，難道何先生是毛澤東的信徒，善扣帽子？

說到長頭髮和西裝夏恤等相題並論，「可以隨着個人的喜惡而加以興廢」，這也未免過於強詞奪理，如果這樣都成爲理由，就等如說政府剪掉路邊乞丐的頭髮，屬干預他們自由。雖然，在單方面說，每個人的道德品質，不能以貌取人，但爲什麼那些嬉皮士飛型人物，祗見其幹壞事，不見其造福於人羣，豈不是有諸內形於外，其型如此，其格如此嗎？物以類聚，互助效尤，我們試執途人而問之：「那些長頭髮穿飛服的人多數所幹何事？」相信大多數都是說：「舞場角色，歌壇小丑；頹廢墮落無進取心；醉生夢死。」如要問他那些人有幹過對社會有貢獻的事嗎？有爲人類造福嗎？相信必交白卷。

雖然社會青年中還有許許多多自愛的，但他們都會因這些儀表不大受人歡迎而不敢仿效，亦也有因受不了

朋友間的譏笑認為落後而效尤，並不等如百分百的都是為非作歹。但相信愛好外表者，其對實質的修養也不會很重視吧？我以為何先生的批評才是違背眾意，漠視道德，惡意抵毀神聖教育工作，將教育工作的施行，作為極權的看法，忽略了社會的壞影响，由那裏產生，這實在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吧了！

護士小姐不服氣 責罵老萬欠公平

編輯先生：

看過本月四日及七日兩篇由萬人傑先生執筆的「牛馬集」後，我想我們也該對萬先生說幾句話。——尤其當「萬人雜誌」一四一期出版時，基於公正言論以及愛護「萬人雜誌」起見，我們願意供給該筆者一點正確消息。因為刊物一經出版，便無可挽回，給人以錯誤觀感。

承蒙萬先生關注女護士要求同工同酬的事，無論是敵是友，我們總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因為究竟這已經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但用「西貢六產婦」為題材，針對女護士，卻令有識之士掩口竊笑。不知者信為事實，這是十分可惜的。不知萬先生可有注意護士和助產士（即接生婦）是兩種職位，在工作和薪酬方面，都各有不同。通常政府診所附設的產所，是由助產士負責工作，護士是負責診所方面的工作。不知所云「西貢六產婦」的事是指護士不當，還是對助產士而言？當女護士熱烈要求同工同酬之際（特別聲明：助產士並無參與要求同工同酬，因政府無男助產士之職）。萬先生卻把馮京作馬涼，護士、助產士不分，真教人啼笑皆非！希萬先生明察。因為給藥、打針、扶助病人是我們份內的事；賣弄文墨，我們卻沒有多餘時間。慣寫文章的人，請不要在這方面令我們有含冤受屈的感受。

再者：請不要有偏見存在，用公道的眼光看去。現在政府各部門的女同事，上有女醫官，下有女職工，中有女文員，更有最近所宣佈的女緝私員、女警務員、女教員，她們都已經同工同酬了，祇有醫務處的女護士們還在凝凝地等，你們還有心情去冤枉別人，這是公平的事麼？

如果萬先生一定要說由於女護士的服務不好，所以政府才遲遲未應許男女護士同工同酬，那就更教人不明白了。想是各個部門的服務都完全令人滿意了，單是女護士服務最劣？但為什麼我們還常常在報章上看到一些批評或投訴，指某些機構不好，某些人服務欠佳，是信口開河的無聊說話麼？

最後，我要請大眾主持公道，不要一概而論，把全部護士都說成壞人。護士也是人，不過她們並非超人；護士也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及人格，作為一個搖筆桿如萬先生般的文士，更應當有崇高的人格，正確的認識，最重要的還是職業道德，方可為市民報導，這要請萬先生三思了。

雖然如萬先生所說：「物價漲了，生活提高了」，多出幾版刊物，多得些薪酬，也是值我們同情；但是要弄清事實，不可隨便就說，給與女護士們一記悶棍。

一羣現任護士上（七月九日）

一竹竿怎可打一船人

神父生活清苦不足為外人道 傳道員牢騷多教友認為過份

萬人傑先生：

逕閱貴刊第一四一期「萬人意見」一欄，署名「天主教區傳道員」的一封公開信，讀後感慨良多。茲願借貴刊寶貴篇幅，披露於後。同時，拙文所陳各點，祇代表個人的私見——一介天主教友的私見，深望「天主教傳教員」以及貴刊的讀者勿誤會。

一、該讀者對教區會議提出了三項意見，首先是肯定「天主教會此次召開教區會議，主因實鑑於領洗皈依者連年減少。」其次則提出「第二組『宗教教育』，內有討論傳道員之訓練及待遇，但傳道員（全港九約百人）卻並無正式代表席位，這樣有關傳道切膚之關係，反而沒有讓傳道發表意見的機會，卻由他人越俎代庖。」最後指責「若依照舊『社會觀』提議與共黨談判，則教會對待僱員政策，必被共黨目為極端資本主義者。」

二、該讀者對本堂神父（應說是他所工作的本堂區神父）提出了許多批評，像神父的宗教生活、物質生活和對人態度等等的不滿。

三、該讀者道出了他身為「天主教區傳道員」所受的種種痛苦，無論精神與物質上的。

我很同情這位「傳道員」的感受；不過，我覺得他的這些感受，一方面固然有些是實情；另一方面可能是來自誤會和誤解。我固然盼望教會中人盡量依照耶穌基督的愛人榜樣，使到人們接觸到聖職人員時，一如接觸耶穌基督本人般的溫和、體貼和聖善；然而，我也不能不向這位「傳道員」先生解釋一下他的公開信中表露出來的誤會和誤解。

教區會議非因皈依者減少而召開

首先談教區會議：這次我們的主教召開教區會議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僅是「鑑於領洗皈依者連年減少」，徐主教曾先後在公教報發表牧函及演講，對這次召開教區會議的宗旨，闡

明詳盡，相信閣下一定閱讀過，這裏祇好從略了，此其一。對於「宗教教育組」有關傳道員之訓練與待遇之討論，閣下以爲沒有傳道員正式代表席位，引以爲憾，這點似是美中不足。不過，如果以爲「沒有讓傳道員發表意見機會，卻由他人越俎代庖」一節，似乎言過其實。根據教區會議籌委會的宣佈：歡迎教友書面或出席會議發表意見。事實上，每一小組召開會時，都有非代表的教友參加。假如閣下以非代表的傳道員的身份，前來發表閣下對本職位的意見時，閣下的意見，一定更得到代表們的尊重。實則有許多這樣的情形。目前，有關傳道員的訓練一節，依照議程雖已討論過去，但並非是定案，祇是移交修改小組修改，將來仍是會討論到的。同時，目前閣下仍然可以向修改小組提出閣下的意見。在這裏，我奉勸閣下，最好與其他傳道員聯繫，把如何作好傳道員的一切，集體提出一個方案，交給有關各組，這會對教區會議更有貢獻的，此其二。關於「社會觀」的商談一節，徐主教經已指示刪除，並對該草案的「政治情況」、「經濟情況」兩章指示不再討論，而該組已通過遵循主教指示，不再討論，何必在此舊事重提呢？不過，有一點閣下不能不注意，在「教會的社會使命」組，談到「工人工資」及「工人福利」問題時，其中有關於傳道員的薪金如何改善以及醫藥服務等問題，似乎閣下應該參加這組會議，此其三。

對神父的批評不敢苟同

其次談論到本堂神父的問題。閣下所說的某些情形，我也頗具同感，例如關於神父服裝問題，以及個人脾氣和作風等。不過，閣下有很多點對神父的批評我不敢苟同。舉幾個例子來說吧：關於神父的收入來說，閣下所提供的資料並不正確，即使有偌多收入的話，這並沒有什麼不妥，最主要的是看他們如何的運用這些收入。據我所知：神父除了日用的花費外，還要爲堂區購買物品、保養教堂中的一切，有時，還得用金錢幫助貧苦大眾，此其一。至於「多置電單車、汽車或出入的士代步」，如果說這是一種過份「享受」的話，我卻覺得這是他們職責所在時的迅速行動的表現。同時，如所週知，目前我們教區的神父不夠，所需要做的工作太多，爲要爭取時間而以私家車代步，卻是需要的。然而，很多神父由於不是職務的需要，並沒有私家車，但在他們乘搭電車、公共汽車和輪渡時，大部分都乘搭二等，不是頭等。這原因不完全是爲了神貧，而是爲了快速方便，此其二。不單是閣下，相信很多人對教會、對神父有很多的誤解，總以爲教會是一個大資本集團，神父的生活是最享受和舒服的。事實上，並不如此。教會的事業的成就是由各地教友的樂捐和協助而來，神父生活的清苦更不足爲外人道。做神父的人犧牲一切，獻身教會，教會由耶穌基督創立而爲拯救世界，這工作是艱鉅的，也是多方面的，然而，她的目標確是高超聖善的。因此，深望閣下不要以偏概全地球來抨擊所有的神父。因爲「教會在自己的懷抱中，卻有罪人，教會是聖的，同時卻常需要洗刷。」（見教會憲章8）此其三。

滿腹牢騷應報告主教

最後談到閣下的「夫子自道」的各點。閣下所遭遇的痛苦與不滿，祇是閣下所任職的堂區，竊以爲閣下可以將這些情形向主教報告，主教一定會爲閣下合理解決的。不過，從閣下一大段的意見中，字裏行間，牢騷滿腹，有時不分黑白，大動肝火。我在懷疑着：身爲一位「天主教區傳道員」的修養以及所領悟的福音精神，究竟有多少？不進之處，還祈海涵！

劉健敬上（七月九日）

遙遠的友誼

荷蘭讀者勗老馬 萬人精神傳海外

張贛萍先生：

這星期收到「萬人雜誌」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期，讀到「高調低彈」欄，先生連續報導這匹千里馬，森亮先生跨海東征的消息，說他去年一到達美國三藩市就哄動整個美國華僑社會……後來被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華僑領所賞識，一班志同道合之士相助，支持他在三藩市開書店、印刷所、辦「僑光報」。讀了以上報導，眞令人欣慰之至。這非但祇是僑居美國僑胞們有眼福，亦是僑居海外華「僑」的「光」榮。以馬先生的才華、幹勁、魄力辦這份「僑光報」定能「一鳴驚人」，比大陸祇要原子不要褲子有意義得多。我也想訂閱一份「僑光」以飽眼福，懇請先生將訂閱辦法公佈在「萬人雜誌」上，以便所有僑居海外的擁躉、死黨

們來捧場。

馬先生這次辦「僑光報」雖然財力雄厚（因有旅美僑胞們支持），但人力到底在美難找，他這次拜託萬（人傑）張（贛萍）兩先生在港拉角，張先生又把香港的第一流、大名鼎鼎、博學多才，眞紅過紅太陽的文化人（大名又由張先生在第一三四期裏發表過。）拉到「僑光報」副刊裏撰寫，這些作者陣容中，生旦淨丑俱備，定有連台好戲上演，擁躉們看了喝采，毛子毛孫與台獨新漢奸們看了喪膽。「僑光報」未面世，先看到這堂堂副刊陣容，就夠瞧也。

寄語馬森亮先生，如果「僑光報」有發揚光大之日，萬人傑、張贛萍兩先生功不可沒，非邀他們遊埠，也要寄幾文請飲茶也。

據去年馬先生在香港的一家八口的沉重負擔生活環境之下，竟攜眷東移，僑居美國。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環境裏生活，迫得「投筆從廚」，他未讀入廚卅年，竟入起廚來，搖鑊鏟，令人聞之不斷嘆息。這樣有才華的人，改行入廚，眞是蹧蹋了文化人，可惜！可惜！

不過，我的意料，此馬決非「廚」中物也。果然，近來張先生所報導，該馬已跳出火坑（灶）遇上伯樂，聞之可喜可賀，在此遙祝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荷蘭路遙

（寫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

比魚兒還可憐的人們

．嚴正．

天氣實在熱得令人難受，用過晚膳還是到海濱乘涼去。

帶有海洋氣息的海風，把我吹得整身涼透；那時只覺寂寞一點。忽見遠處有位老翁，獨自垂釣在堤畔，信步前行，找個伴好打發時光。

「老伯，今夜收穫可好？」

「不錯，下釣不久，已半盈簏了。」

「成績這樣可觀，也許你有另一套新奇的釣魚方法。」

「我以為釣魚並不需要新鮮奇特的方法，因為被釣上的魚，沒有機會把牠被騙的經過告訴牠的同類，所以只要你把魚餌穿好抛下海去，保證魚兒會源源不絕地上釣。」他的幽默引起我的共鳴，不覺歎聲：「魚兒實在太可憐了！」

「不見得吧！有些人比魚兒更可憐呢。」

「這話怎講？」我有點愕然。

「我不是故作驚人之論，讓我找個事實來證明，使你聽得口服心服。記得當我在學齡的時候，先父以我賦性顢預，恐防長大成人入社會做事時容易被人欺騙，所以每於課餘飯後，把當時老千騙人的事蹟，三番四覆地向我講述，印象深刻，所以我對這類事件，格外留意。我今年已經六十多歲，在過去數十寒暑中，從報紙上看到的，從閒談中聽到的棍騙案件，大大小小，不下數百件。我也曾把它們詳細地分析過，發覺大多數的騙案所運用的騙術，和先父所講的沒有兩樣，不外是什麼五鬼運財，偷龍轉鳳，借艇割禾，術士種金等，這些老套的棍騙過程，當報紙詳細揭發出來不知若干次，照理應該再沒有人會上當才是；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受騙的人不斷增加，這些人不是比魚兒還可憐嗎？」

「你說得對，魚兒上釣，是因為它們事前沒有所聞。但屢受報章揭穿的騙術，仍然能夠有效地引到不少人入圈套，這確令人費解。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太低，或者是工作太忙，連讀報的時間也抽不出來，你同意嗎？」

「不！」他的回答非常肯定，使我有點迷惑。他繼續說：「自命『思想搞通』的老烏鴉，以『知識分子』自稱的井底蛙暨一羣小爬蟲及一撮新左派，他們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我敢肯定他們沒有一天不讀報章，他們一定很清楚思想比他們搞得更通，知識比他們更廣博的田漢、巴金、老舍、丁玲、吳晗等名震文壇的老前輩被鬭經過情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苦況；可是他們仍舊替共黨塗脂抹粉，作應聲蟲，向紅朝奉獻拍屁，醜態百出。就算是替中共作『國歌』的人尚且逃不過被鬭垮鬭臭的噩運，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翻身的悲劇收場；何物這班無名小卒，生活腐化，成分不佳，只賴拍托的下流工夫，投靠中共，從他們寄來的稿件是如何，不待言而喻，你又能替這種人的愚蠢行為作何解釋？」

「這個……這個……我只好說：『他們眞個比魚兒還可憐。』」

「讓我再舉出一樁更令人難解釋的事——當中共在中國大陸還未站穩腳的時候，為着要爭取民眾的支持，他們佈下一個騙局，在他們的所謂『憲法』上，標明允許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果然有不少人上當；及至他們達到根深蒂固的階段，立刻現出原形，迫害宗教的暴行，有逃亡到印度的佛教密宗領袖達賴，和一羣被逐的各國宗教神職人員作證，不容抵賴。什麼信仰自由的謊言，已被戳破，此後應該再沒有人相信這鬼話才對；最近竟然還有一小撮天主教徒，宣揚中共並非反對宗教，大作文章，洋洋數千言，但卻沒有提出絲毫事實來支持他們的『偉論』，究竟居心何在？實難理解。」

「暫時雖然難明眞相，但假以時日，終歸會水落石出，否則猶大就不會被人咒罵至今。」

「今晚運氣不錯，請光臨敝舍共享所獲，何如？」

「謹遵命。」

人各有志
不願繼承父業
不算得是不孝

萬人傑先生：

孝的定義是什麼？為什麼我從書本裏永也尋不到呢？孔子對於論親說孝的範圍很大，所說的定義也就多得不能統一（至少我覺得如此）。孔子雖說：「一事親至孝」，但是，孔子所寫這句東西的時候，卻離現在相隔太遠了。他所說的定義也就更加覺得模稜兩可。因為，那時的社會和現在的社會，無論組織，及各種情形都不同。也就是為了這個情形，我不自覺地覺得老一輩的人妄自把「不孝」的罪名加諸他的兒子身上，實在有很多地方不對。

首先老的一輩會把你的思想抓緊，例如說爸爸做開那一種行業的，兒子必定要做他的繼承人，若果那個做兒子的自尊心稍為強一點的話，他當然會公開反對自己爸爸對自己前途的看法，因為，他認為自己對於自己將來的前途有自由選擇的機會，也就因此少不免和自己的爸爸吵一二句，做爸爸的，由於秉承中國數千年來的中國禮法，見到自己的兒子膽敢駁嘴，當然非常生氣，卒而把「不孝」之罪加諸自己兒子的頭上。我深切地相信，這祇不過是千、百例子中的一小部份，而其他的，更加多得不可勝數。

我真的不明白，在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裏，竟然還會存在着這種守舊的思想行為。我更加不了解這個社會裏，那些老一輩的人，為什麼不去試試把他們的老思想改變改變一下。我自己本身，當然就是一名被誤為「不孝子」的人，我的思想沒有自由，我對於自己決斷自己的前途沒有自由，我的行動也就更加失去了自由。試想想，一個十九歲的青年，正是努力求學的好機會，但是，我能夠沽一沽這點光彩嗎？不能，我要做一份自己討厭的工作，理由是：子必須繼承父業，不能有別的想法。我的天，為什麼要安排我生於這個祇懂金錢的社會上呢？究竟為了什麼呢？

萬人傑先生，你能告訴我「孝」的定義嗎？我深切地相信，你也會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你對於「孝」的定義有什麼解釋嗎？我真的希望你能告訴我。因為，我們思想似乎絕望了，我熱愛求學，但是我補不能。我承認自己是一個自尊心強的人，但是，這又有什麼分別嗎？每當我自己想起失去了那種自由的時候，我會不期然流下淚來，我會用酒精來麻木自己，我希望麻木了自己，因為，「明天，我還得做着那份我討厭的工作」。有的時候，我倒想一死了之，何必多此一舉呢！萬先生，你能幫助我嗎？行嗎？

你的讀者禺逸拜上

（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也知道一個不能做他喜歡做的事情的人是多難過。我寫文章，女兒唸舞蹈碩士，兒子在大學學電子，和我格格不相入，但我不干預他們的選擇，希望你爸爸也開通點。 萬人傑）

拖車漲價一百元
薛大人居心何在
交通苛政簡直要趕絕車主

萬先生：

素仰正義，故敢請教。避免浪費閣下寶貴時間，客套話少講。

茲有一問題，想除我之外，必定有好多人要想能多了解一二。因知閣下在報界多年，必定有高見，今將各項疑問列後，至祈賜教。

㈠自新任交通處長來到後，處理交通，可謂一團糟！諸如坐車監、拖車等等，薛大人是否尚係用以前殖民地泡製中國人之頭腦來辦事？㈡近來拖車拖出癮，據今日報章所載，將罰拖車費至一百元，此種辦法，在全世界不知是否獨一無二，或非常普遍？㈢政府對於全市車輛數目，及政府圈定停車合法車位，有無作過一統計，其比例如何？㈣傳聞拖車收入係將大部份照顧拖車公司，是否屬實？㈤是否以此絕招來減少香港私家車，但甚多「有車階級」係用車來辦事及搵食，並非富有的。㈥既罰錢又拖車，何不即寄罰條，命去交錢，不必拖車以阻用車人時間？㈦市民所選議員，應否替一部份市民講話？這班人在左仔暴亂期間龜縮，尚有理由，因為怕死；現在對此拖車一事，說幾句話，想不致無命。以上種種，閣下看法如何？

萬先生忠誠讀者

（七月十日）

姑息足以養奸 對付阿飛豈可不嚴 寬大政策後患無窮

編輯先生：

遏止阿飛暴行，是每一個香港守法市民都關切的大問題，本港多年來都用所謂寬大感化懷柔的姑息政策對犯罪青少年，但這種政策，使青少年犯罪率比十年前增加二十二倍（根據警方最近發表統計）。於是許多有識之士，秉民意所願，紛紛向政府呼籲，要求用嚴刑峻法以抑止兇殺劫掠之風。可是仍然有人提出反對，所持理由乃係用重典的結果，可能使問題青年更憎恨社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亦公開表示反對用嚴刑峻法，而盲目地贊成採用現有的改造措施。

持這種論調了人，祇知袒護無惡不作，有殺人特權的阿飛，卻半點也不替奉公守法市民的生命財產着想一下，不知是何居心？持嚴懲論調者每被「寬大」派譏為食古不化頑固舊頭腦，不懂兒童心理學，天呀！聯羣結黨，手持三角銼、鐵尺、西瓜刀去開片殺人的兇徒是天眞的兒童嗎？

有人認為有些學校是阿飛的溫床，如要遏止阿飛的繼續增加，應追本尋源從學校教育方面着手。可是要解開這個死結談何容易？有些教育界所持的教育方法，實在令人不可理解，以下是我和一位校長的對話，雖不能作為代表，但亦可從此窺得一二：

本人：「小兒日前被同學勒索，且遭十數同學圍毆，並用石仔投擲，因而受傷，請校長制止及懲處之。」

校長：「你的兒子所受的所謂傷，不嚴重吧，何必如此緊張，小題大做呢？打架乃係兒童天性，本校不擬制止或處罰，而且小孩子做錯事不必重視不必認眞。」

妙哉此語！也許我讀書太少，不懂其中的高深哲理，我祇知道有糾黨勒索毆打別人行為的學生，已具備阿飛的雛形，假如在學校時不使知道這種行為是錯，那麼將來必定打得更兇狠更多姿多采。同時我體會到，不准教師對學生體罰，是一大弊，學生知道教師這個弱點，於是胡作非為，實行作反，教師為了飯碗，動不得鞭，祇好含忍，得過且過，這樣教出來的學生，其品德如何不問可知。因此掃飛運動若從根本做起，必須要教育當局，重新訂立全盤訓育計劃；並增加「公民」一科，導使純潔兒童循規蹈矩。有人極力反對教師有權鞭笞學童，認為殘忍，這種顧慮實在多餘，教師有鞭，不打好學生，正如港府有吊刑，不吊奉公守法之人。准許教師鞭笞學童，可收遏止犯規之效，使學生知所忌憚，漸受教師導入正軌，如此可減少桀黠不馴的問題青年之產生。

多年以來，警方捕到持有兇器，暴戾成性，擾亂治安的阿飛，法官卻本「寬大」法例，大都判無罪釋放，簽保釋放，或入感化院兩、三個月，可是對毫無人性的阿飛寬大，不但不能收改造之效，而且反會助長他們的兇燄，因為阿飛會感到，入感化院如同休養，被捉拿審問，不過如此，用不着怕，妙在殺人也不用償命，何樂而不為哉？

最近警方掃蕩阿飛不遺餘力，四日之內捕獲千人，即使有漏網餘孽，亦「偃旗息鼓」，一時人心大快，無不以警方此項行動而額手稱慶。不過仍希望司法當局，能大刀濶斧判以重刑，以配合警方掃飛行動，否則捕者自捕，不旋踵，放者自放，則等同兒戲矣。（下畧）

力奇上

第二期

人相交際學班

你想在社交場中成爲最受歡迎的人物麼

你想能目光如炬，鑑貌知人麼？請參加

費用：每月六十元正

每週講授一次・實習一次・三個月結業

八月十三日開始・晚上八時至十時

即日開始報名（限收十位）

不論性別・不拘年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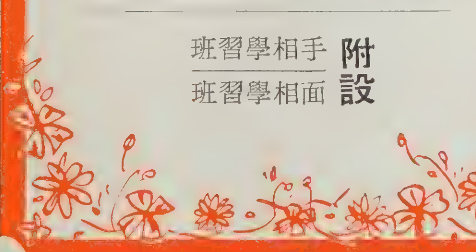
綠邨電台「談心」主持人
「清相手節目」主持人

林眞講授

九龍彌敦道長樂街六號二樓E座

電話：K三〇七七五八

附設 手相學習班
面相學習班



大人物與小人物
萬人傑新作出版

萬人傑新著「大人物與小人物」，是[illegible]一輯，包括有趣小故事數十則。萬人傑[illegible]充滿人情味，令人捧腹，不但可博一笑[illegible]

[illegible]，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illegible]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illegible]

萬人傑語錄
[illegible]門
牛馬二集

「每月新歌」第二冊增加特輯

「每月新歌」第一冊出版後，[illegible]奇佳，第二冊業已出版，本期封面紅歌星靜婷、蓓[illegibl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46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一四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六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八月十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一個百分之百的需要

「中文應成爲香港的法定語文，而與英文的地位平等。」這已不是一個是非問題，它只是一個利害問題。香港政府大抵明知「中文合法化」的要求是對的，但這個做法不很符合英國人的利益，所以直到現在爲止，官方仍保持沉默。

最近，要求港府從法律上承認中文的呼聲，顯然比過去任何時期爲强烈，並有發展成爲一個新社會運動的趨勢。由中文大學的研討會總結說起，接着就出現了香港工業總會和中華廠商會的聯合報告，然後又有大專學聯等十七個文化單位，以及學校聯會、街坊會聯合機構、市政局議員、報紙與論等所提出的建議，都主張港府應使中英文並列爲法定語文。學聯方面的態度最爲突出，它們已會同其他部份團體，設立了一個永久性組織，一馬當先，爭取中文的合法地位。

我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本港人口有百分之九十八是華人，港府正要面對這個華人社會而加以好好負責，但對華人的語言文字卻偏偏不予合法的承認，這只會令人覺得是一種極其不合情理的老殖民地所爲。事實上，港府在「中文問題」中，已使本身陷入了非常的矛盾，官方一面要將所有對公眾的行文規定「中英對照」，一面又要把中文視爲非合法語文，如此做法簡直不通！

爲什麼港府要硬幹「不通」的事？據它自己的解釋，卻是拿出具有中譯的公文和法規，認爲文中難於合法是因爲缺乏繙譯人材。這個笑話，究竟說明了什麼呢？它只說明了另有原因，而不能直接說明。一些老街坊對本刊記者說：「如果中文在香港和英文有同樣的法益，那一小撮的英國人又怎能再在此地跟幾百萬中國人競爭？」說穿了，這不止是個人的權利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不肯定這個說法是否正確，但亦覺得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使人入信的解釋呢。我們認爲，假如港府不在法律上承認中文是因爲要保持英國人的政治特權，則在長遠說來，英國在香港將反會損失更大的政治利益。理由是，無論本港如何力行英化教育，亦不能擺脫一個事實，即香港始終是在中國門前的一個華人社會，如果中文繼續被排斥，香港政府所着重需要的「官民合作」必大打折扣，這結果就無可諱言地是一個內政上的最大損失。

具體說來，「歸屬感」是英國人認爲香港現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了。但港府對華人而否定華文，怎有可能希望這四百萬「居民」有歸屬感呢！政治的基礎在民眾，官方不承認中文，最多還只是官方的問題，但如果照樣學樣，民眾也不承認英文，這就根本是英國的危機了。這種情況，實比「歸屬感」問題更值得注意，特別是百萬學生和知識青年的態度，他們已經聲明「要在青年人手裏爭取中文的法定地位」。

平心而論，香港政府是中國人所愛護一個比較好的政府，不論左右，或思想立場如何，香港政府都能導致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上有好的發展。只要是一個好政府，例如香港的現狀，英國人又怕什麼使中文合法化，怕什麼使中文有法定的形式會影響香港的政權。香港只要有一個好的政府，一如現狀，我們實在看不出英人接受中文有什麼要「怕」，反過來說，港府如繼續排斥中文則倒會釀成社會人心不可測的後果。

要在沙漠中長出鮮花，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使中文在香港成爲法定語文的努力，也同樣不易獲得成功。我們相信，此一改革應本着政府與民眾的合作基礎，互相尊重和互相了解，從而進行詳盡的會商及訂出具體的辦法，中文合法化才會與英文一樣在香港建立一個正式的制度。我們認定，本港兩大民族的百年相處，得以建設成香港有今日的黃金時代，彼此實無事不可談；只要大家朝着一個共同的方向走，同心合力發展香港，實大可不必留下一個傷人心的中文問題。

如果中文成爲香港的法定語文，固然令人感到「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即在一般行政上，也自然得到政通人和的更大好處。更可預料，承認中文將必帶給一種對香港有基本重要性的良好的改變，這就是教育，目前偏重於英文的中上教育嚴重不足的情勢必然大爲和緩。教育有平均機會，青年一代的發展就較易實現，本港人才不致被迫外流，社會亦不致變出那麼多的壞人了。這就是文化；這就是文化對政治的影響。

承認中文，決不會妨碍英文在香港的地位，因爲香港在本質上已成爲一個世界性商港，香港人的生存就是主要靠着這個「商港」的地位來維持，所以英文的價值，肯定不會被中文所代替。中英文並立，中英文並行，對香港之發展，可說有利無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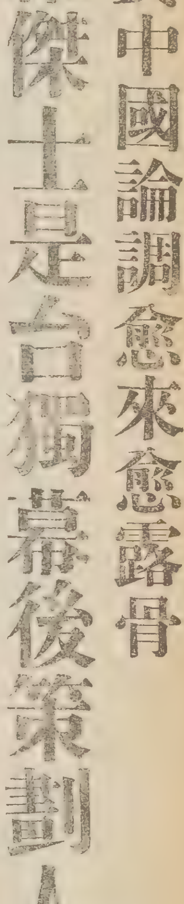
本港一位民政主任所用的名片，只印中文，不用英文，人們對他大爲欣賞。這種出自官方的服務態度，顯示本港「不承認」中文已毫無意義。同時，在中文官用的作風下，一些專門破壞中文的漢賊，以及一些歧視中文的洋狗、洋奴，應在廣大的同胞面前低頭思過。

當然，在今日的香港而言，爭取中文的法定地位，不純然是一個民族情感問題，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實際需要。

在香港，大抵只有左派搞手不希望中文被承認，因爲他們要搞政治挑撥，當然不希望見到這裏的官民關係不分離。

每週評論





出賣中國論調愈來愈露骨 羅傑士是台獨幕後策劃人

劉人傑

美國國務卿羅傑士向中共退讓到「走一半路程以上」，不外要達到一中一台的目的，老萬曾在「新聞以外」指出：羅傑士也是台獨運動重要幕後策劃人之一。從他最近的言論行動看來，更加明顯。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得到中共的妥協，簡直夢想！

歡迎中共入聯國

在「新聞以外」專欄中，老萬曾詳細報導美國大搞台獨的來龍去脈；更指出國務卿羅傑士，也是台獨運動策劃人之一。最近，從他對眾議院外委會所表示的態度，這說法就更加明朗化。

他說：「我們正企圖改善我們與共產中國的關係。我們盼望共產中國成為一個較合理的國際社會的一員——聯合國會員。」

其實，承認中共和拉攏中共入聯合國，早已是美國姑息派政客的一貫主張，他們認為台灣問題是多年來美國與中共會談，無法達致進展的唯一障礙，也因為此一觀念，自作聰明地大搞台獨運動，以為台灣一旦獨立，變成一中一台，就可在聯合國中各佔席位。

他們完全沒理會到中共的反應，自以為是的一意孤行，以為只要達到台灣獨立，中共問題就可迎刃而解。

美國政府的「立場」

美國人是幼稚而天真的，在華沙談判中，中共大使一而再的只說一句話：「若不解決台灣問題，就沒有與美國和解的可能。」

美國相信了這些話，於是盡力搞台獨。

周恩來一次在中共（十、一）的酒會上說：「中共願與一切國家和平共處，但美國必須立即撤出台灣及台灣海峽的軍隊。」

美國相信了他的話，減少了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

可是，美國與中共的「和解」並未見稍有頭緒；中共與一切國家和平共處也證明是謊言。美國的姑息政客還是死心不息，繼續了他們出賣中國的努力。

羅傑士在答覆外交委員會委員芬德里的詢問時，公開表示了美國政府的「立場」——如果中共不再堅持將中華民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美國贊成讓中共加入聯合國。即是說，美國贊成有兩個中國，或者是一中一台，只是換一個說法而已。

走一半以上的路

美國國務卿羅傑士又說：「美國政府盼望中共放棄其孤立政策，並放棄對其他國家的敵視，不僅是對西方國家，並且是對蘇聯、對日本、對印度等國而言。」

羅傑士更露骨地表示：美國願進一步準備走一半以上的路程；但亦須共產中國願意改善彼此的關係。

美國姑息分子把持的政府，對中共的忍讓與委曲求全，可謂已到極點。可惜從甘迺迪政府以至今日的尼克遜政府所作的不斷努力，仍得不到中共半點反應，這證明羅傑士一伙人根本不了解中共，未同情中共的本質。儘管他們如何「自力更生」，中共都不會理睬。中共對大陸的統治，全靠自己築起的鐵幕；要他們拆下鐵幕，還可以用神話統治這個國家嗎？

姑息政客的「新認識」

美國的姑息政客說：其實，中共於「立國」後的最初兩年，已曾希望和美國建交，因為韓戰而失去和解機會；到一九五七年中共再度對美表示親善，邀十五家美國報紙及通訊社記者訪問大陸，顯然企圖利用美國記者作為外交上的「橋樑」，但當時的國務卿杜爾斯拒絕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七日，美國參議員喬治愛肯和阿倫克倫斯東聯名提出一項「關於承認一個政府的新法案草案」，這草案所說的「政府」，顯然是指中共。據克倫斯東解釋說：「承認一個外國政府並不是向這個政府致敬，而是為了使雙方在共同有關的問題上得以更便利地交換意見。這並不是表示道義上支持一個政府，只是從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為出發點。」

於是他的同路人羅傑士說：「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改善中美關係是對美國有利的。」

姑息分子的機關報「紐約時報」在報導這項草案時，也譽之為「對中國問題的新認識」。

「一味靠估」

他們此倡彼和的，其實都是自說自話，全是一

廂情願的說法。他們以為承認了中共，就「有了更好的交往，互派使節，互換消息，當然就可避免因『一味靠估』而產生的錯誤。」其實，西方國家承認了中共的，至少可以以英國做榜樣，他們互派大使了，可是有了更好的交往嗎？可以互換消息嗎？

他們對中共的一切，還不是和美國一樣，「一味靠估」？

把中共拖入聯合國，會使聯合國的情勢好一點嗎？那不過使已經毫不發生作用的聯合國多一個搗亂分子而已。昔日赫魯曉夫脫了皮鞋敲桌子，已經傳為笑柄，難道還要讓英國中共大使館人員用掃把垃圾桶來作武器，與英國市民大打出手的醜劇，搬到聯合國大廈上演麼？

毛澤東並不反美

為了配合台獨幕後策劃人羅傑士的政策，此間受美國姑息政客所豢養的小爬蟲，發出怎麼樣的言論？引述一兩則給讀者看看：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點事實是：現在毛澤東已經大權在握，從過去十五年中美談判的經歷看，每逢毛澤東掌權時，談判也能比較順利進行；而每當毛澤東失意時，談判總是被擱置。

毛澤東平生除了到蘇聯去過一次外，從沒有出過國門，他對美國的『仇視』和『鄙視』都是出自理論而非出自感情，事實上，他交往的也有好幾個美國人，例如史諾及史沫特萊女士等，都使他對美國人有一定程度的良好印象。

「儘管中共一再高呼『堅決抵抗美帝侵略』，但美國終究從來沒有侵略過中國——不論共產黨、國民黨或不屬任何政黨矇蔽的中國同胞都明瞭這一點，毛澤東當然也明瞭……」

要清除「兩大障碍」

「儘管美國承認中共的呼聲已高唱入雲，但美國仍有許多人認為共產中國是『好戰、危險，以輸出革命為己任的國家』。

「在承認中共的途中，目前仍有兩大障碍。第一是越戰，因為大家知道中共與越戰有關，只要越戰一天不停，在美國民眾心目中仍認為中共是一個危險的國家；二是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政府的條約承諾，大家看得到，只要蔣氏一旦逝世，台灣局勢必定立即大變；但蔣介石一天不死，美國在承認共產中國的問題上，就不免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

「但從我（小爬蟲自稱）這次回到美國以後所得到的總印象，美國對承認中共已經萬事俱備。僅有的顧忌是越戰與蔣介石。

越戰的結束大概不會是太遙遠的事，而蔣介石的高壽也已八十有四。」

小爬蟲作出這種論調是不難理解的，為了使讀者明瞭小爬蟲的本質，特地在本文之後，轉錄夏曉風先生「揭穿『新左派』底牌」一文。

各位讀過該文後，自會曉得小爬蟲是怎樣的一類貨色。

揭穿「新左派」牌底

夏曉風

「新左派」說是一種畸形怪物，實在也不為過。「新左派」人物的危險，在於他們以和平主義者、自由派人士的面目出現，不時發出媚共親共的言論，以達到他們誘惑青年為共產主義服務的目的。

在今天，「新左派」人物，在亞洲幾乎和在美洲與歐洲同樣的「人多勢眾」，但揭穿了他們的底牌，卻只是由少數人操縱的「親共」組織而已。

試看在美國弄得天翻地覆的「學生民主社」，只不過有幾千人，其他「新左派」組織，人數更不足道。試想，在近二億人口的美國，幾千人不是少數的少數麼？

亞洲的「新左派」，與美洲和歐洲的「新左派」組織，是否有聯繫和同受一個最高組織指揮，早已受到自由人士的注意。不過由最近亞洲許多地區，有許多無聊人士的言論，也反證了亞洲的「新左派」，與美洲的歐洲的「新左派」是同一鼻孔出氣的。

無論是歐美的新左派也好，亞洲的新左派也好，這些新左派人物，都自我標榜酷愛和平、反戰厭戰，一向以「反對派」自居，專門吹毛求疵，在雞蛋裏找骨頭，大唱其反調；同時並標新立異，大言炎炎，發出聳人聽聞的怪論，以逞其「沽名釣譽」目的。此外「新左派」人物復以前進為名，常常發表姑息、撫綏的言論，甚至不惜犧牲他人之慨，提出種種妥協，媚共親共的建議，以困擾自由世界，比「左傾」、「親共」人物更恬不知恥。

其實「新左派」仁兄的面孔並不新，但卻比較過去的左派更左，這些人行動幼稚而且淘氣，而且對辯論不負責任，他們紛以左派相標榜，但目的並不在問題的本質，而在因「標榜」而獲得報紙及電台對他們作義務宣傳。他們標新立異，發出警世駭眾的言論，志在揚名，出出風頭，達到「沽名釣譽」目的，他們的動機不外如此。至於他們那種荒乎其唐的謬論，對於各自由國家政策與世界局勢將發生何種惡劣影響，他們根本置諸腦後。

這也難怪其然，他們並非普羅階級出身，平日他們養尊處優享盡榮華，壓根兒就是布爾喬亞的典型人物。

共產黨滲透、消滅

編者按

一位讀者寄給我們兩本英文刊物，是有關共產黨消滅及滲透天主教的計劃與事實的。正當香港教區一小撮親共分子鬧哄哄的從事各種活動之際，這兩本小冊子可作為二十三萬教友的暮鼓晨鐘，時刻警惕。

這兩本小冊子其一是中共統戰頭頭李維漢草擬的計劃，實行逐步消滅天主教，在天主教內部搞革命，其情景彷彿可在香港教區見到。另一本是波蘭大主教寫的「柏斯文件」；柏斯活動主腦人皮雅昔基是共黨秘密警察滲透教會的人物，在教會 搞風搞雨。本港教區起草委員，竟因襲他的文字語句，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一回事。

這裏，天主教教友應緊記兩句話：

(一)列寧說：「為了消滅宗教，在宗教之內進行階級鬥爭，比之直接攻擊教會更有效。」

(二)波蘭主教說：「我們懼怕的不是共產黨人，令我們氣憤的是一些假兄弟！」

統戰頭頭李維漢草擬的 中共消滅天主教步驟

譯者的話

一九五九年，北平「外文印刷所」出版一本題為「天主教會與古巴——行動計劃」的小冊子，作者李維漢，是中共統戰頭頭。該小冊註明「專供中國共產黨聯絡部拉丁美洲組參考」。同年，西班牙有關方面將該文譯為法文出版。其後，英國有關方面又將之譯為英文。現在刊出的中文本，譯自英文。因為已經過幾重翻譯，可能與原文有出入。

文中括弧內的文字，是由法文譯為英文時編者所加。

從這一本小冊子中，可以使一部分認為天主教可以和共產黨並存的天真的天主教徒醒覺，李維漢建議的計劃實現，就是在中國廣大地區中天主教的喪鐘敲響，這值得二十三萬香港天主教徒作為「適應」共黨統治的參考。

何 雲譯

以羅馬為大本營的天主教會，是一個反動組織，專門在人民民主政體內煽動反革命運動。人民民主若要繼續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邁進，首先就要終止天主教會的影響力及其活動。天主教會不是無能的、無毒的；相反，我們必須認識它的力量，並採取一連串的步驟，予以遏制。

使天主教徒自動摧毀他們自製的神祇

政治鬥爭及生產力量到了某一程度，我們便可以摧毀天主教會，這是我們努力的長遠目標。但在我們未充份武裝、未適當地教育羣眾之前，便向教會發動攻勢，我們便犯了嚴重錯誤；那只會給教會一個更有利的爭取羣眾的機會吧了，羣眾反而會同情、支持其反革命運動。另一個必須避免的錯誤是容許反革命的教會領袖以殉道者姿態出現。正確的工作方針，是開導、教育、勸告、說服天主教徒，使他們加入學習小組。鼓勵他們參加政治活動，逐漸提高他們的政治警覺性。我們必須利用活躍分子——戰鬥的共產黨員，在宗教的心臟中深植理論鬥爭的種子。（我們必須積極地用馬克斯主義代替宗教，將假的警覺轉為真的警覺，直至天主教徒自動摧毀他們自製的神祇為止。這是我們與反動的天主教會鬥爭勝利的必然路線。）

· · ·

其次，我們要制訂戰鬥計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功地把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的羅馬天主教會解放出來。

把天主教徒納入愛國團體中

教會及教徒一定要成為人民政權的一份子，以便羣眾可向他們施以影響力。教會不能超乎國家、高出人民，而不受他們意志的影響。我們必須在人民大眾政權的系統之中，設立一個特別部門，監督宗教事務及宗教團體，使教會跟從人民民主專政的步調。我們要經由羣眾，打開愛國行動之門，削弱教會、破壞其聲譽。此特別部門組織全國的、區域的、地方性的協會，把天主教徒納入愛國團體和社會之中。每一協會都要強調對國家、法律的忠誠，及堅決保證遵守法律。

· · ·

這些團體之成立，並公開宣佈服從國家和法律，一定會引起反動分子及反革命分子之反抗。天主教團體所發起之反革命運動，一定要予以撲滅，但不能用强硬手段；我們的所有步驟，一定要合乎法律。由於他們的本質所關，反革命分子的所為

天主教陰謀大揭露

，一定陷於反政府。由此我們可領悟，對於反抗者該用什麼法律。我們一定要把他們當作服從天主教總部的帝國主義命令、不愛國的罪犯來處理。

要遵守「進兩步退一步」原則

在這階段，信徒大眾會有一種心理上的衝突：一方面要忠於教會，一方面要忠於人民政府，因而感到痛苦。這種心理衝突，值得深切研究，從而找尋正確結論。若果行動太倉促，忘記了心理衝突，便會冒孤立的危險。教徒和教會仍有密切聯繫，我們必須遵守「進兩步，退一步」的原則。退一步之時，人民政府一定要貫徹：政府維護宗教自由；在教會內設立改造委員會，是羣眾意志，以便愛國羣眾在教會中有較多直接的發言權。

我們一定要提高警覺。改造委員會的工作，一定要由較鬬性黨員指導。他們要孤立羣眾中的反動分子，消滅他們的影響力。為達到此目的，必須用下列口號：

支持政府，遵守法律，就是愛國。

不服從就是不愛國。

宗教團體，必須公開表示愛國熱忱。

經清除的協會如不愛國分子，由愛國羣眾當罪犯看待；因為人人都有處罰罪犯之權。

以愛國大義分化教會

黨的活躍分子的工作是發動羣眾反對罪犯。一旦經羣眾判決為罪犯，並經開除會籍之後，便可以用人民政府的法律審判。同時，協會必須重申其對法律的忠誠。此後再重新努力，揭開羣眾之中反革命分子的畫皮。

反革命分子的畫皮雖已揭開，教徒心理上的衝突因素仍得保持。教會當局及宗教領袖要向羣眾說明，教會現在比前清潔了，因為已掃除了罪犯及不愛國分子。宗教協會中的戰鬬黨員，要說服教會領袖這樣宣佈。戰鬬分子一定要向羣眾說，政府和黨只是依照協會的要求辦事。當然，其他不同的意見在此時期亦會出現。若果我們態度專橫，便冒失去控制羣眾力量的危險。人民政府一定要鼓勵充分、自由地討論歧見。我們要利用這些討論機會，認出一直未露面的反革命分子。這階段，如上一階段一樣，用相同的口號：

遵守法律就是愛國。

不服從就是不愛國，就是罪犯。

與梵蒂崗連結視為醜事

我們一定要讓羣眾知道政府和教會談判的結果，及教會中愛國情緒的新生。這樣，我們便以愛國感情代替以往殘破的帝國主義及不愛國情感。除了屬靈的事情之外，任何與梵蒂崗連結的表現，都要列為醜事；因為這種表現一定是從帝國主義利益方面出發的，而且一定贊成反革命行動。我們的兄弟國家的經驗，證明天主教經常支持反革命運動。就天主教會世界性的規模來說，這種經驗，供給無可爭辯的證據，證明天主教之陰謀。在這階段，我們預料梵蒂崗抗議我們的運動。這樣的抗議，可以反利用作為梵蒂崗所指揮的陰謀的證據。

愛國與宗教可以和平共存？

由此進入我們攻勢的另一階段；目標是割斷梵蒂崗的關連。可以預料，教士們一定強烈反抗；因為他們自覺在基本上，他們權力的基本來源受到攻擊了。我們一定要提醒他們，對他們攻擊，是因為他們和梵蒂崗有聯繫，而聯繫的本身就是不愛國；由此證明他們之反抗亦是不愛國。我們的戰鬬分子一定要令羣眾明白：不必梵蒂崗控制全世界教會，一樣可以保持信仰。戰鬬分子又要解釋，愛國和宗教是可以和平共存的。這樣，我們把那些仍然服從梵蒂崗的分子孤立起來；同時為建立獨立的教會舖路。

建立獨立的教會

在宣佈建立一間獨立教會之先，必須有一個充分的準備運動。凡經勸說而不屈服的教會領導人員，一律予以清算。他們的反抗，可加以利用，以消滅他們在羣眾中間的影響力。此時最佳的戰畧是發起簡單的、隱名的運動。我們的戰鬬員對教士一定要進行清算。歷史上充滿着反對教會與梵蒂崗分離的教士施以法律制裁的成功例子。在這階段，我們要集中有關言論，向天主教的知識分子證明，與梵蒂崗分離，是進步不是退步。人民政府已訂有法律保障信仰自由，加上新教的活動歷史，可令知識分子信服。

同時，我們的戰鬬員有責任聯合各天主教團體，向人民政府請求成立一間獨立的教會，以便清理教會中少數仍然服從梵蒂崗、阻碍愛國精神發展的教徒。人民政府對所請予以批准，於是成立一間新教會。我們要記着，本地教會和梵蒂崗脫離關係，除了對教士之外，均無關重要；教徒在宗教生活中，與梵蒂崗的關係原很微弱。

由此我們進入最後一階段。一旦教會與梵蒂崗脫離的程序完成，我們便可以進行委派由我們自己選擇的教職人員了。此舉一定引起梵蒂崗的強烈反對，它將和教會斷絕聯絡。我們要令教徒們相信，這種鬬爭，對他們無關重要，亦不會有影響。新的教會要繼續活動，要鼓勵教徒參加活動。我們機智地處理此事，在崇拜的形式上做得和以前一樣，使教徒看不出新教會和以前的教會有什麼分別。梵蒂崗之抗議委任新的教職人員，對天主教會有影響；人民政府自然會駁斥梵蒂崗的指責。慢慢，我們便可以孤立親梵蒂崗的「老衛士」；孤立之後，便愈容易對他們採取合理的法律行動；因為他們強烈覺得須要反抗，並準備犧牲。在這種態度之下，他們終要因為不愛國而妥協。

首先要改變聖餐和祈禱

雖然我們在這階段已贏得了對天主教會的鬪爭，但對於教會的後備隊，仍得用勸說的方法。這種漸進手法，使大眾相信，人民政府有誠意維護全體的宗教自由。同時，反抗者被迫處於反政府、反人民的地位。

・・・

一旦天主教會的教職操在我們手上，而順從人民政府，我們便可以着手清除教會中不和協的分子。首先要改變的是聖餐和祈禱。其次，我們要通過法律，保障信徒，反對強迫聚會、遵守教規、組織宗教代表會等舊規。（我們知道，宗教成為個人私事之後，便會逐漸消滅。到了新的一代代替了舊的一代，宗教便好像過去的一段插曲一樣結束，那就成為共產活動中的一件逸事了。）

波蘭大主教揭露柏斯活動內幕

天主教是共產黨眼中死敵

譯者的話

以下是「柏斯文件」的全譯文，那是波蘭大主教維辛斯基所寫的；報告一些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黨人如何在西歐進行顚覆天主教會的工作。

「柏斯」是受波蘭秘密警察指揮，在外國活動的一個組織。

維辛斯基大主教將他的報告提交教廷，教廷於一九六三年六月六日轉送法國天主教會一份。柏斯的活動，在法國最劇烈。

目前，香港教區一小撮天主教人士，也正展開了柏斯式的活動，本文所舉的事實足以發人深省！

是很久的事情了，尤其大公會議開始以來，自稱為「波蘭天主教進步派運動」的柏斯集團，已加強其在西方的、尤其在法國的宣傳活動，散佈對教會有害的、假的、可疑的言論。

一方面，教會圈內的無知分子進行所謂「波蘭和平共存試驗」；另方面，波蘭的主教、教士、教友們，拒絕供給眞實情況的資料。他們知道，如果他們那樣做，待回國後，他們所說的每一個字，都會受到警察審查；最輕微的疏忽，也會引致嚴厲報復。這樣，柏斯的氣焰遂不可一世。

在這種情況之下，錯誤的意見便迅速流傳；那是對教會有大害的。此時發出警告，該是合時的。

「柏斯」是個秘密警察組織

一、在海外，柏斯代表波蘭天主教進步派的一種「運動」；人們往往把它和別的「進步」運動相比；即在民主形式的政府之下，自由宣述他們的意見，並各對其本國政治上的左派表示同情。

事實上，柏斯並不是一種運動，而是直屬波蘭內政部的、細密行事的警察組織的代理機構，盲目地服從秘密警察的命令。

此事在波蘭盡人皆知；但可以想像得到，談論是危險的。只有一次，那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在「解凍」的掩護之下，共產黨人及天主教徒，聯同譴責、鄙視這個史太林傳統的秘密警察代理機構的性質和活動。這是對這聲名狼籍的、可怕的「雙重間諜」的長久禁錮的憤怒情感的發洩。柏斯的活動，不但天主教徒，即使是誠實的共產黨員，亦久已感到噁心。在此時期，共產黨報紙對柏斯特別兇狠，甚至在一本經濟評論中，發表收支表，顯示其所受的政府優待；例如豁免入息稅，重大的金錢優待，及給予若干保留的產品專利權（宗教出版物及聖書），使柏斯成為共產政權內資本主義的托辣斯。

一九五六年「解凍」所產生的表達意見自由，不久便被絞殺。但波蘭人民已予以充份利用，找到了久已被剝奪了的眞理。此後，柏斯和工農的關係切斷，再想對羣眾發生最低的影響力也不可能了。

柏斯在共產黨棋盤上的功用於是大減。但在海外卻是有效的；尤其在法國，處處合節拍，證明極有價值。法國在很奇特的情況之下，被柏斯的活動所佔據；那是波蘭外交圈所秘密支持的。

共產黨饒命皮雅昔基賣命

二、為了充份明白柏斯的活動，不妨說說其起源。創辦人皮雅昔基，曾因為反抗行動被蘇聯當局判處死刑；但他以謀求共產革命的利益、明白從事於滲透及奴役教會的工作，換回了他的性命。

是以，柏斯自始就具有被嚴密控制的秘密機關的性格，它的所有工作人員，都是受薪的政府官員（支付的方式是多方面的），受命執行及報告特定的任務。

他們所受的命令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所發的。皮雅昔基直屬安全部（秘密警察）及宗教事務局。後者有處理關於天主教會事務的絕對權力。

在法國幹得有聲有色

三、皮雅昔基的任務並不易為。他要在黨與反黨的崎嶇道路上行走。他在一九五六年被黜，此後一點一滴地重建他的地位，這要拜他自己在海外，尤其在法國所做的工作所賜。

在波蘭，柏斯和工農完全斷絕了聯繫。工人可比較自由地表示他們的不信任，而且比較獨立。知識分子，尤其作家，就比較容易受害了；因為柏斯擁有興旺的出版事業，能給予可觀的報酬。在一個政府亦承認薪金未達到起碼標準的國家，與柏斯合流的誘惑是很大的。而且，若果在任何一方面拒絕合流，便表示其桀敖不馴。若干被承認的作家，自願登記領受津貼。在波蘭，因為它能給予物質上的

利益，無人不認識到柏斯對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亦即是說，如果沒有了資金，柏斯一夜之間便失去吸引力了。

除了這些不得已的受益人及進步派的經紀之外，還有小規模的自發團體，他們形成一座封閉的，穿不進的堡壘，用應允、甚至具體的、有約束力的誓言作圍牆。而皮雅昔基在各級柏斯活動中，是無可爭辯的首領。

一九五五年（正當史太林式恐怖的最高潮，維辛斯基大主教及其他波蘭主教被囚期間），皮雅昔基出版「基本問題」一書，證明了他的才能。此書被教廷所禁。這次禁絕，迫使皮雅昔基調整他的地位。西方的天主教，對於他的屈服，給予極多的宣傳。卻不懷疑他仍是在教會之內，對共產黨有價值。我們不要忘記，一旦身份暴露之後，柏斯除了屈服之外，別無他途。自從那次之後，柏斯在其出版物中，對於正統的教會表現得非常關心。

戰術稍改戰畧未變

四、事實上，只有戰術改變吧了，基本戰畧毫未改變。幾個月來，柏斯正忙於恢復及散佈「基本問題」的深遠思想。

使得注意的是，維辛斯基主教被囚朝中，皮雅昔基的權力達到了頂點。在有力者的支持之下，柏斯取得了頗是獨立的出版物的控制權。瓦解史太林式統治的活動是暫停了，在某一時期內，只是浮光掠影罷了。到了最近，皮雅昔基之星才又重煥光芒，這是由於他受託的、和大公會議有關的工作。

在教會內進行階級鬪爭

五、在[illegible]的工作之前，[illegible]我們[illegible]地回顧一下[illegible]基活動的指導原則；此原則，常毫無錯誤地[illegible]的計劃中。

「[illegible]宗教，」列寧說過：「在宗教之內進行階級[illegible]，比之直接攻擊宗教更重要。」其教[illegible]作為一種潛劇，在教士、教徒之中形成破壞的[illegible]。

把宗教們分為兩類：廉潔派和進步派。以千百種藉口，聯合教士，反對主教。在羣眾中間，以巧妙的計謀，劃分「反動派」與「進步派」的界線。

永不要直接攻擊教會，除非是「為了它本身的好處」，「為了它落伍的形式」，「為了令到它變樣的弊習」。若果有需要，要表現比教皇更虔誠。

巧妙地前進，在教士之中散播不滿種子，以便一步步把他們帶進宜於階級戰爭的氣氛之中。

慢慢地，耐心地在傳統的概念中加入新的名詞。若干互相衝突的名詞（進步主義、廉潔主義；開明的、狹隘的；民主、社會主義等），在法國和波蘭有很不同意義，可造成曖昧。簡言之，問題不是把教會凍結，而是予以導引，使為共產革命服務。

「我們正為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做準備工作。這種進程，迫使教會重新考慮其地位。」皮雅昔基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一篇社論中說。

同時，皮雅昔基致力於利用一個諂媚民族感情的、悲天憫人的概念：天主不會利用波蘭作為教會與共產國家和平共存的模型麼？

「顯然，」他寫道：「為了做模型，波蘭的天主教便要盡速求進步；同時逐漸携手合作，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經濟。這是進步運動的日常工作。」（一九五六年「五旬節」刊）

在羣衆間暴露了眞面目

六、為了達到這目標，「聰明的天主教徒、教士們，要鼓起勇氣，尋找有效的理由，使主教們接受道理，真正領畧現世政治社會的實質。」

柏斯這一企圖是失敗了。一九五五年底，又要重新作一番努力；由政府決定禁止維辛斯基主教的一切活動，以保證教會與國家關係的正常發展。（「基本問題」第一八四至一八五頁）

這一「決定」，好像為皮雅昔基打開了無限活動的天地。當時剛被撤了職的皮雅昔基，於是公開站在政府的一邊，反對已遭囚禁的主教們。

他的宣佈，由於兇狠的坦白，在羣眾中間暴露了真面目。在維辛斯基大主教被囚期內，皮雅昔基對自己和勢力大的贊助人充滿了信心。不再隱藏他的手段。他鄙夷地表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教會只佔一種機能性的地位，是一種生產性的職業，在歷史上亦有存在價值。」

一九五六年維辛斯基主教獲釋，對皮雅昔基來說，是一種倒退。他的憤怒，可以從他發起的運動中加以諷刺、中傷看得出來。而維辛斯基主教首當其衝。這些運動，在波蘭雖然無效；但對於不明眞相的外國人卻不無影響力。

姑且舉一些皮雅昔基的代理機構所發出的陰險指責的例子：

波蘭主教們是封建形式下的「王侯」；他們擁有世上的繁華，卻把教士及教友們隔離。

教士們以一種過時的形式，否定了教友們的一切主意，把他們壓抑。

事實上，在今日波蘭，教士均無銀行戶口，那會被財政部沒收的。「王侯」的外觀所隱藏着的，是眞正的貧困；但無人願意宣揚（尤其在外國人之前）。他們渡着過一天算一天，聽天由命的生活。但他固執地守着貧困。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和羣眾保持聯繫。一九五六年「解凍」時期，哥木加的政府獻議發還沒收了的教會財產；主教們於該年十二月十四日，召開全體會議，全體通過拒絕接受政府的好意。原因就是要和羣眾保持緊密聯繫。一位波蘭主教，以一生時間，訪問教友；在農民、工人之間，他覺得很自在、很和協。這種社會現象，是宗教氣氛已沖淡的國家的人民所無法了解的。

每一教區，都有[illegible]議會，做着很有價值的工作，重形成[illegible]堡壘，抵抗宗教事務局的種種壓迫措施。通過不斷[illegible]會之反對而[illegible]行實施這種措施之時，教徒們便或干或直地參加聚會，沉默抗議。凡經過一夜無情打擊之後，誰們教士沒見過許多沉默的教友集合在他的彌撒中，年老的、年青的，都表現出嚴肅、堅決的神情嗎？[illegible]剝奪了西方國家所承認的信徒使命的教友，由於他們的性格和數量，令到政府害怕。這種現象，可稍解釋在共黨統治下的波蘭教會的特殊地位。讓我們強調，柏斯之中，無人可以成為教區評議的委員。

柏斯所贊助的外國遊客，只看到柏斯給他們看

的東西，顯然不知道教區內教士和教友間的眞正關係。

波共認皮雅昔基是雙重間諜

七、大公會議開始召集之後，皮雅昔基受託了一項任務，使他的政治聲望和財政力量恢復。每年一億「素迪」的波蘭幣的經費（原只是五千萬），一百處活動場所（原只是三十處），是預先給予的，以便皮雅昔基可自由地爲社會主義陣營役使大公會議。

波蘭共產黨人，很厭惡皮雅昔基的活動，認爲他是雙重間諜，他們向教士們報訊，叫他們防備。「我們需要一場乾脆的思想鬬爭，」他們說，「不要利用警察機能、行政步驟造成壓迫程序，以達到目的。」

部份波蘭不信教的團體，偶然邀請主教們參加討論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但他們從不和柏斯辯論，他們對之不信任。

計謀失敗改向海外活動

八、於是，海外便成爲柏斯可以活動的唯一場所。自從破壞波蘭教會團結的計謀失敗後，柏斯便改變態度，否認與有「和平共存之教皇」之稱的若望廿三世處於相對地位；對於開明的、進步的法國天主教會亦然。

這一論點，過去曾不斷地傳出來。自從一九六三年初以來，便予以過份鼓吹。柏斯的報紙變得更惡毒、更急進。對教皇的通諭（PACEM IN TERRIS），予以熱烈歡呼；認爲是皮雅昔基及其屬員的權力憑據，是他們長期努力的成果。

「教會首長已決定認可擁護思想共存、主張與不同思想人士合作之人，這正是我們政治上左派的計劃的本質。」

柏斯宣稱，多謝教皇若望廿三世，歷史上特蘭宗教會議（公元一五一五至六三年）的時代已的確過去了；新的時代已來臨。現在變得更開明、更容忍，且準備妥協。

當然，若望廿三世的路線，需要波蘭教會重新考慮其過時的地位，及其死抱着不放的教皇庇護十二世的廉潔主義。柏斯的報紙暗示維辛斯基主教及波蘭的主教們對於若望廿三世革命性的轉變非常不..內，盡量減低這項歷史性通諭的影響力。

憑藉教諭大膽行事

九、不用說，柏斯不願見到通諭裏有和他們思想抵觸之處，而以審慎負責把握准許教廷文件（MATER ET MAGISTRA）的波蘭譯文出版，他們便緘口不言了。

另一方面，柏斯認爲從通諭中引申出來的，教士們的責任，並不厭其詳地解說：

我們熱切等待的教會與國家關係之正常化，其基礎，包括由波蘭教會正式承認社會主義的體系，及所有連帶事項的永久性。（一九六三年四月廿五日柏斯報紙（Slowo Powszechne））

這是波蘭共產黨報——屬於柏斯的報紙的總編輯眞高斯基的聲明，明顯地說出了華沙政府對於教會與國家關係正常化所定出的條件。簡言之，要教會全心全意屈服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接受「政治第一」的不名譽原則。

爲避免疑惑，眞高斯基堅持說，教會左派與社會主義世界的接觸（dialogue）所要換取的第一教訓，是承認教徒無可避免地需要團結在工人階級的政黨的周圍，以加強社會主義的內容。

眞高斯基依着這一方向，向主教們發出指示說：教皇已正式承認和平共存的基本原則，波蘭教會應由此引申，爲配合波蘭的需要，發出一項特別聲明，作爲教會與政府關係正常化的第一步工作。

換言之，正常化之實現，是要波蘭教會向一個政黨效力，作爲代價。

現在，柏斯之代表們認爲教皇若望廿三世已給他們許可狀，需只行動了。

於是，柏斯的報紙發出大量勸告，甚至引述史太林時代的心理運動，施以輕微恐嚇。

因此，維辛斯基主教之反對國家干預宗教教導（那只容許在教會內進行），便引起柏斯之不歡。

宗教活動在壓制下

柏斯報紙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一日的一篇社論，題爲「長期觀點之責任」的，稱：

和平共存，並不因把相反的哲學觀點加入政治領域內而得到幫助。我們要很不安地指出，很不幸的，波蘭大主教的一些講詞並未能免於這種趨向。

因此，紅衣主教在對教職人員的一篇演說中，又提到早已解決而且已在全面實施的，學校以外宗教教導的問題。老實說，這對於困擾着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困難和複雜問題之解決，毫無幫助。

這篇社論登出的三星期之前，波蘭教會發出一封教區通訊（所印日期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廿一日），向教徒們簡畧地檢討這所謂「早已解決而且在全面施行」的問題：

㈠自從一九六三年以來，有關宗教教導的法令不斷增加。

㈡宗教事務局更禁止所有教士、教友們講述教義。

㈢不論在禮拜堂、屋內，都不准談教理。

㈣有些學校視學官要求教區的教士，呈交他的教堂內整理傳授的詳細報告。此外，又增加巡視次

廣東寶安縣革委會軍管會的佈告

本刊資料室

編者按

我們又獲得一張如下的佈告，從這張佈告上，我們可以看出今日大陸人民，根本不把中共三令五申的禁令放在眼內。所謂走私漏稅，投機倒把，貪污竊盜，搶購套購的嚴重，與一切有關地下活動的情形，及人民毆打圍攻市管幹部的事實，都一一在這張堂皇佈告中透露出來了。茲將此佈告的全文照錄如下：

佈告

——一九七零年三月七日

一、消滅資本主義傾向、肅清大叛徒劉少奇「自由買賣」、「自由議價」等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餘毒，提高無產階級羣衆的階級鬬爭和路線鬬爭覺悟。實行社會主義計劃市場。

二、堅決執行毛主席關於「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的偉大指示。投機倒把活動是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破壞戰備的犯罪行爲，必須堅決打擊。對於從事投機倒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不法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倒把集團的爲首分子和屢教不改的慣犯，必須依法嚴辦。

[illegible]農副產品，如稻谷、大米、小麥、麵粉、豆類、[illegible]花生（油）

數。

(五)教士若不提報告，會受重罰，有多至一萬「索廸」或以上的。若不能繳付，便有受扣押監禁的危險。

(六)用恐嚇方法，禁止兒童聽道。家長若不合作，便會受重罰。若干團體成員（公務員、秘密警察等），要正式禁止他們子女上教義課，否則革退。

(七)每年，渡假中心集合數千兒童，以各種藉口，禁止他們星期日去教堂。在教區的彌撒時間內，他們被鐵絲網圍繞，不能外出。

(八)教士無論如何不能進入渡假營。

(九)兒童逃出營地參加彌撒者受罰。

(十)青年人和教士一同出外旅行，由警察跟踪，通常用直升機偵察，防止他們利用叢林，岩石作掩護，舉行彌撒。

所有的這些伎倆、干擾，不但違背波蘭憲法，亦違背波蘭所承認的國際法和有關宗教自由的各種憲章。

經宗教事務部提醒之後，秘密警察便探訪波蘭所有教區的教士，防止他們宣讀「教區通訊」。遇到反抗，便施以威脅：

「當心嚴重後果！」

「沒有比目前的情況更壞的了。」波蘭教會秘書格魯民斯基回答他們說。

服從黨·加害教會

十、根據教區通訊所列舉的事實，柏斯的態度是相當夠技術的。

柏斯並不理會陷於困境的主教們的抗議，而現情勢是引起人人憤怒的；但柏斯公開宣稱宗教教導的問題「已解決而且已全面實行」了。這樣做，是服從黨，加害教會。

在波蘭，無人受此鬼計之騙。刊在柏斯報紙的每一口號，人人都知道是柏斯製造、批准的。

在海外則不同，尤其在法國，柏斯的宣傳仍然繼續廣泛地發展。巧妙地利用法國進步派的同情及傾向，從他們的支持中獲益。

柏斯最大的秘密——受命於秘密警察，仍未揭穿。另一方面，在法國負有任務的柏斯人員，誇張他們所受到的波蘭教會的迫害。維辛斯基主教特別受到攻擊和誹謗。

五、凡買賣耕牛和中豬、豬苗、母豬者，在公社內須持有大隊以上單位證明；在縣內須持有公社以上單位證明；到縣外必須持有縣主管部門的證明。嚴禁私宰耕牛和中豬、母豬。

六、為了防止投機倒把分子鑽空子，對少數重要農副產品實行限額攜帶，凡屬自產和來源正當的，允許採親訪友人員，每人攜帶食糧十五市斤，三鳥二只，食糖三市斤，生油三市斤，花生仁三市斤，但總值（按國營商業零售價）不超過十五元；如攜帶農副產品在超過規定限額一倍以內，並持有生產大隊以上單位證明的，可以允許。對借採親訪友和自食自用為名或偽造證件進行販賣活動的，應嚴肅處理。

七、為了加強市場管理，全縣所有墟鎮從三月十五日起，統一實行逢五、十（公曆）為集市日。

八、任何單位和外來採購人員，未經當地主管部門許可，一律不准到市集和農村社隊自行採購物品；更不得以協作為名，以物換物。參加集市羣眾，應該按照市場限價規定、遵守市場秩序，不准抬價搶購、沿途交易。不得以各種借口索取票證及糧、油、糖等實物作為報酬。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不聽從管理或有意刁難；對圍攻、毆打市管人員者，應依法處理。

凡、市管、財稅、銀行人員，要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正確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法令，虛心聽取羣眾意見，不斷改進工作。交通運輸、郵電、商業等有關部門，要遵照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鬭爭」的教導，結合本身業務，加強審查，密切配合，防止投機倒把分子利用各種手段進行活動。

全縣廣大革命幹部、革命羣眾，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迅速行動起來，團結一致，自覺遵守和維護上述規定，並積極協助搞好市場管理。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堅決粉碎一小撮階級敵人在經濟領域裏的進攻。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實現一九七〇年革命、生產新飛躍而奮鬭。

廣東省寶安縣革命委員會
廣東省寶安縣軍事管制委員會
一九七〇年三月七日

「十字架」的文章

十一、柏斯有相當的款項可用，一直忙於在其接觸面及宣傳上做工夫，散發「波蘭天主教報刊之檢討」一書，以求達到其目的。

柏斯亦為外國教士及教徒安排波蘭訪問，他們帶着偏頗的、一面的、錯誤的印象回到法國。這些法國教士，由柏斯牽着走，在波蘭只和「愛國教士」會面。波蘭的主教們避免和他們相見，恐怕有什麼疏忽。他們回到法國傳播——經常由無線電，有關波蘭的狀況。莫連神甫便是一例。他們的報告雖然有誠意，卻與事實無關。

在法國，柏斯的代理人經常和若干天主教進步派的團體接觸。後者一覺得柏斯受到了威脅，便為他們護衛。柏斯大致上很能在若干法國天主教圈子中種植一個概念：柏斯之受到維辛斯基主教及波蘭教會之迫害，只因為其進步傾向。

這個態度，在幾篇有關波蘭教會的地位的文章發表在一九六二年二月號的「十字架」之後，便顯得很古怪。該刊總編輯雲嘉神甫馬上便受到一些教士及教徒的責備；他們激動地否認那些文章的內容，還自吹他們在波蘭的見聞。他們大部是柏斯的朋友，屬於「國際天主教新聞」的圈子。

維辛斯基主教證實了「十字架」所登文章的眞實性之後，「國際天主教新聞」的總編輯布祿家不敢正面予以攻擊，卻在一封給圈內朋友的信（只發給內層同志）中表達他的情感。在信中，他說維辛斯基主教應該在大公會議中，給羅馬教會、大主教們、「他的審判人和同僑」一項工作報告。

登在「十字架」的幾篇文章將要出單行本之時，巴黎的教會檢查員告訴作者：「內文無教理上的錯誤，不能拒絕發給出版許可證；但希望作者有勇氣刪除有關柏斯的一章。」

該書（比亞·倫納著：「天主教會在波蘭」）出版後，便成為柏斯及其法國朋友猛烈運動的目標。

柏斯在其通訊中，對於該書之獲准出版，表示驚奇。

書內任一事實均無人否認，柏斯承認，大公會議的第一次會期中，該書已流傳；卻忘記了說，遍問波蘭的主教這些事，都承認報導的正確。顯然柏斯怕其身份在法國暴露。

柏斯的生存正受到考驗。若果西方的天主教徒認清它只是警察網的一個代理機構，受命滲透及制伏教會，柏斯便會失去其支持者；這樣，在老闆的眼中，也就沒有存在價值了。

「我們懼怕的不是共產黨人，」一位波蘭主教說過：「令我們氣憤的，是一些假弟兄。」

黑牢開了窗



從一九六六年八月「紅妖頭」在天安門出現，大陸的知識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後，於今已近四年。在這四年裏，不知多少人進了勞改營，多少人被抄家，多少人被揪鬭毆辱，多少人被迫自殺，不知流了多少淚、多少血！最近紅朝才頒下「赦令」，給知識分子摘下了牛鬼蛇神的帽子，現在毛共又喊出：「依靠廣大知識分子」的口號了。

毛共紅朝這個「赦令」，題目叫「為創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鬭」。裏面最重要的一段話是：「工人階級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領導權，必須放手發動羣眾，徹底地貫行羣眾路線。堅決貫徹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要充分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造成人們敢於批評、敢於爭論的空氣。必須依靠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大膽信用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樣才能確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否則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階級的領導架空。」

上面這段話的調子，使人有「似曾相識燕歸來」的感覺。它使人想起了一九五六年毛澤東鼓動「鳴放」。它使人想起二十年來，中共對知識分子一緊一鬆，一弛一張的像貓弄老鼠一般的摧殘和蹂躪！

一九五一年的鎮壓反革命，一九五八年的肅清反革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八年的反右傾，一九六二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每次運動來時，知識分子都是罪犯，要在鬭爭中自唾自罵、被辱被鬭，「排隊」、「過關」。

可是每一次風暴過了之後，都拋給每個一條血淚巾，叫他們擦乾血和淚，立時挺起胸膛，高呼「大妖怪」萬歲，然後進入車套，或回到螺絲窩裏去，做牛馬、做螺絲釘，熬血汗，捱歲月！再等下次風暴的來臨。

這幾乎不能令人相信。在民主之天，科學之日的二十世紀，居然有這樣妖氣森森的統治，這樣踐踏人格人性的勢力，這樣反覆蹂躪迫害人民而樂之不疲的瘋子集團。而它竟在中國存在，並且已存在了二十年！

一切愚昧和痛苦來自「馬列主義」這個一百多年前的，已陳舊得糜爛腐臭的符咒。現在全世界教育發達的國家，已無人再理睬它了，即是共產國家，百分之九十也嘴信心不信，拿它當招牌，不賣真貨；因為第一個實行馬列主義的蘇聯，積五十年的痛苦經驗，慘苦教訓，已經徹底覺悟此路不通了，於是大修特修，放棄階級鬭爭教條，改行全民政治（藉口階級已完全消滅，由社會主義昇進共產主義）。一九六〇年以後，中共黨內大部分人也開始轉了腦筋，認為非修正不足以競存於世界。唯有產自湖南韶山，熟讀水滸傳、三國演義，可是讀不透馬列主義的毛老大，死抱馬列主義的教條，認為階級鬭爭是永恆真理，資本主義社會要鬭，社會主義要鬭，他真的相信，階級鬭爭一停，「地球就會不轉了」。

依階級鬭爭的理論來看，知識分子是介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血有資產階級的毒，永遠無法洗淨，但是，唯有毛澤東例外（他比無產階級還要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也要匍匐在他面前，三呼萬歲）。因為血裏有洗不淨的毒，那個毒就會隨時發作，圖謀資產階級復辟，因此政治上一有風吹草動，就得先把知識分子打倒在地，當做階級罪犯來審判一番。這就是他們不斷（幾乎是定期的）蹂躪知識分子的原因。

這次的「赦令」，除了上述「鳴放」式的原則以外，具體辦法是「邊改造、邊使用」。改造是政治皮鞭，隨時揮舞；這樣使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使知識分子變成馴服的工具。對於「邊改造、邊使用」也列了幾個要點。值得一提的有四點。

1.「把帶着教育革命和技術革新的問題，積極鑽研業務，查閱有關國內的書本、資料，與脫離無產階級政治，理論至上，崇洋復舊區別開來」。這是表示打開學術研究的閘門，使知識分子可以閱讀和研究毛語錄以外的東西。

2.「把為了改變落後面貌和填補空白，有分析有鑒別的向國內外學習我們所不懂的和沒有的東西，同洋奴、爬行主義區別開來。」這表示，知識分子閱讀和吸收外國的知識，不再是犯罪，當做「洋奴」來懲辦了。

3.「即使有少數人拒絕接受再教育，堅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階級鬭爭是長期的，這樣的人總會有的，對他們那些舊思想，在教育革命中進一步深入批判、抓緊教育、改造就是了。」這表示，不贊成中共那套士、農、工、兵四位一體教育改造者，也可以隨大流繼續被批被改，不加嚴厲處分。

4.「在教學改革中，對於自然科學上某些具體問題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的做結論』，要尊重客觀規律，通過實踐去解決。」這表示有條件有限度的尊重學者的研究見解。

以自由學術的水準來看，從以上四點看，知識分子仍不過是帶着枷鎖的囚犯，在獄卒的看管下做苦工而已。但是與文革期間隨時被揪鬭，戴着紙帽遊街，在集中營裏一清晨起就要唱「我是牛鬼蛇神」之歌，則是一大解放，一大鬆快，原來的監獄是不見天日的黑牢，現在開了窗戶，可以從鐵欄杆望見外面的麗日青天了。（編者按：文、史、藝的知識分子例外。）

毫無疑問的，這種半吊子的改革，也還是新當權派的傑作。今天的新當權派，一如一九六一年後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正在替毛澤東收拾爛攤子。剛收拾好，毛澤東又要發神經，搞得天下大亂。不過這一次，我看毛澤東要想再發神經，機會可很微了。

也談廣州的流血武鬭

待旦

一九六七年爆發了「七、二一」，「七、二三」流血武鬭之後，「東風派」和「旗派」劍拔弩張，一碰到就打，廣州軍區的立場是明顯地支持「東風派」的。其時，黃永勝離穗赴平，劉興元，溫玉成，孔石泉等實際主持廣州軍區，他們除了暗中袒護「東風派」之外，還暗中武裝「東風派」。八月四日把大量槍枝，彈藥，分發給地總，紅總，主義兵各組織。旗派獲悉此一消息，也急謀對策，於是發動了全面的搶槍運動，派出所的槍械，及守衛海珠橋和沙面外國領事館的哨兵的槍械，都被搶光。「紅旗派」也在八月五日成立「紅警司」（旗派警備司令部）。廣州地區「旗派」與「東風派」的鬭爭，也就由武鬭發展成槍戰。

廣州軍區支持「東風派」，但海軍卻是支持「旗派」。原南海艦隊政委方正平被整肅；很可能與此事有關。陸軍公開支持「東風派」之後，海軍支持「旗派」的態度也明顯化了。其時廣州北郊有一個海軍倉庫。紅警司與海軍聯繫好後，八月十九日派員往海軍倉庫領取槍枝彈藥。此一消息被東風派探知，便打電話往「紅警司」，訛稱海軍囑咐明天（二十日）再派人往倉庫搬取裝備。并云為了方便搬運，除了攜帶少量自衛武器外，應盡可能少帶隨身武器。旗派領導人不察，結果上了大當。

八月二十日早晨八時，旗派五百餘人分乘十五輛汽車，浩浩蕩蕩向北郊進發。「東風派」卻已在塘溪（距新市三公里）附近的公路兩旁，佈下埋伏。該處是陡坡，汽車上坡速度較慢，車隊壓縮在一起，難於逃遁和分散抵抗。「旗派」車隊一進入伏擊範圍，「東風派」馬上用障礙物切斷退路，並向「旗派」車隊發動攻擊，旗派也就成為籠中之雞，網中之魚，雖然頑強抵抗，但只消十多分鐘「東風派」就衝上汽車，解除「旗派」武器。三百多人做了俘虜。「東風派」把「旗派」戰俘分為三批，分別押解去鶴邊、科甲和大樓三處。但在三元里溫泉附近，旗派戰俘集體逃跑，東風派開槍射擊，結果又擊斃多人。這次事件，據「旗派」宣傳曰，塘溪附近遺屍五、六十具，三元里附近又被擊殺數十名。死者逾百，傷者更多，並認為這次事件絕不是簡單的武鬭，而是一次預謀的大屠殺。旗派參加這次行動的有「中大紅旗」，「鐵中紅旗」等單位。而「東風派」則是以地總的春雷和主義兵為主。這次事件旗派傷亡的確慘重，但仍沒有宣傳的那麼大。據附近農民估計，死亡人數在三十人左右，受傷者則有五六十人。「八、二〇」事件，揭開了槍戰的序幕，此後也就爆發了愈來愈劇烈的戰鬭，出動機槍，大砲，甚至裝甲車作戰。（攻佔省總工會報導已多，在此從畧。）

太古倉位於廣州河南，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倉庫。儲放着大批出口物資。向來由解放軍負責守衛，該倉庫的工人多屬地總派，六六年十月至六七年二月間，各派紅衛兵都曾到該倉庫串連。六七年四月後停止串連，拒絕紅衛兵入內。八月間四十多名「旗派」武裝人員，藉保衛國家財產，保護出口物資為名，強行開進太古倉，並在倉裏駐紮，佔據了辦公室和倉庫頂上的瞭望塔。守衛倉庫的解放軍警衛人員，仍然留在倉庫裏執行職務，大家相安無事。八月三十日「東風派」數十名主義兵，也以「保衛國家財產，保護出口物資」為藉口，與守衛大門的解放軍交涉，要開進倉庫駐紮。旗派表示堅決反對，但軍人不敢阻止主義兵入內，於是打開大門，保持中立，讓他們鬭個夠，主義兵一踏入大門就發動攻擊，開衝鋒機亂掃射一通。其時「東風派」的地總組織，也早已調集了三百多人，把太古倉密密包圍。並派出三艘船隻，沿江搜索，防止「旗派」有人馬來支援。可是，由於旗派佔據着制高點，負隅頑抗，「東風派」攻打了一夜都無法攻入。

太古倉的對岸，重型機械廠和興華電池廠是「地總」「紅總」的重要據點，他們動員了三千多名工人在對河封閉「旗派」的通道。興華電池廠民兵工作比較突出，廠裏留有一門十五公厘口徑的大砲，做為女民兵砲兵排練習射擊用。由於「旗派」頑強抵抗，無法攻入太古倉。「東風派」便用興華電池廠那門大砲，瞄準太古倉的瞭望塔，開炮轟擊，一連轟了三十餘發。可是瞄準技術太差，打不中旗派據點，反而擊中了第七號第八號兩個庫倉。引起大火，燒至通頂，消防局動員了多輛消防車和一艘滅火船，準備趕往搶救。但為東風派阻攔，不准通過。中央調查團出面干涉無效。約相持了兩天，才由中央調查團和解放軍開入，救出「旗派」。結果佔地龐大，物資堆積的倉庫，幾乎被夷為平地。該役死傷人數雙方都有所誇大，實際傷亡數字約有十餘人。

廣州西村，德坭路大橋的西北面，靠珠江處，是西村發電廠和廣州市自來水廠。大橋之東面是公共汽車第一停車場和廣州市第四建築公司。該四個單位都是「東風派」地總紅總的大本營。革命大串連期間，「旗派」紅衛兵也常去大串連。那時旗派串連人員駐紮在自來水公司附近一個小丘上，小丘上有一間四層樓的建築物（有地下室）。停止大串連後，華中工學院，華南工學院，廣州醫學院的旗派成員，四十多人仍然留住在該處。「東風派」一直把這個旗派據點視為眼中釘，要拔除而後快。九月七日凌晨四時，由自來水廠的地總人員二百餘名發動偷襲。但由於旗派據點形勢險要，並躲在地下室中，偷襲失敗，天亮收兵。九月八日凌晨又發動偷襲，同樣沒有成功。這樣，「旗派」也只好堅守據點，不敢外出。由於力量對比懸殊，「旗派」總部非常擔心。九月九日「旗派」總部不知從何處弄來一輛軍用裝甲車和兩輛改裝的裝甲車，載着六十名增援人員趕來，可是開到德坭路口，就被重機槍猛擊，擊毀一輛改裝的裝甲車，死傷數人，其餘兩輛安全抵達據點。是夜發動全面反攻，把「東風派」人員逐出自來水廠和西村發電廠，佔領了該兩工廠的辦公大樓和重要車間，地總人員撲河而逃。（篇幅有限，不能詳述）一仗未完，別處戰火又起，一直打到軍人進入鎮壓方才平息。

看相佬與名作家

林真

在「不答，等於承認」一文中，我曾經說過，我們對徐速教授抄襲姚雪垠的作品底批判暫時告一個段落，目的是讓他有個反省內疚的機會，對此等劣行加以改過。倘若他不知悔改，出陰謀詭計來鑽空子的話，我們將會對他進行一次更嚴厲、更徹底的批判。我們這樣做，全是遵循我國的古訓：「鋤奸止倖，要放他一條去路。」態度是光明磊落的。但徐速教授呢，不但不知悔改，相反的竟利用他的「小陰人」在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施放暗箭。把凡是批判過他的人都罵上了，並且賞給我一個綽號，叫做：「看相佬」。

對於這個綽號，我拜而受之。因爲我的的確確在業餘的時候替人家看手相，決不會因了這個卑賤的稱謂而感到不安的。

徐速教授替我加個「看相佬」的綽號，目的是想用這個卑賤的稱謂來削弱我立言的份量。滿以爲一個人的身份卑賤，所說的話便不夠份量了；這是一種「人微言輕」的想法。在他看來，以爲當我看到這卑賤的稱謂時一定會感到難堪，不敢再對他進行批判了。——對於徐速教授這種想法，我只回答一句話：「他笨得很！」

到底徐速教授笨在哪裏？請聽我細細道來。

首先要說的，就是我爲什麼會學習看相。老實說，遠在十四年前，我對人相這門學術產生極大的懷疑，根本不相信可以從一個人的臉孔或手掌看出他的性格和吉凶來的。當時有很多日本同學，在晚上穿着校服，挾了個寫上「學士易」的攤子，到街上給人卜卦看相。對他們這般行爲，學校當局沒有干涉。好些雜誌還替他們拍了照片，傳爲美談。我認爲他們在鼓吹迷信，要加以反對。所以從圖書館借來一大疊人相學書籍，準備找出它們的錯誤作爲反對的根據。當我讀完這些書籍，覺得人相學並無迷信色彩，更無鼓吹迷信的存心。我嘗試着用書中的方法去看人，的確輕易地就看出人們的性格。後來我對人相學產生了興趣，索性在課餘跟住在東京練馬區的著名人相學者丸山久彌先生學習。丸山先生是私淑日本人相學大師水野南北的，相法十分高明。可惜我只跟他學了面相術和手相術，就離日返國了。臨行時他寫了一幅扇面送給我，上面寫着：

「十語九中，未必稱奇；一語不中，則愆尤駢集。
十謀九成，未必歸功；一謀不成，則訾議叢興。」

正因爲受了這個勸告的影響，回國十多年，我不敢以相術自炫。

去年農曆元旦，我看到自己的相在去年六月要遭到大失敗，便對來我家拜年的同事說起。他們笑我痴傻。到了去年六月，我的預言不幸實現了。我經營的圖書公司眞的發生極大困難，宣佈結束。使得三十二位跟我一起創業的同事各散西東！「菜根譚」裏有段話寫得很好：「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遇人痴迷處，出一言提醒之；遇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我就是抱着這種心情去經營商業；在主持「談手相」這個節目，也抱着這種心情在業餘時間爲人談掌論相，最近我根據人相學，讀心術，談話術，交際術和應用心理學的知識，試創了一種「面相交際術」，設班講授。想讓一些年青朋友懂得從面相上觀察到對方的性格，能夠交上一些益友。我自問這樣做並沒有什麼不好的。

由去年八月到今日，到我處給我看手相的不下三千人，其中不少是名流學者，商業鉅子和受過高深教育的人。在看相以後有很多人都與我交上了朋友，時有往還。倘若我的相法不靈，倘若我鼓吹迷信，倘若我存心欺騙，他們不難看出來的，又怎會紆尊降貴去跟一個卑賤的「看相佬」交朋友哩！——所以徐速教授把我喚作「看相佬」，我並不生氣。可能是徐速教授罵得口順，沒有想到嚴重的後果。徐速自己是個教授，是名作家，倘若連一個卑賤的「看相佬」也辯不過，那該怎樣下台呢？敬請再三深思，免得「噬臍莫及」！

請問：徐速教授貶低辯論對手底聲譽這種做法笨也不笨？

在辯論學中有一條規律：凡是避開正在爭論的命題不加回答，而去攻擊對方的職業和私生活，都算作人身攻擊。我在「萬人雜誌」發表批判徐速教授抄襲的文章，全是根據他的作品和他所編的刊物而發。在批判時擺出堂堂之陣，扯起正正之旗，從不閃閃躲躲，鬼鬼祟祟；也從未因徐速教授有了抄襲的劣行就連帶批判到他的私生活。老實說，對於徐速教授的私事，我知道得實在太多，要用來攻擊他，正應了一句俗話：「易過借火」。

我雖然沒有跟徐速教授來往過，但卻跟他許多朋友相熟，而且有一個時期，我的圖書公司正好跟他的出版社同一家印刷廠，和同一家裝釘房。曾經在他的出版社工作多年的另一位徐先生，和鄧先生、何先生也相繼辭職，轉到我的圖書公司工作。在我的圖書公司中也有好幾位編輯是跟徐速教授有過或多或少的關係。由於這種種因緣，徐速教授對人對事的情形就傳到我的耳裏。至於說到徐速教授的「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自姚雪垠的「春暖花開的時候」這一秘密，則是現在替徐速教授撰文罵人的胡×海先生親口說的。

這胡×海有兩個筆名：一是「×火」，一是「×種」。遠在一九六三年左右，他發表了一篇誣蔑我們中國樣樣不如人的文章，我在「天天日報」以「李昕」這個筆名把他大力批判，直斥他爲「媚外辱國者」。後來他沒有再發表那種謬論了。我抱着與人爲善的宗旨，通過「天天日報」的編者請他來參加我們的「文聚」。他第一次來參加，是在旺角砵蘭街的金鑾酒家地廳。就在那地方，他把徐速教授抄書的故事講出來，不管我們這羣新交的文友愛聽不愛聽。據我知道，胡×海講徐速教授抄書的故事已經不止一次了，遠在他跟星島學生園地的朋友來往時也講過。——我把這故事寫出來，並不是想挑撥徐速教授和他的「親密戰友」的感情，只不過藉此證明我知道有關徐速教授的事實在太多太

多了，眞是寫不勝寫的。同時也由此可以指出，爲什麼我批判徐速教授的第一篇文章在「萬人雜誌」發表後，徐速教授通過我一位姓萬的朋友要請我吃晚飯，給我斷然的拒絕了，我還把這件事寫出來。原因就是徐速教授有很多朋友跟我很熟，我怕他再去左託右託，使那些朋友感到麻煩，便把這事寫出，表明態度；請他不必去麻煩那些朋友來請我了。

話得說回來。徐速教授把看相看成是卑賤的工作，這是他的無知。在日本，有着不少著名作家不僅對人相學有極深全面的研究，而且還在業餘時間替人看相的。以寫「刺青殺人事件」馳譽文壇的高木彬光，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稍微說得誇張一點，古今中外許多著名作家都對人相學有一定認識的，要不，他們的人物性格描寫就決不會生動。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川端康成在「論性格」中就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如果要瞭解一個人的性格，首先必須瞭解他的外部。即表情，言語，動作，服裝，身份，教育，境遇等外部的樣子。也即是一個人的性格底身體的表現，通過了這些樣子才能迫近一個人的性格核心。實際上，我們如果要接近一個人時，就要知道那個人是如何感受，是如何的想法；如果要知道他性格的狀態時，就先要模倣他的表情，言語，動作，服裝等才是捷徑。」由此可見，一個作家如果對人相學眞個一無所知的話，他的人物就會寫得使[illegible]的了。再以屠格涅夫爲例，他在「赫爾和卡林尼基」中，就把赫爾和卡林尼基兩人的肖像和性格加以比較式的描寫，使讀者容易地從這些描寫中看出[illegible]性格迥異的俄國農民。請問徐速教授敢不敢肯定屠格涅夫在觀察和塑造這兩個俄國農民時，根本沒有使用過人相學的知識？倘若徐速教授涉獵過巴爾扎克，果戈里，德萊塞和狄更斯等大家的作品，他就會爲自己罵我爲「看相佬」而感到懊悔了。因爲在這些大家的鉅著中，隨處可以看到他們底豐富的人相學知識。

我國著名學者[illegible]曾經就人相學的論斷方面指出過：「由性質而定事業，由事業而定[illegible]福者，若所執之業，合乎其人之本性，則結果必成功，是謂之福；反是，[illegible]，此謂真能窮其福之本源，而異乎流俗者矣！」（盧者「看人相學」序）按照這樣的論斷，的確合乎科學。更何況是今日的人相學已把讀心術和應用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的知識吸收過來，豐富了自己。徐速教授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又[illegible]的見解所蔽，把看相當成是卑賤的工作，這足以證明他的無知，也[illegible]他對世界文學巨匠的作品根本沒有涉獵過，才會發出這樣的狂言。徐速教授這樣自暴己短，請問：笨也不笨？

其實，我批判徐速教授的只有四點，這四點都在「[illegible]」一文中，將它們簡縮成爲如下幾點：

(1)你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否抄自「[illegible]」？（　）

(2)你與你主編的「當代文藝」是否[illegible]？（　）

(3)你主編的「當代文藝」是否有一[illegible]？（　）

(4)你對於[illegible]讀者的[illegible]，使我們[illegible]你不會[illegible]嗎？（　）

這是問題的核心，徐速教授要答，請就這四個問題來答；徐速教授要辯，請就這四個問題來辯。如果離開了這四個問題來瞎發議論或用卑污的詞句罵人，都是些與辯論主題無關的詭辯。

明眼人可以一眼看出，這四個是非題是極容易答覆的。我曾經說過：「這樣簡單的是非題，徐速教授只要填上四個『＋』或『－』就行了。假如他還不加以答覆，我們就可以直截了當地得出一個結論：不答，就是承認。」

今日徐速教授不敢答，也不敢辯，但卻使用「史筆」這個化名來瞎叫瞎罵，藉此轉移讀者的視線，滿想避重就輕地一閃閃過，避開這四個對己不利的命題。這除了表示他愧怍，他膽怯，他不敢承認錯誤之外，還有什麼呢？

說到這裏，徐速教授可以節外生枝的說：「[illegible]啦，史筆不是我老徐呵。他姓李的，嘿嘿！」

我希望徐速教授不會傻到這樣子。因爲那位李先生是我見過的，而且我也有不少朋友認識他，他到底做過什麼職業，是否用「史筆」這筆名寫過文章，這方面的人證物證我多得很。要在眞人面前說假話是不成的！退一萬步說，即使這位李先生眞是「史筆」，他也沒有資格來替徐速教授辯護：

第一、他沒有徐速教授那種「唾面自乾」的修養，「史筆」除了只能寫些罵人話之外，根本不敢碰到辯論的主題。假如由這樣的人來答辯，是不是直接貶低了徐速教授的人格呢？第二、我批判的是徐速教授而不是「史筆」，要答[illegible]，[illegible]由徐速教授來答；要辯的，就[illegible]由徐速教授來辯。用不着「史筆」來插咀罵人。假如要「史筆」插口罵人，就表示徐速教授根本無力答辯。第三，倘若「史筆」眞的要代徐速教授上陣答辯，請先就上述四個問題答覆清楚，再談別的。要是破口罵人而不談問題，就表示他是個罵街的潑婦，不僅有污讀者的耳目，而且壞了徐速教授的聲譽。

在面對嚴肅而認眞的批判，作爲一個教授和名作家的徐速，不敢出面答辯，已是詞窮理屈，欲辯無從了，假如徐速教授學了金人緘口，也可以蒙混過去。偏偏要請出「史筆」來罵人，這等於道理不足，拳頭搭夠。

請問：這種做法笨也不笨？

最後我向徐速教授來個建議：以後凡是提到「看相佬」的時候，請多寫「林眞」一個字。好讓讀者知道有一個叫林眞的「看相佬」，竟把「好打官司」的名作家徐速教授駁得啞口無言。[illegible]的看相行業增一點光輝！（林眞先生：大作六月中旬收到，延至今日刊出，實不欲替對方做宣傳。關於另一「徐文摘謬」太長，暫時不擬刊登，原稿存我處，或退回，請通電話。編者。）

「楚天」啓事

最近見到一本自稱非左非右，大讚中共紅衛兵的刊物上，有人用「楚天」筆名撰文，不勝驚[illegible]。本人從未向該刊投稿，或許另有同名者著作。因於本人曾任職「當[illegible]出版社」，亦用「楚天」筆名爲「當代文藝」撰稿，恐該社的人仕不察，以致誤會，故鄭重聲明，以正視聽。

何楚天啓　七〇、六、十九、

徐速又錯了（下）

張贛萍

三段分開似無問題 前後對照錯誤百出

徐速的「傳令兵」，是用第一人稱，那個連附是不是寫他自己，我們不大管他。不過，我敢肯定作者沒有在軍部的教導營當過中尉連附。本來這也沒有甚麼，只要作者有這一方面的常識或相近的生活體驗，把自己寫成任何一種官階均無問題，因為這是小說，不是自傳；就是把小說中的「我」，寫成「總司令」都可以。

我說徐速沒有書中這個「連附」的生活體驗，是可以從他寫的文章中找出證據來的，以下三段文字均引用原文：

㈠我的新職是第一連的中尉連附，別小看這芝麻綠豆大的小官兒，離開軍校後，至少要身經數戰，又畫了大半年的地圖，才能掙到這個優缺。當然，職務很舒適，上有連長，下有排長，這中間的副主官可有可無，樂得有空進城閒逛，看戲，打桌球，吃館子。

㈡我們的劉連長是全軍有名的悍將，綽號「彆子」，山東人，行伍出身，帶兵、作戰確是好手，就是脾氣彆扭，上級對他又重視，又討厭。

㈢「連附是穿黃馬掛的，學術二科都是沒話說，上面派他來幫忙，今後咱們再也不怕什麼比賽了。」

這三段文字，除了將「蹩」字寫錯為「彆」；「褂」寫別為「掛」之外，分開來看似無問題，也表現了作者是軍校畢業、做過參謀、打過數仗。但在內行人將此三段文字連起來前後對照看，便表現前後矛盾，可以看出作者不懂軍事所犯的錯誤。

作者寫的是軍部調集各師優秀士兵訓練的教導營，其訓練課程，是由各個至班排連教練，其重點則是班教練。對於軍士訓練，這是全國甚至世界皆然，絕無例外的。但在常情上，集訓單位的各級幹部，必然要調出身軍校，學術科均佳的幹部擔任，因為訓練着重典、範、令的制式與法則，有無作戰經驗並不重要。在正常情形之下，是不會派一個行伍出身，滿口粗話的大老粗擔任教導營連長的。

就算該軍教導營的人事特殊，因劉連長這個大老粗「是全軍的悍將」，不能送他入軍校深造，特意把他派在教導營當做連長，使他能夠一邊管理士兵，一邊旁聽學習，這也說得通。如果是這樣，訓練的責任便全部落在連附身上，他那會是「可有可無」「坐冷板櫈」，「樂得進城閒逛、看戲、打桌球、吃館子」？由此可見，作者根本沒有做過軍隊連級以上的主官或副主官，因為照職責的區分，主官是主管作戰，副主官是主管訓練的，所謂「戰時看連長，平時看連附」，此乃不易之理，也是鐵定的責任。作者是不懂嗎？從第三段話又可看出，作者不是根本不懂，而是對軍隊的事一知半解懂不透，所以才會犯這種錯誤，既寫出第一段閒得無事可做，他這個副主官是「可有可無」；又寫出「連附學術二科都沒話說，今後咱們再也不怕比賽了」這一類自相矛盾的話。一個在訓練中的連，要在學術科上與人比賽，這個與大老粗連長配合的「學術兩科均佳」的連附，事實上是要比連長忙十倍也忙不了的，因為全部訓練責任，均落在他身上。

傳令兵不同勤務兵 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寫以軍隊為背景的小說，人物故事均可虛構，但涉及一定制度的人事身份或時間地點，是決不能信口開河亂寫的。徐速所寫的「傳令兵」，就是由於他對軍隊人事制度一知半解，因此處處出錯。

先說他這個「傳令兵」的標題就用錯了，他將一個替連附收拾行李，支使打雜的勤務兵，硬要將他寫為傳令兵，這就不合軍隊體制。他還作了兩次說明：㈠「現在的傳令兵，分明是馬弁、勤務兵，偏偏用這個好聽的名字。到處有電話，電話不通，有話報兩句嘴，還等他媽的鬼令。這些油頭粉面的兔崽子有鬼用，只是平時給官長擦馬靴，戰時在後方陪官太太睡覺！」㈡「在部隊中，傳令兵很像社會上的阿飛，多半是好吃懶坐(原文)，貪生怕死的傢伙……」這些醜化傳令兵還涉及軍眷的話，好在是今日香港可以由他胡說八道的亂發謬論，如果是在以前的大陸或今日台灣，軍隊傳令兵與軍官太太們看了，作者挨槍挨揍，雜誌社被砸爛都有可能。

凡是在軍隊中連以上單位幹過的人都知道，「傳令兵」與「勤務兵」在編制上是兩個絕對不同的名詞，兩種絕對不同的職務。因為工作任務不同，兩者的素質也有很大分別。這與一間商行的「跑街」與「後生」；巴士公司的「售票員」與「掃車工人」之不同是一樣的。

因為勤務兵只是固定替一個長官做私人的事，如打掃房間、收拾行李、招呼茶飯、洗衣買物等生活有關的雜務；也有人調到家裏去照顧太太，幫同料理家務。這種勤務兵，可以不必受軍事訓練，誠如徐速所說是「好吃懶做，貪生怕死」的，但也多是與軍官或太太有戚族同鄉關係，取其誠實可靠，言語習俗相同，而調在身邊照顧自己或家眷的生活。但在一萬個軍官太太之中，也難找出一個會與勤務兵睡覺的。這種一竹篙打翻兩船人的妄言謬論，也只有經常罵盡天下人的徐速才敢寫。

但是，傳令兵是另一種形象的，可不能這樣窩囊廢，尤其像徐速所寫一個步兵連的傳令兵，在戰時他是這個連「承上啟下」的交通人物，責任非常重大。因為我國軍隊通訊器材不足，就是到抗戰勝利前後，除了少數部隊有電話架設到排（話報兩用機更少），多數部隊的電話只架設到連或營部為止。因此，一個連對上（營）對下（三個排）的連絡責任，便全部落在傳令兵身上。無論行軍作戰，只要一到達宿營地或進入陣地，傳令兵的首要工作，便是找到營部與三個排的位置，以後無論狂風暴雨的黑夜，或在砲火連天的激戰中，傳令兵便得經常往來於營、連、排之間傳達命令，遞送文件報告。

因此，軍隊中的傳令兵在編制上是專職士兵（

勤務兵多是寄名調用），必要挑選膽大心細、耳聰目明、機警活潑、口齒伶俐、身手矯健的士兵擔任。而且配發武器（勤務兵沒有武器），要能射擊，善於利用地形地物，熟習上下人事，才能達成任務。但勤務兵則不必具備這些。

故是，二者絕對不能混爲一談。

再說，徐速寫的「傳令兵」，是一個「前大」才入伍的新兵，連敬禮也沒學會，這怎麼能稱爲傳令兵？而且，一個連附也只有勤務兵。因爲連部的傳令兵，是歸連長指揮，也可聽命於指導員、連附、特務長、司書指派工作，但他的工作只限於傳令，決沒有人敢叫傳令兵「擦馬靴」。因爲傳令兵是連三個排長都得與他拉拉交情的，既怕他在連長面前搗蛋「打小報告」，又想從其口中獲得一點「內幕消息」。由於他受特務長的管理，平時幫特務長做點買酒買烟的份外事，這是很平常的。

傳令工作如此重要，大兵團的行動，如果有重要命令傳達，司令官往往捨電台電話不用，要指派參謀或副官擔任臨時傳令，將命令面交受命人簽收。（如拙著「抗日名將關麟徵」第一四九頁，寫第一次湘北會戰，便有軍官傳令的記載。）

因此，徐速將一個替連附做私人雜務的勤務兵，寫成傳令兵，是絕對的錯了。

再退一萬步說，就算徐速寫的那個軍，是第一流裝備的軍，連排均有電話，用不着「傳他媽的鬼令」，但抗戰勝利後，國軍編制上的傳令兵並未取消，勤務兵仍然存在，那又爲什麼要把傳令兵貶爲勤務兵？既然調傳令兵做勤務兵的事，那麼，我要問：勤務兵又做什麼呢？

存心賣弄搬用術語　弄巧反拙自暴其陋

其次，我要指出他所寫的那個「教導營」更錯得一塌糊塗。他說「我的原屬單位是不在編制內的教導營，那是由全軍挑選的優秀士兵組成的，訓練期滿後即可分發到各師團擔任士官職務，當然在作戰時也是機動部隊的一張王牌，很多下級幹部都喜歡調到這個部隊，大概苦幹兩年，便很有把握的在肩上加一條橫槓子了。」（按：一條槓子是少尉）

這段話，苦了徐速搜索枯腸，搬盡「術語」，但也正因爲存心賣弄，結果弄巧反拙，搞得毛病百出。

因爲從這段話可以看出來，這個教導營，也即是在駐防整訓期間調集全軍軍士訓練的臨時組合，所以是編制以外的一個單位。可是他在另一段卻借連長之口說「咱們這個營在全軍是數一數二的精銳部隊，在上海八一三那一仗……那次咱們一營人擔任一個團的守備陣地，鬼子的一個聯隊連邊也挨不上。」這個教導營既是編制以外的臨時組合，是平時調訓軍士的一個整訓單位，竟能從民國廿六年的「八一三」淞滬抗日之役，存在到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之後達八年之久，豈不是與編制內的軍直屬部隊一樣歷史長遠，又怎能算是編制外的一個單位？事實上這種調訓全軍軍士的教導營，最多三個月就畢業；這一期畢業了，回返原部隊去再調訓第二批。如果在調訓期間發生戰事，或賦予該軍會戰任務，這種教導營在一般情形之下是馬上解散，各歸原位去參加作戰的。我敢武斷的說，翻遍八年抗戰史，也找不出任何一個軍的教導營能存在八年的。

士兵與幹部有分別　國軍在大陸無士官

上面引用徐速所寫的那一段文字之中，因爲不懂軍事，亂用術語，所出的錯誤還有如下這些：他既說「這個教導營是由全軍挑選優秀士兵組成」；又說「訓練期滿後即可分發到各師團擔任士官職務」；還說「很多下級幹部都喜歡調到這個部隊，大概苦幹兩年，便有把握肩上加條槓子。」（少尉）這三小節文字，不但自相矛盾，而且處處不通。

(一)我要問：這個教導營到底是訓練軍士的，也還是訓練軍官的？如果是訓練軍士的，又怎麼會「有很多下級幹部都喜歡調到這個部隊」？軍隊的下級幹部，是指少、中、上尉的排、連長，既然做了排、連長，又爲什麼還要「苦幹兩年」才「有把握升爲少尉」？(二)「苦幹兩年才可升少尉」，當然是徐速用錯術語，把「士兵」稱之爲「下級幹部」；或把「下級幹部」當成「士兵」。所謂「苦幹兩年」，看其語氣是在教導營苦幹兩年。（一般情形是三至六個月）那麼我又要問：這種士兵訓練，到底要訓練多久，難道要訓練兩年以上嗎？如說是離開教導營再苦幹兩年，便有把握升少尉，那更不合事實。部隊不打仗、不擴編，一個士兵可能一輩子也升不到尉官；如果打仗或擴編，兩年升三級也很平常。嚴格的說，非軍校畢業，是不能升軍官的。(三)徐速寫的這個「教導營」，是抗戰勝利那一年的事，而他卻說這些士兵「訓練期滿後即可分發到各師團擔任士官的職務。」國軍在大陸時，決無「士官」這個名稱，也無「士官」的編制。「兵」上面是「士」；「士」上面便是「官」。介於「士」與「官」之間的「准尉」是「見習官」，軍校畢業學生分發到部隊，多數要經過「見習官」這一階段，幹一個短時期的「准尉」才能升爲正式的少尉軍官，勝利前後那來「士官」這種名稱職位？

國軍有「士官」的編制，是撤退到台灣以後才有的。當局爲了安頓從大陸來台的軍隊中那許多軍士（正副班長），他們都已超齡了，軍官既不能升，老是要他們做正副班長，又阻礙了上等兵的升遷機會，這許多老軍士，他們雖然讀書不多，年齡也老大了，可是，他們多是身經八年抗日，或四年戡亂的老兵，經驗豐富，以軍爲家的職業軍人。政府才想出這個「士官」的新制度，將他們調到連、營、團部做「士官」，地位介於軍士與軍官之間，協助軍官，指導士兵，傳授他們的作戰應變經驗。也是今日國軍中反共意志最堅決，作戰經驗最豐富，一心想打回大陸的「軍中之寶」。但也是使輔導官常感頭痛的「老油條」。可能徐速在台灣聽到過「上官」這個名詞，他竟把它用在抗戰勝利那一年的大陸國軍之內，這種笑話，都是出自一知半解所造成。

徐速那篇「傳令兵」其不通不妥之處，實在太多太多，我只引用他四、五百字原文，便寫了四、五千字的「摘謬」，如果要認眞挑錯，恐怕寫「徐痴十八拍」也拍不了。這一次就此打住，等他的「傳令兵」寫完了再「拍」。

最後，我希望徐速縱不講風度，也要顧到人格，將那些化名的潑婦罵街，改爲討論學術上的謬誤。如果他在我那些急就章的作品中，也能找出這許多不通之處，我是虛心接受，十分感謝的。

頭髮的煩惱

毛髮是人類天賦財產之一，古人對它的態度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西方人對於頭髮似乎並不重視，多半任它自由生長；我們從名畫「最後的晚餐」的耶穌師徒，到今天的披頭士、嬉癖士，兩千年間在頭髮方面很難找出他們之間的太大差異來。

至於我們這個所謂東方的文明古國便完全兩樣了。明代以前，屬於「不敢毀傷」時期，無論男女都是一毛不拔；或「白髮三千丈」，或「宮鬢堆鴉」；連老杜那一叢稀疏的頭髮，也要挽起個「道士髻」來，所以他在「春望」中大歎：「白髮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自從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後，頭髮的災難便被滿洲人的鐵騎帶進關內來了！勝利的征服者為了測驗被征服者的「順從」程度，所以下令薙髮；遺民們也為了表示不服，偏偏恪遵「不敢毀傷」的古訓。於是便造成了有名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慘劇。我們由「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兩句口號裏，可以看出頭髮和性命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是不分軒輊的。在屠殺統治中完成的「豬尾巴」制度，剛剛維持了二百年，太平天國自南方殺來了，為了敵我分明，一律不准薙髮，所以老百姓稱之為「長毛」。那時的老百姓眞難做，學「長毛」全留起頭髮，會被官兵殺；薙去一圈拖起髮辮又會遭「長毛」殺。眞是左右做人難。

清末的留學生為頭髮所受的折磨也夠瞧的：拖着髮辮被人罵為「豬尾巴」，剪去髮辮有停發官費的危險，還會被人加以「造反」的罪名。於是「假辮子」便應運而生，那玩藝兒也和現在的假髮一樣，戴起來可亂眞。

近來一般青年喜歡留長髮，穿奇裝異服，看去簡直分不出是男是女。據說台灣警方已嚴加取締，取締的原則是：凡年在四十五以下，不論職業、身分，只要髮長掩蓋衣領，或鬢髮超過耳朵，社會青年罰新台幣一二〇元，學生「半價優待」。嗚呼，頭髮眞「煩惱絲」也！有詩曰：

「一頭煩惱絲，憂患何其多？留髮不留頭，無頭怎麼活？
蓄髮隨長毛，捉到把頭割。辛亥革命起，剪髮惹風波；
新裝有假辮，應付兩場合。西風吹到來，髮型花樣多：
偏分有左右，飛機額上落；曲若蜷毛狗，大波又小波。
青興嬉癖上，髮長似頭陀；雌雄嘆迷離，鬚眉誤嬌娥。
怪妝傷風化，大官下令捉；警察齊出動，剪刀紛紛落。
執法如山岳，遊客喚奈何！豈限血肉軀？電影亦杯葛。
欲逃頭髮厄，新藥速琢磨；
孕婦齊口服，胎兒頂濯濯；
不支理髮費，永免髮折磨。
新藥未問世，小禿笑呵呵。

賣郎由

從「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想到中文

目前曾談過自民國的博士們，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讀是讀錯了，但倘如其解釋不錯，能夠正確理解這句話的意義，則只能算「傷其小雅」，正如香港人把「大嶼山」的「嶼」字讀成「與」音一樣，島嶼的嶼字粵音應讀為「序」，但讀之成「與」而知其為島嶼，還算錯得不太離譜。可是倘如讀音是讀對了，而解釋則錯了，把「嶼」解釋為高山，那卻是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了。

今晨閱報，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代總幹事某君，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與「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相提並論，以為它們所暗示的意義是相同的，眞是令人啼笑皆非。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恰恰與「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相反。前一句話第一個幼字與老字，是作為動詞解。包含着照顧、贍養、扶養的意思。用現代漢語來解釋，大抵是「不但要照顧自己的兒女，而且也要照顧別人的兒女；不但要贍養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贍養別人的父母」。其本意是教導人們不能太自私，要推己以及人，不能光愛自己的兒女、父母，也要愛別人的兒女、父母。想不到老夫子這句話竟有人做了相反的解釋。這實在比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讀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更要糟糕。也就難怪「五四」運動要打倒「孔家店」了，而今中國大陸還要繼續打倒「孔家店」呢！儒家思想自漢朝以後不但精華盡棄，糟粕飛揚，而且也常被人家誤解曲解。孔老二九泉之下如有知，該也要大呼「吾不欲觀之矣！」了。香港的英文，或恐可以趕得上倫敦的水平，比起任何英國殖民地都毫無遜色，但香港的中文，比起中國任何地區恐怕都要低得多。如果不是，如何會出現中學生寫一張中文便條，大學生寫一封中文信都不通的現象呢？如何會出現「官員」把名句做相反的解釋，大作家滿紙高山滾鼓的現象呢？

「楚王好細腰，楚女皆餓死。」香港中文水準低落，香港政府實在應負起最大的責任。把中文排斥於官方語言之外，就是導致中文水準低落的最大原因。香港政府之所以拒聽各方面的呼籲，完全是殖民主義和狹隘的種族主義作祟。英國人表面看來「非常紳士」，但其襟胸的狹隘卻無以復加。「華人與狗不得內進」的侮華牌子，是英國人發明的。而今雖然不敢公開掛起這個牌子，但其內心卻認為中文是狗的文字，絕對不能列為官方語言，唯恐官方一使中文就變成名符其實的狗官了。香港的大學生「議論」頗多，而最令在下衷心贊同的，就是呼籲把中文列為官方語言之一。大學生運用英文想來是必無困難的，而他們尚能想到不懂英文的同胞，多少帶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古調今彈

菩薩蠻

葉其眞

風傳消息知非妙，

談「推己及人」

其的交往」一文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萬隆會議期間，還鬧過一個笑話，據說蘇加諾因爲自己一日不能離開女人，推己及人，預備大批印尼美女招待嘉賓。客人住進旅館時，招待官員每人派給一本紅色簿，只要撕一張交給侍者，便有一名印尼美女前來伴宿，許多客人不識印尼文，未予理會。只有陳毅以爲是糧票，晚餐後撕一張給侍者，不多時間侍者帶進一名印尼美女，這一來陳毅得其所哉。次日通告中共代表團諸人，於是人人皆召喚印尼美女……」

其中最妙的是那句「推己及人」，看後發生很多感想。

本來「推己及人」是一種良好的心理傾向，推而廣之，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我發現「推己及人」的想法，在好人心目中誠然是好事，但在壞人心目中卻會「推」出壞事，甚而成爲「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事來。蘇加諾是壞人想壞事的一例，我還可舉出比蘇加諾更壞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數例：

一個見錢眼開，不惜出賣共同創業的朋友，將公產公款玩弄手段據爲己有的人，他除了對任何人均不放心，唯恐別人也會用這種手段來對自己之外，更不相信世界上會有見錢不開眼，要講人格、道義、立場、原則的硬骨頭，總以爲世界上的人都和他一樣，有奶便是娘，要錢不擇手段。

一個以投機取巧，盜名欺世起家的人，他就不相信世界上會有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不問收穫，只求耕耘的人。因此他懷疑一切，批評一切，以爲古今中外的成功成名人物，都是像他一樣獲得的功名。

一個初出道寫稿，便假造讀者投書騙主編、捧自己，出了道也好假造讀者投書以騙讀者的人，他一方面說別人刊物上的讀者投書都是編輯假造的，一方面又在自己的刊物上假造讀者投書以罵人。但百密一疏，這一次被人捉到了眞憑實據，他的刊物六月十六日出版，卻登出一封六月二十六日的讀者投書。這樣賊喊捉賊搞慣了，終於有一天被人捉到了賊贓，想賴也賴不了。

一個乘人之危，奪人之妻的人，在偷偷摸摸的階段，他曾向所有知道其事的人賭咒發誓否認，因爲他也知道這樣敗德喪行的苟且行爲，是要受大衆指責的。但是，等到事情非公開不可的時候，他又可以推翻以前的誓言，來一個「笑罵由人笑罵，老婆我自奪之」。因此，他也就不相信任何人的誓言，說什麼「誓言當生菜」。

總之，這都是在「推己及人」的心理下，才會有這種想法與做法的。只不過壞人「推及」出來的，盡是壞事而已。

張贛萍

飯彈集

紅茶難再啖，
樹倒猢猻散；
托鉢走他方，
有奶便是娘！

雙重歧視

老闆對職員福利實在無微不至，最近福利一項，制定的條文便成千上百。最近頒下的一份七〇年第四十一款「通告」，說的全是贈醫贈藥之類，內容雖然繁而又煩，我讀了好幾遍，似乎只明白兩點：男人比女人優越，英文比中文優越，如此而已。

根據通告規定，男職員不但自己病倒時可以免費求診，家屬也享有同樣福利，我頗爲自己生爲男性而沾沾自喜，以後傷風感冒不必花錢請大夫，將來娶妻生子，即使闔府臥病呻吟，我一樣有病假支薪的特權，正合廣告一句：「有病唔駛怕」了。

女職員病了也不打緊，但她們的家屬卻千萬病不得！即使像我們的秘書女士那樣撫孤守節，兒女病了休想沾「福利」半點光。因爲通告規定，「家屬」只限男性職員，女職員家屬並不包括在內。老闆對男女同酬尚在猶豫階段，福利也是「酬」的一部分，豈能先薪水而平等哉？

「福利」通告第二節更爲有趣：「凡屬通曉英語之職員遇急症不能前往求診時，可撥電話通知診療所醫官，該醫官自當登門診治。」

這一節措辭頗爲客氣，只消一個電話，醫官馬上登門救命，老闆對患病職員可謂呵護備至，可惜受呵護的是「凡屬通曉英語之職員」而已。其他職員一旦病重，唯一辦法是撥電先預約時間，然後勞駕前往醫院求診，還有，「如非嚴重，切勿前往」！

一則「自當登門」，一則「切勿前往」，分別在通曉英語與否。我起初以爲既同屬急症，人命關天，決不應該在危急關頭分什麼漢語英語、華籍英籍，因爲照通告內容，一個不通英語者跟一個通曉英語者比較起來，前者等候救治的時間要長得多，手續也麻煩得多，老闆何必在人命攸關之際厚此薄彼？

細心一想，卻又恍然大悟了，因爲駐守醫官只懂英語，急症病者就非懂英語不可。否則醫官拿起電話，嘰哩咕嚕的尋聲闇問病者，不通英語的就只能「呻吟聲起欲語難」了！

而且據說「中文不足完全表達事物的稱謂和涵義」，望聞「問」切之時，這一問不能應對上來，或者醫官治病問源之時，病者「詞不達意」，豈不誤了大事？

至於爲什麼沒有懂中文的醫官駐守待命，那就非我這個外行人所知！

嗚呼！讀書爲求學之本，讀英文爲養命之本，通曉英語爲活命治病之本。

江城子

啼聲劍影錄

宓琴

西江由梧州上溯直至柳州，沿途城市都有相同的特色，就是走出灣泊市隻的碼頭，還要爬一段高坡才登「彼岸」，只有梧州一處，沒有這末的顯著距離，但武宣桂平兩縣城的堤岸比肇慶更爲高峻，由泊船的浮台登上河堤，要走上幾百級的碼頭石級，跑得人喘氣。初時我不大明白，爲什麼堤岸要築這麼高，後來問明土人才知原委，原來西江在春夏之間，每逢豪雨，江水必漲，西江人稱爲「西水大」。水漲之際，高出數丈，幾與現在的堤岸相平，如果堤岸沒有這末的高坡，則水漲之時會水淹樓宇，成爲澤國。且西江水漲，每每是突然而發，較低地方，江水衝過，人畜走避不及，輒爲波臣召去，所以西水暴漲，在西江上游，也有水上「浮屍」。

貴縣、武宣、桂平這三縣，都和太平天國有莫大的關係，石達開爲貴縣人，這個「我志未酬人亦苦，江南處處有啼痕」的翼王，原是貴縣的剃頭匠，「問天下幾許頭顱？且看老夫手段」，那理髮店面首的上聯，豪氣萬丈，早已爲人稱道。當北王韋昌輝和東王楊秀清自相殘殺之時，石達開踰城出走，自領一軍，深入黔川，於金沙江畔爲夷族所乘，全軍覆沒，爲駱秉璋所俘。有說其誼女早有籌算，石達開金蟬脫殼，駱秉璋所俘，僅爲其部將所化身，是眞是假，成爲疑案。後來，紅軍西竄，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在貴州給國軍四面包圍，有一鼓而殲滅之勢，在走頭無路之際，也冒險步石達開後塵，偸渡金沙江，幸獨眼龍劉伯承和夷族的酋長結盟，稱兄道弟，才放過他們一條生路。

蕭朝貴是武宣人，勇悍無倫，洪秀全爲了收爲已用，特要妹子洪宣嬌下嫁於他，這位悍將便替洪秀全出死力，金田起義之後，建立不少汗馬功勞，封爲西王。但洪秀全由全州揮軍入湘，包圍長沙，蕭朝貴督攻城時，爲守城清軍以大炮轟擊，陣亡城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洪秀全的老表馮雲山，亦爲足智多謀之士，桂平金田村的起義，及起義以後的軍事部署，均這位老表軍師所策劃，但馮雲山在率領東路軍進攻粵省時，亦死於大炮之下，一文一武的心腹，未捷先死，斷了兩支臂膀，早已註定洪秀全的先天不足，如果蕭、馮之中任何一人生存，楊秀清必不敢跋扈囂張，而釀成自相殘殺。

楊秀清爲桂平縣的大地主，洪秀全爲了謀取經濟後盾，以爲起義的本錢，特詭楊秀清入股，參加他們的大業，企圖以楊秀清的家財，爲他們召集綠林豪傑，揭竿而起的軍費。但楊秀清亦爲工心計的梟雄，更恃自己的功勞，漸漸壟斷了太平天國的軍政大權。他明知洪秀全乃假托天父降身，以爲驅使羣雄，竟蔑視天王，以其人之道還於其人之身，居然也稱天父降身，使洪秀全手足無措，但又不敢揭發其奸，遂使楊秀清坐大囂張，自相殘殺，造成韋昌輝憤憤不平，而有東王府之變，加以翼王覆敗，雖有傑出如李秀成，也無法善其後了。

船溯潯江過貴境，半夜，忽然人聲鼎沸，從夢中驚醒過來，不知發生何事？連忙翻身滾下牀位，跑出船舷，只見江水茫茫，天上一輪皎月，印在江心，船卻停着不動，水手們紛紛擾擾，忙作一團，原來船擱了淺，幸而不是撞灘，否則船也撞破了。但見水手們滿頭是汗，忙忙亂亂的樣子，足證頗爲嚴重。但縱目四看，水天一色，何以在滿江秋水，竟會擱淺？可知石灘交錯，水漲遮灘，偶不小心，駛上灘頭，便成擱淺。其時滿船客人，都知出事，蜂集船舷，看個究竟，妨礙了水手們工作，於是船上賬房管事人員，紛紛高聲宣佈：船是擱淺，並無重大危險，請乘客返回餐樓或大艙，以免碍水手們工作。再之勸導，大家亦確見沒有大危險，才返回原位。

我返回床位，放心不下，啓開窗門，再看結果。水手們十餘人，分在船的兩邊，用竹篙向前撐，使船向後退，以求脫出石灘。起初船身只畧畧的微動，水手們用力的撐，也大聲叫：「哼，唏，嘿」的呼聲，響徹寒江，二十分鐘後，船身才感浮起，很快的向後移動，可知船已脫險出灘，水手們便歡呼起來，全船人才鬆一口氣。

船雖是脫險，但拖輪在再上纜拖船時，便不敢開較強馬力，作蝸牛式的前進，水手們仍在船的兩旁用竹篙撐下去，來探測水的深度，也探測橫亘的灘石，以免再闖進灘床。

一宿無話，翌晨，船已如常航行了。我見昨夜那個像水手領班，指揮水手撐船的老軍人，這時一股閒情，坐在水手艙口，面朝看江水出神，吱吱的在那裏吸旱烟管。我便上前和他搭訕聊天，先讚他昨夜調度有方，使全船平安無事；跟着我指說這裏石灘太多，航行眞是處處危險，步步驚魂。可是那老水手卻漫不經意的回答我：這裏說得上什麼，伏波灘才眞正是危險嗬！

東漢光武帝的時候，交趾的女徵側叛，侵入我象郡、桂林等縣，焚刼擄掠。交趾爲今日的越南，在漢武帝時，原屬象郡的版圖，王莽之季，中原紛亂，交趾漸漸不受統治。到了漢光武平定羣雄，統一中國，但交趾這時已坐大了，其酋女性，名叫徵側，稱兵作叛，擾我邊陲。漢光武派伏波將軍馬援，率領長沙零陵等郡兵，南征交趾。當揮軍南下，路經那灘，曾扎營佈防。後來平定徵側，樹立銅柱於鎮南關附近，以爲紀功定界，然後奏凱洛陽。伏波將軍馬援也以這役汗馬功勞而封新息侯，桂人爲了紀念馬援曾臨是地，特將那灘命名爲伏波灘，並在灘頭岸上建立伏波廟，四時香火不絕，所有船隻過灘後，必派人上廟進香，謝神保祐。

（六）

青年園地

這碗飯難吃

方程

偶看電視廣告，廣告小姐嫣然笑道：「中獎易過食飯！」阿方聽了，想起白領階級那一頓多采多姿的午飯，不由得報以慘然一笑。

我雖然吃的是「鐵飯碗」，卻常爲飯碗問題頭痛，中午時候要享受一次吃得安樂的午膳，實在比中獎更難！阿方吃寫字樓飯以來，除了體重日減，未患上胃病盲腸炎，已是邀天之幸。

午飯問題對白領階級來說，確是一樁苦事。幾年來我便試過四、五種吃午飯的方式，結果嘛，唉，這碗飯難吃！

第一種是「衝鋒陷陣」式。爲了善當觀心，我曾經每天從中環趕回西環家裏陪父母吃那一頓家常便飯，扔下碗筷又得馬上衝上巴士，行色匆匆，食不知味；有時爲了趕在兩點鐘之前回歸寫字樓，擠不上巴士便搭「公用的士」，這一筆額外費用很划不來，只好實行外膳，老父因此說阿方「朝三暮四」——中午撇下老人家跟舍妹三個人在家裏用膳，晚上才加上阿方的一份碗筷。

寫字樓本來設有飯堂，可惜「食客三千」，座無虛設。阿方做了幾天座上客，對之不敢領教。飯堂老闆生意滔滔，盤滿缽滿，卻捨不得裝置冷氣，每日只設菜色三款，日日如是，焗背飯吃膩了不打緊，最慘是焗出汗來，對着汗臭飯香，阿方怎麼樣也食不下咽。

衝鋒陷陣不成，只好退而「集結」，同事們商量在寫字樓留守坐鎮，午飯由伙食商包辦，每月結帳。膳食送來，同事們一聲接收，就把辦公枱權充飯桌，力邀阿方加入。第一天吃得還算「斤斤有味」，只是集體行動，阿方往往落後，同事們閃電攻擊，「連續點放」，飯菜轉眼化整爲零！如此弱肉强食、以大吃小，阿方只能吃個半飽。

第二天，午飯依舊送來，大夥兒「賽龍奪錦」，阿方在飯裏發現特殊材料，一口飯怎麼樣也吃不下，同事們跟着面色大變！後來才知道送飯工人在路上摔了一跤，把掉在地上的飯菜撿回飯盒，便又趕着依時送到，於是飯粒與沙粒不分、斑塊與泥塊莫辨，送飯工友和盤托出，同事們不忍「津津計較」，只可憐阿方一飯三吐哺，吃得「粒粒皆辛苦」！

後來物價高漲，學過成本會計的包辦商不甘後人，半月之內，飯價連續漲了四成，而且逐漸偷工減料，一道菜只配給鷄蛋兩枚，六七個人只好猜拳決勝，「飯桌」之旁，總算平添了一點生活情趣！

吃不慣沙粒與死蒼蠅，阿方又由留守改打「游擊」，上飯館餐廳吃快餐了。中午驕陽如火，打游擊並不好玩，每日一時過後，中環的飯館高朋滿座，插針不下。阿方起初不懂門路，結果，從中環開始進行地毡式搜索，結果跑到灣仔去也找不到一個飯館座位，白走了整個鐘頭，敗興而返，又不能「畫餅充飢」，勉强在寫字樓的茶水部吞下兩客三文治，胡亂填過肚子便趕向老闆簽名報到。

後來學乖了，跑進飯館便賴着不走，一見空位子馬上坐下去。中環飯館雖多，白領更多，伙計應接不暇，顧此失彼，阿方有時吃不到午飯，反而吃進一肚子悶氣。

那天阿方箕踞而坐，叫了一碟最便宜的义燒飯，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鐘，眼見一碟碟冒着熱氣的飯從廚房捧出來，卻總輪不到我。庖有肥肉，民有飢色，阿方嗷嗷待哺，忍不住找伙計問問，那「堂倌」老爺卻慢條斯理的說：「老友，對不起我忘了寫單，等會兒一定送到！」阿方聽了恍如晴天霹靂，只好耐心再等，結果送來的不是义燒飯，卻是我最怕吃的嘌喱牛腩，堂倌老爺不等阿方開口，竟然滿不在乎的說：「义燒沒有了，吃不吃由你！」

唉，阿方又不是白吃的人，卻爲了一頓午飯受盡悶氣，伙計左捧食、右執飲，雖說吃不吃由你，卻不由你不吃！我只好飢不擇食，塞飽肚子了事。如果再跟堂倌老爺理論，弄得他老羞成怒，回敬一句「何不食肉糜？」那時我只有自討沒趣。

這也難怪伙計大佬奚落顧客，中午是他們最忙得透不過氣的時候，一「招待容有未週」或者發發脾氣，在所難免，這種「職業病」阿方最能了解，因此從不在飯館餐廳跟伙計爭執，坐上大半個鐘頭才能得到「一飯之恩」已經算是幸運的了，如果還要講究聖賢那一套「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恐怕只好淪爲餓殍！

這種捱餓受罪的滋味老闆卻不能了解，那天老闆跟我談起午飯問題，阿方說出午飯艱難、費時失事的苦處，他竟然天眞地說：「那你爲什麼不學我一樣，去吃自助餐？酒店就在隔壁，方便得很！」阿方聽了啞然失笑，洋老闆月薪過萬，衣食住行幾乎全有津貼，最近一次加薪，老闆自己一加便是百分十九，阿方得到的只是七除八扣的百分之五，職員吃緊，老闆緊吃，要我學習上酒店吃自助餐，實在有心無力。

老闆無限關懷，原來別有用心，打算叫阿方節省午飯時間，多做半個鐘頭的額外工作，雖有補薪可領，但阿方想起「失節事小，餓死事大」，難得的一個拍馬効勞的好機會，也只好白白錯過。

本來茶餘飯後，小睡片刻最好不過，可惜白領階級無此福份。阿方利用清晨寫稿，已是睡眠不足，加上中午一場游擊戰，長此以往，消化不良並非奇事。阿方「食少事繁」，至此忽發奇想：要是白領階級都能像牛一樣具有反芻作用，一頓午飯可以反覆咀嚼，那才妙得很！

（宇文夏先生：「六醜」問題不擬再談，對先生懷疑古籍的治學態度，我還是萬二分敬佩的。有暇請不吝賜教。 方程謹復）

中國赤禍探源

（五）

·史劍非·

關於容共改組的諍諫

當孫中山先生起初考慮聯俄容共時，曾徵詢他身邊親信幹部的意見。

汪兆銘：「共產黨徒如羼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危險。譬如西遊記上說：孫行者跳入豬精的腹內打跟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

廖仲凱：「世界各國和中國都不能聯絡，我們在國際上正缺少朋友，現在俄國既誠心和我們聯絡，我們便不應該拒絕它的黨徒。」

胡漢民：「當時正值歐戰以後，中國的社會問題驟然風起雲湧。本黨從來提倡民生主義，而以前許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馬克斯主義者是誠心與我們合作的，使容納他們加入本黨，也未嘗不可，猶如某某先生等，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在本黨裏面也未必不能忠於三民主義，爲本黨努力。」

從上述三人的見解說，汪兆銘最聰明，他一開始就看透容納共產黨於國民黨組織之內，是孫行者入腹內，在肚子裏鬧起來是受不了的。但此人徒有先見之明，而無信其所見，行其所信的忠誠。中山死後，因共產支持他做領袖，他爲了個人權位竟做了共黨最馴順的工具。一九二七年四月寧漢分裂時，他竟以總理親定聯俄容共爲詞，拒絕蔣中正、吳敬恒等清黨反共的要求。

廖仲凱竟信蘇俄是「誠心和我們聯絡」，說明他是老實厚道的君子，易爲人所欺。但是，廖氏雖然爲主張聯俄容共最力之人，但是他始終忠於國民黨，忠於中國。而且在他生前對共產黨防制甚嚴，深爲共產黨所忌。中山逝世後，蘇俄顧問鮑羅廷與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在計議中山的繼承人時，曾考慮到三個人。首先考慮的是胡漢民，評語是「難相與」；第二考慮到戴季陶，評語是「拿不定」；第三考慮汪兆銘，則認爲「有野心，可利用」。他們爲什麼不考慮支持聯俄容共最力的廖仲凱呢？因爲廖大公無私，忠於黨國，絕不肯爲共黨利用。但他竟被反共的國民黨同志暗殺，真使人嘆息。

胡漢民的意見有些模稜，意在調和。其基本傾向在支持聯俄容共，則十分明顯。所說的某某先生，似指吳敬恒、張人傑（靜江）諸人而言，他們最初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胡氏將民生主義與馬克斯主義相提並論，說明他當時的思想相當模糊。同時他與戴季陶，是當時國民黨內兩大馬克斯主義研究家。戴季陶且是參與共產黨創建活動之人。是陳獨秀的朋友。難怪鮑羅廷一度曾考慮他做孫中山的繼承人了。

蔣中正諫阻聯俄

在聯俄容共方針已定之後，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蔣中正自蘇俄考察回國，在寫給孫中山的報告中說：「總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之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在蔣氏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凱的信中，反對聯俄容共的意見更爲露骨：「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吾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對孫先生個人之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員也。至我國黨員在俄國者，對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爲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四十年來蔣氏成爲毛澤東和中共最痛恨的人物，從上述反對聯俄容共的主張見其一端。自一九二五年起，蔣氏遂成爲中共的尅星，並非偶然。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反共的失敗，並不能掩蔽其四十餘年前的遠識與卓見。

戴季陶反對容共

蔣氏因反對聯俄容共之故，一九二三年冬自俄考察歸來後，曾堅辭黃埔軍校校長職務，經中山及廖仲凱等力勸，始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到校就職。

在民十三國民黨正式改組之前，曾斬鋼截鐵反對聯俄容共者還有戴季陶。

戴氏於一九二三年冬從四川回到上海，聞知聯俄容共及改組事，並已奉派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即電辭不就，並力加反對。孫中山派廖仲凱到上海勸駕，曾對廖提出聯俄容共兩個條件：「一、絕不能借款作黨費，即借款亦須如舊日吾人借款之辦法，絕對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牽制。二、共產黨人加入，必須造成單純之黨籍，而不能存留兩黨籍，以啓他日之糾紛。」所陳兩點皆嚴正重大。可惜當時木已成舟，挽回無力了。

戴氏在致蔣中正書中，對聯俄容共一事亦深抱隱憂：「弟聞諸滬上同志，乃知改組之動機所在，時兄往俄未返，弟再四研究，覺以此為改組之動機，殊非適當。蓋一黨有一黨之中心，亦有一黨之歷史地位，若失卻獨立之地位與組織之中心，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此乃集團之原則，絕不能違背者也。」

戴氏的反對意見集中兩點，一是反對共產黨人以共產黨員的資格參加國民黨，成為跨黨分子，此即汪兆銘孫行者鑽入肚子裏翻跟斗的觀點；二者反對蘇俄的援助附有條件，損傷國民黨的自主性。

戴季陶這個人有點神經質，又有些陰陽怪氣。很多記載說，他曾積極贊助中共創黨，黨章草案就出於他之手，可是臨到建黨前夕，他又痛哭失聲，表示中山在世之日，他不能參加其它黨派。以上反對容共的意見，雖然十分堅決，可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時，他在痛哭之餘又對汪兆銘說，今後要以鮑羅廷為尚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參加西山會議反對鮑羅廷和容共；竟被反共老同志所不解，而加以痛毆。足見其前後主張不一致，忽而極左，忽而極右，使人撲朔迷離。

幹部的反對與懷疑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當孫中山積極領導容共改組之際，留在上海的國民黨主要幹部曾集會討論。與會幾一致反對聯俄容共之舉。會議主席謝持（二次革命討袁時，中華革命黨的主將）說：「黨中不可有黨。」彭素民認為：「社會黨有社會黨之精神，未必可以完全服從於我。」所說之社會黨，乃社會主義黨之意，即共產黨。

張秋白則表示：「若改組後隨處選舉，恐於黨之原有精神大相妨碍。」所說黨之原有精神，即自民三中華革命黨以來，入黨之人必須打指模宣誓，願犧牲一己自由權利，附從孫總理獻身革命。這是獨裁的總理制，與同盟會時代的會議制不同。張秋白的意見，容共改組之後，人事多由選舉產生，恐危及總理制。理由雖別具隻眼，反對聯俄容共則無不同。

呂志伊反共立場更為強烈：「黨之基礎將社會黨亦收入於俱樂部，迹近欺飾。又學生會及各職業團體既進本黨，自應遵奉本黨主義，所以我以為既入本黨，其他團體不可仍存一黨見。……若個人行動而跨入別黨者，尚有可原，若由改組時帶有獎進別黨情形，殊為可慮。」蓋當聯俄容共時，中共分子仍保持共產黨員資格，共產黨組織仍存在，並與共產國際保持從屬關係。

由於中央幹部多如此反對和懷疑，孫中山乃令廖仲凱前往上海，出席十二月九日舉行的中央幹部會議第十次會議，沉痛說明聯俄容共的必要。

以上經過反映出來，聯俄容共政策一開始就遭絕大多數幹部懷疑和反對。此政策之決定實乃孫中山之乾綱獨斷。中山對這種種憂慮以及中共和蘇俄野心當然了解，並且了解極為透澈！但他為什麼決定聯俄容共呢？

劉成禺一語成讖

一九二四年夏孫中山打發反共急先鋒劉成禺去湖北時，兩人有一段驚心動魄的談話。

中山：「汝以為予相信共產主義及共產黨乎？吾知汝與共產黨人水火，故派汝全權辦理湘鄂豫軍政大事，此後黨務，可不必問。予自滬粵設立政府以來，英美日三國無事不與我為難；英尤甚！如沙面事件，派兵艦搶海關事件，皆汝所親見，我可謂無與國矣。今幸蘇俄派人聯絡，且幫助一切重要物資，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行其在華政策耳！吾則以外交政策聯俄，以威脅英美日。英美日能與我改善外交，何必未在俄國？聯俄必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雖全體加入國民黨汝以為真意乎？吾知共產黨必不然也！……」

劉成禺：「此行尚有最後一言，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意在合併消化國民黨；……今共產黨政策，欲推翻中國原有農工商社會之安定，以行其全國恐怖計劃。……失敗則吾黨受人唾罵，成功則共黨橫行全國，……先生常言：豪傑有千秋萬世之名……願先生思之！」

中山：「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

劉成禺：「有先生在，吾黨當然無憂。人無百年之壽，設先生一日不諱，環顧吾黨，誰能繼先生負此責任者？」

中山睜目而視說道：「劉禺生（成禺字）！汝以為我不久即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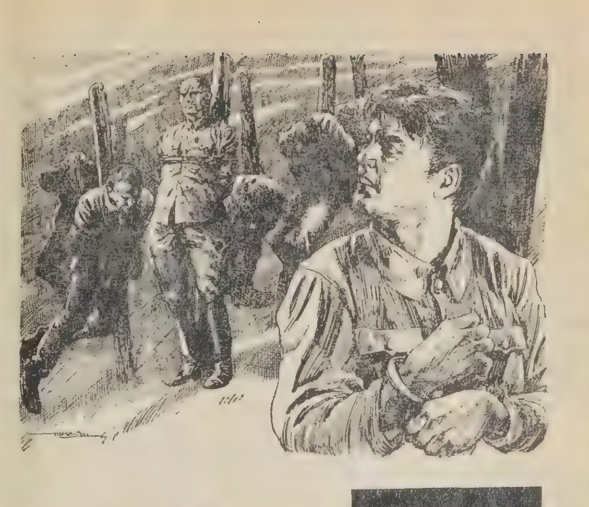
孫劉二人作此談話時，為一九二四年七月七日，而孫中山則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與世長辭。相距僅八個多月。

中山逝世後，劉成禺之所預料的危難，果接踵而來。中山雖有制共之韜略，奈其壽不永何？這是中山的悲劇，國民黨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

珠江水猶寒

【30】

馬森亮



十二　自謀出路

老胡回來了，一進門就嚷起來，說我胖了，發福了。及見黃錦娟也出來，馬上就住嘴。我介紹他們認識過後，他又打皮的向我眨一下鬼眼。

我怪問他：「一去就是幾個月，究竟你要遊到什麼地方去的？」

「你以為我可以遊到什麼地方去的？」他反問我。

「我相信你終有一天會遊回來的！」

「你是說自動的？」

「也許是被動！」

他笑了一笑，雙肩一聳，隨把行裝卸下，拍拍身上的灰塵，表示他是經過長期的勞頓。他跑進去洗臉，在走廊上碰見黃老太，又熱烈的打過招呼，回來在旅行袋掏出幾紮五香豆腐乾來。黃錦娟一見，便問：

「咦！胡先生是打從南京回來的？」

「黃小姐的閱歷真深！」他一邊答，順手把一塊豆腐乾塞進嘴裏。「來！大家嚐嚐這江南的風味！」

我很希望老胡會介紹他此行的經過情形，他卻說無可奉告，還像過去一樣，重複一句：「到處楊梅一樣花！」

這一晚，我陪老胡在酒店裏宿了一夜。他說有了整套的工作計劃，要積極進行。

明天一早，便約了黃錦娟一齊商量。這時，胡劍峯已去了佛山還未回來。

為了避免喧鬧，我們特別走到越秀山去，這地方很是幽靜，雖有遊人，卻零零落落，他們都是上了把年紀，集中精神在練太極拳。

老胡讚完了天氣和春景之後，便說出他的計劃來。

「到目前為止，所有的工作崗位都塞滿了人，而且每一個機構充滿極濃厚的本位思想，除非有路可鑽或有勢可憑的之外，失業的情況已成了固定狀態，除非自己想辦法，絕不會考慮對我們的出路問題。共產黨已把我們看成垃圾，扔進垃圾箱去了，我考察了很久，才看出只有一個教育部門最為混亂，可以說是一個無法彌縫的缺口，因為人口流動的幅面大，就學的人多，學校又是那麼少。近年開了許多的私立會計學校，又着重一般從四鄉來的青年教育，成為了一樁投機事業。對龐大的學齡兒童教育還沒有什麼計劃措施。所以，我們要利用社會這個弱點，乘機再次建立我們的社會地位。從積極方面來說，是幫助政府發展教育，消極的就是解決生活，不會光靠僑滙，且可以擺脫長期的調查跟踪的精神威脅。起碼，做了一個人民教師之後，雖不能與嫡系的工作人員擠在一起，總算不失為一個正當的名堂。——」

「對，除了這條路，確沒有什麼工作可以適合我們做的了。」黃錦娟立表贊同。

這種情況，我也早就看出，既然老胡提出來，相信他是有把握的。便問：「你說出你的具體計劃吧！」

他整理一下衣服，抹一抹嘴，說：「早在我動身去上海的時候，已叫胡劍峯去進行找校址了。至上星期，才接到他來信告訴，說已找到了一間祠堂，租值很便宜，因為業主怕政府會徵用。看來，只要略加裝修一下就行了，地點還很適中哩。至於開辦經費，我也算過了，不會超過一千萬元，等於二千元港幣左右，每人拿出多少不就解決了嗎！——困難就在於人選問題。雖然一間規模很小的小學，總算是一個組織單位，如果人事的組織不健全，滲進半個離心的就會出毛病。我們三個人，加上胡劍峯，再請一位女教師，一個工友就夠了。只要我們先把人事安排好，造成清一色，就不怕文教科硬插人進來。——不過，學校的行政，在我們三人中，誰出來領導好？」

他說完，向黃錦娟丟個眼色，我乘機也向她說：

「怎樣，黃小姐你來領導好了。」

「不行，一萬個不行！」她連忙搖手說：「我根本沒有經驗，什麼都不懂！」

「就是因為你沒有經驗！」老胡不等她說完就

扯開說：「現在不管是那一行，都是外行領導內行的。這樣好不好？黃小姐！關於校務工作，我和老李負全責，學校行政你來搞，只要你每天向外邊聯繫聯繫，也不會有什麼困難。老實說，我們三人都是問題人物，不推出你來做擋箭牌是不容易獲得批准的。女人總比男人吃香些，你的身份是最適當不過的。你不肯勉爲其難，文教科就會派一個幹部來，我們就等於引狼入室，那麻煩可大了，老李你說是嗎？」他掉過頭來爭取我的支持。

「老胡說得不錯，黃小姐！你不挺身而出，學校根本就不需要開辦。一旦有幹部來領導的時候，我寧可一輩子失業也不想給人騎在頭上作賤了。化不着出錢買氣受，你答應好了，現在是互救互助的時候。」

我這樣向她剴切利害，老胡又不斷的打氣，她考慮一會才答應下來。

經此決定之後，大家分頭去準備，老胡負責校舍接洽修葺工作，黃錦娟去向文教科聯繫，果然得到同意，我就着手做春季招生事宜。這是一場生存的考驗，生活的鬭爭，我們的情緒特別緊張，比任何時期都辛苦。

我們這樣天天在外面跑，到深夜才回家。自然對派出所所長冷落了，他連吃了幾次閉門羹後，以爲黃錦娟故意疏遠他，便心懷不滿，在黃老太面前說些尖酸而帶威脅的雙關話。

一天，我正站在街邊看佈告，忽有人挨身過來，小聲警告我：「不要動，跟我到公安局去！」

我一怔，回頭望望，見有三個便衣，兇神惡煞的把我品字形圍住。忙問：「什麼事？」

「到公安局才告訴你，走罷！」

這雖是常見的事，在我還是頭一遭。無可奈何地跟他們走，心裏像小鹿亂跳着。

到了公安局，被關在一間單人小房裏。一連三天，沒有問過話，也沒有誰敢和我接觸，使我更加狐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有一次，我壯膽問那位守衛的，他卻冷淡地回答一句：「這不是我應管的事，我的任務是來保護你的安全的。」還狠狠的翻我兩眼，弄得我啼笑皆非，只可耐着性子聽候命運的安排了。

我被保護得很週到，不耽心風災火險，而且有人給我站班，時間一到就有飯從門柵遞進來，像餵鷄一樣，雖然粗糙，卻不致餓死。

一個星期過去了。那天下午，有人把我叫出去，我帶着一身臭味站在一位年青的幹部面前。

那人把我端詳了一會，然後開口動筆，登記好我的姓名籍貫，甚至生辰八字之後，便懶洋洋的告訴我，說：

「本市發生一件案，你受嫌疑，現在經過調查沒你的事，可以給你自由！——不過，有人告密，說你在外面亂搞男女關係，以後要謹慎做人！」

「我亂搞男女關係？」我衝口問他。「有什麼證據！」

「如果有了證據，你已不會站在這裏了！你還是回去派出所交代吧！」

我又在衛兵的護送下到了派出所，剛巧那位熟口熟面的所長回來，他一見我，立即堆上笑容來，把我迎進一小房裏，遞過烟後，很客氣的告訴我：

「李先生的問題，我昨天才知道，黃小姐來報案說你失踪了，我馬上報告上級，然後得知你受嫌疑給留起來，因此，念在黃——不，念在你的份上，我便以黨格保證你是一個安份守己的良民，然後——嘻嘻！」

他不說下去了，只是笑，笑得很勉強。於是我問他：

「這樣說來，我要謝謝所長同志了。但請問，我這樣的不明不白進去，不明不白出來，究竟有什麼嫌疑？」

他還是笑嘻嘻的答：「這是上級的公事，嘻嘻！我也不知底細。」

「這件事是局裏來，局裏去，你總會知道一二吧！」

「因爲——，這個——，這是秘密，是——秘密。眞不怕洪爐火，李先生現在沒事就算了。」

「現在不算也算了，我總要清楚究竟是什麼回事才能安心呀！」

他給我逼問緊，把笑容斂起來，伸指挿入嘴裏咬了一會，才說：「局裏沒有告訴你嗎？問過什麼話來！」

「一個星期只聽到一句話，說我亂搞男女關係。其餘什麼都沒問過。」

「也許——，只要李先生以後不亂搞就行了，這還不簡單？」說完，神秘的瞥我一眼。

我領會他這一瞥的意思，也明白幾分了，便不追問下去。再找些無關重要的話閒扯一頓後，我才正式恢復自由，心裏塞滿了憤恨，恥辱、難過。

黃錦娟見我突然回來，一時驚喜交集，忙通知她媽，黃老太也聞聲跑了出來，手裏還拿着佛珠，唸幾聲阿彌陀佛，他見我身上骯髒不堪，趕急叫我快把衣服換過，勿把虱子帶回來了。

跟着我需要的就是吃飯，拘留所的粗米飯把我的腸胃刮薄了。黃錦娟見我這副餓鬼相，覺得好笑，急忙上街叫來了現成的飯菜，說是給我慶祝。

「不如說壓驚實在些，我現在還心有餘悸呢！」我笑着給她解嘲。

她飲了些酒，兩頰緋紅，黃老太今天本該吃素的，但也破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倒了碗飯落肚後才有話說。大家又談笑起來了，恢復了寧靜景象。

然後我把這次歷險的經過說給她們聽，順便向黃錦娟道謝。她卻反問我：

「謝我什麼？」

「不是你去派出所報案，我那會有今日！」

「什麼，我去報案？誰說的，我什麼時候去報案？」她把眼睜得大大的，一連串的問起來。

「誰說的？是派出所那隻黃鼠狼告訴我的！」

「他？他怎麼會這樣說的！——唔，我明白了，原來這傢伙在玩弄權術，自導自演一幕捉放曹的把戲。」

（未完）

被共特拆垮

檢討民變原因　兩派互相指責

四川七十多縣的農民抗暴事件全面爆發之後，又引起中共內部的爭吵。這次的爭吵，也是上一次因成都軍管會成立，職權分贓不勻，引起「解放軍」與「地工人員」的鬪爭的繼續。

因為事情弄成這樣糟糕，中共當局不得不開會檢討原因，商量對策。在檢討原因時，便產生兩派意見不同的看法。

「地工人員」方面的看法：㈠第一次佈告要繳糧、繳槍、禁用金銀，便有嚴重錯誤，不應該將這三件事一起推行；㈡第二次佈告又朝令夕改，自掃威信，以致一錯再錯；㈢下鄉幹部不應該只求達成任務，絲毫不顧各地農民的實際困難，因此激成民憤，逼起民變。

再進一步檢討，為什麼會造成上述三種錯誤？

地下工作人員認為，這完全是職掌軍管會的十八兵團軍事幹部不明瞭當地情形，像盲人騎瞎馬一樣，亂衝亂闖搞出來的亂子。有了這三點本身錯誤，予袍哥可乘之機，加上國民黨殘餘特務的煽動利用，才釀成這一次的巨變。

可是，「解放軍」方面的看法，則指出這完全是美、蔣特務在煽動反動階級企圖借屍還魂，乘機搞事。更指斥地下人員的看法錯誤，犯了小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錯誤，忽視了階級敵人的陰謀活動，這充分說明了久在白區工作的地工人員，不夠鬪爭的警惕性，被階級敵人的意識，侵蝕了頭腦而不自知。

地下人員當然不承認這種指責，他們的理由是整個西南解放戰爭的順利成功，有目共睹並不是軍事上的勝利，而是特務工作的勝利，如果美、蔣特務在四川有如此强大的潛在力量，與組織煽動力量的話，整個西南的「解放」，便沒有這樣容易了；同時，投降起義的部隊，也不會有這樣多了。

十八兵團軍管會的幹部，為着要遮羞卸責，死不承認錯誤，又搬出黨八股來壓制地下人員的指責，認為這是任何一個「新解放區」必然要經過的一次階級鬪爭，即與大批潛伏的，不甘失敗的舊社會敵人的戰鬪。他們遲遲早早總是要陰謀反動的，有這一次「引蛇出洞」的機會，正好利用這次機會，將各地的反動分子一網打盡，可以一勞永逸。

在對事情的看法上有了根本的差別，對解決問題的對策，自然也就各不相同。

「地下人員」認為，事情既已發生，便應該安撫與鎮壓並進，不可再逼得太緊，把所有農民都逼上梁山。

「解放軍」幹部則認為對反動派決不可妥協，應該出動部隊，大力鎮壓，在處置上寧枉勿縱。

兩派意見不問誰是誰非，折衷對策，亦不問誰對誰錯，爭

「解放軍」的意見為最後標準。

出動部隊大力鎮壓　兩加强團出師失利

「解放軍」的意見勝利了，下一步便是他們主張「大力鎮壓」的實現，將部隊開出去平亂。

可是，十八兵團其名有三個軍，所屬六十一與六十二軍都要開到西康與西藏去，留在川西境內的，只有一個六十軍；這個六十軍的主力，除了警備成都及主要交通線上的據點外，還要以大部份兵力監視數十萬投降的「起義軍」，如果這許多「起義軍」也參加民變的話，那就不堪設想。在這一情勢之下，主張「大力鎮壓」的十八兵團，拿什麼部隊去平亂呢？

最後決定，從六十軍各部隊中，抽調兵力，組織兩個加强團，由一個師長與師政委負責指揮，向最先發難的東山五場，尤其是華陽縣屬的石板灘，作為重點進剿。認為這可能是美蔣特務發號施令之地，只要將這個最先變亂之地鎮壓下去了，對於其他地方，也就可收殺一儆百的效果。

照共軍方面的估計，這種民變地區雖然遼濶，人數雖然眾多，仍認為是烏合之眾的癬疥之患，這五個場，決抵不過兩個加强團的兵力。故此，兩團兵力開到這五場之後，便分散駐紮，先形成一種包圍態勢，並將兵力深入各要地的路口。滿以為這樣不但可以鎮壓住反動派不敢再動，等到駐定了，再進一步清查，便不難將帶頭的找出來，予以各個擊破。

於是，團、營、連、排、班的分駐各要點，在他們想來，連數十萬裝備精良，有組織的國軍也不堪一擊，望風披靡，這種民變是決不可能作正面抵抗的。因此便大而化之的將兵力分散駐紮。

當這兩個加强團浩浩蕩蕩的進駐石板灘各地之日，四鄉的確水靜河飛，平安無事。誰知一到晚上，槍聲四起，疏密不一，兵力强大的地方只聞槍聲，不見人影；兵力小的地方，民兵方面則槍聲緊密，人影幢幢。共軍因不明情況，不敢亂動；民兵方面，則對共軍分佈情形，瞭如指掌。因此，駐有一營一連的地方，雖然發覺情形不妙，卻不敢輕舉妄動，只好坐以待旦，防守不出；一排一班的地方，則成了農民抗暴軍的進攻目標。等到第二天天亮，四處槍聲停止了，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可是，那些兵力單薄的排班據點，卻全部被農民軍圍攻殲滅了。

這一下可把共軍殺怕了，眞正是陰溝裏翻了船，再不敢大意了。一方面向成都告急請援；一方面於白天出動部隊，盤問住戶，檢查行人。對於先一天晚上的事，一般農民都說只聽到槍聲，不知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他們都不敢出來。

共軍又想在民間清查武器，卻找不到一槍一彈。原來有武

西南保衛戰

共軍越逼越緊　農民越反越多

共軍眼看盤問行人，檢查住戶收不到絲毫效果，受盤問的鄉民，十問九不知；被檢查的住戶，不但找不出槍彈，連糧食也不見有。知道這辦法行不通，於是本着「這是美蔣特務在搞鬼的看法」，與「這是階級鬥爭的做法」，採取了進一步的嚴厲手段，開始拘捕可疑鄉民，用拷打方式逼供。

這樣一逼，眞正是官逼民反，原來不想參加反抗隊伍的農民，爲了自身的安全，都上山加入了抗暴行列，農民的抗暴聲勢，也就更爲壯大了；戰鬥情緒也與日俱增。在這相激相蕩之下，共軍愈逼得緊，反抗的農民也愈來愈多。因此，以石板灘爲中心的東山五場，幾乎每天晚上都有激烈的槍戰。

農民隊伍中，因歷年內戰再加八年抗戰的關係，不少在鄉軍人，他們是能沉着應戰，射擊準確的，其中更有不少是百發百中的狙擊手。加之消息靈通，地形熟習，又都是穿上老百姓衣服，拿起槍，他們是抗暴軍；放下槍，他們是地道的農民。因此，戰鬥下來的結果，農民軍集散無常，傷亡很少，共軍的傷亡可大了。

共軍傷亡之慘重，從事後「川西日報」的報導可以由一斑而見全豹。一個已經奉命、即要派往駐蘇聯使館的武官，亦即六十軍某一個師的師政委，因爲參加這一次鎮壓戰鬥，在石板灘一役中，被農民打死了！

共軍的鎮壓政策，實行得最殘酷，也是把七十多縣農民逼得最徹底的，是圍攻東山五場之一的陣子場。

陣子場亦屬簡陽縣，距離首先發難的石板灘不遠，場內約有一千戶居民，是四川有名的大型鄉場之一，也是東山五場之首。地位在成渝公路之上，場後崇山峻嶺，五場的許多武裝農民，都曾經在這一帶集結。

共軍在石板灘吃了虧，一肚子怨氣便發洩在陣子場，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將陣子場三面包圍，來一次重點攻擊。砲火之猛，槍彈之密，厲害過攻打保衛西南國軍，進軍川康的任何一次戰鬥。陣子場一共三千多名老百姓，沒有料到共軍會如此殘暴，不分青紅皂白的亂打亂殺，結果，除了一千名左右與抗暴軍有關的武裝農民，早已退藏到山上去了，沒有被殺害，其餘二千多老弱婦孺，與未曾參加抗暴行列的善良老百姓，凡走避不及的，一律殺光；整個場子的房子，也燬於砲火，夷爲平地。

消息傳出，抗暴的農民軍聲勢更大，戰鬥情緒也更爲高漲了。因爲他們懍於陣子場血的教訓，原來各地零零細細的武裝，都紛紛集結起來；原來分散的勢力，也在壓力愈強，抗力愈大的情勢中，形成一種有組織的隊伍了。

共軍在陣子場殘殺無辜，殺了二千多名老弱婦孺，號稱「血洗、火燒陣子場」之役的另一相反效果，則是將這些由無組織而逼成有組織的抗暴隊伍，開始離開本鄉本土，四處游動，對共軍避實擊虛，學起共軍起家的游擊戰來了。

共軍初時以爲這是一種好現象，總認爲參加變亂的農民結集在一起，比散居在各地好辦，可以把軍隊開去他們集結的地方，實行進剿，對於沒有集結抗暴軍的地方，可以放心列爲「後方」。殊不知這些沒有參加抗暴，沒有集結在一起的散居農民，他們與抗暴軍中的分子，不是家族，便是親友，或是袍哥，表面上他們是分開了，實際上他們與抗暴軍是「心連心」的，不是暗通消息，便是互相呼應。因此共軍正式開進到某一鄉鎮時，表面上看不到抗暴軍，如果是分散開來，或單獨行動，便會遭到奇襲，人被殺了，槍械也奪走了；至於共軍進剿的行動，他們也在暗中通風報訊，不等共軍到達，便拖着槍桿子跑上山去了。因此，共軍的進剿，又收不到絲毫效果，反而零零細細的招致不少人命傷亡，或槍械損失。

共軍又一估計錯誤的，是以爲這班由老百姓組合的隊伍，決不能持久，只要剿得緊、追得急、圍得時日長、自可粉碎他們的集結游動。

但事實如何呢？農民的抗暴隊伍，卻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個別的參加了組織；小組織的又參加到大組織之中去，這樣互相合併，逐漸形成一股股勢力龐大，人衆槍多的隊伍。這許多農民隊伍中，有幾股是聚衆最多，饒勇善戰，勢力可觀的。如華陽縣的曾鄉長；綿竹縣的趙鄉長；雙流縣的劉大麻子鄉長；邛徠縣的喬子君；永川與壁山一帶的黃氏兄弟，這都是有名的農民領袖，也是袍哥組織中的大爺。

此外，尚有在鄉軍人起來號召的，如在郫縣與灌縣一帶，和華陽曾鄉長所部互相呼應的一股農民武裝，便是由揚森的舊部，曾任國軍廿軍軍長夏斗樞等人所領導的。

以上各人的勢力，以劉大麻子、喬鄉長、黃氏兄弟的人數最多，每一人都率領兩萬人以上；曾鄉長與趙鄉長等，每人也領導有三、四千人。至於數百至一千人的小股，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不過，等到以上各著名領袖所統率的抗暴隊伍形成之後，經過幾番討論，便開始由流竄而集結；由分散而靠攏；並正式轉守爲攻，改退爲進，計劃着向成都下總攻擊令了！

（卅一）

三郎

匈京生死鬪

白萍譯

二十六：麥菲將軍仍陷於半昏迷的狀態中

他開門出去，馬耶斯遲疑的跟在後面。門外走廊末端，有一道樓梯通到下面去，這道樓梯是螺旋石梯，下面一陣陣惡臭氣味傳上來，血腥汗臭，便溺……等氣味合在一起，像不潔的屠場似的，不同的只是：在屠場中被屠殺的是動物；而這兒則是人。他們走過了幾道鋼鐵大門，走到末端，一名守衛在吸烟和讀報，一名女人，身穿制服，在一張小辦公桌上書寫着，這女人很肥大。守衛和這女人都站起來。

「把特別監禁的囚犯帶出來，」馬耶斯道。

「烏茲烈甚少校已來了嗎？」那婦人問道。

「幾分鐘內，他就會到埗了，我們要先準備好。」

「我們的工作能力不比他差，」那婦人咕嚕道：「我們用不着他來監督的。」

「你依照命令行事好了，」馬耶斯冷然道。

那婦人從枱上取出一束鑰匙來，擲給那名守衛。道：「把他帶來，左瑟夫。」

她的眼睛充滿了恨意地，看看馬耶斯，也看看伍特，道：「我相信他連走路也不會呢！」

「必須使他走路，要他供出來。」

「叫他們都去死了吧。」

守衛向走廊走過去，伍特從枱上烟包中取一支香烟吸着，他在想着麥菲，假如麥菲在注射麻醉藥之後的昏迷狀態中，仍認得出他就是伍特的話，將會怎樣呢？會誤了大事麼？

麥菲絕對想不到伍特會跟着他到布達佩斯來。他一定放棄獲得拯救的希望，而自忖必死的，他應該會認不出伍特來的。

跟着他想到了伊洛娜，她只是一個嬌小女郎，看守着那兩名孔武有力的男子，她很緊張和恐懼。恐懼並不等於膽怯，伍特自己也曾經恐懼過，只有蠢人才不恐懼。

他猛抽着香烟，焦灼地，爲什麼這樣久呢？這守衛在搞什麼鬼？

他不喜歡那肥大婦人在辦公枱旁邊站着，瞪視着他的樣子，她的一雙眼睛似乎要在他的身上尋求秘密。他感到自己全身冷汗，口乾舌燥。從枱上取吸的這支俄國香烟，太濃烈了。他把香烟弄熄了，聽到轉角處傳來脚步聲，看到那守衛出來了，麥菲被他在後面推着走。

「協助他一把，」伍特叫馬耶斯道。

馬耶斯向前走過去，伍特發覺那女人並沒有看着那守衛和麥茲，而在看着他。伍特極力保持鎮靜，神色不變地。被AVO囚禁了四十八小時之後的麥菲的可憐慘淡的樣子，也不使他感到動心。

本來那精力充沛，相貌莊嚴的麥菲將軍，頹喪萎靡地像鬼影似的。他的眼睛看着石壁，茫然地，一步步走過來，好幾次，差點跌倒地上。伍特心中十分焦灼，看着他一直走到面前來。

「這就是你要帶去的囚犯。」

麥菲抬起頭來，他的眼睛是呆滯的，看着伍特的不動聲色的臉孔，微笑了。

「喂，」麥菲用英語說。

伍特突然地感到心中一驚。

跟着，麥菲向他臉上吐口沫。

他漠然地把臉上口沫揩去了，跟着，突地一拳毆在麥菲笑着的口上，麥菲頹然的倒下去。

肥大的婦人咭咭笑了，守衛也笑了。

「這人很有勇氣。」

「他不久就會屈服的，」伍特道，轉身對馬耶斯說：「帶他走，必要時，挾着他走。」

他們沿着螺旋石級走回到樓上去，在大門警衛休息室中，傳來大笑的喧嘩聲，伍特匆促地轉一個角，到伊洛娜監視着戈科夫和中尉的房間去。在他進入房內時，一切都很安靜，並沒有可怕的跡象。

伊洛娜的手槍指着戈科夫，他頹然的靠着牆邊坐着，張開眼睛，呆然地看着伊洛娜。

伊洛娜抬眼看着伍特，熱情而又釋然地。

「我告訴他，他可以選擇叫喚呼救而被我槍殺之路，或者是靜靜地活下去之路。」

「你們都會感到後悔的，」戈科夫低語道：「你們若是自信竟可以逃脫的話，那只是瘋狂的愚蠢，迄今爲止，你們的運氣很好，但再過些時候，運氣轉變了，你們就會在痛苦中掙扎了。」

「閉咀，他媽的。」馬耶斯咒駡道，跟着，一掌橫掃過去，戈科夫立即倒地，滿嘴鮮血。伍特從袋中摸出手帕來，擲給他。

「站起來，用手帕掩着嘴巴，我們走了。」

「這傢伙呢？」馬耶斯指着尚在昏迷中的中尉道。

「留他下來，」伍特道。

馬耶斯把戈科夫抓起來站着，道：「我認爲這樣很不妥，你不知道他們這種人，他們月薪二萬元，我的弟弟是煉鋼工人，每月只有八百元，他們的待遇這樣高是因爲他們瘋狂到準備隨時犧牲生命之故，不若讓我把他殺掉好了。」

伍特看着肥矮結實的戈科夫，道，「我們去和塔奇博士會合，然後，我們離匈牙利而去，帶着你走，若是我們到了安全地帶，就放你一條生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路，若是你叫喚呼救的話，我們就殺了你，馬耶斯樂意於執行這任務的，可是，你就無法知道塔奇博士如何了。這樣的話，假如你對你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的話，在他們和塔奇博士一家人會合之後，你就可以有機會反敗為勝了。我給予你這一個機會是因為我知道你有自尊心，而且知道你心中的想法如何。你跟着我們走的話，你就有機會扭轉全局，反敗為勝。」

戈科夫點點頭，用手帕掩着他的鮮血淌流着的嘴巴，一雙眼睛閃耀着憤怒與仇恨，道：「是的，我會跟着你們走的，塔奇博士是我的主要目標。」

「那麼，你唯一能夠找得到他的辦法就是先讓我們能夠安然的出去。」

「我懂得的，不過，我仍說你是一個傻瓜，你知道麼？」

伍特微笑道：「等着瞧吧！」

結果，很順利的就出去了。伍特身上穿的制服，加上戈科夫和他們在一起，守衛們把重重的門禁開了，讓他們出去，麥菲將軍勉強的可以舉步，挾在伍特和伊洛娜之間走着，後面跟着的是戈科夫，緊跟在戈科夫後面的是馬耶斯。汽車仍停在外邊原處，戈科夫先進入後座去，馬耶斯跟着進去，在前座上的是伊洛娜，麥菲和伍特。

鐵絲網外邊的一卡車兵士已經開走了，兩輛坦克仍在原處。

伍特發動引擎，道：「麥菲，你聽得出我的說話麼？」

麥菲咕嚕着。

「請你放寬一點，」伍特道，「你現在安全了。」

「我在夢中麼？……」麥菲自語道。

伊洛娜牙關打震，道，「我求求你，快點開車吧！我實在害怕到了不得，我不能再支持。」

「好的，」伍特道，他擔心着麥菲的身體情況，又說：「我們現在要回市區，今晚這一夜，還不容易過呢！」

一小時後，伍特疲勞地坐在廚房中，面前是一杯咖啡，伊洛娜坐在他身旁。

伊洛娜移身過去，輕輕地吻他，微笑道：「我們會安然脫險的，大令，迄今為止，我們的運氣都很好，我們一定可以安然離去的。」

遠處傳來警號尖嘯的聲音。在過去的二十分鐘，伍特知道布達佩斯的每一間警署都已經獲得通知要通緝他了。麥菲獲救越獄的消息也已經眾所週知了，他要在道路封鎖之前逃離布達佩斯的希望已根本不存在了。

他們這一行人中間，本來最麻煩的是塔奇博士，但如今則是麥菲了，他仍在半昏迷的狀態中，麻醉藥對他的影響力仍未消失。不要說別的，單是走路就已經不行了。

他們所使用的汽車，停放在後巷中，是否能夠使用來作逃亡的工具呢？這可能是十分危險的事情，伍特在細細思索之後，顯然的感到不能作這樣的冒險。

「伍特，」伊洛娜道：「和麥菲再談談吧！我們需要他的協助呢。」

「好的。」

他站起來，知道自己也很疲累了。瑪利亞和塔諾斯兩人在大廳中監視着戈科夫。塔奇夫婦和麥菲則在睡房中，馬耶斯在樓下街邊擔任瞭望。

麥菲情況似乎不妙，呼吸並不調和，他的頭髮似乎更顯得灰白了，伍特低聲問時，塔奇夫人搖首作答。

「他喝了杯拔蘭地酒後，好一點麼？」

「無法使他喝下去，他說那是毒藥。」

「他和你說話麼？」

「只說了這一句，沒有別的了。」

「你出去和他們一起吧！」伍特道：「拔蘭地酒留在這兒，我要和他單獨的談話。」

塔奇夫人遲疑道：「我們究竟還要在這兒停留多久呢？」

「我不知道，」伍特道：「我本來希望今晚能夠帶你們走。但現在我可不知道了。」

「這人對你很重要麼？」她指着麥菲道。

他點點頭道：「十分重要。」

「若是他不能同走，你就不帶我們走麼？」

「我們等等看吧，」他道：「請你出去一會兒，好麼？」

塔奇夫人扶着塔奇博士出去，伍特把房門掩上，回到床邊，低頭看着躺在床上的麥菲將軍的瘦小身軀，尋思着如何解救使人昏迷吐露真言的特種麻醉藥的方法，然後，拿起拔蘭地酒來，坐下床沿。

麥菲仍閉上眼睛，呼吸仍不調和。

「麥菲，」伍特悄然地道：「將軍，你聽我說，我知道，你聽得到我說話的，我是伍特，你的屬下。你已經獲救了，出了監獄，現在安全了，你聽到了麼？我來布達佩斯，把你援救出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在，你喝一點拔蘭地酒，張開眼睛來，看看我，這並不是毒藥，這是對你有益的。」

他反覆說了好幾次，然後，麥菲的眼睛突然的張開，神情混濁，遲疑不定地，問道：「你祖父是誰？」

「胡納敦，大家都叫他做大阿哥的。」

「他的一條船的名字是什麼？」

「三鐘號，」伍特耐心道：「你清楚了吧！我真是伍特呢！你喝一點拔蘭地，好麼？」

這瘦小的老頭子伸出手來，伍特扶他坐起，幫着他把杯子湊到唇邊，他一口一口的喝着，然後，突然地嘆息，顫震了一下，叫道：「這是詭計！」

【未完】

萬人意見

千里達僑胞欲知祖國事 要求轉載本刊反共文章

萬老編先生：

自閱貴刊以來，知道「萬人雜誌」萬分之萬是爲着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拯救七億同胞的反共雜誌，每期都有揭發香港新左派人馬陰謀出賣國家民族的文章，他們的所爲確令我們二千萬華僑髮指，希望萬、張老編及諸位作者先生繼續努力，揭發共產黨無人性的文章，給我們同胞及世界反共人士，知道共黨的企圖和陰謀。

萬先生如果與漢奸集團公庭對簿，弟雖是窮苦飲食小商人的老華僑，聲明在先，一定捐款支持，決不食言。

西印度島千里達國（昔日英屬殖民地）往年有中文周報三間，二間是反共的，一間是共黨尾羓。反共的二間因經濟不能支持，相繼停刊。共黨尾羓的一間，主編者初在國民黨周報主編，後投機自辦走左尾羓報，每星期出版二次，他是個投機者，給中共人員知道，香港中國銀行地下工作人員也知道，不再給予經濟支持，也隨之停刊。

僑居千里達國的同胞約有五千人（來自祖國），不是個個懂英文，一定要有一間中文報紙，報導世界新聞，揭發共黨陰謀企圖，不致給共產黨宣傳欺騙。因此，有些反共僑胞（不是國民黨）又再創辦一間中文周報，終於如願成功，「新報」周報這本月廿二日適逢一周年。

「萬人雜誌」有許多反共好文章適合轉登於「新報」周報的，但未知萬先生許可否？如果許可，有便請來字示我。

弟陳肇榮啓

（民國五十九年七月廿日）

（只要註明係轉載本刊，歡迎發表。萬人傑）

從掃蕩阿飛到掃蕩狗隻

編輯先生：

聞說新區舉行掃蕩狗隻運動，實行剝奪住在新區的人養狗的權利，其理由是狗主不善約束其狗，任由遊蕩狗，吠聲擾人，到處遺糞溺，有礙衛生，有失觀瞻。祇此數端，新區狗隻，即招被滅之禍。

其實狗會守門，歷來都是人類的忠僕，可愛的小狗，令人心情歡暢，實有可取之處。狗主不約束其狗，罪不在狗，責罰狗主可也；掃蕩無主流浪犬隻可也，爲什麼沒有人替狗說一句公道話呢？狗祇引起小小不便，即受如此嚴厲處置，爲什麼會搶劫、仇殺、動輒開片橫行新區的黑社會人物，及有問題的阿飛黨，卻沒有人提出速予拘捕、嚴懲不貸？早些時有一位法官，對一積惡童犯稍動笞刑，即引起姑息派嘩然大哄，公開抨擊這位法官殘忍，傷害了該童犯的身心；假如所謂「傷害」的理由可以成立，那麼奉公守法市民的生命財產，是應該受這些不法之徒威脅的嗎？守法市民被兇徒殘殺就不殘忍嗎？

希望人們不要再做人云亦云的應聲蟲，姑息主義在香港施行的成果已經證明已經徹底失敗，我們應該正視現實，報章上每日的「血雨腥風」，大都是這些所謂「未成年兒童」的「傑作」，但願當局把掃蕩狗隻的雷厲風行熱忱，移於掃飛，則市民幸甚，定安可期矣。

高非上

推翻共黨統治 復興中國文化

讀者勗萬人作者

萬人傑先生：

先生以一支健筆，加上貴刊幾位撰稿人的協助，深深地鞏固我們居留香港的中國人對本地繁榮和隱定的信念，和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希望的認識。

深信 貴刊的讀者將一天比一天多。他們當然都會深切地認識到共黨的眞面目：它對中華民族的禍害和對全人類文明的威脅；更迫切的，是它對本港繁榮與安定所投下的暗影。

然而，一個相信 先生也不會疏忽的事實是：香港有不少未經政治風暴的青年人以至中年人，只要他們對政治稍感興趣，便很容易接受了左派（包括貴刊所指出的新左派）的宣傳而愛上了中共。在我認識的人中間，就有大專學生、政府公務員以至基督教的聖品人，他們都很輕易地相信了中共的宣傳（但我可以肯定他們不是中共派來的滲透人員）。長期以來，當我有機會跟他們論及中共問題時，我先小心翼翼地分析了共產黨的本質並引證了一兩位他們所景仰的近代西方哲人的話。跟着和他們談立場問題（這方面我們之間並無二致，因爲他們都沒有打算回大陸去「爲人民服務」或「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寧願留在這「罪惡的資本主義殖民地」生活），價值問題（這一點又彼此融洽，因爲大家都同意應有個人尊嚴，而且都愛好舒適而自由的生活）

和認知問題。問題出在最後一個問題上：他們相信中共的話，我卻說中共的一切話是謊言。於是我綜合各方面的報導，以及在香港可見可聞的一切，向他們分析那些可靠，那些不可靠；跟着舉出我個人經歷，說明我過去跟他們一樣：當共黨「解放」全國時，我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它身上，可是美麗的夢想一忽兒就給事實摧毀得無影無蹤。最後我還回到開頭的本質問題，勸他們不要以為毛澤東死了，周恩來他們就會成為救星，他們原是一邱之貉。

他們這些人無話可說了。然則你以為他們對中共的觀念改變了嗎？答案是沒有——半點兒沒有，他們對中共的信念，絲毫未被動搖。他們承認在邏輯上是輸了（他們中間還有的是自命為「邏輯性很強」的人，意思就是事事服從邏輯，以邏輯為依據），但要他們改變信念卻是另一回事。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動物。

這情形看來可作下列譬喻：一個剛會走路的嬰孩看見一堆烈熊熊的火，他要去觸摸它，要跑進去玩，我們勸阻他、遏止他，但他還是多方面要設法近前去，甚至別的孩子被燒痛了，嚎啕大哭，他也無動於中。在這種情形下，假如我們不能熄滅那火，又不能使嬰孩離開現場，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拿別的玩意來吸引這嬰兒的注意，使他忘記那堆火。

到目前為止，「萬人雜誌」大致上還停留在設法使嬰孩走近火堆的階段。至於能吸引嬰孩注意的新玩意，這問題實不簡單，但卻是有民族責任感和人類良知的這一代中國人今天就應努力從事去解決的問題。當然這也是今天整個世界的問題，不過對我們中國更為迫切。有良知的人都認識到共產主義此路不通，知道它將貽禍人類於無窮，然而它卻窘擾着人類，令人類在經過本世紀兩場浩劫之後，不知何去何從。但這在西方文化來說，問題還簡單，因為共產主義是從西方思想系統中產出來的一股逆流，而這股逆流在西方世界中也在逐漸轉弱，西方的新思潮雖然還沒有明確的顯示，但已見端倪。而這股逆流到了東方，問題卻顯得複雜：中國至還沒有跟西方的現代文明（不單只是物質文明）協調起來的時候，也就是說還沒有「現代化」起來的時候，共產主義就先入為主。像中共今天一方面高舉國際共產主義的大旗，號召不分種族國界，向資本主義進行鬭爭；另方面則向海外中國人鼓吹傳統的民族自大思想，要他們鄙視一切外國的東西，唯我獨尊。這種完全是為了攫取、擴張和鞏固自身權力，實則完全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就如鼓吹傳統的自大思想，就無異於在意識上阻撓自我民族的進步和現代化）的矛盾行為，我們毫不感到奇怪。

就筆者個人觀察，「萬人雜誌」多年來對共黨真相的暴露及其行為的分析，已做得不少。但能夠作為目標與理想並列的，就是推翻共黨統治之後，就可以恢復我國傳統道德與文化；進而在這基礎上進行經濟建設。我國傳統道德與文化固有其存在於今天的價值，但這是不夠的；我們這個民族要生存就要追上時代，不只在物質技術方面，同時——而且更重要——要在思想意識方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適應，傳統的文化才可以並存而且發揚光大。

「萬人雜誌」的作者和讀者中間大不乏有識之士，是否可以給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我對這四個字深引以為榮），探求一種能夠適應這新時代的意識上的寄托？

當我們有了這樣一種民族意識時，此地的一些未經風暴的人士也許沒有那末容易進入共黨的殼吧。

尉遲原上（七月十二日）

組織讀者 發揮集體力量
茲事體大 容待從長計議

今天，我拜讀萬人雜誌第一三八期讀者意見欄內范貢先生投函一文，我感覺十分發生興趣，並表示極力贊成和支持他的建議，組織我們的萬人讀者。現在青年人的心中，對萬、張先生的仰望很深，堪稱是有道君子，文化導師。以萬人讀者的力量，團結起來，互助友愛，組織我們的萬人讀者。我現在先向萬、張二位請示，以萬人讀者組織起來，是否接受我們讀友的請求，從法律途徑發展，向政府申請登記註冊。藉此團結，祈望喚醒萬人雜誌更多的讀友，四方八面響應。對此讀者之組織，要靠我們讀友的努力和支持。

萬人雜誌於創刊面世二年餘茲，我今天在星晚牛馬集欄內發現黃思騁先生致給萬人傑先生的一封公開信，體會到萬人傑先生對政府與市民之間，文化結緣很廣，尤其這次大東紗廠的工友靜坐罷工，為要求爭取合理生活的報酬，萬先生在牛馬集與萬人雜誌第一三八期的言論，對工友的聲援，及批判警察在螢光幕上兩副不同的臉孔，實非尋常人所能辦到。一向警界方面的朋友，對萬先生印象良好，他為着捍衛大東紗廠的工友們所站的立場，不惜損了個人的感情，也要開罪警界的老朋友，由此種種可以想到萬先生平日為人作風，對公、對私、對人方面，十分認真，大事半點未有含糊，祇憑正義講話，幫理而不幫親，是一位正人君子。可惜他是從事文化，否則，入仕途為官，一定造福人羣，廉明公正，判斷陰陽，必有包文正之風範，可敬可佩！

如果今次讀友發動起來，在我們讀友方面，賢能人仕輩出，大有人支持響應，來促使讀友與讀友之間，共同策劃，凡是萬人雜誌的讀者，不分國籍，不分性別，年齡不加限制，讀友有此興趣，一律歡迎，隨時有權申請參加。非讀友如志同道合，亦一律歡迎，尊為上賓會友處理，促其實現以構成我們的讀友團結。集中萬人的力量，任何外侮，不能威脅我們。今後萬先生，有此廣大讀友團結起來，在背後給以撐腰，打小爬蟲、打新左仔，這場硬仗一定打得很漂亮。（下略）恭祝萬人組織勝利愉快，敬請

編安

陳肯雲敬上

（編者按：組織萬人讀者，是我們想做的工作。惟茲事體大，在人力、財力未解決之前，尚容待從長計議，到成熟階段，再奉告各熱心讀友，請你告我通訊處。）

社會風氣壞　修言合法化
縉紳多妙論　害死不少人

近年來本港縉紳名流多好發爲妙論，一若非此不足以表示其學問淵博，思想高超，言論正確，可爲天下法者。

妙論爲何？即時髦術語「合法化」是也。其意思認爲社會上壞事，爲警察所不能禁絕的應使之合法化，其好處可增加政府收入，將款擴大社會福利事業，爲我們四百萬市民謀幸福。立論高妙，大膽敢言，確爲人佩服。惟是在下敢斷言我們四百萬市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敬謝好意，不敢領此盛惠。

近日本港縉紳先生大放厥詞，認爲外圍狗馬，警方既不能禁絕，以其爲有勢力者或黑幫從中漁利，不如索性使之合法化，一如上年議員先生主張設「紅燈區」，把娼妓合法化一樣，先後映輝。好似某一壞事，一經合法化，便變成了一種德政，其他可以不理，此種德政，非提倡不可。

不過在下覺得本港縉紳先生們爲政府策劃增加收益，爲社會謀求福利，仍有未詳盡之處，應有補充的必要。因爲香港禁不絕的違法事件太多，爲政府增加收益，不能舉一漏萬，例如字花、番攤、雜賭、黃色架步與刊物、販毒、吸毒、貪污、搶刼、開片、非禮與一切飛禍等，皆爲警方所不能與無法禁絕的，應否使之合法化？如對於字花、番攤、雜賭、販毒、吸毒、黃色架步刋物等，全部科以重稅，對於貪污、打刦等則罰其重款、贓物抽百分之若干，對於姦淫、非禮、開片、殺人與一切飛禍，一律罰鍰了事，那麼政府的收益，當大大可觀；而本港四百萬市民都過着最最幸福的生活了！嗚呼！這樣的幸福的社會，還成社會嗎？請發妙論的縉紳先生有以教我。

古語：「挖肉補瘡」；又曰「飲鴆止渴」，意義爲何？請我發妙論的縉紳先生深思之。挖肉補瘡，瘡不能治，其身更傷；飲鴆止渴，渴未見止，其命已亡。此種下策，除非神經病者，雖至愚亦不出此。

今日本港賭風之盛，外圍狗、馬、字花及其他賭檔，遍地皆是，無不諱言，如樓梯口，徙置大廈，茶樓酒家，橫街窄巷，均有檔口，明目張膽；盡人皆知，只有邏者不見。至其不能禁絕的原因，實恃有勢力者與黑幫爲後台，政府倘能下大決心，執行反貪污法例，雷厲風行，由上而下，逐級逐區機關負責，以禁絕賭博、販毒等工作效率爲各級各區機關負責人的政績考成，如發現該區有販毒、賭博情事，爲該區機關負責人是問，賞罰嚴明，以示獎懲；至對於開賭，販毒的主持人，則處以重刑，不得以罰款抵罪，這可使無業歹徒不敢受僱替檔主作待罪的羔羊；並禁絕狗馬經及黃色刊物出版與電台報導狗馬，則賭風自絕。

賭博、吸毒爲敗德之媒，盡人皆知。吾粵民性嗜賭，本港雖懸爲例禁，然商人因賭狗馬而虧空公款，以致失業，傾家蕩產者，報章時有所聞；工人沉迷狗馬，輸去工資，典當俱盡，無法維持家計，迫得放棄工作鋌而走險，淪爲匪徒，作奸犯科，以致社會上刼殺頻仍，無日無之。其影响工商業之發展與社會秩序之安寧，鴉片、狗馬，實爲厲之階。倘若使之合法化，市民將如蟻赴羶，把整個香港變成蒙地卡羅，不事生產，博彩爲生，工商業勢必隨之衰退，成爲臭港，禍害之烈，實甚於洪水猛獸。

現在本港社會治安秩序一片亂籠，其主因在於香港乃英國殖民地，其政制、法律、文化道德、風氣等無一而不畸形，雖有民選議員，徒具形式，實無代表民意可能。法律則於弒父無罪，殺夫無罪，惡少年殺人越貨無罪，管教了事，有意殺人則曰誤殺，無須塡命，甚而打倒港英亦無罪。人命如草芥，這一切一切都是對兇惡者仁慈，對善良者殘酷。

本港阿飛（實盜賊）問題，無法肅清與解決，實爲有關當局及所謂社會先進，仍恐飛禍未夠，好學唔學，學外國的壞風氣，大力提倡製造阿飛的新潮舞、靈魂舞等，以爲使青少年盡情享樂，便成好人。且又無病呻吟，動輒話青少年苦悶，究竟青少年是否苦悶？試看娛樂場所，如舞廳、戲院、黃色架步，青少年人多，還是中老年人多？俗語說：「食爺飯，穿爺衣，唔快活，等何時？」一般青少年確有幾人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人樂而樂」？在青年時代學養未足，經驗未豐，我們不從學問，德性方面訓導，納於正軌，反從荒唐嬉戲享樂方面引誘之，使之好食懶飛，其不淪爲阿飛者幾稀。

以上述的政制、法律、道德、文化、風氣而能夠清除匪盜與飛禍，肅清貪污、根絕販毒、賭博，整飭風俗，等於爲淵敺魚，爲叢驅雀，豈非笑

話？

話說得太多，問題扯得太遠，在下不揣冒昧，敢在此提醒我們發爲妙論的縉紳先生，你們是黃皮膚，留居香港，香港的環境好與壞，對你們下一代有絕大的影響，請你們勿眼看腳尖，只顧目前，今日主張開跑狗場，明日主張外圍馬，紅燈區合法化，其眞正目的是否爲政府增加收入，爲社會擴大福利，抑或別有用心，爲禍爲福，正如「挖肉補瘡，飲鴆止渴」，實爲最切當的比喻。希望我縉紳先生們不爲別人謀，亦當爲子孫謀，積些陰德，須知作孽太多，會不會如毛主席自嘆：「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天仇）

我也談一談青年問題

青年是國家社會的鷹架、支柱，甚至可能是棟樑；「後生可畏」啊！但在壞的方面，青年卻是疥癩、疙瘩，甚至可能是毒瘤。是以青年問題，不光關係一人一家，而是關連整個國家社會，傳所謂「少者懷之」，懷的眞諦必得五育同時培養，尤其五育冠首的德育，要是「德之不修」，獲得智育，這智育越研究越壞；獲得體育，這體育越强越頑；獲得羣育，這羣育狎暱惡少；獲得美育，這美育：一、以紅爲美，二、以黃爲美，三、以白爲美，四、以黑爲美。怎叫以紅爲美？紅色思想；怎叫以黃爲美？黃的色情；怎叫以白爲美？吃其白麵；怎叫以黑爲美？加入黑社會不法組織，如「三合會」（又叫洪門會），「飛黨」之類，或抽大烟（俗叫黑籍中人）。上四美就是青年犯罪最多的。

以往社會，罪犯是成年，青年少之又少，近十多年卻逐年直線上升，雖說「姑息養奸」，大抵不是主要因素，主要的是社會教育失敗。怎樣失敗？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個教育都失敗，[illegible]失敗。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illegible]，學校教育，[illegible]教育。無[illegible]教育所得不過「行效感言」，比方在家庭中尊長莊敬，晚輩不敢放肆，社會上長官莊敬，「吾子所履，小人所視」。雖然，「面命提耳」，家長該做；「三令五申」，官府有權；可是「循循善誘」的責任，學校沒可旁貸，祇施智育，缺少德育，那就「先德行，後文學」的宗旨，好像太偏離了吧?!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將責怪我爲「老而不」，復古便是開倒車，人們要把握的是來日，不是去日，來日新的，去日舊的，新道德要這，舊道德要那。這麼，那麼，還要學校課程編修一些古董文立作德育嗎？不一定要這樣，這樣且會「誨諄聽藐」。最好還是各學校恢復每天早會制度（下午班、夜班，可名爲午會、晚會）。這制度既可減少私立小型學校學生遲到，而又示勤學，藉此灌輸德育，時間十五分鐘夠了。除外於授課時間，也可何空隙編造簡短有關德育故事、笑話之類談談，但勿硬要教書本。

又說到這裏，先此聲明，幸勿誤會，我知道青年犯罪，並非學校製造出來，縱有些學校多負起教導青年有關道德教育，則說「王道無近功」，改良社會風氣，還是端賴於此。至於既壞了的青年，萬望社會當局用嚴刑對付，「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況且貽害社會的人，不成一個人；成一個人，是要對人羣或多或少有福利的。

青年人啊，社會上未來的建樹，「非君莫屬」，請多多自我檢討，「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我先替社會大衆恭喜你（妳）。　春聲

姜大衛長髮非驢非馬
復仇血淋淋强調打殺
令人倒盡胃口台灣禁得好！

編者先生：

國語片「報仇」在亞洲影展中獲得了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的榮譽，使我對張徹和姜大衛起了注意。在一次香港電台舉辦的座談會中，聽到他兩位的談話，也使我頗有好感。所以當「報仇」一片上映時，我也欣賞一番。

誰知不看猶可，看了很是倒胃！因爲姜大衛在片中的長髮型別具一格，突出是夠突出了，但與本片的人物相比，和從本片的時代背景看來，是顯得很不和諧的。在那個時代沒有這種髮型的，顯然不過爲了迎合現在一些留長髮青年的口味，才有這樣表現，弄得非驢非馬！況且本片一味强調打殺，血淋淋的鏡頭不停出現，殘忍異常，這很影響人心的，那怪近來的兇殺案愈來愈多呢！這種電影實要負上不小的責任啊！

今天看華僑日報，知道台灣禁止該片上映，我覺得很對！張大導演的批評是强辯的，他該虛心檢討一下！

一個教育工作者敬上
（七月廿八日）

又一讀者響應
反共見諸行動

編輯先生、讀者們：

「十步之內，豈無芳草。」看了近期的「萬人雜誌」，眞使人感到熱血振奮，也更使人感到中國仍大有可爲。一三八期小華君與一三九期范貢君之文章，句句眞切，充滿着救國思想。使人看了，不禁拍案叫好。想不到在現今之世，有標榜所謂「中立路線」，不談政治，國家觀念被遺忘之際，仍有不忘祖國的愛國者，提出實際之建議——將反共大業見之行動，可謂一針見血。

現在很多人喊着反共口號，國府開出的無期支票——反攻復土，仍未兌現，以致七億同胞仍過着黑暗的非人生活，吃不飽，穿不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這當然是因爲外來壓力，也因爲國府遲疑不決，苟且偷安。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身爲中華民族子孫，於國家動亂時，豈能視而不理，毫不關心？正如范貢君所言：「我們需要武力，武力從何得來？是從民衆團結得來。」（下略）

我們要團結起來，共赴國難！

讀者衛華上　（請告通訊處。編者）

逃亡潮中一遺書

寫罷心聲淚滿腮　逃亡艱苦實堪哀
陌路相逢承憐恤　惜無訊址謝粧台

萬先生：

下面是我在六二年逃亡潮中寫一下的一封信，邇來無聊，欲把歷年積壓的家書付諸一炬，無意中發現此信，所以照抄寄上。如果先生認爲有發表價值的話，請借重「萬人雜誌」讀者之頁的一角刊登；否則請投籃好了。

讀者流浪書生敬候
（七月廿四日）

六二年逃亡潮中的一封遺信

小姐：

眞對不起，因我一時未問及你的芳名，當然，更沒有問你的居址了！所以祗以小姐相稱，請原諒吧！

我是日前在沙嶺英盧的磚窰裏與你相遇的那個難民，我當時不接受你的幫忙而隨你一同出市區的事，是有原因的！我今畧將當時的情形敍述一下，希你見了這封信後，就會領畧我對你的感謝的盛情了。

那天，在日正中天的時候，太陽很烈，我坐在一棵樹下，探頭偷望成千上萬和我同是南來一路人的苦難同胞，給港英的警車川流不息地從上水方而載往羅湖，而我心中正百感交熾，未知自身命運將如何之際，忽然：「先生！你是逃來的嗎？」我回頭一看，見你和另一個與你年紀相差無幾的小姐，——是的，你們均穿着花點夏天的短袖唐裝衫，足踏涼鞋，各人手拿一把短柄的女裝遮，站在我的前面說：「你現在要到那裏的？」這時週圍繞着幾個小童和兩個上了年紀的磚窰女工，這突如其來的情景，使我非常驚奇，祇回予你凝視的眼光！

「不要驚慌，我們來帶我這個親人出市區的。」你並以手指示站在你身旁的另一小姐說：「她也是剛逃來的，你若同我一齊出去，我可以送你到目的地。」

「啊！多謝你的好意，」我感激地說：「我不能和你一齊走！」

「爲什麼？」你問。

「因我已請人去通知我哥哥來接我了。」

「那麼！你就在這裏等候你的哥哥吧！祝你成功。」說後你就一個向後轉，和你那位親人離開了磚窰。

當你離我步出英盧的園門時（該窰四週皆以竹木圍繞着，當中有個大門是朝向上沙公路方面的）我心中有千萬個「喂」字要衝出來！當時若非限於環境的話，我會追上你們而和你們一同出市區的。

你們步出門外，把遮張開，橫過上沙公路後，就爬山越嶺不走大路了，這時我一直都目不轉睛地望着你們——直至你們雙雙倩影在山頂上暫次消失後爲止。

小姐：相信你已把那位小姐平安帶到目的地吧？我今也平安到達了，請聽我簡畧告訴你我的逃亡過程吧！

本來，我是和四、五個親屬聯同數十個鄰人一齊逃來的，在越過深圳河南岸時，我因某種情形下慢了一步，就和眾人失散，而獨自一人走進磚窰，得到該窰的工友們招待，供以茶飯，早上還給予我近十年來未曾見面的蛋糕和西餅，使我逃離鐵幕後第一次嘗到自由的氣息，加上小姐對我陌路相逢的關懷，更打破了共匪的「香港人情薄過紙」的囈語了！我今親歷其境，體會到香港人情和共黨一貫的宣傳有絕然不同的地方，才明白共黨是歪曲事實來阻嚇人民逃亡的。

那天我又未能及時離開磚窰，原因時間太倉卒，雖然我哥哥一得到我的消息就馬上趕到石湖墟，找到同鄉會的主事，請求協助我出市區的辦法，因而擱延了，使我在磚窰裏再捱了一夜蚊蟲的侵害！雖然我今年僅二十餘歲，但在「解放」前也曾從家鄉——東江，輾轉於西江及瓊州等地，從未見過這麼利害的蚊蟲，它全不理會我是一個疲倦不堪，而臉無點血的難民，它的殘忍手段，我認爲除了共產黨之外，別無他物可與之相較了！

好不容易才熬過了一夜，次日我哥哥又趕到石湖墟，並約會代爲通信的人，事有湊巧，和我同逃來的親人亦是藏於磚窰的隔鄰，也請人通知我哥哥，於是，我哥哥則做小姐的勇敢，親到禁區，由兩位通信人引領下，我們異地相逢，猶如隔世，目目相覷，一時誰也說不出什麼。

我們裝作農民，以若無其事的由田野間走！行行復止，有時則低頭似在找什麼似的，來避過差人的眼光，到達石湖墟後，即到一間餐室，擇位坐下，哥哥問各人要吃什麼？

「大肉飯，」我首先說。

「不要吃太油膩的東西，」哥哥說：「還是牛肉飯好吧！」

「不怕，」我說：「幾大都要吃其一頓大肉。」

「不必急，今後不慌無吃了。」

「不一定，萬一被差人拘捕了，就……」

「大吉利是，」舍侄女搶着說：「我們從今脫離魔掌，可永享自由生活了。」於是，哥哥依各人的嗜好，叫來吃飽了，復引領我們去理髮店，

「我剛踏進店門，聽到一個髮師喃喃自語「蛇來了！」我不由一震，暗忖「走鬼走進城隍廟嗎？」旋見該髮師很客氣招待我們就坐，我才放下心頭大石。

哥哥安排好了我們之後，即獨自出去了！復返時只見他提着幾個紙手抽，原來給我們買了衣服和鞋襪，我們理好髮，換過簇新的衣服，斯時比較像人樣了！雖然如此，但面色及精神方面，還相差十萬八千里呢！

離開理髮店，哥哥又領我們去同鄉會，當我步上二樓同鄉會的辦公室時，首先看見牆上掛着一幀國父遺像及中英國旗，肅然起敬並行了一鞠躬禮。

我們在會所逗留了幾個鐘頭，我不斷在翻閱睽違了十多年而以中華民國爲紀年的工商日報、香港時報、華僑日報及星島日報等報章，多是矚目驚心的逃亡事蹟及圖片，更使我不寒

而慄！

在這一段時間內，哥哥均與會的主事人磋商我們出市區的安全辦法，但都無甚效果，因爲主事人認爲太危險，建議送我們到農村的朋友處暫避，但哥哥又不放心，只得獨自到街上微詢的士司機，言明一切，幸蒙該司機深明大義，悉力而爲，並言明沿途祇何東樓才有一個檢查站，到時可提早落車，實行爬其九龍山，殊料當司機把車停下來叫我們落車之際，迎面駛來一輛大貨車，車上坐着幾位人士，看見我們就大呼「不要怕！不要怕！」並打手勢說：「差人剛押着一羣難民去了粉嶺，今檢查站沒有差人」司機馬上把車開動，長驅直駛九龍了。車在一個非常熱鬧的十字街口停下來，司機叫我們落車，我站在行人路上的一邊，抬頭望去，看見對面有個很大的直垂霓虹招牌，寫着「來時樂」三個大字，我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就在這一剎那間。我哥哥又截停了另一輛的士，催促我們上車，這一車就車到最後的目的——現在的居址，然而，已是晚上八點多鐘了。

我在十五、六歲期間，曾隨軍在外，目的是求學，但共黨卻冠以「國民黨員」「僞軍文書」——等罪名，十多年來不斷對我鬪爭、毒打、上吊、灌尿，極盡殘酷迫害，現在我的身上，還多處留着深刻的疤痕！以及翻風落雨時候，骨節會發生疼痛，這就是共產黨賜予我畢生難忘的「勳章」！

小姐：我今已向政府機關登記了，雖則正式身份證尚未領到，但亦成爲香港的合法居民了，這使我多麼高興啊！相信你那位親屬亦獲得同樣的待遇吧！

寫罷心聲淚滿腮，
逃亡艱苦實堪哀！
陌路相逢承憐恤；
惜無訊址謝粧台。

（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地富子女志切復國 參加武鬥絕少可能

編輯先生：

貴刊園地公開，我也提點意見。關於紫楓君談及地富子女參加「文革」「武鬥」，在下不敢苟同。我抵港時雖是「文革」初期，農村中祇聞「紅衛兵」其名，未見其人；但依我在大陸（六六年前）所見的五類份子和其子女的言行，簡直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披枷帶鎖寸步難移，就算炮火連天，在眞相未明之前，他們絕不會輕舉妄動，參加任何一派廝殺，除非是國軍反攻之日。相反的，祇有明哲保身，靜觀其變。因爲他們以往有過很多經驗，凡每一「運動」皆對其不利；且在「運動」到來之先，必對「成份」不好的人加以警告。他們知道共產黨的拿手好戲就是挑起人民內部矛盾，待你殺得兩敗俱傷，他便出頭收拾殘局。爲緩和雙方的爭怨，結果，禍源當然推在地富及其子女。所謂黑五類份子，現在起碼已是中年人，故言行特別謹慎，根本不可能加入武鬥之列，其子女更不會去作無謂之犧牲。據經歷「文革」後逃抵港的同鄉相告：紅狗偷食，黑人遭殃是眞。

最後要補充一句，近期抵港的均是地主仔，個個年青力壯，提起共匪便磨拳擦掌。今忍辱負重，隨時準備爲復國聖戰而貢獻一切！絕不會變節投共！

方向明上（七月卅一日）

光陰如水流逝 壯志消磨殆盡

爲什麼不把熱血青年團結起來？

敬愛的萬人傑、張贛萍兄：

小弟六七年底偷渡到港，轉瞬已近三年。這三年來時時閱讀貴刊，無限敬佩您及所有反共的作者對毛賊口誅筆伐的大無畏精神。

看了上期待旦兄（本人十分敬佩待旦兄，請代問好）的文章，熱血沸騰。光陰如水，一年年流逝，而香港這樣殖民地環境，已把很多志士鬥志消磨，腐蝕了。由於未能團結，互相鞭策，所以好些逃亡反共青年追求享樂，投機違法，甚至有意無意中做了毛賊應聲蟲，對左傾爬蟲、毛賊走狗，不敢正面反對、抵制，反而附和，不談政治啦，搵錢緊要啦，左派勢力大，這種小市民恐共病，在這裏我要向這些同志大喝一聲：同志！您是否忘記了血海深仇？不屈不撓的逃亡意志到那裏了？

本人無比的痛心，我想這不單是我們這些時刻準備爲國灑鮮血的青年本身問題，而更像待旦兄所指出的，國府當局應在本港法律範圍內組織團結我們青年的一代。

看了本期（一四三）新生讀友的意見，使我想向貴刊提議組織一個萬人筆友聯誼會之類，這樣的組織便於聯繫我們廣大讀者，提高認識，團結思想，互相幫助，增進感情。勸學篇中荀子說：「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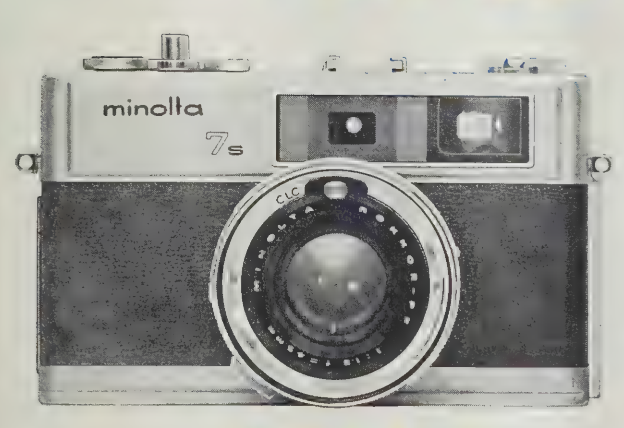
團結就是力量，祇要我們團結一致，還有什麼能阻擋得住我們反共救國的神聖努力呢！

讀者鐵血敬上

（請告通訊處，編者。）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萬能達家庭中的一對傑出成員





Hi-matic 7S

萬能達 Hi-matic 7s 型及 AL-F 型相機均設有 CLC 光差補償系統自動準確測光無論

Hi-matic 7s 型備有全自動半自動人工調整三種使用方法任擇精密敏銳的 Rokkor 鏡頭光圈由 F1.8 至 F22 快門速度由 1/4 秒至 1/500 秒另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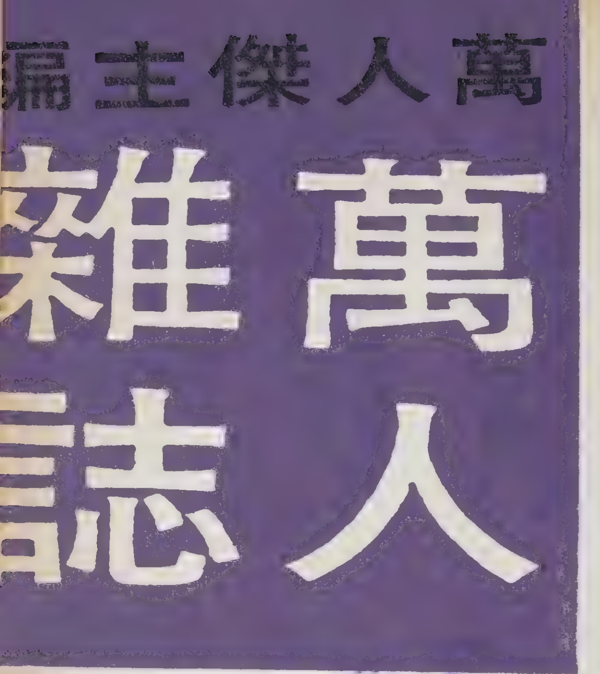
Minolta AL-F

AL F 型則採用標準卅五米厘簾林及 F2.7 Rokkor 鏡頭快門速度由 1/30 秒至 1/500 秒。

兩種萬能達相機都是愛好攝影人仕的隨身伴侶。

萬能達

照相材料行均有云售



第147期要目

這兩條不是纜，是兩條電綫！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一四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 八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兩于案草草結束

于長庚與于長城在菲律賓作親共活動，解返台北受到軍法審訊，結果被判「感化」兩、三年。這對擁毛的兩于來說，眞是幸運！

假如菲律賓政府不把于氏兄弟解返台北，而把他倆送往大陸的話，這兩個左傾報人恐不但永無新生機會，而且終於難免要跟其他投共的新聞記者一樣，沒有好下場。

在中共字典裏，根本沒有「新聞記者」這名詞，他們的新聞工作者，一律稱為「黨的鼓動者和組織者」。誰在中共治下自命為記者，自以為有職業尊嚴，或甚至妄想有言論自由，他就不但死得最快，而且死得最慘。

于氏兄弟曾在海外利用報紙「反蔣親毛」，結果台北只叫他倆再讀書；如果于氏兄弟公開「反毛親蔣」，回到大陸儘會吃上兩粒子彈。文革時期的「三家村事件」，繼而掀起大陸報刊大整肅，許多報人都被打得不知所踪，這就是中共對左傾報人一個最新的教訓！

顯然的，在菲親共的于氏兄弟被解台北已經因禍得福了。他倆在法律面前表示低頭悔改，這應該是出自一種政治覺悟而不是因為受到環境的壓力所致。

國府當局對於投誠的共黨分子及覺悟歸來的左傾分子，一律給予「義民」優待。就一方面來說，其中確有過度姑息之嫌；這種做法，反會鼓勵了左滾右混的投機分子。但在另一方面，我們當能了解到，這也就是以仁易暴的反共原則，在反共戰線上對敵人總有一定的政治瓦解作用。但無論如何，國法絕不可輕廢。如果對左派撈家因「撈唔掂」，而「起義」過來，就一律享以開門政策，既赦罪，又掛彩，這就一定損及國府的原則，並可能打擊國內外的反共士氣，更嚴重的是，這種作風會導致政治投機，並可能會在共諜問題上包藏禍心。

兩于案無疑是不很簡單的，菲律賓總統要下令把這些「顛覆分子」解送台北，顯出案中的親共活動程度不輕，但亦多少帶有菲方想借刀殺人或藉口排華的成分。站在台北的立場說，這委實是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台北的對策，顯然基於兩種想法：

（一）通過一個法律方式給「兩于」開出一條生路，這表示原案如牽涉任何外來的麻煩，都可依循法律解決，並可為以後處理涉外的類此事件奠立一個消除煩麻的法則。

（二）顯示國府的寬大政策，對「兩于」寬大更有兩個用意，一方面可對借刀殺人的可能問題迎刃而解，一方面可把中共的政治宣傳順勢繳械。

但要注意，台北處理兩于案的法律觀點是令人感到模糊的，我們覺得，根據蔣總統對國人的動員號召而用行政方法處理兩于或會較軍法裁判簡單得多；況且，兩于在政治上的可靠性，還要由行政方法去加以澄清。

國民政府不能無原則的寬恕叛國者。在任何情形下國法不容受到委曲。比方說，「兩于案」交付軍法審訊，但這個驚動國際的政治事件，軍事法庭僅費幾小時就草草了結了——判交感化。這樣搞法可會造成世人對我國的「軍法」產生什麼印象呢？是形式主義嗎，還是孩子玩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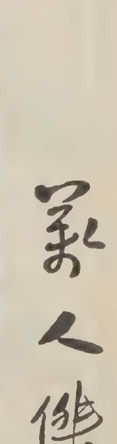
我們並非說兩于是否叛國者。我們只是說法律行為及執行戡亂的法律行為不能受到政治上的安撫政策所影響。如果接受政治犯投誠，在適當的情形下，應可循較簡單的方法處理，那又何必鬧到軍事法庭。

事實上，一些洋人對今日台北的法律已採取了藐視態度，美國報紙僭智公然干涉台北對兩于的軍事審訊就是一例！我們覺得這一點應可提醒國府當局要嚴正法律立場，不能寵愿以護法。當然，外國人企圖介入兩于案，貿然干涉我國法律，正顯出我國的民主精神受到外人所推重；但是，就兩于案而言，忽而來個美國的「堅決要求」改用民法審訊，俄而又有澳洲的批評說這次軍法審訊像一個美夢。這可說明外來的干預都是無聊的。我們不反對對共黨分子給予新生的機會，但我們認為台北如拒寬大方法，只能沿行政上善為處理，不應使法律受到損害。兩于案的處理原則是不錯的，但採用軍法審訊，而草草判交「感化」，這就簡直有點兒戲！

新聞以外

壓力甚重國府吃不消
于氏兄弟「感化」了事

于長城、于長庚兩位「同志」在台北軍事審判後，決定「感化」兩年、三年。感化者，導正觀念，變化氣質是也。國府說這是表示「寬大」之意；明報主筆則認爲「壓力」甚重，所以輕判。姑無論「寬大」也好；「壓力」也好，于氏兄弟這回又逃過一關。



于氏兄弟的審判

于長城、于長庚兄弟倆被控連續以文字作有利中共宣傳，八月十四日台灣警備部軍法處軍事法庭公開審理，當天下午三時，很快就宣判了，判決主文是：「于長庚交付感化三年、于長城交付感化二年；華僑商報合訂本十六冊、華僑週報十九冊均沒收。」

于氏兄弟判處感化是因爲被告雖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罪嫌，但因被告均係土生華僑，對自由祖國有欠了解，且已深表悔悟，故予以適當量處，交付感化，以示政府寬大之意。交付感化並不是一種刑罰，而是對被告等一項教育，使其對祖國一切加深了解；並可在適當時期，提前結束感化教育。

至於于氏兄弟的感化工作，將交由台北板橋附近的生產教育實驗所負責執行。生產教育實驗所是一個以仁愛爲出發點的思想矯正及技術訓練教育機構，其生活管理是採學校化，在使接受感化人員導正觀點，變化氣質。

先見之明

在本案審判之前，本港明報作出了評論，說：

國際新協所派的觀察員三人小組，將嚴密注視審判的進行，使新聞自由的原則得以適度維持。我們（該報）觀察，于氏兄弟此次將不致判刑太重，至少會比雷震判得輕些。一來雷震是在國內犯事，而且所搞的迹近「台獨」，最犯國民黨當局之忌；二來于氏兄弟案備受國際注視，新協在港開會時已派出代表往台北「瞭解」；此次又派出觀察員，「壓力」甚重，台北當局權衡之下，會賣這一個面子的。

讀過這一段評論後，再看到于氏兄弟的判決，使老萬對明報的主筆先生，不禁佩服到五體投地。他不但是中共問題權威，也是國民黨問題專家，對這事的判斷，確有先見之明，如見審判長聶開國的肺腑，一切合乎他的「預測」，就好像由這位主筆先生宣判一樣。

庭上雖然宣佈，交付感化是「以示政府寬大之意」；其實，「壓力甚重」才是國府所吃不消的。

新聞以外的業務

關於于氏兄弟在菲的活動情形，本刊一三四期岳騫先生的文章已有詳細報導。在這裏，有向讀者再度一提的必要。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奪得政權後，馬尼拉原來兩份中共機關報「華僑導報」及「僑商工報」被菲政府封閉，于氏兄弟的「華僑商報」就成了中共的喉舌。鑒於兩報被封，「華僑商報」表面以「中立」姿態出現，凡是「中國新聞社」電訊，改爲「香港訊」；「新華社」的消息，則冠以合衆社、美聯社之類，以示是由外國通訊社轉發。

除了替中共宣傳之外，他們還擔負起三項工作：㈠進行學運，誘使華僑青年回大陸升學，二十年來經由于氏兄弟送入大陸的不下三百人。㈡進行商運，華僑商報不但是中共宣傳機關，還是他們的地下銀行，凡菲國左傾商人貸款，或資助菲人去大陸，全由華僑商報代辦。㈢推行國際統戰，于氏兄弟加入外國記者俱樂部，于長城擔任過財政委員及會長，非常熱心工作，上午十一時到俱樂部，晚上一點才走，整天和外國記者打交道。

神通廣大的于氏兄弟

此外，「華僑商報」又極力攻擊菲政府，挑撥華僑與菲人惡感。一九六二年菲政府下令逮捕于長城，搜查「華僑商報」，搜出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致于長城的函件，稱他做「長城同志」，指示在菲進行工作。菲政府抓到證據就提出控訴，要求遞解出境，審訊之後，已經決定，但于長城神通廣大，使主審法官在遞解令下加了一段話：如于某能在五年內悔過，可免予遞解。憑這幾句話，他一混又混了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五月，華僑商報刊出一則道歉啓事，保證以後熱愛菲律賓國家及人民，這樣就輕輕把遞解令取消了。但，他們立場未變，于長庚以「超森」筆名在報上寫評論，專門攻擊國府，歌頌中共的成就，更指菲律賓政府爲「亞洲最壞的政府」。

一九六九年，菲律賓大學生示威巡行，反對政府，于氏兄弟認爲人民革命時機已到，鼓勵菲人推翻馬可斯總統。

暴亂平息後，發現許多暴徒由華僑商報幕後指揮，乃將于氏兄弟拘捕。在起訴期間，廣泛徵集證人，由台灣請去政工幹校外文系主任邢光祖教授出庭作證，邢在菲大中華日報任主編十八年，與于氏兄弟面對面的鬬爭了十八年，對于氏兄弟情況十分熟悉。于氏兄弟以為在四名著名菲律賓律師辯護下，還是可以不了了之；誰知馬可斯總統於五月一日在遞解令上簽了字，終於把他們解到台灣。以後，就有「軍事法庭審訊」的一幕。

三點「解說」

為什麼于氏兄弟要由「軍事法庭」審判？明報主筆給我們解說是：

㈠雷震也好，于氏兄弟也好，明明不是軍人身分，為何讓他們接受軍事法庭的審判？就台北立場言，倒是於法有據，所根據的是戡亂時期戒嚴法，凡涉嫌叛國通匪者均得軍事法庭審判。不過此法的確違反憲法精神，短期引用猶有可說，似這般長期地以變為常，總之不是正道。

㈡于氏兄弟的犯法地點在菲律賓，現在竟在另一個國家受審，這也是大違常例的。

㈢他們被控的罪名是在報上發表同情共產主義與敵視當地政府的文章，這是西方人士所無法瞭解的。

以香港緊急法令為例

中國人和極權統治的共產黨鬬爭，的確不是西方人士所能瞭解的。也即如我們中國人不能瞭解美國青年示威，為什麼要將美國國旗扯下，而升上北越旗一樣。如果這事發生在中國，這些人一定被抓，判處叛國罪行；還會為國人所不齒。這是中國與西方人士不同的地方。

香港菠蘿事件期中，港府也頒佈了許多緊急法令，明明假菠蘿不可以傷人，但藏有或放置假菠蘿也有罪；這情形也不會為香港以外的人所瞭解，但除了左仔之外，四百萬香港市民沒有人說這些「緊急法令」「違反憲法精神」，因為非有嚴法不能使地方獲得安寧。

菠蘿事件息後，緊急法例很久也未取消，直到現在，還有一些法例繼續生效（如禁燒爆竹等）。

中共雖然淹有大陸二十年，但國府與共黨間的生死搏鬬並未中止，這可能不是身在香港過舒適豪華生活的人所能瞭解；明報主筆認為「不是正道」，為什麼不向中共抗議大批地處決「反革命分子」？然則「人民政府」的槍決「蔣特」是合乎正道的了？

「大違常例」之事

于氏兄弟犯罪的地點是在菲律賓，但「遞解出境」卻是多年前判決了的；馬可斯在遞解令上簽署，付之執行，將于氏兄弟解到台灣；台灣根據自己的法律，予以審訊，這並不見得「大違常例」。在中華民國的立場說，控訴于氏兄弟是於法有據的，因為每一個中國人不論其出生地點或已入外國國籍，還是被承認為中國公民的。譬如說，在香港，觸犯了香港法例，被判遞解出境，遣到台灣，如果此人在香港犯的罪是危害國民政府的，在遣解到台灣後，必然要受到本國法律審判。

再說，于氏兄弟在友國辦的是中文報紙，中文報紙宣傳對象是華僑，華僑是中國人，對中國人作危害本國政府的政治宣傳，國府予以審判，怎見得有「大違常例」之處？

香港的同路人

誠然，在香港也有許多形右實左的報紙，更有不少如于氏兄弟那樣大力為中共吹噓的報人，如果于氏兄弟的例子被援引，連歌頌血肉衞星的雜誌老編也要解到台灣受審，那是不堪想像的事，明報主筆斥之為「大違常例」，是理所當然。不過，香港自由的尺度比菲律賓寬得多，菲律賓是反共的國家，香港是承認中共的殖民地，當然不會把大發親共言論的報人遞解到台灣，這一點，甘願替中共賣力的報人大可放心，即使比于氏兄弟幹得更露骨，也不會有受軍事審判的危險，有人因此不敢到台灣去，那不過作賊心虛而已。

頌揚一下中共的血肉衞星，其罪當然小過于氏兄弟多多；不過，這種人思想之需要「感化」，卻是無可置疑，他不敢到台灣，大概是怕到板橋生產教育實驗所吧？

明報主筆說，因為發表同情共產主義與敵視政府的文章而被控，是「西方人士」所無法瞭解的。但，這位主筆先生不是「西方人士」，因此他應該瞭解。

國際新聞協會中華民國分會會長王惕吾說：國府正與共產黨「從事生死存亡的鬬爭，與一般國家對共黨僅作思想與理論爭辯的處境完全不同。」

國府目前最大的困擾是經常受到「西方人士」以他們尺度的民主自由硬加諸國府身上，譬如上文所述，西方人士可以容忍青年們扯下本國國旗，升上北越的旗幟，而他們的國家卻正在和北越處於戰爭狀態。但，這種事是不容在台灣發生的。

中國人與新聞記者

老萬是中國人，也是新聞記者。站在新聞記者立場，我絕對同意明報主筆的主張，「使新聞自由的原則得以適度的維持」；但，站在中國人立場，我寧願犧牲一小部份自由，使推倒共黨殘酷統治的努力不致受到阻礙。

不久前，明報主筆為我們解釋過國際新協的宗旨，是在維護新聞自由，凡受到迫害的新聞記者，國際新協都替他們出頭，盡力爭取。有讀者寫信問他：為什麼在蘇聯、在中國大陸那麼多新聞記者被迫害，路透社記者格雷無辜被囚多年，國際新協卻不替他們力爭？偏厚愛於于氏兄弟？那位主筆先生答得很妙，他說：只有自由的地方才可以爭取自由，沒有自由的地方，就根本無從爭取。

這表面看起來很有理，想深一層，十分滑稽；目前有一班受美國姑息政客豢養的新左派，扯起「民主」「自由」的幌子，專向自由國家攻擊，對極權的毛政府反不置一詞，大概也就是這個道理。

遺憾的是：台灣國府為了「壓力甚重」，居然給這位主筆先生「一語道破」，結果于氏兄弟「感化」了事，如果這「感化」也和香港的感化院一樣，越感化越唔化，就糟糕了。

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上）

無牌教師

七月六日，在病榻上讀到這樣一段消息：「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亞洲協會贊助之中國語文教學研究會，今日上午十時揭幕，由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致開會詞。該研討會為期四天，在九龍窩打老道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所舉行。該研討會之目的，在提高香港學生中國語文之水準，希望該研討會能引起社會人士關心中文教學及中文作為表現工具之重要性，因而對香港之中文教育加以重新之評價。」

看了這段消息，眞使我興奮欲狂，因為許多年來我對本港中文教育的批評，一直是在孤軍作戰，既無友軍贊助，也未遭到敵人反駁，完全被人當成「東風吹馬耳」！現在居然有這樣多的專家學者也和我的看法一樣，證明我的觀點是百分百的正確！這恰像莊子說的：「夫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所以我對他們的觀點，差不多完全同意。

過去兩三年探討中國語文教學問題的，只有人微言輕的無牌教師一人；這次在研討會中發言的專家、學者，名氣和地位都比無牌教師高多了，他們不但有「牌」，而且是金字招牌；其中有大學校長、院長、教授、中學校長，差不多個個全是博士。若拿無牌教師和他們相比，那眞不啻「蚊牌比牛牌」！

無牌教師雖是如此微不足道，但若單就探討「語文教學」方面來說，卻並不落後——豈止不落後，反而早過他們兩三年。試看他們談的問題，不外：

一、中文在香港的重要性。二、現行中學國文課本不妥，應即徹底重編。三、把中學六年國文課程分為兩段，前四年培養寫作能力，後二年着重文學欣賞。四、學習中文應從寫作技巧入手，不可過於側重古文。寫作技巧應在中學養成，不可到大學才講授。五、國文課程內容，不合社會需要。六、主張國語教學，小學即開始學國語。七、對作文不重視，大學考試亦是偏重記憶。八、教師負擔過重，每週只能改作文四、五十本，不可再多。九、經學、理學另列專門科目，不應壓在全數人身上。十、高年級國文太艱深，連老師也搞不通。

這些問題，我於一年前已在「論中學國文選材不當」、「與李思義校長論國文教學」、「港、台國文教材比較談」、「為改善中文教育向本港當局進一言」、「再談本港中學國文教材」各文中，談得相當多了。足見無牌教師的眼光、見解，也和金字招牌的專家、學者、博士們相差不遠。已經說過的話用不着再來饒舌了，現在只想就其中幾個別人還未談到的問題，提出自己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來。

一、關於「脫節」問題

中文大學周法高教授說：「現在本港中學的中國語文課程與大學課程，並無脫節的現象。」換言之，也就是說中學的中國語文課程和大學是銜接的。由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周教授對中學方面的中國語文課程之實際情形所知不多，他只看到表面現象而看不到它的眞面目。也許是由於在港時間不久且未作過中學教員之故吧？從前孟子說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周教授之所謂「並無脫節現象」，是從表面的「末」看的，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它的「本」究竟是怎樣的。

中學教材所選的課文過於艱深，是大家一致公認的事實，但主辦的人為什麼要選那麼多的老骨董呢？難道他們和青年們有仇嗎？要追究這個「作俑」的責任，我們應該先看看香港大學出版的「中國文選」。據該書的編輯例言說：

「本書原為本校入學考生之用……分上下兩編。普通水準考生，只考上編；高級水準考生，須考上下兩編。下編材料，約當以前大學一年級程度。本書所選經、史、子、辭賦、散文、詩、詞、曲、小說等，大抵為各時代之重要作品。雖不足以盡中國文學之全貌，讀者苟能悉心體會，對於歷代文學之體裁、風格、及學術思想，要可獲一基本認識。」

我們再看看本年中文大學入學資格考試的中文範圍：

一、曾子大孝（大戴禮記）
二、論語（論孝、論學、論仁、論君子）
三、孟子（論四端、論義利、論知言養氣）
四、牧民（管子）
五、兼愛上（墨子）
六、定法（韓非子）
七、前出師表（諸葛亮）
八、陳情表（李密）
九、眞州東園記（歐陽修）
十、江鄰幾文集序（歐陽修）
十一、資治通鑑：論節（司馬光）
十二、詩經三篇（陟岵、凱風、蓼莪）
十三、哀郢（屈原）
十四、登樓賦（王粲）
十五、漢上琴臺之銘（汪中）
十六、李煜詞二首（浪淘沙、相見歡）
十七、念奴嬌（赤壁懷古——蘇軾）
十八、滿江紅（岳飛）
十九、揚州慢幷序（姜夔）
二十、經解（小戴禮記）
二一、大學（全文）

二二、中庸（全文）
二三、勸學（荀子）
二四、秋水（莊子）
二五、太史公自序（司馬遷）
二六、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班固）
二七、典論論文（曹丕）
二八、白鹿洞書院學規（朱熹）
二九、秋思（馬致遠）
三十、復魯絜非書（姚鼐）
三一、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梁啓超）

除以上三十一篇教育司所規定之「中四」、「中五」中文科教材外，並加考下列各篇：

一、學記（小戴禮記）
二、舜發於畎畝之中章（孟子）
三、聖哲畫像記（曾國藩）
四、論六家要旨（司馬談）
五、文選序（蕭統）
六、古文辭類纂序（姚鼐）
七、呂相絕秦（左傳）
八、齊人有馮諼章（戰國策）
九、項羽本紀（司馬遷）
十、李陵答蘇武書（文選）
十一、與陳伯之書（丘遲）
十二、諫太宗十思疏（魏徵）
十三、氓（詩經）
十四、國殤（楚辭）

（以上均見「中文大學一九七〇年入學資格考試規則及課程」小冊中附錄二）

中學教育只是人們全部受教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只能算是進入大學的一道階梯，所有的中學生，如有可能沒有不想進入大學的。但是數十年來本港只有一所香港大學，當然「港大」便成了學生們的唯一升學標的，它的入學考試標準是如此的高不可攀，中學生除了學宋人「揠苗助長」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好不容易中文大學成立了，可是它在入學考試方面所持的態度，和「港大」如出一轍——仍是「大學文選」那一套。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如果把本港的中學生比作「草」，那麼，「港大」「中大」便是草上的「風」，而且是「勢烈之風」。為了達到升大學的目的，嬰兒們雖然還未生出牙齒，也不得不拼命吃牛排；於是個個變得「消化不良」面黃肌瘦，試問「中國文選」應不應該負責？

「中國文選」的評價

據說香港大學最初編印「中國文選」時，為審慎起見，曾經延請鄰近大學之中文教授會同議訂。為了避免涉及政治問題，所以不請台灣和大陸方面的人參加，只請日本、南洋兩間大學來港會商。當時港大將擬定之「中國文選」上下編章目提出研討，各方教授均無意見，只有日本教授提出莊子應選「秋水」之議。港大當局為尊重此一提議，乃決定照改。

香港大學如此編印「中國文選」，看來好像鄭重其事，其實卻是非常輕率的：日本人研究漢學有成就的固然也有，但決不會多；而且那種「成就」究竟達到什麼程度，也不易斷定。一個普通中文教授，相信比本港的中學高年級國文老師也好不到那裏去，然而卻要專誠遠道相邀。至於南洋大學，那時成立未久，根基未固。據周法高教授說：「本港大學生的中文程度，普遍來說，比新加坡的大學生高得多。」足見那裏的水準，還不如本港，向他們請教，豈不等於「問道於盲」？這又是「遠道和尚會唸經」的最好例證！

其實他們應該邀請台灣和大陸的學者來港參加的，以學校名義兩邊都邀，又怎會涉及政治？而且港大自己有最後決定權，對於和政治有關的東西可以不理。如此因噎廢食，真是可笑之至！

大學文選上下編共八二課，誠如「編輯例言」所云：「本書所選經、史、子、辭賦、散文、詩、詞、曲、小說等，大抵為各時代之重要作品。」不錯，該書所選的確各體俱備，「讀者苟能悉心體會，對於歷代文學之體裁、風格、及學術思想，要可獲一基本認識。」這話我們也完全同意。可惜編者似乎忘了他們考試的對象只是些對中文一知半解的大孩子，連一篇粗淺的語體文也寫不通，作起文言文來更是滿篇「密碼」。試問向這些大孩子作這樣的要求是不是過苛？我想不但那些大孩子無法勝任，就算無牌教師雖也唸過十幾年老骨董，自問對那些篇目也難以徹底領略。這樣說並非故作矯情之論，從前新經學大師王國維氏說過，他對於尚書只能懂一半，對於詩經最多也只懂十之八九。他表示非但他自己如此，漢、魏以來的經學大師也無不如此，只是不敢坦白承認而已。他又解釋「難解」的原因道：

「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此以尚書為甚）。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多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

那些連王國維先生都不敢說全懂的周易、尚書，他們竟拿來考大孩子，這算不算倒行逆施？

在「中國文選」的八十二課中，有些是太艱深了，有些選的簡直莫名其妙。例如上編的最後十四課為：三九、馬致遠的「秋思」。四〇、王實甫的西廂「哭宴」。四一、關漢卿的「題情」。四二、白樸的「梧桐雨」第四折。

四三、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四四、孔尚任的「桃花扇」餘韻。四五、洪昇的「長生殿」彈詞。四六、杜光庭的「虬髯客傳」。四七、施耐庵的「水滸」林冲。四八、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諸葛亮舌戰羣儒。四九、吳承恩的「西遊記」孫悟空。五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王冕。五一、曹雪芹的「紅樓夢」劉老老。五二、劉鶚的「老殘遊記」桃花山月下遇虎。此外，騷賦詩詞竟佔了二十課之多。請問這究竟是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的大學新生入學考試，還是在舉行「博學鴻詞科」？而那些曲與小說分割得支離破碎，是不是破壞了原著的藝術價值？爲什麼也非列入考試範圍不可！

香港大學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編了這部「中國文選」，可惜仍然免不了粗製濫造之嫌，筆者只是偶然翻了兩課，便發覺許多錯誤：例如二四課曹植的「送白馬王彪并序」中，關於「鄄城」的位置；「咄唶」二字的意義；以及「在遠分日親」句中「分」字的解釋，都有問題。兩年前我在「語文研究」第二期「贈白馬王彪幾個註解的商榷」一文中，已分別談過，這裏不再贅述。

又在四五課洪昇的「長生殿」彈詞一折中，第六轉的「轉調貨郎兒」有這樣一段：

「恰正好嘔嘔啞啞霓裳歌舞，不提防撲撲突突漁陽戰鼓，劃地裏出出律律、紛紛攘攘奏邊書……」

該書對「出出律律」的解釋是：「出出，驚怪聲也。律律，釋文：『津津，崔本作律律，云惡貌。』」試問這樣解釋，怎能把「劃地裏出出律律，紛紛攘攘奏邊書」這句講得通？而且把「律律」竟和「津津」混爲一談，尤其使人不可思議。其實在中原地區連不識字的婦孺也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那是形容既快又多之意，表示邊將的告急文書猶如雪片飛來，那裏有絲毫「驚怪」或「惡」的成分？

同課「注釋」二七：「大古里，猶云『總之』也。劉行首劇一：『我可便普天下都尋盡，尋俺那丘劉談馬！大古里六箇眞人。』猶言總之是六箇眞人。」這解釋不妥，它是「大約」的意思，這句話在中原地區到今天還是通行的語言。

同課「注釋」六四，對「嗟呼」的解釋是：「嗟同查，呼應聲。」也不對，「嗟呼」是大聲喊叫之意，這是形容詞，不能割裂使用。

同課「注釋」七四，對「檀場」的解釋是：「檀場，謂檀板場中也。檀板，即拍板，以檀木爲之。」管見以爲「檀場」二字，極可能是「擅場」之誤；「擅場」是專長、拿手之意，「文選」張衡東都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注「言秦以天下爲大場，喻七雄爲鬭鷄，利喙長距者終擅一場也。」原文說：「（小生）『這籌想是馬仙期了？』（末）『我也不是擅場方響馬仙期，那些舊相識，都休話起。』」明明是說馬仙期對「方響這種樂器最拿手、最擅長，若作「檀場」便成了名詞，兩個名詞加在一起如何解釋得通？而且前面說到賀懷智、黃旛綽、雷海靑那些歌舞場中的人物，都未用「檀場」字樣，更足證明其爲「擅場」之誤了。

筆者對「中國文選」只翻了兩課，已發現這麼多的錯誤，如果逐篇認眞核對起來，恐怕錯誤更多，足見該書的編校是如何草率了。

「躐等而學」

香港大學既然爲考生定了這麼高的標準，中學生爲了進入大學之門，便不得不早作準備，於是中學國文課本的編訂，只好以「中國文選」爲「藍本」了。有的學校甚至自三年級開始，乾脆以「中國文選」代替一般中學國文課本。中學三年級學生，大概只有十四、五歲，試想，那麼小的孩子便讓他們讀經、史、子、集、詩、賦、詞、曲，是不是「嬰兒吃牛排」？現在只有人批評中學國文編得太不合理，卻沒有人注意到「中國文選」才是「始作俑者」；我以爲如把它們比作罪犯，那麼，中學國文課本只能算是從犯、幫兇，而「中國文選」才是主犯、罪魁呢！

就中學四、五年級的國文課本看，它和香港大學的「中國文選」的確配合得天衣無縫，所以周法高教授認爲二者之間並無「脫節」現象；殊不知它們在三年級時便已大幅度的「脫節」了，十幾歲的孩子，什麼也不懂，更根本不知道詩歌爲何物。但竟讓他們讀曹植的「送白馬王、彪」和老杜的「北征」！有人說：「曹子建之詩源出國風，鍾嶸譽：『公幹升堂，思王入室。』其贈白馬王彪，係一篇七首連章轆轤體，步追大雅，足繼風騷。北征爲杜甫精心之作，言志氣、抒籌策，全篇一百四十句，步武嚴謹，層次井然，爲長詩中章法最佳者。有賦、有比、有興，沉鬱頓挫，兼而有之。」如果對方是些大學生或會作詩的成年人，讓他們讀這些詩我不反對，可惜他們只是些一無所知的孩子，對詩歌一竅不通，連平仄都不懂，還談什麼大雅「文王之什」的「轆轤體」和什麼「層次」、「章法」？我以爲這些詩雖是大詩人的名作，可是講起效果來，遠不如不登大雅之堂的「千家詩」和「神童詩」，理由是千家詩的五絕、七絕孩子們容易接受，例如：「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又如：「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遠比那些長篇鉅製容易消化。牛奶的滋味雖嫌單調，但嬰兒吃起來總比「大牛排」好得多吧？

由於某些人把中學生看作了成年的詩人，所以教科書中才會編排那麼多的韻文（中學十八課，中國文選上編二十八課），和許多連王國維、胡適也不懂的經文。因而學生們雖會背誦，對其中精義仍是囫圇吞棗（若就注解錯誤及「贈白馬王彪」只有憂傷沒有憤慨的評論看，連教授、講師們也未必全懂）。於是只能強不知以爲知地勉強接受。記得某電影中一位丑角，到警察局投効，因高度不夠而落選；第二次綁上高蹺外罩長褲再去應徵，高度是夠標準了，可惜下面一段是僞裝的。周法高教授認爲本港中學的中國語文課程和大學並未「脫節」，那是由於只看到上面之故，如果他再拉起褲腳檢查一下，便會發現那高度是怎樣造成的了。因爲早在三年級時，他們便裝上假腳了。這是「躐等」，而且一躐便是數級！嗚呼！可憐的香港青年！

（未完待續）

毛共眞要停辦文科大學嗎？

・曾光憲・

最近中共人民日報的「毛主席語錄」，又出現了：「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的叫喊。此一來，也就引起人們的注意和再度猜疑，到底毛澤東還辦不辦文科大學？若答案是不辦或停辦，那第二個問題又來了：爲什麼毛澤東如此不滿、痛恨大陸的文科大學？若說還辦下去，那又是怎樣的辦？的確，這些都是海外同胞，特別是海外知識分子所關切的問題。

我們看毛澤東所說的這一段話，不僅是老毛對文科大學不滿的流露，且顯然的意味着是主張停辦文科大學的。至於促使毛澤東這樣「敢想，敢幹」的原因，據說是大陸的文科大學，曾犯下十大罪狀：

㈠「這種學制根本違反了毛主席的認識論，把書本知識奉爲至寶，輕視實踐，脫離工農，脫離三大革命運動（即階級鬭爭、生產鬭爭、科學實驗），其結果不出修正主義，就出教條主義。」

㈡「擴大三大差別（即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三大差別），爲資產階級傳子傳孫，那些資產階級權威老爺們，唯恐靑年們在校時間太短，唯恐讀的書本太少，唯恐受資產階級影響不深。」

㈢「現行學制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一般五年」，「十七年寒窗苦熬苦度，眞是誤人靑春，誤人子弟」。

㈣「學校的師生每日鑽書堆，讀死書，不問政治，不知校外別有天地。」

㈤「現在在校的學生是：讀的古洋名著，灌的名利思想，想的個人成名成家，走的白專道路。長此下去，工人和貧下農的子弟怎麼會不忘本呢？」

㈥「拼命強調所謂系統知識，實際上是在宣傳教條主義，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㈦「學習內容龐雜重複，越學越糊塗。教師在那裏進行無聊的考證，塡鴨式的灌注，學生則整天、整月、整年埋在故紙堆裏，其後果是弄得靑年們暈頭轉向，體弱多病。」

㈧「國家急需人材，學生遲遲不能走出校門，由於學制太長，學校的周轉率極低，既不能盡快滿足國家的需要；又不能使廣大工人、貧下中農子弟，復員軍人入學。」

㈨「浪費師資，浪費人力。如果能夠把學制縮短一半，那麼一個教師，就可以多教出一倍學生。」

㈩「由於長期脫離實踐，脫離階級鬭爭，不少學生在學校形成了一套資產階級的人生觀，改也不好改，結果國家花費那麼多錢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是不受歡迎的……眞正的革命者不是學校裏培養的，眞正的英雄不能在學校裏產生。」

其實，毛共對於文科大學的廢存問題，早在文革前已有提及過，如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的「人民日報」，便曾叫囂：「不少人考入大學的文科以後，就進入了死人洋人的故紙堆中，一個朝氣蓬勃，敢想，敢說的靑年人，幾年大學一讀就變成老夫子。在學校裏，雖然口裏也講階級鬭爭，可是碰到具體問題，什麼都忘了。」

毛澤東發表了以上的談話之後，至今仍沒眞正停辦文科大學的原因，是當時老毛的談話在日民日報披露後，曾立即激起了大陸全境文科大學生的狂怒和借武鬭擴大破壞行爲。反證之一是老毛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因此而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衞兵代表時曾被迫作如下的解釋：「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辦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在剛出版的第八號「紅旗」雜誌編後記所出現的「文科大學教改怎麼辦」問話中，告訴我們：目前毛共仍未停辦大學文科，但必須指出的是，儘管如此，文科大學目前處境仍是相當可悲的。雖然，今天大陸的大學文科，仍未像華東師範大學革委會所主張的：「通過『教育革命』以後，有些系科，有些專業是肯定要取消的。」或像復旦大學「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所提出的：「有些系，如新聞系根本培養不出革命的戰鬭的新聞工作者，可以不辦。」但受到大幅度的改革是不可避免，且已正在進行中。在目前言，毛共改革文科大學，經過實驗的有下面幾種主要的構想：

㈠「把文科大學變成毛澤東思想訓練班」。因爲在毛共看來，文科是搞意識形態的，也就是搞階級鬭爭的。進而便得出如下的「結論」：社會主義文科大學必須圍繞着「學校一切工作都是爲了轉變學生的思想」這一根本目的。以「擔負培養無產階級思想文化戰線上的戰士」爲任務，故必須堅決貫徹「用毛澤東思想佔領上層建築領域各個陣地」（見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如「南京大學」便曾公開叫嚷要「把文科大學變成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㈡「把文科大學辦成大批判寫作組」，因爲在毛共看來，文科大學是培養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無產階級的戰士，而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隊伍的，設若離開了革命大批判，也就形成不了有戰鬭力的無產階級隊伍。因此，他們主張要把文科大學辦成「大批判寫作組」。如湖南師範學院便曾公開宣稱：「文科學生要以筆桿作刀槍，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鬭爭，學生必須學習寫作，不光是寫作技巧，首先是世界觀的改造，首先要思想過硬。」

還有，由於毛澤東曾說過「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爲自己的工廠」，致使大陸文科大學亦被分割爲「探索隊」、「小分隊」、「實踐隊」（實驗班），這樣無形中把學校化整爲零的分散到工廠、公社……。

以上事實表明，今後毛共是決心要把文科大學辦成爲「訓練班」和「寫作組」的「抗大」式的混合體，甚至要把它改革成爲「文化打手學校」。

非常明顯，經此一改，文科大學雖說繼續辦，但實質上等於沒有辦，蓋因此它僅保留了大學的招牌而已，因到時根本談不上什麼「文化水準」、「學術水準」了。

這是毛澤東消滅文化和知識分子的又一罪行。

鬼魂錄與人間世

魯遜

蘇俄有一傳統的大笑話，那就是每有一次政潮，歷史教科書和百科辭典就要改寫重印一次。因爲許多偉大的人民領袖，被指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特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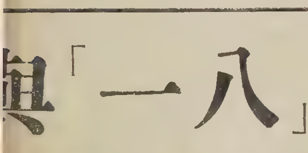
中共自一九五八年起反蘇，指蘇俄是現代修正主義。最妙的它專反對蘇俄的「好事」，例如增加工資、改善人民生活，中共指爲搞「物質刺激」，列爲大罪。唯物論者反對「物質刺激」，算是別開生面。再如蘇俄懼於核子戰爭無便宜可得，因而與美國妥協，放棄暴力革命路線，唱「和平共存、和平競賽、和平過渡」，也被中共指爲不赦之罪。反過來，蘇俄的壞事，它卻原封不動的抄襲和接受。例如上述的大笑話，就是一例。而且不但接受，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本港左派爲了慶祝「八．一建軍節」，特別趕出了一本「中國人民解放軍光輝事蹟」。是一部簡編的共軍史。港共當然無權編輯這樣重要的書，看樣子是根據大陸版本改編的。全書用道林紙印刷，附有精美插圖，處處顯出不惜工本。從七月尾起，「新華社」一連三天報導各地共軍活動，頌揚槍桿子萬靈。這些情況反映，目前少壯軍人當權得勢。這兩天左派報上，黃永勝三字成了大字標題的集中點，相形之下，毛林失色了。事非偶然。

再說這部共軍史，奇頭怪腦，妙不可言。蘇俄式的笑話俯拾即是。例如南昌暴動，賀龍的第二十軍及葉挺的二十四師是主力，另外有朱德的教導團，賀且爲總指揮，結果該書全無賀、葉、朱三人之名。二十軍和二十四師等部隊，好似張天師化符唸咒，撒豆所成之兵，自行暴動，自行南征，自行潰散。

南昌暴動後，賀、葉所部覆沒於廣東，朱德率千餘人，投靠駐韶關的范石生部，被收編爲一個團，朱德任團長，陳毅任政治指導員，林彪不過是該團第一營第三連的連長。後來朱德率領這一團人，流竄到井岡山與毛澤東合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任軍長，毛任政委。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是該書卻說：「一九二八年四月間，林副主席率領湘南暴動的農民和一部分南昌起義軍，由湖南南部的資興東進上井岡山，和毛主席的紅軍會師，正式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睜眼說瞎話，膽大包天！

類似上述的謊話，不勝枚舉。暫且不說。草草把這本小冊子看了一遍，發現這是一部無人的書。因爲全書除了第一章，敍述黃埔軍校時提及：「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之後，共產黨幫助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派周總理、葉劍英、聶榮臻等到這個學校擔任各種負責工作。」算是提到三個人的名字，另在南昌暴動一章，也只提到「周總理爲前敵委員會書記」，除了毛林二人再沒有提到「紅軍」任何官兵的名字。



共軍建軍節規定是八月一日，在中共僞政權成立前夕，共軍已由原來的縱隊改爲軍、師。有了正規番號，就要有徽章符號，從那時起，共軍帽徽綴了一顆紅星，中間有個金字「八一」，八一更成爲共軍的神聖紀念日。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垮台，林彪接了班，突然又將共軍從「正規化」改爲「游擊化」，原來的軍階「元帥」、將、校、尉一律取銷，官兵由薪給制改爲供給制；最有趣的是八一帽徽也取銷了，祇留上一顆紅星。這一改革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現在又值中共建軍四十三周年，回頭談談這件事，倒是十分有趣。

「八一」是指的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八月一日一羣共黨分子在南昌暴動的事，因爲從那時起，共黨開始有了武力，所以就訂這一日爲建軍紀念節。可是這裏面卻有兩個問題一向被人忽畧了。

第一，「八一」是誰領導的，過去外國記者尊朱德爲「紅軍之父」，認爲是朱德領導的；毛澤東的史官又說是毛澤東思想領導的。其實毛澤東同南昌暴動固然沾不上邊，就是朱德也很牽強。

南昌暴動時朱德當時並不在南昌，他是次日趕到，共軍當時的編制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兼二十軍軍長賀龍，十一軍軍長葉挺，朱德手下祇有一個團，趕到南昌之後，南昌中共領導人將朱部改編爲第九軍，由賀龍舉行佈達式。根據這最原始的一幕而論，共軍眞正創始人是現在被判爲大土匪的賀龍，朱德還是賀龍的部下。共黨當時所以要把朱德部改爲第九軍，用意在吸收眞第九軍金漢鼎部，金部全是雲南人，朱德與雲南軍方的關係甚深，共黨祇是利用他向雲南軍作「軍運」，不過，並未發生絲毫效果。

朱德當時手下幹部後來在共軍中爬到最高階層的有擔任當指導員的陳毅同連長林彪，朱德八一既然不在南昌，陳毅同林彪八一當然也不在南昌。所以說南昌暴動雖然與他們有關，但「八一」卻同他們無關。

領導南昌暴動的在軍事方面最高指揮是大土匪賀龍，但是賀龍當時並未入黨。政治方面最高領導人是譚平山，此君是廣東人，在早期共黨組織中坐第三把交椅，除了南陳（獨秀），北李（大釗）就是這位「廣老譚」了。從中共加入國民黨，一直到南昌暴動，譚平山都是活躍分子，所以在南昌暴動後，被推爲革命委員會主席。但南昌暴動失敗，大家把

所謂三十萬「紅軍」、「五次反圍剿」戰爭，「二萬五千里長征」，僅毛、林兩個人出現，其它的全是幽靈、紙人紙馬。這眞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蘇修萬萬趕不上的偉大創造，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說是鬼書，一點也不誇張。因爲該書自稱：「長征的全國紅軍有三十多萬人，到達陝北時，剩下不足三萬人！」其實說三萬人仍屬誇張，據在陝北親眼見到當時情況的張國燾說，毛澤東所領的一股主力僅有三千多人。加上四方面軍和當地土共也不過兩萬人。三十萬只剩下兩萬，那二十八萬人顯然都作了無名寃鬼！

該書雖不提自己同志的名字，可是對於敵人的名字可一個也不漏。黨內如陳獨秀，張國燾這些「叛徒」，卻赫然出現。至於不學霸王而猛追窮寇的胡宗南、薛岳、吳奇偉這些國軍將領，個個都在書中活動。

該書爲什麼不寫共軍頭頭的名字呢？這暗示目前的文革還沒有分最後的勝負，任何人的命運都仍飄搖不定，萬一寫出來，不久被清算，這本書又得作廢重寫重印，不但麻煩，也有被追究責任的危險，況且又浪費「人民幣」。

拋開鬼魂錄，看且看北平的人間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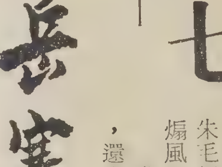
爲了紀念「八・一」，兩報一刊發表了聯合社論。社論有三點大可注意。

①「全世界的人們都可以看得到，是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侵略和威脅我國，而我國並沒有一兵一卒駐在別人的國土上。我們加强戰備，完全是爲了防禦」。同時新當權派的支柱，少壯軍人集團的頭頭黃永勝在講話中也强調：「目前，中國人民在抓革命，促生產的同時，正在積極進行反對侵略戰爭的準備。我們的戰備完全是爲了防禦。」這是新當權派向「美帝」和「蘇修」送秋波，表示無意派軍出境製造重大麻煩。這與毛派要「解放全世界」的狂言，相去甚遠。

②社論末尾列了四句口號，第一條歌頌「解放軍」；第二條歌頌黨，第三條才是馬列主義毛思想；第四條才輪到毛老大。黃永勝在講話中說：「中國人民的天下，是在毛……領導下，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也靠槍桿子來保衞的。」儼然以北平主人的姿態講話。大有手握槍桿子，目無毛林之慨。

③社論說：「要進一步提高四好連隊運動，全面增强部隊的戰鬪力。每個幹部戰士都要胸懷革命全局，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要發揮我軍既是戰鬪隊又是工作隊的光榮傳統，繼續做好『三支』『兩軍』工作。……」這段話表明兩點，①是堅持「四好」，不再搞「突出政治」的「單打一」；這是新當權派的軍事路線，仍確定不移。②是仍要用槍桿子掌握黨政，「三支兩軍」仍要繼續。

「八・一」慶祝招待會，很少露面的陳伯達露了面，毛的老婆江青也出場招搖。但是政治局委員的排名以筆劃爲序，葉劍英列在第一，壓住江青；可是政治局常委，卻不以筆劃爲序，周恩來打頭，壓住陳伯達。陳的筆劃爲七劃，應在周之上，九大以後一直如此。這說明陳伯達縱然露面仍然一臉晦氣，好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的戚本禹。



共僞政權成立，隨着李濟琛、沈鈞儒一群人北上，也撈到一名「政務院監察委員會主任」，在一九五三年就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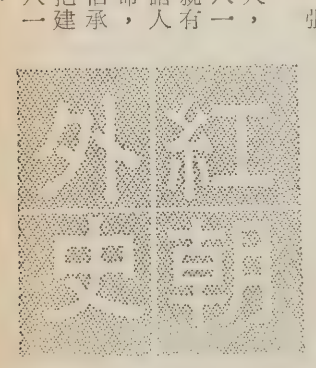
南昌暴動軍事政治兩方面領導人，賀龍當時不是共產黨，譚平山以後脫離了共產黨。嚴格說來，南昌暴動不但不是朱毛領導的，根本就不是共產黨領導的，共產黨人不過從中煽風點火而已。

當時眞正負責策動南昌暴動的是周恩來，其次是李立三，還有郭沫若，武人方面有劉伯承與聶榮臻。在南昌暴動即將爆發前夕，在武漢的中共中央又派了張國燾去制止，在中共中央及俄國顧問看法，南昌暴動成功可能性幾乎等於零，這樣一來要同國民黨左派徹底決裂，太不合算。因此派張國燾星夜趕去制止，但當張國燾到達南昌時，局勢已不可挽回，周恩來、李立三等人所持的理由是賀龍已經同意參加，如果取銷或延期，賀龍不能自安，將會向張發奎（是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江西方面最高指揮官）告密，在南昌的共黨必被一網打盡，因此不論成敗也非發動不可。張國燾勸說無功，人已到了南昌，祇得胡里胡塗也參加了南昌暴動。

共軍以南昌暴動爲建軍節，實際上南昌暴動並未建了軍，賀龍、葉挺全部共軍（賀龍第二十軍全軍，加上葉挺第二十四師，周逸羣第二十五師）在南竄途中被國軍屢次截擊，損傷重大，最後逃到廣東境內在湯坑一戰全軍覆沒。祇有朱德的「第九軍」，實際祇有一個團，因兵力薄弱，未參加戰鬪，賀、葉失敗後，朱德率隊逃去粵湘邊境，投降了滇軍范石生，編成一個團，後來又上了井岡山，這就是南昌暴動剩下的殘餘，以後也成了共軍的主力。領導南昌暴動的大頭目賀龍今日又打回原形成了土匪，葉挺坐飛機跌死了，劉伯承、聶榮臻都被吐故納新「吐」出去，天安門上已沒有他們的立足地，文人方面也祇剩下一個周恩來還在苦撐。

在南昌暴動後的三十多天，九月七日毛澤東在湖南領導了一次秋收暴動，結果一敗塗地，毛澤東帶了殘兵敗將五百多人逃上井岡山。這批人中間包括了已死的羅榮桓，倒霉的譚震林，當時得令的黃永勝及楊得志、陳伯鈞、張宗遜等人。

毛澤東雖然自吹自詡是紅軍創始人，卻與南昌暴動沾不上邊，因此，對「八一」特別敵視，當初把帽徽去掉八一，就有更改建軍節的企圖，但因爲「八一」諸人皆踞要津，未敢提出，到了文化大革命，打倒賀龍，批臭朱德，「吐」出去劉伯承、陳毅、聶榮臻，據傳毛澤東就有意把建軍節改爲九七，但是今年仍然慶祝「八一」，大概反對力量仍大，力不從心了。



是「三支兩軍」還是軍事獨裁

香港大公報七月二十九日，發表了新華社北京十七日題爲「解放軍三支兩軍作出新貢獻」的電訊。大拍「解放軍」的馬屁。認爲「解放軍」有力地推動鬪、批、改的深入發展，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認爲解放軍堅持四個第一，大興「三八作風」，把先進經驗帶到各級革委會中去，認爲「三支兩軍」不但在政治上突出了毛澤東思想，而且促進了工農業生產，使工農業生產獲得大豐收大躍進。

然而「三支兩軍」的實質是什麼呢？到底是「三支兩軍」還是軍事專制、軍事獨裁？到底是幫助了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還是奪取了各級領導班子的權力？

不是支左　而是支右

「三支兩軍」（支工、支農、支左、軍管、軍訓）這個口號是一九六七年春提出的。那時正是中國大陸形勢最爲混亂最爲動蕩的時期。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在林彪嫡系楊成武部的支持下，毛林從上海回到北平。八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八月五日毛澤東親自貼出第一張大字報，號炮打司令部。八月十八日首次接見紅衛兵，發動紅衛兵運動，以破四舊做爲掩護，正式向劉鄧派開火。首先是奪取報刊、電台、出版社的權力。紅衛兵如出窩螞蜂，到處串連，到處亂竄，逢人就螫。社會秩序爲之大亂。佔領工廠衝擊機關，成了家常便飯。那時毛林明令禁止「解放軍」介入，解放軍便袖手旁觀。這樣紅衛兵也就成爲無法駕馭的野馬，齊唱「造反有理」的曲子，像齊天大聖大鬧天宮那樣，到處亂鬧。無政府主義也就逐漸滋長。「革命造反」也就變成假革命，眞造反，打倒一切權力，打倒一切當權派。「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極左口號也正式提出了，其混亂的情況可說是無以復加的。既有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有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假革命派，既有公開的「保皇黨」，也有游離的旁觀者。造反的矛頭既對準地方黨政領導人，也對準了「解放軍」將領。因而「解放軍」將領的地位也被危及。解放軍將領們已普遍感到這種情況是不能繼續容忍的，對毛林「不准介入」的命令極爲不滿。於是各軍區的頭頭互相聯絡，決定把「不介入」擲進垃圾桶去，實行干預，發動工人、農民與紅衛兵進行鬪爭。鬪毆殺死紅衛兵。六六年秋冬幾乎每一個地區都出現這種情況，尤以許世友南京軍轄下的省市最爲劇烈。死傷人數甚眾。毛林也就把此稱爲「逆流」。打鬪之風一起，就像颱風一樣橫掃整個中國大陸。繼續下去，局勢將愈加無法收拾。所以毛澤東也就只好命令「解放軍」介入了。一九六七年春，毛澤東只說：「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羣眾」。僅僅提出「一支」，倒不見毛澤東親自說另外兩個「支」和兩個「軍」。支工、支農，倒能夠明顯地看到，是從一九六六年九月間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變化而成的。可是「軍管」、「軍訓」卻顯得有點唐突。這到底由誰提出來的呢？是毛澤東還是林彪？抑或是地方部隊將領？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曾說：「自從主席說解放軍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以來，已經作了大量的工作。」可是卻無法看到毛澤東提出「三支兩軍」的原文，而只能看到「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羣眾」一句話。江青說：「比較困難的是支左問題，複雜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錯」。其實這並不存在什麼困難，軍人插手文化大革命以來，最令他們感到興趣的，倒不是什麼「三支」，而是軍管。把部隊開入各行政機構，開入各廠礦、企業、機關、學校和農村，進行「奪權造反」，把印把子搶到手裏，把原來的黨委和行政機構砸碎，把原來的領導人撵下台，實行軍事管制，讓軍人發號施令。至於支左問題，再簡單不過了，支持對軍人有利，代軍人說話的一派，培植他們，武裝他們，爲他們撐腰。打擊對軍人不利的，在言論上攻擊部隊首領的一派，運用槍桿子進行鎮壓，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逮捕他們的首領，解散他們的組織。

支左爲名　軍管爲實

自「三支兩軍」的號召提出以後，解放軍也就從袖手旁觀變成全面介入，積極介入。起初是借「支農」、「支工」爲名，開入農村和工廠，駐紮。干預農村、工廠奪權造反工作，搶奪領導權力。又借「支左」，調解派系鬪爭爲名，開進內鬪比較激烈的單位，支持擁護軍事頭子的一派羣眾組織，打擊鎮壓與軍人不友善的一派羣眾組織，在一些情況比較混亂的單位實行軍事管制。

軍管並不是一下子在全大陸所有地區實現的，而是由點到面逐漸擴展逐漸舖開。

解放軍的介入，並不是把事情弄好，而是弄得更糟，江青爲首的中央文革，以及要造反奪權的紅衛兵團體，很快就看出軍人另有企圖。想篡奪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果實，支左是假的，支保是眞的。支左支農也是假的，實行軍事管制，擴張軍人勢力是眞的。所以當「解放軍」介入之後不久，關鋒、戚本禹、林杰、王力等中央文革要員，就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想把拚命擴張自己勢力的軍人野心家揪出來鬪垮鬪臭，以使能夠抑制這股逆流，使文化大革命能夠進行得徹底。「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一提出，馬上得到與軍人不睦的紅衛兵組織的積極響應。紅衛兵歡欣鼓舞，意氣風發，馬上糾集力量轟擊軍區頭頭。衝擊軍區和部隊總部。這也引起將領們的勃然大怒，一方面武裝與軍人友善的羣眾組織，挑起大武鬪，一方面直接出面向中央文革施加壓力。於是烽火四起，伏屍百萬，血流成河；於是暴發武漢事件，和青海省趙永夫（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的兵變，解放軍

也直接出手屠殺「揪軍內一小撮」的紅衛兵。五大軍區的實力軍人聯成一氣蠻幹。文化大革命也就無法進行徹底，無法不降低格調。毛澤東、江青也就無法不低頭與軍人妥協。這可說是文化大革命的轉捩點，從高潮轉進低潮。

江青爲了推辭責任，大叫「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是錯誤的。她手下的健將關鋒、戚本禹、林杰、王力也做了代罪羔羊，被攆下台，以平息實力軍人的憤怒，軍人也就正式佔了上峯，成爲中國大陸的實際統治者。

在實力軍人的支持下，黑龍江、山東、貴州、山西四省首先宣佈奪權成功，建立革命委員會。繼而上海也建立了上海公社。毛澤東雖然大聲疾呼：「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可是各省市的革命委員會，卻成了清一色的軍人天下，軍人不僅佔居了絕大多數革委會的主任席位，而且佔有了更多的副主任位置。「解放軍」在各省革委中佔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八十的正副主任位置。「革命幹部」和「羣眾代表」只能成爲「三結合」中的點綴。「九大」中，軍人新貴也霸佔了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位置。軍人勢力也就成爲不可動搖的勢力，從中央到地方實際統治整個中國大陸的勢力。毛澤東明明說革委會是臨時的權力機構，但迄今仍未能取銷這個臨時機構，「九大」後江青等文革派，似乎心猶不甘，想爭回多少權力。推出了「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派駐上層建築各部門，可是仍然無法與軍人勢力相抗衡。解放軍也推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駐進工礦、企業。同時也派軍人參加「工宣隊」，奪取「工宣隊」的領導權。而實行軍事管制的地區和單位，更是繼續擴大。從地方的機關單位發展到黨中央、國務院各個單位，全面普及化。

文革運動以來，軍人的勢力一直在膨脹之中。沒有任何跡象表示，這種膨脹的趨勢已受到了抑制。中共的政權，也就逐漸變成一個軍事獨裁的政權，黨組織的權力迄今仍未能恢服。行政機構的權力，更是在繼續削弱之中。

國務院權力削弱

中共的國務院，原是最高的行政機關，組織龐大，部門繁多，人員甚眾。有總理一人，副總理十五人。下設四十個部，九個委員會，七個辦公室，還有二十三個直屬單位。文革運動終於把這個龐大的「中央政府」砸個稀巴爛，幾乎全部陷於癱瘓狀態。原十五名副總理中，八名已經被整肅──鄧小平、賀龍、譚震林、薄一波、烏蘭夫、陸定一、羅瑞卿、陶鑄。五名甚少活動──李富春、謝富治、陳雲、陳毅、聶榮臻。林彪已是副帥，根本不以副總理身份活動。比較活躍的只有一個李先念。副總理一級也就顯得零零落落了。

國務院各個部也普遍設立了軍代表制度。

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少將）、李耀文（少將，原濟南軍區副政委，山東省革委成員。）

公安部軍代表──李震（少將）原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內務部軍代表──施義之（少將）

農業部軍代表──高子明（原總後勤部某部副部長）。

農勤部軍代表──郝建剛。

林業部軍代表──王雲。

水產部軍代表──胡鵬飛（原海軍政治部主任）。

治金工業部軍代表──朱互寧（原總參謀部某部負責人）。陳紹崑（大校）（原瀋陽軍區三十九軍政委）。化學工業部軍代表──沈昌榮（原廣州軍區某軍副政委。）第一機械工業部軍代表──嚴慶堤（原總參謀部某部副部長。）第二機械工業部軍代表──袁學凱（原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第三機械工業部軍代表──周洪波（原陝西駐軍某軍首長。）第四機械工業部軍代表──彭林（中將，原海軍副政委，北海艦隊政委。）第五機械工業部軍代表──張明遠（原總後勤部車輛管理部部長。）第六機械工業部軍代表──劉世雄。第七機械工業部軍代表──曹光琳（原武漢高級步兵學校政委。）第八機械工業部軍代表──周特夫（原西藏軍區副政治部主任。）煤炭工業部軍代表──王素、伊文（原總後勤部某部部長。）篇幅有限，恕不詳舉。

各部的軍代表原爲該部軍管會的負責人，去年「十．一」改稱軍代表。軍代表比該部的正副部長都更爲活躍。出現時排名均在「領導幹部」之前。似乎軍代表已取代了昔日部黨委書記的地位，成爲該部工作的領導者和監督者。而目前，在整黨建黨聲中，軍代表的地位未嘗有半點動搖，似乎省、中央一級黨組織的恢復仍是遙遙無期。各部的軍代表，除兼任該職外，主要仍任軍中職務。因而使人懷疑，這些軍人，到底是聽命於國務院總理和總理辦公室，還是聽命於中央軍委？

國務院數十名軍代表中，第四機械工業部的彭林，水電部的張文碧，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蘇靜，已知是中將軍銜，其餘都是屬於少將或相當於少將一級軍人，文革前屬於軍長一級的領導人。這些人之躋身國務院，不僅表示地方軍人勢力之膨脹，而且表明國務院的實際權力已削弱。周恩來、李先念雖然活躍，但部長一級幹部多已消沉，變成軍代表的陪襯。

軍事專制　軍事獨裁

從一九六七年春「三支兩軍」的提出，一直到軍代表制度的設立，很明顯地看到，「三支兩軍」在實質上，就是爲實現軍事專政，軍事獨裁開路。軍人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向文革派的健將和激進紅衛兵開刀，其主要的工作，根本談不上支工、支農、支左，而只是進行軍事管制。由點至面全面鋪開軍管，從地方人民公社到黨中央和國務院都逐漸實現軍管，這就是軍人奪權的成功，軍管制度在武鬬平息，社會秩序恢復，各項工作正常化之後，是應該取銷的。目前尚未有可靠資料可供判斷國務院各單位的軍管令是否取銷，然而即使取銷，恐怕也未能把軍人勢力擠出去。去年「十．一」把各部軍管會首長改稱爲軍代表，看來是爲了適應軍人長期盤據於國務院而做的準備。

待旦

流浪詩人艾青

趙聰

這裏的山沒有樹
這裏的河沒有水
這裏的人沒有眼淚

——艾青

這是馬思聰「逃亡曲」中所引他的朋友艾青的詩句。艾青寫詩很多，不知這三行詩出在那一首。句子多麼素樸，多麼單純；但是這種散文的形式，卻含蘊着豐富的詩的內容。艾青的詩的特點，正在這裏。

中國新詩如果眞要脫離舊詩的框框，建立自己的規模，這正是一條光明大道，可惜初步嘗試成功的天才，卻給紅色政權所扼殺了。

艾青原名蔣海澄，一九一〇年生於浙江省金華縣的鄉下。他曾祖和祖父兩代建立的家業，在鄉下已是兼營商業的大地主，到他父親這一代，只不過守成而已，卻也是地方上有名的紳士，家居納福，無所事事。艾青在「我的父親」一詩中，這樣描寫他的父親：「我是他的第一個兒子，他生我時已二十一歲，正是滿清最後的一年，在一個中學堂裏唸書。他顯得溫和而又忠厚，穿着長衫，留着辮子，胖胖的身體，紅褐的膚色，眼睛圓大而前突，兩耳貼在臉頰的後面，人們說這是福相，所以他要安分守己。滿足着自己的八字，過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抽抽水烟，喝喝黃酒，躺在竹床上看聊齋誌異，講女妖和狐狸的故事。」「鎭上有曾祖父遺下的店舖——京貨，洋貨，糧食，酒，一應俱全，它供給我們全家的衣料，日常用品和飲茶的點心，憑了摺子任意拿取一切什物；三十九個店員忙了三百六十天，到過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潤。村上又有幾百畝田，幾十個佃戶圍繞在他的身邊，家裏每年有四個雇農，一個婢女，一個老媽子，這一切造成他的安閒。」以上這些句子，原文是分行寫的。從這裏看出，艾青是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在這樣富裕的家庭裏，他這一個頭生的少爺，應該怎樣嬌生慣養啊，然而不然，在他呱呱墜地之後，就像給父母遺棄的一樣，他被一位遠村的貧農婦人帶去撫養，一直到他五歲，才又回到自己的家。

這是什麼道理呢？艾青自己沒有說，我想大概不出兩種原因：一是母親沒有奶，一是父子八字沖剋，必須隔離五年。這位農婦原是童養媳，帶了他去之後，就成了他的奶媽，兼褓姆，他就是吃了她的奶、在她的盡心撫育之下長大的。也許就因為這個，他對他的家庭和父母起了反感，自幼就覺得生疏，享受不到父母的愛。但他對於奶媽，卻是終生念念不忘，他那首有名的長詩「大堰河」，就是寫來獻給她的魂靈的——因為她那時已經死了。

讀書時，父親督責甚嚴，因為他頗傾倒於當時流行的所謂洋務，更鼓勵兒子學習英文，艾青就在幼年時初次接觸到西洋詩。在金華縣城讀完了中學，他曾想赴廣州考黃埔軍官學校，為的是參加國民革命；但他父親卻要他讀經濟法律，為的是發財做官，光宗耀祖。結果是父子兩人的願望全未實現，艾青到了上海，考進一間美術學校，學着畫畫，不過也只讀了幾個月，就又回到家庭。他在詩中自敍道：「少年人的幻想和熱情，常常鼓勵我離開家庭：為了到一個遠方的都市去，我曾用無數功利的話語，騙取我父親的同情。一天晚上他從地板下面，取出了一千元鷹洋，兩手抖索，臉色陰沉，一邊數錢，一邊叮嚀：你過幾年就回來，千萬不可樂而忘返！」就這樣，他到了法國，這時是一九二八年。

在法國，學文學，學藝術，卻沒有入過正式的學校。因為他的志願就是「去孤獨地飄泊，去自由地流浪！」不，這還不是他的初願，他幼年原幻想着去做強盜，他說：「我要向剝削人的去搶劫，殺戮欺侮弱者的惡棍，抗議袒護富人的法律，和犯罪的人們交往。在我所馳騁的地域上，沒有寄生的王，也沒有乞憐過活的乞丐，終止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每天在仗義的冒險裏高歌。」強盜做不成，為現實迫得改變了初衷，他說：「但是，現實解除了我的幻想，書籍毀去了我的健康，我終於愛上了流浪，讓自己不安定的靈魂，徬徨在這陳腐的世界上。」在法國，他就是漂泊流浪，到過許多地方，訪過許多詩人文豪，像羅浮宮那種藝術氣氛濃厚的地方，也使他留連忘返。然而現實世界的不平和惡濁，到處一樣，仍然激起了他的憤恨與反叛。

一九三二年春天，他由法回國，在船上已經寫起詩來。回到家以後，父親對他由失望而絕望，因為他不是學成歸國，名利毫無。他說：「幾年後，一個憂鬱的影子，回到那個衰老的村莊，兩手空空，什麼也沒有——除了那些叛亂的書籍，和那些狂熱的畫幅，和一個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恥辱與仇恨。」

不久，他到了上海，經人介紹，他去見了魯迅。於是就在上海開始寫作，並加入了左翼美術家聯盟。不幸在當年七月，他即以思想過激的罪名，被法租界的警察逮入巡捕房，八月判了三年多的徒刑，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才出獄。

入獄的第二年，在獄中寫出了「大堰河」。父親聽說他入獄判罪，「一夜哭到大天亮」；但艾青卻悲痛他的褓姆的死亡——她一直在他家裏做女工。他藉着贊揚這位善良、仁慈的女性，對不公道的世界提出了控訴。這首詩寫得非常感動人，讀着使

人下淚。它和其他八首詩，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單行本，不但使艾青成名，也在文藝圈內發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胡風曾就這首詩評艾青道：「他底歌唱總是通過他自己底脈脈流動的情愫，他的言語不過於枯瘦也不過於喧嘩，更沒有紙花紙葉式的繁飾，平易地然而是氣息鮮活地唱出了被現實生活所波動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的情愫所溫暖的現實生活底幾幅面影。」集子裏另外幾首詩，有以新約聖經為題材的「一個拿撒勒人的死」和「馬槽」，有寫他在塞納河畔流浪的「畫家的行吟」，有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提出咒詛的「巴黎」和「馬賽」等等。

此後艾青即與胡風、田間等組織了一個詩的團體，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新詩的寫作。抗戰爆發，迫得離開上海，恢復流浪的生活。他說：「從中國東部到中部，從中部到北部，從北部到南部，又從南部到西北部。」據知他由上海到武漢，再轉山西，曾在山西大學教了一個短時期的書，不久到了西安，在那裏曾參加過抗日宣傳的工作。再由西安回到漢口，繼赴桂林，做了一年的報紙文藝副刊的編輯。然後到湖南，教了一年中學，學校因左的過火被政府封閉。於是他轉赴四川，曾在陶行知辦的設在重慶北碚的育才學校任職。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了延安。雖不知艾青何時加入的共黨，但不會遲於此時。

這樣一位有名的詩人，延安當然是歡迎的；而在他，對於延安，也是嚮往已久，認為真是所謂抗戰勝地。他一面在「魯藝」講課，一面也研究民歌，工作的興致頗高。卻不想僅僅待了一年，他就對延安的當權者表露了很大的不滿，那是因為他深深感到寫作不自由了。那時丁玲正編「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四二年三月十一日正是該刊的百期紀念，丁玲約艾青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其中有許多可圈可點的佳句，為飽讀者眼福，不能不抄在這裏：

「作家並不是百靈鳥，也不是專門唱歌娛樂人的歌妓。他的竭盡心血的作品，是通過他的心的搏動而完成的。他不能欺騙他的感情去寫一篇東西，他只能根據自己世界觀去看事物，去描寫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創作的時候，就只求忠實於他的情感，因為不這樣，他的作品就成了虛偽的，沒有生命的。

「希望作家能把癬疥寫成花朵，把膿包寫成蓓蕾的人，是最沒有出息的人——因為他連看見自己醜陋的勇氣都沒有，更何況要他改呢？

「愈是身上髒的人，愈喜歡人家給他搔癢的。而作家卻並不是喜歡給人搔癢的人。

「等人搔癢的還是洗一個澡吧，有盲腸炎的就用刀割吧，有痧眼的用硫酸銅刮吧。

「生了要開刀的病而怕開刀是不行的。患傷寒症而又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贊美是不行的。

「假如醫生的工作是保衛人類肉體的健康，那末，作家的工作是保衛人類精神健康——而後者的作用則更普遍，持久，深刻。

「作家除了自由寫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權。他們用生命去擁護民主政治的理由之一，就因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們藝術創作以自由獨立的精神。因為只有給藝術創作以自由獨立的精神，藝術才能對社會改革的事業起推進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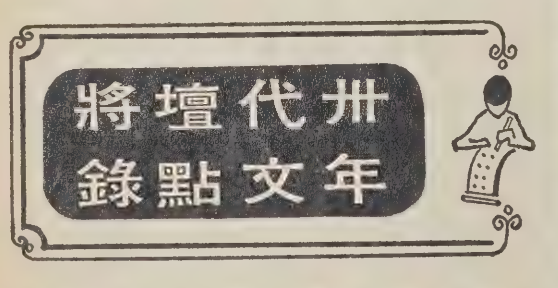
這些話不止抨擊了中共控制文藝的政策，也傾吐了作家共同的心聲。因此，在五月舉行的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鬬爭王實味，丁玲、蕭軍、艾青全成了「陪綁」的人物。當時毛還想利用他們作「百靈鳥」，所以只殺了王實味一人，讓他們過了關。

抗戰勝利後，艾青到了張家口，在一共黨機構裏工作。「解放」之初，他同丁玲全是文壇要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還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之後，他就被派到國外作文化交流的工作，蘇聯、南美、西歐、非洲，全有他的足跡。只是他的叛逆的性格無法改造，雖也奉命「歡呼」過「新中國」、歌頌過斯大林毛澤東，但在一些文藝集會上發言時，常說些諷刺話。

一九五七年反右，他同丁玲、馮雪峯一道遭到整肅，不只被打成右派，還被開除了黨籍。一九五八年二月，他在延安寫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被提出來再度批判，從此他也不再公開露面了。一九六一年底，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被任為洛陽的文化局長。文革一起，他又完了。他和胡風、丁玲、吳祖光都很不錯，但這些人全是反黨的健將。

抗戰期間，他寫的詩最多，有詩集「向太陽」「北方」「他死在第二次」「獻給鄉村的詩」「火把」「黎明的通知」「雪裏鑽」「潰滅」「反法西斯」「索亞」等，還有一巨冊論詩的散文。其中有些詩，作於延安，已經有了概念化的傾向。從一九四五到一九五三年，他寫出兩部詩集，「歡呼集」和「寶石的紅星」，幾乎全是歌頌共黨的。後來只寫了「藏槍記」「黑鰻」「雙尖山」三個長詩，卻都未獲得好評，一致說他政治熱情低落了。

一位把研究艾青的詩作為畢業論文的大陸大學生說：「然而在他歡呼過的『未來的共和國』誕生後，我們卻很少聽見他的聲音，而且根本就沒有再聽見他的像『向太陽』『火把』的那樣熱情洋溢的聲音：：這是什麼原因呢？」這話是一九五六年說的，我想經過反右和文革，這位大學生該明白是什麼原因了吧。



啼聲劍影錄

據那老水手告訴我：伏波灘水流甚急，灘石突兀，偶不小心，便會觸礁翻船，因水急旋捲，沉船後，船上的人很難逃生，所以，航行界視此爲畏途。而且行走此處的船隻，把舵的梢公，必須謹記，在過灘時，要把船頭朝正廟門，船便能疾駛而過，便可平安無事。但當船朝向廟門，如果忽然有一隻黑狗，伸頭出現在香案之上，該船必遭沉沒，無一倖免。

伏波灘頭危險萬狀，當屬事實，但見狗沉船，則野叟曝談，過於神怪，惜伏波灘不在梧柳航線之內，筆者未能登廟拜謁，耳聞之事，不敢實證。

柳州花尾渡上，乘客多屬行商，大部份爲湘南、粵西、桂東、桂南的單幫貨客，運貨入川，川黔的商人，到肇梧來辦貨。

因走貨牟利，比坐賈收獲更大，運銷到重慶，每每可得利潤數倍。利之所在，趨之若鶩，所以，船上乘客也甚擠擁，我也靠那份證明的公文，才能很方便買得船票。船上因爲百客雲集，各有各的方言，這廂「乜嘢」？那廂「啥子」？這邊「有識死」！那邊「不要怕」，眞是五花五門，但南北和的場面，四川人和廣東佬擺在一起，常常鬧出牛頭不對馬嘴的笑話。

（五）要食在廣州，但不必死在柳州

柳州花尾渡，以蝸牛式爬過了重重險阻，處處急流的無數石灘，以三日三夜的航程，終於在薄霧迷茫中抵達柳州。

柳州在中國的地輿史上，它的名字較梧州遲了十多個世紀才出現。相傳帝舜南巡，崩於蒼梧，蒼梧便是今日的梧州，民國後梧州設市，而市區則屬蒼梧縣，俱屬於廣西省政府。柳州在秦始皇時則屬桂林郡，但卻延至唐朝始爲世人注目。由於柳宗元與劉禹錫坐王叔文黨，柳宗元貶柳州，而劉禹錫謫播州，但播州非外來人可居之地，且劉禹錫有母在堂，萬難之任，柳宗元乃上書，願以柳州換播州。柳宗元不忍老朋友奉母到瘴厲的苗荒，情願以較好的柳州相換，遂使柳州二字爲世人所注意。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與劉禹錫同年登進士第，也中博學鴻詞科，唐代考試，以登進士科爲榮，但考取進士科不是立即派官，還要經一番釋褐手續，始得派委官職，所以，韓愈二十五歲考獲進士，要到二十九歲才派宣武節度使推官。如果登了正科的進士第，又再考獲特科的如直言科、鴻詞博學科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等任何一科，才最爲士林所敬重，在宦途上亦具備了好資格。柳宗元正科和特科既登高第，在功名方面自當扶搖直上，初授校書郎，又調藍田尉，不久，便陞監察御史裏行，因得結交王叔文，遂引入禁中，遷爲禮部員外郎。但他所走的政治路途，卻受了挫折，因王叔文敗，他便以坐王叔文黨，貶出外爲永州司馬。做了十年南荒的閒曹，才遷爲柳州刺史。在柳州四年很得百姓的愛戴，政績也很好，所以，他死了之後，柳州人就建廟來崇祀他，那座廟叫柳侯廟，直至抗戰期間，香火還是很盛，由此可知柳州人對柳宗元的崇敬。柳宗元在柳州四年，嶺南的進士都向他領教，對桂省的文風，實有倡導推動的功勞，等於韓愈之在粵東，使文風之大盛，功垂不朽。柳宗元卒於柳州任所，死時才四十七歲，有柳柳州集，柳州乃以柳宗元的文名，而使蠻烟瘴雨的邊僻州郡，舉國知名。

在柳州登岸，首先入旅舍安頓行李，由後到西南公路局柳州站打聽開往貴陽的長途客車的班次，一出旅館門口，便見到柳州著名的魚立峰，兀然獨立於柳江南岸，宛然一條巨魚昂首向天，孤峰獨聳，周沿既無岡巒，附近也無延綿的山脈，卓然自立，無依無附，孤拔峭峻，大有傲然不屈之慨。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這是一般人讚譽桂林山水的秀麗，用上述兩句話來標榜

一位哈佛大學研究生

聶慶修（Richard K. D. Nieh）自滬江大學畢業後，進燕京大學研究院進修，一年後出任金城銀行石家莊辦事處主任，嗣後調往上海，任八仙橋辦事處主任。該行董事長慕其才，派往英、美考察金融事業，聶氏趁在美考察之便，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一年後赴英國考察，又進倫敦大學。因政府已宣佈長期抗戰，故他在英僅半載；返國後任董事會秘書、信託部經理等職。

一九四三年他辭職往大後方，但他在一九四四年夏，忽又來滬，據說：「他受託來滬，試探日本方面有沒有『和談』的可能」。（該時美國駐重慶大使館中若干人員係哈佛大學出身。）一九四五年春返重慶。

抗戰勝利後，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務處副處長，未滿兩年他辭職經商，中央信託局局長吳任滄慕其才，聘任他爲該局保險處副經理。

抗戰勝利後迄至大陸變色，他的社交活動，除參加了留美同學會，留英同學會，還擔任哈佛大學上海同學會秘書，暨燕京大學上海同學會會長。那時，美國新任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由南京來滬，即下榻在他的高足——聶慶修寓所。司徒大使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多年，上海各大報登載此項消息，聶氏在該時可謂「好不威風」。誰知嗣後構成爲罪狀之一，被中共判爲「右派分子」。

上海變色後，中央信託局保險處併入「人民保險公司」，他的副經理銜被撤銷，每日下午學習；一九五〇年該公司派他往華東革命大學學習（思想改造）。學習期滿後，多數調往別處，或降級。他請求緩往，因有胃病。該公司人事科說他「抗命」而「撤職」。嗣後他過着隱士式的生活，足不出戶，頭髮自理，想不致觸怒「人民政府」。

誰知一九五四年，里弄居民無工作崗位者，亦要思想改造，他不能例外。他所住的里弄居民委員會，主任係一人家家裏的女傭，在公安局派出所安排之下，向聶氏鬬爭：「你是一個留學生，爲什麼不工作？爲什麼不爲人民服務？你是什麼思想？……」。限期要他寫坦白書，那天晚上他背着[illegible]

，使人心嚮往焉。桂林我未曾住過一天，只在第二次赴渝，爲了急賑粵南糧荒，匆匆南歸，在金城江乘湘桂火車，道出桂林，停車南站，特跑下車來，在南站小立五分鐘，以表示到過桂林的阿Q意識；便跑回車廂裏，不久，火車又隆隆啓行，所以，桂林山水我可能見過，但我尚未欣賞過。只聽聞人們樂道桂林馬肉米粉的滋味，不禁唾涎三尺，也聽人說到桂林七星岩的雄壯，頗後悔那次過門不入，遂使天下聞名的山水名勝，失諸交臂。

不過，我有點感覺，桂省的水，除了石灘較別省特多之外，沒有什麼特異之處；可是桂省的山，卻有獨特的風格了，延綿的岡巒較少，兀立孤拔的奇峯較多，——派不依不附的氣慨，象徵剛强不屈的雄勁，也有一股蠻不畏的氣魄，廣西人口頭禪「有怕」的精神，大概是由於獨特山川之氣所鍾靈。

到了西南公路局的柳州站，接洽購買直通貴陽的車票，使我嚇得一跳！據站員的答覆，如果購買直達貴陽的客票，要排期在四天之後，因三天內的客票已搶購一空，很多位公幹往渝的人物，雖已登記起來，也要排到第四天以後才有座位。如果想先往金城江，在金城江做貨車「黃魚」，則可以隨時購票，乘通金城江的客車前往。我赴渝的期限則迫，交通則滯，眞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抓抓頭兒，一籌莫展，直往金城江，倘使找不得「黃魚」位，再找公路局的客票，可能比柳州更難，不如在柳州等等排期，似乎更有把握，在無可奈何當中，只有枯候。

戰時交通，由於車輛關係，由於司機關係，眞是客多車少，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尤其西南各省的大後方，客商雲集，而公幹者亦絡繹於路，求過於供，公路局的客車座位有限，而乘客則紛沓而來，遲來一步者，只有搓掌興嘆。這一來，頓造成貨車司機的發財機會，挪出車頭位，甚至在車廂裏的堆貨空間，作爲客座而兜客，向天喊價。有些行商，因爲要爭取時間，趕佔市場，迫得忍痛，掏其大大的腰包，坐上擠擠迫迫的位子，「老襯頭」做了，司機們還叫他做黃魚，受盡了司機老爺的氣。（七）

安琪

雙槍黃八妹其人其事

則章

我國歷史上巾幗參與義舉，忘奪鬚眉，實不多見；近世除鑑湖女俠秋瑾從事革命，矢志推翻滿清，卒殺身成仁，名垂青史外，雙槍黃八妹在抗日、戡亂兩役活躍浙西，和敵人周旋，忠義感人，其事蹟亦屬難能可貴。

黃八妹原籍浙江平湖縣屬的乍浦鎮。該地接近大海，向爲浙江著名產鹽區；也是孫中山先生「建國方略」中的東方大港。黃八妹出身貧寒的農家，成年後和同鄉謝友勝結婚。其後夫婦倆因生計困難，有時販售私鹽。這在產鹽區原是司空見慣之事，當地官兵頗多牽涉其中。而謝友勝爲人頗富江湖義氣，且有膽識，數年後有近百人團結在他的周圍，並備有若干槍械，至是謝儼然已成爲領袖。他們的行動只限於販鹽，絕不爲害鄉里。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國軍主力退出浙西，只留下少數游擊隊牽制日寇。其時謝友勝、黃八妹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毅然放棄販售私鹽生涯，率部和游擊隊合流，不時襲擊嘉興、平湖的日寇；而黃八妹本來赳赳有丈夫氣慨，自習慣於游擊戰後，苦練槍法，後來，由於槍法頗合準繩，和敵人交鋒時經常以左右手使用雙槍，深獲得部下擁戴；並獲得「雙槍黃八妹」的威名，爲浙西淪陷區的傳奇人物。

民國三十年日寇沿浙贛路推進時，謝友勝、黃八妹率部下數百人擾亂敵人的後方，多次出擊留守浙西的日寇，自有牽制敵人，鼓舞人心的作用；因而有些僞軍改邪歸正，並接受其領導。

抗戰勝利後，浙江平湖縣政府委謝友勝爲當地保安團長，仍統率其舊部；同時委黃八妹爲平湖縣參議員，參與縣府施政。其時黃八妹身穿女裝短衫，經常出席縣府會議，滔滔發言，雄風一如抗戰當年。

平湖民風向稱柔弱，歷史上並未產剛烈威猛之士。抗戰結束後，雙槍黃八妹的威名經上海報紙宣傳，幾乎婦孺皆知，平湖人引以爲榮。不幸國家多難，數年後中共得勢，赤焰伸展浙西，謝友勝奉命率部迎擊共軍，雖盡其全力，終以衆寡懸殊，謝被俘遭共軍殺戮。其時黃八妹悲痛逾恆，後經舊部敦促，毅然再披戎裝，率丈夫殘部與共軍周旋，因熟悉地理，數度牽制共軍，掩護國軍撤退。任務完成，奉命向舟山轉進。可是，舟山非宜守之地。不久，黃八妹奉命率部撤往台灣。如今，黃八妹年齡當已接近花甲，沒沒無聞已久；如果一旦反攻大陸，相信她不會坐視，以她往年的威名，在浙西仍有强大的號召力。

大陸的下場

浮雲

了關。以後，他不得不東奔西跑託人找工作，但各機構人事科受市人民委員會人事處控制，私人不可能介紹。他素反對加入任何黨派，一九五六年冬，北京「中國科學院」往上海招聘翻譯人才（由外文譯成中文）他由「九三學社」所謂「民主黨派」推薦，無疑地他加入了「九三學社」，進了中國科學院，暫支月薪一百元（人民幣）。

或許他命途多舛，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出了花招，引誘知識分子上圈套：「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科學院不能例外，一位工作人員在反右鬥爭大會上，他被迫供出他寫的大字報中，某些資料係聶慶修所講的。因此大會判聶氏爲「右派分子」，但他不低頭、不承認是「右派分子」。兩日後，地方法院傳票拘人，判他爲「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勞動改造。

依據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所登載聶氏的罪狀：與美帝國主義有勾結，美國大使下榻在他的寓所；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處副處長；掃蕩報推銷員等。

最初被送往石家莊一個農場，後改送往別的農場與盜竊囚犯在一起，一九五九年春，病歿於農場。

一位哈佛大學的研究生如此下場，費正清的徒子徒孫們，拿了共黨津貼，做着白日夢，呼着：「兩個中國」，「成立第三黨」的囈語。醒醒吧！你們的先進同學，在中共暴政之下，如此遭遇，有何感想？

（浮雲先生：囑辦之事，一定辦到，編者。）

愛你的敵人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能要求過高。例如，一個人徒手跳高只能跳六呎左右，如把竿子放在十呎上，他永遠也跳不過去；十秒左右可以跑百咪，如硬叫他在十秒內跑二百咪，恐怕也永難達到。我以爲基督教新約中耶穌叫人「愛你的敵人」這句話，也是一種無法達到的過高標準。

這句話，耶穌已說過將近兩千年了，試問，能有幾人做到？所謂「異教徒」不必說了，就連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今天對付阿拉伯集團，還不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因此，這個弱小民族才能得到世人的同情，如果達揚和他的袍澤，遵從他們先哲的教訓，爲了「愛敵人」而向納薩樹起了白旗，那才會遭世人唾棄呢。

最使坐在上帝右邊的耶穌感到不安的，恐怕要算北愛爾蘭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了。他們雖然都信奉所謂「三位一體」的眞神，可是彼此卻仇深似海，誓不兩立。一個住在烏爾斯特的基督徒說：「我們沒有天主教徒朋友，作爲個人，天主教徒可能是很好的，但作爲一個集團，他們是危險的。我從未招呼過天主教徒。如果我們想有天主教徒朋友而又給鄰人們知道，我們的窗戶立即會被敲破。我的父親不讓我與一個天主教徒結婚，我也不會讓我的兒子娶一個天主教徒。」

他又說：「這仇恨在今後多年將仍繼續，最後高潮達到內戰。愛爾蘭陸軍會進來支持天主教徒，英軍會支持我們。」

另一個天主教徒則表示：在一九二〇年愛爾蘭分裂前後的暴亂中，如果沒有軍隊鎭壓，基督徒會把我們的傢俬抛出街外焚燒。現在如果軍隊撤退，一星期內，我們就不會再在這裏了。基督教徒會來向我們投擲汽油彈。他又表示：貝爾法斯特的天主教徒仍然感覺像「二等公民」，統治的基督徒時常有好的職位；我們時常只能做伐木或吸水工人。如果我是一個基督徒，或許有一個較佳的職位。

住在同一城市的市民，同種、同文、同生活習慣，甚至宗教信仰也是一樣，僅只有新、舊之別，然而卻勢同水火，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請問所謂基督的精神在那裏？耶穌叫信徒們「愛你的敵人」，現在連自己的同胞、同信仰的兄弟姊妹都不愛，還說什麼「愛敵人」？新舊教人士，先把你們兩派團結起來再談向外傳道吧！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天主教徒基督徒，連枝同氣向耶穌；
如何其豆相煎煮？親尚如斯何況疏！

二、愛你敵人實訓傳，兩千年後仇依然！
選民賢似以色列，肯向埃及握手歡？

名字的種種（上）

名字實際上只是一個符號，雖然有人貪圖吉利貪圖好聽，爲自己取一個大富大貴的名字，但卻不能「憑名而貴」。常見名叫阿貴的操其賤業，名叫阿富的窮得連個斗零也沒有。名叫阿貞阿潔的，既不貞也不潔，名叫阿德阿賢的，既缺德又不肖。因而不管叫做什麼，名字的作用只是與露絲小姐的洋狗仔叫做力奇，二叔婆的唐狗姆叫做大黃一樣。從名字的作用這點說來，實在是人狗平等的，完全用不着憤怒。

人可以沒有姓、沒有號，但卻絕對不能沒有名。因爲沒有名就沒有辦法稱呼。在新舊文化相衝突的時候，像方玄綽教授這樣高雅的人，既不願守舊稱太太爲「太太」，又學不了新潮，因爲太太並沒有學名雅號可呼，只好發明一個「喂」字。對太太說話，先來一個「喂！」。對太太是可以稱之爲「喂」的，因爲室內別無他人，不會弄錯。即使有他人也必有其名。故「喂」也成了太太的專有名詞。此外稱呼太太爲「喂」，太太也大致尚能忍受，不以爲是侮辱。可惜「喂」一經成爲太太的專有名詞，就再不能夠隨便把別人稱之爲「喂」了。魯迅先生無法考出阿Q的籍貫姓氏，不過倒也能證明「阿Q」兩字是既確且鑿的，所以也至感欣慰，如三毛這類沒有父母的流浪兒，姓氏籍貫難免有點茫然，但名字倒也是正確的。他們大致上都是根據特徵而呼其綽號，於是三毛、大鼻仔、大頭仔、哨牙仔之類「雅號」，也正式成爲名字了。

既然名字代表某一個人的符號，除了被人遺棄的浪兒隨隨便便以綽號爲名之外，一般人都必定有一個正正經經的名字。而且對其命名「儀式」還十分隆重其事呢！洋人除了父母命名之外，還要隆隆重重地舉行洗禮儀式，取其教名。中國人雖然沒有教名，但對於命名也是十分鄭重其事。一般是由家中的長輩如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等命名的。有的人孩子還只是母親腹中的一團血絲，就已搜盡枯腸，查遍字典，要代他（她）取一個好名了。中國人通常除了名之外還有字和號。這些都不是隨便亂取的。至於女人，除了乳名之外先前是沒有什麼學名和雅號的，出嫁之後也就以丈夫或兒子之名字爲名字了。如祥林嫂、單四嫂、阿發娘、阿順媽等等，故而令方玄綽老先生感到困擾，不知怎樣叫太太，不得不發明一個「喂」。

中國人是崇尙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光明磊落作風的。所以武松在牆上寫上「殺人者，武松也」。被人認爲是大丈夫的所爲。除了觸犯帝王，要逃其滿門抄斬的横禍，不得不改名易姓之外，一般人是死也不肯改名的。

可是這等作風已隨着西洋文化的東侵，蕩然無存了。興起的是一股改名之風，今天叫做阿快，明天可以叫做阿緩；今天叫止戈，明天叫揮戟。出現了數之不盡的幪面大「俠」。

古調今彈

減字木蘭花

葉其眞

——咏自由中國近事四則

徐速因為不懂軍事，而偏要寫以軍隊為題材的小說，出錯誤、鬧笑話是一定的。因為軍隊中的事，多是「絕對」，不可隨便更改。因此，軍人的要求也是「絕對」的，故有「有理服從，無理服從，絕對服從」的訓示。一個文藝工作者，如果懂不透這些「絕對」的人與事，而去描寫軍人的工作生活或作戰情形，不是隔靴搔癢，便是胡說八道，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則這類笑話來給讀者消遣消遣。

㈠戰時，我見過一張炭墨畫像，是一位有點名氣的人像畫家畫的，將一個少將軍官的大半身側面戎裝像，畫得栩栩如生。可是，他將這位少將掛在三角皮帶上的軍官佩劍，畫在右邊腰臀部位，因為這個錯誤，畫中人嘆惜不已，掛出來也成了「笑畫」。㈡我又見到一幅油畫，畫一個士兵伏在戰壕中向衝來的敵人射擊，人物背景都畫得很好，連戰場上那種愁雲慘霧的氣氛都表現出來了。可是，也因一筆之錯，弄成價值全無。這位畫家把槍托畫在抵住士兵的左肩，成了右手伸前握槍管，用左眼瞄準左手扣板機。㈢本港有一位新聞文化界的老前輩，他下筆嚴謹，用字造句都不隨便，也慣於在文章中指責他人寫錯這、用錯那。以後我留心他的文章，的確千錘百鍊，很難捉到他的字眼。但他有一次寫一個女人徘徊天台意圖跳樓自殺，不准他人走近相救。一個警察見到她快要走近天台邊沿，情急之中大聲叫了一句軍操口令「立停」！這女人一驚，回頭一看，警察利用她刹那間的踟躕機會，一撲向前，將她救離險境，標題是「一句口令救一命」。寫得驚險緊張，生動已極。可是，他將拱托這個故事的閒文雖寫得很好，卻把這句主題的口令寫錯了。因為軍操口令只有用於行進間的「立定」；停止間的「立正」，絕對沒有「立停」。我將這個錯向他指了出來。他一拍後腦說：「對對對！我錯了，寫丘八的玩藝，你比我在行。」㈣軍隊中的術語或專有名詞是絕對不能亂用或隨便改動的，有許多外行人看來「不通」的名詞，你如果自作聰明把它改「通」一下，那就連內行人也看不懂了。抗戰時我在五八軍任參謀，參謀長是個從未擬過訓練與作戰計劃，只知吟詩寫大字而自命「儒將」（我們稱他是「芋醬」）。通訊參謀楊大佑根據實際需要，擬了一個電報呈上級司令部請求發給「電話皮機」若干具。參謀長看不懂「皮機」是什麼，將「皮」字刪了，改為「電話機」。後來上級司令部來電詢問「該軍要求發給電話機，是要皮機抑或座機？希查明具覆。」參謀長這才知道是自己弄巧反拙搞錯了。因為他平時不下部隊，戰時不上前線，不知軍用電話機，除了放在辦公枱上的「座機」，還有一種用皮套裝着，可以揹在肩上或掛在樹上牆上的輕便「皮機」。

這些，都是因為不懂，所以不通的笑話。

因為不懂，所以不通

張贛萍

詩低彈集

颱風警報，髮似婦女何處跑；

蕩氣迴腸，幾首名歌被雪藏！

十六字令

——咏毛酋自認中共核彈是紙老虎

衰！褲子賠光不認低；紙老虎，早知核彈非！

飛蚊伺暗聲如雷

長夏炎炎，晚上每被蚊蚋騷擾，那些小傢伙晝伏夜出，嗡嗡成羣，揮之不去，往這兒叮一口，那兒扎一下，頗叫人不勝其煩。我起初採忍讓態度，置之不理，它們不見反響，更加肆無忌憚，愈聚愈多、愈叮愈兇、愈叫愈響，聽其聲忽左忽右、亦左亦右，似乎不能捉摸；我於是燃起蚊香，作為警告，叫它們知難而退。誰知小東西生性冥頑，竟然得意飛鳴、尋瑕抵隙，「蚊虻噆膚，通夕不寐」。我警告無效，乃霍然起坐，亮起燈炬，巨靈之掌一拍，小傢伙無所遁形，走避不及，紛紛伏屍掌下，我才得酣睡達旦。

世間上偏有這種欺善怕惡、窮兇極惡、無作不惡的可憐蟲，對它忍讓，得寸進尺；對它警告，亂撲亂叫，不自量力、不知進退，莫此為甚。

現今蟄伏文壇上的一撮敗類與蚊蚋小蟲亦相去不遠，他們像幽靈一樣摸黑出動，專幹見不得燈炬火光的勾當，卻還自鳴得意，擇人而噬，恬不知恥的自謂眾人喝采、一雷天下響。卻不自知喝采已成了喝打，雷響云者，也只是「聚蚊成雷」吧了。他們也像蚊蚋一樣蠢蠢然從四面八方偷襲，聽其聲忽左忽右，亦左亦右，說穿了，所謂「非左非右」，不外是在「蚊型」刊物上把方塊字左左右右的倒排一通，叫人看得搖頭擺腦吃不消，如此而已。他們也像蚊蚋一樣嗜血，專靠抄襲、摹擬、轉載來塞滿篇幅。以為不付一文版權稿費便可以充實內容，苟延殘喘。可惜吸血自肥，適足顯見其內容「貧血」！可笑的是他們吸血之後，也來一個「版權所有」，其實他們口有常說的那些剋扣稿費、侵佔版權的「吸血鬼」不正是他們自己麼？

當然，他們也像蚊蚋般帶着病菌四處傳播，毒素不足，便加工趕製，公然把「帶菌人」捧出來成為「執筆人」之一，讓毒菌蔓延飛揚，吸吮無知者的靈魂，麻木無知者的心智，自不殄滅，禍延讀者，可謂虐而又「瘧」了！這輩敗類與蚊蚋相似之處實在太多，江城子走筆至此，恍然而悟：「文」而成「虫」，非蚊而何？叫這等吸血播毒的蚊蚋小蟲負起「光大文壇」的使命，也只如「使蚊負山」而已。既是活得不耐煩的敗類醜類，我乃饗以巨靈之掌，祭以柳宗元詠蚊詩曰：

飛蚊伺暗聲如雷，喧騰鼓舞喜昏黑！
昧者不分聰者惑，利嘴迎人着不得；
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
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江城子

人海百態

多·妻·的·人

某人傑

一夫一妻雖被視為最文明的婚姻制度，可是到目前為止，許多地方仍有多妻制度的存在，且為法律所認可。回教國家容許一個男人討四個妻子，中東阿剌伯國家的酋長，後宮粉黛三千，更不必說了。

在中國舊社會裏有妾侍制度的存在，除元配夫人外，男人往往討六七房妾侍；妾侍愈多，愈表示他的富有和地位崇高。

時至今日，多妻婚姻雖不為法律認可，但事實仍然存在，除太太之外，可以有妾侍；可以有平妻；可以有姨太太；可以有姘頭；可以有黑市夫人。名稱雖繁多，實際就是第二夫人。有本事，第三、第四夫人也無不可，只要不是經過正當法律手續結合，就不會構成重婚之罪，法律上仍沒有罹罪的危險。除非太太不諒解，拿到證據，循民事訴訟，控告通姦，不過，即使如此，最多亦不過離婚，付給贍養費，無論如何不可能把你關在牢子裏。

別的地方不說，以香港社會言，儘管法律上只許一夫一妻，但幾頭住家的人，多到無法統計。上流社會有錢有地位的人，固然三妻四妾，正舖支店，遍設港九；就是一個小老板，或者白領階級，也不少有「小公館」的。一些極力擁護廢止妾侍制度的名流，私底下也有情婦；也有元配夫人以外的精神寄託。所以，香港表面是厲行一夫一妻制，實際上，妾侍是普遍存在，不過名稱上稍有不同。女人都喜歡較好聽的身份。我認識一位名流，元配夫人是作養孩子用的，她和他結婚到現在二十五年，養了三個兒子，五個女兒，大兒子在英國留學，其他的也都唸到中學。

二姨太是作交際用的，他在外邊有交際應酬，必定携同二姨太與俱，二姨太英文書院出身，「托」得幾句，風度又好，應酬中國人鬼佬都面面俱圓，尤其當這位名流養的名駒跑出頭馬，二姨太拉馬頭，確夠風度，第二天報紙刊出玉照，先生也覺值得為她驕傲。

至於三姨太，是作生意用的。三姨太是算死草，算盤之精，處事之明，遠非這位名流所及，所以名流把兩家大商行交她「全權經營」，自己只管財政，除了簽支票，什麼都不管，三姨太每年給他賺進三幾百萬。

這位名流最大本領是：三位太太之間從不發生爭執，各司其職，大家都滿意現狀。

此外，我認識一位校長，戰後復員回港，只有一家規模很小的學校。那時，他只有一位太太，這家學校由他太太管理，從二百名學生辦到一千名，戰後許多學店發達，他得風氣之先，更是盤滿砵滿，學生多到容納不下。不久，他在九龍開設一家分校，在學校成立的同時，他討了一位第二夫人。

這位第二夫人原是學校裏的教員，分校成立，她成為校長的第二夫人，也就是分校的校長。

第二分校辦得和正校一樣發達，一樣有聲有色。使校長覺得學店生意大有前途，於是又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開設第三分校、第四分校，每一分校的校長，都由他一位太太擔任。

現在，他擁有的學校增到六間，即是他一共有六位太太。這六位太太都努力不懈，一心替他發展校務，賺進大把鈔票。

校長不但討了六位太太，也等如僱用了六個替他賺錢的伙記。而且，她們間還有着競爭，第一分校賺錢不及第二分校，二姨太會急起直追，一定做到勝她一籌；同樣，三姨太、三姨太、五姨太也具競爭心理，結果是替校長賺進更多鈔票。

這位校長不是唯一的「利用太太」的專家，抗戰時候，我在小北江搭過一條船，那船的老板就用這方法管理他的四條船。

他有四個老婆，每個老婆給她一條船；這一來，每個老婆的生活不但解決了，他還可從中賺得一筆烟酒賭博的本錢，生活過得優遊舒服，除了輪流陪這四個老婆睡覺，不用他出一點氣力。

當時我對這位船老板的聰明，甚為佩服。說不定這位校長的辦法，是從他那兒學來的。

這位名流、這位校長、這位船老板都是擅於利用「多妻」的人。許多頭腦新的人認為多妻是荒淫、不道德的，不足為訓。他們認為，歐美文明國家婚姻制度才合理、才健全。其實，這不過是表面看法，歐美文明國家，離婚是輕而易舉的事，一個男子或女子，結婚十次八次，也極尋常。

另一種病態現象是「換妻」玩意的普遍。上流社會以至普通市民，都視如家常便飯。有了「換妻」這玩意，等於婚姻制度不存在。這樣的一夫一妻制，豈不比香港社會的幾頭住家荒淫百倍？我無意鼓吹「多妻」，但以「多妻」與「換妻」相較，「多妻」還勝一籌。

「多妻」是香港社會實際存在的事實，不過公開的人少，秘密的人多。許多外表看來道貌岸然的大人先生，口頭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也是「多妻」的實行者。在我看來，比起那位校長、那位船老板敢於公然行事，不如得多了。其實，香港不只「多妻」，連「多夫」制度都有。聽說有一個女人，同時嫁給三個丈夫，而三個丈夫都以為自己是唯一丈夫。這說出來許多人不會相信，但誰也不敢否認有這事實存在的可能性。據說：她的三個丈夫一個是海員；一個是教員；一個是報社的電訊編輯。

不過，這只能入「信不信由你」一類了。

左記百醜 圖之一

這一回：利字當頭 毛語錄且丟一邊 處女掛帥 上得山多終遇虎

蕭平

提起「五月暴動」相信每一個愛好和平的香江市民皆會「談虎變色」，因暴動而無辜遭受損失的人，數以萬計。就以筆者來講，那時雖是「同志」之一，也要吃貴米菜，搭貴船車，誤時誤工，且曾作有生以來第一次五千分之一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自然，肇事者也必定遭到其應得的報應，凡是左記生意均受到嚴重損失，「土貨公司」門堪羅雀，凡是跟左記有生意來往的商人，也紛紛被迫解其「善」囊，作「鬪爭經費」。但是，左記頭頭中受損失的卻不多，有的還由暴動而帶給他一筆爲數不菲的「鬪爭財」哩。

牛皮大行長是香江一家左記大銀行的行長，這家銀行在幾家左記銀行中，算得是歷史較久，規模較大的一家。幾年前，牛皮奉命委任該銀行行長，由於他「運財」有方，三數年之後，他已擁有一座價值二十餘萬的花園洋房，另外還有不少「怡記洋行」「凡記汽車」等大股票。自然，銀行裏的存款也不少，只是存在「帝國主義」資本的外國銀行。

暴動時期，牛皮大行長也跟旁的左記大富豪一樣，大起恐懼之心，怕的是有朝一日香江變色，自己的洋房、汽車、美人、金錢、地位，一切都化爲烏有。於是，他急忙與一個旅行社的經紀先生聯絡，那經紀先生拍胸擔保他護照不成問題，並聲言只要二十四小時之前通知，即可讓他登機啓程，遠離香江。

牛大行長吃了這顆「定心丸」之後，立刻行動，第一步自然準備將洋房汽車股票變賣。而就在這個時候，毛共突然派了兩個特派員到香江，說是協助香江左記收拾殘局，於是就立刻召開高層會議。牛皮雖不在被召的五個左頭頭之中，但他跟左記工會天字第一號頭子木易盲，乃酒池肉林中「最親密的戰友」。結果，輕易地從木易盲口中知道，毛共不但沒有作收回香江的打算，而且限時命令左記嘍囉停止「罷、鬪」。

牛皮當堂透了一口大氣，隨即靈機一動，喜上心頭。翌日，他從銀行裏把全部存款提出，且更在自己的銀行裏透支一筆數目很大的現款。你以爲他想挾款私逃嗎？不！他把大部份錢買進正在大跌特跌的某大企業股票，另外還買了將近十層工廠大廈或住家樓。

過了半年，暴動的結果正似木易盲告訴他的那樣，而香江的市場也日漸趨向活躍，於是乎，我們的牛皮大行長得償所願矣。前後不到數年，他把手上的洋樓股票陸續擇價而沽，結果暴動替他帶來的橫財比中大馬票還和味哩。

最近，牛皮大行長卻爲「娛樂」而破了大財，且氣怒成病，至今尚未痊癒，事情的起因像一幕精彩的活劇，既香艷又惹笑。牛大行長五十出頭年紀，髮妻和兒女都在鐵幕，他孤家寡人在這十里洋場，偶而有尋花訪柳的艷聞也不足爲奇。可是，問題就出在他所喜與眾不同，他只鍾意「開罐頭」，於是問題來了，那裏有這麼許多「罐頭貨」在花街柳巷坐等我們的牛大行長去「開發」呢？

總算是牛大行長生得聰明，找一個心腹馬仔，充任銀行人事科長。這個被陞爲科長的小林仁兄，心裏自然清楚牛大行長的目的。於是乎，每個新來的女職員，俱是如假包換的「處女下海」，而過了不久，也皆成爲牛大行長床上的「最親密的戰友」矣。

牛大行長有這許多「親密的戰友」，照說不會發生「處女荒」，偏偏是他對每個「新丁」興趣不長，多則一月，少則五七日。所以，身爲「華德」的小林科長，分分鐘要替主子物色「人材」，但還好在中大行長是不大重姿色的。

前年底，牛大行長家裏的兩個女傭回鄉去過年，於是「小林華德」立即替他四處尋找，結果找到一個只十六七歲的替工。豈知，牛大行長見了這個小女傭阿翠驚爲天人，一時色迷心竅，也不問對方是否已法定年齡，立刻施展銀彈政策，輕易地把她弄到手。一個月之後，阿翠的哥哥阿飛進了牛大行長的銀行裏工作；又隔了一個多月，阿飛居然陞到分行的副經理。至此，與牛大行長熟悉的朋友們開始奇怪起來，即使是「小林華德」也感到事情出乎牛大行長的「常理」。照他打發破罐頭的常規是，每人手錶一隻，現金三千。

終於，在一次宴會裏，朋友們在有三分酒意時，套問出原因。原來，阿翠居然有異常人，雖「身經百戰」，但感覺與初次上戰場并無二樣。因此，牛大行長頓生「知己」之感，如魚得水。

牛皮和阿翠，一個重「色」，一個重「財」，「和諧」的維持了三四個月，突然出事了。原來，阿翠忽覺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證實是懷孕了。

牛大行長在事先自然已做過一番功夫，不料此次百密一疏，無疑當頭一棒。他當然不能讓阿翠生孩子的，否則丟盡左記顏面，自己不被調回鐵幕「勞改」才怪哩。於是，他軟硬兼施，拿了一筆錢要阿翠打掉腹中餘肉。阿翠表面上聲色不動，一口應承，過幾天和嫂嫂一起飛往扶桑去了。隔了一個月，阿翠方始回來。牛皮見了阿翠，幾乎當堂昏倒。原來，此時阿翠已隆起肚皮。阿翠坦白地告訴，自己不敢冒險打胎，也不想打胎。

牛皮惱羞成怒，想不認賬，但阿翠表示若不認賬，自己將準備對簿公堂。他只得堆上「笑」臉，哀求她千萬別張揚出去，一切可以商量。於是乎，阿翠提出三項條件，不容他拒絕。一要他一次過付現款十萬大元，美金計算；二從今以後不能干涉她的私生活及一切，即是兩人的關係到此爲止；三不能對其哥哥阿飛革職減薪。

嗚呼，牛大行長這一次眞可說是「上得山多終遇虎」了，爲了名譽地位，甚至生命財產，只有忍痛付出巨款，且還似「啞子吃黃蓮」。這一氣非同小可，「小林華德」炒魷魚不在話下，而他至今尚在「休養」中哩。哀哉！

中國赤禍探源（六）

•史劍非•

從星火到燎原的關鍵

共產主義之傳入中國，遠遲於日本。但日共的建立，則遲於中共一年。前者是一九二二，後者為一九二一。這因為當時蘇俄恐懼日本，故意延遲了日共的建立。但是共產主義的影響，日本則比中國廣大得多。即如中共創建者如李大釗、陳獨秀、周佛海等人的馬克斯主義知識，都是經由日本出版物吸收的。

另一方面，當時日本工業發達、教育普及，無論以馬克斯的理論說，或就常識的了解說，都較中國更適合共產主義的繁殖和發展，有如十八世紀以來，英國比俄國更適於共產主義發展，其道理相同。可是為什麼共產黨在日本迄今仍未得勢，在中國反倒超前領先，竟在一九四九年蓆捲大陸建立政權呢？這是我們探討中國赤禍根源，首先要解答的問題。

助長中共發展的因素

若問中共何以會有今天，毛派的解答當然是由於毛思想的偉大正確及其領導云云，這當然都是瞎說。查考中共歷史，有三次大成功，都與毛澤東無關。㈠是中共的創立主要領導是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李達等，當時毛澤東是無名小卒。㈡是中共力量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的飛躍膨脹，從一個百人左右的小組織，在短短三年間成為擁有黨員六萬、工農羣眾數百萬、武裝部隊兩萬，勢已難制的政治集團，在這個期間的領導人仍然是陳獨秀，毛澤東雖已露頭角，不過還談不上決策和領導。㈢是困居延安之後，四面楚歌，瀕臨覆滅之際，能夠以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高喊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得以絕處逢生，死灰復燃。這時期毛澤東雖已成為中共實際的領導人，但這一投機路線的制定是蘇聯，毛澤東只是遵從莫斯科的決定而已。一九三五年七月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開會，決議建立反納粹的「人民統一戰線」，因為蘇俄正受歐洲德義兩國及亞洲日本的兩面威脅，統一戰線之目的在聯合西方國家共同對抗納粹和法西斯。共產國際根據這一決定要求中共建立「抗日反帝統一戰線」，於是中共駐莫斯科代表王明於八月一日以中共名義發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的聲明。而日本侵畧東北的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已發生三年了。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際，中共方在瑞金擴展蘇維埃，積極擴充武力來推翻政府，等兵敗之後被逐出井崗山老巢，莫斯科的指示下始喊出抗日的口號，可見他們的抗日是為了解救蘇俄的威脅，以及逃脫覆滅的危機，並非為了民族的利益。

統一抗日主張雖由蘇俄決定，但助其實現者則是魯莽無知的張學良。由於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才使中共得救。

以上說明了中共在發展中的幾次重大成功，皆與毛澤東及毛思想無關。

助長中共發展的，最顯而易見的有兩大因素，一是蘇俄的扶植和援助，二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畧，引起的抗日戰爭。

中共是蘇俄一手扶植起來的，是任何人皆知的事實。茲引本港大公報二月二十五日所載「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會日期、地點和出席代表人數」的格表中，明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從其它資料得知，實際主持這次大會的是蘇共領導之一的布哈林（後被史大林清算入獄）及史大林的心腹米夫。該屆大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是在米夫的操縱下完成的，而中委會產生的七名政治局委員，則完全照米夫所提出的名單通過。

蘇俄的扶植和援助，固然是助長中共發展的一大因素，須知蘇共亦曾扶植和支持日共、印共等其它亞洲共黨。但是其它共黨皆未有如中共的重大發展。可見蘇俄的支援並非決定性的因素。

日本對中國的侵畧，無疑的給中共造成發展的好機會。鑒於蘇共乘第一次大戰進行十月革命，就可知乘國家對外的作戰來奪取政權是共黨革命的祖傳家法。八年抗戰給予中共擴展武裝的機會，實是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的直接原因。不過，如果中共未具備利用對外作戰機會的條件，則亦不能達成竊據大陸的目的。如日共、法共、英共、意共、德共（西德）都曾經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何以他們卻未能在戰後奪取政權？由此可知，他們未具備中共所具備的條件。縱有機會，也不能奪取政權。

所謂中共具備的條件是什麼呢？要言之有左列各點。

①兩萬是上的身經百戰的正規武裝部隊。

②六萬左右飽有軍事政治經驗的幹部和黨員。

③曾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組織中有數年寄生經驗

，對政府的組織，實力及主要人物皆有深切的了解。他們在「知彼」上已有百分之百的經驗。④擁有割據地區，設有獨立的政府，可以徵兵徵糧，發行紙幣，擴大軍事力量。

上述四條件中第①②兩項，是就中共竄據延安前後的時期而言。在突圍「長征」之前曾擁有三十萬正規部隊，在七、八個省區內建立十九個蘇維埃行政區。上列實力是經過中央軍五次圍剿，兩萬里追擊之後的殘剩力量。

現在我們要究問，一個不過百人的秀才造反集團，何以會在幾年時間裏，能夠發展到那麼大的勢力呢？

「聯俄容共」餵大中共

筆者發現關鍵在於「聯俄容共」政策。對於聯俄容共政策之危險，國民黨許多先賢早有明識。上篇「關於聯俄容共的諫諍」已有詳述，此處不贅。孫中山先生當時堅持「聯俄容共」，誠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對俄共及中共之陰謀與勾結亦深有了解，但是所以仍堅持實行者，實因當時無其它辦法，可以加速革命之進展，同時孫先生個人在世之日，他的聲望魄力對共黨確有籠罩和控制之效，民國十四年之突然病逝，實爲事前所不能預料的事情。在此，我們無理由苛責孫先生。歷史本來就是事後的諸葛亮，當時當事者看不清楚的問題，後人不費氣力即可洞若觀火。

放下「聯俄容共」政策的對錯不談，試看中共藉聯俄容共政策，擴展實力的紀錄。

㈠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共成立時黨員五十九人，新青團員三百五十人，出席代表大會代表僅十三人。

㈡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黨員一百二十三人，新青團員千人左右，出席代表十二人。

㈢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黨員四百人，出席代表二十七人。

以上是中共成立之後三年期間，組織發展的情況，仍只是少數知識分子，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階段。可是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實行改組，聯俄容共之後，中共即開始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㈣中共參加國民黨組織後一年，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時，黨員突增至一千人，同年十月再躍增到一萬人，一九二六年六月，更激增到三萬人！

㈤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漢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時，黨員增至五萬七千九百人，控制的工會會員達三十一萬，所控制的農民協會會員達五百萬人，曾已擁有三萬武裝力量。到這個時候，它已成爲禍亂中國、荼毒同胞，難以制服的力量了。於是乃發動南昌暴動，秋收起義，廣州暴動，陸海豐暴動，最後慌竄到井崗山去建立蘇維埃政府，公然樹起叛國之旗。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二三年第三次代表大會，維時三年，黨員僅四百人；從一九二四年聯俄容共，到一九二七年，維時也恰是三年，黨員從四百人一躍增至約六萬人。所以有如此大的發展，皆因寄生在國民黨體內，吃國民之乳，吸國民黨之血，可是終又操刀砍殺國民黨。

假如沒有聯俄容共

筆者據以上的分析推斷，假如沒有民國十三年聯俄容共一舉（北伐終也必成功，只是要推後一個時期而已），則今天的中共，頂多不過如日共一樣，在議會中敬陪末座而已。日本國會下院三百七十八席，日共僅據十四席。根本不成氣候。將來縱有發展亦難逾三十席，絕無礙大體。如果，堅持武裝叛亂政策，則隨時可被消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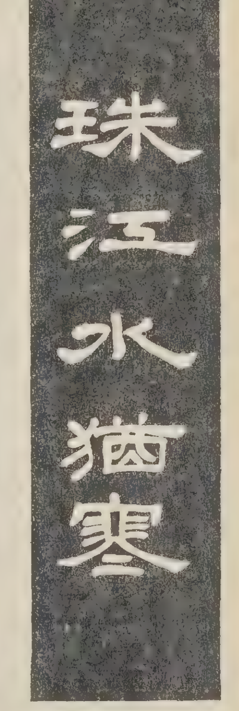
讀者或不免懷疑，如無聯俄容共，中共即絕不會擴大禍亂一點，是否有充分理由。即使黨員的擴增慢一點，如實行武裝叛亂，仍然可以爲患國家。這種懷疑，來自對聯俄容共的詳細經過缺乏了解。

須知聯俄容共不僅是使中共有機會在國民黨組織內部發展組織，由國民黨供給經費舉辦各種工作，利用國民黨的聲勢，掩護其叛國活動來爭取全國人心，吸收傾向國民黨的優秀青年，更重要是替中共培養、訓練了大批軍政幹部。試以當年黃埔軍校的編制和人事來說，政治部主任戴傳賢（始終未任校久任），副主任周恩來，教授部主任王柏齡，副主任葉劍英，四名總隊長之中第二總隊長芳延楨，第三總隊長金佛莊都是共產黨員（載台北出版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三期），幾乎與國民黨平分春色。軍校的學生當中是如此，北伐革命的下級幹部也是如此。因此一舉妙手空空，造反不成的書生，隨着北伐的進展，都成爲能征慣戰，熟於韜略的將領。再看黨政組織方面，陳獨秀、李大釗等皆入選爲國民黨中央委員，譚平山且任組織部長，工會、農會等群衆組織，幾全部由共產黨員控制。因此北伐軍到達武漢之際，中共羽翼已成，如果不是及時展開清黨運動，則紅色政權早於一九二七年建立了。

假如沒有聯俄容共，中共由書生到打游擊的發展，雖非絕不可能，但是起碼要遲延五年。如延遲五年，則中國早已統一，政府早已鞏固了。況且沒有聯俄容共的培養訓練，純粹的書生落荒到深山大澤裏去打游擊，究竟能否有作爲，能堅持多久，實在都是天大的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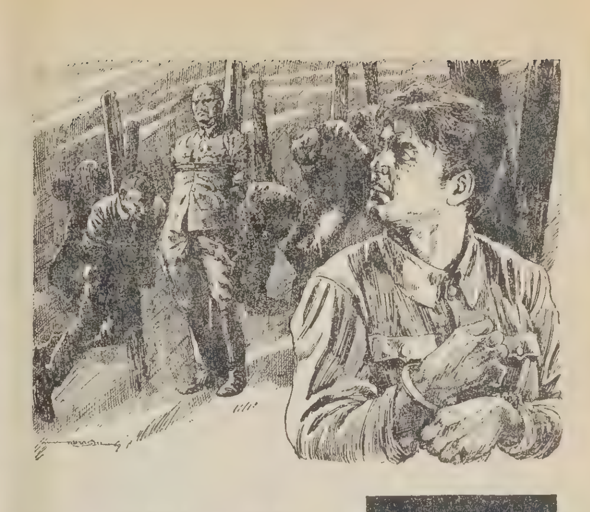
探究中國赤禍的根源，現在可肯定中共從星火到燎原的關鍵是聯俄容共政策。這是每個中國人必須痛定思痛，深切記取的教訓。

一九二七年政府實行清共剿共之後，如無內外的干擾，亡羊補牢尚未爲晚，可是黨爭、軍閥、日寇，又不斷及時的聲援中共，歷盡曲折，鬼使神差，終於赤禍滔天。



【31】

馬森亮



黃老太也插嘴過來，說：「自從你失蹤那天起，他天天都來這裏坐，一坐就起碼三四個鐘頭，好像這裏是辦公廳一樣。累得我連唸佛都不敢隨便，眞是阿彌陀佛——」

「佛都會發火的，天天這樣來糾纏不休。你想想罷，現在還有誰敢去報案失蹤的？萬一你眞的已偷渡去了香港，去報案不是自找麻煩！告訴你，他這次是特別做好這個圈套給你上當的。」黃錦娟又說。

「不是我，是要你上當！」

「瞎想！叫他去排隊輪候吧！」她說到這裏，自己倒先笑了起來，一種惹憐的嬌羞。

我回家的消息，很快老胡他們就知道了。於是又約往黃花園去野餐，為了要避免路人耳目，大家都裝成旅行模樣。這次多了兩個人，胡劍峯和劉天華。他們都把我的歷險故事作題材，毫無忌憚的評論着。老胡認為麻煩正在開始了，好戲還在後頭。他說：

「事實已擺得很清楚嗎，這齣戲不獨怪誕離奇，且還香艷驚險呢！這就是最流行的所謂解放戰術了。把戰場上的動作拿來情場上使用，結果不是強徵就是豪奪。但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可說呢？鬼叫你生錯階級！不怕官，只怕管，在虎視眈眈的淫威下，惟有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沒有了野獸，獵狗雖兇，亦將無所施其技！——」

他的意思是我們立即搬家。

劉天華也說：「如不嫌齷齪，我倒有房子免租出讓哩！」

「你的先師神位搬到那裏去？」我向他調侃。

大家都笑了。劉天華在我腿上用力一捏。

「依我看，馬上就要緊急疏散。」老胡一本正經的繼續說下去。「這樣，一來可以減少老李的威脅。二來黃小姐——不，校長落得清靜。最好她搬到學校裏來，任他有天大膽子，也不敢隨便來一個教育機構騷擾！」

一說到學校，我就問起招生的工作進行得怎樣？人事又怎樣分配！

老胡就說：「招生成績還算不錯，人數已超出預算了。另外一位女教師明天就會到校，只有一個校役還沒有請到。看來，還是僱一位女工好，男人的思想過於複雜。我們這幾位都想不出辦法來，又看看你的本領罷！」

我想了一會，忽然記起了。「有一位，但不知道她願不願意幹。」

「是什麼人，她的成份怎樣？」老胡忙問。

「我看不必搬出那套黨八股了罷！」黃錦娟淡淡地說。

老胡接着就解釋：「一定要！我們的立場和共產黨的不同。他們用人是惟恐其不進步，我們用人是惟恐其進步。對一個人的了解，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和顧慮！」

「這樣看來，她倒有資格入我們的夥。」

我很有把握的說了這一句。跟着就把那位投河遇救的寡婦介紹出來，和盤托出她的身世和遭遇，連和派出所所長的一段怨仇也說了。

大家聽了很表同情。老胡又說：

「這個女人我也救過她，難得老李的神通這麼廣大，居然能把她找着了。就請她來罷，她既然是被侮辱的，當然有反侮辱的思想！」

「如果有了她來學校坐鎮，保證那隻黃鼠狼不敢再來搗亂！」劉天華拍着手，連聲叫妙。

經過這樣的計劃安排，明天我和黃錦娟就搬居了。我搬到劉天華處住；黃錦娟把戶口遷到學校來，另外租了一間靠近學校的房子居住。因為女人住在學校裏很不方便。

十三　知識分子是毒蛇嗎？

學校已正式上課了，學生大半是華僑子弟，他們來自無法安居的四邑，沒有獲得遷移，家長們就想製造子弟就學的條件，爭取城市的居留權。

我們看準了這一點，也特別發揮了另一種的階級友愛，大開方便之門，來者不拒，有求必應，給家長寫證明向農會申請，因此而得到遷移的着實不少，學生人數直線增加。文教科且認為我們這批人是能幹的。

在另一方面，這是濫收的現象，會引起許多閒話，有人告密，說我們招生是沒有階級原則性的，且加上一個藏垢納污的罪名。等到闢上文教科的時候，副科長黃子湘就召開了一個文教會議，公開這樣表示：「教育措施是按照社會上的現象和需求，只要是學齡兒童，文教科沒有理由拒絕他入學；說到學生有無廣州市的居留權問題，這是屬於公安部門的工作範圍。——」

這番話，無形中替我們辯護，給我們打氣。所以，一場行將擴大的風波於是平息下來。這時學生已增加到二百多名了。

有了校工，那位寡婦林潔芳在校門座鎮，所長自從碰了一次釘之後，便不敢再來訪問了。我好幾次看見他站在附近徘徊，等候什麼似的。但黃錦娟每次外出，必請一兩個義務保鏢，我或老胡。甚至晚上回家的時候，照例是校工不離左右。

因為工作關係，黃錦娟經常要向各文化機構聯繫。她的臉孔漂亮，又是單身的，所以很得人好感，遇到業務上有什麼困難的時候，很容易得到上級的諒解或幫忙。甚至連文教科副科長黃子湘也不時屈尊降駕到學校來指示一切，這是另眼相看呢還是別有用意？公校的教師見到這種情形，也為之側目，暗裏呷起醋來。

不久，學校又被指定為本區的教育中心站了。所謂中心站，就是教學上的一個基層組織，名義上是調整劃一各校教學進度，實質上是利用作為控制教師的教學活動範圍。這一來，黃錦娟是當然的教學組長，變成一位起碼的新貴人了。不獨可以行使自己的意志，且能狐假虎威的做了權貴的傳聲筒，儼然一個上天奏本的灶君。

這些實際工作，不用說是落在我身上了。因此每天都是這樣忙來忙去，既要草擬教材進度，總結意見，又要在各教師面前說些自己不喜歡的話。總之事事都要表現出一番積極。我不能不要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去配合這種工作原則了。

副科長對此工作很認真負責，頗有涵養，已四十開外的人，個子高，清瘦的頰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說話相當和氣，條理分明，對人從不逞勢苛責，如果不是他左腿有點微跛，相信他的活動不會限定在辦公桌上。

也許他了解到這間學校的組織和我們每個人的出身，對我們頗有好感，而且在閒談中還透露出他並不是共產黨員，而是民主同盟會的會員。他還帶來了幾張表格，邀我們也參加民盟，好一同推動工作。他說：

「民主同盟會的工作，是以一般高級知識份子為組織對象，通過這個關係就可以集中全國的人才，對人民作更有意義的貢獻。……」

對於這個組織，我和老胡的看法不同。我認為這是一個純學術性的綜合組織，老胡卻將它比喻為一間古董店，只有供欣賞的價值。

為了要應付，結果只推出黃錦娟一人去參加，我和老胡始終保持着所謂「社會賢達」身份。

他並沒有因為我們不參加民盟而不滿，反而對我們更加客氣起來。他是讀過書[illegible]的人，當然會了解知識分子的特性，有學術修養的人，是很不容易對一種說法盲從附會的。他對老胡的一套過激言論，並不為怪，認為這是受了歷史的感染，本質上卻是富於正義感，只要耐心的教育，自然變成有用之材。他現在發現了這種人才，也想製造一批幹部，就不能操之過急，像共產黨員那樣作風，一下子把你捧上天堂，一下子又將你打進地獄。

在一個晚上，小組會開完了，賸下我們幾個人，和副科長聊起天來，他對知識分子作了一個譬喻：

「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有好的一面，亦有壞的一面。簡單說句，它本身就像一條毒蛇，只要把它的毒囊除掉，毒牙拔掉，功用就非常之大了。——尤其是廣東人最內行。是不是？」說完，對我笑起來。

我跟着也說：「如果把毒囊除掉，蛇的本身已沒有抵抗能力了。缺乏自衛力量的蛇，是供人玩耍的多。這樣一來，怕整個人類歷史，不是知識領導，而是受支配的。——」

他聽了我的話，一點惱色也沒有。只是微笑，頻頻點頭，還說我說得好，他又轉問老胡：「胡老師！你的看法又怎樣呢？」

老胡這時正瞇着眼笑，經此一問，便打趣起來，說：

「這樣說來，民盟倒像一個蛇窩了！」引得大家發笑起來。黃錦娟忙向他打個眼色，暗示不要說下去了。副科長已看在眼裏，立即將她打住。說：

「別忙！你們不要以為我和別人一樣，專向人家找情報的。胡老師說得對，凡是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都可稱作捕蛇機構，民盟雖像一個蛇窩，卻並不出賣蛇羹的！」他再掉頭對老胡說：「這一點，廣東人足可以驕傲，從洪秀全到孫中山先生。」

他說的國語不很純正，帶有濃重的湖北土腔。

「可是，科長同志！你知道廣東人還有一種特別嗜好不呢？」老胡再問。

「是什麼？」

「吃狗肉！」

副科長沉思一會，似有所悟，才笑着說：「胡老師的話真有意思。」

我怕老胡的說話會出岔子，忙搭嘴過去：「廣東人吃狗肉比北方人吃羊肉的勝一籌，狗肉的營養和口味也確非北方人所能領略的，起碼沒有一種羶味。」接着便一五一十地描述烹狗的過程怎樣，繪形繪色的，說得好似連空氣也混着狗肉香味。

大家談得很投機，毫無顧慮的，四張笑臉在燈下幌動着，說起來，副科長還是老胡大學時期的前期同學。

老胡問及他的家人是不是隨任住在廣州。

「當然是啦！時代需要我們要過這種游牧生活呀！」他說了，很快又轉了詞鋒，感慨地說：「古人說過，三十而立，我可已立過好幾年了，倒糊里糊塗立出三個孩子來。你呢？」

（未完）

被共特拆垮的

由小而大聲勢浩大　轉守爲攻進軍成都

這幾位農民領袖，袍哥大爺，當他們的勢力日漸充實，武裝人員集結到數以萬計的時候，一個個雄心萬丈，改變戰術，由山上而平地，由黑夜而白天，由偷襲而擺出堂堂之陣，舉起正正之旗，轉守爲攻，開始朝駐防在各大城市的共軍進行攻擊了。

勢力最大，人數約兩萬名的劉大麻子，於一九五〇年三月間，也即是距離中共在各地貼出繳糧、繳槍、禁用金銀的佈告不過一個月的時間，他便率領着這兩萬名武裝抗暴的農民軍，在成都城外，打得天翻地覆，把賀龍與周士第、王維舟這班共軍頭頭們，也打慌了手脚。頻頻會議，商討對策。

劉大麻子的隊伍，由雙流縣向成都進攻。那時，共產黨派往各縣鎮鄉村的工作幹部與文工團人員，已經被暴抗農民殺光了，只有各縣城駐有共軍，也龜縮城廂，不敢在夜間出來與農民軍對陣，進剿掃蕩也就談不上了。

因此，劉大麻子的隊伍，如入無人之境，他先在新津縣與成都之間，將成雅公路的交通截斷了，使共軍首尾不能呼應，然後便集中力量，正式向成都進攻。

成都城內竟出現無比的緊張狀態，比國軍防守共軍進攻時更爲緊張。因爲國軍駐防成都時，雖然做了很多工事，那都只是擺擺樣子，根本沒有派用場。胡宗南的部隊除了抄劉文輝等人之家那一天，開槍射擊過之外，從始至終就沒有與共軍交過鋒。胡宗南部不戰而走，成都城防由曾慶集警備之後，更是風平浪靜，莫說砲聲，連槍聲也沒響過，十八兵團便浩浩蕩蕩入城了。在此以前的成都市民所聽到的，只是歌舞（秧歌）昇平與歌功頌德的爆仗聲及歡呼聲，許多臨時性的城防巷戰工事，也早已拆除，市民滿以爲從此可過太平日子，不會再有戰爭。

誰知共軍的「入城式」舉行不過三個月，劉大麻子的農民抗暴軍，便攻到成都城邊來了。戰況之激烈，簡直是前所未見。槍砲聲震耳欲聾，先由晚上才可聽到，後來連白天也可聽到清晰的機槍大砲聲，從不遠處傳入成都市民的耳裏。

劉大麻子的攻勢，看起來相當順利。因爲他的隊伍已進展到距成都城南門外，只有五華里地的紅牌樓；另一處的攻勢更爲厲害，先頭部隊已進攻到距離成都城只有兩華里的武侯祠。槍砲聲最激烈的方向，也是紅牌樓與武侯祠兩處，原來共軍集中兵力火力，死守在這兩個地方，阻止農民軍的進攻。

這時，成都城內的共軍，無不緊張萬狀，在四處堆沙包，築掩體工事。看來，共軍也作了最壞打算，準備農民軍攻破城池時與之巷戰。成都市民見到這種情形，內心說不出來的是什 [illegible]

，又怕共產黨會進行重大的屠殺，如果像血洗陣子場一樣，那就不堪設想。

火力戰力皆薄弱　攻城署地均不足

可是，劉大麻子的攻勢，始終滯留在武侯祠與紅牌樓這兩個地方。因爲共軍死守，集中火力猛轟，經過一場激戰，劉大麻子的部隊，終於退走了。他們不但沒有攻破成都城，連雙流與新津等縣的縣城，也沒有攻得進去。

何以有二萬多人槍的農民抗暴軍，竟攻不下一個城池呢？說起來，這就與武器、訓練等操作戰勝敗之機的因素有關了。

因爲農民軍的武器多是步槍與手槍，輕機槍都很少，而且彈藥不多。儘管他們之中有不少是百發百中的射擊好手，對防守城池，有工事掩體的共軍，所能發生的作用到底不大。整個態勢，便是火力不旺，攻擊力不强，射程不遠。反之，有工事憑藉的共軍，他們不但有步兵砲，有輕重機槍，還有從投降國軍中獲得來的戰車與山野砲，他們可攻可守，步兵的自動連發武器，如卡賓、湯姆森槍便擄獲了很多。兩相比較之下，農民軍的戰鬬力，便不及共軍多矣！

其次，農民軍到底是臨時組合，沒有經過嚴格訓練，也缺之組織，更沒有可以攻城署地的戰術，也沒有如臂使指的指揮。乃是湊合在一起的烏合之衆，不可能由一人統一指揮，集中兵力不惜犧牲的攻堅。反之，共軍是組織嚴密，指揮系統健全，又有豐富的作戰經驗的，而且他們信心堅定，認爲幾百萬精銳的國民黨軍，也被他打敗了，趕跑了，這一點點民變，是遲早可以解決的。因此一個個都決心死攻死守，士氣非常旺盛。尤其是十八兵團的幹部，進攻西南，沒有出過力；竊據四川，又是坐享其成，爲了要爭回這點面子，不讓劉伯承的二野看笑話，也要拚命保衛這幾個縣城。

因此，農民軍攻擊頓挫之後，自感只能與共軍打游擊戰，破壞交通，阻撓中共政令，要想攻佔城市，擴大戰果是很困難的。於是，改變辦法，不再和共軍打硬仗了。

劉大麻子的農民放棄攻成都的計劃後，便以晝伏夜出的游擊戰，來困擾共軍。

此外，黃氏兄弟的兩萬多人，也是於攻城不下之後，活躍在成都到重慶的公路地區，進行破壞與襲擊的神經戰。那時的中共軍，憑藉火力的優勢，只能確保城池與重要據點，對於兵力調遣，物質輸運，只好每隔兩天，集合一二百輛汽車行走，前面由武裝兵開道，後面由武裝兵殿尾，但仍然受到農民軍的偷襲。

華陽縣的曾鄉長、邛來縣的喬子君、綿竹縣的趙鄉長、灌 [illegible]部，劉[illegible]躍至新津到進安這一段的公路上，阻滯

西南保衛戰

揚湯止沸釜底抽薪　隔離分化招撫瓦解

農民抗暴的浪潮，發展到此，中共方面已經認識到這不是專憑武力鎮壓可能解決的了，尤其是風傳「起義」部隊，也有人參加了農民軍之後，他們更擔心，如果投降的國軍與農民軍相結合滙流，那就後患無窮，後果也不堪設想。

在這次民變之初，因火頭點自成都附近，那時遠在重慶的劉伯承，還存有一種隔岸觀火，看賀龍與十八兵團的笑話心理。等到民變蔓延到七十多縣，連重慶附近數縣也變了，成渝公路也斷了，這才捐棄私怨，賀龍與劉伯承共商解決辦法。兩方經過開會商量討論，決定軍事取守勢，政治取攻勢，進行「隔離與瓦解、招撫與分化」的辦法，來應付這一次民變。

這是共產黨對付敵人的一貫作風，他比你強的時候，便是窮追猛打，趕盡殺絕，還要斬草除根，絕不心慈手軟。反之，如果你比他強的時候，他也可以跪下來叫你祖宗。所以當年抗戰勝利，國內國際形勢均是政府佔上風，聲威赫赫，銳不可當的時候，毛澤東可以卑躬屈膝的由延安跑到重慶來大叫「蔣委員長萬歲！」

共方的辦法是「個別的揚湯止沸，整體的釜底抽薪」。前者是針對各地參加的農民，後者則是針對所有起義與抗暴的部隊。分別運用「隔離分化，招撫瓦解」兩策略進行。不過，這個辦法，在初期不但沒有收效，反而招來意想不到的惡果。

先說「釜底抽薪」的辦法。我在上面曾說過，共方對民變一貫主張武力鎮壓的，雖然農民抗暴的力量，越壓越多，但還是强硬到底。一直到民變隊伍打到成都附近，聽說投降起義的國軍中，也有人參加農民隊伍，這才着了慌。因此，第一步便是要將數十萬投降軍，由川西調出來，到川東與川北去，以分散力量。故對部份官兵之加入農民軍，也故裝不知，因爲知道的話，不追究有失威信；認眞追究，又怕激成整個部隊叛變再叛變。當時以西川糧食不足爲理由，召集這班降將商量，把他們的部隊調離亂糟糟的民變地區；在川東北可以便利供用糧食。這一步工作，由與川軍將領有私交的劉伯承出面進行。

利用羅廣文弄巧反拙　支使冷開泰借鬼打鬼

劉伯承選中的第一個對象是羅廣文。這兩個在華中戰區曾作過生死鬬的「老敵友」，在重慶第一次正式見面，兩人均表示敬佩對方，惺惺相惜。劉伯承更表示英雄重英雄，一點也沒有戰勝者的驕態。羅廣文叛變之後，也深知今後只有跟着共產黨走，難以再回頭反共了，見到劉伯承這樣恭維自己，頗有感恩知己，願效前驅之意。

借鬼打鬼」的辦法。因爲那時共軍在成渝路上吃了民變軍的虧，損失旣大，交通線也是朝通夕不通。便鼓勵羅廣文負起成渝公路的駐守護路責任。原計劃把他的部隊調到西充去的，也臨時改變，將羅部進駐到成渝路上的要城內江縣，請他利用川本鄉本土的人事關係，向農民軍進行剿撫。

誰知這一着弄巧反拙，因爲羅廣文雖然死塌地的願跟共產黨走，他下面許多幹部士兵，卻不願投共。我在文首說過的，像今日在香港的張夢還先生，他們那一班軍校出來的學生幹部，便是堅決反共，不恥羅廣文的變節行爲的。在川西受到限制，除了少部份人急不及待，各別脫離羅廣文，跑到農民軍去反共之外，整個部隊看起去還是相當完整的。對於那些個別跑了的，各級幹部也不敢上報，免受責斥懲處。故是，在下情未[illegible]上達之下，羅廣文與劉伯承均不知道部隊的不穩，滿以爲可以負起這次爲共黨立功的任務，調到內江來進行對農民軍的剿撫工作。誰知羅廣文的部隊一到內江，這才發現不妥，因爲沿途便零零細細的跑了將近一萬人，有的人是開小差走了，有的人則是連人帶槍跑到農民軍的隊伍中去了。像張夢還他們這批軍校學生所擔任的排、連、營長，到了內江不久，有將整連整排的人槍帶走，他們都是與袍哥聯絡好了之後，來一個倒戈相向，再次投入反共隊伍中去的。

其次在成都方面，則使用另一種「借鬼打鬼」的手法，進行另一種瓦解工作。他是做土匪出身，對於幫會袍哥這一套江湖上「大哥、二哥、麻子哥」的玩意，他是懂得不少的。有人說，他以前在四川便參加過袍哥的組織。這是否屬實，且不必去管他。不過，他利用冷開泰去拆袍哥的台則是事實。

冷開泰是四川有名的袍哥大爺，他的大名，在長江流域的青洪兩幫中，都曾揚名「立萬」。他在青年時，曾在上海參加幫會，合夥打刦，不幸事敗，同夥的人都聞風而逃，只有他一個人被捕。官方要他供出同路人，他一口否認有同路人，一肩承擔是一個人做的案。屢經拷打，他咬定此口供不改。後來他獲釋出獄，幫會中人都讚他「義重千秋」，是一個天塌下來當被蓋的硬漢，因此聲譽大起，在江湖上很吃得開，兜得轉，大家都知道「冷大爺」是一條硬綁綁，響噹噹的漢子。以後他回到四川，自設「碼頭」，便成爲袍哥中的要人。

民國廿一年四川內戰，大軍閥劉湘，把他的叔叔劉文輝趕出四川，打到西康去後，劉湘統一了四川的軍政。知道冷開泰在袍界有地位，曾委任他擔任中將情報處長，利用各地袍哥的組織，透過冷開泰爲他效勞。（卅二）

三郎

匈京生死鬥

二十七：瑪利亞的麵包刀已戳進戈科夫的腹中

白萍譯

「啊！將軍，你看到我的頭髮顏色不同，是麼？我告訴你吧！我爲了掩飾敵人耳目，所以染了頭髮，我的頭髮本來是黑色的，現在染成了金色，你看看我的面貌好了，看看淸楚吧！」

麥菲看看伍特的臉孔，再看看房內四週，好一會兒，臉上才出現了生氣，道：「伍特嗎？」

「對了，我就是伍特，再喝一點拔蘭地吧！將軍，然後，坐起來，我幫你在房間中走動走動，你知道嗎？我若是得不到你的幫助的話，我們便不能偷渡出境了。」

伍特很有耐心地，灌他喝了拔蘭地，幫扶着他在室內踱步，盡力使他恢復走路的能力，並且，不斷的和他談話，以恢復他的記憶能力。

「你的嚮導沙保怎樣？」

「被槍殺了，死在路旁溝中，」麥菲痛苦地道。

「他們找不到他麼？」

「不會吧。」

「但他們抓到他了。」

「那該殺的王八蛋！」

「你罵誰呀？」

「你還以爲有誰呢？一個我們的自己人，偸偸通知他們，說我來了。」

「羅吉萬，是麼？」

「噢！你見過他麼？那個該死的奸細，混帳東西。」

「我們會抓到他的，將軍，你會走路時，我們便動身，我已找到塔奇博士和他的家人了，我甚至抓到了戈科夫……」

廳外一直是靜悄悄的，只偶然的有說話聲音傳進來，然後，伍特突地呆住了，外面一聲響，似乎是傢具倒地的聲音。伊洛娜一聲尖叫，跟着，又是傢具倒地聲，猛烈糾纏的腳步聲，伍特立即轉身，對麥菲道：「留在這兒。」

他立即開門衝出去。是戈科夫！他乘伊洛娜不備，打倒了她，把她的手槍搶到手中，一張小圓枱子被打翻了，他正在轉身過來，看到伍特，臉上露出獰笑。

塔奇夫婦在旁嚇得一直在抖索着，伊洛娜倒在地上，頭髮上有鮮血。

瑪利亞一聲慘笑，「戈科夫，你看我的。」

她手上持着一把麵包刀，她的狹削的臉孔發靑了，充滿了仇恨的表情，叫道：「你殺了我的弟弟艾迪，我要代他報仇，你知道？你看我！我要殺你……」

她的聲音，慘然地，夜梟啼叫似的，使人聽到了，毛骨悚然！

本來在面對着伍特的戈科夫中心一動，轉身過去一看，瑪利亞的麵包刀已戳進他的腹中去，只聽得皮破肉裂的一聲低響，戈科夫臉上在一瞬間表現了奇怪的詫異表情，以殺人爲職業的這名殺人王竟然死於婦人之手，跟着，他臉上一呆！

瑪利亞一面咒罵着，一面拔出刀來，再刺進去，這一次，刺在骨道上，拔不出來，戈科夫向後面便倒，瑪利亞握不住刀柄，放開手，仍咒罵着，揮腳踢過去，伍特抓住她，要她安靜下來。她坐在椅上，然後，轉身把伊洛娜扶起來。

「你沒有受傷吧？」伍特問道。

「沒有，他突然的……我很感到抱歉，我太不小心了，我轉頭看看塔奇博士，竟一時忽略了他。」

「瑪利亞？」伍特道。

「我不會後悔的，我可以再殺他一次。」瑪利亞悄然道。

「沒有人會因爲他死而哭泣的，」伊洛娜也道。

伍特轉身過來，看到麥菲將軍正站在臥室門口，他的眼睛已不再混濁了，淸澈而且明亮地。伍特心中一喜，立即抓住剛才躲藏在塔奇夫婦身後的塔諾斯的肩膊，推他到門前去，道：「立即下去，找馬耶斯，我們要走了，剛才瑪利亞的一聲尖叫，我恐怕會有人聽到了。」

塔諾斯點點頭，立即奔出去。

伍特轉過身，對塔奇博士問道：「你可以走路嗎？博士。」

「假如有此必要，我可以的。我相信我們還是馬上離開較佳。」塔奇塔士道。

塔諾斯上氣不接下氣的趕回來，臉色靑白，很驚惶地，道：「馬耶斯不在樓下，他走了，連汽車都不見了。」

伍特皺眉頭，思索一會兒，立即叫大家都到樓下去，緊急撤退。

他們都躲在屋後的空地上，伍特自己走到前門去觀察，只見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附近一帶的房屋只偶然的露出若干燈光來。原來停在後巷中的汽車也完全沒有蹤跡，爲什麼呢？馬耶斯何去了，莫非他變了卦麼？但經過劫獄一役之後，他已不能再投回AVO去了，還有什麼路子可走呢？

伍特聽到了汽車的摩打聲沿着斜坡上來，伍特潛身陰影中窺視，這摩打聲比房車的聲音强大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和沉重得多，但又比不上軍用卡車，更不會是坦克車聲，車頭燈光繞過街角，從電車站的燈光映照下，他看到這是一輛中型巴士，車中似乎沒有乘客。

巴士駛近了，車頭燈也熄滅，跟着，又開亮了。

伍特大喜，從藏身處一鑽而出，揮臂示意，巴士立即停下來。

馬耶斯從駕駛座位的高高窗門上伸出半身來，廣闊的黑臉孔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齒來。

「喂，你是擔心我嗎？」

「有一點擔心，你怎樣找到這輛巴士的？」

「噢！我當時站在這兒時，想到怎樣走的問題，」他說話的語調似乎並不把這件事當得十分了不起似地，但在實際上，他顯然的很得意自己的這一傑作：「我們人多，那輛汽車又是秘密警察所要追尋的目標，我想起了一個朋友，他在市政府中擔任駕駛巴士的，我便開車去找他。他把車匙給了我，並且答應絕對不洩露秘密出來。」

「你等在這兒，」伍特道。

伍特立即到屋後去，把各人引導出來，登上巴士。

「戈科夫呢？」馬耶斯問道。

「他死了，他動手搶槍，然後被瑪利亞刺殺的。」

馬耶斯打量着瑪利亞，很感到佩服似地，「這才是眞正有本領的女人，絕不懼怕，行動迅速並且準確，這是不容易，就在我旁邊坐下吧！我們在路上好好的談談。」

麥菲將軍坐在巴士後面，向伍特打手勢，伍特手上持着塔諾斯的俄製手提機槍，移步到車後去。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謝謝你才是呢？」麥菲道。

「我們還未完全脫險呢！」

「我知道，」麥菲道，「照理我應該把你拔下來，打你的屁股才是道理，你不該冒險混進來的，因為你這樣的做法是胡來。不過，我實在很感激你，我本來以為他們不會認得出我來的，等到後來知道情形不對時，我的致命藥丸卻又在混亂中失去，要自殺也不行了，我當時唯一擔心的是會洩露了我們的機密出來，雖然我決心堅持不說，但能夠堅持得多久呢？卻連我自己也沒有信心！若不是你冒險救我出來，後果會嚴重到怎樣的地步，誰也不知道，我相信自己年紀已經太大了，不適宜於作這樣的冒險。」

「你可不要過於自責，」伍特道：「至於我的能夠來救你，其實還是因為你授權我可以自由行事之故，所以，我才可以自作主張前來。」

「你認為我們能夠逃得出去麼？」

伍特轉身看看在司機座位上的軀體雄偉的馬耶斯，看到他和瑪利亞正歡笑的談着，便點頭道：「我開始有這樣的信心，有着他們這樣的一羣効死忘生的男女，甚麼事都可以完成的。」

巴士已駛到布達城郊區了，沿着公路向西駛去，在淒風苦雨的黑夜中急駛着，伍特走到車頭去，和馬耶斯高談採取那一條路線，伊洛娜伸手拉他的衣袖，他坐在她的身旁，她向他微着笑。

「什麼事？」伍特低語問道。

「沒有什麼，我只是要對剛才的錯誤道歉。」她很不好意思地道。

「不要再提這件事，誰會沒有錯誤呢？」伍特傾身向前，輕輕地吻她。她伸手開來輕輕地撫觸着他的臉頰。

「我要睡一會兒，」她道。

公路上的第一座封鎖站在布達佩斯外郊的羅沙頓村，一輛軍車停在路旁，兵士如臨大敵，舉槍待發。

巴士內一片昏黑寂靜，伍特叫大家不要作聲，靜悄悄地，保持着一般乘客的態度。

一名俄國少尉持手提機槍，攔住巴士，跳上車來，從他的眼睛看來，應該是蒙古人，閃耀着懷疑的神氣。從他的動作和態度看來，顯然是剛從亞洲調來不久的，很緊張和暴燥地。

伍特判斷這情形是最危險的，便默默的坐在座位上，像是疲勞得要睡覺似地，但在大衣包掩下，一挺手提機槍，他的手指按在槍機掣上。

這少尉在巴士內看了一回，走回到車頭去，向坐在司機座位上的馬耶斯喝問了幾句，就下車而去。

巴士駛了過去之後，伍特站起來，走到馬耶斯身後，問道：「他對你說什麼？」

「他要知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馬耶斯輕笑道，我告訴他我這輛巴士是到格耶鎮去的直通車，橫豎我們確實是要到那小鎮去的，是麼？」

「但我們若是遇到AVO秘密警察攔截搜查的話，就不可以這樣說了。」

「我知道他們會在什麼地方設上檢查站的。我會駛到橫路上去，以避過他們的檢查站，但前面有更多的俄國軍隊，他們會有坦克車的，我知道他們的做法。」

二十分鐘後，他們到達第二個檢查站，又是俄國軍隊的，今次有裝甲車了，而且眞是有俄式的TS4型坦克車，停在路旁樹木的陰影之下，又是同樣的查問，馬耶斯也同樣的敷衍了過去。

馬耶斯是天生的演員，既表示合作，但又表示不耐煩和擔心時間被延誤了，不能及時趕到格耶鎮去。

「現在我們要向北駛去？」馬耶斯笑道：「我們可以走較僻靜的道路，避免遇到秘密警察。」

「假如我們在較僻靜的公路上遇到AVO秘密警察的截查，豈不是反而會惹起思疑麼？這輛巴士應該在大路上行駛的呀？」伍特道。

【未完】

萬人意見

姑息徒足以養奸

遏止青少年犯罪 非嚴刑峻法不可

編輯先生：

你好。現在社會一般輿論都討論着青少年犯罪問題，絕大多數主張用重刑，亦有少數反對用嚴刑峻法，因此我也想談談這個問題，可惜我拿起筆桿非常吃力，文法又不通順。我覺得少年犯罪問題，是由於十數年前雙十暴動後，當局對於黑社會人物的管制有過一個很有効的措施，輕者判監視行爲，每週要向警方報到；嚴重者服刑後遞解出境。但是大陸、台灣、澳門等地都不肯收貨，警方迫得把他們解往荒島。這時候，一般黑人大爲恐慌，紛紛逃往澳門暫避風頭。就算是已經撈起從商的叔父輩，尙且人人自危，不敢出來活動。很可惜，這時候又有一些慈悲人士，高唱不人道，因此當局好像沒有那積極執行，於是的黑人物便利用的街童和擦鞋童子做馬仔，出來非法活動，自己躲到幕後指揮。因爲上半少年犯法不用坐牢和遞解，殺人不用塡命，充其量祇判入感化院，因此感化院便成了一個補充馬仔的好場所。後來那些孩子都扎了職，產生很多徒子徒孫，十多年來繁殖到不可以數計。事實證明，姑息是養奸，毫無疑問，非用嚴刑不能壓止犯罪。惡飛比那眞槍實彈搶銀行匪徒還兇，他們必先擊傷事主而後行事。他們揮霍無度，與「黃」「賭」「毒」結下不解緣，一擲千金，無吝色，輸完又是搶過，單是吸毒，每天就是數十元，他的人息來源，除了搾制吧女、舞女、妓女外，便是搶劫，總之無惡不作，要把他們改造，談何容易！因此一方面先要用嚴刑峻法把他們壓止，管教是隨後的辦法，免避他們傳染後一輩（即十三四歲年齡者），因爲這是最危險年齡，爲父母者特別要提高警惕。現在還有人反對嚴刑峻法，香港不是有個防止虐畜會嗎？漁農處不是喚市民保護禽鳥嗎？何以懷疑城門水塘的豺狼虎豹足印，就弄得滿城風雨，欲殺之而後快呢？所以我贊成殺人者死，不拘年齡，不論預謀或誤殺。

因爲法律是有罅的，怕死者就不可殺人，偷竊搶刼行兇超過五次案底都不知悔改者，應該由政府長期奉養，這是隔離政策，免得傳染後輩。

總之，他們與「黃」「賭」「毒」有直接關係，前些時警務處長强調決心除三害，因此，我有一點意見奉給處長先生，在除三害之前，先除貪汚，則事半功倍，他日除三害成功，眞是本港四百萬市民之福，拜處長先生之賜。謹此預祝；除三害成功萬歲！

胡有謹上（七月廿一日）

陳濟棠脫險經過與事實略有出入

一位讀者來函有所補充

張老編：

頃拜讀一四二期宓琴君「歸聲劍影錄」，談及有關陳濟棠將軍在港脫險經過，與事實畧有不符，謹將不符之點分別錄出，以就教於宓琴君。

一、日軍進攻香港係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七或八日，絕不是發生在當年九月。

二、根據陳濟棠將所著「香港脫險記」（原文刋於德明院校校刋十七期），陳將軍搭肇梧輪渡赴梧州，登輪渡後，向船中經理租賃臥室，已得允許；惟適值飯時須稍候，林君紹榮乃導余入經理臥室，請稍坐以俟。以余衣服襤褸，經理已現不怡色，故彼於飯時，劇飲暢談，一若已忘其事者。余久坐不耐，但亦無可如何也。飯畢，船經理至，林乃急詢之曰：「承允臥室如何？」彼漫應之曰：「無房。」林曰：「汝公司總經理，皆爲余所識，請勿見拒之甚也。」彼憤然曰：「汝識他不識我何用？」林曰：「無論識與不識，經商目的，在求財而已，要錢多少，我可與你。」彼厲聲應之曰：「有錢不行，萬金亦不行，汝奈我何，極其所致不開船而已。」余至此，已如箭在弦上，不能再忍，乃詢船中夥伴曰：「船上有無軍政人在？」夥伴答曰：「有陳公俠軍長在。」余曰：「汝即往說陳濟棠請他。」該經理聞言，面色驟大變，前倨後恭之態，判若兩人，連連急呼開房不已。

三、關於處罰該經理一節，亦與陳著脫險記不符。陳著說：「現余以中央委員之資格，處彼以虐待難民之罪如何？」公俠曰：「應如何懲戒，請以見示。」余曰：「罰彼金五百元，且用彼之名義捐助肇慶醫院，以作善舉；否則須監禁一月，二者任擇其一可也。」經理在旁聞之，喜出望外，連呼曰：「吾願罰金。」

四、有關陳公俠軍長不用買票事，當是抗戰時期一般人民對保家衞國之軍人，均表示尊敬，故不收船費，以酬謝彼等對國家民族的功勞。本人亦曾於抗戰期間，任職六十四軍。且曾一度在信宜陳公俠公館作客近月，稍知丹公（陳字丹白，部屬多稱丹公）之爲人，廉潔自持，生活平淡，在信宜公館閒極無聊時，與三數友好部

屬打幾圈衛生麻雀，或學游泳，以消磨時光，實亦不可多得的將官也。

除暴者上

目有所見而心有所感 四大皆空的四種偉大

編輯先生：

日前偶過中環，見有一紅布招貼。上寫「聯合全世界人民，打碎美帝及其同夥者侵略」（？），誰都明白，這是左仔的一個宣傳機構。這時氣溫已高達攝氏三十三度，我又最怕熱，因無錢不能入高級茶館避暑，只得硬着頭皮，走進這個黑店，去享受一下「資本主義文化」的冷氣室。不知是黑店的冷氣調節器壞了，還是因「不景氣」，偏偏未能如願。但是，既然進入賊窟，也只好四下張望張望。我看中央懸掛一幅半身的貓（毛）像，上寫「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貓（毛）王萬歲！」幾個大字。看見這四個「偉大」，不禁想到蘇加諾，因這是蘇加諾慣用的自吹口號。可是誰都知道蘇加諾這個小丑早已瓜直了，何以又在中環懸他的像呢？不，我老糊塗了，這是「偉大的貓王」啊！因為蘇與貓是同類貨色，故喊口號也一樣。回路中，腦海不斷地思索：貓王那有一點「偉大」？有之，也許自古以來殺人最多的「殺人王」罷！到了家中，又拿起「金剛經」來讀，忽有所悟：噫！我知之矣，所謂四種「偉大」，查實只是「四大皆空」而已，空者空話也。

一文丐上

一個左派新聞工作者悲慘下場

香港大公報駐廣州主任曾敏之
由右派而文化特務，跳樓不死雙腳殘廢

曾敏之先生早在毛共侵佔大陸前，就投靠毛共懷抱，從事所謂「進步」的文化工作和新聞工作。使勁地、死心塌地積極的為毛共政權効命。以為毛共一旦取得政權，就能給中國人民帶來自由和民主，給老百姓帶來豐衣足食，給一切知識份子以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但毛共自侵佔大陸以來所施行種種反人民的反動措施，使千千萬萬為毛共効命過的，對毛共存有大眞幻想的，曾經狂熱信仰共產主義的所謂民主人士和進步文化工作者清醒過來，認清毛共的醜惡、殘忍和反動的本質。而他們有些則飽嚐了毛共的毒辣手段，成為毛共反動政權的犧牲者。

曾敏之先生今天在廣州的悲慘下場就是一個最活生生的見證，本人衷心希望一切在海外的，現時仍為毛共欺騙的左派文化工作者吸取這個慘痛的教訓。

曾敏之先生一九五七年前被香港大公報委任為駐廣州辦事處主任，在共產黨所謂「大鳴大放」期間，曾先生在當時中共廣東省委所召的一個座談會上，批評大陸沒有採訪自由，特別是那些在香港自命為左派的新聞工作者，根本就無可能行使正常的採訪工作。因為在大陸的一切黨政機構負責人，根本沒有把本港左派報人視為「同志」，在那些負責人的眼裏，視本港一切所謂左派文人均為資產階級文人或投機文人，他們在大陸根本不能立足。

曾先生就這樣一句出於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話，在反右期間被毛共指為「放毒」，慘遭大小會鬬爭十多次，最後被劃為大右派，押去農場勞改數年，後來蒙南大王陶鑄開恩摘了右派帽子，派往廣州暨南大學任教。

但好景不常，正是才出毛共的虎口，又再入毛共佈下的狼巢。大陸文革剛開始，暨南大學一些紅衛兵，在毛共的指使下，把所有在暨大任教的老師，均被指為資產際級辯護士或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慘遭種種絕人性的鬬爭。而曾敏之則更被扣上右派份子、反動文人和香港派進來的文化特務，受到鬬爭則比其他老師更甚；並慘受南下的紅衛兵所佩帶的軍皮帶毒打，光着腳在烈日又帶上重達十斤的高帽遊街。晚上則關進又蚊多、又黑、又熱的牛欄。曾敏之又受不住這種人體無法抵受的折磨，於一九六六年底曾跳樓自殺未遂，但已有一隻腳受重創。但毫無人性的毛共黨兒，那裏管別人死活，他們視人命如草木，他們常常說：中國有七億多人，打死二三千萬不要緊。就是那幫在毛共指使下的殺人劊子手，在一九六九年初藉口曾敏之搞翻案，又一次對曾先生進行鬬爭和毒打，迫使曾先生再一次在暨大跳樓自殺，雖然這次仍幸未死亡，但雙腳已成殘廢。

本人願曾敏之先生的悲慘下場，有助於一切無知的，受毛共外强中乾所欺騙的，或因受毛共金錢所利用，而在海外替毛共賣命的左派人士，清醒過來，不要再幹那些欺騙海外同胞的壞事，同時也為自己的下場想一想。

護士小姐來信讀者表示反感

强詞奪理 其實鬭氣

讀者丁香

萬人傑先生：

我並非先生的長期讀者，很抱歉，我個多月前才開始閱讀「萬人雜誌」，但也是在該期間產生對閣下的敬仰之心。由於本人閱讀「萬人雜誌」第一四四期「萬人意見」，一位署名「一個不滿意你的女護士」的信後，心中頗有不敢苟同之感。

鄙人感到這位護士小姐說的話有欠通之處，甚且給人强詞奪理的感覺。她說並非要求加薪，是要求與男護士們同酬，這只不過繞個圈子要脅加薪而已。鄙人相信白衣天使中多是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友，多數聽過聖經中葡萄園的故事。內容是耶穌指責一些反對比他們遲上班工作而薪酬比他們高的工人。鄙人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耶穌，但對上列說法，卻有「於我心有戚戚焉」之感。一個人不能拿別人來與自己衡量，假若每一個人都如該護士小姐所想，或其他支持同工

同酬的白衣天使們所想的一樣，這個世界將會更形混亂。那些據「理」力爭同工同酬的護士小姐們加入爲政府和社會人士服務之前，一定深知她們所得的薪酬比男護士少，她們不滿的話，當初就不該應徵這份職位；就算在上班後才發覺到，也可掛冠而去，轉爲私家醫生服務。舉個普遍的例子：某文員發覺現任職之商行薪酬比別家同樣職位低，大可轉往該薪酬較高的任職，不能以此爲理由，要任職的商行加薪。

再進一步說，那位護士小姐說的：「我們服務好否是另一件事，與月前這件事是完全兩件事。」相信任何人看了都會無名火起三千丈。足可左右交通秩序的九巴公司，在人們反對加價時尚不敢說出如「我們服務如何是一件事，而要加價是另一回事。」這蠻不講理的話，反過來看一小撮護士小姐，把自己看成是香港的棟樑，令人不知可怒還是可笑。另外她所持的「男護士的服務態度亦同樣不佳」的理由，簡直令人噴飯。衆所週知，在大陸工作的人薪酬低得可憐，白衣天使們亦不例外，假若香港政府以「中共政府不見得比我們高薪」的爲理由，把她們的月薪由七、八百多元減至相當十餘元人民幣的薪酬，她們會作何感想？

其實白衣天使們太不知滿足了，誠如報章刊載，男護士們薪酬雖比她們高，但前途卻沒她們遠大，她們可升爲護士長，月薪比工程師還不知高多少，難道男護士亦可享這種權利？你們這種幼稚行爲，只引致社會上不良印象。相信大部份白衣天使們要求同酬並非生活上不夠開支，只是爲「男女平等」而出口氣。

事實告訴我們，近來本地生活程度不斷上漲，或多或少是受了一些無知而自私的人所影響。如九巴職工要求加薪，他們成功了，想深一層，成功的是九巴公司本身。試想想，職工們每天所獲加薪只不過是些微一、二元，而九巴取消分段制，所增的收入，一定可以塡補那筆增加的薪款有餘。加價後受損失的還不是一般受人操縱的小市民！

岑彼得敬上（七月三十日）

詞二首

鄭秀堂

落葉知秋驚覺多
（調寄破陣子）

二十一年往事；緬懷眞幻相和。萬戶蘆笙歡永晝，澄明皓月盪碧波。輕舟滿儀歌！

詎料江山色變，年添歲月蹉跎，浮生逐日消磨易，落葉知秋驚覺多；「收復舊山河」！

喜「萬人雜誌」讀友衆
（調寄臨江仙）

客地新知故劍，算來萬萬千千，共同抑難別家園，盡付餘生願；光復錦山川。

休教英雄氣短，豈堪愧作王孫，平戎浩蕩靖狼烟。青山原不老，綠水自長存！

教會應感謝老萬 神職人員要反省

萬人傑先生：

弟閱讀七月四日星晚報　閣下所寫「牛馬集」內容提及不少神職人員向你圍攻，又聲言封鎖教聞……等。這早已預料是必然的結果，因「崩口人忌崩口碗」，閣下揭發他們的虛僞與荒謬，那有不怒之理？但請　閣下不必介意，毋需理會，是非曲直，自有社會人士、教民來個公正的評定，終有一天水落石出。

以小弟的意見，他們（神職人員）應感謝你才是，因　閣下指出內容的錯誤，對全體教友有很大益處。他們適得其反，還說你多事，這顯示他們沒頭腦、思想，或別有用心。

小弟很感奇怪，香港教區內不少神職人員（包括外籍和國籍），竟沒有一個正義、果敢、眞理的神父挺身而出，指出「教會之社會觀」內容荒謬錯誤；反而給教外人士一語道破，這是教會之羞，如果他們有良知，在天主台前，應感到莫大的罪過、內疚與恥辱。

又看到「萬人雜誌」一四一期萬人意見欄，一位傳道員大吐苦水，力說他們不能守神貧，只圖享樂，這是的而且確的，並且這類事實開始已很久了，不過，碍於情勢、利害、關係，沒有人投函揭發吧了。

現代世風日下，社會不良，非有堅强信德、熱心、刻苦、犧牲的精神，斷難成爲一位人靈的善牧。他們口口聲聲改革、革新教會，但他們不先改革自己的行爲與思想，那有什麼作用與效果？所謂「欲正人，先正己」這是不變的原則。

一天主教徒上（七月廿七日）

談肅飛與自尊心

在未談及問題之前，先敍一則所遇新故事爲楔：余每天晚間例到某餐室用膳，輒遇一似失常態婦人，隨到入踞鄰座，未坐定，侍應生照常先向她索食資，然後付食。余自爲奇，詢店主何其損食客自尊心？店主釋告：「她早已自損其自尊人格；正像孟夫子所講：『人必自侮，然後侮之。』此『自尊』乃她自行損毀，於人無尤。」

那麼，近來市面肅飛問題，實乃「物極必反」的因果定律，是必然而自

然的趨勢，並非意外，也屬當然。因為亞飛裝束怪異，行為反常，甚至糾黨打刼、奸淫兇殺，無所不為；市民謂危，輿論嘩然。設警方不嚴厲肅清，坐視飛禍泛濫，市民生命財產何堪設想？彼輩亞飛，不知自愛、自重，而自毁其自尊人格；警方為維持社會治安，迫不得已而搜查拘捕、審問，明辨是非，而期徹底肅清之，並非失當。

可是香港大學兩西籍教授不察情況，未審人生哲學，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人生哲理，纍積三千多年——自孔夫子春秋時代孟夫子戰國時代，已經是豐富而播佈全世界的了；可惜堂堂什麼博士大學教授也不懂，亂放不合時宜、違反大眾環境怪論，以為警方拘究亞飛，搜查可疑者是越權，是損害人權自尊，你們大學教授，我們孔孟哲理，你們尚未誦洞；近代我中國胡適博士文集內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句，中英文本都有得買，你們大學授教不妨課餘多讀一下。何謂「大膽假設」？就是假設他就是亞飛，不妨大膽放手搜查、拘捕、究辦。小心求證其是非，以期認眞除暴安良，肅清飛禍。

我極同情文化先進萬人傑先生分別在星島晚報及「萬人雜誌」撰文指警方措施適當，該兩外籍教授怪論不當；如此大學教授，何以為人師表？怪不得不少亞飛都是由學校出來的；難道學校是亞飛製造廠嗎？教授是製造亞飛的工程師嗎？那香港教育制度問題，學校擇師問題太大了！

何少川

看穿毛共欺騙手段左派工友應該醒覺了
原在港任工聯會理事陳燦安在穗判勞改

你可以在所有的時間中欺騙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時間中欺騙所有的人，但你卻不能在所有的時間中欺騙所有的人。

——林肯

毛共之所以能取得大陸政權，完全是依靠欺騙的。特別在抗日勝利後，中國人民飽受戰爭的洗刼，廣大的勞動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普遍不滿當時的現狀。廣大勞動人民均希望中國在戰後成為一個自由、繁榮、獨立和强大的共和國。

毛共就利用人民的願望，向人民許下種種民主和改革的諾言，特別是向人口眾多的貧苦農民許下了「耕者有其田」的諾言。這在當時確實能欺騙了相當多的人。大大的有助之牠在短短的三年多時間內，在軍事上打敗了國民黨。

但毛共在大陸二十年來所實行的種種政策，完全是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一小撮統治集團的個人獨裁和個人利益。

把錦繡河山變成為大集中營、大屠場；七億多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廣大的農民兄弟整年流血、流汗得來勞動果實，完全被毛共掠奪，甚至連一隻鷄蛋也要被强迫賣到價格極低的政府收購站。

二十年來活生生的，用千百萬個人頭落地；用數不清的鮮血、眼淚；用無數的家散人亡得來的教訓，人民已看清毛共的廬山面目。毛共的騙術在大陸已不靈了，現在他只能依靠暴力來對付大陸同胞越來越激烈的反抗。

但在海外，毛共仍實行欺騙。這是毛共利用海外僑胞長期生活在異國，飽受異國的歧視和排華的痛苦，每一個愛國的海外中國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國大和繁榮。

正是基於這種因素，毛共就在國內拚命掠奪大陸的口糧、肉類、布疋和日用百貨。完全不顧七億多大陸同胞的死活，把大量物資出口到海外。一些長期生活在海外的同胞，就被毛共這種外強中乾所欺騙。

原香港左派工聯會理事陳燦安君，就是在這種因素，受毛共欺騙由香港回廣州工作的。

陳燦安君郎先一家均生活在香港，他本人則在本港一間船廠做木工，入息也不錯，生活能過得去。

他在香港時非常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積極參加左派工會的一切活動，介紹不少工友參加左派工會。故被選為左派香港工會聯合會的理事，同該會主任楊光同撈同煲，若楊光知道自己的階級兄弟，因偷渡回港被毛共判勞改，不知有何感想？

數年前，陳燦安响應「祖國」號召，起帶頭作用，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但當他回到廣州時，很快就發覺到「祖國」的一切一切，同他在香港時所想像的「社會主義」完全不同，和左派報紙所狂吹的更相差十萬八千里。

因此就漸漸不滿，初時就申請回港，但多次申請均未獲負責人批准。這樣促使他消極反抗，實行不返，在廠內會受大小會批評多次。但事物發展的規律告訴人們；壓迫越大，反抗也就越大。這是不以人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規律。

在毛共的壓迫下，陳燦安選擇了偷渡的道路，可惜事敗，被毛共判了勞改，現在生死未明。

一個原來熱愛「祖國」的左派工人，竟發展到背叛「祖國」，被自己原來所嚮往的「祖國」公安機關判刑，這在陳燦安來講，的確是一件痛苦和可悲的事。

但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可以轉變的，有時壞事是可以轉化成為好事的。

就以陳燦安的悲慘下場來講，在他本人來講，當然是一件極壞的事。但通過他本人的遭遇，卻使他認識毛共欺騙，使其猛醒回頭。這不單教育毛其本人，而且也教育了生活在海外而暫時又受毛共欺騙的人士。這不就是一件好事嗎。

憶安七〇六月二十九日

長髮青年道心聲

蓄髮無非討好女友

既無犯法不應稱爲阿飛

萬人傑先生：

素仰您的大名，並欽佩您的言論，尤其是在左仔暴亂期間，您能以一針見血的筆法，揭露左仔的醜惡畫皮，使左仔的罪行無所遁形，使正義市民連聲讚好，視您爲他們的發言人，更使我「拍爛手掌」。

不過在七月二十三日您所撰「法律講師的話」一篇中，使我憤憤不平，不得不吐心聲爲快。

警方最近的肅飛行動，在某方面來說，的確是大快人心的——這單指捉拿那些無惡不作的犯法飛仔而言。不過犯了法的飛仔額上是無鑿字的，更沒有什麼標誌給人辨認，於是警方便把青年人一律打成一片——總之蓄長髮者一律以「飛仔」的「罪名」而搜捕。本來警方這種行爲是極之橫蠻不當，故才引起了兩位大學講師的抨擊，這兩位法律講師攻擊警方這次行動是合情合理的，試問我們怎能對一些愛好新潮打扮的青少年不分皂白的搜捕，這種做法不僅傷人尊嚴，並且嚴重妨礙大多數居民的自由（本港青少年在人口比例中佔大多數）。

閣下尚認爲應效法台灣或澳門的懲飛方法，這更使我不能不鳴不平。我們知道，台灣最近的剪髮行動，是極其無理而野蠻的，無緣無故強剪他人頭髮，是不應該在今日二十一世紀文明時代發生的？相信只有在未開化的蠻族，古代帝制的獨裁或强權社會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如清朝的留髮不留頭「法例」便是一例），若以「保留中國良好文化傳統」的主觀藉口，爲勒令他人剪髮作「理由」，更使人噴飯不已！誰都知道，中國幾千年來青年或老年男子皆留長頭髮的，直至近代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建立民國，由於當時受了西方社會「不良」風氣所吹，中國男子才放棄幾千年來的長髮傳統，紛紛開始剪掉長髮。至現在爲止，不過短短幾十年耳。試問，把長髮青年通通捉拿，就算已把「阿飛」完全逮捕了嗎？台灣現在長髮已被取締，照理「飛仔」已經完全「沒有」了，但台灣的青少年犯罪有無絕響？不錯，把那些作奸犯科的臭飛剃光頭以作爲一種懲罰是最好不過的，但是對一些只喜穿奇裝異服，喜留長髮而行爲正派的所謂「飛仔」同施一法，則未免不分皂白，未免太過霸道，太過無王法了！

以本人來說，本來是不大喜歡蓄長髮的，但無奈亦和一般正在談戀愛而留長髮的青年一樣，是受了女友的要求——因爲現在除了極少數保守女子外，大多數的年青女子都一致認爲男子留有長髮才富有男性美！那麼本人留長頭髮去爭寵女友；還是剪短頭髮去迎合這個社會的勢利眼光呢？不消說，本人自然選擇前者，留長頭髮，絕不去作犯法的事。即有「飛仔」之形，而無飛仔之實。希望萬老兄能明白留長髮之人的苦衷，筆下留情，不要過份攻擊長髮者，從而加深「社會人士」對長髮者不合理的歧視。謝謝！

您的讀者長髮「飛仔」謹上

請領稿費：

七月份稿費（一四〇至一四三期）已結出（一四四期下月份結），請各位作者於卽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illegible]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本社辦事處領取（自備印花）。

良藥苦口 未准內銷 讀者獻計 應加些糖

人傑先生大鑒：

長年常讀先生撰刊於星島晚報及萬人雜誌，猶如對着一面照妖鏡，一切蛇神牛鬼等妖怪，原形畢露，看見無餘，增益不少，一樂也！

凡是邪惡鬼魔，先生必抽出指出給人們看觀清楚，使其無所遁藏，讓社會人人知所規避，不爲所迷，見義勇爲，大勇也！

先生文誅筆伐，雖不爲有病者所不喜，但苦口良藥，仍須繼續加强灌注湯藥，醫理社會病者，病去人安，亦仁人也！

台灣當局不准內銷，或許如稚兒怕飲苦藥湯無異，因他年稚，未懂「苦口良藥，忠言逆耳」之旨耳，可加少許糖哄哄使飲如何？是用智矣！

先生之文，字裏行間，智仁智勇兼而有之，其正氣之洋溢，當不讓於文天祥正氣謌。以上所言，皆非恭維，總未謀面識荊，但多年來所讀及先生之文，所感於心，而發於言。

常年讀者何少川敬啓

（七月二十六日）

外國嬉皮士簡直是乞兒 香港仔學樣分明攞嚟衰

萬人傑先生：

頃閱「牛馬集」之「嬉皮士在香港」有感，特將本人一九六八年尾在美加途中見聞，簡畧公諸貴刊讀者，增加對外國嬉皮士的認識。

美加政府按月派發津貼費與失業者，嬉皮士賴此過活，不務正業。當年本港某華籍巨商曾在溫哥華以數百萬元加幣購賣 Apartment House 成座，一次付款，報館以頭條新聞刊諸報章。嬉皮士輩凡見有生面華人衣着光鮮，輒向之求乞 A Quarter Please；倘不理會，則搖動尊肩，並說：Do You Understand？

該地朋友對我說：對付這種無賴，唯有答以Get Out！可知外國嬉皮士大多數不務正業，祇有仰賴政府津貼，簡直是社會敗類。香港青年好學唔學，學埋外國乞兒。

當地政府津貼每月超都一百美元，外國嬉皮士倘跑到香港來，仍受該國津貼，那末，享受更好。可惜香港嬉皮士沒有政府按月津貼，爲着要吃飯，犯法事件日有增加，警方窮於應付；但立法諸公，仍未有任何感覺。

俗語說：「細來偷針，大來偷金。」讓青年們模仿嬉皮士外型於今日，不難發展犯法如偷搶吸毒等於明日。

範圍內的自由爲自由，不能讓青年們隨意作爲，政府應當立例處理。

陳古上（七月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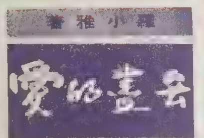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一四七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零售港幣八角）

吳興記書報社

NG HING KEE NEWSPAPER AGENCY

新進女作家羅小雅新作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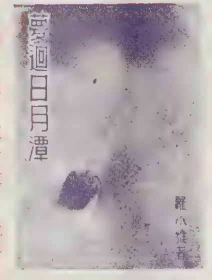
崛起香港文壇的新進年青女作家羅小雅，在短短的三幾年間，已出版了十多種小說。作品的數量多並不表示她的成功，但誰都曉得，香港的出版家是現實的，有銷路才會出版。羅小雅的小說一下子出了這麼多，是表示讀者的渴求。羅小雅的小說為什麼特別得到讀者喜愛？因爲她有股清新的風格，節奏明快，用故事與言語來描寫、表達，和一般無病呻吟，說教說理的作品，迥然兩樣。凡讀過她的作品，都有迴腸盪氣的感受，這是她底作品的特點，也是她的成功處，無怪受到年青人的熱烈喜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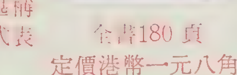
全書 258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羅小雅的處女作，是書以其筆調清新，甚得青年讀者的喜愛，暢銷一時。「無盡的愛」，顧名思義，是一部盪氣迴腸的愛情小說，女兒家的纖細心情，寫得淋漓盡致，初試啼聲，即受歡迎，當然有其成功之處。全書包括四個短篇，篇篇精彩。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夢迴日月潭」在「南華晚報」連載時，哄動台灣與香港，寫一個香港小姐在台灣與一個有婦之夫的相戀故事，故事哀感頑艷，盪氣迴腸，寫情寫景，歷歷如繪。對少女心情之刻劃，入木三分，堪稱羅小姐近年來代表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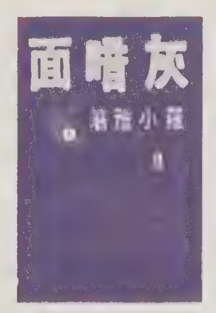
全書180 頁
定價港幣一元八角

「愛情路上」作者寫出她一位同學的眞實故事。在人生過程中，很少人能逃避愛情。該書告訴你怎樣去尋找穩固愛情和幸福。

人是感情動物。雖然說理智可以戰勝感情，但卻不是絕對的。羅小雅小姐創作的「感情的節奏」，是一部敲擊着每個讀者心房的小說，故事是那麼動人，感情是那麼豐富，說出了金錢不能買到一切，你要愛一個人，就必須付出你的全部感情去愛他的眞理。的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全書 218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全書 212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灰暗面」是羅小雅的一部別開生面的成功之作。用社會上現實的題材，大膽地揭露了人類醜惡的一面。描寫一位沉迷酒色而不負責任的父親，到處留下風流的孽種，甚至強姦了自己的生親女兒，禍延下一代。全書高潮迭起，一氣呵成，值得爲父母者及青少年閱讀。

「秋夜吟」是一部動人肺腑的倫理小說，透過羅小雅秀麗的筆觸，成爲一部情感充沛的佳作，該書發行，即受到歡迎，當然有其成功處。



全書 197 頁
定價港幣三元

人生如朝露，花瓣上的露珠是晶瑩可愛，可惜有如曇花一現，轉眼成空。電影圈裏，多的就是這些此起彼落的露珠。它寫盡圈內的秘密，寫盡人情冷暖，更寫出姊妹之情，情節緊湊，眞摯動人，是一部難得的文藝作品。



全書 282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淚滴蓮花」是年青女作家羅小雅新作之一，是書在香港報章連載四個月，佈局新穎，刻劃入微，受到讀者歡迎，紛紛來函推崇，故刊印單行本，愛讀羅小雅作品，不容錯過。



全書 240 頁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NO. 11 JUBILEE STREET, 1st FL.
HONG KONG
TEL. H-450561

香港租庇利街十一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第148期要目



理想與現實！

嚴以敬作

三郎改寫的：「陳寒波生前死後」出版

一九五二年九龍黃大仙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由中共特務轉變的民主鬪士，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暴露中共的兇殘醜惡，故被共特殺死以滅口。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陳氏死後，激起海外反共人士强烈的反感，一個陳寒波倒下去，千萬個陳寒波站起來，其影响力，與六七年林彬烈士之死相同。本刊應廣大讀者要求，請三郎先生將一切有關資料整理，包括陳氏全部遺著，從新改寫，去蕪存菁，縮龍成寸，這是一本用血和淚寫成的書，眞人眞事，生動感人，并附相片與原稿眞蹟，在本刊連載時，曾激起讀者之共鳴。現出版單行本，共三百七十二頁，定價五元二毫。經售處：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俊人書店。

·萬人雜誌第一四八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一四八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廿七日出版
一九七〇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張海山
主編者：萬人傑
執行編輯：張贛萍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台灣總代理：遠東書報社
台北市博愛路42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八角
外埠加收郵費
台灣售價：每本新台幣五元正
讀者如發覺有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發死人財的魔術

福利團體或私人機構在互助原則上實行廣泛的自助計劃，例如「帛金會」，在這注重喪儀爲人生一件大事的傳統社會中，就是一種良好的服務，其目的在通過義會方式使窮苦人家的治喪費有絕對保障。

最近，本港西報卻指出「帛金會」中有欺騙行爲。香港革新會並且聲明，該會一定協助投訴人認眞對付帛金騙子。這種情況，現已引起街坊會和政府當局之注意。

「帛金會」的變質問題及其中的「棄滾」情形，其實在萬人雜誌中早就作出詳細報告；我們前所揭發的內幕，當然祇是帛金會組織中的部份醜行，並想藉此提請社會人士不要受騙。

原來，帛金會已經有很長遠的歷史，內地人有叫「老人會」、「父母會」、「長壽會」等等，多數是由善堂、善團這一類的志願團體所舉辦的。香港有稱「福慰金」、「福壽會」、「福帛金」、「帛金會」諸名，亦多由宗法社團辦理。名稱不同，目的則一；皆不外爲經濟力較弱的人着想，使老年人死有所葬，爲人子者不至爲葬費張羅，其意至善。

香港的帛金會大約可分爲三種，一是由正當的社團主辦，不另立會，僅稱會員帛金，如遇有會員身故，則其他會員，各科一元，由會方集交死者家屬。（多由會方先行墊付，然後徵收。）二是社團中另設帛金會，參加會員才有這種義務和權利。三是獨立組織，或稱服務公司，採用保險性質，專做死人生意。

在上述三類帛金會之中，第一類確在辦福利，不止無利可圖，有時還因徵收不夠而由公家填補。第二類，如果由會方管轄，直接辦理的，大致上尚無問題；如果由一部份人投辦的，便很難說了。爲什麼應有承辦者呢？因爲這等事既瑣碎、又麻煩，一元之微，必須上門收取，而會員又散處各區，以一兩個職員在一天中能跑幾個地方？一次收到還好，倘找不到人，多跑兩三趟，則來回舟車，可能抵償不到一元的會款，何況這一元並不是利潤。於是，有人出而承辦，實在最好不過。承辦者多數是和會方有關係的人，其條件是仍然用會方名義，不過財政獨立，盈虧與會方無關，每年若有盈餘，則撥出若干充作會方經費，以會址辦公，職員則兼任，另給津貼。會方以既封蝕本之門，而有專人辦理，當有成績，對會譽也有好處，自然樂於接受。這就是表面用該會的名義，而骨子裏是別具一格。第三類，掛一塊招牌，名爲公司，不屬於任何會社；而其前身，則多是由第二類承辦者蛻變出來的。上文所指的欺騙行爲，正是出在承辦者和這類公司的其中一些人身上。

部份以服務爲名，斂財爲實的帛金公司，有的股東已撈至腸肥腦滿，儼然殷商矣。究竟他們用什麼手段斂財呢？他們最初承辦時，是用會方名義，印出宣傳品，向會員大吹加入帛金會的好處，再加以聯絡工夫，廣爲招徠，或向貧民遊說，如木屋區、艇戶、徙置區等，是故某氏宗親會，其帛金會中卻不少異姓會員；某區會中，不少遠及各區會員，這就是他們宣傳及聯絡手段得來的。人們在報上的小廣告中常可看到連篇的鳴謝啓事，便可證明。有些經營得法，生意滔滔，恐在附屬社團名義下，或生制肘，或爲該會收回自辦，於是乎另設公司，自立門戶，大展鴻圖。他們早有預謀，對於來會加入的，職員便對他說：「已經滿額」，可轉而登記於某某公司。據稱這是一樣的，公司是會中理監事主持的，這都是殷實商家，絕對可靠，將來領取帛金，無須經過開會審核通過等「麻煩手續」，極爲簡便快捷云云。來人很容易便入其圈套。等到加入人數已符理想，他們的公司，也就搬離會所，易地經營！

以規模較大的來說，「公司」是分組登記的，每組約爲一千二百名，一個組員死時，其家屬受益人可獲千元的帛金（或稱葬費），另送花牌一面、哀樂一隊以送殯（現在已沒有加送了）。照這情形計算，每月就算有十個組員死亡，則公司所得，也不過千餘元而已；無奈又要應付開銷，實在無甚厚利。但有些不良份子，就以吸窮人血、發死人財，而做出欺騙的行爲來。根據向革新會投訴的情況，計有：

一、凡交帛金若干年而仍健存的組員，可領取千元的福壽金者，竟以三期未交帛金爲藉口而被取銷資格。二、有歸鄉而死亡者，其在港受益人要領取葬費時，卻被指爲證據不足而不發給。三、以修改章程爲辭，對入會時所定之福利辦法取消。還有一手，可能最絕：他們早在每一組中插入一些並無其人的「花名」，作爲組員，每月弄死一名，也照樣向組員徵收帛金。如果某一組這個月內死的人少，他們又會謀殺多兩三個「花名」，花名有空額，又用別個花名填上。死死生生，這套把戲永遠玩不完，而股東也就面團團腹便便了。

因爲一元之微，沒有人加以懷疑，更不會查根問底，何況報上又有受益人的鳴謝啓事。於是，他們袋袋平安，得其所哉！

本來這種帛金業務，是和人壽保險一樣，也屬於「信託」之類，如果任由一些無保障的組織去辦理，或有少數的不良分子進行欺騙，則吃虧的多是貧苦大眾，不論在法理或良心，我們的社會絕不應讓其滋長。希望當局能對這些組織予以調查或管制，則可以減少許多不幸事件了；但有根本重要性的一步，應當就是建立社會保險和退休制度。

新聞以外

艾格紐再訪亞洲帶來新希望
尼克遜對中共將放棄低姿態

萬人傑

美國政府及駐港領事館的許多「中共問題專家」最近撤換了，羅傑士的失勢與艾格紐的東來，意味着尼克遜對中共要放棄過去一年多的低姿態，改採新步驟。艾格紐是敢將皇帝揪下馬的硬漢，他訪問亞洲四國，給我們帶來新的希望！

一年一度的中共入聯國問題

每年聯合國快要開會時，國民政府就遭受困擾，總有一些國家在這時候搞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活動。中蘇共未交惡前，搞得最賣力的當然是蘇聯老大哥，這幾年，大鼻子再沒那份熱心，但還有好些國家扮演這角色。

另一件，聯合國會議進行時，一些美國政客操縱下的台灣學生、台獨分子，照例來個示威運動，不但國府代表精神受威脅，其他各國代表心理上也受影響。

今年情形似稍有不同，醞釀的不再是以中共取代國府地位，而是在聯合國內容納「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代表。

搞「兩個中國」不是新鮮玩意，多少年來美國就朝這條路努力。可是國民政府高叫「反攻大陸」；中共也不放棄「解放台灣」，兩方態度強硬，搞了這麼多年，毫無頭緒。一些投機政客轉而搞「台獨」，這難題就可迎刃而解。

兩個中國的建議

今回，聯合國中醞釀的兩個中國的建議，草案由比利時提出，目前正在若干代表團之間傳閱、研究，打算在聯大將要舉行的中國問題辯論中提出。不過，據外交界靈通方面人士說：這項建議能否獲得大多數贊成，誠屬疑問。如果若干主要代表團的態度沒有改變，將不可能正式提出。

比利時提出的這項建議，內容是同時承認「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而安理會的席位則留給中共。

這建議當然行不通，何以比利時要提出？一個可能性是他們天真的以爲同時承認了兩個政府，就可解決了中國問題；另一可能性是美國幕後慫恿提出。

如果是出自後一動機，則美國顯然又轉了另一方式去搞兩個中國了。

「中共專家」多撤換

不過，早些時華府有些人持新的看法，他們認爲，從種種跡象看，美國對中共態度已轉趨強硬。

他們舉出若干例證，譬如，本年三月間，美國駐香港領事的兩名中共問題專家已予更換，接替的新人，原在駐日本大使館內服務，是著名日本問題專家。

同時，曾參加華沙會談的國務院中共問題權威，也被調職了。

副國務卿李察遜調任衛生教育福利部長，據說也跟外交政策有關。因爲，李察遜一向主張對中共採取低姿態的。

國務卿羅傑士在東京、倫敦談及中共問題時，曾經說過：「中共是亞洲和平的關鍵。」可是，稍後羅傑士已改變這論調。觀察家認爲：這可能因受到華府指示的原故。

艾格紐的任務

許多人認爲，尼克遜本人並不主張此時對中共採取低姿態；尼克遜的外交事務助理基辛格也不贊同，只有羅傑士力主讓步。

過去一年來，美國對中共的一連串低姿態，都是國務卿羅傑士的政策。最近的轉變，是否意味着尼克遜自己來主持對中共政策的新步驟？

從美國副總統艾格紐第二次到亞洲作政治訪問一事看來，這觀察是可信的。

白宮新聞秘書齊格勒說：尼克遜總統希望艾格紐副總統將他一年前在關島發表的「尼克遜主義」的實施情形與效果，取得第一手印象。

「尼克遜主義」基本上是促請亞洲非共國家獨立反抗侵略，美國盡可能予以少許直接軍事援助。尼克遜主義事實上是否行得通？在關島宣言發表一年後，特地叫艾格紐去看看效果如何；如果行不通，必須改弦更張，另打主意了。

退卻政策令人懷疑

事實上，美國現行削減海外駐軍人數及經濟援

助計劃的尼克遜主義，一年來已使整個亞洲地區受到强烈影響，對美國今後的意向產生憂慮、憤怒和疑惑。

所謂尼克遜主義，就是退卻政策，毛共的戰畧是「敵退我進」，美國想向亞洲幾個國家組成聯防體系，以便本身從容撤退；但中共必苦纏不放，這政策除了引起盟邦憂慮，要置身事外是辦不到的。

艾格紐這次東來，訪問國家包括中華民國、泰國、越南及大韓民國。表面上，他要觀察尼克遜主義宣佈後一年來的反應，同時也負有和這四個國家商談解決美國與他們間的懸疑未決的問題，如泰國出兵援柬計劃；本年年底撤退二十五萬駐越南美軍；及裁減在韓國美駐軍等，都要和各國作切實的談商。

至於訪問中華民國，與軍事退卻關係不大，但中美間有待取得諒解的問題甚多。

艾格紐勇鬥鴿派頭頭

要知道艾格紐這次東來訪問亞洲的意義，先要清楚他的爲人。他對中共並不如羅傑士那様退縮。爲使讀者明瞭艾格紐的爲人，特轉錄原載「快報」的一段介紹文字如下：

在美國當前的政治首要中，艾格紐可說是嶄露頭角而極有希望的一個「新人物」，他在政治上表現的魄力，也一再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去年他向美國四大「電視霸王」開火，是一次公開的向不負責任的新聞界挑戰，當時十分震動美國；最近艾格紐又和參院「惡霸」傅伯萊作了一次所謂「面對面的鬪爭」。在美國政壇上，傅伯萊是「鴿派」之首，可說「老虎屁股摸不得」，但艾格紐卻敢面斥其非。就憑他這種表現與性格，無可懷疑的是代表美國與亞洲國家談判問題的最佳人選。

借得潛艇作用大

在艾格紐動程前夕，國府向美國借用三艘潛艇的事，美國國防部已表示不予反對。這事是否可以實現，還須通過參議院一關，因有傅伯萊那些「惡霸」把持，是否能獲通過，當成疑問；不過這事能通過眾議院和五角大廈，總算值得注意。

如所週知，倘美國以潛艇借予國府，將大大影響美國與中共改善關係的企圖。華府布魯金研究所研究員庫茲馬克說：「這些潛艇的一個重要用途將會是中華民國在和平時期對中國（共）進行的秘密活動。」

即是說，如果國府擁有潛艇，將會對大陸加強軍事活動，而加強運送軍火支援大陸反共力量，派人襲擊反共組織，從事破壞工作等等，會使中共增加很多困擾。若要討好中共，這是萬不能通過的，鴿派勢力如此之大，竟能通過眾議院、國防部兩關，也太値得興奮了。

尖閣羣島歸屬問題

艾格紐此次訪問中華民國，也可能談到尖閣羣島的歸屬問題。尖閣羣島位於台灣東北一百哩，原是沒人居住的荒島，但因蘊藏豐富的石油，便引起人們注意。最近，國府宣佈與美國克萊拉德州大洋勘探公司簽訂合約，合作進行採油工作。佐藤爲此提出抗議，因爲尖閣羣島的歸屬有問題。

在中、日兩國爲尖閣羣島石油探測主權問題引起糾紛之際，東京美國大使館發表聲明稱：「尖閣羣島屬琉球的一部分，美國將定期交還日本。」這一來，使佐藤更振振有詞。日本爭取的藉口是尖閣羣島爲琉球的一部分；但國府對琉球羣島的歸屬，始終持着保留態度。琉球歸日尚且不承認，怎會承認尖閣歸日？

這次艾格紐到台灣，不免要談到這問題，結果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泰、越、韓反應俱不佳

從美國政府撤換大批中共問題專家，以及艾格紐副總統訪問亞洲，尼克遜對中共放棄低姿態的看法是可信的。艾格紐訪問的四個國家中，除中華民國外，其他三個國家對尼克遜主義都感到啼笑皆非，莫名其妙。一年來的措施，實際上已證明此路不通。

南越官員表示：他們已將本身武裝部隊由九十萬人增加到一百一十萬，這些軍隊使用的槍砲及彈藥，全部由美國供應。他表示懷疑，如果美國財政援助程度仍保持不變，則增加的南越新兵薪餉及其他保養費將由誰人負擔？

南韓當局耽心駐韓美軍人數削減的決定會導致北韓金日成再次發動武力統一朝鮮的野心。南韓領袖希望美國開始將二萬美軍撤出南韓之前（駐韓美軍總數是六萬一千人），先行將南韓武裝軍隊現代化，及改善南韓的空中防衛實力。

泰國的反應更爲憤怒，泰外長乃他納最近發表談話稱：實施尼克遜主義並沒使泰國感到不安，但「美國政府與立法機構現時展開的鬪爭，加上若干國會議員所表現的離奇古怪的行徑，才眞的令我們感到不安。在這個世界上許多地區的人民（並不局限於亞洲）對美國政策均表懷疑。」

養肥了蘿蔔頭

也許，尼克遜主義的施行，亞洲國家獲得實際利益的只有日本。美國駐亞洲官員一致認爲：由於日本聲望及經濟實力不斷提高之故，非共亞洲國家希望日本能填補美軍撤退計劃所留下的任何眞空。

但日本領袖表示：日本同意在經濟援外計劃上分擔美國的責任，可是美國須繼續擔負起對亞洲地區的重大安全責任。

美國國會有許多議員抨擊：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所作的犧牲，卻令到東南亞成爲一個日本安全投資的地方。美國官員爲了緩和國會的譴責，要求佐藤政府負擔較多責任，尤其希望日本增加對南越及柬埔寨的援助。

目前，日本售與南越的消費品，三倍於售與美國的數量，日本在這方面，實在刮了粗龍。日本人只知刮龍而不肯負責任，一方面還向中共拋媚眼，難怪美國國會裏的議員大起反感了！

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孫子

從東南亞局勢的發展

戰爭行爲的心理戰基礎

戰爭——這個使人們震慄的字眼，在現時的世局中，它還是佔着極重要「地位」，儘管，好戰如納粹名將「沙漠之狐」隆美爾也咒罵它的「人類最可恥的汚點」。但是，明知它「可恥」的人類，還是無可奈何地接受它的來臨。最令人不解的，某些標榜博愛和平的宗教，爲了一些小事，竟然兩派大動干戈。以此看來，戰爭行爲的產生，無疑是人類劣根性的表現了。某些所謂社會學家，將戰爭解釋爲人類社會調和平衡的手段及「進步」的象徵。然而，從人類進化學說的角度觀之，戰爭的功能只限於破壞而已（當然，這破壞的對象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可是，現代戰爭的涵義，已逐步擺脫傳統戰爭的規律，在形式上它從傳統的「地面戰爭」發展到「按鈕戰爭」；在內質方面（戰爭的本質是征服對方），它從物質破壞功能去逼使對方喪失抵抗能力，發展到心理破壞，極力避免雙方人力及物力的損失，從而達到征服對方的目的。它的方法包括：

①外交僞裝工作；

②軍事壓力作彈性的運用；

③經濟實力作圍堵封鎖或蠶食式的侵畧；

④加强特工活動的「深度」，以達滲透顚覆的目的。由此觀之，戰爭行爲的心理戰至今已發展到顚峯狀態。

看看世界戰史，任何一場戰爭都離不開心理戰，只是運用的方法各異，所得的成效有大小之分而已！檢視發生在中國的近代戰爭，日本侵畧中國在心理戰運用得最差，雖然，他們大喊什麼「中日親善」等口號，製造漢奸政權，分化中國的抗戰實力，但是，完全忘記羣眾基幹心理工作（如南京十日屠殺，「三光政策」）結果，還是難逃一敗；中共對心理戰運用得最徹底，最精彩。所以，毛澤東能夠攫取中國大陸的統治權。至於現在舉世注目的東南亞局勢，對戰爭行爲的心理戰表現，更是洋洋大觀，大有「美不勝收」之概。

越戰複雜化剖析

越戰的成敗，站在客觀的立場審評，以美國爲首的盟軍在詹森總統時期宣佈巴黎和談時就已經失敗了。及後，共方處處佔先，盟軍只力求扳和，直至柬埔寨政變（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策動），美國才將被動慢慢轉變成主動形勢。

爲什麼美國在越戰會搞得焦頭爛額呢？愚見以爲，最主要的就是美國太注重軍事實力的表露（何況表露得不徹底），白宮的決策人士受中共的好戰宣傳所惑，以爲中共會重蹈韓戰的覆轍，出兵北越南下。所以不惜佈署了五十萬大軍，名爲阻止北越軍南侵，實則以戰機襲擊北越中共邊境，引誘中共出兵南下，然後揮軍北上，與中共決一死戰。

白宮的決策大員當時完全不明瞭中共的策畧觀點，由於與蘇聯反臉成仇以後，和韓戰時期有很大的差異；更不了解中國大陸當時的內部矛盾重重，理智告訴毛澤東，應採取穩守的策畧。因之，中共完全抑制在軍事上刺激美國。另外，利用種種可施用的方法，無孔不入，對美國及其盟國展開廣泛的心理戰爭。

世人以爲中共的外交工作是其政權最弱的環節。事實上，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中共的外交手段可說是「獨創一格」，它不注重外交工作的形式（如禮儀等），卻緊緊抓住外交工作的本質！以現實利害爲歸附。由於有此先決條件，中共能夠將美國的主要盟國如日本、西德、加拿大作其外交外圍力量。同時，用狡猾的手段牽制對越南有傳統性影響的法國，再而，利用這些國家去影響美國對越戰政策。

政治滲透工作是現代每個國家所必有的情報部門。對這種工作的設計，多數國家是用金錢和「扣質」的方法，但共產國家卻加上一層嚴格的思想考驗。目前美國一些專與政府作對的上層人士，無疑是共產特工在美國的成績之一。罷課、罷工、示威反戰、輿論反政府等活動，逼使尼克遜總統暫時放棄連任總統的希望。足見其罹禍之烈，實不可思議。就在這種形勢下，中共的軍事機構擺出不惜一戰的樣子，美國輿論的反應當然是繼續加强對政府的壓力。月前，毛澤東發表了所謂「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的聲明，就是中共近來對美心理戰一個微妙的攻勢。

且看尼克遜的「還招」

從政治學的觀點視之，我很懷疑美國公民是否

可以「及格」，原因是他們曲解自由的含義，不肯盡一個公民的責任。甚至不理解多元性的國際事務，致使自己成為敵人變相「炮灰」也不知道，這是民主自由社會畸形發展所產生的悲劇之一。美國決策當局之所以在心理戰失敗（中央情報局在國會作證坦然承認），基本原因絕不是策略上有大錯誤，而是美國公民沒有「政治防疫性」，牽一髮而動全身，以致節節敗退。

種種事實證明，現在的白宮主人尼克遜是一位心理戰專家，他甫走馬上任，就判斷出越戰的癥結所在。在關島宣佈的新亞洲政策，概括而論，就是針對共產集團心理戰的相應施措。我認為，所謂「亞洲人管亞洲的事務」，絕不是美國在亞洲撤退的先聲，而是一種很高明的以退為進的政治手段。它的效果有如下各點：

①鼓勵亞洲民族主義情緒，而民族主義恰巧是共產集團「國際主義」的死敵；

②消除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者反政府的藉口，希企統一美國人民的意志；

③在世界輿論中爭取主動的地位，對以後局勢發展先立不敗之地；

④給共產集團一種「勝利的幻覺」，最低程度有「驕兵」的作用；並鼓勵中共和蘇聯為爭奪東南亞而戰，美國即可在任何程度上取「漁人之利」。

另外，尼克遜對美國學生在今年初的罷課及反戰示威採取溫和而堅忍的態度。對國會及政府部門的孤立主義者即堅決運用權力，堅持自己的策略觀念。然後，尼克遜記取印尼政變的經驗，發動了柬埔寨政變，一時令共產集團措手不及，慌亂以赴。從蘇聯及中共對柬埔寨政權的不同態度（前者不承認，亦不否認，後者全力扶植施漢諾傀儡政權）就看清楚尼克遜這步棋之高明矣！一個為國際政治軍事觀察家忽視的事實，便是尼克遜對柬埔寨政變另有一個「投機」目的——引誘中共出兵參戰。在軍事上看，柬埔寨政變後，美軍能夠在四十八小時內完成進軍柬埔寨的軍事部署，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這部署早已存在的，不過預先的目的是對付中共揮軍南下而已！（以戰術觀點來看此事，在兩軍對峙中，四十八小時內集結大兵團，事實上不大可能。）

看現代戰爭的心理戰

國府對這場心理戰的反應

近來，在駐越美軍撤退聲中，駐南韓及駐菲律賓美軍也要撤退若干了。最近的消息，美國亦勸告國府將六十萬國軍裁減為五十五萬，據說，美國這樣的做法是討好中共，希望與中共修好。

我對此說很是懷疑。在目前的情形下，美國在亞洲撤兵是尼克遜的既定政策，而裝備亞洲反共國家的軍隊亦是他們的既定政策。

至於美國欲減這五萬國軍的軍需費用，實在是不足置信的。個人的淺見，這件事可解釋為尼克遜的心理戰攻勢之一。支持我論據的理由是日本也要擴軍（這是佐滕月前訪問美國的成績之一），同時，國府當局能否肯讓步亦為未可知之數。其目的不外有二：

①對美國在亞洲的政治退縮給中共一個直覺感受；②試探中共的反應，判明中共對目前東南亞局勢的態度步驟，從而訂製一個較「現實」的方案來。這，我們可以從國府對東南亞局勢的反應看出來的。

月前，副行政院長蔣經國訪美，美國的態度是重申對中華民國的政策不變。中共的反應依然是「美蔣勾結」之類的陳腔濫調。可以肯定，這只不過是蔣氏訪美的主觀因素。真正的客觀因素是亞洲反共國家在尋求和美國政策平行的統一步伐。

及後，蔣氏在訪美後，馬不停蹄訪問南越、泰國、韓國，就是這客觀因素的註腳。國府的一切決策主流是反攻大陸，相信已不符時局要求的「中美軍事協定」當然是雙方討論的主題。

日前消息，台灣計劃擴建B五十二機機場，大概與此有所關連。較樂觀的估計，國府當局目前正在儘可能把握現時期的時局，努力爭取主動，逼使美國孤注一擲。

多年來，美國對中國問題之所以只守不攻，就是顧慮牽動蘇聯對中國問題作盲目的決定，爆發起世界大戰。以現階段的中東問題來看，蘇聯完全無辦法衝破中東這政治死結。因為蘇聯對阿拉伯集團完全出於政治利用，藉以牽制美國，分化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所以，蘇聯根本不希望阿拉伯集團勝利，如果阿拉伯集團達到自己的目的，那麼，蘇聯毫無插足中東的餘地了。力圖保持現狀的結果，蘇聯對中東這個國防外國前線，充其量只能存在着拱衛本土作用，而不能通過中東向外擴張。這種形勢，逼使軍事傳統屬於陸權主義的蘇聯，對東南亞有鞭長莫及之嘆。

以美國的立場，尼克遜很不滿這現實形勢，國府即聯合亞洲反共國家逼使美國承認此種形勢已屬「定型」，希望美國消除顧慮，放膽支持亞洲反共國家對共產集團施致命打擊。其次，對美國新孤立主義者，國府當局也對症下藥，掀起輿論壓力，喚醒美國公民的良知，使他們認識到孤立主義者的政策論調，不但使亞洲盟國寒心，終而會損害美國本身利益，使美國淪降為二等國。例如，國府官員及學者往美，國公私事，均發表此類演說。

不過，說來說去，任何戰爭行為最重要的一環是爭取主動，不論將來的戰爭形態怎麼樣發展，廣義上的「主動」是決定成敗的第一要素。所以，我認為，國府對大陸中共暴政的軍事行為，是產生這「主動」的正確策略。

一九七〇、七、卅一日稿

丘大豪

從「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談起（中）

無牌教師

二、關於寫作技巧培養問題

馬蒙教授主張：「把中學六年的中文課程，劃分爲兩個階段，前四年注意語文訓練，目的在培養閱讀和寫作的能力；後二年除語文訓練外，教學內容着重文學的知識和欣賞。」我非常同意這種主張，而且早在一年之前我也有過相似的建議；我以爲文字是書面語言，是人人必須具備的，如果寫出的文章辭不達意，或引起別人的誤解，那和啞吧又有什麽分別？所以我主張把中學的六年學習時間，分爲高、初級兩個階段，初級培養他們的文字表達能力，集中全力學習語體文的寫作。到了大學預科，才學高級的古典作品。這個構想，並不是我故意標新立異，二十年前朱自清氏在論「中學生的國文程度」一文中說：

「我覺得中等學校裏，現在已經無須教學生學習文言的寫作。在有限的作文時間裏，教學生分出一部份來寫作文言，學生若沒有家庭的國文底子或特殊興趣與務力，到了畢業，是一定不會寫通文言的。不但不能寫通文言，白話寫作因爲不能專力的緣故，也不能得着充分的發展。若省下學習文言寫作的時間與精力，全用在學習白話的寫作上，一般學生在中學畢業的時候，大概可以寫出相當流暢的白話了。」

他又在「開明文言讀本」卷首說：

「我們認爲作爲一般人的表情達意的工具，文言已經逐漸讓位給語體，而且這個轉變不久即將完成。因此，現代的青年若是還有學習文言的需要，那就只是因爲有時候要閱讀文言的書籍：或是爲了理解過去的歷史，或是爲了欣賞過去的文學。寫作文言的能力決不會再是一般人所必須具備的了。」

這是我國的名教授、名作家對中學生學習語文的看法，而且那時的西南聯大一年級生，只限作語體文；可是現在國文程度遠不如人的香港中學生，居然大啃五經、四書、詩賦、諸子，還作文言文，自然要兩頭落空了。

兩頭空與三不管

周法高教授說：「最基本的寫作技巧，應在小學及中學時灌輸給學生，不應待至大學時方才講授。」這話在理論上是對的，可是事實上如何呢？不但小學生不知寫作技巧爲何物，就連再讀五年國文的中學畢業生，提起筆來能寫一篇通順的語體文的，也只是十之一二；如果到了大學仍不加以補救，那麽，終其一生，便很難在中文方面有所成就了。目前本港的青年學子們便是陷於這種「三不管」（小學、中學、大學）的悲慘境地中！

一、輕視中文。這是萬惡之源，一切惡果全是由此孳生。本港中學生的英文、國文、數學三種主要課程，比較起來，以國文的水準爲最差。因爲他們的英文、數學稍覺落後，便請補習老師利用課外時間急起直追，所以到畢業時，成績總還過得去。但誰曾見過有人補習國文呢？他們不願補習中文的原因：(一)是由於中文在社會上不吃香，馬馬虎虎算了。(二)是中文的進步很慢，不像英文、數學補習起來可立竿見影，收效迅速。歸根結柢，還是源於輕視。

二、重文言、輕語體。中學的前兩年，四冊國文共有六十六課，其中文言文三十二課，語體文只多兩課（三四）。其餘三年全是古文的天下。換言之，五年中學只有一年讀的是語體文。而且講解既不認眞，也不要求背誦；他們認爲「白話白話，明白如話，一讀便了，還要教啥？」又認爲嚕囌難記，所以默書時只默古文不默語體文。老師們的態度如此，學生們當然是亦步亦趨了。試問在那樣優劣互見的三十四課語體文中，又怎能學會寫作技巧？

三、不懂國語。現代的語體文，是用國語的語法、詞彙組成的。本港青年由於不會國語，所以作起文來常常方言滿紙。粵語有時雖也不乏精彩詞句，但只宜成熟的作家偶爾一用，一個初學作文的人如以方言作爲基本寫作方法，那將永遠寫不出全國通用的文章來。因此，我反對學生作方言文章。同時，我也反對老師們要學生只背文言文，不背語體文的教學方法；如果他們是北方人，這樣做還有可說，因爲他們會說國語，「我手寫我口」便不會有大的錯誤。但現在的對象是只會講粵語的香港青年，對於作文的辭彙、語法都必須從頭學起，試問不讓他們熟記若干篇語體文，那裏有寫作資料（一些作文較好的學生，多是得力於閱讀小說、報刊，不是得力於課文）？從前人們學做古文，不是從什麽「文章作法」中學來的，而是熟讀古文百數十篇，慢慢摸索，摹擬出來的。作古文是現代人學說古代人的話，所以非先把他們的話熟記若干篇不可；現在本港青年作語體文，是廣東人學說北平人的話，不熟記若干篇又怎麽成？

陳之藩在「在春風裏」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曾在胡（適）先生面前像小學生似的背『勸學篇』，胡先生也像小學生似的背後半本。……當我背了兩段『勸學篇』以後，他才跟我談『荀子』。談到白話文學，他的程度就不如我了。因爲他提周作人，我就背段周作人；他提魯迅，我就背段魯迅；他提老舍，我就背段老舍。」

陳之藩是河北霸縣人，全家一直住在北平，國語的標準、流利自是毫無問題。但他仍要背白話文（那是加工的語言），能像老學究背四書似的提到那裏

背到那裏；因此，他的散文才寫得那麼好。一個北平人尚且如此，何況完全不懂國語的廣東人？這個事實，便足以證明語體文也是非背誦不可。

由於香港教育司署一九六一年頒佈的「香港中文中學中文科教材」，編的古文太多，語體文太少，因而害得學生們兩頭落空——文言、語體兩無所成。我從前曾說過用這樣的教材教學，沒有時間，沒有必要也沒有師資；有些人還不同意。現在請聽官立文商專科學校校長黃國芳怎麼說：

「國文程度日益低落，令人膽戰心驚。現在請國文老師很難，許多應徵的教師，都不敢教中四、中五的國文，而只能教中一、中二、中三的國文。因為高年級的國文，確是太艱深了，連老師都搞不通。」

請問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每年不都有許多中文系的文學士進入社會服務嗎？為什麼連中學的國文也不能教？而那些課文都是他們四年以前學過的，為什麼英文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的學士們都不發生此類問題，而單單發生在中文系？事實上，他們即令勉強教也只能教低班（一、二年級）。只此一點便可以看出讀中學時他們對那些老骨董弄不懂，研究四年之後仍是「一頭霧水」，而無法像英、數、理、化的同學那樣應付裕如。所以真光中學何中中校長也認為：「香港中學中文教師時感缺之。」在下早就指出，目下所用的國文課本，只有相當於舉人、進士程度的人，才有作教師的資格，具體點說：像[illegible]蒙教授、周法高教授、柳存仁博士如肯屈就中學四、五年級的國文教師自然不成問題，試問即令把待遇提到和大學教授相等，又到那裏去找這樣多的[illegible]諸、[illegible]家來？

按道理講，如果以五年中學的寶貴時間，從事寫作技巧的培養，是應該有所成就的；無如那些寶貴的時間，被古典作品佔去五分之四，因而他們運用文字的能力，不能和其他各科齊頭並進，他們的寫作技巧又怎能培養起來？

現在一般中學的國文教學，不是培養學生文字的運用能力，而是培養他們的記憶能力；除了三十五課語體文外，其餘八十二課文言文，每課都又有連篇累牘的注釋，有的甚至注釋自注釋，課文自課文，不使二者發生血肉關係。例如：第五冊中有陶潛的「歸園田居」，其中有「常恐霜霰至」一句，這句詩的意義本來簡單得很，可是有些課本竟注為：

「霜霰，霰音線，俗稱雪珠也。易：『履霜堅冰至。』詩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又說文通訓定聲：『雨已出雲，為氣凝於雨中為霰；雨未出雲，為氣[illegible]於雲中者為雪。』蓋淵明見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故以此喻。」

由簡單明了的「霜霰」一物，硬要扯到易經、詩經和說文上去，難道陶淵明寫這句詩時，竟也會想到那些典故？我以為未必如此，那只是注釋的人有意賣弄而已。但是這一來卻害了學生，他們必須於課文之外，再記住易經、詩經、說文和「霰」字有關的資料。因為有些老師專好在這些地方出難題捉弄學生。原有的老骨董已經不勝負荷了，現在又加上更多的「訓詁」資料，豈不是百上加斤？

以前科舉時代特別着重記憶，記的典故越多越好，這在當時是有其必要的。因為那時的考試是考文章詩賦，而那些東西全賴用典，試場中又不准帶參考書；於是只好自開蒙之日起，每天詩云、子曰地拚命死讀、死記，經過十年寒窗，將所需要的東西記得差不多了，才能一戰而捷。於是讀書的目的達到了。

今天的中學生，最迫切需要的是學說話，文字是書面語言，語體文不必用典，所以首先應該培養他們運用文字的能力。可是現在他們所學的，仍是科舉時代那一套，以大半的時間和精力去死記那些雞零狗碎。在學校中考試時如此，中學會考時也是如此，考大學還是如此；可是縱然成績優良，寫起文章來可能仍是「高山滾鼓」！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何能提高他們的寫作技巧？

如果想培養中學生的寫作技巧，或提高他們運用文字的能力，我以為必須腳踏實地，自第一級開始一步一步往上爬。再不要在褲管裏裝假腳冒充高佬了。因此，本港各級學校——自小學至大學——的國文課本，必須徹底重編（大學至少要取銷以「中國文選」考試新生的規定），單是改訂中學部份，仍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三、關於應用文問題

本港的中學會考和中文大學新生入學試的國文試題中，都有應用文一項，通常都是寫一封信。而且指明限用淺易的文言，足見本港教育界對應用文是很重視的。人與人間的文字來往，和相對交談同樣重要，是每個人生活在社會上必不可缺的基本技能；在求學時期養成這種能力，以備隨時應用，自然是千該萬該。不過，他們所用的教材大有問題，似有加以檢討改進的必要。

在五年中學三十五課語體文中，只有冰心的一篇「寄小讀者通訊十」（第二冊）和朱光潛的一篇「談動」（第三冊），屬於書信體；八十二課文言文中，有第五冊韓愈的「答李翊書」；第六冊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和第十冊姚鼐的「復魯絜非書」；也只是三課而已。

這五課作為書信範文並不錯，像冰心、朱光潛寫起通訊來都是海闊天空地閒話家常，一點拘束也沒有；韓退之、王介甫、姚姬傳以他們平時為文的方法，與人探討問題，都是第一流的好文章，自然可以作為學習範本。可惜，這些作品都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應用文」，他們的「應用文」，和從前的「八股文」差不多，有一定的格式。每封信於「正文」之外，還有所謂「開端語」和「結束語」。「開端語」又包括「稱謂語」、「啓事語」、「思慕語」、「接信語」、「離別語」、「恭維語」、「自敍語」、「告慰語」。「結束語」包括「修書語」、「請安語」、「結尾語」。「正文」又分為：「請託語」、「檢收語」、「求恕語」、「饋贈語」、「求允語」、「保重語」、「干聽語」、「候覆語」、「盼禱語」、「申悃語」、「感謝語」等。用這許多種「語」拼湊起來，便成為一封所謂「八行書」了。試想，這樣的文字和小孩子玩積木有什麼分別？然而有些學校便是用這樣封建時代的陳腐老套教學生們作應用文的。

「八行書」的時代背景

「八行書」指信札，因爲信牋是每頁八行，所以稱之爲八行書。不過，八行書也有古今之分：「後漢書」竇融傳注：「馬融與竇章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又寰宇記：「益州舊貢薛濤十色箋，短狹纔容八行。」又邢邵詩：「誰能千里外，獨寄八行書。」這都是古人的八行書。現代人所謂的八行書和古時完全不同，那是屬於「今天天氣哈哈哈」一般地應酬文字，寫了滿滿兩張信紙，可能什麼事也沒有，那便是所謂普通問候信。屬於應酬性質。

這種言不由衷的八行書，不知起於何時，很可能創自清代紹興師爺之手。因爲在古人的文選、文集中，找不出一篇實例來。試看周代的呂相、樂毅、魯仲連；秦代的李斯；漢代的鄒陽、枚乘、司馬遷、李陵、楊惲；建安時代的曹丕、曹植、孔融、陳琳、阮瑀、應璩、吳質；唐代的韓愈、柳宗元、顏眞卿；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曾鞏；明代的史可法、侯朝宗等，都不會寫這種七拼八湊的八行書。甚至在清代的姚鼐、魯絜非、曾國藩、袁枚這些名家書札中，也找不到此類作品；足見它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體，我以爲這是官僚政治下的產物，試看短短的一封信裏，既「頌」又「祝」又「請安」，極盡拍馬、逢迎之能事。甚至還有一種所謂「黃傘格」，魯迅在「阿Q正傳」第八章「不准革命」中，便寫過這樣一段話：「趙秀才本也想棄看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爲有剪辮的危險，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帶上城……」所謂「黃傘格」，也是一種寫信的格式，在八行的信紙上，每行都有尊稱或頌揚的詞語，而那些詞語都必須「抬頭」寫，不准直寫到底；只有近中央的一行寫受信人名號，更要提高一格，而下面的字又特別多，這一行就矗立於前後的短行之間，看起來很像一把黃傘的柄，所以叫做「黃傘格」。黃傘是從前大官所用的儀仗，這樣寫表示對方要作大官，是一種好兆頭，也表示對於對方最大的敬意，這眞是拍馬的最高技巧。

封建時期的官僚們、紳士們，便是這樣彼此互拍的，久之，遂成爲社會風氣。二十年前，大陸上的官場裏，仍然甚爲流行。據內行人言，對這種信的處理秘訣：是從第二張看起，第一張根本不必看，因爲那都是些肉麻的拍馬濫調，用不着浪費時間的。

本港不久以前，還在奉行「大清律」，對這種老骨董當然捨不得放棄，於是各種酬世文體，如婚、嫁、祝壽、祭奠的帖式，以及報喪的訃告，一律照單全收。最可笑的是有些莫名其妙的人家，父母死了，居然用帝制時代的「家人稟報式」向親友報喪，以示濶綽，稱居喪的孝子們爲「家主某老爺」、「家少主某少爺」、「家幼主某孫少爺」。每次看到這種訃告，我都爲渾身起鷄皮疙瘩，他們只知道在報紙上過「官」癮、出風頭，卻完全忘記了現在是什麼時代，他們家裏有世世爲奴的「家人」嗎？即令僱有男女工人若干，也只能算是契約式的僱傭關係，不能算是「主奴」關係的「家人」。這大炮車得太離譜了！

由於社會上有這種「充官僚」，所以這種封建時代的陳腔濫調，還能在香港通行。

古人的書札

古代名家的書札，沒有一定格式，除了首尾之外，和一般文章的寫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由於和故人閒話家常，或討論問題，不受任何拘束，隨手寫來如行雲流水，往往涉筆成趣。試看，曹子桓與吳質書；白居易與元九書；蘇軾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等，眞摯感人，無一字不是出諸肺腑，那裏有分毫陳腔濫調的意味？尤其是顏眞卿與李太保的乞米帖，措詞更是坦白可愛，他說：

「拙於生事，舉家食粥米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干煩也。眞卿狀。」

顏魯公當時貴爲尚書，竟至無米下鍋，不得不向人借貸，此信坦誠相告，毫不隱諱其窮苦之狀，讀之使人肅然起敬。何必言不由衷？

舊式八行書應予淘汰的理由

今天的世界已進入太空時代了，一切都在爭取時間、講求效率，那裏還容許我們玩這套無聊的把戲？這類公式化的八行書早該澈底淘汰了，理由如下：

一、今昔環境不同。中國的郵政制度，建立於光緒年間，在此之前由民信局辦理。唐宋時代根本沒有這種通訊組織，那時的人如要和人通訊，只有兩個辦法：一是託便人帶去。晉時殷洪喬（羨）作豫章（南昌）太守，都中（洛陽）人附書百餘封託他代轉；他到了南京，把所帶的信全部投入江中，並大發牢騷說：「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這便是託人帶信的現成例子。另一個辦法是利用公家的驛使，岑參的「逢入京使」有句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即是指的這類事情。韋應物「答李幹」詩云：「孤客逢春暮，緘情寄舊遊；海隅人使遠，書到洛陽秋。」寄一封信竟要半年。可見當時通信之難。

以上所說，還是太平時期，如再逢到變亂，就更不堪想像。這種例子在杜甫詩中出現的次數最多。例如：他的「對雪」詩中有「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春望」詩中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述懷」詩中有「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月夜憶舍弟」詩中有「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宿府」詩中有「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天邊行」詩中有「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足見在兵荒馬亂中，通一次信難到什麼程度。白居易「與元微之書」，開頭便說「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儒癸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以元、白那樣深厚的交情，竟會兩年不通音信，而必須遇到熊儒癸之便，才能通一消息，更可見消息之可貴。

古人由於通信困難，才感覺到彼此思念之苦；由於互相關切，才祝頌對方平安無恙；都是非常自然的。

（下期續完）

江青——的殺手鐧

魯遲

本刊一四二、一四三兩期連載了一篇中共資料，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編者按說：「雖是明日黃花，卻可從這篇講話中找出一些問題」。問題經編者已點出了不少，筆者也僅就所知，說明幾點問題。

首先說說江青講這篇話時的情勢。那是在「一月風暴」及「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的文革第一次被迫退卻的時期。

關於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毛共的宣傳集中在「黑幹將」譚震林身上，其實這是烟幕彈。譚震林的問題，是在「一月風暴」之後，大批當權派巨頭被揪鬬之後，引起了大反動，毛看勢頭不對，使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出頭保幾個被鬬的人過關，譚震林、李先念、謝富治、聶榮臻等几個副總理，乃得恢復職權。譚震林以爲老毛眞的「敗子回頭」了，自己眞的有權了，於是便發動文革的羣衆，把揪鬬他的一批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實行「反攻倒算」。毛共遂以譚爲典型，來說明「二月逆流」。當時毛派雖然氣勢洶洶反擊譚震林，可是譚震林並沒有立時倒下去。同年五月一日、八月一日，還都大搖大擺出現在天安門上，到八·一以後才在政治舞台上消逝。這說明，「逆流」與「反逆流」，情形絕不簡單。

據筆者的考察，「逆流」的眞正意義，是同年二月底三月初，毛派紅衞兵猛轟陳毅、葉劍英、徐向前三人之後，三月中旬各大軍區會在同一天舉行武裝示威表示抗議。這一舉動，嚇壞了毛家班的人馬。在軍區武裝示威不久，徐向前就在四月初的一次中央軍委會議上與林彪當面大吵特吵，要求釋放被捕的「聯動」（中共高級幹部子弟所組成的紅衞兵組織）頭頭，要求爲譚震林平反。徐向前因此失去全軍文革小組長的職務。後來事實證明，被捕的「聯動」頭頭果然釋放了，江青並親自去釋放。說明徐向前的主張，反映多數軍人的主張，毛澤東不敢不讓步。

文革敵人換了班

「二月逆流」之後，另一重大變化是以「三結合」來代替「小將造反」。毛澤東開始任命各軍區首長爲各省市革委會籌備小組組長，負責從當權派手中奪權，籌建革委會。從這開始，紅衞兵和造反派就成了「三結合」的點綴，文革大權即落入軍人之手。可以這麼說，自「二月逆流」之後，毛澤東的敵人已換了班。以劉鄧爲中心的黨政當權派，已被揪鬬打倒差不多了，起來與毛澤東對抗的是手拿槍桿子的軍人。

「一月風暴」時，當權派的對抗策略是「以羣衆鬬羣衆」。軍人接班之後，如法泡製，把當權派的羣衆組織接收過來，支持他們與老毛對抗。否則仍有被毛派羣衆揪鬬的危險。可知「三結合」以及「三支兩軍」等辦法，都是毛澤東的緩兵之計，表面上穩住軍人，隨時縱紅衞兵衝擊軍區，揪鬬首長。衝鬬之後或撤職或調職。指揮紅衞兵衝軍區的是江青、主力、關鋒、戚本禹這批人，負責調動「支左」部隊，調動各軍區首長的是林彪、楊成武、余立金這班人。

到一九六七年底爲止，中共十三大軍區的首長，被衝垮、被調職的有八個軍區，僅餘下廣州、瀋陽、濟南、南京、福州五大軍區，既衝不垮也調不動，結果使毛澤東的陰險計劃歸於失敗。於是負責「衝」的「王關戚」，在七月武漢兵變之後垮台，負責「調」的「楊傅余」，一九六八年三月垮台。屹立不搖的五大軍區首長，乃控制了大局，他們的頭頭黃永勝做了總參謀長。這就是毛澤東文革悲劇的主要內幕。

尋根究底，毛病都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而江青的講話，恰在各大軍區武裝示威之後。

江青代毛懷柔軍人

江青這篇講話的主旨，是在不喪失文革立場之下，盡量討好軍人。許多地方相當肉麻。她說：「我向來是非常敬仰老紅軍的。在延安鬧過這樣一個笑話，曾經有人給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顆紅星，後來說是不許戴。我才戴了幾天就不許戴，爲這個可鬧別扭啦！……我對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感情，我覺得自己現在也還是部隊的。我進城以後一直要求保留我的軍籍。」

她在講話中除了討好軍人，並且盡量想說軍人都擁護老毛，可是在座的人都是反文革的軍人頭頭，她說不出口。她極力找實例，結果只找到兩個人支持老毛，一是林彪，二是黃永勝。對黃永勝他感到有點忸怩，因爲黃永勝都知道是反文革殺紅衞兵的大頭頭。因此她含糊的瞎扯：「像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難，黃永勝同志他那裏有一些好處，他沒有殺人，沒有開槍，廣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其實殺得最兇的是黃永勝。同年八月二十日，爲了任命黃永勝爲廣東省革委籌小組負責人，在周恩來調唆下，廣州軍區黨委（非黃的人）寫了一份「檢查」，表示在文革中犯了一些錯誤。後來老毛就根據這份「檢查」任命黃爲革委籌小組長。發出了「關於廣州問題的決定」，可是就在寫這份檢查當天，廣州軍區就支持「主義兵」打死毛派一百五十多人！眞叫諷刺。

江青承認看不懂古文，可是又講了一大片引經據典的話。說明這篇講話，是老毛替她起的稿。這些肉麻當有趣的話，由老毛嘴裏說出來，未免太失威，可是由江青以撒嬌撒潑的腔調說出來，卻恰到好處。文革期間，江青講過無數次話，實以這次的講話最富於煽動力。當時來說，是毛氏夫妻的殺手鐧。不過，事實擺在眼前，所收效果，實在有限。

張南生東山

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共各大軍區中，以北京軍區領導人變動最大，因爲北平是中共的首都，誰控制北平誰就可以左右政局，因而北京軍區的領導人頻頻被整肅，被更動。首先被整肅的是副政委張南生（中將），一九六六年十月後就告失踪。繼着整肅司令員楊勇（上將），第一政委廖漢生（一九六七年一月）。還有副司令員鍾偉（中將），副政委吳岱。一九六八年三月，「楊成武事件」案發，又揪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少將）。調溫玉成（中將）出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鄭維山（中將）代北京軍區司令員。而文革紅員公安部長，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謝富治及文革後的政委劉格平久未露面（八月一日也沒有出現）。可能也已被整肅。北京軍區領導人被整肅之多，更動之頻繁，是其他軍區所無法相比的。

北京軍區被整肅的領導人，一直不見誰被解放，唯一被解放的，就是與羅瑞卿，鄧小平，楊成武等人有深遠歷史淵源，並最早被整肅的副政委——張南生，頗耐人尋味。今年八月六日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訪空軍某部和北京部隊某部時，陪同魯巴伊前往訪問的，除了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吳法憲之外，尚有張南生。人民日報稱他爲北京部隊負責人，似乎他被「解放」之後，仍出任北京軍區副政委。

張南生——福建人，出身於華僑資本家庭。一九二九年參加傅伯翠，張鼎承領導的閩西游擊隊，與羅瑞卿，楊成武，劉亞樓等共事。一九三〇年閩西游擊隊被編入紅四軍，張爲紅四軍十一師（政委羅瑞卿）的政工人員。一九三二年調紅五軍團任某團政委。一九三三年昇任十三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宋任窮）。後轉入鄧發所領導的中共中央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任政保團政委。一九三五年任三十七團政治處主任。三五年九月與毛澤東的中共中央分離，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轉戰四川、西康一帶，執行張國燾的西進計劃，遠竄河西走廊。紅四方面軍失敗後逃回延安，被派去蘇聯學習，抗日後返國，歷任察冀軍區（聶榮臻）、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鄧小平）兩部野戰軍的旅，師，縱隊政委。與華北的楊成武、羅瑞卿，中原的宋任窮、謝富治都有很長久的關係。

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在「二野」工作。

一九五〇年任華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司令聶榮臻，政委薄一波，副政委劉瀾濤）兼二十兵團政治部主任（司令員楊成武，政委李天煥），一九五一年隨楊成武二十兵團入北韓作戰。一九五三年任「志願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任李志民）。一九五七年楊成武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時，張南生出任北京軍區副政委，成爲北京軍區的「不倒翁」。歷任政委都被調職或整肅，張南生卻穩坐不動。一九五五年十月至

郭鵬陞官

五月二十一日，大陸各省市軍人頭頭出現的名單中，郭鵬突在蘭州集會露面，名字排在甘肅革委主任冼恒漢之後（冼恒漢兼任蘭州部隊政委），但又在劉西元之前。按劉西元原任職總參謀部現調蘭州軍區，說明毛林集團重視蘭州，並加强對一野系統的分化鬪爭。

蘭州軍區，在戰畧地位而言，相當重要，二十年來，一直爲一野彭德懷的總部所在地，原任司令員張達志中將，自去年十一月調任炮兵司令員以後，事關共軍總部及軍區均先後改組。故張達志向來把持的小山頭——蘭州軍區，便開始瓦解。

一野（西北野戰軍）一兵團的系統，文革迄今，便七零八落，調的調、升的升、更有的不斷往下沉，如新疆王恩茂就是明證。王最後一次露面在六九年元月份，至今一年半，杳無音訊，其命運可想而知，查王恩茂原任一野一兵團第二軍政委，時爲一九四九年間，王與郭鵬拍檔，郭任第二軍長。一兵團司令員爲張達志。

由此聯想王恩茂與郭鵬的升降浮沉，這是足可使共幹們心寒的！

郭鵬升官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本消息係新華社的電訊，豈容懷疑？問題是職務未見宣佈，在郭鵬之前，並沒有冠以蘭州部隊司令員的名銜。儘管如此，但排名僅次於冼恒漢。事實勝於雄辯，郭鵬無疑應爲蘭州部隊的司令員或第一副司令員，或代司令員，其任務是接任張達志的地位。

此類例子，見於同期發佈的昆明部隊第一副司令員王必成，昆明軍區原任司令員秦基偉中將，據傳文革被鬪自殺。嗣後由陳康暫代其職務。直至今年，才公佈王必成調任第一副司令員，陳康則名列王之後。

郭鵬到底是正職、副職、或代理，這些都無關緊要，反正他是任蘭州部隊的負責人。而且確確實實升官了！

他憑什麼升官？在德才資方面夠條件嗎？毛林黃永勝系統會信任他嗎？這種迹象，顯示其中問題仍然存在。而郭鵬，這麼一位出身地主階級的一野將領，在文革初期，聯同王恩茂鎮壓造反派，石河子事件郭鵬更是策劃者之一，曾一再被調往中央參加學習班。六八年九月八日，大陸最後省區的新疆成立革委會，郭鵬爲第一副主任，王恩茂則在郭之下，但從前王一直在郭之上。此後郭鵬風頭甚勁，如今更升任蘭州軍區負責人，從原來的二軍軍長跳上大軍區。這一跳躍，不太突然嗎？郭鵬能勝任嗎？種種問題，頗令人費解。

郭鵬升官，是好事？抑是壞事？他與林彪黃永勝（中央軍委當權派）有何幕後交易，因而獲得信任，才演出捨王（恩茂）揚郭（鵬）的好戲，是耶？非耶？或者郭鵬出賣王恩茂，乾脆踏着王的背脊前進，昔日爲軍政手足，稱兄道弟，如今卻不顧一切，你死你賤。在權力面前，共產黨員不是常演全武行嗎？何稀奇之有？

起……待旦

一九五七年九月政委是朱良才（上將））。五七年九月後朱退居第二政委，由李志民（上將）出任第一政委。六二年十月廖漢生（中將）接代李志民出任第一政委，李調任高等軍事學院政委（院長劉伯承）。文革運動，北京軍區兩任司令員，楊成武、楊勇，兩任政委李志民，廖漢生也被整肅（李志民是在高等軍事學院政委任內整肅，六七年紅衛兵會揪出李志民，遊街示眾）。張南生能在北京軍區當十年副政委（至一九六七年），不受軍內數次大鬭爭及彭黃事件影響，據說是受羅瑞卿，鄧小平庇護，直到鄧、羅垮台，張南生才隨着垮台。

張南生與中共現時軍中當權派林彪、黃永勝歷來都沒有什麼關係。而與他歷來有工作關係的首長，獨有一個朱良才未垮台（朱「九大」被選爲中委李天煥與張南生共同工作未滿一年，根本談不上關係。）其餘老首長如羅瑞卿，宋任窮，鄧小平，薄一波，劉瀾濤，楊成武，李志民，廖漢生等，無一不被打下十八層地獄。因而張南生能在今天獲得解放，仍任北京部隊負責人，實在令人感到奇怪。其中奧妙無從解釋，是因爲他在揭發賀龍，廖漢生的「二月政變」中立了一切，抑或在揭發「楊、傅、余事件」中立了一功呢？或者在最近搞垮謝富治時帶罪立功呢？

文革運動紅四方面軍被整得最慘，幾乎所有出身於紅四方面軍，而延安及內戰時期與林彪沒有淵源的將領，幾乎全部被鬭垮下台，徐向前雖未垮台也靠邊站，有職無權，可是「解放幹部」的口號一叫出來，似乎以紅四方面軍的將領被解放得最多。

如福州軍區的王建安，詹化雨等。毛林到底是想用這個方法，來平息紅四方面軍的憤怒，抑或是毛澤東爲了防止林彪、黃永勝系軍人勢力的繼續澎脹，才「解放」紅四方面軍將領，使他們重新握有一定的實權，以抵消林彪、黃永勝的影響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可惜目前資料十分有限，一時無法做出結論。

中共大陸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公社一級，都在槍桿子的嚴密控制之中，中央各部門設有軍代表，地方縣、社一級也設有軍代表，而且多由軍人擔任革委主任職務，所以大家對軍人的一切舉動都十分注意。有人認爲黃永勝系統就是林彪系統，中國大陸已完全在林彪的控制之中，有人則認爲，黃永勝系統是聽命於毛澤東的，是毛澤東用來牽制林彪的一把刀把子。筆者則認爲黃永勝是毛林兩人都信任的人，他既親毛也親林，而且本身並不具有太大的野心，倘若毛林之間有衝突，他只會是調停人，調停不了，恐怕也保持中立，還不至於一面倒，幫助一方打擊另一方。倘若這想推想可以站住脚，那麼毛江「解放」紅四方面軍，用紅四方面軍將領的力量，抵消林彪系的力量卻不是沒有可能了。可是目前被「解放」的紅四方面軍將領，祗出任副職，未能握有實權，看來在短期間內，還不能有什麼大作爲的。

金千里

話說回來，無論郭鵬憑什麼手段，或何種關係而升官，是否保得住？那就大有疑問了，爬得高，摔得重，這是共產黨權力鬭爭的自然規律。郭鵬今後保權的問題，最佳抉擇便是擁兵自重，山高黃帝遠，看你林彪、黃永勝能奈我何？

當然，問題仍不那麼簡單，起碼劉西元是一位麻煩人物，還有地頭蛇冼恒漢，以及原蘭州軍區的舊班底，如副司令員李書茂、徐國珍、康健民（兼寧夏革委主任）、副政委高維嵩、李瑞山（兼陝西革委主任）、杜紹三、龍炳初、梁仁芥等負責人。郭鵬和他們均不稔熟，如何相處搞好關係，顯然不容易。這關乎新官的威信問題。郭鵬怎樣樹立自我權威，使上下佩服，也是頗費周章的。

劉西元之調蘭州軍區，意味着中央軍委當權派對每一大軍區均安置釘子，放線眼，如最近新調福州的周赤萍、段蘇權（副司令員，原出身察北騎兵游擊支隊，後歸林彪四野指揮），成都軍區的胡炳雲（原總參謀某部負責人），王東保（原北京衛戍部隊），還有南京軍區新調的蕭永銀（原重慶部隊）、劉環（原昆明部隊）。如此調動，林彪——黃永勝的意圖明顯，就是對大軍區頭頭作監督。劉西元的作用毫無例外，乃係郭鵬的釘子。郭鵬的實力何在？關鍵是南疆軍區和恢復第二軍編制，雖然現在不屬郭鵬領導，但影响和歷史淵源不可磨滅，此其底牌之一。

其次，郭鵬對西北核子基地（包括南疆羅布泊、喀什、和田、于田等地的保密工廠，空軍基地等）瞭如指掌，毛林不賣賬不行，儘管王恩茂也瞭解，但到底不比郭鵬親自座鎭南疆熟悉得多。此其底牌之二。

按郭鵬自一九五〇年進駐南疆，一直主持該區黨政軍的領導，後郭鵬之第二軍改編爲生產兵團，出任南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主管北疆，五五年成立維吾爾自治區，名義上統一，實際仍有權力劃分，所謂分工是也。

郭鵬今年六十周歲，一九一〇年生，原籍湖南醴陵人，地主成份，開始參加中共時初中畢業。歷任連、營、團、師長。與王震關係深切，但最獲賀龍賞識，一九三四年底六甲之役，賀龍一舉陣前升爲師長。這一段歷史至爲光彩，郭寫有六甲之役的回憶錄，對賀龍的陣前提携，深表謝忱。賀龍與郭鵬淵源自此建立。後郭在賀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任參謀長，旅長王震，曾共同開展南泥灣大生產。自四七年開始，王震、郭鵬編入西北野戰軍，歸彭德懷指揮。如今郭鵬升官，彭、賀均遭批判清算，不知尚念舊否？

代郵

蘇文運、新生、周國強、鐵血、衛華諸讀友！請告訴我您們的通訊處。

——編者敬啓

美哉，所謂「視聽教育」

黃思騁

大約兩週以前，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上門來，自稱是什麼國際教育機構派來作調查訪問的。我看見他手上提着一口占士邦式的公文箱，懷疑是個推銷員，因為像這樣的人上門已不止一次了。

「你不是推銷百科全書的吧？」我問。

「不是，我是來調查一般家庭的教育情況的，」他說。

現在的國際性機構很多，我們因為平時不關心，也沒有接觸，所以很難弄得清楚。我記得聯合國有個文化教育機構，組織十分龐大；這個說話含糊的人，或者倒是這個機構派來作調查訪問的。這種人本來同我們風馬牛不相及，不過既然身為讀書人，難道連一點起碼的合作都沒有嘛。

這人進來以後，就打聽起我的家庭情況，問有幾個孩子讀書，讀的是什麼班級。問完以後，他開始利誘我們，說是有一個國際機構設有獎學金，問我們有沒有興趣。老實說，我不是傻瓜，從來不相信會有不用勞力就可以得到的利益。他見我不動心，就打開他的手提箱，取出一張印刷得十分精緻的宣傳廣告來。我趟過頭去一看，立刻就知道這個什麼國際機構調查訪問者，是個不折不扣的商場推銷員。

我很想下逐客令，因為我沒有時間同他談生意，我也不認為我可以買一套像這樣的錄音唱片。因為我知道凡是西方人的工業產品，我們都要用大量的勞力才能換到。我們要用金子去換他們的東西，他們只要用銅就行了。

「這個教育機構能給你的子女以獎學金的機會，如果你參加作基本會員的話，」他說。

「沒有這種可能，我不想，」我說。

「你不以為像這樣的一套教育工具對你的子女學習英語很有用嗎？」他指着圖片說。

「我相信林語堂當年沒有利用過這種工具，」我說。

「你不能否認這套唱片是十分有用的，它是專家的心血結晶；還有這個，是日本人發明的，完全免費奉送。」

「我知道這東西很貴，幾年前也流行過一種學習英語的唱片。我親眼看見朋友買過，但沒有見到他們的英語有多大進展。」

「這套唱片不貴，你們平時也給小孩子吃糖菓的。你們每天只要能省下九角錢，就可以有這套唱片了。」

「多少錢？」我問。

「二十五張大唱片，三十三轉半的，只賣五百塊錢。」

嘿，我家裏比這更需要的東西不知還有多少，那裏輪得到買這個玩意兒？最近這兩個夏季我一直想裝冷氣機，但一想起分期付款的重壓，便又作罷。幹我們這一行的比不得做生意的人，賺五百塊錢得伏在案頭上十天八天才能賺得回來，而這東西跟玩具差不多，可有可無。

「你不如去找有錢人家，我買不起，」我說。

「你們每天都有些小支出的，只要稍為節省一下就可以了。」

「這位先生，你在浪費時間。剛才如果知道你是來推銷這東西的，我就不會讓你進來。」

「我們是幹視聽教育的調查工作的，我們學校裏一共只選出五十個人來。我們像這樣辛辛苦苦跑來跑去，一天只有三塊的車馬費，」他說。

現在的年輕人多麼虛偽，居然說這種謊話。

「無論你怎麼說，這是一種生意經，一張唱片賣二十塊錢，這是夠貴的了。」

他想證明自己完全是造福人羣的人，再從提箱裏取出一張照片來，說道：「這是個推行視聽教育的國際性機構，很大。」

我看見照片上是一座大樓，有這裏的滙豐銀行三倍那麼高，面積當然也大得多。

「我說這是生意經，他們賺別人的錢，要不然何來這種大樓，」我說。

他還是不肯走，似乎非做成這筆交易不可。我是十分討厭生人上門來打攪的，而他已整整纏了我一個小時了。

不要「今朝有

有一個月入千元的青年男子向一個女孩子追求，帶她去夜總會，一晚就花了百多元。

可是當他再約她外出時，她拒絕了。她對家人說：「一個月入千元的人，一晚就花掉百多元，一個月的薪水不能用十天，將來怎樣生活，怎能同借白首？」

這女孩子後來嫁了一個月薪不過五六百元的小職員，她認為這小職員知慳識儉，勤奮向上，有前途。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這種女孩子實在太難得了。君不見，拜金慕財只顧今朝，不管明日者乎？

自從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特別是香港騷動以後，香港人沉迷於聲色犬馬之風特別旺盛，不少人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態度。——因此，上述那女孩子實在值得我們讚美！

本來「節儉」是中國人的傳統德性，特別是華僑，他們大都克勤克儉，辛勤奮鬪，把勞苦所得積蓄起來，以備歸國養老之用。

可是現在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回，華僑辛勞之所得，毛共指為「剝削」，不但要「沒收」，還要「鬪爭」。

辛勞數十載，節儉大半生，誰甘被沒收，更誰願被鬪爭？

筆者認識兩兄弟，他們在大陸淪共前各分得其父遺留下來的一些田產。由於弟弟好賭，田產都賣光了，不斷向其兄借貸，而且永遠有借無還，借得的錢

「你覺得這東西對你的孩子沒有一點用處嗎？」他指着圖片說。

我開始沒法忍耐，我說：「你浪費我許多時間，你既然是做生意的，就乾脆提生意吧，我還有許多事情等着做。」

「你忙，我比你更忙，」他說：「我還有一千家等待訪問呢！」

「請你說出來，首期付多少？」

「首期三十塊錢，以後每個月二十五元，一共付二十期。」

「你剛才說是全套五百塊錢，現在算來卻是五〇五元，」我說。

「五塊錢是開戶費，你今後就是這機構的客戶了。」

他們眞是聰明，拿我的血汗錢去做人情！

「好了，」我說：「如果我想買下這套東西，應該有些什麼手續呢？——譬如，現在用不用付錢？」

「你要先付三十元，我給你收據。」

「可是你叫我怎麼相信你會再來呢？」

「這就是說你信不過我，那末沒有關係，這三十塊錢我替你先墊出來，等唱片送到以後你再還給我。」

我在一張紙上寫下我的五歲女兒的名字，我只求他早點讓我喘口氣。

第二天他再上門來的時候，我家裏的人死也不讓他進門。對付這種不講理的人只有這個辦法。他說我毀約，要告我；我說我要寫篇文章請社會主持公道。

從這件事，使我想起在我們家鄉有一種叫做「硬討飯」的人。他們就是利用鄉村居民彼此呼應困難的弱點，欺侮老弱婦孺。這種人不是身邊插幾枝飛鏢，就是手上捉着一條毒蛇，你不給米，不給錢，他就逗留在門前不肯走。逢到有些怕事的女人，他們總能得到一點好處。但想不到在這樣的城市裏，也會有這種強迫做買賣的事。

我們憑常識判斷，這種以美麗謊言上門來的人，實際上只是一些拙劣的推銷員。他們所得到的好處絕對不是每天三塊錢的交通費，而是首期的三十塊錢，甚至比這更多一點。如果他能推銷五百套這樣的唱片，足足可以買一架汽車了。

我原則上並不反對別人上門做生意，但是你不能冒充一個社會工作者。就算出於誤會開了門，也沒有理由利用一般居民怕爛的心理，死乞白賴要做成一筆交易。

西方人夠有錢了，他們一個人吃的食物，我們要幾個人分着吃。他們吃雞只吃最好的部分，雞腳雞翼雪藏了賣到香港來。西方人過去瞧我們不起，只因我們貧窮，落後。過去西方電影除非沒有中國人出現，否則一定是侮辱我們的。所以我對於一個人爲了自己的一點小利益，孜孜乎勸同胞把錢送進西方人荷包裏去的人，總是有點瞧不過眼。

一套唱片從機器裏滾出來，恐怕只要很短暫的時間，而且沒有限制，他們卻定下五百元的價錢。如果你們曾經參觀過在毛冷上釘珠的女工，才會知道世界上有如此慘無人道的謀生方法。一個女工每天只能釘兩件毛衫，每件兩元半！別人的一套從機器裏滾出來的唱片，我們的女工要用多少的眼淚和血汗去換？如果香港一天不能通過最低工資的法律，香港一天就是窮人被踐踏的地方！

我再聲明一句，我絕不反對有錢的人家，以買玩具的心情，替孩子買套學英語的唱片。等到他們玩厭的時候，隨手丟進垃圾桶，因爲那時新的玩意兒又在等待着你了！

則章先生：大作好得很，請告通訊處或電話連絡，以便面商今後寫作的有關問題。切盼

——編者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古鶴翔

又賭光了，因此兄弟失和，其弟遂成流氓。

一九四九年大陸淪共以後，這個地主哥哥被鬬爭了，「偉大的毛主席共產黨」還「發動」流氓弟弟去鬬爭地主哥哥！結果是「地主哥哥」被害死了，流氓弟弟雖不至於死，也沒有好收場。

香港人之所以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態度生活，當然歸功於「偉大的毛主席共產黨」！

誰甘願把畢生勤勞節約之所得，雙手奉送給獨夫，再由獨夫用作煽動世界戰爭的資本？請看：毛共又將十萬噸米免息貸與錫蘭；將大量的中國人民血汗，無償支助施漢諾這個封建帝王餘孽。

如果大陸人民豐衣足食，爲了人道，沒有人反對這樣做的。可是目前大陸人民喫不飽，穿不暖，毛共卻把白米用作挑動世界戰爭的資本，怪不得連日來又有大批飢民由大陸游水逃亡來港！

昔張文節爲相，有人對他說：「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張文節嘆道：「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張文節這樣深謀遠慮，怪不得司馬光十分佩服他了。

目前香港人一方面受了毛共的影響，另一方面受了資本主義國家思想的腐蝕，物慾之盛，十分可怕。筆者入息甚微，但從未向人借貸，蓋量入爲出也。可是有不少入息豐厚之人，卻常被債務纏身，焦急萬狀。司馬光說得好：「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

我們願意做物質的奴隸，還是做物質的主人呢？「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是要不得的！

新漢奸、嬉皮士、新左派

山縉

新漢奸

「新漢奸」大家皆知就是日本一小撮野心陰謀分子搞的「台獨」，故稱「新漢」。但總找不出眞憑實據，不免遺憾。最近我在偶然一個機會，看到一本蚊型小冊子，即新漢奸宣言。在該宣言中，文字上雖然盡量利用一些美麗動聽名詞，以掩飾他們的賣國漢奸醜行，但最後卻露出一條漢奸尾巴。這條尾巴出現後，便把前述美麗的動聽的名詞一古腦兒推翻了。這條尾巴是什麼呢？即最後寫年月日時，原來竟用的是日本「昭和」年號！這本小冊子是在東京印的，執筆者也是日人。最後不知不覺，所以自然也用上日本年號。

嬉皮士

嬉皮士的主張"Do you thing"，意思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翻成中文成語，相似「無拘無束，隨心所欲。」自從在美國出現後，有人擁護，也有人反對。無論擁護或反對，當然皆有他們的理由，本文無興趣談此問題。我今要談的，是他們產生的原因以及目的何在？

最近我會到一位初次來港的美國人，和他談論美國問題，多是由我問他答。最後我歸納他的答案分為三點：㈠由於物質主義太發達了，基督教義已失掉控制人心力量，於是人慾橫流起來，社會各種怪現象遂紛紛不期而然地一時湧出。嬉皮士即其中之一。㈡美國示威暴亂，實與共產黨沒大關係，因每個共產黨徒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之下。共黨的一舉一動，情報局皆瞭如指掌。這位美國人曾奉命加入共黨組織，故知之甚清楚。暴亂的問題全在黑人。黑人佔百分之十一，數字相當大。黑人並不信共產主義，他們只希望與白人平等，享受同樣待遇。按本港某大報常發表駐美特派員的報導，並不足信，因那個報導作者，如非共產黨也是傾共的，往往歪曲事實，攙入私見，以替共黨宣傳。黑人為何受歧視？並非嫌他們樣子難看，而是一因他們品行差，常常醉酒、偸盜、搶刼。二因能力低，今南方農民也反對僱用他們了。他們失業者多，所以嫉恨白人和政府。㈢因此，這位美國人說：「五年後必有大亂。」當然指的是黑人革命。所以他要準備到南美避難云云。聽至此，我不禁慨嘆：香港人拚命想往美國逃，不料美國人又想逃往南美，世界雖大似無一片安靜土了。

他的三點答案，一二點我認為尚合理。惟第三點未免太敏感了，有如杞人憂天。

昔敬姜論勞逸說：「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美國是今日世界最富有的大國，人民生活處處講求享受，各種享受也有厭煩之時，自然會再想新花樣。正所謂「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在美國初建國時，人民是何等蓬勃，有向上心，正所謂「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但成為巨霸時，一變而為驕奢淫逸，再變就是嬉皮士、新左派了。

新左派

新左派究竟是何怪物？許多反對的文字，皆未道出其所以然。照我所想、所聞，似應這樣解釋：㈠左指共產黨，共產黨又分新舊。俄共是舊派，它的徒孫們如中共、越共、古巴共等便是新派。新左派者，即反對舊派，而擁護新派也。他們的領導人據說是一位美國八九十歲的老教授馬克思（可能是卡爾・馬克思的同宗），而所崇拜的人，則為羊鬍子阿胡、「四大（偉）皆空（空話）」的阿毛、以及古巴卡斯托羅的傍友棄（Che）。他們開會時，常喊口號：Che—Che！就是要行動。㈡嬉皮士的目的，是反對現代文明，嫌太受拘束，主張歸眞返璞，恢復到原始生活，人人皆變成深山大野人，茹毛飲血。所以他們以中國的寒山為始祖。新左派則不然，這派有類俄國沙皇時代最初革命黨的「虛無黨」，要破壞一切、毀滅一切，但說到目的，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究竟要造成一個怎樣的新新社會。

新左派與嬉皮上對現代文明不滿是一致的，但作法則相反。一是主張溫和地自然演展，一是主張要用暴力去爭取，即Che—Che！我曾為這兩派人想出一新名詞：即「野蠻社會」主義，實際上即是胡鬧主義。

這是和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納粹主義一樣的貨色。這和患羊癲瘋的人一樣，發過瘋後，自然仍會恢復原狀，無法醫，自然也不必太過重視。

短恨歌

葉其珍

語云：「長歌當哭。」短歌寧非當笑？余作此歌時，只想笑，不想哭，故以短歌名。再者，教授尚在中年，如果虛心檢討，改變作風，依然有大把前途，未必便長恨以終，此所以名之為短恨歌也。是為序。

抄王欲建夜郎國，窗下十年求不得，
姚垠有書舊印行，春暖花開人未識，
奇遇當前難自棄，一朝選在抄王側，
從此葫蘆依樣描，星星月亮照春色。
香江文化本遲遲，或將嫫母當西施，
家藏敝帚千金價，首是抄王得意時；
東廂罵座西招搖，自詡文光射九霄，
翰苑圖書皆糞土，風流惟有看今朝！
豈料一山高一山，明人識破假機關，
春花秋月何相似？請看齊君比較談！
抄王怕上律師樓，兩行酸淚肚中流，
文壇齒冷誇言碎，一語難回抄也未？
唔衰自笑攞來衰，應悔週圍惹是非！
鐵證如山難置詞，唔中誓與此心知：
在天願作九頭鳥，在地不攀橄欖枝，(註)
天下奇文抄不盡，縮頭終有出頭時！

註：白鴿啣欖枝，西人以為和平象徵。

歸聲劍影錄

汽油在抗戰期間，珍貴非常，尤其在香港失陷以後，輸入困難，後來只靠滇緬公路輸入，日寇佔據緬甸，則專賴由加爾各答起飛的美國運輸機，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駝峰送來，汽油的值錢由此可知。所以，當時在黔桂各地，「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標語，觸目皆是，由於汽油的珍貴，行走西南大後方的貨客汽車，大多改為木炭車，在司機座位的旁邊要裝一個木炭爐，每逢上斜坡的時候，為了加强熱力，跟車的「蛇仔」還要走下車來，一面步行，一面攪爐，轀轀作响，「蛇仔」既可以步行跟車，則車子的速率快到什麼的程度，可想而知。

但在另一方面來說，則可以看到中國人的克難精神，汽油來源遭遇了困難，竟想出木炭爐來應付；所謂窮則變，變則通。

購買車票，既然得不到要領，不如到市區逛逛，逕奔市區，在躡蹝的時候，猛然醒起廣東人有幾句諺語：「着在杭州，食在廣州，死在柳州」。意思就是說杭州的絲綢最好，廣州的舘子最好，柳州的棺材最好。中國人最重視喪禮，尤其是大殮，如果是無以為殮，那是最悲慘的身後蕭條。殮時，殯以厚棺，殉以愛物，古代更為隆重，除了殮於棺外，還將棺加入於槨，顏淵死，有棺而無槨，同門均憫其貧。故有錢人家，未死以前，已購備上好棺木，號為長生。據云上好棺木埋在泥裏歷數百年而不朽。

我是廣東人，青年時代在廣州讀書，廣州幾間名酒家如西園、南園、大三元等，我曾為座上客，吃滿精製的粵菜。但「食在廣州」所指食的對象，當然是指廣義的範圍，換言之：在廣州所食到的，不只有土產的粵菜、潮州菜、客家菜，而且還可以嘗到著名的京菜、滬菜、川菜、湘菜等的美味。杭州，在抗戰以前，我未曾一履其地，杭州名產的絲綢，我不敢證實也曾穿過，因為廣東的絲綢很多，是否是杭州的產品則不得而知，但我們廣東的絲綢莊，都標榜着是蘇杭綢緞的總滙，廣東人都稱這些絲綢莊為「蘇杭舖」。綢緞當然是穿過，是否為正宗的杭州貨，則不得而知。

今天，既已親到柳州，則想證實柳州的棺材，是否確屬為「不朽」的上品。由於好奇心的驅使，特地找棺材店觀光觀光，怎知跑了幾條馬路，總是找不到一所棺材店，後來在一條內街見到一間了，所陳列的貨式，不外是普普通通的，竟比不起以前在廣州德宣門幾間福壽店門店首擺的汀州原板。在我於回旅店的歸途上，走過一條崎嶇的窄隘路，迎面有一個土人以木車載着兩棺木走過，細看下，也是平平常常的。後來我在黔南都勻各縣以上所見的，厚厚的厚板，紋結，光澤黝黃，毫無裂痕，每塊六七寸厚以上，這才眞正是「不朽」的上品。

又我們廣東中區各縣的米舖，也做生油的生意，並兼營農作物的肥料，有一種是種稻的肥料叫做麻䴸，是將搾過生油的落花生的豆渣，製成大塊的圓餅狀，農家買來鍘成方形小粒，插下禾稻旁邊的泥土裏，便可使禾稻滋長壯茁，為禾稻的最好肥料，在中區一帶的米舖，必標榜所售的麻䴸，為六寨玉䴸，那是說六寨所出產的玉䴸，為麻䴸中的上乘。但我在第二次赴渝的時候，也曾在六寨候車，逗留了半天，盡情逛過整個六寨市區，既看不到一間專賣麻䴸的舖子，也不得一間搾油廠，是否設在附近的鄉村，則不得而知，我們廣東諺語有說：「出處不如聚處」，柳州的棺材，六寨的麻䴸，在本地則少，在外地則多，是否屬於這個例子呢?!

總之，百聞不如一見，在廣州的「食」，大概可以吃到特製的滿漢席，大三元的魚翅席，孔太史第的蛇羹，和京滬名菜。但死在柳州，是否眞有一具上好的棺材，作為最後安息之所，那眞是一個問題啦！

（六）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個客位一條金

在柳州住了兩日兩夜，跑西南公路局柳州站不知多少次，都得不到切實的答覆，究竟還有幾天，便可以輪到購買直通車票，乘車赴筑，這種枯候的心情，像落鍋蟻一般的焦急，逼我又起冒險到金城江找「黃魚」位的念頭，希望在金城江給司機老爺敲點竹槓，能夠早些動程，勝過在柳州呆等。於第三日的清早，又帶着行李登上西南公路局開往金城江的客車，打算於晚上抵達金城江，能找到司機談好，那末便可以逕赴貴陽。怎知如意算盤也落空了，竟是空跑一場。

我從梧州到柳州這一段旅程，是乘船從水路走，雖然途經桂平、武宣兩縣，因拖渡泊岸上落貨客的關係，停泊一段時間，我乘便登岸一遊，憑弔幾個太平天國英雄人物的故里。但從未留心桂粵兩省的民房，建築方式有什麼不同的特點，惟這次從柳州乘車赴金城江，坐在車廂裏，縱目四野，稻田阡陌，「古道、西風、嘶馬」、「小橋、流水、人家」的景色，都來眼底。由於農莊盡入眼簾，便發覺桂北的屋宇和廣東的建築畧有不同，廣東屋宇的瓦面，除了像魚鱗的一排一排舖好了瓦之外，還依着木桁的直線，在兩瓦排列的縫間，加上了一個半圓形的瓦筒，一個嵌一個的，直蓋到屋簷，而在瓦筒上批盪了加上墨色的顏料的石灰，石灰凝結了，便可以使瓦面鞏固，永不掀亂。而桂北民房的建築，瓦面只用瓦一排排的舖蓋着，既不加瓦筒，也不加石灰。初則不明兩者不同的底因，後來我再三考究其原因，才找出眞正的答案，原來廣東乃瀕海之區，從南中國海或呂宋海氣流激蕩所誕生的颱台，如向中國沿海吹襲，則粵省首當其衝，倘風勢十分强烈，房屋且有倒塌之虞，如瓦面不用石灰營造堅固，則隨時有給颱風捲起之虞。（八）

國語授課與中文合法

關於中小學的國文，應以國語講授，以及「中文合法化」這兩個問題，本刊同仁已提出呼籲無數次了。最近各界對於此一要求，日趨強烈。因此，教育司簡寧本月七日晚，在無線電視明珠台「每週論壇」節目中指出：「在中文中學的學生均接受粵語講授，但他們所學習的寫作語言，卻是以國語爲基礎。使學生感到困難的是，在小學程度的時候，他們即發生上述由粵語與國語產生語法混淆的問題。所以香港的中文中學應以國語講授，但香港目前沒有足夠的教師。」

這是一個值得讚揚的主張，表示他對於中文教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擔心的是師資不夠，賣油郎以爲不足爲慮，現在的癥結是爲不爲的問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由於教育司沒有規定「國語教學」，所以有些學校雖有許多教師能說國語，也不准他們說。甚至刊登聘請廣告時，指定限說粵語。如果教育司把這種主張，正式通知各校，一定會有不少現成人才可以擔任。如能同時在各師範學院開班訓練，數年之後，便不愁沒有足夠的教師了。

「中文合法化」是全體華人的共同要求，也是大家心目中最大、最重要的問題，因爲這是屬於基本人權，對於每個人的生活——甚至生存都有密切關係。我們實在想不出港府有什麼理由不使「中文合法化」，事實是中文合法之後，對統治階級有百利而無一弊，這有歷史可以作證：過去蒙古人、滿洲人和其他的胡人，統治漢人時，一律承認中文爲合法文字，華語爲合法語言；如果當時的元朝、清朝不承認中國語文，只限用他們自己的語文，恐怕決不會統治得那麼長久，很快便會被趕出中國去了。

政府和人民之間，隨時都要溝通意見的，所以政府發佈的命令，傳佈得越廣越好；本港居民閱讀中英文的人數比例，後者最高也不會超過前者十分之一，如果純用英文發佈文告，那麼，知其事者只有一小撮，其餘絕大部份都置身事外，又豈是一個政府的本意？

中文合法並不是取英文地位而代之，統治權仍操在英人之手，華人又怎能和英人競爭？唯一不利的是那些買辦人物，因爲他們的「專利權」已消失，再也不能狐假虎威魚肉小民了。賣油郎有詩嘆曰：

一、一度高牆一度河，
麵根亦似腦根多；
形形式式常常錯，
只爲方音欠琢磨。

二、公民無分屬英倫，
文字不登港府文；
遊埠往來無護照，
何來歸屬感一分？

賣郎油

逃亡

藍海文

聽說共產主義是天堂，
爲了理想我曾把自己遺忘；
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啊，
言世界，怎能不令人嚮往！

名字的種種（中）

寒山碧

古人改名換姓除了避禍之外，就是爲了遮羞，比如當時視演戲和當娼爲不入流的下賤職業，當戲子和當婊子的，爲了不辱沒祖宗，也就不得不另取其藝名。後來大概是因爲文字獄興的關係吧，文人也就逐漸好上此道，寫文章時廢其原來名字不用，另取筆名。周樹人也就變成魯迅，沈雁冰也就變成茅盾了。許多作家都不止用一個筆名，有些人筆名甚至多到二三十個，不過一般都有一個或兩個是主要筆名，其餘多是爲了某些暫時的原因偶而用一二次。作家改筆名的原因甚爲複雜，實難一概而論，不過最常見的原因就是爲了罵人。在下非常崇敬的魯迅先生，也曾改用許多筆名來罵人。不過魯迅先生改換筆名罵人，實有其充足的理由，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恕不詳談）。因而在下認爲改筆名罵人，只要罵得有理，倒也不是什麼罪過。正像有些作家罵共產黨，但想到可能暴露他眞正身份或將影響到他們在大陸的親人的問題時，不得不臨時另改一個筆名一樣。這種情況是絕不能稱之爲「幪面大俠」或「大盜」的。

至於「幪面大盜」或「大俠」式的人物，自己要罵人，要揭別人的「陰私」，要造謠、誣蔑、弄流氓手段，可是又不敢負起罵人的責任，不敢承擔罵人的後果，未罵人之前就已周密設計推辭責任的賴賬方法。戴上幪面巾，當其幪面「大盜」「大俠」喊殺喊打，一脫下幪面巾又以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臉孔，到處招搖撞騙。像鏡花緣上的兩臉國人那樣，把那副鼠眼鷹鼻，青臉獠牙，張開血盆之嘴，噴出毒蛇之舌的惡臉醜臉，流氓無賴臉孔，用一塊幪面巾幪起來。只露出那副謙虛恭順，和顏悅色可親可藹的假臉孔。

兩臉國的苗裔本來不少，可是別人雖有兩副臉孔，卻只得一個名字，只能做一個兩臉人。獨有「文人作家」得天獨厚，可以任意安上十個八個名字，把自己「一分爲二」。以漂亮的僞裝臉孔見人時是一個名字，是一個人。以那副醜惡臉孔出現時是另一個名字另一個人。使那些不知「巾中乾坤」的人，誤以爲他確是兩個人，相信他是兩個人。兩臉國的臣民，實在有拜這類「作家」爲師，學習「一分爲二」術的必要了。

名字既不是與生俱來，只是代表一個人的符號，那是絕對可以改的，誰也沒有權力干涉，法律也不能干涉，不過一般人改名，是要經過官府登記認可的，倒也不是可以那麼隨心所欲。至於作者更改筆名，只須在稿紙上寫上三二個字，毋須辦任何手續，的確方便。改名雖然方便，但卻有一個自願的原則，就是要自己願意更改自己的名字。倘如不願意，即使連港督、英女皇，都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命令人家更改名字的。可是有一些事頭婆，卻自以爲自己擁有這樣的權力，你說狂妄不狂妄？

三個字諷人，不覺抿住嘴笑了半天。我暗地裏覺得在這個世界上做人，竟有人敢譏人爲半桶水，眞可要相當糊塗才行。

記得在高中讀書的時候，從不懷疑自己是個全桶水，凡是天下學問，盡在我的掌握中。不但在下如此，就是我的同學，甚至其他學校的同學，只要他年紀跟我差不多，都是一個個的「夜郎」。

進入大學，眼界是大得多了，五院二十多個系開列出來的科目中，有船舶碰撞法，農業氣象學，材料强弱，微分方程，商籟研究這些超過自己知識環範的東西，對於全桶水的信念，也開始有點動搖。

不過年輕人有一項不用本錢的本錢，就是自恃年輕。每個人都覺得只要給我希特勒那種機緣，我就可以震撼這個世界。至於便條寫不通，雜字認半邊，這與全桶水無關。

那時經常同我在一起玩的一個同學，遼寧人，這傢伙在講台上的確有點煽動力，在這一點上如果不去跟勃羅塔斯相比，算得上是個全桶水。那時的學生因爲普遍窮，所以都想法子到附近的私立中學去教書。我的那位朋友既然說話口若懸河，難免在課堂裏吹一點牛。這間中學的女校長是個留美學生，事後給他一個評語說：一瓶不搖半瓶幌。

且談「半桶水」

我的朋友豈肯認半桶，便大興問罪之師，弄到雙方都下不了台。這位朋友如果僥倖還活着，而且也能回憶起這件事來，我相信一定味同嚼蠟。

我呢，在衆多的謀生技能中，勉强還能捉捉筆。在開頭的幾年中，我發覺白話文本身頗多問題，動不動就得翻辭典。而且你愈是懷疑，問題就越多。

現在辭典是翻爛了，問題還是多籮籮。此刻如果有人稱我的白話文已到半桶水的階段，我不知多麼開心——因爲我自認只有一杓。

離開本行，那就更慘了！六七年前放下筆桿去教書。用我家鄉人的口語說，好比老女上繡綳。原有的那點舊文學底子，不要說是捉襟見肘，就連屁股也遮不住。要不是我還有點自學精神，實在有點難看。

不過，我得學一學盧騷的口吻，是不是上帝只使我一個人受窘於半桶水呢？這問題說出來眞是得罪人，不說也罷。

翻開香港一天的出版物，我相信足足可以找出五千處語文上的錯誤來。不過，怎樣呢？世界上沒有通人。那個通的人已經死掉了，另一個通的還沒有生下來！

黃思聘

低彈

唉，這世界怎能不叫我失望！

是非已被顚倒，風雲變幻無常，
老百姓被牽着像耍猴子一樣；
沒有外族侵略卻殺死千千萬萬同胞
唉，這世界怎能不叫我逃亡！

說不過去，就可用另一個。所以官民之間如果有什麼爭論，到底都是做官的有理，而僅得「一把口」的小民該死。

因此「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從來就被人奉爲立身處世的圭臬。因爲官門是只有官理而無民理的。未見官面，未講道理，可能已就先要給打三十大板。這種情形，在常理是荒謬的；然而在官理上，卻是順理成章的事。在這民主時代的今日，官理似乎是不太囂張了；然而官字始終是兩個口，說來說去，也終見是只有做官的有理。

「罪及妻孥」的殘酷而不近理的律例，已隨專制時代的沒落而成了過去的陳跡。但更滑稽、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又產生；一個小巴上的司機犯了過失，罪不及妻孥，禍不延考、妣，而卻累及汽車，害得它要被拉去坐大監。汽車何知，竟而要受縲絏之災；這是人和無知的汽車開玩笑呢？還是「有乜好做，搵事來做？」

當這條例剛一執行，民口就爲之嘩然；大爲汽車不平，認爲無理。但做官的卽是「理足例直」，每天「閒閒地」也拉他數十輛。在若干個汽車監獄，老是擠着一堆堆的囚犯，在那裏莫明其妙地爲人受過。

官字兩個口

後來又出現奇跡，一位小巴的司機竟能用一把小民的口，壓倒了兩個口的官，爲他的汽車平反冤獄。做官的於難爲情之下，索性網開「四面」，將所有一衆在押的「車犯」，全部釋放。但兩個口到底是强於一把口，雖然一時處於下風；及至兩口一齊再開，在議席上高唱官理，拘押汽車更就成了「鐵律」。今後無知的汽車被拉，就休想再有平反冤獄的造化，而做小民的，也只好閉緊那僅有的一張嘴巴，接受「車停口停」的惡運。

有人認爲鐵律是在議席上通過的，議席上也有代表民意的議員，這鐵律當然是獲得民意的支持；不能認作片面的官理，是做官的利用兩個口的優勢，不恤民情而獨斷獨行。

但不知旣是民選議員，是小民的代表，當然也只得「一把口」，怎敵得過有兩個口的官？官口一開，他們縱也發言，聲音自不會大；在宏大的官聲官氣的重壓之下，只顯得像蒼蠅嗡嗡的低叫，又起得什麼作用？時無論今古，都是只有做官的說話的公堂，沒有小民置喙的官署。民選議員雖有「把口」，是用來飲飲食食的。要它來爲小民向做官的主持公道，簡直是妄想！

醉八仙

【陳文受先生：請來弟處領取醉八仙與于姜稿費，希再來一篇「作家兩張臉」或「作家兩把口」或「作家的雙重人格」如何？
「執行編輯」啓】

記得有一次和朋友看了一部叫「千面艷盜」的電影，朋友的看後評：「這部電影頗有趣，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種人，這是電影編劇者串埋來講而已。」

偷竊狂是一種變態心理，目的並不爲錢，用俗話來說，這是一種「癮」，偷竊到手時，心理上有一種滿足。所以，她偷的東西，不一定値錢，有時會偷一些無關重要的東西。

我的朋友說「世界上沒有這種人」，或者是他生活圈子裏遇到的都是心理正常的人，其實，這種輕微或嚴重「偷竊狂」的人，比比皆是。有時自己犯了這毛病也不知道。

許多擁有億萬家財的富豪，有時也會偷東西。巴黎一家著名的餐館，所用的餐具，都用紋銀造的，非常名貴。許多遊客到這家餐廳用餐時，都會乘侍者不覺，拿走一柄餐刀，一個小叉，或一個烟灰缸。

這些東西雖然名貴，究竟不是稀世之珍，値不得許多錢，遊客們將它偷走，主要可能是「紀念性」，也是滿足他輕微的「盜竊狂」。

因爲這些遊客都屬富豪一類人物，明知他偷了東西，侍者也不會當面斥破，給他們面子不好看。可是你偷一件，我偷一件，小數長計，這家餐室年中在這方面的損失，相當龐大。

當事人爲了此事，舉行一次會議，有兩個意見待決定：有人提議改用廉價餐具，這一來，不會引起客人興趣，即使他們拿走，也所値無幾，可以節省許多。

但總經理不贊成這提議，因爲餐具名貴，差不多是他們這家餐室的特點，不能把這特點改掉。最後，他們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所有餐具，有專人管理，客人偷一個小茶匙，他也有數可稽。發現客人偷了東西，他們不動聲色，等到結帳時，加上一項「紀念品」，刀、叉、匙等等，都有定價，當然定價比所値高得多，但這項「紀念品」，例沒有人嫌貴，都情願付了鈔就算。這麼一來，又爲那餐廳賺進大筆鈔票了。

有一小位姐，出入高貴餐廳，喜歡拿紙包牙簽和紙餐巾，每次去就放滿一手袋。這些東西不算是「偷」，不過她怕侍者認爲她「偷」，總是乘其不覺才放入手袋，這情形看起來就是「偷」了。心理學家認爲，這也是一種輕微的「偷竊狂」。侍者當然知道她這種「習慣」，每次她來，牙簽紙巾總是特別多拿一點給她。

人海百態

偷◎竊◎狂

我認識一位富家少奶奶，她的「偷竊狂」卻嚴重得多，在任何場合都會施展空空妙手。尤其上百貨公司，回來時例必「大有所獲」。她的情形，和「千面艷盜」中的妮妲梨活十分相似，只是她丈夫也知道她有這種變態心理，和「千面艷盜」情形不同罷了。

她丈夫恐怕她出事，每次她出外，就派一個用人相隨。這用人口袋裏大把鈔票，跟在少奶奶後面，注意她的行動。

百貨公司裏的職員，看到這一位高貴的少奶奶光顧，自然打躬作揖，殷勤招呼，誰也不會想到珠光寶氣的少奶奶，竟是偷竊狂，她在看貨論價的時候，早已把其中一兩件東西偷去，放在大衣袋裏或者手袋內。

伙計雖沒有發覺，和她同來的用人早看得清楚，主人拿了什麼，她心內有數，待少奶奶顧而之他，她就對伙記說明，剛才少奶奶拿了什麼，價値若干，照數付給。只要有人付鈔，伙記不會多事。

這位特殊的顧客來得多，他們才注意到她的行動，儘管少奶奶高貴手段如何高強，在伙記們集中注意下，自是無所遁形。不過伙記雖有時發現，絕不會拆穿，且故意多擺些名貴貨品出來「誘惑」她，她多偷一些，他們就多做生意，反正不愁沒人付鈔。

少奶奶偷得大批東西，滿心歡喜，回到家中，躲在房內，一一拿出，自行欣賞，看到這豐厚「戰績」，內心有說不出的滿足，不會知道這都是化錢買來的。

她不但在百貨公司或其他商店如此，到親戚朋友家裏，也不會空手而回。不論價値多少，有用沒用，都會拿點東西才走。有一次連人家洗手間裏厠紙都拿走，主人想不出這麼大一卷厠紙，她用什麼方法帶走而不爲別人所覺。

她拿走朋友家裏的東西，隨侍身邊的用人，第二天就原封不動的送還給主人；所以朋友親戚並不在乎她拿走什麼，他們對她熟悉，這種變態的行徑，已見怪不怪的了。

少奶奶和人打麻將，更常常乘人到洗手間，偷取籌碼。有時她輸了錢，算起帳來，反而成爲贏家，眞叫幾位雀友啼笑皆非！

我見過一個偷竊狂的男子，他本身富有，但扒竊技巧，勝於專家。

當時有位扒手大王到港表演，他不禁技癢，上台作扒手大王表演的對象。扒手大王在表演中將他的手錶扒去，博得台下熱烈掌聲；可是轉身時褲子幾乎跌下，原來扒手大王的褲帶被他偷掉，他的扒竊技巧，比扒手大王還高一籌。

有一個濶佬，一天請某某大酒店的經理到家裏吃晚餐，連主人來賓共十位，大酒店經理是主賓，大濶佬請他上座。入席後，他含笑對大酒店經理說：「請你看看我這副餐具。」

大經理一看，全副是他酒店的東西，有酒店的標誌。原來大濶佬常到酒店吃餐，逐件逐件偷來，竟能湊足全套餐具。大經理見了，大讚他的手段高強。大濶佬這次請客，目的在向他示威，大經理也由衷的佩服。

梁人傑

左記百醜圖之二

這一回：鴻運當頭　光棍陡變大紅人　大勢已去　上山容易下山難

蕭平

提起老王的名字，你也許會不知道，但他在本埠左記集團卻是個大紅人。每逢左記公司新開張，左記報紙的敬賀廣告上一定有他的大名。他的名字中前一字是「國」，後一字是某種樹名。

老王今年將近六十，原籍溫州，十多年前離妻別子來到這裏，既無親友，身無分文，且文不能提筆，武不能挑擔，故而窮困潦倒自不在話下。後來，他結識了兩個「同病相憐」的朋友，一個姓戴，廚師出身；一個姓樂，是海員，三人在白加士街一家低級公寓合住一間房。

有一天，在報上見到一段新聞，那是一家船公司屬下唯一的一艘三千噸老爺船上，開船前夕，全體員工因船太破損而罷工。老樂一見，忽生奇念，立刻與老王老戴商量一番，然後由他出面去跟船公司接洽，說是負責招到船員，保證三天後啟航。結果，如期啟程，由老王任船長，（若有差錯由他認罪）老樂負責管理駕駛和機房，老戴負責管理伙房和水手等雜務。這一趟船期，公司原定三個月，結果起了二十多天。老王向報公司說是外地起貨不便，途中受大風影響，但實際上他們利用這段時間，做了一次他們自己的買賣——「提神茶葉」。

之後，老王他們又跑了兩趟船，由不名一文而變成富翁。三次買賣的順利，使他們感到撈「提神茶葉」這一行實是發財捷徑，於是乎，不再偷偷摸摸的暗做手腳，而向船公司租了一艘船，大做其「提神茶葉」生意矣。一年之後，三人腰纏萬貫，自然再不肯親自冒險，就在中環阿宜大廈租了一間寫字樓，掛起「航運貿易公司」的招牌，做其大老闆。

老王有一個長兄，在紅朝名人老劉手下跑腿。紅朝改選，老劉登上皇位，於是乎，我們這位老王先生，一夜之間，驀然成為本埠左記大紅人。

自從老劉執掌大權，他決心要推翻「井底之蛙」老毛的保守陳規。他很明白，東方的土產還遜西方產物，所以他要把西方產物運輸入鐵幕，這項任務「理所當然」的落在老王開的航運公司身上。於是，外國日用品、食品、電影就不斷湧進鐵幕，成為萬民歡迎的恩物。

可是，問題接着而來，買東西要付錢是人所共知的，而「紙實」差的「人民皮」是人家不歡迎的，該怎樣解決購買西方物資的大量外滙？這時，老王之兄突然想起幾年前老王所做的「提神茶葉」生意，忙向老劉獻上一計。老劉一聽，拍手叫好，立刻向老毛和老周提出。初時，老周大力反對，因為他知道這種「提神茶葉」在任何國家都成為「禁品」，一旦查出，有傷國家名譽。但老毛舉腳贊成老劉的提議，因為把「提神茶葉」輸人西方，不但能賺大量外滙，而且能使西方國民一個個變成「仙骨道風」，將來紅朝不難成為世界上第一强國，西方國民卻成為世界第一弱人矣。老周只能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情形下，由擰首變成點頭。

再說老王對於「提神茶葉」買賣可說熟門熟路，但這一次他不再是自己出面了，他找了幾個「替死鬼」，在「阿宜大廈」對面的「阿生大廈」設一家「船務有限公司」，他只負責幕後指揮。

老王成了左記大紅人之後，第一件大事，要弄一個像樣的老婆，至於鄉下的黃臉婆自然一腳踢開。他自己雖然生的倒掛眉、三角眼、蒜糟鼻，但給他找到的女人卻生得身材修長，面孔漂亮，皮膚雪白，還能唱幾齣梅派戲（曾在左記戲院票演過）。提起這個女人的名字，你可能沒聽到過，但她的妹妹卻是「名女人」，早年曾在左記電影公司當明星，後來搖身一變成為「女歌唱家」，專唱各式「番歌」，經常往外國「演唱」。

紅朝政變，老劉一個觔斗給摔下皇位，老毛重新登台，本地的左記「仁兄」，不由惶惶而不知所措，老王自然也不例外。他急忙去辦理出境手續，只要一有風吹草動，立刻往「帝國主義」國家走。紅朝政權雖變，但對他尚有利用價值，所以並未下令對付。老王心中一定，與太太商量，認為自己遲早會受到紅朝的唾遺，於是忙把所有錢財從左記銀行提出來，放到「帝國主義」國家去，而且還把女兒送到「最黑最黑的美帝」那裏去受「最醜惡的資產階級」教育。

「五月暴動」時，他事先得到風聲，正想離開本埠，不料左記集團棋高一着，把他拉入「治喪委員會」，且派人嚴密的「保護」他。後來，他見左記「鬪爭」越來越失勢，已成騎虎難下，且「治喪委員會」人員陸續遭政府拘捕，嚇得他六神無主，食眠難安。

最後，還是他的太太想出妙計，叫他詐病，進高等醫院避禍，直至暴動平息，他方始「病愈」出院。

「五月暴動」的慘敗，使紅朝顏面掃地，於是乎，帶頭搞風搞雨的左記「仁兄」，先後被召回訓話。老王也在被召的名單內，所幸他的太座消息靈通，事先得知風聲，當即再叫老王上演一齣「舊病復發」活劇。

老王在第一次「病重入院」時，左記頭頭已心生懷疑，只是礙於當時「急病」的人實在太多，故未加追究。這一次他故技重施，別人自然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不能向他開刀，因為「提神茶葉」的生意尚捏在他的手裏。

最近消息傳出，情形又有新的變化，老王在「提神茶葉」的收入中，私自扣下一筆，存進他在「帝國主義」國家的銀行的私人戶口裏，數目不菲。目前，左記頭頭正在想：既可保持「茶葉」生意，又可對付老王的萬全之計。這一次，且看我們的老王「同志」又施展何技招架了。

中國赤禍探源（七）

•史劍非•

從容共到改組

一般人對國民黨聯俄容共一事多有錯覺，以為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實行改組之後，才開始聯俄容共。其實是先行聯俄容共，然後才實行改組的。其次，共產國際向孫中山先生提出合作建議時，是聯俄聯共，被中山堅決拒絕，而主張聯俄容共，雙方往返交涉，卒依從中山的主張。這說明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是有自主立場的。

聯俄容共的談判

前數章已屢言及，蘇聯為了解除自身被圍攻的危機，一九二〇年在歐洲發動階級革命的失敗，遂轉向東方發展。在中國它首先建立一個共產黨，然後以共產黨為核心，來聯合其它革命政黨來進行反帝國主義鬥爭。

中共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建立，但早在這以前，共產國際已與孫中山接觸，並展開國共合作的交涉。這一交涉分兩方面，關於聯俄問題，由共產國際進行；關於聯共問題，則由蘇俄政府進行。共產國際要求國民黨聯共，與共產黨建立聯合陣線，進行革命；蘇俄則要求國民黨聯俄，共同對付帝國主義。實際上此二者又常混在一起。

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這幾年，莫斯科派遣代表與中山晤談極為頻繁。計有：㈠波普夫（Colonel Popoff），於一九二〇年三月在上海晤中山；㈡維丁斯基（G. N. Voinsky），一九二〇年九月，與中山在上海會晤；㈢阿里克夫(Alexieff)，於一九二〇年底在廣州與中山晤談；㈣馬林（G. Maring），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桂林與中山晤談；㈤達林（A. S. Dalin），一九二二年五月，與中山晤於廣東。㈥越飛（Adolph, A. Joffe），一九二三年一月於上海與中山晤談。

以上六次會談，第一次會談是一般性的，莫斯科方面無非強調，蘇俄革命與中國革命目標相同（尤其是反帝國主義），調整中俄關係（當時中國北京政府尚未與蘇俄建立邦交），蘇俄願意援助中國革命等等。從第二次會議，才觸及具體問題。迄第五次談判為止，談判的焦點在於與中共合作的問題。莫斯科方面堅持要求國共兩黨建立聯合戰線，而中山則嚴於拒絕，主張中共黨員只能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前者是聯共，後者為容共。聯與容雖一字之差，但關係極大。照聯共的辦法，中共與國民黨並列，中共可公開宣傳其主義和主張，中共根本不受孫中山及國民黨的約束。這是列寧領導俄國革命的方式。初時布爾雪維克與孟雪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各黨派，以聯合陣線推翻沙皇政府（二月革命）；然後布爾雪維克再把其它聯合陣線的克倫斯基政府推翻（十月革命）。莫斯科一心想要在中國重演蘇俄的公式。中山當然不為所愚。結果經近三年的談判，莫斯科終於接受中山容共的原則。依照這個原則，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他們要奉中山為領袖；奉行三民主義為革命最高指針，受國民黨紀律的約束與制裁。雖然仍默認中共組織的單獨存在，並且與共產國際保持上下從屬的關係（換言之默認中共黨員的垮黨權利，俱雙重黨籍），但是總比放在黨外，任其自由發展要好得多。而且中山堅信，他的人格及三民主義思想體系，能夠潛化中共分子，消解共產主義。因此他在聯俄容共，國民黨改組之後，即開始發表三民主義的演講，有系統的批判共產主義。其做法顯然是在政治上包容共產黨，在思想上清除共產主義。希望把中共分子導向三民主義之路。在這一點上，中山表現了超絕的魄力和用心之苦。

對於上述的容共辦法，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等初時曾堅決反對。陳獨秀自述其事：「當時中共中央五個委員李守常（大釗），張特立（國燾），蔡和森，高君宇和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即馬林要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組織的提議），其主要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案宣言，於是中共中央決定遵守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

由此亦可見，中山反對聯共堅持容共，使共黨遭遇很大麻煩。

孫越聯合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山與越飛晤談時，容共早成事實，故會談的重心在聯俄。確定蘇俄對中國革命的援助，以及保證蘇俄不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為爭取後者之實現，中山曾遭遇很多困難和麻煩。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的孫越聯合聲言，內容有四項，關於聯俄容共全部列在第一項。第

二項是蘇俄放棄在華特權問題，第三項是中東鐵路收益問題，第四項是外蒙問題。茲將宣言第一項全文摘錄如左。

「㈠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重要最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

這段話的重心有兩點：①是聲明共產主義，蘇俄制度不適用於中國。當前中國革命在求國家統一及獨立。統一即包括打倒軍閥，獨立即包括反帝國主義。也就是中山當時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所以不明言打倒軍閥及國民革命，因爲越飛是蘇俄政府的特使，方圖與北京政府恢復邦交（一九二四年五月始復交），不能公開支持打倒北京政府的革命。②蘇俄將援助中國外求獨立，內求統一的國民革命。

乍一看上述兩項保證，孫中山似獲得重大勝利。②因爲保證不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使聯俄容共消除後顧之憂；②蘇俄對中國革命的援助，成爲無條件的援助。但仔細分析，則發覺問題絕不樂觀。

第一、前已言及，中共黨員雖個別加入國民黨，但是中共組織仍存在，並爲共產國際的支部，須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中共黨員跨雙重黨籍，明爲國民黨員，陰爲共產黨員。共產國際命令透過中共必可影響操縱國民黨的政策。而共產國際的宗旨則實行階級革命，國民黨乃是要打倒的目標之一。這命定合作是暫時的，最後必然要勢不兩立。

第二、越飛是蘇俄政府的代表，雖然實質上也是共產國際的工具，但在法律形式上，蘇俄不能代表共產國際。就是說，越飛的保證對共產國際是無効的。

第三、越飛所言共產主義不能引用於中國，是因爲當時中國沒有實施成功之情況。但並未保證中國永不實行共產主義，情況如變化，則隨時可行。

事實上，聯俄容共一開始中共就在國民黨內進行分化，篡奪領導權。尤其是中山逝世後，汪精衛上台，國民黨幾乎成爲蘇俄的傀儡。及至一九二七年國民黨終於反共之後，中共就開始階級暴動，並於一九三一年在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先容共後改組

國民黨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進行改組，一九二三年一月孫越發表聯合宣言，一九二四年一月正式改組。但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則早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實行。陳獨秀，張太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暴動時被國民黨軍隊鎭壓擊斃）等皆於八月間入黨，張國燾等另一批則於九月入黨。所以九月六日即任命陳獨秀爲改組起草委員。是以說明先容共然後才進行改組的。從一九二二年九月到一九二四年一月，進行改組期間，陳獨秀等一直都參與工作。

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中山任命的九名改組起草委員名單如下：丁惟汾，茅祖權，覃振，張秋白，呂志伊，田桐，陳獨秀，管鵬，陳樹人。後因丁、田、呂、覃四人赴北京出席國會，改由葉楚傖，劉芷芬，孫科，彭素民接充。起草委員會自九月七日開始集會，經一個半月的會議，擬定黨綱及黨章草案。

十一月十五日中山召集各省主要同志五十餘人審查草案經稍修改通過，並推定汪兆銘，胡漢民二人起草改組宣言。十二月十六日宣言草稿經會議通過，遂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發表。這就是國民黨的改組宣言。宣言發表後，國民黨即進行改組，中山任命中央負責人，計參議二十人，陳獨秀爲參議之一。此外中共黨員林祖涵任總務部副部長，張太雷則任宣傳部幹事。

在這個時期，陳獨秀等一批中共黨員雖然先參加了國民黨，但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對於這個問題仍有爭論，一是部分參加還是全部參加的問題，直到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全大會之後，才確定全部黨員參加國民黨，因此一九二三年春天中共黨員開始大批參加國民黨，李大釗，劉少奇，周恩來等皆相繼參加國民黨。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懇親大會，商討進一步改組事宜，十月十九日委派廖仲凱，汪兆銘，張繼，戴傳賢，李大釗五人爲改組委員。十月二十四日中山委派胡漢民，譚平山等九人爲臨時中央委員。譚平山亦是中共黨員，爲主持廣東黨務者。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國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中山指派胡漢民，汪兆銘，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爲主席團。

從上述得知，從一九二二年九月，國民黨開始籌備改組起，中共分子實參加了每一重大機構和會議。這都可說明容共在前，改組在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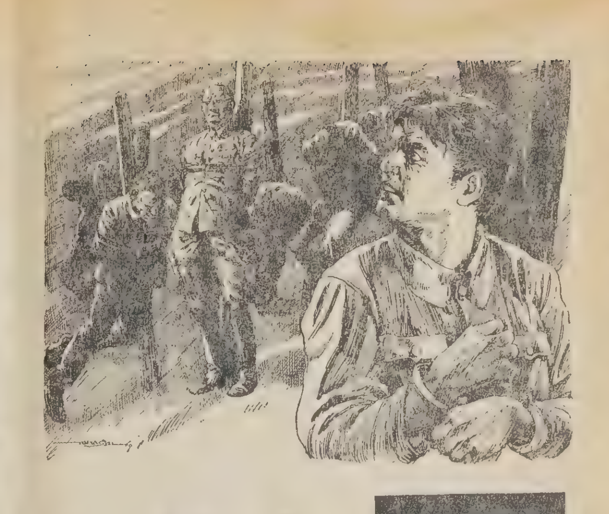
在國民黨一全大會召開之前，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日史大林派來的代表鮑羅廷來到廣州。三天之後十月七日，蘇俄載運第一批軍援物資的輪船抵達黃埔。孫中山聘鮑羅廷爲國民黨顧問，兼國民黨的訓練員，並「請他起草國民黨章」。

在鮑羅廷的操縱及中共分子的策動之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章，宣言，都染上了共產黨的彩色。大會所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共黨分子也佔有相當的比重。

中央執行委員二十人，內有中共分子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三人；候補委員十七人，內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陳麟符，張國燾七人。總括起來中央委員及候補委員共四十一人，中共分子佔十人，近四分之一。國民黨已有三十年歷史，而中共黨齡不過三歲，黨員不過四百人。能佔這麼大的比重，顯出其滲透技巧，實堪驚人。

使人最感奇怪的是像蔣中正，田桐，呂志伊等這些身經百戰的老黨員，皆未入選領導機關。以蔣氏而論，自一九〇八年入同盟，參加革命已十二年，歷辛亥，癸丑，護國，護法，無役不與；且負責籌辦黃埔軍校重任，年已三十七歲，竟未入選中委會，而瞿秋白，于樹德，毛澤東等才離學校的青年，卻躋入中委會，實發人深思。





珠江水猶寒

【32】

馬森亮

老胡把雙掌一攤，苦笑說：「我也立過了，依然稱孤道寡！」

我掏出香烟來，每人抽上一根，像比賽施放烟幕，黃錦娟被薰得咯咯作咳。她提議請副科長吃頓飯。但他卻推介，說：「我很感謝各位，我們把友情藏在心裏吧！其實我們大家是年青人，不管思想認識怎樣，友情是存在的。目前因為工作的崗位不同，不宜過於親密，是不是？」

黃錦娟自從參加民主同盟之後，很快就接受了許多新的活動，這種活動方式雖不像共產黨員那樣頻繁、放肆和神秘，卻不失為一個象徵式的幹部身份，因而學校也無形中有了一個影子的政治地位。我從來最不喜歡在課室裏張貼刺激性的政治標語，但為了自己的安全和學校前途，不得不要習慣這種擺佈。特別和副科長接觸過幾次之後，更清楚到這種畸形的工作狀態和不滿情緒，是普遍的存在着，不管大小機構。

這時，三五反運動已接近尾聲，倒霉的人定了，不該起解的亦已送到不該到的地方去。市面上換了另一番氣象，各機構平添一批新貴人。一個工廠雜役，因積極鬬倒了老板，被升為股長；一個夜香婦人因檢舉了兩名潛匿的國特，被調到區公所裏當幹部；一個工齡不到一年的技工，因為立了大功，升級成為一級技術員，帶他出身的師傅反做了他的助手。……許多莫名其妙的人，盤踞在莫名其妙的崗位，造成一股莫名其妙的氣氛。

這一個災場的火熄了，又輪到那一方點火呢？這是共產黨的政策推行歷程，要這樣反反覆覆才能站得住。像獵人一樣，當這地區的野獸被肅清了，很快就要選擇另一個獵區。何況在大勢未定，政權未固的時候，斷不會窩弓藏刀，唸起佛來的。

照一般推測，共產黨的政策是以人民為敵的。

各種運動矛頭，專門對付「三民」，即所謂新的「三民主義」。三民者，民革、民建和民盟是也。這三個組織，過去是專與政府作對，撥弄是非或告洋狀的，被說成是妾侍黨，現在連做了頭都不成了。

我私下裏和老胡談起：「照你看，共產黨的運動會不會歇一歇呢？」

「不會。」他肯定的說：「不斷鬬爭是共產黨的活命符。沒有血塗，馬列武器就會生銹的！」

「但下次運動又該輪到那個階層？」

「唔，不妨算一算！以新的三民路線來說：民革是過去黨軍政大員的地盤，一個土改鎮反運動，把它打得落花流水；民建是資本家的大本營，一場三五反，被踏蹋得七零八落；按次序，下一個運動，自然不會放過民盟了！」

「放過是不會的，可也不會這麼快。知識分子的剩餘價值正多着，但別的組織不同。民革的成員是硬繃繃的，對羣眾有絕對的影響力，首當其衝是勢所必然；民建是大資本家的組織，能操縱經濟命脈，正如希特拉時的猶太人一樣，不徹底把它摧毀是無法建立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民盟呢？好比一個知識分子俱樂部，了不起發幾句秀才牢騷，對政權絕無嚴重的危害性，在新的知識分子還未培養出來之前，這點剩餘價值還可以利用的，就是烹，還有一個時期！」

「你不會忘記五四運動的歷史吧！」

「唉！在刀槍林立的環境裏，這樣的歷史是很難重演的了。」他漫不經心地說。在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遞給我。

一看，原來是一首詩，上面寫着：

關上你的窗子，
莫讓空氣流通，
滿街是追踪的獵狗，
當心嗅到你的氣息。

關上你的窗子，
莫給燈光外露，
應知身為蟻民，
何來點燈權利？

緊封你的窗子，
莫讓清風入帷，
這傢伙雖不識字，
卻會翻檢你的書信！

栓緊你的窗子，
莫將自己暴露，
無數隻紅絲三角眼，
正千方百計想偷窺你的隱私！

「是誰寫的？」我問。

「是朋友寫的。這恐怕是知識分子的唯一武器了。和義和團的符咒沒有兩樣！」

我近乎有點悲哀，托着腮沉思起來。心想：「知識分子，除非有勇氣擺脫歷史的傳統思想束縛。否則，仍像凌空飄零的風箏，雖能睥睨一切，卻始終任人操縱擺弄！」

十四 乘桴於海的

這年頭，由於環境的反反覆覆，事物不斷變化，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一個緊接一個，思想界圈上了籬笆，人像牲畜一樣被羈勒起來。

副科長好幾天不來了。黃錦娟得來的消息，說文教局近日很緊張，所有幹部都集中起來學習，看情形，教育圈內的風暴是難免的了。更有人說，當要整頓教育，乘機甄別教師質素，他們認為沒有共產思想的教師永遠是一個危險分子。

暴風雨前夕，雖未正式宣佈戒嚴，威脅的陰影卻漸漸擴大。敏感的教師們，已着手準備交代的資料，或關照與自己有歷史關係的親朋了。

我已感到住處不方便，在這裏出入的人多、又複雜，同時又不想把劉大華拖進這個運動漩渦。因此，我搬家了。

新居在東區，一個有小花園的洋房裏。環境雅靜，主人是一位年約三十許的僑眷，她的丈夫現在美國，和她的媽媽，一個七歲大的兒子同住，我是唯一的鄰居。因為大家是同鄉，相處得很好。

星期六下午，我聽完大課回來。接到紹芬的信，附有一張她母子的合影相。她說近來偷關的人很多，叫我把握這個機會。我當時的情緒不很好，沒有欣賞照片，把信也燒掉了，動筆寫一篇工作報告。

夜已降臨了，一切嵌入灰幕裏，街燈開始列隊站崗，慣過夜生活的動物亦紛紛出動了。我在燈下捱足幾個鐘頭，報告書寫了兩次才收筆，剛準備睡覺。忽然老胡來了，並帶來一個陌生客。

一進來，他就把房門栓緊，然後介紹：

「他是從湖南來的，是我的校長，著名的水利專家趙博士！」

「久仰！久仰！」我熱烈地和他握手。

客套一番後，老胡直白的要求我留趙博士暫住一宿。

「你這個人，眞是——」我笑他過於客氣。

老胡馬上接着又說：「你不明白了，校長將有遠行呢！」

「去那裏？」

「香港！」

「明天就走？」

「天未亮就得起程！」

我轉眼看趙博士一眼，他很嚴肅的坐着，眼裏充滿自信，閃着光芒。我問他：

「校長不可以在這裏多玩兩天嗎？」

他微笑着答：「時間太忽促了，不敢久留！」語調簡單而堅決。

「是奉命去考察吧！」

「不，是我自己要去的！」

「批准了？單程還是雙程？」

「只要自己批准就行了！」

大家笑了起來。

我附耳再問他：「是不是準備偷關？」

「對！這是最聰明的抉擇。」老胡搶着說。

趙博士忽然喟然長嘆一聲，感慨起來，說：「這是無可奈何的，誰會願意拿生命去作孤注一擲呢！我現在才明白，一個人為什麼要踏上鋌而走險這條路！」

「棲鷄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老胡又發議論了。「為了後代，知識分子的羽毛應該珍惜，不管自己的或是別人的，留得多少便是多少。

——中國的人才並不少，可惜一代代的被政治家逼殺或逼走！」

我迷惑了，一時找不出該說些什麼。趙博士看見我這樣子，乃移近椅子來，自我介紹他這次偷關的動機。

「不瞞你說罷，我是萬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他鄭重地說：「我是湖南省裏一個水利工程師，去年，負責興建一個水電站，和我同組的一共三個專家，一位是一間大學的副校長錢博士，一位是數學專家沈博士，我們擬好了計劃，準備動工的時候，忽然又派來了一個蘇聯專家，他把我們的計劃看過之後，認為不合邏輯，要重新設計。於是再花了半個月工夫，愼密地勘測過，覺得原計劃並不怎樣錯，而且還可以多灌溉千多畝荒田哩！我向他說要維持原來計劃，但他卻說這計劃完全不合馬列路線，且強調這是黨的要求。我想：如果照他的意思去做，不獨無法變荒田為肥土，一旦山洪暴發，還會釀成水災。他要我簽呈具報，我不理，當面和他理論，把他氣得面紅紅，最後他使出了一套殺手鐧，說這是黨的命令，限我在兩星期內簽呈，否則以貽誤工程辦理。

「這是一種壓力，是一種不可以理喻的蠻橫，有什麼辦法可想呢？我回來，和錢、沈兩位商量，覺得事情相當棘手，做也難，不做也難。如不照他的計劃簽呈，一定會使他老羞成怒，翻起我的歷史舊案，可能帽子一祭，送我進勞改場；若胡裏胡塗簽呈上去，我就一輩子負上人道責任，災禍一來，試問受害的是蘇聯人還是中國人？

「唉！現在的蘇聯人，不管他是流氓或專家，都一律被捧成救世主了，不管冒犯的，他的話就是法律。這次我不幹，自然會有別人幹，工程一樣的進行，將來有了毛病，這簽呈人就是替死鬼！」



被共特拆垮的

冷開泰勞而無功 共產黨要他的頭

到湘死後，冷開泰棄軍從商，利用他與官方及地方袍哥界抖得開的關係，在成都組織了一個「蜀和公司」，與官方打通關節，向糧食部簽訂大批合同，又籌到大批資金，將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對四川各縣的糧食運輸生意，全部承包。因此，冷開泰的「蜀和公司」便在各縣設立有分公司，在那幾年，他可說是執川康兩省陸路運輸業之牛耳。

在金錢、勢力、幫會這三大因素的湊合下，冷開泰在四川袍哥界的聲勢，也就愈來愈大，官民之間大小問題，只要他「開話一句」，無不迎刃而解，頗有上海杜月笙之聲望。因爲抗戰期間，四川曾發生過兩次民變，這兩次民變，都是地方袍哥在其中興風作浪，也都是由他出面調解，而獲得迅速解決的。

共軍進入成都之時，他也正在成都。賀龍見到這次七十多縣的民變，袍哥界的勢力是民變中與共軍敢於正面作戰的主力，便想利用冷開泰來進行分化瓦解，要他出面去與袍哥領袖「拉順言語」，進行安撫。

冷開泰以爲這一次的民變，也可以由他出面解決以前兩次民變一樣，一拉就攏，故是，他也自告奮勇，挺身而出，親自出馬，到各民變嚴重地區，進行說服工作。他就不知道中共政策上，根本要消滅幫會袍哥，他也不知道這次民變的本質，與以前兩次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各縣袍哥大爺，對於冷開泰雖未拒之千里之外，准其進進出出，仍然尊重他在袍哥的聲望地位，卻無人接受他的招安。這樣相談甚久，一事無成，對於中共賦予他的任務，根本無法達成，最後中共懷疑他未盡全力，終於在「沒有利用價值」即消除的一貫作風之下，將冷開泰捉了起來，以「勾結土匪」罪名，在成都槍斃了。

趙老太太寶刀未老 田中田攻克二郎山

說到袍哥在那一次農民抗暴戰爭中能有如此堅強的抗力，據老編最近交給我的補充材料，還有好幾位反共英雄之功是不可沒的。那就是向老編敍述這些補充材料，今日在港的武俠小說作家，中央軍校成都本校畢業的學生張夢還先生。

讀者如不健忘的話，當可記起抗日戰爭時，北方兩位男女游擊英雄吧？東北的馬占山將軍，是很多人都記得起來的；還有一位活躍華北與中原地區的巾幗英雄趙老太太，即是號稱「游擊之母」的趙洪文國女士，想必今日四十歲以上的人，都可記得起來。她於那時，又帶着一部份河南健兒留在四川未曾撤退，其中有一員戰將田中田，原是一個師範畢業的文人。國共在中原作戰時，曾任豫東葉縣縣長，帶着一部份地方武裝，與[illegible]

，退到西昌，等到農民抗暴戰事一起，田中田率部攻擊二郎山那一仗，打得精彩非凡。這一仗的戰果，竟有人報給蔣公知道了，蔣公爲鼓勵士氣，手令田中田升師長。

田中田升師長，可說是平地一聲雷，打破了軍隊的常規，超越了「連升三級」的特別委任。那時胡宗南仍在西昌指揮，羊仁安與唐式遵等人也在西昌，原擬在四川與西康成立五個軍（四川四個軍、西康一個軍，軍師長均破格錄用。）歸副長官兼第二路軍總指揮唐式遵指揮。（一路軍是王治易，後來降共。）胡宗南仍感猶疑不決，恐怕這種破格錄用的委令，要影響他的建制軍各級幹部的不平。等到奉了蔣公手令，將田中田升爲師長之後，他才在一夜之間，發表了五個軍長，兩個師長的任命。

破格委任五軍兩師 多是軍校後起之秀

這五個軍長是西康羊仁安；四川李啓芳與張夢還（同是軍校剛畢業不久的學生）；還有一個姓郭的與姓×的，他倆是地方勢力；兩個師長是田中田下面的一個團長李天俠，及另一位記不起姓名。當時，反對此任命的，是今日在台灣的羅烈，認爲李啓芳與張夢還才出校門未久，按照年資，最多只能做連長，怎麼可以一步登天當軍長？

胡宗南因有蔣公手令升田中田爲師長的任命可沿，認爲田中田以一個文人能當師長，李啓芳與張夢還是軍校學生，在這次農民抗暴戰中，也打了幾次硬仗，論出身與戰功均不在田中田之下，田中田能當師長，他倆也就可以當軍長。並且事在燃眉，在這非常時期，只有用非常辦法，安排非常人事，應付非常局面，從蔣公手令升田中田爲師長一事可以看出，今日事急矣，什麼學歷經歷都不講了，只要誰能號召民眾抗暴，誰能跟中共拚命就行了。

不過，李啓芳與張夢還兩個青年小伙子，竟能一步登天升當軍長，是另有一個原因在內的，他兩人都是羊仁安的拜弟，當年羊仁安也曾封他兩人爲「一步登天，身列上排哥子」，這在袍哥界，是個名堂的，叫做「上山插柳，穿城而過。」乃是「金殿接旨」，而非「午門接旨」。在袍哥界有羊仁安大哥撐腰，便可號令川康了。

另一原因，他們與軍校其他同學，及當時活躍於天全、盧山、保興、漢源一帶的陳仲武和元亨兩股抗暴武裝，也是連絡緊密，可以互爲呼應的。

由於以上各種因素所造成，在「時勢造英雄」的情勢下，李啓芳便任了第一軍軍長，張夢還也任了第五軍軍長。初生之犢不怕虎，一鼓作氣，便率領部隊向共軍進攻！趙老太太的河南子弟兵，即田中田師與李天俠師，均歸第五軍建制。

白西南保衛戰

初生之犢不怕虎　連打數仗振聲威

第五軍的番號，原是徐蚌會戰成仁，曾在中原戰區揚威數年的邱淸泉的。邱淸泉自殺殉職之後，便只剩得一個空番號。張夢還接任這個番號，便在四川彭縣的紅岩，敖子場與欄木場作根據地；李啓芳的第一軍，則進出於溫江與郫縣之間，下面兩員戰將，一是陳公爵，一是黃光輝。兩軍的攻擊箭頭，便指向共軍十八兵團的六十軍、六十二軍。打到後來，十八兵團頂唔順，又調在貴州的二野楊勇第五兵團的十六軍，及黃隱的九十五軍入川助戰。第一軍與第五軍，在新繁縣、什邡縣、郫縣、溫江、郫河、金堂一帶，也打了不少數硬仗。其中戰果最豐的一役，是夜襲東林寺。一、五兩軍合攻，利用當地袍哥人地兩熟之便宜，先將共軍九十五軍的軍火庫搶劫了，次日展開激戰，打得共軍亡命而逃，連一門一〇五榴彈砲也棄置不顧，夾尾而逃。戰果之豐，一時無二；此外，截擊由貴州增援來川的共軍第五兵團十六軍那一仗，也打得漂亮，羊仁安曾派人致賞，袍哥部隊威名大震！

第一、五兩軍，後來又合力進攻成都，這一次比劉大麻子那一次更為激烈。一夜之間，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兩軍直撲成都，所向披靡，人民幣由六千元換一個銀元，一下子跌到十八萬五千元才能換一個銀元。這次是因繳槍、繳權、禁用銀元而起的抗暴戰爭，共軍不但敗於民槍之下，而且人民幣在銀元之前的身價一落千丈。

兩軍抗暴武裝的人數是不足的，武器也缺少重兵器。李啓芳部的攻勢，被阻於老西門外花牌坊；張夢還部的攻勢，在存正門外被共軍的砲火所阻，並身上被砲彈破片擊中三處，後來雙方展開白刃戰，傷亡慘重，攻勢頓挫。賀龍與王維舟雖然將身邊部隊集結在少城公園準備突圍逃出成都城，卻在這最後關頭，藉火力之優勢，而將抗暴軍的攻擊計劃打破。但也不敢追擊，眼光光的看着抗暴軍，抬着傷亡官兵退走。

軍校學生在那一次抗暴戰爭中，還有數位後起之秀，也曾大發虎威，一個是袁旭東進攻灌縣；一個是鍾嘉不橫行簡陽；一個是李澤儒稱霸雙流。

名器亂賜羣起效尤　軍長師長多如牛毛

以上是胡宗南破格下委五軍二師長職位之後好的一種表現。可是，國家的名器，也是不能隨便封賜的，這許多正式奉國府委派的小將軍，誠然攻擊精神旺盛，銳利有餘，論作戰指揮，與戰場韌性是不足的。而且所屬各師、團、營、連，均是臨時湊合，既無時間整編訓練，上下也缺乏互信之瞭解。因為軍隊戰作「三信心」至為重要——信仰長官、信任部下，及每一

下一致，火力熾盛的共軍，是不能持久打硬戰的。

由此次委派五軍、兩師長的任命發表，又引起另一壞作用，便是把國家的「名器」搞亂了，一班擁有武力的袍哥，與地方勢力的農民抗暴領袖，他們原把國家論功行賞，要經過銓敍審查，講究學歷資歷的軍師長，是看成威風八面，高不可攀的。今日見到由政府委任出來的軍師長，有師範學校畢業出來的文學生，也有剛剛離開中央軍校大門，年才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而且徒具軍、師的虛名，缺乏一個可作戰畧單位的實際內容。除了在西康羊仁安那一個軍，是名實相近的，人員充足，武器不缺，有司令部與師團營連排的編制外，在四川境內的四個軍，無一不是僅憑一紙委令，一個軍長的司令部，連八大處的幕僚與直屬部隊具體而微的形式都沒有，至於受指揮部隊，既沒有充足兵力，是由自己一手培養出來有血緣關係的基本師，其所指揮的各師、團，也是七拼七湊而成立的。因此，這些所謂「軍長、師長」，除了有一紙委令外，可說得是光棍兒一個，眞個能與自己共患難，同生死的部隊，可能不到一營一團人。這班未有受到中央或西昌方面加委派任的袍哥與地方農民領袖，見到他們實際可以掌握的武裝實力不如自己，年資聲望更不如自己的人，都獲得政府的正式任命，做起軍師長來了，內心當然是酸溜溜的，要他們接受這幾個可以做自己的兒子甚至孫子的毛頭小伙子的指揮節制，那是一百二十四個不願意。因為不受眾望，胡宗南將這五軍兩師，加上蔣公親自下令升田中田為師長的這個師，便在四川農民抗暴領袖中，產生一種「酸性作用」，進而離心離德，爭官爭位。他們不能向西昌胡長官司令部請到軍師長的委令，便「自立為王」。大家同認為政府的軍師長是這樣不值錢，不論年資聲望，不講實力經歷，時勢可以造英雄，英雄亦可造時勢，在「有為者亦若是」的個人英雄思想作崇中，都自己封官封爵，有幾百人便自稱「師長」；有幾千人便自稱「軍長」；這樣既可不受自己瞧不起的軍師長的指揮節制，還能藉此名義去指揮別的小部隊。他們的番號有的稱「反共救國軍」、有的稱「解放人民軍」，你問他們的官銜是何人委派的？他們異口同聲說是西昌「胡長官」委派的。可是，就沒有一個人能拿出正式委任狀來「照寶亮相」。而這樣的軍師長也就多如牛毛。國家的名器隨便頒賜，部隊的體制也就混亂了；威信銳減，一種個人英雄主義與風頭主義的思想，蔓延在各地農民領袖中，結果是「自己顧自己，誰也不佩服誰」，大家各自為政，這也是造成那次農民抗暴軍被共軍各個擊破，而不能持久成為氣候的一個根本原因。

（卅三）

三郎

幽京生死鬥

二十八：伍特揮掌把上尉握着的手槍擊下

白萍譯

「我可以說我在經過上一個檢查之後，就繞道行駛了，因爲我要趕時間之故，我甚至可以對檢查站的延擱了我的行車時間發出怨言的。」

「假如我們可以直線行駛的話，要多少時間可駛到邊界去呢？」

馬斯耶聳肩，答道：「兩小時多，大抵將近三小時左右吧！但先決條件要運氣好。」跟着，他嘆息道：「但我們無法直線行駛呢！我們要沿這條路向格耶鎭以北駛去，然後轉而向左，就可以了。」

「那麼，要三小時了，是麼？」伍特道。

「假如我們運氣好的話，可以做到的。」

巴士繼續搖擺動盪地前進，伍特走回到伊洛娜旁邊的座椅坐下來，伊洛娜抽着香烟，向窗外的一片昏黑，間中有疏落燈光的田野注視着。公路彎彎曲曲的在小山和叢林之間穿越過去。馬耶斯開到最高速度，巴士向前急駛，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幌動得更烈，車身吱吱作響。伍特伸手過去取她的香烟，看到她臉上閃耀着淚痕。

「什麼事？」他低語問道：「爲什麼哭了，伊洛娜？」

「我不知道。」

「一定有理由。」

「我是傻瓜，我感到心亂。」

「什麼事心亂？」

「爲了你。我相信我愛上了你，大令！」

他不說話，她轉過頭來，微弱的星光從巴士的玻璃窗射進來，她的黑頭髮閃耀着，臉上淡然地微笑，撫觸着他的手，道：「我使你失望了，是麼？」

「不是的，不過……」

「你用不着說話的，沒有關係，我知道你不愛我的。我並不因此而會感到這樣心亂的，我只是不知道應否跟隨你們一起走而已！」

「你不能留在何牙利的！」伍特斷然道。

「但我實在不應該跟你們走的……我感覺到自己一走了事是懦弱自私的表現。」

「你絕對不是懦弱，不要胡說，」伍特勸慰她道。

她嚴肅地注視着他，道：「你要告訴我一件事，你是否會有感到過恐懼，恐怕在進行你的工作時，會犯了錯誤，或者是走錯方向呢？」

「我極力避免想到這種事情。」

「好吧！我也極力避免想及！」

巴士中很冷，巴士上本來有暖氣設備，但暖氣機有點壞，大家都在座位上瑟縮着，很不舒服和緊張地，伍特走過去和塔奇說話，再和瑪利亞說話，然後到麥菲身旁，麥菲膝上放着那蘇俄手提機槍。

「我們迄今爲止，運氣太好了，」麥菲道：「不久就會碰到困難了。」

「困難要愈遲碰到愈好，愈遲，我們就愈接近邊界了。」

「你眞的認爲我們有辦法越過邊界麼？」

伍特畧一遲疑，答道：「我們成功的機會很大。」

「我們不能再被捕獲的。」

「我知道。」

「我們不會受得住酷刑審問的，」麥菲指指車中的老弱婦孺之輩。

「我也知道。」

「我們不能讓他們被捕獲的。」

伍特注視着麥菲的臉孔，知道他的意思，要嗎，大家一起走出，要嗎，大家同死，不能作自己的打算，丟下這一羣人中間的任何一個。

「你懂得麼。伍特？」麥菲又道。

伍特再看看麥菲放在膝上的手提機槍，他坐在最後面的一個座位中，坐在他前面的車中各人，都在他的射程之內，他特別的注意着伊洛娜。

「我們不要自己製造事件吧！將軍。」伍特道。

「我只是要告訴你，在必要時，我會採取怎樣的行動而已。假如你認爲伊洛娜是你的責任的話，我可以把她留給你的。」

「我不能動手殺她，」伍特道：「這是沒有道理的。」

「假如我們不能逃脫的話，你非這樣做不可，否則，我將會動手。」麥菲悄然地道，但他的語氣充滿了使人感到可怕的氣息：「她愛上你呢！伍特。」

「我知道，她告訴我了。」

「你認爲怎樣？」

「我現在沒有時間來談這個，你仍是在找麻煩，我現在只能一心一意努力於要越過邊界，」伍特續道：「我們已經過了一半路程。」

「過了一半還不是好消息，」麥菲道：「你回到她的座位上，握着她的手吧。」

巴士在黑暗中又行駛了一小時，車中各人都靜坐着，一動也不動，等候着難關來臨。塔諾斯要代替馬耶斯駕駛，被馬耶斯推了開去。

這時，巴士在鄉間的泥路上行駛，路面很壞，崎嶇，凹凸，泥濘，更混雜着冰雪，車輪滑走

，不易控制，四面是田野和樹林。

伍特看到了南方的天邊處升起了亮光。布達佩斯遠遠在後邊。假如他們的巴士能沿着主要公路向西而去的話，現在已差不多接近邊界了。但在主要公路上的AVO秘密警察所把守的檢查站將是他們的「死亡陷阱」，所以，他們還是不敢恃着運氣好而作過度的冒險。

結果，他只有希望馬耶斯真正的熟識這一帶的道路，能夠在鄉村田野之間的小路上鑽得出駛到邊界去的路線來。假如他們迷了路，在縱橫交錯的小路上轉來轉去的話，將會行駛到天亮，而天色大亮之後，他們就會沒有脫身機會了。

最後，馬耶斯叫喚伍特到前面去，伍特走過去，坐在司機後面的位子上。

馬耶斯鄭重地道：「我避開主要公路，駛到這兒，已經到了盡頭，再過三哩左右，我們便要駛回到向西去的主要公路上，沒有辦法再繞經小路了。而再過去不遠之處，就有檢查站，這檢查站將是AVO秘密警察把守的，這將是我們最大危險的一座難關。」

「我們距離邊界還有多遠呢？」

「在駛到這處檢查站時，還有十哩就要到邊界。」

「這輛巴士最高速度有多少？」

「五十……或者可達六十哩。」

「我們也許要衝過去了，試試運氣如何，」伍特道：「假如有此必要的話，我們準備衝過去吧！」

「是的，不過，假如我們衝過去的話，就會遭到射擊的，車上女人會有危險。」

伍特回頭過去，看到麥菲提着放在膝上的手提機槍，「我們同樣的遭到危險，女人和男人面臨的危險程度沒有分別。」

「我不願這樣做，」馬耶斯道：「瑪利亞但我……」

「你們的命運也和我們相同，休戚與共的。」

」伍特說。

「好吧！我們闖過去。」

巴士在崎嶇不平的鄉間道路上顛播着向前再駛去四份之一哩，然後，突地一震，巴士向上一跳，駛上堅硬光滑的公路，馬耶斯轉向左駛，這條公路很闊，空蕩蕩的。伍特知道格耶鎮已遠在後面了，這一帶是邊境地區，布達佩斯市的巴士不應該駛到這一帶地區來，任何檢查人員都不會忽略這一點，都會感到遲疑的。

不久，前面的檢查站出現了，伍特頓然感到不安，全身緊張。

檢查站燈光明亮，馬耶斯逐漸的減緩速度駛過去。紅色照明彈向天空射出，強烈的探射燈光突然亮了，把這一段公路照耀得光如白晝，可以看得到公路兩旁的警衛站好幾間矗立着，一座鐵馬欄在公路中間，好幾輛蘇俄坦克停在路旁，隱隱的陰影，數名手持自動武器的兵士，揮手要這輛巴士停下來。

「緩緩駛過去，停下，」伍特下令道。

馬耶斯緊張地道：「我真是想一下子就衝過去。」

「這是不行的，停下來，依照手續辦理，說你因繞道行駛，而致迷途了。」

巴士從一片昏暗中向燈光明亮的檢查站進去，馬耶斯拉緊車掣，巴士緩緩的停下來，伍特聽到一聲響，猜想着是否守衛武裝人員向他們射出了一響警告槍聲。只有一名身穿制服的AVO秘密警察憤怒地走過來，馬耶斯把車門開了。

這是一名上尉，後面是六名持槍戒備的士兵，路旁坦克車上的長官，鋼砲也都向這輛巴士瞄準着。

在前面，公路一直伸展過去向西南轉彎，兩旁是更為濃密的樹林地帶。

上尉登巴士來，手中持着手槍，表情充滿了懷疑與憤怒，向馬耶斯高聲叱罵，一雙眼睛則向車厢內探看着，看來他是很危險的人物。

「車中你們這一羣是什麼人？通通給我站起來，都下車去，我要對你們每一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這上尉身軀雄偉，大踏步走過來，馬耶斯忍着氣，低聲和他說話，但他向地上吐口沫，向伊洛娜一直走過來。

「你，」他向在座位上坐着的伊洛娜喝道：「我似乎認識你的，站起來，婦人，讓我看清你的樣子。」他猛然地轉身，喝道：「你們都下車去，拿出身份文件來，向警衛們走過去。」

伍特心想，難關來了，無法逃脫，也無法大言恐嚇脫身，這上尉老早已懷疑了，他知道這輛巴士有可疑之處，怎會在黑夜中向邊境駛來呢？

伍特站起來，向駕駛座上的馬耶斯點點頭，馬耶斯坐回駕駛座上，這時，巴士的引擎仍在運行着，前面是鐵馬，兩旁樹下的昏暗中，隱隱的可以看到坦克的影子。

「不要騷擾那女郎，」伍特向那上尉叫道。

「你不要多嘴，」上尉轉身，拔出槍來。

但這上尉卻犯了致命的錯誤，他回頭去要招呼站在車門下的其他武裝人員上車來協助逮捕，他們這時正在車門下面的路上談笑着，抽香烟。

伍特揮掌把他的手槍擊下來握着他的手臂，猛然扭轉，上尉的手槍跌在車上，卡朗一聲，跟着，觸動槍機掣，一聲槍響。

就在這時候，馬耶斯已開動了巴士，引擎怒吼，向前衝去，伍特已經知道巴士要開動的，上尉卻一點準備也沒有，身子一幌，伍特乘勢對他頸項上再加一掌，上尉向前俯跌下去，頭臚撞到座位的背上。

【未完】

神秘特工 伍特故事

萬人意見

女護士兇如對共幹 待病人如對囚犯

服務態度惡劣到極點！

張先生：

弟日昨受護士小姐一氣，所以非要把它吐出來不可，否則像骨哽在喉，永遠不舒服的，借貴刊一角，讓讀者一知。

前兩天，我不知吃錯了什麼東西，在放工後，嘔吐大作，體溫下降，頭很暈，竟然不能行動。親人叫了的士，把我送到伊利莎白醫院，要求急診。但等了近三十分鐘，仍無人理睬，後來親人把有關人找到，登記了，經醫生作半分鐘的診治，打了一針，便看不見人了。良久才有一護士呼喝着：請跟我來。我當時仍不能行動。香港的護士，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是「聲色俱厲」。我叫了親人把我背着跟她到一間臨時病房，她大聲道：在此吧。即不見了。這時我仍不覺有一點好轉，頭腦仍昏昏迷迷，半小時後，一護士來喝叫道：想回家否？我告訴她不見好轉，但她不答而去。再後半小時，她拿一包藥來，叫我依時吃，即命立刻離去，這裏不是旅店。一連串的非人對待，使我十分生氣，我的親人更甚，我深悔來此受氣，簡直就是兇狠的共幹對五類分子一樣。我被趕走後，叫了的士，在歸途中，嘔吐仍然大作，親人叫的士回頭醫院，我昏迷中堅拒回去，寧可死在車內。

第二天我到一間診療所，情形卻天地之別，結果把我醫好了。但由於嘔吐，眼內充血。（由於我來港不久，經濟負擔不起，不能去私家醫生診治，工作上一無所長，因前時是個農奴，到港後的工資僅維持生活）經友人推薦，又去油蔴地馬會眼科診治，這裏的護士更甚，簡直把病人作為犯人。有些年老及殘疾的婦人，稍為一點遲鈍，便被罵得狗血淋頭。因為我一次醫眼，不懂規矩，按次序輪排到我時，就被護士罵了一頓，為什麼不先去驗眼，眞是大鄉里。我像受了奇辱，不敢向這「英姿颯颯」的護士回敬，只好唯唯告退。

我眞不明白，護士們又有什麼了不起，究竟做護士在官階上居何職？有要那麼兇？使我想起大陸的共幹，有一次在鬬爭大會時，一個地主沒有舉手呼叫毛賊萬歲，被一個共幹給他一個强有力的耳光，並被臭罵一頓。第二次叫口號時，地主舉手高叫，但一個陰險的共幹在他背後，用勁一腳，這個地主當堂倒下昏迷過去（是照下體要處一腳）。這個共幹咆哮道：誰叫你叫口號，這些人死一萬個也不足惜。還不准他的同僚救他。如果護士們在港的醫院「體驗生活」一年，回大陸當共幹，相信比江青、聶元梓還厲害。

再者，使我想起刊登在星島晚報上的一位讀者「一條刺被注射六支針」的事，西貢的產婦，官塘的孕婦，他們都控訴着護士們的罪惡。卻是產婦們的反問好嘢，她們也要生小孩的，將來她們生小孩，別人也是這樣對她，看她怎樣。將來她大着肚皮去檢查時，也這樣對她，看她怎樣。

另一個問題，一個讀者說她在同一病房對待洋鬼子卻體貼入微。我建議她去打西人工做傭人好了。整日服侍西人，豈不快哉！

近來報章多說九巴售票員服務欠佳，老實說，九巴售票員在三十歲以上的人，服務態度仍算良好，三十歲以下的小伙子，則年青氣盛，在市民爭上車時，少不免要發脾氣。如果拿九巴售票員與護士小姐比較，則小巫見大巫了。因發表議論的人，多不到公立醫院看病，怎知護士的態度呢。

在一四四期中，有一護士小姐抗議萬先生把她們的同工同酬與服務及加薪，混為一談，這不過是女護士的狡辯，她們的同工同酬，即變相要求加薪。是反毛派的形左實右伎倆。別人批評她的服務態度，她卻不去檢討，卻要別人去檢討男護士服務態度。很像學生時代被老師處罰時說，某同學也犯規，你為什麼不罰他。如果護士小姐抱着這樣的態度繼續下去，我相信現在港府雖然同意同酬，她們的服務態度絲毫也不會改變的。我眞擔心這些年老的男女及有殘疾的病，又像犯人一樣被罵得不敢抬頭。護士小姐如果不喜歡做護士的話，可以做別樣，何必這樣生氣罵人？多少女文員的月薪都在三百至五百元之間，她們則由七百至一千二百元。我建議港府大辦護士學校，招收大量中學畢業生。這樣我相信護士的態度是會改變的。

新生謹上（七〇年八月二日）

共特必須嚴懲 豈可縱虎歸山

張老編先生：

讀者昨日在報上看到有關國府即將開軍事法庭審判于氏兄弟，據報上透露：如罪名成立的話，可判七年到十五年徒刑。

讀者想：如屬實的話，則太過對不起犧牲在大陸的地下工作人員及菲律賓人民了。對共特開恩，即意味着對人民殘忍。據我看，非重刑不可。以共黨的「毒」攻「毒」政策來對付共特。

因為我在大陸時，看慣了毛共的「堅決鎮壓革命份子」，不管你是否眞的國民黨地工人員，都格殺勿論。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這是共黨的鐵腕政策。有一個人敢說兩句話，及偷聽台灣自由中國之聲電台的

，都會被指為軍統、中統的特務，被指為現行反革命份子，結果是給你吃兩顆子彈。什麼法審、陪審員、上訴等，都是胡天胡帝的傀儡，那需證據？沒有一個被指為特務的人會不被判死刑的。

國府從前到現在對共諜都太姑息，正如以前劉少奇、薄一波等等，很多共黨領導人，都只寫一悔過書便可釋放，所以他們這班瘟疫才有今天，使七億同胞受到非人的折磨，把中國的糧食、物資「寧贈友邦，莫給家奴」，無條件給非洲、秘魯、羅馬尼亞，使七億同胞每餐四両，這就是國府對共特的姑息，對七億同胞的殘忍。

如果再讓于氏兄弟回菲律賓，他會變本加厲地大搞顛覆活動，那麼，菲律賓的人民，將會步七億中國人的後塵。細心想想，對一兩個人的開恩，將會對多少人的不幸啊！

一個難胞讀者上（七月十日）

共黨宣傳完全利用心理弱點　拿國家做幌子許多人都上當

萬人傑先生：

貴刊對今天的中共，無論在暴露、揭發與分析各方面，着實盡了很大力量，作了很有價值的貢獻。貴刊這種努力當然是要繼續下去的，但願貴刊在作者的努力與讀者的衷誠合作下，對今天仍在倒行逆施，要把二十世紀的人類推回到奴隸制度的暴政，作更無情的鞭撻。

然而我卻在想，貴刊能否在揭發中共眞相之外，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對「反共大業」作出更有意義、更有效的貢獻？

「反共大業」這幾個大字，台灣國府不時引用，貴刊也有過不少類似的辭語。但如果貴刊不只是希望給反共人士看，而是想推廣到反共以外的人士——使對中共情況懞查查的能夠清醒過來的話，則我以為這樣的辭語不應常用，甚至可以完全不用（相信這無損於貴刊的明確立場的）。因為一般受過相當教育的人都喜歡「講理」，在這個帶有教條氣味的「反」字之下，千言萬語都似乎成了教條、成為訓話，沒有理由可講，因為結論早了評定；於是他們（反共以外的人士）也就無心裝載，更沒法推敲下去。而對方的宣傳手法，尤其心理攻勢——恕我直言——要比貴刊高出幾籌（這當然是指他們針對香港一般人的手法，在國內完全是另一回事）。

舉個平凡的例，他們今天已不諱言國內人民生活艱苦；然而這種由於精神物質雙重絕望，由於受長期折磨而產生的人性沉淪，香港部份人沒有嚐過個中滋味，他們就輕而易舉地以中共的國際地位，「科學成就」，什麼人造衛星、核子武器等玩意來炫耀，使一輩子或半輩子受歧視（甚至不受歧視，但有傳統的自大心理作祟）的中國人覺得中共替他們出了一口氣，替他們掙回不少面子。由於一個世紀以來由了不起的自尊降至非常的自卑，我們中國人一直就在不是過度自尊就是不必要的自卑兩個極端間跳來跳去，從來沒有走上一條恰當的「中庸之道」，於是「面子」這東西就在我們中國人身上佔了極重要的位置。

中共是懂得充份利用這些「民族弱點」的。

針對這部份香港同胞，我們要使他們知道的是：無論中共國際地位怎樣，科學上有什麼「成就」都與你我無關。他們（中共）不把我們當作同胞、看作自己人，甚至不把我們看作人（他們是漠視一切人權的），正如他們視國內人民生命如草芥一般；共產黨人心目中只有權力，沒有國家，他們現在拿國家來做幌子，不過以利用一般人的愛國心，好爭取對他們的同情；現在要爭取香港人對他們的同情，正好是作為他們日後攫取香港政權的本錢——我同意先生的看法：天主教這個準備「適應共黨統治」的草案，綜合起港共的宣傳，是一件有計劃有步驟的行動。

今天我們寧願居住在英殖民政府統治下的香港，甚至遠客異國，也不願意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過活，這正好說明今天大陸的統治者待我們連異族也不如。

有等人還要執拗地說他們無論如何是我們的同種人，他們無論如何替我們出了一口氣——向外國人「報復」，則這種純粹是感情用事，甚至基於現代文明人所不取的「報仇雪恨」心理的看法，將會毀滅了自身，將會貽禍子孫，障碍整個人類文明的繼展——這才是最愚蠢的事。

尉遲原（八月一日）

地富兒女休想進入中學校門

編輯先生：

讀了一四四期紫楓答田韋一文後，覺得紫楓先生所說，有些與事實不符。該文說：惠州市高級中學，高中在學學生，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出身於地富家庭。任何一個近期難胞都不會相信這個數字，毛共的教育政策是極端走階級路線的，它們只准地富兒女走入小學校門，一到初中，如你想入校門，卻比蜀道還難行，而且中學學位比香港還少，因為他要下放大批人到農村，錄取的人故此很少，而且出身是「紅彤彤」的。在初中中，只有偶然一兩個地富兒女作為示範，表示地富兒女仍可升中，但到高中則絕無僅有，如果到大學找一個也難。如地富兒女佔百分之三十的話，那間不是學校；可能是把地富兒女關起來管制的什麼農業中學、勞動大學之類。正規中學是不錄取地富兒女的，況且毛共沒有這樣仁慈地錄取佔學生百分之三十的地富兒女。這些事情大多數人都知道的，不用細說了。

一難胞（八月二日）

生活清苦受歧視 傳道員答辯劉健

萬人傑先生：

閱貴刊第一四五期「萬人意見」欄，刊出劉健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內容對拙見不滿，並指在下實在誤解和誤會云云。謹再借貴刊寶貴篇幅，敬覆劉先生的指責。

劉先生，很多謝你費了如許筆墨，對我這個給神職輕視和大部分教友（連閣下在內）所看不起的「天主教區傳道員」指正，實在感激不尠！在下曾在港九教堂區服務垂二十載，受過多位神父策使。因此，我所說的並不是指我所工作的本堂神父（實際上，他待我還不錯，私下裏，我跟他很是老友的），而是指一般性的神父們。當然，他們未必絕對如我前函所指的一般態度和追求物慾，但閣下敢定說完全沒有嗎？事實上，他們多的是。還有，他們的舉止言行，尚有許多悖情悖理，令人齒冷的事情，我也不願多講，但求適可而止便了。相信劉先生必耳聞目見不少，無須我畫公仔畫出腸了。

閣下指在下所列舉神父的收入是不正確的，可惜閣下並未指出不正確的程度，我卻可以說是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於閣下所云神父的收入，除了本身花費外，還要爲堂區購買物品，保養教堂中的一切，倒是百分百不確！所有堂區一切雜支保養，皆由堂區經費支付，按月向主教府報銷，這是起碼的教友也該知道的常識。每個堂區月支顯鉅，若由神父負擔，恐怕拿他整年的彌撒金也不足支付一個月的費用哩。至於用金錢幫助貧苦大眾一則，有些可能是神父自挖腰包，大部分都是由堂區經費支付。神父爲爭取時間，所以要乘搭的士或自置汽車及電單車是對的，設若他們收入微薄，何來金錢購置車輛（何況還須保養）？有些神父外出雖咫尺之遙，亦以的士或白牌代步，閣下又如何解釋？事實上目前的神父絕不生活清苦，生活清苦的倒是做神父助手的傳道員們。

生活清苦的神父有是有的，只是戰前在內地傳教的神父，他們的苦眞是不足爲外人道。同時我所述及的只限本教區的神職，別的地區我不敢妄談，請勿誤會。在六月十二日公教報刊出一位神父的公開信，表示他放棄司鐸職位及脫離所屬修會，原因是要在中大做講師，事後引起其他神父的批評，閣下又有如何高見？在本港，可敬的和生活畧爲清苦的神父並不是絕對沒有，只是少乎其少，不像劉先生所想像中的多。劉先生曾主編過「真友之聲」，料必工作愉快，東西家合作無間，待遇優厚，所以無須大動肝火和滿腹牢騷。設使閣下與在下易身而處，以閣下文筆之鋒利，更會吐出大量苦水也說不定呢。

我寫出前信的主因，實由於神父們每每認爲我們傳道員薪水太優，比他們的彌撒金還多，故每逢提及增加我們的薪金時，他們必意見紛紜，務把這項要求拖延或推翻。有些教友領袖更鄙視傳道員，認爲傳道員本來薪水已不錯，故不須再調整（有些教友以爲傳道員月入逾千，故有此無須調整之議）。閣下所謂「夫子自道」的各點，並不單獨本人——可以說是一般傳道員的縮影，因爲我所遭遇到的，別位同道也可能親感體受，也許比我更苦一些的，大有其人。我把一切赤裸裸供出來，無非使神父們和教友們明白我們傳道員的生活，並不如他們所想像的美滿。本教區在職傳道員，月薪二百、三百、三百餘至四百者佔大多數，並不如閣下所說的：「祗是你任職的堂區」那末簡單了。

現在我再舉一例子吧，十年以前，我的薪金每月比警員多七十元，十年後的今日，一個訓練完畢服務滿一年的警員卻每月比我多二十元左右，何況警員還有廉租宿舍哩。當然，傳道員須要刻苦耐勞，但連起碼的生活也成問題的時候，同時更遭受到別人冷眼的對待，自會發出不平之鳴。這點，請劉先生見諒。

閣下所建議向主教申請改善待遇，月前傳道員們已進行中，現靜候結果。我們不會個別申請而是集體申請的，謹謝閣下寶貴意見。

關於教區會議的召開，閣下謂不僅是「鑑於領洗皈依者連年減少」，但不否認此說，顯而易見是由此而引起召開教區會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六八年夏秋之間，教友傳教會曾在清水灣德望學校於同年八月四日立辦一個研討會，整日研究「連年領洗數字

雄心壯志挽狂瀾（南音）

鄭秀堂撰

年籠鐵幕欲生難。國運沉淪暫轉翻。什載清秋多刦難。幾番感慨獨凭欄。怕說河清和海晏。妖氛瀰漫好河山。禍寇披猖民受慘。嶙峋瘦骨淚汛瀾。如馬如牛捱苦難。做奴做僕博一餐。剝奪自由如罪犯。橫徵暴歛律苛繁。圖宿無糧長日慣。嗰雛待哺最心酸。學子嬉遊心渙散。堪憐文化盡摧殘。錦繡神州成暗淡。黑無天日無異鬼門關。自古話「壓力愈強終必反」。暴秦專制有咁強蠻。志士紛紛將國挽。救民復國責有攸關。高舉義旗肅寇患。精忠報國斬樓蘭。暗殺强徒威力猛。搶糧焚庫放囚監。奮擾匪軍寒賊膽。游擊戰臨功蹟非凡。可奈無援難支迫於暫時星散。只爲鐵蹄底下起義維艱。國軍反攻枕戈待旦。烽烟時警羽檄書繁。帷幄運籌不容怠慢。最高當局決策重任力承擔。團結友邦力量當雄不減。若果存心倚賴，過猶不及卻添煩。且作陳條，一展屠龍肝膽。快些反攻復國，早日光復大好河山。且看衆志成城，團結加强聲吶喊。前程美好不凋殘。此後豪邁新詞須多撰。盼如晨鐘暮鼓響徹人間。鼓舞萬民爭先將敵斬。不教胡馬再橫行。看呀！夕照晚霞相輝燦。天明在望，曙光重照錦江山。憑着半壁好山河，奮發圖强仍未晚。投卻班筆擎斧鉞，雄心壯志挽狂瀾。

低落」之主因，（事前曾在各堂區議會各自研討，將結論彙集送交該研討會參考。）是年底便發表召開教區會議的消息。教區當局當然不會拿它做召開教區會議的宗旨，正如一間酒家歇業，並不宣佈結束，而只稱修整爐灶；軍隊放棄陣地，不稱失陷而稱轉移有利陣地一般，聰明如閣下的，必然心領神會。

閣下建議：「宗教教育組」討論傳道員之訓練及待遇時，雖然沒有傳道員正式代表席位，但仍可出席參加發表意見。可是並無表決權，雖出席仍無多大作用的。

聖教會以「合理工資」、「工人福利」訓導世界，我們也同樣向別人講述，但自己所得到教會之待遇，卻非常失望，未免使人氣結。教會雖然不是大資本集團，但仍應照顧其屬下僱員的生活。教宗保祿六世於慶賀其晉鐸金慶時，曾以每人約港幣千元的賞金賜與梵蒂岡的一千名僱員，另加薪百分之十，且聲明以後按時調整，以追上生活水準，並變賣部分梵蒂岡股票地產作基金（以上根據六月廿六日出版之公教報）。教宗既然首倡變賣產業以維護僱員生活，各教區自應追隨。本教區或云無產可變，但仍須盡力調整，使僱員生活安定，不能置諸不理。

閣下懷疑我的修養和所領悟福音精神的程度，我的答案是：「徒弟不能勝過師傅，僕人不能勝過主人」，而我的師傅和主人就是神父們；閣下絕不會希望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吧。我絕不懷疑：即使我的修養和領悟福音精神程度達到頂峯，也不能以微薄收的入，以應付租金和物價的大躍進。

我也很詫異：聰慧如閣下的人才，為什麼不參加傳道員工作？當傳道員日漸式微的今日，正需要像閣下的新血，但未悉閣下肯為五斗米折腰否？得罪之處，尚乞海涵！

天主教區傳道員敬覆

（八月九日）

廣東讀者家書報導：

中共至今仍替中老年人洗腦不可信天主
農村副業有心無力郵包納關稅貴得出奇

張先生：

剋接小侄女來信，閱後似有所感，童語無虛言，可從中發現若干問題？

①在大陸，以前凡信天主教者，皆有罪，教會雖已消滅得一乾二淨，對現在還活着的教徒（已無宗教活動）還不放過，必須直至滅亡為止。

②大陸農戶無力養豬，養豬是農戶唯一的副業收入，一般油、鹽、衣着、零用甚至醫藥，皆由養豬收入所得，我家有僑滙，尚且無力，餘者可想而知。

③郵包關稅貴，此次我祗寄兩包粗布，七十元港幣滙款，元稅後已無存餘，太肉痛了。

現附上原信，請張先生收閱，若能獻給教會社會觀起草諸公察鑒，不至於會說我「廢話連篇」吧！

叔父大人敬稟者：

你在本月付款港幣（七十）元，於九日收到了，全家平安，無需遠念。前天祖父母去學習了三天，內容是肅清拜教（信天主教者），叫人以後不可相信天主，現在以（已）回來了，家庭方面其他算一般，祗有今年至現在無養一只生豬（豬仔）你所付款，本想要掠豬（買豬仔）因為這次來郵包稅錢很貴，還了稅錢，就無錢可掠豬（買豬仔）了，現等待下次來款了。餘言再談，並祝

平安

××八月十一日

毛共迫害家散人亡
此恨難忘血債血償

萬人傑先生：

我是你大作長期讀者，恕我不會說什麼客套話，「你是我心目中反共巨人」，顧名思義，萬千人中，最傑出的人物！

踏入天堂未滿五年的我，香港是很複雜的大都市，記得數年前左派份子搞暴動時期，對下流、橫蠻的魔鬼，罵得狗血淋頭，你和林彬兩位先生，真的偉大！若是大陸上的同胞及學生兄弟姊妹們知道話，也是萬二分的感謝和讚揚。

我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原有個溫暖的家庭，父營船業及商業，有兄弟共五人，赤禍疾降神州，被列工商業地主，父親一生辛勞的果成，被強盜搶走；如此是小事，到了六八竟要性命。什麼也完了，六五年得悉慘絕人寰的文革到來，年底用生命換自由，留下這絕代的我。

在香港連一個相識的人也沒有的我，到底站穩腳。三年了，我要明白真相，終於上月得到了，故我將原封鄉下家書交與先生安排刊出，揭露共黨的罪惡。由於本人文化的所限，同時未曾下筆淚先流，文字不通及潦草，希予原諒。

讀者上

（編者按：附來家書，列出會對你留在大陸的親人有害，故從畧，原函寄還。你這遭遇值得同情，但受到你同樣慘痛的人，何祗千萬？除了推翻暴政，那會有好日子過？）

希望參加反共行列

萬人傑先生：

小弟是一個反共的人，說實話，我不是貴刊的長期讀者，祗是看了數十期。合心意的，多數是有關戰爭的如關麟徵等，和一些有關團結反共志士的幾期，和你揭穿左派和台獨份子的真面目的文章。我看了今期的萬人意見有關組織反共志士一事，非常關心。因我是一個反共的死硬派，看了鐵血君和衛華君的文章，非常敬佩，並希望所有反共志士，團結一致，打倒左派，打倒一切賣國走狗。並希望萬先生將以後有關一切團結反共志士的事，通知小弟。

祝你和貴刊所有英雄身心健康，戰無不勝！

小弟周國強上（八月十四日）

同學勸老張應以「親愛」為重
老張答同學那來如此「同學」

贛萍學長仁兄：

失落了兄長的電話及地址，打電話到七三五〇三三又沒人接，聯絡不上，想請你和××兄聚一聚也辦不到。兄長和徐速鬧得這麼不開心，弟這是最近才知道。但他的文章如「傳令兵」之類，當時弟沒有看到，想來很多人也未看到，不知他錯在那裏。弟早年和徐速也是朋友，深知其為人，專愛胡車大砲，而兄長則不是多事之人，萬無和他為難之理。

最初看到兄長那篇「徐速又錯了」之上文時，覺得兄長似乎逼他過甚，雙方都是軍校同學，鬧起來招外人所笑。故此弟發出一篇文章，意欲替二兄和解。但今天再仔細一看各有關文章，才知他所說「對於不堪一擊的筆戰對手可以濡毫引紙，一揮而就。」這是什麼話？誰也受不了，換了誰都會光火。無怪兄以百元千字為酬，要他提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反駁」。這樣看來，弟打算與二位和解這一番意思倒冒昧了一點。

香港數百萬人，眞正受過砲火洗禮的有幾個？沒打過仗並不丟人。打過仗也沒什麼稀奇，這有什麼好吹的？如像××兄算來是我的前輩，他任軍職的日子比我長，但他老老實實的承認未上過戰場，這無損於他的人格，反而得人敬重。

一個軍官，講氣節、講知恥，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什麼「親身體驗的得意之作。」這句話根本就可笑，眞正帶過兵，打過仗的人，不會覺得上戰場有什麼得意，那是軍人天職，份內之事。

看來他是不懂軍事，更不可能上過戰場，他把前衛和尖兵當成一樣，連許多軍隊常識都弄不清楚，這算什麼軍官？

別說大兵團了，甚至使用小部隊的起碼知識也沒有，如像展開、疏開、散開，這種起碼的知識，連上過火線的士兵也不會不知道，而他卻搞不明白，眞不知道胡長官那個分校是怎麼辦的。

說句刻薄話（也是實話）弟部下一個士兵也比他强，在四川作戰之時，要是我帶的兵個個像他那麼外行，我早被打死了。今天也不會有我張夢還了。

別提上戰場，就算他任過軍職，那麼他上有長官，中有同僚，下有部屬，這些人該有名有姓，以及部隊番號，這都假得了嗎？碰見內行，一拆就穿，眞何苦來？（下畧）

在朋友處看了他的刊物，發覺除了大言不慚之外，便是瘋狗一般的罵人。罵武俠……小說，什麼都罵，這也算文藝？又不敢光明正大的罵，實在令人反感。十多年未見面，不料他變成這樣。實在可惜可嘆。

他再要胡扯下去。那是他自己丟人現眼，一個軍人怎會如此？

弟雖心鄙其人，但還是要勸兄讓他一步，校訓四字「親愛」在前。還有誰親得過同學呢？

管見如此，諸希諒察，耑此奉達，敬候

文安

弟夢還頓首八月十二日

（夢還兄：謝謝您提供四川民變的資料，已交三郎先生整理寫在「西南保衛戰」內。至於我與徐速之間的是非恩怨，因您返港未久，不知其前因後果，眞是一言難盡。

不過，如果如您所說他是七分校同學的話，我眞有點不相信胡宗南將軍怎麼會訓練出這種學生？因為他所犯的錯誤，是連一個受過入伍生訓練的人，或在軍隊吃過閒飯的人也不會犯的。我只跟不辱軍校校譽的同學親愛，恕不與丟軍校同學的臉的人親愛，謝謝好意。弟贛萍敬覆）

韓國讀者與魯遲岳騫的文章共鳴
最愛欣賞萬人傑與方程的小品文

萬人雜誌編輯先生：

我是高麗避秦客，在美國某地唐人街洗碗碟，苟全生命於亂世。在此，有一天偶然看到貴雜誌，買了一本閱讀，羣士之諤諤，充滿正義之聲，令我感動，以後，我就成爲你們的長期讀者。

我想，你們這種反共、反新漢奸的鬬爭精神，不僅能吸引住華人，也可感動慕義嫉惡的任何國籍人士，因爲反「新漢」與我們高麗人反「新韓」是一樣的。看了一二七期魯遲先生的文章「日本對中共外交攻勢」，故有此想。

我寫此信的另一動機，是祝賀岳騫先生敢於說出主張新疆維吾爾民族自主獨立的主張，這是代表中國知識人士的良知，這種主張，是給狹窄的大漢族主義者一個耳光，這種正義的主張，並不亞於蘇俄自由鬬士冒着生命危險，呼籲同情韃靼人權的行爲；也可與法國知識人士爲了亞爾及利亞的獨立，敢於反抗己國利益的良心行爲。正如岳騫先生所說：「亞洲人的良知與見識，必使亞洲各國向一條道路前進」（如似共同市場，大聯合等等……）應該向遠處想一想，不必斤斤計較一時的得失（一三七期）。

再者，我要向「珠江水猶寒」的作者馬森亮先生致敬，文筆生動，讀者如自身處於地獄中。還有，萬人傑先生的文章，方程的小品，如「筷子兄弟」、「坐茶監」……等小品文，均值得欣賞，一併謹致敬意。

高麗後裔高光國敬上

如果有人要控告萬人雜誌 兩女讀者助訟費美金百元

萬、張先生：

「萬人雜誌」是我們廣大讀者的明燈及精神食糧，更是社會中的正義呼聲，我們不容這本唯一有神聖有威嚴的戰鬬性刋物，受小爬蟲及其他文妖、文怪、文偸等用不正當的陰陽謀攻擊！

我們僑居海外，也要作爲能出力支持「萬人雜誌」的一份子，假如上面所列的那些牛鬼蛇神，妄想用「錢」與「勢」來打擊「萬人雜誌」，我們首先响應，捐贈美金一百元正支持「萬人雜誌」與惡勢力週旋到底，如打官司，百元即電滙，決不食言。最後祝萬、張先生長寫長有。

讀者梁秀菁、陳雲盈同上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日

代郵

兆華先生：八月十日信及「三點問題」，均已轉交朱先生，這種善意的陳述，無論見仁見智，朱先生均樂意接受的，有如我們樂意接受你的意見一樣。起碼，可以證明你是他的忠實讀友，惟朱先生事忙，一時沒時間寫回信，俟其全文刋完後，將有解釋，請你原諒。

有關對本刋之兩點建議，拜而受之，自當逐步改進。但事不經過不知難，本刋能三年來保持一定水準，進而提高，且不脫期，數位台柱作家之功甚大。編者

阻撓中文成「文官」
黃皮狗應口誅筆伐！

萬人傑先生：

近悉大專學生們曾舉行過會議，大聲疾呼中文應爲法定語言。又聽到商台播出的諷刺劇，對那些眞正黃皮狗無情口誅。

據說中文列爲「官文」，連那些所謂「高等華人」表面上亦表贊同，唯暗地裏極力阻撓，免影响他們的權力。其實，以我們這等平凡的市民看，那些半個華人的所謂什麼××、××代表，通通都不是人，我們不知有那一位大人先生眞正爲同胞做過一件好事。這些醜事亦無謂浪費紙張了。

素仰「萬人雜誌」是戰鬬性的刋物，更崇敬萬先生知識豐富，請於貴刋內揭穿那些扁鼻洋人，阻撓中文正位的重重黑幕，對那些高在上的無恥之徒，重重一擊，道出了萬千市民的心聲，則感恩不盡！

讀者麥浪上
（七〇年七月廿八日）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 人生健康第一
-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 脫離壞的生活圈
- 爭取的生活圈
-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 先從大年說起
- 神經系的保健
- 充分休息睡眠
- 運動鍛鍊體格
- 切莫誤解營養
- 咳嗽不是小毛病
- 哮喘慎用麻黃
- 根治哮喘一步
- 哮喘不難根治
- 胃病切忌遷延
- 胃弱與體弱
- 胃病原因五花八門
-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 胃酸與胃痛
- 胃酸過多貽害大
-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 暴食釀成胃擴張
- 你可以不可以吃盤
-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 論樂蒂長眠
- 論聖誕狂歡
-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 及時進補迎接新生
-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 補氣養血強壯神經
-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 杜月笙中氣虛弱
- 杜月笙死於骨痿
-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 補品與補藥
- 食補與藥補
- 虛不受補怎麼辦
- 疲勞與疾病
- 體弱回春之路
-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 怎樣增強禦寒的抵抗力
- 酒果能禦寒嗎
- 鼻塞噴嚏與流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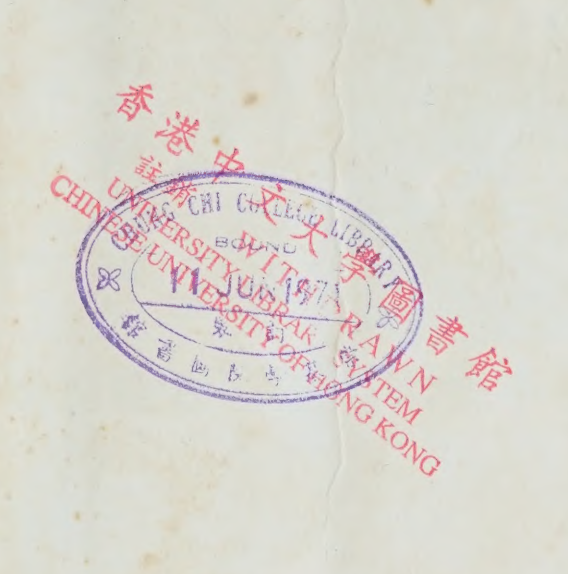
- 神經衰弱與頭暈
- 精神疲勞與頭痛
- 讀書與神經衰弱
- 黑眼圈與陰虛
- 戀愛婚姻與健康
- 十月懷胎三月吐
- 討厭的口臭
- 口臭根除法
- 論除舊更新
- 健康就是財富
- 新年談飲食
- 肥胖病
- 減肥與素食
- 高血壓與中風
- 夢的科學觀
- 論[illegible]飛的頭髮
- 脫髮不容忽視
- 風濕性關節炎
- 腦充血與腦貧血
- 低血壓氣血弱
- 貧血的來龍去脈
- 氣血調和萬事亨
- 氣血旺精力壯
- 貧血與惡性貧血
- 貧血易致體弱
- 貧血根治法
- 貧血與營養
- 肺虛與氣虛
- 中氣虛精神倦
- 血脈營養氣精神
- 氣足神旺體力強
- 論春寒料峭
- 十八姑娘一朵花
- 人比黃花瘦
- 艾帥與運動
- 勞動與健康
- 白居易的折臂詩
- 奇怪的敏感病
- 敏感病脫敏療法
- 敏感與麻痺
- 風疹與風癩
- 不通氣的鼻子
- 鼻炎與噴嚏
- 感冒的危害
- 傷風感冒速愈法
- 貫母死於感冒
- 婦女生理的特徵
- 婦女衛生與保健

-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治療經驗談
- 胃腸保健健法
- 論食粽之道
- 端午與消毒
- 皮膚與皮膚病
- 論快高長大
- 夏日炎炎正好眠
- 困人天氣日初長
- 清涼綠豆沙讚
- 天時與食慾
- 厚膩的舌苔
- 出汗與健康
- 出汗與疾病
- 冷氣敏感與鼻炎
- 鼻竇炎與傷風
- 鼻竇炎的底蘊
- 人生與睡眠
- 神經性失眠
- 論睡眠的姿態
- 論食色性也
- 性教育與戒色
- 處女貞操與優生
- 痛經與結婚
- 神經衰弱的煩惱
-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 神經衰弱與精神疲倦
-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 神經衰弱與心跳
-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 神經衰弱與腦弱
- 腦神經衰弱
- 神經衰弱與腎虧
- 神經衰弱與胃痛
-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 消化不良的分析
- 小兒消化不良症
-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 胃腸炎療法
- 慢性胃炎與絕穀
-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 潰瘍飲食宜忌
- 胃病與養生
- 腸炎與泄瀉
- 肝炎與黃疸
- 咳嗽與氣喘
- 春色惱人眠不得
- 自然安眠法
- 祝君晚安
- 安神藥與睡眠
- 科學健腦法
-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 探月與腦的聯想
- 靈機記性在腦
- 怎樣使你聰明
- 精神與事業
- 「杯弓蛇影」病
- 爲什麼疲勞
- 怎樣袪除疲勞振精神
- 青年與健康
- 怎樣增強抵抗力
- 食物中毒從口入
- 冷氣與風濕

- 神經衰弱與靈感
-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 神經衰弱脾氣壞
-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 腸胃型神經衰弱
- 心臟性神經衰弱
-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 氣足血旺神經強壯
-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 神經衰弱與鍛鍊
-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 神經衰弱能愈嗎
-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3 1761 08422491 4